

圣女的沉沦

LA REGENTA

［西班牙］ 克拉林 著

LEOPOLDO ALAS

中国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La Regenta

圣女的沉沦



Leopoldo Alas

[西班牙] 克拉林 著

王虎 等 译

中国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Leopoldo Alas (Clarín)

LA REGENTA

本书据Editorial Alianza Barcelona, España 1978 译出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聂丹英

【西班牙】克拉林著　王虎　朱丽亚　张华一译

圣女的沉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0.125 插页5 字数 768 千
1995年3月第一版　1995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 7-5366-2532-4/I·506

定价：22.00元

译 者 前 言

1884年末，西班牙北方奥维多大学32岁的罗马法学教授莱奥波尔多·阿拉斯完成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圣女的沉沦》（LA REGENTA）的第一卷。在此之前，他曾出版过一些短篇小说，后来又写了另一部长篇小说《他的独生子》(1891)年。1885年4月，《圣女的沉沦》第二卷即最后一卷完成。阿拉斯写作速度很快，尽管他用于写长篇小说的时间不多。他是位教师而且是位十分尽职的教师，但教书的收入不多，他需要其他收入来源。他用克拉林(号角)的笔名发表文学评论，是位著名的而又令人生畏的批评家。他在全国许多报纸上发表了大量诙谐、犀利的文章，对当时充斥西班牙文坛的众多浅薄诗人和其他文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鞭挞。他因而树敌过多，以致使自己的文学成就未能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圣女的沉沦》被攻击为黄色淫秽的异端怪物，是对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抄袭。奥维多(阿斯图里亚省首府）的显贵们吃惊地发现，小说中的贝图斯塔无疑就是他们居住的奥维多城，小说中某些情节甚至就是对他们某些人的真实描写与讽刺。然而，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书中的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这一奇特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本人的自画像。只有少数批评家试图对这一作品作出认真的评价，但他们却不清楚应该如何评价这一作品。他们对小说中的描写和某些人物的刻画给予了微弱的和模棱两可的赞扬，但又认为书中对教会直言不讳的抨击

和对性的坦率描写表现了一种不可靠的道德标准，并对此表示担忧。著名天主教评论家马塞利诺·梅伦德斯·伊·佩拉约对阿拉斯说：他喜欢小说的风格和一些次要人物的独特品质，但又认为主要人物过份复杂化，某些题材令人生厌。

《圣女的沉沦》很快便被人遗忘了。1901年，莱奥波尔多·阿拉斯去世。直至大约20年以前，他的小说一直处于一种相对默默无闻的地位。但是，最近的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讲西班牙语的评论家或小说家不把阿拉斯的《圣女的沉沦》看成是西班牙的经典作品。他们认为，该小说超越了它产生的时代，因而遭到那个时代的拒绝，只有到了许多年后的今天，社会才具备了鉴赏它的能力。尽管如此，在西班牙之外，人们对它仍知之甚少。

虽然阿拉斯受到了自己同代人、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的理论的影响，但《圣女的沉沦》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而不是一部自然主义小说。

如果阿拉斯受到他的时代心理学理论的严重影响，他就会限制自己的视野，不会在书中如此宽阔地描写人的行为。《圣女的沉沦》是第一次把唐璜作为一个其勇敢、毅力和男子气概远非其表面所表现的那样的角色进行批判性审查的小说，所以它是20世纪西班牙作家对唐璜这一人物进行弗罗依德心理分析的先驱。这些作家把唐璜不能专情于一个女人并不看成是具有男子气的表现，而是其反面。

《圣女的沉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广泛而细致地使用了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所发展的许多技巧。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受左拉自然主义理论的影响于1881年写了一部小说《La desheradada》，阿拉斯在他对这部小说所作的极有见地的评论中就指出了其中的一种技巧。“加尔多斯使用的另一种方法，”阿拉斯写道，“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不移和更加成功，这种方

法曾被福楼拜和左拉极为成功地使用过，那就是用人物自己的话而不是用作者的话去描写人物。然而这又不是使用独白，而是好像作者就在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正在人物的头脑中被创作出来。”因此，加尔多斯的小说使阿拉斯注意到表现富有同情心的形象的可能性。他在《圣女的沉沦》中比加尔多斯、左拉或福楼拜都更坚定不移地在更多的人物身上使用了这一技巧。在《〈圣女的沉沦〉批评指南》(格朗特和卡特勒公司1974年版)一书中讨论了阿拉斯对这种技巧的熟练运用。他还把这种技巧称为“一种感觉的地下表白”和“潜语”。许多年以后，福楼拜的法国评论家给了它一个名称，现在通称为自由间接体。“潜语”使阿拉斯有可能在描述社会全景的同时去探索具体人物的内心世界。但这需要不断地变换观点。

读惯了三流侦探小说和爱情小说以及蹩脚翻译小说的读者是体会不到“潜语”的精妙之处的。“潜语”的主要困难在于它没有正式的或语法的辨认符号，以使它同作者的说明区别开来。必须自己对有关风格的问题作出决定，例如把第一句归于(不在场的)叙述者，把第二句归于安娜，第三句(直至插入句结束)归于金塔纳尔，而把最后一句归于(现在含有讽刺口吻的)叙述者。许多小说家都使用过这种自由间接体的基本方法。简·奥斯汀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描述她那些轻信的女主人公的思想，以致使读者随时都把这些思想当成是万能的作者的叙述。

由于外界对人物注意力的冲击和对其思路的影响，即使涉及“感觉的地下表白”的段落再长，也会时常被打断。这样，内心独白就变成了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之间的生动的对话。

阿拉斯写作中的某些特点也许使读者感到困惑，但奇怪的是，尤其在19世纪小说中，人们发现时间得到十分自由的处理，事件几乎都不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而是跳跃前进，回潮，回潮中再回潮。有些地方，时态似乎很混乱，尤其是，叙述者突然从

当代目击者的观点转为历史见证人的观点，或从现在时突然转为过去时。《圣女的沉沦》这种令人混乱的特点使有些批评家认为作品的某些部分逻辑混乱，自相矛盾。这种批评从整体上来看是一种误会。

阿拉斯时代的西班牙社会并不能欣赏这部小说中的讽刺和幽默。《圣女的沉沦》中有许多愤怒的讽刺，表达了阿拉斯对自己周围的平庸的愤慨之情。

但是，小说也包含了另一种较温和的讽刺：那就是使用令人感到有些烦恼或者看上去有些奇怪和不适宜的词语。读者对其产生的反应是弄不清楚究竟说的就是那么回事呢？还是应当换一种另外的讽刺说法？确实，小说第一句在一个宏大的开头之后，很快转入了平庸单调的描写，这就会使得读者以一种讽刺的情绪去阅读整个小说。

《圣女的沉沦》一方面富于机智和幽默，同时也是一部具有浓重严肃道德的作品。但是阿拉斯的读者，正如该小说所描绘的一样，主要是一些浅薄、轻浮、自命不凡的中上层阶级。在这种气氛下，一部对人掌握自己命运实现自我完善的能力和对上帝是否关心人的活动这类问题提出尖锐疑问而同时又对这些问题作了令人沮丧的回答的小说，自然是不会被接受的。

《圣女的沉沦》的主题是19世纪下半叶一个破旧的西班牙省城的生活，看起来可能过时而狭窄。但由于其普遍性意义，加上大胆使用心理分析和新的写作技巧，使该小说成为一部很值得一读的作品。《圣女的沉沦》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对一个年仅32岁作家的处女作来说，更是如此。它是一部富于19世纪传统的长篇巨制，不仅篇幅长，而且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小说，包括了许多风格和文体，从广阔的幽默到深遂的感情描写。

《圣女的沉沦》描写了西班牙的保守时代和保守社会，即一个傲慢、古老而落后的省城中有钱阶级的生活(省城的名称贝图斯

塔Vetusta为西班牙语古词，其意为“古老”）。当时，教会视卡洛斯党的事业为神圣，利用每一个有利的政治形势以图重新夺回在自由党政府统治下所失去的权力与财富。根据1851年政府同教会之间签订的协议，教会的财政由政府的宗教司法部掌管，这使西班牙教会更加依赖于国家，这当然是违反教会的意愿的。然而，尽管有这些限制，教会的势力在复辟时期还是得到了发展。

在《圣女的沉沦》中，讲经师德帕斯就是当时的一位典型的教士。他是一个天赋甚高的男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虽然并非教会权贵，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受俸牧师，但他却被主教任命为讲经师和教区法官，受到教会中地位比他高的同事的嫉羡。他在教会中的这两个职位是互为补充的，都给了他特殊的威望与权力，使他成为贝图斯塔的主宰。作为讲经师，他有权在特殊场合宣讲教义，受到公众的爱戴，特别受到有钱人家虔诚的太太小姐们的青睐。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主教任命的教区法官，他在教区的幕后工作，拥有巨大的权力，并获取了大量的财富。

《圣女的沉沦》不仅在对教会的描写中对时代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书中对产业工人阶级的描写也具有重大意义，从敌对的贵族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在当时的出现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和具有威胁性的，并具有原始的活力，使贵族阶级既害怕又嫉妒。但在多数情况下，阿拉斯是对地方社会的荒唐、腐败、平庸、顽固不化、虚情假义和无聊古怪的种种现象作了生动的描写和无情的揭露。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尔米恩·德帕斯和安娜·奥索雷斯则成为其突出而强有力的对立面。讲经师和庭长夫人的名字在西班牙语中分别意为“身为主人的男人”和“掌权的女人”，这虽系偶然，但却有必然的含义，在翻译中很难表现出来。

此中译本是根据Editorial Alianza Barcelona 1978年版译出的，其中参考了阿拉斯本人编印的两个版本。《圣女的沉沦》很多地方涉及到《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作品，并涉及到古典文化，

西班牙历史与文学，当代欧洲文学与科学、绘画、哲学、法律、音乐，尤其涉及到戏剧。译者并没有对每一个文化掌故加以注释而是从总的方面提供一些说明和评论，以有助于对正文的理解。

本书中译本承西班牙文化部资助出版(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谨在此一并致谢。

王　虎

1993年3月于成都四川大学

目　录

译者前言……（1）

（上　卷）

第一章……（3）
第二章……（41）
第三章……（63）
第四章……（85）
第五章……（110）
第六章……（148）
第七章……（171）
第八章……（197）
第九章……（231）
第十章……（257）
第十一章……（277）
第十二章……（312）
第十三章……（362）
第十四章……（403）
第十五章……（423）

（下　卷）

第十六章……（457）
第十七章……（500）

第十八章……（523）
第十九章……（547）
第二十章……（577）
第二十一章……（618）
第二十二章……（658）
第二十三章……（696）
第二十四章……（716）
第二十五章……（737）
第二十六章……（761）
第二十七章……（792）
第二十八章……（828）
第二十九章……（861）
第三十章……（904）

圣女的沉沦

（上　卷）

〔西班牙〕　克拉林著

朱丽亚　张华一　清　瑶等译

第 一 章

英雄的城市还在午休。温暖的、缓缓的南风拂弄着过空的团团灰白云朵，在它们继续漂移中，把它们撕碎。城里的街道静寂，只有尘土、破布、稻草和纸屑被风席卷，从这个贫民区被带到那个贫民区，从这条街道被刮到那条街道，从这隅墙角被吹到那隅墙角，时而在空中乱舞，时而彼此追逐，宛若被无形的气流逼迫下的蝴蝶，一会儿靠拢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开，发出“沙沙”声响。像贫民区的顽童一样，这些残渣有时会结集在一堆，仿佛半睡了似的，安静一阵子；可又会猛蹿起来，似受惊吓般仓皇逃散，有的顺着墙根儿一直爬到颤颤悠悠的街灯上，或者蹦跳到街角处名目繁杂的告示上，一片羽毛可能扬起三层楼高，一粒尘土镶在哪家橱窗的边根上可能呆上数天或数年。

贝图斯塔①，这座极其高贵而忠实的城市很久以前曾一度是这个国家的首都，眼下正享用着刚刚起锅的熏猪排和鹰嘴豆汤汁，听着从神圣的科西戴尔大教堂那优美的钟塔里弥漫出的熟悉、单调而悠长的祈祷钟声，半睡着，懒洋洋的。那钟塔，石头的造型如一首洋溢着浪漫气息的诗歌，一幅精美的篇章，柔和的线条带着宁静而永恒的美丽：那是一件16世纪时期的建筑，或者更早一些，属于哥特式的风格，可出于工匠本能的谨慎以及与周围有意无意的协调，建筑带上了一种额外的世俗气息，这使得原来哥特式的风格有所缓和。当你疑视这件直指苍穹的建筑时，大概仰望数小时也不会觉得眼累。它不像有些钟楼，使人觉得其螺旋仿佛过于精巧细致，纤纤欲折，有一种造作感，就像那些装束累赘的

---

① 古城名。

年轻女人过份地勒紧她们的胸衣。而这座塔楼却不然：它细长却不脆弱，它坚实牢固，却并不致于妨碍它洋溢出精神的光辉。塔身底部宛若坚实的城堡，到了第二层修饰有精美护拦的回廊处，它再以优美的、渐细的锥状造型向上延伸，无论尺寸或比例上都是那样妙不可喻；它又像是一组肌肉和一束束筋骨——石头盘绕着石头，朝着天空高处上升，好似杂技演员，在半空中保持着平衡；另外，在这座钟塔石灰石的塔尖上，也许是出自什么神奇的天合之作，顶着一个巨大的镀金铜球，看上去好像是通过磁力吸在上面的，在这个大铜球上还立着一个小铜球，小铜球上竖着一个铁十字架，顶端上连着避雷针。

每逢重要场合，天主教的教士会便让钟楼张灯结彩，显得熠熠闪亮，配合着暗处的阴郁，整幢建筑就有了足够的浪漫风采，不过，这样华丽的装饰也削弱了其本来轮廓让人难以忘怀的精美和细腻，使人觉得它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香槟酒瓶。疑望塔楼的最佳时分大概还要数那皎洁的月夜里，光与影有着合谐的剪影，背倚着无瑕的苍穹，环绕着的是星晕星光：好一个赫赫然的巨人，俯瞰着酣睡在其脚下的这座黑魆魆的小城。

俾斯麦① 是贝图斯塔城中出了名的无赖（至于这个称呼从何而来的就不得而知了），这时，他正紧拉着沃伯② 大钟的钟舌下垂着的破烂的粗绳。这口巨钟是用来召集那些组成教士会的德高望重、拥有特权的神职人员前来祷告的。

---

① 本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名，这里是一个马车夫的绰号。

② 沃伯：钟名，取自西班牙的一个西哥德国王名。这个国王的执政期从公元672年至680年。

西哥德国王：公元5世纪初，日尔曼人西哥德攻入意大利，419年，在当地人的支持下建立了国家，711年被阿拉伯人所灭。

俾斯麦的职业是马车夫，贝图斯塔人也把此行中人称为“赶车的”。然而，钟楼更吸引他。塞莱多尼奥——教堂的一个侍僧，也不是正式的司钟，事实上，在敲钟这个岗位上他并不比俾斯麦多干多久，在车夫的授权下，这位出了名的外交家竟也时时得以享受一番打钟的荣光；把那些尊贵的教士会成员从甜美的午休中敲醒，告知他们该去教堂做祷告、唱赞歌，履行其特有职责。

俾斯麦一贯调皮捣蛋，打趣插诨。可对待沃伯大钟的按时敲打任务却一本正经得像一名占卜神父。每次敲钟，他都体验到一种庄严而高尚的感觉，觉得自己犹如洪钟，责任重大。

塞莱多尼奥教士穿着一件裹身的脏黑袍子，正斜坐在钟塔上的一扇窗棂上，半探出身子，嘴里叨唠着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话。倘如突然兴起，他还向窗下过往的路人扔石子，当然，被扔的人都是他认为像耗子一样无足轻重的人物。大概是钟楼的高度冲晕了这两个泼皮的头脑，二人竟然认为地面上的一切是那么卑贱，让人不屑一顾。

“喏，契利帕来了，他说他比我更有两下子！”侍僧塞莱多尼奥啐着说，同时把半个腐烂的剥皮土豆朝着街上走过的一名教士扔去，明明知道自己不会得手。

“不可能，他有什么！”俾斯麦应道。在钟塔之内，他总是尽量地讨好塞莱多尼奥，等他下到地面，他就不那么客气了，他动辄诉诸武力，常常粗鲁地动手抢他的钥匙，好上楼去敲响祈祷的钟声。“哪个车夫也比不上你，除了我。”

“那只因为你会使坏，况且，你比我年纪大。嗨，俾斯麦，讲经师正朝这里来呢，要我去惹他吗？”

“你这么老远就能看出是他？”

“当然啰，你这个笨蛋。我只要看看他摆动外衣的动作就能认出来。你过来，难道看不出他走路时是怎样把他的披氅舞来摆去的吗？这说明他自以为很了不起。你知道受俸牧师唐库斯托迪奥

先生这个人吧？那天，我听见他对司钟唐佩德罗说，‘那个唐费尔米恩骄傲得还以为自己是罗德里戈① 呢。’佩德罗敞怀大笑了一场，等唐费尔米恩走过后，他又说，‘快来，快过来，我的小伙子，哪个看不出来你脸上涂脂抹粉了！’你猜怎么样？他还打扮打扮！”

俾斯麦拒不相信。事实上，是受俸牧师出于妒忌人家才这么说的。要是他俾斯麦不是赶车的，也没有从火柴盒商标上得来的外号，而是一名教士会成员，一位有尊贵身份的人（他认为唐费尔米恩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行为举止肯定要比现在气派多了。这毫无疑问！倘若他像唐佩德罗是个完完全全的司钟，那么，凭着上帝的名义，他除了和主教以及邮差领班罗克先生说话外绝不与他人交谈！

“你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塞莱多尼奥说，“受俸牧师常说，人在教堂，你就必须做到谦恭卑下，俯首贴耳，忍耐退让，需要时还得伸出脸来让人刮耳光。否则，教堂该找上你了，教皇，是怎么说来着？……对了，好像是，万仆之仆。”

“话是这么说”，俾斯麦不服气，“瞧，教皇甚至比国王更有权威。我看见教皇的一幅肖像，一张很大很大的画像，他坐在看上去更像是手扶椅的马车里，牵车的不是骡子而是一队卡洛斯分子②（这是俾斯麦对神父们的用语）。他们摇着一把伞哄赶苍蝇……一切就像是剧院里的演戏。这些我全知道，伙计。”

争论愈演愈烈。塞莱多尼奥捍卫原始宗教的纯朴习俗，俾斯麦则坚持宗教近期来的繁华鼎盛。前者威胁车夫要免去他打钟的职务，后者则很明白地暗示对方等下了楼十有八九要好揍他一顿。

---

① 西班牙西哥德人的末代国王，参见前有关“沃伯”钟的注解。

② 卡洛斯分子：19世纪时期，西班牙争夺王权的内战中支持卡洛斯的一派。

这时，天主教堂顶上的钟声铿锵敲响，他俩赶紧各就各位。

“是赞祷①！”塞莱多尼奥叫道，“好了，信号来了。”俾斯麦于是抓过钟绳，通过巨大的钟舌敲响了金属大钟。

空气震动了，车夫闭起双眼。塞莱多尼奥则带着一种沉重而平静的表情，专注地倾听着大钟发出的深远、有力的韵调，仿佛它们来自好几里格② 之外。风把钟塔的颤动带走，越过贝图斯塔来到邻近的山岭，并在方圆深浅有别的绿色田野上空回荡。

正值早秋。牧草地在回春，青草在九月的雨水之后变得越来越鲜嫩和生机盎然。栗树园，橡树园还有苹果树园正从山谷的宽阔洼地朝着山腰延伸，它们在绿色的青草地和黄色的小块土地上投下蓊翳的色调，同时在好几片麦田中已有不少小麦由绿转黄了。在山谷和山岭间座落着不少白色的农家房舍和一些夏日别墅，它们像镜子一般反射着星辉日光。洋洋壮观的绿色风景，点染着金黄和银白的斑斓，在山脊的延伸地带渐渐消失，宛如那些山岭的斜坡和顶峰都被无形云朵的阴影盖住了似的；在绿色中也有光秃的小块土地，比起山谷中来它们没有那番生机，也没有那番色彩纷呈，它们吐露隐隐约约的红色。山脊的走向是西北向的，在南方，天边渐远，只有朦胧的山的轮廓依稀可见，再加上飘飘荡荡的山雾，就像一些不可捉摸的灰色云朵，简直快把这些轮廓都遮盖起来。北方，天线完美地拱成一个弧形，大海依稀可见，在清朗的天空中，朵朵浅金色的云朵似遥远的船只在云海中游弋。月光飘落其中，似最轻盈云朵中的一缕丝线。

在城市的郊区，农耕系统要比山谷和山脊地带在集约化和细致认真上都更胜一筹，这里有着更好的肥料和更多种类的谷物，

---

① 早祷与夜祷之间的祈祷。

② 文中的“里格”均为西班牙里，约合5.6公里。

于是也造就了斑驳难辨的各种色调，它们在耕犁规则、灌溉良好的暗棕色土地背景下向外延伸。

有人上楼来了。两个年轻人都诧异地彼此对望着。究竟是谁如此冒失呢？

“大概是哪个事务官吧？”塞莱多尼奥猜测说，心里既恨又怕。

“不，是个神父。难道你听不出长袍声吗？”

俾斯麦是对的。衣料摩擦着石头发出“刺刺”的声音，好像叫人安静的嘘声，说话之间，长袍已出现在他们眼前，那是唐费尔米恩·德帕斯的，此人是圣天主教堂的讲经师，兼教区法官。车夫瑟瑟发抖，心里想着：“他是来揍我们的吗？”

唐费尔米恩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不过这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俾斯麦已经习惯了被无缘无故地拳打脚踢。他认为所有有权有势的人(他把唐费尔米恩看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都习惯用打人来滥用他们的权力。他不敢去试问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只是远远躲开地球上的这些大人物们，其中尤其是教堂司事和警察。他对此原则深信不疑，同时尽其最大努力避免撞上那些人而导致于己不利的恶果。要是他也是一个什么重要人物，比如老爷，市长，教士，水管工，植物园看守，邮电局工务人员或守夜人，他也会干同样的事——踢人！可惜他只是俾斯麦，一个车夫，他知道在生活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是躲开贝图斯塔的人物们为妙。

然而，这次是无路可逃了——要么从窗户跳出去，要么等待着风暴的降临——螺旋梯口已被上来的讲经师挡住了。俾斯麦只好把身体团成一个球，藏到沃伯大钟的大梁后面，听天由命了。

塞莱多尼奥对讲经师的到来并不吃惊，他曾经常看见这个讲经师在下午祈祷前后光临钟塔。

车夫直瞪瞪地盯着侍僧，眼里含着疑问：这位极受尊重的老爷来此有何贵干？塞莱多尼奥明明知道，可他除了一笑了之，什

么都不说，暗自从他朋友的恐惧中寻开心。

刚才还自鸣得意的侍僧忽然变出一副卑躬的态度，并且突然有了一副正经而严肃的表情——塞莱多尼奥虽年仅十二三岁，可他已经懂得了如何根据礼仪的需要变换他叭巴狗般脸上的肌肉。他的眼睛很大；颜色像脏了的桌子，每当他自以为是在一个牧师的职位上，他便造作地转动起双眼，首先向上，然后朝下，模仿着打过交道的牧师以及他们所认识的女信徒的样子。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因此而带上了一种下流淫荡、玩世不恭神情，就好比街道边的妓女，眉眼之间就已经表露出其不幸的职业，以至警察都不要求她们履行维护公共道德的权利。同时他还是大嘴，嘴里缺了多颗牙齿，正好与眼睛的吊斜相配合。为了表现出一种天使般的谦恭，塞莱多尼奥从一个还能让人容忍的丑陋男孩变成一个让人恶心作呕的怪物。

正如他这个年龄的姑娘都透过初期时的曲线显示其性的优美轮廓一样，从这个尚无头衔的侍僧眼下反常的举动中，就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因不良教育而变得堕落。每当塞莱多尼奥身着沾满蜡烛油的黑色教袍时，他就竭力仿效主教的亲戚唐阿那克莱托那赞美诗般的流畅举止（塞莱多尼奥以为这乃是反映一个人职业的方式），殊不知，这样一来，他的整个行动、手势等就像兵营里的某个廉价随军妓女，对这一情况，天主教堂中一个外号叫“雄鸽”的俗职人员早有察觉，干他这一行的，还有个不中听的称呼叫“打狗的”。根据他的信条，他没有把塞莱多尼奥身上出现的迹象向上司报告，凭着这个信条，他在教堂做警戒和清洁工作已体面而有声望地连续干了30年。

讲经师的出现使塞莱多尼奥早从窗台上跳下来，双手交叉在胸前，垂首肃立。由上往下看，唐费尔米恩讲经师就像是一只甲虫。然而等他出现在侍僧及其同伴车夫面前时，他竟那样高大！塞莱多尼奥差点才齐教士的腰高。他看着眼前那件一尘不染的教士

衣，带着刻意做成的对称褶皱像雕塑上的一般——是一件秋季穿的教士衣，由上等的法兰绒制成——其外套着一件宽大的丝织大氅，上面带着数不清的波纹儿和光亮点，

在沃伯大钟后面的俾斯麦除了教士的两条小腿以下外什么也看不到，他藉势仔细地欣赏起它们来。真是气派！没有一点脏点！两条腿跟淑女的秀足一般；绑腿是粉红色的，同主教大人的相似；每只鞋都是用最好皮革，运用考究的工艺做出的上等品，一副造型简单而精美的银鞋扣在袜子颜色的衬托下显得分外耀眼。

倘若两个小泼皮有胆儿面对面地看看唐费尔米恩，他们会看见他是一脸严肃、皱着眉头走进钟塔的；当他意识到敲钟人的存在时他多少有些失措，不过这只是瞬息间的事，那张脸上又很快充满了笑容——目光里闪闪烁烁着难以捉摸的柔和，嘴唇熟练地抿成一个给人以正直感的角度。车夫说对了，德帕斯没有涂抹胭脂，他的脸由于散发出一种白亮白亮的光泽而使人看上去更像扑了粉；他的双颧骨恰到好处地突起使其面部多生出一种力量和性感又都不至沦于丑陋，它们此时此刻正泛着淡红的颜色，时不时地好像还要趋于他身上所佩戴的徽章以及其绑腿的颜色。不是胭脂的作用，也非良好体魄的红光脸面或是因为酒精的功效，双颊的红润是源于想到了什么爱恋或令人羞愧的话语而心潮涌动——好比磁石吸引血中的铁质一般；当然，这种红光也可能是由于头脑里猛然闪过性欲的念头或想法而造成的。这位神职讲师的眼睛是绿色的其中带着宛如点点烛光的闪烁光亮，不过，其双目的最大特点还是时而俨然如地衣一般地柔软、平滑和湿润，时而又从中射出一道逼人的光芒——一种不快的惊诧，就好像在羽绒枕里发现了一枚针。很少有人能受得住这种目光，有的人害怕它，有的人厌恶它；但若谁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它，那时，讲经师该垂下他的眼睛了，并用宽大而厚重的眼睑遮盖住。在讲经师长而直的鼻

子尖上堆积着不少的脂肪，既不成比例对称，又不挺拔，就像被过重的果实吊弯了树干。这个鼻子在那张表情固然丰富的脸上，纵然用希腊文字来描写，也很难找到对应的文辞，要想通过它来读懂并明确讲经师的感受和想法却并非易事。他的嘴唇长而细、单薄、色浅，似乎处在来自下颚的不断压力下，有一种上翘的趋势，仿佛要与过份下垂的鼻子尖连接起来，虽然相距还甚远。不过这一缺陷没有让他的脸显现出老态，而是使之产生出一种高出躲闪着的虚伪之上的深谋远虑，同时，表露一种冷酷而自私的个人主义。可以断言，这两片嘴唇正像守护珍宝一样把守着一句圣言，一句未曾出过口的话。讲经师那尖尖的、有明显地中海居民特色的下颚正好像一把锁宝的钩子。他头不大，而头型很好，长着粗短的黑发；下面是托着头的脖子，脖子上的肌肉结实，粗壮而且洁白。这位强健的讲经师的身体和四肢如同他的脖子一样，都是属于运动员型的，若还在他的故乡，他一定是最佳的击柱戏选手和最吸引姑娘的小伙子，或者要是穿着时髦的礼服大衣，该是贝图斯塔城里最潇洒的游手好闲之辈。

讲经师向塞莱多尼奥表示问候好像这个教堂里的侍僧也是个什么大人物似的，他优雅地向后者一鞠躬，同时伸出他那精致而白嫩的右手，纤纤细指，即使要把它当作名门贵妇的手指，看来也绝不需要什么更精细的护理。塞莱多尼奥则用他在弥撒时的屈膝礼作答。

俾斯麦从藏身处恐惧地看着德帕斯从他大氅的内口袋里掏出一根管子，好像是金子做的，又仿佛是橡皮做的，因为它又伸出一节来变成了两节管，然后是三节，全都首尾相接，一定是一微型火炮，让像他这样毫无意义的车夫完蛋绰绰有余。不，那应该是一支火枪，因为讲经师正把它举到自己的眼前瞄准呢。俾斯麦终于松了一口气——瞄准点不是冲着他这个卑微的人来的，神父正斜身窗外，朝着下面的街道瞄准呢。塞莱多尼奥蹑手蹑脚地跟

在这个教区法官的身后，企图看看望远镜到底对准着什么地方。塞莱多尼奥圆滑世故，还是贝图斯塔城里的最显赫人家的什么亲戚。要他知道俾斯麦把望远镜当作火枪的话，他一定会捧腹大笑的。

登高是唐费尔米恩·德帕斯个人独处时的消遣。他来自高原山区，所以也许是本能常常驱使他去攀登山峰以及教堂的钟楼。他拜访每一个城市时，他都去登那里最高的山，或者，要是没有山的话，也要去最高的塔楼。任何事物，他若不能鸟瞰一番就会感到对之一无所知。每次随主教出访乡村的教区时，他总要或徒步或骑马或用别的什么方式去一趟当地的最高处。在以贝图斯塔为省会的省境内有数不清的山岭，其中很多的山峰都湮没在白云之中，而我们的讲经师却攀登过其中最高和最艰难的山峰，胜过最强劲的徒步者和最高超的登山员。他攀得越高，想再攀登的冲动亦越强，他感受到的不是精疲力竭，而是热情，这种热情使他的双腿有了钢铁一般的生命力，使他的肺有了锻炉一样活力。每到达一个高处，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让人沸腾、冲动的胜利。看一看辽阔的原野，眺望一番远方的大海，俯瞰脚下玩具般的城市和村庄，把其中的人们想成小动物，看着大鹰或者也许是风筝从眼下飞过，羽背反射出阳光耀眼的光辉，低头望云朵层层——对于讲经师崇高的精神世界来说，这一切都是极大的乐趣，一旦可能他便去寻找这样的乐趣。每逢此时，火焰般的光彩会在他双颊上泛红，并从眼睛中喷射出星星的火花。在贝图斯塔，他不能够享受这样的尽兴感，因此只得借偶尔到天主教的钟塔上来一趟聊以自慰。他通常在上午去祈祷之前上楼，可有时下午去似乎对他更合适。

塞莱多尼奥曾有一两次趁讲经师不注意的时候朝其望远镜中窥视过，他知道它的威力：从钟塔更高一层栏杆处，远远高于他们现时所在地，他曾经十分清楚地瞄见过庭长的夫人，这是一位

非常美丽的女人，正在她家后花园中边走边看书；人们都管这座小花园叫做奥索雷斯园。的确，他看见她时觉得似乎伸手可触，其实她家的宅子在努埃瓦广场的一角，离钟塔有一段颇长的距离，除天主教的小广场外还有卢旺街和圣巴勒奥街在其间。还见到了什么？透过望远镜，你还可以看到圣玛丽教堂那个“绅士俱乐部”的台球室的一部分；而塞莱多尼奥甚至能看见在桌上滚动的象牙球儿。一旦拿去望远镜，呸，那里的窗户简直就像蜂蜂笼子的笼门！就在塞莱多尼奥把这一切向此刻已确定自己没有危险并敢于走出藏身处的俾斯麦耳语时，讲经师正视察着这个城市，细致地观察着它的每一个角落，并在想象中掀起房屋的顶盖，他完全忘记了敲钟人的存在，全心全意地投入在这一细致入微的观察中，就像一个自然学家正在一架高倍望远镜下研究某个机体的细小部分。他没有眺望田野，或疑视背景处的山岳和白云，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

贝图斯塔是他的猎物和偏爱。虽然别人把他视为睿智的神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可在所有这些学问中他最引以为自豪的还是他对贝图斯塔的了解。他熟悉它的每一寸土地，它的里里外外，它的灵魂身心；他对每个人良心深处、对每幢宅第的各个角落都进行过仔细的搜索；看看贝图斯塔城，他便感到一种垂涎，想把它吃下去。他在剖析它的机体时，不是像一位只对研究感兴趣的生理学家，而是如美食家搜索着可口的佳肴；他挥舞的不是手术刀，而是一把餐刀。

然而，这种拿贝图斯塔来满足自己的行为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德帕斯梦想过有更高的职位，并且至今也并未丧失要去得到它的希望。当年的雄心壮志在其意念中描绘出光辉灿烂的景观，这些景观铭刻在他的记忆中，犹如年轻时满怀激情朗读过的某部英雄史诗。他曾仿佛看见自己在莱多担任主教，参加在罗马秘密举行的红衣主教们选举教皇的会议；罗马教皇的职务对他而

言似乎都并不过份。一切希望都在前头，重要的是不断地向前、向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梦想变得越来越朦胧，仿佛它们就要消失在远方。“如此这般的美好憧憬，”讲经师想着，“我们越是距我们雄心勃勃的目标近一步，那被渴望的目标就显得离我更遥远一步，因为那目标不是存在于将来，而是在过去；我们的面前是一面镜子，镜子反射着我们在遥远的时代里曾梦想得到的一切，如今它们已远远地被留在身后了”。尽管这样，他并没有放弃高升的念头，没有放弃能爬多高就爬多高的努力，而时间流逝，那些青少年时代所抱定的模糊的雄心壮志如今对他来说越来越无足轻重了。他眼下已35岁，他对权力的欲望更强，同时少了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更容易知足，可也对所要的东西渴望更大，要之更切，宛若急不可待的饥饿者，又仿佛是沙漠中口干舌燥的找水人，等不急发现深远处隐蔽着的泉水就在肮脏的水洼里痛饮了。

有时，在猛然的心惊肉跳之间他感觉到——虽然不承认这是事实——他自身意志的瓦解以及对自己的不足。每逢这种时候，他想大概永远也达不到他所渴望的位置了；或者他的生涯也许不会让他超过其目前的职位，或者——那将真是莫大的嘲讽——在老年时当个糟糕的教区主事。当他每每为这些想法所困扰的时候，为了能竭力忘掉它们，他总是把自己投入在一时痛快的狂热享受之中，投入在他能挥舞的权力之中，就像笼中之狮吞食喂养人投来的几块可怜的肉，贪婪地享用他的猎物——虔诚的贝图斯塔。

有时候，他的野心在某些具体、有形的事物上表现得更加强烈；在整个教区中没有任何力量阻碍他的坚定意志。他是主人的主人，他牢牢地控制着主教，主教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锁链，甘当囚犯。于是，教区法官成了教会的飓风，圣经的处罚、主教授权的上帝的皮鞭。

这些在精神上的痛苦通常是由诸如任命了某个年轻主教一类的消息激发的。这时德帕斯又该做一做他的计算了：他已经远远地落后了，他永不可能在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下获得某个重要的职位。然而受俸牧师唐卡斯托迪奥仇恨他的主要原因则是因为他在30岁时就成为了讲经师。①

唐费尔米恩居高临下地赏视着城市中的一切。有人想要从他手中夺去这一猎物，但是，他却要一个人完全享用它。什么？甚至连这一腐朽的王国也要从他手中夺去？它属于他。他是公平竞争得来的。他们为什么要坚持其愚蠢的要求呢？同这两个无赖一样，高度也冲昏了讲经师的头脑。贝图斯塔人在他的眼皮下像甲壳虫而已。事实上，那些虚荣的房产主视为宫殿般的住宅既污秽狭小又破旧，充其量不过是些漏帘和泥沙堆，鼹鼠的杰作……他脚下的恩西马达教区的陈旧而破烂的屋宅的主人们到底有何业绩呢？他们这些人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们不过是继承了祖业罢了。那么他呢，他做了些什么？他征服了他们。每当唐费尔米恩少年时代的雄心壮志在其灵魂中迸发时，贝图斯塔对他而言，似乎太狭小了一些。他在罗马布过道，也曾在短时期内品味过身居教会最高席位时被赞美与恭维所包围的滋味。他认为贝图斯塔的天主教会是一潭死水，他被抛弃其中。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他驰骋的记忆总是回到他孩提时代的梦想里；他看着这座城卑躬地匍匐在他的脚下时，他的欲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次德帕斯把自己孩提时的梦幻与如今的现实相比较时，他认为，他领略到了一种肉体上的一种乐趣。青年时代，他憧憬过更高更远的东西，但如今他手中权握的似乎正好就是他儿童时代渴望得到的那块土地——那些寂寞无处的下午在山间牧场所向往的冥冥土地。这位讲经师开始渐渐地感到对其青少年时代的一种不屑之情；那些年

---

① 30岁是能成为讲经师的最低年龄界。

月的梦想似乎颇为可笑，他不愿意回顾那个时代里所作所为，那是一个强烈的欲望得不到经常与充分满足的年月。

他比较喜欢通过冥思苦想其记忆中最遥远角落处的情景来焕发他的精神。如果说他的儿童时代使他激动，他的青年时代却使他感到不快，犹如我们曾经深深爱过一个女人，她的可爱一度让我们干了许许多多愚蠢的事情，而现在看起来她的价值只配被遗忘和蔑视。然而，那些虽说是孩子气十足的乐趣，可在德帕斯精神屡遭受挫时却又不失为一种心灵的慰藉。

费尔米恩·德帕斯本是塔尔沙山关地带的一名放牛仔。而他，同样的他，现在正统治着整个贝图斯塔！在其想象的飞跃中，这位神学士获得了一种强烈而孩子气的肉体般的快感，他权作色欲罪来享受。

站立在神圣的讲台上，穿着高贵的教士披肩，下面是紧紧勒出其强健而优美身体线条的主教紧身教衣，看着下面那一张张脸上崇拜而快乐的神情，他是怎样地不得不时常中断自己滔滔不绝的讲演，因为极大的兴奋使他说不出话来。集合在一起的教民们敛声屏气，静静地等待着讲经师按捺住对宗教的狂然炽爱，继续讲下去；而他呢，在白热化的自我陶醉中，倾听着蜡烛和油灯“滴滴嗒嗒”的滴油声，带着一种奇妙的情欲呼吸着四周芳香的空气——圣坛上的熏香味儿掺合着他脚下四周贵妇淑女们所散发出的温暖而宜人的气息；听着时断时续的丝绸摩擦声以及扇子的摇动声，仿佛微风在林中枝叶间吹拂时发出的耳语声。在这期待、专注，和狂热的静默中，他很好地领会着如斯无声的崇拜，他品味着这股向他涌来的仰慕之情，同时，他肯定下面这些信仰者们的情感都是为着他这位优雅风度的讲经师，为着他抑扬顿挫的嗓音以及出众的举止而来的，而不是为着他正在宣讲的上帝。于是，生动得宛如就在眼前的抹不去的那些记忆便油然而生，这是他，一个冷漠而忧郁的放牛仔童年时代在山隘处放牧的那些下午所留

下的记忆……，他曾一连数小时地躺在高高的岩石上做着他的白日梦，一面留连地听着散布在岩石丛生的山坡上的牲口脖子上铃当发出的铿锵声——他梦想些什么吧？他梦想着大城市，比塔尔沙村庄大好几百倍——在山的下面，在没有尽头的世界，遥远又遥远的地方，一座名叫贝图斯塔的城市，甚至比地区都邑圣吉尔德拉兰那还要大，如同贝图斯塔一样，他也不曾见过都邑。他把各种奇迹就放在贝图斯塔这座伟大的城市中发生，这样不仅满足了他的感觉上的需要，而且使他不肯安静的空虚精神得到充实。从儿时的无知和幻想到如今的暗自思量在讲经师的心目中这之间没有任何间歇；他就是当年的小男孩，又是现在的神学士；目前是儿时的梦想成真，他在其间得到了欢愉。

他那望远镜反射着太阳明亮的光辉，随着它缓慢地从屋顶到屋顶、窗户到窗户、花园到花园，德帕斯的灵魂充斥着这样的情感。

最靠近天主教堂的附近是贝图斯塔城的老城，那眼下的恩西马达区，它是城市的居高部分，同时向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延伸构成全城。从塔上观望，人们还可以在破旧半残的庭院和私人花园里辨出一些古城墙的残垣断壁，如今它们已成了分隔菜地和鸡场的分界地带。恩西马达同时既是贵族区又是贫民区，这里住有贝图斯塔最高贵的贵族，也有最潦倒的穷人，前者住得宽敞舒服，后者像松果上的松籽一样挤在一起。恩西马达区是真正的贝图斯塔人居住的地方。有一些蠢人，哪怕再穷，也极其看重能在这块高地上拥有一处房产，且不论是如何破旧不堪，大概是因为高地正好处在天主教堂或圣玛丽教堂或圣彼得教堂的阴影庇护下——这两座古老的教堂把恩西马达区的崇高领地一分为二了。讲经师俯瞰着这里的贵族区，一些是带着宫殿般气势的大宅子；还有一些规模不逊于一个村庄的修道院和寺庙，以及那些陋屋简棚，里面堆挤着贫穷得甚至无力在新建居民区太阳村居住的庶民们。太阳村在城的东南，是在“老厂”的大烟囱周围生长出的一个工人

村。恩西马达区几乎所有的街道都狭窄、弯曲、肮脏、阴暗，有的还丛生着野草。贵族或以贵族世家自诩占优势的街道，卫生状况更糟，那是怎样让人沮丧的面貌啊，简直像济贫院里凄凄凉凉的厨房。市政府和喜好洁净的贵族的扫帚在小广场上和胡同里留下的条痕就像毛刷在破呢子上划过时的一模一样。这里商店很少，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从塔楼上，人们还可以从贝图斯塔古城的石头和土砖上目睹到特权阶层的历史，尤其是教会的历史。宗教建筑物约占全区一半的面积；单一个圣多明哥修道院就占了恩西马达区五分之一的土地；接下来就是雷科莱塔斯修道院了，它是两个修道院在"九月革命"时期合并而成，共有10名修女，而寺院和花园却占去恩西马达的六分之一，不过，圣维森修道院确实被用来作了兵营，它的墙共鸣着无休止的号声，不断玷污数世纪的神圣的宁静；政府把芳济会① 女修道院改为政府机关办公处所；圣贝尼托修道院现在是阴森、欲塌的监狱。这一切颇是悲凉，当讲经师目睹到他在望远镜里生动再现出的这种掠夺时，他心胸很是苦涩，而在他将视线从宽敞的广场离开，转向西北面时，看到贝图斯塔郊区宗教的神圣象征，他获得了欣慰与希望，舒展他的心胸。在那里虔诚的教徒修建了教会生活的新住所，豪华、优雅，尽管它们不如古时的坚固或宏伟。革命毁坏、掠夺，但复辟虽不可能将过去的一切恢复原状，可却助长了重建的精神。穷人们已经结束了所有的建筑工程，这些建筑俨然已成为堤岸西部一枚熠熠生辉的明珠，它们距离拉卡罗尼亚的巨宅区和别墅群也不算太远；后者是新居民区，居住者是侨居拉丁美洲发了财又衣锦还乡者，以及在国内发展起来的商人们。由此往北，在天鹅绒般墨绿的草坪上一幢白色的建筑物拔地而起，为它访修会② 的姊妹们可

① 为圣克拉拉13世纪所创。

② 17世纪初创建的一个修女会。

没有少花钱，她们一时里曾挤在贝图斯塔一角的一座破旧房屋里，靠近恩西马达的垃圾堆，事实上，它都几乎要被那些污秽所淹没了；同时，只有一间小得可怜的祈祷室权作的小教堂——白色的建筑里住进了许多富有的贵族女继承人，比起她们在恩西马达的宅子，这里犹如栖身壁龛一般。这些女贵族们由于高地上猪厩般污垢的狭窄空间，便离开了在天主教堂附近的大宅子，把那些宽敞而舒适的房屋奉献给了耶稣；而她们的父母、兄弟、姊妹以及其他的亲戚们却正纵容着其百无聊赖的身躯在恩西马达灰暗而巨大的屋宅里挥霍享乐。并非只有教会才能够在贝图斯达的上层区域发展，世袭贵族以及豪门大户的继承者们同时也有相应的庭院、花园以及与城市的整体规模相联系的像森林一般的果树园。当这些小块地方与奥索雷斯或贝加拉纳家的庭院大小不相上下之时，那么，稍夸张地称之为花园一点也不过份。由于不只是寺院和贵族之家要求充分伸展和蔓延的空间，就是树木也都如此，因此那些哀伤的卑贱的平民们，在其贫困潦倒中也只好任随贵族和教堂的自我主义的排挤，栖聚在泥墙土砖的房间里。市政府曾强迫在四墙外涂盖一层白灰。大量的简棚陋屋彼此挤在一块儿，这家的屋顶迎着另一家的视线，应该说，几欲破窗而入了。它们看上去像一群淘气的牛，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后面的都一个接一个地爬到前面那个的尾背上。

虽然这些分布不均的现象尽收唐费尔米恩的眼底，可他不急不恼。这位令人尊敬的讲经师热爱大教堂宠儿的这片天主教区胜过一切。恩西马达是唐费尔米恩的天赋王国、他施展精神方面权力的中心。工厂里的烟雾和轰鸣声使他不能不朝太阳村投去憎恨的目光。那儿是叛逆者们的居住地，讨厌的工人们的皮肤好像是被煤、铁和汗水掺合在一起糊裱成的黑色；这些工人只会张着嘴听一些头脑发昏者宣扬什么平等、自由、重新分配财富以及其它种种愚不可及的东西，却不愿意听他讲一讲关于来世上苍的奖惩。

这并不是说他在那里没有影响，只是影响不大罢了。当然，一种某条真理、天主教的信条，确确实实地在那里扎下根，在那里这种根基会像铁链子一样坚固。遗憾的是，伴随着每一个信教的好工人死去，就会生出两三个或更多的永远也不会听到有关忍受、忠诚信念以及顺从等说教的人。讲经师不让自己被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所麻痹。这个太阳村就是从教堂的控制下滑掉了的。是那里的妇女捍卫着信仰进入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德帕斯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的前一两天，几个来自工人区的妇女竟然用石头打了一个自诩是新教牧师的陌生人，这种突然犯病似的过份行为使神学士颇感沮丧。不，工厂的烟决不是圣者的烟，它飘向天空可却到不了天堂。机器的轰鸣声是一种嘲笑和讥讽的叫声，好像挥动鞭子时所发出的响声。那些高大、细长的烟囱像崇拜偶像的不朽纪念碑，看上去甚至还有些模仿教堂尖塔的意味。

讲经师把他的望远镜转回到西北部，那里是卡拉罗尼亚区，是贝图斯塔的最新部分：它沿直线展开，闪耀着各种各样生动的颜色和似钢铁的反光，就像来自南美丛林的什么鸟儿，或装饰着颜色不协调的羽毛和彩带的野性的印第安妇人。到处是雷同的几何图形；色彩杂乱，其实是一片混乱。在屋顶，好比波斯埃克巴塔那城① 的墙；彩虹中各种颜色齐全，墙的各个侧面都有伸出来的玻璃游廊，它们把建筑物本来还可以拥有的无论什么风雅之气也都给扫荡了；亮出的石头不适度，给人一种虚假的坚实感，一种闹闹嚷嚷的奢华。这座城不仅有美洲佬② 的梦想，也结合着高利贷者或布料商或面粉商的现实。这些商人们哪怕完全醒着也常常

---

① 埃克巴塔那：古波斯城，据说城里有一幢宫殿被 7 层颜色各异的同心墙壁包围着。

② 对西班牙人在美洲暴发户的蔑称。

呆在家里。四墙不足招来肺炎；滑稽的过份张扬会造成不适。然而，讲经师并不在乎这类事情，他所看重的一切就是财富：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秘鲁的缩影，他要做一个精神上的波萨罗①。如今他已经有了一个开始。拉卡罗尼亚的美洲佬在美洲时鲜有弥撒之闻，他们在贝图斯塔犹如重归故里一样自然而然地追随其先辈的信仰：在他们看来，儿时所学到的宗教信仰的各种礼仪，仍是他们在新大陆梦中的西班牙许下的甜美诺言。

另外，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与贱民的口味或感受有关的事物，无法忍受能勾起其卑贱出身的任何提醒物。在贝图斯塔非信仰者只有6个人，他们都是捣蛋鬼，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文钱可以称作是他们的；所有那些有财产的人们都一律是基督教徒，拉卡罗尼亚的帕埃斯，唐弗鲁托斯·雷东多，哈卡斯一家，安托尼奈兹，阿尔古莫萨斯一家以及许许多多的亚美尼哥·维斯帕西斯②都尽其所能小心而谨慎地跟着恩西马达高贵之家中的高尚习俗亦步亦趋，譬如，科鲁赫多，贝加拉纳，布比雷斯，奥索雷斯以及卡拉斯匹克——他们为自己是至诚至圣的基督徒，有着古典而无可挑剔的血统感到自豪。就哪怕艾兹，雷东多以及其他的美洲来客倘若出于其自愿并不想这么做，但是他们尊敬的妻子、女儿以及别的什么性格比较软弱的亲戚将迫使他们去模仿那些让人妒嫉的贵族的行为、思想和言辞。正是这些原因，这位教区法官在看西北部时，其感觉与其说是厌恶倒不如说是垂涎。尽管在这小小的"美洲"仍有着许多他还未召唤到的灵魂以及未开辟过的土地，无论如何，那些迄今为止已经进行过考察以及建立了代理机构的部

---

① 波萨罗：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从事掠夺和探险，建立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② 亚美尼哥·维斯帕西斯：指那些移民美洲然后衣锦还乡的西班牙人。亚美尼哥·维斯帕西斯(1451—1512)、一名意大利冒险家。

分都带回了出色的成绩。唐费尔米恩毫无疑问会成为神圣信仰之光——这样一来，他的影响将自然而然地进入拉卡罗尼亚地区那些装饰极为整齐的宅第的每个角落——那里的建筑按市政府的要求，都是一个同样的高度。

满怀爱意的德帕斯把他的望远镜转到他的心爱的地区——高贵而令人起敬的恩西马达——挤在宏伟的钟塔的阴影下的旧域区。在他的足下，东西两边是两座古老的教堂，即圣玛丽和圣彼得教堂，好像是讲经师在天主教堂的两个荣誉卫士，它们也许目睹过被其守卫的天主教堂的诞生，当然也看到了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发展到自身无法达到的雄伟的壮观和灿烂辉煌。它们的历史写在了光复战争① 的编年简史中。

而如今，在数世纪潮湿的侵蚀下，它们的光辉慢慢地被吞蚀掉。在它们四周的狭窄胡同里和小广场上，留下了许多豪门的宅第，它们最大的特点大概就是能够与这两座破烂不堪的教堂互称同代之作，然而连这一点都不行，因为它们显示出近期年代建筑上的一种俗不可耐的口味：笨重，颓废，装饰过份，于是暴露出其颇年轻的岁月。这里所有的建筑都被恶劣的天气污成黑色，在贝图斯塔就没有一样东西能被那险恶的天气允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留白色或不被污染。

述说这些豪门大户各家历史的专家非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莫属，他曾发誓说他有材料能向任何纹章学学者证明他的姓源自贝尔穆多② 皇帝本人；他把这些人家视为国家的荣耀。每当有哪届激进的市政府要着手拆除其部分破烂的遗迹地区，或只是打算这么做，或想把某幢古旧的建筑征做公共设施用时，唐萨图尔

---

① 西班牙中世纪时期驱逐伊斯兰教徒的战争。

② 中世纪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国国王。

尼诺就要小题大作，并在贝图斯塔天主教皇极权主义者的喉舌刊物《圣旗报》上发表根本没有人看的长篇大论，即使市长大人读了也不可能明白他的意思。他在文章中把每一堵隔墙的历史价值都吹上了天，若论到主墙，那都是名副其实的纪念碑。毫无疑问，尊敬的唐萨图尔尼诺先生不是对所有的一切都注重其真实性，对于建筑风格是罗马风格还是摩尔流派或多或少地颇为宽松，尽管都是艺术。对他来说，任何建筑，非摩尔派的即罗马式的；他还不只一次地把一堵石墙的地基的修建时间追溯到鲁埃拉国王①时期，而实际上那位修建的师傅是名当代的石匠，并且还仍健在世上。不过这些漏洞并不损害学者的声誉，因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们，那些能够注意到为数不多者又把这些漏洞视为善意的夸张和值得嘉奖的年代错误，除此以外，在贝图斯塔也没有他人看这类东西了。但这不能阻止这位智者放弃他坚信不移的修辞手法。他大胆地使用勇敢的想象和有力的比喻，其中有最离奇的拟人和最为抑扬顿挫的叠语法②，突出的如像：墙也像书本一样说话，它在喊叫着'我的岩床在颤抖，我的城齿在颤抖'，如此哀戚的独白，连通行车马的城门都要感动得潸然泪下了(因为，在这位考古学家的文章结尾总是总结说，"总之；工程委员会的先生们，Sunt lacrymae rerum③)

那天下午，讲经师在他的瞭望岗上呆了半个多小时。也许是看累了，也许是没能找到他寻找的东西——他不断地把望远镜转向新广场方向——于是，他退离窗口边，收起仪器，极为小心翼

---

① 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国王(757—768)。

② 一种修饰手法：一段话的首尾文字一样。

③ 拉丁语，意思是，哪怕没有生命、事物也有泪。在此唐萨图尔尼诺错拼了"Lacrimae"。

翼地放入口袋里，然后，用头、手朝打钟人一示意，便沿石砌旋梯下楼去了，迈着同上来时一样的雄赳赳步伐。当他打开最底层的大门，发现自己正在教堂的北殿，他的脸又恢复了那种凝固般的微笑。这是他一贯的表情。他双手交叉胸前，让他精巧的雕塑一样的头颅略向前倾，带着某种半神秘和半浪漫的倦怠，滑行般地走过黑白大理石地板上的巨大方块。各色光束穿过高高的窗户以及西墙中的3个玫瑰花瓣形状的窗户射进来，在教堂的中殿和通道里摹拟出部分彩虹的颜色。讲经师的大氅随着他优雅平滑的步伐有节奏地摆动着，它拂过地面，那层层的褶皱似乎有着野鸡羽毛的闪亮，有时甚至看似孔雀的尾巴。有几束光沿路射到讲经师的脸上，时而使之成为灰绿色，好像阴暗处的植物颜色，时而又使之蒙上水下植物粘滞外表的颜色或尸体般的苍白色。

中殿里信徒极少，分散极远；嵌在厚墙里、处在阴影下的侧室中，依稀可见有些女人正跪在忏悔室周围。这里或那里都能听见低声的悄语：那是某个神父正在与哪个虔诚的女信徒在忏悔室内进行秘密的谈话。在北面的第二个侧室是最阴暗的一间忏悔室，唐费尔米恩可以辨出其中有两个女人正在轻声地说话。他继续向前走去。她们想跟着他、大声地叫他，可没有胆量，她们一直在等他，寻找他，可最后还是落了空。

“他到唱经处去了”，其中一个女人说。于是她们在忏悔室四周的矮凳上坐下。圣坛上有两只空空的铜蜡烛台，用细细的铁链拴在一块儿。圣坛的画屏前有一尊耶稣基督的木像，它那凄惨的玻璃眼珠子在黑暗中闪着光，这种光芒使眼珠有一种冰凉而潮湿之感。那张脸是一张没有血色的男人脸。驱不去的困挠写在其特别的神情中，凝固在那薄薄的双唇和高高的颧骨上，看上去有些生硬，大概是虔诚的吻的摩擦所致。

唐费尔米恩没有停留，一经而过，通过唱经处的侧门来到路

口，但通往圣坛主厅的大门关闭着。本来想径直去圣器室的讲经师只好绕道祭坛后的中殿，那里也有一排忏悔室相并排开。每间忏悔室的对面都有几根嵌了一半在内墙中的圆柱，它们隐匿着忏悔室的存在，只有当你正面对着时才能看到里面。这里是受俸牧师用来定罪和了结罪恶的地方。教区法官正在穿过中殿时，只见受俸牧师唐库斯托奥迪像只被群狗追赶的松鸡，从其中一个隐蔽的忏悔室中钻出来。他的面色苍白，可双颊却是红得发紫的鲜色！一身大汗淋淋如同一面湿墙。教区法官毫无笑容地看着受俸牧师。他似乎已经用暗藏在其柔和而黯淡眼神中的利针刺穿了那个男人。唐库斯托迪奥垂下目光，越过他朝唱经处方向走去，低着头，仓皇失措，受俸牧师体态圆胖，衣着考究，身穿整洁、精致的法袍颇有几分法国代销商的姿态。在多褶的法袍下，他那滚圆的身体裹着一件看上去像女人服装的短袖法衣，上面还有一条只有受侍牧师才有的细丝披肩。唐库斯托迪奥是反对派阵营中的一员，讲经师的敌人。他相信，他至少散布过凡是能促使教区法官倒台的进攻性谣言，同时又忌恨讲经师不管在什么诽谤里总是立于不倒之地。唐费尔米恩瞧不起他；这个恶毒的受俸牧师的妒忌就像一面镜子，讲经师在其中审视其自身的德操。受俸牧师妒慕着讲经师，并坚信后者一定会有远大的前程；他预见唐费尔米恩将成为主教、红衣主教或宫庭的宠儿，成为一名对政府和沙龙均有影响的人物，同时受到贵妇和名流绅士的青睐。受俸牧师在其艳羡中为唐费尔米恩所想象的荣誉甚至比后者在其最美好的希望里看到的还要壮观。唐费尔米恩的目光顺着地板朝那间妒嫉他的敌人现身的忏悔室里迅速地扫了一眼，他看见一个身穿卡门派教服① 的年轻女人正面色苍白地跪在其中一扇百叶窗下。

讲经师心想，她不是一位小姐，比较可能的是个女仆或裁

① 许多虔诚的西班牙俗家女信徒穿的一种改过的宗教服装。

缝，或类似这样的什么人。她的眼中充满了邪恶的渴望，更多的是躁动，而不是安知天命。她在胸上比划着十字，好像要想把它吞掉似的。尔后，她跪坐在脚后跟上，也不挪地方，仍在紧挨着唐库斯托迪奥为她忏悔的地方，专注地回顾着在忏悔中的每个细节。室内受俸牧师的热气和气味仍未散去。

讲经师继续前行，绕过拱墙，进入了圣器室。这是一间有4个高拱顶的长十字型大厅，宽大而冷清。沿着每一面墙都有栗木做的橱柜，里面存着法衣和祭品。橱柜上面悬着古画，而绝大多数都出自俗手，只有少数是优秀画家的复制品，还算不耐。古画之间是年代久远的烛台镜，上面镶着硕大的装饰繁琐的镀金框架，灰尘和黑点使它们几乎已反射不出什么光泽来。圣器室中央的大部分地方被一张黑色的大理石桌子所占据。两个年纪不大的红袍侍僧正在把十字褡① 和主祭法袍往橱柜里放好。“雄鸽”穿了一件肮脏的教士服，领口邋遢地敞开着，脑袋后面戴着一顶大套的假发，他刚刚打扫完不知哪只猫在教堂的角落处留下的秽物，谁也不知道那猫是怎么跑进来把哪儿都祸害一番的。“打狗的”气急败坏；两个侍僧则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雄鸽”看也不看他俩，一边话中有话地暗示要给他们点厉害瞧瞧，尤其是令肚子不快的惩罚。讲经师往前走去，假装着对这些俗人小事不屑一顾，它们与宗教的神圣是那样格格不入。他的前方有一群人正在圣器室的那一头儿窃窃私语着，语调被压低着，就像那些又想尊重圣地可又明明亵渎了神灵的谈话一样。其中是两男两女。4人的面孔仰着，他们在观望一幅图画。唯一的光线从透过拱顶高处的窄窗户射进来，当照到画面时已经成了微弱的斜光了。他们正仔细瞧着的那画几乎完全处在黑暗之中，宛如墙上的一块大黑点。唯一能在大杂烩似的种种黯淡颜色中看清的事物只是一副头颅的颧骨和

---

① 神父穿的法衣一种。

一只无肉光脚的板骨。尽管如此，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却已经用了整整5分钟的时间给这些女士们和先生们讲叙画的价值，听众们满怀信任地倾听着考古者，出神地张着嘴。讲经师几乎每天都能碰见唐萨图尔尼诺在忙着这些事情。

每逢哪个不曾来过贝图斯塔的重要人来此，他总会竭力寻找认识贝尔穆德斯的人以便转求考古学者能够费心地带领着转一转天主教堂和恩西马达的古迹。唐萨图尔尼诺每日从早到晚地忙忙碌碌，除了下午3点至4点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总是接受什么高贵人士的摆布——反正他是这么称呼那些人的——接受他们对他历史知识以及不懈热情的考验。他坚信自己不仅是全省最出类拔萃的考古学家，而且——这一点上他是对的——还是全西班牙风度最好、最温文尔雅的人。他不是教士，而是一位双重人。他那一尘不染的衣服，从头黑到脚，表露出某种弗里利特——我们以后会见识的一名达尔文主义者——所谓的教士的变种以及受环境的影响等等；根据弗里利特的说法，倘若唐萨图尔尼诺有足够的胆量再产出一个贝尔穆德斯来，那后者一定生来就至少是名副主祭。唐萨图恩①（人们都这样称呼他），短身材，头发剪得跟黑猪鬃做的毛刷一样短，向后梳着，竭力突出其头的宽大；显而易见，过早的秃顶不会使他不快。他不老——正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年龄”，他总这么说，并自以为唐突地说了一句既不失尊贵又有些市民气的俏皮话。并非他的本意，而是自然法则使他生就活像一个教士。在一次被人当作教士的严重险境中他丧失了某些幻想，接着他蓄起了胡须，浓得如印度的墨水，可惜他把它们修得就跟他花园里的黄杨树一样紧贴在一起。他的嘴形很大，一旦脸上堆上奉承的笑容，那他的口可以从这边耳朵咧到那边的耳朵。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就是这种微笑，比其

① 即唐萨图尔尼诺。

它什么的都更有表现力，它表明贝尔穆德斯是不会无缘无故地抱怨他的胃肠不舒服、消化不良以及最主要的，长期便秘。他的笑是一种苦笑——说是因为肚子痛而作出的鬼脸似乎更贴切——正是借这种笑的一臂之力，贝尔穆德斯希望被接受为贝图斯塔中最脱俗的人，最能理解深沉而细微情感的人。在他雄心壮志的精神境界中，诸如编年史的以及其它古老的书籍与当时在巴黎创作的一些最微妙和最富于心理描写的小说轮番影响着他的思想。美中不足的就是他长得太像一名教士。为此他曾去订做过最时髦的机织礼服大衣，与那些花花公子穿的一模一样，可当老裁缝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样的礼服一旦被唐萨图恩穿在身上竟在转眼间变得犹如教士服一般。唐萨图恩看上去总是郁郁寡欢，那怕事实并非如此，他的帽子很少没有那黑色的帽沿，不管怎样，他认为自己属于贝图斯塔上流社会的人，每逢哪个贵族谢世了，他准踮着脚去哀悼。

在唐萨图尔尼诺的内心深处坚信自己为爱而生；他对历史的热情应视为一种移情。在阅读最富盛誉的法国和西班牙小说时，他发现其中处于最上层社会的人物们也或多或少地受着他如今的煎熬：他得出的结论是，他所缺少的就是一个合适的舞台。贝图斯塔的未婚女人们都无法理解他，当他独处时，他暗自承认他永远不会有勇气去向一位年轻的少女倾吐哪怕只言片语的爱情。

或许已婚的女人，至少其中一些，大概能更好地理解他。第一次产生这种想法时，他悔恨了整整一周。然而这个诱惑人的念头又回来了，就像在小说中差不多都有的情节一样——他总是看得津津有味——女主人公是有夫之妇，颇为淫荡，而最终在爱和伟大信仰的感召下改过自新——因此，他真的坚信并宣称去爱一个有夫之妇，甚至去向她倾吐爱意是颇为正常的事，只要这一切都规范在纯粹的精神意念之中。唐萨图恩的确爱上了一名有夫之妇，然而在她身上出现的情况与他面对未婚姑娘时的情景没有什

么两样：他无法让自己去告诉她他对她的爱情。他试着用眼睛去传递他的情感，甚至引用一些取自《圣经》和其它东方书籍中的典故和寓言，遗憾的是，这位被爱的女人既没有留意他的眼神，也不懂什么寓言或典故。她唯一的反应是，背着贝尔穆德斯说："我简直看不出那个唐萨图恩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他看上去真傻。"

这位女士，作为法官的妻子在贝图斯塔家喻户晓，她的丈夫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毕竟在省级法庭中达到了领薪庭长的显赫职位。庭长夫人从不知道考古学家的热烈感情。于是学识渊博的多情人只好黯然神伤，默默地咀嚼着他那份专注的热情，同时培养出一种忽喜忽忧、反复多变的表现——这是肯定的，只要有某个女人有意向他投来几瞥挑逗的眼光，没有哪个男人会仓皇如他。在迄今的 4 年中，他没有错过一个舞会、一次宴请、一场剧院演出或一次散步，可所有的女士们每逢看见他 在跳"雷格咚"①（他的勇气还没有到达跳华尔兹或波尔卡的地步），仍然不断地会说："简直认不出是贝尔穆德斯老朋友来！"

几乎人人都认定唐萨图尔尼诺是个隐士！这让他十分恼火。不错，他从未品尝过肉体做爱的巨大肉感乐趣，可难道这也是要公之于众的事吗？是的，他不会错过每天 8 点整的弥撒，就像太阳不会不每天清晨都升起一样，不过，他的虔诚以及他一次都不错过地每月两次领取圣餐既没有累倒也没有妨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自诩为善交际的名声。要是人们知道谁是那夜晚里的蒙面人！是谁在深夜，女仆的时间里——贝图斯塔人总这么称呼夜深时分，蒙头盖面，鬼鬼祟祟地来到罗萨里奥大街上，只见黑影拐进金塔那路，从一条街踯躅到另一条街，到了潘神大道，随后离开了恩西马达，冒然进入拉卡罗尼亚区？是谁呢，会在这个人迹杳无的时刻？可不是吗，正是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这

---

① 一种老古板的舞。

位神学博士，民法和教规的法学博士，艺术学院的硕士以及理工院的学士。

《罗马时代的贝图斯塔》、《哥特时期的贝图斯塔》、《封建时期的贝图斯塔》、《基督时代的贝图斯塔》以及《变化中的贝图斯塔》的作者，这些著作，凡贝图斯塔人都人手一册。那人正是他，他乔装在大髦和软帽之中，这样的装束管保没人会认出他来。他要去哪儿？去空旷的室外与诱惑搏斗，用不停歇的行为让身体倦怠，此外，部分而言，寻求一些罪恶的感受——他视为犯罪的行为——那是他肯定不会去越轨的罪行，倒的是因为道德的胜利，更多的是出于恐惧所带来的无可战胜的威协力量，这力量使他没有胆量最终迈步走向那深渊。每天晚上，他都来到这深渊的边缘上：笼罩着某条肮脏街道的阴影下的一扇门前，那扇门布满污垢，颜色发黑且摇摇晃晃。有时候，诱惑从上述深渊中跳出来呼唤他。此刻，学者会着急地赶紧抽身，回到原来的地方，接着回走到宽阔的马路上；然后，带着愉快的心情，呼吸着与他身体一样的纯净空气。每当快走近适合他的环境——那些理想地带时，他总要高唱起《圣洁的女神》①或《迷人的斯波尔托》②或《坚强的圣徒》③，同时心里想着他孩提时代的爱物或他心爱的小说中的某个女主人公。

啊，德操的胜利让人多么快乐！在这一时刻，上帝的概念是多么明朗，多么实在！神秘主义信徒的痴迷狂喜就理当如此！想到这儿，唐萨图恩加快了步伐，在理想主义的陶醉里回到家中，

---

① 传自意大利的著名咏叹调，由维森诺·贝里尼创作，是《诺尔玛》(1831)剧中人诺尔玛向月神祈求高卢和罗马之间的和平时所唱。

② 一流行咏叹调，出自《宠儿》(1840)，由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所作。为剧中人费尔南多向李劳拉倾述其理想爱情时所唱。

③ 在罗马天主教堂中，每逢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为表示对圣十字的敬意唱这首歌。

泪水浸润了他披肩竖起来的翻领，那是在理想之光沐浴下激动的泪水，反正他是这么解释的。在月夜的晚上，他的柔情格外地圣洁。

回家后，吃过晚饭，他便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是在油灯下写诗就是冥思苦想他的专著。最后他上床休息，心中充满了自足感，同时对生活感到十分惬意。他高兴地想着在这个到处是谣言和中伤的世界里，无论怎样，到底还存在着一些高尚的人，一些坚强的灵魂。唐萨图恩的努力工作给他带来一种色情的幻觉，这与柔软而舒适的床被所形成的宜人温暖交织在一起渐渐地使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开始想象着他这个善于交际的人，在巴黎——他的梦之乡中发生的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而庭长的夫人总会在这些入睡前的故事中出现，他将和她在一起，或与绝不比庭长之妻逊色的别的女人在一起，进行着精彩的对话，在这当中他以自己庄重而富于男人味儿的智慧同女人的聪明交锋。如此这般的交谈均限于精神世界中，永远也不会超出含含糊糊地允诺以后会给点好处的范围——因为时到此刻，考古学家已开始昏昏欲睡，于是，逻辑渐渐变得混乱疯狂，道德逐渐堕落，刚在不久前还拯救过神学博士的恐惧崩溃了。

第二天一早，唐萨图恩照例在心情不好和胃疼的伴随下起床，他的灵魂充满了绝望的悲观情绪，体内感到胀气。“Memento homo”①，不幸的人一边说着一边迫使自己懒散的躯体从床上起来，同时用尖刻而严厉的自责以及要投入美好工作之中的决心来振作精神。为此他用凉水顺着脖子冲背，用大海绵拭擦身体刺激自己。或许也只有洁身这一点算是《变化中的贝图斯塔》赫赫有名的作者的唯一优点，不过它却是穆罕默德曾谆谆告诫人们的一大美德。一顿冲洗后，他总是去做弥撒，力图做一个符合

---

② 拉丁文，意为：“人是有记忆的”。

《福音书》规范的新人。这个新人会逐渐形成的，或出于虚荣，或出于信仰，这个神圣基督耶稣的信徒竟坚信每天早晨他都会获得新生。因此灵魂渐老之说是不正确的①：对于可怜的唐萨图恩来说，是他的胃，他那可恨的胃，而不是灵魂，拒不理会他强烈的自责。想一想，他竟被胃暗示到肉体并不是低级和粗野的！

那天早晨，在午餐前，他收到一个朋友送来的一张便条，条上还带着香水味儿，是年轻寡妇奥布杜娜·凡迪纽的请帖。多么让人心跳！他没有立即打开这封神秘的信，一直到他喝完最后一道菜汤。为何不略略猜一猜呢？会是什么呢？“奥·凡”两个字像盘旋的蛇一样卧在信冠上。“是奥布杜娜夫人派人送来的，”仆人是这么说。贝图斯塔尽人皆知，这位遗孀极其放纵无羁，甚至有点过份——太没有常态了。所以，也许是……为什么不会呢？……一张情人帖。他们之间毕竟确实有着一种相互的理解，虽然不是有人猜测的那种的关系，但也差不多了。她会在教堂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看，不时发出深叹。有一次她还对他说他一定比家喻户晓的托斯塔多② 知道得更多——只有学者本人才能领悟这句赞语的全部含义，因为他读过这位赫赫然的阿维拉神学家的大作。还有一次，她把和这封信散发着同样芳香的手绢失落在地，当他还给她时，他们的手指碰在一起，她说，“谢谢你，萨图恩。”是说的“萨图恩”，而没有冠以正式的“先生”等。

一天晚上，在由比西塔辛·奥利亚斯·德奎尔沃举行的一次聚会上，奥布杜娜用膝盖碰着了他的腿，他没有挪开，前者也没有撤回；然后他又用他的脚去碰美人儿的秀足，她也没有退缩……一满勺的汤打住了他的思绪，他饮干酒，接着拆开了信。

---

① 在《圣经》中，有争议说灵魂会渐老，然后同躯体一起消失。

② 阿隆尔·德马德里加尔(1400？—1455)的笔名，阿维拉地区的主教，以学识渊博和学术著作的丰产著名。

信中说：

“最亲爱的萨图恩，你能劳大驾 今天 下午 3 点钟来这儿一趟吗？ 我将……”

“急不可待地等待着你的到来，”他想准是这句，翻过信纸，他接着下念，“同一些来自帕洛玛雷斯的朋友等候您的光临，他们希望能在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的陪同下去参观天主教堂……”唐萨图恩一下红了脸，仿佛当众出了丑一般。

“没关系”，他自言自语地说，“参观天主教堂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他又补充道：“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懊恼我将 去 参与的寻欢作乐。”

他尽量把自己收拾停当，像拉夫累斯① 对待历史一样，郑重地在镜子中照了又照，然后出发去了唐娜·奥布杜娜的家。

此人便是眼下正在给两位夫人和一位先生在圣器室里讲解那张黑糊糊的古画的价值之人。画面上除了一俱粟色的头颅和一只没肉的脚跟外什么都难以辨清，原画本来是表现第一隐士圣保罗的，作者乃贝图斯塔17世纪的一名画家，只有贝图斯塔及此省的古迹专家知道此人。这也即为什么在贝尔穆德斯眼中此画及其画家如此不可忽略的原因。

来自帕洛玛雷斯的先生穿着一件 极 长 的 葡萄干色的夏令外套，右手里握着一顶巴拿马草帽，虽说与当时的时令不符，但就四五个美元的帽子来说(哈瓦那的价格)，他认为可以戴整整一个秋季。因凡松先生认为他应比女士们更有责任表现出对学者的欣赏，欣赏他对待艺术的投入劲儿，女人们嘛，天生的无知就是一种借口，可以开导他们在一幅什么也看不见的画前不感到惊讶。

---

① 17世纪英国诗人萨米尔·罗查德森的 小 说 《克莱雷萨》 中一位持自由思想的主人公。

于是，这位乡下先生搜肠刮肚地寻找着一些合适的词句，暂时先找出了这些：

“噢！是的！当然！不错！”

然后他垂首抵胸，作沉思状；其实正如贝尔穆德斯常说的——“事实上，”他是在休息，调整一下不太舒服的姿势，学者已让他如此难受约有一刻钟了。他终于“想”出来了，叫道：

“我以为，贝尔穆德斯先生，这幅著名的画是出自于著名画家……”

“森塞纽。”

“对，大名鼎鼎的森塞纽。这画也许效果会更好些，如果……”

“如果能看清的话，”因凡松先生的妻子接岔儿说。前者用夫妇之间责备的目光狠狠地瞪了一眼他老婆，同时纠正地说道：

“也许效果会更好，如果不是太烟雾沉沉的话。大概是蜡烛，或熏香的缘故吧……。”

“不，我的先生大人；的确烟雾沉沉！”学者应道，微笑咧到两耳根，“只是你所说的烟雾之色乃是古色；它正是古画的魅力所在。”

“古色！”乡下先生呼道，随即肯定说，“当然，很可能。”同时，他暗自下决心一回到帕洛玛雷斯，就去字典中查查古色到底是什么。

正在这时，讲经师走了过来，一边向唐萨图恩打着招呼，他认出奥布杜娜，微笑着向她躬身示意，只是笑容要比问候贝尔穆德斯时少了一些。接着，学者向来自帕洛玛雷斯的夫妇介绍他：

“唐费尔米恩·德帕斯，讲经师兼教区法官。”

与此同时，讲经师垂首欠身，以示敬意。

“噢！噢！久仰！久仰！”因凡松高声说，他仰慕讲经师的大名已有好些时候了。其妻表现出想去吻一吻教区法官的手，但被

她丈夫第二次射来的责备目光制止住了，因此她只让自己了行一个不太稳当的屈膝礼。讲经师声音宏亮，他的说话声在拱顶的四周回旋；因此，其余几位受到鼓励，也喊叫般地说话。很快奥布杜娜·凡迪纽的笑声——照唐萨图恩所说，是珠玑落盘的清脆笑声——充斥了大厅的整个空间，与她一踏进圣器室就散发着的世俗香气一道亵渎着神灵：信笺的香气，手绢的香气，奥布杜娜的香气，学者时不时梦想着的香气。对他来说，当这种香气与蜡烛和熏香的芳香混合在一起时就好比天堂的气息。考古学家的理想就是通过一种协调的方式把宗教神秘的气息与色情味儿结合起来，他认为这一定是个更美好的另一洞天，是对那些切切实实地做到了抵御各种诱惑的人们的补偿。

奥布杜娜藏不住她的厌烦，她感到枯燥无味，所有这些有关绘画啊，葱形拱啦，上心拱啦，或超高拱什么的高谈阔论，全是她从不明白的废话，讲经师的来到使她精神为之一振。可她的这位忏悔神父却全然不顾这些，极力地把她推给对此猎物已垂涎很久的唐库斯托迪奥。这个女人让唐费尔米恩颇感恼火，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有风言风语，“这个伤风败俗的女人。”遗孀洋洋自得地戴着一顶绯色的天鹅绒女帽，下面垂着一串串金黄色的发卷，宛如细小的瀑布水花四溅，美中不足的是头发的颜色泛出一种人工的、金属般的光泽。就在一周前，讲经师透过忏悔室的百叶窗看见她时，那头发还是黑亮黑亮的呢！这个女人的黑缎子裙，只要她静立不动倒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真正让人反感的是她那火红色的丝胸甲——很有些触目惊心的感觉。胸甲紧紧地绷在丰满的前胸上(看上去几乎要挣脱束缚，绽了出来)，充分显现出自然由于性别差异而赋予女人的过份突出的线条。那是怎样的胳膊，怎样的乳房啊！简直呼之欲出！这光景让唐萨图恩神不守舍，也让讲经师大为光火，他不愿意在教堂中出现如此伤风败俗的打扮。那女人对宗教的理解，在外地也许还算马马虎虎，尚可容

忍；但是，在贝图斯塔却行不通。让人震惊不已的罪恶到了她的忏悔词中却是一派猥琐的口吻，就像在她的梳妆室里给那些与她一路货的女友唠叨私房话一样。她总爱提到她的那帮朋友，什么印第亚斯的总主教啦，瑙普利亚的主教等等；她还提及天主教内的纷争，想为有身份的人物们组织秘密的慈善会，9日祭① 和50年祭② ……一大堆无稽之谈！只要可能，讲经师总是力图把她置于控制之下，然而事实却并非时时都奏效。尽管唐费尔米恩在精神领域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可他不能够约束住她：她像水银球似地从他掌握中滑掉。唐娜奥布杜娜对他来说是个荒唐之物，一大负担。她居然还想勾引他，使他为她一人所有，正如她已经对瑙普利亚主教所干的那样，她企图把唐费尔米恩也如法泡制了。想当初，她与瑙普利亚主教在马德里的拉帕伊克斯饭店时，俩人仅住在一墙之隔的房间里，体面而阔气的高级神职人员竟然不离其左右！如今，那双乌黑灼人的眸子正以最热烈、最亲切的目光直视着德帕斯；寡妇的崇拜者们明白这其中的含义，他们妒忌讲经师，然而他却诅咒她的如此进攻。

“难道这蠢女人真会以为我将像唐萨图恩一样被她征服吗？”

尽管打心眼里不乐意，他对这位寡妇总还是和和气气且彬彬有礼，在这方面讲经师是不分敌我的。但若要唐费尔米恩以无可挑剔的礼仪相待，那么除非此人能接受被其踏在脚下。温文尔雅是讲经师的一则信条，对贝尔穆德斯来说亦然，只是各自运用的程度不同。

当众人都在争相说着天主教礼的好话，那乡下来的先生不时地表现出惊慕之态，其妻则随声应和，这时，奥布杜娜正尽可能

---

① 天主教中的连续9天的祈祷式。

② 天主教中的大赦年。

地从挂在墙高处的小装饰镜中端详自己。

讲经师抽身告辞，他不可能陪着两位夫人到处看——他说他为此深感遗憾，可他又不能不去应其职责的召唤——参加祈祷。于是，各自躬身施礼，互道再见。

“大事就是大事，”来自帕洛玛雷斯的先生说道，暗指上帝.同时还行了一个曲膝礼（其实，所指到底是神或是教区法官很难说）。

很幸运，唐费尔米恩不由得肯定地想，亏得他无论如何对那帮人来说都没有什么用处，贝尔穆德斯乃贝图斯塔古迹的一部活编年史。

唐萨图恩挑起双眉，作了一个似乎想要俯伏在地的姿态，接着用一种严肃的目光似锥子般地紧盯着奥布杜娜，仿佛要说：“你都听见了吧，我，乃全贝图斯塔最出色的考古学家，即使最优秀的讲经师都这么看——我宣布甘愿做你的奴隶。”他希翼自己的目光能把这一切内容传达给奥布杜娜，可她似乎并没有收到传来的信息，因为在与讲经师道别时，她的灵魂已随着她的目光离开了她，投入在唐费尔米恩那软软多褶、富有韵律的披氅中；后者走到一个橱柜前，脱下他的披氅，再煞有介事地穿上他紧身的短袖法衣，高贵的法袍和威严的披肩。

“多帅呀！”奥布杜娜在远处叹道，而此时其他参观者们正带着盲目的信赖，赞慕着另外一幅受到唐萨图尔尼诺推崇的图画。

他们绕着圣器室边走边看，在靠近门的地方挂着几幅新画，均出于著名画家之手，但它们只是成功的复制品。因凡松太太觉得它们要比森塞纽的那些精品更讨人喜欢，毫无疑问，只因为它们要比前者更清楚一些而已。然而她谨慎的丈夫注意到贝尔穆德斯对画上鲜艳而生动的色彩无动于衷，继续向前走去；于是他捅捅他老婆让她明白圣器室的这部分是一带而过的，不需任何声张。在这些画中有一张复制品，极其忠实于原画的风格，而且做

得干净利落，它出自著名画家牟利罗① 的题为《上帝的圣约瑟》的画。其原作现存于在塞维利亚的疑难病医院中，来自乡村的太太被圣人的头像吸引住了，那张头像使人一见难忘。

“哦，多可爱呀！”她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

唐萨图恩抬起头，带着一脸同情的微笑，说道：“是的，那是可爱的小东西；不过尽人皆知，缺乏特色。”

说着，他转过身去，只留下后背对着那个在阴暗中背着生病的乞丐的圣约瑟。

因凡松先生捏了一下他老婆，满脸涨得通红，他低声地训斥说：“你总是让我丢人现眼，难道你看不出它缺乏——古色吗？”

一行人离开了圣器室。

“这边走，”贝尔穆德斯指着右边说道。于是他们穿过教堂的通道，殊不知却惊动了一些虔诚的女信徒，她们中断各自的祈祷，冲出来要把奥布杜娜火红的胸夜撕成碎片。寡妇光亮柔滑的衣裙，当它静止不动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一旦走动起来，便成了她服装中最撩乱人心的一部分。由于过份地合体使之像一条紧身的裤子，紧紧地勾勒出其清楚的轮廓，一展无余，与教堂里神圣的氛围格格不入。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去瞻仰一下‘诸王祠’”，考古学家用沙哑的嗓音发话说，一边暗自准备着摘自《哥特时期的贝图斯塔》和《基督时代的贝图斯塔》中的相应段落。倘若必须要实话实说的话，那么事实是，他已经不知道该从哪个国王说起了——也就是说，他把“诸王祠”中的国王们全搅在一起，混淆了。这是奥布杜娜的裙子所致的混乱。学者不能自已地要去欣赏那最大胆的设计，在贝图斯塔还前所未有过，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的

---

① 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著名 宗 教画家。主要作品有《圣母与圣婴》、《圣母升天》，《使徒圣安东尼像》等。

优美而让人浮想联翩的起伏曲线是那样清晰地展现在他眼前。虽然虔诚的考古学家怀着不太轻松的心情也开始意识到奥布杜娜裙子的暗示与此地的神圣太不相称，但他却不是让自己内心的欲火熄灭，反而如火上浇油，那怕自己深感遗憾，也使其愈烧愈旺。

他们进入到躺着诸王的祠室中。这里宽敞、阴暗、冷清且结构粗糙，不过，简单中仍有一股慑人和庄严的气势。在奥布杜娜紧身的齐踝裙衫下一双古铜色的靴子威风凛凛，发出不敬的踏地声，衣裙摩擦发出"沙沙"的细响，雪一般的泡泡纱衬裙的浆粉也发出的因摩擦而产生的声音（这完全是唐萨图恩的想象，他曾有几次看见过）。所有的响声合在一块儿足以把在这里沉睡了数世纪的诸王们唤醒——否则，总以为考古学家说什么这些极其高贵的先生们将在此永恒地长眠是正确的。

"在此，自8世纪起，就躺着国王们……"学者还会接着说出六七个主宰者的名字——在乡下来的那位先生听起来，不过就是在变换某些元音字母的发音罢了——这位先生总是把现代的发音与陈旧的双元音相提并论。

不过，乡下先生对唐萨图尔尼诺的智慧和口才惊羡不已。

在其中一面墙中嵌着一方墓穴般的开口，里面有一巨大的坟墓，上面饰着浮雕和难以辨认的碑文。在坟墓与墙之间有一道狭窄的通道，约有一足之宽，在其另侧，同样距离处有一道铁栅栏。通道里一片漆黑。乡村的来访者们就留在栅栏边，贝尔穆德斯和尾随他的奥布杜娜消失在黑漆漆的通道里。在唐萨图尔尼诺报完国王的姓名之后，接着是一阵肃穆的沉默。学者咳嗽两声，要发话了。

"因凡松先生，请点根火柴，好吗？"奥布杜娜说道。

"我没有带在身上，不过我们可以要支蜡烛。"

"不了，先生，没有必要。我对于碑文一清二楚——况且，反

正它们也不可能被读懂。”

“是拉丁文吗？”因凡松太太试探地问道。

“不，太太，文字已经被抹掉了。”

那里没有光。

考古学家讲了将近一刻钟。他巧妙地装出即兴发挥的样子，实则是在背诵着他的某个贝图斯塔系列作品中的第1章，第2章、第3章或第4章。正当他要用收场白作总结时——我们以下将逐字照录他的收尾——奥布杜娜叫着打断了他：“我的上帝！这里有耗子吗！我想我是感觉到……”

她一边尖叫着，一边紧紧地抓住唐萨图恩，后者则在黑暗的鼓舞下勇敢地用双手紧紧握住搭在他肩上的手，并用强烈而有力的搂抱让奥布杜娜镇定下来。尔后，他总结道：

“这里躺着的是美名远扬的楷模们，他们把奇珍异宝、让人艳羡的特权以及慈善基金等都献给了贝图斯塔这座神圣的天主教堂。教堂留下这间祠室为他们的尸骨提供一席长眠脱俗之地。王位的尊荣使这里日益成为世人瞩目的中心，的的确确地享有着霸主的地位，正如有人可能会说的，凌驾于杜伊、杜米奥、布拉加、伊里亚，科音佛拉，比塞奥，拉梅戈，塞莱雷斯和阿瓜斯·卡利达斯这些绝不逊色的神圣教堂之上，不可一世。”

“阿们！”乡下女人控制不住地欢呼道，同时奥布杜娜在黑暗中抓紧贝尔穆德斯的一只手表示祝贺。

第 二 章

祈祷结束了。尊贵的讲经师们在呵欠连天中完成了这一天赞美上帝的任务。他们纷纷拥进圣器室，面带犹如政府公务员通常机械地履行例行公事时的倦怠之色，他们丝毫不相信为挣得每日的面包而付出的这种辛苦与努力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些可敬的神父们由于一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唱颂扬上帝的赞歌，他们的精神已快被磨损殆尽了。许多机构中的共同点也能在贝图斯塔的这个教士会中观察到：一些受俸牧师互不说话，有的甚至彼此连招呼都不打一个。然而作为一个局外人并不容易察觉出这种不协调：严肃而有分寸的氛围掩盖了这些矛盾，再者，从总体而言，这里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极大的愉悦和彼此之间没有隔阂的一致：有握手，有相互亲切地拍肩，有老式的笑话或旧闻，有笑声，也有充满信任的悄悄话。但有些神父沉默寡言，不等大伙儿一起离开教堂就独自匆匆而去，还有一些甚至不辞而别。

当讲经师走进圣器室时，那位来自卡拉塔尤德的阿拉贡人、最尊贵的卡耶塔诺·里帕米兰先生正一手扒在大理石的桌子上，因为其胳膊肘还够不着桌子的高度。他像狗嗅味追踪一样抽抽鼻子，然后高声宣布说：

“哈！我闻出来了

是……的味儿！”

教区法官的出现打住了这位大祭司的话头，他没有往下说，相反插话：“看样子，这里来过女人，是吗，德帕斯先生？”

不等回答，他做了一个滑稽的动作，虽有猥亵倒也不失礼仪，他暗示那个年轻、漂亮的寡妇曾来过。

唐卡耶塔诺是个已年满76岁的小老头儿，活跃、开朗、瘦削，

泛着旧皮革般的颜色，皱纹就像烤焦的羊皮。从总体上看，他那小小的个头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活兀鹫的模样——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何缘故；不过据有的人看来，他更像喜鹊或是驼着身的脱毛鸡。不错，他的形象及姿态是有些像鸟，尤其在他的影子上表现得格外突出。他棱角分明，为人尖刻，总戴着一顶老式的宽边帽，既长又窄，两侧沿还向上卷起，活像《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唐巴西利奥；由于他几乎总把帽子戴在脑袋的后部，这样看上去就跟头上顶了一个望远镜一样。他还是近视眼，为弥补这一缺陷，大祭司便在其长而勾的鼻子上架了一幅金边眼镜。镜片后面两只小而溜圆的黑眼珠子闪闪烁烁，没有一刻不滴溜乱转的。他经常像大学生那样斜披衣服——当然，是他的法袍；他喜欢双手叉腰；每当涉及到有关神学或教规的话题时，他有一个习惯，总会伸出右手将食指与拇指撮成一个圆圈，为了正视对话者的脸，他不得不把头歪到一边，同时用一只眼挑着向上看，就像家禽常常做出的样子。虽然唐卡耶塔诺也是讲经师，并兼有一个具有极大荣耀与尊严的职位——大祭司，而且在祈祷时坐在主教右侧的殊荣非他莫属——但他认为自己值得尊重，甚至崇拜的地方并不在于这些没有意义的头衔，也不在于给他带来尊贵的十字勋章，而在于他作为一名田园诗和讽刺诗诗人不可估量的才华。他心目中的神是加尔西拉索和他的同乡、大名鼎鼎的阿拉贡人马提雅尔；他十分钦佩梅勒恩德兹·巴尔德斯，同时对伊纳休·塞勒尼奥①也倍加推崇。唐卡耶塔诺从40岁开始做受俸牧师，迄今参加天主教堂的祈祷已有36个年头了，他完全能够把自己视为第一位贝图

①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3—1536)：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剧作家、诗人。朱安·梅勒恩德兹·巴尔德斯(1754—1817)和伊纳休。塞勒尼奥(尼科拉斯·费兰德兹·德莫诺丁的笔名，1737—1780)：18世纪西班牙的两位著名诗人，颇受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马提锥尔：西班牙古代诗人。

斯塔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老资格贝图斯塔人。的确，许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外省来的，除了诗歌，他有两大流于俗务的迷恋：女人和打猎；对于后者他已放弃，而对于前者，他仍怀着年仅30岁时的追求和崇拜。没有一个贝图斯塔人，哪怕就是那帮在每年耶稣受难祭日还去某家饭馆吃肉的自由思想主义者都不敢怀疑唐卡耶塔诺长期来的纯洁。他对女人的崇拜与性要求毫不相干。正如他所说的，女人是诗的主题，他引以为自豪的是他能站在一个诗歌盛世的诗人的角度说话。从他青年时起，他就感到不可抵抗的需要驱使他去向女士们献殷情，时常去给她们作伴，为她们写情歌，尽管动机每每都是天真纯洁的，可写出来的效果却总是充了满邪气和猥亵。在教士会的历程中曾有过一段黑暗的顽固时期，卡耶塔诺·里帕米兰的嗜好被不妥协地视为一种犯罪，同时流言蜚语到处流传，还有人扬言说要把他在伟大的文学卫士科鲁赫多侯爵资助下出版的一本诗集付之一炬。那时还有要把唐庞佩约·吉马兰——此人我们不久将提到——逐出教门的动向。

狂热的宗教飓风渐渐平息，当时还没有成为大祭司的里帕米兰乘着他田园诗才的小舟又泛了出来，并受到大家的爱戴（除了那些野兔或鹧鸪）。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遥远的岁月啊！如今谁还记得梅勒恩德兹·巴尔德斯，谁还记得比尔比利斯① 的一个牧师的作品，即唐卡耶塔若·里帕米兰的田园诗？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浩劫了这一切。浪漫主义本身如今也被历史淘汰；而田园诗派亦不复返，警言短诗纵然饥讽嘲笑也没有用。唐卡耶塔诺不像大多数讲经师只知道为过去的岁月大唱赞歌；他理所当然不去颂扬过去，但若提到诗歌，他不能不说革命没有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生活在一个虚伪、粗俗、让人沮丧的社会里，”他会跟

---

① 比尔比利斯：罗马的卡拉塔尤德，唐卡耶塔诺在阿拉贡的故乡。

贝图斯塔那些热爱他的年青绅士们说心里话，“比如，你们没人知道怎么跳舞，那么你们又怎么可能从中得出结论：搂住一位年轻姑娘的腰，拥着她往自个儿身上贴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行为？”

他以为时下人们在沙龙里跳的舞就是他有一次去马德里旅行猎奇时看到的那种搂搂抱抱的波尔卡。

“现在的跳法与我们当时跳的可不一样。”

大祭司肯定地说，已忘记了他只曾与某把椅子跳过舞。无论如何，当还是神学院的一名学生时，他也曾一度是名吹笛的好手，一位优秀的独舞者。即便现在，借助于上帝赋予他的诗一般丰富的想象力，他仍能谱出轻快的乐曲，并在其中一展他优美的身材和流畅的舞姿。在他所谓的“小圈子”里，他常常斜披着他的大氅，把教士帽掖在胳膊下，微微提起教士服，表演巧妙而滑稽的单人舞，其中不乏大量的旋转、曲膝，甚至击脚跳。

青年们为之开怀大笑；于是这位大祭司会洋洋自得，终于用他的双腿赢来了那些平庸岁月里用他的笔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的胜利。

类似的舞蹈一般在聚会上表演，自从里帕米兰的医生禁止他在天黑后写字或读书以来，他便一次不落地参加各种聚会，因为没有充满活力与色情的人倍伴，这夜晚简直没法儿过。玩牌使他厌倦，而讲经师或衣冠楚楚的主教大人们的集会，正如他所说的，让他沮丧。“他不是自由派，也非卡洛斯份子，他是位神父。”他属于青年人，他喜欢与贝图斯塔最有头脑的人呆在一块儿。尽管大祭司总是以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面孔出现，然而当地的业余诗人们，记者们却把他视为一个狡诘而诡诈的批评家。譬如，他会在街上碰见特里封·卡梅内斯——贝图斯塔最勤奋的诗人，在赛诗会没有流血的激战中一往无前的胜利者——这时，里帕米兰将示意他到道边去，然后用自己的钩鼻子凑近诗人的大耳说：

"我已经读了你最近的一篇作品，倒还不坏，只是你肯定忘记了规定，忘记了Versaste Mann①。古典派的，特里封，我的好小伙子，古典主义呀！如今，你还会在哪儿找到能与诸如诗句'我曾看见一只小小鸟，栖在罗勒树桩上'抗衡的简洁文字呢？"② 然后，他便开始从头至尾地背诵起维利格斯的温柔诗歌，眼里充满了泪水，双唇也似乎要淌出水来。

对于大祭司经常性的礼仪不周以及时不时地有失风雅，教士会的大部分成员都予以谅解，认为他不过是老年昏愦罢了。"尽管如此，"那位刚到贝图斯塔新上任的讲经师却直言不讳地说，此人乃司法部长的一个亲戚；"尽管如此，他在谈论任何话题时所持的不恭不敬态度仍是不可放任的。他张着嘴巴胡言乱语，急于下结论，而且使用一些颇失尊严的言辞和暗示。"

有时这位讲经师会暗示大祭司的讽刺诗太过于尖酸并借此责备他，每逢这种情况，后者都有话可说，而且对方无言以答：

"来，来！让我来告诉你我钟爱的同乡诗人马提雅尔在类似情景下所写的妙语吧——Lasciva est nobis pagina, vita proba est③"。

里帕米兰以此暗示——事实亦如此——他的下流限于嘴上，而其他人呢，少不了的讲经师们，则在其它的方面卑俗猥琐。唐卡耶塔诺的贞节不算是最新的动态：在这方面他一直就那样口舌没遮挡，也仅仅是在口舌上而已，因此他才敢如此坦然地引用马提雅尔的说法。

那天下午大祭司谈兴正浓。奥布杜娜的教堂之行唤起了被他

---

① 拉丁语：技巧的娴熟运用。

② 原文中，唐卡耶塔诺在引用诗人埃斯特本·曼纽尔·德维利格斯(1599—1669)的诗歌《卡蒂尼娜》的前两句时还犯了不实之误。这是一位西班牙著名的仿古典主义诗人。

③ 拉丁文，意思是"我写的篇章是紊乱的，可我的生活是纯洁的"。

抑制着的性欲本能，以及他对女人们已经谈漠了的激情，更确切地说，是对姑娘们。唐卡耶塔诺仍能够感受到奥布杜娜的气息，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注意到。

唐费尔米恩讲经师用不置可否的微笑回答他，不过，他没有走开，他有话要对大祭司说。德帕斯可没有那帮教士的习惯——每次祈祷完了总要滞后小聚一会儿，在圣器室中闲聊。倘若天气晴好，小聚的神职人员们还会沿着某条乡村小道或堤岸边结伴溜达；要是有雨或快要下雨了，他们就在圣器室中多耽搁一会儿，延长聊天的时间，直到"雄鸽"的教堂钥匙发出轻微的响声，他们才各自取道回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在此的闲谈者们彼此都是亲密的朋友。完全不是这种情形，凡适用于闲言碎语的一般规律在此均不例外。他们对不在场的人说长道短，好像自己都是完美无瑕的圣人，对一切事都公正以待并以此为快，同时表现出要同生死共患难的样子。可一当其中哪个先走一步，剩下的诸位也许仅在几分钟内还会保持对此人的几分尊重；等这个先走的莽撞鬼差不多肯定已到家了，那些剩下的人中总会有谁突然说道：

"他也一样。"

人人都明白那冲着门口所做的手势，以及此话的含义，即"一齐开火吧！"

于是，那人便成了火力的焦点、议论的中心。

大祭司无论从何角度而言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碎嘴，事实上副主教唐雷斯蒂图托·莫雷洛的绰号就是他给取的，至今，副主教本人都还不知道，就像哪个开玩笑的人偷偷地把一块布条贴在谁的后背上一样。教士会里没有人称呼他莫雷洛或副主教，人人都叫他格洛塞斯特尔。唐雷斯蒂图托的右眉有些斜——不然他将是个漂亮的人物。个头儿与那个部长的亲戚不相上下——对于一贯追求风雅潇洒的他，这不可治愈的缺陷无疑是个极大的障碍。正如人们所说的，他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不足变为一个他独有的优势，

一种个人的特色。于是他不是掩饰他的生理缺陷，而是故意强化它，使身体越发向右弯斜，活像一颗歪柳树。莫雷洛的奇特姿势使他看上去总像是在"猫"着腰，似乎正伺机去捕捉流言蜚语；他要抢先一步收集"新闻"，搜索隐藏的动机，甚至不惜在钥匙孔外偷听。副主教没有读过达尔文，然而他却也在其"F"体型与洞察力，精明奸诈，口是心非，居心叵测，甚至最让他看重的马基雅维里主义① 等等之中找到了某种说不清，或许是神秘的关联。他坚信他部分地从讲经师那里照搬来的微笑唬住了所有的人。诚然，雷斯蒂图托是很欣赏两面主义所带来的好处的：他声东击西，把他的妒忌隐藏在一种凝固般的和蔼可亲以及装出来的毫无心计的后面。其实，他的这种表现从来就是失败。正如大祭司所说的。他的和蔼欺骗不了任何人，不管他是一个多么狡猾的自私自利者，但他还是不如他自己所设想的那种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

一有机会，副主教就会对着其他听众的耳朵嘀咕，一边还挤眉弄眼的。他喜欢使用一些语义双关的表达方式，其中有两个或者更多的隐晦含义。就像中国的魔术匣一样。他虚伪地装出对宗教的外部形式颇不在意，由此让他的虔诚带有一种朴实和自发的意味。任何事物到他那里都变得神秘兮兮的。他对所有的听者都说这是他"破天荒"第一次敞开心胸。

"我深知'言多必失'。我也不会忘记'祸从口出'的箴言。不过，对你我可以放心地坦诚相待，一吐为快，这或许是我一生中的头一回。好吧，让我来告诉你这个秘密。"

于是他开始讲他的"故事"，嗓音神秘而轻柔。每次他到圣器室中来时，嘴里总嘟嘟囔囔着几乎听不清的自语。"多好的天气，先生们！让我们多聊聊吧！"

---

① 马基雅维里：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式意为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政治家。

里帕米兰数年前曾时不时地偷偷去一趟剧院，藏在那时也通称为匣子的包厢的阴影里看戏。有天晚上，他看的是布雷东·德洛斯·埃雷罗斯① 的话剧《爱德华多的儿女》，等剧中那个弯腰驼背的总监格洛塞斯特尔刚一上台，他便大叫着说："真像是副主教来了！"

这话传扬开来，于是唐雷斯蒂图托·莫雷洛便从此成了贝图斯塔所有文化阶层人物中人人皆知的格洛塞斯特尔。现在，他正装出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站在那儿专心地听大祭司讲那些粗俗的笑话，那根舌头无论在场或不在场都让他感到害怕。等唐卡耶塔诺一转身——他讲话时总是不停地旋转着脚跟面向各个方向——格洛塞斯特尔就向教长的脸眨眼，用食指捅捅自己的前额，他意指这位田园诗人神经有些错乱了。诗人仍在继续说：

"不，先生们，这里绝没有半点无聊的闲话！这个寡妇在马德里的生活我一清二楚，因为同她关系颇密的瑙普利亚主教那时正好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有一次，在阿雷纳尔的一家旅店里，我有机会结识了我们的奥布杜娜；而在此之前在贝图斯塔时我们几乎不曾打过招呼，尽管我们还都是贝加拉纳府上的常客。如今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她是个享乐主义者，她可不信第六戒律② 。"

这番话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只有教区法官有节制地微微一笑，头稍稍向前倾，脸上的表情犹如圣者看在上帝博爱的分上容忍着这些视听上的不敬。副主教笑得非常勉强。

奥布杜娜的历史，如同不久前才在这里留下过的笑声、她的服装以及她的香味一样再次亵渎了圣器室。

大祭司像诗人马提雅尔创作的作品一般叙述着这位女人的风

---

① 西班牙19世纪的喜剧作家。

② 有关淫荡的戒律。

流传奇，只是没有用拉丁文。

“先生们：年轻的华金尼托·奥尔加斯曾对我说，女人在堤岸畔招摇过市的衣服……”

“都是最不检点的……”教长说。

“但极其别致，”部长的亲戚评论说。

“而且不计其数，她从没有穿过两件一样的服装，每天换一身新装，”副主教补充说“我不知道她是打哪儿得到它们的，因为她并不富有；除了她贵族的挂名儿，事实上既不是贵族，也没有什么财产，除了一点可怜的收入和不多的寡妇抚恤金……”

“这正是我要说的，”唐卡耶塔诺得意地打断前者，“就是奥尔加斯，那个在圣卡洛斯医院完成了其医学学业的孩子。他告诉我说，最近几年来，奥布杜娜一直在马德里为其表妹塔尔西拉·凡迪纽帮忙，这人可是有名的情妇……”

“是吗，是吗，他说什么？”

“说她干着我们所谓的‘拉皮条’的生意。其实，也不是完全如此；不过，也差不多了，她帮着她表妹干。自然，她表妹很感激，于是把她好些不要的衣服都送给了她。这些衣服即使在她表妹送她的时候都仍然很新，所以她如今不仅有许多衣服，而且都很漂亮……”

教士会的成员们装着像是仅出于礼貌才在这里听着大祭司滔滔不绝的说话，其实个个都听得入迷。里帕米兰自己有滋有味地讲这些色情轶事则只是为了好玩有趣。周围的人渐渐感到大家这么凑在一块儿听此类闲聊有些窘迫。大祭司把锐利的小黑眼睛直直地盯着奥布杜娜的忏悔神父，意欲在他这里找到证实。

教区法官在那里呆着只是为了同唐卡耶塔诺私谈一会儿，出于对老人的尊重，他耐心地容忍着前者的不恭之语，他谅解他是无可指责的，他的心是金子般的，这些无稽之谈不过是一种质朴的没有遮掩的表现而已。讲经师和眼前正夸夸其谈的里帕米兰是

好朋友，后者是他唐费尔米恩在教士会的纷争中最坚定和最热情的支持者。有的人追随他是出于一己私利，更多的是出于恐惧；而唐卡耶塔诺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帮助并爱护唐费尔米恩仅仅因为是在他看来，后者是天主教中唯一出类拔萃的人。主教是个圣洁而古老的灵魂，格洛塞斯特尔则是一条狡猾的狗，毒辣胜过才能；只是讲经师是一个学者，一个雄辩家，一个政治家，一个文学家，而且，里帕米兰相信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善于交际与世故的人。凡有什么牵连教区法官的风言风语，比如涉嫌贪污受贿，或他的专制，他图谋私利的买卖等，这位老人都变得义愤填膺，同时振振有词地否认哪怕是最有可能的圣职买卖行为。但若话题是关于他的爱情故事——不止一打的流言蜚语，都是些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事，大祭司则会一面否认一面微笑，仿佛是说那一些多多少少都很可能发生过，不过不伤大雅。

“事实上，唐费尔米恩是个非常吸引人的年轻人，如果有女信徒们爱上这位英俊、潇洒、优雅、在布道坛上谈吐犹如克里索斯托摩① 在世一般的讲经师，他不该为此受到责备，况且也不是什么有悖伟大自然规律的事。”

里帕米兰对讲经师所怀的态度及看法，唐费尔米恩清清楚楚，并且把这位老人视为自己最忠实的支持者。这也是为什么他仍留在圣器室中的原因。他不能不问这位大祭司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若向他人提出可就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格洛塞斯特尔嗅到了一些味道。

“讲经师为什么没有走呢？他为什么要让自己来受这份罪？”不，他自己也不打算走。格洛塞斯特尔是教区法官最和善的敌人。副主教最下功夫的马基雅维里式的努力就在于表面上与这个“暴君”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还被视为其追随者之一；而与此同

① 4世纪时君士坦丁堡总主教。

时背后拆台，准备让讲经师落个比唐罗德里戈·卡尔德隆① 还不如的下场。格洛塞斯特尔的计划包罗万象，其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手段，转弯抹角，错综复杂，陷阱、攻击、甚至诱使受俸牧师唐库斯托迪奥是他的代理人。那天下午正是他给格洛塞斯特尔捎的消息说，庭长夫人在讲经师的忏悔室里，等待着他，向他忏悔。一件惊人的事。庭长夫人，一位非凡的女性，嫁给了唐维克托·金塔纳尔。他曾在数省的法庭任过领薪庭长，最后一站是贝图斯塔，在这里他借口避免有关他法律资格是否合格的流言蜚语而退了休，事实上，是因为他感觉劳累，想摆脱公务的缠绕，生活得自在惬意一些。他的妻子仍被人称为庭长夫人。金塔纳尔的继任者是个单身汉，因此也不存在任何冲突。一年之后又来了一个领薪的首席庭长，这人有夫人，于是有了麻烦。在贝图斯塔，只要说庭长夫人，那么非金塔纳尔的妻子莫属，一位出于贝图斯塔奥索雷斯名门的杰出女人。至于新来者，她只能忍下，或者说逐渐适应“第二庭长夫人”的称誉。况且，冲突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如今“主席”一词已开始广为使用，其夫人也很快有了各自的称谓。无论如何，庭长夫人即安娜·奥索雷斯，她一直是唐卡耶塔诺的忏悔女徒；一段时间以来，大祭司仅仅为少许几个有着显赫社会地位的精选朋友做忏悔，几乎全是女的，尔今连这一颇轻的负担都让他心厌，大概对于他这种年岁的人来说担子还是重了。他下定决心要从忏悔室中隐退出来，请求他的忏悔女徒们让他能从这付担子脱身，同时他也为每位忏悔者指定了一名庄重而不乏味的神父做为其继任忏悔师，每位女徒都有其合适的人选。对于这类遗产，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活的遗产是教士会成员们及其在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范围内下属们垂诞的猎物。在宗教复兴之前，贝图斯塔同整个西班牙的情形一样，自由思想派常常在酒馆、咖

① 费利佩三世时的一名庞臣，后被斩首。

啡店和集会上干出一些越轨的过份行为，大祭司一直是恩西马达区精英的忏悔师，因为他对一些事物不那么刻板。但是现在，时过境迁，在涉及道德的问题上，人们都采取更为稳健之道；讲经师亦然，他总是步步小心谨慎，也为此受到欢迎。尽管如此，一些女信徒们——或出于习惯，或为了不使唐卡耶塔诺难堪，有的则是因为她们依旧喜欢那种随和的气围——仍继续参加这位疲惫老人的忏悔，最后大祭司实在受不了了，就干脆有礼貌地把她们轰走。

唐库斯托迪奥，这位有着热切欲望的年轻人，过份相信听觉上的忏悔将带来奇迹般的幸运，同时他莫明其妙地把讲经师的成绩归功于此。于是，他带着比任何人更为强烈的贪婪和有失圣洁的热情密切地关注着大祭司后继者的职位。他已经打听到唐娜奥尔维多——拉卡罗尼亚地区归国移民中最富有家族之一的帕埃斯骄傲的独生女儿，已经落入了他人之手——不久前，从里帕米兰的忏悔室中转到了唐费尔米恩的名下。有一个已足矣。然而，并非仅仅如此！眼下（唐库斯托奥迪是在门边偷听才得到下面这则消息的）那个老糊涂蛋田园诗人又要把他忏悔珍品中最让人垂涎的宝贝让给讲经师。那宝贝，换句话说，即唐维克托·金塔纳尔那圣洁、可爱，同时让人肃然起敬的妻子。唐库斯托迪奥馋得垂涎已久的口水都快淌出来！在祭坛后部与教区法官打过照面后，他便去了忏悔室，在那家伙的忏悔室里他瞥见了在等待着的两位女士，她们准是新来的，因为她们连唐费尔米恩那天下午不听忏悔都毫无所知。他调转步伐，又更加仔细地偷着再窥视了一下，尽管里面光线暗淡，但他依旧辨出其中一位女士是庭长夫人本人。

他走到唱经处，把这一情况告诉给了格洛塞斯特尔，这人也是一个切望接受此特别“遗产”的人物，他相信为唐娜安娜·奥索雷斯忏悔的荣誉非他莫属，因为他就位副主教之职。主教已经不灵了。教长老年昏愦、稀里糊涂，只剩下咀嚼和哆嗦的能力；记

得有一次在悔罪游行时，6个醉鬼使他受了惊吓，自这以后，只有他的胃恢复了过来，他的消化系统运行良好，但脑子却不行了；他的思维只限于应付继续生存和参加祈祷；他指望不上了。大祭司要放弃庭长夫人：好吧，谁将第二任获此殊荣呢？理所当然是他雷斯蒂图托·莫雷洛了。他，作为副主教，接任卡耶塔诺为庭长夫人作忏悔顺理成章。然而，现在的事实是……真是天大的不公，莫大的不平——而他甚至不可能到主教那里去喊一声冤，因为后者不过是唐费尔米恩的奴仆罢了。唐库斯托迪奥与格洛塞斯特尔的看法一致，虽然他这个受俸牧师还不至于不自量力到去为自己要求这样的美味佳肴，但他希望至少不让他的敌人享用到。他奉承格洛塞斯特尔，怂恿他去为己自正当权力而斗争。格洛塞斯特尔被棒得满心喜欢，脸色红润得如同甜菜根一般，他给忠实的信徒咬耳朵道："你看会不会是夫人自己的选择呢？"说完，他略微向后挪挪身，为的是看看自己这句敏锐的评论效果如何。他用眼睛狡黠地看着受俸牧师，两边鼓出的紫红腮帮子透出一脸的笑意，仿佛就要从嘴角边上绽出来。

"可能的，"唐库斯托迪奥一字一顿地答道，表明自己已经领会了问话后的暗示。

大祭司滔滔不绝地讲着奥布杜娜·凡迪纽的风流韵事——爽读着呈纵"十"字型的圣器室。面带微笑的格洛塞特尔则在思忖着讲经师在此聆听唐卡耶塔诺瞎扯的动因，他为什么不赶紧去他的忏悔室呢？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可是贝图斯塔最让人心动的高尚人儿。

这位贝图斯塔教士会中的马基雅维里暗自发誓在不弄清事由之前绝不离开。

这时讲经师也在下决心，他拿定主意这一天绝不去那间人们谓之他的忏悔室。他若那天下午为谁忏悔的话，将是违反常规之举，这本身就足以招来各种闲话了。那两位女士还会在那里吗？

在走下塔楼穿经侧廊时，他看见并认出了她们：庭长夫人和比西塔辛。这肯定没错。她俩来之前怎么也没有通知一声？唐卡耶塔诺一定知道。显赫的贵妇人，诸如庭长夫人，如若希望成为讲经师的忏悔弟子，她们一般都会预先适时地通知他，并约好时间。不过，那些他不认识的普通妇人们也没有如此的胆量；当然，也有极少数他听取忏悔的不同阶级的妇人不问时间一窝蜂似地来到他的忏悔室中——唐库斯托迪对其间的秘闻妒慕不已。毫无名气可言的女信徒们也只好听任安排了，但是，像这类卑微的信徒们却总是很清楚讲经师的休息日。今天便是其中一个休息日，忏悔室里在这两位女士来到前一直都空荡荡的。比西塔辛每两三个月来忏悔一次，她弄不清楚讲经师哪些日子给人忏悔，哪些日子休息——她对他何时在位毫无概念。这却是庭长夫人首次来到。“她为何不通知他呢？这是一件足够郑重对待的事，而且值得大张旗鼓地办得轰轰烈烈，至少作为开端应该比较隆重些。是傲慢吗？难道夫人以为他会惊天动地去打听出她们何时驾到，或者，是谦恭？夫人有着贝图斯塔女人世界中不常见的细微情感和作为一名基督徒的高尚品格，她希望同普通人一样进行忏悔，所以特地隐匿身份，不声不响而来。”想到这里，副主教不由一阵喜欢。多么富有诗意和宗教的虔诚感。“他厌烦诸如奥布杜娜以及比西塔辛这类人。这些女人的愚蠢使她们显得傲慢无礼，甚至粗俗，是的，粗俗，在她们对待圣事和礼拜的态度上。她们不拘小节的行为给人造成亵渎神灵的感觉，同时由于带着一种颇不恭敬的亲热劲儿，这无疑又给愚人和居心叵测之人提供的诽谤的口实。”

“他决不是唐库斯托迪奥，一个对世界毫无所知的人，整天在黄梁梦中想入非非，只徒具教士的面孔，却指望着或许能从悔室中谋求从轻率的言行中得到满足，而对于讲经师来说，如此而为的唯一结果就是让他们心灵充满了厌恶之情。他等待着的是更

新颖、更精美、也更特别的事。”他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大祭司说服庭长夫人到他唐费尔米恩的忏悔室中做忏悔，是因为他自己要从忏悔室中退隐下来。不过，唐卡耶塔诺对他只字未提，优秀的神职人员对于忏悔之类的事都应守口如瓶，唐卡耶塔诺当处理这类严肃问题时是相当正经的，他从忏悔的角度出发向讲经师谈及过庭长夫人。德帕斯希望这天下午能够知道点什么。然而，格洛塞斯特尔就是不走开。谈话的内容早已不是有关奥布杜娜，或是她的榜样，她在马德里的那表妹，眼下大家正在说的全是关于天气的事。至此，其他的数位讲经师已三三两两地动身回家了，只有格洛塞斯特尔依旧一动不动，圣器室里剩下了这3人，“雄鸽”在一旁“呼呼”地开关着抽屉发出噪音，一面自个儿嘟嚷着什么——毫无疑问，肯定是骂人的话。

唐卡耶塔诺打住了缺提般的闲扯，意识到讲经师有话要对他说，而格洛塞斯特尔却在此碍事。他记起来自己也有话对德帕斯说，而眼下情景却非谈话之际，于是他打断道：

“噢，我这糟糕的记性！唐费尔米恩，等副主教走了，我有话要对你说——当然不只几句话，我们得长谈一下，是关于忏悔的事。”

格洛塞斯特尔咬着牙，躬身告辞，扭曲的身体活像一架拱桥。当离开圣器室时，他对着其红白相同的领巾咕嘀说：“我总有一天要这个糟老头子为此付出代价！”

大祭司总是习惯性地用一些不给人面子的评语，显而易见的暗示以及类似的别的什么方式方法来嘲讽副主教的所有交际手段和他的马雅维里主义。

“要是人人都像我一样，格洛塞斯特尔这些狡诈和虚伪还有什么用，正如没了鸡，狐狸还能怎么样？”

格洛塞斯特尔平时一贯从教堂北端的侧门出来，那里离他家最近，可今天他决定从钟塔大门出去，因为这条路要途径讲经师

的忏悔室。他往里瞅，已空无一人。他站住脚，急切地再冲里望望，然后一步踏了进去。里面肯定是没人的。“如此说来，夫人们没有忏悔就走了；如此说来，讲经师竟让自己贪一时轻松，怠慢了像庭长夫人那样的人物！”副主教预见到把这个漏洞作为突破口大有文章可做。他思忖着，顺手在巨大的黑色大理石圣水钵中点了点圣水，一边在胸前划着十字，一边面向挂有耶稣受难十字架的圣坛躬身，嘴里说道：“这将是你的致命点。我要亲眼看到你为此疏忽付出惨重的代价。”

尔后，他离开了天主教堂，一面走还一面用指头算计着，很快便有了各种陷阱、阴谋、刺探，甚至连秘密门道和地下楼梯也都想到了。

德帕斯对大祭司说，有人告诉他，庭长夫人到教堂里来了，可他没有赶着去迎接她并为她忏悔，因为他不清楚她此行的目的是否如此。话音未落，大祭司已大叫起来了：

“但是，这位天使般的夫人将会怎么想呢？”唐卡耶塔诺被此消息几乎吓白了脸。他叫来“雄鸽”。

“嗨，罗德里盖斯，快去讲经师的忏悔室，看看有位夫人是否还在那儿……”

已经太迟了。侍僧塞莱多尼奥走进圣器室，打断了谈话。

“先生，她们早走了。唐娜比西塔① 和庭长夫人她们已经走了，我还同她们谈过话，我告诉她们今天讲经师不在位。不管怎样，唐娜比西塔想早点离开，于是她抓过唐娜安娜的胳膊，带她离开了。”

“她们说了些么？”唐卡耶塔诺问道。

“唐娜安娜什么都没说。唐娜比西塔是被唐娜安娜拽出来的，因为唐娜安娜坚持不预先送信径直到这里来。我想她们散步去

---

① 比西塔辛的呢称。

了，唐娜比西塔说什么堤岸似的……”

“到堤岸去！”里帕米兰大叫，一手抓过讲经师的胳膊，一手抓着自己的教士帽，“到堤岸去！”

“可唐卡耶塔诺……！”

“事关荣誉问题。对此怠慢在某种意义上我该受到谴责。”

“倒也不是什么怠慢，”教区法官一面让自己被牵着走一面重复地说着。他的脸上洋溢着神圣的快乐之光，显得更漂亮了。

“不，先生，就是怠慢。不管怎么说，我要去向我亲爱的朋友作个解释。走，到堤岸去！我们可以边走边说。我希望你好好了解这位夫人——用现代学究的话来说，即心理上的认识。她是位好女人，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是天使般的人儿，不应该受到怠慢呀，我能够把一切都解释清楚。我不知道……”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走上了通向教堂大门的南侧走廊，说话的声音也轻了许多。这一侧中最末一间厅堂是圣克莱门蒂礼拜堂，空间很大，建于17世纪，比其它几个礼拜堂要晚数百年以上。厅的中央有四个相背而立的祭坛，四墙上满是呈树叶状的阿拉伯式的以及其它一些带有当时颓废派特色的装饰物。

讲经师和大祭司都听见里面有声音，前者毫不在意，可后者却停住脚步，用鼻子用力嗅嗅，伸长了脖子，倾听。

“上帝，是他们！”他惊诧地说。

“谁？”

“他们，唐萨图恩和小寡妇。我开始还以为是蟋蟀在乱叫呢！”

刚才还急着要离开教堂的大祭司现在又坚持要到圣克莱门蒂礼拜堂中去。讲经师为了不暴露出自己想要尽快去堤岸的心情也只好跟着他。

的的确确是他们。

大厅中央站着大汗淋漓的唐萨图尔尼诺，他的法袍上布满了

蜘蛛丝，还蹭了些脏白灰在上面。他正在对着他的听众们大讲特讲，一只手伸展着指向拱顶，满脸通红，两耳发紫。看上去他好像很愤慨似的，并把这种愤慨向因凡松夫妇发泄，也不管其愿意与否。

“女士们，先生们，”他宣告般地说，“你们自己都能看出，这间礼拜堂是个瑕疵，一个丑陋的瑕疵，或者说是一个缺憾，尤其是在这座哥特式的建筑珍品中，你们已经看过‘诸王祠’那是风格严谨的罗马式建筑，简朴中透出崇高之气；你们也参观过了纯尖顶式的回廊，游览了庄重而不流于呆板的哥特式走廊；各位还去了被称为‘圣骨祠’的地下墓室，在那里体会到原始基督教堂的风貌；在唱经处你们品味了雕塑作品的精美绝伦。也许不是出自贝鲁格特① 之手，却也是帕尔玛·阿特拉的作品，他虽名声不大，但也不失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主祭坛的后部，你们欣赏了格里加特② 雕刻的神韵，并为之感到心旷神怡，是的，我可以说是心旷神怡。现在再回味一下这整幢天主教堂，你们已经有能力作出评断，它是一件纯艺术杰作，古朴、庄重且不失精雕细刻。在此，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承认这间礼拜堂是个失败：让人难以容忍的低下口味，浮华喧闹之感以及累赘繁琐的装饰与不协调的臃肿、古怪之气融在一起。所以，这间圣克莱门蒂礼拜堂是艺术的一个耻辱，贝图斯塔天主教堂的一个污辱。”

说完这一篇长篇大论，考古学家沉默半晌，一边用奥布杜娜的香手绢擦拭着他前额和脖子后面的汗水，他自己的手绢早被唾沫气溅的大泡浸湿了。

---

① 阿罗恩索·贝鲁格特（1480—1561）：西班牙15世纪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

② 格里加特以及前面提到的帕尔玛·阿特拉都不是真有其人。他们的名字似乎让人想起巴萨麦德和吉拉尔特，这两位虽然是数不上名的雕刻家，但奥维多天主教堂中有其作品。

因凡松夫妇也在流汗。因凡松先生的脑袋里一片乌烟瘴气，他上的这堂徒步旅行课已经让他听了足足一个半小时了，(一直马不停蹄地或走或站立!)什么考古建筑啦，还有实用主义历史等等。如今，可怜的老人已经分不清楚科尔多瓦的哈里发① 和清真寺的大柱子，他完全糊涂了，究竟是哈里发已经超过了800多个，还是石柱子，陶立克柱式。爱奥尼克柱式和科林斯柱式业已同卡斯蒂利亚的国王阿方索们混在一起，他不知道贝图斯塔的创建是归功于行乞的赤脚僧呢还是半圆的拱顶。回味一下，正如学者所说，他感到难忍的恶心，他几乎已听不见眼前这位绅士还在说什么，因为他更关心就要往外翻的胃，而他必须克制住以免丢丑。

“我们那怕在船上，也不会弄到如此地步，”他暗想，“但却是在天主教堂里！”

因凡松先生真的感到他正处在大海的颠簸之上，他每次听到说“这条侧廊”如何，“那条侧廊”怎样时，就不由自主地想象着自己正统帅着一支船队，同时竟然觉得考古学家身上散发出一股防水布的气味。尽管如此，不幸的乡下人还是继续对所听到的一切点头称是。

“太对了，这简直是对整幢建筑的亵渎。是的，那些华盖以及壁龛给人太厚重的感觉！噢，不错，太厚重了！”他担心这些东西会不会一古脑地砸在他头上，“他们正在摇晃呢，没错！哦，上帝呀！”他接着又想，“如果说这些复杂花案的饰物太臃肿，太厚重了，那么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唐萨图尔尼诺这个人更花里胡哨呢？”

因凡松先生的头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历史学家正在拿他们开心呢，因为他们来自一个渔村。不过不会的，那不是一张骗人的面孔。他正讲述着事实，有关维雷蒙多国王② 的典故以

---

① 中世纪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君主的称号。

② 也即“贝尔穆多”国王的拉丁拼法。参观第一章有关考古学家名字的文字。

及波斯菠萝移迁到阿拉伯的史实：但这与他一个选民代表又有何关系呢？

因凡松的尊敬老婆也乏了，烦了，脚酸了，可还不至于失去头脑，一个多小时以来她没有听一个字，管他那个伪君子、骗子，放荡鬼说些什么呢。哦，要不是因为她丈夫把她的一言一行都视为不合适而且不得体！要不是因为他们正在神圣的教堂之中！她又惊又怒，瞧她和她地道傻瓜丈夫所扮演的角色！她向他示意过，可毫无作用，他以为她是在说有关建筑方面的事，干脆就装着没有看见一样。那个年轻的唐娜奥布杜娜呢？她似乎是玩这种把戏的真正好手。他们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而她和她丈夫却累得要死，刚穿过这边的阁楼，又去那边的地下室。只要光线一暗，他们便手牵着手，有一次被因凡松夫人看见了；她认为肯定每次如此。他还用脚去踩她的秀足，他们一直紧密地走在一起，哪里狭窄他们便从哪里一齐过，居然也真能钻过去。多么淫乱！问题在于，她丈夫何时与这个女人交上朋友的？尊敬的乡下女人几乎开始感到妒忌了。她一言不发。但如果说奥布杜娜和贝尔穆德斯对文艺复兴的兴趣不如先前浓厚的话，肯定是因为他们察觉到刚才还笑容满面、彬彬有礼的村妇一下子变得怒目相视，面色阳沉。唐萨图恩接着他的讲演往下说，他要说明他对于圣克莱门蒂礼拜堂的不实之词都是有根有据的。

“诸位，难道不是吗’”他继续说，“任何口味的人只要有眼睛都能看出最尊敬的主教有他应有的全部敬重，也有他该受到咒骂的地方，这位该骂的高贵主教唐加西亚·马德雷洪竟然容许这里的装饰物如此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什么叶子啦，巴罗克式的浮华，一堆欺人的假玩意儿！斜撑，浮雕，壁龛，（他一一历数着）柱子，破墙残垣，花环，华盖，叶状图案，阿拉伯式的花样……，弄得门上门下，窗里窗外，甚至连天窗和墙角撑拱处都是。在此，我要以艺术的名义，‘庄重’这一神圣概念的名义，以及决不

容小觑的'和谐'的名义，对这一历史的污点进行谴责！”

“够了，听我说”因凡松太太贸然反驳，看也不看她丈夫一眼，“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我认为这礼拜堂极其可爱，我还认为你们亵渎这间厅堂的行为极其让人恶心，并让上帝和同他一样的神圣圣灵们蒙羞！”

噢，她已经受够了！她要与这个放荡学者一决雌雄，于是带着显而易见的羞怯选择了纯粹的艺术作为中间战场。况且，她真的很喜欢这间礼拜堂——她再也不想转弯抹角了。

因凡松先生以为他老婆神经不正常了。

“她一定也是感到不舒服了’”他想说却没能出口。奥布杜娜发出一串串朗声大笑。这被外面的唐卡耶塔诺听到了。此时，唐萨图恩感到一阵羞窘，他拿不准这一突如其来的异议背后的真正动机，于是只好像讲经师那样欠欠身，同时撇撇嘴，锁起双眉——这是他站在镜子前发明出来的独有表情。一系列的举动表明他贝尔穆德斯是不会与女人斗嘴的。他只是回答说：

“夫人，我没有亵渎任何事物。艺术嘛……”

“不，你亵渎了！”

“哦，亲爱的，别这样，卡罗林纳！”

“哦，没关系，我尊敬的先生，我尊重所有的意见。”

接着，为了避免在他涉嫌亵渎神灵的问题上让这个村妇占了上风，唐萨图尔尼诺又急忙补充说：

“你会理解的，我亲爱的朋友，我只不过是推崇古典美的准则，而极力反对巴罗克式的风格，这是复杂花叶型的装饰……”。

“邱雷克雷式的，”① 选民代表大声说，希望能借此弥补一下他老婆愚昧的异议。

---

① 西班牙巴罗克式建筑发展晚期的一种流派，注重装饰，得名于雕刻家和艺术家詹斯·邱雷克雷（1650—1725）。

“邱雷克雷式的！”他又说一遍，“我觉得这种风格让人倒胃！”

——显然，他是的。

“邱雷克雷式的”！他竟然还重复了一遍。

“洛可可式的①！”奥布杜娜作结论道。

正在这时，大祭司已在躬身致意中来到她面前，那样子好像是要去亲吻她青铜色靴子。

于是，大家一齐走出了天主教堂。

唐萨图恩匆匆告辞，他双颊热得都快烧起来了。他没有穿大衣，觉得寒意阵阵。本来温暖的风吹到他这里不知怎么都带上了北风的寒气。

“我恐怕要得肺炎了！”他说着逃一般地走开，一边用手扣上他礼服的纽扣。

他需要独处，一个人回味当天下午的情感。

“他爱上了，也以为自己被爱。”

---

① 18世纪法国的一种浮华风格艺术流派。

第 三 章

那天下午，庭长夫人在和讲经师一起散步时，他们谈了话，这次面晤是大祭司利用他与庭长夫人的熟悉关系安排的。

美丽的夫人与教区法官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即使有过对话，那也绝对超不出社交礼仪所要求的寒喧范围。

唐娜安娜·奥索雷斯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她每月按时缴纳成人星期日学校的学费，但却既不去上课也不去听讲座；她不在讲经师的权限范围之内；而对于那些不能或不愿意有助于讲经师宣传工作的人们，讲经师几乎也不去登门造访。当唐维克托·金塔纳尔先生还是贝图斯塔的首席庭长时，出于地区习俗所讲究的礼节，讲经师每逢节日总要去府第拜访；金塔纳尔先生——本市仅次于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的好礼仪绅士——对这些拜访总是会小心谨慎地给予回访，此乃他一贯遵循的准则。自唐维克托退休后，讲经师的礼节性拜访渐少——原因不得而知——直到终于停止了彼此来往。有时唐维克托和唐费尔米恩会在户外，譬如堤岸，不期而遇，他们总是以最亲热的态度彼此问候。二人相互敬仰。是非者针对德帕斯的流言蜚语到唐维克托这里就好比碰上了绝缘体。事实上，他不仅拒绝成为扩散这些谣言的导体，而且甚至把消除其恶劣影响的工作视为己任。无论如何，唐娜安娜从未与讲经师单独交谈过，自从后者的拜访停止后，她极少在附近地带看见过他，至少，就她所能记起来的是这样。对此情景了如指掌的唐卡耶塔诺用他永远也改不掉的半真半假的口吻颇策略地为他俩作了介绍，但庭长夫人与讲经师还是没有多谈什么，大部分时间都是听里帕米兰在那儿高谈阔论，剩下的时间则叫陪伴安娜的比西塔辛给包了。唐娜安娜不久回到家中。那天晚上她

早早地休息了。

有关这下午简要的谈话，她只记得一件事，即在第二天的祈祷后，讲经师将在他的忏悔室中等待她。他建议——或者说暗示更恰当——当更换忏悔师时，应该做一次全面忏悔。

他说话的声音和蔼而甜润，可话却不多，态度中带有某种冷漠，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她看不见他的眸子，只看见赘着肥厚白眼皮的眼睑。既便如此，她依然觉察到他眼底射出一种异样的光芒。

在床边，庭长夫人双膝跪下开始祈祷。

之后，她坐在她梳妆室里离梳妆台不远的一把摇椅中，为了不至于受到床的诱惑而躺下，她得离床远点。在一刻钟里，她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本有关忏悔问答的圣书看，她没有翻页，没有往下读，她的目光凝固在一行话上：你若吃了肉。

她机械地重复着这5个字，全然不知道是什么思想；她在脑子里一字一顿地重复着，就像在学什么新的语言。

思维不知从哪个黑咕隆咚的井里突然又回来了，她开始注意到正在读的问答录，她把书往梳妆台上一搁，双手包膝而坐。她那浓密的棕色发绺打着卷儿从肩头一直垂到座上，同时在她的胸前散开着；有几缕发绺被攥在她交叉的手指间。她打着颤，吃惊地发现她把牙咬得那么紧以至于都感到痛了。她用手摸摸前额，试试脉搏，还举起双手在眼前晃晃，看是否失明了。她松了一口气；没有什么异常。还是不想的为好。

“全面忏悔！”是的，神父是这么暗示的。对于如此紧要的大事，那本她刚搁在一旁的书简直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上床吧。前一天她刚刚结束了对近来罪孽的反省。她可以在床上好好地为全面忏悔考虑一下。于是，她进了卧室，那是一间宽敞而且粉刷得很白的房间，平顶镶板装饰的屋顶很高，两柱头间一幕石榴红的精美缎子帷幔把梳妆间同卧室隔开。安娜睡的是一张普通的镀金双

人床，挂着白色的幔帐。床脚的地毯上有一张虎皮，除了悬在床头上方的一个象牙雕的耶稣受难像，屋里再没有别的圣像了。那耶稣像由于斜挂在床头，看上去就跟老是透过白色幔帐的薄纱往下张望似的。

那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寡妇奥布杜娜曾几次不请而入闯进这间卧室。

“阿尼塔①——多奇怪的一个女人！”

“无可否认，她很干净，干净得同白鼬；你必须承认这是个好品质——而对贝图斯塔的许多女人来说却是一个丢丑的事。”

奥布杜娜还补充说：

“除了她的干净整洁，没有半点高雅的女人味儿。一张虎皮，难道是什么尊贵的标志吗？哦，我不知道。一个既高贵又怪异的女人，太没有女人气！如果你仔细想想也会如此认为的。她的床，太粗劣了！只配给帕洛玛雷斯的村长老婆睡。那张双人床！那也叫床！太粗糙了！在这个上面休息？简直是无稽之谈。没有半点性爱，撇开整齐不说，完全和学生的房间一般。没有一件艺术品，可怜得甚至没有一件古玩。没有高雅感，也没有舒适可言。只能说男人的风格，女人的卧室。从一个女人的睡床你便能了解她。再说宗教信仰？一个普普通通的受难十字架摆在一个极不相称的位置，难道这也能说明虔诚吗？

“真可惜，”奥布杜娜总结地说，其实不曾怀有任何惺惺之情，真是明珠暗投了！

“啊，她得承认这些床上用品配得上公主！那床单！那枕头！她曾用手抚摸过，多么柔软啊！她完美的小身体躺在其中是不会有任何不适之感的。”

奥布杜娜打心眼儿里妒忌安娜的体型和容貌，以及她的那张

---

① 安娜的昵称。

虎皮。在贝图斯塔没有老虎；寡妇无法向她的情人们要求以此物作为爱的见证。她自个儿床下只有一张不值钱的地毯，上面画着一只老虎！

安娜小心翼翼地拉上深红的帷幔，仿佛有人会从梳妆室偷看似的。然后，她心不在焉地脱下那件镶有乳白花边的蓝色梳妆衣，静静地站在那里，肌肤如雪，好似唐萨图恩在入睡前时常想象的一般，只是比他所能想象的还要美。脱下睡觉时不需要的衣服后，她踩在虎皮上，带着棕色斑点的虎皮掩过她小巧而圆乎乎的赤脚。裸露的胳膊一只放松地搭在微微侧偏的头上，另一只则顺着坚实臀部的优美曲线自然地随身体下垂。她就像某个不知羞耻的模特儿，只知道用优美的形体姿势表达到艺术家的要求。无论大祭司或是哪个忏悔的神父都不曾禁止过，享受一下舒展麻木四肢的乐趣，或是在入寝前独自享受一番让清凉空气抚摸她身体的快感。她从不认为这种放松也在忏悔之内。

安娜向后拉起被子，然后展开胳膊直挺挺地掩面倒在丝绸般柔和的床被之中。她把脸贴在床上，两眼睁得大大的。她在触觉的快感中得到极大的乐趣，这种乐趣从腰部一直传到她的太阳穴。

“全面忏悔！”她想着，“也就是一生的经历。”泪水不由自主地从她谌蓝的眼中滚落下来，弄湿了床单。

她记起她从来没有见过她妈妈。也许她最大的罪恶就是从这一不幸中萌生的。

“上无母，下无子。”

从儿时起她就养成了用面颊去抚摸床单的习惯。那时，一个粗鲁、瘦削、冷酷的古板女人每天晚上总是在她感到困倦之前让她上床睡觉。女人关掉灯走出房间，安娜则倚着枕头哭泣，然后“腾”地从床上跳出来；但是她不敢在黑暗中走动，于是只好跪在床边，掩面俯床继续流泪。正如她现在的模样，用双颊抚着床

单，一直到泪水像从前一样浸湿它。她的一生中没有任何温暖和母爱可言，只有柔顺的羽毛垫褥给她带来一些温和；除此以外，那可怜的小女孩再不知道别的什么温柔了。根据她模糊的记忆，那时她一定只有4岁。23年多过去了，可那时的悲哀仍使她动情。后来，在她生活的大部分日子里，她遭受的麻烦和折磨更多，如今她已不屑回忆往事了。许多愚人曾算计过她……想起这一切便让她难受，她小女孩时的苦恼，为不想睡觉时被赶上床感到不平，没有一个故事，没有抚爱，没有灯光！至今想起来都不由得让她感到愤慨和缕缕自怨自艾的柔情。当一个人还没有休息好时就被迫从床上起来；他定会对床的温暖与柔和产生一种奇特的留恋的情愫；安娜的一生都对母亲的怀抱有着同样的感觉。她幼小的头颅从来没有被拥在柔软而温暖的胸脯之中，于是这个小女孩到处寻觅着类似的感受。她依稀记得有一只长毛的黑色贵族狗，大概是纽芬兰种——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狗总爱在太阳下摊开四肢，把鼻子掩没在前爪之中。每逢这时，她会在它一侧趴下，半边脸紧靠着狗背，那柔滑而温暖的长毛似乎能把她的脸给淹没了。在户外的草地上，她会把自己投入在新割下的草堆之中。她哭着入睡也没有人安慰她，她只好在自己这里寻求慰藉，给自己讲那些亲切而充满了关怀的故事。故事中她有一个妈妈，满足她各种各样的愿望，把她搂在胸前，用吟唱送她入梦乡：

星期天，星期天，我可爱的小女儿快入睡，

小小鸟儿已进笼，

又是铁链又是……

还有一首是：

柠檬树，荫凉地

麻雀鸟儿在歇气……

这些歌都是她听一些穷困人家的妇人在广场上哄她们小孩睡觉时唱的。

于是她也很快入睡了，把枕头当做梦中母亲的胸脯，她几乎真的能在耳畔听见这些歌声。渐渐地，她习惯了在想象中生活，不能实在地享受纯真和温柔的乐趣。

庭长夫人想着昔日小女孩时的她时不由得欣赏起这个小女孩来，觉得她的一生可以被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属于她现在认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小天使。那个在黑暗中从床上跳出来的女孩要比如今的这个“安尼塔”更有活力；小女孩有着一种非凡的内在力量，不卑不亢地承受着那些抚养她的人的粗鲁、冷漠、苛刻和不公。

“这叫什么反省！”唐娜安娜想道，颇有些羞愧。

她光着脚又走进梳妆室，拿起梳妆台上的书，然后跑回床上，她躺下，把灯拉近一些，开始读书，半个头差不多都被埋在枕头中了。

“你若吃了肉，”她睡意朦胧的眼睛又看见了这一行字，不过这次她往下读，一页，二页，三页——她读着，一点不知道她究竟读的是什么。最后，她在一行文字上停住了：

“你去过的地方……”

这个她懂。不知道为什么，她一面翻着书一面不由地想着唐阿尔瓦罗·梅西亚——贝图斯塔“绅士俱乐部”的主席兼城里皇家自由党的领袖。“你过去的地方……”看着看着，安娜的思绪突然回到那些遥远的年代　那时的她还是个小女孩——不过已经到了忏悔的年龄，每次看见书上写着“想一想你曾去过的地方，”她便会自然而然地记起那只在特雷博尔的渡船，她无意中犯下的极大罪恶以及她与那个叫詹尔曼的男孩在船上度过的一夜……多丢人哪！一想起那些中伤，庭长夫人真是又羞又恼。她把书摊着放在床头桌上（又一件有碍于奥布杜娜高尚品味的平常家具），关掉灯，恍惚之间，她似乎又置身在特雷博尔的那只渡船上，正值午夜时分，身旁是詹尔曼，一个12岁的金发男孩，比她长两岁。男

孩以极大的爱护用他们在船底舱找到了防水布袋把她裹起来。她关照他也把自己裹好了。就这样，每个小孩躺在防水布袋下，仿佛那就是被子。虽然是在甲板上，可他们的视线还是被黑漆漆的船舷挡住了，看不见周围的野地，只能看着云朵在月亮的脸庞上移来移去。

“冷吗？”詹尔曼问。

安娜一边问答，一边睁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正往云层后面躲藏的月亮。

“不！”

“害怕吗？”

“当然不！”

“我们是爸爸和妈妈，”男孩说。

“我是妈妈！”

她听见头下传来轻柔的低语声，就像送她入迷梦的甜美催眠曲；这其实是海浪的潺潺声响。

他们相互讲了许多故事。他还给她讲叙了他一生的故事。他有一个爸爸在科隆德雷斯，也有一个妈妈。

“妈妈是怎么样的？”

詹尔曼尽其所能努力解释给她听。

“妈妈会给孩子好多好多亲吻吗？”

“是的。”

“她们会唱歌？”

“是的，她常唱给我的小妹妹听，我已经是大人了。”

“我就是个妈妈！”

接着轮到她讲她的生活故事了。她住在洛雷托一个村子里，离河口处很有一段距离，不过紧挨着大海，隔着沙滩的那头就是。她与一个被称做唐娜卡米拉的家庭教师太太住在一起。阿尼塔不喜欢她。这位太太有数个男仆女佣 还有一个总是夜间才来

并亲吻她的男人。唐娜卡米拉会刮着他的脸说："别当着这个小女孩，这个丫头可精啦。"

有人告诉她她有一个非常非常爱她的爸爸，她所有的衣服，用的钱以及其它的一切都是他送来的。不过，他回不了家，因为他正在远方杀摩尔人呢。她时常受到惩罚，倒也不会挨打，取而代之的是被锁在她的房间中，不让她吃饭，以及最严厉的处置——早早地让她上床睡觉。有一次，她逃出后花园的大门，哭着跑向海边，她想要爬上一只船，然后驶向摩尔人的地方，找她的爸爸去。一名水手发现了哭哭啼啼的她，于是哄她。她向他提出这次旅行计划，水手一边大笑着一边同意了，还把她抱起来，但是等她发现她被欺骗了时，她已经被送回到家庭教师太太的家中，只落得再次被锁在房间中。一天下午，她沿着另一条小道逃出来，可还是找不到大海。她走过一间磨坊，来到一条河边，她试着想从空心栗子树干做的木桥上走过，而一只狗挡住了她的路，安娜倒在了桥上，因为白花花的流水就已经让她目眩了，再加上眼前的狗更让她心惊。然而狗并未伤害她，只是从她身上一跃而过。过桥后，她隔着岸对它叫着说，"来吧！这是给你的，这给你。"

送出去的是她的茶点，一片面包和黄油，她一直揣在兜里，它们浸着她的泪水。

她吃的茶点、面包几乎总含着她的流下的泪。一人独处时，她悲哀地潸然泪下；可当着家教太太、仆人以及那个男人，她会油然地愤怒起来。走过磨坊，她来到一片小林子地带，她歌唱着跑进来，尽管眼里还有泪；她唱是因为她害怕，她走出林子后看见一片草地，草长得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绿……

"然后我在那里，是吗？"詹尔曼大声说。

"是的。"

"然后我问你是否愿意到特雷博尔的渡船上去，因为船夫曾是

我的仆人，我来自科隆德雷斯，在河口的那一端。”

“是的。”

庭长夫人清楚地记得所有这些，甚至连对话也不曾忘记，好像它们是写下来的一般；不过她知道她真正记着的不是说过的原话，而是，更确切地说，那天晚上的事情在追记中已经被她加过工，正如小说中的情节一般。

后来，他们入睡了。等他们被来自科隆德雷斯这边岸上传来的声音叫醒时已经是清晨了。喊叫的人是船夫，他在退潮后河口中央露出的一块礁石上发现了自己的船。两个少男少女少不了挨船夫一顿好骂。船夫的一个儿子正要把她送回洛雷托，谁料半道上就碰上了家教太太的仆人。他们正四处寻找阿尼塔，大家还以为她掉进海里了，唐娜卡米拉惊吓得都生病卧床了。那个亲吻家教太太的男人一把抓住安娜的的胳膊，使劲儿地捏她直到手臂渗出血来。但是阿尼塔没有掉一滴泪。

他们问她那一夜在哪儿过的，她拒不告诉这些人，她担心他们会去惩罚詹尔曼。于是他们把她锁起来，整天不给她任何食物，可她依旧不肯开口。第二天早晨，家教太太找来特雷博尔的那名船夫。根据他的说法，这两个孩子那天夜里一起在渡船上过夜是经过周密计划的。谁会想到这个？安娜后来终于承认了他们一起睡在船上，可并不是有意这么做的，他们当时的想法不过是想做渡船的一夜之主，甚至不惜冒着回家挨训的风险。他们想自己拉着绳缆驾船去对岸，然后各回各的家，他去科隆德雷斯，她回洛雷托。谁知河口处的水退下，渡船搁浅了，无论她俩怎么使劲儿，都不能使船挪动一下，因此他们就躺下睡觉了。如果当时能够砍断缆绳，他们可能去了摩尔人的地方，因为詹尔曼熟悉海路，她会去寻找她的爸爸，詹尔曼可以去杀好多摩尔人。然而缆绳太结实了，他们弄不断它，所以只得躺下，相互讲一些催眠的故事。

詹尔曼也是这么对船夫说的，不过他不信。

真是丢人现眼！唐娜卡米拉抓住阿尼塔的喉部，几乎要卡死她。当时她还骂了一句下流的俗话，侮辱了安娜和她的生母；这是后来安娜才明白过来的，因为那时她还不理解。

唐娜卡米拉把这个小女孩的罪恶归咎于亲她的那个男人。

“都是你，不规矩的行为让她开了眼。”

安娜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而家教太太的那个男人只是哈哈大笑。

从那天起，那男人便用一种热辣辣的目光看着她笑，只要家教太太出房间去，他便缠着要和她亲嘴；但她从来没让他得逞。

后来来了一个神父，他让自己单独与安娜关在她的卧室里，问了她一些她根本不明白的问题(事后，她努力地想了好久，她才懂了一些——他们是要证实她犯下了一桩极大的罪恶)。他们又带她去教堂，让她忏悔，她却无法回答神父的提问．最后，神父向家教太太宣称这个女孩子还不够忏悔的条件，或出于无知或出于狡诈，她不愿意暴露她的恶孽。从此，街上的男孩看她的目光都和与唐娜卡米拉亲嘴的那个男人一样；他们过来牵她的胳膊，她她跟他们走。在没有家教太太时，她不敢离家一步。她也再没有见过詹尔曼。

“我已经把你的一切写信告诉你爸爸了。你一到11岁，你就去修道院吧。”

这不过是唐娜卡米拉凭空威胁之一；对安娜来说，只要离开洛雷托，上哪儿也不会感到难过。

至此以后，她便遭到像看管早熟牲口那样的对待。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她所听到的一切，可她意识到那些归咎于她的罪恶都被认为是她母亲的造孽。

每当庭长夫人追忆到此处时，她便有一种窒息感．双颊几乎要烧起来。她打开灯，把被盖掀到一边；于是她那犹如维纳斯再生的体态显露出来，富有挑逗性，且妖娆媚妩，在精纺花羊毛毯

的遮盖下显得更加突出。被子被踹到脚底下去了。

有关儿时的记忆退下去，纵然事情如今看来已是那样的遥远，但被激起的怒火却并未熄灭。

“多么愚蠢的生活！”安娜想着，思绪又转到别的事情上了。

想到自己有一刻钟的光阴需要处在逆反的情绪之中，安娜的恶劣心境便愈发糟糕。她认为自己正在作出牺牲以了结自作自受的债。有时她把这些债视为一种富有诗意的使命和能诠释生命意义的使命。这时，她会想道：

“生存的单调与晦暗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因为事实上我的每天都被各式各样的事所占据着。这是一种牺牲，一种挣扎，比世界上任何历险都更为伟大。”

然而，在别的时候，诸如现在，她受压抑的情欲激情随着她的自我一同反抗，它们咒骂她疯狂，浪漫、愚蠢、还说“多么傻的一生！”

每当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在以怎样的方式在反抗着，安娜就不禁懊丧不已！她想缓解一下，殊不知倒激发起更旺的火气来，就像她的灵魂中的刺在扎她似的。一旦她有这种感受时，她谁也不爱，谁也不恨。现在她只想听听音乐；再也没有比音乐更可心的了。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不想像这样——只要马德里的皇家剧院一出现在她眼前，她便只看见绅士俱乐部的主席唐阿尔瓦罗·梅西亚，他穿着高领的紫红披风，正在罗斯娜的阳台下高声唱着：

“Ecco ridente il ciel……”①

---

①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代表作《塞维利亚的理发师》（1816）的开端咏叹调。歌词大意是“你看，上帝正在天空微笑……。”是剧中人林多诺对年轻的罗斯娜唱的，但是，罗斯娜已经被许配给了她的监护人、愚蠢的守旧老头巴托罗。后来林多诺终于赢得了罗斯娜的芳心，在理发师费加罗的巧妙周旋下，他们结了婚。在小说的结尾，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安娜与罗斯娜之间的相仿之处，特别是当后来唐维克托认为自己是充当巴托罗的角色时。

庭长夫人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鼻翼翕张着，两只眼睛就跟发烧时一样冒金光。她一动不动地盯着墙上——裹在花毛毯里的身体在壁上投下曲曲弯弯的黑影。

她渴望平息使她倍受折磨的心灵。于是她尽情地去想林多诺，去想理发师。

“我要是有个孩子——现在——这里，我会亲吻他，给他唱歌！”

婴儿模糊的影像渐渐消失，唐阿尔瓦罗优美的体格又一次出现在她眼前，只是这次穿的做工考究的紧身白大衣，他正向她问好，那神情好像阿马德奥国王① 接见人时一样。

在她那慑人而高傲的眸子下，他不得不垂下那双充满爱意的目光。

安娜感到她的精神正在晃悠。折磨着她的枯燥和紧张逐渐地变成一种难以平息的哀伤。

她已不再是堕落的女人，正如她所希望的那样。牺牲的念头又回来了，不过这次更强、更烈，一股股柔情涌过心田就像能淹没世界的洪流。渐渐地唐阿尔瓦罗的形像也不见了，宛如幻灯中的可溶性画面②；还能看见白色的讲究大衣，其后，仿佛有一束光射来，玩着它独特的把戏——画面慢慢地展开来，苏格兰花格呢的睡袍，一顶镶金带穗儿的天鹅绒绿帽，一撮山羊白胡子，两道毛刷似的灰白眉毛；最后，在一幕黑色的背景下，闪耀出了一个人的整体形像，那便是她的唐维克托·金塔纳尔令人仰慕而亲切的形象，他的周身似乎带着一轮一轮的光环。这就是她牺牲的主题——唐卡耶塔诺·里帕米兰是这么说的。安娜·奥索雷斯想去在先生的前额上印上一个圣洁的吻。

---

① 1870—1873年时 西 班牙国王。

② 电影或电视画面的术语 之 一。

她被一种热烈的冲动压抑着，她要真实地见到他并亲吻他，就像她亲吻这转瞬即逝的画中人一样。

但是，显然这不是个好时候。

无论如何，幸运之神没有忘记赶来光顾圣洁妻子的愿望，她给这可怜的人号脉看掌，却只能看清她手指的模糊轮廓。她的脉搏急促；眼睑后似乎金星乱蹦，像点燃的爆竹。是的，她病了，她又犯老毛病了——她最好打铃叫人，她抓住铃绳使劲儿地摇。两分钟过去了，难道他们没听见吗？她又一次抓过铃绳摇晃着。她听见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传来，她的女仆佩特拉几乎一丝不挂地从侧门走进来；深红的帷幔被拉到一边去，可溶的画面又现了：一个身穿苏格兰花格呢睡袍头带绿绒帽的男人手持烛台也走进房间里来了。

“怎么了，我的孩子？”唐维克托一面走向床边一面大声地问道。

“老毛病吧，虽然她拿不准是否又像以往那样会伴随着神经系统的紊乱；可症状是一样的：她看不见，眼睑后以及大脑中觉得金星乱溅，双手冰凉，并且感到沉重得几乎不是她身上的一般。”佩特拉不等吩咐就奔向厨房，已经知道此刻需要什么了：椴树花露。

唐维克托松了口气。他已习惯了其爱妻的这种老毛病。可怜的宝贝虽然受到折磨，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别去想它了，你知道这样更好。”

“是的，你说得好对。过来和我说说话吧。坐这儿来。”

唐维克托在床沿坐下，慈母般地吻了他好妻子的秀眉。安娜紧紧地把丈夫的头拥在胸前，不禁潸然泪下。见此情景，唐维克托高兴地说道：

“你看见了吗？你哭了；这是个好兆头。最难受的精神折磨正在随之流走呢。你瞧着吧，老毛病就会过去，不会再继续了。”

安娜确实感到好多了，他们谈了会儿话。她表现出亲昵的态度，为此唐维克托非常感激。这时，佩特拉已拿椴树花露回来了。

唐维克托注意到这个女仆还没有弄好她胡乱披挂的衣衫，简直跟没有穿衣服一样；一件无袖女衫，一条羊毛短围巾搭在肩上，裙子不经意地松松垮垮围在腰间，让人情不自禁地要去猜测少女的魅力所在——人们认为那里面充满了魅力，可唐维克托没有去探过虚实；虽然他无意去探察，却也不自由主地贸然推断佩特拉的肌肤一定也欺霜赛雪，正如金发女郎都是如此。

椴树花露使安娜镇静下来。她深深吸进一口气，感觉好多了，仿佛心灵中又充满了欢乐。

“多么尽心的佩特拉！她亲爱的维克托——一个多好的人！”

“毫无疑问，他曾经一定很潇洒英俊，固然，如今50挂零的他看上去像60岁的人，可却带着60岁让人忌妒的红光满面。他雪白的胡须和一小撮小山羊胡子，同他两道灰白的眉毛一起给他一种高贵而富有英雄气概的外表，如同一名陆军准将，或许一名将军，他看上去不像是位退休的省庭庭长，而更像一名现役的赫赫军界要人。”

佩特拉冻得全身直哆嗦，她双手抱在胸前——雪白而线条很好的胳膊——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房间，不过她还得留在隔壁房间中等候吩咐。

安娜坚持让金塔纳尔——她几乎总是这么称呼他——把杯子里剩下的一点椴树花露喝下去。

然而唐维克托一点不怀疑自己的神经！他很镇静！他有些困倦，却很平静。

“没什么，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但他没有意识到，他吓坏了吧。”

“不要紧，我亲爱的；我发誓……”

“不，不，你一定得喝。”

唐维克托喝下椴树花露，立即哈欠连天。

“冷吗？”

“什么，我冷？”

他只牢记着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他将极其秘密地趁着天亮以前从奥索雷斯花园(即他家的后花园)的大门溜出去。那时会很冷的，尤其是当他和他心爱的弗里利特——他总是称后者为他的猎人皮拉得斯① ——到蒙蒂科山岭的时候。他们要去打猎，这是庭长夫人禁止在此时刻进行的一项活动，安娜没有如维克托所愿放他一马，他亲爱的小妻子此刻谈兴正浓，她回忆着他俩平静而和谐的婚姻生活中的各种趣事。

“你不想要个孩子吗，维克托？”妻子问，一边把头枕在丈夫的怀里。

“衷心希望，”退休的庭长回答道，同时在自己的五脏六腑搜索着哪怕是丝丝缕缕的父爱，可惜他失败了。为了能想象出一点类似的情感，他想起他的石鸡囤子来，那是弗里利特精心挑选给他的礼物。

“妻子要是知道我只有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由我支配，她会让我回床的。”

然而可怜的宝贝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她还确实不能知道。庭长之妻说了足有半个多小时的光景，这才觉得乏了。那么多的计划！那么多玫瑰般的梦！以及她将与维克托永远、永远在一起等等。

“我们会的，是吗？”

“是的，我亲爱的，是的；但是现在你需要休息，谈话会让你

---

① 希腊神话中人物，和另一希腊神话人物奥瑞斯忒斯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皮拉得斯的转义是“忠实的朋友”。

过度兴奋。”

“你说得对，我感到累了，可很舒服，我要睡了。”

他俯身去吻妻子的前额，可她却双手搂住他的脖子，仰着头用唇去迎接她的吻。唐维克托脸面发烧，感到一阵热血沸腾，而他不敢……况且，还有不到3小时的时间，他必须肩挂短枪上蒙蒂科山岭呢。他若留在妻子这儿，他就只能与这次打猎说再见了，他的朋友托马斯又名弗里利特在这种事情上可是不讲情面的。什么都可以原谅，除了像这种清晨远行失约或迟到的行为。

“别坏了规矩，”猎人想着，“晚安，我的雌斑鸠？”

他想起了鸟房中的雌斑鸠们。

于是，他再次主动地吻了吻安娜的眉，然后起身离开卧室；右手端着烛台，左手掀起深红的帷幔。末了，他又转过身微笑地向爱妻道了晚安，便迈着庄严的步伐（尽管脚踏的是一双滚花拖鞋）朝自己的卧室走去。他的房间在奥索雷斯府的那一头上。

他穿过一间被称为客厅的大房间，走完一截宽阔的走廊，来到一间玻璃画厅前。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又转身沿原道回来，轻轻地扣了扣门。

佩特拉走出来，她还是没有把衣服穿好。

“有什么情况不好吗？她没有更糟吧？”

“没有，姑娘，”唐维克托答道。

“真不害臊！这么大的年轻姑娘竟不想想自己差不多一丝未挂？”

“是——是这么回事，万一安塞尔莫睡死了，没有听见唐托马斯的信号……安塞尔莫太笨了。我希望你若听见三声狗叫的话，叫我一声……你知道的……唐托马斯……！”

“是的，我知道，别担心，先生。只要听见唐托马斯一叫我就过去叫你。还有别的吩咐吗？”金发女仆又补充说，眼里充满了挑逗。

“没别的了。现在上床休息去吧，瞧你穿得这么少，太冷了。”

她装出一副羞涩难堪的样子，其实她一点类似的感觉都没有。她转过身，露出几乎裸着的后背；唐维克托抬眼望去，发现少女没有掩好的魅力果然令人悦目心醉。

佩特拉的房门关上了，唐维克托重新迈着他庄严的步伐朝来的道路返回。

刚要进自己的卧室门，他自言自语地说：“算了，现在既然都起来了，还不如去看看我的那一家子。”

玻璃画厅的尾端有一扇门，他轻轻地打开它，走进他的鸟房。鸟儿们正酣睡着。

他一手护着蜡烛，一面蹑手蹑足地来到金丝雀笼前。一切如常。他的不期之访没有引起注意，除了两三只金丝雀。它们扑闪着翅膀，并把头藏进其羽毛中。他继续往前走。雌斑鸠也在睡觉；好像有不乐意的“咕咕”声传来。唐维克托不想惊忧了它们，立即走开了。接着他走向另一只鸟笼。笼里装着一只“毫不夸张地说，是本省最有歌喉而最无虚荣心”的鹪鸟。鸟儿栖在一根横条上，头夹在双肩之中，但并没有酣觉。它傲慢地对视着主人的双眼，拒绝流露出一点认可的神情。小东西能够整夜这么挑战似的瞪着眼，片刻都不垂下它的目光。“我可了解它；它是一只地道的阿拉伯贡鹆。就像里帕米兰一样！”唐维克托往前又走，他想看看那只鹪鹩，可这只非洲野鸟竟惊得跳起来，一遍又一遍地把脑袋往低矮鸟笼顶上所绷的麻布上撞。唐维克托赶紧走开好让它安静下来。在石鸡囤子前，他感到入迷，如果说，刚才有某种不圣洁的念头或许玷污了他的良心，此刻，当凝神想着大自然的杰作石鸡时，他感到所有高兴的意念以及崇高的精神又重新回到他——贝图斯塔一流的禽学家和无敌的猎人——身上了。

带着重新放松的心情。唐维克托回到温暖的床上。

几年前，在这间屋子里，他和阿尼塔这对相爱的伴侣曾同床共衾在她那张镀金的床上。可渐渐地，他俩有了一个相同的看法。

他太早出去狩猎影响了她；她强迫他作出牺牲，为免惊醒了她不能如愿地早起，这又让他感到心烦。再者，鸟儿们离主人太远，好像流放犯一样，然而让它们挨近安娜又太残忍了，因为它们不可能让她安静地睡上一早晨。但他是多么喜爱鹪鸟的第一声啼鸣，雌斑鸠们求偶的"咕咕"声，鹌鹑单调的啁叫以及孤僻石鸡的"咯咯"声，虽然别人听来难以入耳，可对他猎人的耳朵来说却是那样的甜美！

两个人都想不起来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可他认为是安娜贸然提出分床而居的愿望。殊不知，对于她甚感难以启齿的提议，接受者却以何等情不自禁地流于言表的快乐心情认可，于是这对世界上最和谐的夫妻分室而卧了。她去了另一头儿朝北的暖房，他则原地不动。现在，安娜可以睡上一整上午，谁也不会去打扰她愉快的睡眠；而金塔纳尔能够拂晓即起，愉快地倾听附近的鸟儿合奏音乐会，有鹪鸟、鹑、石鸡、雌斑鸠，还有金丝雀。如果说夫妻俩以前的甜美中还缺点什么的话，那么如今就和谐而言就已达到百分之百的完美了。

对这些，唐维克托常常想起他做庭长时爱说的一句话：

"个人的自由延伸的极处便是他人自由之始。正因为我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在婚姻中我一直幸福快乐。"

他试着在剩下的时间内再小睡一会儿，可已经不可能了。

他刚有点睡意朦胧的时候，他便梦见听到弗里利特传来的三声狗叫。

真是不可思议！以前他从未有过这样。他总是睡得很沉，然后准时地醒来。

一定是那椴树花露！他又点上灯，顺手拿起床头柜上唯一的

一本书。那是部大部头，书脊上一行烫金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①。他开始看书。

他一直很喜欢演戏，尤其欣赏17世纪的戏剧。他对那个时代的礼仪习俗感到入迷，那时人们知道什么是荣誉以及如何维护它。照唐维克托看来，在事关荣誉的微妙问题上，谁也不比唐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更有学识，谁也不会像他那样以令人叫绝的刀剑相向来洗刷耻辱，至于探讨情爱是非，没有哪个作家能在细致入微方面与他相提并论。在描写受辱丈夫正当而风趣横生的复仇时，这位圣人般的唐佩德罗比任何人都更富有创造力。唐维克托不否认《没有复仇的惩罚》以及其它由洛佩·德维加② 创作作品的价值所在，可他认为无论什么也比不上《内科医生的名誉》③ 。

“如果，”他曾对弗里利特说，“我妻子放荡不羁，应受到惩罚……”

“哪怕这么想想都是滑天下之大稽。”

“很对，不过设想有这样的荒唐——我，一样会让她流血而死。”

他甚至具体到他要召来为其妻放血的兽医是谁，以及如何骗他来等等细节，对于假设中妻子的不轨放浪，哪怕纵火烧房来报复，他也认为有何不可。倘若真有这类丑事发生——当然是不会的，他也不想以写哀伤的长诗作罢，因为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愿

---

① 西班牙17世纪作家。

② 《没有复仇的惩罚》的作者洛佩·德维加·卡皮罗(1562—1635)是西班牙戏剧黄金时代中的一位奠基作家。这部作品是“荣誉戏剧”之一。“荣誉”是西班牙17世纪戏剧文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③ 《内科医生的名誉》由佩德洛·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1600—1681)所著。

意在家中坐卧不宁，倍受煎熬。真要出这种丑事，他在别的方面可一点也不比西班牙鼎盛时期的那些绅士或类似的人物稍逊冷酷无情。

弗里利特的观点是，这些事情在表演中都是无可挑剔的，而在现实生活中，丈夫却不必以如此强烈的感情冲动对待自己的妻子，这样只能让公众笑话。他若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中，他会上民事法庭指控那个奸夫，并设法把妻子送进修道院。

“滑稽！滑稽！”唐维克托叫道，“在那些著名诗人的光荣年代是绝不允许的！”

“幸运的是，”他平静下来，又说，“我永远也不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极端悲哀的境地，为所受的冒犯去策划复仇手段。可我向上帝发誓。若有此类丑事发生在我身上，我的英雄行为会佩得上卡尔德隆的十行诗的。”

他心口如一。

在每天晚上就寝前，他都要按古代对荣誉概念的理解仔细地反省自己。他所谓的荣誉，即是用刀剑和口舌来维护的荣誉。金塔纳尔擅使钝头剑、西班牙剑以及短剑，他的这一嗜好源于他对戏剧的热爱。当他做一名业余演员时，他从他参加的许多舞台决斗中，认识到自卫的重要性。他带着极大的热情爱上了剑术，并表现出某种天赋，他差点成为剑术大师。当然，他不想杀人；他只是名柔情剑客，实际上，他最娴熟的技艺还在于摆弄手枪。他可以在25步开外一枪击中火柴头，打死30步之遥的苍蝇。此外，他还显示过类似的别样本领。他一点不夸海口，事实上，他对自己那些为他人不甚了解的本领一点都不在意。重要的是他对荣誉有着崇高的意念，这种情感于四行诗乃至十四行诗最适宜。他是个平和的男人，从不伤害任何人。作为庭长，每次签署处死状都会让他失去胃口并感到头疼，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何责任。

唐维克托此时正兴致勃勃地读着卡尔德隆的书。他正要看同时追求同一位夫人的那两位骑士将怎样运用各自的五行诗进行竞争时，他听见远处传来三声狗叫。“是弗里利特！”

唐娜安娜同样也久久不能入寐，不过她的心绪此时已不再烦乱和不快了。她的精神随思路的转变得以重新恢复，她高尚的丈夫使她获得了尊严和独立，他完全值得她继续下决心做出长久的牺牲。她已经为他献出了那些青春，为什么不能继续呢？现在她不用操心当年的流言蜚语，那些是以毁掉最纯洁的无辜者的中伤；她只需考虑当前的一切。特雷博尔渡船上的经历也许是天意。那时她太幼雅了，她尚未从中伤她的谣言中吸取第一次的教训。后来，她学会了如何保全面子，这得感谢那次经历所受的诽谤。在回顾过去中，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世界的眼中是没有情操可言的，只有虚伪和炫耀。在想象中，她仿佛看到人们把她视为一位圣洁而美丽的女人给予尊重的仰慕，她的心灵充满了快乐。在贝图斯塔，提起庭长夫人就是说一位完美的妻子。安娜再也不去想以前的那些愚蠢生活。她记得她如今被视为穷人的母亲。她不去假装信女而被看作一个好的天主教徒，哪怕对于贝图斯塔最狂热的女教徒们来说也是如此。那些胆大包天、轻浮放荡的公子们在她面前也只能垂下目光，静静地崇拜她的美貌。或许有许多男人都爱她，可没有人敢向她述说。就连那个一贯以敢做敢为、在情场上从未失过手自居的男人唐阿尔瓦罗也爱恋着她，倾慕着她。这一点毫无疑问，她可以肯定：她都看出来不止两年了。可他什么也没有说过，只能在眼眸之中流露出来。安娜佯装没有注意到其中包藏着的罪恶的情欲。

事实上，在这几个月以来，尤其是近几周期间，他越来越胆大了，甚至有些不恭。不过他到底没有失去分寸，正因为如此她也就没去过份理会他那邪恶的念头，但她知道应该怎样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制服他。是的，她得让他不能越雷池半步，用一种眼神

就让他的热情疑固。就这样，她想象着自己与唐阿尔瓦罗·梅西亚的对话，想象着自己如何把他如火的热情变成冰块。她慢慢地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此时此刻，唐维克托正站在楼下的花园里，抬头望着妻子梳妆室外关闭着的阳台玻璃，他脸色苍白、眼皮沉重，仿佛刚刚纵欲过。他一边跺着脚驱逐寒气，一边对他的朋友弗里利特说："可怜的宝贝！她在宁静的睡梦中哪会想到她丈夫欺骗了她，比她想象的还早两个小时就离开家了！"

弗里利特像哲家家一样地微微一笑便出发了。他不高不矮，只是有些呈四方型。他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羊毛猎装，头戴一顶带护身的黑色猎帽，没穿大衣，围了一条在脖子上绕了无数圈的大方格围巾。其余的全是猎具和诱饵，全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就像一个宁录① 式的猎手。唐维克托来到后花园大门时，不由得满怀歉疚地回头看看安娜房间的阳台。

"快走吧，快走，不然会晚了，"弗里利特催促道。

此刻，天尚未破晓。

---

① 宁录：《圣经》故事中的上古英雄，有俗语说"像宁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雄的猎户"。

第 四 章

奥索雷斯家族是贝图斯塔最古老的家族之一。许多伯爵、侯爵都姓这个姓氏，可以说这个城市的贵族中几乎没有几个不以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与这脉显赫的家族相联。

安娜的父亲唐卡洛斯是奥索雷斯伯爵小儿子的长子。唐卡洛斯有两个妹妹：安侬西亚和阿格达。妹妹俩多年来一直同父亲一块儿住在贝图斯塔的一所家传古宅中。家族的嫡系，也即伯爵的直系亲戚们早已移居国外。

唐卡洛斯不满足于只做一个继承者，他有一些农场，满手的土地契约以及屋顶岌岌可危的一幢宅邸。他决心有自己的职业，于是成了一名军事工程师。他有过英勇的壮举，在多次战斗中表现出沃班① 艺术的才华，他在多处海岸沿线修筑过坚实牢固而且美观适宜的堡垒，因而不久他便被提为陆军上校，兼任工程队的总指挥。他渐渐地厌倦了炮楼、护墙、障壁以及城堡这类玩艺儿，便去马德里自谋职业，就这样，他对军事的兴趣冷淡了下来，唯一保留下来的是对科学的忠诚：他热衷于纯物理，纯数学而不是它们的应用。他爱科学胜于艺术，并且随着一天一天地过去，他也不那么争胜好斗了。而与此同时，他开始了纵情卡普阿② 的乐趣，终于在数经风流之后，怀着一个学者的全部热情爱上了一个人；即时他已经不再年轻了。

唐卡洛斯·奥索雷斯在这场爱情中如痴如醉，于35岁时与那

---

① 塞巴斯坦·拉·帕勒特尔德沃班（1633—1707）：法国著名的军事工程师。

② 卡普阿：古意大利的一座大城市，在罗马时代乃众所周知的放荡与享乐的场所。

位卑微的意大利女裁缝结了婚。姑娘虽生活在充满着无数诱惑的世界中，却过着贫困而高尚的生活。她在生产安娜时离开了人间。

对此，唐卡洛斯的两个妹妹在贝图斯塔的大宅里想到的是："罪有应得！"

这个陆军上校的婚姻损害了他与其家族的纽带，在两封尖刻的来信之后，便不再有任何联系了。

"要是父亲还活着"奥索雷斯想，"他一定会谅解这桩门户不当的婚姻。"

"要是父亲还活着，这一惊吓也会杀了他，"愤愤不平的两个老处女则如是说。

这两个老处女把不配做其嫂子的意大利女裁缝的分娩不幸视为上帝的惩罚，而整个贝图斯塔的贵族们竟都赞同她们的观点。

奥索雷斯的老宅属于唐卡洛斯，这是他的两个妹妹在另一封冷淡而没有多余话的信中告诉他的。

"如果他要求的话，她们准备搬迁。仅仅要求他仔细考虑一下如何让这一代表着高贵祖先的珍贵遗产保留下去。"

陆军上校的回复是，请求她们"看在上帝和所有神灵的份上别离开她们的出生地。他恳请她们为财产本身着想能这么做，否则，那幢老屋势必会随她们离开而坍塌。"

于是这两个老处女——在其哥哥的婚姻问题上既不作答复或作出任何让步的姐妹俩——就在老宅里留了下来的以防它的倒毁。

唐卡洛斯感到悲凉，她们居然连提都未提他女儿一下。贝图斯塔的贵族有着一致的观点：狗死，仇未息。裁缝的死是天意，并不足以成为与声名狼藉的唐卡洛斯讲和的理由，更不要说关心女儿的命运了。

其实，奥索雷斯姊妹完全来得及如被指望的那样不失尊严地把哥哥的女儿置于自己庇护之下的。安娜父亲一时失去理智的行为注定了女儿的命运。再加上贝图斯塔又风传说唐卡洛斯已经参加了共济会，并且还是共和派，更有甚者，是位无神论者。他的妹妹俩在大厅即客厅里接客时身穿黑服，那样子仿佛是在接受全贝图斯塔贵族的吊唁。

房间里一片昏暗，透过阳台的大窗户投进一线光亮。几乎没有一点声音，除了大量的叹息和扇子摇晃发出的声响。

“他要是疯了还好得多！”贝图斯塔保守党领袖德贝加拉纳侯爵叹道。

“疯了！”唐娜安依西亚应道，“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上帝，求您在他发疯之前想想他吧。’这样或许更好些。”

后者的说法得到了一致的认可。接着，许多脑袋依旧没精打采地耷拉着。开始在共和主义的话题上没有什么可更多地评头论足，于是，叹息声又开始了。

唐卡洛斯的确演变成为最激进的自由派中的一员，他已从对物理——数学的研究上转到了哲学的研究上。结果，他成为了眼前这个只相信他能够摸得着的事物的人，唯一的例外是“自由”，那是他坚信了多年却永不能触摸到的东西。在那些时日里，一个活跃的自由派人士日子是不好过的。唐卡洛斯很投入地去做一名哲学家和一名谋反者，到最后他认为有必要从军队中完全卸甲。

“作为一名军事工程师，我永不可能策反什么的，（他相信政变）。而作为一位平民百姓，我却能够以最合适的方式去拯救这个国家。”

不要因此就认为唐卡洛斯是个傻瓜，他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并且在多种领域里都很有造诣。他设法集办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其中藏书可谓不少，他对文学有着热忱的喜爱；而在那个时代，他确如进步人士一样充满了浪漫气息。

如果说唐卡洛斯的性格中有虚假或矛盾的一面，那乃是时代的产物。他不乏才智，而且热情洋溢；他很容易就理解了某个概念并毫不费力地吸收为己有；但是他缺少独创性和谨慎。他有身为自由思想者的自尊，却又未达到自以为是的地步。总而言之，他还是足以让人愉快的男人。

他女儿是他怯懦的牺牲品。在为妻子之死痛泣了一段时间以后，唐卡洛斯的思绪又转到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去了，比如在某个西班牙人选区宣传自由的思想，为全面代议制的胜利而奋斗。事实上，以这些工作为乐就等于把自己的生活变为强盗般的日子，终日不得安宁。一名策反者不可能还拖着一个没有妈的小女孩。唐卡洛斯曾经提过把他的女儿送到学校里去，然而他憎恶学校。他请了一名家庭教师，这是一个出生美国的西班牙女人，可与塞万提斯笔下的类似女人毫无共同之处，这个女人不仅没有情操上的魅力，连体态上的吸引力也没有，即使假设她有那么几分媚人之处，那也是没得好用场。唐卡洛斯定下这位家教太太是因为看中了据说她是位有着自由思想的天主教徒，而对其它一切则一无所知。他被告知说：

“她是个有教养的女人，虽然是西班牙人，可在美国长大，在那里她学会了隐忍这一高尚的情操。”

此外，她用取自《圣经》的药片来医治孩子们的心灵和头脑，用从英国小说中搜集来的药丸捣成糖衣片以备家庭生活之需。总之，她是个手段高明的虚伪女人，她懂得男人不喜欢太虔诚的女人，也不喜欢没有信仰的女人，他们要的是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谨慎女人——男人们自己并不知道哪里能找到这一中间地带。唐娜卡米拉的虚伪已发展成为其身体的一部分，她的仪态如一尊没有性别的雕塑，毫无性感可言，但她的性欲却很旺盛，喜欢以英国人的方式自足——如果不是嫌及亵渎的话，可称为淫乱。

唐卡洛斯被迫移居国外，安娜则留在唐娜卡米拉的监护下。

由于这个男人不可饶恕的粗心，家教太太发现自己几乎可以任意使用主人的财产；不过由于谋反的开销日益增大，钱财正日益减少。

医生们嘱咐小姑娘需要大海和乡村的空气，于是家教太太写信给唐卡洛斯，告诉他有一位他的朋友伊里亚特——正是介绍她来此的那人——有幢在西班牙南部的别墅正待出售，地点在毗邻贝图斯塔省的一座小城中，风景如画，四季宜人。唐卡洛斯接信后，吩咐她把他在贝图斯塔所有未处理的不多的财产卖了，不论价格，然后把其中一半的钱款用去购买他朋友伊里亚特的别墅，另一半则拿去救济那些多少算是真正的爱国者。就这样，他在贝图斯塔仅剩的财产就是那幢两个老处女免费居住的老宅了。如果这个策反者用他所花费的代价去估量一下，他会发现乡村别墅及其周围土地的价值要比他可能设想的低，不过他对这类事情向来不在意。他同他的国家一样，都在走向没落；皇室的花费使他痛心疾首，好像是他在掏腰包，而对于那些真正拿着他的财产大手大脚、肆意挥霍的人，他却满不在乎。不过，若说唐卡洛斯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慷慨大方也不尽然，因为他预见到在遥远的将来他会得到一笔爱国馈偿金，遗憾的是在他们的党纲上虽然列入了这一项，但却从未兑过现。

阿尼塔、家教太太以及众仆人搬进了唐卡洛斯的新产业。接踵而至的还有那个男人，即那个不止一次惊扰姑娘甜美睡梦的“家伙”，反正她是这么叫他。这人就是伊里亚特，唐娜卡米拉的情人，别墅的前主人。

家教太太曾试图勾引唐卡洛斯。她知道他死去的妻子一度是个卑微的裁缝，而她，唐娜卡米拉·波尔托卡莱罗，相信自己承袭贵族衣钵，能够轻而易举的胜过那个意大利女人。她认为唐卡洛斯结婚是出于情欲，是那种为此不惜跟仆人结婚的男人。她了解这一类型的人，知道如何去对付这种男人。遗憾的是，一切都

是徒劳。尽管她充分利用他们在一起时不多的时间，把精明而复杂的勾引术付诸实践，可唐卡洛斯甚至没有察觉出一张爱情之网正在他面前展开。在那时，他简直成了圣西门的信徒①，很快便被流放了。唐娜卡米拉发誓永远也不会饶恕这个不近情理的人，同时以英国改良主义者的忍耐力，竟为那个意大利女裁缝树起了一块供自己妒嫉的牌位，因为后者居然能使这块木头跟她结了婚。为此，阿尼塔受到双份的惩罚。

家教太太得空便四面宣扬，哪怕他人路过歇气的机会也不肯放过，说抚养这个4岁的小姑娘得格外留意。她用狡黠而模糊的暗示，神秘兮兮的样子影射那意大利女人低劣的社会背景，她还居心叵测地流露出教育对于情欲的产物是不能指望有什么良好效果的。家教太太压低嗓门说："没准阿尼塔的妈妈在当裁缝之前还做过舞女呢。"

总之，在教育安娜上，唐娜卡米拉用儿童学家的谨慎小心武装自己，同时还用名副其实的英国式道德规范覆盖姑娘的儿童时代。当这株幼苗刚刚破土而出的时候，它发现一根木桩早已竖立在它的身旁，以保证它笔直地生长。家教太太确信阿尼塔需要身旁的这根木桩，并且有必要牢牢地把她与之捆在一起。唐娜卡米拉本人便是这根木桩。把孩子锁起来不给饭吃，就是她的教育方法。

从4岁起，安娜就不曾得到过任何快乐、笑声或生活中的亲吻，她渐渐地爱上了在脑袋里想象所有的这些事。每逢被锁起来时，一开始她会感到绝望，不过眼泪很快便在她的幻景带来的热烈下被烤干，红润之色遍布她的双颊，心灵也为之沸腾，此时，姑娘会想象着奇迹般地逃脱了这对她来说似如死亡一般的禁闭，甚至还幻觉出根本不可能的飞翔来。

---

① 亨利·德·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我有一对翅膀，我会飞越屋顶，”她自言自语着，“我像蝴蝶一样从这里逃走。”当她这么一说时，仿佛幻景就变成了真实似的，她飞翅在她能够看到的那片蔚蓝的天空之中。

哪怕唐娜卡米拉走到门边用耳朵贴着钥匙孔听屋里的动静，她也不可能听到什么。小女孩正大大地睁着双眼，闪烁着光芒，她的双颊绯红，她正漫游在自己想象的空间中，里面充满了模糊不清的幻觉，时而被闪过脑际的一束散光照亮。她可以数小时数小时地这么呆着。

她从不求饶；她感到没有必要这么做。她忧心忡忡，但却气度高傲地悄然从那禁闭室中出来；她还在幻觉之中；食物给了她继续梦幻的新力量。那时她编的故事中女主人公总是个妈妈。6岁时，她在她那满头茶色发卷儿的小脑袋瓜里编了一首诗。这首诗是这个遭受着虐待、没有妈妈的小女孩在她最悲哀的时候用泪水写成的，其中还包括有她从洛雷托的牧羊人以及仆人那里听来的片断故事。一有机会她便从屋里跑出去；她独自跑过草地，跑到牧羊人们的简棚中，这些人都认识她，他们用手亲切地拍着她，那些大狗轻轻地用鼻子来拱她；她经常与牧羊人们一起吃东西。从田野远行回来，她总是满载着诗歌的素材，就像一只蜜蜂带着鲜花的精髓而归一样。恰如普森① 在把大自然搬上画布之前总要去草地采拮绿草以探索其中的奥妙一样，每次阿尼塔从她的偷跑中又回到文明世界时，她的眼眸和想象就充满了瑰宝，以及她为之快乐无比的美好事物。直到27岁时，安娜都还能从头到尾地背诵那首诗，尽管那首诗随着她生活每新增一个阶梯又新增一节。在第一节中有一只令人着迷的鸽子，头上别着一枚黑色的饰针。它是摩尔人的女皇：安娜永不回还的妈妈。根据安娜诗一样的逻辑，任何有黑色脑门标志的鸽子都能够是妈妈。

---

① 尼古拉斯·普森（1594—1665），法国画家。

她的全部童年的最大启示是来自书的概念，它们犹如从美丽的幻景涌出的一道道喷泉。能够读书该有多好！这个雄心壮志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强烈欲望。甚至在唐娜卡米拉终于教会了安娜认字读书之前，小姑娘已经从心底里原谅了家教太太使她一直遭受着的悲哀。最后，安娜真的学会了阅读，可她所能拿到的书里并没有她梦想中的事情。但这不要紧，她自会让它们说出她想要它们表达的一切。

书本教给了她地理知识，每逢出现有关河流、山川的长篇叙述，安娜都会从中看见剔透清澈的潺潺流水以及高耸挺立的松树掩覆的山峦。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岛屿的定义，因为她想象的也是一座四面环海的花园，这真太让她喜出望外了。唐娜卡米拉杂乱的讲课中有关圣灵们的故事成为安娜想象的甘露。她的诗歌开始有了固定的格式，不再模糊不清；她用彩带去修饰以色列人的帐篷，她想象出来自洛雷托的骁勇海军战士，他们赤裸着的腿，肌肉发达，汗毛浓密，他们头戴手织的"小鬼帽"。饱经风霜的面孔忧郁而和善，他们的胡须浓密而弯曲，双眼黑亮。

史诗在建国之初以及个人的幼年时期都会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安娜的绝大部分想象都与战争有关：可以说是一部《伊里亚特》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部没有情节的《罗摩衍那》②。她需要男主人公，于是在来自科隆德斯雷斯的男孩詹尔曼身上找到了一个。男孩毫不猜疑女友让他卷入的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他为自己被姑娘看重而洋洋自得，并总是高高兴兴地去赴少女安排的特雷博尔渡船之约。

姑娘没有告诉男孩她让他在远东的战场上赢得了多少巨大的战役，其中她是他的皇后，以自己巾帼英雄的气概帮助他杀出重

---

① 古希腊的一部叙事诗，传说为盲人荷马所著。

② 古印度史诗，长达48000行。

围。有时，她悄悄告诉他一个他前所未闻的计划，譬如到某个遥远的村庄去作次探险，可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并且很乐意地让自己扮成马车夫，只要安娜是骡子的角色，或者反之亦然。然而安娜并不满足，她想真正地去一趟摩尔人的国度，或杀死那些非教徒，或者使其皈依上帝，无论怎么都行，全听詹尔曼的。詹尔曼选择了杀死他们。他们说干就干；他们跳进了一只船，那时船夫正在河岸的一个简棚下睡觉呢。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只让这只庞然大船轻轻晃摇了一下，他们则仿佛看见自己正在未航行过的大海上全速前进着。

詹尔曼喊叫着："转舵向风！左舵！右舵！有人落水了！啊，鲨鱼！"

但是，这也不是阿尼塔所需要的。她希望真正地到远方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唐娜卡米拉这里逃走。詹尔曼只有唯一的一次没有让阿尼塔失望，符合了她为他所设计的性格和品质，那即当他同意夜里偷跑出来，一起在渡船上望着明月相互讲故事的时候。在他看来，这一计划要比去摩尔人的国土更现实一些，因此他们付诸了行动。我们知道那个卑俗而下流的唐娜卡米拉是怎样去理解孩子们的这次冒险经历。罪恶的女人把一切本应该引起她不安的事情——若从其肩负的责任来说——全部认为是极其可取，只要这些事实能证实她的预言。

"有其母，必有其女！"她每逢熟人便如是说。"伤风败俗！伤风败俗！"接着还补充道，"我说什么来着！本性难移——教育是无力与禀性抗衡的。"

因此，她在教育这个小女孩时丝毫不抱有任何要拯救她的希望，就好像她只是在养育一朵因虫蛀已经凋零的花朵。她不抱任何希望，只是履行她的职责。洛雷托是个小镇，自从唐娜卡米拉逢着谁乐意听便叙说那次事件——每到这种时候，这个悲伤为女人总是洒落几滴眼泪，仿佛被责任的负荷压得喘不过气来因的，

她无力与禀性匹敌——这样一来，口耳相传，甚至连俱乐部的绅士们都对强迫小姑娘做那次忏悔一清二楚。关于这件事还展开了一场从生理角度出发的讨论。各派各陈己见，有的绅士说事情完全有可能发生，并列举了大量类似的早熟例子。

“相信我，”唐娜卡米拉的情夫说，“男人性本恶，女人也差不多。”

有的人至少否认此事的真实性。

“如果写到书上，没有会相信。”

安娜由此成为一件引起普遍好奇心的小东西。人人都想看看她，查验一下她的脸以及体态有无明显的迹象……

“对她的年龄来说，她毫无疑问是充分发育的，极其良好发育的，”唐娜卡米拉的情夫说，一边想象着这个未来猎物的滋味。

“她的确已经是个成熟的小娘儿们了。”

安娜处在男人们贪婪的目光下；他们期待着她的销魂之处奇迹般地立即长大成熟，只可惜这一切在姑娘的身上毫无动静，只存在于“绅士俱乐部”成员们的想象中。

从此再也没有在洛雷托见到过詹尔曼，据说他有15岁。“他没有什么问题的。”

唐娜卡米拉认为自己毕竟负有道义的责任，得对女孩的家长说点什么，当然，不能告诉她父亲，这种打击足以杀了他，所以，她给安娜在贝图斯塔的姑姑写了封信。

“这是致命的打击！奥索雷斯的好名声被玷污了！这孩子到底是奥索雷斯家的一员，尽管她不配这个姓氏。”

唐娜安依西亚，那年长的妹妹，给唐卡洛斯写了封信，因为事关紧要。她倒没有夸张地投告这桩丑事，说起来，她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同时觉得向一位父亲告诉这种丢人之事有失郑重。况且，在此情况下，一位未婚女士，哪怕已40余岁，也不合适具体到某些细节的描叙上。最后，到唐卡洛斯手中的信上不

过写道：让安娜不在其父亲身边是一桩冒险的举动，因为孩子若不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家族的名誉即使不会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也有被蒙羞受辱的极大可能。然而，这时唐卡洛斯已经不可能够重返祖国了——反正他是这么说的。

数年过去后，唐卡洛斯获得了一次赦免的机会；他接受了，回到西班牙。这时的他已是一个看破了红尘的人。唐娜卡米拉和安娜便搬到马德里来，3个人在这里度过一年的大部分时光，只在夏天和秋天的时候去洛雷托的别墅小住。

家教太太企图毁掉安娜贞洁的流言蜚语逐渐淡薄下去，世人也忘却了这桩丑事。等姑娘长到14岁时，除了家教太太那个还等待着她的男人、贝图斯塔的姑姑以及随时铭记在心的安娜自己，谁都记不起那个原本就是杜撰出的卑劣下流的事件。在中伤的开始安娜没有感到太大的伤害，那不过是唐娜卡米拉对她的诸多不公之一罢了。不过，她渐渐地产生出满腹的疑虑；她带着难以置信的强烈的情感，不禁使出浑身解数要去明白其中的蹊跷——为什么会对她的生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为什么使得家教太太有必要对她处处设防。安娜想知道她到底被指控犯了哪桩罪状。唐娜卡米拉个人生活的堕落与卑鄙磨砺了女孩的机敏，她开始懂得什么是名誉以及失去它意味着什么——由于人人都使之认为她在特雷博尔渡船上的经历是件丑事，她的无知也确认了自己的罪状。特安娜无知的最后一层幕纱被掀开时，她清楚地看到事情的真相，而此时，那已经成为生活中十分遥远的事了；她只依稀记得她与一个来自科隆德雷斯的男孩之间的友谊。事实上，她真正得以明白的是记忆中的往事，她疑窦丛生，不知自己是否犯了那些罪孽。当所有的人都不再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安娜仍在苦苦思索着，弄不清那些是天真无邪的行为，哪些算十恶不赦的罪恶。她开始怀疑一切。她渐渐坚信极大的不公乃是这个世道之规，因为上帝就是如此希望的。她变得害怕，恐惧人们对她的所作所为会

产生出想法，于是她违背自身强烈的渴望，让自己逃避在那不朽的伪学中，压抑住所有快乐的冲动。一向高傲、敢于与整个世界抗衡的安娜宣告自己失败了，对那些强加于她的道德规范，她循规蹈矩，也不争不辩，盲从着，既不信任它们，也绝不违背它们。

这就是当她父亲流放归来时她的境况。父亲面对女儿的性格甚感不满了。

他难道不是在被告知说这个孩子危及其家族的荣誉吗？结果呢，恰恰相反，他看见的是一个按她年龄来说是过份羞涩和保守的女孩，太正经太古板的姑娘。他如今多么懊悔把女儿放任给那个假正经的英国女人，在他看来，她的教育方式对拉丁民族是不合适的。当他从国外回来时，他已经相当拉丁化了。他庆幸他现在能够在女儿身边，纠正她所爱的那种有缺陷的教育。他辞退了唐娜卡米拉，自己负担起女儿的教育责任。在他离开的这些年间，唐卡洛斯更加哲学化了，少了许多政治色彩。西班牙无可救药，已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国家。再有，美国正张着嘴想吞食欧洲。他对于从美国进口肉罐头深感忧虑。

“他们要吞食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我们。我们贫困不堪，一贫如洗——是一群只有能力去晒晒太阳的可怜虫。”

他本人肯定属于贫困户，而且随着时日的过去变得越来越穷，不过他把他的困窘归于国家的普遍衰败、民族的堕落以及类似的其它因素。他仍拥有的图书馆——条件还得到了改善，他也有朋友——当然，都是新结交的。

每天喝咖弹时，当着安娜的面总有一番关于基督神明的长篇大论。有人称上帝是民主主义的鼻祖；有的说他是太阳的象征，信徒们则如星宿图上的星座。

安娜总是尽可能地设法快些离开这些谈论国家大事之人，而又不会冒犯她脾气暴躁的满脑子自由派思想的父亲。姑娘每逢不

由自主地想到她父亲的朋友全是这种粗俗之人，不负责任的空谈家，她是多么地悲哀啊！最糟糕的还是想到她爸爸，她最亲爱的爸爸，一个能够制造火药、钟表、电报机等样样在行的能人巧匠，如今被他的这些哲理弄得神魂颠倒，竟不知道该如何同自己的女儿——在宗教方面比他懂得多的女儿——相处生活。

安娜的表面顺从，实则是她屈从于世俗的偏见，日常生活和各种关系中的不公正所作出的牺牲，就她这方面来说倒也算不上虚伪，或者说，是傲气的面纱。不过，要想从她的表面去认识其内心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了。恰如少女时代为了逃避唐娜卡米拉的喜怒无常以及不时的折磨，她遁入自己的想入非非中寻求庇护；尔今，她长大成人，为了替自己精神上所遭受的屈辱和不快找到某种补偿，她把自己封闭在冥冥的思索之中。她再没有勇气以自己的冲动去与世上所有蠢人共同策划的阴谋抗衡；可是，每当她一人独处时，她便为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折磨找回补偿。敌人虽强于己，可她对自己那宛如多棱角城堡的内心世界仍享有控制权。

谁也不能使她把宗教视作一种慰藉的源泉。唐娜卡米拉把基督教视如地理或缝纫或熨烫术一样。是一门装饰门面的课程，或者是一个家庭的需要品。她从未对安她说过任何有悖于教条的话，可也从未试着用母亲般的亲吻去解释耶稣的柔情。圣母玛丽亚确实是上帝的母亲；可有一次，当安娜从田野回来说她知道圣母在那条河里为小儿耶稣洗尿布时，唐娜卡米拉愤怒地叫着说："贱人！是谁给这孩子灌输这些粗野无耻之话的？"

从这个观点上，唐卡洛斯亦赞同唐娜卡米拉的态度，因为他自己也相信上帝降生的神秘犹如朱庇特① 播降的金雨；他还追溯

---

① 即罗马神话中的宙斯，最高之神，主宰一切的神和人，决定自然变化和人间祸福。

到更久远的时代，并通过神话故事的相互比较竟在印第安人的宗教中找到了类似的教义。

父亲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安娜阅读的宗教书籍，不过，理解也罢，囫囵吞枣也好，反正她知道很多神话故事。

除了那些基于最起码的羞耻之心不宜看的书本，唐卡洛斯一般都不会限制女儿的阅读范围。她需要也当该了解其它的事物。为什么不呢？为此，奥索雷斯大量地引经据典来解释和宣传他所谓的“全面协调教育法。”

“我的愿望是，”他总结道，“让我的女儿既知道什么是善，也了解什么是恶，这样她便可以择善而从，否则，她的行为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总之，他的女儿若是在高空钢丝上表演钢丝走人，唐卡洛斯定会在下面为她铺一张安全网，哪怕这样会使表演损失一定的价值。

有一些现代小说他也禁止女儿去翻看，可一旦是涉及“真正艺术”的古典艺术便没有任何禁区可言了，安娜什么都可以去读。意大利之行后的奥索雷斯已从浪漫派演变成为如今的古典派了。

“艺术是没有性别的！”他会嚷嚷着说，“瞧着吧，我要让我的女儿看一看那些重现古代艺术的图画，它们显示出裸体的完美，那是当今人们煞费苦心也无法模仿到的。再也不存在裸体艺术了！”他叹息着。

就像儿时学习以色列的历史一样，阿尼塔明白了那些神话故事。

“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① 唐卡洛斯老生常谈。

此外，他没有别的防范可言了。

幸好古代艺术和希腊神话给安娜心灵上留下的最强烈印象不过是纯洁的美学艺术。最重要的是她的想象力得到激发，也多亏了

---

① 法国俗语，大意是“你往坏处想，是你的灵魂不干净。”

她的想象而不是唐卡洛斯对这种古典裸体艺术的赏析，才没有给姑娘带来什么混乱。

她羡慕荷马笔下的神仙们，他们生活在她想象中本应如此的自由天地之中，充福了阳光和奇遇，用不着永远挨那个半英国家教太太的教鞭。

同时，安娜还嫉妒特奥克里多、比翁和摩科① 笔下的牧羊人；她梦想过痴情的独眼巨人② 那清新而阴暗的神龛；她带着复杂、有某种伤感情调的快乐心情把自己和那些幻景都设想在炎热的西西里岛，她想象着世界中的爱之巢。由于姑娘终日沉溺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梦幻以及奇想之中，才发生了特雷博尔渡船上那令人费解的一幕。这给她带来羞辱，于是她开始带着疑虑看待一切有关男女关系的谈话，甚至还怀有感情上的厌恶，也不管它们是否给她带来一些快感或者使其感受到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家教太太的中伤以及其他人恶毒的说长道短把安娜抛进了一团率直与纯真的困惑之中，她变得冷漠、生硬，凡涉及她想象应该算是爱情的事物她都退避三舍。同时，她不由自主地避免与任何男人有任何近密的关系，就像易燃物品不得近火一样。唐娜卡米拉把她视为一桶火药，一点即着。“她少女的本性就不正，不管多么让人难以置信，她与詹尔曼的关系是有罪的。最好还是让她避开所有的男人。她不要有更多的羞辱了。”这样的环境无疑为姑娘精神上的反常推波助澜。唐卡洛斯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全是孤独的遁世者，或伪哲学家或策反者，他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单身独处的先生们，即使他们有妻室儿女，他们也从不引见或谈起她们。阿尼塔没有任何朋友，况且，唐卡洛斯对待她就像对待一件艺术品，因此没有性别可言。她接受中性的教育。虽然奥索雷斯为妇女解放大声疾

---

① 三人均系古希腊田园诗人。

② 希腊神话中关于居住在古代地面上的巨人的神话。

呼，并为巴黎某位女士用盐酸烧了某情夫的面容而欢呼雀跃，但在内心深处，他仍把妇女视为下等品、讨人欢喜的宠物。他从来不考虑安娜可能有什么要求。他曾深深爱过她的母亲，一同度过了充满着各种过份举动的蜜月，甚至亲吻她的光脚牙子，但是，同一个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又渐渐地把妻子还原成从前的女裁缝来看待，到头来，竟以一个好心、和善、满意的主人身份去对待她。他有他的理由，他认为他正在履行着对安娜负有的义务：带她去艺术馆，军事博物馆，偶尔也去逛逛集市，更多的时候是与他的一些朋友一块儿散步，那些人都是自由思想派人物，每十步就得停下来争辩一场。他们属于几乎从来不与女人交谈的一类男人。此类男人似乎颇为少见，但比人们可能想象的要更多一些。这些从不与女人交谈的男人们一般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因为大多男人大谈特谈女人，而奥索雷斯的这些老伙伴甚至提都不提女人；他们是孤独的北方松，并不迷恋南方的棕榈树。

安娜到了一个女孩开始拥有女人魅力的年龄，然而她却没有能吸引到任何注意力，也没有谁爱恋上她。唐娜卡米拉和唐卡洛斯的轮番教诲使她的双颊不再有玫瑰般的丰韵；曾一度让家教太太的情夫油生邪念的体念变化和隆起业已停止了。阿尼塔就要成为一名女人，然而她似乎还远离由此将产生的危机：她苍白、单薄、虚弱，一个毫无光彩的15岁年纪。10岁时，她看上去像13岁，而如今15岁了仍呈13岁时的模样。

由于还没有决定下来，哲学家们的供养是否应由公共支来承担，唐卡洛斯——只知道让世界走入正轨，同时力斥当今现状的思想家——很快发现自己正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

“累了，奋斗太久，”他这么想，并没有要去谋份工作的意思，因为他不愿意去干任何他曾干过的工作。他宁可答应安娜双手合掌的苦苦哀求，退隐到在洛雷托的别墅中去。不幸的女孩在马德里饱赏了百无聊赖。纵然安娜·奥索雷斯的想象驰骋希腊、俄林

匹斯山以及艺术殿堂，可她有血有肉的身躯却只得住在地处阴暗而狭窄街边上的一间夹楼里，邻居的楼阁似乎要从四面八方向她逼来，一些女街坊邀她去一道散步，或去参加一些聚会，或去看一些她这样年纪的姑娘们常去看的不正经戏剧。在马德里，贫困者要么随波逐流，要么也附庸风雅。那些女街坊们就属后者。阿尼塔无法忍受她们；她对这些人、他们的聚会以及那些戏剧感到恶心。这样，她不久便遭到了这帮人的排斥，他们认为她自命不凡、骄傲得像只拖着两条尾巴的狗。在乡下的那半年里她觉得好过多了，哪怕景物依旧，让她时不时地想起当时被禁闭的情景、渡船上的冒险以及随之而来的流言中伤。不过，在所有可能提醒她想起当年耻辱的人们中，如今她只看见伊里亚特先生，其家教太太的情夫。他来拜访唐卡洛斯，当他瞧着小姑娘时，其目光好似等待收成的农夫。

当唐卡洛斯出于经济的缘故决定这一年都住在洛雷托时，阿尼塔亲吻了他的眼睛和嘴，一整天里都喜形于色，似乎在步入唐娜卡米拉的儿童教育室之前的那个快乐女孩又回到她身上。

在过去的年头中，带到洛雷托的书只有少许的几木箱，而这次是整个图书馆——唐卡洛斯真正的骄傲——随骡夫一道迁到此地。

一个阳光明媚的5月之晨，安娜在洛雷托开始崭新生活的前几天，她一边欢快地唱着歌，一边擦拭着书架，掸去书籍上的尘埃，并按唐卡洛斯编排的目录顺序将书放好。

她无意间看到一本由黄色卡片纸串在一起的法国书，她原以为又是她父亲禁止她看的那一类小说。她正要放置书架上，忽然看见书脊上写着：圣奥古斯丁① 的忏悔录。

---

① 奥古斯丁(354—430)：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思想家，著有《忏悔录》等。

圣奥古斯丁在这儿干什么？

唐卡洛斯是个自由思想派，他不读任何圣人或神父们写的书，他称这些人是极右份子，但是圣奥古斯丁是几个不多的例外之一。唐卡洛斯认为他是位颇优秀的哲学家。

安娜突然之间被一种难以抵御的冲动抓住了，恨不得立即看着这本书的内容。她知道圣奥古斯丁原本是个放荡的异教徒，多亏了他母亲圣莫尼卡的眼泪，他才皈依了上帝的声音。这就是她知道的一切。于是，她放下羽毛掸，站在那里便翻开前几页，开始读起来；满头卷发的小脑袋和打开的书本沐浴在阳光下。唐卡洛斯出门去了，因此安娜得以把书掖在胳膊下走进花园，来到凉棚下；那里有多年生的攀附植物密密丛生着权作顶盖。树叶在书页上投下绿色的阴影，在字里行间跳跃着，书则在明与暗的光点笼罩之下；她可以听到在身后不远处传来的潺潺流水声，那是灌溉水在渠道中懒散地流淌，阳光照耀着它们；花园外是高大杨树的枝干，上面如同钢枪般闪亮的新叶发出轻轻的沙沙声。

安娜往下读着，心灵完全被书里的文字攫住了。这一页尚未读完，她的心儿已跑到下一页去了。太让人耳目一新了。根据这位圣者的看法，一切神话故事都是胡言乱语。爱情——正如她曾以为的那种爱情——是一种罪孽，是微不足道的，是错误的，也是盲目的。她处处设防是正确的，她记得在马德里时，曾有两个学生给她写信，她只字未回答。这是自从让人羞辱的特雷博尔渡船事件之后唯一一次类似的事件。圣者还说，儿童性本恶，是天性的卑劣使那些爱他们的人喜欢他们，与他们一起开心地欢笑；这一切都是错误，是自我主义、愤怒和虚荣造成的。

“太对了，是这样的，”安娜懊悔地想。

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她需要另外一种东西。她心灵的空虚将会得到弥补吗？她那平淡的生活，过去、将来一片漆黑的日子会有尽头吗？那些徒劳无益、充满了烦扰和荒唐的岁月会结束吗

她听见一声似爆炸般的巨响“会的”在脑际回响，这声音如同灿烂的火花照亮了她的心灵。这一切都是在她一边读着书的时候发生的，而她依旧迷惑，同时为内心深处传出的声音恐惧，特别是当她读到有一段，圣人讲叙他也是在一个花园里漫步，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在说“Tolle，Iege”①，他赶紧跑去打开神圣的课本，念了一行《圣经》的时候。安娜大叫一声，一股颤栗从她周身的皮肤传到头发根儿，犹如一阵飓风吹过，头发被竖起来，竟足足有好几秒钟。

突然之间，她感到超自然的一种恐惧。她以为将有什么鬼怪要在眼前显形……在这一阵惶恐过去后，这个没娘的孩子感到一股暖流从心底直涌眼眶，她的心平静下来，泉涌般的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她俯在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上哭泣，就像埋头在母亲的胸窝。此时此刻她的心态开始贴近成人女子了。

下午时分，她看完了全书，只留下最后几章没看，因为她看不懂。

当天夜里，唐卡洛斯在图书室里与洛雷托的一个神父和其他几个对哲学以及高级果酒兴趣颇浓的绅士们进行争辩；只要能保证有针锋相对的论战对手，潦倒的奥索雷斯总是毫不吝啬地大量供应美味的苹果酒。他常说一人独自思考只是事物的一半，他需要对立面。那位神父希望教堂的旗帜永远高高飘扬，希望每天晚上都能在洛雷托愉快地度过，即使是正值春寒料峭之际。

安娜总是坐得远远的，整个人几乎陷在那把巨大的皮布安乐椅中，椅子有两个硕大的耳状扶手；她经常在这把椅中做那些白日梦。每逢这时，她的两眼睁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她现在又恍然如梦了：关于圣奥古斯丁，她想象着他头顶大的金色主教冠，

---

① 拉丁语，即“读书去吧”之意。

身穿金缎子法衣，正在穿越非洲的沙漠，那里栖居着毒蛇、猛兽，生长着高耸入云的椰树。恰如儿时一样，听任想象不着边际地驰骋是件趣事，同时为她的诗歌又添新篇章。每想到圣奥古斯丁是那么亲切在圣坛上接见一位从前疏远了的远道朋友，安娜不由得感到一股暖意，这使她竟爱上了主教本人的整个精神世界。

此时唐卡洛斯正在指天发誓说基督教源于巴克特里亚①，他拿不准他是否说对了是巴克特里亚，不过好在在涉及历史事实这方面，他在乡里的声誉不算坏，这幸亏他的听众们的无知。

神父不知巴克特里亚是怎么回事，因此在他看来，认为基督教源于那个地方的念头真太滑稽可笑了，乃是前所未有的最荒谬之谈。

他笑得几乎快背过气了：

“上帝！巴克特里亚，像个故事。奥索雷斯先生从哪里读来的这些？”

“这个神父决不是圣奥古斯丁那样的圣者，”阿尼塔想，“不，决不是，圣奥古斯丁不会喝苹果酒，或者如此低劣地反驳我父亲的这些见解。其实也没什么，神父说得没错，这就是够了：他没有意识地说出了真相。”这时唐卡洛斯已开始攻击摩尼教徒了。

“无论信仰好上帝还是信仰坏上帝都要比信耶和华②少一些荒唐的成份，后者简直是暴君，独裁而专横”。

他父亲是个摩尼教徒？圣奥古斯丁也曾一度犯过类似的错误，为摩尼教徒们说好话！，正如阿尼塔的亲身经历一样，她父亲有朝一日会改变观点的，会像她一样，心里充满着对所有人的爱，信仰上帝和伊波纳③的神圣主教。”

---

① 今阿富汗境内。

② 希伯来语，即“上帝”。

③ 圣奥古斯丁的墓地。

一段时间以后，到图书室找书时，安娜发现了《基督教的精神》①，这是一本启示人心智的书。通过美来证实宗教似乎是世界上最妙的主意了。如果说她的理智拒绝接受夏多布里昂的论点，那她的思想和她的意志一道却很快臣服了。

根据唐卡洛斯的话来说，夏多布里昂是个颇傲慢而自负的傢伙。他之所以藏有他作品，完全是因为他的风格还不算太次。当时，几乎人人都说夏多布里昂的坏话。

安娜接下来读的是《殉道者》②，她乐意做个西莫多茜，她父亲比起多莫多科毫不逊色，尤其是在他的意大利之行以后，他被不折不扣地转变成了一名异教徒。不过，那尤多怎么办呢？尤多在哪里？她想起詹尔曼来。他如今怎么样了？

要在她父亲的书中找到其它一些为宗教说好话的书籍并不困难，一卷《西班牙诗选》③就是有关宗教的诗集，里面的绝大部分诗歌晦暗而枯燥。不过安娜还是从中找出了一些诗歌，它们给她留下的印象胜于夏多布里昂的手笔。有几首五言诗，弗雷·路易斯·德·里昂是这样开始的：

---

①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的作品 1802年著，1806年首次被译成西班牙文，本书基于美学的关点颂扬基督，其精美的风格颇受美誉。

② 夏多布里昂的一部散文史诗（写于1809，第一次被译成西班牙文是在1816），背景是三世纪。年青人尤多是个希腊基督徒，他爱上了一位异教徒的姑娘西莫多茜。姑娘的父亲多莫多科是个神父。尤多向西莫多茜讲述了他的一生：他原是一个士兵，一个自由主义者，后来他受到良心的谴责，并开始拥有信仰。西莫多茜爱上了尤多，成了基督教徒。一对情人各在一方，直到后来在罗马时再见，那时尤多被罚与狮子搏斗。最后两人一块儿死在竞技场内。

③ 共9卷(1768—1978)，由胡安·琼斯·洛帕茨·德·西达诺编辑的西班牙诗歌，其中的诗歌都归在西班牙16世纪时期宗教诗人弗雷·路易斯·德里昂的名下，不过目前对此尚存争议。

如果有那么一天，
你想要赞美姑娘的秀发，
那你就应赞美玛丽亚，
她的发比正午太阳的光芒还要金黄还要闪光，还要漂亮。

为了赞美玛丽亚的秀发而把所有其它脑袋上的头发忘得干干净净，这位教会诗人在其温和与柔情中似乎潜伏着一种为安娜所称道的"圣洁感"。这些五言诗行在安娜心中所激发起来的圣洁感是其它任何情感都不可比拟的。当她品味着这种感觉时，她充满了基督之爱的狂热之情。

玛丽亚不仅是天堂之后，她还是一位蒙难之人的母亲。哪怕玛丽亚在安娜眼前现身，安娜也不会有半点怯意。一天天地成长为成熟女人的安娜对圣母的热爱已经远远胜过心中对圣奥古斯丁或夏布里昂的崇拜。"万福玛丽亚"和唱赞美诗对她变得有了新的含义。她不停歇地祷告着，然而这还不够，她的希望是想自己创作祷词。

唐卡洛斯也有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翻译的诗歌集《雅歌》①。那是阿尼塔的禁书之一。

"他们骗不了我，"唐卡洛斯会眨着眼，说道，"这本'招人喜爱的书，可能是教会的，不过——我可不能肯定，我拿不太准。"

他喜欢这样东拉西扯，因为他认为自己虽不能够去诽谤与他一样的人们，但若是在谈论圣人和神职人士时责难几句也不伤大雅。

当安娜读了圣胡安的诗后，她感到自己好像也能够创作祈祷

① 圣胡安·德·拉·克鲁斯：西班牙宗教著作家。这里所提到的《雅歌》是指西班牙16世纪的一部神秘主义诗歌集，它不仅仅是《雅歌》的翻译本，而是基于《雅歌》并借助于由此产生的想象力所产生出的一部作品。这是一部宣传神秘主义的作品。

词了。她独自漫步洛雷托的山丘，百里香的气息弥漫四周并沿陡峭的悬崖飘进大海。这时，她会以诗歌的形式把祈祷词大声地说出来，仿效圣胡安风格的诗歌——她总是这么称呼它们——从她的心灵中泉涌而出，一节又一节，朴实、柔和、充满了感情。她便是以这种方式同圣母交谈。

激动却又紧张的阿尼塔注意到——为此她甚至感到一种奇特的头疼——在圣胡安的诗词与她爬山踏足的野百里香所散发的芳香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

的确，安娜的心智近来总是有些不由自主地在寻觅并发现着类似的神秘联系，它们带着一种莫名的情感刺激着她，渐渐地，她开始出现严重的头痛。

一个秋天的下午，阿尼塔饮了她父亲让她在喝咖啡后的一杯枯茗酒之后，独自出门了，她打算在她十分熟悉的松林洁地里写一部书，这本书的主题在更早的时日里就开始在她心中酝酿了，这是一部《献给圣母》的句集。

唐卡洛斯允许安娜独自出门的条件是，她必须从花园门出去，并沿着丛生着野百里香的山道上山，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人能看见她，而且人们除了拾柴不会去爬那里的山丘。

那天她走得比往常要远一些。山岳崎岖，山路似羊肠小道。在右侧，让人望而生畏的悬崖峭壁直插海面，大海以浪花和咆哮发出的愤慨传到上面的高地时已变成宛如低语。在左侧，野百里香一路相伴直至丘顶，这里拥挤着密密的松树，松枝间风儿应和着大海永不止息的哀歌。阿尼塔向上而行，爬山使她激动、让她热血沸腾。她的双颊一贯冷若冰霜，而此刻却如火烧，滚烫灼热，好像又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某些时候。她带着一种充满了激情的冲动向上攀登着，似乎这条道路将引导她走向天堂。

在一个急转弯的前头，一幅崭新的景色迎面而来：洛雷托不见了；眼前出现的是以前只闻不见的大海，从这里望去要比从港

湾处观看更为宽阔，也更平和和壮观。从这里看去，海涛不再像困兽一样发出强劲的抗争，而更像一首有旋律的圣歌，洪亮的反复音节发出的共颤，平稳、对称，从东到西。遥远处的西边有一座半圆形的山峦，看上去又像是巨人的登天梯，云层与山峰彼此交错，色彩相映衬。在那蓝色石山的顶峰，安娜辨出一个细小的暗点；她知道那便是神殿，圣母就在那里。西边的云层在渐渐散去，从那深处倾泻出的光亮为圣母勾勒出一道晕圈，她的殿堂便座落在山巅之上。夕阳西下，一幅壮丽的日末图画。洛雷托的小打渔船只点点，在山丘的阴影笼罩下，宛如水上翻飞的鸽子似的。

终于，安娜来到了松林洼地。那是夹在两个低矮土丘之间的一块凹地，土丘被灌木丛包裹着，凹地里有些名贵的树木。凹地的中央有一道已经干涸的山溪，河道裸露出河床底部的灰白石头，一只通常被这个姑娘想象成夜莺的小鸟隐身在土丘灌木丛中歌唱。安娜在干涸河床边的一块岩石上坐下来，想象着自己迷失在野地里，这里没有任何声响提醒她想起人类。大海，如今已退出视野之外，再次听上去恍若来至地面下的喃喃细语；松林荡着海样的涛声；小鸟儿像夜莺。她确信只有她一人独处此地，于是，她摊开一本平常的记事本，放在膝头上，用铅笔在第一页上写道："献给圣母。"

她陷入沉思之中，等待着神圣的灵感。

在她动笔之前，她让她的思维自由地驰骋。

等她铅笔开始书写第一行时，在她心中整个的第一节已经完成了。她的铅笔匆匆写过一页又一页，而她的灵感往往来得更快。每一行都带来更多诗句的诞生，就像一个亲吻唤来千百个热吻一样；同时，随着每一个充满情感、充满韵律的构思的产生，又激发出一连串的富有诗意的思想来；这样，那些本来就纯朴而高尚并且洋溢着热情的诗意表达，此刻变得更加绚丽多彩、馥郁芬芳了。

她的诗句如流，可她的手却不得不把速度降下来，因为铅笔已经不能再往下使了。安娜双眼噙着泪，既看不清写的字也看不清纸。她觉得太阳穴好像有鞭子在抽打她，喉咙那里有一只铁手狠狠地卡着她。

她站起身来，想说什么，却尖叫起来。她的声音便在凹地里回荡，夜莺停止了歌唱。安娜的诗文在夹杂着哭声的诵祷中随风飘逝，一边被回音的山岭石壁重复着。她用火一般的词语呼唤着天国之母。她为她自己的声音所震撼，她颤栗着，哽咽不能语，双膝跪下，前额一鞠倒地。一时间一种神秘的恐惧笼罩着她，她不敢抬眼，害怕自己或许会被什么超自然的东西所包围。一束比阳光更强的光亮刺过她的眼睑，同时她觉得附近有什么声响似的，她大叫一声，恐惧地抬起头来……原来是对面土包上有一枚黑莓果在滚动。安娜睁大眼睛看这一奇观，一只黑色的鸟儿正从灌木丛中飞出，从她的额际掠过。

第 五 章

唐娜阿依西亚·奥索雷斯小姐已47岁了，却未曾出过贝图斯塔省。因此，对她来说，这么贸然地沿海岸作长达20多个小时的驿站旅行去洛雷托是够不方便的，或许还有些危险。陪同她一道的有德高望重的受俸教士唐卡耶塔诺·里帕米兰和一名跟随多年的女仆。

唐卡洛斯骤然去逝，在夜里，既没有忏悔，也没有任何圣礼仪式。医生说是什么心血管，什么输血管……纯粹的唯物主义。唐娜阿依西亚能够看见上帝之手，那是勿需棍棒或石头就能惩罚不敬神灵者之手。不过，这些并不妨碍她在一路旅途中表现出深沉的悲哀，连基督徒的顺从精神都难以缓和。

“安娜，女裁缝的女儿，卧床不起。这孩子孑然一身，听任家仆们的摆布；去接她吧，没有别的选择，看在死者的份儿上，家族的不和且告一段落吧。”

“狗既死，仇亦消，”一个贝图斯塔的高尚者曾经这么说过。在唐娜阿依西亚和唐卡耶塔诺到达洛雷托时，安娜已经奄奄一息，是神经性发烧——一种可怕的疾病，医生是这么说的，同时，病症还证实了随年龄而发生的一些生理变化。如此描叙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合适——但这名医生却不该在女士面前用这么不加掩饰的话来解释说明，并且还引证了许多细节问题。唐卡耶塔诺听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可唐娜阿依西亚却更情愿言者采用隐喻和婉转词语。“被压抑的发育，”“关键而神秘的变体，”“蝶蛹化蝶”——这些都是可接受的，所以唐娜阿依西亚会毫不迟疑地把医生补充的细节斥作粗俗。

“我兄长都结交了些什么人哪！”她翻着白眼喊叫着。

可怜的姑娘，父母双亡，病魔缠身，一个人孤苦零丁，两周来任凭家仆的摆布，因为唐娜阿依西亚并没有下决心作这一趟24小时的旅行，直到她如今已濒临死亡的侄女自己出面苦苦哀求于她。在噩耗传来之前，安娜就已有病在身，她的病是忧郁症；她感到一种莫明的悲哀。起初，丧父的现实使她惊惧胜于哀伤，她没有哭，只是整日地打着寒颤，沉浸在充满着胡乱念头的冥思苦想之中。姑娘被一种可怕的、令人悲哀的自怨自艾控制。自身遭受抛弃的感觉比父亲的死更让她痛苦，现实使她感到害怕。她所有的勇气都消失殆尽，觉得自己是任何人的奴隶。一直默默遭受着折磨的忍耐，此时此刻，不再能够为她的内心世界提供庇护。她需要人世间的一处避难所。她知道自己一贫如洗，在父亲去世的前几个月，他们以低得可怜的价格把贝图斯塔的老宅卖给了两个姑姑。这是唐卡洛斯继承的财产的最后残余。这笔钱用来还了旧债，可仍未了清。现在栖身的别墅已经抵押出去，但所得仍是入不敷出，再加上哲学家的双手挥霍无度。

“换而言之，我几乎一贫如洗。”

在她能够领取一些孤儿抚恤金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不过，她听说那抚恤金也只是微不足道的数目，事实上简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况且，没有任何人告诉她该怎样以及到哪里去申请。她孤独一人，孑然一身，会怎么样呢？哲学家的朋友们半点忙都帮不上，他们只知道如何斗嘴。神父再也没到房子来过，因为唐卡洛斯的溘逝或多或少有些亵渎之意。

在父亲安葬后的三四天里，一天早晨，安娜试着想从床上起来，可她的床似似有许多无形的胳膊把她拽住。前一天晚上，她入睡时双牙紧咬，寒颤不已。她尝试着给她贝图斯塔的姑姑写信，可却不能够把语言组织到一块儿，甚至连拼写都拿不准了。

虽然她试图不要显出她身体有病的模样，但常常恶梦不断，病魔已经让她忍无可忍。医生说是发烧，提出需要最精心的护

理，还问了姑娘一些回答不了和不愿回答的问题。她一个人在这里，医生说她连一个可以说说话儿的人都没有，同时也责骂家仆们的满不在乎。

“他们要让你去死，我的姑娘。”

安娜喊叫着，感到恐惧和心慌。她流着眼泪，紧合双掌，乞求人们给她在贝图斯塔的姑姑传个信儿，她知道她们都是最好的基督徒。

姑姑对购买这幢房子多少有点歉疚。她们清楚房子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她们付给其兄的钱，她们不公正地利用了他拮据的窘境和对自身经济利益的马虎和糊涂。不过，一旦想到他曾经背叛了奥索雷斯家族的信条，说什么“为避免成为神秘主义的受害者！”，这一欺骗似乎又算不得什么了。

现在机会来了，她们可以通过救济其宝贝兄长的倒霉女儿来自宽一下各自的良心。

当唐娜阿依西亚看到安娜几乎生活在一贫如洗的境况中时，她才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善行的份量。她们姐俩原以为奥索雷斯家族一员——哪怕是个逆子——的别墅多少会与其名分相当——却原来是一座平常的住宅，虽漆得花花绿绿，但一文不值，连带的那个园子收益也平平。再者，这幢房子还背着一身把它全卖了也不足以偿还的债务。安娜算是倒霉透了！那个背时的无神论者根本不懂生财之道，赔了灵魂和肉体，也失去了天堂和人间！多么好的买卖！然而，无论如何，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唐娜阿依西亚肩负起了一个十分沉重的包袱：谁能不背十字架呢？

一个月过去，安娜可以下床了。

唐娜阿依西亚在洛雷托过得百无聊赖，这里没有什么社交可言；因此返回贝图斯塔的日子问题很快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虽然这样做有悖于那个粗俗的满口医学术语、说话没有遮掩的小大夫的意见。

她们一到贝图斯达，这个父母双亡的姑娘就开始遭受“恢复期滞延”的折磨，反正家庭医生是这么说的，这位医生小心谨慎，称谓东西总是转弯抹角的。

所谓“恢复期滞延”，其实是再度发烧，安娜又一次差点儿送了性命。

这段时间里，奥索雷斯的姊妹俩以及贝图斯塔的贵族们暂停了对唐卡洛斯和意大利裁缝的女人的评头论足，因为他们尚未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姑娘徘徊在生死线上；唐娜阿依西亚发现这孩子的行为无可指责。

说实话，没有任何人可抱怨安娜的行为或她的性格。她是个极其优秀的病人，她从不提任何要求，给她什么就是什么。倘若有人问她：——“感觉怎么样，阿尼塔？”——只要还有力气说话，她总是回答“好些了，夫人。”

有时候她没有回答，那是因为他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还有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听见。在这次新的恢复期内，她同样地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她从不抱怨，对她来说，怎么样都行。她没有什么过份的要求。

在奥索雷斯姊妹理所当然身置其中的贝图斯塔的贵族圈中，一时间，这两位圣洁女士的自我牺牲精神被传为佳话。

那时还只是一个普通教士的格洛塞斯特尔(即唐雷斯蒂图托·莫雷洛)，在贝加拉纳侯爵家的一次聚会上，用一种甜美而神秘的嗓音宣布说：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种古老的美德，它与当今流行的那种虚假、只是挂在口头上而已的爱心截然不同。奥索雷斯姊妹把一桩慈善工作付诸了行动，仔细分析，我们将发现其中所包含的系列善举。问题不仅仅是肩负起一个人吃饭的巨大负担，我相信，一定还有一个人穿衣穿鞋的问题，而且这个人，完全有可能

死在她们之后——这将意味着一个她们终生的负担，也就是说永远的负担——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位姑娘代表着一种背叛……”

“一种令人憎恶的背叛，”一个破落的男爵冒冒失失地说。

“令人憎恶，”格洛塞斯特尔点点头重复道，“她同时还代表了一种不祥的结合，其中奥索雷斯家族高贵的血统在一个罪恶的时刻掺进了平民的血液。更糟糕的是，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姑娘乃是她父亲德道沦丧的象征，那个不幸的……”

“是的，当然，当然，”贝加拉纳侯爵夫人忍不住打断格洛塞斯特尔的话，说道，“是的，显然如此，她的母亲是个堕落的女人——这么说不假，不过这孩子据她的姑姑们说本身似乎还挺可以的，——驯服而安静。”

“她当然得保持安静，她虚弱到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发言的是那个为贵族圈层看病的医生，唐罗武斯蒂亚诺，安娜的病也正是他在关照着。

就在当夜，这个集会中的所有人都一致同意接受唐卡洛斯的女儿作为奥索雷斯家族的一员，认可她出于这一最高贵的贵族之家，对她母亲则只字不提，这是被禁止的；这样，安娜将作为享有崇高美誉的两个姑姑的侄女而受到尊敬。

当医生把贝图斯塔贵族圈的决定告诉唐娜阿侬西亚和唐娜阿格达时，这两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安娜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独处。她的姑姑们习惯了在饭厅里做活：织毛袜儿和床罩；而安娜的卧室离得又太远，在屋子的另一端。

此外，这两位显赫的女士通常都长时间地离开这幢凄凄凉凉的老宅。她俩时不时地要去拜访贝图斯塔城中的贵人，参加每周一次的参拜圣礼等。她们不落下任何一次持续9天的祈祷仪式、每一次的布道、所有的教友会以及每一次高雅的聚会。一周里她们有两三次外出吃饭。其余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回访上了，这

是她们繁忙生活中的头等要事。没去回访某位贵人，在她们看来，简直就如同犯下了一桩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所能犯下的最大罪恶。她们热爱宗教，因为那是贵族身份的一个标志，然而她们对此却并非十分地投入，在心灵深处主要崇拜的核心还是自身所属的地位；倘若参拜圣母神殿与赴贝加拉纳家的聚会发生冲突，万福圣母玛丽亚，大慈大悲的圣母，一定得原谅她们，因为她们会去出席聚会。

礼节，据贝图斯塔人的理解，即为统治世界之法规，甚至天庭的合谐都得依赖于它。

要是废弃了礼节，星辰将相互碰撞，还有爆炸的可能。她们年轻的侄女知道这些事儿吗？问题就在这里。唐娜阿格达——比她姐姐多少矮胖一些，也更年轻和更和蔼些——在把一碗汤递给安娜时，其目光中就满含着这些疑问。

孤女总是微笑着，总是说着“谢谢你。”在所有的事情上，她都顺从听话。但她的身体情况一直没有变化，这让她的姑姑们颇感心烦。她的病情既不痊愈也不恶化，没有任何确切的结果。况且，当处于这种状态时，她的真实性格是无法看清楚的。她的完全依从有可能是疾病导致的，唐罗武斯蒂亚诺这么说。

一天下午，也许是以为她们的小侄女已睡着了，或者是忘了她就在附近，这时姊妹在毗邻卧室的客厅里谈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真的很提心吊胆——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猜出所以来？”唐娜阿依西亚说。

“我想让我担忧的与你不谋而合。”

“什么事？”

“要是这孩子……”

“那丢人之事……”

“不错！”

“你还记得家教太太的信吗？”

“当然——我仍留着呢。”

“那时这孩子才十三四岁，是吗？”

“更小一些吧，不过这使得事情更为糟糕。”

“你认为……”

“嗨！当然了。”

“可能是又一个奥布杜娜？”

“或者是又一个塔西丽达。还记得塔西拉① 吗？她与一个士官生出事后，又与阿尔瓦罗·梅西亚搅在一块了。”

“人们都说是清白的，真是傻瓜！”

“那就看看如此的清白吧。我相信她在马德里就有好多情人”(一边说着，一边合拢手掌又分开)。

“显而易见，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知道！”

“那奥布杜娜呢？你知道人们去年都是怎么说的。到后来全都被否认了，并宣告说是诽谤。”

“这一套，对我这样的老手可不灵！”

“我知道！”

“我要是乐意的话……。”

说话的这个奥索雷斯姊妹叹了口气，另外一个也叹息了一声。

此时，正合衣躺在简易卧床上休息的安娜，听到谈话的前几句禁不住跳了起来。她的脸色苍白如同死人一般，泪水凝结在眼眶之中，纤纤双手相互紧紧地攥在一块。她听见了姑姑们的全部谈话。

---

① 塔西丽达的昵称。

当她们独自相处时，她们的谈吐与当着有身份人士面时的谈话截然不同：既不负责任，又不讲分寸，也非小心地择用词句。从唐娜阿依西亚口中吐出的话要是换一张嘴说出来，她一定会觉得受到了冒犯。隔了一会儿，话题又回到安娜的罪孽上面，以及唐娜卡米拉信中所提及的丑事。孤女在卧室里听着那些使羞辱之心十分反感的故事，同时了解到许许多多的秘密，那都是任何神话故事中不曾读到过的。两个老处女至此早已忘了她的存在，只顾谈论着什么塔西拉呀，奥布杜娜呀，和情人从阳台上逃走的年轻女郎呀，比西塔辛，贝加拉纳侯爵夫人以及她的女儿们，从乡下来的侄女们……，总之，包括上流人士在内的整个贝图斯塔在这两个未婚的奥索雷斯姊妹私下的报复中全都名誉扫地。在这个充满了虚伪和流言蜚语的世界里，时至今日谁还会记得她们那病得气息奄奄的小侄女的历险呢？那桩事情毕竟不曾引起过多大的关注。

不知怎么的，两个老处女到后来又回到她们先头的话题上。在她俩看来，事情一定与某个海员有牵连，是他利用了女孩的无知或早熟。和在洛雷托绅士俱乐部里的人一样，她们又从生理角度分析了这桩罪孽的真实性。两女士谈论时的口气就好像是极其称职的接生婆似的。多么丰富的材料！多么有力的证据！唐娜阿依亚西的口沫飞溅，致使她不得不反复地去寻找她安乐椅下的痰盂。

“就伦理而言，这事并不严重，因为在贝图斯塔并没有人可能知道这件事。要是姑娘仍然继续选择那种堕落的生活，那才是灾难，不过，就目前看来，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认为。人们对她所受到的谴责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清楚。不管怎样，时间会说明一切的。”

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促使安娜听完了所谈的每一个字，她发现姑娘们除了脸面丢丑的事情以外，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既

然如此，将来，只要她像她们一样做人，那么，过去发生的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能够被忘却的。至于她们是怎样为人的，她还仅仅是刚刚才开始发现。不过，她会深入研究的。

而女士们沉默了半响。

还是唐娜阿格达首先打破了沉默：

“我认为这孩子若好转些会很漂亮的。”

“我想她过去多少有点佝偻病，至少没有得到很好发育。”

“这无关紧要。我以前也有点这样的症状，可后来……(安娜感到自己两颊发烧）我开始长胖，再加上吃得很好。不久我便胖得圆乎乎的了。”

唐娜阿格达又叹了一口气，回想起当年自己那丰满的身体。

唐娜阿依西亚没有增体重有很好的理由：狂热的罗曼蒂克爱情。爱情给她留下了数首咏诵月亮的歌曲，她曾弹着吉它用念经般的声音唱着，其中一首是这么开始的：

皎洁的月儿远挂天堂，
我的心多么忧伤啊。
七弦琴的乐音不再会拔响，
我的歌儿也将不再唱。

唱的是一个负心的男人。

唐娜阿依西亚最完美的憧憬就是和情人一起去威尼斯旅行。然而，如今世道一切都商品化，姑娘们不再知道坠入爱河是何物。要是可能的话，她期望着，没准能好好利用一下安娜的美貌——因为要是让安娜吃好些，她会好看的，正如她父亲和所有家族成员一样，毕竟她血液中有些基因。的确，首要的是把她喂好些，让她胖起来，然后，哪个小伙子会爱上她。这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找个贵族的念头是不能抱的。贵族圈中的年青男人对与其享有同等头衔的女士们是极其温文尔雅且殷情切切，但若这些女士没有丰厚的嫁妆可言的话，年青的贵族们

便会和新旧移民的女儿以及富商的女儿结婚。姊妹俩痛苦的个人经历让她们明白了许多。又说找一个贝图斯塔的非贵族年轻人吧——这样的称呼也许比较合适—他们又没有什么好的前途可言；退万步说，哪怕就是她们姐俩愿意屈就某个不起眼的小律师，也没有哪个傻瓜敢高攀奥索雷斯家族的千金，尽管他或许爱她爱得要死。唯一的希望就是找个美洲佬，这些回国的移民有着越来越迫切的愿望想要成为贵族中的一员，而且愈发有进攻性——他们对自己钱财的优势很有信心。一个美洲郎君的主意就这么定了。不过这孩子首先必须长好些，长胖些。

因此，安娜意识到她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地好起来。

她的恢复期变得越来越让人感到不耐烦。她使出浑身的解数想要尽快有个健康的身体。

这一天，医生告诉她现在她可以尽情地爱吃多少就吃多少了，安娜激动得双眼含泪，尽量地往肚里吃。倘若可怜的姑娘不曾偷听到姑姑们的谈话，她还不敢吃这么多，即使她想吃，她也会克制的，以免给她们再多增任何一点负担。而现在她知道她必须下决心做什么了。她们希望她长胖起来，就像准备上市出售的牛一样，狼吞虎咽是她的任务，哪怕起初这么一嘴一嘴地咽嚼食物会

她流一些眼泪。

安娜渴望力量、健康、色泽、娇嫩和美貌，她渴望能解脱因自己的存在而对姑姑们造成的负担。精心照顾自己，大量地进食如今似乎成为她高于一切的职责。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她并不反对这些安排。

对宗教的狂热停止下来了，她原以为那是她内心真实呼唤的神的显映。这种冲动曾一度给安娜造成险些危急她生命的极大危机，当健康回到姑娘身上时，这些危机没有再发生。新的血液中没有它们。

安娜不断遭受失眠和神经性兴奋的袭击，它们是那样强烈以

致使她常常处于一种狂热状态；她那些神秘的幻觉、强烈的信仰本性以及突如其来的感情冲动等等时而让她欣慰，时而又让她倍受折磨。她遗憾地意识到她的信仰太模糊了，她虽然是一名热切的信仰者，但却不知道她信的究竟是何物。她最大的不幸——父亲的去世——并没有像她所期望的那样在信仰中找到可以与那番悲哀抗衡的慰藉，她曾是多么坚定和打心底里信仰着啊，哪怕仅仅是开始呢。当她思念起父亲，并需要相信自己在另外一个世界中还能再见他时，宗教还是有些作用的，但说到抚慰她迫在眉睫的麻烦，功效则变得微乎其微了，且不论它作为一剂缓解痛苦的药的力量了——大凡穷困和孤独的人都容易产生一种由恐惧的个性和其它折磨所造成的痛苦。信仰没有治愈她惊惶不安的自怜情绪，这种情绪盖过了其它所有的感觉。

“圣母玛丽亚与我同在，”安娜在洛雷托时总爱躺在床上这么想，她哭泣，她祷告，同时觉得上帝无形的手掌在抚摸她的头。接下来，她便开始遭受神经性的袭击，感受孤独所导致的阵阵疼痛，感受四周的冰凉，感受被抛弃在一成不变的沉寂空间中的冷清。这种时候她不再有任何神秘人物的想象。她需要有形的保护。于是她想到她的姑姑，两个她没见过面也没听见过有什么好评的姑姑，不过，她仍盼着她们的出现，相信血缘和家族纽带的力量。

在安娜第一期发烧后的恢复期中，她的头脑利用不断回归的精力构思史诗、小说、戏剧和散文诗。这种不停歇的创作，头脑无休止的思索开始是作为一种惬意的消遣，后来，进而发展成为填补自身空虚的一种手段。然而，这到底是一种折磨。她想象中能构思的一切似乎都是完美无缺的；当她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时，她那由衷的倾心使她不由自主地掉下温柔的眼泪，尤其是当她想起婴儿耶稣与圣母间的爱时。然而，在那些仔细反思的静默中，她自己都有些茫然，弄不清两种情感间的异同：无论是在欣赏自

已创作的艺术美时，还是在欣赏上帝的思想美时，她都怀着同样深沉和宁静的情感。两种感情或也许都是宗教的产物？或者她的柔情是源于虚荣和自我主义？她的折磨反正是巨大的。看来她所有的生命似乎都集中在她的头部，胃仿佛成了一架永不停息运转的机器，她的头脑则似一个火炉，她的整个人都在其中燃烧。想着这些复杂又新奇、微妙又高雅的事物——潜意识的，而且是不情愿的——她就恶心难受，她不由得羡慕起动物、植物和石头来了。

安娜二度发烧是在安娜恢复期中，她再次因心智不听使唤而遭受折磨；好在当她迫使自己注意饮食后不久，她发现自己思维的转速渐渐慢下来，带着一种合谐的动感。她不再创造出那么多的英雄男女，同时那些仍留在脑海中的事物也不再那么疯狂了，人物的情感少了些细腻之处。现在，她的愉快只限于描绘人物的体态美，把他们置于快乐而如画般的境地中，并使他们所经历的故事都以情场或战场告终。

每天早晨，当阿尼塔从睡梦中醒来时，她都惊喜地发现自己心情愉快，身体带着一种惬意的慵懒。她的姑姑允许她晚起，而她也乐意享用这些清晨时光。此时此刻，安娜的床既不在这幢祖传的宅子里或在贝图斯塔，总之就根本不在人间的任何地方；它在空中游移，主人也不知道究竟去往何方。她听凭自己在柔软的小船中飘荡，一边让白日梦带着她在天空遨翔……这时，她想象中的主人公们彼此说着爱恋的话儿，她则在充满最纯净的怡人芳香的花园中为他们备下丰盛的午餐。带着极大的快意，安娜陶醉在她无垠幻想的美妙气息之中。

偶尔也有不如意的时候，身着精美皮衣的俄国王子，或苏格兰贵族，穿着色调明亮的格子袜套，勾勒出线条很好、结实的小腿肌肉，可转眼之间，一切都变了，变成了一个苍白、瘦削、头戴巴拿马帽的肝炎病人，他道了声“再见，回头见”，就这样与他

所爱的女人告别，同时还伸手去摇了摇意中的吊床。此人便是安娜及其两位姑姑能在远处观察到的归国移民。

唐娜阿格达是个出色的厨师。她不仅精通烹饪术，而且对她来说，这简直就是生命的的基本原则之一。她背下了《欧洲烹饪》，这一本讲叙如何烹调美国菜、法国菜、意大利菜、西班牙菜以及其它各国菜肴的烹饪书。但是据唐娜阿格达自己说，若按欧洲方式做菜，那花的代价就太大了。每逢贵族圈里有什么大型的午餐或晚餐活动，她便会在贝加拉纳侯爵家的厨房指点操作，那时她靠的就是上面的这本书。然而，在她自己的家中，因财力单薄，她只得囿于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几道菜谱。阿尼塔在胃可能的情况下尽情地吞食家中的美味佳肴。唐娜阿格达惊奇地注视着恢复期中所发生的变化，两只眼睛大且甜得让人发腻只不过是徒劳而已，因为没有任何男人希望自己拥有这么一对眼睛。据奥索雷斯姊妹看来，安娜正在一天一天明显地胖起来。姑娘品着那些佳肴时，每吃一口都不忘称赞一番厨师的手艺，唐娜阿格达的每一点虚荣心都得到极大的满足，她乐滋滋地伸出胖乎乎的小手，香肠般的手指上套满各种指环，去抚摸她们宝贝侄女——她总这么叫安娜——头上那栗色的卷发。每上一道菜，作家和她作品都不由交换一下会心的微笑。

唐娜阿依西亚不管煮饭炒菜，可她与女仆一道去采购，并让不多的钱尽可能地买到最大限度的东西带回家。她明智而慎谨的购物得助于一名心理学、逻辑学兼伦理学的名誉教授的帮助，这位教授崇尚苏格兰式的学院① 和苏格兰家制肉肠。他对自己感觉的正确性或市场上出售的黑布丁都同样不敢抱有极大的信心。他是唐娜阿依西亚的密友，常常帮她讨价还价。

---

① 苏格兰式学院由托马斯·雷德(1710—1796)创建的教授常识哲学的学院，否定怀疑经验主义。

采购完毕，老姑娘总要拜访一圈贵族之家，为的是宣扬她和她妹妹为这个世界所树立的慈善样板。

“你若现在看见她，”她会说，“她简直判若两人。你可以明显地看到她正在长胖，像一只气球，正在一点一点地鼓起来。别忘了我亲爱的阿格达绝对是个人物，对了，你们都亲身体验过我妹妹的烹调手艺。我不知道对那个女孩我还有那点不周全的地方。就慈善而言，我们家从来都很热心。你们知道，收留个把穷亲戚也是家常便饭之事——为什么呢？省掉一个男仆或一份女仆的工资；只要扔给他们一两片面包渣就行了，勿需任何报酬。然而，我们理解的慈善却是另一个概念。反正，你们自己去看看那姑娘就知道了。她会出落得美丽迷人的，肯定没错，你们可以看到。”

果然，贵族们如朝香般蜂拥而来——看一看正在日渐鼓起来的姑娘。

男性比女性更早更快地发现安娜出众的美貌，仅在退烧后的数月中，她奇迹般地成长了，体态变得合谐丰腴，贝图斯塔的贵族为之感到十分自豪。事实是，尽管身为可以说是全无等级观念的平民女子，但贵族的风范却并未失去。因此，一旦姑娘脱离了使她误入岐途的、疯狂的自由主义者父亲控制下的庶民生活，并且得到很好的喂养，她便开始重新获得她生来所具的体态。在异口同声之下她毫无疑问地被公认为绝色美女。下等阶级赞同贵族们的眼力，中间阶层对此亦无异议。她作为一名美女子的声誉迅速得以巩固：阿尼塔·奥索雷斯，在一致称颂下，是城里最漂亮的姑娘。陌生者到贝图斯塔来，他得参观天主教的钟塔、夏季林荫大道，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奥索雷斯姊妹的侄女。这是城中三绝。

唐娜阿格达为此胜利而感到的得意并不亚于菲狄亚斯① 对世

① 古希腊著名雕刻家。

间给与他密涅瓦① 的赞美所怀有的感激。

“她简直就是一尊标致的希腊雕像！”贝加拉纳侯爵夫人肯定说。她对希腊雕像的概念源于多年前一位崇尚肥胖体态的追求者。

“她是尼罗河的维纳斯！”一个出生很好，名叫隆萨尔、外号“大学生”的年青人陶醉地说。

“与其说是尼罗河的维纳斯，勿如说是米罗的维纳斯更恰当，”年轻然而已经很有智慧的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多少有些明白前者的意思，纠正他说。

“她是一幅名副其实的菲狄亚斯！”贝加拉纳侯爵赞叹说。这位颇多游历的侯爵记得每逢谈论图画时，人们是说“一幅苏尔瓦兰”，“一幅穆里约② 等等。

贝尔穆德斯再次冒昧纠正说：

“据我看来，她更像普拉克西特莱斯③ 的作品。”

侯爵耸了耸肩。

“那就说一幅普拉克西特莱斯好了。”

女士们更有发言权，因为其中许多人得以像看雕塑一样欣赏过阿尼塔。她们才不管她是一幅菲狄亚斯还是一幅普拉克西特莱斯呢，她们确确实实地知道她是一个线条很好的姑娘；用那个在巴黎博览会上呆了一个星期的破落男爵的原话来说，即“bijou”④ 。

孤女的美貌救了她。她被毫无保留地接收为“有识之士”圈中的一员、有地位阶级中的一分子。这一切全部基于她的美貌。没人再记得那个意大利女裁缝；在姑姑们的严令下，连安娜都不许

① 古罗马智慧女神。

② 均为西班牙著名画家。

③ 古希腊的雕刻家。

④ 法语，意为“珍宝”。

提及。一切都被原谅了，甚至连她父亲曾是个共和主义者也被原谅了；这是一次全面的宽恕。安娜是一位贵族；她以她的美丽为这个阶层赢得荣誉，就像一匹纯种的白马为其马厩甚至于其主人挣来荣光一样。

贵族中的年轻女士们并不十分妒忌阿尼塔，因为无论怎么说，她很穷。对她们而言，美貌第二重要，而嫁妆和服装有着更高的价值，同时相信任何未来的夫婿——那些还过得去的求婚者——也同样如此认为。她们清楚该怎样看待。在聚会、舞会以及外出旅行中，这个侄女不乏崇拜者，因为年轻的贵族男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花花公子——有的遮遮掩掩些，有的则更公开一些——他们会被安娜的美貌所吸引，但却不会娶她。一位贵族姑娘需要注意的唯一事项就是禁止她的正式求婚者即她未来的丈夫，至少不要当着他未婚妻的面向那个孤女献殷情。这些女继承者们认为，倘若阿尼塔不小心着点，她可能会让自己一场空的。她要在贵族圈子中择婿的可能性不大。富有的贵族先生要找有钱的贵族女士，门当户对嘛；没钱的则会在贝图斯塔的新区、美洲佬们的领地——贵族们不称其为归国移民的郊区——寻找一个恬适的家。而平贱的移民，“亚美利哥”们——贵族们还如此称呼他们——颇愿意付出高昂的价钱以换得一个有头衔的，或出身高贵的绅士女婿，享用一番泰山大人的乐趣。

姑姑们并未因安娜的绝色佳丽而对其婚姻的算计有何改变。漂亮并不能使她嫁给一个贵族。她们务必抛弃任何类似的想法，并允许她嫁给某个富有的平民，与此同时，需要做的两件事就是：提高戒备，并确保姑娘得到预先警告。

“在贝图斯塔的上层社会，“唐娜阿侬西亚常说，“你必须知道如何逢场作戏，而要学会这一点可不容易。”

尽管解释这种变通，或者说逢场作戏有点令人尴尬，尤其是对于未婚女子而言，因为她们理当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唐娜

阿依西亚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两姊妹还是一致同意有必要给安娜一些指导。

安娜很少让自己暴露愿望、口味或喜好——更不用说坦露她的厌恶了——尤其是与姑娘们的崇尚相左的时候，然而，有天晚上，从贝加拉纳家的密友聚会上回来时，她没有能控制住自己。

“过得好吗？”仍留在饭厅里的唐娜阿依西亚问道，她正傍着大火炉读着《新闻报》上的连载小说(就读小说而言，她是个自由主义派）。

“不，夫人，我过得不太愉快。而且以后没有你们一道，我再不想去了。当我一人去……，”

“什么？”唐娜阿依西亚大声喊着说，两个单调的音节，刺耳的口吻。倘若安娜足够聪明的话，就该早闭嘴，不再对姑姑喜欢的聚会有任何的微词。

“我一人去时，——我觉得那些年青的绅士们有点过份。”

安娜本不想说，姑姑其实也知道，但她却希望得到更明确的解释，于是反对道：

“过份！过份！您说清楚一点吧，年轻的小姐，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贝图斯塔的贵族缺乏文雅？”

安娜已经从“您”和讥讽的口吻中领会到唐娜阿依西亚不高兴了。

“不是那样的，姑姑。我是说他们中有些人太直截了当了——我不知道人们会怎么想。你们不希望我怯生，古板，不合群……。”

“当然不想那样。”

“然而，他们也不应当那样放肆。尽管奥布杜娜能容忍一些事情——我却不能，我不能。”

“我不许你把自己与奥布杜娜相提并论，她这种人不值一提，简直就不知道她是如何被接纳进这个圈子的——不过，她既能拿

腔拿调，声称自己是侯爵夫人及其女儿们的密友等，就没有她不能容忍的事。但是你却是有身份的人。”

“可不只是奥布杜娜允许——我是说那些我不能的——甚至埃玛、皮娜以及罗拉也不在乎人家动手动脚……。”

“你胆敢这样说侯爵小姐们！”姑姑吼道，站起身来，《维特》① 顺势掉在已经发毛的地毯上。

“我真蠢，”安娜想，“我应该闭嘴不说才是。”每逢她有违于自己的决心顶撞了姑姑们时，她总感到一种懊悔之情，就像不慎失误的艺术家。

唐娜阿格达这时走了进来，她在客厅里听到了这场谈话，两姊妹交换了一下眼色：是解释“逢场作戏”的时候了。

“阿尼塔，听好了，”“出色的厨师甜腻地说”，“你还是个年轻的姑娘，虽说我们也所知甚微，但毕竟从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一些事中获得到了一些经验。”

“的确不假，我们是从别人的经历中。”

“在你已经加入的这个世界中，这个你有权属于其中的阶层中，人们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逢场作戏。”

“是的，逢场作戏。”

“首先，在与男人们的交往中，你会注意到，在公开场合，有身份的人们从来都不失哪怕是最苛刻和最细小的礼仪。”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唐娜阿依西亚说，那模样就像是在背诵戒律。

“你不曾见过马诺利托，或帕奇托，或那个青年男爵以及那个子爵，哪怕不是贵族而混迹其间的梅西亚，在公众场合有任何出格的地方吧。但在私下里，贵族圈里的事情就另当别论了。”

“完全是两码事了，”唐娜阿依西亚说道，同时意识到自己身为

---

① 即歌德著名的伤感爱情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

姐姐，理应当出面继续说明白逢场作戏是怎么回事。

“我们既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她往下说道，“因此举止也随之而然，如果哪个年轻绅士在和你谈话时凑得很近，或者说一些俏皮的话和幽默的暗示，告诉你，你有诱人的肩膀，或小腿的线条圆滑好看——大概是在下马车时让他们给瞥见的，这一切，甚至再有过火一些的举动，只要不是太过份，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应该为此感受了惊吓、害怕，或发火。”

“起码不可以这样，”唐娜阿格达又加一句以示支持。

“否则就等于暴露了你知道了你不该知道的事儿。你的纯真本应该使你能够容忍所有的这一切。”

“皮娜、埃玛以及罗拉都是这么做的。”

“只是……”

“只是，我亲爱的。”

“要是，——全非意料的那样……。”

“绝对不会的……。”

“如果哪个男人把事情弄得实在太过份，确确实实的太过份了，尤其是当他处于极端狂热状态时的行为举止，他会苦苦哀求(唐娜阿依西亚年轻时代的一个口头禅)，哪怕是十分规矩的苦苦哀求，你都必须小心谨慎；尽管让他把话说完，但不可让他碰你一下。对于那些正式求爱的，你也不能让谁捏你一下，尽管那并非侮辱性的。发火生气是可笑的，就好比就餐时不知道哪副刀叉是干什么的一样。”

“在贵族眼里还会被认为没有教养。”

“而容忍过份也是危险的，你是不会与其中的哪个结婚的。”

“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姑姑，”阿尼塔忍不住又开口说，可立即就后悔了。

唐娜阿格达微微一笑。

“你可以保留你的愿望，”唐娜阿依西亚大声地说，又一次立身起来，而《维特》再次滑到地板上。“你还是个非常高傲的女孩，”她补上一句说。

“甭听她的，她不过是为自己找个好名声罢了。”

“你说的很对，正如狐狸说葡萄酸。然而，重要的是你不要忘了我正在给你说的这一切。在进侯爵夫人府上的大门之前，你必须把那些乖戾的脾气和口气中的刻薄丢在一边，因为它们简直让人难以忍受。正确的无可指责的做法是，在公共场合保持你稳重的举止风范，你知道你的优点为你赢来了多少应得的赞许，倘若你还能做到我所说的话，你将得到的颂扬绝不会逊色于对你漂亮脸蛋和优美身段儿的赞美。”

“是的，我亲爱的孩子，”唐娜阿格达打断说，“上帝如此慷慨地赐与了你那么多的天赋，你可得最好地利用它们，这一点至关重要。”

安娜羞得要死。这样的称赞对她乃是最大的折磨。她感到她仿佛就要被置于公共拍卖所了。开始是唐娜阿格达，然后是她姐姐长篇大论地谈论有关安娜美貌的开价问题，她们视之为自己工作的一件成品。在唐娜阿格达眼中，安娜的美丽就好比一节上等肉肠；她为侄女的脸蛋自豪，恰如她为那根黑香肠自豪一样。其他部位，尤其是她的纤纤细腰，乃是人类的杰作，反正唐娜阿依西亚是这么说的，后者因为本身瘦削很是为自己的苗条而自豪。

两个老处女滔滔不绝，一副拉皮条者的嘴脸，除了不大肆声张外，她们与其他拉皮条人确实没有什么两样；腾腾燃烧的炉火似乎要勾勒出一张老巫婆的画像，把这两位小姐扭曲着的身影投射到墙上，火苗的摇动，以及她们的手舞足蹈，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张近似群魔乱舞的剪影图。男人们，尤其是有关那些归国移民们如何如何，哪些东西会惹他们不高兴，怎样激动他们，什么是起初必须隐藏的，什么又是以后不能一忍再忍的；这些问题都得

作无休无止的讨论，并且总是在结论时表白一番这些智慧均来自他人的观察。

“也只能如此，你的阿格达姑姑和我对婚姻均一无所知。”

她们便这样向孤女解释了有关逢场作戏的内容。

这天夜里，阿尼塔在床上哭了，就像当初在唐娜卡米拉淫威下时时流泪的情景一样。不过她晚饭时曾饱餐了一顿，第二天在她醒过来时居然感到一种颇快意的慵懒，这几乎成为她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如今不在正常时间起床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言了，每天一大早都有好多家务在等着她去干；因此她总是在不得不离床的时刻之前早醒，以便能够在床被温暖的包裹下品味一番自己的梦。

在安娜的梦境中，所有那些对她美貌的称颂，无论是出自某个年轻的贵族绅士或是贝图斯塔的小律师，或是……钟爱她的人，她都不屑一顾；不过，每逢醒来时分，这些甜言蜜语仿佛都被压缩在一起，形成了一团气味芬芳的熏香，笼罩着她正在沉醉于感官妙觉中的灵魂；安娜惬意地品味着这种芳香。既然，正如塔西佗② 所宣称的——历史敢于道明一切——我们必须承认，阿尼塔的性格决定了她的贞洁，在确信所有这些赞语并非过誉之词时她得到了极大的乐趣。的确，她很美。她能够理解贝图斯塔所有年青男女向她表示的热情，有的表露在眼神中，有的则用神秘的暗示。可爱情呢？爱情仍是那么远不可及。爱情必定是太伟大、太美好了，以致不可能靠近她周围这种充满了愚昧和可卑、令她窒息的悲惨生活。也许爱情永远不会到来，她宁愿没有也不愿亵渎了它。安娜表面一概拒绝其实源于她内心深处难以抗拒的悲哀。她说服自己就该被罚与愚人们生活在一起；她相信这个芸芸众生

---

② 塔西佗(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历史》等，文笔生动、有力、富于节奏感。

的愚昧世界有着超然的力量，她有权力与之抗衡，可她毕竟处于劣势，是个输家。另外，最让她忧心忡忡的还有她的贫穷和自怨自艾。她只想着能解脱姑姑们的负担，从这一慈善工作中解脱出来。随着每一天的过去，两个老姑娘越发煞有介事地到处宣扬她们的德行。

她渴望解救自己，可怎么才能呢？她不可能以工作为生——奥索雷斯姊妹宁愿杀了她也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因此除了婚姻或作修女，就没有任何正当的出路了。

然而，安娜的虔诚已经受到资深权威人士的评判和谴责。她的姑姑们对于姑娘变幻的神秘主义也略知一二，还常常加以刻薄挖苦。此外，她虚假的虔诚由于一个极大的而且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缺点而变得复杂化，那是一个年轻女士在贝图斯塔不该有的嗜好：文学。这也是姑姑们在女孩身上所发现的唯一严重的错误，而且它已经根生蒂固了。

当唐娜阿依西亚在安娜的床头柜上偶然发现一本写满了诗歌的笔记本、一瓶墨水和一支笔时，她所表现的惊诧一点儿不亚于她发现了一副纸牌、一瓶白酒或一支手枪时的惊诧程度。那是男人们的东西，而且是粗俗的平民男人才有的毛病。哪怕安娜抽烟大概也不会使这老处女如此大惊小怪。“家里出了个女文人！”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安娜的母亲必定做过舞女，正如唐娜卡米拉在她信中曾暗示过的。”

写满诗歌的笔记本上交给了贵族以及教士会中的那些严正的神父们。

游历颇广而赢得了文化人声誉的贝加拉纳侯爵宣告说，这些诗是自由体的。

唐娜阿依西亚不由得怒火冲天。

“也就是说是不正经的，自由？谁能相信呢？这个舞女……”

“别，阿依西亚，别自己让自己生气了。自由体的意思是白话

诗，即诗歌没有韵律。你不懂这个。况且，也不是什么坏诗。然而她还是不写为妙。我从未见过哪个受人尊敬的女人是个文人。”

破落男爵也同意这观点，可他当年呆在马德里的时候却是靠一位翻译小说的女诗人养活着。

老教士里帕米兰先生则说，诗歌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很可能还算不赖，只是追随了他有些起腻的宗教浪漫主义。

“它们是在模仿拉马丁① 的作品，伪古典主义风格。我不喜欢这样，尽管其中显示出阿尼塔的巨大才华。另外，女人们应该从事更温柔的工作。缪斯们② 就从不写作，她们只激发灵感。”

贝加拉纳侯爵夫人读色情小说特觉乐趣，她认为这些诗歌的罪孽就在于亵渎了神灵。“她不应该把人和神混在一起。在教堂就该脱帽；在文学中就该放开来写。”另外，她不喜欢诗歌，而更欣赏小说些，因为小说中的一切都是按近似于生活的模样写成的，仿佛跟真的一样。“对于世事之道，她知道什么？就哪个侄女来说，毫无疑问，一定得铲除她想写小说的冲动。再说做一名女文人也是需要极高天份的。如若她生活在另一天地中，也许真能成为一名女文人。可是看一看她见过的都是些什么！”她不由记起当年在她经历丰富的年轻岁月里也曾打算要写的一本书，叫什么《一名妓女的奇遇》。

贝图斯塔的“伟大人士”们对安娜在文学方面的用功极力反对，不仅搞得面广而且还弄得很热闹，以致安娜自己也渐渐地相信自己是受了虚荣心的愚弄，感到自己很愚蠢。

有时候，当夜里一人独处卧室时，安娜在沮丧的折磨中又开始写诗造句，不过，她随即便撕了诗稿并扔出窗外，以免她的姑姑们发现罪证。阿尼塔遭受到如此令人不堪忍受的斥责，想不到

---

① 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

② 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的9位女神。

思想和悲哀诉诸笔墨的念头竟给她造成这么大的麻烦，最后她不得不把笔也一同放弃，暗自发誓自己不再作什么女诗人了，免得让贝图斯塔人说起时就跟在说什么可憎可恶、令人作呕的杂种怪物似的。

她的一些年轻女友们也都风闻了所发生的事，她们正愁着挑不出安娜的什么不是，现在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短处在男人们面前贬贬她——有些她们也能达到目的。不知道是谁给阿尼塔取了一个绰号(虽说都以为是奥布杜娜干的)，反正她的女友们以及那些她曾经怠慢了的青年男人们都叫她"乔治·桑。"①

她哪怕在抛弃了写诗念头的很长时间之后，人们仍然不怀好意地故意当着她的面谈论女诗人们。每逢这种场合，安娜就会感到脸红、尴尬，好像正谈着的是关于她所犯下的什么罪状已经大白于天下了。

"在漂亮的女人来说，写作是一桩不可饶恕的毛病。"小侯爵说，两只眼睛死死盯着阿尼塔，以为自己正在使她觉得是善解人意的。

"谁愿意娶一个女诗人？"贝加拉纳侯爵率直地说，"我可不想有一个比我更有才能的妻子。"

侯爵夫人耸了耸肩头。她对她丈夫是个白痴坚信不移。"丈夫们对才能的概念是多么可笑，"她想着，同时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由衷的称心如意。

"我可不希望我的妻子穿长裤子，②"女气十足的小侯爵补充说。侯爵夫人正好借丈夫刚才的论调对他报复一下。她说道：

"那样的话，亲爱的小伙子，你们正好是一对啰。"

---

① 19世纪时期法国著名女作家。

② 按西班牙老规矩，女人不穿裤子，只穿裙子，若说女的穿裤子，意为女人当家。

尽管侯爵夫人的话微有异议，但总的观点是一致认可的，即女诗人是个活怪物。

“在这一点上，这帮笨蛋没有错。她不能再舞文弄墨了。”不过，对于那些讥讽嘲笑，安娜亦以轻蔑相对；而对于大献殷情的男人们，她的傲气丝毫不逊于贵族中的权威，对这些人不屑一顾。她接受对她美貌的顶礼膜拜，然而就像某些高高在上的人杰精灵一样，她一个一个地回绝掉他们在其偶象面前所表白的忠诚。在她看来，爱情的观点是不可能与那些贵族中的任何人相吻合的，他们以前胆大妄为，而如今在她的极端蔑视下又成了卑躬屈膝的懦夫。她已经深信不移在她生活的世界中所发生的那一件件、一桩桩虚伪而令人憎恶的事情，于是她宁愿遵照唐娜阿依西亚的告诫，也不敢自行其是。起初，她还想象着自己能够借助于一点点手腕从而征服那些富有贵族中的某个男人——这帮人与所有的女孩谈情说爱，却只娶那些带有丰厚嫁妆的姑娘。这主意似乎有些卑劣、可憎。安娜更倾向于她姑姑的观点：那些打她主意的贵族是不会成为她丈夫的。因此这女孩一次也不曾尝试把她的策划付诸行动。逐渐地她习惯了这样的观点，并把亲朋们都视为裁缝店的服装图样。事实上，她发现他们的精神是那样地不堪一击，就像用图画纸做成的一样。

最后，贵族中的嫩头青年们只得承认安娜是与众不同的，她甚至比她的姑姑们更精明厉害，同时又是个名副其实的贞妇。

“见鬼，世上总还得有那么个把的贞洁女人吧！”

那些一心想钻进贵族圈来的中间阶层的好色之徒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同样的断言：“安娜真是刀枪不入。”

“她一定是在等待哪个俄国王子吧，”在平民和贵族之间过活的阿尔瓦罗·梅西亚说。他甚至不曾对安尼塔说过“你有一双迷人的眼睛”这样的话，因为他有着同样的傲气。

梅西亚去了马德里，为的是想抖落干净身上的乡巴佬味儿。

在贝图斯塔，他留下许多遭他漂亮模样和勾引术而上当的受害者。尽管如此，他还预期着在回程时制造更大的混乱。

一天下午，当阿尔瓦罗乘驿站马车上路时，恰逢安娜正与她姑姑们在通往马德里的道路上散步。她们看见了这辆马车，在前排的阿尔瓦罗也看见了她们，并向她们挥挥手。他的眼睛正好撞上安娜的眼睛，他们彼此对视着，仿佛直到现在两人才得以好好地端详对方似的。

“多美的眼睛啊，”花花公子思忖道，“我直到现在才真正地尝到了滋味。”

他接着又想：

“她是我见过的第一美人。”

他回首望了足有半个多小时，车轮扬起的团团尘土似乎也带着光，里面是“侄女”的一双秀目。

“侄女”也把唐阿尔瓦罗的模样带回了家。

她想着：

“他该是他们中间最不让人讨厌的一个了。他看上去更为出众，而且不让人感到心烦，多少还有些高贵劲儿——自制力——冷淡中透着文雅——可以肯定，是那帮愚人中还不算太蠢的。”

在这之后的一些日子里，她的悲观情绪使她不由自主地重复自语：贝图斯塔中那个不那么蠢的人已经走了。

一个月过去了，安娜已不再记得唐阿尔瓦罗，而后者一踏上了马德里的土地也不再记得安娜是何人了。

“噢！修女，修女。这是最自然和体面的途径。要么做修女，要么嫁给移民。”

安娜的忏悔神父里帕米兰，拒绝听她的思想。

“赫，赫！嘘！”他高声地叫着说，忘了他是在教堂里，“你生来可不是做基督之妻的，我的女儿。给某个男人带去快乐——你能轻易地做到。忘掉一时之念吧。全怪那些浪漫主义的东西，什

么漂亮的小修女与堂而皇之的抒情诗人或土匪头子一同私奔等丑剧。我理应告诉你，阿尼塔，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一个夫婿——一个阿拉贡的男人和我是同乡。现在，回家吧。我随后就到，给你详细说说他。在这里谈论有点亵渎之嫌。”

里帕米兰心目中的候选人是名地区法官，阿拉贡人，作为法官还年轻了一些，多少有点缺乏成熟之感，但作为一名新郎年龄确实过大了些。唐娜安娜·奥索雷斯小姐正值19芳龄；而唐维克托·金塔纳尔已40出头，但他保养得很好。安娜央求唐卡耶塔诺在她了解金塔纳尔一段时间之前千万别对她的姑娘们漏一点风。要是唐娜·阿依西亚猜到有这么一个求婚者，她会不加思索地把安娜嫁出去的。

“这个要求很公平。我同样也认为这种事情最好用心来决定。莫拉丁①呀，我亲爱的莫拉丁，在他不朽的喜剧《姑娘的选择》②中就这一事实给我们作了极好说明。”

事情就这么敲定了。

安娜·阿依西亚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期盼已久却又姗姗来迟的未来侄女婿竟是那个天天从她身边路过的男人，在堤岸，在冬季散步场，或在通向马德里的道路上，两旁高高白杨树在远处相互抱合在一起！

安娜曾留意到每天下午当她们遇到姑姑们的亲密朋友唐托马斯·克雷斯波时，他身边都有一位绅士贪婪地望着她。唐托马斯是安娜看重的屈指可数的人之一，因为她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在贝图斯塔十分少有的道德品质：宽容，坦诚，快乐，对迷信没有什么偏颇态度。

---

① 18世纪，西班牙著名喜剧作家。

② 《姑娘的选择》是莫拉丁(1760—1828)在1805年创作的一部通俗喜剧，其中女主人公反对包办婚姻并自己选择了丈夫。

每当唐托马斯停下来招呼她们时，那个绅士便远远地看着她们。他就是地区法官金塔纳尔。他果然保养得不坏，身穿整洁的衣装，模样和善。

在奥索雷斯家的这两姊妹看来，“只要是不曾在谁家看见过的人，他还是‘外人’”，这是一个在贝图斯塔有着特殊意义的词。

“他是位区法官”，克雷斯波有一日向她们介绍说，“一个善良、诚实、勇敢的阿拉贡绅士，也是一个好猎手，有着极大的荣誉感，而且非常喜爱戏剧，他的表演不逊于卡洛斯·拉托雷①，你们应该见过拉托雷，尤其是在一些古戏里。”

姑娘们对于这个暗地里为她们备好的侄女婿所知的就是这么多。

克雷斯波发现姑娘对于正在发生的事并非不知道。于是，一天下午，他当机立断，在通往马德里的那条道上截住奥索雷斯姊妹并把区法官唐维克托·金塔纳尔先生介绍给她们。两位绅士陪女士们散完步，又把她们送回到奥索雷斯家宅前的阴暗门口才止了步。唐娜阿依西亚礼节性地表示说她家的大门永远向唐维克托开放。后者则以为姑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本意，紧接着第二天就身穿黑色礼服登门造访了高贵的女士们。安娜对他十分客气；他显得极为让人可意。

唐托马斯·克雷斯波是安娜敢于倾说心里话的唯一一个人，他声称自己没有任何烦恼，哪怕是最愚昧的烦恼之一的没有烦恼的烦恼。

安娜有着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她相信自己在周围人之上，并认为在某个地方一定有那么一个社会，其中的人们按她所理解的

---

① 卡洛斯·拉托雷：在他的时代(1799—1851)中被普遍认为是西班牙最伟大的男演员。

生活生活着，并有着她的思想与观念。员此同时，认为贝图斯塔好似她的囚牢，无休止的繁文缛节像冰海一般束缚着她的手脚。她的两个姑姑，年轻的女贵族们，女的法利赛人① 们——全都比她强大得多。她无力抗争，只有无条件地投降，把蔑视强暴权力留在心底，以梦想和憧憬为生。

克雷斯波是个例外，一个真正的朋友，对那些姑姑们、小侯爵以及其他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事物——哪怕是昭然若揭的——他都能深谙其中的内涵。

唐托马斯绰号“弗里利特”，因为每逢有人向他讲叙什么不是时，比如某某小城市对于不道德行为的处罚过于虚假和故作严厉之类，他总是耸耸肩——倒也不是出于冷漠，而是看开了——微笑着说，“你指望能怎样呢？正如谁曾经说过的此乃人之天性弗里利特。”“弗里利特”是脆弱“弗里尔特”的别音。这也即唐托马斯的信条：人性脆弱。

他本人就是个例子。他曾一度深信不移事随景迁之规（不过，在此还不到细说的时候）。没想到8年后，他宽容一切的高风亮节竟发展到有过之无不及的地步。

唐托马斯对人类灵魂的美好东西有着极其敏锐的感受力，在阿尼塔身上他发现了神圣的精神财富。

“你瞧，唐维克托，”他对他的朋友这么说，“那姑娘配一位国王都不过份，或者至少得是一位很快将成为庭长的法官，比如说你。想一想，就像城里有座金矿，却没人知道如何去开掘；阿尼塔就是我可爱的贝图斯塔中的那座金矿。在贝图斯塔最好的东是树木。”

“就别扯到植物上啦，唐托马斯。”

---

① 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该派标榜墨守传统礼仪，基督《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我想你是对的。我正在说阿尼塔是位绝顶美人。你能想象出她娇美的身体有多么迷人吗？谁能把你这块牛油或奶酪给化了。要是你了解了她的灵魂，就像把同样一块牛油放在太阳下化掉似的。我得说明一下，在我看来一个美好的灵魂就肯定是一个健康的灵魂；健康乃美好之母。”

“你听上去像唯物主义者，不过我不会为此生气的。你在说那姑娘……”

“我真该死，亲爱的先生！对不起，可也不要给我戴什么帽子呀，我讨厌所有的主义。我的意思是我只相信天性的美好。树的健康始于根，那么，灵魂也一样。”

他滔滔不绝地阐述着，目的就是要说明阿尼塔是全贝图斯塔最好的女孩。

他还说，有一天他已经自作主张地把姑娘拉到一边，向她推荐了金塔纳尔先生。

“他是唯一配得上你的夫婿。树活千年，人活百岁，他才40出头，正值年轻时代，青春才刚刚开头。10岁的狗要比百岁的乌鸦显老，当然如果乌鸦能活千年的说法不假的话。”

安娜牢记弗里利特的观点。她同意接受金塔纳尔，但不是没有保留的，条件同她加于唐卡耶塔诺的一样：不能让姑姑们知道。唐维克托也同样得维持这样的恋爱关系。

“瞧，”弗里利特说，“一点点秘密在这种事情上就像上了香饵，姑娘上钩会更快——你等着吧。”

当安娜在金塔纳尔身边时，她就忘掉了时间的流逝。

“他的思想纯洁而高贵，甚至富有诗意。”

他没有把他的白发染黑，说话直率纯朴，尽管语言上有些激昂，调门有些偏高。这些缺憾全赖诗人洛佩·德·维加和卡尔德隆，他牢记着这两人的诗歌。要他不像桑乔·奥尔蒂兹和唐·古铁雷·阿方索那样说话是很艰难的。

一人独处时，安娜扪心自问："没有爱情而结婚是不是很傻？人们不是说她的宗教虔诚是虚假的，说她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之妻。只因为她爱得不够？那么，如果她同样地不爱唐维克托，她就不该和她结婚。"

在向里帕米兰求救时，回答是"在一名法官——甚至还不曾成为庭长的区法官——与救世主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难道阿尼塔没有承认唐维克托很让她称心吗？是了，那么她将随着每一天的过去，发现他越他越具有吸引力。而另一方面，若在修道院，她要是在一开始时，没有怀着爱，那将注定以绝望告终。"

唐卡耶塔诺在需要时是能够极其严肃认真的，他努力让这个年轻的女友相信，她的虔诚，虽说足以使她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让人尊敬的女人，但毕竟不足以应付作一名修女需要作出的牺牲。

她告诉他在读圣奥古斯丁以及圣胡安·德·拉克鲁斯作品时，她满怀爱心泪流不止，可这一切说明不了什么。那只是她目前正在经历着的危险年龄的一种反映。至于夏多布里昂——她根本应不去理睬他的书。毫无诚意而戴上修女面纱的事情在戏剧里习空见惯，然而在事实上，感谢上帝，还不曾有任何曼里克们和特奥诺里们① 翻墙偷进修道院的事发生。真正的虔诚也包括给他的阿拉贡同乡兼朋友，金塔纳尔先生这样完美和满怀爱意的绅士带去幸福与快乐。"

安娜逐渐放弃了想做修女的念头。她的良心朝她喊叫着，不能去做那样的牺牲，修道院很可能同贝图斯塔大同小异。伴随她生活的不会是耶稣，而是那些姊妹们，她敢肯定，她们不会像圣奥古斯丁或圣特雷莎② 而更倾于像她的两个姑姑。贵族圈里不知

---

① 里帕米兰提到的是两部浪漫主义戏剧作品中的男主人公。

② 西班牙的著名宗教作家。

怎么又风闻到了安娜的“荒诞念头”，称她“乔治·桑”的那群姑娘们又一次畅所欲言，更为刻薄地斥责她最近的胡思乱想。

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她有什么不光彩的阴影，因此说她是个贞洁女子仍能得到普遍的认可；不过，这并不足以认为她有做一名圣女的虔诚之心。

“难道修女之外的女人可能都是荡妇吗？”

“她很美，只不过太傲气了，”破落男爵的夫人说。殊不知她丈夫和儿子两人都同时爱上了这个年轻的侄女，好在只是一场空。

与弗里利特的期望相反，安娜丝毫不急着拿定主意。倒是因为姑姑们为她觅到另外一个夫婿才使她下了决心。后到的求婚者是个被期盼了良久，然而却令人生畏的美洲佬唐弗鲁托斯·雷东多，这是从马坦萨斯① 满载金银财宝而归的移民。他回国后的打算是，建一所贝图斯塔最好的别墅，拥有贝图斯塔最华贵的车马，担任贝图斯塔的一名议员，并娶贝图斯塔最漂亮的姑娘为妻。他见过阿尼塔，并被告知说她是全城最秀美的姑娘，于是，此人感受到了爱神之箭的驱使。同时，他也得到警告说他的钱财并不足以征服这座堡垒，这样一来，倒使他越发爱得深刻了。他托人把自己引荐给奥索雷斯家，并向唐娜阿依西亚提出要娶安娜。

唐娜阿依西亚把自己同唐娜阿格达一起关在饭厅里，会谈结束，她们招来阿尼塔。唐娜阿依西亚从仿封建式的火炉旁站起身，不慎把《拉埃特尔维纳》掉在地毯上，这本书是她年轻时代爱不释手的小说。只听她宣告说：

“年轻的小姐——我亲爱的姑娘，现在，决定你一生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便是《拉埃特尔维纳》的风格)“你姑姑和我已经

---

① 古巴一个海港，当时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为你做出了各种牺牲。哪怕我们如此穷困不堪，简直藏都有些藏不住了，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我们让你拥有所有可能需要的舒适。慈悲无量，然而我们的财力不是无边。我们从不曾要你想着你欠我们的情分（事实上，每天的中、晚餐时，她们都提醒着她这一点），我们宽恕了你的出生，也即你那个倒霉的妈妈；一切的一切都得到了原谅。因此，现在，你若用否定的答复来回答我们将要向你提出的意见，那就是最卑劣的忘恩负义，最大的犯罪，简直——罄竹难书。”

“为人所不齿，”唐娜阿格达帮腔说。“不过我认为没有必要给她说这么多。”她补充道，“因为一旦她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姑娘准会高兴得跳起来的。”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只要有什么方式能让我报答一下你们的恩情。我欠你们的太多了……”

“真的吗？”

“是的，真的，亲爱的姑姑。”

“我想，”唐娜阿依西亚接着说，“你已经不再惦记着要做修女的那个疯狂念头了吧……”

“不了，夫人。”

“这样的话，”唐娜阿格达插进来说，“既然你不可能希望在我们身后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你也不可能有什么私情瞒着我们吧，否则，那将是不光彩的……”

“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

“况且接受给予你的幸福也是你的责任……”

“要是你知道唐弗鲁托斯·雷东多，拉卡罗尼亚这一带最富有的男人，今天来向你求婚，你准得高兴死了。”

对于姑姑们明确的命令，安娜并没有高兴得要死。她一言不发，因为不敢就这么直截了当地加以回绝。

这时唐娜阿依西亚再也按捺不住心底的怒火了。她的影子与周围其它物体的影子一道被炉火映在墙上，时不时地显出一个巨大巫婆的形象；有时，由于闪闪烁烁的火苗的夸大作用，外加上老女人的痉挛和扭曲，仿佛地狱也不过如此。还有的时候，唐娜阿依西亚的影子在墙上不知怎么生出了3个脑袋来，或者在天花板上也生出4个头来，这样一来，仿佛所有的脑袋都在尖叫和嘶喊，刺耳的声音震耳欲聋。

连唐娜阿格达都吓坏了。

在这一幕之后，侄女在她的卧室里闭门不出长达9日。当颇具囚禁意味的幽居到第9天时，唐娜阿依西亚出现了，她冷漠、高傲、严厉，一字一顿地说："舞女的女儿——现在谁还能怀疑那个裁缝曾经不是舞女呢？——舞女的女儿在这所祖传的宅子中当然不能没有一席之地；然而她们，她的姑姑们，已经没有食物上桌子，都被那女孩吃光。"

安娜给弗里利特写了封信。

就在第二天，唐维克托·金塔纳尔衣冠楚楚，像初次登门拜访时那样走进奥索雷斯家的客厅。他是来向安娜求婚的，他认为安娜对他不无意思。

"他的行为比他预料的早了些，因为他刚得到提升。他就要去往格林纳达担任首席庭长，他希望能够携妻前往，如果他热切的心能得以满足的话。他有薪金，一些葡萄园以及在唐戈迪罗的庄园① 还有为数不少的羊群。倘若他没有能力向安娜提供说不上富有的生活，但至少是如拉丁诗人所说的中康水平的生活，他也不敢冒然地向这么一位高贵、灿烂夺目而且美貌出众的年轻女士求婚的。"

唐娜阿依西亚不由花了眼。唐戈迪罗——中康——天主教女

① 维克托在阿拉贡的故乡。

皇伊莎贝拉的十字勋章！不失为一个巨大的诱惑。

弗里利特一边把十字勋章别在朋友的胸前一边提醒唐维克托，唐娜阿依西亚一听那些她听不懂、充满了各种勋章的谈话就着迷。

唐维克托一边说着一边自觉很蠢，不过老女人却听得入痴入醉。

“唐弗鲁托斯，”她暗想，“12年前还在贝图斯塔的郊区打过土砖！她记得曾见过他只穿了一件衬衫。”

奥索雷斯小姐回答说：“她不能擅自决定她侄女的婚事，哪怕姑娘自己很乐意，她也得与贵族们，那些有身份的女士们商量一下，并征得他们的同意。”

身着法衣的绅士们，皇家省级法庭的律师们，虽然他们不像从前一样风头十足，但也仍算是贝图斯塔的二等贵族。

对司法机构的尊重从来都附着一种难以解释的恐惧，这种现象已根生蒂固数千年之久。即使头脑最热的自由主义者们，他们肆无忌惮地高谈阔论无政府主义，还说什么要焚烧一切，可听见刑事法庭上的差役朝吊儿郎当的证人喊的那一声“法庭上，规矩点！”时也会发抖。

贵族们——一等贵族阶层——一致认为这桩婚姻对安娜来说很合适。

安娜结婚了。

唐弗鲁托斯又回马坦萨斯了，发誓要回来雪耻，也即带着更多的金币回来。他没有失言。

一个月之后，安娜·奥索雷斯·德金塔纳尔便同她勇武的丈夫由通往马德里的道路离开了贝图斯塔。他们乘坐的驿站马车与看见唐阿尔瓦罗·梅西亚离开时乘坐的是同一辆，也是坐在前厢的排座上。

贝图斯塔倾城出去向他们道别，不仅仅是那些贵族，也有中

间阶层人士。弗里利特竟两眼含泪。

“一旦可以回来时，你们一定要回来，”他一只脚踏在马车的脚板上，头伸进车厢里说，“那时你将是贝图斯塔的第一夫人，阿尼塔——庭长夫人！”

“有她姑姑们在这里，法律是不允许的①，”唐维托多回答道。

“咳！会有办法的。你会成为这里的庭长夫人。”

唐卡耶塔诺也想站到马车的脚踏板上去，可惜没有成功。

唐娜阿依西亚和唐娜阿格达留在家中的客厅里，几乎是在一片黑暗之中，叹着气，周围陪着一些绅士和女友，大概也就是上次唐卡洛斯去世时前来吊唁的那些人。

“她很高兴离开这里。”男爵说。

“嗨！肯定的。”

“年轻人是不知道知恩图报的。”

“靠边站吧，我们要出发了。”赶车的小伙子叫道。

马车出发了。唐维克托把全城都为之妒忌的他妻子的双手握在自己的两手中。

“再见”之声充斥整个广场。这是一次伤感的道别，是对城中一绝的道别。所有贝图斯塔人都把新婚庭长夫人的离去看作为如同天主教的钟塔——城中另外一绝——被人带走一样。

与此同时，安娜正在想着，那群站在那里的崇拜者之中也许没有哪个男人比得上唐维克托，尽管他已经 40 出头了——到底“出头”多少还是个谜。

夜幕快要降临时分，马车正吃力地走着上坡路，新任庭长禁不住问安娜，他是否幸运之极，是否是她爱过的第一个男人。她点头说道：“是的，是的，唯一的一个”。那忧郁的口吻在丈夫听

---

① 根据西班牙那时的法律，庭长是不允许在有任何亲戚的省份任职的。

来还以为她正沉醉在忘我的快乐之中呢。

“不，她不爱他；但她会想法去爱的。”

夜晚来临，安娜把头枕在这辆旧马车中破破烂烂的枕垫上，闭了眼，假寐，同时注意地听着东倒西歪的马车上玻璃、铁片以及木头零件所发出的杂音；在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中她似乎听到了最后一声再见的叫声。

在她脑后的那些男人中没有一个曾向她吐露过爱情，也不曾有谁激发起她的爱情。回顾虚度的青春年华，她记得只是偶然的一次，当她与姑姑们在两侧种满了树木，树木上满挤着麻雀和金翅雀的道上例行散步时，有个陌生男人曾向她射来一束异样的目光。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次恋爱情怀，也许能载入她的爱情史册吧。

在安娜所生活的社会阶层中，她的骄傲与那些年轻男子的愚昧很快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冰墙。

“‘他们不会娶她’，唐娜阿依西亚曾说过，因为她很穷。然而安娜对他们不屑一顾，讥讽他们的愚昧的平庸。”

倘若哪个男人对她像对奥布杜娜一样，那他立即就会遭到足以让灸热的余烬冰冻的轻视和毫不留情的嘲讽。

也许在那些远远地欣赏着他，隔着距离贪婪地望着她的男人中间没准儿也有那么个把人值得去爱——但姑姑们要求一定得保持距离，正如优美的嗓音要在远处才能领略一样。可怜的小律师们，或管他别的什么人，理论上也许是口口声声的民主派，然而，实际上，尽管不得已却依旧尊重着那些偏见并参与其中。是得躲开他们。所有的男人都给安娜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印象——只是从不曾有谁留下过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们用眉眼传情，在安娜那里却成为过眼烟云，没有任何结果。在贝图斯塔，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充其量有点微薄的收入无力养家活口，年轻男人与姑娘们眉目传情，相亲相爱，甚至彼此诉说爱情，然而很快就破裂了：

他没有任何地位；姑娘们失去了她们的美貌，到头来成了信女；男人们则收起闪亮的礼帽，沦为蓬头垢面的赌徒。

想发迹的都离开了这座城。富有人家要么是继承了财产的，要么就是在远离沉睡不醒的贝图斯塔发了财回来的。

“她本该在回来的移民，富有的商人，以及那些愚昧、粗野、莫明其妙的庸人中选位夫婿，”安娜继续想着，“唐弗鲁托斯·雷东多是这么说的。不过，她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呢？她不可能在贝图斯塔这个可怜的角落里找到她梦里的真实，找到她诗歌中的英雄——一开始叫詹尔曼，后来是圣奥古斯丁，然后是夏多布里昂，接着是上百个的其它名字，他们全都光彩夺目，敏感，不可多得，而且温柔多情。

“现在她已是有夫之妇。再去想着男人，如今就是犯罪了——真正地犯罪，不会再像在特雷博尔渡船上发生的犯罪一样。唐维克托宛如中国的长城给她的梦境划了边界。只要是越过身边这个5英尺多的男人去想别的任何人都是罪孽。一切尚未开始就都已结束了。”

安娜睁开眼，看看她的唐维克托，后者正借着旅行灯微弱的光芒，静静地坐在那里读书，只见他头戴齐耳的丝帽，双眉锁住，那是一本由不朽作家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著的书《妒忌，最大的恶魔》①，又名《耶路撒冷的长官》。

---

① 卡尔德隆的又一力作。

第 六 章

贝图斯塔的绅士俱乐部占据着一幢孤零零的大房子，石头结构部分由于潮湿的侵袭已经变得发黑，它座落在毗邻天主教钟塔的圣彼得古教堂旁边又脏又破的小广场上。年轻点儿的成员想搬迁，然而根据那些严肃而有着长者名望的会员的说法，地址的改变则意味着这个集体的灭亡。绅士俱乐部终于没有迁移，它继续修修补补，填缺防漏，尽量维持着它的一些遗传病症。三代人都在这些阴暗而狭窄的房间里打过呵欠(衣钵相袭的百无聊赖)，这样的庄重是决不可让新城区拉卡罗尼亚前途未卜的乱乱哄哄所取代的。此外，长者们说了，倘若俱乐部不再在恩西马达，那也就不成其为此俱乐部了。俱乐部也乃贵族。

一般说来，舞厅对于外来者来说是可以引以为荣的部位，而建筑物的其余部分就比较黯然失色了。

这里的侍者身着的制服与城市警察身上穿的差不多。不习惯这种场面的外乡人，招呼侍者时，每每会认为自己就要被逮起来似的。所有的侍者都没有一点规矩可言，就像制服一样，系代代相传而来。当然，他们总得有制服，因为须得有个什么方式来表明其身份。

大厅里，两个看门人坐守在一张松木桌旁。他们对进进出出的会员不迎不送已成为定规。不过，由于佩佩·隆萨尔在其短期出访中见到其它一些习俗，而且如今又身为绅士俱乐部委员会成员，因此，现在看门人常在一般会员路过时还能点点头，甚至发出某种靠生动的想象也许能理解为问候的低声嘟哝；如果经过者是名委员会成员，他们会半撅起屁股欠欠身；要是是隆萨尔本人，他们会把屁股整个儿抬起来；而且倘若是俱乐部主席阿尔瓦

罗·梅西亚经过，他们会双脚跳起，像新兵一样立正站直。

大厅之后是三四间由过道改成的房间，或作候客用，或作休息用，或作会谈用，或作为玩多米诺骨牌的场所，全都不成规矩地胡乱拼凑在一块儿。再往前，是另外一间更舒适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火炉，每年都耗掉大量的柴禾，但也不及侍者们所说的那么多。届届年终全会上，柴禾无一例外地成为一个郑重其事的争论焦点。这间屋里禁止有任何多米诺骨牌"唏哩轧啦"的声音，它是贝图斯塔城最高人士、最具重要性的人物的与会场所。这里决不允许有任何喧哗和打挠还有着另外一个原因：在它东端尽头，一幅庄严的深红天鹅绒幕布后面有一间"翁布赫"纸牌厅①，也被人称作"红屋"。安静在这里必须得到保持，如果可能，与之毗邻的那间屋最好也能如此。纸牌厅以前紧挨着弹子室，然而弹子棒和弹球发出的声响颇令玩牌者们感到恼火，于是他们撤到当时是阅览厅的红屋，阅览厅于是挪过来与弹子室联在一起。纸牌厅从未见过天日，总是笼罩在阴沉黑暗之中，这倒使得蜡烛昏浊的火光格外耀眼，就像地坑里矿工们的矿灯。

哲学家唐庞佩约·吉马兰憎恶纸牌，称红屋中人均是"膺品"。他认为在那种神秘的寂静角落中不可能有什么正经事儿，所有的愉悦感情以及精神的开放都被压抑着。只要一进红屋，哪怕最不安份的年轻人都会带上一副少年老成的情态，就像一些特别的宗教信仰下的小牧师。对贝图斯塔人来说，上这儿来则如同脱下童子装，步入成年时代。总有那么一两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在这里或玩牌或观看，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同时表现出对世俗那些

① "翁布赫"纸牌：惠斯特纸牌的一种(类似桥牌的一种纸牌游戏)。源于西班牙，18世纪得以在英格兰流行一时，参加者4人，其中1人为发牌者，并不真的参加游戏，故每次只有3人相互竞技，一方旨在战胜另外两人配合成对的一方。

虚空的乐趣不屑一顾(或许是因为玩腻了)，而更偏爱这种全神贯注的郑重思考：是抢分还是吃牌①。细细观察那些常任祭司们对黑红桃方矢志不变又谨慎周全的狂热崇尚，就等于了解到贝图斯塔知识界的一大性格特点。

不错，正如公共事业的头头宣称的那样，所有的贝图斯塔人都是侥幸的牌手，而这不过是借口罢了，为了更快地求得更可靠的收获，何不上楼到"犯罪间"② 去呢。贝图斯塔绅士俱乐部的牌技之高闻名遐迩，但话又说回来，还是有那么一些不高明者，否则，谁赢谁呢？对于公共事业头头的断言，事实更能说明问题：从贝图斯塔，且仅从贝图斯塔产生了那么一些令人瞩目的牌手，这些人一旦高升，便如平步青云，在政府管理机构中身居要职，而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其精湛牌技中的取胜之道。

纸牌厅的四角各有一张桌子，另外四张放在厅的中央。一半的桌子都被占着。在其四周的或站或坐者乃是各色看客，其中大部分业已沦为无可挽救的牌迷。在这里，几乎听不到什么言语声，通常也就是讨支烟抽的请求声。少说为好，因为既没有人向谁讨教，而且说了也没人理睬。巴斯里约·门德兹在市府工作，在这些在场人中算得上是最有力的人物。他面色苍白，身材瘦削，谁也无法从其衣装上辨出他是工匠还是个体面人物——反正贝图斯塔的人是这么说的。他的收入还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他有妻子和 5 个孩子；纸牌对他来说是个帮助；他也受人尊重，玩牌时，他就像一个在干着毫无趣味的工作的工人，总是脾气不好、粗野，很少搭理对他说话的人。他考虑着自己的事：要用纸牌赢来的钱在堤岸旁筑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在他身边的是初级律

---

① 抢分是一种游戏；吃牌是牌戏的一种着数。

② 当时赌博在西班牙是禁止的。

师唐马提亚斯，他在纸牌厅里玩只是为了躲避“蒙特”①。只要“楼上”的幸运之神没有冲他微笑，他便下楼来玩“翁布赫”，尽可能让自己多赢，事实上，他几乎不输，因为一旦开始走下坡路，他便不玩了。此时，刚发完牌的“局外人”正是为律师和唐巴斯里约下金蛋的母鹅。他们正宰着一个人。那个人是一家乡下富农的长子继承人，人称文库莱特，每逢集市就进城来玩纸牌；后来他居然为了能在纸牌厅里玩牌去当了一名省议员；最后，干脆在贝图斯塔住下来，以便再不会远离那些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牌手们，他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使他们发了财。文库莱特对村里的纸牌游戏毫无趣味；他在这里可以从下午 3 点玩到第二天凌晨两点，中途除了吃一餐胡乱凑合的晚饭所必需的时间外一刻也不歇着。唐巴斯里约和律师轮番上场，轮流休息着赢他的钱，有时也同时上阵。第四位发牌者是个人都行。别的牌桌上，牌戏要更势均力敌一些。这里玩牌的许多外乡人中大部分是公务职员。

赌桌上仍有着良好的教养是公认的事实。这里的许多人都出自良好的家庭，不过，既然大家都十分熟悉，类似下面的一些对话也能时常听到：

“我给你说了，确实是你给我的。”

“我告诉你，我没有。”

“我给你说了，你是这样的。”

“那就是你在扯谎”。

“你可真有礼貌，先生”。

“比你强点儿，先生。”

不过是为了一枚五比塞塔② 的伪币。

---

① 西班牙的一种纸牌游戏，是在楼上“犯罪室”里玩的禁止赌戏。玩者全凭运气，输赢无数。

② 西班牙货币单位。

和谐的气氛仍旧能在这里维持，应该感谢自然在众赌徒的个性赋予上所建立的平衡，有的玩牌者脾气像魔鬼，一触即发；有的呢，比如文库莱特，则如羊羔一样平和，像鸽子一般羞怯。

唐巴斯里约总爱说年轻人的玩法不正，这时，文库莱特会挺身捍卫自己的尊严，于是这位市府工作者就喊叫道："休对我无礼，我不吃这套！"同时还用拳头猛击桌面。

文库莱特便不吭声了，继续吃牌。

这种不经常的争吵打破宁静也仅是一会儿而已，宁静很快便恢复，再次成为俨然如神庙般的、从不曾受到过任何激烈言辞亵渎的场所。

阅览厅同时也履行着图书馆的职责，房间狭窄而且不太长，中间有一张绷着绿色台布的长方形桌子，四周是垫着乌德勒支①天鹅绒垫子的手扶椅。所谓的图书馆，也就是一个胡木书架，不是太大，嵌在墙里。这个俱乐部的智慧都在这里通过《皇家学院的字典》以及《语法》等得以体现。之所以要购买这些书，是因为成员们经常对语义、甚至某些单词的拼写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另外，还有一套册数不全的《两个世界》的合订本以及其它几套不同画报的合订本。出于一股子爱国主义的冲动，《法国画报》没有再续订，因为其中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几个辨认不出来的西班牙国王正在表演斗牛。在迈出这激进而爱国的步子之际，许多人都在每年的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并不失时机地提到萨滚托、科瓦东加以及后来的1808年② 的英雄们。在书架的高层抽屉里有一些

---

① 荷兰的一城市。

② 萨滚托城镇位于西班牙东部，以其居民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9—218）为抗击迦太基人而进行的长期而高尚的斗争而闻名。据说为逃避来犯者，英雄们曾在科瓦东加的一个洞穴里暂住过，并以此作为收复失地的一个基地。1808年，在全西班牙出现多次广泛的起义，反抗法国统治者，正是这些起义导致了半岛战争(1808—1814)和法国的最后撤军。

更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书，可抽屉的钥匙却丢了。

每次有成员要借这些书籍中的哪一本时，侍者总是礼数极差地走过来，让借阅者再说一遍。

“是的，先生。要《贝图斯塔的编年史》。”

“可你拿准了这里有吗？”

“是的，先生，这里有。”

“事实是，”侍者先生一边挖着耳朵一边说，“既然不是惯例……”

“什么不是惯例？”

“那好吧，我去看看是否能找到钥匙。”

侍者转过身，像乌龟一样慢慢吞吞地走开去了。

这名听信如此说法的借阅者肯定是名新会员。这会儿，他正专心地看着用来装饰这一娱乐和教育中心墙壁的俄国和土耳其地图，以及用图画表现的主祷文，以此来消磨时间。侍者总算回来了，双手插在裤兜里，嘴角挂着恶意的笑容。

“正像我所想的，亲爱的先生。钥匙不知忘哪儿了。”

这里的老会员们都把书架视作一俱嵌在墙上的摆设。

报纸和画报的利用率要更高一些，因此报纸几乎每天晚上都会不翼而飞，同时画报中凡有任何价值的图片都会让人巧妙地撕走。关于报纸失窃的问题是每次会议上最难解决的棘手事之一。能怎么样办呢？把报纸锁起来吗？成员们会撕走报纸，或者连锁链一并拿走。最后的决定是，报纸仍可自由阅读，但要采取最严密的警戒措施。这一切只是徒劳。唐弗鲁托斯·雷东多，那个最富有的美洲佬，每晚睡前若不在床上先读读俱乐部的《公正报》就无法入睡。而他又不准备把他的卧床搬到阅览厅中，于是只好拿走报纸。由此省下的钱使他觉得很有光荣的意味。再说纸笺吧，这也是不断失踪的东西；纸笺更贵，因此俱乐部决定每次只发一页给急用成员——这样他会珍惜自己有幸得到的一页。管理图书的

侍者在与借阅者的诸多交道中染上了监狱看守般的习气，他把爱读书的成员都视作居心叵测者，对待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尊重可言。招呼他时，他并不总是听到后就过来，而且常常拒绝更换锈坏了的钢笔。

桌子四周可坐12人，但除了邮递时间一般都很少有满座的情况，成员中热爱知识的多数人也只是读读新闻罢了。

阅览厅的常客中有一位患过中风的绅士最值一提，他曾向英国出口过谷物，相信看外国的新闻报刊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他每天晚上9点准到，从来不误，先拿起《费加罗报》，然后是《泰晤士报》，并把它放在最上面，待戴好金边眼镜后，便在煤气炉发出的若有若无的嘘声诱导下，伏在世界一流的新闻报纸上进入了恬静的梦乡。这也算是人生无可争议的一种权利。在这名绅士因中风伏在《泰晤士报》上死去后不久，人们发现他对英文一点不知。另外一位热情的读者是个年轻人，尤其热衷于废除税收和登记机关，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官方公报》，从封面到封底，连每个拍卖的消息都不漏过。他简直是一部阿尔库比利亚①，对于我们公共管理机构的所做所为，举善或行恶……他都倒背如流。

他身边常坐着一个心怀鬼胎的绅士：给马德里的新闻报纸写信，报告那些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消息。信的署名是“你们的记者”，因此只要马德里的哪家报纸提到“来自贝图斯塔的最新消息”，那准是他的杰作。第二天，他又在另外一张报张上否定前一条消息，结果是“来自贝图斯塔的最新消息”纯属虚有。就这样，他逐渐变成一个十足的报闻怀疑主义者。“他只是太了解新闻是怎么出来的！”当法国人已经同德国人刀枪相见时，“记者”对战争是否真有其事仍持怀疑态度：或许是观察家们杜撰出来的。直到麦

① 19世纪西班牙法学家，著《西班牙政务词典》（共5卷1358—62），以后每年均有补充。

兹① 都被砍了头，他还不相信世界上真出了事情。

诗人特里封·卡梅内斯也是邮件到达他必在场的另一成员。他带着迫切的热望浏览过不同的报纸，然后不止一次地怀着满腔的失望之情离开：因为“他们没有登它”。“它”指的是他寄给什么报纸的一首诗歌或一篇幻想小说，可编辑不知怎么的总不拿出来发表。卡梅内斯在贝图斯塔举行的各种文学比赛中总是包揽所有的玫瑰花环②，却无法在马德里的新闻报刊上为自己的诗作觅得一席之地，尽管在其寄出的自荐信中他用尽了世界上所有最文雅的言辞。他的习惯格式是这样的：“我亲爱的，最最尊敬的先生，您在所附上的这些诗歌中或许碰巧认为有一两首值得采纳，如能在享誉遐尔的贵刊得以发表……谨此云云。”然而都是徒劳；它们从未被刊登过。一年过去了，他要求退稿，可“来稿恕不退回。”于是，他利用草稿，在贝图斯塔的保守新闻报刊《圣旗报》上发表。

还有一名坚持不懈的读者是个头脑已不太管用的守旧老儿，他不读完俱乐部所有报纸上的社论就不能上床休息。他对于一家以远见和周密而享誉的报纸上的冗长散文独钟。实质性的东西在婉辞、省略和转弯抹角的包裹下，以致于把其本身都隐匿起来，模糊得难以让人明白，老头子更是如云里雾中，不知所云。

“多么富有远见啊！”他总这么说，实际上一点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也是他之所以相信这家报纸有远见的原因，因为要是他能够明白的话，那远见也就到此为止了。

一天夜里，这名社论读者摇醒他的妻子说：

“嗨，帕卡，我睡不着，你知道吗。让我们来看看你是否能

---

① 1870年被判死刑。

② 胜利和荣誉的象征。

理解今天我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我们不可避免地避免作出这样的结论：受责备的该是……你明白吗，帕卡？到底是该不该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不弄清楚了就是睡不着。”

以上这数位与其他一些热心读者一道在阅览厅里静静地传阅着报纸，如饥似渴地读着那十来种日报上反复出现的报道。这是这些文化人精神世界的养料，直到晚上11点钟，他们全都倦怠了，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上床休息，时值此刻，他们确信从这幢或那幢建筑中携款潜逃的出纳员要走已经早走了——这是他们从数十种不同消息来源中读到的。这些绅士们全都是体面的人物，值得尊敬，同时也是马德里新闻巨头的驯服奴隶。他们那些浅薄的知识很大部分是来源于从《通讯》栏中收集下来的剪报——可怜的报纸在办公室里来回传阅，像抛皮球游戏中的皮球，从一把剪刀下幸存又落到另一把剪刀下。

在这里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图书室一片静寂，仿佛都能听得见聪慧读者的大脑在进行工作的运转声，突然，似地震般的一声巨响震得楼板和窗户都颤悠，虽然老会员们都毫不在意，甚至眼皮都不抬一下，但新来的人可能会恐惧地望着天花板或环顾四墙，等候着目睹房屋的坍塌。其实这样的事并不会发生，那只是台球室的先生们在用棒杆的一头跺地板。会员们的这种天生好幽默乃众所周知。

夜里11点时分，阅览厅中不再有人。半睡半醒的侍者前来收拾起报纸，关掉煤气灯，大厅便处在几乎完全没有光线的黑暗之中；此后，侍者也回自己的角落睡觉去了。

这时该炮兵上尉唐奥马的奥·贝多亚入场了，他身穿便装，裹着一件宽大的披风外套。他四下张望一番：这里一人没有，同他在一起的只有黑暗。他十分小心地走向书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来打开了底部抽屉，取出一本书，又把藏在披风下的另一本书放在其位置上，然后再把取出的那本书塞在外套下面，锁上

抽屉。他作完一个深呼吸，嘴里哼哼着国歌的口哨曲，来到桌子旁边，假装着浏览报纸，其实他是在胡乱地摆弄报纸；他装模作样地在这里呆三五分钟，然后得胜回归。他不是贼，而是个爱书人。贝多亚的钥匙就是被侍者丢的那一把。唐奥马的奥就是军队中的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他一度是名勇猛的战士，后来有幸被选为一个步兵协会的会长，当他不得不准备并发表一次演说时，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原来还是个出色的讲演者，这不仅是他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得到上司们的认同。由此及彼，他最后竟成了一名文学家，甚至还曾满怀着激情、庄严地暗自发誓要捍卫祖国；为此而成为一名学者。贝图斯塔人开始注意到这位军人对文学的知识比许多平民更为丰富，与此同时，贝多亚本人颇为自己发现了炮术与文学之间的反差而倍感满意，热情洋溢地工作着。他很快便成为多种科学、艺术以及文学团体的通讯员或正式成员。他擅长历史和植物学，特别是在有关植物学与园艺的关系研究上尤为出色。他还是一名土豆病学的专家，并就此论题著有文章，只是不知为何政府迄今尚未给予某种奖励。在军事传记方面，他也不乏天赋。他认识好几位举世公认且名副其实的法尔内斯式或西皮诺拉式① 的陆军中将，并打算着把某位准将的生平公诸于众，据说这位将领没有能够成功指挥一场战役中的行动，倘若他当时是统帅的话，那么他一定不会像那名无能的统帅那样把防地给丢了，相反，他还将获得丝毫不逊于后来拿破仑所得到的光荣。

无论是有关这类传记的素材，还是关于能成为重要人物的资料，所有的信息都能够在类似绅士俱乐部书架底层抽屉的那些书

---

① 亚历山大·法尔内斯(1545—1592)：著名的意大利军事将领，服役于菲力浦二世纪下，后成为荷兰的总领。安布罗斯·西皮诺位(1569—1630)：另一位意大利名将。

籍中找到。这样的书世界上肯定少不了，但它们不为人知。贝多亚属于这样一种类型学者，他能够在没人爱读的书中发现其价值，并使之改头换面。每当看见那些段落经过上帝赋予他的匀称而优美的书法的抄写出现在自己的纸张上时，他便认为它们都是自己的作品。不过，古玩更是他的强项。但是，任何艺术品，只要不属于他，哪怕就是挪亚时代的珍品在他眼中也一文不值。贝尔穆德斯为艺术而艺术，爱的是古玩本身，而贝多亚更富主观色彩，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需要那些珍品归为已有。“要是能说出来就好了！他将让贝尔穆德斯、讲经师以及所有其他的人都惊得目瞪目呆。”然而他却不能说；要是说出来，他很可能得去蹲大牢。“好吧，只有你我知道，我有，”(他一边说一边四下看看)，“我有一份极其珍贵的手稿，是菲力浦二世的亲笔，一份举足轻重的政治文件。”他从西曼卡斯的国家档案馆中盗来的。怎么盗的？那可是他引以为自豪的秘密。因此，对于自己棋高一着颇有信心的贝多亚很是瞧不起别的什么考古学家的，但却又只能沉默，害怕坐牢而闭嘴不言。

“犯罪室”即赌博的房间，具体而言，是玩轮盘赌和纸牌赌的地方，位于二层楼上。到这里来得穿过一道又一道黑暗而狭窄的走廊，是一个隐蔽而与世隔绝的赌场，当局倒也从未打扰过这里的安静，哪怕是在公德最为良好的时候。应地方新闻界中一些作者们的要求，尤其是应《圣旗报》主笔的号召，卖淫活动曾受到过严厉的打击，而对于赌博的打击却是行不通的。然而，“那些以自身肉体为代价的无耻女人”(卡梅内斯在《圣旗报》的匿名社论中如此称呼她们)怎么可能躲避得了虐待，倘若每天的地方新闻都以这般强劲的语言去描叙她们的刺激性？

几乎每天的晨报都会出现类似标题的文章，比如，“那些叫唤的母鸽本来面目何在？”或者“对她们开枪吧！”。有一次，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干脆自己写了一篇有关“娼妓”的文章，

题目是"寡廉鲜耻的肉体。"

还是回到说赌博的事来吧。一旦有哪个精力过盛的省长威胁要给俱乐部成员们一点颜色看看，那么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赌客便会作出让他下台的预言。更合适的做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而且时不时地——正如反对派指出的那样——以最为冠冕堂皇的方式给予适当的津贴。贝图斯塔的赌客们有一条共同的情操：他们不在夜间行赌。他们是不能不早起的大忙人。有名医生把一天挣来的钱输得干干净净，晚上10点便上床歇息去了。第二天早晨刚6点，他就起床了，顶风冒雪，任双脚跋涉在水洼和泥坑之间，跑遍全城……辛辛苦苦折腾一趟回来后，却又把挣来的几个比塞塔如贡品置放祭坛一样放在了牌桌上。高级律师，初级律师，公务员，商人，工业家，职员，地主，所有的人都大同小异。在纸牌室，阅览厅，台球室，会谈室，多米诺骨牌室以及棋室中，天天看到的总是那么一些相同的面孔；而"犯罪室"里就不同了，这里聚集着各色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职业、年岁，不同的观点、品味，以及不同的脾气和性格。

贝图斯塔因为自己牢不可破的爱国主义、宗教信仰以及对禁止的游戏的喜好而远近闻名，这一切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由其本身的历史得以解释；对赌博的宠爱则只能归于此地常降大雨了。要是成员们不能作日常的散步，他们干什么呢？就此原因，哲学家唐庞佩约·吉马兰提出把天主教堂改建成一个散步场。"真让人忍俊不止！"这是卡梅内斯在《圣旗报》的一篇文章中的答复。

不知怎么搞的，宗教信仰以及令人悲哀的迷信形式在赌博的恶习中竟也得以显露。有关一名著名赌客的迷信怪异故事在俱乐部中广为流传。有一个自由派商人，绝没任何信仰可言，他总在娱乐场所的门边备着一双旧鞋。每次到来，他都换上鞋底已满是窟窿的旧鞋，然后上楼去试试运气。他发誓说只要他穿着新鞋，

幸运之神就从不会冲他微笑。因此，他简直成了一名赤脚赌客。这种信仰和一些从经验中得来的狡猾，为他赢了不少钱。有一年，他为圣弗朗西斯科举行了一次显赫的九日祭，用贝尔穆德斯的话来说，所有“贝图斯塔的精英人物”都出席了这次祭礼。

侍者们睡意正酣，当然不可能看见贝多亚离开俱乐部；还留有的十来个成员们发誓要鏖战通宵，他们人数不多，可总有那么几个。其中有的老朽是因为当年在马德里时养成了熬夜的习惯；其他那些贝图斯塔的花花公子则是模仿前者过去的风范。至于这个午夜聚会，我们以后还会细说，因为参加者中有在本故事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下午 3 点半过，天下着雨。红屋隔壁的房间中仍留有十来个常客，这是些不玩任何游戏的人和 6 个棋君子。弈棋者将棋盘置于阳台窗户的旁边，以便能够多点光亮。房间的那一端，看上去似乎夜色就要降临。一张大理石桌子上，一盏用来点烟的煤气灯，火苗在浓重的烟雾中格外闪亮，就像雾气沉沉的夜里的一颗星星。6 个俱乐部的创史人笼罩在阴影中的一个角落里，有的四肢舒坦地靠睡在长沙发上，有的坐在垫有草垫的摇椅中消遥，记不起始自何时，他们每天下午 3 点都准时来这里喝咖啡和白兰地，这些人都沉默寡言，谁也不允许自己贸然断言点什么而得不到一致的认同。人物与事件每天都在这里受到不含任何感情色彩的评判。每一个创新者，即做出点什么不同常规的事情的人，无不例外地会受到谴责，但倒也不至于受到侮辱。那些知道应该如何有节制、有礼数行事的人——无论如何不走极端的人——得到没有任何热情可言的肯定。信口雌黄也胜于走极端。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就不止一次地得到来自这圈可敬的绅士们的不温不冷的欣赏和敬意。但是，他们通常更愿意谈论动物的本能，比如像狗啊，象啊……他们当然否认这些动物有任何智力，“河狸如今筑的巢穴与它们在亚当时代建的一模一样；这不是智力，而是本能。”他们

还谈论关于利用一些蠢笨动物的问题，就说猪吧，它的每个部分都能吃，还有牛、猫等等，就没有生命的事物进行对话在他们看来似乎更有意思。他们津津乐道民法中有关亲缘和继承权的那些部分。要是这些创史者们中间有谁对路过的成员不认识，他会问道：

“这人是谁？”

“他是某某的儿子，某某的孙子，与某某的妹妹结婚……”

于是几乎能把贝图斯塔的所有居民给抖落出来，就像从篮子里拿出一串樱桃似的，这里的人相互之间多少都沾亲带故。类似的谈话总以同样的结束语煞尾：“细想起来，咱们大家多少还是亲戚呢。”

气象学也是一个在他们谈话中从不落下的话题。对于这些德高望重者而言，一旦刮风，总会忧心忡忡的。眼下的冬天似乎总是一个比以往冬天都更寒冷的季节。

有时候，他们也说长道短一番，但是十分有节制，特别是当话题涉及神父、女士或当权者时。

尽管这样的谈话让人愉快，可这组尊敬的有花白胡子的人物（其中只有一个秃头年轻人）喜爱安静胜过惬意的小谈；睁着眼打盹儿的特别午休是献给宁静的主要节目。他们几乎不说什么话。

离他们不远处有两三个嬉闹者，时不时地也惹得他们恼火心烦，同时远处还传来多米诺骨牌让人讨厌的碰撞声。当初多米诺骨牌本是在这间屋里玩的，正是这些德高望重者把玩牌者给轰到那头去的。玩多米诺骨牌的牌手几乎总是这么几个人：一名教授两个土木工程师和一位法官。他们放声大笑，又喊又叫，还彼此谩骂，不过总是玩笑性的。这 4 位被那双面 6 花牌① 拴在一起的朋友为了不输牌，可以将学历、正义连同公共事业一并出卖。舞厅里既禁止赌博又不让喝咖啡，于是法院的先生们便和其他一些

① 借指多米诺骨牌。

诸如贝加拉纳侯爵式的人物在这里作日常散步，侯爵因为雨天不能外出散步也只好到这儿来。

最闹腾得厉害的也就是以上所提到的那几个嬉闹者。

“他们不把任何人或事放在眼里，”角落中的一位老者都嚷说。虽然这两组人物不过咫尺之遥，但却很少相互有话。长者们总是保持沉默然后下结论：

“太放肆！”一德高望重者低声说。

“你大概也注意到了，”搭话人说，“他们几乎从不谈论有关本省实际利益的事。”

“除非梅西亚先生在场的时候。”

“哦，可梅西亚先生到底和他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人。”

“是的，一个很能干的人，通晓一切有关金融和商业方面的事，人们称之为政治经济学。”

“我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信仰者。”

“我不是，不过我确实对弗罗雷兹·埃斯特拉① 的记忆相当看重，我认识他本人。”

各抒己见，没有争辨；稍有不对劲儿的苗头，他们立刻缄默不语，事情也就算了。

他们面前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吵吵嚷嚷的绅士，他曾做过自由党的大市长，是一名在各种政治制度下的高利贷者。此人狡猾，是神父们的共同敌人，因为他认为以这种方式来证明他的自由主义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努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正说着，“谁向你们肯定说讲经师拒绝为庭长夫人忏悔了？”

“告诉我的那个人亲眼看到唐娜阿尼塔走进唐费尔米恩的忏

---

① 阿尔瓦多·弗罗雷兹·埃斯特拉(1769—1853)：有影响的西班牙政治经济学家。

悔间，可唐费尔米恩连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走了。”

“不过，我可看见他们在堤岸相互问候，一道散步。”

“这就对了，”第三者叫着说，“我也看着他俩了。德帕斯和大祭司，庭长夫人和比西塔辛。还有，德帕斯面红耳赤的。”

“是吗，是吗！”前市长高叫着，装出震惊的模样。

“我知道的比你们都多，”一青年喊道，这是一个喜爱模仿萨玛科伊斯、卢健的小罗密①，事实上，他的形象貌似马德里任何一个喜剧演员。此人刚从首都的医学院毕业。

他压低嗓门，还作了一个机密的手势。一圈子人都围拢过来。他伸出一只手掌如挡板一样搁在嘴边，同时跨骑着的椅子向前倾斜过来直到椅背抵住桌子，说：

“帕基托·贝加拉纳告诉我说，有名的唐卡耶塔诺大祭司要求阿尼塔换忏悔神父，因为……”

“快说，快说！你怎么知道原因何在的？”与神父为敌之人打断说，”忏悔的秘密！”

“没错，没错！我的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帕基托告诉我的。”他进一步低下嗓门说，“阿尔瓦罗·梅西亚正盘算着染指庭长夫人，”

一派胡言。阴暗的角落中发出不满的议论声。

“扯得太不着边际了。”

“说长道短，闲谈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能够发展到这种地步。讲经师，还有忏悔的奥妙——这一切都还能够一说了之，可把庭长夫人给卷进来了！毫无疑问，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实在太出格。”

“先生们，我不是在说庭长夫人对阿尔瓦罗的追求有什么反

---

① 理查德·萨玛科伊斯（1850—1888）；胡安·约瑟夫·卢健（1831—1889）；胡利安·罗密·伊·帕雷（1848—1930）。

应，只是阿尔瓦罗单方面的努力，这可是两码事。”

人人都不认同他的看法。

“哦，好吧，庭长夫人……可走得有点太远了！”

年青人耸耸肩。

他很肯定，因为是侯爵的儿子、梅西亚的密友告诉他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前市长福哈先生又说道，“梅西亚会对庭长夫人所发起的那些追求与讲经师和私人忏悔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想撒手他的猎物。一个人能在俱乐部里说神父的坏话，这种时机并不常有。

“噢，二者之间可太有关系了，因为大祭司请求德帕斯帮他的忙，他想把夫人忏悔的担子转交给他。”

“孩子，孩子，你弄错了，”谣言传播者的父亲也在场，不由得对儿子发出警告，同时又忍不住欣赏他儿子的厚颜无耻，毫无疑问这是从马德里学来的，而且是他父母花大价钱才得到的。

“我是说阿尼塔是个十分难对付的女人，我们都知道，”男孩继续降低嗓音，周围的人则进一步靠拢，围成圈儿的脑袋活像第二口霍斯卡钟①。“她极其精明，或许早已注意到他是用怎样的眼神在看她……以及其它种种迹象，什么？我想她认为防范胜于治疗，而大祭司对于这种复杂的心理情态毫无意识，而讲经师对这些却知道得不少。”

周围的人的脸上都忍不住绽出赞同的微笑。

妄谈者的父亲格外自豪，直向一个朋友眨眼。可以肯定，谁要想年轻人的智力得以开发就得送他们去马德里，虽然这会花去

---

① 源于西班牙传奇故事，据说1136年时期，阿拉贡的国王拉米罗二世想教训一下反叛的贵族，他告诉他们要借助他们的帮助做一口敲起来整个王国都能听得见的钟。暗地里，他吩咐手下人在霍斯卡城市秘密地砍了15名反叛贵族的头，并把这些头串成钟的形状，杀一儆百。

大笔的金钱，但终究会投有所报的。

这孩子的冒失不时引起异议，但这些人很快又被他那不怀好意的格言警句、花里胡哨的手势和口音征服了。

眼下在马德里的某些艺术角落和一些社会圈层中，所谓的弗拉门戈式① 风格正风行一时，年轻的医生身穿紧身的绑腿裤，前额留着几缕十分精致的小发卷儿，两鬓的头发梳得跟斗牛士的一样，看上去他的头发简直是一只浮雕上的假发套。

他名叫华金尼托·奥尔加斯，他向全城所有的婚龄姑娘挤眉弄眼，也就是说，他朝那些年轻的姑娘们暗送秋波，并开心于被她们反视。这一年他早早地毕了业，正计划着找一位富裕的年轻女士尽早结婚。她有钱出嫁妆，他则拿出他的好身段、医生的头衔以及弗拉门戈的技巧。他并不傻，只因为太崇尚时髦而使他显得也许比他本身更平庸一些。在马德里，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而在贝图斯塔，他还不能不提防着另外五六个引进了类似风范的竞争对手。假期的时光他都花在与贝图斯塔的富有家庭或贵族家庭建立联系上了。他成为帕基托·贝加拉纳的密友，而且贝图斯塔大名鼎鼎的、首屈一指的风流倜傥的人物梅西亚的灿烂光彩多多少少也辐射在他身上，尽管距离尚嫌遥远了一些。华金尼托·奥尔加斯用教名称呼梅西亚，因为梅西亚与帕科② 是极其亲密的朋友，而他，奥华兹与帕科又十分要好，所以他这么说。

华金尼托眼看着自己的论断获得了成功，倍受鼓励，他进而又推断说，庭长夫人在众人心中所激发起的尊敬感和仰慕心情反映出一种可笑的天真。

“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绝色美貌，仿佛你们同意她还是个有才干的女人。她应该有别样的生活天地，应该生活在更高的层次

---

① 即安达卢西亚式的。

② 即帕基托西贝加拉借。

圈中。要是你们要求的话，我甚至要说她是天下第一女人，只要这样的女人存在，然而，当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完以后，她毕竟是个女人，et nihil humam……”① 其实，他并不知道这句拉丁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整句话是怎么样的，也不清楚是谁曾经说过的，但是每当说到人性可能的缺陷时，他总要引用一下。

周围的人爆发出一阵大笑。

“小精灵鬼居然能用拉丁文说事！”他的父亲想着，越发觉得自己为这小恶棍作出的牺牲是很值得的。

尤金兴奋得满面红光，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他喝下的茴香酒。现在，他认为唱点什么新曲把自己的胜利推向高峰的时候到了。他站起身，伸直一条腿，原地转起圈儿来，嘴里唱着，或者说像鸟儿般地吱叫着自己编的歌词：

“打开门吧，姑娘，
你的门边已到来了……”

“那些常人的偏见必须予以摈弃。庭长夫人！难道她不是血肉之躯吗？难道阿尔瓦罗不总是难以抗拒……”奥尔加斯小子打断刚刚开始的舞蹈，又评论说。正在这时，隔壁房间里响起阵阵脚步声，震得地板直颤悠。

“那英国佬来了，”弗拉门戈的歌唱家低声说，脸色有些发白。

真是隆萨尔。

佩佩·隆萨尔——不知为什么人们老称他“炮筒子”——是本省佩努埃塞斯村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牧场主家庭，得以能够在省府继续他的学业(很快就能够看到他们学会了些什么)。他年轻时就爱玩赌博游戏，就像文库莱特对纸牌的强烈爱好一样。为了不至于错过哪怕是一轮赌局，他连放假都不愿意回佩努埃塞斯去。

---

① 拉丁语，意为“也是人”。说话人本意可能是想引用荷马史诗中的“我是人，凡是人有的都不会与我无关，”可引用有误。

他没能完成学业，就连教授们传统的慈悲心肠都没有能救他一把，使这个“炮筒子”获得双法① 的学士学历。

有次考试他被问道：

“我的孩子，遗嘱是什么？”

“遗嘱——不言而喻，就是死人说的什么东西。”

除了“炮筒子”，他还有个“大学生”的绰号，而他竟听不出挖苦他的话。

时间逝去，牧场主去世了。佩佩·隆萨尔的“大学生”也到此为止。他卖了土地，迁到省府，开始从政——谁都不十分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及缘由何在。

事实是，他从一个地区竞选组织的委员会主席被提拔到市里，又从市议员升为佩努埃塞斯地区的省级代表。虽然他从来就没能够摆脱生来便具有的愚味，但从走路的姿态、衣著，甚至接人待物方面而言确实取得了逐渐的进步。只有在贝图斯塔生活了多年的老人才能记得此人曾一度有多么粗俗。从复辟开始的那一年起，隆萨尔就开始被视为一个进取型人物，不仅在爱情中很走运，同时作为一个代理人，替那些愿意花钱而不想去服军役的年轻男人们出面交涉干得很出色。他是现行制度的坚定拥护者。他梳头发时，参照的模型是邮票以及一个比塞塔硬币上的人头，他脚下穿的是最结实的那种鞋，简直就是装甲。他认为这样能使他看上去有英国贵族的模样。

“在所有方面，我都极其英国化，”他意味深长地说，“尤其在鞋上。”

在轮流执政的各党派中，他算是最保守党派中的“首席”人物了。

“给我一村撒克逊人，”他总是说，“我也将成为自由主义者。”

---

① 即民法和刑法。

后来，他成了自由主义者，却也没有谁给他一村撒克逊人，而是出于另外的缘故，这里就暂且不说了。

隆萨尔身材高大，肥胖，倒也不算难看：细圆的脑袋，低额头，一双宛若野生动物受惊时失去反应的眼睛，他的眼珠转动不取决于他的意愿，而在于它们能不能够。与正处在兴奋劲儿上、喋喋不休的隆萨尔谈话，真让人毛骨悚然。只听他一个人激动万分地胡言乱语，一对眼睛既一动不动，也不表达任何意思，只是直瞪瞪地盯着你，就像丛林中的野兽，充满了惊恐和疑虑。

他的肤色是健康的深棕色，他有线条很好的两条腿。这人领导潮流的地方正是在于他的裤子，颇短。另外，无论冷热，也不管是还合适，他总戴着手套。在隆萨尔看来，手套一直是优雅的一个标志(他这么说过)，同时也是绅士的象征(这也是他说的)，不过，他是一双汗手。

他厌恶任何带有布衣味儿的事物。那些卑小的共和党人对他如临大敌一般。有一次，在圣弗朗西斯科节上，侍者没有在俱乐部的阳台上悬挂起帷帘，此时已是俱乐部委员会成员的隆萨尔几乎要把这可怜的人从其中一个阳台上扔下去。

“但是，先生，”侍者叫道，“今天不过是圣弗朗西斯科节罢了！”

“那又怎么样呢，畜牲？”“炮筒子”盛怒地说，“难道还用你来教我！只要是圣弗朗西斯科节，就是一个欢庆的日子，阳台就得悬挂幕帘！”

他相信这就是效忠现行制度的一种方式。

类似苛求的结果竟使他一点一点地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也就是说，再没有人当面嘲笑他了。

他并不太缺乏眼力。他意识到人世间很看重外表现象，比如在俱乐部里，谁叫嚷最欢，谁最执拗，谁最爱看报，谁就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他自言自语地说：

“一个人需要学问，我也一样。还好，我有的是精力(他有一副好拳头)，若论舉起来，我谁也不会输。另外，上帝还赋予我一个强壮得像独白① 碑的肺。只需再读一读《通讯集》。这一切就足以让我成为全省的希波克拉底② 。”

“希波克拉底即柏拉图的老师，“炮筒子”从来不说苏格拉底③，当然，他没有必要这么做。

此外，他读报纸以及彼古特——莱布恩和保尔·德科克④ 的小说，它们是他唯一看了不打瞌睡的书籍。他格外留意那些听上去充满了睿智的对话，不过，他自己坚持的主要还是诉诸于经常性的大喊大叫和一贯地我行我素。

要是有谁的争辩让隆萨尔有些为难了，他会用一根藤手杖来解决问题。他手舞藤杖喊叫着，使对方心里虽不至于产生如临大敌般的恐惧，但也差不了多少：

“你放明白了，随你到哪儿去，我都要坚持这一点！随你到哪儿去！”

他会五六遍地重复“随你到哪儿去”，以便让其对手留意到弦外之音和藤杖而终于让步。

他意识到俱乐部中最具妥协性的谈话是涉及最重大主题和遥远事件的话题，于是外交政策成为他的拿手戏。议论的国家越遥远、利益越不相干对他来说就越合适。这种场合下，危险是他地理上的一些疏漏，比如常常把国名和来犯军队将领的名字混淆在一块。在一次倒霉的论战中，他不得不和上尉贝多亚干了起来，

① 他把独石(monoliths)误念成了独白(monoloues)。

② 古希腊名医。

③ 古希腊名哲学家。在这里隆萨尔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苏格拉底(Socrates)混淆起来了，足见他所知多少。

④ 彼古特—莱布恩(1753—1835)和保尔·德科克(1793—1871)是法国多产通俗小说家。

因为后者不承认有塞瓦斯托波尔① 将军。

隆萨尔认为自己若能在棋局上一显身手的话，那么他作为一名多才多艺者的声誉将得以更好的巩固，因此他在这种游戏上下了大工夫。一天下午，他当着好几位俱乐部成员的面在下棋，他已经丢了不少棋子，此刻他看出唯一能解救他的途径就是让一卒变成王后。

“它就当王后用了！”他叫道，同时两只眼睛死死地盯住对手的眼睛。

“不可能。”

“你说不可能，什么意思？”

他的对手竟本能地把挡着哪个要做王后的卒的路的棋子向后退让了一步。

“它就是要作王后，那是我的事儿，”“炮筒子”又说道，越发理直气壮了，还在自己胸口上捶了一拳。

莫明其妙的对手只好又让一步。

就这样，一步接着一步，每前进一步，他就挽回败局一步，最后，这位佩努埃塞斯精力充沛的省级代表终于成功地让卒作了王后，赢了这盘棋。

---

① 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一港口名。

第七章

佩佩·隆萨尔的诸多品性中有那么一些特点使他显得格外突出，华金·奥尔加斯对之颇感胆颤。也许这个从佩尔努埃塞斯来的人也知道尤金在模仿他的信口雌黄和说话的模样上维妙维俏，而且，隆萨尔还憎恶唐阿尔瓦罗·梅西亚以及所有赞扬他并同他友好的人。尤金与小侯爵——人们通常这般称呼贝加拉纳侯爵的儿子——情同手足，而后者亦唐阿尔瓦罗的密友。

“下午好，先生们，”隆萨尔一边说着一边在圈子里找个地方坐下。

他待把手套搁放在桌上，点了咖啡，便开始从头到脚地审视和打量着宁愿有个地缝儿隐身的华金。

“我们今天又在议论谁的闲事呢，小伙子？”省议员问道，同时拍了拍嫩小子不太让人感兴趣的大腿。

隆萨尔的腿足以让他自豪。他伸出腿来放在年轻人的两条腿旁，以便其他绅士们能够作番比较。

华金答道：

“没谁。”

他耸了耸肩。

“我可不信。从马德里来的是非者对于我们这么可怜的乡巴佬总是有话可说的。”

“你说得颇对，”前市长福哈说，“你的庭长朋友是今天的受害者。”

隆萨尔正色起来。

“啊哈！”他用“炮筒子”的法语说，“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是吗？”

“不错，”福哈补充道，“问题是某个迄今仍受到高度尊重的女士对他人的追求与求爱是否有所反应，以及她是不是在唐费尔米恩的道德说教中寻找精神的力量去慰籍她那遭受折磨的良心。嗨，嗨！”

隆萨尔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

“瞧这儿！我要求直言相告。”

华金望着他的父亲，似乞求帮助。

奥尔加斯先生鼓起勇气嘟哝着说：

“好吧，至于要求要……”

“是的，先生，我要求直言相告，否则我将以为涉及本人私事！”

“可是你要求的到底是什么呢？”年轻人用尽其所有的勇气大胆地问了一句。

“我要求我有权力要求的一切，就这样。同时我再说一遍，我将认为与本人有关。”

“什么事？”

“就是正在议论的那事！”

面如死灰的华金再耸了耸肩。他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谁有道理是没有什么作用可言的。至此，隆萨尔动物般的双眼中已经开始要冒出火花来。他把自己置于尴尬境地，没有什么比悲惨地发现自己在争论时失去了头绪更为恼火的了。

“是的，先生，就是那件事，我希望明白地告诉我。”

隆萨尔自己并不知道他正在要求的是什么。

还是福哈出面把事情挑明了。

“隆萨尔先生希望能向他解释清楚，那个向女士求爱不管是否得到了反应的人是否被认为是他了。”

“是这样！”隆萨尔道，其实他并没有这么想，只是为此说法感到有些飘飘然。

“我希望知道，”他接着说，“是否有人认为我竟然给这样一位受到极大尊重的女士的品格罩上怀疑的阴影。”

“哪位女士？”

“我正在谈论着的女士，唐华金——那位女士呗！不许谁要笑我！”

争论愈演愈烈。到头来，事情竟严重得使那些在阴暗角落里的德高望重的先生们不得不出面干涉了。虽然这些人都意识到隆萨尔让自己愤怒得有些过份，可他们还是一致地站在了隆萨尔先生一边。他们把整件事解释给他听，因为他一直不容人有机会向他说明白。”隆萨尔并非议论的对象，刚才在说的是，多少有点分寸地说，是关于讲经师将成了唐娜安娜·奥索雷斯·德金塔纳尔夫人的忏悔神父的事，因为这位显赫且品德高尚的夫人，正从一位美男子布下的落网中脱身，那人肯定不是隆萨尔先生……”

“是梅西亚，”华金打岔道。

“谁这么说准是瞎扯，”“炮筒子”为此新闻颇感义愤，嚷嚷说，“那个唐璜① 小子完全可以另敲他家门嘛，庭长夫人是个无懈可击的堡垒。至于那个把这种故事带到公共场所来的人……”

“俱乐部不是什么公共场所，”福哈打断他。

“而且这只是朋友间私下说说罢了，”老奥尔加斯接口说。

“那你们怎么不去冲梅西亚本人说说那‘唐璜小子’呢？”小奥尔加斯从门口处叫道，准备好一旦这挖苦的话惹烦了佩尔努埃塞斯来的粗人，他便溜之大吉。

事情并非如此。“炮筒子”面如西红柿，可他不仅没有动，相反，他脱口道：

“这件事，我才不怕梅西亚，甚至圣梅西亚呢！不管我说的什

---

① 西班牙人，著名作家莫里那所著《塞维利亚的诱惑者》中人物，已成为花花公子的代名词。

么，我要面对面地说，当着每个人说，turby and torby①。谁要认为唐阿尔瓦罗生吃婴儿作早餐并且遇见每个女人都……，”他说出一个让人作呕的词使阴暗角落中的先生们感到震惊和不安。

“嘘声！”仍在门口处的华金壮着胆小声说。

“什么意思，嘘声？还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我年轻的先生！”

只听见一阵爽朗的哈哈大笑。愤怒的隆萨尔血液一下凝固起来。毫无疑问——那是梅西亚的笑。梅西亚正在隔壁房间里同玩多米诺骨牌的先生们谈笑。帕科·贝加拉纳，唐弗鲁托斯·雷东多和他在一起，这3人说着就朝隆萨尔所在的房间走过来，后者这时已重新落座，正抱怨着咖啡凉了。他冲周围的其他人打了个手势，表明他缄默不语反出于谨慎。

唐阿尔罗瓦·梅西亚比隆萨尔个高，身材也远胜过后者。他在巴黎买衣服，还亲自去那里量尺寸。隆萨尔在马德里定做他的衣服，一套衣服他掏出三倍的价钱，可外套从来没有合身过，而且也从不曾领导过时装最新潮流，梅西亚经常去马德里和国外。虽然他身为贝图斯塔人可说话并不带地方口音；而当隆萨尔竭力要说标准的卡斯蒂利亚语时，听上去却跟来自加利西亚最偏远野地的农民一样。梅西亚讲法语、意大利语和一点点英语。佩尔努埃塞斯的议员对绅士俱乐部的这名主席妒慕不已。

隆萨尔相信，在贝图斯塔除了唐阿尔瓦罗没有谁能在胆量、优雅举止、对女人的成功、或政治地位上胜他一筹。“炮筒子”也不得不承认自己逊于梅西亚——他是完美的楷模。在“炮筒子”的思想中，这位绅士俱乐部的主席简直就是小说甚至诗歌中人物的再

---

① 原为梵冈城门上的铭文“Urbi et Orbi”(对罗马并对全世界)，是罗马教皇举行普世降福仪式时的用语。这里是隆萨尔式的拉丁语，意思变成“当着全城的面，当着世界的面。”

现。他认为梅西亚勇敢胜过熙德，武艺不输苏阿沃①，他的身材是无可挑剔的时装模子，服饰则尽展模特儿风采。至于唐阿尔瓦罗所享有的声誉——一个大胆而不可抗拒的情场猎手，在隆萨尔看来，此乃名不虚传，而且还是一个喜欢在此浑浊世界里纵情享乐者大概最为垂涎的一笔财富。尽管隆萨尔天天都在传播有关梅西亚所得到的那笔不多财产来路的流言蜚语，他自己并不相信其中有一分一厘是来自不光彩的手段。

隆萨尔是复辟王朝内部的反对派；而紧随王朝的梅西亚则俨然是崇尚现行体制的贝图斯塔自由党的首领。不管隆萨尔怎么去看，梅西亚总是胜他一筹的对手。隆萨尔的手下人掌握着这个省份，他自己还是议会常务议员，处理全省的各种事物，然而，一旦唐阿尔瓦罗走进议会办公室，隆萨尔便顿失光彩。唐阿尔瓦罗在议会中微不足道，仅有少数票，可从看门人到议长，无人不向他脱帽致敬，唐阿尔瓦罗无处不在；他向市长只要提出计划就没有不被议会批准的，他的那些年轻的追随者们一旦被召服军役，议会总不会认为他们是病入膏肓的人。总之，凡是他经手的公务没有哪件不是一次成功的。

然而，有一件事要比所有的这一切都更为突出，那就是：梅西亚和女人！

多少次在剧院里，当全场观众都集中注意力在舞台上时，舞台前部包厢中隆萨尔这位观众的眼睛却目不转眼地盯在优雅的梅西亚身上。梅西亚白肤金发，褐色的眼睛通常含着冷漠，可一旦有需要迷惑的女人时，它就射出炽热的火来。他衬衫上独一无二的领口胸饰，或者按隆萨尔的说法“护胸”，是那样光彩夺目，不光贝图斯塔的裁缝们无能为力，就是从马德里来的衬衫也没有能

---

① 熙德：西班牙古代民族英雄；苏阿沃：1831法国建立的阿尔及利亚军团的士兵，以其超乎寻常的勇猛闻名。

与之相媲美的。就像灯光吸引飞蛾一样，领口胸饰牢牢吸引着省议员的目光。他迷信地把对手的情场得意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护胸”。

隆萨尔也着意收拾他的衬衫领口，可他总是不知不觉地把它弄得像件马甲的高领和松大而生硬的领带。他再瞧了瞧梅西亚的领口胸饰，然后又看着别人敞开的马甲衣。戏院里，隆萨尔还注意着梅西亚——他仇视的模特儿是否鼓掌了，于是，他也学着样儿也鼓掌：不紧不慢，没有声响。对于“炮筒子”来说，永远也甭想模仿的是，唐阿尔瓦罗两肘撑在包厢前的扶手上，双手交叉着回过头同朋友们交谈的优美姿态。倘若梅西亚用看戏的双筒望远镜环视包厢和座位，隆萨尔赶紧亦步亦趋，在他看来，那两个镜筒中仿佛充满了致命的子母弹：被心灵杀手瞄准的女人真是不幸啊！无论她是单身还是有夫之妇，隆萨尔认为她一定已经爱梅西亚爱得死去活来，或者至少有失体面。

隆萨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究竟哪些人是这个贝图斯塔唐璜的受害人。他监视他，不只是跟随他的目光，还甚至于他的脚步所到之处，渗透他的微笑。而且他不止一次地（虽然他宁愿死也不想承认）等待着梅西亚玩腻的女人，企图能用隆萨尔式的诱惑把她捕捉在他并不高明的圈套中。

每逢这种情况，他往往发现是小侯爵帕科·贝加拉纳成了这些“遗弃物”的享用者。

不过“炮筒子”没有把他知道的告诉任何人。

他否认梅西亚的成功。

“他已经不行了，”他会宣告式地说道，“我不是指过去那些社会风气败坏的日子，多亏了革命①；——我也不是说他那时也许没有什么风流韵事。然而，如今，在目前这历史性的时刻”（说到

① 指西班牙1818年革命。

这里，这个佩尔努埃塞斯来的人浑身洋溢着不可一势的劲头），“我们这派的道德力量是抵御他进攻的最强盾牌。”

这样的谈话日复一日，议论的主题没多大变化，评论不多，关键的话干脆一句没有。简直可以预告每个闲谈者要说什么，以及什么时候说出来。

梅西亚注意到自己的出现终止了谈话。这并不新鲜。他感觉到这个从佩尔努埃塞斯来的人对他既仇恨又崇拜的情感。隆萨尔作为以梅西亚为男主人公的传说的最佳传播者，以及他的仇恨使唐阿尔瓦罗感到既有趣又称心，况且传说本身在诸多方面用处不小。梅西亚同时也察觉到“大学生”——他仍称呼隆萨尔的绰号的荒唐模仿，他乐意观看隆萨尔，就像是在一面扭曲的镜子——中看着自己一样。梅西亚对隆萨尔并无恶意，只要没有任何麻烦，他甚至愿意帮他的忙，或许他已经给隆萨尔帮了忙，只是对方不知道罢了。

虽然不再提及庭长夫人，谈话还是回到有关已婚女人的题目上。

像往常一样，隆萨尔又开始了他空泛大论，为现行的道德观辩护，说什么应归功于王朝体制。

“得了吧，你，隆萨利约①，在这个道德的年头……？”前市长带着一贯的狡黠问道。

“炮筒子”笑了一会儿，不过很快恢复了镇静，叫道：

“不是我，也不会是任何人，相信我吧！贝图斯塔的生活中没有任何鼓励邪恶的因素。我不是说一切都是高尚的，但从不曾有让罪恶冒头的机会。再者，神职人员，特别是天主教士的良好影响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有圣人般的主教，讲经师……”

“什么，讲经师！别给我来这一套。我要说……再者，大家都

① 隆萨尔的昵称。

知道的……”

暗示人是福哈。

“讲经师，”梅西亚初次开口对众人说道，“不是人们所谓的神秘人物，可我也不认为他是那个求爱人。”

“如何讲？”华金·奥尔加斯问。

福哈给他作了解释。

接着是关于讲经师是否是那个求爱者的讨论。隆萨尔，老奥尔加斯，小侯爵，梅西亚以及其他4位持反对意见；福哈，华金和另外两个说他是。

俱乐部主席在表决中获胜，为了让少数派也高兴，他公正地宣布说：“教区法官真正的罪恶在于买卖圣职。”

民法和刑法学士，小侯爵不得不向众人解释一番这个偏词。

在唐阿尔瓦罗看来，野心和贪婪是讲经师的首要罪过，尤其是贪婪，除了这方面，他是学者，也许还是贝图斯塔首屈一指的学者，一位比主教更胜一筹的讲演家。

“他决不是圣人，”他接着说，“然而，有关他和唐娜奥布杜娜的传闻，以及关于他同比西塔辛的说法都是不可信的；另外，至于他与帕埃斯一家的关系，我是唐马努埃尔的心腹朋友，我认识他女儿时，她才这么高”(半码)。“我抗议所有类似诽谤的流言蜚语。”

(隆萨尔记下了这个词；他一直认为是下酒点心呢①。)

“什么流言蜚语？”小侯爵问，他正是为此目的才在这儿的。

“你不知道吗？哦，据说奥尔维迪托② 顺从了唐费尔米恩的意愿；她一直没有结婚，并且也不会去结婚，因为他希望把她变成

---

① 梅西亚说的是especies(说法，消息)，隆萨尔听成了 especias(下酒点心)。

② 奥尔维多·帕埃斯的昵称。

一名修女，而且唐马努埃尔同意了这一切，还有……。”

“唐阿尔瓦罗先生，我发誓句句是真啊，”福哈叫着说。

“不过你也相信讲经师向姑娘有所表示吗？”

“这我可不知道。”

“别的你也不多知道多少，”隆萨尔说道。

梅西亚向他赞许地点点头并给他一个亲切的微笑。

“先生们，”热衷于此话题的“炮筒子”又说道，“这是谣言。在这里，一切似乎都成了政治。讲经师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位令人倍加尊重的人。”

“你说的！”

“是的，我就这么说。”

“简直就像刁妇在说话。”

一阵静默。前市长决不是华金·奥尔加斯。

隆萨尔心想既然提到刁妇，一定得反唇相讥，可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傲慢无礼的自由派。

最后，他说了一句：

“你真是个没修养的粗人。”

竭尽讥讽挖苦之能事的福哈同样也能够原谅对他出言不逊的人，因此他并没有反击。

“对于我所说的，我是能够加以证实的，”他回答道，“讲经师是全省的祸害之源。主教被他操纵，教士们被他控制，自从当了教区法官以来，五六年间成了百万富翁，主教法庭哪儿是什么教会法庭，简直成了托莱多山区① 的一个分店。至于那忏悔室，我还是不说了吧；关于圣保罗派教会我也不想说什么；对那些寻求指点的年轻姑娘们——最好还是避开这个话题，沉默吗；还有女

---

① 托莱多山区直到19世纪末都还是茂密的林地，是盗贼和罪犯有名的隐身处。

人们的引导者，比如圣母玛利亚……我们还是说点别的什么为好。总之，他像一只鸡棚里的狐狸。这全是事实，明明白白的事实。只要西班牙的政府有那么一点点自由的气息，他就得夹着他的教士服滚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前市长就是这样理解自由的。问题在于教士们是否受到了打击，这种打击以及贸易的自由乃是自由的实质。而贸易的自由归根结底又是利息的自由获取。比起教士的仇视者，福哈更是个高利贷者。

尽管他爱说东道西，可通常还不敢以这种撕破脸面的方式来侮辱教士们，因此他的话引起一阵惊诧。

这个舌如簧的老狡猾，一贯谨慎小心，何以在这番爆发中让自己失去了自制力？然而，事实根本不是如此，他清醒极了。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目的是要讨得唐阿尔瓦罗的欢心，原因嘛，他自己最清楚了。哪怕这位俱乐部的主席或许会佯装支持讲经师，福哈也道知他对讲经师没什么好意可言。

“福哈先生，”梅西亚毫不怀疑每个人都盼着他发话，于是说道，“在你刚刚所说的一切中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夸张。”

“都是人民的呼声……”

“人民全是傻子”，隆萨尔叫道，“人民在十字架上钉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人民把毒芹给了希波克拉底。”

“是苏格拉底，”小奥尔加斯纠正说，以报复一下先前的事。有唐阿尔瓦罗在场，华金感到安全现在有了保障。

“人民，”隆萨尔毫不理会尤金继续说，“杀死了路易十六……”

“哦，天哪！他又离题了，”福哈打断他说。

他拿起帽子，又道：

“再见吧，先生们。智者说话的地方，我们这些愚人不该在场。”

他向门口走去。

“对了，说到智者，”至此一直不曾开口的美洲佬儿唐弗鲁托斯·雷东多说道，“我们的打赌还没完呢，隆萨尔先生，你肯定记得的——那个棘手的词。”

“哪个词？”

“Avena，你说它带n①！”

“我坚持我的说法，而且我还认为今天的事与本人有关呢。”

“别，别，你别想避而不谈这件事，你打赌的可是一顿牛杂碎晚餐哪。”

“赌就赌”。

“那好。嗨！哈！哈！把字典从图书室里拿出来”。

“快拿出来！”

一名侍者拿来字典，类似的查阅字典是常有之事。

“先查带n的词”，隆萨尔冲着华金吼叫说，后者正满心欢喜地肩负起击败这个佩尔努埃塞斯人的任务。

唐弗鲁托斯幸灾乐祸地笑着。为此胜利，他宁愿拿出数百万财产中的一百万来，现在倒是要瞧瞧到底谁更愚昧。他冲人们挤挤眼，搓着手得意地笑着。

“哦，多么美的牛杂碎！真棒！”

奥尔加斯一本正经地在带n的字中找“Havena。”

“没有。”

“你一定是找错地方了，让你只在带n的字中查找。”

“没有用的，隆萨尔先生，那里根本没有。”

“现在在A字头下面找吧！“唐弗鲁托斯高声说，此刻他一脸肃气，决心在这胜利的时刻有点庄重感。

---

① Avenn：燕麦，隆萨尔说应拼作Havena，西班牙语中没有这个词。

隆萨尔的脸红得犹如番茄一般，他看看梅西亚，而后者则佯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

最后，“炮筒子”孤注一掷了，他一跃而起，冲到厅中央，一把从奥尔加斯手中抢过字典，奥尔加斯以为这个从佩尔努埃塞斯来的人发了疯，要把字典砸在他脑袋上。不，他只是把它摔倒在一张沙发上，叫道：

“先生们，管它这本破旧书说的什么呢，我肯定，并以我的荣誉向你们保证，我家里那本字典上avena就是带n。”

唐弗鲁托斯刚要反对，可隆萨尔不给他半点时间，他接着又说：

“哪个若不信的话，就是说我撒谎，怀疑我的信誉，向我挑战，那么，我想他该知道上哪里去找我，我们都清楚这类事情是如何解决的。”

唐弗鲁托斯被弄得瞠目结舌。

此时门口处传来福哈大胆的声音：

“隆萨尔先生，我不能相信雷东多先生，或任何其他人敢于怀疑你的话。如果你有本字典，其中avena带n，那你就坚持你的，我甚至觉得我能猜出那是一本怎样的字典，一定是权威字典① 。”

“是的，先生，官方字典。”

“哦，那可是定下法规的字典罗，你是对的，唐弗鲁托斯把avena跟他在曾在那里走运发迹的中美洲Habana② 弄混了。”

唐弗鲁托斯感到极其满意。他知道这是在笑话隆萨尔，说什么avena在他那儿是带n的，于是他装出认为自己战败的模样。

---

① 就隆萨尔而言，“权威”当然不是真的，不过西班牙皇家学院(以法国皇家学院为榜样成立于1714)在1726——1739年间的确出版了一部 6 卷的《权威字典》。

② 古巴首都，哈瓦那。

“先生们，”他说，“就这样吧，别再去理会这事儿了。我来请吃牛杂碎。”

俱乐部中，雷东多几乎被一致认为是最无知的成员，如今看着隆萨尔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给他带来极大的愉快。

最后说定，在场人那天晚上的晚餐由唐弗鲁托斯请客。的确算是不同寻常的慷慨，因为他灵魂对金钱是那样的迷恋！隆萨尔则认为凭借他的勇气又一次使自己得到了肯定，而且这次是当着唐阿尔瓦罗的面！他接受了晚餐的邀请，也接受下胜利者的角色，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家里没有任何字典。不过，既然福哈这么说了……。

雨停后散聚，人人互道“晚上见。”除了老奥尔加斯，他们都是“夜猫子”。

这顿晚餐安排得很晚。梅西亚表示参加，虽然他的时间是不够支配的。

隆萨尔是多么嫉妒这种说法呀！他知道每个人都像自己一样明白那些“需要支配的时间”是何含义。噢！它们是情人们的约会。”没准是跟庭长夫人，”佩尔努埃塞斯来的人想道，并暗自决定要监视他们。

唐阿尔瓦罗·梅西亚、帕科·贝加拉纳和华金·奥尔加斯一起离开了。小侯爵意识到奥尔加斯的在场让唐阿尔瓦罗难堪了。

“嗨，华金，依我看，有点事你需要知道。”

“什么事？”

“你有个可怕的对手。”

“在什么方面？”

“当然——我忘了你是个多么繁忙的活动家。这是有关奥布杜娜的。”

“哈罗！”梅西亚一面出于纯粹的同情微笑着，一面说，“如此说来，尤金要想捉住我们的小寡妇？”

“是的，”帕科说，“是维也纳的大包围①。”

纵然尤金有些西班牙吉普赛人的那种粗俗，但他还是有些惶恐，既羞愧又骄傲。他知道唐阿尔瓦罗曾是奥布杜娜的情人，因为她自己向他这么坦白过。然而，华金怀疑帕科是否接替过她相好的位置，奥布杜娜发誓说没有。

“好吧，你的对手是诸王的后人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你是知道的，我的兄弟，他也是这么看待自己的。我听说昨天在天主教堂中有些风言风语，说‘雄鸽’差点得把他们给踢出来。你怎么看呢，现在——还以为奥布杜娜只在煤仓里约会吗？哦，她也利用神殿和寺宇：pauperum tabernas, regumque turris①。”

尤金尼托故作好心情地问道：

“可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

“很简单。因凡松太太——这里阿尔瓦罗知道她是谁……，”

“是的，”梅西亚说，“帕洛玛雷斯来的女人。”

“不错。她同奥布杜娜一道参观天主教堂，唐萨图恩也一起去了，我可以相信在圣骨祠、地下室、画廊以及其它地方，他们相互搂搂抱抱。当因凡松太太把这些告诉我妈妈时，妈妈差点儿笑死过去。那女人十分愤怒。你们是知道的，我可怜而又亲爱的妈妈喜欢恶作剧，仅仅为了开开心，她想今天又把奥布杜娜和唐萨图恩弄到一块儿来，请他们到家里去，看看当她提起昨天发生的事情时他俩有何表情。妈妈派人去请奥布杜娜，可她说来不了，因为她下午得去比西塔辛家，为午茶聚会作些点心——你们知道，不过是比西塔辛经常以此会会朋友的那种午茶聚会。”

---

① 唐埃鲁特诺·克雷斯芬·德安东诺所著的一部荒诞剧《新喜剧》(1792)中的人物。

② 拉丁语，意为“穷人的酒馆，国王的宫庭。”

“是的，我知道。”

“在那里，你会看到她们，挽起袖子，并且……好吧，正如你可能会说的，正是吃饼的时候。”

“我必须承认，”梅西亚评论道，“那寡妇在这些场合的确让人开胃。我在帕科家见过她，穿着宽大的白围裙，紧身衬裙裹着身体，露出一些腿肚，胳膊全暴露在外，秀色可餐，诱人极了。”

弗拉门戈式的艺术家使劲地咽着口水。

“她是个尤物，”他情不自禁地说，“那他呢？”他接着又问。

“谁？”

“那个无所不知的老家伙。”

“哈！唐萨图尔尼诺？哦，他也没有接受妈妈的邀请。他回了一张极其客气的便条，还带着香水味儿，使你觉得仿佛出自某个圣器室，他的所有便条都是这样……”

“上面说什么？”

“说他生病卧床，希望妈妈能好心地给他开张她曾告诉过他的那种极其有效的泄药药方。可怜的贝尔穆德斯本该是个快活的人，若不是他的消化系统不听使唤，想必他会成功地把你排挤掉。”

关于夫人的恶作剧说笑了一阵子后，华金便离开了。

“倒霉蛋！”梅西亚说。

“真不开窍。”

两人沉默不响。贝加拉纳时不时地从眼角瞄瞄他的同伴。唐阿尔瓦罗一副冥想的模样。这是两位密友在交换各自秘密前惯有的沉默。

他们的友谊就好比是年轻的父亲和儿子，这个儿子视他的父亲为伙伴、智者和值得敬重的人。而且帕科还把梅西亚当着英雄来看待。无论是帕科的身份——贝图斯塔最让人垂涎的头衔的继承人，还是他优美的体态以及对女人们的成功，都不足以超过他

为自己与唐阿尔瓦罗之间的亲密友情所感到的自豪。这位绅士俱乐部的主席至少40出头了，而未来的侯爵则只有二十五六；尽管年龄上有所差距，但两人却都能彼此理解，并有着相同的趣味和思想，因为帕科有意在这些方面竭力模仿他的偶像。无论如何，帕科并不在服饰或举止上模仿唐阿尔瓦罗，因为只要这位长者注意到年轻人有这种趋向，他会郑重地让他理解到这样的模仿是俗气和滑稽的。通过拿"炮筒子"开心，他引导本身就富有优雅感的帕科远离类似的模仿。这样，年轻的侯爵穿着既与众不同又款式时髦——恰如他在马德里的裁缝对时髦的理解；这名裁缝对他格外认真负责，同时也把他看作一名睿智和杰出的主顾。帕科不走极端，他的外衣既不太紧身也不太松垮；衣领不过份太尖，帽沿也不太宽。

他着力于自己服饰的独有风格，以便不流于一般的花花公子。他不信任贝图斯塔的裁缝，甚至不在这里买一条吊裤带。他的家乡就不出裁缝。夏季，帕科喜欢戴白色的帽子，穿浅色背心，系色泽明快的领带。他着装最重要的将点在于整洁和端庄，庸俗的夸张是有危险的。他的皮肤白哲，面色红润；尽管他有良好的肤色，善良的禀性以及健康的体魄，但他身上并无脂粉气。女人们赞美他，尤其是他的嘴唇(也包括牙齿)，他的双手和脚。甚至在那些大多数男人都魂力全失的地方——因为他们理应如此，而小侯爵却赢得了一些胜利，可他并不会因此感到有任何骄傲。他瞧不起那些冠冕堂皇得到手的情妇，却十分着重、甚至迷恋那些让他不少破费的女人。他的阅读只限于杜佛的《卖淫史话》①、《茶花女》②以及其它一些有关堕落女人的虚构作品。他相信被贝尔穆德斯称作娼妓的那些女人们也有着金子般的心，并且认为上流

① 共有6卷 (1851—1861) 。

② 1848年出版，小仲马的一部畅销书。

社会在绝对堕落。他肯定除非野蛮民族再次入侵，否则，世界的腐烂无遗。他为此痛心，同时又感到是那样的有趣。

他还认为一个男人需要经历几多风险与曲折之后才能成为一名好丈夫。他注定要娶某个贞洁而干瘪的女继承人为妻，他为此提出了一个结婚的条件，即让他享有多年的自由，在这期间他将使自己有充分的准备，成为一名好的丈夫。

可有个疑虑困挠着他，这也是他常向梅西亚讨教的问题：

“为了我的妻子在投入我怀抱时不至于已经变成了个老太婆，我是不是该早些结婚呢？或者，推迟娶她，老就老吧，以便能有更长的自由去享受其他的妙龄人儿呢？”

勿需多说，他并没有一旦结婚就不再与他人私通的念头，只是那时会有不方便之处，得像什么罪犯似的东躲西藏，仓皇不已。

他选择了为成为一名好丈夫而继续锻炼自己。

除了梅西亚，很少有像小侯爵这样走运的勾引者。自负常常在他的征服中助他一臂之力，不少女人拜倒在未来的贝加拉纳侯爵的脚下；不过他更喜欢这样的情景——胜利来自于他柔情蜜意的蓝眼睛，来自于他对取悦于人的行为的特殊理解。

“如果就真正的快活时光而言，”他会这么说道，“那就给我30多岁的女人。在这个年龄，她们经验丰富、有头脑，而且爱一个人是爱他的品德。”

正如一些高贵而富有的夫人把几乎是全新的衣服淘汰给了她女仆一样，梅西亚不止一次地将自己几乎未动过的情妇让给了帕科。梅西亚毕竟是梅西亚，帕科愉快地接受下她们。他是那样地崇拜着他的英雄。

帕科中等个头，但与他朋友挽手并肩显得有些矮，因为梅西亚甚至比佩尔努埃塞斯来的魁伟年轻人隆萨尔都还要高。

“我们去哪儿？”贝加拉纳问道，希望问话能促发阿尔瓦罗告

诉他他正等待着的秘密。

唐阿尔瓦罗耸了耸肩。

“也许她在我们家呢，”帕科又说。

“你在说谁？”

“阿尼塔，当然是她！”

唐阿尔瓦罗看着帕科，带着父亲般的和蔼微微一笑。

他把双手放在年轻人的双肩上，一边拉近他一边说道：

“我的小伙子，你真是个可怕的小鬼。太天真了！不过，是谁告诉你的……？”

“这两个目证。”帕科说着用两根指头各指着自己的一只眼睛。

“你都注意到什么了？不，不可能的。我肯定我没有那么欠妥。”

“那么，她呢？”

“我甚至拿不准她是否知道我喜欢她。”

“哈！我敢打包票。还有，我肯定她也喜欢你。”

梅西亚搭在贝加拉纳肩头上的一只手微微发颤。

小侯爵感觉到了，同时也注意到他朋友脸上竭力想要掩饰的愉悦。花花公子冷漠的眼睛亮了。他吸进一口烟去又吐出烟雾来挡住他的情感。

他们默默无声地问前走了几步。

“你注意到她什么了吗？”

“啊哈！我可以说她已经开始上钩了。”

“不错，她是的！只是究竟是什么地方你认为她在上钩呢？”

贝加拉纳扭头看看梅西亚。

这个唐璜，打了个半认真半玩笑的手势，指了指自己的心。

“噗！”帕科噘起嘴唇发出感叹。

“你怀疑这个？”

“我拒绝相信。”

“别那么傻。你会认为一个男人可能坠入爱河吗？”

“我轻而易举就坠入爱河了。”

“不是那种爱。”

“你脸红了？”

“是的，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可又情不自禁，一定是因为我一天天地老了。”

“不管怎样，来吧，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感受？”

梅西亚向帕科解释那是怎样的感受。他骗了小侯爵，就像他欺骗某些与小侯爵有着类似家庭教养和情感的女人们一样。帕科的想象、习性及其道德观念中的特别任性使他的心智像女人，在这种意义上而言，他体现着无数已婚和未婚女人的感情，因为他们都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胃口极佳，成长在悠闲的生活以及众多现成的早已被人们所习已为常的罪恶中。

像有些女人一样，小侯爵倾向于一种模模糊糊的感伤情调，他把这种感觉视作是一种与美德极其近似的高雅感受力。但是，规范这种为贵妇人所遵循的美德标准是享受有特权的道德标准，比为布衣平民所遵循的生硬而刻板的道德标准要宽松得多。虽然帕科没有过多地去想，更没有想得清楚明白，但他仍渴求着某种纯洁而伟大的爱情，就像书籍和戏剧中的爱情一样。尽管他意识到寻觅这样的爱情是滑稽可笑的，并且在此主题上亦明言自己是个怀疑主义者，但其实在帕科的灵魂深处，在他自己都很少贸然涉足的地方，他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比平日的粗俗调情更美好、比肉欲和虚荣心的满足更严肃的东西。要让这一切都显现出来，要让帕科感觉到它们，他尚需要一种比自己的思维更强有力的想象来发动他的大脑，梅西亚的暗示、腐蚀性的雄辩是最有效的刺激。在一刻钟的时间里，两人走过街区和广场，唐阿尔瓦罗让帕科体会到了什么是难以定量的“剂量爱情”的不确切性，由此使小侯爵的精神达到了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

"是的，那是无瑕的纯洁。的确，她是有夫之妇。不过，理想的爱情，来自高尚和美好心灵的爱情是无所顾忌的。在巴黎，甚至在马德里，爱上已婚夫人完全没有什么麻烦可言。在这一点上，纯洁的爱情与粗俗的爱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这位贝图斯塔皇家自由党的领袖目前最关紧要的是让他年轻的朋友相信他正在以一种微妙和高尚的方式爱恋着。只要帕基托确信了梅西亚感情的纯洁和力量，他会很有用处的。贝加拉纳家与庭长夫人的友情算是密切的了。帕科从未对他的阿尼塔朋友吐露过任何一个表白爱情的字眼，她非常尊敬他。事实上，在她对他的行为中多少还表现出一些她从未对其他哪个男人有过的诚挚。况且，只有在侯爵家中梅西亚才能够时时看见她，而在别的人家这种机会却很少有。倘若梅西亚想要达到目的——不管是什么——帕基托都是不可少的。假设安娜同意与他单独谈话，他们上哪儿谈呢？在庭长家呢？不可能，勾引者想过；那将是一种公开的背叛，这比其它任何方式更让女人们心惊胆颤，而且庭长夫人也不会允许胡搞乱来——至少在开头的时候。帕科家是个中间地段，同时又是一个最合适的捕捉地带，以正确而适当的方式张好网，等候发展。此乃唐阿尔瓦罗的经验总结。他在贝加拉纳的府上取得过他最感到英雄性的爱情胜利。他的骄傲告诫他不要把安娜·奥索雷斯当作了例外，尽管全贝图斯塔的人都认为必须把她当作例外。

这就是为什么他希望他的胜利发生在贝加拉纳府上的原因：让所有的人有目共睹

事情将发生在那闻名遐迩的黄色沙龙客厅。贝图斯塔人哪里知道这些事情？庭长夫人同别的女人一样也是个女人，为什么人人都坚持认为她刀枪不入？是什么盾牌防护着她的芳心？是什么独一无二的神奇油膏使她娇弱的胴体竟不为炽烈的欲火动情？梅西亚不相信一个女人身上可能有绝对的贞洁，他认为，正是他的

这种信念赋予了他人人都承认的优势。一个英俊的男人（毫无疑问他是这样的人）带着这样的信念注定所向披靡。

“我信自己，不信女人。”这是他的座右铭。

在贝图斯塔，庭长夫人所激发起的对自己近乎迷信的尊重，其导致的结果是——梅西亚自己也十分清楚——刺激着他的渴望，更增强了他的决心，要把他正在对其年轻朋友讲的自己正身陷情网之事说得不太离谱。

“首先，他是个政客：一个利用爱情以及其它情感为自己谋私利的政客。”——这是迄今6年多以来他一直奉守的信条。以前他为征服而征服。如今，他总是要先看一看可能得到的回报——有什么好的原因要去做，以及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此时此刻他正策划着一个庞大的计划，其中一个重要角色要由一名政界人士的夫人来扮演，他是在帕洛玛雷斯的海边结识这位夫人的，又一个贞洁的堡垒，一个炸弹都不怕的堡垒。而且她是个上层人物。行了，他已经开始动手瓦解这座堡垒。的确工程不小，他有希望成功。只是并不急于求成。每当着手这种棘手之事，他从不催促自己。他，亚历山大式的征服者，曾在两小时的打斗后占有一名壮实村姑的贞操，曾一夜之间破坏了一场婚礼，取代了新郎的位置。他，说干就干，勿需准备的唐璜，在事关重大时，总是以羞怯大学生式的耐心作为进攻的开始，那种爱是纯粹帕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有些女人还就吃这一套，除非你屡有发起突然袭击的机会，而且还要保证不被外人知道，否则，还是采用前一种方式，因为这样可以加速征服的进程。马德里那位人物的夫人属于那种对年龄挑剔女人之一。但是这种情况下的胜利则意味着是事业更进一大步的保证，对政客梅西亚来说，这才是他主要考虑的因素。贝图斯塔城中人们已经开始谈论他是否瞄上了庭长夫人。要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他感到羞愧。她一定以为两年前他就迷恋上了她优异的人品！是的，他已经用了两年的时间来表现对庭长夫人的崇

拜，那是谨慎周到而又小心翼翼的崇拜，几乎一直不露声色，如果有什么有力的证明的话，那也只是传递信息的目光，四处奔走以及忽儿悲哀，忽儿烦躁，或许甚至绝望的感情变化。同时，还有更为让人难堪的事呢，在这两年中庭长夫人的热烈追求者、诗人特里封·卡梅内斯，也正煞费苦心与夫人套近乎。[9] 唐阿尔瓦罗对此事十分清楚，虽然他并不视为一个可畏的对手，但令人可笑的是两人在时间选择与进攻方式上竟有吻合之处。在初始时，也只能这样；必须得如此进行。当然，现在诗人已经被落下了，他还不曾跨出那个不太乐观的境地：庭长夫人还不知道他爱着她。有时候她也会注意到他痴痴的目光，并想着：

“《圣旗报》的这个小诗人真是个恍恍惚惚的小子！他准是还挂心着他的韵脚呢。”哪怕这么想，也不过是刹那之间的事，立刻便又把特里封·卡尔门内斯忘到九霄云外了。而目睹诗人悲哀的只有梅西亚；梅西亚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明白诗人那些哀婉悲歌中深沉而隐晦意思的人。特里封的情诗宛如字谜游戏，只有掌握密码的唐阿尔瓦罗能够破译它们。这些诗句时而让梅西亚怒火中烧，时而又让他兴致极好，尽管在貌美潇洒的梅西亚眼中诗人的举动不乏可笑的一面。一个笨瓜！他，特里封的情敌！应该发起进攻了。毫无疑问，已经做了足够的努力打好了基础。那基础就是庭长夫人的心。

这位绅士俱乐部主席通常以这类事情进行的快慢来评定文明的进程。贝图斯塔是个不开化的地方——在他对阿尼塔·奥索雷斯的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确，他在这两年的时间中曾征服过别的堡垒，然而却没有哪一桩冒险引起过轰动。庭长夫人不可能知道哪怕是一点风声，因此他这位谨慎崇拜者的爱情和毅力对她一定还是有些作用的。慎重和保密是唐阿尔瓦罗在这类事情上最值得肯定的品格。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目前正进行的冒险，那些人们津津乐道的，以及他自己时不时复述的事情都是以前发生的。

凭着这一点，以及任何女人都自以为有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的虚荣天性，也许能吸引庭长夫人上钩。只要她真的对他有兴趣，她就会认为这个贝图斯塔的唐璜已不再是唐璜，他业已转变成为她魁力下死心塌地的、永不变心的柏拉图式的追求者。这也正是他希望得到肯定的事实。她会相信他吗？她会有准备吗，牺牲她良心的安宁以及她在她高贵的府第所享有的别的舒坦？

一些可能有失慎重的暗示使他损失了一些优势，祸不单行的是又赶上她改换忏悔神父。

“如今可能要功亏一篑，”唐阿尔瓦罗想道，“宗教是个比特里封·卡梅内斯更可畏的对手。作为看守来说，讲经师要比我的好朋友唐维克托·金塔纳尔更值得尊敬。”

他无路可走，只好孤注一掷了。收获的时机已经来到，他将一无所获吗？他不这么认为。一切迹象都表明着希望，然而，尽管他力图对自己否定这个事实，可他确实仍怀有疑虑。使他越来越恼火的是，由于贝图斯塔对庭长夫人的忠贞简直信仰到了迷信的地步，虽然大大地违背于自己的意志，他也陷入了这种愚蠢信仰之中。

“纵然如此，我有反驳的证据，”他想，“存在着种种迹象。再说我拒不相信女人的贞节。苍天在上，甚至《圣经》上也说过：‘谁发现过贞节的女人？’”

要是帕科·贝加拉纳知道这些足以表明其朋友的爱是虚伪的，他就不会在进攻庭长夫人这件事上扮演一个得力助手的角色了。单是强烈的、不可战胜的爱就可以使一切得以原谅了。帕科的道德观至少是这么肯定的。如果唐阿尔瓦罗的爱像他所说的那样伟大而忠诚，那么庭长夫人以爱回报他也没有什么出轨的地方。当做错事时，一个已婚女人要比未婚的少些罪责。因为，显而易见，已婚夫人不会露馅。

“这是值得肯定的道德观！”一旦有谁反对他的论调，小侯爵

便会振振有词地说，“是的，先生，这是现代的、科学的道德观，也是他们称为实用主义的东西，它所宣扬的具体说来是：不道德的行为即那些对谁造成了某种确实伤害的行为。而对于一个蒙在鼓里的丈夫能有什么伤害可言呢？”

帕科相信这是当前最时髦哲学所表达的意思，在他看来，这种哲学是为那种目的辩护的最好说词，尽管他本人是个规矩的好人，并不希望在大学里有这种事。

“为什么不呢？因为那些小男孩还不需要知道这些事。”

当帕科和梅西亚来到贝加拉纳府上的门厅时，这所宅子未来的主人早已两眼含泪。他的心被梅西亚富有说服力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他的英雄唐阿尔瓦罗是何等伟大啊！比任何时候显得高大。如此说来，在这个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者、冷若冰霜、看破红尘的花花公子身上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人？谁能想象得到呢？这两个人的色调(帕科指的是他们的微妙情调)是那样相辅相成。在他表面的冷漠和雅致的悲观主义以及他那深藏着的、略带浪漫主义色彩的火热情怀之间有着多么协调的反差啊！倘若帕基托不是读的《卖淫史话》而是一些流行小说的话，他就会意识到唐阿尔瓦罗只是在模仿那些小说中的主人公，而且是拙劣的模仿，因为他毕竟首先是个政客。帕科的确也在他的读物中找到了与梅西亚相像的人物，那是玛加里特·戈蒂，一个能够被爱拯救的男人。必须要帮助他，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他。

“那么唐维克托，一个不怀任何疑心、外表冷漠而平谈，可内心却充满了浪漫和温柔的人就只好原谅他了。”

两个人拾级而上，帕科·贝加拉纳，这个在城中同龄姑娘们中间最受欢迎的年轻人暗自下了决心：

第一，尽全力促成庭长夫人和梅西亚之间的爱情；他认为这种爱是不容置疑的。

第二，为自己寻求一种富有浪漫主义情调的关系，一种真实的

激情，并且与他对肥硕体态和过份丰满身躯的喜爱不会矛盾——不用说，帕科本人可不这么描叙他的喜爱。

“谁在家里呢？”他问一名男仆，心里肯定庭长夫人准在他家，因为他有种感觉。

“两位夫人。”

“都是谁呀？”

男仆想了想：“我想其中一位是唐娜比西塔，虽然我没有看见她们，不过她的声音老远就能听见。另外那位夫人我就不知道是谁了。”

“非常好，”帕科扭身对着梅西亚说，“是她们。最近这些日子，比西塔一直与安娜形影不离。”

梅西亚的双腿不由自主地颤了颤。

“听着，”他说，“让我们先去你的房间吧。我希望你一五一十地把真实情况都告诉我，只要真相，就好像你临终忏悔时那样郑重——告诉我你察觉到的对我有利的关于她的任何东西。”

“好吧，我们上楼去。”

帕科略微有些紧张。他所观察到的事实并没有什么太值得可说的。不过，嗨！借助点想象力吧——恰好他正值兴头上！

小侯爵的房间在二层楼上。两人刚来一楼的门厅就听见传来一阵放肆的笑声，是来自厨房，那是比西塔没完没了的笑声。

“她们在厨房！”梅西亚吃惊地说，回想起了往事。

“嗨，”帕科接口说，“比西塔不是在她家等着奥布杜娜吗，做什么点心和别的吃的？”

“她是这么说的。”

“那，她在这儿干嘛？”

“她们为什么在厨房里呢？”

侯爵家的宅子环绕着一个庭院，在院子那头面向庭院开着的一扇窗户中探出一个漂亮的女人头来，头上还顶着一顶有趣的白

帽子，帽子下面是浓密、优雅的黑发卷；一对鲜艳快乐的嘴唇泛着笑意，大而闪烁的眼睛正在做怪相；两只丰盈、线条很好的胳膊白皙而结实；她的双手就像瓷娃娃的手，高举在帽子上方的是一只扒了毛的鸡，那只鸡仍然带着死时的颤栗，血还不停地沿着喙在往下滴。

奥布布娜朝着两位缄默的先生，做了个扭断鸡脖子的手势，胜利地叫道：

“我干的！完全是我干的！我就这样对付所有的男人！”

是奥布杜娜！奥布杜娜！她不在这儿。

第 八 章

贝加拉纳侯爵是贝图斯达所有保皇党中最保守党派的领袖，其实他对政治也不是真的那么热衷，说他是个傀儡似乎更合适。他总有那么几个宠儿是真正的首脑，目前这个宠儿不是别人，正是梅西亚，保皇自由党的领袖。（嗨，轮流执政——对于政体的总体正常运转，尤其是对于保皇政治而言——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一大实质内容，这种现象的存在简直是对其莫大的嘲讽和羞辱！）这个保守党的领袖还以为自己是在独立处理着各种事务呢，殊不知他处处信奉着梅西亚的旨意。然而，梅西亚并不滥用他的个人权力。就像一个人对弈，对黑白两子有着同样的兴趣，唐阿尔瓦罗在顾及保守派的商业利益时也关照着自由党的物质利益。他捧着侯爵，侯爵也捧着他。若是侯爵的派系当政，唐阿尔瓦罗就负责颁发狩猎许可权、代销权、烟草专卖许可证以及常有的更有油水可捞的权力，与他的自己人掌权没什么两样。等自由党坐桩时，真是多亏了唐阿尔瓦罗，侯爵亦不曾停止做为一名在选举中十分重要的人物，至此则该由他来分发烟草许可证、官职、甚至教会中的领薪闲职。贝图斯塔的政治体制就是这么运转的，尽管表面上不乏激烈的争端。省辖下各村的平民小卒之间不依不饶，相互争斗，与此同时，他们的领导者们彼此之间却有着一种私下的默契，事实上，可以说情同手足。对于所发生着的一切，一些精明的手下人虽有所精疑，但他们却不抱怨什么，相反，他们力图从这绝密中获取最大的好处，捞到双重利益。

贝加拉纳有着极大的热情“吃掉它几里，”换而言之，即长距离散步。

他讨厌当地政界中的阴谋诡计，他是个名誉领袖，他挚友梅

西亚才是真正的首脑。唐阿尔瓦罗是政治上的侯爵，在爱情上他是小侯爵的门托尔和艾杰里亚①。父子俩都认为失去了他们的皮日尼丝② 的帮助，他们自己在以上领域是无法进行思考的。这正是政客贝加拉纳鲜为人知的秘密。

人们从他府上所谓的"古玩厅"开会出来时，都会感叹道：

"多么睿智的头脑！侯爵生来就是搞竞选、统帅百姓的人物！"

"而且，他一点也没有让年岁把他搞垮，他简直总是那样！"

人们颂扬的一切都是梅西亚的杰作。

当唐阿尔瓦罗想要惩罚他的哪个手下人时，他就把他捧起来，让他去与那个注定要打败他的保守党候选人竞选。而侯爵还会为唐阿尔瓦罗的自我牺牲精神而感动，并且报答他，比如说：

"瞧，我手下的有个某某老人，正在要参加选举——在哪儿来看？——可我很讨厌此人，你就让自由党的候选人赢吧"。于是，梅西亚便把这个位置赏给了他的某个忠实奴仆。

倘若隆萨尔知道他那常务委员会议员的职位是如此得来的，他会对这些娴熟的策略运用说些什么呢？

侯爵常常念叨说："命运带领他成为保守党中的一名活跃分子——他的出生，他对本阶级的义务——然而，本质上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无论是否在有教堂或没教堂的村落，他都有许多"私人朋友"，他的势力范围达方圆数里格的地区。在选举中，许多人，事实上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他在操纵、影响这部复杂的机器，而他唯一的，肯定的，直接的作用则是一个选举代理人的作用。他向梅西亚要来一把选票，然后像流浪的犹太人一样远足，把它们分发到各个选区。

---

① 二人都是出主意或引路的人。

② 希腊达尔菲地方祀奉阿波罗的女巫。

碰上他踏行的道路是条生路时，他会数着步子走——哪怕是官方已经测定过的道路，因为他不相信政府公布的里数。他一边数着步子，一边用小石子为记号放在外套口袋里。等回到家中，他就在一张桌子上掏空了口袋，带着前所未有的自足和得意数着这些记里程数的石子。于是，这天晚上侯爵家聚会的谈话很大部分就是关于侯爵的这次远足了。

“侯爵今天又去哪儿了？”一个朋友在野外碰见他，问道。

“卡尔多纳，从卡瓦耶塔去，一千一百零一，一千一百零二，零三，零四……”，侯爵又接着数他的步子，手中拄着一根当地村民用的那种烟色的疙疙瘩瘩拐杖。

这根拐杖，他朴素的上衣以及那宽沿儿的软帽是他在村里享有普遍声誉的保证。贝图斯塔贵族所有的一切傲慢与偏见他都有，只是他装得率直，赢得那些头脑简单之人的欢心。

他还有一个癖好，也是他喜欢数步子的必然结果：什么东西他都要称一称、量一量。他知道欧洲所有剧院、国会大厦、教堂、交易所、马戏场以及其它著名建筑的体积，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好几位。“科文特花园宽多少米，长多少米，高多少米”，他能够在眨眼之间算出花园的面积。“马德里的皇家剧院要比巴黎的歌剧院小多少立方米”等等，他常常胡说一通，让听众只觉晕头转向，不明东西，但只要他愿意，他能够做到令人吃惊的精确。“给我事实、资料和数据，”他总这么说；“其它就仅仅是德国哲学了。”

他特别重视建筑物的比例。为使天主教堂与小广场的比例变为协调，就必须把这教堂再往后挪三四米。他曾想提出这项动议。在有关古物和公共建筑的方面，他是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的宿敌。他希望每样建筑都一般高、整齐归一。他梦想贝图斯塔的街道同纽约一样(尽管他从不曾见过)，要是有人向他提出这样的观点：“然而，贵族本是反对类似的平等思想的。”他就回答说：

“我亲爱的先生，distingue tempora①”（这不是他想表达的），“请别歪曲我的原意，也别拉到别的事上。post hec ergo propterhoc②”（这也不是他想表达的）。“真正的不平等是血统问题，而建筑物的高度应当整齐归一。美国远远走在我们前面，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移民区这个贝图斯塔的新兴区的建筑物都建得一般高，这得感谢侯爵的巨大权威。

绝没有哪家房顶高于别家房顶的现象存在。

那些一心想建九层楼房以便能从窗户眺望本城教堂钟楼的美州佬，对此很不满意，但市政当局还是在侯爵的压力下把房顶的高度归一。如侯爵在《圣旗报》上刊登的一篇中说的，“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固有的不平等挪到生活的其它方面去吧。”

侯爵夫人视她的丈夫是个死脑筋，并且还认为大多数当丈夫的男人都是如此。她是个自由主义者。她笃信宗教，却又热衷于自由，这二者并非水火不容。她笃信宗教表现在操持教友会的事务，站在教堂门口用一枚25比塞塔的银币敲着托盘求施舍，给讲经师送甜食，请他们进餐；派人给主教送腌肉，送水果给修女们做罐头。按照夫人的见解，自由主要是对淫乱而言。她不好也不坏，恰如其他未坏透的妇女一样。不过，她具有的一种美德是宽宏大量的精神。她认为当今的贵族唯一能做的好事就是娱乐，他们哪里能够学前辈贵族的美德呢？那就让他们效法前辈们的恶习吧。对于侯爵夫人，路易十五③ 和摄政时期的风格是生活中唯其伤脑筋的两件事。据建筑师和设计师说，她那间黄色沙龙客厅的家具和会客室的壁炉全都是效法凡尔赛宫的一个客厅制作的。然

---

① 拉丁语：不要弄错了时代。

② 拉丁语：因此……因此……

③ 法国国王(1710—1774)，他即位初由菲力普·奥尔良斯摄政，这期间称摄政时间。

而，由于侯爵夫人喜欢沙发家具，并不断添置，天长日久，已经使她那摄政时期式样的沙龙客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文物学家贝多亚上尉评论这个沙龙客厅时说：

“侯爵夫人坚持把它说成摄政时期的风格，我能够看出的仅有摄政时期的风格是埃斯特罗① 时期的风格。那些家具本是十分豪华，但都破旧得不成样了，更糟糕的是，从考古学的观点看，它们早已成了无价值的过时货。

她曾多次改装这些家具，每次以黄色为基调。她先在家具上包上一层锦缎，然后又改用有金银丝线绣花的绸缎装饰，最后却换成被唐萨图尔尼诺斥为下流的绷丝绸的膨体软垫。装饰师当即表示不同意，根据他的信条，沙龙客厅摆置这样的家具不雅，然而，侯爵夫人却嘲笑了他。沙龙客厅的其它陈设——镜、小桌、挂帷等等——都是按照侯爵夫人的爱好和旨意布置的，它们和摄政时期的风格大不相同，成了令人倒胃口的杂烩。要是有人说不雅致，她便解释说时髦的风格全在于舒服与优雅闲适。于是，把那些作为家族纪念品的森塞纽风格的古画② 移到第三楼去也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取代它们的是色调明快的水彩画，画上画有一些年轻姑娘和斗牛士。使贝多亚和贝尔穆德斯惊诧不已的是，她竟然挂上了含有些色情意味、毫无艺术性可言的石印彩色画。旁边的客厅是侯爵夫人白天的起居处，这里没章法地摆放着长椅，摇椅，小巧的扶手椅，双人沙发，窄靠背椅。让人一走进来便想躺下去。那把膨体沙发宽大，在缎面下面的暗扣好像黄玫瑰的花蕊，它如一支无词的轻歌，伴着侯爵夫人身上散发出的向四方飘逸的各种香气。

尊贵的唐娜鲁菲纳·德罗夫莱多·贝加拉纳侯爵夫人每天12

---

① 西班牙古代一位公爵。

② 素描画之一种。

点起床，用过餐后，在她的客厅里一把椅子里或坐或躺，读小说或编织，直到晚餐。大壁炉从10月到第二年5月一直生火。晚上，只要剧场有演出，唐娜鲁菲纳总是必到，哪怕是下雨或雷电交加。这就是为什么她拥有一辆马车的原因。如果剧场没有演出，以及演出的是在贝图斯塔经常上演的戏，她就呆在她的客厅里，一面看小说、杂志和讽刺画报，一面接待想来这里聊聊的男朋女友。她仅在打算运用她好友大祭司的那种讽刺诗式的话向他们说时，她才参加到谈话中去，这时，唐娜鲁菲纳显示她关于世界的丰富知识以及有关道德问题的不俗的悲观主义。据她看来，最大的罪恶是虚伪。她将那些不把可以表现出来的好色之情表露出来的人视为伪君子。如果有人对某种人的美德争辩时，她的眼睛仍旧看着漫画，摇摇头，牙缝里响着含糊的嘟噜声，仿佛她对此并不以为然。有时她则又说道：

“你别再跟像我这样的老手说这些事了！”

她从来都不是老手，但她打算暗示她曾是忠于摄政时期习俗胜过忠实摄政时期家具的女人。她提及历史时常常提到亨利八世和路易十六的那些情妇。

要是来者寥寥无几，则让那黄色沙龙客厅有一定程度的昏暗。如果来人有半打或更多，才点上一盏雕花玻璃灯，挂在大厅当中。灯挂得颇高，只有俊男子梅西亚才能够得着开关，其他人抱怨这不公平。

“为什么非得把灯挂那么高呢？”有几位生气地说。

唐娜鲁菲娜耸耸肩头。

“是那人挂的。”她回答说，暗示是她丈夫。

在有关个人的道德问题上，侯爵并不太多疑问。可是，在一天夜里，他摸索着黄色沙龙客厅墙壁穿过大厅，去他妻子的那个客厅，刚走到虚掩着的门，手在黑暗里摸到一个人的鼻子，立即听见一声女人的尖叫(他肯定是女人的声音)，接着是一阵椅子的

碰撞声和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他出于稳重没有吭声，只是吩咐佣人把灯挂高些。这样一来，任何人也别再把灯取下或弄熄。于是造成了这种令人抱怨的不公平，因为梅西亚踮着脚尖仍能够得着灯的开关。

侯爵夫妇有3个女儿，皮娜和罗拉已经出阁，都住在马德里；二女儿埃玛早已夭折于痨病。当年侯爵夫人和女儿们住在一起时当作责任而持有的戒心现已荡然无存了。对唐娜鲁菲纳来说，在她的孤独生活中仅有的一点安慰是，她在贝图斯塔省的村镇里有不少的侄女，每年她都轮流叫其中的一个来到她家。那些出身名门的乡下女孩子，轮到去贝图斯塔的时候就焦急地盼望着尽快去到姑妈身边。从孩提时代起，她们就把和省城最优秀人中的姑妈在一起度过的日子看成是特别愉快的日子。有些审慎的父母以要有不使侯爵担心的品德为由，反对女儿去贝图斯塔，但最后还是让虚荣心主宰了，结果侯爵夫人从未缺过侄女陪伴。侄女们使用侯爵夫人那两个已出嫁女儿先前的闺房；埃玛的房间自从她死后一直空着，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有人住进去过。在许多时间里，姑娘们白日的嬉笑使那些在无人时显得特别空寂的大厅、走廊、卧室及小客厅一时间洋溢着生气。在晚上，无论侄女们在与否，一楼从都不会寂寞。在二楼不管白天黑夜都有稀奇事儿发生，当然它们总是静悄悄地进行的。帕基托也总是这些奇事中的一个角色。当他冷静时，或许诅咒再没有比这种追逐自家女佣人更糟糕的事了；可他又不能控制自己。Video meliora①，唐萨图尔尼诺对帕科这样说。但帕科却一点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不管侯爵夫人的侄女们是否在，来访者多是青年人。那些最显贵人家的姑娘经常来跟这个身边无女儿的可怜夫人作伴。去前她们不是跟自己的未婚夫约好参加聚谈会，就是独自去约新的男人。在贝加拉纳的家

---

① 拉丁语，意为：我想这样更好。

里常常即兴产生一些浪漫关系，从那个黄色沙龙客厅传出过多起如帕基托所说的那种临终结合，所谓的“临终”，即非常有趣之意。不过，黄色沙龙客厅提供较多的却是那种令人惊诧的新闻。人们敬重侯爵，指责去那里的聚会者。当讲述那里发生的什么艳事时，人们末尾都说：

“最可恶的是那些女人，她们想必已为自己选择好了……一个非常受人尊重而又体面的家庭。”那些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对此连半点都不信，认为那是个龌龊的宅第。

只是，这些诽谤者却又尽最大的努力以便能被邀请到这个冒险故事层出不穷的家。

纵然习尚有某种的松动，人的等级圈也不再像唐娜阿依西亚和唐娜阿格达活着的时候那样狭小，但却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参加贝加拉纳家那热烈、无拘束的聚会。那些聚会的成员也力图把门关紧，他们这样既出于装腔作势，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让人家看见不合适。“他们最好还是在小圈子里。”侯爵夫人宽宏大量的精神让她的朋友们感动；人们各干各的，谁也别去管她或他的事儿。由于侯爵府的女主人操持聚会的能力绰绰有余，所以那些不求人世虚荣的母亲们便允许她们的女儿独自去参加聚会。况且聚会上也还有已婚的太太，她们参加聚会或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名誉，或是为了娱乐。谁还会怀疑她们不会受到尊重呢？如，比西塔辛就是其中之一。当然，有些做母亲的不赞成这种社交活动。有时讲经师在场，这使聚会在道德方面得到切实的保障。但事实是，讲经师很少来，即使来了，待的时间也不长。讲经师喜欢白日里拜访侯爵夫人。这里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多疑的人是伪君子。

侯爵夫人清楚那些青年男女在她家里谈情说爱，打得火热。有些时候，她正看着书，发现有人轻脚轻手地悄悄开门，以免她看见。她抬起头时，屋里已少了一个小伙子。少就少吧。过了片刻，她发现又有人开门，再一看，少了一个姑娘。少就少吧。她依旧

看她的书。她寻思道："他们都是体面的人，知道维护我家的脸面，至于有点不足……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她的这种见解还在她女儿在家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她继续寻思道："她们都是我的好女儿，倘若哪个小伙子有出格之举，我清楚知道她们将以有力的一记耳光向我发出警报。其它的事都不过是开心游戏之类，只要没有警报，事儿都不大。"情况也确实如此，她的女儿们都出嫁了，她们谁也未遭到严重伤害被打发回来。即使她们出了什么事情，那也准是开心和游戏之类的小事。她的另一个女儿死了，那是因为上帝爱她所致；痨病是一种流行病。当她觉察到她女儿面临危险的征兆时，她总是毫不含糊地、练达地采取对策，既不吵闹又不绕圈子。

这天晚上跟她作伴的是一群年轻的姑娘，她不必操什么心了。"她们都有自己的母亲，"她这么说，或者说，"她们的事与我不相干。"而且她常常还要补充这么一句话：

"只要她们的事不损害我家荣誉。"

从侯爵夫人这种见解里最得益的男人之一是她的朋友阿尔瓦罗·梅西亚。

"我们可以谅解这个人的任何事情。这个人多精明！多机灵！多谨慎！"

"他生活在修女当中都无出丑之忧！"

她上百次地劝她钟爱的帕科以梅西亚的专门知识和隐蔽技巧为楷模，因为她常常发现她亲爱的儿子在一些个裁缝、烫衣工或女佣人的怀里。

她的帕科却是那么地笨拙，那么地愚蠢。

"我的小家伙，瞧着抓住你的丑事对我可不体面。待到你能够到桌面时你才去吃上面的肉吧。你首先得学会做个小心的人，然后你才去择定如何干你的那些事。"

这时她感到太溺爱了，又补充说：

“还有，风流韵事也不应在家里干。请教梅西亚吧。”正是她启发了小侯爵对贝图斯塔这位唐璜的崇拜。

由于侯爵夫人看到她儿子不堪造就，她一边咳嗽，一边大声喊着朝三楼走去。

在她的侄女住在贝图斯塔时，她府上有音乐会、午宴、午会、户外旅游以及聚谈会，跟先前美好的日子一样。这个家再次充盈着欢乐，府上没有一个角落能够阻止那些亲密朋友做大胆的事情，在客厅，甚至在还摆放着贝加拉纳女儿们纯洁床铺的那些闺房里，时不时地传出笑声和压低的喊叫声，这些调情狂欢构成了这个家庭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内容。

唐阿尔瓦罗用一双满含爱意的眼睛看着这世外桃源的生活，因为这是他获取了最大成功的舞台。这里的每件家具都无声地讲着他的一段秘密，因为那些绷涨得鼓鼓的椅子和有着像东方偶像臂膀一样的圈椅接受了给他的秘密保持沉默的托咐。那些白漆的木头似乎在声明：别担心，我们将点滴不漏。在黄色沙龙客厅里，这位多情人可以看到一部完整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是“那么地甜蜜和快乐”，它并非仅仅是在“上帝开心的时候”如此，而是现在和将来都永远如此。见证他乐事的是帘幔和覆在椅面上的柔软的、黄色的、沉默无语的丝绸，以及能按梅西亚的方式掩盖一切风流秘闻的厚实地毯。

侯爵对此视而不见。这完全是他夫人的事。

“他没有能管教好她，所以要说管好她的那些客人们也是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他住在三楼上。

当他意识到，那黄色客厅已渐渐地在失去一个客厅所应有的庄重时，他便决定将二楼正对的大厅改成客厅作罢。

侯爵夫人从来就不上楼到这个新改的客厅去。无论来客是谁，她都一律在一楼接待。那些来拜访侯爵的，若是出于礼节性的，就被搁在那间古玩厅里。客人们在那里会有一种冷若冰霜的

感觉，因为这间古玩厅与侯爵的办公室一样，正如他自己评价的，“还算是这个家中有庄严感的一席之地。”他办公室里布置的家具是清一色的栎木家具，毫无光泽感可言，这里完全没有任何一件金质的东西，除了木制的，还是木制的。贝加拉纳极其重视他办公室的庄严感，至于庄严感，大概就以栎木为最了。他的那些摆设严肃得近乎穷酸。

“这是我修炼的地方！”侯爵会拿腔拿调地说。

那里清冷，连贝加拉纳本人也很少去。古玩厅的壁挂几乎全是货真价实的壁毯，显然，它们都是古董。

按贝多亚上尉的说法，此乃这个伪博物馆中唯一可取的东西。侯爵梦寐以求的是用金钱购得文物之家的名声。然而，虽然破费不少，可到头来——用贝多亚的话来说——却落得一个傻上当的下场。刻薄的贝多亚是侯爵夫人聚会上的常客。他瞧不起侯爵，却也带些同情的成份，这只是贝多亚为了不至于太扫贝加拉纳的兴致，并没有打算要求水落石出地证明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古玩厅里那些亨利二世① 时期的家具还不及侯爵本人的年岁大呢。可笑的侯爵却视其为真品，是与那个骑士国王的儿子① 同时代的东西，说起来，还是他亲自从巴黎购买回来的呢！凡是谁要当着贝多亚的面在侯爵家对此有所异议，贝多亚准会把此人叫到一边，然后二人偷偷来到三楼的古玩厅，把门关上；接着，贝多亚会蹑手蹑脚地走到亨利二世时期的某把椅子旁——恰如他在俱乐部偷书时的那样——把椅子旋转半圈，亮出一条椅子腿的背面。那里有一个用小刀挖出的小孔，小孔被一些和椅子同色的蜡封死着，这是贝多亚在此之前的杰作。此时此刻，他掏出一把小

---

① 亨利二世时期的家具：即法国16世纪的家具。

② 骑士国王：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1494—1547)亨利二世（1519—1559)的父亲，他最大爱好就是狩猎。

刀来，挖出孔里的蜡，又刮去一层木屑……行，大功告成了！瞧，刮下来的木屑不是粉尘，而是碎片。

“都看见了吧？”贝多亚问。

“什么？”

“新木头啊，如果是候爵所想象年代的东西，那一刮下来就是呈粉状的，老家具因虫蛀的关系都这样，这一点在我们这些行家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而对那些业余爱好者来说则不然了，他们只是有钱，只会上当。这里的这些全是假货，地地道道的假货！”

贝多亚又把蜡重新放进小孔中，把椅子还原，然后宛如凯旋似的下楼去，嘴里一边说着：“所以现在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吧！不过，当然对可怜的候爵这些话是一个字也不能说的。”

那天下午，当帕科·贝加拉纳发现奥杜布娜在他家时，一开始他还有些不快。他没有心思瞎晃荡，是唐阿尔瓦罗的诚意感动了他，他的灵魂飞翔在一种理想的境界之中。那些微的浪漫气息让他心里快活得直痒痒的，这对他来说多少有些不习惯，以至于感到越来越紧张了。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对他真是一种不常有的体验。

奥杜布娜正和比西塔辛在厨房面向院子的那扇窗口处发疯似地大笑，一边冲着这两个男人叫嚷着。

“到这儿来，上来啊！人人都得干活儿！”比西塔辛一边尖叫着，一边吮着她沾满糖浆的指头。

“夫人们，怎么啦？你们怎么没在比西塔的府上准备茶点吧？”

比西塔的脸有些泛红。

他们不由得哈哈大笑，笑那个狩猎奥杜布娜的可怜虫华金·奥尔加斯到头来落得一败涂地。

奥杜布娜解释了一番。比西塔家没有那种做点心的模子—已作古的唐娜阿格达·奥索雷斯所发明的那种；况且，她的烤箱也

不及侯爵夫人家的大；此外，她的厨房还正等着给这些男人们说了也没有用的一些修补事。总之，在她那里既做不出三明治和圆台形的奶油蛋糕，也搞不出来糖汁，所以她们出奇不意地把老本营连锅地端到了侯爵夫人府上。

在奥布杜娜和比西塔看来，这个主意太有意思了。她们的不期而至让正在小客厅午休的侯爵夫人吃了一惊。她倒没什么异议，只是搅了她的瞌睡。她连窝儿都没挪就对厨师和帮厨下了指令。

“叫佩德罗、科拉斯，还有姑娘们都去帮这两位年轻的夫人们，她们需要什么就给她们拿去。”

然后她又转向这两个夫人，笑着说：

“好了，你们也去吧，真够疯的！到厨房去，让我安静会儿。”

于是，她又聚精会神地读起大仲马的《莫希干人》。①

比西塔常常这样闯进朋友家中，她以为这样才算是朋友。她的厨房也确实够呛！烟囱堵塞，能把人给呛死，以至于连旁边的餐厅也进不去人。在贝图斯塔能夸口说没去过比西塔家厨房或餐厅的人屈指可数。厨房尽管糟糕，她仍经常邀朋友上她家聚会或演出，而且走廊上都挤着人。为了不让烟跑出来，她得让几扇门紧关着。她指着那又黑又窄的过道说：“你们可以在这里爱怎么疯就怎么疯，反正不许谁开这扇门。”

她的慷慨使她老有朋友来访，其实这种慷慨也就是拿出一些破旧的衣服和围巾什么的，让那些想入非非的小年青们扮成女人或土耳其人罢了。这些道具都放在一间卧室里，这间卧室里只有一张藤作的吊床，既没有床单，也无床垫，它所有的藤条都一展无余，这就是演出的男女演员们的化装室。他们都在这里更衣，因为他们只是在他们穿的衣服上再套上这些稀奇古怪的衣服罢

---

① 原名《巴黎的莫希干人》，是大仲马著的侦探小说。

了。无论什么原因吧，比西塔没有在这间屋里用灯。为什么要呢？人们大概可以从客厅的绿色塔夫绸帷幔后面突然传出的声音中听出点什么：

“佩佩，住手，不然我可抽你嘴巴子了！”

“哦！节目中可没有这个啊。”

“现在，男孩，女孩们，放规矩点。”

“你为什么不给他们盏灯呢，比西塔？”

“因为这群疯子会把房子给烧了的。”

“比西塔说得对，很对，”华金·奥尔加斯或那个被威胁说要被抽耳光的佩佩从里面大声说。

比西塔总在别人的家中展示她和朋友们的亲热劲儿、她的坦白、直率以及无拘无束的行为。在别人家，比西塔跟疯了似的。

她最爱用高嗓门喋喋不休地讲话，伴随一句话笑上个十几次。15岁时，大家都夸她这种傻劲儿可笑，而今她已近35岁，仍这样疯疯颠颠的。正如诗人卡梅内斯在她像薄上签名时所书的，她就像一个欢乐的瀑布。可照教区法官的母亲唐娜保拉的说法，她更像一场没有约束的倾盆大雨，这位太太是从来不回访比塔辛的。倾盆大雨也好，瀑布也罢，她之所以总有那种疯疯癫癫的劲儿，只因为她总在瞄着某个重大的机会，她的傻样儿源于她深入细致的探寻。当她疯傻傻的时候，她有一只敏锐的眼睛在寻找着猎物——什么链子啦，坠子啦或别的什么不包括钱在内的东西，她认为——或者说假装这么认为——只有钱是财富，其它东西都不算什么。

“我还欠你5个铜板呢，是那天你替我放进捐款箱里的。”

“别这样，比西塔，那有多少，别让我寒酸了。”

“当然得给你了！哦，多漂亮的针线盒！”

“不值钱的玩艺儿。”

“真漂亮！”

“你喜欢就是你的了。”

“你别再说了！”

“你，拿去吧，只要你喜欢——这算什么宝贝！”

“真的？这样的话我就收下了。瞧我这个捡破烂儿的人！”

她的确是个捡破烂儿的人，唐娜保拉就是这样叫她的：捡破烂的贼。

她在吃的东西上危害最大。

她会疯笑着跑进邻居家的屋子。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吗？我们哪里都找过了，就是连影子也没看见，我们把食橱的钥匙丢了——瞧我，快给饿死了。来，来，快给我些吃的吧，你这个狡猾的小妇人，我要再不吃点什么该饿晕了。”

她家每周举行的两次抽彩或掷骰子的游戏。每逢此时，她准会要求留出一部分钱来，作为准备去乡下野餐的费用，同时指定人员组成一个委员员去采买食物。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始终如一，总是比西塔和她的某个表弟。出于节省开支的考虑，也因为贝图斯塔的糕店商和糖果商实在让她讨厌，比西塔总是个人肩负起制作糕点、糖果以及一切能够在她厨房中制作的东西的任务。谁料道到后来她的厨房里什么也做不出来。那讨厌的烟！那个拒绝加大厨房烤箱的房东！真是见鬼了，愿上帝宽恕她吧。

每逢这种困境，比西塔就会求助贝加拉纳府上的厨房，或去另外哪家有钱人家的厨房，但还是数去前者的次数最多。什么都可以在那里做，还有侯爵的佣人们可供她差遣，只是拿取肉食品须事先征得厨师佩德罗的同意。她只能遣佣人去杂货店买糖、葡萄干、辣椒、盐等。如果这位厨师坚持不打开所有的厨柜的话——见他的鬼！——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出去采买所有那些她需要的东西。“钱？别操心这个，都算在我帐上。”结果呢，全都算到了侯爵的帐上。失误总是难免的嘛，况且，做采购的都是他的仆人。

啊。野餐后在比西塔家的又一次聚会上，朋友们会谈起这次野餐。

“情况怎样，比西塔？我们负债累累了吧？”

“不太多——只是一点点而已。”

“那来吧，让我们来出。”

“是的，应该这样。”

“我们分摊吧。”

“别这样。你们就不能闭闭嘴吗？我可不想谈这件事，不值当的。”

就这样，比西塔家有了好几周的白菜和数月的点心。她丈夫是个低微的银行职员，可他出身很好，是贵族人家的亲戚。要不是比西塔用尽心机，他们怎么可能保持这种体面的表面呢？况且如果他们还想继续维持与贵族的亲戚关系的话，这也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在比西塔结婚前（不过，那样的年龄谁能少了这样的闲言碎语），有传说说她曾经跳过阳台——不是因为火灾，而是为了一个男人——有人猜测是梅西亚。只是这些全是推断而已，没有任何肯定的事实。但是，那时她确实比较轻浮，而且不顾体面……

现在已经没人能记得这段闲话了。她一如继往地疯疯癫癫，因为好吃和白吃——贝图斯塔也和其它地方一样偏好用这个词——而臭名远扬，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她那不合时宜的快乐劲头使她让人难以忍受，但是在那些不容疏忽的重大问题上，倒也没有人指责她什么，甚少没有公开场合这么做。当然，这还在于大家不太计较琐碎之事的缘故。

她个高，窈窕，金发，妩媚，只是不及她想象的那样富于吸引力。她那一双眯起来就看不见了的小眼睛中总带着某种邪味，可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她想象中的撩拔情欲和让人回味无穷的魅力。她没戴手套的手让人摸起来会觉得上面还留着她刚吃过的什

么甜点的油腻。

唐阿尔瓦罗在密友中谈起比西塔时总是一副蔑视她的口吻，流露出难以隐藏的厌恶表情。他承认她有漂亮的脚，而且小腿比人们想象的更好看，但是她的鞋很难看，衬裙和袜子更不理想——他的听众都知道他说的不假，每次说完后他都会掏出手绢擦擦嘴。

帕科·贝加拉纳发誓说这个女人用红棉线作吊袜带，还说他有一次发现她用的是细麻绳。这一切也就仅仅在男人们当中说说罢了，当然，他们还得是小心谨慎之人。

相反，奥布杜娜的衬裙，不像她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不过，这在大家看来已是共知的常识，所以也没有更多的谈论。对每一个继任的情人，奥布杜娜都矢口否认她以前的风流韵事，只是除了与阿尔瓦罗·梅西亚的关系。那是她的骄傲和快事。这个男人让她着迷，为什么要否认呢？不过只有他。她是个从来不曾想起过她丈夫的寡妇；不过更像是阿尔瓦里托名副其实的遗孀。“除了阿尔瓦罗，她没有过去！”谁都得承认，那天上午两位夫人显得格外漂亮，至少纯真的帕科·贝加拉纳是这么认为的，尽管他还是想把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献给理想中的爱情——那是他朋友好不容易才唤出来的情感，但他依旧同意上厨房去看看夫人们正在烧煮的饭菜。

贝加拉纳府的规模不凡，这一切也反映在他们的厨房上。他们可不是破落的贵族，应有尽有，干净利落，宽敞舒适，高贵典雅，烹饪器具考究；再进到厨房里面去看看，这一切就更加鲜明、突出。

大师傅佩德罗和他的帮厨科拉斯备一餐便饭的架势不逊于准备宴会。侯爵的领地以出租土地的形式遍及全省。由于租金略低，而且这位侯爵乐于永不再提高租金，因此每户佃户就用自家庭中喂养的，附近河流中生长的以及从山上猎取的最好物产进贡给侯爵。野兔、家兔、石鸡、鳗鱼、河鳟、阉鸡、母鸡等等都

被很不情愿地赶到侯爵的厨房中，仿佛被召集到面对世界洪荒的新挪亚方舟中。毫无疑问，无论白日黑夜，全省辖内总有那么一个地方在为贝加拉纳候爵的餐桌准备菜肴。

午夜时分，贝加拉纳府上的炉火渐凉，佩德罗睡了，主人也睡了，谁也没有再想吃饭的时候，在那条距离贝图斯塔两哩左右的塞洛尼奥河上，总会有那么一两个贫苦村民还在划着一条破旧漏水的小船辛苦劳作。森森然的巨岩仿佛一座斜塔赫然凌于河面，使本来就昏暗的河湾更加漆黑。农夫就在那巨岩下，手中握着一把点燃着的稻草，眼睛密切地注意着鳗鱼的任何动静，稻草的火苗倒映在水波中，好似着火船只的尾波。权贵侯爵的佃户这时借着火把的光亮捕到的那条鳗鱼没准儿正是那条淌着血、已被切成薄片，正等着被送到雪白、洁净的松木餐桌上供烧烤的鲜鱼。

依然还是夜里，快要破晓时分，有个农夫已出发去了山林，自信能捕到最上品的丘鹬和石鸡献给他的东家。眼下那几只石鸡也同那条鳗鱼一样躺在松木的餐桌上，它们褐色的羽毛与银红相间的此时已呈多片状的鳗鱼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远处的储藏室里，母鸡，邹鸡，硕大的鳗鱼，粗状的火腿，黑白相间的布丁，暗紫的香肠……明显地杂乱无章地堆放着，有的一个重一个地码在一起，有的挂在巨大的铁钩上。这间储藏室搜罗有全省最美味的食物。此外，这里还有硕大、味美的水果，它们鲜艳的颜色给这里的整个情景增添了生气，倘若这里只有香肠和腌肉等一类色调暗淡的没有生气的东西堆放着，那这间储藏室多少就有些令人晦气了。黄梨，红烤梨，金灿灿的和暗红的苹果，一堆堆的核桃、榛子和板栗，这一切使得储藏室内明暗相间，色调协调，赏心悦目。迎面扑来的气息中既有调味品的刺激味儿，也有桔子，柠檬，苹果以及堆放水果的松软干草垫床的淡淡清香。

这一切原本都是充满活力，光泽、生命和声响的活物：它们

曾在树林中歌唱，在蓝天中飞翔，在河流中游荡，在枝头上映照着五光十色的日光……活跃在大自然的洼地，草原，河流和山林。“毫无疑问，就凭贝加拉纳所有的一切，他就是个大府！”比西塔边想边叹息。她常常梦想着自己能有这么一间储藏室，里面天天都陈列着贝图斯塔最引人味口的各味美味佳肴，她为之羡慕得要死。

每逢有人向侯爵说起扩大投票范围的事，侯爵总是报之一笑：管它呢，难道那些人不都是我的佃客吗？他们没有把最好的物产要我吗？给我送来最美味食品的人会拒绝给我像选票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吗？”

厨房里，锅碗瓢盆应有尽有，而且都是贵重物品，它们闪闪光光，照得四壁光彩夺目，灶台桌面和橱柜也熠熠生辉。真不愧是那个储藏室的家当。佩德罗傲气十足，脾气很大，像一个霸王似的在这里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他吃所有的上等饭菜，坚持厨房的传统规矩，甚至也遥控餐厅里的佣人——他不是普通的厨工，只负责菜锅或砂锅，他是位总司令，指挥烹饪，也管上菜。佩德罗仍然年轻，刚40岁，保养很好，当脱掉围裙，穿上绅士套服，他显得颇为自作多情，以为自己不失为一个在其能左右的管辖区内的花花公子。科拉斯是个很有主意的帮厨，他面色红润，充满生机，有一双麻利的手和一对机敏的眼睛。

帮两位女士做事的除了这两人，还有比西塔的女仆，这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村妇。佩德罗内行地帮着她们做事，同时也没有误他的大事——给男女主人做饭。开始时，他只是对两位女士的突然袭击颇不以为然。厨房里有的是地方，双方大可以互不相扰。不过在他表示同意——此乃不可缺少之一举时，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蔑视。渐渐地，他的态度由容忍转变成了帮忙。起初，他只是屈尊给那个村妇一些指点，继而竟然捏了那女人一把。情景变得活跃多了。

“科拉斯，你就听这两个夫人的吩咐吧。”佩特罗以郑重的口吻道。

仅有女主人的命令还不够，帮厨只听佩德罗的，而佩德罗只服从自己的职责。要是女主人的命令有悖于他大厨师的信条，用他的语言来说，那只能导致他的辞职。很多报纸在叠成尖角的纸袋前他都要阅读一遍。

高高在上的大厨师的冷淡态度惹恼了奥布杜娜，她试着用有意无意的身体碰撞以及长达半分钟左右的目视去勾引佩德罗，后者终于投降了，开始时不时地以师傅的身分指点比西塔做点心。

不仅如此，为了一展自己的技艺以博取唐娜奥杜布娜的欢心，只要她提出什么理论性的问题或碰上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他就赶去帮忙。

“下面我该放什么？”

“我应该先烤什么呢？”

“这些蛋需要翻炒几次？”

“这个面团要怎么发？”

“我应不应该加些辣粉？”

“加些桂皮在这里面行吗？”

“这糖浆好了吗？”

“蛋清要怎么搅？”

佩德罗的技艺和学识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圆满的回答。如果仅仅是解释说明还解决不了问题，他便自己动手，快速利落地加以解决。

奥布杜娜在马德里时曾跟她表妹塔尔西拉学过如何以爱情表示去奖赏那些卓越的天才、杰出的艺术家或科学家。就在前一天的下午，她刚用过这种方式嘉奖了贝尔穆德斯渊博的考古知识，使那位考古学家欣喜若狂，如痴似醉。此时此刻，她一边听着贝加拉纳府上这位高厨关于猪油的宏论，一边想着给他一点什么意

外的奖赏：仿佛不经心地，她送去炽热的目光。当他们同一揉一块面或把手都伸进同一个容器，比如说水锅时，她也好似很偶然地紧紧地握一下他的手。当布奥杜娜笑盈盈地将一把刚沾过她红宝石般的朱唇的小勺塞进佩德罗的嘴里时，厨师简直要快乐得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了。

这位身系围裙的厨师似乎已经看到在不久的将来他征服奥布杜娜的情景，那将是对他整个生涯的最好奖赏。他的一生都在用来为这些众多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备菜做饭，于是为他们能顺利地找到那条通向甜蜜而实在的爱情之路铺平了道路，并同时使其整个过程充满着诱惑力。佩德罗甚至极端到不允许女仆人参予烹调菜肴。他爱女人，爱所有的女人，但不相信女人们能有烹饪技艺。女人自有别的用场。烹饪和女人是两个相左的术语——这话是他从那些叠成尖角袋的报纸上学来的；他在一份激进的报纸上读到过，自由和政府相左的术语，于是他套用此来形容烹饪和女人的关系。佩德罗对女厨师的观念和全贝图斯塔对女文人的看法一样，他称她们是女男人。

如果有人宣称说厨师既贵又浪费，他会回答说：

"瞧这儿，没钱你最好就别吃。"

不过，在别的一些方面上，他还是个社会主义者。

当两位年轻的绅士走进厨房时，佩德罗又恢复了他一贯的神态——那是对待女仆和远道而来给东家进贡美味食物的佃客的令人不快的表情。炉灶是上帝，佩德罗是最高的大祭司，其余的则是来此炉灶祭坛祭献牺牲的人。佩德罗不声不响地、神秘地主持着这一仪式。当两个年轻人进来时，他之所以又摆出惯有的一副目空一切的神情，是因为这就是他理解的应该如何表示尊重。他们给他说话，他也爱理不理。过不一会儿，他亲眼看见，正如他经常哼唱的一首名叫"do nna e mobile"① 的曲子，奥杜布娜一见

① 意大利语，意思是"女人皆水性杨花"。

这两位先生就把他忘了个干干净净，正如早些时候把唐萨图尔尼诺置之脑后一样。眼下那个正躺在病榻上的文物学家，尽管两个太阳穴一边都贴着一块膏药，可他人却还在反复回味着那个难忘的下午，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中。

梅西亚和帕科刚刚停止隐晦下流的交谈，还未能马上投入两位夫人的烹调热情中。不错，现在已近开餐时间了，况且，厨房中备的饭菜香味扑鼻，不能不令人胃肠大开，可他眼下还不想吃饭。梅西亚有不同一般的本事，他可以做到进出存煤的地方，厨房或磨房却又不被烟垢、油渍或面粉弄脏衣服。他在侯爵的厨房里，就跟在那间黄色客厅中一样，非常放松，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走动，而不会撞上任何东西。在生活的不同时期，虽然有的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他曾在这间厨房中亲吻过不少女人，也许这幢宅第没有哪个角落不曾给阿尔瓦罗留下类似的回忆。至于帕基托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搞到手的第一个女人是一个女仆，她就睡在现在是储藏室的那间屋里。小侯爵像猫似的在厨房里摸黑行动可算是个行家；他早就用自己蹲着的身体量好了炉灶旁那堆煤的大小。

尽管年轻的先生们各有打算，他们还是很快成为那两个快活的、喜不自禁的夫人的烹饪事宜中的积极分子。他俩还不失为画家呢！瞧，面对帮厨那几乎不恭的讥讽以及佩德罗侮辱性的笑容两个绅士还是要一试身手，他们把手伸进面团里、糖浆中，夫人们正在动手的任何东西里面。帕科很快便浑身是面，只有梅西亚依旧一尘不染，哪怕他也像帮厨一样在工作着。

短短的时间里，奥布杜娜已经和小侯爵相互碰了好几十次，他们的胳膊、膝盖，尤其是他们的双手长时间地相互抚摸，却佯装着是不经意的。奥布杜娜穿的是齐膝短裙，由于腰间系着白色的厨用围裙使得她本来的短裙颇为紧身。这位夫人突然来了一个幅度较大的动作，这一下竟暴露出她的裙子下那双新式的苏格兰

袜子，使帕科得以欣赏到它们的大部分。小侯爵一直认为他喜欢蒙着白纱的全裸人体与他喜欢赤裸裸的肉体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白纱比肉体对他更有刺激性呢？他想不明白。看一个赤裸着腿脚的乡姑的小腿肚子，那有什么意思，而且，倘若是无意瞥见一双穿着长统袜子的腿，一直可以看到膝上数掌宽的地方……天哪！他会完全没有了理智！现在就是这样。况且，要是奥布杜娜的袜子不是苏格兰的，也许他还不至于失去他所追求的理想主义的镇静，但是袜子上那红的、黑的、绿的……各色的五彩道的方格终于把他拉回到了粗俗和淫邪的现实中。同时，奥布杜娜立即意识到她马上就要大获全胜了。

奥布杜娜生活中的一大快事就是与从前的某个情夫重温某段共同的"故事"。免去所有的那些序幕，直入主题……多么让人愉快！这样的回忆是如此的神奇！把回忆当作眼前发生的事一样来品味、欣赏，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事呢？帕科曾是她的情人。她原本更乐于与阿尔瓦罗回味旧事，阿尔瓦罗也曾是她的情人，他们俩的关系早在她与帕科之前；可是，阿尔瓦罗的行为如同野兽一般。不过，在他放肆之前，他对她也像唐萨图尔尼诺对她一样极其彬彬有礼，看她的目光就像那个主教先生一样，冷淡、正经。她肯定自己的存在已不能再在阿尔瓦罗或主教身上挑起任何一点的肉欲。阿尔瓦罗是个纯粹的畜生，主教也一样。然而她居然对他（当然是指阿尔瓦罗）那样忠实过，上帝知道这是真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她还爱着他，在面对其它所有男人时，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偏向他。只是他不想要……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结束了。

大家玩腻了捉弄厨师的游戏，只有比西塔一个人还在平底锅、餐具架、橱柜和食橱里胡乱翻找，好似乐趣无穷。她每每开口说话，嘴里似乎老含着有糖。佩德罗发现这个小偷小摸的唠叨女人装走了一包糖果，甚至一些纯色的桔黄色纸，这些都是厨房里的

消耗品，这个捡破烂儿的女人居然对此羡慕不已。此外，她还在她的裙子下藏了一包高级茶叶。

每一个小偷小摸的举动都伴着比西塔似乎是控制不住的笑声和一些毫无幽默感可言的解释，好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唐娜比西塔特有的毛病。

两位夫人把准备菜点的事留给仆人们去照看，自己去梳洗打扮。她们知道她们可以去侯爵夫人的女儿死时的那间卧室去梳洗。不过已经没有人想这件事了。床还依然在那里，但却没有那可怜姑娘的一件衣物，甚至任何一样纪念品。

梅西亚和帕科随两位夫人一起走了进去，为什么不呢？他们相互之间太了解了，了解到连假装着有点拘束的必要都没有，况且，正如奥布杜娜所说的“谁也不会看见。”帕科与寡妇同盆洗手，两双手在水中拉拉扯扯。对奥布杜娜来说，这是一种最富有刺激性的快感。这使她回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夕阳西下，太阳的余辉一直照到床脚，把那一对快活得发晕的男女包围在金色的晕环中，在厨房干活，炉火的热气以及相互的欢闹和挑逗使奥布杜娜的双颊绯红，连一只耳朵也感到火烧似地发烫。她感到十分兴奋，渴望着什么，却又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可以肯定，那一定不是什么吃的东西，因为她已经尝了上百种甜点，甚至还玩笑似地尝了几口侯爵的晚餐。

比西塔辛和梅西亚斜靠在阳台冰冷的铁栏杆上心平气和地交谈着。“他们不会转过头来，我敢保证，”若论志同道合，帕科和奥布杜娜一向心照不宣。

小侯爵放声大笑。

“你笑什么？”奥布杜娜问。

“笑那个俗里俗气的华金尼托·奥尔加斯，他四处找你，真是个呆子，是吧？”

奥布杜娜愣了愣，也大笑道：“不错，是个呆子。”寡妇坐在

死者的床上，两只脚跟钟摆似的晃来晃去，苏格兰的长统袜再露出来。奥布杜娜叹了叹气。两人不由谈起过去的往事。事实上，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相爱；尽管俩人已经分了手，但还有什么东西一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关系难以维持，那是因为彻底的永恒是不可能，无论怎样亲密，最终都会导致厌倦——一个长久的爱情关系是可笑的。这乃是他们同在马德里学到的见识。丈夫和妻子在婚后最多两年，保证会相互厌倦；而暧昧的倒还可以维持长一些，只是也长不到哪里去。

“不过，你不认为，”奥布杜娜一边说一边使自己显得更加妩媚，“像现在这种时不时的相聚有点类似潮湿又多雾的漫漫 冬 日中的一个艳阳天，是吗？”

“太对了！”帕科喊道，“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也有一种感觉，可就是说不出来——其实就是你所说的。”

对帕科来说，这种情愫既微妙又富有诗意，他决心当天晚上一定要赢得寡妇的欢心。

这就是奥布杜娜所谓的“往事重温”。

比西塔辛此时也是双颊绯红。她那双小眼睛由于厨房的热气和那里的嬉笑，也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凭自己想象的热情的火花而变得更加迷人。她那棕色的卷发缕搭在她的前额上。她和唐阿尔瓦罗像兄妹一样很有感情地交谈着。他曾是她第一个真正爱的人，也就是说第一个让她行为出轨的人——比如，他曾让她深夜跳阳台。不过，那都是离现在很遥远的往事了！生活在比西塔辛和那样的时日间已划下了鸿沟，把她陷在杂乱而平淡的家务之中。

由于时时要想方设法地去弥补名声上的创伤，又要以防破产，这个曾不顾一切追求爱情的“疯”女人早已变得十分庸俗和实用，不过也因此而抑制了她那越轨的行为更加风流。

在人们看来，她算是个能干的主妇，也就是说，她在理财和

家政上颇细心，很勤快。

梅西亚和比西塔在他俩爱情的冬天中还没遇到类似奥布杜娜所说的那种艳阳天，当他们独处时，其中一个满怀忧虑或担心——足以找来知己和高参的忧虑或担心，每逢这种时候，他们无话不说，或者是几乎无话不说；他们会挨在一起坐着，声音放得很低，带着熟悉的亲密感，仿佛又回到过去。他们看上去像一对夫妻，尽管时间推毁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可关系依然不坏。

“唉，”比西塔辛说道，口吻中带着发自真心的忧虑，只是这种忧虑对她日渐憔悴的容颜好似雪上加霜。“唉！你这次真的陷进去了，我看得出，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亲爱的，你不能不做点什么了……。”

在庭长夫人的事上，梅西亚面对比西塔辛比面对帕科更为坦白。不同的对策是必需要的。对小侯爵只能讲纯粹的爱情，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了；而对比西塔，则只能就是再一次的征服。唐阿尔瓦罗意识到比西塔辛的意思是把庭长夫人推到她和其他许多女人都曾落入的不幸情网中。从安娜跟她姑妈阿依西亚和如今的大祭司里帕米兰来到贝图斯塔的那一刻起，比西塔就一直是安娜的朋友，比西塔崇拜安娜，赞赏她的美貌和德操。然而私下里，她与所有别的女人一样，为安娜的美貌感到恼火，同时也为安娜的德行感到烦躁。她想看到那朵纯洁的花朵掉到泥坑里。她听厌了对安娜的颂扬。整个贝图斯塔都在说，“庭长夫人，庭长夫人是不可征服的！”老调唱上一阵子会让人心厌，甚至对人们称呼她的方式也变得愚昧——庭长夫人！为什么要这么叫呢？难道没有别的称呼了吗？安娜在贝图斯塔升为庭长夫人的时间很短。她的丈夫在来这儿不长的时间后就已经退职了，干嘛这里也称她庭长夫人，那里也称她庭长夫人——到底有什么用嘛？这个银行小职员的老婆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放纵她思想中恶意的嫉妒之情，因为她的注意力不时地被日常生活中的度日艰难所分散。然而她毕竟需要某

种发泄方式：那么好，这就是了——她要让安娜最终变得跟其他别的女人一样。她一有时间就呆在安娜身边，尽管安娜很少出门，她还是尽量争取和她一起去教堂、散步或戏院。自从这个银行小职员的老婆察觉出她的女友对唐阿尔瓦罗有意，而后者又希望征服前者的贞洁时，她一心想到的就是要如何加速这一进程，并且认为这很必要。她不相信有哪个女人能够抵抗得住她昔日情人的进攻。

每逢比西塔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们就是在谈论此事。

阿尔瓦罗否认在他这方面有任何爱情的因素。他坚持说这种强烈的怪念头是由于征服安娜十分不易，而这种不易则深深地吸引了他。

比西塔装模作样地祈望阿尔瓦罗能有真正的感情投入其中；事实上，阿尔瓦罗的口实给了她极大的快慰。

“不是所有年岁的人都能有爱情，比西塔——你对此知道得更清楚。”

“咱们现在不谈这个。”

“一个人恋爱只有一次，当那结束后——他就会想方设法把关系维持下去”。

梅西亚边说边耸了耸肩，做出一个颇滑稽的无可奈何的表情，这表情无论是在他本人眼里还是在那些迷恋他的女人眼中是极富魅力的，甚至会让人连想到拜伦①（如果那些女人听说过拜伦的话）。

“她很可爱，阿尔瓦林②——我发誓，她可爱而迷人。”

“是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知道，我亲爱的，我并是任何东西都能一目了然的。安娜

---

① 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

② 阿尔瓦罗的昵称。

可不像那位'榜样'（她用大姆指朝肩后指了指，那里帕科和奥布杜娜正在窃窃私语），安娜从不用腰带和皮带去束紧她的衬裙和罩裙……也不用裙撑……你要能看见就好了"！

"可以想象得出来。"

"那可不一样。"

停了一会儿，比西塔接着说：

"你能想出那张甜美、宁静的脸吗，只有那对眼睛中有那么缕缕的情欲？甚至连这样的情欲也被她长长睫毛遮盖着，欲露则止……你可见到？"

"弗里利特说的不假，是吗？"

"这个老夜游病人说什么了？"

"他说庭长夫人看上去跟宝座上的圣母玛利亚一模一样。"

"真的；尤其是她的脸，不错……"

"还是她的表情，和她低头沉思时的模样就像是在用她那完美的下巴抚弄一个婴孩……"

"瞧！瞧！多像位艺术家在说话！"

这女人渐已显老的眼睛里似乎要冒出鼓风炉中才能产生出的火花来。

"你说你不爱她，可却把她跟圣母相比！"

"我的意思是这个可怜的女人一定为自己没有一个小孩子非常难过。"

比西塔耸耸肩，在咽下喉咙里什么苦涩的东西后，又接着说，嗓间变得有些沙哑和仓促：

"但愿她能有个自己的孩子。"

梅西亚掩饰着这些话在他身上激起的不快。

"哦，对了，阿尔瓦林！你要是看见过她在她房间里的样子就好了，特别是当她犯病的时候，她翻来翻去，还会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她简直成为另外一个人。每逢那种时候，我也不知道为

什么就好像理解了她的那张古怪的虎皮，人们说那是一个美国人”送她的。你还记得去年那个滑稽剧团来这儿时跳的那种怪舞吗？

“记得，怎么啦？”

“你还记得那个酒神女祭司舞吗？如果在那些远而又远的地方真有酒神女祭司存在的话，她真像一个酒神女祭司，而且十分相像。当她犯病扭来扭去的时候真是一个活生生的酒神女祭司。瞧她犯病时大哭的模样！满眼是泪，嘴唇撮在一起，倒也十分诱人，从她迷人又迷人的嗓子眼里发出似哭泣又似呻吟的声中，仿佛是埋藏在心中，被枷锁锁着的爱在哭泣，我虽不了解，但我可以肯定！她叹息，她紧紧地抱着她的枕头！然后她懒懒地蜷缩在床上！在她犯病的时候，你会以为她是在恶梦中，或是因渴望而疯狂，或者对爱的强烈追求……那个笨蛋唐维克托只知道他的鸟啊喜剧啊，还有那个不可多得的给鸡移植的弗里利特——他简直不是个男人，生活不该这样，太不公平了，事情不该像今天这样，这一切都是你们男人搞出的荒谬事。”

她沉默半响，差一点忘了她的话头，接着，她又补充道：“我太清楚我所说的这一切了。”

等平静下来一些，她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你要是见过她的美就好了！她不是一般平常的美。瞧，我来告诉告诉你，就是她的那双胳膊……”

接着，她用卡梅内斯在《圣旗报》上的那种用词，向眼前这个她昔日的情人、如今的知已详细地描叙安娜雕塑般完美的胴体，不管是对其身体上的丰满隆起之处，还是那些被遮盖着的迷人地方都加以细致描绘。比西塔的用词极为恰当，当没有适当的词汇或她不知道这些词时，她会用阿尔瓦罗从前在与她亲热时所发明出的那些别具一格的小词①。这些充满柔情的单词像烙铁一般铭

① 小词指在词根上加后缀而形成的词，这类词有亲昵，爱称等意。

刻在比西塔的记忆中；只有在同阿尔瓦罗说话时她才会用到它们。即使如此，她也用得很少。因为这些话语损伤着她这个银行小职员的老婆的自尊，并会留下苦涩的余味。“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不曾有过：丈夫、孩子、购物、仆人、房东——见鬼！”

比西塔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述说热情之中，同时没有意识地用手指点着自己的身上与庭长夫人相应的部位，丝毫不带有勾引或卖弄风情之意。当她描叙完毕时，她用手指指肩后道：

“‘那位’还自以为美得不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参照物她用得既明智又适时，比西塔辛肯定唐阿尔瓦罗清楚“那位”的躯体如何；事实上，也真的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轮到绅士俱乐部的主席很艰难地咽着口水了。他的脸红得像虞美人，他那几乎总是冰冷的眼睛也迸发出像比西塔眼中冒出的那种火花了。

“不过，你不能不费点劲儿。”

“不一定吧，”梅西亚说，都有些失去自控力了。

“不错，她已经上钩了。”

“你这样认为吗？”

“我肯定。但是你不能仅仅因此而过于自信，我亲爱的。你也许到头来得到的仅仅是点腥味儿，鱼还在水里。”

“如果我看准了钓鱼的时机……”

“你为此想了很久了吧。”

“谁说的？”

“它们。”她用手指指自己的两只眼睛。

“那么你认为她怎么想呢？”

“我们是不是太好奇了！你不是说不爱她吗！”

“爱她？不可能的。不过我想知道她处于什么状态下，我才能据此作出我的打算。”

“她可不是个服服贴贴的人，这点可以肯定。而且我还肯定她

会故作镇静，她常常犯病，神经错乱，可当她结婚时病就不犯了，这你也是知道的；后来呢，病又回来了，并且变本加利地更颇繁地发作。她的情绪不稳定，对他人前所未有地挑剔，一切事物都让她生厌。她把自己关在她的房间里长达数小时，说是小憩片刻。

“得了，得了！这说明不了什么。”

“这很说明问题。”

“没有什么对我有利的。”

“你怎么这样讲？瞧，只要有人对她提到你，她要么脸色苍白，要么脸红得像只西红柿，并且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因此只要她有机会开口，她就转换话题。在戏院里，每逢你调过头去，她就紧盯着看你，然后，当观众都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演出上去时，她认为没人注意她了，她就把望远镜对准你。但我在注意着她呢——当然，只是出于好奇，当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我有什么？她的生活是她自己的事。”

“你不是她的亲密朋友吗？”

“她的朋友，是的。若说亲密，她只和她自己的脑袋瓜里所想的事情亲密。这是她的一个小小弱点——多愁善感，并且总把什么事情都装在自己心里。从她嘴里我是不可能知道她在想什么的。”

一阵沉默。

“除非她在去见讲经师时会泄漏出点什么……我想你知道她现在选他做自己的忏悔神父吧。”

“人们都这样说。我想是大祭司的安排，因为他自己听厌了忏悔。”

“不，是她自己的选择。她的脑袋瓜儿里又开始出现那些信神信鬼的念头了。”

比西塔把一切不同于她的信仰都称为“信神信鬼”，其实，她哪里有什么信仰可言呢。

“据我的发现，还在洛雷托做小女孩时，安娜就有这样一阵阵

的心血来潮，好像疯子一般——想入非非——总之是不正常。现在她又开始了，只是这次原因不同。”她用手指指心口，“她在恋爱，阿尔瓦里科①，你要深信这一点。”

唐阿尔瓦罗此刻的心中充满了柔情和极大的感激。这些话语给了他多大的信心！

他不想再听什么了。他意识到比西塔也没有什么有用的话可说了。

从她的脸上，他看出有些肌肉在不由自主地显露出苦涩的表情，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些肌肉则在努力地想消除这种表情。她的声音微颤，可怜的女人，至少梅西亚为之感到怜悯。

“到此为止吧，”梅西亚凑得更近一些说道，“咱们不要谈论别的什么人了，让我们说说自己吧。你今天显得格外漂亮哩。”

“都这会儿了，还来给我玩这套浪费你时间的把戏。”她说话时舌头好像是铁做的一样。

“大傻瓜！别那样多猜多疑的。”

“这会儿还说这些有什么用？”嘴唇和舌头都好像变成了钢板。

“这会儿了？这会儿，你说，你是不是个没良心的女人？”

唐阿尔瓦罗把脸靠近些馋嘴女人的脸。街上此刻一个人也没有，这是城里最为人迹罕至的街道之一，不是吗？连街上的石头缝里都长出草来。这就是唐萨图尔尼诺所谓的“庄严”而“贵族似”的寂静了。

唐阿尔瓦罗肯定他们身后的奥布杜娜和帕科没在看他俩，于是他再靠近比西塔一些。

一记清脆的耳光后，跟着是银行小职员老婆的大笑声。她退开一步，躲开往前凑的唐阿尔瓦罗。

“疯婆子！”梅西亚忍着痛骂道，一边用手去擦擦脸，只觉得脸

① 阿尔瓦罗的又一昵称。

上湿湿的，粘粘的。

“你再试试看！给我这样的老手玩这套鬼把戏！正像侯爵夫人说的，我什么不清楚。”

此刻这女人镇定自若，面带微笑地把一粒糖果放进嘴里。

这是她的招术，由于多疑，她禁止自己去接受爱情那东西带来的虚假甜蜜；取而代之，她采用糖果，由此她还可以“丰富营养。”

梅西亚想到那个晚上，这个女人曾带着那样的心甘情愿和情爱，从阳台上跳下来，他不由得有些难过和内疚。

在教堂旁边那条街的拐角处，出现了一位夫人，阳台上的人立即认出了她是谁。她就是庭长夫人，她一身黑服，带着头巾。侍女佩特拉陪伴在她身边。两个人很快便走到阳台下来。显然，安娜在出神地想着什么，连头都未抬一下。

“安尼塔，安尼塔，”比西塔叫道。

直到此时——当安娜抬头朝上微笑并挥了挥手时——梅西亚才得以看见她的脸。他还从未见过她像今天这么美。虽然她依然苍白，可双颊已有些颜色了，看上去好像也跟比西塔和奥布杜娜一样，刚在火炉旁站过。她的眼睛里含着光，闪烁着快乐的神采，这种神采给她的整个脸庞都增添了光彩，这是一张对自己信念感到满意而微笑的脸。

此时，梅西亚意识到在看他时，无动于衷，平静自如，就跟她看比西塔的表情一样。她向他打招呼的方式似乎还比其它几次都更坦率，然而，他却有一种受挫感，她那无动于衷的表情让他感到恼火。仿佛她在对他说：“你不过是一只叫起来比咬人更厉害的小狗，我才不怕你呢。”到底怎样，很快就会见分晓了。但是她的这种平和首先就是一种蔑视。教堂里都发生了些什么？唐费尔米恩是何等人物，才一次谈话就使这女人发生了变化？

这一切都是梅西亚在转瞬之间所想到的。他烦躁不安迫不急待地想消除这些疑团和忧虑，然而脸上却声色不露。他以一贯的，

也是他的崇拜者和死对头“炮筒分”妒嫉不已的绅士派头向安娜问候。

“你去做忏悔了？”比西塔问。

“是的。”

“是跟讲经师吗，当然了？”

“是的。”

“怎么样？他很出色，你不认为吗？我是怎么告诉你来着？你不要上来吗？”

“不，不了，现在不行。”

奥布杜娜听见安娜的声音便跑上阳台，也顾不得稍稍整理一下自己凌乱的衣服和长发。

“上来吧，安娜，别傻了！”寡妇一边喊着，一边贪婪地打量着庭长夫人。

在奥布杜娜看来，其他女人都不过是挂衣服的模型罢了。女人就是为了穿衣服，男人才为了其它。

安娜再次请他们原谅，她还有别的事。她优雅地笑着同他们告别，继续前行。也曾有一刻，她的眼睛与梅西亚的双目碰在一起，可它们并没有躲闪，像其它有几次那样显出尴尬之色。她只是茫然地看着他，一点都没企图要回避他那双充满了淫欲和因有损了他自尊而恼怒的眼睛。

阳台上所有的人都沉默着目送庭长夫人消失去寂静无人的街道上。所有的眼睛都看着她消失在拐角处。奥杜杜娜故意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道：

“她可真朴素呀。”

尔后，她转身去往侯爵夫人的客厅。

“你简直要吃了她似的，我的天！”比西塔对着阿尔瓦罗的耳朵叫嚷，声音里多少带着些嘲弄。接着她又极其严肃地补充道：

“不过，小心那讲经师，他知道的可不仅仅止于经书！”

第 九 章

奥索雷斯家的宅第座落在新广场一处终年不见阳光的角落，外表用大石块建成，装饰华丽考究，但却不免粗俗，正如绅士俱乐部的外观那样，由于潮气从墙脚一直爬上屋顶，所以已经黯然失色，变得黑黝黝的了。

当安娜来到门廊跟前时，仿佛觉得冷似的打了个寒噤。她朝那条通向宅旁广场的街道望去，一片灿烂光辉的美景展现在她的面前。神鹰座大街修筑在一座陡峭的小山上，从那里可以看见远山和山坡上绿油油的草场。燕子穿过广场和屋顶上空飞来飞去，不停地叫着，仿佛在冬季旅行之前向这地方辞行。

“别拉门铃，佩特拉，咱们去散散步”。

“就咱们俩吗？“

“是呀，就咱们俩。越过田野，穿过牧场。”

“可是太太，牧场会很湿的。”

“离开大路，顺小径走，哪儿不会有什么人。你是这地方的人，熟悉地形，难道想不出我们能到哪儿去而不致碰到什么人吗？”

“不过那地方会很潮湿的。”

“才不呢，太阳这会儿早把东西晒干透了。再说我穿的这双鞋厚实。咱们走吧，佩特拉！”

安娜请求佩特拉，那口气犹如一个任性的孩子，她的脸上有一种寻求天国恩赐的神秘主义者的神情。

佩特拉看着女主人，不免感到有些惊异。她从未见到她像这般模样。她一向冷漠平静，就像戴着一副狐疑猜忌的假面具，现在出了什么事儿？

安娜的女仆25岁出头。一头桔黄色的头发，皮肤白皙，身段完美，是个引起淫欲多于爱情的美人。由于她刻意避免令人讨厌的地区口音，所以说起话来就装腔拿调，叫人难以忍受。她在好些有地位的人家干过活，几乎什么事都很精通，可是在金塔纳尔家却觉得怪腻味的，因为在这宅子里，不管是她或是其他任何人，都没啥惊心动魄的奇遇。主人、主妇和仆人们会都像灰泥团似的。唐维克托是位老人，他的弱点也许是容易动情，不过跟她倒从未十分放肆，只不过偶而粘乎乎地盯着她瞧，转弯抹角地说几句不致损害自己名声的恭维话。女主人是个少言寡语、爱好沉思的人，她要么是没什么心事可以隐瞒，要么是城府很深。不过佩特拉深信女主人也烦腻得要死。这位女仆总是充分利用法官夫人对她不多的信任的机会。她的举止小心谨慎，装做十分谦卑，因为她认为谦卑是一切美德中最难能可贵的。

一想到在忏悔之后他们俩在一个潮湿的下午竟要穿过田野去作一次散步，她便不免浮想联翩。其实她是很喜欢散步的，但却仍旧表示反对，为的是想试探一下女主人任性到什么程度。归根结蒂，其他女人就是这么开始的……

他们顺神鹰座大街走下去。到了尽头去马德里的公路便与大街以直角形相交会。

“不走那条路，”佩特拉的女主人说，“顺这儿走，咱们到马里佩帕泉去。”

“好吧，这时候那里不会有人，地面也快干了，太阳还高呢。你瞧，太太，泉就在那边。”

佩特拉指着她们下边肥沃溪谷中的一圈白杨，此刻，它在夕阳余辉的斜照下，宛如金雕银铸的一般。通方泉水的小径很窄，但坚实平坦，两侧是长着又高又密野草的草场和菜地。城里流出的水浇灌着这些草场和菜地，所以比其他地方更肥沃。这些暗绿色的草场具有一种近乎黑色的深蓝色彩虹的光辉，就像一块

厚实的天鹅绒，在夕阳下，反射出耀眼眩目的光芒。那个下午草场就这么闪闪发光。安娜双眼半闭，沐浴在落日余辉之中，地面升起的清新气息使她感到十分舒适。

小径两侧是成行的欧洲黑莓和忍冬树篱。其间有的地方耸立着榆树，粗壮结实，树冠硕大，形状似体操棍棒；秃顶上长出少许新枝，微风中摇曳着嫩枝上单生的叶片，沙沙作响，有如响板。

“夫人，你瞧，多奇怪啊！除了顶尖上之外，那些树枝上叶子全都掉光了。”

这样观察了一番以后，佩特拉便停住脚步，采摘树篱上的花朵，每当黑莓刺伤了手指或钩住了裙子，就高声叫唤或哈哈大笑单独和女主人去野外中那些臭名远扬的小径上行走，她的言行便逐渐狎昵起来，那小路曾经目击过她的许多不宜为外人知道的事儿。

佩特拉发现女主人的虔诚很难令人相信。

“忏悔竟然花了一个多小时？一旦得到赦免，站起身来时容光焕发。现在又到野外散步，嘻嘻哈哈的，还让我那么无拘无束。真叫人起疑惑，咱们等着瞧吧。”

安娜的女仆爱作极端的猜测，而且往往想入非非。她已经可以遥见叮当作响的金币赏赐给她了。她预感到有某种事正在露头，可是那事却向宗教方面倾斜，把事情搞复杂了，这一点，就连曾经看到过只有她自己，还有上帝和那些幽僻小径才知道的那类事情的佩特拉也觉得是件新鲜事儿。

她们到达了马里佩帕泉。粗壮的栗子树浓荫遮蔽着泉水；树皮上刀痕累累，刻下了许多姓名和姓氏字首。从这处可以看到的那一圈白杨像城堡一样把这地点隔绝得更加隐蔽，在落日时分使它更加阴凉。东边一座小丘也屏蔽着大自然在泉水周围创造的这一宁静的避难所。泉水尽管地势低洼，但从那里却可以一览胜景，西边的地势起伏不平，有如波涛汹涌的绿色海洋，顺沟槽凝视远

方，科尔芬山云遮雾绕，山颠隐入云层，山坡陡降，直插丘陵后面不可见的山谷中。阳光斜射，仿佛飘浮有闪闪发光的尘埃，隐约可见那后面的紫色巍峨的科尔芬山，

安娜坐在一株阴蔽泉水的栗树根上，那根露出地面，很是粗壮。她凝视着仿佛被焰火照亮的山坡，半睡半醒地听着身旁泉水和小溪流向草场的汩汩声。麻雀和燕雀在栗树枝上跳来跳去，一刻也不安宁，它们忙忙碌碌，调皮捣蛋，多嘴饶舌，从未正经地唱好一支歌，枯叶不时从枝头飘落池中，随着旋涡慢慢漂流，越来越接近渠槽，一旦穿过那里。泉水便急速滑走，它们便淹没在小河中，那里光亮的水面便泛起卷曲的银波。一只鹡鸰（贝图斯塔人管这种鸟叫“洗衣妇”），在地面啄食，在安娜的脚边蹦来蹦去，自信翅膀灵活，毫不怕人。它一会儿转到这里，一会儿转到那里，用尾巴扫起灰尘，跳到泉边去饮水，然后一蹦，跳到树篱上，躲藏在最下层的暗莓丛中，可是好奇心重，不一会儿又钻了出来，总是那么兴高采烈、精神十足的。它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仿佛在考虑，忽然毫无任何明确的动机，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惊吓了它，一下子飞走了。开头飞得笔直，飞得很快，随后就不慌不忙，一上一下有如波浪般消失在夕阳余辉映成紫红色的天空中。安娜注视着鹡鸰，一直到它消失不见。“这些小小的造物，”她心想，“也有感情、欲望、甚至还有思想呢。那只鸟儿一定是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它厌倦了这荫凉，于是便飞去寻找光明、温暖和海阔天空的地方。多么幸运的家伙呀！厌倦了——这是多么自然的事！”她本人，虽说是庭长夫人，可是对于寄人篱下的生活早已厌倦透了。讲经师向她许诺的会不会是某种新鲜的、值得她去热爱的事物呢？应她告诉他，青春期时她曾体验过一阵阵神秘的冲动，而后来她在贝图斯塔的姑姑们和朋友们却让她鄙视那种空虚的虔诚，听了这话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她记得很清楚，他那甜美的嗓音从像筛子一样方格栅中传出来，至今仍在她耳际回

荡。虽然她无法逐字背下来，但是他说的话很雄辩，大意是这样的："我的孩子，既不能说在你认识主以前，你那寻找主的渴望是纯洁无瑕的虔敬，也不能说用以粗暴对待你的渴望的那种鄙弃态度是完全没有远见的。"她肯定他说过"不是完全没有"。她现在意识到，讲经师在忏悔室里的话和他在讲经台上滔滔下绝的口才是不同的。在忏悔室里他表达他的想法用的是些亲切的词句，十分生动，是辞藻堆砌的书本中从来找不到的。他还打了个比方："我的孩子，如果你在河里洗澡，你会像我们常常做的那样拍水嬉戏，当你在这时发现沙中有块值不上一个比塞塔的自然金块时，你会不会认为这一发现让你发财致富了，会不会认为自己已经是位百万富翁了？你会不会认为这条河会倾其所有把铸有我们国王头像的比塞塔金币奉献给你？那当然是十分荒谬的。但难道你会因此就鄙夷地扔掉那一自然金块，继续在水中嬉戏，划动双臂，用双腿击打河水，想都不想在沙中发现的那一小块黄金呢？"这个比方真是妙极了。安娜想象自己穿着无袖泳装，在榛子和核桃树掩映下的河中游泳，讲经师身穿白色法衣跪在岸上，十指交叉紧握双手，哀求她别把那一小块黄金扔掉。这就是雄辩口才的秘密——说出来的话简直可以看得见。温柔的新词语流带着天国的乐趣，使她的心中充满热情，在十字形板条的深洞面前敞开了心扉，吐露出她以前从未说过的话语。讲经师坐在格栅后面，一言不发在等她说完了，忏悔室里的声音颤抖了。"我的孩子，你那伤心的往事，你的幻想，你的恐惧很值得我好好思考。你的心灵高尚，只是由于我不能在这个地方颁扬一位忏悔者，所以我才不指出在你身上哪里发现得了黄金，哪里是浮渣……我才没指出你身上的黄金比现出来的要多。尽管如此，你仍是有病的。每个到这地方来的灵魂都是有病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说忏悔的坏话，因为且不说忏悔是一种神圣的制度，光从它对人类用途来看难道你不明白，这一灵魂的医院对于那些精神生病的人也是十分

必要的吗?”讲经师还谈到新教报纸中阐明良知问题的忠告栏。“信仰新教的女士们，由于没有精神之父，所以有了问题就求助于报纸。难道这不是挺可笑的吗!”在他的话语中可以听到笑声。

他接着又说:“她不应当只是为了祈求赦免自己的罪过才到忏悔室来。灵魂和肉体一样，有自己的治疗和卫生保健，而忏悔师就是保健医生；但正如病人讳疾忌医或不服药，健康人不遵循医生规定的饮食以保证健康，结果只会自欺害己那样，犯了罪的人如果隐瞒罪行不去如实忏悔，或是漫不经心，匆匆检查一遍，或是不遵循精神上的摄生之道，其结果也是自欺害己。光是谈一次话不足以治愈一个灵魂；带着忽略的旧疾前来忏悔并不表明真想得到医治。由此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除了遵守所有的宗教戒律之外，定期忏悔是事关紧要的。这并不是例行公事，忏悔与例行公事无关。当一个人必须接受治疗时，首先得选一位关心人的忏悔师，但一旦选中了他，就必须把他看作是精神上的父亲，而且暂且撇开宗教方面不说，要把他看作是精神上的兄长，一位能解除心中烦愁、对他倾吐个人心愿、获得希望和消除疑虑的人。即使宗教并未如此规定，可是常情却要求如此。从最高的教理到仪式上最不重要的细节，宗教都是合乎理性的。”

信仰与理性之间的这种和谐一致使庭长夫人大感欣慰。她都27岁了，怎么竟从未听到过这样的高论呢？她不敢向讲经师提出这一问题，不过以后会有时间的。

一只麻雀嘴里衔着一颗麦粒，站在庭长夫人面前，大胆无礼地望着她。她不由得想起大祭司，那人的神情就像鸟儿。

“里帕米兰人倒是挺和善的，可是他听人忏悔的方式算怎么回事呀！这种例行公事从未教给她什么。除了她的婚姻，她从向他忏悔中什么也没得到。那位可怜的人会说，她的罪过他记得一清二楚，而且老是说：行啦，行啦，说下去吧：还有什么没有？说下去吧。赞扬三声圣父一声圣母，然后就施舍吧。于是就打断了

她。多么古怪的人哪！唐卡耶塔诺什么时候谈到过她所具有的这种或那种性情呢？可是讲经师却立即就谈到了这一点，他说过，她的性情很特别，说是早就应该对此加以关注了。这一切对她来说全是很新鲜的事。”

此外，她发现唐费尔米恩跟她谈话时仿佛她是个有文化教养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这使她觉得不胜荣幸。他把她当作博览群书的人，谈起话来常常引证各家名作，而且毫不犹豫地使用一些技术术语，并且不作任何解释。

“多么崇高啊！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圣洁？那一直是最优秀的要素。美德就是灵魂之美，灵魂之清洁，对于高尚纯洁的灵魂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到的事。对于厌恶水和洗干净衣服的懒汉来说，清洁是无法办到的事，是一种酷刑。然而对于一位可敬的人来说(他就是这么说的)，这是生活中最迫切的需要。只有对于那些沉溺于罪恶中的人，宗教提供的美德之道路才是险峻陡峭的；然而在我们心中新人总是准备听从召唤，只要你说一声他就应召而至。美德开始起步并不需要费很大气力，尽管开头它有点不顺手，可是由于已经有了动力，再加上善良的惯性，第二天就更省力，效率也更高。这就是力学(德帕斯先生就是这么说的)。可以把美德解释为灵魂的稳定平衡。除此之外，它还是件乐事，是阳光明媚的晴天，是阵阵清新芬芳的微风。德行高尚的灵魂就像一个鸟笼，圣灵的赠予在其中唱出欢乐的歌曲，在人生痛苦的时刻振奋一个人的心灵。安娜怨诉的那种忧郁是她对于她肯定会获得的美德的思念，她精神上渴望美德就如同心灵寻求归宿。美德是个技巧和能力的问题，光靠斋戒和禁欲是达不到的。这是条十分圣洁的道路，但并非仅此一途。在我们城市喧闹忙碌的生活中也仍然有可能追求尽善尽美的。”(那时，庭长夫人便把一向显得那么狭小、单调、沉闷的贝图斯塔想象为一座巴比伦般的城市。)

“她读过圣奥古斯丁的著作，难道会记不得那位圣洁的主教喜爱

宗教音乐，并不是为了要得到感官上的享受，而是因为那种音乐振奋他的灵魂吗？同样，所有的艺术，对大自然的沉思，阅读历史和哲学著作——只要它们是纯洁的——都可以使她的灵魂得到净化，使它与圣洁合谐，与美德一致。是啊，为什么不呢？当一个人到达更高的境界，对自己有了把握时，当一个人是怀着慎审的心情惧怕诱惑时，许多在从前充满险情的娱乐便发现原来是很有教益的了。比方说，阅读禁书，对弱者是毒药，对强者则是清泻之剂。获得某种程度力量的人会发现，由于邪恶能提供对照比较，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邪恶的存在反而能提高他。”讲经师并未说他是否是那般的强者；不过她估计他是。总而言之，美德与虔诚跟她姑母们教导她的是很不相同的，跟她私下称之为陈腐的信仰所教给她的例行公事是很不相同的。是啊，真正的信仰显然更像她青春期的幻想，更像她在洛莱托山上所见到的幻景，而不是像沉闷愚蠢的教条所教导的那种仅有严肃才是真正的虔诚。讲经师还答应以后给她讲更多的课！她将要学到多少新事物，感受到多少新事物啊！有这么一位可以与之毫无顾忌地谈论那些最有趣、最高尚的话题的精神上的兄长，真是三生有幸啊！

关于个人问题——即安娜的罪过——却几乎未曾提起。眼看这话题快要冒出来时，讲经师马上便转而谈一些大道理。“他没有足够的资料，他首先只需要亲自对她有所了解才行。”

安娜想到这一点，良心上有些疑虑不安。他赦免了她的罪，可是她还没说出她有点爱上了唐阿尔瓦罗的事呢。“是的，她有点爱慕。现在她相信她已经克服了罪恶的冲动，所以愿意正视它，她确实感到有些爱慕。用不着掩饰自己的缺点。”她含糊其辞地说到自己邪恶的思想，但要使那些诱惑人格化，说出那些诱惑涉及到一位具有吸引力的男人，要详细说明她所面临的危险，她却认为那么做不恰当，对自己也欠公平，甚至是很粗暴庸俗的。但她是否不应该那么做呢？也许应该。可是那么做不就会毫无道理地

使唐维克托贻人笑柄了吗？既然她对他在肉体上和思想上都是忠实的，而且永远会忠实于他，又何必那么做呢？但她在忏悔时仍然应该着重明确这一点。她是否完全被赦免了呢？明天她能不能胸怀胆荡地去领圣餐呢？不，显然办不到。她不会去领圣餐的。早上她要躺在床上，装头疼，下午去完成忏悔仪式，再过一天才去领圣餐。这是最好的办法。一经决定第二天早上不领圣餐心里便感一种少女般的快乐。就像学校放假一样。她可以在晚上以新方式泛泛地思考一下宗教信仰和德行问题，先不必为以恰当的方式接受圣体的事去操心。这是推迟和休憩的时候。看起来纵情欢乐再也不算什么过错，因为那些欢乐纯粹是由道德力量引发的；也许就是美德光辉灿烂之日行将破晓的时分。

“讲经师沐浴在美德快乐的光辉中，他的灵魂充满百鸟向他鸣啭的歌声，宛如他们心中天使正在合唱，这该是多么幸福啊！那就是他为什么总是笑口常开，而当他在那些灵魂懒惰、心胸狭隘的贝图斯塔人当中在堤岸散步场漫步时，神情又总是那么泰然自若的原因。而且他的气色多好啊！

“贝图斯塔，贝图斯塔竟然有这么难得的人材！为什么不让他充当主教呢？谁说得清呢？为什么她本人尽管配得上更好的舞台，却只不过是一位一度担任贝图斯塔法庭庭长的妻子呢？布景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丰富文采和引人入胜。那只小鸟没有灵魂，靠羽翼飞翔；我有灵魂，我要用不可见的心灵之翼飞过德行纯洁光辉的氛围。”

她打了个冷噤，重新回到现实中。整个地方都在阴影中。在白杨树的帷幕后面，在浓重的乌云里，太阳正在隐去最后的几线光辉，宛如紫色的破布残片。天色突然阴暗。顿时冷气袭人。草场附近的池塘里青蛙齐鸣，声音刺耳，仿佛在向落日告别；它们的咯咯声就像信仰邪教的野蛮人为从东方渐次临近的黑暗所唱的颂歌。庭长夫人想起了圣周在教堂里的情景：当神秘的三角架上

最后一根蜡烛熄灭时，孩子们摇动呱呱板，青年热情的闸门便以令人毛发倒竖的喧闹声一下子冲了出来。

“佩特拉！佩特拉！”她喊道。

女仆到哪儿去了？那儿只有她一个人。

一根粗大的树根突出地面像只巨爪，一头癞蛤蟆蹲在上面距她的衣服只有几吋远，直勾勾地盯着庭长夫人。她吓得大叫起来。她觉得那癞蛤蟆一直在偷听她的心事，而且正在嘲笑她的那些幻想。

“佩特拉！佩特拉！”

女仆没有应声。癞蛤蟆傲慢的凝视使安娜感到极端恶心和说不清的恐惧。

佩特拉终于露面了。她满脸通红，大汗涔涔，气喘吁吁。小缕小缕的金发耷拉在眼皮上。她看见女主人那么专注于沉思默想，便趁此机会溜到她表哥安托尼奥的磨房去了，它距泉水不过一箭之遥。

安娜盯着女仆的眼睛，后者对于那探究的目光却满不在乎。佩特拉的表哥安托尼奥是个磨房工人，正爱着她，女主人是知道这一点的。佩特拉打算等他稍微富裕些，她年纪稍大点时就和他结婚。她不时去看他，为的是使她在晚年时赖以暖和身子的火焰始终燃烧不熄。佩特拉把磨房看作是她积攒爱情存款的银行。不知为什么，安娜觉得有些生气。“佩特拉跟磨房工人间能有啥样的爱情呢？不过那干她什么事？”安娜盯着佩特拉瞧，仔细观察她那凌乱的衣服，注意到她满脸是汗，双颊泛红，疲惫不堪，安娜力图掩饰自己的好奇心，却还是把它显露了出来。“这婆娘在磨房干些什么？”尽管安娜很不情愿，可是，这种几乎令人十分痛苦的琐碎想法却极其愚蠢地迷住了她，吸引住她的全部注意力。

“快点，咱们走吧，天晚了。”

“是呀，太太，天是晚了，等我们到家时恐怕路灯都亮了。”

“不至于吧？”

“你就等着瞧吧。”

“你要是不去你表哥的铁匠铺里呆那么长的时间……”

“铁匠铺？是磨房呀，夫人”。

佩特拉认为安娜的口误是一种恶意的狡诈。

当她们走近市区头几座房子时，天已经黑了。她们进城要走的那条街大家都管它叫林荫路，矮小的洋槐树装饰路旁，树枝上积满灰尘，隔不远就有煤气街灯泛出黄色的光亮。

“你为什么带我走这条路？”

“那有什么关系？”

佩特拉耸了耸肩。她们没有顺神鹰座大街往上走，而是绕了个弯，走一条两旁都是三层楼房的新街进城，这些楼房式样相同，都带有装上玻璃窗的门廊，色彩华丽，却不协调。人行道宽3米，对于贝图斯塔来说是够气派的了，道旁有一排漆成绿色铁柱的街灯，另外还摆放着一排种在同样漆成绿色的木桶中的树木。这就是1836年凯旋大街为什么被称为林荫路的缘故。当夜色降临，工作日结束后，人行道就成了散步的场地，每走3步都难免要被迫停一停。女裁缝，背心厂女工，烫衣服女工，绱鞋女工、制雪茄女工，生产火柴的女工及其他女工就会在洋槐树下与机械工人，制鞋工人，裁缝，工匠，砖瓦匠，水泥匠以及许多其他行业的工人约会，在那里漫步个把小时，慢拖拖的脚步碰在铺路石上发出一片喧闹的咔嗒声。

这种黄昏时的散步开始时只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女工们模仿小姐们的举止和说话的语调，年轻工人们则装成绅士模样，和姑娘们彼此挽着胳膊，迈着高傲的步态大模大样地走着。不过慢慢地玩笑也就变成了习惯，如今城市白天尽管凄凉空荡，可是一到晚上就生气勃勃，有一种兴高彩烈的快乐气氛，好像所有的老百姓（贝加拉纳小圈子里的人就是这样称呼那些工人们的）全都传染上

神经激动的毛病了。在这里，车间中被约束的力量汹涌澎湃冲向开阔的空间：摆脱了单调的例行任务以后，肌肉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随意活动。尽管这些男男女女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都感到心满意足，因为他们工作过，做了有益的事。姑娘们想笑就笑，大家挤在一起，你掐我一下，我捏你一把，互相推来搡去。当一群群男人走过时，嘈杂的欢乐情绪便更加高涨：拍打脊背，发出一阵阵调皮的哈哈大笑，假装气得尖声高叫，故意做出谦虚的姿态——这一切都不是出自虚伪，而只是以一种喜剧小品的方式所做的即兴表演。姑娘的拘谨是假装的，可是任何男人要是做得太过份了，就难免要落得个脸蛋生疼了。每个贞洁的少女都知道怎样用狠打耳光来捍卫自己的贞操。人群的活动是有某种规矩的，人行道的一段地区是供来人用的，另一段是给走的人用的。有些年轻的绅士与一群工人们混在一起。姑娘们通常对大学生或店员讨好的恭维话表示赞许，但要是一位纨绔子弟举止上太过份，她们就会装得更为忿怒，于是伴随她们的端庄受到侮辱而发出的抗议便是尖刻的讽刺。回到家里没有把握一定会有饭吃的年轻妇女们就会羞辱那位纨绔子弟，说他不过是个可怜的饥饿的魔鬼，虽然他曾称赞她们都是大美人。她们至多会承认他是个吃鸟食的。老手们并不会被这些传统的辱骂弄得仓皇失措，因为这在林荫路上算是高雅的标志，所以他们锲而不舍，向前挺进，终归会有收获的。贞洁和堕落磨肩接踵，并没什么不安疑虑，二者穿着都同样不整洁。尽管这些靠劳作流汗生活的女儿中有些人认真地擦洗了一番，可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她们身上还是散发出一股酸臭味，经常路过那里的人久而不闻其臭，但那却是一股懒散和无可奈何的贫穷的刺鼻气息。许多漂亮的妇女都发出那种衣衫褴褛的气味，有些人健壮而苗条，另一些则细嫩纤柔，然而她们全都衣衫褴褛，多数人从不洗澡，有几个人则蓬头垢面。喧闹声简直震耳欲聋；他们全都扯着嗓子说话，全都高声大笑，有些人吹口

哨，有些人唱歌。面容像天使般的14岁少女听到咒骂和猥亵的话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现在甚至还像疯子般发出狂笑。那里全是年轻人；岁数大些工人可没那份快活劲儿，没哪个男人是年及而立之年的，因为靠劳作为生的人很快就会变得沉默寡言，失去他那豪放不羁、毫无来由的快乐精神。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浪荡老手并不很多。

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安娜便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在人群里了，根本没法从人行道上脱身，因为马路泥泞不堪，车水马龙，现在邮车该到了，而这条路正是通往车站的。

人群让开一条路让庭长夫人通过。胆大包天的小伙子无礼地把脸凑近她，可是她那圣母般慈祥美丽的面容在他们心中唤起的也只有仰慕和尊敬。

在安娜走过时，缝纫女工停止了窃窃私语和嬉笑。

“她是庭长夫人！”

“好漂亮呀！”

男人女人都同声赞叹。这是自发无私的赞美。

“好哇，我的美人！可以当你的妈啦！”一位带北部口音的安达卢西亚小伙子大着胆子高声喊道。

他的热情招致的是朋友在他头上凿下一记爆栗，他的朋友更懂得尊重人。

“你这无知的畜生，你不知道她是庭长夫人吗？”

她的美貌是众所周知的。

年轻人对佩特拉说她是位天使，这使她高兴得飘飘然。安娜微微一笑，加快了脚步。

“这是个好地方，不过不能再来了。”

“那有什么关系？你看得出，谁也不会把你吃了。许多小姐都可以从这些衣衫破烂的人那里学到些生活方式。”

庭长夫人以前在黄昏前曾经有一两次走过这条路，只有现在

她才认为自己能够在这些衣着肮脏的人群中——甚至在下贱人的酸臭气中，在下等人发出的喧闹声中——看到并感受公开流露出来的爱的乐趣。看起来，爱是普天之下不可缺少的。在这里的嘈杂喧闹中，也有人在耳边说私房话，从炉火中烧的恋人脸上可以看到愁眉苦脸的倦容，也可以见到像闪电般激情的目光。在这些谈话中，在这些意外的交往中，无礼的推搡中，恬不知耻的夸口中，尽管玩世不恭表现得十分直露，可其中也有优雅的花朵，纯洁的幻想，真正的谦逊，不顾贫穷的瘴疫之气，爱情的梦想在这里也仍然也生存着。

有一瞬间安娜也感受到了这些衣衫破烂的人们肉体上的欢乐。她想到了自己，一生都在作出牺牲，完全禁绝了欢乐，个人的不幸激起了自我意识，于是她便感到深深的自怜。“我比这些姑娘还穷。我的女仆有她的磨房工人对她说悄悄话，让她听得容光焕发，我在这里听到欢乐的哄笑让人心情激荡，而这却是我从未体验过的。”

她们不得不在人群中停下来。人行道上正在进行一场戏剧性的冲突。肤色黝黑，黑发卷曲、身穿蓝色工装的高个子年轻人正在高声大叫。

“我要杀死她！我要杀死她！放开我，我要去杀死她！”

他的伙伴们使劲拽着他，尽力想把他拉走。那个年轻人的眼睛里射出怒火。

“出什么事了？”佩特拉问道。

“没啥事，”一个男人回答说，“不过是为了吃醋。”

“是呀，”一个姑娘大声说，“不过她要是不当心，他会掐死她的。”

“她活该，她是个小婊子。”

那位年轻人被迫离开了散步场，他的朋友们把他拽走了。走过庭长夫人跟前时，他面对面地看着她，目光散乱，一心只想着

复仇；她却觉得那目光非常凶暴地接触到自己，不过为了吃醋。这么说来那就是忌妒的目光了！无疑那目光有一种恶魔般的美，不过它多么强烈，多么富于人性啊！

夫人和女仆终于离开了林荫路，跨进了商业大街。沿街的店铺中射出一束束光线，照亮了湿漉漉泥泞的街沟石块。在贝图斯塔一家新开张的最豪华的糕点铺前，一群 8 到12岁之间的小淘气正在议论那些糖果的质量和名称，他们无福享受那些美味，于是只能猜想它们的诱人之处。

最小的孩子闭上双眼舔着橱窗玻璃，现出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

“那东西叫小鞋子，”一个孩子武断地说。

“去你的！那是瑞士蛋卷。我说的准没错。”

这景象使庭长夫人也为之感动。每当她看见穷孩子们在店铺窗前一心想要得到糕饼式玩具时，她就总是觉得喉头发紧，眼泪忍不住要夺眶而去。糕饼和玩具不是他们享受得起的，这是社会不公所造成的残酷现象中最可怕的事。也不知道为什么，安娜把这些破衣烂衫的孩子们看作是不幸中的伙伴，看作是小兄弟，他们在那儿争论糕点的名称，可是他们却永远也吃不到它们。她想回家去。见到什么都容易感动是让她惊恐的一种事。“她害怕发作，她现在正感到神经很紧张。”

“快点走，快点走，佩特拉，”她恳求道，声音十分微弱。

“请等一下，夫人。那边有人在向咱们打手势，是的，是在向咱们打手势。啊，对啦，是他们。”

“是谁？”

“帕科和唐阿尔瓦罗。”

佩特拉发现女主人颤抖了一下，脸色变得苍白了。

“他们在哪儿？我们能不能赶快溜走？趁他们还得……”

已经迟了，阿尔瓦罗和帕科已经站在她们跟前了。年轻的侯

爵深深地鞠了一躬，挡住了她们的去路，隆萨尔说，这是他表现机智方式之一种。梅西亚合乎规矩地表示了问候。

新开张的糕点铺里光芒四射，照得贝图斯塔眼花缭乱，因为他们还不习惯这般毫无节制的使用煤气。唐阿尔瓦罗看到庭长夫人浸浴在舞台脚灯般的闪光中，第一眼就发现她已不再是一个多小时以前那位沉思恍忽的女人了。由于某种难以理解的原因，她那平静稳重而又坦然的神情使他不敢生非份之想；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的目光却显得惊慌、胆怯、游移不定，这似乎重新给人以希望；安娜的屈服就是他的胜利。"也许并非如此，不过他很高兴发现这种鼓舞人心的苗头。他要是没有自信心就不会采取行动。而他却必须尽快采取许多行动才行。"

在贝图斯塔几乎终年有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天放晴，那时人们就出来呼吸新鲜空气。不过散步场所每逢节日都挤满了人，因为穷小姐们占多数，她们可不能一年到头每天下午都让自己穿同一套衣服出去。可是晚上就不同了。女士们穿着平常的衣服离家外出，漫步经过城市的新区——商业大街和潘神广场，那里有一条带拱的走廊，虽说是窄小了点，但毕竟却有。在稍晚的时候，一旦等下等人们都睡了，她们就到林荫路去，借口买东西。居家过日子需要的东西可多哩！就这样，商业大街成了伪装起来的夜晚散步场所的核心。那些太太小姐们虽然进了商店，可并不买多少东西。绅士们顺着宽阔的人行道走来，东张西望，厚颜无耻地打量坐在柜台旁的女士们，女士们一只眼欣赏季节的最新款式，另一只眼则盯着店门，边讨价还价边接受来自街上恭维讨好的眼神和手势。店员多数是加泰罗尼亚人，可是卡斯蒂利亚语说得相当标准。他们待人亲切，多数也长得挺帅，蓄着基督式的小胡子，黑眼睛甜蜜蜜的，面颊红润。他们半似无情半有情地垂首站立着，那姿势无异乎在说："夫人，我胸中隐藏着秘密的激情，它……"或者是表示："夫人——就连约伯也不会有耐心，可是我

会有的。

“啊，天哪！你一定觉得我挺烦人的！”比西塔辛对一个穿海军衫的黄发青年说，那人已经为她搬了至少50匹印花布了。

“噢，没关系，夫人！这是我应该做的，再说我也很愿意……”“店员一定得百问不烦，百拿不厌，这是他的工作。”

比西塔辛总是说要给女仆做件围裙，可又总是不做。前几天晚上她说，她自己都没件合适的衣服穿呢。

“冬天快来了，而我可能要光着身子了。”

年轻的店员朝她亲切地微微一笑，很乐意想象这位苗条而保养得很好的夫人在暴风雪严酷肆虐的时候穿着睡衣瑟缩发抖的情景。

“别下流！别那么猴急好色！”她责骂道，现出一副尴尬的神色，仿佛是个浮躁的女学生，自疑做了什么轻率的事。她眯缝起眼睛，自信那眼睛会放射火花，笑吟吟地盯着店员。加泰罗尼亚人假装被那双眼睛征服了，每当她向他送去一次秋波，就减价5分钱。

比西塔辛胜利了。但她却不知道，同是那个犹太式小胡子的笑容可掬的店员，早先把同样的印花布卖给奥布杜娜却减价10分钱，就是那样，赚的钱也比预期的要多得多。

正如《圣旗报》专栏作者所说的那样，贝图斯塔的美人们进了时装店就无法脱身。她们瞧瞧这，翻翻那，什么都不放过，可还有时间去挑逗店员，且正如华金尼托·奥尔加斯说的，还匀出时间来享受年轻绅士们从路边向她们投来的传情目光。这些公子哥儿们在人行道上散步，大声争论，为的就是让人知道他们在场。这里弥漫着吵闹的欢乐气氛：那是毫无动机的欢乐，所以是最无拘束、最令人心旷神怡的一种欢乐。谁会想得到呢？不仅是青年男女(《圣旗报》语)，就连行政长官、教授、职员、律师乃至教士这类庄重的人也不自觉地整个白天都盼着街上采购时刻的到来，

天气好，那时夫人小姐们就会“收拾打扮地”戴上黑丝披巾上街。这是贝图斯塔人不自觉一致同意聚在一起的时刻，以便满足彼此见个面，来来往往，听听嘈杂人声的需要。必须指出的是，贝图斯塔人双方彼此是又爱又恨，既彼此需要又彼此瞧不起对方。作为个人，贝图斯塔人总是说同乡的坏话，可又总是捍卫城市总体的特性，如果一旦背井离乡，便渴望重返家园。夜晚散步，至少按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的说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且由于给想象提供了许多机遇便越发变得有吸引力了。市自治机关已是债台高筑，煤气可不是一种可以任意耗费的东西，所以每隔50步才有一盏路灯，而且还是在没有月亮的时候才点，在月上柳梢头．黄昏后的夜晚就免了，这样一来，既不会刺人眼睛，又不会使夜晚失去神秘的色彩。人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各人凭自己的想象，随心所欲地赋予过路人以妍媸不同的外表。

“这些小娘儿们全变了样了！”浪荡子弟们说道。

贝图斯塔人任凭幻想驰骋，觉得他们未离本城却已身处他乡，周围的人全都旧貌换新颜了。

“那边几位姑娘是谁呀？”其实那些姑娘就是明盖斯家的姑娘，昨天是，前天是，每天都是永远都是明盖斯家的姑娘。不过只要幻想没破灭，她们就是另一些人了！……很少举行免费演出的城镇，互相观赏便成了这么种最为赏心悦目的演出。抓住时机散散步给西班牙可敬的中产阶级工人们以高雅而强烈的乐趣，让他们品尝到不可言喻的欢欣。

一位大学生躺到床上时，想到他在林荫路和商业大街收到的半打秋波，不禁美滋滋地感到心满意足。一位年及出阁的少女整整一周脑子里都盘踞着某些爱慕的词句，那些话由于说得太直露，她假装鄙夷厌恶，实际上，在漫漫的7天中，当绵绵淫雨冲刷着窗户，她独坐窗前绣花鞋时，却一直在品味着那些多情的话语。这就可以解释她们为什么老是在商店里进进出出，为什么见

到什么东西都要笑，为什么店员说的每句话，就连从商店窗里探出头来的大学生说的调皮话都让她们觉得开心。一切都在活动，都在笑，发出欢乐的吵闹声。就是这些同样沉默寡言、庄重古板的人正而八经地出来散步，可是在听布道、参加九日祭、圣周祭乃至唱赞美诗时却低垂着头，充满悔过自新的虔诚热忱（《圣旗报》语）。

安娜认为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到诗意的火焰。贝图斯塔的妇女比其他日子显得更富于吸引力，更优雅，更诱人。她发觉男人们都气度不凡，表情果断，风流倜傥。当男男女女经过时，她在想象中把他们配成对，并开始设想自己生活在这么个城市里，在那里女仆、女裁缝和小姐们钟情于磨坊主、工人、大学生和预备级军人，同时也被他们所热恋。

只有她没有爱情；她和那个舌舔糕店橱窗玻璃的穷孩子都是贝图斯塔一无所有的贫民。一股反叛的浪潮拥向她的脑际。她再次害怕自己会犯病。

“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呀？”为什么在她的心灵刚刚开始走上一个新的生活、奉献者的生活时——虽说不是无结果的，无人见证的自我牺牲，但却受到一位灵魂兄长永远存在的声音的鼓励，为什么在这么个不合时宜的时刻，她内心深处的渴望，却由于她的神经不稳定而来折磨她，在她的头脑内发出战斗的呼号，把什么事都弄得颠颠倒倒的？难道她不是刚才坐在马里佩帕泉边，全部心思都倾注在美德的希望上吗？新的境界不是正在她的灵魂前展开吗？她在未来不是快要有生活目标了吗？啊，要是讲经师出现在她面前就好了！她的手短暂地触到一个男人的手，感觉到一阵温柔的暖意，一阵湿热的感触。那并不是讲经师，而是唐阿尔瓦罗，他正走在她身旁，谈论着什么。她几乎没听他在说些啥，而且也不愿意把自己心理温度的变化归结为他的在场，然而令她遗憾的是，当她看到贝图斯塔的年轻女子和半老徐娘们在人行道

上以及灯火通明的店堂里卖弄风骚时，她心中的温度确实发生了变化。

唐阿尔瓦罗却持相反的意见，他深信他的在场及接触确实足以加速事件发展的进程。为了对梅西亚关于他的肉体的吸引力有些概念，必须想象一台能有意识发出火花的电动机。梅西亚认为自己就是一台爱情电动机。只消把它调好了就行。是的，他就有这般自负，可是对他有利的是：谁也不知道这一点，而且他还能引证许多事例，证明他那极端的虚荣心是有理由的。他自认为是个有才干的人(“他主要的是位政治家”)。他是个老于世故的人，又是情场老手，因此对自己的经验很有信心，不过对自己却谦卑地宣称，这一切比起俊美的身体所带给他的声望实在算不了什么。“为了勾引那些被爱情娇宠惯了、早已欢愉过度、感到厌倦的女人，光凭外貌也许不够，也许外貌还不是最重要的；然而体面的处女（他知道另一类处女）和正派的已婚妇女却只屈服于外表英俊的男人。”

虽说并不经常，但有时他也和几位密友谈到勾引女人的事，那时他便耸耸肩说道：“我从来没听说有哪个勾引女人的人是驼背或矮子。”这类谈话通常是在一顿丰盛的晚餐后进行的。“变态嗜好？那是些例外情况。正如气味中最忌讳阿魏胶，谁也不愿和变态的恋人为伍；不过话说回来，当罗马日趋衰落时，女人们……”

这时，帕科·贝加拉纳便会插嘴，举出他读到的那些淫秽技巧的书做为例证，描绘古代、中古乃至现代妇女们的变态性欲。这世上并没啥新鲜事儿。“巴黎最反常的妇女所干过的事，古代巴比伦和哈里丹的妓女们都干过”。

只要一钻研古代史，帕科就会弄混。无疑是由于搞错，他把哈马丹说成了哈里丹。不过他清楚他指的是那座城市。是一座由不同色彩城墙环绕的城市，是他在《卖淫史》（不是杜佛所著的

那本，是另一本)。中谈到的那座城市。帕科是位博览群书的人。

在这类谈话中，唐阿尔瓦罗会补充说："我曾经读到这样的事，说是有些公主和王后被公猴迷住了，就和公猴睡觉。"

"是的，不错，"帕科再次插嘴说."维克多·雨果在一本名叫《笑面人》的小说中也这样说。"

"不过撇开这种例外情况，"梅西亚接着说道，"咱们别欺骗自己了：女人需要的是肉体上的吸引力。"

"我也是那么认为的，"佩佩·隆萨尔便予以证实，"女人莫不如此。"

除此之外，唐阿尔瓦罗还是极端讲究实利的人，这可是他不向任何人承认的事。既然他主要是位政治家，所以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帕科先辈们的宗教信仰，并对政教分离的想法嗤之以鼻。另外，他认为和真诚的天主教徒闹矛盾是一种非基督徒的做法。1867年，他在巴黎展览会上了解到，具有幼稚的信念是很时髦的。体育和天主教是仍占统治地位的时尚。然而有信念只不过意味着一个人有信仰。他却什么也没有，而且除了当死亡的恐惧笼罩着他时以外，他也没有这该死的需要。每当他病倒了，发觉自己孤零零地在旅舍里无人慰藉时，即使他生活阅历丰富，也禁不住为了自己不是位虔诚的基督徒而感到难过，不过一康复了就说："呸！那全是身体虚弱造成的。"虽然如此，要是能为实利主义获得某种培养基，制造一种依据倒是个很好的主意。这种实利主义与他对世界的其他看法以及如何利用它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他曾向一位朋友借了一些论述不多却能证明实利主义的读物。他首先了解到的，就是不再有什么空谈理论的事了，而空谈倒是处理棘手问题的最佳办法。他读了毕希纳的《力与物》，还读了佛拉马里昂的一些著作，但是他不喜欢这些书，因为它们攻击教会却赞美天堂、上帝和灵魂——而他所需要的刚好相反。弗拉马里昂并不"合乎新潮"。他也读过莫莱肖特、维尔绍和沃格特的译本，

这些书全是红黄色平装本。他并不很懂书里说的是什么，不过却抓住了要旨：一切都是靠头脑——真是太妙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的主要要求就是可别有地狱。他开始阅读卢克莱修和长诗《物性论》的法译本，但读了一半就废书不观了。有些地方很精采，就是太长了。梅西亚到处都看到原子，而他那俊美的体形则是些钩状分子的幸运组合物，其作用就是为专门盯住出现在他面前的美女不放。那些就是梅西亚内心深处的信条，不过就连帕科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按梅西亚的说法，也未曾吃透这些隐蔽的深意。只要他在贝图斯塔，这一切就只有他一个人才能领会。当他旅行到巴黎时，他那箱子的夹层底就露了出来，他那实利主义也便展示在人前。他试图给那些并不太虔信上帝而又处于热恋中的情妇灌输原子和力的思想。梅西亚的实利主义很好懂。他讲了两次就解释清楚了。一位妇女一旦被说服并不存在什么玄学以后，唐阿尔瓦罗的事情就进展得很顺利了。

当他想起一位被他说服改信享乐主义的妇女时，眼睛总是睁得老大，燃烧着欲火，此时，他便会脱口喊道："她可真是个尤物呀！"于是长叹一声。那位尤物从来不是贝图斯塔人。贝图斯塔的女人也不相信玄学，她们听都没听说过这玩意。不过她们也不赞同某些事情。

唐阿尔瓦罗走在安娜身边，深信他的在场便足以对他本人也相信的贞操美德产生有害的影响。不抱偏见地说，早期阶段言辞并不起啥作用。当然，他也能口若悬河地说些感人肺腑的话，不过那要在稍后其他情况下再说。

帕科在他们后面，并没有瞧不起佩特拉，和她谈话，而佩特拉在答话时却对年轻的侯爵装腔作势。只要涉及到爱情，女仆就不相信非得门当户对才行，她可以想入非非，认为一位贵族会迷恋上她，甚至娶她为妻。她并不假定唐帕基托会这么做，决不会的；然而他又在赞美她的一头金发和白皙的皮肤，再说凡事总得

有个起头呀。

“你在贝图斯塔一定觉得挺烦闷的，安娜，”唐阿尔瓦罗说道。

他正在找寻一种比较自然的途径在时机成熟时把他们的谈话导向一种类似于他打算最终要向她倾吐的话题。

“是呀，我有时感到挺烦闷的。老是下雨！”

“即使不下雨，你也从不到哪儿去。”

“你显然并不注意我，我外出的时间够多的。”

安娜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定，就意识到自己失言了。难道是她说出这些话的吗？那是奥布杜娜跟男人说话的方式，可她，安娜，难道也这么说吗？

唐阿尔瓦罗感到有些为难。这女人想要什么？她是不是想要谈谈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啥可谈的。难道她说漏嘴的话会使他感到惊讶吗？他没注意她！这到底仅是粗俗的卖弄风情呢，还是某种他不理解的更复杂的事情呢？莫非她是打算否认他们双方都意识到的事实，即他们并未明确安排会面，然而却在教堂、戏院、散步场所频频相见吗？莫非她打算否认她有时久久地把专注的目光投向他的事实吗？那目光犹如珍贵的天庭赐福，是不应该加以浪费的。

事实上，安娜只不过是不由自主地一时冲动。

她不过是鹦鹉学舌似的重复一句毫无意义的客套话而已，可随后又认为自己的回答让他明白她并非他们默契的一方，这样就免得让他产生非份之想。但这本身就不合时宜。否认明显的事实也就太过了头。

唐阿尔瓦罗害怕在那晚上过于冒险，并认为采取行动的万全之计，还是学贝图斯塔的男人们那样，“大灌迷魂汤。”于是他便以一种挤出来的陈腐的殷勤腔调说：

“夫人，您不可能不引人注意，即使是男子中最冷漠的人也会怦然心动的。”

由于这话显得太虚假，而且也确实相当含糊，他便又补充了几句同样冷漠和平淡的话。

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对其他的女人来说，灌迷魂汤只能令她们嗤之以鼻，可对庭长夫人来说，却是他对待她的最锐利的武器。当安娜听到他的甜言蜜语时，立刻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一心只想着自己所感到的痛苦。“我是不是在胡思乱想？这个男人难道从未以充满爱的目光看过我？难道随处都见到他只是一种巧合？难道凝视我的目光纯粹出于漠不关心？难道我眯斜着眼睛注视到的忧郁、那难以掩饰的焦躁和绝望的迸发都只不过是幻觉？不可能！是的，我的的确确眯斜着眼睛看到了的！”这种想法使她不禁颤抖汗颜。她决不会同意去满足他那目光，虽然默默无言却十分雄辩地表明的渴望。她会永远保持贞操，使自己的奉献完美无缺：除唐维克多之外她别无所有——而那所构成的总数就是一无所有；不过那时，准确地说，一无所有便是她爱情的陪奁。然而要弃绝诱惑，却未免太过份了！诱惑是属于他的，这是她唯一的乐趣。只要她避免被征服就做得够可以的了；不过她的确很想被引诱！

一想到梅西亚并不指望从她那里得到什么，也不要求什么，她就觉得心里裂开了一个黑洞，里边所有的不过是空虚。“不，不，诱惑是属于她的，是她唯一的乐趣。要是她没有什么东西与之搏斗，那她干什么呢？此外，”她不可避免地想道，“她不应该也不能去爱，然而她又为什么不可以被人爱呢？看起来那么幸福的一天，结局却多么败兴啊！在这一天，她找到了一位灵魂上的伴侣，即那位讲经师忏悔神父，他告诉她贞操美德是可以企及的。这点她懂，不过要是她被剥夺了诱惑，贞操美德也就没啥价值，它会成为十分乏味的事，一种贝图斯塔般沉闷的事，也就是她最鄙视的东西。”

唐阿尔瓦罗虽然不像他自以为那样的精通政治，但对于调情

手段却多少知道一些，而且他意识到，这一着虽属偶然，却一发中的。

从安娜的说话的声音和混乱的词句中，他注意到他冷冰冰的态度和平淡的客套话已经对她产生了影响。“她是不是期待我表白爱情已经到了急不可待的地步了？可是她明天要去领圣餐！这是哪一种女人呢?一位绝代佳人！”当这位实利主义者看着走在身旁的安娜时暗自说道。此时的安娜目光中燃烧着烈焰，双颊泛起红晕。

他们走到奥索雷斯宅第的门廊前便止住脚步。天花板上的镀金吊灯几乎没能照亮那宽阔的空间。有好一阵两个人都没说话。

“佩特拉在哪儿？帕科在哪儿？”庭长夫人惊慌地问道。

“他们来了，正在转过街角。”

阿妮塔觉得口干，为了说话，她得先用舌头润湿嘴唇。梅西亚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很喜欢这一动作，由于无法自制，竟背离了原定计划，随兴之所至地喊道：

“多么美呀！太美了！”

不过他说这话时声音嘶哑，几乎没觉察到自己在说话，也并未表现出什么失礼之处。这是激情的流露，因此比任何平淡无味却并不鲁莽的恭维话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可以把它看成是爱情的表白，是一个男人热血沸腾而失口说出的蠢话，看成什么都可以，但决不能看成是厚颜无耻的轻薄行径，那是一位白璧无瑕的君子决不会犯的罪过。

安娜假装没听见，可是目光却泄露了天机。那双眼睛在阴影中闪闪发光，搜寻已经退到暗处的唐阿尔瓦罗，他的话语有如甘霖把欢乐洒进了她的心田，而她则以自己的炽热的目光加倍地回报了这份欢愉之情。

“她是我的，”唐阿尔瓦罗心想，那份高兴比他预见到胜利之日将会感到的还要来劲儿。

“你们二位愿意上楼来休息一下吗？”那位夫人看见帕科正在走来，便向二位绅士表示邀请。

“不啦，谢谢。不过我会很快和妈妈一起来找你的。”

“找我？”

“是呀，难道阿尔瓦罗没跟你说？今晚你们要跟我们一块去看戏。是今年首场演出唐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的剧作，他可是你丈夫崇拜的大师啊。难道你不知道？从马德里来了位演员，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佩拉莱斯，他举手投足极擅长模仿名演员卡尔沃。今天上演的是《人生如梦》。不过你当然一定要去！妈妈坚持要你去。真的！她已经打扮好了，正等着呢。”

“不懂事的人哪，我明天得去领圣餐呀。”

“那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你可以改天去呀。得啦，你得跟妈妈说，因为她要来找你。”

不等答话，浮躁的青年侯爵就跨出了门廊。

佩特拉早已在院子里，却假装没听到，现在她知道如何使自己准备好对付他了。好，他是个开头。年轻的侯爵一直想法逗她开心，为的就是让另外两人单独在一起。从他那冷冰冰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他甚至没去暗处蹩脚地拥抱她一下。她仔细倾听，听见唐阿尔瓦罗低声下气地用颤抖的声音告别。

“你不去看戏吗？”

“不去，当然不去，”庭长夫人回答说，关上身后的门便走进院子里去了。

第 十 章

八点钟时，侯爵夫人的马车隆隆地驶过恩西马达大街，车轮碰撞在凸凹不平的路面上发出一串串火花，车到新广场，停在街角那座老宅的门外。

侯爵夫人一身珠光宝气，那身打扮和外貌向人提示：她昔日曾是个千娇百媚的人，但如今早已颜衰色败徒唤奈何了。她把灰白的头发染黑，又在染色上扑上白粉。她一下推开房门，刮风般冲进了安娜的餐厅，后面紧跟着她的儿子。

“怎么搞的？这是怎么搞的？你还没打扮好呀？”

“你这人真罩！”帕基托叫道。

唐维克托鞠了躬，耸耸肩，以此向客人表明，他妻子的犟脾气并非他的责任。

“他倒是准备好了。”确实，他已经在扣手套扣子，已经穿好他那件十分贴身的机织大礼服了。

安娜对侯爵夫人微微一笑。

“这简直是发疯。您干嘛这么自找麻烦呢？”

“发疯。你马上去打扮好。既然你说我自找麻烦，那就不能白来一趟。快点！上楼去，不然的话我就当着这两位先生的面在这儿给你梳头、穿鞋、把你收拾打扮好。”

“对，”帕科说，“我们要打扮你，给你梳头……”

唐维克托也央求安娜陪他们去看戏。

“我的宝贝儿，《人生如梦》可是戏剧佳作中之佳作啊。它富于哲理，具有象征性。”

“是呀，我知道，金塔纳尔。”

“还有佩拉莱斯，他吟诵得可真棒，我的朋友佩拉莱斯……”

“剧院里肯定座无虚席，”侯爵夫人又添了一句。

“请原谅，夫人，我倒是很乐意去，要不是因为……其实我去得够多的！不过我明天要去领圣餐呀！”

“得啦！得啦！那跟上戏院有啥关系？有谁知道？难道你去戏院是去犯罪？”

“艺术也是一种宗教！”唐维克托说道，一边看了看表，生怕错过了“狂暴的希坡格里夫随风飞去……”那一段。后来他才发现这一段被省略了。“真气人！”

“我的宝贝儿，”他接着说道，“侯爵夫人给了我们多大的荣幸啊。”

“什么荣幸不荣幸的，全是胡说！反正她得去。”

“不行，您别再坚持了。”

她们争执了一阵，最后唐娜鲁菲纳由于也很想看戏剧的开头，只好作了让步，把唐维克托拉走了。唐维克托起先还虚情假意地推辞了一番。

“既然她坚决不去，那我也留在家里算了。”

“那可不行！”庭长夫人惊呼道，“以前你不也是一个人去的吗？”

唐维克托又坚持了一阵，说是要留下来，放弃观看那剧中之剧的机会。

可是最终安娜发现餐厅里只剩下她独自一人坐在楚里盖拉①式壁炉旁，那壁炉架上饰满石膏浮雕，涂成蜥蜴色；从前，唐娜阿依西亚·奥索雷斯小姐就曾在壁炉旁融融暖意中读过许多通俗小说，如今她已经安息了。壁炉中现在没生火，毫无遮掩的火膛就像哀伤张开的洞穴。

佩特拉收拾走咖啡用具。她磨磨蹭蹭地进来出去好几趟，可

① 楚里盖拉（1665—1723），西班牙建筑家，设计风格古怪。

是安娜正专心注视着冷冰冰黑洞洞的炉膛，竟没看见她。女仆盯着女主人看。“她不去看戏！有名堂！我是不是碍她的事？她用得着我吗？”

“夫人有什么需要吗？”她问道。

庭长夫人吓了一跳，回答说：

“我？什么？不，什么也不需要，你可以走了。”

“既然她已经决定明天不去领圣餐，冷冰冰地拒绝侯爵就是干了件蠢事。她为什么不去领圣餐呢？她是不是顾虑重重，有点假装正经虔诚的女人呢？她有什么可以自责的呢？她做错了什么事了？整个贝图斯塔都在欢天喜地，到处都是喧闹声、灯光、音乐和欢乐的气氛，可是她却孤零零地一个人呆在这间冰冷、黑暗、凄惨、充满令人作呕的愚蠢回忆的餐厅里，回避足以鼓励一个男人热恋激情的良机，这种爱情会使最自负的女人都感到飘飘然。难道这是罪过？那是唐阿尔瓦罗的事，她没责任。他想怎么爱就爱吧，不过，她可以永远不给他一丁点好处。确实，她连看都不看他。她已经下了决心。那她有啥可忏悔的呢？没啥可忏悔的。为什么要回去作进一步的忏悔呢？根本没啥理由。她可以问心无愧地去领圣餐。是的，她要一大早起床去做弥撒。够了！天哪！那些事想得够多的了！她简直疯了，老是观察自己的思想，审视自己的行动，责备自己有邪念，其实那些念头完全是天真无邪的，她这么做真是痛苦。尽管她并未自寻苦吃，生活已经给她带来了痛苦，她那么做无异是火上浇油。不过话说回来，像她那样的女人，除了冥思苦想，还能做什么呢？她能用什么办法使自己开心呢？像她丈夫那样，用粘鸟胶式诱鸟器捕鸟吗？像弗里利特那样，在桉树不会生长的地方种桉树？”

她向自己描绘了一幅贝图斯塔人自得其乐的图景，有些人自甘堕落，另一些人染上怪癖，不过他们全都活得挺开心，只有她一个人离群索居，好像遭到流放。“然而她却是个无家可回，无乡

可恋的流放者。她在格拉纳达，在萨拉戈萨住过，后来又回到格拉纳达，随后就住在巴利亚多利德，总是跟唐维克托形影不离。她在游吟诗人之河的埃布罗河、在赫尼尔河或达罗河的岸上留下了什么呢？什么也没留下，最多也就是某种有始无终的荒唐艳遇而已。她还记得有个英国人爱上了她，他在阿兰布拉宫附近拥有一座别墅，而且还把他的仆人在印度捕猎到的一只老虎的虎皮送给了她。那位英国人在信中信誓旦旦，说是他要去赫内拉利弗花园中具有永恒诗意和激起情欲的阴凉处所旁一棵具有历史意义的树上吊死，然而后来她获悉，那位可怜的英国人布鲁克先生跟阿尔瓦依辛的一位吉普赛女郎结了婚。祝他好运。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愚蠢的奇遇。她毁掉了他的信，却把虎皮留了下来——不是为那英国人，而是因为那只老虎。奥布杜娜并不知其详情，还以为那男子是位美国人，因为比西塔辛就是这么对她说的。

“她为什么不去看戏呢？也许，她去看看戏能驱散那些像针插在针垫上一样牢牢地钉在脑子里的苦恼思绪。她太蠢了。为什么她的所作所为不像其他女人那样呢？”安娜的思想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的：即全城其他的女人没一个是正经贞洁的。她站起身来，感到急不可耐，几乎是怒不可遏，瞧着悬在桌子上方吊灯的灯光。灯光刺眼。她走去餐厅，进了卧室，打开阳台窗门，臂肘支在铁栏上，双手托着下巴。一弯新月高悬在弗里利特种在公园里的桉树上空，正好照着她。南风仍在吹拂、轻柔、温暖、徐缓；不时会刮来一阵劲风，摇动渐次干枯的树叶，发出一阵阵铃鼓上小铃铛般的叮哨声，仿佛是大自然在进入冬眠之前的颤抖。

她可以听见从城里传来的嘈杂声，其间夹杂着拖长的忧伤的回响：高喊声，远处若断若续的歌声，犬吠声，全都像轻柔温暖的风一样，消散在空气中，犹如笼罩在贝图斯塔上空的薄雾反射的白光。她仰望天空，看着面前明日的清光却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她觉得眼中是一片银色的粉尘，丝丝银线像蛛网般从苍穹下

降到她的眼里，盈眶的泪水就这么折射着月光。

“她为何哭泣？出什么事了？她真是个蠢女人，害怕脆弱感情的波动，而这种感情对谁都没好处。”

月亮用一只眼俯视着她，另一只眼则沉入了苍穹的深渊。弗里利特种的桉树气度庄严地彼此微微躬身致敬，靠到一边，悄声谈论着它们对这位没有母亲，没有儿女、没有爱情的疯女人的看法。她发誓要永远忠于一位男人，可那男人却更喜欢捕猎美味的雄鹧鸪，而不喜欢夫妇间的爱抚与天伦之乐。

“都怪种桉树的弗里利特，就是他说服她嫁给金塔纳尔的。打那以后，8年过去了，可是安娜依旧是一想起他那阴谋诡计就觉得仿佛是昨天才受到的侮辱。要是当初她嫁给了唐弗鲁托斯·雷东多会怎么样呢？也许她会让他戴绿帽子。然而金塔纳尔是那么善良，那么高雅！即使不提她曾发誓要忠实于他，光凭他对她犹如慈父这一点，欺骗他也是忘恩负义、卑鄙可耻的。对唐弗鲁托斯就另当别论，因为他一定是十分粗鲁野蛮的人，她别无选择，那时就会让唐阿尔瓦罗把她拐跑，是啊，现在他们大约已去天涯海角比翼双飞了。要是这让雷东多大为恼火，他就会跟梅西亚决斗。”安娜为自己描绘一幅唐弗鲁托斯那可怜的人伸手伸脚地躺在沙发上血泊中的情景，那血黑乎乎的，稠粘粘的，而且还冒着泡沫，就像她在斗牛时看到过的那样。

“太可怕了！”这情景以及使她脑海中产生这种情景的想法都让她感到十分厌恶。

“当我像这样消沉时我是多么可怜可鄙啊！我所想象的事简直是罪大恶极！”虽说是在阳台上，她却觉得透不过气来，便想到花园里去。她没有叫人拿灯来，也没自己费心去找一盏灯，借着月光，她穿过几间房间，朝通到花园的楼梯走去。当她走过金塔纳尔的书房时，她改变了主意，对自己说：“我得进去。他的桌子上一定有火柴。我要给讲经师写信，告诉他明天下午等我，我要另

作一次忏悔，我不能就这样去接受圣餐。明天我要竹筒倒豆子，把什么都告诉他，连最隐蔽的思想都告诉他。”

书房里一片漆黑，月光照不到那里。安娜顺墙摸索着往前走，每一步都碰到一件家具。她现在才后悔当初没拿灯就冒冒失失地闯进这间每平方尺都有障碍物的房间里来，可是退回去也不行。她又往前走了一步，离开了墙，继续朝原来的方向前进，平伸双臂，免得再碰到什么东西。

“上帝啊！是谁？是谁抓住我了？”她吓得高声大叫。

她的手碰到一件冰冷的金属物体，那东西一压就发出咔的一声响，随即便感到手臂上挨了两下打，胳膊就被一把僵硬的钳子紧紧地夹住了，恐惧赋予了她一股气力，她扫动胳膊，尽力想挣脱这束手就擒的局面，同时高声叫喊：

“佩特拉，拿灯来！是谁呀？”

钳子并不放开受害人。相反，随着她的扭动，钳子把她的手臂夹得更紧了，接着就听见玻璃和其它发生共鸣的物件一齐撞到地板上的轰然响声。安娜无法使自己下决心用另一只手去抓住那紧夹她肌肉的钳子，然而不管她怎么使劲，也没法把手臂挣脱出来。当她试图夺门而出时，慌手慌脚地撞到了一大堆东西，一路上接连不断地发出东西砸碎或滚在地板上的喧闹声。佩特拉拿着灯来了。

“夫人，夫人！出什么事了，有贼吗？”

“没有贼，别嚷嚷！过来把这新发明的玩意儿给去掉，它像钳子一样夹住了我。”

安娜又羞又怒，满脸通红。她愤怒得有如珀琉斯的儿子阿喀琉斯① 一样怒冲霄汉。

佩特拉试图把女主人的手臂从陷入的捕兽夹中拉出来。

---

①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人物。

这是弗里利特和金塔纳尔发明的一种装置，按照他们的设想，一旦解决了某些防碍它使用的技术难题，立即便可以放在鸡舍中捕捉狐狸。

动物的嘴必须触及某一点；只要碰上了，一根金属条立即落在它的头上，同时另一金属条则把它的下颚夹住。弹簧的力量并不很猛，不足以杀死偷鸡贼，但借助于某些制作巧妙而又无害的钩子，要把它捉住却是毫无问题的。无论是弗里利特或是金塔纳尔都不希望伤生害命；他们只想把来犯者当场捉住，不让它溜掉。假如这两位发明家当初没有协调好制作技巧的爱好与动物保护协会章程之间的关系的话，庭长夫人那晚上可就要遭殃了。幸亏金塔纳尔是位主张改造教养的人，他赞成改造犯有罪行的当事人，而不是消灭，所以他逮住的狐狸都能活下来。这机器只差一件事就达到完美无缺了：那就是偷鸡贼必须得像安娜那样碰到那个按钮，魔鬼般的弹簧才会弹起来。

不论是佩特拉或是女主人都不知道这个机械装置是干啥用的，他们不得不费了不少气力把它毁掉，这样才能把夹得青紫的手臂解脱出来。

佩特拉差点忍不住放声大笑，但是只好满足于高喊道：

“简直是个烂摊子！”她指着地板上陶器、玻璃和其它无法确定为何物的碎片说道。“如果是我，唐维克托不辞退我才怪哩。天哪，夫人，你砸碎了3个新花盆！蝴蝶画也全成了碎片了！有一个植物标本盒也打破了！还有……”

“得啦！把灯放在哪儿，去吧！”庭长夫人打断了她的话。

佩特拉看到女主人强压着怒气感到很开心，坚持不肯离去。

“要不要我去把金车花酊拿来，夫人？你瞧，手臂全都青了——那当然啦，像那样恶魔般的断头机咬得你一定挺够呛的。不过那到底是个啥东西呢？你知道吗？”

“我……不……不知道，别管我。去给我拿点水来。”

“没问题，我把椴树花茶也拿来，你的脸苍白得不得了。你干嘛要摸黑到处转悠呢，夫人？真吓人！太吓人了！这到底是啥鬼玩意儿？肯定不是用来捉麻雀的。现在我们把它弄坏了，不过这也是因为我们没别的办法呀。”

佩特拉离开房间，回来时拿着金车花酊，可是庭长夫人不用。后来她又拿来椴树花茶，收拾起地板上的残片，把它们放在桌子和柜橱上，仿佛那是些神圣的遗物。看到她不得不视为陌生崇拜的神圣器皿成了一堆破烂，她感到异常开心。

“要是我可就够呛的了！”当她蹲着收拾拢最后一些碎片时，不停地喃喃自语。

从她的观点看，她没有过错，所以便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快意。

安娜走到花园里，完全忘掉了她打算写信的事。她的手臂生疼，连带精神上也感到刺痛，就好比挨了一记让人丢脸的耳光。整个事件都让人觉得怪羞人的，简直是堕落到极点。她勃然大怒。“亲爱的唐维克托呀！真是个白痴！是的，白痴！在那种时刻她是不会收回这种看法的！佩特拉会怎么想呢？用捕兽夹捉自己的妻子，这算是什么丈夫？”她仰望明月，看见月亮在朝她做鬼脸，嘲笑她的奇遇。树木摇动树叶沙沙作响，仿佛还在彼此私语，发出嘲讽的微笑，评论佩特拉所称的断头机事件。

“多美的夜晚啊！但她是什么人，配得上赞赏这宁静的夜？天地间那忧郁的诗意跟她遭遇的事有啥关系呢？”

难道金塔纳尔认为女人是钢铸的，能够不受诱惑，能容忍丈夫发明把妻子胳膊夹得青紫的机器的怪癖？她的丈夫是植物学家、鸟类学家、花卉园艺家、树木栽培家、猎人、戏剧评论家、演员、律师，总而言之，什么都行，就是当不好丈夫。他爱弗里利特胜过爱自己的妻子。弗里利特是什么人呢？一个疯子，早些年还有点逗人喜欢，可现在完全疯了。他这人有个怪癖，总想让

什么东西都适应当地的气候水土，总想把什么都协调一致，把所有的东西都混在一起搞乱，他把梨树嫁接在苹果树上，而且相信所有的东西全是一回事，都是一样的，主要的是要“使自己适应环境”。这人做事荒唐到极点，竟然把英国小公鸡移植到西班牙小公鸡身上，她亲眼看到过！可怜的东西，鸡冠被割开，用破布条在口子上绑上剥掉皮的血淋淋的残肢，那景象真叫人恶心！弗里利特是当代的希律王，而这位希律则是她丈夫的皮拉得斯。如今已经3年了，她一直和这一对梦游症患者生活在一起，此外身边没有旁的人。够了，够了！她再也受不了啦，刚才发生的事是压死一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自己丈夫安放在书房里的捕兽夹夹住，仿佛那里是荒郊野外！这真是荒谬到了顶点！

安娜毫无道理地像孩子似的大发雷霆也太过火了。发了气，心里也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她真可笑。为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么激动！”于是她转而嘲笑自己。“如果我在不合适的时候黑灯瞎火地来到他的书房，又怎么能责怪他呢？她有什么理由抱怨呢？没有。噢！根本没有借口去干忘恩负义的事。”

不过那并不是关键所在。主要是她烦闷得要死。她已经27岁了，青春在逝去，一个女人到了27岁就要跨入老年的门槛了，她已经在敲那扇门了。人人都谈论爱情的乐趣，戏剧、小说、甚至历史都以爱情为话题，可是她却连一次也未曾享受过个中乐趣。无论是听到的或是谈到的，都是说爱情是唯一值得为之而生的东西。然而是啥样的爱情？这爱情又在哪里？她却从未体验过。她半是羞愧半是恼怒地回想起，她的蜜月不过是毫无结果的性觉醒，性欲上的一场虚惊，实践方面的残酷嘲弄。是呀，是呀，当回忆在向她大声呼喊时，又何苦隐瞒事实，欺骗自己呢？新婚之夜，当她在床上醒来，发现身旁有位庭长在呼吸，便觉得金塔纳尔先生不穿机织燕尾服和黑海狸皮裤子便和她睡在一起实在荒唐和不礼貌。她回想起那不可避免的肉体快感令人感到尴尬、惶惑，

仿佛受到了嘲弄，她本不情愿，却跟那个男人睡在一起，这不由得使她想起星期三圣灰节时说的那句话：quia pulvis es——你是尘埃，你是物质——然而与此同时，它又让她明白了她从神话书中所读到的，以及从仆人和牧人们下流耳语所偶然听到的那类事情究竟指的是啥。想一想它指的可能是啥——它实际指的是啥！而在那座贞洁的监狱里，她连被认为是个殉道者和巾帼英雄的那份慰藉都得不到。她也想起在婚后头几天，唐娜阿格达（愿她的灵魂安息！）针对她说的那些羡慕的话和投向她的那好奇的目光。她想起，尽管她从没有对姑妈们出言不逊，可是当她看到姑姑用那种方式注视她时，她真得费很大劲才没尖声叫道："白痴！"生活以同样方式不断进行下去。在格拉纳达，在萨拉戈萨，又回到格拉纳达，然后是在巴利亚多利德她受的都是同样的罪。甚至没有人为她感到难过。生孩子根本不可能。不错，唐维克托并不烦扰她。他很快就厌倦于向妻子献殷勤的风流少年的角色，逐步扮演起他更适宜的老夫子来了。啊，像父亲一样，那是不言而喻的，他确实是很讨人喜欢的呀！每晚都要等他吻过她的额头她才能上床睡觉。可是春意盎然时节，她就想让他吻她的嘴了；因为不把他作为丈夫来爱，不渴望他的爱抚会使她充满懊恼，此外，她也害怕感情被激起以后却落个一场空。这一切都极不公平，可她又不知道谁该对此负责，这是一种连诗意经历吸引力都没有的无法医治的痛苦，一种可耻的痛苦，就像她在马德里漆成红绿色灯光广告上所看到的那种疾病一样。她干嘛要去忏悔这一切，特别是按照心里想到的那样去忏悔呢？因为忏悔就意味着说出这一切。

"就像那些卷曲银片般的小朵白云，张开疾速的羽翼从明月前面飞驰而过一样，青春也在逝去。白云现在是银光闪闪的，可是它们不断向前冲，向前飞，离开月光的浴池，落入老年黑暗的深渊，那里没有爱的希望，有的只是悲惨的老年。这些银色的羊

毛像一群鸟儿飞过天空，在它们后面隐隐呈现出一大片一直扩展到天际的乌云。于是景象便倒转过来，这一次是月亮往前冲，落入黑色的深渊，在黑暗的海洋中熄灭了它的光辉。

“她就跟月亮一样，孤零零地匆匆度过人生，投身到老年的深渊，到灵魂的黑暗中去，那里没有爱情，没有爱的希望——啊不，不，那样可不行啊！”

她感到内心深处发出抗议的呼声，这呼声是由公正的要求，肉体的权利、她美貌的权利所激发起来的，以极其雄辩的力量向她发出号召。月亮向前狂奔，一步步坠入乌云的深渊，那乌云像沥青的海洋，正在将它吞没。安娜现在差不多迷迷糊糊的了，从夜空中便可以看出她自己的命运：她就是那月亮，乌云就是老年，那可怕的老年，当一个人垂垂老矣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希望被人怜爱了。她向天空伸出双手，在花园的小径上奔跑，好像打算飞离地面，去改变那永远具有浪漫气息的星辰运行的轨道。然而月亮却投身在大气浓重的雾气中了，于是贝图斯塔便笼罩在一片阴暗中。教堂塔楼那神圣的轮廓在群星的环绕下，在晴朗夜空的光辉衬托下显得十分突出，宛如一幅圣母画像，透过花边状的孔洞从后面显露出来的天空如今在黑暗中，正如一个尖头鬼怪，于是又产生一片黑影。

安娜没精打采，心绪不佳，把头靠在花园通向特拉斯拉塞尔卡大街入口处大铁门冰凉的铁条上。她就这样呆了很久，注视着门外的一片黑暗，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一任自己的意志和思绪或来或往，到哪里去，她也不知道，反正听凭她自己未曾意识到的阵阵冲动就是了。

一个人影沿着一条紧挨花园墙壁的僻静的街上走过，差点擦着安娜从两根铁条间探出的额头。

“是他！”她心想，尽管唐阿尔瓦罗的出现一瞬即过，她还是认出了他，于是便惊恐地倒退一步。她不敢肯定他究竟是真的从

街上走过了，还是从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那确实是唐阿尔瓦罗。他本来在看戏，可是在幕间休息时忽然想起来要走出去，以满足他所感到的浓重的好奇心。“要是她恰好在阳台上……不会的，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不过假如在呢，他的生活中不净是那一类幸运的偶然事件吗？他往往马到成功，不都是靠的好运当头吗？”“我和机遇！”这是他的格言之一。啊！要是他见到她，他就会对她说话，告诉她，没有她他就没法继续生活下去，他在她的屋外徘徊，像个20岁的柏拉图式的、充满浪漫情感的恋人，只要从外边疑视着那座地上天堂就心满意足。是的，他会以在一定的时候来到唇边的花言巧语向她倾吐这一切废话。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她得碰巧在阳台上。他离开了剧院，顺罗马大街走去，穿过潘神广场，来到神鹰座大街。到了新广场他停下脚步，往街拐角望去，阳台上没人。这正是他所预料的那样。预感并不总是应验。没关系。他绕着广场走了几圈，那时广场上空荡荡的，啥东西也没有，连只猫都见不着。“既然都来到这儿了，干嘛不接着发起浪漫谛克的攻势呢？”他嘲笑自己。在他的风流艳史中，得倒回去多长一段路程才赶得上这类漫步徘徊呀！尽管他觉得开心，尽管特拉斯拉塞尔卡大街没铺圆石，等着他的是不可避免的泥泞，他还是从拱廊下走过，顺一条小巷走去，又穿过一条小巷，终于来到奥索雷斯花园的后街。这里没有房屋，没有人行道，没有路灯，只因人们把它叫做街，它才是一条街，而实际上，它不过是两道高墙之间一条坑凹不平、泥泞不堪的粗糙通道。一边是监狱的高墙，另一边是奥索雷斯家花园的围墙。为了避开泥泞，梅西亚紧贴着花园高墙走，当他走近铁门时，他觉得有一种他一向相信的真正的预感突然出现。他管这类感觉叫做真正的预感，因为它们似乎是一种瞬间产生的预知能力或未卜先知。他那些各种最伟大的胜利全是这么来的，每当胜利即将来临，他总是会产生真正的预感。这之后，他就会突然产生前未所

有的勇气和左券在握的信心：那时太阳穴怦怦直跳，热血涌上双颊，喉头感到发紧不安。他收住了脚步。庭长夫人在那儿，在花园里。他的全部感觉都这么对他说。如果他的感觉没有欺骗他，他该怎么办呢？那就孤注一掷吧，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这么干的，跪在泥里哀求她打开门，如果她拒绝，那就爬过去；那简直不大可能——不过他会爬过去的。要是月亮再出来就好了！不过不会的，月亮不会出来，云层太厚，得等半个小时它才会再露脸。

他走到门前，没等庭长夫人看到他就发现了她，在她还没认出他以前就认出了她，也许说感觉到那是她更正确些。

“她是你的啦！”勾引妇女的魔鬼对他叫道。“她爱你，她正在等你！”

然而他却说不出话来，停不住脚步，害怕起自己的牺牲者来了。如今他意识到，他也受到贝图斯塔人对安娜德行的迷信的影响了，这德行也许能在死后驱跑敌人，就像熙德当年所做的那样。他竟然临阵脱逃了！这可是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事！他第一次感到害怕了！

他往前走了三四步，下不了决心折转身去，不管勾引女人的魔鬼如何揪住他的胳膊，把他朝铁门前拖，用火一般的言词去他的耳边嘲弄他：“胆小鬼，只敢勾引娼妓！来吧，让咱们瞧瞧你在真正贞洁的妇女前边有没有勇气。现在就干，再不就永远拉倒！”

“现在就干，现在就干！”梅西亚鼓起余勇高喊道。已经走过铁门十步了，他猛一转身，气冲冲地跑回来，高声叫道：

“安娜！安娜！”

回答他的只有寂静。在一片漆黑的花园里，他看到的只有桉树、杨槐和欧洲七叶树影影绰绰的树身，远处像一座黑色金字塔似的是弗里利特唯一真的心爱之物——华盛顿树的轮廓，他种下了这棵树，观察它生根发芽，抽枝长叶，守护着它的逐步成长。

梅西亚等待着，然而却是枉然。

“安娜，安娜，”他柔声地反复呼唤，声音温柔到了极点，唯一的回答是沙径上微风扫枯叶的沙沙声。

安娜逃走了。看到她所爱的诱惑近在眼前，她反而感到害怕，正直感使她惊慌失措。她跑回卧室去躲藏起来，把门反锁上，仿佛那位色胆包天的浪子有本事穿过花园围墙跟着她，好像唐阿尔瓦罗能够渗透墙壁，甚至渗透到人们的灵魂里来。屋里每样东西都有他的气息，她很害怕他会忽然再次出现，就像刚才出现在花园铁门旁那样。

“会不会是魔鬼促成这些巧合的呢？”尽管安娜并不迷信，可她还是挺认真的思考这一问题。

她吓坏了，她看到她的贞操和家庭都受到了封锁，刚才还看到敌人爬上防御墙的缺口往里探头呢。罪恶的临近唤醒了她根深蒂固的贞操感，然而爱情的临近又在她心灵中留下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香气。

“犯罪是多么容易啊！那铁门，那夜晚，那黑暗，这一切全都成了帮凶。不过她要抵抗。啊，是的，给人以那么难以名状的乐趣，那么多喜悦的强大诱惑，是值得她与之一搏的敌人。她就喜欢这样的战斗。日常生活中平凡的奋斗，每天每日与烦闷、荒谬以及枯燥无味的生活进行较量，就像在一条泥泞的隧道中打仗一样，早已令她感到厌倦了。但是如今要与之搏斗的却是个美男子，他追踪她，像幽灵或思想一样突然出现，在暗处召唤她，周身围绕着一种光环，散发出爱的香气，这可就有点不同了，是值得她与之一搏的。她要战斗。”

唐维克托从剧院回来，径直进入妻子的卧室。她扑在他的怀里，双手抱着他的头，泪下如雨，把他那机织燕尾服的翻领都打湿了。

正如头天晚上一样，安娜神经上的发作化为泪水，化为一阵

虔诚的冲动，决心要永远忠实于自己的丈夫。尽管他制造了那可恨透顶的机器，金塔纳尔毕竟是她应尽本分的夫君，讲经师则将成为她的庇护盾，保护她免遭诱惑难以抵御的打击。然而金塔纳尔对此却一无所知。看完戏他睏得要命——头天晚上他就没睡！而且脑子里全是抒情诗剧的激情场面。坦白地说，在他看来，这些多情的定期发作实在是太过份了，所以叫人讨厌。“他老婆到底出了啥毛病？”

“怎么了？亲爱的？你病了。”

“我没病，维克托，没病，你就让我这样吧。难道你不知道我爱激动吗？我需要使劲儿爱你，爱抚你，我需要你也这样爱我。”

“我的心肝宝贝儿，我很乐意！不过——这有点不自然——也就是说，完全符合规章，那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这个时候，我是说，在晚上这个时候……哦，这仅只不过是那个……如果我们发生争执，那还叫人容易理解，可是平白无故，用这种方式……我深深地爱着你，这一点你了解得很清楚，不过你病了，所以才处于这种状态，是的，亲爱的，才这么过份……”

“我没有表现过份，金塔纳尔，”安娜抽抽噎噎地说道，尽力把自己的丈夫想得完美无缺，此时金塔纳尔站在那里，领结早都歪到耳根底下去了。

“好啦，亲爱的，也许你没有过份激动；不过你有病啊。昨天你就有犯病的苗头，你变得相当激动。今天你瞧你处于什么状态。你有点不对劲儿呀。”

安娜摇了摇头。

“是的，亲爱的。侯爵夫人、医生和我在看戏时一直在讨论这件事。唐罗武斯蒂亚诺认为你的生活方式不符合健康要求，你应该使脑力活动多样化，还要进行锻炼——也就是说，要消遣娱乐一下，散散步什么的。侯爵夫人说你太严肃太认真，太讲究

德行了，你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到处走走，去串串门儿。我也认为是这样，因此我下定决心”——他说这话时斩钉截铁——“我决定，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必须结束。你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完全生活在梦境里。行啦，亲爱的，别再做梦了。你还记不记得去格拉纳达的情形？接连好几个月从不去看戏，不去串门儿，哪儿也不，光是寻幽访胜到阿兰布拉宫和赫内拉利费去，在那儿整个小时整个小时地看书，做白日梦。结果是你生病了，要不是我被调到巴利阿多利德，你肯定一命呜呼了。在巴利阿多利德情形如何呢？由于饮食好，你从中获得了力量，恢复了健康，然而你那难以掩饰的忧郁症却依然如故，又发生神经激动的毛病，而且老是不好。随后，几乎是违反避亲任职地点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了贝图斯塔。我们刚一到达就不得不参加你姑妈阿格达的丧事，她追随她的姐姐一起去了，于是你以此为借口闭门不出，呆在这所老宅里，整整一年谁也没法劝说你出去见见阳光。读书不辍，仿佛你是个计件工……别打断我，你知道我很少责备你，现在时机来了，我要把非得说的话都说出来，是的，全都说出来。弗里利特一再跟我说：‘阿妮塔不快活。’”

“你怎么知道的呢？”

“你很清楚，他是爱你的，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不过他为什么说我不快活？他怎么看出来的？”

“我不知道。我必须承认，我没留心，不过现在我越来越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了。今晚上的情景……”

“只不过是神经激动而已，金塔纳尔。”

“要是那样的话，咱们就向神经激动宣战，我敢宣誓！”

“好的……”

“不多说了。你被发现犯有法庭所指控的罪行，现在我的职责就是宣布判决。从明日起，你必须被迫改变生活方式。我们要到各处走走，如果你逼我，我就要派帕科，甚至梅西亚，也就是

那位唐璜，我们那位迷人的唐璜来追求你。”

“真是无耻透顶的馊主意！”

“现在谈计划！”唐维克托提高嗓门说道，“每周至少看两次戏；每隔五六天参加一次侯爵夫人家的聚会；每逢下午天气好都到林荫路散步；等绅士俱乐部的聚会一开幕就参加活动；参加侯爵夫人的茶话会；参加贝图斯塔上层社会的郊游；只要唐费尔米恩讲道，或是有什么庆典钟乐齐鸣，就上教堂去。啊！夏天就到帕洛玛雷斯去游泳，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让海风吹遍你的全身。哪！现在你知道将来你要怎么生活了。这可不是政府的计划，每个部分都得贯彻施实。侯爵夫人、唐罗武斯蒂亚诺和帕科都答应帮助我，坐在帕埃斯包厢里的比西塔辛也跟我说，她一定会想法让你从壳里钻出来。是的，太太，咱们要从壳里钻出去。我可不想再看到你这样神经激动了，我可不愿听到弗里利特说你不快活……”

“他知道什么？”

“我不要看见你再这么哭哭啼啼，弄得我睡不成觉。亲爱的，当你莫名其妙地哭泣时，我就会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一种类似迷信的恐惧。你仿佛是在预告某种不幸即将来临。”

安娜浑身颤抖，好像在发寒热。

“你瞧，你在发抖。去睡觉，去睡觉，我的天使，咱们全都去睡吧，我都快撑持不住了。”

唐维克托打了个哈欠，高雅地在妻子的额头上吻了一下，然后就走出了她的卧房。

他走进书房，情绪恶劣。阿尼塔这种神秘的病——不管是什么，他肯定那是一种病——既让他担心，又使他心烦。他不愿做安抚工作，因为他对神经激动的毛病极端反感。这一切毫无来由的悲伤不仅不能引起他的同情，反而只会让他火冒三丈。他认为那是一个有病的女人反复无常的行为。他虽然很爱他的妻子，但讨厌神经激动的发作。更重要的是，他在戏院里跟别人争论得很

激烈。一个去马德里求学的乳臭未干的傻瓜竟然说，现代的戏剧家们不应当模仿洛佩·德·维加和卡尔德隆，在舞台上以诗为台词是不自然的，散文才更适合当代的戏剧。真是个白痴！居然说诗不自然！我们所有的人，不分阶层，一旦受到侮辱，就会突然铿锵有韵地朗诵起五行八音节的诗句，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正如霍维利亚诺斯① 说的那样，诗歌永远是热情的语言。假定我是贝纳维德斯，而卡尔瓦哈尔正想方设法要扫我的面子，

像臭名昭著的荒漠中的窃贼，
在黑暗中匍匐爬行；

那时，我最自然不过的表现就是高声朗诵蒂尔索·德莫利纳以下的诗句了（维克托扮演起人物角色）：

为遭你们中伤的名誉复仇，
我来到这里。
我的名誉受辱发出雄狮的怒吼：
代表我的标志就是那雄狮，
我的名字叫贝纳维德斯。
这头高贵的雄狮，由两个下贱的
叛徒的血染起猩红色，
他会不会为我那被下流的拥抱
刺伤的心报仇雪恨，并再次
给我的后裔准备好纹章？”

唐维克托怒视扮演卡尔瓦哈尔的墙边桌，正打算让它以表示歉意的口吻说：

“如今我们已是姻亲兄弟，
所以你的话并不使我生气……”

---

① 霍维利亚诺斯，加斯帕尔·梅尔乔尔·德·霍维利亚诺斯（1744—1811）西班牙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

正当这时，他突然看见他的植物标本，花盆、采集的蝴蝶，还有他作为鸟笼、蟋蟀罐、细木工制作者、植物和昆虫学收集家，以及其他同样重要手工艺家所用的十几件精巧器具的残余物摆在桌面上，不禁大惊失色。

“噫嘻！此乃何故乎？”他以文绉绉的散文惊呼道，“此乃何人所为，竟造成此一大破坏？佩特拉！安塞尔莫！”他使劲拽铃。

佩特拉笑嘻嘻地进来了。

“这些是什么意思？”

“不是我，老爷，也许是猫进来了。”

“猫！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唐维克托很少大吵大闹，不过谁要是碰了他称之为他的博物馆中那些永久展示他癖好的什么东西，他就会变成一位塞希斯蒙多①。确实，他不知不觉地就模仿起佩拉莱斯来了，他刚刚看了这位演员的表演，这时他自己也就像疯子似的又跺脚又高喊。

“叫安塞尔莫来！把安塞尔莫带来见我——如果他不给我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就把他从阳台上扔下去。”

安塞尔莫被引来见唐维克托。“也不是他干的。”

正在怒不可遏之际，金塔纳尔又看见他放在角落里的捕狐器已经全部散了架，成为一堆无用之物了。

“原来这也遭难了！我的天哪！正当我快要胜过弗里利特独占鳌头的时候。究竟是谁弄下这一烂摊子的？”

安娜在屋里听到吵闹声便匆匆赶来。

她把事情的全部经过作了一番解释。

“佩特拉，”她接着说道，“你为什么不对主人说实话呢？”

---

① 《人生如梦》的主人公。其国王父亲将他监禁多年，使他变成一性情暴戾的人。当他终于获释时，他的第一个举动便是把一位惹恼他的什么人从阳台扔下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说，太太。”

“说什么？”唐维克托问道，显得有些莫名其妙。

“是不是该……”

“你绝不可以对主人隐瞒任何事情，”庭长夫人说道，一面把高傲的目光紧盯着女仆。

佩特拉苦笑了一下，垂下了头。

唐维克托皱紧眉头，看看周围的人，那样子活像个患有一过性行为就失常的人。

人们很快离去，只剩他一个人呆在书房里，望着那堆被彻底毁坏的发明物机器和收集物陷入了沉思。

“我的上帝！这可怜的女人莫不是疯了？”金塔纳尔抱着头，长叹了一口气。他决心请医生认真会诊他妻子的病情，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宅子里的人很快都入睡了，就只有佩特拉还站在走廊中央，手里端着烛台，满腹狐疑地侦察这光荣之家的一片寂静中究竟有啥隐私。

“作为仆人，她在生活中见到的事情多了。这宅子里要出事。女主人到花园里去干啥呢？她不是听见靠近花园铁门那边有人声吗？也许只是她想出来的——不过反正要出事了。他们会让她扮演什么角色呢？他们会让她参与机密吗？要是他们不信任她，那就等着瞧吧！”

这位淫荡的金发女郎觉察到这个家庭也有不光彩的隐私，心里不禁产生一种病态的喜悦，此时她听到在远处安塞尔莫正鼾声大作，心想：“他也是个大傻瓜，从不知道在夜深人静时来找她。”

第十一章

讲经师总是黎明即起。他终日活动繁多，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于是便只有起早贪黑少睡觉才有点机会读书。他身兼教区总管和总教堂学者二职，工作多得叫他喘不过气来。除此之外，他虽说是位教士，却未能免俗，这就意味着他迎宾拜客，交游甚广；这种事尽管极其烦冗，但也是占去他大量时间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清晨他研读哲学和神学，阅读耶稣会的刊物，写他的讲道辞和其他什么文章。他正在撰写一部《贝图斯塔教区史》，这可是一部严肃并有独到见解的著作，一旦问世，将会阐明西班牙教会编年史中某些人所不知的隐蔽之处。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并未读过这本书，可是饱餐之后心里高兴，就对此书大肆贬斥。他极其机密地小声说："讲经师被称为学者倒是当之无愧，但却很难说是位历史学家，谁也不可能样样精通呀。"

晨曦微露，唐费尔米恩便在伏案写书。那天清晨凉气袭人，他不时搁下笔，哈哈手指头，思考着往下该怎么写。他用母亲的一条旧披巾裹住双脚，头上戴一顶露了线的黑天鹅绒帽子。他那黑色教袍服，打满补丁，年深日久已经褪成棕褐色，道袍下的短上衣，由于穿得太旧，布料袖口油光发亮。这身寒酸邋遢的衣著，与讲经师平时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整洁、优雅和华丽装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可是等他笔头工作一结束，接待来访者的时刻临近，这身破烂即刻就会消失。那时，他就会披上一件崭新舒适、剪裁合身、飘洒精美的长袍，而把布边拖鞋和肮脏的小帽藏到卧室的角落里，令车夫"俾斯麦"羡慕不已的鞋子，宛如一轮黑太阳在头上放光的便帽则把这位重要人物的头脚两端都笼罩了起来。

他在书房里只接待那些他想以自己的才智使之倾倒的人，然

而在贝图斯塔乃至全省，聪明才智却很少使人倾倒，于是大多数来访者便被让到书房隔壁的客厅里落座。

很少有人能夸口说，他对教区法官的住宅了解得一清二楚。一般之所见到的也不过就是门厅、楼梯、过道、接待室，再就是挂有绿色窗帘的客厅以及几把有灰布罩子的座椅，这些家具，由于摆放在半明半暗的地方，看起来也只能是若隐若现的。那些捍卫教区法官诚实正直的人用以驳斥贬损他的人的论据之一，就是提醒人们别忘了他屋里的陈设简陋，家居生活朴素。

这正是头天下午在林荫道上僧人俗人闲聊时加以讨论的话题。

“他和他母亲一年合起来的花费恐怕不到三千比塞塔，”年高德劭的大祭司里帕米兰说道，口气十分严肃。“不错，他穿得挺好，确实很漂亮，甚至有点奢侈，不过他的衣服要穿很长时间，他很爱惜它，总是保证把它刷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这在他的预算中并不是很重要的项目。诸位请想一想，在政府拒不付给我们俸禄的那些不祥的日子里，我们一顶帽子通常要戴多长时间就明白了。除此之外，他们花在其它东西上的钱又能有多少呢？唐娜保拉一身黑色圣里塔教服不过是一小块哔叽，披巾紧紧搭在肩头，丝头巾拉下来罩住太阳穴，整整一年都是这身打扮。他们吃啥东西？我没见过他们吃饭，可是有个办法可以把事情弄个一清二楚。我有一位好朋友，你们都知道，是位心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教授，虽说他是可恶的苏格兰学派① 的信徒。他整天在市场上转悠，好像那里是他治学授课的学院，据他说，从未见到教区法官的女仆买鲑鱼，也只有在价格极其便宜时才买鲷鱼，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住的又如何呢？你们大家都知道，他的住房不过是间

---

① 指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1710——1796）。他的观点不同于休姆，屏弃了怀疑主义的经验主义，是苏格兰学派的创始人。

小舍，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真正是位名符其实的基督祭司的住所。其中最好的部分，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那间客厅，可是老天有眼，那算什么客厅呀！那式样完全是史前时期的；庄重整洁，这倒不假，然而那黑暗掩盖了多少心计啊！谁敢说那绿色绵缎椅子里面不是绽开了线的？你们有谁见过那椅子不加套时的样子？还有那张古老的螺脚小桌从墙边凸出，一度是金光灿灿的，现在已黯然失色了。还有放在小桌上的八音钟，弦都没了，当然也就不再奏乐了。诸位先生，我不允许任何人反驳。总之，讲经师是个安贫乐道的人，一切有关贿赂和买卖圣职的流言蜚语全属无耻的造谣中伤。”

“这些都不假，”前市长兼高利贷者福哈反驳道。凡遇有这类谈话他是十处打锣九处在，好像他生来就是为了嚼舌根的。“不可否认，他们过的日子跟穷人一样，然而卡拉斯匹克先生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可他却是个百万富翁。所有的吝啬鬼都有钱。有一个子儿就等于赚一个子儿。唐娜保拉的钱财藏得可严实了，而那又是多大一笔钱财呀！讲经师在好些村子里买房置地又怎么说呢？唐娜保拉在玛塔莱雷赫、托拉塞斯、卡涅多和索米埃达购置别墅又该怎么说呢？还有她在银行里的股份又是怎么回事？”

“诽谤，纯粹是诽谤！你又没有见过地契，没看见过证件，你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过……”

“可是我知道有谁看见过。”

“谁？”

“所有的人！”唐桑托斯·巴里纳加大吼一声。只要是口诛他的死敌教区法区，他无有不挺身而出的。“所有的人！我……我……如果我要是说出来……；不过总有一天我会说的！”

“得啦，得啦，要断这个案子你可当不了法官，也当不了证人。”

“为什么当不了？”

“因为你恨讲经师。”

“我当然恨他。”他高举起一双握紧的拳头，“总有一天我要让他受到惩罚。”

“不过你恨他只是因为人们通常说的‘同行是冤家’。你是出售教堂礼拜用具的，什么圣餐杯，圣餐盘，圣水瓶，圣灯，圣体盘，十字褡，蜡烛，甚至还有圣饼。”

“不错，先生，而且我还以此为荣呢。”

“我知道，不过你出售所有这类东西，还……”

“喂！喂！”福哈插嘴说，“出面证明干得多漂亮啊！这条消息多么精彩呀！唐卡耶塔诺出面证明唐桑托斯和唐费尔米恩是冤家，因为他们是同行。而我们杰出的里帕米兰先生则承认，人们流传的说法原来是真的：讲经师违背了神人二者的法规，竟然做起生意来了，是‘红十字’教堂礼拜用具商店的老板，真正的老板，而主教区下属各教区的神父们则不管愿意不愿意，反正被不择手段地逼着到这商店来买他们需要的或不需要的东西。”

“等一等，福哈先生，或是魔鬼先生……”

“当然啦，人们喜欢往最坏的方面去想，不过既然‘红十字’恰好在教区法官家隔壁房子的底层，既然我们都知道两家地下室又有一道门相通，怎么……”

“得啦，别在这儿胡言乱语、惹事生非了。”

“说话小心点，教士阁下，我可不是个惹事生非的人，也不是个愚昧无知的人，我也不拾人牙慧，尤其不会跟着一位教士人云亦云。”

“你也许不是个愚昧无知的人，可是你那脑袋瓜子一遇正经事就关得紧紧的。巴里纳加先生，我们尊敬的唐桑托斯，凭什么会忽然认为他的五金店生意疲软是因为教区法官跟他作对，展开竞争造成的呢？你这个榆木脑袋，这跟‘红十字’商店是否有个地下室，讲经师是否有片商店有啥关系呢？就算这是违反教规和商

业法的。你想说什么都行，因为这并不冒犯上帝，可是别造谣中伤，说话得小心点。”

“唐卡耶塔诺，你听好，不管你年纪大，也不管你是阿拉贡人，都没权力这么蛮横无礼。”

“别那么吹胡子瞪眼的，菲拉布拉斯阁下①，别那么狂呼乱叫！”教士反唇相讥，一边撩起大氅的下摆，往肩上一搭。

必须说明的是，双方尽管唇枪舌剑地对干，但说话的口气却是开玩笑的，也就使这些言词失去了份量，不再得罪人了。在贝图斯塔，人们一年到头都在互相挖苦嘲讽，仿佛总在过狂欢节，幽默感也正在于此。谁要是生气，不仅跟习俗不合拍，而且还会被认为是缺乏教养。

“哦，”前任市长大声说道，“我会像拍死一只蚊子那样杀死一名教士的。”

“我敢肯定你会的，谣言杀人嘛。喂，注意，你这条蝰蛇似的自由思想家，戴布帽子的伏尔泰，带响尾的路德，根据您阁下的思维方式，我们对于人们说的讲经师放债收到百分之二十的话也可以信以为真了。”

“Non capisco②，”前任市长回答说，他懂歌剧意大利语台词。

“你听得懂我的话，不过我要说得更明白些。你鼓舌摇唇，迈动长腿（我倒很想把这双腿砍掉），不过是又一个专门从事破坏讲经师声誉的会行走的造谣机器。这么看来，如果唐桑托斯攻击教士是因为他抢了自己的五金生意的话，那么你恨他就一定是出于高利贷的小事一桩了：‘同行是……’。”

---

① 菲拉布拉斯，撒拉逊巨人，曾从罗马盗走基督圣骨，后被奥利弗击败，皈依基督教。

② 意大利语：我不懂。

“留神点，里帕米兰先生，我可是要发火了。”

“那有什么不好对付的——你那里头不就是点热空气嘛。”

“你说我是放高利贷的？”

“一点不错。”

“我光明正大地使用我的资金，既帮助了雇主，也帮助了工人，我是推动工业发展的动力之一，理所当然要收取利润。这道理明白易懂，就像你的鼻子长在脸上一样。神父们眼下倒是挺红的，他们要是消磨时间之外还懂得点什么的话，就会知道，我提供贷款要冒风险，而且如果必要，还得交保险费，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我收取费用是应予认可的。”

“你才需要保险呢——以防精神失常，你这胡言乱语的经济学家。”

“我对财富的流通作出贡献……”

“就像海绵对水的流通作出贡献一样。”

“而神父则是社会大蜂房中的雄蜂。”

“那好，要是说雄蜂，我们也好不了多少……”

“神父们都是些笨蛋……”

“要是说笨蛋，我们也好不了多少。‘光荣革命①’时期，我认识那么一位市长……”

“你有什么可说的来反对革命？我仿佛记得，正是革命才让你得到了‘阁下’的称号。”

“革命算什么！我获得称号是凭我的功绩、凭我的工作、凭我的……笨蛋先生！”

“把这些侮辱人的话留给你自己吧，还是解释解释我为什么非得是教区法官的冤家对头。难道是我以3分利借钱给村民们了？难道是我把受委托保管的捐款借出去，并且未经认可就从捐

---

① 1868年的西班牙革命。

款的利息中牟取私利了？难道我的收入来自那些与教区事务有牵扯的贫困和头脑简单的基督徒？难道我在人们称之为主教的宫殿的托雷多丛山中做贼行窃了？”

“我警告你：如果你继续这么喋喋不休地胡说八道找麻烦，我就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要说的话又不是针对你的，唐卡耶塔诺或是唐炮筒子。你也许有点放荡，算得上个色鬼，可你不是——不是讲经师——不是教区法官——教会的路易斯·卡德拉斯①。”

除了唐桑托斯，大家都认为这话太过头了。

“好啊，路易斯·卡德拉斯……！”

然而唐桑托斯高声抗议起来了：

“不对，先生们，他算不上路易斯·卡德拉斯，因为路易斯·卡德拉斯是侠盗中的杰出人物，为人慷慨，每次出去打劫都冒着生命危险。更重要的是，他是打富济贫的呀。”

“是呀，他抢了彼得，给了保罗。”

“可是教区法官既抢彼得，也抢保罗，抢了往自己身上裹。他是个恶棍，我桑托斯·巴里纳加的话准没错：他是恶棍，我知道他准保没有好下场。”

巴里纳加出气带烧酒味，这就是他脾气坏的气味。

唐卡耶塔诺耸了耸肩，便转身走了。走的时候说：

“这些人就是要使我们过上幸福生活的自由派人士。他们现在发火，那是因为不允许他们在报刊上发表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狂言恶语。”

在贝图斯塔的散步场所，在大街小巷，在绅士俱乐部，甚至在教堂的圣器室里，每天都可以听到这类谈话。

这类闲言碎语德帕斯全知道，因为他有好几名暗探，全是靠

---

① 19世纪——臭名昭著的匪徒。

得住的穿道袍的心腹。他们中最卖力、最机伶、又最守口如瓶的当数大教堂的副风琴手，从前在神学院时他就专门爱打小报告：他常常到戏院顶楼座里对那些爱慕塔利娅① 或不管是谁的见习神父发动突然袭击。他是个年轻的神父，狮子鼻，很得教区法官母亲的欢心，名叫坎皮略。

唐费尔米恩对于人们议论他些什么并不很在意，但是他确实很想知道这些流言蜚语的详情；想了解人们辱骂他到了何等程度。

不过，在十月那个寒冷的情景，讲经师一边呵着手指，一面陷入了沉思，不过他想的倒不是人家背后骂他的事。

德帕斯先生本来一直在思考的，而且欲罢不能正在考虑的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他想在自己内心中刻意搜求宗教热忱和纯洁的信仰，以便从中获取灵感来写成一段具有说服力的、雄辩而又朗朗上口的文字来，然而他的意志却拒不听命，相反的，他的思绪依旧萦绕在不断袭来的回忆上。他那只贵族般细嫩的手在一页纸边上划出一些短短的横线，然后又划些竖线与之交叉，于是那图形就像窗格子。在想象中，他看到这格子后面有一件黑大氅，大氅下有两颗火花，那是在黑暗中熠熠生辉的两只明眸。要光是明眸那倒也罢了！

“可是还有那声音！这是一个女人在忏悔室前虽无内疚，但却并非不感羞耻，被宗教热情、被她袒露自己全部清白时特有的羞怯所改变了的声音！

“她究竟是那一类女人呢？这么一个心灵上满是神的恩典的宝藏，这个专门为教会而设的争取的对象就在这里，在贝图斯塔，而他，这位全省的精神主宰，对此竟一无所知，难道这能是真实的吗？”

---

① 司喜剧的缪斯女神。

可怜的唐卡耶塔诺对某些事小有才能——对于世俗生活中纯属形式上的事务，对一些肤浅表面的事情还能应付裕如，可是要做这样一个灵魂的导师他就心拙口笨了。

唐费尔米恩对于里帕米兰过了那么长时间才把这么珍贵的珠宝移交给他深感不满，因为大祭司对于那珠宝的真正价值根本没有能力作出确切的估价。只是由于懒惰，这老头子才最终决定把那珍宝让给了他。

唐卡耶塔诺曾经十分严肃庄重地谈到庭长夫人。

“唐费尔米恩，”他说道，“你是唯一能够和这位可爱的孩子达到理解程度的人，她要是老那么向我诉说她的精神负担的话，一定会让我发疯的。我太老了，处理不了这类心灵骚动。我甚至不理解她。我问她，是否要坦白什么罪过，可她却说不是。那又为什么感到不安呢？然而她依旧往下诉说心头的重负。我对这类事完全无能为力了，所以我把她交给你。我刚一提出她最好向你去忏悔，她马上就同意了，因为她意识到我再也对付不了啦。这倒不假，我确实是技穷了。我按自己的方式理解宗教和道德，这确实是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我并不把虔诚看作是中国七巧板一般叫人难以弄懂的事。说简单点，阿尼塔有点浪漫——你知道他常常写诗，那倒不妨碍她为人圣洁，然而她想给宗教中注入一些浪漫气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顶好是撒手，因为我没有力量把她从这种危险中解脱出来。对你来说，可能就易如反掌。”

大祭司凑到教区法官跟前，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仿佛要贴着他的耳朵说话，虽说没办到，可还是又说了几句：

“她看到过虚幻的显灵，在洛雷托，那时正是她到了微妙年龄快要转变成妇人的时候，是某种与气质有关的事，在那时她患了热病，她姑妈唐娜阿依西亚和我去才使她苏醒过来。后来她完全康复了，就成了个女才子。你很快就会明白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和贝图斯塔的夫人们不太一样，是个坚韧不拔的女性，看起来

温驯得像只小羊羔，骨子里却完全是另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她表面上对什么都同意，可心里却反对。忏悔时谈到这一点，她说她认为那是骄傲在作怪。并不是骄傲，而是她感到不幸才有这种结果的，只不过谁也没有猜想到这一点。你很快就会明白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唐维克托天生对这些复杂的事就缺乏洞察力，我也一样。既然我们最好不去为她找一位情人，好让她跟他发泄强烈的感情——说到这一节骨眼上，唐卡耶塔诺又哈哈一笑——“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们两人取得某种协议。”

讲经师回想这番话时，想起他当时脸红得像罂粟花一样。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们两人取得某种协议！”这句话，唐卡耶塔诺说者无意，可唐费尔米恩却听者有因，把它反复琢磨了好几个钟头。

他整个晚上都在想这件事。他们有朝一日会达到某种谅解吗？唐娜安娜会心甘情愿地向他敞开心扉吗？

讲经师知道在贝图斯塔隐藏着一个地下世界：那就是人们良心上隐私的城市。他对所有豪门的家庭无不了如指掌，对于那些可能对他有用的人的内情全都清楚。他比任何其他贝图斯塔的僧人俗人都精明，他找到了一种办法，把这座虔诚城市所有最重要的信徒都吸引到他的忏悔室前来。怀有一定企图的女士们已经把他看作是唯一comme il faut① 忏悔师。然而他却精心挑选他的精神子女，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本事把讨厌的人打发走而又不得罪他们；他想听谁忏悔就听谁忏悔，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

他对别人的罪过记得一清二楚，有过耳不忘之功。就连那些拖拖拉拉、半年一载才来赎罪法庭坦白交待一次的人，他也能把他们的生活和弱点牢记在心。他把每个人的忏悔联系起来，渐次在头脑中绘制出一幅贝图斯塔显贵阶层精神世界的地图，对于平

---

① 法语，十分适当的。

民百姓他不屑一顾，除非他们有钱有势，换句话说，有钱有势充大爷。恩西马达区全归他管了，他正在逐步征服移民区。正如气象学家能预报旋风一样，讲经师也能预报贝图斯塔不少风暴迭起的事件——有家庭变故，社会丑闻，以及各种奇遇。他深知虔诚的妇女，除非为人谨慎，否则在忏悔时一般都会泄露关系密切的人的弱点。

这样一来，许多贝图斯塔绅士尽管从不向他忏悔——也许从不向任何人忏悔——讲经师对于他们的过失、怪癖、恶习，乃至偶然犯下的罪行便都了如指掌。

有一位自由主义非常重的人谴责耳语忏悔这种做法，可是德帕斯却能说出他有多少次烂醉如泥，他在牌桌上输掉了多少钱，他是否曾染指某种不光彩的事，是否虐待过自己的妻子以及其他一些更不为人所知的隐私。他常常作为亲密的朋友去拜访一些人，那时他会一言不发地听着这家人的争吵，极其谨慎地盯着地板，做出一副此事与他无关、并确实能够理解的样子，而实际上，他也许是在场的人中唯一知道内情、唯一能解开这疙瘩的人。内心深处他鄙视贝图斯塔人。他们不过是“粪堆”，因此，也就成了极好的肥料。他把这些肥料撒在自己的地里，于是他搅拌的这些粪肥便给他带来无比美妙的丰收。

现在，他看到庭长夫人犹如宝贝藏在他的地里被发掘出来①。这宝贝是他的，名正言顺是他的。有谁敢来跟他争夺呢？

他一分钟一分钟地把庭长夫人向他忏悔的那一个多小时回想了一遍。

“忏悔了一个多小时呀！”那天早上祷告以后，凡属圣器室这一圈子的神父便聚集在一起，光议论这件事。

---

①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他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受俸教士唐库斯托迪奥头天下午就坐立不安，开头是因为他一心想目睹庭长夫人到达大教堂的情景，随后又想方设法打听总是没完没了的“叫人吃惊的”忏悔。他假装有事，在教堂北廊来来去去，总要或远或近地走过讲经师的忏悔室。起先，他看到其他的女人在窗格子旁，唐娜安娜则在祭坛前祈祷。等他再经过时，庭长夫人头巾盖着的头已经靠在忏悔室前了。当他再次经过忏悔室时，她仍然呆在那里没动；等再一次经过时，她还是在那儿，总是那个样子。

“唐库斯托迪奥，”杰出的副主教格洛塞斯特尔说道，他一直在观察受俸教士的来来去去，“有什么新鲜事？那位夫人到了没有？”

“一个钟头了！一个钟头了！”

“看得出来，是一次全面忏悔。”

又过了一会儿。

“有什么新鲜事吗？”

“一个半钟头了！”

“她一定是从亚当起，把自己老祖宗的所有罪过全都对他讲吧。”

格洛塞斯特尔呆在圣器室里，等候“这件丑闻的收场”。

副主教和受俸教士看见庭长夫人离开大教堂，便走到一起谈论这件事，把这一非同寻常的消息传遍全城。

“他们不会去添油加醋的。光说事实，就凭事实已经够了。整整两个小时啊！”

确实，忏悔的时间够长的。讲经师也好，安娜也好，都未曾留意这分分秒秒是怎么样过去的。光是她的身世就叙述了好久。此外，他们还谈论了那么多事情！唐费尔米恩很满意自己的雄辩口才，它肯定对她产生了影响。唐娜安娜也从未听任何人像他那么侃侃而谈的。

“在和安娜秘密谈话前他就感到迫切的渴望，那是实际上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提示。是的，是的，这是某种新事物，某种能唤起他精神新生的事物，而这精神已经倦于只为自己的野心和别人的贪心，亦即他母亲的贪心而生活了。他的灵魂需要柔情，需要温存的心，来补偿那么多的严酷经历。难道生活中什么事都非得是伪装、仇恨、统治、征服和欺骗吗？”

他想起在莱昂圣马科斯学院攻读神学时的情形，那时他心中充满纯洁的信念，认真作好参加耶稣会的准备工作。“在那里，有一个时期他曾感到一颗温柔的心在胸中跳动，他曾以极大的热忱祷告，怀着热爱的激情沉思默想，一心想要为耶稣而牺牲自己。这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他似乎不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打从头天下午起，他认为他就体验到激动人心的感情，难道那些激情会不是同一种类型的激情勃发？过去他在贝尔内斯加河畔①徜徉时，心中颤动的纤维有如抚慰他心灵的妙曲，而今正在颤动的难道就不是同样的纤维吗？讲经师的嘴角浮起一丝苦笑。“即使这一切不过是种幻觉，是场梦，但又干嘛不去做场梦呢？有谁说得清，这个吞噬着我的野心不是另一种更高尚的激情的倒错形式？难道这火焰就不能为一种更崇高、更无愧于我的灵魂的感情而燃烧吗？难道我就不能在一种比自己的雄心更纯洁的火焰中燃烧净尽吗？我的雄心啊！多么卑劣，多么可怜！难道征服这位夫人的灵魂不比争夺主教、红衣主教，乃至教皇的职位具有更大的价值吗？”

讲经师发现，原来他正在纸边上勾画一顶教皇的三重冕。

他长叹一声，把笔扔在一边，仿佛他产生这些念头全怪它——他已经认为这些念头纯属徒然了——于是摇了摇头，拿起了另一支笔。

---

① 流经莱昂城的一条河流。

前面的一段是这样的：

“天主教各界翘首企盼之大事，即确认教皇一贯正确之教规，终于在1870年7月18日这一永远值得记住的光荣之日，即值此天主所造之日得到肯定。”

讲经师接着写道：

“至此，第四届君士坦丁堡教务会议之宗旨最终得到确认；首先确定维护正义信念之法规；至此，第二届莱昂教务会议认可的希腊人信奉的教义获得批准；神圣教务会议宣布并确定；罗马教皇作为代言人，完全享有神所授予的耶稣愿赐予教会一贯正确性。”

唐费尔米恩放下笔，用双手支着下巴。

“他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弄得自己写不下去。难道是题目有问题？也许那天早上他的思绪不对路，无法处理这么庄严的命题。一贯正确！这可是一条了不起的而又最无畏的教义，是被怀疑讽刺所围攻的信仰作出的极其艰难的挑战行动。这就仿佛置身于古罗马竞技场的野兽当中，呼唤它们向前，怂恿它们，激怒它们发起进攻。这样才带劲儿！就该是那种态度！”自从这场斗争一开始，讲经师就一直是宣言的热情支持者。“它代表了勇气、强有力的意志力、对权威的确认，是神学界的一场惊险壮举，并不亚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和哥伦布的远渡重洋。”

他在罗马的布道坛上曾以一种当时自发产生的雄辩口才捍卫这一英勇的教务，讲话时充满热情，仿佛他本人就是一贯正确的教皇。他把杜潘洛普① 叫做胆小鬼。当他从罗马与可尊敬的贝图斯塔主教结伴归来时，在马德里的卡拉特拉瓦斯教堂讲道，吸引了很多的听众。那天他讲的题目还是教皇一贯正确。各家报纸都

---

① 杜潘洛普(1802—1878)，奥尔良主教，罗马天主教自由派的主要发言人，反对教皇一贯正确的教义。

认为他可以和天主教当代演说家中的佼佼者蒙内西约和曼特罗拉教士，以及非教会人士诺塞达尔、比纳德尔和艾斯特拉达相媲美。

然而这一切全都落空了；他还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教会的作风就是这样，”德帕斯双手支着下巴，双肘支在桌上，把一贯正确的教皇的事全都置诸脑后，陷入了沉思。“教会主张谦卑，作为一个抽象的、集体的统一整体，作为等级僧侣统治制度，它确实是谦卑的，不过其目的是要抑制下边等得不耐烦的雄心。我在罗马崭露头角，在马德里使信徒们叹羡不已，贝图斯塔人被我弄得眼花缭乱——于是到了60岁，我就会被任命为主教。到那时就轮到我来故作谦逊，拒不接受那样的恩典。搞阴谋诡计的人青云直上，靠亲朋提携的、靠吹牛拍马的人不用布道也能一帆风顺，升官晋爵，而我们那些提升机会全靠自己布道感化众生功绩的人，便绝不可焦急不耐，相反，必得以谦恭恰当的态度耐心等待。这是场闹剧，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噢，要是我大把花钱去……！然而我的钱归我母亲管，再说，我也不会花钱去买本应属于我的东西，那是我凭自己的头脑，而不是凭我的钱袋理应得到的东西。不是说过，我是个杰出人物吗？不是说过，我是教会的一根坚强的支柱吗？那好，既然我是支柱，那你们为什么不给我该承受的重量呢？红衣主教阁下，究竟我是根支柱还是根牙签，咱们是怎么说好了的？”

讲经师确信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使用拳头猛锤一下桌面，以宣泄胸中的愤懑。

“来了，少爷，”一个甜蜜清新的声音从毗邻的房间里传来。

然而讲经师并未听见。一位20岁的少女走了进来。她面色苍白，身高而纤细，但就女性美所需要的形态来说，却也是够丰满的了。她的皮肤柔嫩，色调娇雅，与她那双黑刺李般充满梦幻似的大眼睛形成鲜明的对照；那双眼睛不停地转动，仿佛在做体操

似的不分昼夜看着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造作的、呆板虔诚的神秘表演。她的面貌接近古希腊的典型，而那优雅严肃的表情与这种脸型正好十分般配，显得极为协调。这女子颀长而不失优美，内心丰富却深藏不露，仪态庄重而神圣。她全身透露出一种冷若冰霜的气息，只有那双眼睛传送着柔情，使得她通体似乎都在散发出一股馥郁的香气。

这姑娘是唐娜保拉的仆人，名叫特蕾西娜，然而她的卧室却正好挨着少爷的卧室和书房。唐娜保拉坚持要这么安排。她住在二楼，图个清静，因为她不愿修士和僧侣们来来去去的响声烦扰她，可是又不想让她的儿子，她可怜的费尔米恩——对她来说，他现在和永远都是需要精心照料的孩子——睡在远离基督徒众生的地方。女仆的床一定得挨少爷很近，以便一旦他有事，她能告诉他母亲，老夫人好即时下楼来。

讲经师在家里是少爷。老夫人跟仆人们说话时这么称呼他，于是仆人们便必得这么称呼他。唐娜保拉原先并不总是那么阔气的一位夫人，所以她觉得少爷听起来比“尊敬的阁下”更够味儿。

唐娜保拉的女仆全都是她本村的人。夏天返乡时她亲自挑选她们，而且长时间都不让她们走。她们必须接受睡在少爷隔壁这一条件，对于这一被认为是极其自然的、乐园般的安排，无论是姑娘们或是讲经师从未提出过异议。唐娜保拉那明亮透蓝、毫无表情的圆睁二目消除了一切可能的怀疑，让人们一看就明白，她绝不会容许对她儿子癖性的纯洁以及他卧床的清白存有任何怀疑。确实，她甚至不许她儿子以别人会说闲话为理由说一句抗议的话，或作出丝毫反对的表示。他们能说些什么呢？在这所宅子里，唐娜保拉这位寡妇，以及她的儿子，这位教士，他们的纯洁是不容置疑的，这是极端明显的事实，根本不容许任何人说三道四。“唐费尔米恩还是个孩子，绝不会长大到懂得男女间的事。”这是这家的一个信条。唐娜保拉要求每个人都必须相信，她对自

已儿子的纯洁无瑕是坚信不移的。不过她的要求总是以沉默来达到的。

特蕾西娜走进屋里，一边扣着黑袍紧身围腰最上面的一排纽扣，随即又把绕过胸部的黑丝披巾在背后系好。

“少爷，你要什么？你不舒服吗？要不要我给你端杯咖啡来？”

“我？不，我的孩子，我没有叫你呀。”

特蕾西娜微微一笑。她用一只细长优雅的手揉了揉眼睛，勉强压住自己才没打呵欠，接着说道：

“我发誓，我听见……”

“不，我没叫你。什么时候了？”

特蕾西娜看了一眼讲经师头顶上的挂钟，告诉他时间，再次提出给他拿咖啡来，面带微笑，有点像是在卖弄风情，却又被一丝虔敬的表情所克制，因为表现虔敬是家人们必有的品德。

“我母亲……？”

“她睡着了，她昨夜很晚才上床。他们现在正忙于算这个季度的帐……”

“好吧，给我拿点咖啡来，我的孩子。”

离开以前，特蕾西娜先把家具放整齐，其实那屋里的东西也不能说搬乱了，因为一切都是她头天离开时的老样子。她的手掠过书桌上的书，但却不敢碰椅子和地板上的书。那些书是不许妄加搬动的。特蕾西娜在讲经师书房里时，他急不可耐地目随着她，皱起眉头，好像在等她赶快出去，他好继续工作和思考。

直到咖啡摆在他面前，他才想起自己是个教士，做弥撒是他职责的一部分。今天是不是要做弥撒？他是否答应过要做弥撒？他简直搞糊涂了。不过特蕾西娜处理家务举止沉稳，使他的思想终于安定下来。

无论是唐娜保拉或是特蕾西娜都不会忘记这些细节的。她们

的职责是留心听定时祷告的钟声，记下所有他要做的弥撒时间，关注每样与教会礼仪有关的事。德帕斯履行这些日常例行的职务总得要人提醒。他脑子里的事真是太多了！不过他只在家里健忘，可是一出家门，他就以自己极为忠实遵守宗教会议决议而自诩，而他的勤勉则经常成为司仪祭司学习的榜样。

他喝完咖啡，站起身来在书房踱步，尽力想转换思绪的方向，好摆脱妨碍他工作进展的那些使人厌烦的念头。

特蕾西娜不经"允许"便进出书房，不过她手脚很轻，不弄出一丁点儿响声，可说是沉静的化身。她端走咖啡杯盘，又回来拿锡壶，并从洗脸架那里拿走水桶，等她放回水桶时，同时拿来一条干净的毛巾。她走进卧室，让玻璃门敞开着，着手整理床铺，也就是要拍松枕头和两床褥垫，折好床单和床罩，把它们放到褥垫中间，铺一张毯子在床上，然后把枕头放回原地，一个叠在一个上面，不加枕套。讲经师有时睡午觉，所以唐娜保拉要仆人把他的床铺成这样，以便节省时间和劳力。要是认真收拾，那就得耗费大量洗刷和烫熨的时间，这太不划算了。

唐费尔米恩坐回到扶手椅里。特蕾西娜的黑裙子急速地摆动着，吸引住他的目光，那时特蕾西娜正把大腿紧靠床沿，好使劲把沉甸甸的褥垫抬起来。当她用力拍打垫子的羊毛面套时，每打一下她的裙子也就往上一跳，露出她那洁净的绣花衬裙的折边，同时也现出了一小截小腿肚。讲经师目随着女仆整理家务，思想早已飘到九霄云外去了。整理床铺时，特蕾西娜有一次几乎是两臂伸开地扑倒在床上，把大部分小肚腿和一大块白色衬裙布料都显露出来了。德帕斯觉得这一大片白色映入视网膜犹如一道闪电。过细想了想，他起身又在书房里踱步。女仆气喘吁吁地，一只胳膊插在叠好的床垫中，突然翻过身来，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她笑嘻嘻的，双颊泛起玫瑰色的红晕。

"少爷，是不是吵着你了？"

讲经师俯视这位美丽忠心的女仆，她的脸上在那时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他一手撑着卧室的门楣，向姑娘报以微笑，说道：

“特蕾西娜，说实话，我今天的工作很重要。如果你觉得无所谓，那就等我走了以后再回来把屋子收拾完。”

“行，少爷，马上就收拾完啦，”女仆用庄严的鼻音和无伴奏齐唱的声调回答说。

她边说边把床单抖得差点碰到天花板，急急忙忙收拾完床铺，就离开了少爷的房间。

他在地板上的书籍之间，沿着这些神学和教会法规中的小径走三四分钟。吸完了3支香烟后，他又坐下来，一直写到十点钟。当太阳的光线照射到他的鹅毛笔尖时，他才抬起头来，对自己的工作很感满意。

他朝窗外望去；天空万里无云，令人神清气爽。贝图斯塔很难得有好天气，所以一遇天晴就觉得分外宝贵。讲经师搓搓手，心里很舒畅。当他以一种机械的方式为一家只有笃信天主教的人才读的杂志即兴写作这篇捍卫教皇一贯正确的文章时，他也同时把攻击的计划考虑成熟了。

他想的跟庭长夫人差不多一样：他相信自己有了一大发现，即他将会得到一位心灵相通的姊妹。

讲经师既读赞成自己观点的著作，也读反对者的论述。他想起不敬神的雷南① 用诗体写成的一个故事。如果没记错的话，主角是一位瑞典或挪威这一带地方的修士和一位虔信的年轻德国女子。二人虽说彼此相隔遥远，但对耶稣的爱却使他们互相爱慕。在他们的关系中，没有虚假的伪宗教的多情善感，有的只是一种

---

① 贡萨洛·索贝哈诺在其版本中指出，雷南是一与时代不合拍的人。该故事为《十三世纪修道士田园诗：克里斯汀·德·斯托美尔恩》，该书于1878年第一次出版，标题为《有福的修女克里斯汀·斯托美尔恩》。

纯洁的爱，一点不像路德① 或阿贝拉尔德② 式的爱，而是人神灵交的、非性欲的真理的庄严、高尚无瑕的爱，这种爱很难想象会被肉欲所玷污。“他为什么会在此刻想起这一虔信的离奇传说呢？他跟那位漫浪而狂信的、神秘而热情的瑞典修士有什么关系呢？他是贝图斯塔的讲经师、19世纪的修士和极端的蒙昧主义者，正如高利贷者福哈所说的，是社会蜂房里的一只雄蜂。”

当他对镜擦洗梳头时，这些思绪纷至沓来，钻进他的头脑，他浮现出一丝苦笑，只是由于早先思想中留下的几许乐观情绪才使这苦涩稍稍减轻了些。

他齐腰以上全裸露着。由于他俯身在白色大理石洗脸盆上，那绷紧的姿势很费劲，他那本来就粗壮的脖子便显得越发粗壮了，他的胳膊跟他那宽阔结实的胸膛一样，长满子黑色卷曲的细毛；那完全是双运动员的手臂。讲经师打量着自己钢铁般的肌肉，虽有气力，却无用武之地，不免悲从中来。他面容白皙优雅，稍一激动便染上一层玫瑰般红晕。按照医生唐罗武斯蒂亚诺的忠告，他进行重量级运动锻炼，成就为一位大力士。在革命年代的一个夜晚，一位爱国哨兵去城郊向他查问口令，当他拒绝无条件投降时，那人竟想用刺刀捅穿他。德帕斯却一下子把那好战的哨兵的火枪在他的肩头上折断了。这一丰功伟绩无人知晓，就连唐桑托斯·巴里纳加也不知道，他可是个事无巨细，无论是真是假，只要是有损于“红十字商店”的，这是他给教区法官和他母亲所取的集体诨名。至于那位国民军自然是对这起事件讳莫如深，只好在心底永远诅咒那位教士和燧石击发枪。每当有人议论讲经师时，他也就掺和进来说：“如果我要是说出来的话……”

---

① 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曾收养从修道院出逃的女子卡特林·冯·波腊，并与之结为夫妻。

② 阿贝拉尔德，名彼得，是12世纪法国神学家，与爱罗绮思相恋结婚，但婚后爱情转为纯精神上的，二人便都加入修士会。

当唐费尔米恩擦身时，回想起他利用神学院放假返乡的机会在玩九柱戏时大显身手的情形。他半像野人一般在崎岖的高山上奔跑，穿过密密难行的灌木丛。镜中这位肌肉发达、长满汗毛的年轻人不知怎么搞的就仿佛像是一个失落的“另一自我”，这一“自我”停留在那些山背后，身体赤裸，长满身汗毛，有如巴比伦国王①，然而却自由自在，无比快活。他被所瞥见的景象吓住了，思路一下被带到老远的地方，于是他急急忙忙穿上衣服。等他把衣领扣好，他再次成为一个基督徒逆来顺受的偶像，强壮但充满灵性而谦卑，身体依然结实，但不再令人望而生畏。他有几分像心爱的教堂塔楼，也是那么雄伟、匀称、结实而优美神秘。不过塔楼是石头建造的。

想着在他这件有女人气的外衣和飘洒而又有如雕塑般的道袍下，隐屏着一个健壮的身体，他心理觉得很舒坦。

他正要出去，特蕾西娜出现在房门口，神情严肃地盯着地面，那表情活像明信画片上的圣徒。

“什么事？”

“少爷，有个年轻女人问能不能见你。”

“见我？”唐费尔米恩耸了耸肩，“她是谁？”

“佩特拉，庭长夫人的侍女。”

特蕾西娜说这话时，毫无惧色地盯着少爷的眼睛。

“她没说为啥来见我吗？”

“没说。”

“让她进来吧。”

---

① 指《旧约》《但以理书》中所说的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当他居功自傲，骄傲已极时，上天有声传下，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当时这话便应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他“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

佩特拉一个人走进书房。她穿一身黑衣服，平直的桔黄色头发搭在额头上，低垂双目，嘴边浮现出一丝甜蜜、天真的微笑。

讲经师认出了她。这个年轻女人下决心要向他忏悔，她凭着耐心和坚韧不拔的劲头，终于如愿以偿。可是后来他却不得不断然拒绝她好几次，免得她来纠缠不清。有些人专门制造丑闻败坏教士的名声，有些不幸的女人也竟然相信这些胡言乱语，她就是其中之一。她忏悔自己见不得人的隐私，在忏悔室的窗格子前涕泪交流，假装悔恨，坦露自己的一切。她长得漂亮，很有挑逗性，但是讲经师把她撵走了，而且要是社会规范并不禁止的话，他也会叫奥布杜娜立即滚蛋。

佩特拉跨进屋里，仿佛是位陌生人，仿佛像她这样微不足道的人绝不会在那么重要的人物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换在其它情况，她也许不会受到接见，不过一经说她是为唐娜安娜办事来的，教士的心中便充满了温柔的怜悯，一下子就原谅了这位任性的女人；她有一次曾经徒然向他做过邪恶的挑逗性暗示。他假装没有认出她。

特蕾西娜躲在过道的暗处监视着他们。讲经师估计到她会那么做，所以说起话来就仿佛当着见证人的面那样。

“你是金塔纳尔夫人的女仆吗？”

“是的，神父，我是她的侍女。”

“你是代表她来的吗？”

“是的，阁下，我给您带来一封信。”

“阁下”这一尊称使德帕斯满脸堆笑。他认为这一称呼是最适宜的。

“就这些事吗？”

“是的，神父。”

“那么……”

“阁下，太太要我亲自把信交给你本人。她说事情紧急，怕你

的仆人把信弄丢，或是放很久才给你。”

过道中传来一阵窸窣声。德帕斯听到这响声，便说道：

“在我的家里信件是不会丢失的。如果你再次带来书面信息，可以在前门交给仆人，完全不必担心。”

佩特拉面带微笑，她认为那笑容很谨慎，同时又拧了一下围裙的边角。

“请原谅我，阁下，”她颤悠悠地说道，脸刷地一下红了。

“没关系，我的孩子，多谢你的关心。”

唐费尔米恩心想，这女人对他可能有用，至于什么时候，为什么目的，怎么个用法他却不知道。他只觉得非得把她争取过来，用不着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对他有好处。他也想他应该告诉庭长夫人这姑娘的行为不怎么体面。不过这一切时机都还不成熟。眼下，他只是以绅士般虽说殷勤却几乎冷淡的态度向这位女仆说声“再见”。佩特拉刚要出去，房门却被一个女人给堵住了，她跟讲经师一样高大，肩膀似乎显得更宽。在她那雕凿粗糙的身板上，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这就是讲经师的母亲唐娜保拉。她虽年已60，但看起才50出头。黑丝头巾在下巴颏打了个结，把头包个严实，头巾下可以看到两条粗大油光的灰色发辫。她的额头狭窄，和脸色一样苍白，那双眼睛是淡蓝色的，毫无表情，只要看人一眼，就让人寒彻全身。谁也别想从那女人的眼光中发现什么。她的鼻子、嘴巴、下巴颏和儿子的一模一样。一条黑色羊毛披巾紧紧裹住她那瘦骨嶙峋的肩膀，毫无优雅风度地搭在她那镶白边的黑哔叽道袍上。这一身打扮再加上这副面容，唐娜看起来就像个穿好寿衣的死尸。

佩特拉有点慌张，忙向她问候致敬。唐娜保拉却公然把女仆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你来干什么了？”她问道。声音那么冷酷，仿佛是堵墙在发问。

佩特拉敛了敛神，用一种几近傲慢的态度回答说：

“我给讲经师送来一封信。”

说罢就离开了书房。

特蕾西娜在楼梯顶端的门口满面含笑地等着她。她们互吻面颊，这是贝图斯塔年轻女士们告别时的方式。她们是好朋友，因为二人都是仆役中的贵族，她们相互羡慕却不含偏见，彼此都尊重对方。佩特拉羡慕特蕾西娜的身材和眼睛，羡慕她在讲经师家的这份工作。特蕾西娜则羡慕佩特拉精力充沛，举止大方，精通优雅的风度和城市生活的奥秘。

“那个女人找你有什么事？”唐娜保拉发现只有她一个人和儿子在一起，马上就问道。

“不知道，我还没拆开她的信呢。”

“她的信？”

“是呀，就这封。”

唐费尔米恩巴不得他母亲距他有百里之遥。尽管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是出了名的，可是他还是没法掩饰自己的不耐烦，因为他急于读那封信，可又怕在他母亲面前脸红。“脸红？”是的，无缘无故地会脸红，不知道为什么会脸红，不过他要是当着唐娜保拉的面拆开信来看，他的脸肯定会变成樱桃一样的颜色。这完全是神经激动的缘故。然而他的母亲毕竟是母亲。

唐娜保拉坐在一把椅子边上，胳膊肘支在写字桌上——俨然是位不请自来的秘书——开始费力地卷一支像手指般粗的纸烟。因为唐娜保拉有抽烟的嗜好，可“如今他们干上了教堂的工作”，所以她只是在家人和亲密的朋友面前才偷着抽两口。

讲经师在书房里转了两圈，把信悄悄地塞进法衣下边内衣的衣袋里。

“再见了，妈妈。我必须去祝贺卡拉斯匹克先生。今天是他的命名日。”

“这么早就去？”

“是呀。晚了那里就会净是拜访他的人，而我却必须跟他单独谈谈。”

“你不要看它了？”

“看什么？”

“那封信呀。”

“等出门以后再看，反正不是十分火急的事。”

“就在这儿看吧，万一有什么事呢。你也许必须马上写回信或是留个条子什么的，你想过没有？”

德帕斯假装无所谓，拆开信看。

他大声念出来，免得引起怀疑。他母亲可不许有什么事瞒着她。再说，庭长夫人又能写些什么呢？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的。

我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不能领圣餐；我需要先会见你，再做一次忏悔。不要以为那是你告诫我要加以防止的那类疑虑顾忌，我相信事情很严重。如果你今天下午能同意给我一点时间，你的恭顺的孩子和诚挚的朋友将无比感谢。

安娜·奥索雷斯·德金塔纳尔

“上帝啊，这是封什么信呀！”唐娜保拉惊呼道，牢牢地盯着她的儿子。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讲经师转过背去问道。

“难道你认为给忏悔师能用这种方式写信？唐娜奥布杜娜才会写这类东西。你不是说庭长夫人为人很谨慎吗？写这封信的女人不是愚蠢就是发疯。”

“她既不愚蠢也没发疯，妈妈。只不过她还不懂这类事。她给我写信就像给其他朋友写信一样。”

“说穿了，她是个想皈依教门的异教徒。”

讲经师一言不发，他从来不跟母亲争辩。

“昨天下午你没去看隆萨尔先生。”

“我忘了我们的约会。”

“是的，我知道。你在忏悔室里呆了两个小时，隆萨尔先生等得不耐烦了，也没能给帕夫洛先生个回答，于是他只好回乡下去，心想你和隆萨尔还有我都是些骗子和自负的人，需要的时候就利用他，可是一当他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见死不救。”

“不过，妈妈，还有的是时间。那小伙子还在兵营里，新兵还没调走。星期六以前他们不会离开这里去巴利阿多利德的。还有的是时间。”

“是呀，让他在监牢里烂掉有的是足够的时间。隆萨尔会怎么说呢？要是你这个在这起事件中至关重要的人都把它给忘了，他还能做什么呢？”

“可是总得先履行职责呀。”

“费尔莫，履行职责就是对人要守信。那个讨厌的老家伙唐卡耶塔诺为什么想起来非要你来接受这份财产？”

“什么财产？”

德帕斯靠在门框上，毫不掩饰他急于离开的心情，把他的宽边帽在手里转了又转。

“什么财产？”他又问了一次。

“那个女人呀。写那封信的女人呀，她以为我的儿子没有比跟她闲聊更重要的事了。”

“妈妈，这么说就不公平了。”

“费尔莫，我很清楚我在说些什么。你的脾气太好了。你总是表现得很高贵，这就使得你什么也看不清弄不懂。”

在唐娜保拉看来，“高贵”就意味着“一切思虑无不超凡脱俗”。

“多亏副主教唐雷斯蒂图托，”她接着说道，“你那小小的一

次听忏悔才成了那个荡妇唐娜比西塔辛昨夜聚会中的谈论话题。是呀，先生，议论的就是你听那女人的忏悔到底是进行了两个钟头，还是不到两个钟头。”

讲经师划了个十字说道：

“他们已经在散布流言蜚语了吗？这帮无耻小人！”

“是的，他们已经在嚼舌根了！正因为如此我才出来说话。像这样的事一定要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你还记得旅长老婆的那档子事？你还记不记得那些诽谤给我带来的麻烦？费尔莫，这全都因为你太高尚，太轻信了。我跟你说过上千次了，光德行高超还不够，还必须懂得如何才能显得自己是个有德行的人才行。”

“我鄙视诬蔑诽谤，妈妈。”

“我可不，孩子。”

“难道你没看见，尽管他们胡言乱语，血口喷人，可我还是把他们全都踩在脚下了？”

“不错，眼下是这样，可谁又能保准这能长久下去？水罐不离井台破。唐福尔图纳托是个老实人，这倒不假，可他不是主教，而只是一头软弱无力的小羊羔，不过……”

“我已经完全控制了他！”

“是的，我知道，我也让他听我摆布，不过你也明白，要是他一旦让什么钻进脑子里，他就会失去辨别能力，什么道理都听不进去。如果丑角爵爷阁下再被诽谤你的人说的也许是真话这种想法所困扰，那你就完蛋了。”

“唐福尔图纳托干什么事都得听我的命令。”

“别太自信了。他听你的话，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你一贯正确，不过一旦他们让他看清你的那些丑事……”

“妈妈，他又怎么能看清那样一种事呢？”

“你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他相信耳听为实的话，那就等于他看见了。那一来我们就完蛋了。到那时，老实人，羔羊、丑角就会

变成一头猛虎，把你从教区法官的位置上扔下来，投入教士监狱。”

“妈妈，你心烦，所以胡思乱想些事情出来。”

“好了，好了，我心里有底。”

唐娜保拉站起身来，把那截短得不能再短的脏烟头扔在地板上，又接着说：

“我不想再看到这种甜蜜蜜的信，我不愿意再有这种在大教堂里的会谈。如果庭长夫人需要忠告，那就让她去听你讲道，那时你对所有的基督徒讲话，就让她去听你讲道，别来让我操心。”

“这么说格洛塞斯特尔……？”

“是呀，还有唐库斯托迪奥。”

“谁跟你说的？”

“塌鼻子。”

“坎皮略吗？”

“正是他。”

“可是他们能看到什么了？那些坏蛋能说些啥呢？这类事情怎么可能在夫人们的聚谈会加以讨论呢？难道那些人不懂对神圣的事物应该尊敬吗？”

“得了，得了！他们只懂嫉妒。尊敬吗？但愿上帝让他们懂得尊敬。副主教想做她的忏悔师，这倒是挺自然的——他最喜欢摆架子，喜欢有人谈论他……上帝宽恕我吧！不过我确实认为他喜欢让人议论，喜欢让人们猜测，他到底是不是勾引过那些虔信的女士们。他是个爱炫耀自己的人，而且是个坏蛋！”

“妈妈，你说得太过头了，一个教士怎么会……？”

“费尔莫，你太容易上当了。现在世风日下，人人自危，因此你也得有防人之心。就算你是个天使，你也必须装得比实际上更加有德行才行。难道你不知道人们说多少脏话来糟塌我们吗？格洛塞斯特尔、唐库斯托迪奥、福哈、唐桑托斯，甚至还有唐阿尔瓦

罗·梅西亚本人也施展一切手段，跟他们一鼻孔出气尽力来败坏你的名声。他们说我们在教区法官的公馆里采取暴利。”唐娜保拉开始扳着头指算。“说我们榨取教区的血汗；说我们接手教区法官时身无分文，现在成了银行的头号股东；说你巧立名目来赚钱；说咱们的仆人像海绵吸水一样四处搜刮财富，然后把吸来的钱财全挤进我们的水池里；他们说主教是咱们手中的傀儡，说我们卖蜡烛，卖祭坛；说是你下令全主教区所属各教区都需要更换祭坛，因为新祭坛都得从你这里购买；说是凡是有人来请求免罪，你都要狠狠地敲他们一笔；说你侵吞捐款；说我在教区外征收什一税，并收受新来的教士的礼金；说咱们……”

“够了，妈妈，看在上帝份上，别再说了！”

“最要命的是说你有不少桃色事件，说你利用精神顾问之便搞男女关系。说你，”她又扳起了手指头，只不过现在又用脚一下一下地轻叩地板，仿佛在打拍子，“说你使半城人都成了狂热的信徒；他们说卡拉斯匹克的女儿们进了修道院全怪你，也正是因为你的过错，她们中有一位害痨病快死了，仿佛你就是那肮脏地方的湿气和污秽；他们说，由于你的过错，贝图斯塔的首富帕埃斯姑娘才不结婚，因为她找不到如意郎君，而就连这一点也是你的过错。”

“妈妈……”

“还有什么？对了，就连你给口授教义圣布道会的姑娘们讲基督教义他们也看不惯。”

“无耻小人！”

“是呀，无耻小人，不过无耻小人越来越多了，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他们就会弄得我们身败名裂。”

“噢，妈妈，他们办不到！”讲经师大声说道。他终于大发雷霆，双颊胀得紫红，目光锐利，仿佛里面有不少钢针竖立起来，准备反击进攻。“噢，妈妈，他们别想办到。我把他们全都踩在脚

根下了，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把他们碾得粉碎。在这里我是最强有力的，他们无一例外全是笨蛋，是废物，连干坏事都不在行。”

唐娜保拉笑了，却留心不让儿子看见。“不愧是我的儿子，”她心想，又接着说道：

“不过费尔莫，他们唯一能抓住把柄的就是这一点。你知道得够清楚的，想想上回发生的事吧。”

“她是个放荡的女人呀。”

“可是她让你中了圈套，不是吗？”

“没有，妈妈，她没让我中圈套。你知道个啥呀！”

唐娜保拉的眼睛就像两位宗教裁判官。跟旅长老婆的那档子事她一直没能把它理清楚。她花了不少代价也只知道那是桩丑闻，幸亏她及时设法把它给压下去了。德帕斯一想起这事就反感，完全是年轻时干的傻事。要是认为他在35岁这样的年纪还会再那么粗心大意，那就太愚蠢了！他跟旅长老婆有染的时候，不过是个没经验的毛头小伙子，极度的虚荣心使自己很容易被轻率的奉承话所勾引而堕落。

“要是妈妈能洞察我心灵的深处，她就不会有这些用来折磨我的惊恐担心了。”

唐娜保拉却一个劲儿地描述众口铄金的危险，她知道这些话伤害儿子的感情，然而她认为忠言逆耳利于行，痛苦一下是必要的——因为她十分担心儿子会像所罗门王那样名声败落①。

唐费尔米恩的令堂大人深信妇女是无所不能的。她本人就是个好榜样。她并不怕其他的教士搞阴谋诡计能给费尔米恩的声望带来多大损害，她儿子不过是她榨取主教区财富的工具。费尔米恩是野心的化身，需要的是统治；他母亲则是贪心的化身，需要

---

① 公元前10世纪的以色列国王，在位时国力强大，但晚年沉湎女色，奢靡无度，横征暴敛，故使民不聊生，死后国家分裂。

的是占有。唐娜保拉把教区想象为她村子里的那种榨苹果汁机。她儿子提供压力，是压果子的压杠和木板，一点一点地往下压，使劲地挤榨。她就是螺杆，不断扭紧。她意志的钢栓穿过她儿子蜡做的意志。螺栓穿过螺母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就是机械力学，”正如唐费尔米恩谈到宗教信仰时常说的那样。“不过得促使一个女人去截住另一个女人才行，”螺杆心里这么琢磨，“儿子还年轻，还会被人勾引，她们已经试过一次了，说不定她们还成功了呢。”她相信女人的影响能力，可是不相信女人的德行。庭长夫人哪，庭长夫人！都说她不会干伤风败俗的事，可谁敢保证？唐娜保拉听到过一些闲言碎语。她和有些虔诚的太太过从甚密，那些夫人既想修成正果，又贪恋红尘，她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有时，甚至无事可知可晓，她们也会知道些事情。她们毫不掩饰地把两天前奥尔加斯在绅士俱乐部说的话告诉她，说是唐阿尔瓦罗爱上了庭长夫人，至少是想让她爱上自己，就像以前勾引许多其他女人那样。“唐阿尔瓦罗那人是他儿子的仇敌。她很清楚这点。”唐费尔米恩却不认为梅西亚是仇敌，尽管有时也猜想他在争夺贝图斯塔的控制权方面是个对手。不过唐娜保拉有着极为高超的直觉，只要事关她儿子的权力，她比谁都看得远。“唐阿尔瓦罗那人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头脑聪明，举止优雅，交游又广。他的风流韵事使他声望很高，贝图斯塔几位头面人物的老婆都站在他一边，有时慑于雌威，这些头面人物本人也支持他。他是那一派的领袖，而且是贝加拉纳家的得力助手，也许甚至还是他们的主宰。也许他可以以势均力敌的立场出发，向费尔米恩发起挑战，争夺贝图斯塔的统治权。贝图斯塔总得有个主人，如果没有，就会抱怨城市的重要市民缺乏‘个性’。那么梅西亚又为什么不该来争夺统治权呢？难道那位圣女庭长夫人和宝贵的唐阿尔瓦里托就不会达到某种谅解，共谋坑害费尔莫吗，”唐娜保拉总是凭空想出这类阴谋诡计，不管有多复杂多微妙都想得出来，因为

她自己一辈子就专门搞鬼。她疑心很多，可是只向她儿子暗示要提防庭长夫人和她那两小时长的忏悔。她没提到梅西亚的名字。有一个问题老在舌尖打转："整整两个钟头，你们到底说些啥呀？"

可是她没敢问出口。"归根结蒂，她儿子是教士，庭长夫人是位基督徒。"

提那样的问题太无礼了，而且亵渎神明，会惹得费尔莫大发雷霆的，那么做实在犯不着。

"再见，妈妈，"唐费尔米恩说道，这时唐娜保拉已经没话好说了，因为她不敢提那渎神的问题。

都已经到了楼梯口了，他听见他母亲说：

"这么说你今天不去参加祈祷会了？"

"现在祈祷会恐怕早都结束了。"

"太棒了，太棒了！"只剩下了她在喃喃自语，"我们可不是交得起罚金的富家翁呀。"

讲经师终于来到街上，高兴得像个逃脱了严厉的教师的教鞭的小学生。

日近中天，亮日耀眼。贝图斯塔上空万里无云，完全是安达卢西亚的天空。

是的，天气很好，可讲经师的心绪却十分郁闷，他母亲把他弄得神经紧张，窝着一肚子的火，气得不得了，虽然他并不知道该生谁的气。

"她是他的暴君，是位可爱的、被深深爱着的暴君，但有时太过于颐指气使，到了不容置喙的地步。他怎么样才能挣脱锁链呢？他能有今天完全归功于她。要是没有她那坚韧不拔的毅力，要是没有她那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直奔目的的钢铁意志，他现在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不是山间的放牛郎就是矿山里的采掘工。他比其他的人都强，可他母亲更强。唐娜保拉的直觉优于一切推

理论证。没有她，他在生存斗争中早就不止一次打败仗了。特别是当他的双脚陷入敌人在路上精心安下的绳网时，是谁把他的脚解脱出来的？是他母亲。她是他的保护神。是的，她比什么都重要。她专制，但他正因此而获救，她控制他，但这正是一种爱护。除此之外，他内心有个声音对他说，孝敬母亲是他灵魂中最美好的感情。有时他觉得蔑视自己，遇到这种时候，为了在自己灵魂中找出某种纯洁的感情以防止自我蔑视转化为绝望，他就记住这样一点：他是个好儿子、谦卑、恭顺、是个童心未泯的人，一个永远不会长成大人的孩子。世人把他看作大人时，他常常变成一头雄狮！

“然而此刻他心灵中却出现了反叛的情绪。他母亲的怀疑毫无根据。全贝图斯塔的人都相信庭长夫人的德行，她确实是位天使。他根本不配去吻她踩过的地面——只能这样来说明她的高尚。他们之中谁该提防谁呢？”

现在他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心绪恶劣了。“母亲说出了人们想用以毁掉他的那些诬蔑之辞，诸如指责他野心勃勃，骄傲自大，卑鄙贪婪，谴责他对许多人家施加恶劣影响，如此等等，不过难道这些全是诬蔑不实之辞吗？啊，要是庭长夫人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她是不会把心底的秘密信托给他的。出于信仰，那位夫人才藐视和不相信他的敌人加害于他的恶意诽谤毅然来到他的忏悔室前，乞求在她心灵的黑暗中给她一线光明，乞求在她人生的旅途中面临深渊时掷给她一根救命的绳索。如果他是个高尚的人，他那时就会对她说：嘘，别做声！我不配把你那宏伟的秘密迎接到我这陋劣的居所里来；我只会说几句安慰话来抚慰意志薄弱的犯过失的人，说几句恫吓的话来恐吓精神贫乏的人，并把他们转变为狂信者；对于爱上钩的人我甜如蜜，对已上了钩的人我苦如胆汁，我拿出来的糖块是诱饵，给我的俘虏吃的食物却是芦荟。我充满野心，更糟的是，而且糟到没法再糟的是我极端吝啬；我囤

聚不义之财，是的，不义之财；我是个暴君，不是牧师；我出售赦罪符，像个犹太人那样拿主的宗教做卖买，而当年救主曾把做买卖的人赶出神殿①。夫人，我是个卑鄙的人，我不配你信任，不配做你的精神导师。昨天我那令人改容的口才全是虚伪的，不是出自内心的，我不是个vir bonus②，大家说的都是真的，连那些毁损我的人说的也是真的。”

然而这种想法走得太远了，讲经师便意识到他的内心中出现一种反应，要起而保卫自己的好名声。

“咱们还是应该对自己更公平点才好，”他不由自主地这样想，这种想法是自爱所具有的自保本能所激起的。

那时他才想起来，正是他母亲促使他变得这么抠门儿的，于是双颊不免羞得发红。

“他母亲才是积攒财富的人。正是为了给予他一切的母亲，他才从事他们那无耻的买卖，甚至染上肮脏的恶习。他自己的热情，那种本能地给他造成损害的热情则是统治的野心；难道这种野心在本质上不是高尚的，不是正当的吗？难道他不配管理教区？难道主教不是很乐意承认他在道德上优于自己吗？确实，目前屈居人下，只统治贝图斯塔，并以此为满足，实在是一种审慎之举。啊，他深信，有朝一日他和安娜·奥索雷斯的友谊如果达到了他可以向她忏悔、把自己的野心告诉她的地步时，她，这位心灵上宽容为本的人，一定会赦免他所犯下的罪过的，至于他母亲的罪过，他被他母亲的贪婪拉进去犯的罪过则是不可宽恕的，这些丑恶到令人羞于启齿的罪过是不能向人坦白倾诉的。”

这类思绪一会儿折磨他，一会儿又抚慰他，这时他正沿着恩

---

①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二节。

② 拉丁文，好人。监察官加图以律已甚严知名，他说演说家是“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善于言辞的好人）。

西马达区街道两侧狭窄、残破、曲曲折折，几似荒无人迹的人行道上行走。他的面颊通红，双目低垂，像他惯常的那样，头向一侧倾斜，优雅的身材挺得笔直，步伐庄严而又很有节奏，宽大的长袍，没有一丝可疑的污点，在他身后飘动着。

遇到有人向他致意时，他答礼如仪，仿佛非常热忱，躬身及腰，帽脱在手，一如觐见国王，然而有时他却连正眼都不看一眼向他问候的人。

装出这副样子是他的第二天性。他有本事一边圆滑机智地跟人说话，一边想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唐娜保拉回到儿子的书房。她检查了一遍卧室，床铺得整整齐齐，床单清爽平直，没有一丝皱痕，看不出有啥名堂。她走出卧室，跨进书房，查看了一遍蓝布沙发和安乐椅，审视一番堆放在椅子上和书架上的书是不是都摆放得很整齐。她又细细看了看桌椅之类是否布置得合理。她仿佛想用眼睛嗅出点什么来。她把特蕾西娜叫来问了个问题，就像探矿一样用目光在姑娘的脸上挖掘，然后那目光便投向她衣服的熨子里，而那熨子和桌椅书籍以及所有的东西一样，并没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她要那姑娘说话．就像人们敲响银币来听音一样，好测定她的声音是否正确，没发现问题，便打发她走了。

“噢，”她又说道，“算了，没事，你去吧。”

她耸了耸肩。

“不可能，”她小声地喃喃自语，“没办法查出什么来。”

离开书房时她说道：

“男人真是变化莫测的造物！”

当她爬到二楼时，又补充了一句：

“他跟其余的男人一样，完全一样：整天在外边晃荡！”

第十二章

唐弗朗西斯科·德阿西席·卡拉斯匹克是贝图斯塔卡洛斯派政务会中一位最有势力的会员，因为他在最关紧要的时刻曾慷慨疏财相助，作出最大的牺牲。他是位政治家，因为他确信，除非善良的基督徒懂得政治，进入政府，否则宗教事业是繁荣不起来的。他的妻子是个宗教狂，憎恨自由派，因为前一次战争时，新教徒们把她父亲吊死在树上，连忏悔的时间都不给他。卡拉斯匹克一切听命于老婆。他已年近60，之所以成为显要人物，既不是因为他有胆略，也不是因为他有政治眼光，而是因为他有钱。他是本省唐卡洛斯七世秘密统治最重要的资助者。卡拉斯匹克对宗教的信仰是真诚、深刻而盲目的，这无疑是一种美德，然而他性格软弱，头脑鲁钝，再加上周围的人用心恶毒，便把他的虔诚变成了他本人、他的家庭以及许多其他人苦恼的根源。

他的妻子唐娜鲁西亚的忏悔神父是讲经师，他在这个体面的家庭中俨然是一贯正确的教皇。卡拉斯匹克家有4位千金。她们全都向唐费尔米恩做的第一次忏悔，全都在唐费尔米恩选定的修女会学校受的教育。最大的两位甚至宣誓修行，一个入了“慈幼会”，① 另一个入了“清贫的克拉雷修女会”。②

有一位自由派贵族破产，廉价把邸宅卖给了卡拉斯匹克，自己随后便极度伤心而死。这所邸宅位于古老颓败的新广场，正好面对奥索雷斯家的府第。

---

①即方济各·撒助爵会，该会创立于19世纪中叶，奉圣方济各·撒助爵为“主保”，重视平民儿童教育，因而又名“慈幼会”。

② 阿西西的圣克拉雷(1194—1253)是意大利修女，1213年创立“清贫的克拉雷修女会”。

讲经师由一位60多岁的女仆领进客厅落座，这位女仆见客人就像恶犬一般狂吠，可是却很乐意去舔教士们的脚跟。

“先生，请坐下稍候片刻，老爷在家，马上就出来。”然后又用神秘而尖刻的语调说，“他跟夫人的表兄、那位讨厌的大夫在里面。”

“哦，我知道了，是唐罗武斯蒂亚诺。出什么事了，福尔亨西亚？”

“肯定是特蕾莎修女病情有点恶化，但也没必要惊动老爷和太太，弄得他们不得安宁呀。可怜的姑娘不会是病得很重吧，先生？”

“我想不会，福尔亨西亚，不过大夫怎么说？他今天到修道院去过吗？”

“是的，先生，他去过，而且一直在对老爷大喊大叫。他气得不得了，简直是个疯子。我不明白他们干嘛请他来，一定是因为他是亲戚。”

客厅是正方形的，很宽敞，陈设朴素无华，由于它古色古香，高雅洁净，庄重稳沉，倒也显得有些雅致。唯一的新家具是一台爱拉尔德① 牌大钢琴。

唐罗武斯蒂亚诺一进房，福尔亨西亚就嘟嘟囔囔地走了出去。

这位大夫身材高大魁梧，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的衣著华丽，显得很气派，有些乡绅想以衣冠来显示他们的社会地位，往往就是这么打扮的。他卓有成效地抗击住岁月的蹂躏、肆虐，长得个一表人材，很是漂亮。多年来，唐罗武斯蒂亚诺一直是贵族们的医生。尽管在政治上他被认为是个反动派。总是嘲笑进步人士，可是在信仰方面人们却认为他是个伏尔泰的信徒，或者是他和其他

① 19世纪法国巴黎著名钢琴制造家。

贝图斯塔人所理解的那种伏尔泰信徒。唐罗武斯蒂亚诺从未读过伏尔泰的著作，但却极为仰慕这位启蒙思想家，其程度之强烈正与格洛塞斯特尔对这位哲学家的憎恶相等，而格洛塞斯特尔也从未读过伏尔泰的著作。若是说到他的学识，包括他在本行方面的学识，唐罗武斯蒂亚诺很难说是个鹤立鸡群的人，他甚至比不上贝图斯塔医界中的新秀，而那些年轻医生却在那里嗷嗷待哺。他读书不多，赚钱不少。他是个广交游的医生，一位善处人际关系的医生。几年前，不管什么病他都说是肠胃胀气，现在则说是神经出了毛病。说些鼓励的话就算是给药治病了，他从不跟病人说他或她死期已近了。他常常不收酬金为朋友看病，如果病情恶化，他就对朋友家的人说，他已束手无策，最好另请高明，而他也不会因此生气。“他不能让自己眼睁睁地看着亲密的朋友死去。”

他总爱跟病人开玩笑。

“这么看来，先生，你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是不是？好吧，咱们很快就会留意那一点的……”

这是他常说的打趣的话，唐罗武斯蒂亚诺这类逗趣的话还很多。正是这些插科打诨使他发了财。他并不使用很多技术性词汇，因为在他看来，不应该拿些希腊文和拉丁文来恐吓外行人。尽管他不是个爱卖弄学问的人，可是一旦陷入困境被人顶撞时，他就会把科学那极端神圣的名字请出来，就仿佛是请来警察总监一样。“科学命令要这么干；科学命令要那么干。”

谁也不许顶嘴。

撇开科学不讲，因为科学并不是他的长处，除此之外，唐罗武斯蒂亚诺在为人和蔼、愉快、亲切方面与任何人都不相上下，而且通情达理，一点也不缺少颖悟见识。不足的是，他过份多言多语。

他憎恨讲经师，可又怕他在贵族人家的影响，所以便假装坦诚相待，故作亲热。

德帕斯认为唐罗武斯蒂亚诺是个笨蛋，可是对他总是彬彬有礼。其实，他不分贤愚对谁都以礼相待。

“啊，唐费尔米恩先生，见到你真是三生有幸！你来得正及时，我的朋友。我妹夫谁也安慰不了。他的命名日真是太好了！我把实情告诉了他，把全部实情都告诉了他，如今事情已经毫无希望了，所以他当然感到绝望。也就是说，我认为也许还有点希望——不过这些极端的想法……好了，跟你可以坦率地说话，因为你是位有文化教养的人。”

“出什么事了，唐罗武斯蒂亚诺？你才从撒助爵修会来吗？”

“是呀，先生，我刚从那个猪圈来。”

“罗西塔好①吗？”

“罗西塔？早就没有罗西塔了！罗西塔已经不存在了。她现在是特雷莎修女，不单名字里没有了玫瑰，面颊上也没有玫瑰了。”

唐罗武斯蒂亚诺走近讲经师，四下打量了一下，仔细检查了一遍房门屋角，然后才拿手挡住嘴，小声说道：

“快完了。”

讲经师觉得全身一阵寒战。

“你真的认为快不行了？”

“是的，我相信大难为期不远了。那就是说，我以科学的名义划定了区分的界限。作为唐罗武斯蒂亚诺·索摩查，我对好转不抱任何希望。作为一位科学家，我必须宣布，首先，如果那姑娘依旧呆在那种环境里她就没救了，如果让她离开那里，也许还有点希望。其次，不采用科学所建议的方法就是犯罪，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罪行。先生，你是个有文化的人，难道你相信宗教信仰就在于让自己死在下水道旁吗？因为修道院就是个大茅坑，是的，确实是个臭水沟。”

---

① Rosita是Rosa的爱称，而Rosa意为玫瑰。

“你知道那是暂时的住所。撒助爵修女会正在修建新的修道院，你是知道的，建在火药厂附近。”

“不错，我知道。不过等修道院盖好，修女们可以搬进去时，我们的罗西塔已经死了。”

“索摩查大夫，你爱她，也许把事情看得比实际要危险得多。”

“德帕斯先生，你说我把事情看得比实际要危险得多？难道你的知识比科学还高明？我已经把科学的见解告诉了你；其次，那是违反人性的罪行……啊！要是我能抓住那个该对此负责的龟儿子神父，我就让他知道点利害。亲爱的讲经师，我敢肯定有个神父掺和在这起事件里。请原谅，不过你知道，神父跟神父是有区别的，这一点我分得清。如果他们都像你这样……我相信，善良的唐费尔米恩先生是不会劝说一个有 4 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的父亲把她们全都送去做修女的，好像她们全是帕女尔日驱之下海的绵羊①。”

当讲经师想到帕女尔日的绵羊既不是修女，也不是修士时，他不禁笑了。然而唐罗武斯蒂亚诺却反复说帕女尔日的绵羊，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些绵羊是什么动物，正如同他不知道许多其它的事一样。他不读书，因为他没时间。

唐费尔米恩想：“这笨蛋说这番胡话是不是在指桑骂槐？”

“我怀疑，”医生接着说，“可怜的卡拉斯匹克是屈从于某个宗教狂的意志了——比方说，神学院院长。难道你不同意可能是埃斯科苏拉先生，也就是那位pour rire② 的托尔克马达给这个家庭带来不幸的吗？”

“不，先生，我不相信是他，也不相信这个家像你所说的那

---

① 见拉伯雷的《巨人传》，庞大固埃的朋友帕女尔日在海边向商人买了一头带头羊，并驱羊下海，其他羊皆随之入海，并商人及仆从也跟着下到海里不再回来。

② 法语，引人发笑的。

样充满了不幸。”

“有两个姑娘已经进了坟墓。”

“进了坟墓，你这是什么意思？”

“或者说进了修道院，反正是一码事。”

“修道院并不是死亡，而且你也知道，这是我无法提出意见的事。”

“对，对，我知道。请原谅我。如果非得有修道院不可，那就得把它们修得合乎卫生条件。如果我是政府，凡是未经科学审查的修道院，一律下令关闭。公共卫生规定……”

索摩查大夫把他从半科学小册上学到的有关更新空气、取暖、空气疗法等各种常识详详细细地作了一番阐述之后，又回到卡拉斯匹克家的不幸上来。

“4个女儿竟有两个已经入了修道院！真是荒谬透顶。”

“不，先生，一点不荒谬，因为她们是自己自由选择这么做的……”

“自由！自由！亲爱的讲经师，你是个那么有文化的人，可以对这种所谓的自由加以嘲笑，是的，加以嘲笑。当别无选择时，难道还能有什么选择吗？当只有一种条件可供选择时，难道能有什么可选择的吗？”

唐罗武斯蒂亚诺一激动，说出来的话都很有点哲理味道。

“啊，他们骗不了我，”他接着说道，“对这种闹剧我清楚得很。我亲爱的先生，你难道不知道我是看着这些女孩呱呱堕地，看着她们长大，目随着她们生活中的各种喜怒哀乐和变化的吗？现在我来告诉你，这套方法是如何起作用的。”

唐罗武斯蒂亚诺坐下来，接着说道：

“我妹夫的女儿们直到15或16岁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还一无所知。她们在10岁或11岁时就被送进修道院学校，只有天晓得她们在那里出了什么事。她们没法把真相告诉任何人，因为写信

全由修女口授，千篇一律，总是'说学校是座天堂'。15岁时，她们回到家里。那时，她们已经没有自己的意志了，因为她们把心灵的功能像块破烂一样留在修道院里了。为了消除人们的议论，堵住舆论的嘴巴，当她们到了15岁和18岁之间的年龄，就上演了一出让她们从锁孔里见识一下人生的闹剧。我亲爱的唐费尔米恩，这种见识人生的方法是最引人发笑的。你还记得狐狸和鹳鸟的故事① 吧？情形是一样的。姑娘们可以看到长颈瓶里的东西，可却尝不到它的滋味。跳舞吗？上帝不允许。看戏吗？令人深恶痛绝。只能参加九日祭，听布道！偶而跟妈妈一起在林荫道和夏季散步场溜达溜达，也总是眼睛盯着地下，跟谁都不说话，然后就径直回家。接着就是到马德里去旅行这一重大的考验。她们到雷蒂罗公园去看各种动物，参观皇家美术馆，参观海军和陆军博物馆。没看一次戏，没跳一次舞，因为马德里的剧院和舞会比贝图斯塔的更具有危险性：不，在她们看来，见世面就是整天逛大街，看许多陌生人，把脚走得酸疼，然后回家。在返回贝图斯塔的旅途上，姑娘们诚心诚意地说，在马德里烦死了，噢，她们还是喜欢心爱的修道院学校，在那儿跟修女们和同学们在一起别提有多快活了。就这么回到贝图斯塔。有个小伙子爱上了姊妹中的一位。Vade retro②！他马上就被打发走了。在家里，所有教规规定的时间都务必要做早祷，晚祷……然后就数着念珠念《玫瑰经》，并在天庭对每位圣人念一遍主祷文，还要斋戒、守夜，不许到阳台上去，不许参加宴会，不许结交朋友，因为朋友是危险的。

---

① 《伊索寓言》中的故事。狐狸请鹳鸟吃饭，用盘子装清汤待客，狐狸舔光了盘子中的汤，可鹳鸟却没法吃到一点东西，鹳鸟后来回请狐狸吃饭，用长颈瓶装软食，自己把长嘴伸进去吃了个饱，可客人却饿得发晕。

② Vade retro！拉丁文。见《马太福音》十六章二三节，耶稣对彼得说："退我后边去罢。"此处意为那姑娘认为小伙子是绊我脚的，妨碍她虔奉上帝。

噢，对了，如果乐意，可以弹钢琴，也可以尽情地做些针线活。作为一种特殊的享受，当别号格洛塞斯特尔善于交际的副主教莫雷洛先生讲笑话时，她们可以开怀大笑。我们这位脊柱弯曲的英俊朋友每说一句妙趣横生的话，姑娘们便乐得咯咯直笑，做爸爸的也高兴得直流口水，真是可怜虫呀，于是tutti contenti①。不过副主教并不是躲在暗处的那位神父，他代表的是另一面，不是魔鬼就是世俗世界。不过，世俗各种引人入胜的乐事，一经变成了莫雷洛打趣的话，对姑娘们来说便似乎成为不值一顾的玩意儿，这是极其自然的。另一方面，修道院却给她们提供了纯洁的乐趣和一定的自由——是的，先生，比起我称之为我那亲表妹唐娜鲁西亚的修女会里那种极端禁欲主义生活来说，是有一定的自由。啊，德帕斯先生，对于教会来说，这是多么轻而易举的胜利啊！当那些姑娘们看到，在贝图斯塔的生活意味着低垂二目，迈着沉重的步子从教堂走向教堂，而在马德里的生活则意味着两腿生疼，跌跌绊绊地从博物馆走向博物馆，而在自己家里过的日子则犹如在兵营中关禁闭，举行种种宗教仪式，唯一的娱乐就是听一位神父说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姑娘便自由地决定去当修女，这样好享受一点自主权。自主权，那些疯狂的自由派人士就是这么说的，他们想给我们的自由就有点像卡拉斯匹克先生的千金们所享受到的那种自由。”

讲经师耐心地听医生的宏论，随后，为了不冷场，便开口说道：

“你不能否认，这里的每个人的行为都坦诚愉快，这些善良的人们毫无虚假虔诚之处。”

“这又是一出闹剧！我不知道是哪个魔鬼把这小把戏教给我表妹的。任何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把他听到的有关这个体面但沉

---

① tutti contenti 拉丁文. 皆大欢喜。

闷的家庭那种修道院般严酷的传闻当作诬蔑不实之词不予置信。表面现象是靠不住的。毫无明显理由的快乐，这一切神圣的幽默（请原谅我），以及这一切纯属形式上的，外表上的宽容大度，完全是弄虚作假，为的是堵住外人的嘴。”

讲经师看着医生，充满好奇心，也感到相当惊讶。“这个笨伯怎么居然会用这种方式推理思考的呢？莫非索摩查知道他是那个暗藏的神父，是这个家庭的精神导师？如果他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话呢？莫非傻瓜也有装模作样的本事？”

卡拉斯匹克走进客厅，双目泪痕未干。他拥抱了讲经师，热切地请求他到撒助爵修道院去看看他女儿情况如何了，因为他自己没有勇气去。唐费尔米恩答应当天就去。

索摩查再次提到修道院缺乏卫生条件。

“可是你想要我做什么呢，表哥？”

“没什么，老弟，我不指望你做任何事，因为我知道你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不过我要说的是：孩子病得很重，这不是她的错；她的素质并没有什么缺陷，身体一向健康。可是现在老不见阳光，就被潮湿毁掉了；她需要温暖，可是却没有；需要充足的光线，可那地方却不见阳光；需要清新的空气，可是她呼吸到的却是腐败的气味；她要锻炼，可连给她活动手指头的地方都没有；娱乐吗？那里根本没有这种事；她需要营养，可是得到的却是粗劣的食品，而且还不给够份量——没关系，上帝显然是感到满意的。什么是尽善尽美？生活在两条阴沟之间就是尽善尽美。尘世不是已经堕落了吗？那好，咱们就去住在方便设施① 里吧。”

索摩查觉得“方便设施”是很文雅的词，但却没有表达出他想说的话的意思，于是他又补充说道：

“住在方便设施里，那就是方便卫生的对立面。”

---

① 意即厕所。

“长话短说，先生们，”他往下说道，“你们在为荒谬的事进行辩护，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接着我要说的是：科学用乡间和海滨的清新空气，用快乐的生活，用营养丰富的食品，首先是肉类和牛奶，可以使罗西塔恢复健康。如果不这么办，那我就不能对后果负责了。”

他拿起帽子和黄金球形手柄的手杖，向讲经师点头告别，便嘟囔着走了：

“在石柱顶苦修的圣西蒙本人生活的条件至少要好些，他是在一根圆柱上，而不是那个修士会的圆柱；不是个粪堆。”

唐娜鲁西亚出现在客厅，一脸的阴沉怪相，算是对她表兄那番话的回答。她从远处就听到了他的高论。

“他是个疯子，别理他。”

“可他很爱我们呀，”卡拉斯匹克提醒说。

“他是个疯子，姑且算他有口无心，是无辜的。”

讲经师说的话意思是一样的，不过言词圆滑好听。“用不着理索摩查，他是个思想偏执的人。确实，撒助爵修女会的临时修道院不是一处理想的住所。它地势低洼，在小山脚，又不见阳光，恩西马达区大部分修建得很糟的阴沟都往那地方排放脏水；有些静修室湿气的确渗透了墙壁，因为墙上有裂缝。无可否认，那臭气有时令人无法忍受，那样的潮气对健康当然不利。不过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而且罗西塔也并不像医生说的那么糟。修女会的医生已经肯定了这一点，而且还说，要是把她接走，让她离开亲爱的修女们和有规律的生活，那就会要她的命。”

接着，唐费尔米恩便从宗教信仰的观点来考虑问题。“肉体并非是最重要的。用以驳斥索摩查之流的那种纯属人道和世俗的论据都是最不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匆匆采取那些会惊世骇俗的步骤会不会引起流言蜚语。任何这类步骤，任何过份的溺爱，任何过度的关怀，都会使那些爱说三道四的人摇唇鼓

舌，造谣生事。难道这不正是教会的敌人所希望的吗？他们会说，撒助爵修道院是屠宰场，基督教把生机勃勃的青年都引导到茅坑里去，让他们在那儿烂掉。先说这些就够受的了！不，不可以采取任何激烈的步骤。必须等一等。此外，他要去看看特蕾莎修女……”

“好吧，唐费尔米恩，看在上帝的份上！”唐娜鲁西亚紧握双手，高声说道。“我完全相信，只要你送去安慰的话语，那亲爱的女孩子一定会恢复健康的。”

唐娜鲁西亚不敢把那个女孩子叫做自己的女儿。她深信那女孩是属于上帝的，只属于他。

他们转而谈其它话题。有一件事虽然从未加以讨论过，但却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种协议，即：两个最小的女儿不去当修女，除非她们受到神的召唤，天命难违。这一并不明言的协议是在良心的谴责下，也是在舆论的压力下达成的。两个女儿中大的一个已有人来求婚。讲经师却来插手让人家吃闭门羹。“他是个不信神的人。”

“隆萨尔不信神？他可是你的朋友呀，”卡拉斯匹克壮起胆子反问了一句。

“是的，唐弗朗西斯科，他是我的朋友，不过有其他更值得考虑的事。事关你女儿的幸福，我就得牺牲自己的朋友。”

这家女主人的脸上滚下一滴泪水——这是她很少流的一滴泪水。如果每只眼睛流一滴泪，也就是说流两点泪水，那就更符合审美的要求，也更为对称了，然而却只有一滴眼泪，另一滴想必是太少，而且还没冒出来就被永远干旱的眼睑给吸收掉了。

这是一滴感激的泪水。为了他们，讲经师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声，甚至牺牲一位朋友，一位最要好的朋友，自己的捍卫者，支持者，也就是省议员隆萨尔的利益。她把自己心灵和良知的钥匙交给那样一位圣洁的人真是明智之举。

绰号"炮筒子"的隆萨尔一心想娶卡拉斯匹克的一位女儿——随便哪位都行——因为他的开支在增加而收入却日益减少。唐弗朗西斯科·德阿西席却是位百万富翁，女儿的教养都很好。然而讲经师另有打算。

"隆萨尔不信神？"卡拉斯匹克又问了一次，惊得目瞪口呆。

"是的，相对地说，他不信神。一个人光在嘴上信仰宗教是不够的，光是尊敬教会甚至保卫教会是不够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不幸的时代，一个人常常不得满足政治上和社交上的这种做法，然而这是另一码事。比起其他某些人，比如说梅西亚，隆萨尔是个不错的基督徒。就连没有离开教会的梅西亚也是个天主教徒，是个有信仰的人，不过这是和无神论者唐庞佩约·吉马兰相比较而说的。但不论是梅西亚还是隆萨尔都不虔诚，两个人都远非十分信神的人。你愿意把一个女儿嫁给唐阿尔瓦罗·梅西亚吗？"

"我宁可死也不会那么做。"

"那好，尽管隆萨尔自称是保守党，拥护天主教的团结以及我们纲领中所包含的其它原则，他却并不是个好的基督徒，也就是说，达不到做卡拉斯匹克女儿丈夫所必须的条件。"

唐费尔米恩用以捍卫这个家庭精神利益的热情深深打动了这家的男女主人。

隆萨尔就这么被拒绝了。

讲经师又转而谈其它的事。他不得不呼吁卡拉斯匹克家解囊，给罗马教廷慷慨捐助；给清贫的克拉雷修女会捐一笔款，因为她们打算卖一所房子；捐助教义问答圣慈会和圣母受孕节九日祭，因为需要付给一位远道而来的耶稣会布道师一笔报酬，出手要大方才行。"他要的是多了些，确实如此，然而如果那些还有余钱的好的天主教徒不做出牺牲，信仰会落得个什么结果呢？要是其他的人都这样做，那该多好！"

唐娜鲁西亚听了这番话长叹一声。她明白了。讲经师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很富有，他的全部财富都将奉献给罗马教廷和虔奉宗教的机构。“居然有人造谣中伤这位圣人，说他全身都是钱，真是不可思议！”

在离开他有无限权威的这家人之前，唐费尔米恩再次允诺要去走访一下撒助爵修道院。

“不过没有必要惊慌失措或是失去耐心。”

“如果最坏的事果然要发生，”当他看到时机成熟，便大着胆子说道，“那就让上帝的意志得到实现吧。如果我们为了信仰的利益必须经受一次可怕的考验，那我们就一定得经受得住才行，因为做一个基督徒要求如此，而且还不仅于此。”

唐费尔米恩在这个家里从未说美德是容易达到的。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历经磨难，灵魂才能获得拯救，而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则寥寥无几。讲经师在讲述恐怖的事时，那声音和他表达愉快的思想时同样甜美流畅。他论述拯救灵魂的事，听起来那么甜蜜，就好像是潘神的芦笛吹出来的优美旋律；而当他说“上帝是仁慈的，但也是公正的”时，便鼓动如簧之舌，模仿花丛中微风徐来时的低语。

他从未对卡拉斯匹克一家说起过地狱的火焰。如果他们尽管历尽磨难，而仍有可能得不到灵魂的拯救，那么他所提供给他们的便只有良心上的折磨。

唐娜鲁西亚发现唐费尔米恩那天早上有点神不守舍，讲起话来没有往常那种崇高的热忱，他那虔诚的悲观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位善良的夫人注意到，她的精神导师嘴里在说话，心里却想着别的什么事。

讲经师走了。

当他发现门厅里只有他一个人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把紧握的拳头猛砸在豪华的大理石阶梯的扶手栏杆上。

“没办法了，没办法了！”他咕哝道，“我不可能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了。我只有依然故我，按老样子过下去。”

从前，每当他离开这家人时，总体验到自尊心得到满足后所产生的一种强烈和令人兴奋的快乐；在这家，他以绝对的方式主宰别人的灵魂，这对于他的自爱是一种甜蜜的满足。然而现在却感觉不到这种欣慰了，有的只是对自己的不满意。他省略了部分神圣的长篇大论，以设法缩短这次访问。

“就是那白痴唐罗武斯蒂亚诺弄得他心情不好的。肯定是这么回事。”

“他需要扔掉假面具，发一通脾气，怒气冲天地把什么东西踩在脚下。”他掉转脚步，朝府邸走去。

“府邸”是“主教府邸”的简称。这座建筑毗连大教堂，被它遮得不见阳光，地处被称为“大院子”的又小又潮的广场一侧。它与塔楼建于同一时期，格调更为低劣，而且上世纪和本世纪都曾修补过。它就像个建筑物的伤员，全身像贴橡皮膏一样刷上白灰，像泥罨一样涂上黄泥。它那重新装修过的正面门墙，特别是门和上边的阳台四周都装饰了过多的楚里盖利式的花饰，就像个为了取悦妇女而打扮起来的老头子，显得怪模怪样的。

讲经师走过门厅，这门厅高大、阴冷，没有陈设，而且还不怎么干净。他穿过一个方形庭院；庭院里有几株枯瘦的洋槐和种着枯萎植物的花坛。他爬上石铺的底层，上面是半朽栗木楼梯。他经过碎石墙和窄窗围住的走廊尽头来到前厅；主教的几位常客正在那里打牌。教区法官大驾光临打断了他们的好兴。常客站起身来，其中一位白肤金发蓝眼的漂亮青年动作平稳，有如波浪起伏，身着熏过香的华裳，他打开一扇挂有樱桃色锦缎门帘的门。德帕斯毫不犹豫就跨了进去。这时可以看清房间的墙壁上面也挂满了同样的锦缎。

“唐阿纳克列托他在哪儿？”

“在会客，”那位熟客回答说，“是几位夫人。”

“哪几位夫人？”

唐阿纳克列托优雅地耸了耸肩，又微微一笑，算是回答。

唐费尔米恩犹豫了片刻，向后退了一步，但不久又向前走去，打开一扇侧门，跨进去以后就消失不见了。

穿过几个房间和走廊，他来到了“光明厅”，这是府邸中当差的人对主教接见私人来访者房间所叫的名称。这是一间长30英尺，宽20英尺的长方形大厅，天花板很高，上面嵌满了黑胡桃木雕花镶板，墙壁漆得粉白发亮，饰以狭长镀金线条构成的方块形，阳台窗户大开，正好面对这一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阳光如潮倾泻进来，落在墙壁上便反射出耀眼的光芒。罩着黄缎子的家具像墙壁一样，也是漆成白色的，式样虽说过时，但却雍容华贵，看上去令人感到亲切愉快，由于木料扭曲，或作凸出的弧形，或作盘旋的圆柱，就好像被胳肢了正在哈哈大笑。安乐椅的样子有如双手叉腰；靠壁桌的桌腿仿佛在用脚尖旋转跳舞。除了向沙发表示敬意的那一小方机制割绒地毯之外，地板上并没有什么装饰物品；那一小方地毯是主教大人的心爱之物，上面编织了一个花篮，里面装着红、绿、蓝色的玫瑰。北墙和南墙上各挂了一幅森塞纽的画，两幅画都是色调明快鲜艳的，花花绿绿，有些俗不可耐。东西两面墙上饰以四幅乌木画框的英国版画，上面分别描绘了处于她们生涯关键时刻的犹谪、以斯帖、大利拉和利百加。① 一个象牙雕刻的耶稣受难像立在一面镜子前的靠墙桌

① 犹谪为古犹太寡妇，她以自己的美色迷惑亚述大将荷罗孚尼，将他灌醉后杀死，从而解救了全城犹太人。以斯帖为《旧约》中人物，以容貌美丽被波斯王亚哈随鲁立为后，她隐瞒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当高官哈曼阴谋灭绝犹太人时，以斯帖揭露了他的阴谋，并使他及同党均被杀。大利拉《旧约》中人物，非利士女子，相貌俊美，大力士参孙非常爱她，大利拉后来接受非利士人首领的重金贿赂，把参孙出卖给他们。利百加为《旧约》中人物，亚伯拉罕之子以撒的妻子，生孪生子以扫和雅各，利百加偏爱雅各，设计帮助他骗取了以撒的祝福，为他谋得了长子的地位。

上，镜子正好映出受难像的背面。基督日不转睛地看着屋对面的圣母，那是大理石的雕像，比圣子大两倍，立在另一面靠墙桌上。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圣徒或什么别的东西足以表明这是主教的住所。

贝图斯塔主教唐福尔图纳托·卡莫依兰大人听凭他的教区法官去管理教区，爱怎么做都行，可就是不能干涉这间屋里的任何事情。所以尽管唐费尔米恩苦口婆心地劝说福尔图纳托别在阳台上挂满简陋但令人愉快的鸟笼，但他的忠告却收效甚微。金翅雀和金丝雀在笼里蹦来蹦去，婉啭啼鸣，喧闹声吵得每个人都不堪其扰。实际上，它们就像完全疯了。

“我在穿上法衣做弥撒时，没把鸟儿带到大教堂去唱赞美诗就不错了。我在贝盖利亚纳斯区当教区神父时，金翅雀、云雀乃至红雀都经常在唱诗班圣坛歌唱鸣啭，听它们欢唱真叫人开心。”

福尔图纳托是个快活的圣徒，凡是上帝的造物应该受到赞美和爱护的场合，他都不能容忍任何不敬的言语和举动。

格洛塞斯特尔有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他认为主教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要管理一个教区，光是品德高尚是不够的，”他说道，“诗人成不了好政治家，神秘主义者也当不了好主教。”

这就是主教区教士中的普遍看法。卡洛斯政务会会员也持相同观点。他们从来就没能指望主教会给他们任何帮助。

这一过份虔诚的后果便是主教大人在有关教会管理的所有事务方面，完全让自己听凭教区法官所左右。有些人认为这是教士的堕落和信仰的毁灭，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真是太走运了。不过所有的人都同意，善良的卡莫依兰没有自己的主见。

他曾经提出，只有满足他的一项条件，才接受主教的职务，那就是，得由他选择一位可以委托去管理教区事务的人，而不是强加于他的某位有上层关系的人。毫无疑问，讲经师就是他所

知道的最有才干的人选了，再说，当德帕斯还是个卑微的神学院学生时，他的母亲唐娜保拉就受雇于当时的阿斯托尔加教士卡莫依兰，在那里担任管家。从那时起，这位铁腕女人就完全控制了这位蜡做的可怜圣徒。在母亲的帮助下，德帕斯继续主宰着他，正如他们说的那样，“他们一直让他俯首帖耳”。福尔图纳托觉得这么办倒很自在。

这么个人怎么会当上了主教呢？在宫闱政治专搞幕后操纵任命的时代，为了平息舆论的怨气，就要寻访一位圣徒来当主教，于是就找到了卡莫依兰教士。

他来到贝图斯塔，普降甘霖般祝福他的子民，也从他们那里接受良好的祝愿。他心地纯朴、谦卑，非常反感那些有关他德行高超的惊人传说，有些故事把他说得神乎其神，简直近乎奇迹。有一次，他冒雪骑驴，沿着峭壁边缘到山区腹地偏僻的教区去视察，一位绝望的母亲怀抱孩子来到他面前。孩子被毒蛇咬伤了。

“救救孩子，救救孩子！”那位母亲跪在地上，挡住了驴子的去路，高声喊道。

“我不会治蛇咬呀！我不会呀！”绝望的主教高喊道，他也为小天使的性命担忧。

“你会！你会！像你这样的圣人什么都会！”做母亲的嚎啕痛哭。

“拿烧灼器烙！拿烧灼器烙！不过我不会……”

“现个奇迹吧！现个奇迹吧！”那母亲一再苦苦哀求。

福尔图纳托生活中总是全心关注4件大事：对圣母的崇拜、对穷人的关怀、认真讲道和听取忏悔。

他年已半百，满头银发，但内心依旧对圣母玛利亚充满热爱。自从他在神学院就读以来，河水从桥下流逝已经很多很多，而他的生命则一直是一首奉献给圣母的颂歌。他精通神学，但他最爱研究的还是童贞女无夫而孕的神秘学说。历代教皇和神学家颂扬

童贞女的活他都能背得下来。不仅如此，他还能按东方的方式，把从沙漠、海洋、鲜花盛开的山谷和雪松丛林中得来的比喻，用一种使大祭司十分恼怒的浪漫方式，用一种家常随和的方式，用父亲般、兄弟般的词句和儿子般的孝敬来赞美圣母玛利亚。

他写了5本书，开头每本售价一个比塞塔，后来就免费赠送。书名分别是：《玛利亚的玫瑰》(诗)，《玛利亚之花》，《纯洁童贞女的虔诚》，《圣母歌谣集》，《童贞女和教义》。

圣母从未向他显灵，但是给他带来许多慰藉，使他的心灵洋溢着光明和欢乐，那是世俗世界的任何不幸都无法使之黯然失色或使之感到烦恼的，至少他个人遭遇的不幸并未使他感到颓丧不振。

他把政府给他的钱以及继承来的财产大都用在施舍上了。但是给他补裤子的裁缝要是想欺骗他，收费太多的话，那准得倒霉！难道福尔图纳托对补衣服的事还会有什么不清楚吗？难道他大人阁下补自己的衣服，往衣服上钉扣子还补得少了，钉得少了？至于他的鞋匠，那可是全城最恭顺的鞋匠了，简直可以说是绞尽脑汁来保证他给主教掌过的鞋底和补丁要做到天衣无缝不露痕迹。

“先生，你这是在叫人创造奇迹呀！”接替唐娜保拉担任管家的唐娜乌尔苏拉叫道。“你怎么能指望补钉针脚不露痕迹呢？看在上帝的份上，还是买双新鞋，做件合乎情理的事吧。”

“万事通夫人，谁跟你说的，当我们的邻居没鞋穿时，上帝却要我们买新鞋？如果鞋匠手艺高超，这双鞋看上去就会蛮不错的。”

他有理由坚持要求他的鞋要缝得不现针脚。教区法官每天都要来检查主教，仿佛他是军队里的一员新兵，当他被认为注意力不集中时，教区法官便从头到脚审视他一番，要是发现他衣着马虎，透露出与主教身份不相称的寒酸的话，那就会对他严加训斥。

"这真是荒谬，"德帕斯会说，"你是不是想学禁书《悲惨世界》里的那位主教一般为人处世？我们其余的人都按教会要求的那样穿得十分体面，像受人尊敬的人那样，你这么做是不是要故意刁难我们？难道你认为，要是我们全都像磨刀匠或扫烟囱的那样穿着打补丁的裤子，教会还会有权威进行统治？"

"不是那么回事，我的孩子，不是那么回事，"主教回答说，羞愧得无地自容，但愿大地张开大口把他吞下去。"看见你们全都穿着新衣服真叫人高兴，那完全正确，应该如此，我知道这点。你以为我看见你和唐库斯托迪奥以及耶稣会教区长的表兄戴着短檐宽边长绒的教士帽显得那么漂亮和容光焕发，那么潇洒和时髦，我会不高兴吗？我当然高兴啦，看见你们那样真是种福气，完全应该那样。不过你了解罗森多这个人吗？他是个大坏蛋，竟然要3个比塞塔绱一双鞋底，连鞋帮上一个小洞都不肯补。这是双新鞋，我用名誉担保是新的，只不过它们有点打哈欠，如果它们瞌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有几年福尔图纳托曾是贝图斯塔上流社会欢迎的布道士。他的前任很少登坛讲道，可是信徒们却几乎每天都能在布道坛上看到福尔图纳托，开头这只引起他们的好奇心，随后便很感兴趣，再后来则使信徒们热情高涨。他讲道自然而优雅，流畅雄辩，即兴讲话，出口成章，是个真正的演说家。在布道坛上热情洋溢的时刻，他比在纸面上更显得有才干。他演说起来语流迅急，有如神秘的爱之火焰自他的心田涌入脑际，于是布道坛便变成了散发虔诚诗篇香气的香炉，香气充满教堂，渗入人的灵魂。福尔图纳托拥有使人不寒而栗的极为高超的艺术，虽然他自己并不意识到这一点。他那神圣的宗教热忱，他那雄辩的话语就有这样的效果。经他一说，博爱成了至高无上的需要，最美的优点，最大的快乐，当他从讲坛上走下来，祝愿每个人永享天国之福时，他的热忱像磁力感应一般穿过教堂，这时，如果人们彼此接触，博爱的电火

花仿佛就会飞进出来。从人们的眼光中和笑容中可以看出人们的热情和对宗教的皈依。在那种时刻，贝图斯塔人全部都认真地接受了他们全是兄弟的这种见解。

然而这是开始时的事。随后公众便开始厌倦主教的那一套了。他们说他太爱炫耀自己。“讲经师就不相信炫耀自己那一套做法。”

“讲经师的布道词是精心准备好的，”有的人说。

“他也许不够热烈，然而讲得更深奥。”

“他表达思想的方式也更优雅。”

“他在讲坛上也显得更出众。”

“那个老头子也许是个传道者，可讲经师却是位艺术家。”

很久以来，格洛塞斯特尔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主教讲道那么受欢迎。“他不得不承认，他听不懂那些布道词。太花哨了。”格洛塞斯特尔认为，关于要热爱自己邻居的那些话纯属花言巧语，“听起来不诚恳。”

“而教义呢？争论呢？主教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他讲道，就仿佛不存在粗俗的唯物主义，不存在革命的七头蛇①、或是自由思想派撒旦式的non serviam②。”

格洛塞斯特尔认为，卡莫依兰在给法官们讲道时就已经开始使自己丧失信誉了。四旬斋期间的每个星期五，省皇家法庭都要花钱请某个贝图斯塔讲道坛的知名人士在古老的圣玛利亚教堂布道，届时法官们都怀着宗教的虔诚全神贯注地聆听，正是在神秘的气氛中昏然打盹。

“说的就是，”格洛塞斯特尔会说，“在那样的场合不能为了

---

① 希腊神话中的恶魔。

② non serviam拉丁文，是堕落的天使留西佛尔说的话：“我将不侍奉。”

说话而说话，不能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在那种场合，光是燃烧着神圣的火焰是不够的，必须做得比那还要好才行，那样才不会有损于绅士们的聪明才智，惹他们不高兴。我亲爱的先生，听你讲话的是些法理学家，是些学者，因此你在登上布道坛以前，必须好好地练习一番。”然而主教对省法庭的官服先生们讲道一如对普通信徒一样，并没有什么区别。

庭长——那时还不是金塔纳尔——对另一位法官私下说，讲道词缺乏主旨。那位法官把这一消息传了出去，检察官竟斗胆加以补充，说是主教讲道从来没说到点子上。

格洛塞斯特尔却是个相信说话要说到点子上的人。就在法官们认为福尔图纳托表现得极其糟糕的那一年，喜欢搞迂回取胜的副主教却在星期五的讲道时大出风头。讲道前好多天他就一直在夸口说，他一定会大获全胜。

“先生们，你们可不能说我事先没跟你们透过风。我的布道一定得从字里行间去理解。我可不是给女仆和当兵的粗人讲话，我是给那些有能力从字里行间理解话语的人布道的。”

格洛塞斯特尔崇奉的缪斯是反讽冷嘲。在那值得纪念的星期五，他像往常一样面带微笑出现在布道坛上（头一个星期五主教已经弄得自己声名扫地）。他向祭坛鞠躬，向法官们鞠躬，甚至屈尊向一般教徒鞠躬致敬。他的眼睛仔细搜索教堂的每个角落，好看一看他所得到的情报，说是有些从马德里学习归来已经烂到心里的自由思想派也在场是否属实。他终于发现了两三个他认识的，他心中暗想：“好极了，我要让你们知道一下厉害。”

庭长眉头皱紧，身上穿着一点不皱的长袍，坐在安放在神殿中央的金色天鹅绒座椅上，当他注视着讲道师时，他作好准备去粗取精，因为他推测讲道词中必然是真伪混杂，精粗并存。其他的法官不那么喜欢批评，便以他们法庭经历所提供的办法为依据，准备好好地睡上一觉。

格洛塞斯特尔很快就说到点子上了。他把自己认为十分狡诈而精巧的反语法，委婉法、影射法和讽刺这些修辞武库中的火箭全都投掷到不敬神的阿鲁埃① 身上，他总是那么称呼伏尔泰的。莫雷洛依旧对可怜的伏尔泰很感兴趣，因为他对当代的不信神者知之不多，是对雷南② 和一两位西班牙叛教者略知一二，仅此而已。光是笼统地提一下粗俗的唯物主义、令人恶心的肉欲主义，伊璧鸠鲁③ 圈里的猪猡以及其他同类的什么主义，他还勉强凑合着对付得了。可要指名道姓批判谁他就没辙了。而且他也不提斯特劳斯④，也不提蒂宾根和哥廷根两所大学在注释《圣经》上的争论⑤；噢，不，那是讲经师的领域，格洛塞斯特尔对此还很嫉妒呢。

于是伏尔泰，有时则是日内瓦那位古怪的哲学家⑥ 就得为此付出代价。不过并不仅此而已，副主教还有其它爱讲的话题，那就是异教和古代民族的偶像崇拜。星期五那天，他措词极其巧妙地讥嘲了埃及人。格洛塞斯特尔尽力想逗人发笑，而庭长也差点就忍俊不禁而为之捧腹。

这位神圣的演说家认为，那些崇拜猫、韭葱和洋葱的脏猪们是极其可笑的。“当他取笑埃及人时，他说的那些废话还是挺有趣的，”这是华金尼托·奥尔加斯的看法，他信仰宗教，因为信仰宗教很时髦，而且他也真诚相信偶像崇拜是十分可笑的。

---

① 伏尔泰原名弗朗索阿·马利·阿鲁埃。

② 雷南，19世纪法国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③ 伊璧鸠鲁，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④ 大卫·弗列德里希·斯特劳斯(1804—74)德国19世纪新教神学家，他否认福音书中超自然因素的历史依据，因而引起强烈的愤怒。

⑤ 蒂宾根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曾是德国新教的神学中心。

⑥ 指让·雅克·卢梭(1713—1778)，法国哲学家，出生于日内瓦。著有《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作品。

"是的，阁下，是的，诸位善良的信徒，那些不教神的作者告诉我们，要赞美尼罗河两岸居民的智慧，然而这些盲目的异教徒却崇拜韭葱、大蒜、洋葱。Risum teneatis! Risum teneatis,①"他摆起一副架势，冲着圣罗希②的狗反复说道。那狗张开大口站在祭坛上，正好面对着他，可是却并没有笑。

他花了30来分钟用这类玩笑口诛法老和他们的臣民。"崇拜这类废料的人，一定是丧失了理智。"两个月以后，盛赞那次布道者之一的"炮筒子"在俱乐部里和人辩论时，仍在使用格洛塞斯特尔说过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据，并且声称：

"先生们，我在这里和不管什么地方都坚持认为，如果我们公开赞同信仰自由和非宗教仪式结婚，我们很快就会倒退到偶像崇拜时代，像那些埃及人一样，崇拜伊希斯③和伊里斯④，我相信，是一只母猫和一头狗。"

庭长和整个省法院的人一致认为，莫雷洛这位副主教比主教在才干上略高一筹。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聚谈会、散步场和各种聊天的场合，于是每个渴望被认为是有教养的贝图斯塔人便为主教的布道中主旨性的东西太少而深感惋惜，他们指责他没有对布道词作好充分的准备，太爱炫耀自己了。

到末了，公众便作出如下宣布（但此次并未得到格洛塞斯特尔的赞同）：

"人们不能再欺骗自己了；贝图斯塔真正会讲道的是讲经师。"

这种意见很快就成了众口同声的平常话题，于是主教作为演说家的名声便不可避免地丧失殆尽了。在贝图斯塔，一旦什么事

① 拉丁文：忍住，别笑！语出罗马古诗人贺拉斯《诗艺》。

② 圣罗希，13世纪法国圣徒，后人称之为反邪说律师。

③ 伊希斯，古埃及的自然女神。

④ 伊里斯，古埃及的彩虹女神。

被说成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就不可能再扭转。

所以，尽管福尔图纳托在复活节周一次讲道时，对基督受难作了极其壮丽的描绘，仍然无助于挽回颓势。

布道是在圣伊希多雷高大简朴的教区教堂里进行的。那地方几乎一片黑暗，由于祭坛、圆柱和墙壁都罩上了黑布，所以越发显得黑暗。只有圣体盘上又长又细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线，烛焰几乎舔着基督正在滴血的双脚。画在他的像上的汗珠反射烛光，现出一种悲惨的色调。主教隐身在讲道坛上的阴影里，声音有如远方的雷鸣。时不时所能看到他的就只有一片模糊的紫色影子，此外就是他伸向教徒的一只手。他描述刽子手们把主耶稣的双脚强行弯曲到被钉的地方时，我们的主胸骨中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响。耶稣全身收缩，仿佛整个身子都在想往上爬，可是刽子手们却使劲往下拽，因为他们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当正义的太阳身子被拉扯得关节脱位发出沉闷的喀吧声时，他高声呼喊起来。刽子手们由于事情办得不利索，变得越来越烦躁；他们还没能把耶稣的脚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不停地咒骂。他们呼出来的气息弄脏了耶稣的脸。“而他是上帝，唯一的上帝，他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每个人的上帝啊！他是上帝啊！”福尔图纳托惊恐万分地呼喊道。他的双手绷得紧紧的，一边向后倒退，直到身子碰在冰冷的石柱上，行刑的幻景使他全身颤抖，就好像他能够感受到刽子手们呼在自己额头上的气息，就仿佛十字架和基督就在他面前，高悬在神殿阴影中全体教徒的头顶上。在那一时刻，福尔图纳托对于人类杀害上帝忘恩负义的卑劣行径感到深切的悲痛和无比的恐怖；那真是荒谬绝伦的邪恶行为呀。他感到无法表达的悲哀，仿佛整个宇宙的悲伤都压在他的心头。他的手势、他的声音、他的话语全都在尽力设法表达他那无法表达的哀伤。他自己意识到——不过仿佛是从远处，仿佛那位讲道士是别的什么人——他的讲道

庄严壮丽，然而这一想法随即就像闪电一样消失了。他完全忘却了自己，除了一两个具有强大新鲜想象力的儿童初次聆听耶稣骷髅受难的描述外，教堂里其余的人都听不懂，也感受不到这位传道者滔滔不绝的讲道。

主教感情的力量迫使他不得不在悲怆中停顿下来，此时，那构成合众主体的虔诚妇女和村民们，就在下面报以例行的啜泣声：这是耶稣受难周不可缺的泣啜声，与任何乡村教士布道时发出的啜泣声别无二致，半是叹息，半是四旬斋饮食引起的打嗝声。

少数几位在场的夫人并不叹息，她们在看祈祷书，甚至还翻动书页。聪明的听众认为，主教“心躁”，也许有点不知所云了。“竟然像那样想让人产生对上帝的畏惧！”那可不是讲道的目的。格洛塞斯特尔鬼鬼祟祟地躲在一个角落里，心中暗自感到愤慨。“简直是个喜剧演员！”他心想，并打算一走出教堂就把这话再说一遍。他相信他这句话可算是一针见血，妙极了。

讲经师不是喜剧演员，也不是悲剧演员，甚至也不是史诗朗诵员。“他并不想尽力使人敬畏上帝。”他一般在讲道时尽量不提基督的丰功伟绩，在圣周时也很少布道。“他避免陈词滥调，”这是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的说法。其实，这是因为要想花样翻新、栩栩如生地描绘《新约》中的场景，德帕斯的想象力实在是缺少创造力。每当他不得不复述“道成了肉身”① 这句话时，他思想的目光所见到的并不是马槽和圣婴耶稣，而是用红漆写在祭坛中央木板上的《约翰福音》中的一句话：Et verbum caro fuctum est②。

在他青年的一个时期，当他想到这些事情，并尽力想象耶稣的一生时，怀疑经常使他良心痛楚，使他常常受到折磨，于是他

---

① 见《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② 拉丁文：道成了肉身。

便逐渐害怕这类形象的描绘，于是他便尽力避开它们，不想再碰到任何令人头疼的事。“要他伤脑筋的事够多的了。”心底里，他是个反对崇拜圣像的人。他对造型艺术缺乏鉴赏力，尽管不敢明说，可是却认为绘画，即使出自大家的手笔，也是亵渎教堂的。教义中他最喜欢的部分是纯神学，是抽象观念，而且就教义和伦理学二者来说，他更喜欢后者。他对神学哲学的使命感以及对于宗教论战的酷爱，还是在神学院时就养成的。在那里，他的精神一直泡浸在宗派主义中，而这种宗派主义常常取代了真正信仰的热情。他的生活经历使他萌发了对道德研究的兴趣。阅读让·德·拉·布吕那尔① 的《性格论》使他得到很大乐趣，巴尔美斯② 的著作他只欣赏《思考的艺术》，他也读当代作家的小说，有时还看禁书，以便从中研究风俗习惯和性格，寻找对生活的观察资料，把自己的经历与他人的经历作番比较——卡拉斯匹克先生要是知道此事，会说什么呢？

当他在一位不敬神的作者的作品中读到一位教士虚构的艳遇时，讲经师曾多少次发出同情的微笑啊！“那么样瞻前顾后！那么样心怀叵测！为了犯罪，采取了那么些迂回的办法！而犯罪后又悔恨交加！这些自由派连干坏事都不在行。他们笔下的教士跟我所知道的教士二五不离十，正如舞台上的国王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国王一样。”

唐费尔米恩讲道三句话不离本行，几乎总是要抨击现代不敬神的风气，再不就讲当前宗教界的争论，或是讲罪恶与美德及其后果。他最喜欢后一个题目。为了要在有文化修养的人当中保持他那学者的名声，他时不时总要找机会攻击一番不信神的人和异

---

① 17世纪法国伦理学作家，《性格论》(1688年)是描写当代人的警句式作品。

② 19世纪西班牙神父、哲学家。《思考的艺术》作于1845年。

教徒。不过他并不把矛头指向古代的埃及人，甚至也不针对伏尔泰发表宏论。被讲经师驳斥得体无完肤的异教徒全是些后起之辈。他攻击新教徒，措词巧妙地取笑他们的争论，在他们的学说和教规中巧妙地寻找漏洞。有时，当他描述在柏林举行的教会会议时，他们的听众会不由自主地想："那些可怜的家伙准是发疯了。"

不过他并不把敌人描绘成沉迷于邪恶谬误中的罪犯，而是把他们描绘成一些笨头笨脑的傻瓜。讲经师的虚荣心与听众的虚荣心互相沟通，融为一体，协调一致，互相吸引，于是便产生了真诚的热情。

"真可惜，至今还有亿万人生活在偶像崇拜和异教邪说的阴影中，缺少挤在大教堂布道坛四周那些贝图斯塔人的天资！要不然的话，人类灵魂获得拯救就会成为现实。"

在布道坛上，讲经师的意图总是要"精确地"证实天主教教义的真实性。"让我们暂且不借助信仰而只运用我们的理智吧。理智便足以证明……"确实，他是多么渴望光凭理智便足以证明呀！"不错，理智并不能解释圣迹，但它可以解释这些圣迹为何无法解释。""这就是机械力学，"他重复说道，很高兴又回到人们喜闻乐见的讲话方式。那时，他的言词雄辩而诚恳。当他一心要详述一个论据，力求用他那神学——理性a＋b的公式来证实某一信条时，他说起话来便热情洋溢，慷慨激昂。那时，也只有那时，他才显得有些激动，不再做有节奏的、文雅的和学院式的手势，而是弯曲双膝，像个猎人般蹲下身子，埋伏起来，等待时机向反对意见开火，而一旦开起火来，便急速而不规则地拍打布道坛，额头紧蹙，眼睛里的钢针全都竖立起来，声音也变得粗厉嘶哑，有如一把高音小号。啊！他有点难以控制自己了。他的听众并不明白这类事情——于是德帕斯又恢复本来面目，站直身子，收起那些钢针，继续向茫然的贝图斯塔人洒下雨点般的各种语录，以致

他们在礼拜散场走出教堂时都感到头疼脑胀，可是嘴里却说："这人真了不起！学问真渊博！他怎么会找到时间学到那么多东西？他的一天想必是有四十几个小时吧！"

贵妇们对于雷南是抄袭德国人的说法，对于真正的学者只有塞克契① 神父和另外五六位耶稣会教士的见解以及有关蒂宾根和阿廷根两所大学，还有东方学学者奥佩尔② 等等的宏论尽管十分钦佩，但她们更喜欢听讲经师讲风俗和生活方式，而讲经师也喜欢讨好这些夫人们。

在讲解教义时，他总是求助于健康的理性，但涉及道德问题时，他却总是讲求实用。拯救灵魂是一桩买卖——一桩人生的大买卖。他是讲道坛上的巴斯蒂亚③"自身利益与慈善事业是同一件事。要成为有德之士，你只消记住，乐善好施开始之时，也就是功德圆满之日。"许多从美洲大陆回来的移民从讲经师那里听到这种灵魂得到拯救的方案都乐得一脸都是笑容。

"真叫人难以置信！他们在美洲发了财，现在回到国内，连家门都不用出，就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在天堂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他们真是生逢其时呀！"照德帕斯的说法，邪恶的人就像异教徒一样，简直是些傻瓜。那也是机械力学，也可以用他那a＋b的逻辑来加以证实。有时，他以和莫里哀及巴尔扎克相媲美的浓墨重彩来描述吝啬鬼、醉汉、说谎者、赌徒、高傲自负和心怀嫉妒的人，这些可怜的人经历了盛衰浮沉之后，其结果总是自食苦果，落得最悲惨的下场。

他描写得最成功的是一位纵欲无度的青年。起先他是个面容清新、红润的人，快乐，青春焕发，体态优美，充满雄心壮志，

---

① 19世纪耶稣教士、天文学家。

② 19世纪法国研究亚述帝国的学者。

③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

是家庭和国家的希望，然而随后却变得干瘪、冷漠、对什么都感到腻味，毫无生气，成为一个废物。

德帕斯差不多总是忘记提及死后等待这些恶习的牺牲者是些什么样的痛苦。夫人们和回来的移民对于这种实用主义的道德观能够理解得十分透彻。他们在心底里把它概括为这样一句话："绕道行驶！"

"他说得多么正确呀！"许多夫人听他讲到通奸时都这么想。她们大都是很体面的妇女，没犯过通奸罪，最多不过像其他人一样，干过点蠢事。有时，唐费尔米恩的女信徒们觉得他在讲道坛上说话不谨慎，把她们忏悔的内容都捅了出去。

在忏悔室，教区法官也击败了主教。

主教来到贝图斯塔时，发现各阶层的女性都迷上了他。起初，妇女们都要主教做自己的忏悔神父，然而他在忏悔室丧失威信比在布道坛上还要快。他太平凡单调了！他气度狭小，又不随和。他只提几个问题，而且都是愚蠢的问题。他说起来没完没了，而且跟每个女人说的都是那一套。更有甚者，黎明即起，一点不为那些娇生惯养的女士们着想，晨曦微露，便自己坐在忏悔室里了。

夫人们渐次离开了他。高高的祭坛后抹大拉的玛利亚祈祷室里，与一大群女仆和假装虔信的穷苦妇女们摩肩接踵地挤在一起，实在不是件很叫人开心的事，更有甚者，主教不分尊卑贵贱，一如在理发馆一样，让她们全都依次前来忏悔，一点不管谁是夫人，谁是仆人。他扮演传道者的角色太过于认真了。于是她们就离开了他。

很快，他发现只有下层阶级起得早的人在他周围了。卡洛斯会的石匠、泥水匠、鞋匠和军械工人、穷苦的虔诚妇女、深受真正宗教神秘气氛感染的女仆、裁缝和绱鞋匠，就这些人很快成为向他忏悔的羊群。"这就是他为什么满怀悲痛地抱怨人世的邪恶生

活方式，而且他估计，许多私生子就是这么来到人间的。现在，要是他和小姐们有些来往就好了！”

有一次他竟然对省长说：

“请问，难道您就没权下令禁止穿帆布胶底鞋散步吗？”

主教指的是工人们黄昏时分在林荫道上的散步。

他深信．贝图斯塔日益增长的腐化就起源于这种散步和剧院中举办的廉价舞会。

这就是那时的大好人福尔图纳托·卡莫依兰，国家从前高贵的都城贝图斯塔直属罗马教廷主教区的主教，也就是教区法官一进区就以晴天霹雳般的愤怒目光严加训斥的这位谦卑的主教。

主教坐在扶手椅里，沙发上坐着两位夫人。

一位是银行职员的妻子比西塔，另一位是从美洲回来现住移民区的第二位百万富翁帕埃斯的千金奥尔维多。

主教一见讲经师便大惊失色，犹如一位神学院学生初次吸烟，正在吞云吐雾之际就被上司抓住了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讲经师的目光发出质询，随后又仪态优雅而又有几分天真的媚态向夫人们鞠躬致敬。“夫人们和主教在一起！而且没有先生们陪同！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

这是比西塔辛出的好主意。她们打算诱使主教大人光临某个慈善协会所组织的为德行高超者庄严的颁奖大会。该协会名叫“自由兄弟，”这名字既不是西班牙的，又很难听，而且一点没有圣洁的味道。该协会设有一个绅士委员会和夫人资助者小组委员会（这是协会主席的语法）。

“自由兄弟”会一建立，就是个主张不受宗教约束的机构。第一任主席是庞佩约·吉马兰，他没被革除教门完全是个奇迹，而且他也从未领过圣餐。

这个协会是清贫修女会、教义问答圣慈会以及主日学校的竞争对手。整个宗教部门立即对它宣战，没过几个月，贝图斯塔市

的穷人就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自由兄弟”的施舍、奖品或教育培养了。

主日学校的女生和教义问答圣慈会的男生在街上走时从不唱下流小调，他们只唱“神圣的上帝，神圣而强大，/神圣不朽。”和“哦，来吧，咱们一起到那里去/把鲜花献给神圣 的 玛利亚。”如今，他们编了一首歌，对协会大肆攻击：“穷人的孩子们不会走入岐途/不会到‘自由兄弟’会那里去，/穷人的孩子们宁可接受/纯洁的基督的慈悲。”

“纯洁的基督的慈悲”这句歌词及其完美的韵律都揭示出受俸教士唐库斯托迪奥的文风，他如今已经登上了穷女生们主日学校校长的高位了。

如果“自由兄弟”协会的主席不做出英勇的自我牺牲，该协会早就被消耗得寿终正寝了。吉马兰先生认识到，使慈善事业和初等教育世俗化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便递上了辞呈。他说：“他牺牲自己不是因为宗教狂那些莫须有的诋毁罪名，而是为了弃儿们的福利。”随着唐庞佩约的辞职以及夫人资助者小组委员会的建立，这一慈善协会的名声稍稍好转，也不再有人和它作对了。然而它却依 旧未曾抹掉它那名称带来的罪过。教区法官就瞧不起这个协会。

比西塔辛什么组织都喜欢加入，所以是夫人资助者小组委员会的头一位会员，而且还是该委员会的司库呢。

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和教堂教士会建立良好关系，恭请主教担任该年度庄严的授奖大会的主席，从而抹掉异端或诸如此类的最后一些痕迹。“然而哪个女人堪当此 重 任呢？看来非银行职员之妻比西塔莫属了。”委员会中谁能更适合 去 赴汤蹈火建功立业呢？为了装点门面，她要求另一位名门女士陪她一起去。谁也不愿和她一起去——她们都没有那个胆量——于是只好投票，结果奥尔维多·帕埃斯当选，因为她父亲有名望，而且她在主教府邸

里也很受人欢迎。

“对，”比西塔辛在会上说，“奥尔维多一定得去。那就可以让讲经师不至于认为这一着是针对他个人的了，他最见不得我。”

这倒不假，德帕斯鄙视银行职员的老婆；他实际上认为她是不值一顾的坏蛋。她是帮助副主教搞阴谋的为数不多的女士之一。然而比西塔有时却不顾唐费尔米恩的冷淡拒绝而向他忏悔。“他知道那个小骚货打的什么主意，然而他都牢守十诫，不让她的计谋得逞，如此而已。”

“还有什么？接着讲，还有什么？这是里帕米兰作风。格洛塞斯特尔那些拨弄是非的人不会受到他的欢迎的。”

福尔图纳托已经作出出席“自由兄弟”协会那个庄严会议的承诺，这对于教区法官的恶劣心绪不啻火上浇油，更何况他又看见他最忠实的信女帕埃斯跟比西塔辛一起在那里呢！现在要叫他做出一副彬彬有礼、仁慈宽厚的样子实在是不容易，好在他一向惯于控制自己，掩饰自己的感情，总算没有走火。比西塔辛想象教区法官怒火中烧却又不能发作，心中美滋滋的，故意开玩笑捉弄他，还用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举动“叫他恶心欲吐”。

“不过亲爱的夫人们，”德帕斯说道，“让咱们认真地谈一谈吧。”

“什么？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一个人说话要算话。我们走了，我们走了，你爱说就说吧，亲爱的，我反正不听，先生们。奥尔维多，咱们走吧。我不听，我不听。”

由于听觉上的某种奇迹，比西塔辛说的每个字都像是七个字，仿佛整个夫人资助者小组委员会都在大发高论。

她站起身，拽着帕埃斯小姐就往门边走去。

讲经师不管怎么反对也没用。“该协会是由一个无神论者创办的，是与教会作对的……”

“根本不对，”比西塔站在门口高声反驳道，“真要是那样，我

们也不会参加夫人小组委员会了。”

“我是委员，”帕埃斯小姐解释道，“因为比西塔坚持要我参加，还说服了爸爸。”

“可是请注意，先生们，‘自由兄弟’如今已经改弦更张了，自打我们参加以后，所有关于自由以及其他骗人的鬼话都收摊了。”

“她说的不错，”主教上了比西塔假装轻浮劲儿的当，还没醒悟过来，竟大着胆子为她辩护。“这疯丫头说的没错。”

“她说的才不是真话呢！”教区法官终于有点沉不住气了，高声嚷道，“她说的才不是真话呢，你答应她真是……太不慎重了。”

比西塔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吐出了舌头。“好厉害！”她心想，可是对于竟敢说主教“太不慎重”的人又不免有些羡慕。

女士们走了。主教阁下感到很尴尬，他建议讲经师陪同女士们穿过狭窄的迷宫般的走廊，送她们出去，自己则趁机溜掉，躲在祈祷室里不出来。以免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作些辩解。

不过讲经师并不想去把他搜出来。

帕埃斯小姐低垂着头往前走，也害怕挨一顿训斥。当比西塔停住脚步问候她曾在主教前美言的一家人时，德帕斯趁机以严父般的语调对帕埃斯小姐附耳悄声说道：

“你跟那个……疯婆娘到这儿来真是大错特错。”

“她们大伙儿都选我来呀。”

“要是你没参加那个委员会……”

“爸爸请您今天来吃午饭。我本来要亲自写请柬的，现在就请您权当已经收到算了。”

“好，好。我跟你说实话你受得住吧？”

“我是说爸爸……”

“哦，我今天不能到你们家去……至少是不能去吃午饭。好

几天以前，另一位弗朗西斯科就邀请我去吃午饭了，他……不过等我在这儿把事情赶着办完，一小时后咱们在你家见面。”

他们互道珍重就分手了。夫人们走到大街上，教区法官则刮风般急急穿廊过厅，走进教会办事处，即主教区教廷。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对在那里等待他的人连招呼都不打，径直走到堆满用案卷带捆着文件的办公室桌前，坐在一把猩红天鹅绒扶手椅上。他把臂肘支在桌上，双手抱着头。他当然知道人们等着跟他谈话，却假装不知道。这是他惯用的伎俩之一，好叫人们感受到他那无上权威的份量。他就用这种方式羞辱他的下属，甚至到了他们站在他的面前都做出没看见的样子来蔑视他们。他心绪恶劣，恶劣到极点，肝火上升到牙齿上都感到苦胆味了。为什么？不为什么。谁也没有惹他生那么大的气。当他抬头看见明媚的阳光，对镜高高兴兴地梳洗一番时，这一天本来应该是令人心旷神怡，无比舒畅的，偏偏许多琐碎的事凑到一块儿，把人的兴致全都败了。先是他母亲把他当小孩子般耳提面命，叫他注意那些中伤他的诽谤之词，接着是医生报告的那个令人惊恐的消息和开的愚蠢的玩笑，随后是比西塔辛，“自由兄弟”协会，奥尔维多违反教规，再后来呢，就是那个魔鬼主教，那么谦卑抑损，反而把教区法官弄得下不了台，光是他那受惊兔子般的样子就提醒教区法官，他自己的经历比起主教那圣洁完美、精神崇高的经历来实在是不足为人楷模。尽管并非有意，福尔图纳托却做出了不朽的比较，这使讲经师感到恼火。现在他比以往都更加气恼。如今在他看来，教区法官尽管智力高，但比起主教的崇高道德来，简直一文不值。只有他能充分认识福尔图纳托的价值。如今，他觉得另一个男人的德行、口才和对圣母的浪漫崇拜是多么富于诗意、多么高尚，多么超凡脱俗啊！而他自己的那点才能又多么可怜，多么平凡呀！他那强有力的，颐指气使的性格在实际上又是多么可笑！“他支配过谁呢？甲壳虫！”

"你们有什么事?"他抬头看着面前的甲壳虫恨恨地大声问道。

他们二人一个是看似俗人的教士，另一个则是看似教士的俗人。两个人的脸都没刮干净，尤其是那位教士，一脸都是又粗又黑的胡子茬，两人都穿便服，像乡下神父那样。教士的宽大硬领巾是白色的，上面沾有红葡萄酒和油汗的污渍。另一个的衬衣衣领也像教士的硬领一样，只不过他在颈项后面系了个黑色蝴蝶结。

唐卡尔洛斯·佩拉埃斯是教会公证人，在主教府还兼着另两三份并不互相协调的工作，因此便自诩为主教区教廷中最有势力的人之一，就是在教区法官心目中，他也不容忽视。现在他就要来证明这一点了。他想通过自己的斡旋，把孔特拉卡耶斯山村那位可怜的教区神父从教规的魔爪中拯救出来，有些心怀妒忌的人好揭人隐私，而教区法官便由此得知，孔特拉卡耶斯的神父有个毛病：好把忏悔室变成了引诱妇女的学校。起初，德帕斯想对这位山村教士严加训斥，给予最严厉的惩罚。由于公证人说情，他同意在开始诉讼前先和那位教士谈一次话，如果发现他有真诚悔过的表现，就答应不公开惩罚他，这样就不会损害那位教士的声誉。他毕竟一直是伟大事业忠实的投票赞成者和极为靠得住的支持者。

"有什么事？"德帕斯又问了一次，冲着公证人强装笑脸。

佩拉埃斯朝身旁的人做了个手势。那人粗壮黝黑，眉毛浓密，一脸的愁容，褐色的眼睛红肿溃烂，大嘴巴，尖耳朵，粗脖子上喉核向外突出。他仿佛全身都是烟灰，虽然实际并非如此。他既像个烧炭工人又像个教士。仿佛他那黑胡茬的颜色不光渗进了他那紫色的双颊，也一定扩展到了全身。他从未和教区法官面对面地会见过，他惧怕教区法官，因为后者射出的目光有如雷电。不过，他惧怕教区法官，正如一个巨人害怕一个如有必要他可以一拳砸瘪的人那样，仅此而已。唐费尔米恩注意到那位教士惶惑多

于恐惧。那位教士咕哝一声，算是问候了教区法官，后者却并不答礼。

公证人就像发了一笔横财一样，洋洋自得地斜坐在一把椅子上，表明他在这里犹如在家一般。他说话随便，但并不失礼，有时还胆敢开两句玩笑，而且甚至打算宣称引诱妇女并非最大的罪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地掩盖过去。可是一看讲经师皱起了眉头，佩拉埃斯就改换了话题，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谈起了最近的选举，越扯越远，还顺便提到某个山区神父，他的一位熟人，把两个国民卫队员吓得浑身发抖的丰功伟绩。孔特拉卡耶斯的教士咧开嘴笑了，就像头狗熊。

讲经师正在捉摸，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是如何勾引来向他忏悔的女人的。沉默了一会儿，手头的那件事只字未提，连佩拉埃斯本人都意识到那一棘手的问题必须提出来讨论讨论了。

唐费尔米恩忽然想起了他那恶劣的心绪以及所遭到的种种不顺心的事，于是便一下站起来，面对着那位教区神父，神父也站起身来，仿佛有人要来攻打他似的。教区法官怒喝道：

“你的事我全知道了，老兄，我很遗憾，不得不通知你，这件事的处理对你来说不会是很愉快的。特兰托会议认为，你所犯罪行近似异端。不知道你是否明白，1622年格列高里十五世教皇陛下制定的 Universi Domini① 宪法把你及你这一类的人叫做十恶不赦的叛徒，而对于极其卑劣地诱奸女忏悔者的罪行则要处以最严厉的惩罚。除此之外，它还规定你要受到降职处分，并交给世俗法庭去惩办。”

教士睁大眼睛，惊恐地盯着公证人，而公证人则站在唐费尔米恩的背后，朝他递眼色。

“贝内迪克托十四世，”讲经师接着说道，“进一步确定西

① Universi Domini，拉丁语，“上帝之邦”。

斯托五世和格列高里十五世硬性规定的有关勾引罪的惩罚办法；总而言之，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件事，你的情况都是毫无希望的了。”

“我原来想……”

“你想错了，老兄！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在那边书架上你可以找到吉拉尔迪的 Expositio juris pontifici①，在第二卷第一部分中，有大量资料论述这种事。”

佩拉埃斯先生对教区法官的作风早已司空见惯。每当他要把利爪抠进牺牲者之时，他都先要大大炫耀一番自己渊博的学识。

“阁下，”孔特拉卡耶斯的教士如今已不再那么害怕，而是有些愤愤不平了，他壮起胆子说道，“您的话使我获益匪浅，不管怎么说，我不抱怨神圣的教规，只怪我运气不好，让我失足跌倒，我知道，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也在这方面失足，却没跌倒。”

讲经师一下子转过身来，仿佛背上被人咬了一口。

“滚出去，你这无礼的家伙，今天晚上不许在贝图斯塔过夜！”他厉声喊道。

“不过，阁下……”

“不许多说！照我吩咐的去做，不然的话就叫你蹲教士监狱！”

说完这话，讲经师就捏紧拳头猛捶一下办公桌，令人胆战心惊。

“啊，这就是你给我帮的大忙！”教士也大为光火，朝惊愕的佩拉埃斯高声嚷道，公证人万万没有料到两个火暴性子的人会冲突起来。

“先生们，别激动，冷静点。”

“滚出去，你这个恶棍！”讲经师嚷道，把法袍下摆一下甩到

---

① 拉丁文，《教皇法讲解》。

肩上，一反他的习惯，公然表露出他是多么愤怒。“你就等着倒大霉吧！你可以认为你已经无可救药了，你这个教士中的败类！”

“可是阁下，我说了什么呢？”教士惊呼道。讲经师的态度多少使他感到害怕，因为他在这人的身上领略到教会大神道德上的优越性了。

德帕斯一见自己的权威受到了重视，他那愤怒的疯狂恶浪便渐次平息下来。最后，他的脸色虽然依旧苍白，但声音已平静多了。

“走吧，”他说道，一边指着门口，“你走吧。你之所以能自由自在地走掉，是因为你是疯子。不过别在这城里逗留两个小时以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起这里发生的事。至于你那十恶不赦的罪行，我不必再见你，会跟佩拉埃斯先生协商，他会把我们的决定通知你。”

那位教士似乎要低声下气乞求宽恕。

“马上走吧。”

教士走了。

佩拉埃斯脸色青灰，全身颤抖，壮起胆子说道：

“我真抱歉，德帕斯先生！”

“你不必感到抱歉。你来得不是时候，正赶上我有些激动。我本想吓唬吓唬他，好让他尊重我……而我却没考虑到我心情不好。我过份激动了，让怒气支配了自己，有些失态了。”

“噢，不，一点也不！他是个道地的畜生，一头牲口。”

“是呀，他确实不是人，正是因此，我才必须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

“我不能原谅的是，这一切太令人不愉快了。”

“算了，算了。咱们改天再谈这流氓的事。今天不行，今天要是谈，我就不可能答应你放宽法律的尺度，在这种事情上，法律是铁面无情的。”

“是呀，我知道。不过既然这项法律从未实行过……”

“那只是因为没有证据，可是这案子里却有证据。再说早晚总得开个头。好啦，就照我说的办吧，咱们以后再谈。现在我需要一个人呆会儿。”

佩拉埃斯也走了，于是德帕斯便独自一人沉思默想，一任心中积累的羞愧涌上面颊。

“堕落到何等地步了！”他心想，并开始像头野兽在笼中那样在屋里踱步。

当他觉得心情平静了些时，便摇了一下铃，一个削发高个子青年出现了，他脸色苍白、阴郁，可能是害痨病的。他是讲经师的堂弟，代行秘书职务。

“你们那帮人听见什么了吗？”

“叫嚷声，不过听不清。”

“孔特拉卡耶斯的那位教士是头畜生。”

“是的，我知道。”

“有事吗？”

“没什么紧急的事。”

“那么我可以走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吧？”

“不需要了，今天没啥必要了。”

“那么我就走了。我头疼，什么事也不想干。不过别告诉我母亲，她要是知道我那么早就离开办公室，会以为我生病了。”

“是呀，是呀，她会那么想的。”

“等一下，帕埃斯家修小礼拜堂的许可证通过了吗？”

“通过了。”

“要是已经批准了，我现在可以带走吗？”

“在那边文件夹里，你会找到的。”

“全都办妥了？帕尔维斯的副主教可以来做弥撒了？”

“全都安排停当了。”

“这是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斯德的名片。他干嘛来这里？”

“还不是往常的那件事，要我们别理会塔马萨的唐塞衮多神父，他来要唐萨图尔尼诺叫他做安魂弥撒的钱。”

“而唐萨图尔尼诺不愿给。”

“他一贯如此。全体教士他都欠得有帐。他超度了涤罪所里半数的鬼魂，”削发青年由于憋住不笑，弄得剧烈地咳嗽起来，“靠欠帐不还，他超度了涤罪所半数灵魂。”

“塔马萨的神父真是个多嘴多舌的讨厌鬼。”

“不过他只是要他该得的钱呀。”

“可是这事毫无办法，难道你想让我失去主教的好感吗？”

“当然不啦。他会在《圣旗报》上让我们付出代价的，虽说《圣旗报》目前对你很不错。拿报纸来说，马德里昨天的《慈善报》有一则来自贝图斯塔的报道，要是我没完全弄错，格洛塞斯特尔在这件事里一定插了手。”

“报上说些什么？”

“全是些胡说八道。说是卡洛斯的支持者已经控制了某些教区，在那些地方一些人非法地当上了代理主教，说是这些人经特许只能暂时担任代理主教职务的，可是由于他们为王位觊觎者效力卖命，他们的上司对这种事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那么说，我不能当代理主教了？”

“看起来是这样，因为在例外情况中，有一条就提到‘正式受俸牧师’，而且还提出某教皇的特许或类似的规定。”

“是的，我知道。那是保罗五世的一份敕书，有两三份是格列高里十五世的。一群笨蛋！他们要是不把‘须为本教区出生之人，这一条也提出来，那真是奇迹了。这群白痴！这些伪天主教徒连点实用的常识都没有！格洛塞斯特尔一定是那破报纸的通讯员，那种冒烟走火的狡猾手段只有他才使得出来。呸！主啊，我的敌人全是些什么人呀！畜生，完全是畜生！”

讲经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那愚蠢的气氛使他感到窒息。

有些教士和俗人正在前厅和旁边的办公室里等他，可是他想谁都不见就走掉。然而他却抵御不了硬闯进来的人。卡拉斯匹克先生已经探头探脑地把鼻子伸进一扇门里了。

“我可以进来吗？”

“是卡拉斯匹克！得，请进来吧，”他只好这么说。

卡拉斯匹克是来要求尽快向圣谕办事处提出申请，还有几件有关处理封地的事宜。要查看一下登记簿，跟办事员们商量商量。讲经师忘乎所以，冒冒失失地走出自己的房间，来到办事处，这才发现自己被打官司的人和谋求各种职位的人团团围住了。这些人几乎全都把脸刮得干干净净，全都穿着一身黑衣服，不是黑道袍，就是样子像道袍的礼服大衣。办事处完全没有讲经师办公室的那种豪华气派，又大、又冷、又脏，布置得一点不像个办事处，还有一股圣器室和看守所混杂在一起的特殊气味。那里的办事员全都脸色苍白，很像是清心寡欲和沉思冥想造成的，实际上是小官僚那种恶劣、悲惨、肮脏的有害心理影响的结果，而教会下级官员中流行的黄疸病使情况更为复杂糟糕。

每个角落里有一张桌子，每张桌子四周都围满了教士和一般俗人，他们说话，打手势，走来走去，坚持他们提出的要求，担心受到冷落。办事员们倒比较平静，有的抽烟，有的伏案书写，回答人总是只有一个字：“是”或“不”，有时干脆不予作答。这是个和任何其它办事处一样的办事处，只不过比大多数办事处少一点恶劣态度，多一些冷漠和虚伪的残忍劲儿。

教区法官一进来，嘈杂声便小了。在场的多数人都朝他转过身来，而首领则举起一只手，挡在自己的脸前，仿佛要拒这些讨厌的人于千里之外。他走到一张桌前，询问有关教堂领地呈文的处理意见。“正如他所料到的那样，财政办事处没有答复，呈文尘

封堆积，还在那里睡大觉，看不出有醒来的时候。”

卡拉斯匹克先生一个劲儿地跺脚。

“这些自由党人呀！”他挨近讲经师咕哝道，“这叫什么复兴？还不是那群狗，只不过领圈换了。”

“是呀，亲爱的先生，国家在戏弄教会，这是很明显的，教皇与政府的契约形同废纸。允诺倒不少，可就是不兑现。”

两位教士极其谦卑地朝教区法官走来。他们是乡村教士，也是想了解有关教堂领地的呈文是否……

“没有答复，没有，没有，先生们。听着，”教区法官大声说道，好让在场的人都听到，免得再来烦他。“政府办事处答复说，呈文要一件一件地处理，因为没有普遍适用的标准，也就是说，那些珍贵的呈文将永远得不到处理。”

德帕斯发现自己被卷进宗教——官僚的日常杂务中了。虽然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他还是像往日那样，不自觉地陷入了教会统治下的复杂问题中了，这些问题与他自己和他母亲的利益总是息息相关的。在教会早期，一百零一条教规中，许多条都象征着信仰和教士们纯洁和诗意的方面，可是现在却被用来掩盖“金钱”这一亘古长存的问题，什么主教遗产、缺额、年金、基金、津贴、捐款、圣衣费、薪俸、执照费、豁免费、该付款项、葬礼费……以及其他好几十个字眼儿被摆弄过来，摆弄过去，彼此互相联在一起，又互相重复，互相取代，总是有一种钱币的叮叮声，而教区法官的利益，亦即他母亲的利益，也总是和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唐娜保拉从未踏进这一独特的市场——教区办事处——但她的精神却似乎君临其上。她是这些日常战斗中运筹帷幄的将军，只不过从不露面，而她的儿子则是她得心应手的工具。

那天早上，像往常一样，纷乱如麻的问题摆在他面前，而他则像往常一样，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用一种机械的方法，以惊人的娴熟手段，以形式上绝对正确和表面上极其雅致的方式处理

它们。不过，当他处理徇私枉法、敲诈勒索、残暴行为时，他的精神却不只一次动摇过(他不知为什么会很激动)，但是想到他母亲，想到那些日常见到他善于坚定捍卫自己利益的人正在看着他——有大部分也是由于惰性，由于习惯的力量——他便坚守岗位，还是他们所熟知的那位教区法官，还是按往常的方式处理问题，于是谁也没理由怀疑他是否疯了，或是有必要就发生的事编些谎言来欺骗他母亲。“唐娜保拉可以对她的儿子感到满意；是的，她满意的是她的儿子，不是一大早读了一封无关紧要的信就心神不安，或是一见晴空朗日就无端高兴的愚蠢而轻率的梦幻者。太阳！天空！它们与贝图斯塔的教区法官有什么关系？他是教廷官员，不是吗？是一位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并满足自己受挫野心渴求的教廷官员。

“是的，是的，他就是这么个人，他不应抱任何幻想，也不应寻求一种新生活。他应该感到满足，而且也确实感到满足。”

“在办事处呆了一个半小时！”离开主教府时他对自己说道，半是羞愧，半是高兴，“可都像才过了20分钟！”

当德帕斯再次来到外面的“大院子”广场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主教府出来就像钻出山洞一样。在那儿说了那么多话，弄得他口干舌燥，嘴里甚至感到有一股强烈的铜臭味。他觉得周身都有一种骗子的气息，于是便匆匆离开灰色教堂阴影笼罩下的小广场，赶忙朝通衢大街的方向走去，把恩西马达区留在身后；那里的人行道狭窄破损，脚踩上去发出阵阵回声，越发显得悲惨荒凉，卵石缝里长出青草，路边的房屋古老宽大，多年的炊烟熏得发黑，铁栅栏也已经凸了出来。他沿潘神广场，商业大街和林荫路朝移民区走去，林荫路旁小树枯叶纷纷坠落在宽阔的石板路面上。他的法袍吸住了树叶，把它们拖在后面，发出犹如海浪冲击时无穷无尽的有节奏的沙沙声。

现在他可以看到万里晴空，碧蓝如洗，在他对面的科尔芬山

脉影影绰绰，也是碧蓝碧蓝的。那就是幸福，就是生活。“捐款、教皇训令，年金、赦罪权和圣职任命权的保留！这一切和这世界，和这美丽宽广的世界有什么相干？那个石头巨人，那座庄严、肃穆、宏伟的科尔芬知不知道什么是圣谕办事处？它知不知道有个获取豁免权的办事处？它知不知道办什么事都得花钱买执照？”

讲经师顺林荫路走去，向左右两旁的人打招呼，对于某种宗教田园诗般的那类思绪竟会侵入他的脑际不免感到惊讶。他一向与教会田园牧歌派不共戴天，凡是涉及到教会的临时需要，他总是身体力行一种散文体的实证主义。他是不是病了？是不是要发疯了？风向从南转向西北，当清凉的空气以一种引起色欲呼呼声充满他的肺部时，他的想象力便欲罢不能，毫不理会他的反对和命令，在教会创建之初的几个世纪中采集植物，并生根在那块土壤里。他可以看到自己挎着篮子挨家挨户地去收集帕埃斯、唐弗鲁托斯·雷东多和移民区其他闯过美洲的人从果园中采摘的果实，这些果园如今出现在路的两旁，园前有镀金栏杆，枝叶茂密，令人目眩，风儿在叶间低语，鸟儿在林间鸣啭。

帕埃斯的别墅装点着大街的南侧，是6幢别墅中最漂亮的。它是个巨大的立方体，样子像贝图斯塔省海岸边的了望塔，据说，那是防御诺曼人入侵的遗迹。

帕埃斯先生并不怕海盗登陆，因为他的府第距海岸还有好几海里，不过他认为“固体的优美在于修筑厚实的墙壁，要放手使用大理石，简言之，要用巨石堆积法进行建筑。”正面最高处悬挂的不是盾形纹章(那是帕埃斯先生所没有的)，而是一大块半圆形大理石，中间刻有“1868”几个很有份量的金字，标明这座巨石堆积法建筑物的修建年代。屋顶平台围以高大的栏杆，4个角有一只展翅欲飞的绿色铁鹰。帕埃斯先生说，这4只鹰和他书房地毯上的两只真是相得益彰。可敬的唐弗朗西斯科并非移民区的首

富，唐弗鲁托斯的钱比他多几百万，可是这位爱好老鹰的美洲移民“只要是事关摆阔出风头，他是当仁不让的，不论是高贵的弗鲁托斯或是其他任何人，他都不能让他们胜过他。”他是贝图斯塔唯一出门坐马车的人，也唯有他的仆人一年到头都穿着镶边号衣，尽管他始终没办法叫他们穿戴得整齐、正确、庄重，就像他在大城市看到的那些阔佬的跟班那样。

帕埃斯在古巴住了25年，从未望过弥撒，他带回的唯一一本宗教书就是埃纳奥·伊·穆尼奥斯先生写的《人民福音》①，这倒不是因为帕埃斯先生是民主党人——上帝不许！——而是因为他喜欢简洁的风格。他坚信上帝是教士们发明出来的。至少在古巴岛上没有上帝。帕埃斯在贝图斯塔已经居住了好几年，却并未改变这些看法，只不过不再公开宣布自己的观点。他的女儿和讲经师已经逐步说服他，宗教既是对社会主义的阻碍，也是优雅的不可缺少的标志。帕埃斯终于成为他祖先所信奉的宗教最热烈的支持者。“毫无疑问，”他说道，“宗主国应该是崇信宗教的。”于是他便虔信上帝。教会要他捐多少钱，他就给多少，尽管他常常胡言乱语，说些有损于天主教教义的话，不过却总是知错必改，乐于收回自己的谬论，以一些不触犯人的话来取代它们。

宗教，以讲经师的方式，通过帕埃斯对女儿的热爱以及他对高雅的疯狂追求这两道缺口，成功地攻入了那个思想自由者的花岗岩堡垒。

奥尔维多以斥责的口吻尖声说道：“爸爸，这太粗俗了。”于是唐弗朗西斯科就会厌恶先前他认为是无与伦比的东西。

讲经师控制奥尔维多，而奥尔维多则借助于她父亲对她的

---

① 埃纳奥·伊·穆尼奥斯（1828—1891）所著书名是《人民之书》（1868），帕埃斯把书名搞错表明此人不学无术。《人民之书》是一本说教的书，以朴素规劝的语气写成。

爱，以及她对当地所谓高雅事物的理解来支配她父亲。

奥尔维多是个面容苍白、身高体瘦、长着一双灰褐色高傲的眼睛的少女。自幼丧母，她生活得像个小玩偶——当然，这是假设玩偶会活动，有思想感觉的话。服侍她的有男女黑人和一位白人——她的父亲，做父亲的可说是她最忠实的奴仆了。她那任性的要求没有那一件没得到满足。18岁的时候，她萌发了一种念头，想要成为她读过的小说中那种不幸的女主人公。她还真的想出了一招既浪漫又开心的折磨自己的办法：她把自己想象成爱情上的迈达斯国王①，没人会为了她本人而爱她，全都只是为了她有钱而爱她——对一位小姐来说这可真是极大的不幸。漂亮的年轻男子有的职高位显，有的是贵胄，有的才华横溢，都曾壮起胆子向奥尔维多表白爱情，可是她都一律予以毁灭性的拒绝，她曾经发誓要以一成不变的方式让所有的男人吃闭门羹："爱情与她无缘，"她不相信爱情。慢慢地，这一闹剧终于控制了她的心灵，她便极其认真地扮演起迈达斯女王的角色来了，还没发现爱情是什么便弃绝了爱情，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豪华奢侈上了。她为艺术而热爱艺术，在散步场所、舞会上和戏院中她摆阔显富，没有哪个女人能比得上她。对她来说，穿着打扮成了宗教信仰。同一件衣服她从不穿两次。散步时，她总是姗姗来迟，来回走那么两三次。一旦觉得自己已经引来足够多的艳羡目光，便立即打道回府，对任何已及婚龄的男性都不屑一顾。贝图斯塔的男人到末了便把她看成是裁缝店里的假人，身上挂满时装，只是为了让其他小姐感到开心。"她是个令人垂涎的尤物"，不过他们也不妨把她忘掉个一干二净。

"奥尔维多等嫁着一位俄国王子呢，"是由来已久的说法。每

---

① 希腊神话中的佛律癸亚王国，贪爱黄金，后得点金术，所触之物均变为黄金，几至饥渴而死，乃乞求神灵解除点金术。

当一位粗心大意的外乡人胆敢去试试运气时，人们都讽刺地把他称为“俄国王子”，直到他受到挫败为止。

不过后来帕埃斯小姐感到心中除了华裳美服啥也没有，实在乏味，于是便产生了要虔诚奉教的念头。她彬彬有礼地挑中讲经师作仟悔师，由于讲经师也喜欢人家挑中他，于是她便找到了他。他们俩真可谓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唐费尔米恩认为这位干瘦冷漠的少女只不过是通向唐弗朗西斯科心灵的一条路，而唐弗朗西斯科则是一位肯耗巨资来买影响的人。然而奥尔维多却产生了极不明智的念头，想要神秘地爱上(这是她的说法)讲经师。他假装没注意到这一点，并利用这姑娘最近的傻念头更快地把她父亲争取过来。他既然很清楚，这位任性的美洲姑娘想象中的热情并不危险，所以他也就没有像对待其他那些胆大而又在肉体上具有更大诱惑力的女人那样把她赶开。德帕斯有个打算，把奥尔维多嫁一个他选中的人，他深信他能办到这件事。只不过还没有合适的人选：这位大有利用前景的尤物是要作为奖品赏给替他效大力的人，不过他还不清楚在什么棘手的事情上或以什么方式他需要有人为他效力。

那天上午，用唐弗朗西斯科的话来说，讲经师像往常一样，在帕埃斯府受到了隆重的接待。

讲经师踩着那些地毯，在那些如门扇般大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尊容，听凭自己的身体肉乎乎地陷进那公然夸示豪华、奢侈和气派的柔软之物里。这时，他觉得自己被送到与他那崇高的精神极相适合的地方了。他骄傲地想，他肯定生来就该享受这样的荣华，但是他母亲的贪婪，他自己那尚属匮乏的资财都使他无法获得这样的显赫气派，而他那教士的地位又必须在面子上表现谦卑，甚至还要显得穷酸，更使他远离这种本性要求的环境。当讲经师登堂入室时，他那文雅的举止变得更加文雅，他熟练地摆动他的法袍，轻松而优雅地折迭他的教士祭服，他举手投足，目光

流盼，转动头部，无不具有世俗特点，但却从未流于厚颜无耻；而有的神职人员，一踏入上流社会或类似地方的高堂华屋，便弃绝他那法袍所代表的谦卑而忘乎所以。德帕斯却无时无刻不是位讲经师，但他知道如何用手势、微笑或目光来表明，一位受俸教士可以像任何其他的人一样，在社交界中泰然就座。这种禀赋，再加上他所具有的堂堂仪表、雄辩的口才、极大的影响和才干，便使得他成为，如贝加拉纳侯爵夫人所说的，“一位见得了人的教士”。

唐弗朗西斯科·帕埃斯和他的女儿请求唐费尔米恩和他们共进午餐——是一顿便饭，没外人，就他们3个人。

“就咱们3个人！”奥尔维多说道，声调和态度一时间都变得温和了。

讲经师站在门口，白净的手撩开天鹅绒门帘，仪态优雅地鞠了一躬，微微一笑，摇了摇他那形态优美的小脑袋，用一种略带女性的媚态表示婉言谢绝。

“去呀，爸爸！别放他走，”奥尔维多用央求的语调拖声拖气地说道，那些字眼儿仿佛是打鼻子里出来的。

“我不能多呆。”

“他这人说一不二，我的孩子，还是任他去吧。他替我们办了修私人小礼拜堂的许可证，又替我们征得唐安塞尔莫的同意，一天做两次弥撒，不过他并不愿我们为此向他表示感谢。”

“你该感谢的是教皇陛下。”

“是呀，是呀，教皇陛下喜欢我这模样，肯定是由于这缘故才给我这些恩宠的。”

讲经师笑了，他们要是想揪住他，他就准备逃走。

“不过你得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能。”奥尔维多喊道，又恢复了她冷冰冰的本来面目。

讲经师有点脸红了。

他不得不扯个谎。

“另一位弗朗西斯科3天前就请我今天和他共进午餐。我不能不去，不然他会以为我在冷落他。你们都知道小市民是些啥样的人，他们会嚼舌头的。”

其实根本没人邀请他吃午饭，他说的全属子虚乌有。他母亲跟往常一样，正等他回家去。

然而，他是根据一种预感才婉言谢绝这一自发而诚恳的邀请的，换在另一种场合，他会很高兴接受它。不知为什么，他认为在贝加拉纳家会得到邀请，那是那天上午他打算拜访的最后一家。他们为什么应该请他？再说，那里吃午饭按法国方式，开饭时间很晚，而唐娜鲁菲纳还经常改变用餐时间，什么时候觉着想吃，就什么时候开饭。总而言之，他们通常不举办宴会来庆祝帕基托·贝加拉纳的命名日，也不曾邀请他，也不曾……然而，他还是把这次拜访留到最后一刻。他为什么更喜欢侯爵家的饭菜呢？帕埃斯家的饭菜也同样丰盛呀。尽管他想尽力避免回答这一诡秘的问题，但良心却提出了答案，犹如耳边的一声炸雷，让他来不及准备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庭长夫人有时和贝加拉纳家共进午餐，特别是遇到像这样的喜庆日子，因为他们把她当一家人看待。”

“不过那个家庭，庭长夫人，或是贝加拉纳家的午餐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拜访了两位更为显要的帕科先生和一位虔诚的卡帕女士以后，讲经师感到胃口大开，于是便穿过新广场的连拱廊，走到俸教大街，横穿苦行僧大街，来到鲁阿大街，以颤抖的声音问贝加拉纳侯爵家的看门人——一位身着古怪号衣的侏儒。

“请问侯爵少爷在家吗？”

院门轰然洞开，如珠落玉盘般的笑声从里面传了出来。讲经师听出那是比西塔的声音，只听她尖声叫道：

“不，先生！不是蓝色的。”

“是蓝色的，夫人，带白条的蓝色，”帕科拍着手反驳道。

“你敢打赌吗？”

“你这傻丫头，”另一个比较柔和的声音从二楼窗口说，”别听他的，谁都没看见，我当时站得更低，连我也没看见。”

这是安娜·奥索雷斯的声音。

讲经师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他走进了庭院。

第十三章

宽敞的阳台门大开着，阳光直射进黄色客厅和侯爵夫人的小客厅，轻风也趁机而入，吹动着缎子窗幔上的穗儿和棱柱形的玻璃吊灯，同时还随意翻动散放在客厅中央的书案桌上的书报。明亮的光线和清新的空气簇拥着侯爵府里的迎客厅，此时充斥恩西马达区冷清街巷的是笑语喧声，长裙短褂以及浆挺的衬裙的窸窣声，还有教士法衣的沙沙声，搬动椅子和折扇轻摇时发出的各种声响……这里的大小客厅内云集了贝图斯塔上流社会的精英。唐娜鲁菲纳一身湛蓝色的服装，头发上还扑了粉，点缀着鲜花，可不知为何，那些花却像假的似的。这天的聚会完全按她的心意安排，她是聚会上的皇后，她不愿让客人们受到任何的拘束：教士们谈笑风生；显赫的贵族弟子洋洋自得地炫耀着自己；姑娘们顾盼流连，摆弄风姿；心宽体胖的女人们袒露着白皙而结实的肉体；省议员们不局限于区域界限；乡下来的时髦人物模仿着马德里来的朋友的那种矫揉造作的腔调。

侯爵夫人倚在小客厅门廊处的一把缎面长椅上，尽情呼吸着外面的清新空气。客人们高谈阔论着。格洛塞斯特尔立在侯爵夫人身旁，他在争论中占了上风，正快乐地摇着右手中那把珍珠母扇，好似炫耀着自己那副歪肩斜背的尊容；另一只手的手指提着法袍的皱褶，手指的形状宛如一颗古罗马时期的钉子一样。法袍潇洒地下垂，如一帘闪亮的黑布，落到总是那样招人眼目的奥布杜娜·凡迪纽的樱桃红裙子上。奥布杜娜坐在侯爵夫人和副主教脚边的一只古色古香的凳子上——那是他们偷偷地从侯爵的古玩厅里搬出来的。她的头倚在高贵的侯爵夫人的膝头，慵态优雅却有失端庄，这是呆在阳台上的三个人。小客厅里面的人有三位教

士、家庭神父唐阿塞尼托、三位女士、省长夫人、华金尼托·奥尔加斯以及另外两个在京城读书的贝图斯塔年轻人。这些人或坐或站，都在听格洛塞斯特尔说话。

他们谈笑着那些代代相传、家喻户晓的笑话和一些流传的老话，在一起一伏的哄笑声中吵吵嚷嚷地讨论着在世俗人世间的妇女是否也能像在修道院里一样侍奉天主，这些被世俗生活中的种种诱惑所包围着的贤妻良母们是否需要比那些遁入空门者更多的美德来抵制诸种的诱惑。

除了一位人高马大、身着卡门教服、颇像个修士的夫人以外，其余几位女士都一致认为，做一名世俗的贤妻要比当耶稣的妻子于世更有益。

省长夫人兴奋异常，禁不住用扇子在头上比比划划，还冲着副主教直喊"我的大人。"

格洛塞斯特尔一边为修身养性辩护，一边笑嘻嘻地扇着扇子且战且退，最后撤离阳台而去。

大厅里则在谈论着政界要事。大家一致认为，市长和科鲁赫多侯爵的遗孀都在为其各自推荐的人要求堤岸的那个重要专卖商店。这事给政府带来不少的麻烦。

经济长官此时正在给他的听众们讲，他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得由省长出面解决，省长已经通过电报与政府商量过了——省长夫人刚这么说的——政府要么会得罪在贝图斯塔拥有多数选民的保守党夫人，要么就得怠慢维持贝图斯塔秩序的坚强支柱之一的市长先生。意见分歧，贝拉拉纳侯爵和里帕米兰站在这群人中央，环顾了一下身边的各位，然后说，要是由他们来决策的话，他们会把这家专卖商店给那个寡妇。"女士优先嘛。"

省议会的"炮筒子"佩佩·隆萨尔，以及包括那位经济长官在内的大多数在场的人都一致认为省政府的意思是要给市长，尽管有传闻说那个他推荐的女人是他以前的情妇。

"瞧又是丑事一桩！"侯爵说，他本人的私生子都在乡下，"那家伙难道不知谨慎'为何物？'"

"我却不这么想，"大祭司说，"希望偿还一笔这种神圣的债务是没有错的。错误在于最初犯下的时候，特别是债主是位夫人！"

大小客厅里说长道短，众说纷纭。小寿星帕科·贝加拉纳、比西塔辛、侯爵夫人的侄女埃德尔米拉——一个年仅15岁却貌似20的女孩以及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和金塔纳尔先生等几人，正在二楼的内室、餐厅、过道、通往院子和花园的楼梯上兴高采烈地疯跑玩闹着；庭长夫人与唐阿尔瓦罗·梅西亚则在餐厅的一扇临院的窗前观看着这群人玩天真的游戏。

金塔纳尔借穿一套帕科的衣服，换下自己的燕尾服，因为燕尾服老是缠他的腿。帕科的衣服穿在他身上显得短肥，这件衣服的颜色极浅，还是用驼羊毛料做的。

讲经师在楼梯处碰到比西塔辛和金塔纳尔，他们正各自在每个角落里搜寻前法庭庭长的雪茄烟盒，埃德尔米拉和帕科把它藏了起来。接着碰见的是孤零零的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他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咧着嘴有礼貌地傻笑着，也在以世界上最不恰当的方式装着天真无邪。看着他这样蹦蹦跳跳、玩玩闹闹、跟在别人后面人笑亦笑，真令人难过。然而，他必须这样去做，因为他到底算是这家人的亲戚，也属于至交之列，属于留下就餐者之列，所以他只能依葫芦画瓢地学着别人……跑啊，叫啊，甚至趁机还要捏哪位女士一把。他仿佛总是一个人，尽管有时他也想跟庭长夫人、比西塔辛或埃德尔米拉讲几句话，可这些女士们要么转过脸去回避他，要么在实在无处可躲时心不在焉地敷衍他。女士的行为并非出于有失教养，而是这位先生的宏论实在晦涩难懂，再加上那众多的插入语，谁要能自始至终地听完他的一段演说，那只能归功于极大的克制。一见讲经师，贝尔穆德斯好似重见天日，总算有理由显示一下自己一本正经的派头了，他带

着一种他特有的礼貌表情，向讲经师问好后还准备陪他去大厅。帕科从远处也向讲经师打了个招呼，当时他正在和活泼可爱的红脸蛋胖表妹一个劲儿地朝花园深处跑，去藏金塔纳尔的烟盒。

“这孩子玩起劲儿来时，便什么也不顾了。”贝尔穆德斯替自己的亲戚有些欠礼道歉说，他俨然以侯爵夫妇的亲属身份在接待讲经师。

唐费尔米恩瞥见在餐厅窗前交谈着的庭长夫人和唐阿尔瓦罗，他装着没瞧见似地随唐萨图尔尼诺走进了黄色客厅，脸上却不由得有些热辣辣的感觉。

严肃的先生们带着殷殷的神情毕恭毕敬地迎接他的到来。

“我亲爱的讲经师先生！”

“啊，你能来真太好了！”

“贝图斯塔的安东内利① 来啦！”

侯爵上前同讲经师拥抱，这一举动使得在场的一个自以为深得这个家庭宠信的小个子神父大为吃醋。

里帕米兰热情洋溢地与唐费尔米恩握手致意，然后，两人一同走进小客厅去。

里面的 3 个神父都起身向讲经师问好；那位貌似修道士的夫人满意地微笑着，轻声说：

“噢，我亲爱的教区法官先生……”

“感谢上帝，我还以为你失踪了呢，”侯爵夫人喊道，她稍稍欠身，远远地伸过手来。多亏了讲经师高挑的个子，他才能握住伸过来的那只手。他很有风度地拱身在奥布杜娜那婀娜多姿的樱桃红的肢体上方吻了吻夫人的手，奥布杜娜则在下方用深邃而黑亮的大眼睛贪婪地看着这位英俊的男人。

副主教不由手握打开的扇子愣住了，那模样活像一只停止转

---

① 吉科莫·安东内利，意大利的红衣主教和政治家（1809—1876）。

动的风车。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被人取而代之，成了配角。诚然，刚才教士们、女士们都在津津有味地听他讲演，现在讲演被中断了，而且也不会有人再想继续。格洛塞斯特尔觉得自己就这样轻易地被忽视掉，不禁有些心寒，好像太阳忽然间被云块给遮住了似的。

“总是这样，可恨的家伙。”然而，在表面上，作为一个圆滑世故的教士，莫雷洛再次掩饰了自己的恼恨，同时还把手伸给自己的对头，喉咙里发出一连串的声响，以此表示他发自内心的高兴。

“你好，你好！……”他轻轻拍了拍对方的肩头。

对于讲经师来说，类似这样的胜利早已司空见惯、平淡无奇。此刻的他对此情景无动于衷，只是一味地想着餐厅前的那两个人。虽然他谦恭地回应着朋友的问候，可心思却在外面。

时间在分分秒秒地过去，而餐厅的那两个人仍不见进来。

“阿尼塔要在侯爵夫人这里就餐吧？这样的话，她就不会照信上说的那样去仟悔了。”

在场的这些人在其热烈而活跃的表面下都掩藏着气恼与妒嫉。不管是女士们还是教士们，自命不凡的绅士们自动地分成了敌对的两派：即被妒嫉的和妒嫉的；也就是说，少数即将被邀请在此就餐的人们为一派，而未被邀请到的为另一派。尽管大家聊了不短的时间，谈论过那么多的各种事情，但其实大家所一致关心的还是宴请。大家心照不宣地等待着最后的结果，客人们开始告辞，走的人极力掩饰着心中的恼怒和羞愧，那感觉仿佛是受了侮辱，让人耍笑了一回。年轻的男宾在尴尬地告别之后便溜之大吉；女士们则有些放不开脸面，难于保持平静无事的姿态。有几位女士在出门时面红筋胀的。格洛塞斯特尔也没有受到邀请。“德帕斯怎么样？”他无从知道。可这个疑问折磨着他，不知道个究竟他是不甘心离开的。客人们陆续告辞，大厅，小厅逐渐空荡

起来。讲经师觉得自己也可以走了，然而等走到侯爵夫人面前时，他却没有勇气开口，只好在那里瞎搭讪。这时，比西塔辛走到小客厅来，她目光灼灼，面颊通红，说了声“请各位原谅”，便走到侯爵夫人和奥布杜娜跟前说起悄悄话来。于是3个女人围着讲经师开始了密谈……这样一来，她的“各位”不过是指在场的副主教和另外两个无足轻重的贝图斯塔的公子哥儿。可以听见那4个人在的一角不时有讲经师的笑声和抗议声传出，他的面部表情把他的笑声和抗议声衬托得可怜可爱又不失高雅大方。女士们的低语中似乎带着娇嗔的恳求，以及非挑逗性的撒娇和貌似正经却带着挑逗性的卖弄风情。这边的格洛塞斯特尔假装专心地听着那两个无聊公子乏味的说话，暗地里却用眼角死死地盯着那几个人。“肯定无疑，她们在恳请他留下来吃饭。”密谈告一段落，奥布杜娜和比西塔辛一边叫嚷着一边风风火火地跑了出去，好像以此显示她们在侯爵夫妇面前有多么随便。年轻的公子哥儿告辞走了。小客厅里只剩下侯爵夫人、讲经师和格洛塞斯特尔。3人谁都没有说话。副主教想再留一会儿看另一位是否也需要告辞。从这里可以听见大厅里的几位客人正在向侯爵道别。剩下的都是来参加宴会的了。见此光景，格洛塞斯特尔强打起精神站起来握了握唐娜鲁菲纳的手，一脸假笑，一边说着笑话、点着头走了。他心里恨得痒痒的：“居然邀请那个家伙……一个布道神父……不惜冷落堂堂的副主教！这家伙总是占上风！哼，会有他吃苦头的那一天！”

在门厅衣帽间穿法袍时(尽管天气炎热)，他想出这样一句解恨的话：“侯爵夫人……拉皮条的！塞莱斯蒂娜① ……只想着毁了那年轻女人！只想着拼命捧着他！”他就是这样想着那些卑鄙的丑

① 15世纪西班牙长篇对话体小说《塞莱斯蒂娜》中的女主角，专门从事拉皮条之类的事。

恶勾当走上街的，一边很想找谁说说自己的想法。

应邀吃饭的人有：金塔纳尔夫妇，奥布杜娜·凡迪纽、比西塔辛、唐娜佩特罗尼拉·里安萨雷斯——修道士模样的夫人、里帕米兰、阿尔瓦罗·梅西亚、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华金尼托·奥尔加斯，还有刚刚受到邀请的讲经师以及其他几位贝图斯塔的名流，如索摩查大夫。埃德尔米拉虽是客居，也算在家庭成员之列。

并非每年都这样给帕科过生日，往年都是他自己在外面过。今年是因为侯爵夫妇借此想邀请一些亲朋好友来欢聚一天，按西西班牙方式吃一顿饭，下午再坐府上的马车去观光一下比维洛庄园。侯爵在那里有一座四面绿树环绕的庄园别墅和一家设备古旧的制革厂。那里还养着帕科的猎狗和前几天刚买来的一只圣贝尔纳多山犬。狗，是帕科的骄傲，这位小侯爵除了爱好买笑求欢，便是嗜好驯服的动物，尤其是狗和马。

邀请讲经师这件事是金塔纳尔、帕科和比西塔辛3人的合谋。主意是银行的职员的太太出的。他们想和梅西亚开个玩笑；倒要看一看英俊的忏悔神父将与那个战无不胜的勾人魔鬼如何当面交锋。不过，在跟金塔纳尔解释为什么要邀请德帕斯时，只是说好看看奥布杜娜怎样向教士卖弄风骚，以及那个对寡妇一往情深的可怜的贝尔穆德斯会如何暗自神伤。老金塔纳尔虽认为主意不错，可他说："他不愿参与这件事，因为那番用心毕竟有失恭敬，尽管谁都知道他认为教士和别的男人一样也是男人。"

"再说，"前法庭庭长补充道，"我很乐意唐 费 尔米恩与我们共进午餐，这样一来，我妻子就可以打消今天下午去忏悔的念头了。我希望习惯于从一个真切的角度去看待她的新忏悔师，以便能使她相信，神父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也许你们能够为了我试着将他灌醉……"

帕科并不想在他们的计划中伤害到梅西亚，因为那天的部分

庆祝活动也许还要按他们二人的计划进行；无论怎样，帕科察觉到讲经师的确被一种滑稽而有趣的烦恼侵扰着。不出比西塔辛所料，这位颇负名望的教士见到庭长夫人投在梅西亚世俗的怀抱中心里很不了然。

比西塔辛曾对帕科夸口说她无事不知，阿尔瓦罗什么事都不瞒她。

“那安娜呢？她跟你说什么了吗？”

“安娜？从来没有给我说过。她很正派。不过，你等着瞧好了。”

“当然啦，那不过也仅仅是……精神上的罢了。”

“哦，不错……相当精神上的……”

“因为要不是这样，我们设身处地……你看，那可怜的唐维克托……”

“我看得很明白！游戏和乐趣毕竟是游戏和乐趣。不过，你不一会儿就能看到，教区法官有苦说不出的样子就像鱼骨卡在喉咙里。”比西塔辛和要好的朋友就是这样说话的。

“奥布杜娜会安慰他的。她一直在追他，她不睬唐萨图尔尼诺，也不理主教和我的朋友华金，一心只喜欢他。”

“可是他并不喜欢她，她太不规矩……他不喜欢这样的女人。”

“显然，你恨他。”

“我只是受不了虚伪。听好了，把讲经师留下对你有好处的。”

“怎么呢？”

“这样一来，奥布杜娜就不会来纠缠你了，你便可以去照应你的小表妹……不过，要真的那样，我可不饶你！我保护无辜……留点神吧，你哪！”

“别乱说……她不过是在我家住住，我可是以礼相待。”

“得了，得了！说得好听！多像一位正人君子呀！我才不信……”

埃德尔米拉的出现中断了他们的对话，显然，她是按计划行事来请侯爵夫人邀请讲经师先生的，如果有必要，她还得苦苦相求。

比西塔辛很快便把一切安排妥当。

只要有她在场，就谁也不用费心劳神——向来如此。她的全部生活就是以极大的热忱去替他人办事，吃别人家的甜点，在别人家用饭等等。她那位没有脾气可言的丈夫则留在家里一边梳理自己的小灰胡子，一边照看孩子。他身材瘦小，面色倦老，倒也不失和善。他在银行里当一名小职员。比西塔辛要他干这干那，而自己却不是什么活都干的。

谁在支撑着这个家的生计？谁使这个家摆脱拮据困窘？谁使他免受解雇之苦？谁使这个家收支平衡？……这一切都归功于比西塔辛，因此，她在外消遥消遥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况且，她也不能整天呆在家里。另外，她手脚麻利，人家还没生火扫地，她就已经清扫了房间，备好了饭菜……干完了一天所有的家务活。尽管并非一切都做得干净彻底，可心里踏实了，于是，这个十处打锣九处有、无时不忙的银行职员的老婆便出门去打听新闻、旧事、搜寻闲话、谣传，以及糖果等，顺便也看看谁家是否有事托她操办。

最近她新受托办一件事，这也许算是她一生中受托办理的最重大的一件事，即所谓的“让她相中他”：这个“她”乃是庭长夫人阿尼塔。她要让阿尼塔看上唐阿尔瓦罗，自从前一天下午与梅西亚促膝谈心之后，她就一心扑在这件事上。上午，她去了金塔纳尔家。金塔纳尔正穿着绣花背带裤和衬衫在书房里踱方步，那背带上的图案显得色彩鲜艳而协调，绣的是狩猎一只长着奇美犄角的鹿的整个过程。唐维克托咬着嘴唇，仰着颈项边走边扣着领扣，

那样子仿佛是在祈求神灵与上苍的救助似的。比西塔辛走错了门，误闯到金塔纳尔的书房里去了。

“哦！对不起，”她道歉说，“打扰您了吧？”

“不，不，亲爱的；您来得正是时候，这颗讨厌的纽扣……”

在比西塔辛戴着手套替他扣上领扣的过程中，唐维克托便把他如何准备让妻子去散心的计划告诉了她，而且是他已经决定了的，不能有改动的……

“我计划……”

他详详细细地把计划说了一遍。

比西塔辛没有任何异议。接着，两人一同去安娜的梳妆间，安娜好像不愿让谁看见似的迅速把一封信合起来。这封信成是不久唐费尔米恩当着母亲的面念的那封信。

比西塔辛和金塔纳尔几乎是强迫着安娜打扮起来，“按上帝的意思”同他们一起出门去。比西塔辛因还要去办“自由兄弟”会的事，便在大教堂的广场上与二位分了手。不一会儿他们又在贝加拉纳府上见了面。侯爵夫人一早便给金塔纳尔夫妇写邀请信，请他们参加宴会，同时还告诉了当日准备安排的活动。于是，安娜与唐维克托发生了争执；她要去忏悔，因为她已经给教区法官写了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那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唐维克托可不打算妥协……”

“要不，在侯爵府吃了饭，等你有了力气，再去忏悔好了；快点忏悔，然后还能赶得上去比维洛庄园……我可不会让步的！”

接着，他们急急忙忙地走了好几家，向好几个弗朗西斯科和弗朗西斯卡祝贺生日。

午后一点一刻时分，他们来到了侯爵府第。

安娜第一眼就看见唐阿尔瓦罗。

她担心自己会禁不住面红，害怕在回答梅西亚彬彬有礼的问候时声音会发颤。她惶惶不安地看了看身边的丈夫，他正热情洋

溢地在与唐阿尔瓦罗握手问好。他对阿尔瓦罗的印象颇好，尽管他们二人交往不算多，但每一次交谈之后，那初建的友谊都会推进一步，大有成为密友之势。在金塔纳尔看来，唐阿尔瓦罗的闪光处在于他不固执己见。这个善良的阿拉贡人自己说，贝图斯塔所有的男人都顽固不化，只有那位高贵绅士中的佼佼者并不坚持自己一些有失理智的看法，最终总是会同意金塔纳尔的观点。所以，金塔纳尔常在背后称赞他，“他若去马德里，一定前途无量！凭他的相貌、气派和社交本领！……噢，准是个人物！”

安娜想到，她和唐阿尔瓦罗之间的确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不可能。也不应当有任何事发生，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于是，她很快镇定下来，决定一视同仁地看待唐阿尔瓦罗。

不一会儿就在维克托和帕科去房里换那件又短又肥的便服时，唐阿尔瓦罗在餐厅窗前巧妙地截住安娜，为了保持冷静，庭长夫人暗自记住在自己与唐阿尔瓦罗之间事实上不曾有任何事情；记住他的目光并非那种擅长交际的男人的某种暗示。安娜这里所说的擅长交际的男人其实都只是在小说里出现，而在实际生活中她从未接触到的男人。

唐阿尔瓦罗避而不谈前一天晚上的街头相遇，对花园里那发生在刹那之间的一幕亦闭口不提，然而，在说话时，他显得对庭长夫人格外亲近，语气也十分亲切，这些都是前所未有之事。他们只交谈过很少次，而且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安娜和贝图斯塔的许多人都有交往，但总的来说，对男人都采取疏远的态度。只有帕科和弗里利特是她的至交。她是个感情含而不露的人；虽然她总是和蔼可亲的样子，却让人难以接近。比西塔坚持说庭长夫人的心是难于摸透的，至少还没有谁找到那把开启她心扉的钥匙。

唐阿尔瓦罗说话自然得体，表情落落大方。他设法用自己诚挚的情感而不是卓越的思想去取悦庭长夫人。他像是一个心地善

良而纯洁的人在寻找着友谊和温暖，奉献出自己的一片热诚。笑的时候，他显得爽朗而快活，嘴张很很大，露出一排洁净而整齐的牙齿。安娜觉得梅西亚用高雅得体的方式使她脱离自己给自己设置的尴尬处境。但只要唐阿尔瓦罗一闭嘴，她便不安起来，以为他一定是在想他俩之间的事情，想前一天晚上那魔一样的幻影，想街头的漫步，想那一次次意味深长的相遇；她不知道他是从何打听出她的行动的，而自己却怯懦和罪恶地纵容着那些相遇。

唐维克托比安娜高不了多少；唐阿尔瓦罗则需要微微倾斜一些身体才能让自己的气息轻轻抚摩到安娜那优雅而小巧玲珑的头。他像一个护身的影子，一堵避风的墙；一座可以依靠的山。依偎着他这样的男人的感觉很好，就像傍着一面坚实的堡垒。安娜低着头听他说话，目光看着院子里的铺路石子，她用眼角隐约瞥见这个美男人身着一件极其考究的浅色外套。唐阿尔瓦罗轻盈走动时，空气中会留下一股安娜从未闻过的芬芳气息。第一次闻到这种气味时，她感到心醉，后来便有些害怕这样的味道，那是一种能让人很快就头晕目眩的香气。她不能具体地说出那到底是什么香味，大概是只有高雅男士们才有的上等烟草和那些纯男性用品相融合而产生的气息。唐阿尔瓦罗说话时有时会把手放在窗台上，安娜忍不住地想要去看那只手。那是一双手指纤长、皮肤白皙、血管碧蓝的手，指甲光滑晶亮，修剪得十分漂亮。为了避免让对方察觉自己在欣赏他的手，安娜尽量把眼睛垂得更低，于是她又看见他那条曲线优美、裤脚一直垂到瘦长型鞋面上的裤子。那双鞋也是极其考究的，绝非贝图斯塔的产品。这一切是那样让人赏心悦目，欣赏这种美不能算是罪过吧。

安娜同时也隐约听见厨房里佩德罗在发号施令着，喊似地在分派着准备宴会饭菜的各项工作，院子里的喷泉发出哗哗的水声，还有她丈夫、比西塔、埃德尔米拉和帕科在楼梯上、走廊里、花园深处跑来跑去时发出的阵阵笑声和叫声。

安娜没有看见教区法官进来，直到比西塔走到餐厅窗前，俯在安娜耳边说：

“亲爱的，你若愿意，现在就可以去忏悔了，你的精神父亲也来了……他跟你一起吃饭。”

安娜不由颤了一下，瞧也没瞧一下梅西亚就抽身走了。

“哈罗！哈罗！”唐维克托挽着身材粗壮、面色红润的埃德尔米拉嚷着走了进来。“亲爱的妻子，你一直在与这位绅士聊天，是吗？瞧，我也有我的小女伴啦，这就叫一报还一报。”

只的埃德尔米拉被这种雅谑逗乐了，她觉得这种玩笑很有趣。他们几个人一起来到大厅，别的客人都在那里。奥布杜娜正在跟讲经师、华金尼托·奥尔加斯在一起谈天说地。侯爵好像正在跟贝尔穆德斯争论什么；后者头朝右歪，嘴咧开着，十分客气地笑着对眼前这个贵人的观点表示不敢苟同。

“是的，的确，我很乐意把圣彼得教堂拆掉，然后在那里建个市场……”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生！我不能相信你是当真说的，你的政见……。”

“我的政见又另当别论了。但蔬菜水果市场不能再在露天里了，无遮无掩的。”

“可圣彼得教堂可是个古迹，一个值得骄傲的遗迹。”

“不过一座废墟罢了。”

果真不出帕科和比西塔的逆料，奥布杜娜的网正在向讲经师张开；讲经师此时为了躲避奥布杜娜也加入到他们二人的谈话中去。

庭长夫人走进大厅，德帕斯不由自主地中断他优雅的款款而谈，不无拘谨地向夫人含首敬意。

安娜身后的梅西亚此刻面色微红，金黄色的柔软唇髭梳理得异常整齐。他眼睛直视前方，好像对眼前的事视而不见，一心只

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一样。德帕斯伸过手来，梅西亚握住，说道：

“讲经师先生，非常荣幸……”

讲经师和梅西亚几乎从来没有这么格外正式地交谈过。安娜看着这两个高高大大的男人——梅西亚还略高一些——同样的英俊潇洒，但风格迥然；讲经师魁悟壮实，唐阿尔瓦罗风度翩翩；教士的肩宇间流露着聪慧，绅士则显得仪表堂堂。

唐阿尔瓦罗不时用戒备的目光看看教区法官，感到一种不由自主地害怕；教区法官毫不怀疑唐阿尔瓦罗会是引诱庭长夫人的凶手；但是他之所以不喜欢这个人则是因为他觉得唐阿尔瓦罗在贝图斯塔的影响对自己不利，他知道唐阿尔瓦罗虽没有公开宣扬反对教会，但他根本就不把教会放在眼里。刚才看到他和阿尼塔在窗前旁若无人似地聊天谈话，唐费尔米恩心里就很不是滋味，直到他们进到大厅的那段时间里，这种不快只是有增无减。

安娜爽朗、柔美而端庄地冲他微微笑。两颊不由泛起一片腼腆和谦恭的红晕。她想起了前一天下午她对他诉说的那些心事，记起他们谈到的一切；想起自己把从未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人讲过的心事全盘托出给了这个男人，而他竟用满是希望与慰藉的话向自己作了富于光明的诠释，许诺她将自己有意义的生命按照自己的心愿投入到某项有益的善举中去。这些话使她耳目一新，茅塞顿开。她在书本中也曾读到过这些话，然而，在贝图斯塔，有谁能讲得如此动人心魄呢？这些美好的语言从书里读到和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嘴里说出来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况且，此人的声音是那样柔美热情，言辞是那样娓娓动听，表情是如此诚挚感人。安娜想起自己几小时前给他写的信，这是一条有趣而神秘的纽带，它以独特的方式撩动她心中的情绪。信本身很平常，谁都可以看的；但这是一封写给不是自己丈夫的一个男人的信，这个男人可能会把这封信揣在贴近他身体的某个地方——而且，或许，他还会想着她。

安娜并不打算弄清楚为什么一想到她与讲经师之间萌发起的友谊，她就会莫名其妙地快乐和激动起来。她清楚地知道唐费尔米恩能拯救她，能让她过上一种不被尘世烦恼所困扰的贞洁生活，她将有无数高尚和充满了诗意的事情要去做，她会为此做出努力，或付出代价，但只有这样，她在贝图斯塔过着的这种死气沉沉、难以忍受的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才能有转机，才能逐渐变得富于尊严和美好起来。她还确信，借助于唐费尔米恩的指引，她可以避开唐阿尔瓦罗那显然是归于罪恶的诱惑；她要面对诱惑的危险，任凭他的眼睛怎样注视自己。那是两只变幻莫测的眼睛，几乎总是那样清澈而冷漠。可又会在刹那之间变得像火一般明亮，射出下流的光来，仿佛在说她无权抱怨。如果在慌乱之中，安娜的目光投向讲经师的眼睛以寻求帮助，她看到的只是低垂着的白皙眼帘；神父的卑谦让他的眼帘下垂得正是时候，丝毫不显得有失礼节。

唐费尔米恩认为和女士随便聊时也不妨看看她们；无论如何，与庭长夫人说话时他是看着她的，因为这样的时候，他的眼睛不过是他言语的标点符号而已，里面不含有感情，有的只是睿智和正确表达。当相对无言，或有旁人在场时，他是不看她们的。

受邀的客人都来到大厅，大家站着边谈天说地边等待入席。唐阿尔瓦罗看见安娜不惹人注目地走到讲经师跟前傍着阳台和他说起话来。她的神情有些惶然，而他看上去倒显得平静，特别是当他羞涩地笑时。

梅西亚想起比西塔辛前一天下午给他说的话："别小瞧了讲经师，他知道的可不仅仅是神学、圣经。"其实，就是没人说，他也不会把教士和女人往好处想。他根本不信贞操二字；他是唯物论者，认为谁也无法抗拒生理上的冲动。他认为教士不过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只要有可能，不管何时何地，他们都会发泄那难以遏止的淫欲。这个随环境需要善于以理想主义者或伤感主义小

说中人物面目出现的唐阿尔瓦罗，若用《圣旗报》中所出现的思想派系去衡量的话，他显然是个彻头彻尾的犬儒主义者。总的来说，他对自己情妇们的忏悔神父真是又恨又怕。当他一旦能左右某个女人时，他便禁止她去忏悔。“对这种事情，他太清楚了。”每逢他淫欲大发拉女人下水时，为了使这个女人堕落，也为了让自己真正体验一下听觉上的乐趣，他会强迫他的牺牲品在他面前赤裸裸地暴露灵魂。感觉上的迷失也给舌头带来狂乱，于是，在色情的抚爱和狂热的亲吻中，那女人便作了寡廉鲜耻的自白，坦白出自己全部的隐私，而梅西亚则听得津津有味，并且牢记在心中。他像一个心术不正的神父，滥用忏悔室，并通过这种手法了解到许多丈夫、情人，也即他的前任们的诸多可笑或令人恶心的弱点，在女人讲述的那些桃色新闻中，在那长篇大论的色情描绘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情人们如何做爱求欢，怎样堕落……有些堕落有时还值得同情，而多数则令人憎恶。梅西亚为自己精于这方面的知识而自豪，他断定女人与教士，不过是女人们在教士身上寻求一种神秘的乐趣与诱惑，从而产生某种精神上的快感罢了。另一方面，教士则不无例外地滥用忏悔室为他们提供方便，“关于这种设施（意指忏悔室）的神圣性质，唐阿尔瓦罗在人前并无异议……”可当这个八分之一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寂寞冷清时，他会断然否认。他认为自己的论断是有无数事实作依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上帝保佑，他倒没认为讲经师会在这个新忏悔者身上满足自己那种下流、粗野的情欲，连他本人都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况且，要和像她那样的一位夫人胡搞也是不可能的……可是，“至少，至少，”他边想边念叨说，“他最终是想诱引这个容貌秀美、精神无处寄托、正当青春却享受不到爱情的女人。”“是的，这个教士想干的事与我的目的是一样的，只是途径不同而已，他是要利用其职位和忏悔神父身份之便……噢！必须抢在他之前，绝不能让他得

逞，只是现在还无能为力。我还没有那样的魄力。”梅西亚思绪万千，越想越生气，对讲经师很是恼怒，其实讲经师在贝图斯塔的影响，特别是在虔诚女性身上的影响早就让唐阿尔瓦罗不安和不满了。

“今天下午的事情看来不行了？”安娜怯生生地轻轻问道，嗓音微颤。

“没什么，夫人，”讲经师答道，轻柔得就像母亲的昵喃，“重要的是别让唐维克托失望，并尽可能让他满意。今天下午你就只管尽兴地玩。明天早晨再来教堂吧。”

“那……太麻烦您了……平常那个时候您是不去教堂的。”

“没关系，我明天去，那是我的责任……再者，我很乐意有您这样一位朋友可以效劳。”

几句很平常的客气话，安娜却从声音、神情以及那沁人心脾的圣香中体会到一种难言的柔情。

接着，他们定好明天一早唐费尔米恩在他的忏悔室里等候庭长夫人，听她的忏悔。

“所以，现在不要去想那些严肃的事情，就照金塔纳尔先生的意想去玩吧，笑吧……金塔纳尔先生这样要求不仅仅是他的权力，而且也是明智之举……你看，你那样心事重重，忧心忡忡……”言辞之中有些触及前一天下午安娜的坦白，讲经师不由有些脸红，声音微颤。“其实，您的种种烦恼都可能源于过份敏感，他们在劝您，求您过一种崭新的生活……这样不仅能使您免于烦恼之苦，也能治愈您多病之身。是的，夫人，能治好您的。我的孩子啊，倘若我们相知了解，您就知道我是怎样看待世俗之乐……对一个营养充足且坚定的灵魂来说，世俗之乐就如一剂无味而有效的良药，可以看作单纯平淡和无足轻重的消遣，也可以视之为有益之娱乐。”

这番意味深长的话语，安娜太明白了。“讲经师的意思是一

旦她得到谨守贞操的真谛时，这些种种有益身体的消遣就像儿童的游戏淡而无奇；而之所以称这些活动为有益是因为它们能使她消愁解闷、调剂精神。”她都能理解，无论如何，眼下正是这样：贝图斯塔的舞会、戏剧、散步以及宴会对她来说也不过如此而已。

金塔纳尔走过来，大概是听见讲经师在说这些活动有益，悠闲快乐的生活于健康很有好处，他冲着唐费尔米恩热烈地鼓掌，接着又听说安娜下午不去忏悔了就越发高兴起来。

“真是的，”唐费尔米恩说，“今天下午应该去乡下，去比维罗庄园……”

“开饭了，用餐了！”侯爵夫人站在大厅门口，听到下人的禀报马上喊开来。

“棒极啦！”侯爵应道。

人人都恭维侯爵夫人几句，然后大家连说带比划着未加礼让地走进饭厅；在唐娜鲁菲纳家里是用不着来这套繁文缛节的。贝加拉纳侯爵府并非不通晓本省贵族待客时讲究的那套礼节，但是在类似这样特意不邀请恪守礼仪的高亲贵戚参加的好友聚会上，当大家一起尽兴享乐时，他们虽不失贝图斯塔人天生的高贵气质，但举止却和有钱的平民无什么差别。侯爵最善于“不讲客套地”装腔作势，而有时所说的话却是被贵族们视为最低贱的用语。

“请诸位随便吃顿饭。”这话便意味着侯爵夫妇不会在这顿餐饮中因为客人们而改变其平时饮食上的一些怪癖。不过，客人们是一定会受到极其殷勤的款待的，因为便饭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吝啬或招待欠周。没有身穿制服的奴仆，也没用动用从一位姓贝加拉纳的墨西哥显贵那里继承来的银质餐具，烦琐的礼节概免，但丰美的宴席上并不缺少葡萄美酒、开胃香槟和冷盘，总之，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长的，只要本省出产的美味佳肴都应有尽有。别的贵族也许在门第高低、财产多寡上还可以与贝加拉纳一争高

低，但谁也不能否认侯爵家的厨房与酒窖在贝图斯塔首屈一指。

侯爵夫人喜欢让20岁左右的女孩子侍候来宾们用餐，她们妩媚可人、活泼俏丽，穿得整齐干净，显得光彩照人。

“虽然有些俗气”，侯爵夫人说，“也许还有点寒伧，保我的客人对此都很满意。”

“我观察过，”夫人又解释说，“夫人们一般是不喜欢去注意男仆的；而男人们不管何时何地都喜欢漂亮姑娘，哪怕只有汤喝。”

帕基托热烈地支持妈妈的此项新举，说道：

“这样好！女孩子让人精神愉快！这让我想起展览馆附近的杏花茶厅和几家咖啡店。”

对于这种变化，侯爵持无所谓的态度，反正他是不会在家里，或本城城区里造孽的。

餐厅呈正方型，空间不算太高，四扇大窗几乎一直开到天花板，从这里一眼望出去，可以尽观外面的花园和庭院。侯爵夫人还在每扇窗前都摆满了鲜艳的花，有的种在陶罐里，有的种在大花盆里，还有的种在可以说是真正的日本坛子里；花朵的鲜艳与胡桃木暗淡的肃穆色彩构成鲜明的对比；那灰暗的胡桃树还把一束阴影投射在天花板上，使一串连着的橱柜和玻璃柜上的凸形装璜和表平面都平添了一层暗色。除了这些窗户和一只靠墙的大沙发，整个餐厅都被笼罩着一种肃穆的色调。壁上不乏一些装饰画。可大都显得有些俗不可耐，画的全是与珍馐佳肴有关的东西。墙上还挂有一幅反映贝加拉纳家族显赫的狩猎图，画面上，城堡的首领夫人骑着一匹驯服的白马，仆人们站在她的脚边，高举过头的手腕上停着一只猎鹰；黄色的仙鹤在白云中飞翔，他们的后面是真正的主人，统辖着那森林、城堡和若隐若现的田舍的主人……。这幅画的对面墙上同样也挂着一幅狩猎图，是弗耶①作品

① 19世纪法国小说家。

中的一个场面，只是没有苍鹰，也没有仙鹤或封建主，只有森林的一角，一位贵妇人按英式的骑法骑在马背上，身边守护着一位骑士，各种迹象表明，那骑士一旦握住她的手就会吻的……还有画着杯盘狼藉的餐桌景象的画，和一幅食品静物写生画，酒足饭饱之后看它是不能有什么反应的……最后是一个从天花板上一直垂下到餐桌中央的圆型像框，但里面莫名其妙地放的是哈伊·巴尔梅斯的头像。侯爵干嘛要把这位加泰罗尼亚的哲学家放在这儿呢？他未曾对任何人提及过。贝尔穆德斯觉得这样做颇为荒唐。隆萨尔则认为"不合时宜"。不管人们如何议论说，贝图斯塔的这位保守党领袖依旧把巴尔梅斯的像放在那圆形的雕饰像框里，不作任何说明。

在侯爵夫人看来，就算是她丈夫可笑但也不算讨厌的举动之一罢了。

客人们上桌入座，除了二位主人左右两侧的椅子是给指定的人坐的，其余座位都可以随意。唐娜鲁菲纳的右侧是里帕米兰，左侧是唐费尔米恩；侯爵右手是唐娜佩特罗尼拉·里安萨雷斯，左手则是唐维克托·金塔纳尔。其余人自便，怎样的座次都行。帕科坐在埃德尔米拉和比西塔辛之间；庭长夫人则坐在里帕米兰与唐阿尔瓦罗当中；奥布杜娜坐在讲经师与华金·奥尔加斯之间；唐娜佩特罗尼拉和贝加拉纳家的神父当中坐着的是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唐维克托左边是衣着讲究的贵族医生唐罗武斯蒂亚诺·索摩查，医生把餐巾系在脖子上，还打了一个漂亮的结。

众人还没有喝汤，侯爵已经吃完一大盘沙丁鱼了，一边吃还一边念念不忘地与唐娜佩特罗尼拉谈着拆除圣彼得教堂的事，侯爵夫人认为拆除那座教堂是件缺德之事。杯酒之间，客人们开心地吃着各式珍奇凉菜。大家对侯爵的脾气太了解了！他们不用拘束，不过得遵从人人皆知的一些习惯，诸如贝加拉纳侯爵的头道菜准是沙丁鱼。他一阵狼吞虎咽，几十条沙丁鱼下肚之后，立即

起身，悄悄离席。桌上的人们依旧用餐，装着没看见侯爵离席似的；只是等着他再回到座位上时才喝汤。主人回到座位上时，面色有些发白，头上汗津津的。

“怎么样？”侯爵夫人轻声问道，与其说是用嘴问还不如说是她的表情在说话。

她丈夫一点头算是回答，大概意思是“还好！”这时的他又在喝一大盘甲鱼汤了。侯爵肚子里的沙丁鱼已经没有了。

就好像天花板上吊着的巴尔梅斯的像一样，这也是件神秘莫测的事。

同样，大家也佯装着没有注意侯爵夫人给自己配制的那份稀奇古怪的菜；几乎道道菜她都要加上一些生菜，生菜里不是浇上醋就是要拌芥末。邻座的各位都了解她的此项食癖，所以也殷勤地为她效劳，显示他们在帮助女主人调制凉菜方面经验颇丰。里帕米兰站在桌边，脑袋像装了弹簧似地来回摇摆，他一边同好友维克托热烈地交谈着，一边像刚擦过润滑油的机器灵活而熟练地替侯爵夫人调制第三份冷盘，夫人心安理得地让他去拌，尽管她眼睛密切注意着他手里的一举一动，但心里对这位干瘦小教士的手艺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先生！”里帕米兰一边用餐刀尖在唐娜鲁菲纳的盘子里搅和，以便把油、醋、盐等化开，一边嚷嚷说，“我的先生！我认为卡拉斯匹克先生绝对有权力；我不知道您这些馊主意都是哪儿得来的，咱俩的交情也有40多年了吧，居然看不出您……”

“给我听好了，讨厌的教士！”金塔纳尔喊道，他此刻心绪颇佳，竟似乎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用不着你，或者像你一样的80多岁的糊涂老儿给我上课。我是自由派……”

“胡说八道！”

“我是一天更比一天自由……”

“说得好！说得妙！”帕科和埃德尔米拉一同嚷起来，他们也有了一种年轻的感觉，于是非要和维克托干一杯为快。

这些都不过是戏谑之言，唐维克托既不比昨天更自由，也没有和里帕米兰不分彼此，更没有把他看成糊涂蛋。琼浆玉液给人们带去的快乐与喜悦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反映出来的，甘美的酒在玲珑剔透的玻璃杯中闪出晶亮的光辉，一会儿映出的是金光，一会儿映出的是只有奇异岩洞里才能有的那种变幻莫测之光；太阳透过窗前如帘幔般浓密的绿叶，把缕缕无畏的阳光投射在鸡冠花上，也投射在深紫色的波尔多红酒上。是啊，为什么不快快活活地生活呢？为什么不欢笑呢？到处都洋溢着快乐：花园里水声潺潺；风摇树叶沙沙响，鸟儿也在如痴如醉地叽叽喳喳；清风徐徐，吹送着阵阵芳香，摇动着花树的枝叶，发出银铃般的声响。喷泉则宛如那热闹宴会的鼓乐伴奏队，响着合谐的背景轻乐。佩帕和罗莎身穿剪裁非常合体的俏丽衣裙，她俩皮肤光滑洁净，体态婀娜多姿，总是笑脸盈盈，身体扭动之间衣裙悉悉作响，轻盈如水；一个秀发金黄；另一个以花① 为名，肤色微黑像是个混血儿；上菜时，她们俩动作优雅、敏捷、神态端庄可亲，对男人总是露出珍珠般的皓齿，躬身取盘，模样娇媚、谦恭，用里帕米兰的话来说，由她们上菜，真是锦上添花。

欢乐的气氛，宾客也个个兴高采烈，大家有说有笑，互献殷勤，也相互吹捧，讥讽之词只是有分寸地反着说而已。大家都明白，貌似刻薄的话后面恰是一句当之无愧的盛赞。

餐厅里的欢声笑语也传到了厨房。佩帕和罗莎端着撤下的盘子离开餐厅。直到走进厨房都还在情不由衷地笑着；这段时间里，全府上下只有一个人格外严肃正经，他就是厨师佩德罗。他必须等这阵忙过去了才能放松一下，此时他得顾着自己的责任，他来

---

① 罗莎：玫瑰之意。

来去去，像个正在指挥战斗的元帅指挥着上菜；他时不时地还在饭厅门口张望几下，用似乎带有磁力的目光纠正姑娘们上菜时的细微差错。餐厅里一时间笑语声喧，佩帕和罗莎像那些有经验的男仆一样，机器人般地对大厨佩德罗唯命是从。

除佩德罗之外，比较安静的就算庭长夫人和讲经师了；他们时时相视而笑，有时也交谈几句，为了能听清楚对方，德帕斯不时从侯爵夫人背后探身过去，唐阿尔瓦罗皱着眉默默地看着他们，殊不知他身边的比西塔辛正瞧着他呢。

银行职员的太太偷偷在狠踹他一脚，他才回过神来。

“真辣啊！啊……！”比西塔吁着说。

“什么辣？”侯爵夫人问，并不停嘴地吃着。在喧闹的气氛中。夫人显得格外高兴，“什么东西辣呀？”

“辣椒，夫人。”

唐阿尔瓦罗对比西塔辛的提醒颇为感激，转而又专心致志地加入在闲谈的行列之中，一边极力掩饰自己的烦躁和那冲天的怒气。

真是不可思议！他碰到了他心爱女人的衣裙，甚至有时还感到接触到了她的膝盖——失去这次机会，还会有下一次吗？——他烦乱不安。他觉得他在浪费时间，并肯定这顿午餐于事无补。庭长夫人不是那种在这种场合下能兴奋的女人，至少现在还没有。

“现在的任何寸尺进攻都是贸然行事；我若是借着杯酒之间的兴奋行事，无疑我会失去在这位夫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迟迟不能恢复。我肯定她也十分兴奋，可能也想着我的膝盖和手臂，但是，现在还不是利用这种生理优势的时候……至少不在今天的场合下……也许等到了比维罗庄园再说吧，此时，哪怕欲火中烧，也不能露出半点声色。”主意打定，他对阿尼塔更加彬彬有礼，殷勤的话中不乏尊敬之意，他精于此道，但也就仅此而已。旁边的

比西塔辛却产生了错觉："怎么啦？"趁旁人不注意时，她睁眼鼓嗯地诧异地看着梅西亚，仿佛在说。

"你这个傻瓜，我好心好意安排你坐在身边，你怎么缩手缩脚起来，真让人奇怪。"

梅西亚向她这边靠了靠，还踩了一下她的脚，算是回答。银行职员的太太却回敬了他好几脚，意思是"她明白"；她想到前一天下午她打他耳光之事，现在想来，真是没有打错。

帕科还不敢去踩新来表妹的脚，只是用少爷式的温文尔雅去讨其欢心，这是他住马德里时学来的招式，表哥身上的优雅清香真是好闻！埃德尔米拉很小的时候见过帕科一两次，那时他还是个乳臭未干的男孩子，她在家乡时也常常想起他。而今，在她看来，他简直变了一个人，比她想象中的，甚至梦中的都更好，现在的帕科更帅了，脸色更红润，性格更爽朗，身体也更胖了。那天下午，小侯爵穿了一件鹰嘴豆色的羊驼毛料外衣，一件配套颜色的凸纹布马甲和一双夏季的无跟便鞋，看上去跟土耳其人穿的鞋无异。这一切，在埃德尔米拉眼里都是极有风采的。表弟身上的各种小饰物，如花衬衫、领带、漂亮而贵重的戒指，以及姑娘般的纤纤细手都令埃德尔米拉入迷，她非常喜欢干净和健康。

帕科试探着慢慢地把腿向表妹的裙子靠去，始于他碰到了什么柔和而坚硬的东西，本想把腿缩回来，可姑娘仿佛很镇定，因此这伸过去的腿就像被忘了似的再也没有收回来。没想到纯真的埃德尔米拉会如此沉着，帕科完全可以早伸脚过去踩她一下，她既不会抗议，也不会觉得受了冒犯。"再说，"姑娘想，"这是这儿的习俗了，"类似的风流打趣在姑父家也算是一种传统吧。

对面坐着的奥布杜娜无精打采地看着这一对无拘无束的少男少女。她想起昨天下午那一轮冬天的太阳。帕科大概早就忘了个干净！他现在一心只想着那个年轻的小美人儿；她刚从乡下来，还带着青草和迷迭香的气息颇能让人耳目一新。寡妇伤感地回忆

了一番前一天下午与帕科的调情后，便振作精神开始向讲经师送起秋波。她使出浑身解数，用自己一身的香气，还有闪闪烁烁的目光，以及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对男人用得上的招数向讲经师挑逗，要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德帕斯对奥布杜娜的这种挑逗报以明显的冷漠，哪怕当她把华金·奥尔加斯——这个她毫不掩饰地蔑视的人——的赠物献给讲经师时，他连谢都没说一声。

华金为此十分气愤。“这个婊子……娘们儿、婊子……”他心里暗自用弗拉门戈的话骂着。“她这不是在挑逗教区法官吧？这件事也许别人还看不出来，或者佯装视而不见，可他都看在眼里了，这事对他来讲可关系重大。他并没有为此泄气，仍继续向寡妇献殷勤，装作不知道有讲经师那回事。总的说来，奥布杜娜和华金尼托相处得不错。“上帝啊！他还曾与她在炭窑里约会过一次啊！不错，他的确无法自吹到过那个……那个破烂的地方。他也还没有享受到她带来的欢乐——然而，预支也好……彩礼也罢，随便你叫它什么都可以——他都准备好了。噢！他若如愿以偿地完全征服了她，他会让她为她的轻浮付出代价的，可是，她现在竟改弦易张，把他看得还不如一个道学先生。”

最灰心丧气、最感到沮丧无望的还是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当他和奥布杜娜在大教堂参观时他还以为自己的进展很大——也亏他能这么想。然而，自此以后，小寡妇就再没有打过照面。这天早晨，他本想走过去对她一诉这几天没见到她自己度日如年的相思之苦，正当他要在她耳边唠叨这些想说的话——也即弗耶经圣器室时说的那种话，奥布杜娜却背过身去。这已不止一次了，好几次她都这么对他。显然是在告诉他此处不是教堂，只有在教堂里她才能忍受他的念叨。

“女人们都是这样！尤其是这个娘们！其实，何必要去爱她们？追求理想的爱情有什么用？爱那些有血有肉的女人又有什么用？还不如去做梦，做一场不醒的梦。”贝尔穆德斯一边伤心地喝

着酒一边忧伤地想，同时也心不焉地、十分冷淡地和唐娜佩特罗尼拉·里安萨雷斯敷衍着。这位夫人正喋喋不休地低声颂扬着她崇拜的偶像讲经师。贝尔穆德斯一会儿看看庭长夫人，他曾默默地爱过她；有时又瞧瞧比西塔辛，他也喜欢过她，那时的他还是个小伙子，当时人们正风言风语地传说银行职员的太太与某个情人从阳台上逃跑的事。这么多年来，连比西塔辛也没理睬过他，她那双满是皱纹却自以为迷人的眼睛从来没正眼瞧过他；并不是看不起他，而是在贝图斯塔的夫人们眼里，贝尔穆斯德是个学者，是圣贤，但不是男人。奥布杜娜发觉过他也是男人，但又认为这个发现实在不值一提。

讲经师、里帕米兰、唐维克托、唐阿尔瓦罗、侯爵和医生等几人兴趣索然地东拉西扯。贝加拉纳和讲经师好像在谈着什么严肃的事；里帕米兰和唐维克托的争论意在哗众取宠，众人也拿他们的戏谑开心。只要侯爵胃里的液体和固体因饮食有度而保持良好平衡时，他便精神抖擞。而每逢这种感觉倍加良好之时，他就坚持他毫不动摇的改良主义。“嗨！他希望拆除圣彼得教堂；他不是宗教狂，保守党不应该同教皇的极权主义混为一谈，在此之外，任何人都别跟他谈什么有关思想的话题。总之，一件事是宗教，一件事是地方利益。遮风避雨的菜市场乃是必须的。地方呢？毫无疑问，非圣彼得教堂那块地方莫属。怎么做呢？只有拆掉那座破烂不堪的教堂了。”

唐娜佩特罗尼拉则以讲经师作后盾来反对他。讲经师虽赞成唐娜佩特罗尼拉的意见，但并不说明自己的理由。眼睛小得像两粒念珠似的里帕米兰叫起来：

“反对宗教主义的家伙滚出去！就知道吃！吃！以贝加拉纳侯爵先生阁下之见，宗教、艺术、历史还不如一根萝卜重要，是吗？”

“说得好，伙计！”同乡唐维克托手持香槟杯也叫着说。

“没正经的，要这样就无法跟你们争论了，”侯爵说，“这位金塔纳尔先生刚刚还在自称自由派呢，现在又给别人叫好。”

“那有什么关系呢？”

“您不希望拆除教堂，却又想卡拉斯匹克的女儿还俗。”

“只是不想让她与世隔绝。”

“维克托，维克托，别说傻话了，”庭长夫人笑着贸然说。

“不过是说着玩玩罢了。”讲经师加上一句。

“怎么是说着玩的呢？”贵族医生说，“以我索摩查的姓氏起誓，倘若维克托用玩笑攻击我表妹夫卡拉斯匹克的话，我一定要拿起剑来跟他动真的，绝不含糊……先生们，那个姑娘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不知何时何故，争论嘎然而止，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不过，大家都仍在说话。帕科也希望让修女还俗；华金尼托·奥尔加斯则在讲弗拉门戈式的笑话，使得侯爵夫人和埃德尔米拉笑个不停。比西塔辛起身离开餐桌，同时用扇子去拍打那些思想不太正统的人。佩帕、罗莎以及别的女仆们都在一旁抿着嘴乐，她们虽不敢像客人们一样随随便便，但已不像午宴开始时那样循规蹈矩了，再说佩德罗早已不在门厅口探头探脑了。席间，有两只酒杯被不慎摔破。花园里的鸟儿落在窗前的青树枝藤上，想看一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也想和室内的嘈杂人声凑一凑热闹。

“请到花园的凉棚下用咖啡去！”侯爵夫人下令说。

“好，好！”唐维克托和埃德尔米拉齐声应道，然后二人手挽着手率先走去花园，脚下踏着比西塔辛在室内一架走调钢琴上弹出来的皇家进行曲的节拍。帕科紧随在后。一边非要把一顶栀子花的花冠戴在唐维克托鬓发斑白的头上。花冠是帕科在姐姐埃玛房间的柜子里找到的，那里以后将是埃德尔米拉的卧室。宾客们又拥向花园，园子很大，可以与奥索雷斯家的花园媲美，四周环

绕着高大的枝繁叶茂的大树，遮挡着花园的绝大部分，外面是难以窥见这里面的。唐维克托、帕科和埃德尔米拉在通向远处林间的小路上跑着。唐阿尔瓦罗挽着侯爵夫人，阿尼塔走在他们前面，低着头咬着一片黄杨树叶，她双眸炯炯，两颊绯红。讲经师留在后面，因为唐娜佩特罗尼拉·里安萨雷斯要跟他谈一件正事：是有关她在堤岸附近捐赠土地修建贫民修女院的事。唐娜佩特罗尼拉此举捐地的善行受到贝图斯塔全体天主教徒的敬重和称颂。里安萨雷斯夫人的亡夫早年是哈瓦那市的市长，身后给她留下一大笔数目极其可观的财产，在本省可称屈指可数的几家大户之一；她把大部分年金都用在宗教事务上，主要是给修女捐款，建立修道院以及在内战时资助唐卡洛斯的事业。她俨然以一个女教皇的地位自居，她随时可以革除任何人的教籍，并担保教皇不敢对她的决定有何异议；对主教她硬顶硬碰，里帕米兰最见不得她了，说她像个男人，还冠之以"君士坦丁大帝"之名来影射她，就像那位保护教会的皇帝一样。"这位善心女人认为，她体面地保住了孀居的名节，还为敬奉神灵盖了几幢楼，于是她就成了圣人，地位与大主教不相上下了。"大祭司的话没有错，唐娜佩特罗尼拉想到的只是保护天主教的文化，并认为别人应该永世不忘并歌颂她的慷慨大方和孀居守节的美德。

在贝图斯塔的所有教士中，她认为只有讲经师最高明，对讲经师的态度比对主教还尊重，"他很了不起，却出身微贱，他是不应当过那样的生活的。"据大祭司讲，讲经师对里安萨雷斯夫人视若女王，或者说，把她当作教母主教；夫人为此满怀感激，于是四处为他尽力辩护，哪儿有她在，哪儿就不会听到有关讲经师的闲言碎语，她不容许谁对讲经师说三道四。

一行人前前后后来到凉棚，咖啡已经上好了。里安萨雷斯夫人将她那魁梧修士般的头靠近讲经师肩膀，热情而声颤地说：

"一起去吧，我亲爱的朋友。求您了……就算陪我去比维罗

庄园……行行好……发发慈悲吧。”

讲经师带着温和、亲切而不乏甜蜜的神情，愉快地听着她的请求，因为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大笔大笔的财产。

“夫人……我很乐意去……要是我能够去的话……不过我还有点事，下午6点我必须去……”

“噢，不行的，你这样请求原谅也是没有用的……侯爵夫人，您替我说说，帮忙说服这个捣蛋的家伙。”

侯爵夫人帮腔也劝了几句，还是没用。唐费尔米恩早已下决心那天下午不跟这帮人去比维罗庄园：他很明白，这里的人除了他都是侯爵家的亲朋好友；而他之所以接受宴请只是因为……一时的软弱，他不能再软弱下去。还跟着去远足，他能干什么？再说比西塔辛、奥布杜娜、帕科、梅西亚这几个难得正经的人都去，到了那儿他们一定会肆无忌惮地嬉戏打闹，孩子似地起劲胡来。里帕米兰曾告诉过他。不过，对里帕米兰本人并无妨碍，他是个没有什么顾忌的人，众所周知，他就是那样一种人。但他德帕斯却不能在那样的场合下出现，尽管那种场合并不一定就让人反感，可对于一个循规蹈矩的教士来说，却多少有些不堪忍受。是的，他不能太随和；他知道如何保持既不失为一个善于交际的教士又不与这些社交名流混为一流之间的平衡；他懂得怎样去维护自己的好名声。过份的信赖，太随便的交往都会有损他的声望。他不去比维罗庄园，真正来说，他的确没有那么高的兴致，那位梅西亚先生又缠上了庭长夫人，唐费尔米恩有些怀疑这位贝图斯塔出名的唐璜是否又心怀鬼胎。

侯爵夫人并无恶意地把阿尼塔叫到身边，说：

“来呀，来呀，看看我们这位没有兴致的先生会不会给面子。”

“谁呀？”

“唐费尔米恩，他不想去比维罗庄园。”

比平时多喝了几杯，唐费尔米恩的脸已经开始泛出红光，眼下庭长夫人就这么面对着他，带着由衷遗憾的口吻对他说话，不由得脸更红了，仿佛樱桃一般。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千万别这样！不然，大家都会觉得扫兴的。讲经师先生，您就和我们一起去吧！”

无论是庭长夫人的神情还是目光，都流露出她的真诚，唐费尔米恩和唐阿尔瓦罗自然也看得出：侯爵夫人告诉她的事真的由衷遗憾。

唐阿尔瓦罗为此情景心中不由感到一阵阵灼痛，他毫不怀疑自己的这种反应是出于嫉妒。他为自己居然嫉妒了而大为恼火。“这表示说，他对这个女人动了真情，他原本并不这样认为。而现在又半路杀出来这个人，他算何许人也！不过是一个教士！准确地说，还是一个漂亮的教士……”气度不凡的梅西亚盯在讲经师身上的目光仿佛灼灼地要冒出火来。讲经师也觉察到对方那咄咄逼人之势，于是隐藏在一团和气之中的锋利立即在眸子中抖露出来，并且逼视过去。安娜的表情让唐费尔米恩感到吃惊，她的表情比言语更丰富，他不由从心底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柔情。这样的情感并不是令人解气的虚荣感，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颤动。“见鬼！”德帕斯闪念之间正好撞上阿尔瓦罗的目光。四目相对，目光仿佛要迸出火花，或者说变成了耳光。这样对峙的情景除了他们本人和庭长夫人外，谁也没有发觉。双方对站着，相距甚近，两个人都风度翩翩，体态优雅。梅西亚的燕尾服无懈可击，显得庄重气派，高贵典雅的式样丝毫不逊于教士那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宽大的拖地长袍。

在庭长夫人看来，两个人都很帅，也不乏情趣，有点像圣米格尔① 与魔鬼，只是这里的魔鬼指的是尚未变成魔鬼的鲁斯贝

① 埃瓦里期托·圣米格尔（1785—1862）西班牙的将军兼政治家。

尔①。也即那个后来成为魔鬼的天使。毫无疑问，两个人的心都在她身上，唐费尔米恩是保护自己的朋友，而唐阿尔瓦罗则是自己贞操名节的敌人，当然也是她美貌的追求者。她会把胜利判给那个善良的天使，当然的优胜者。唐费尔米恩比梅西亚稍矮一些，不留胡须——看上去总是那么顺眼，同时教士服又衬托出他特有的英俊与洒脱。尽管只是闪念之间，庭长夫人不得不承认看到自己灵魂的拯救者，正如奥布杜娜所说的那样，是那样的英俊卓越，心里不由十分快慰。为了她，两个男人就这样对峙着，各怀其目的，但都想得胜，都想赢得她的心。这番情景已经开始激动着安娜的心，使她觉到情趣，感到贝图斯塔单调生活的改变有了起色。名誉那个像谜一样经常出现在丈夫吟诵的诗句里的东西，不用说，肯定是有保障的，对此她勿需多虑。当一个不仅聪颖英俊而且精明强悍、小心谨慎的男人向她发起这种可以说是可怕的进攻时，有讲经师这样一个充满了智慧的男人保护她是件好事。无论怎样，糟糕的是那个男人真的爱上了她，她深信不疑。唐阿尔瓦罗想征服她并非一时起兴，也不是图慕某种虚荣，而是出于真正的爱情。勿需否认，他真的希望她现在还是个单身女人。这样说来，唐维克托似乎成为了一个不可小觑的障碍。不过，她确信自己是爱他的；她爱他，就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其中多少倒也含着某种夫妻间的信任。这种信任，照安娜的眼光看来，至少也算得上是一种形式的爱。况且若不为了唐维克托，她也用不着讲经师的保护了，那天下午两个男人之间的对峙也就师出无名了。她一定不能忘记，唐费尔米恩没有也不可能把她据为己有，他只是为唐维克托。

正当安娜出神地想着这一切时，忽然听到奥布杜娜的尖叫声。凉棚下正悠哉地喝着咖啡的人们都纷纷朝花园尽头奔去。

---

① 叛逆天使的首领鲁西弗尔的别名，后来被贬入地狱，成为魔鬼。

“在哪儿？人在哪儿呢？”侯爵夫人惊惊慌慌地问。

“在秋千那儿！在秋千那儿！”罗武斯蒂亚诺大夫说。

一架木制的秋千，式样细致精巧，但和圣伊西德罗朝会上供马德里一般市民玩的那种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秋千这一端仿气球吊篮式的座位上蜷缩着贝尔穆德斯，他脸上虽还有笑，可脸色却煞白，在那离地面不到 1 米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尽管他心里也知道自己的这副模样滑稽可笑，但殊不知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他极力想装出满不在乎的模样，却怎么装也装不出来。秋千的对面有一所刚刚竣工的房子，脚手架还没拆完，秋千就是让那里的撑墙柱给钩住了座位的一端。鲜艳夺目的花裙子和它多情的女主人奥布杜娜正坐在这被钩住的一端座位里示众，只见她惊惶失措，像空中的遇难者似的拼命地紧紧抓着那只飞船，仿佛处境危险，连声呼救。

“您别慌，不要动，不然掉下来你就死了。”唐维克托站在秋千座底下嚷着，或许还在看着奥布杜娜在此紧要关头也顾不得遮掩的身体的某个部位。

“不要动，不要动；不然会没命的。”帕科一边说着，一边想找个东西把秋千座从撑墙柱上摘下来。

“有三米半左右，”侯爵因常常演算几何，所以及时而准确地目测出了秋千座距离地面的高度。

此时此刻，不论是唐维克托还是帕科或奥尔加斯，谁都无法凭自己的解数想出办法爬上脚手架上去解救奥布杜娜。

“都是帕科的错误，”比西塔辛责怪说，她自己是早就把裙子用带子绑在腿上以防万一的。“他推秋千的劲儿太大，想把萨图尔尼诺甩下来，嗖！秋千是上去了可下来时……就让那东西给钩住了。”

奥布杜娜虽喊声不断，身体却半点不敢动弹。

“别叫啦，亲爱的，”侯爵夫人忍不住说，她已经不再看着奥

布杜娜了，老这么仰着头实在吃不消，“会把你摔下来的。”

有人搬来一个园丁用来修剪树冠和黄杨树篱的脚手梯，这样的脚手梯只有很少几栏，侯爵试着往上爬去。勉强爬到最后一栏，依旧够不到秋千座，无论怎样，他算是为奥布杜娜尽了力。

“叫迪耶戈来……包蒂斯塔……”侯爵夫人忽然想到了车夫。

“对，对！让包蒂斯塔来！”奥布杜娜也嚷着，车夫是很有劲儿的。

“没用的，”侯爵提醒说，“包蒂斯塔有力气，可也不能够着呀，他和我差不多高……还另外找个梯子……”

“花园里没有别的……”

“天知道哪里能找到……”

“天啊！天啊！我头晕目眩，快吓得要摔下去啦……”

面对安娜投来的充满了鼓励和请求的目光，唐阿尔瓦罗不再犹豫了。其实，他刚才就想到了自己个高的优势，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够得到秋千座把它摘下来……可何必为了一个奥布杜娜动此干戈呢？自己也许会出丑，至少会把燕尾服弄脏。然而，安娜的目光使他不能不爬上那梯子。还好，他动作敏捷，灵活，在庭长夫人眼中看来，此时的他仍像在堤岸漫步似的那样潇洒、利落，不失风度。

“太棒了！好极了！”随着埃德尔米拉和帕科的欢呼声，美男子的胳膊已触到了秋千座的木条之间。

“不要把我推出去了，阿尔多！不要把我推出去了！”奥布杜娜感到旧情人的手已够到了她的腿下，便尖叫起来。到现在已经和埃德米拉十分亲近和随便的比西塔暗地捏了姑娘一下，后者立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因为她也注意到那两人之间的亲昵称呼。

“请镇静一些，我不会摔着您的。”唐阿尔瓦罗说，真有些后悔答应了阿尼塔那目光的请求。

他折腾了好一会儿才把双臂放妥，好使胳膊能使得上劲，以

便能把秋千座举起来。第一次试举失败了，他立即想到此时讲经师可能有的表情。

“举起来啊！……”比西塔辛在下边火上浇油似地呐喊鼓劲。

“算了，您不行的，弄不动！您别动吧，不然会更麻烦！我会给摔死的！”凡迪纽夫人喊着。

大家都没有出声。

“安静点吧！”唐阿尔瓦罗低哑着嗓音气冲冲地说，说真的，他真想看着她一头栽下去。

第二次的努力也失败了。

秋千座依旧纹丝不动；唐阿尔瓦罗却已出汗，气喘吁吁了。与其说是给累的，还不如说是给羞的。像他这样的男子理应是举得动这样的重量的。

“您别弄了，下来吧，让包蒂斯塔来试试看，”侯爵夫人解围说，“……这些调皮鬼啊！”

“包蒂斯塔可能够不着，”侯爵旧话重提，“还是另外找个梯子……到车房去看看，那里也许有……”

说话之间，唐阿尔瓦罗又试了一次，仍无济于事。他朝下面打量着，样子像是在寻找着减轻重量的办法。忽然。他注意到了唐萨图尔尼诺，这时的他真是又可怜又可笑，他一动不动地蜷缩在秋千座的另一端里，人们早把他给忘记了。梅西亚虽然心里恼火透顶，可还是忍不住地笑了笑。他看见贝尔穆德斯不住地冲着他苦笑的模样，真想啐他几句，不过到底还是忍住了，说：

“嘿！您可真有种啊！就这么呆着？您以为我这是在玩大力神的游戏吗？您在那儿给我当铅锤……”

下面的人哄然大笑。

“好啊，大家都笑吧，”奥布杜娜哭着嗓子似地说，“这事实在很好笑，是的。”

“我……”贝尔穆德斯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没人理

我，我以为我不碍大事……另外……我想我要是下去的话，那位夫人会更危险的……这么一摇晃……”

“啊，不，不！您别下去。”寡妇惊慌地喊着。

“什么叫‘别下去’？”唐阿尔瓦罗愤怒地朝寡妇吼着，“您的意思是要我把这笨重的秋千和上面坐的两个人一块儿举起来？……”

“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是没谁帮帮我的话……这离地面这么高……”

“不过80厘米呢。”侯爵准确地说。

这时帕科伸出胳膊扶住萨图尔尼诺的手臂，帮助他出了那倒霉的秋千座。

“现在，”帕科又对唐阿尔瓦罗说，“我们再帮着你从下面往上托……”

“没有用的，”传来讲经师心平气和的声音，“那根木头现在卡在秋千座的两根横档之间，不托起整个秋千是没有用的。”

“显然是的，”唐阿尔瓦罗在上面边恼火地说，一边又试了试自己的力气。

看来贝尔穆德斯并没有占多大的重量，因为那个东西还是死沉沉的，纹丝不动。

唐阿尔瓦罗觉得像是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又羞又惭，颇感无地自容。于是，他尽量优雅不减地往地上一跳。然后一边拍着手上的土，一边擦着头上的汗说：

“不行啊！另外找个梯子吧！”

“也许能再找个人。”

“要不然我再试试……”讲经师暗示说，声音和表情都显得那么谦卑。

“的确，”侯爵夫人说，“您也是个高个子啊。”

“一定行的，一定行，”帕科嚷道，其实他是想看讲经师出

丑。

“好吧，您试一试，”老贝加拉纳最后说，“您很有力气……这儿……谁都还未能看出来。”

穿着拖地长袍登梯是很难有好看的姿势的。

“把法袍脱了吧，”里帕米兰提醒说。

“不用了，”德帕斯答道，他担心有人看见他身着教士服的样子。

于是，他像一只灵巧的松鼠一直爬到梯子最高的一栏，法袍在背后一起一伏，随风摇动，好一派尊严而庄重的风采。

“还好，”说着他把手伸到梅西亚刚才用劲的地方。

人群中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奥布杜娜把本来要发出的刺耳尖叫也咽了回去。

唐娜佩特罗尼拉看得如痴如醉，嘴巴张着，似乎回不去了。同时还低声喊道：

“男子汉啊！真不简单！”

看上去，讲经师仿佛没有用多少劲就很麻利地把秋千绳索挽到了自己的胳膊上，摆脱了羁绊的秋千又借着早先那股将它托起的力量悠悠地降落下去。接着，索摩查、帕科和华金·奥尔加斯帮着奥布杜娜走出了那该死的秋千座。在场的人们都向讲经师报以发自内心的掌声。帕科对讲经师暗自钦佩不已：臂膀的力量使他对后者产生出一种虔诚的恐惧；他自己的力量都滥用在追逐情爱的角斗中了。他身上的肉倒不少，却都是软绵绵的。此刻的唐阿尔瓦罗实在难以掩饰自己的一副窘相。“这事虽有些孩子气，然而他确实觉得难为情。”在唐阿尔瓦罗眼里，神父都好比羸弱的妇女，或者说特殊的女性，特别是当他们身穿拖地长袍的时候。然而，他却在讲经师身上看到了一个运动健将，一个在不测的情况下能一拳击倒自己的男子汉的形象。梅西亚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曾多次——特别是在乡镇选举时——说过的话：“对于那些不识玩乐真

谛、不懂得如何利用那件长袍的好处的教士先生，我一旦有什么不顺心的，一定会抓起他的教士服，连人带衣地把他从阳台上扔出去。”他一直以为反正自己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便可以肆无忌惮地侮辱教士们。却没有想到他们中也不乏有胆有识之士……“现在，讲经师这个大概能与他较量而不相上下的对手，对他上了一堂很好的力量课，这堂课不失为一个有益的警告。”

奥布杜娜对讲经师感激涕零；讲经师则认为自己必须表现出冷漠淡然的样子，好让她明白“他之所以这样并非为了她”。尽管如此，那寡妇却一口咬定他是她救命恩人。

“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唐娜佩特罗尼拉认为奥布杜娜是决不吝啬于回报讲经师的救命之恩的。

安娜发自内心地暗赞自己精神之父的力量，从那股力量中她看到了体现在肉体中的灵魂，那灵魂是完全能借以来抵御那开始困扰她的诱惑的坚强堡垒。

接着比西塔又上了秋千，她的裙子早用带子绑在了腿上，她不愿意让谁看见点什么。

奥布杜娜发出抗议：

“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说是能看见什么吗？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呢？真不够朋友。”

“夫人言之有理，”唐维克托也跟着起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带子解下来吧。”

埃德尔米拉就这么上了秋千，也没有用什么去绑腿。犯不着这样小心翼翼的，谁也看不见什么。

后来，唐维克托和里帕米兰也在秋千上玩乐了一阵，不过弄得自己头直发晕。

“车备好啦，”侯爵夫人远远地招呼大家，于是各位应声纷纷向院子走去。

侯爵夫人、唐娜佩特罗尼拉、庭长夫人以及里帕米兰已经上

了一辆敞篷车，这辆豪华的马车，本是极为气派的，现在显得多少有些过时了，跑起来也不如先前那么轻巧灵便。驾车的两匹黑马都是上等良种。其余诸人全坐进一辆旧旅行马车，这是一辆四匹马拉的旅行车，样子虽不甚中看，但却很结实，它通常是侯爵下乡时用的，接送选民或打猎时有时也用用它。有关这辆车的故事可多啦！它的式样有些像老式的驿站马车，现在马德里的邮政总局和分局都还在用着这样的车。有人管它叫大车，也有叫家庭车的，当然，还有别的一些绰号。

讲经师的座位在里帕米兰和阿尼塔之间挤出来的一块地方。他郑重其事地说一定得让他在堤岸处下车，他还要去找个人（其实是没有这码事的，他只是想找个借口不去比维罗庄园）。

“说什么绑也要把他绑去。”奥布杜娜说。

“对，对，把他绑了去，这办法不错，不让他下车。”唐娜佩特罗尼拉也响应说。

“不行，我反对……要这样，我就不上车了。”

他到底还是上了车。敞篷车浩浩荡荡地驶出狭窄的恩西马达区，路面上的鹅卵石迸发出火星来。大车护后。一时间，车铃声，马鞭声，车窗玻璃的震动声以及车厢里响成一片的叫声、笑声，吵得一路不宁。

太阳依旧还有些烤人，敞篷车内的夫人们临时用各自的阳伞撑起一顶五彩缤纷的篷子来，这顶彩篷也替大祭司和讲经师遮晒。里帕米兰几乎快被唐娜佩特罗尼拉篷大的裙子所掩没掉。他坐在她对面，感到由衷的高兴，倒也不是因为能接触到这位“君士坦丁大帝”，而是因为坐在这么多女人中间，在花阳伞下嗅着女人的气息，感受着扇子送来的轻轻香风。和夫人们一起下乡去！多像一首动人的牧歌啊！这位70岁高龄的老诗人，精神上永远恋着富于诗情画意的女人的理想主义者，此刻感觉到他的美好理想正在周围的丝绸紧身裙间变为现实。

一路上，讲经师自觉有些窘迫：不管是巧合或别的什么原因，当他碰到安娜的身体时，他感到既舒服又有些惑然。其实，他们几乎谁也碰不着谁；因为两人都保持一动不动的姿势。他心慌意乱，她心静如水坐在他身边，她感到一种满足和依靠；她视他为一面精致而坚固的盾牌。她为他遮晒、他则替她抵挡唐阿尔瓦罗。他要是能去比维罗庄园……另外那位也许就不敢靠近她了，“否则……他……他会……明摆着，一到那里就各顾各地玩了，唐维克托又得同帕科，还有埃德尔米拉一起傻乎乎地像老顽童似地去玩……不，我不愿意那位知道我怕他；即使他靠近我，我也不能避开。身边这位要是能去就好啦……”

“唐费尔米恩，”车接近堤岸时，安娜谦恭地说，口气中满含着敬意、柔和和善意。她一直就是这样跟他说话的，“唐费尔米恩。您今天下午为什么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呢？最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想，说不定今天回来还会更早一些呢……去吧……去吧！”

听见庭长夫人这样说，一股难言的舒服劲儿像电流一般传遍德帕斯的全身。他情不自禁地向她靠了靠，好像她有磁力一般。好在另外两位夫人和大祭司正津津有味地议论着可怜的奥布杜娜。只要一谈起这类事情，一如既往，里帕米兰一定会提起瑙普利的主教，马德里的那个旅店以及奥布杜娜的那个充当高级妓女的表妹及其服装等等。不能否认，讲经师的决心被打动了，但他立刻提醒自己不能这样软弱，况且，想到在比维罗庄园有可能会出现的情景，他也有些担心和惶恐。他不能像士官生似的说爱谁就爱谁；倘若唐阿尔瓦罗想挽回在秋千上丢的面子，在别的什么事上向他挑战，他身穿法袍、教士服，且有教士的头衔在身，那就可能出现丢丑的危险。不，还是不去为上策。主意既定，他立刻感到高兴起来；那其实是一种得到满足的自豪感。他十分清楚自己是用了多大的努力才挡住了那出自最富有魅力、最纯洁无邪

之口的诱惑，为此他更加看重自身的毅力和灵魂的坚定。“他无疑是为了一种高尚的事业，而不是为了和居心叵测的贝图斯塔人尔虞我诈才来到人世的。”

讲经师目光柔和地看着自己身边的女友，平静地向她解释，语气前所未有地和蔼亲切。庭长夫人觉得他这时的语气与下午梅西亚在餐厅窗前同她谈话时的语气有些相似。

“我不应该和各位一起去……”

他的表情一言难尽，但暗示出他的遗憾，由于身为教士，她又向他忏悔过……而什么帕科、奥布杜娜或比西塔又都是些冒失鬼。而且，在贝图斯塔，似乎人人都无所事事似的，专门说三道四，闲话无辜……

讲经师的表情并没有说出全部的心思，庭长夫人则早已领会了。她无可奈何，只好在没有教区法官庇护的情况下去同梅西亚周旋了。

他们不再说什么。马车在堤岸口停住，讲经师起身向夫人们告别。庭长夫人冲他微微地笑着，假如她见过自己的母亲的话，她一定是这样对母亲笑的。此时此刻，德帕斯是不会那样微笑的，他的目光不能算是柔和，在他回视庭长夫人时，他双目炯炯灼人，他自己大概没有意识到……而安娜也未能觉察。

堤岸本是教士散步场，马车停在它的入口处，于是唐费尔米恩便在唐娜佩特罗尼拉的一片惋惜声中下了车。

“您真有些不近人情呢，”侯爵夫人亲昵地半开玩笑说。除了唐费尔米恩，她平时都不用这种口气跟别的教士说话。她甚至还有些出格地用扇子拍了拍讲经师的手，其用意在于想以此来表示希望教区法官与贝加拉纳家之间的冷淡关系密切起来。德帕斯当然明白其中含意，并为此很感激。他知道和贝加拉纳家的人亲近就等于同唐维克托夫妇亲近；看戏也好，散步也好，不管上哪儿，两家人总是形影不离，而且庭长夫人还经常在侯爵家吃饭。当然

在那里见到她要比在教堂好得多。这些想法都是在闪念之间完成的——完成在讲经师脚离车镫，退后一步再次向夫人们致意的刹那之间。

“走吧，包蒂斯塔！”侯爵夫人下令说。于是，在堤岸散步的那些教士、尊贵的女士和绅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在附近草地上玩耍的孩子和在露天干活的工匠们的注视下，马车继续前行。

讲经师目送着那辆车远去直到消失。庭长夫人在远远地向他微笑着，表情是那样温柔而纯洁。她怯怯地向他致意，却没有用扇子拍手的那种过份表示……最后就只能看得见里帕米兰那棱角分明的轮廓，只见他晃动着胳膊，那挥舞着的样子真像玩具风车的车翼。

另一辆车随后飞驰而过。德帕斯好像看见这辆车上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在窗口向他致意。毫无疑问，那肯定是对他终生感恩戴德的寡妇奥布杜娜的手。她之所以不能够用双手致意，是因为另外一只手正被华金尼托·奥尔加斯含情脉脉地偷偷握着。只要味道还凑合，他是不在乎是否是残羹剩饭的。

第十四章

堤岸是个狭长的散步的场所，那里却没有树，只有一堵保存完好的厚实矮墙抵挡着贝图斯塔最凛冽的东北风，墙的两头各自耸立着一座巨大的黑石喷泉，显出一种粗犷而敦实的风范。喷泉主体上的雷济卡洛斯三世① 的雕像，仿佛是多年流水冲刻出来的，从这里，人们似乎可以看出它们的修建年代。散步场的一边有一排长长的石凳。阳光是堤岸处的唯一点缀，其余的都毫无吸引力可言。每逢整个下午都有阳光时，那堵厚而冰凉的墙才会显出些暖意。如果说到散步，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那些集贝图斯塔美德于一身的众多教士们就开始在这挡风墙下散步了。散步时间冬季一般在下午两点至四五点后；夏季则从傍晚到夜幕初临之际。这地段不仅背风而且幽静，有世外桃园之称，不过，那已经是没有移民区之前的旧事了。现在，最好的住宅区，也即贝图斯塔的新区正在向这边扩展。尽管堤岸和周围相安无扰，但咫只之内却景象迥然：那边是正在修建的公馆大厦的工地，人声鼎沸，身影杂乱，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正如《圣旗报》上之说，历经十一二年崛起的移民区恍如刹那间平地而起的奇迹。

值得指出的是，贝图斯塔的教士们虽然在教义、道德以至惩戒方面向来以严谨著称，可他们喜欢政治，对城市的进步也不怠慢。他们现在就已经在为贝图斯塔的前景感到喜悦；日新月异的古城在二十年后人们将不能想象它旧时的模样。这一事实表明在贝尔穆德斯的这座天主教统治下的贝图斯塔城中，无论是教区或

---

① 这里的雷济·卡洛斯三世即通常 \们所说的查理三世，执政期从1795至1788年。

教堂的教士，都乐意接受这种完全能够被理解的城镇文明。

诚然，堤岸一向被神父、心事重重的法官和服丧的家族世袭主宰，然而，由于某些夫人们注意到这块教士的散步场比其他一些地方都要暖和些，于是，在聚会、教友会上，人们便开始议论是否应在冬季把散步活动移到堤岸上去。首先站出来呼吁的是公共卫生学家罗武斯蒂亚诺·索摩查：

“事情其实很清楚！我早就说过；可这儿的人就是不能打消顾虑、摆脱盲目性。教士们当然聪明，他们以需要清静、回避尘世为由，早早地还在化斋度日的年代就为自己选中了这块最暖和、最干净、最舒适的休闲场所……”

终于，有那么几位颇有地位的夫人大胆地打破了传统，在有一年的十月至来年复活节这段时间大方地走到堤岸散步。继此之后，又有一些太太也大着胆子去了；同时小伙子们发现，比起宽大的散步场，教士散步场的路细窄，倒很适合他们的意。那年后，令人羡慕的堤岸从此变成了冬季散步场所，部分地还了俗。

几乎所有年老或潦倒的教士们都纷纷对此举提出抗议，然而，最后还是他们退出堤岸地区，把散步场移到公路上。

“世间俗人哪，轻狂之徒把这幽静的休闲场地的真正主人赶了出去！”“凡夫俗子无孔不入！”类似这样的入侵就这般地沿着卡斯蒂利亚路、沿着在杨树和橡树之间的尘土飞扬的漫漫长路向前推进着。

无论怎样、年轻一代的教士们、特别是那些衣着典雅整齐、头戴宽檐平顶帽的教士们却心甘情愿地接受来自贝图斯塔有脸面的人物的这种入侵。与女士、绅士们同散步，他们并没有感到不自在，至少装着没有这种感觉；况且，从另一方面说来，他们尽可以心安理得，因为那些凡夫俗子，那世俗的喧闹都不是他们找来的，他们依旧呆在自己的地盘上，呆在自己的“家”里。他们装出对这些入侵者视而不见罢了。

从某种程度而言，也许正是多亏了贝图斯塔因循守旧的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新风尚，不少教士才开始穿戴整齐。省城里的这些年轻教士们不愧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代，他们让山里的同行们艳羡不已；山里的教士们都自认土气。这些城里的风采熠熠的教士们在天高气朗的秋冬两季每天下午必去堤岸一行，从不缺席。在那里，他们一个个神采奕奕，宛如一颗颗黑色宝石。尽管与那些散步的年轻女士们相互无话，只是看着她们装束漂亮，休闲漫步堤岸，但他们能够从表情、动作、微笑、眼波和腮晕中看出哪些是爱情的流露，哪些是调情的作态。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然而，神学院的院长，用贝加拉纳侯爵夫人的话来说，那个极端的天主教份子，却不能容忍这种在长不过投石之遥，宽仅丈余尺左右的地方，教士和女士混杂散步的景况继续下去。

“不行的，大人，”他对主教说，“我不明白，一个教士与城里那些漂亮小姐并肩擦肘地挤在一起，能相安无事？……”

主教则认为小姐们是不会如他所说的那样与教士碰来碰去。“万一林荫道上有那么一些下流女人、女裁缝什么的……”

神学院院长的抗议很快就被遗忘了。

“甭理他，”银行职员的太太比西塔辛说，“那个顽固不化的东西，虽说是个圣徒，可也太粗野了。我在圣心会当司库时，就是他把我赶出了圣多明哥教堂的圣器室！”

“像这样的男人，”奥布杜娜结论说，“就该在柱子上过一辈子。”

“就像文体学家① 圣西蒙一样，”在场的“炮筒子”趁火打劫说。

复活节到秋分前后这段时间，几乎只有教士还坚持在堤岸散

---

① “炮筒子”错把柱上人（Estilita）说成文体学家（Estilista），原文中只有一字之差。文章讥讽他佯装博学。

步。但一旦进入十月，那些害怕高地散步场有潮气和树荫挡阳的女士们又回到这里。那天下午，当讲经师在堤岸入口处从贝加拉纳家的马车上下来时，堤岸散步的有不少教士和德高望重的老执寺僧，女士倒不多。可是，就这几位就足以把讲经师从贝加拉纳府上的车上下来这桩非同小可的事加油添醋地评头论足一番，因为她们刚才都亲眼看见庭长夫人在马车上。不少人一见那辆马车都不由道："真是说不得啊……"莫雷洛称这件事为突发事件，连教士们也对此议论纷纷。当时，前市长福哈正与副主教、声名赫赫的格洛塞斯特尔，以及贝图斯塔嘴巴最甜的受俸教士唐库斯托迪奥一块儿在堤岸散步。这个自由高利贷者原本不常与教士为伍，然而，那天下午，讲经师的这三个对头却因为这件事凑在了一起。

"厚脸皮啊！"福哈说。

"其实他很笨哪，根本不懂什么叫交际，什么是逢场作戏。"莫雷洛应声道。"您给我说他与那些人一起吃饭时，我开始还不信呢……"

"现在该信了吧！"格洛塞斯特尔自鸣得意地叫着说。

"那些人去哪儿了？"

"肯定是去比维罗庄园了，您知道的……去像马驹子似的撒欢……"

"那几位女士可还算是保守派呢！"

"其实不然，先生，她可是个例外……"

"您没看见他坐在敞篷车上……"

"身边还坐着她……"

"况且是在这儿下车，"受俸教士鼓起勇气说。

"对，对；还是在这儿下的车；有道理……"

"副主教大人哪，请让我斗胆说一句，您的同事在一错再错啊！"

“知道！知道！我也深感遗憾……可是，主教大人，对那位欠虑的先生……总之，您怎么看呢？”格洛塞斯特尔狡诘地笑着启发说。

突然，他想起一句话来，为了郑重起见，他停止脚步，还伸出一只手来，好像要分开那两人似的，同时身体倾向福哈，在他耳边高声道：

“我的朋友，上帝的教会无奇不有！”

听了这句讥讽的话，几个人都忍俊不止，直到讲经师走到跟前，这些嚼舌者方才打住笑声。两位教士十分客气地向他问好，格洛塞斯特尔还前去亲热地拍拍他肩膀。

其实，格洛塞斯特尔对讲经师嫉妒得要命，不过他很会装模作样，或许他算是个交际家，谁知道呢？

讲经师恨不得啐他几口。

他独自来来回回踱了几圈，以惯有的温和态度机械地胡乱向周遭致意问好，甚至没有真正看清他问候之人到底都是些谁。他身穿黑褐色的法袍，两只手——众所周知的细致而漂亮的双手——叠放在微微有些发福的腹肚上。就这样，他慢步走了约一刻钟的光景。他颇感到费劲，他真想拔脚去……追侯爵家的马车……谦卑地迎着人们的目光，他知道大家，至少大多数人肯定都在议论他，议论那次长达两三个钟头或四小时的忏悔。事实上，只有天知道有几个小时！那个格洛塞斯特尔以及和他狼狈为奸的唐库斯托迪奥也许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处心积虑地在散布流言蜚语了……讲经师是毫不怀疑他的对头们一定会议论这些事的！可又怎能把他奈何呢？现在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去比维罗庄园；其实，去与不去，这帮家伙都会在他背后说三道四的！而与他真正亲密的正直人士却肯定不会因为他像里帕米兰或别的教士一样去了贝加拉纳的庄园，就把他往坏处想。

他的几个真朋友，或者说，至少是他的公开支持者此刻也在

堤岸散步，只是他们不敢靠近这位颇有声望的现代主教。尽管唐费尔米恩一到街上就挂起和蔼的微笑，但整张脸总的来讲，仍显得有些阴沉郁闷。好像弱视的人一见光亮便眯缝起眼睛，他一见到光亮便会露出笑容，仿佛那个人们常常看见的笑容是光亮在他面部肌肉上产生的奇特效应。

今天的微笑却骗不过那些知根知底的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与他十分密切的人。第一个敢于走近讲经师的人是教长，他刚到散步场。德帕斯迎上去，教长先生几乎从来就少言寡语，也很少散步。两人并肩而行，唐费尔米恩却仍像是在一个人独自散步一样。接着，那个身为部长亲戚的教士也凑了过来，于是，他不能不开口应酬。随后又加入一位大礼服主教。谈话热烈起来。他们谈论政治，说起宫廷里的勾心斗角，还讲了许多为讲经师所不齿的，愚昧的，与教士身份不相称的无聊事。“可是他自己又如何呢？他在想什么？他们的活动幼稚，可笑，甚至罪过；那么，他呢，不是低着头，注意的是同事们的教士服和自己的法袍吗？不是在想着那拖地的长袍很可笑吗？想着他们不像男人……想着这种服饰倒像狂欢节上化妆时的女服……”一派的胡思乱想！一时间，他真真切切地觉得自己穿着那件长袍——那件他从前面带庄严表情炫耀于人的教士服——真是丢人现眼！至少像别的长袍那样侧边开条缝也好……不过，那样一来，太可怕了！——两条腿、黑裤以及教士固有的羞于见人的男性特征就暴露无遗了。

“您认为呢？”世俗的主教问道，而且还止步站到他面前等他回答。

讲经师正出神地想着教士袍服的式样问题，对他们的谈话根本充耳不闻。

“其实，这个问题，”他含糊其词，“这个问题……值得好好深思一下的。”“我也这样说嘛，”世俗主教跟得胜一般地喊着说，一边这才让开道路。

'听见了吧？教区法官先生的看法都和我一样。他说这个问题得深思，因为很棘手嘛……当然了！”

讲经师暗自松了口气，同时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像莫雷洛所说的“突如其来”的问题，他以要去主教府办事为由向那几位先生告辞。

他实在忍无可忍了；和那些同事们一起散步使他感到窒息，似乎是披在身上的那块轻盈飘逸的黑布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担心若再坚持下去的话，会讲出什么蠢话来。

他快步离开那里，最后再望了一眼通向比维罗庄园的那条路，马车就是在那里，在飞扬的尘土中消失的。

“微妙的处境啊！”在大街上，他一边走一边想着，他本人最讨厌取名字了，尤其是给那些难以名状的事物取名。现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应该叫什么好呢？太难名状了。是爱情吗？不算是，讲经师认为不能把这样一种特殊的激情，一种高尚而纯洁的感情称为爱情；爱情是什么？不过是作家或诗人笔下的东西，虚伪的罪人总借助这个神圣的字眼来掩盖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淫荡行为。而他所正在体验的东西却非淫欲，他问心无愧。他相信这是一种全新情感。他可是病了？还是神经质？索摩查肯定会说是。

“不管怎么说，怠慢那几位夫人是件失礼的事，甚至算是干了件蠢事。等到了比维罗庄园，她们会怎么议论呢？”

讲经师就这样一边想着一边沿恩西马达区的主街走着。经过省政府大门时，他瞥见院中的一口井，他知道那是口废弃的水井他由此想起里帕米兰屡次向他提起的比维罗庄园里的那口废井。这位大祭司告诉他说，帕科·贝加拉纳、奥布杜娜、比西塔以及其他一些放荡之人把枯叶、青草、树枝等割下来扔到井里，等这些枯枝败叶填到井口，他们便开始要闹取乐……扑通！他们自己往下跳，开始是一个一个地跳，后来就是两个人一块跳……连稳重的里帕米兰也被他们拉着往下跳……为了拉他上来，还动用了

绳子……讲经师恍惚间似乎看到了那口不曾见过的枯井，仿佛还看到梅西亚正站在井里的枯枝败草上张开双臂等着阿尼塔那失控的身体飘然落下……她会与他同流合污吗？她会往下跳吗？唐费尔米恩感到不安。其实，那又与他何干？然而他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种不安。

他走着走着就到了自家门口。他转身看了看，确信没有人注意他时，便加快步伐顺着通向主教府小广场的胡同走去。

“母亲！”他这才醒悟似地想道，“整整一下午都没想到她了。”

一声招呼不打就在外面吃饭！唐娜保拉把这种不守家规的行为视作大逆不道之罪。儿子极少犯类似的罪行，因此她对每一次越轨行为的印象就特别深。

“我怎么没想到给她捎个口信呢？可……谁合适呢？难道给侯爵夫人说：‘夫人，我得让我母亲知道我今天不能在家和她一起用餐？’这不太可笑了吗？唉，这样的管束，他能愉快吗？诚然，愉快，而不感到屈辱……不过，这种管束最好不要让任何局外人知道。这个时候了，他为什么不呆在家里？在外边的时间够长了……不管母亲会怎样火冒三丈也要回家？是的，他不敢不；其实，他的心情不宜于那种激烈的场面，想到母亲惯有的指桑骂槐，想到她那实用主义的道德经，他不由得不寒而栗……上午她曾说过的那些无稽之谈肯定还要对他念叨一遍。倘若告诉她：与庭长夫人一起……在侯爵府吃饭，那她会更没完没了了！上帝！多快呀！那些卑鄙的东西，贝图斯塔的无赖！这么快就开始对他们的友谊说三道四！不出两天，这些流长飞短就会传开来，母亲的耳朵就会被灌满了诽谤和狂疑的言语，她一定会被弄得满腹疑虑，惊惶不已！……到底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绝对没有；不过是一位夫人做了一次全面的忏悔罢了，此刻，她可能正在本城首屈一指的美男子陪同了，跳一口铺满干草的枯井玩呢。为什么要把他牵扯到这流言中呢？他是一区的代理主教啊！噢，对！就这样，说

服母亲，回家去！告诉她一味地猜疑遮掩，一味地强要面子都是有失体面的。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在流传的那件事情上，他光明磊落；他已不是孩子了，他不在乎那些诽谤……”

他走进了主教府。

暮色渐浓，大教堂的阴影越来越大，一点点地罩住了主教那残墙断垣的住宅屋顶；落日的余辉渲染着天际，也点燃了恩西马达区的家家灯火，灯光映照在各家各户的玻璃窗上。

讲经师径直走进小客厅，主教正在那里校对一份文稿。

福尔图纳托抬起头，笑着说：

“哦，是你？”

唐费尔米恩在一个沙发上随便坐下，他有些头晕，他像还有点疼痛感，嗓子热辣辣的又干又涩；在那狭窄的散步场上他使劲忍着，都给憋坏了；酒劲上来弄得他头晕目眩。他从没有喝过什么烈酒，那天下午，也不知为什么心神恍惚，竟然莫名其妙地饮下侯爵夫人递给他的一杯查尔特勒酒①，或许是别的什么酒。

福尔图纳托心安理得地读他的文稿。看上去他似乎完全不胆怯于讲经师了。几个钟头之前他还避免单独和讲经师在一起，怕他责怪自己又迁就了自由兄弟会的夫人们。德帕斯察觉了这一变化。

“对不起，能麻烦你把这几句不太清楚的话给我念一下吗？……我看不清楚。”

德帕斯走过去读了一遍。

“孩子，你身上有什么味儿，可不好闻！喝什么了吧？”

唐费尔米恩抬眼看着因诧异而不由自主皱起眉头的主教。

“我身上有味儿难闻？怎么啦？”

“你身上有股酒味儿。说不出到底是什么酒……，红酒或许

---

① 查尔特勒会的修士们所酿制的一种甜酒。

……说不出。”

德帕斯颇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从主教的桌边走开。

“顺便问一下，你怎么没给你母亲打声招呼？”

“说什么？”

“在外边吃饭……”

“可是，您不知道……。”

“当然啦，我的孩子。保拉让特蕾西娜到这儿来了两趟，问少爷在那儿，是否在这里吃饭。我不得不亲自出去告诉她，你没有在这儿，姑娘，没有。不到半小时，她又来了，问你是否出了什么事，说夫人很担心，以为我也许知道些什么……”

讲经师在小客厅里踱来走去，脚步很重；他掩饰不住，或许也不想掩饰他烦躁而恶劣的心绪。

“我呢，”福尔图纳托还在往下说，“跟她们说，不用急，你大概在卡拉斯匹克家或帕埃斯家吃饭，因为今天是他们的生日……是吧？你在卡拉斯匹克家吃的饭吗？”

“没有，大人。”

“那是在帕埃斯家？”

“没有，大人！我母亲她……她把我当小孩呢！”

“可怜的夫人，她太疼你了……”

“这样也太过份了……”

“唉！”主教放下文稿，忍不住叫起来，“这么说，你还没回过家？”

讲经师沉默不答，脚步正走到走廊上去，远远地说了声：

“明天见！”然后用力带上小客厅的房门。

“这孩子说得有道理，”主教还在想，他对待讲经师就像一个没有权威的父亲对待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这个保拉也真是的，摆布大伙儿就像摆弄玩具似的。”

他无可奈何，转而继续校对他的文稿。

德帕斯沿着一条斜坡的胡同走上回家的道路。快到家时，他止了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查尔特勒酒或别的什么酒——会是白兰地吗？——酒劲还在，他自己也感到嘴里的味儿难闻了。

“要是格洛塞斯特尔现在走近我，明天全贝图斯塔都该知道我是个酒鬼……”

“不能再走，不能再走了，不然，母亲会更有话说了！我可不想听她的说教，挖苦，含沙射影……连侍女特雷莎也来管闲事！竟然去两次主教府！把我当成迷路的孩子呀！真让人受不了！……”

这时，大教堂报时的钟声悠长地敲响，前四下的声音高而尖，后面的响声就变得低沉，洪亮而悠长了。

德帕斯的意志仿佛是系在大钟的发条上，他拿定主意，选了那条靠右边的下行街，从那儿他可以很快再回到堤岸处。

一时间，母亲、特雷莎、白兰地、主教等等全都被抛在脑后，他一心只想着侯爵府的马车大概正在往回走。

贝图斯塔的代理主教走出恩西马达区那曲曲弯弯的街道后，便疾步踏上去比维罗庄园的那条路。这时的堤岸，路灯已亮，散步场上早已杳无人迹。他没有想到他的举动颇失身份，一个堂堂教区法官，来来去去这么多趟……事后他才意识到这些，当时他一心只想着：“他们是否已经过去了？嗯，大概不会吧；应该差不多该是这个时候；现在，也许就快到了……”

远处，喷泉发出优柔而单调的声音，散步场被静寂和冷清笼罩着。“没什么了不起的，习习轻风会吹走我身上的燥热、烦乱、干渴……”走到西边的喷泉时，德帕斯很想把嘴凑到一个衔着一只石狮子的铁水龙头上，让诱人的流水哗哗一解自己的干渴——然而，他到底不敢这样，只能抽身继续在一片静默中踱步。又来到另外一个喷水泉时，他感到同样的渴望与同样的诱惑……不过

他转身走开了。就这样，他来回信步走了近半个小时。口干渴极了。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他心里很清楚，不看到他们和他们的车，他是不会甘心的。安娜自然会坐着敞篷车回去的，车从路灯下经过，他可以看见她。而不会被她看见，至少不会被认出来。他渴望的仅此而已。大学的钟敲了三下。三刻钟了！钟快了吧？不会的，大教堂的钟是报时的权威，它肯定了大学时钟的准确性，对时间的纯洁无能为力的市政府的大钟也用它那俗里俗气的大铃铛尖声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直截了当地为其同行刚才的报时再作证明。

“他们能在那干什么呢？”讲经师自问，当然，是为了心理上的一种平衡，他又想那些与他不相干的事。

直到现在，他才发现有一群10到12岁左右的淘气包正在近处的一盏路灯下玩耍。路灯都竖立在石凳长椅旁的空地上，是散步场和公路的界标。他们玩的是《鞭子抽屁股》——一种涉及各种常识的民间游戏。其中有个小姑娘扮作母亲的角色。“母亲”坐在路灯下的铁灯座上；一条肮脏的破头巾拧成鞭子形状，还在当中打个结，算是鞭子了，在游戏中，它便代表强权。衣衫破旧的小姑娘攥着鞭子的这一头，另一头则在男孩子们手中依次挨过。

“拿……？”“母亲”起个头。

“拿里古多①”，一个黄发垂面的小淘气回答，他是孩子堆里最壮实的一个，为了赢得权力，他总站在排首。

“鞭子”的另一头又传到另一个孩子手里。

“拿……？”

“拿里塞斯②”。

---

① 意为：大鼻子之人。

② 意为：鼻子。

“下一个。拿……？”

“拿破仑。”

“嗨，那是什么？拿破仑是什么？”那个孩子堆中的大力士叫嚷着走到他最要好的朋友前，还用一只胳膊肘对准他的鼻子。

“拿破仑，是……是个杜罗①。”

“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

“要不是看你胆小如鼠的样子……我，我就揍扁了你……，还在电线杆上……撞肿你的嘴巴……”

“算了，要是不对，就再说个别的好了。”小姑娘调解说，“来，下一个。拿……？拿……？”

“拿塔利尼②”也不对，谁也没能猜对。

“从头再来吧。”

“猜谜算了，痨病鬼？”这句话几乎是从小霸王嘴里啐出来，而不是说出来的。

然而，他叉开双脚，弯下腰，一副准备着要去追赶同伙，抽打他们的模样。只见他还把头巾往手上挽了一圈，对“母亲”说：

“说听得懂的谜语，不然，我揍死你！”

他拽着那鞭子，似乎想把它从“母亲”手中夺过来。

“谜语……谜语……你要猜不着怎么办？”

“那猜得着呢？”

“别拽了……”

“快说谜语吧……”

“一种好吃的东西，味道好极了，好极了？”

“能吃吗？”

---

① 杜罗：西班牙银币的称谓。

② 人名。

“当然……好吃极了……”

“哪儿有这种东西？”

“是老爷们吃的。”

“废话，你这个瘸病鬼！老爷们吃的什么东西我怎么知道！”

“你也许什么时候看见过呢。”

“什么颜色的？”

“黄的，黄色……”

“桔子！”小无赖鬼吼了一声，使劲地拽了一下头巾，准备要用“鞭子”抽打同伴们。

“你快把我的胳膊拽折啦，笨蛋，不是桔子！……”

其余的孩子早沿着公路或堤岸跑开了，躲得远远的，以防万一。

“回来！回来！不是桔子。”“母亲”高声地喊叫。

“就是桔子！臭咸鱼干儿！我揍烂你……桔子不是黄的？不好吃？”

“可，桔子你能吃到呀。”

“但是，要到赫罗马太太的摊儿上去偷才能吃到啊。”

“所以不是桔子。下一个。拿……？拿……？”

一个面黄肌瘦、半光着身子的小孩攥住头巾的一个尖角，眼睛发亮……声音颤抖着，一边胆怯怯地看着说是桔子的那个小孩，极轻极轻地说：

“拿蒂亚斯①！……”

“抽屁股！”“母亲”兴奋地高喊，“突！突！突！”

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开，可优胜者在后面追得并不起劲，他不是很想抽打自己的伙伴们。赢了虽然高兴，但却不想报复。

“红毛儿”不想跑，提出异议。

---

① 意为：牛奶蛋糕。

“见他妈的鬼！什么是牛奶蛋糕呀？”他用手遮挡着脸喊着，“耗子”正在假装抽打他。

“红毛儿”恼火地往下说：

“你快说呀。‘揪耳朵！’痨病鬼，不然，我揍瘫了你！”

“揪耳朵！揪耳朵！”

同伴们又马上团团围住“耗子”，来揪他的耳朵。

“抽屁股呀！”“母亲”又喊起来；小家伙们又撒腿跑开了。

这时，讲经师走到小姑娘面前。

小姑娘惊叫起来，她以为是他父亲抓她来了，像往常一样又要叫她好吃一顿拳脚。

“告诉我，孩子，你看见有两辆车过去没有？”

“去哪边？”她站起身来说。

“往上边。一辆车是两匹黑色的马拉着，另一辆有4匹马，马都戴着铃铛……工夫不大……”

“我没看见，先生，我想没过去吧……请您等一下，教士先生，看他们是不是知道……妈妈揪耳朵！”她喊道，那群小鬼便纷纷跑到“耗子”面前的路灯下来。见到教区法官，除了“红毛儿”无动于衷外，别的孩子都围过来，戴帽子的摘帽，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拥过来吻他的手。有的孩子还先擦擦鼻子和嘴；有的才不顾这些呢。

“你们看见有两辆马车往上边去了吗？”

“看见了。”

“没看见。”

“是两辆。”

“是三辆。”

“往下边去了。”

“瞎说，瘪三子……再瞎说我打肿你的嘴！往上边去的，教士先生。”

“是辆四轮大车。”

“胡说八道！是辆双轮车。”

“是两辆车。”

“揍死你！……”

“打死你！”

讲经师一无所获，他想马车已经过去了。他也没有停止散步，继续在那里转悠，一边走一边擦着被穷孩子们吻过的手。手被孩子们吻脏了，他觉得很不舒服，于是在喷水泉的池子里洗了洗手。

孩子们散去了。只剩下唐费尔米恩和一只蝙蝠，蝙蝠在他头上飞来飞去，讨厌的翅膀几乎要扫到他。连蝙蝠也来跟他捣乱，好不容易飞走，又转了回来，而且飞的圈子一次比一次小。

“也许不是同一只蝙蝠，”讲经师想，每看见这丑陋的动物在头上飞时，他就禁不住头皮发凉。

黄昏的最后一缕余辉消失了，美丽的夜幕罩住整个贝图斯塔城。山峦上空，大熊星及其周围星座的群星闪烁，亮晶晶的薄雾宛如轻纱似的飘带勾勒出山峦的起伏；科尔芬山的那边，金牛星出现在墨黑的群山之巅，那片空旷的夜空只有它在熠熠发亮。微风稍歇，蛤蟆的叫声犹如一个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者在唱一首感恩歌，把田野衬托得倦怠而寂寞。高处市区的喧嚣传到这里已经变得十分微弱了，有时这里还出现一阵深沉沉的静寂。离此处最近的移民区现在早已一片宁静。

唐费尔米恩并不喜欢品味夜色的恬静；很久以前，他是喜欢的，那是在神学院和耶稣会时，在他初任教士的那几年——那时的他脆弱而多愁善感，而且满腹忧怨。后来，生活让他成熟；母亲，一个只会刨地挖土的村妇教他成材。书本中称作诗意的东西在他身上早已消失殆尽；当然，已有多年啦！星星！自从当了教士，凝望星星的次数越来越少……德帕斯停住脚步，摘下帽子来，

一边擦着额头上出的汗一边朝头顶黑沉沉的夜空中闪亮的星星望去：毕塔戈拉斯① 的话很对，星星是在歌唱。沉静之中，他仿佛听见自己周身的血液在奔流，同时好像还听见了另外一种声响，好像是远处传来的铃声……“是他们吗？车回来了？”敞篷车是没有铃铛的，可旅行车上的马是挂着的。噢，大概是蝉儿在唱歌，或者是蛐蛐在鸣叫或蛙虫的呼唤吧，或者是别的什么生灵在静悄悄的田野上鸣唱？……不……不；是铃铛声，没有错，他可以肯定……响声越来越近，有节奏的声响渐渐地大起来。

“大概是他们吧！这么晚了！”他大声地自言自语地说，一边沿着路边的排水沟走着，来到散步场上一盏路灯的灯影中。

他引颈朝比维罗的方向望去，凝神静听着每一点动静……就这样，足足坚持了几分钟。终于，他从黑漆漆的远处辨出两点光亮来，接着是 4 点；是的，是那两辆马车。有节奏的铃声逐渐地变得清脆而响亮；铃声中似乎还若有若无地搀杂别的声音，似喊叫，又似断断续续的歌声。

“太轻狂了！在路上还唱歌！”

已经听得见好像是从地底下传出来的沉闷的车轮声和马匹倦乏的喘息声……终于，传出里帕米兰的尖细嗓音……那辆大车里倒似鸦雀无声。敞篷车从讲经师身边驶过，他紧紧地贴靠着铁灯柱杆以防被看见。马车飞驰而过。德帕斯看得十分真切。他看见里帕米兰位置上现在坐着的却是唐维克托·金塔纳尔，庭长夫人的座位上此时坐的则是里帕米兰。肯定没错，他看得很清楚。庭长夫人回来没有坐那敞篷车！而是和另外几个人坐在一起！他们把她太太赶到敞篷车上和教士、侯爵夫人，以及唐娜佩特罗尼拉坐在一起！……那么，唐阿尔瓦罗则和她坐在一起了……也许大家都醉了，至少是乐滋滋的。

---

① 希腊的哲学家、数学家。

“真是伤风败俗啊！”讲经师想着不由火往上冲。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此刻很像是在模仿格洛塞斯特尔的滑稽风格，接着又道：

“想把她推进他的怀抱！这个侯爵夫人，简直是个拉皮条的！”

“还一路唱着走！”

走远去了，沿着移民区的主街向上而去，喧笑声消失了；车灯一闪一闪，隐隐约约，光亮则越来越小。

“没有声音了！”唐费尔米恩想，“这更糟，准没好事？”

铃声又起，像夏夜里从远处传来的蝉鸣或蛐蛐在叫……

此时，讲经师已经把星星忘了个一干二净，他离开堤岸，跟着贝加拉纳家的车迹，沿移民区的主街疾步走上去……

要不是有失体面，他早就沿着这条上坡的道路跑开了。为什么要跑？也不为什么，只为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怒气，消耗掉那来自心灵和躯体的无处寄托的力量，这股力量搅得他心神不定……

经过帕埃斯家的花园时，铁窗栅里那圆形毛玻璃灯罩下煤气灯光使他看见了自己的身影，一个如魔幻般的教士身影投射在尘土飞起的路面上。

意识到自己这种不理智的举动，他感到羞愧，便放慢了脚步。

“我大概是喝醉了吧，不能这样。咳，这是怎么啦，我从来都能把握自己的情感……现在，都快变蠢货了。”

他想起自己和庭长夫人的约会，不由心里轻松了一些。

“再过一些时候就是明天了……8点钟我就知道究竟了……是的，我会知道的……我要问个仔细。为什么不呢？我自有我的问法……我有权力……”

他来到林荫道，那里冷冷清清的：工人们的散步已经结束了。他顺着商业街、潘神广场继续往前走，在路经新广场时，他

瞥了一眼街角处的奥索雷斯老宅，那里只有门厅的灯还亮着。

“还没送他们回家？还聚在一起？”他未加思索，便顺着中午走过的那条路一直来到鲁阿街。侯爵家的阳台门此刻正开着，不过，光线不是由那儿射入的，而是从那里出来的，因此，黑漆漆的狭窄街道上出现了几处明晃晃的地方。远处虽有几盏煤气灯还在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但几乎没有什么光亮。德帕斯听见里面有叫喊声，嬉笑声，其中还掺杂着变调钢琴发出的嘶哑而刺耳的响声。

“还有说有笑的呢！”他咬着嘴唇自语道，“我呆在这儿是干什么的？与我何干？明天我就知道她究竟与别的女人是否两样了！我是疯了！醉了！……要是让母亲看见我这会儿的样子可就糟啦！”

阳台里射出来的光亮划破了夜空的黑暗，并在对面人家的墙上形成好几个大的直角三角形；在那片不知羞耻的刺眼亮光下，黑色的人影像幻灯上的图画人儿一样晃来晃去。有时出现一个女人的腰脉，有时现过一只大手，有时是如一汪喷水似的胡须；这都是德帕斯在小客厅阳台对面的墙壁上看到的。大厅阳台对面墙壁上的影子很小，而且杂乱模糊，再加上晃动交错，把教士弄得头昏目眩。

“他们未跳舞，”他想。然而这种想法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安慰。

小客厅阳台旁边有一个关着门的阳台，侯爵夫妇的女儿就死在那间屋里。讲经师还记得在把那可怜的姑娘交给上帝时，他曾到那间屋子去过，跪着，手里举着一把蜡制的斧头……那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突然，那扇阳台门开了。德帕斯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紧贴在阳台的栏杆上，好像是要跳街似的。模模糊糊地可以看出有两只手在搂着这个女人的腰；她扭动着，想挣脱。“她是谁？”难于辨认；这样看上去，她个子高挑，很老练的样子；可能

是奥布杜娜；不过，也可能是庭长夫人。“毫无疑问，不会是庭长夫人！那双手又是谁的呢？他为什么不上阳台上来呢？”德帕斯一直站在对面家的一个门洞里，那里黑漆漆的没有一丝光亮，他肯定自己不会被谁发现，也不会有人从那儿经过。可是，万一有人路过，发现是他在这里偷看侯爵的客人们，别人会怎么想呢？得走开才行……是的；然而，那两个家伙不离开阳台，他就是不能走。此刻，那位他看不清是谁的女人正背对着街，面朝里面那个人，一边在平静地说着话，一边机械地用手像猫爪似地轻轻推着那双不时来搂她的手。

“摸黑呆在那儿！屋里也不点灯……太放肆无羁了！”唐费尔米恩愤愤地想，仍在原处未动。

阳台上的女人继续说着话，但声音是那样轻微，使他无法辨出是谁。低语中有许多“嘶嘶”声①，而且一律都是无人称句。

“肯定不是她，”门洞里的人默默地想。

尽管做出这种合乎逻辑的推断，他仍不心安。漆黑的阳台使他感到发闷、发堵、好像他缺氧一样。女人身影的头部消失了一会儿；在一阵庄严的静默之后；寂静中传出一声清晰而响亮的接吻声，接着是一声尖叫，和《理发师》②中第一幕里罗丝娜发出尖叫一模一样。

讲经师这才松了一口气。“不是她。是奥布杜娜。”阳台上没有人了。唐费尔米恩走出门洞，贴着墙根快速离开那里。“不是她，绝对不是她。”他边走边想，“是那个坏女人。”

① 西班牙语中，单词单数变复数时常用的词尾。

② 这里指的是法国著名剧作家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

第十五章

在二楼楼梯口的平台上，唐娜保拉一手托烛台，一手拉着控制一楼进门的门绳，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儿子慢慢地朝她楼上走来。儿子低着头，脸被他的宽沿帽遮着。

她亲自去开门，甚至没有问一问是谁；她料定是他。当她见了他，依然无话。儿子慢慢地上楼，母亲一动不动。她像一个又黑又高、有棱有角的幽灵，直楞楞地站在那里，准备着挡住来者的去路。

等德帕斯还有几步阶梯时，唐娜保拉离开她站的位置，踱步进了书房。儿子抬眼看她，她却没有看他。

在母亲的太阳穴上，唐费尔米恩看见每边贴着一块很大很显眼的油脂膏药。

“她什么都知道了，”他想着。当母亲贴上膏药且沉默无话时，那就表明她已经是怒不可遏了。路过饭厅时，德帕斯注意到餐桌上已经摆好两份餐具。离晚餐时间还早，平时晚上9点半时才铺桌布，而今天才9点钟。

唐娜保拉走到书房里的桌前，点燃伴儿子熬夜的那盏油灯。

儿子坐在沙发上，把帽子放在一边，然后掏出手绢擦了擦前额，看着母亲。

“妈，你头疼了？”

“刚才有些疼。特蕾西娜！”

“是，夫人。”

“开饭！”

夫人起身出了书房，教区法官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跟在她身后。“还不到晚饭时间，还有40多分钟呢——可谁敢去对她说

呢？”

唐娜保拉在餐桌边的椅子上坐下，像个戏院里的蹩脚滑稽演员。唐费尔米恩的餐具旁摆着一个牙签筒，还有一个放油盐酱醋的调味瓶架。他的餐巾有餐巾套，而母亲的却没有。

特蕾西娜端来第一道菜，是冷盘沙拉。她神色严肃，眼睛看着地面。

“你不要吃吗？”唐娜保拉对儿子问道，

“我不饿——只是非常口渴。”

“你生病了？”

“不，夫人——没有。”

“你要不要再晚些时候吃？”

“不用，夫人，不用。”

讲经师在唐娜保拉的对面坐下；母亲只是默默地吃沙拉。

德帕斯一只胳膊支在桌子上，手托着头，眼看着心不在焉、急匆匆地在吃着沙拉的母亲。她比往常显得更加苍白，那双浅蓝色的大眼睛冰凉而冷漠，虽然显得是在直勾勾地盯着地板，可看得出它们正出神地在思索着什么。

特蕾西娜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猫，无声无息地进进出出。她把凉菜送到少爷面前。

“我说过我不想吃。”

“别管他，他不想吃。你说的时候，她没听见，你呀。”

母亲疼爱地看了看女仆。

又是沉默。

德帕斯宁愿当即大吵一场，也比这样看着两块膏药和沉闷痛快。他感到恶心，却不敢开口要杯茶，他渴得要死，却害怕喝水。

唐娜保拉反常地同特蕾西娜讲好多话，而且显出少有的和蔼可亲。

母亲对待女仆的态度好像是这个女孩有什么不幸的事需要抚慰似的，而对此不幸，母亲至少负有部分责任。无论怎样，讲经师是这么认为的。

缺什么餐具，女主人今天都自己起身去取。

唐费尔米恩在水杯里搁些糖，母亲说：

“糖罐在楼上，我的房间里。算了，我去拿吧。”

“不，妈……”

“让我去吧。”

餐厅里只剩下特蕾西娜和她的男主人；女仆把水壶提得高高地给他的水杯里加满水时，竟然轻轻地叹了口气。

德帕斯诧异地看着她。她像一具蜡雕的圣女，显得十分乖巧。她总是垂着眼，可不知怎么的，他就是不喜欢她。他的妈妈很宠这个女仆；而对待仆人是不该助长他们的气焰的。

唐娜保拉回到楼下，等特蕾西娜出了饭厅时，她眼望着女仆消失的背影说：

“我不知道这个可怜的核子怎么会有力气坚持到现在？”

“怎么啦？”唐费尔米恩问，仿佛听到一记闷雷响过。

母亲就站在他身旁，一边往她的水杯里放着糖，一边愤慨地瞧着他。

“怎么啦？就今天一下午，她去了两次主教府，一趟大祭司家，一趟卡拉斯匹克家，一趟帕埃斯家，一趟‘塌鼻子’家，两趟教堂，两趟慈善堂，一趟圣保罗会，还有……唉，可把这个可怜的姑娘累坏了！”

“她干嘛去？”德帕斯对第二次雷鸣作答道。

一阵严峻的沉默。唐娜保拉再次坐下来，显出比圣人更加好的耐心，字斟句酌，心平气和地开口说：

“她去找你啊，费尔莫——她就是去干这个了。”

“错了，妈妈，我不是小孩子啦，不需要谁挨家挨户地去找

人。卡拉斯匹克会怎么想？帕埃斯会怎么想？……太荒唐了！”

“特蕾西娜没有错，她只是按吩咐的去做，如果有错的话，该骂的是我。”

“儿子是不能骂他母亲的。”

“不，他要急死她，毁了她，毁了这整个家——财产、荣誉、地位，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一个……一个……上帝，你，你今天中午在哪儿吃的饭？”

除了羞愧，撒谎已经没用，母亲什么都知道了。一定是“塌鼻子”告的状，他准是看见他在堤岸下了马车。

“我和贝加拉纳侯爵夫妇一块儿吃的饭。今天是帕科的生日，他们坚持要我去，实出无奈，我也没叫人给你捎个信儿，——真的很可笑，因为我还没有和他们熟到那样的地步。”

“还有谁在那里吃午餐？”

“好多人呢，说不清到底有哪些。”

“够了，费尔莫，别遮遮掩掩了！”贴着膏药的夫人沙哑着嗓子叫道。她站起身来去关上门，然后就站在那里，离着他远远地继续说道：

“你去那里找那个——女人，你午餐时就坐在她身边，你还和她坐在敞篷车上去兜风，全贝图斯塔的人都看见了，你在堤岸下的车。我们又要有一位准夫人了。你看来很需要点丑闻，想毁了我。”

“妈妈！妈！”

“别叫我妈！你一天到晚脑子里想过你妈一下没有？你不是让你妈孤零零地一个人吃饭吗？甚至不吃饭吗？你妈为你担惊受怕，你可有一点点不安？很自然，是吧？后来你又干什么去了，一直到晚上10点？”

“妈妈，妈，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又不是小孩子。”

“对，你不是小孩子，你让你妈为你急得要死，你却毫不在

意。你妈不过是件家具罢了，或者是只狗，为你看家。你妈为你流血流汗赴汤蹈火，坐牢，进地狱……是的，你不是小孩子，可你却为了一个贱货不惜流血流汗，赴汤蹈火，去救她……”

“妈！”

“为了一个邪恶的女人！”

“夫人！”

“她比那些拉扯唐萨图尔尼诺礼服的女人更坏一百倍，一千倍，她们要过他们的钱就罢休了，可这种女人则吸干你的血，糟踏你的名誉，一个月就把我20年的心血毁掉。费尔莫，你是个没良心的儿子，你疯了！”

一番发泄后，她精疲力竭地坐下，一边摘下她的头巾权作绷带裹在太阳穴上。

“我的头都要炸了！”

“妈，看在上帝的份上，冷静点儿！我从未见过你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啦？全是谣言，多快啊，他们编造得多快啊！又一个准夫人，又一个阔太太……！事实并非如此——我起誓这是没有的事——根本不是这样！”

“你太没良心了，费尔莫，没良心的。”

“夫人，你多虑了，我向您保证……”

“晚上10点之前你都在干什么？肯定是在那魔鬼女人家门口转悠……”

“看在上帝的份上，夫人，别说了，事情不值得你这样说。你在侮辱一个高尚、无辜的贞洁女人。我同她交谈不过数次，她是个圣女。”

“她和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

“什么其他女人？”

“就是那些女人了。”

“夫人！当心有人听见！”

“得了，得了！要有人能听见，我也就不会说了。费尔莫，响鼓不用重捶。喏，费尔莫，你是不会记得了，可我却不能忘记，我是你的母亲，你知道吗？我了解你，我也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有必要把任何事情都考虑周到，任何事情。而有些事，你我之间是不可以谈论的，哪怕是单独谈也不行，你知道我指的什么，可是，事到如今，我已经忍受得够久了，沉默得够久了，看也看够了。”

“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不错，我没有看见可我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好啦，我还不曾与你谈论过这些肮脏的事情，可眼下既然你乐于让大家看笑话……你正在成为一个叛逆，你知道不知道。”

“妈，正如你自己刚才说的，有些事情在我们之间谈论是荒唐的，是对您的不敬，哪怕这种谈论是以打哑谜的方式……”

“我知道，费尔莫，可你让我别无选择了。今天的事简直是件丑闻。”

“但是，我可以对您发誓，事情并非那样，这件事与从前那些谣言一点都不相干。”

“那就更糟了，糟上加糟。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也许会知道，那个卡莫伊兰也许会相信人们已经在传说的说法。”

“已经在传说的说法？两天之间！”

“是的，两天之间，甚至半天——一小时！你难道看不出他们在找你的岔子吗？你不明白什么叫火上浇油吗？两天？可他们会说有两个月，两年，随他们信口开河。现在刚开始的？可他们会说是现在刚发现的。他们了解主教，知道那是唯一能击败你的途径……他们可以告诉卡莫伊兰说你偷了他们喜欢的圣餐杯，主教不会相信；可他也许会相信这件事，别忘了那个准夫人！”

“什么准夫不准夫人的！你好像不能放过她似的，妈！我们不能谈论这些事情，可——我要能解释给您听的话……”

“我不需要任何解释，我都明白，我用我的理解去明白……费尔莫，在人世间这些邪恶的事情中，你妈妈一直为您引导着道路，是不是为了你好？”

“是的，妈，没错！”

“是不是我让你脱离了贫穷？”

“是的，亲爱的妈妈！”

“你父亲留给我们的只是饥饿和贫困，债台高筑，什么都被抵押出去，一无所有，不是吗？”

“是的，夫人，是的……我永远也……”

“别说什么永远不永远的。我需要的不是你的言语，而是要你继续听我的话。我做的事我心里很清楚。你可以用那些漂亮话和行为举止去布道，去骗人，可我自有自己的一套。如果事实就是如此，而且一直在这么继续着，费尔莫，你为什么要走上歧路呢？你为什么想要瞒我呢？”

“绝没有的事，妈。”

“有的，费尔莫。你说你不是小孩子了——你是对的，可如果你是个傻子，比是个小孩子更糟。是的，尽管你有满腹的学问，你仍可能是个傻子。你知道怎么暗箭伤人、毁名誉吗？权且拿副主教来看一看——别瞧他身子歪斜，如此等等，他可是这方面的老手。对你来说，这可是个比你见多识广的无耻之徒。”

唐娜保拉扯下太阳穴上的绷带和膏药，她那粗大的白发辫子一直垂到她肩背上。她一向无神的眼睛此刻却闪着火花似的光芒。这个形象如刀削斧砍的女人活像一尊小心谨慎而又富有经验的雄辩家那粗犷的雕像。

狂风暴雨渐渐化为和风细雨般的轻言软语。没有再争吵；他们用热烈而不具火气的语气商讨着他们之间的不同看法。唐娜保拉唤起的回忆打动了费尔莫，尽管她并没有有意要去引发儿子的感情。他们又是母子了，一些过火的话本来可能会引发激烈的争

吵，此时此刻也变得无妨了。

唐娜保拉一大过人之处的特点就是从不为任何事情所感动。她认为爱抚是可笑的表现，她非常爱她的儿子，可她只是离得远远地去爱。她对儿子的爱是一种强制和专横的爱。作为她的儿子的费尔莫是她的投资也是她生产金钱的工厂。她为了他的今天作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还干出一些令人不齿的勾当，可儿子连其中一半也许都不知道；她为他熬夜、流汗、算计、忍耐、节简、不惜精力与施展种种诡计。而今，无论她向这位贝图斯塔的教区法官要求什么，作为她付出的所有努力的报答都没有任何过份可言，只不过是她的利息罢了。世界属于她的儿子，因为他是众人中最有才华、最富雄辩、最精明、最睿智和最帅气的人；另一方面，儿子是她的，她有权在她的这笔资本上要求利润，所以，倘若这所造钱的工厂停止生产或倒闭的话，她有权对其带来的损害要求赔偿，她有权要求费尔莫继续生产。

保拉·赖塞斯在她家乡马塔莱雷赫，她父亲干活的那个煤矿附近生活了许多年。父亲是个贫困的农夫，有一块贫脊的土地，仅种一些玉米和马铃薯而已！他白天还要去煤矿里做苦工。那些从煤坑里钻出来的男人又黑又臭，眼睛浮肿、呆滞，凶得像魔鬼，他们满是污垢的手里的钱要比那些种地的、在青草地里割草、堆草的人多一些。钱埋在地下，要深挖才能得到它们。在马塔莱雷赫以及整个谷地，人们都很贪婪。长满栗树和蕨类植物的山坡上有条黑河蜿蜒流过，生长在两岸的肤色发黄、毛发发黄的童男童女们也做着贪婪的梦。当保拉还是女孩时，她的头发就黄得跟玉米棒一样，她眼睛的颜色浅得几乎呈白色。自从她懂事起，她的灵魂里就集中了村里所有贪婪。凡是能用篮子在头上顶上些土的孩子都能在煤矿和周围的工厂里找到活儿干。可怜的儿童以这种方式挣得的几个钱就像种子一样把贪婪种进了他们幼小的心灵：金钱的种子在他们心中变得根深蒂固，永难根除。保拉天天

在她家贫困的生活中度日：面包有一顿没一顿，因为父亲把矿里挣来的钱都用在酒店和赌场上了。

渐渐地，女孩深感到钱的价值，看到没有钱所带来的痛苦。刚9岁的保拉就像一根被太阳烤熟了的玉米棒，干瘪而细长。她没有笑脸，使劲儿拧她的女伴们，她拼命工作，并把挣得的钱藏在后院的小洞里。贪婪使她过早地成熟，使她显出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冷酷而固执的性格。

她少言寡语，只是冷言观察。她鄙视家里的贫穷，飞黄腾达摆脱穷困的念头深深地吸引着她。可怎么才能够呢？飞黄腾达需要金翅膀。而金子在哪儿呢？她又不能下矿去。

作为一个善于观察的女孩，她很快意识到教堂是一个富有的“矿脉”，而且不像地底下的矿脉那样黑暗和潮湿。“神父不干活儿可却比她父亲以及其他矿工更富有，她要是个男的，她一定要做个神父。不过，她也可以像里塔夫人那样做个神父的管家。”她开始频繁地去教堂，什么九日祭、祈祷、布道、念珠、祷告，她一次不缺，而且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马塔莱雷赫的居民早把古老的虔诚埋葬在煤堆里了；他们对信仰漠不关心，是周围村落里有名的异教徒；因此里塔夫人很快便注意到保拉的虔诚。“安通·赖塞斯的那个女儿”，她对神父说，“是个圣女的材料，她简直足不离教堂。”于是神父跟姑娘谈话，尔后对里塔夫人保证说那姑娘将来一定能成为圣特雷莎①。有一次，里塔夫人生病了，神父请求安通·赖塞斯让其女儿代作一下管家，后来里塔康复了，可保拉却再未离开过教区神父的宅邸，用头顶篮子装土的日子从此结束了。她身系黑色教服，为了上帝的爱竟忘了父母。两年后，里塔夫人对保拉挥舞着拳头离开了神父的宅邸，带走了一个装着她20年积蓄的箱子。神父寿终正寝之后，他的接班人、一个30多岁的男人

① 16世纪西班牙修女和作家，毕生致力于信教、传教活动。

便把保拉视为神父宅邸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的保拉已长成一个高挑的年轻女人，鲜嫩、白皙、有着结实的肌肉和光滑的皮肤，但组合却不太好。一天夜里，12点时分，她踏着月光走出神父的宅邸。神父家位于一座长满了栗树和槐树的小山岗上，离下面的教堂有近百步的距离。她披了条黑色的披肩，裹着下面白色的衣服。在她身后尾随着一个头戴睡帽、身穿衬衫的黑影。当保拉发现她在被跟踪时，她便沿那条通向谷地的小路往下跑去。戴睡帽的人追上她，拉住她粗哔叽呢的裙子，强使她停下来。两人谈了一会儿，他张开臂膀，然后又将双手放在胸前，用嘴去吻着那两根交叉成十字的指头；她摆头表示不行。纠缠大约有半小时左右，他们又一起回到神父家。他先进去，她跟在后面关好门，一面对那只吠叫的狗说：

“嘘，是主人！”

从那夜以后，保拉在丝毫不损自己名誉的情况下成为了神父的主宰。为了那个空虚之夜的一时脆弱，神父便做了多年的奴隶而没有得到任何欲望的满足。他有圣人的名誉，是个宣扬道德和贞操的年轻神父，他还特别负责对这个地区的其他神父们讲道；他得言行一致。一天晚饭之后，他发现保拉是个难看的女人，然而，就是这些有棱有角的肌肉和骨头，丑陋的臀部和那双长而粗壮的男人般的大腿竟唤起他对她的一种盲目的、原始的、不可抗拒的欲求。对他用表情而不是直截了当的话语表达的第一个唐突的暗示，他的女管家只是吱唔其词，装着不懂他想要什么；对他的第二次企图——在淫欲驱使下，发狂般笨拙地向她发起童男才有的粗野进攻，保拉跳起来，给了他一脚。然后她一言不发地回到她的房间，把一些衣服裹成一个包袱，这只不过意思一下，表示她要离开这里，因为她的衣服和其它东西几大箱都不止。她走出来在楼梯上叫着说：

“我去我父亲家睡觉，神父先生。”

神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威风扫地，权力顿失。以后他们俩倒也相安无事，只是他总把她视为自己有权生杀予夺的主人，他的名誉就在她手中。她可以毁了他。她没有毁他。而且她还在一天夜里，等他学习完毕正在吃晚餐时，走向他，要求他听一听她的忏悔。那时已经很晚了。

“在夜里这个时候忏悔，我的孩子？”

“是的，神父，我现在才有勇气——而且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再能有这样的勇气。”

她忏悔说她怀孕了。

神父有个远亲，叫弗朗西斯科·德帕斯，是个退伍炮兵。他常来神父家，还向保拉求爱，可得到的是她的一记耳光作答——神父想起他得到的那一脚，不由红了脸——可这位过去曾做过水手的男人十分固执地向她求爱，并许愿说一旦他拿到政府答应要发给他的烟草商执照，他就要和她结婚。她这才放心下来，这位可疑的“水手”于是开始得到接待。根据当地的习惯，这位炮兵总是午夜时分去找保拉聊天，他们不在窗口隔着窗栏——马塔莱雷赫还没有窗栏这玩艺儿——说话，而是选在粮仓的走道。粮仓是保拉夏天睡觉的地方，那是一间用高约3米的大柱子撑起的木屋。一天夜里，弗朗西斯科竟背信弃义贸然从过道钻进到粮仓里来。保拉反抗了又反抗，直到精疲力竭——她可以向基督起誓——最后还是被退伍炮兵的强暴制服。自从那夜以后，她开始恨他，可又愿意同他结婚。善良的教区神父用婚姻——牢不可破的纽带——把他俩结合在一起，刚两月之后，费尔米恩——这个也许算是那晚欺骗行为的结果——诞生了。一时间，众说纷云，都认为费尔米恩是给了女管家不少金币做陪嫁的神父的儿子。弗朗西斯科对此并不往心里去，他早就想和保拉结婚。无论如何，周围的这些说法多少让他心里有些疑虑和恼火，不过，他认为神父该不会拿一个退伍炮兵来开心，因此他干了他该干的事，特别是在那

天晚上，那激烈夜战的晚上之后，他相信了神父的无辜和保拉的贞洁。那是装不出来的，因为这个炮兵对人世间的各种阴谋都了如指掌，知道哪些是假处女做出的花招。他毫不怀疑正当或卑劣，他征服了一个真正的处女。第二天拂晓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回家去。自此，他真正开始盘算着要娶这个神父的女管家为妻的计划。他下跪、起誓，就像他在戏中看到的那些上流社会的傻男们一样。“我明天就去找神父和你父母向你求婚。”“不行，”她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们仍然继续来往。最后，当保拉确信炮兵那次背信弃义的行为，或者也许是自己后来的几次退让已结下果实，她对炮兵说：“我现在就去告诉神父，可等他叫你去时，你得表示拒绝娶我，说人家都说，这……不是你的……总之……”“好，好，我知道了。”“你没有真的疑神疑鬼吧，畜牲！”“没有，没有，我明白。”“那就这样吧。”“然后呢？”“然后你就等着他出价……他出的第一个价你别答应，他还会抬价……第二个价你也别答应，直到他的第三个价，那时你才装出倒霉蛋儿的样子接受……”

如此这般，保拉轻而易举地从马塔莱雷赫那个可怜的、其实最圣洁的神父手中攫获了她暗中投下的那笔赌注，在此之后。这个善良而软弱的人还有什么勇气和热情去宣讲坚定不移的贞操呢？“罪孽啊，一时的软弱毁了你！”谁让你一念之差呢！情欲，为了这到底没得到满足的情欲，为了保全一个名誉，你为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所有的积蓄，家中的宁静，和一生的安宁——他自己心里在说。）

保拉开始大量进酒做生意，然后转手批发给马塔莱雷赫的酒馆老板们。她精明、能干、生意一开始就显得很兴隆。她一个顶俩地干活。她发现弗朗西斯科很爱聊天吹牛。刚卸下几个装酒的皮囊，只要碰上一两个老顾客，便停下来和他们一起喝酒吹牛，他喜欢讲自己的“英雄事迹”，有时甚至还会悄悄地透露些他的那

些冒险奇遇。一时谈得投机，他会慷慨地当场在酒馆把大量的酒赊销给那些酒店老板们。夫妻俩因此发生过不少争吵，又是扔椅子，又是动刀子，又是厉声恫吓，不过最后双方会表示和解的。一方面，弗朗西斯科对和解显得热切和坦率，而他的妻子却表现冷淡，干巴巴的，没有诚意。赊销终于成为这个大手大脚的退伍兵的一大毛病，或者说一种嗜好。他爱慕虚荣，喜欢充大方，装模作样，摆出一副挥金如土的派头。“他去过好多国家，勾引过不少女人呢！”每逢杯酒下肚后，那些酒馆的老板们，以及一些没出过门的“乡巴佬”们总用这样的话去哄骗他。就在他迷迷糊糊地沉浸在回忆往日的梦幻之中，以为那些都是曾几何时的事实时，这些老板和“朋友”们便趁着这些奉承和赞美拿走了那些本该付钱的皮制酒囊。“不要说付钱的问题，”“男人都是诚实君子，”退伍炮兵说，“比如，我只有5分钱，而有一个朋友需要它，打个比方说的话，这5分钱，正如我说过的，我可以用它去买10个费尔金① 的酒，假设……”生意初起时挺红火的，没坚持多久约摸几年之间，他们就破了产。开始是一两个主顾买酒时斗胆老不付钱，后来有好些老主顾都群起而效之，到最后几乎谁都不付钱了。保拉征服过两个神父，并准备着想征服一切，然而她却对付不了自己的丈夫。“你的想法没错。”他常对她这样说，可不到一会儿他又旧病复萌。要是她恼怒发火，他会不耐烦；若论动武，她肯定不是对手。虽然保拉的身体壮得像棵橡树，而弗朗西斯科毕竟曾是西班牙海军队伍中最勇猛的战士，力大如熊。他出生在高高的山岭顶上，20岁之前一直在山口看管牲口。接踵而来的贫困使保拉决定放弃他们目前的酒生意，于是德帕斯转而用手头收回的那点钱买了几头奶牛开始从事起畜牧业来。弗朗西斯科带着妻儿回到自己的家乡，打算重操旧业，在那最陡峭的山地上牧牛

①费尔金：英国容量单位，合9加仑。

为生。费尔米恩就是在那块土地上度过了他的童年，步入少年时期的。他的母亲很早就希望他今后能成为一名神父，可每当母亲提议要把孩子送去跟马塔莱雷赫的神父学拉丁文时，退伍炮兵便会大喊大叫说，“他应该像他爷爷和老子那样去放牛。”畜牧的营生并不比酒好多少，于是，弗朗西斯科想起自己还曾是个狩猎的好手，他开始投身狩猎，到处追捕狍子、野猪等动物，偶尔还会碰上熊，他什么也不放过，一个冬日的下午保拉看见4个男人用橡树树枝临时绑成的担架抬着丈夫破碎的躯体回到村里。原来他被一只身受重伤的、被牧羊人追捕了一个多星期的母熊抱着从一个悬崖上摔了下来，退伍炮兵光荣地死了，却给寡妇留下了一身的债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同时又是许多永远也收不回的无期赊款的债主。她用尽所有的财产去抵押债务，尔后便带着那些无用的字据心怀希望能成为神父的儿子又回到马塔莱雷赫，当时费尔米恩已经长成一个壮小伙子，虽然只有15岁，看上去却像20岁的大人。保拉现在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培养儿子了，她在养育孩子方面远胜过她死去的男人。她让儿子跟那个陪她嫁妆钱的倒霉神父学习拉丁文。费尔米恩应该争分夺秒地学习；他也确实不负希望发奋念书，在学习方面，他的脑瓜儿一个顶四个。此外，他也在神父家做些家务活儿以及看管菜园，以此来维持生活和学习。夜里，他回到母亲的茅屋里去住，那是一个在离矿井入口处不远用四块木板搭起的小酒馆。这小店的费用当然不高，但仍由那位神父支付。神父此时的慷慨与其说是出于胆怯，倒不如说是出于怜悯之心。他已经不再害怕保拉会说他些什么了；连保拉自己也不再相信她曾经用来威胁他的武器现在能有何威力了，想当初，她是那样残酷无情，凶神恶煞似地威胁他。

小酒馆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矿工们从矿井中出来一眼就能看见这家小店。他们只需劳驾数步便可以在那里解饥消渴，过一下几乎所有矿工都难免有的牌瘾。在那木板挡不住的粗言秽语和钱

市声背后，在那些冬日的漫漫长夜里，“神父的儿子”在学习着，那些矿工背着费尔米恩，在他母亲面前都这样称呼他。当费尔米恩在场时，他们不敢如此叫他——费尔米恩曾向许多人证明过，学习并没能减弱他的臂力，那些愚昧、丑恶和粗野的景象让他厌恶。他狂热地沉浸在真正的虔诚之中，如饥似渴地学习，对神学院和教士服梦寐以求，这也是他母亲指望他能达到的目标。教士服乃自由人长袍，它可以使他摆脱奴隶的地位。倘若他的勤奋努力不能引他进入一种更好的生活，一种不愧于他的雄心壮志和他心灵中觉醒了的那种天性的生活，那么，他将注定要和所有那些卑贱者们一样地去当牛做马。在这个时期中，保拉吃了不少苦头，不过好在收入有保证，谁要是没见过她曾如何利用矿上那群乌合之众的粗野，盲目和没有挑拣的欲望来挣得一些钱的话，也许不会想象到此时的收入要比那时高得多。然而，她得冒驯兽人那样的危险。打架斗殴在酒店中乃家常便饭，白天夜里都可能时时发生，不是动刀子，就是舞板凳。保拉得拿出精力来平息这些兽性发作时所带来的风波，毫不动摇地要求那些破坏了家具的人高价赔偿，同时还按她自己的估计在帐单上加上一笔这些胡闹带来的她所谓的“非物质损失”。有时候，费尔米恩想帮母亲一下，用拳头和臂膀去阻止酒馆里那些可悲的打斗，但母亲严禁他插手。

“你学习去，你是要成为一名神父，不应该打架斗殴。要是谁看见你和这些强盗在一起，也会把你当作强盗的。”

费尔米恩既尊重又害怕自己的母亲，对她的意志总是俯首贴耳。要是酒店里的吵闹声太大了，他就拼命捂住耳朵，直到精力完全集中在学习上，忘掉那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除了酒客间的争吵，保拉还有事没叫儿子知道。尽管她已经不再年轻，可她的身体依然结实，滑溜儿，加上那白皙的皮肤、粗壮的臂膀和那过份丰满的臀部，仍能勾引那些终年生活在黑洞中的下人的淫欲。“那个死女人还有点味。”他们在矿井下面这样议论她。他们称她“死

女人”是因为她跟死人一般地白得发青。没有领教过她的醉汉以为她很容易被征服，便采用捕捉猎物似的方式向她扑去。保拉对付他们手脚并用，再加棒打。她在那些恶棍头上摔碎的杯子何止一两个，而且还敢于向他们索赔。这般兽欲的进攻通常会发生在夜里，因为那个在她身上打主意的恶棍就是赖在板凳上不肯走，盘算着等到没人时好为所欲为。夜间的这种时候，费尔米恩不是在学习，就是已经睡觉了；保拉也不得不鉴于当局的有关规定关上了门。可她并没有要赶那个醉汉走的意思，她对他的企图十分明白，但只要他在那儿他就会喝酒，这正是保拉求之不得的好事。最后，一场搏斗是难免的。她默默地自卫，哪怕那恶棍大喊大叫，因为只有这样费尔米恩才不会赶去帮忙，他会以为是矿工们之间在争吵。况且，那些人也不敢真的怎样，一方面是由于她的强壮而有些胆怯，另一面有的也是出于害怕她的儿子，他们都想征服她，而又不让她儿子知道。其实，他们最多也就是偷偷摸摸地抱一下，搔痒痒似地亲她一下罢了。保拉才不在乎呢，她真正恶心的是收拾这些矿井中的狗熊们走后留下的污秽。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供儿子念书。她希望儿子能成为神学家而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保拉天天都得把从门口倒流进酒馆的泥水扫到街上。她不怕泥水的污染，但却不允许有染于她的儿子。他在里间与上帝和圣人们在一起，在吮吸着书本中能使他成为老爷的学问。母亲在外面清理那些污秽，一点一滴地积攒着儿子的前程，也是她的前程——她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位贵妇人。还是在山上的时候，费尔米恩刚学会识字，她就让他把所学到的东西都教给她。她一直坚持读书写字。哪怕就是在现在的酒馆中，在赌徒和醉鬼们的喊叫声中，她仍如饥似渴地读那些从神父那儿借来的书。

治安警察时不时光顾她，她也三天两头地去地区首府，报告任何破坏或偷盗行为。

无论是神父还是儿子，甚至连警察都敬佩她的诚实，屡次劝她别再做那个让人讨厌的生意了。在那些随时都可能成杀人犯的醉鬼和赌徒们之间过活，难道她不感到厌烦吗？“不，不！”她用不着谁管。她需要攒钱，毫无疑问，而她那点可怜的资本，如果做其它的什么生意，恐怕连酒店利润的十分之一都赚不到。那些矿工们从漆黑的地底下钻出来，又饥又渴，腰包里却有的是钱，他们花钱大方，挥金如土，无论多贵的价钱，他们都要挑最好的吃。其实，在保拉的酒馆里，吃的喝的都没有什么好东西，她买来的菜都是次品中的次品，那些酒是如同廉价毒药般的烧酒。这些醉汉只知道吃喝，哪里知道品味，哪管嘴里塞进去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赌徒们则一心扑在牌局上，连看都不看买来的酒菜是何物。

酒菜的销量很大，利润相当可观。正是为了这些利润，即使所有的“强盗”都聚齐这里，她也绝不会点燃酒馆，把这些强暴之徒付之一炬。

后来，考虑到费尔米恩的学习和成长，她不得不放弃这个营生。她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于是，在马塔莱雷赫这个神父的推荐下，她去拉比尔亨·德尔·卡米诺的神父家做一名女管家。那是一个贫脊的地方，离里昂约10哩。感谢马塔莱雷赫的那位神父和拉比尔亨·德尔·卡米诺的这个神父的交情，费尔米恩得以进入圣马科斯·德·里昂耶稣会学校学习。该校是几年前才在贝尔内斯加河畔兴建起来的。他一举通过教士们所出的全部考题，并且很快就显示出敏锐的眼光、聪颖的天赋和出众的才华。校长结论说这孩子天生来就是耶稣会的教徒。保拉对此断言没有言语，她已暗下决心，一旦她儿子在这个圣墓之外找到有保证的前途，她就会在适当的时间把儿子从这里带走。她并不希望他成为一名普通的耶稣会教徒，她要他成为大教堂的教士或主教，也只有那样才不亏他的渊博学识。他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东方的一些传教活动，

谈论各种部落的信教情况，以及日本的殉教者，他甚至还知道那些效法他们的榜样的情况。每当他给母亲念报纸，报纸涉及到有塞维利亚教士和耶稣会在野蛮人生活的地区探险的情况时，他的眼中常常会闪出热情洋溢的光芒。保拉静静地听着，发出会心的微笑。这太令人兴奋了！她为这个时刻付出了多少牺牲啊，终于，她的儿子就要就为一位伟人了。这绝对不是凭空想象的神经错乱，绝对不是的；当然，更不是大惊小怪。每逢开启圣母金库募捐匣子那一天，拉比尔亨·德尔·卡米诺教堂总要当着政府专员的面经手数过许多钱币，不过，那位神父自己却一贫如洗。保拉看着自己手中数过的一枚又一枚银币或比塞塔，就像口渴的人眼看着大海就在眼前却不能一饮为快一样，她在清点神像的财产和清数钱币中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无论如何，她作为杰出女管家的好名声却不胫而走，在全省几乎家喻户晓。拉比尔亨·德尔·卡米诺的这位教区神父常会在酒足饭饱之后，在饭桌上当着其他教士的面，盛赞保拉的烹调艺术，大夸她的精明能干，心地无私，干净利落以及她的虔诚和其它一些优秀品质。就这样，保拉的声誉便闻名遐迩了，最后，一位阿斯托加的教士从拉比尔亨的神父手里要走了她。在那里，保拉又一次忘恩负义，结果，两人闹翻了。斯托加那个教士是个圣徒，责任不在他那方面。她继而被推荐去做唐福尔图纳托·卡莫伊兰的女管家，此人是不会翻脸的，教士本人也欣然同意，只是没料到仅在数月之后他就成了她的奴隶。

保拉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圣徒主人。刚为卡莫伊兰教士做事不到一年。她就到处宣扬说自己已先后多次将他从濒临破产的边缘解救出来；还吹嘘说若是没有她，他早就挥霍一空，一贫如洗，被那些穷光蛋、无赖和懒鬼们以发慈悲为由洗劫一空。不过，保拉的确把教士的事务管理得有条有理。卡莫伊兰为此深怀感激，但他仍旧暗地里继续施舍，只是收敛了许多，因为他必须通过施

舍使其灵魂得到慰藉。教士不善料理，甚至不懂得世上还有利益二字，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意识到保拉逐渐成为他的眼睛、手脚和耳朵，同时还是他的常识老师。要是没有保拉，没准儿他会被当作穷疯子送到医院里去呢。

卡莫伊兰教士的家也许算是这个女管家一生中最为欲所欲为的王国。她要充分利用这个王国供费尔米恩读书求学，她终于使教士醒悟，孩子的学业也是他自己的一件大事。既然保拉为他不遗余力，那他也应该关照她的儿子，给予他金钱和地位。再者，教士也很喜欢这孩子。费尔米恩不乏母亲的谨慎和精明，而且对人比母亲更温和、宽容。是的，应该把他从圣马科斯学校里接出来。保拉自信能办到这一点，费尔米恩也希望如此，因为他的身体已被那里的学习搞得不堪一击，他需要脱离那里，终于，他离开圣马科斯学校进了神学院，攻续神学。由此他走上神父的生涯，同时还兼代理主教。他被邀到圣伊西德罗·德尔·里昂、阿斯托加·比亚弗朗卡以及其它一些深受卡莫伊兰教士——以慈悲为怀称著四方——影响的地区去讲经。时移事移，福尔图纳托要被授予贝图斯塔的主教之职，他本人对此颇为犹豫，确切地说，他简直想跪下来求别人饶了他这份儿差事。可保拉对他施加压力，威胁说他若不接受，她就要离开他。“那岂不是荒唐！”他的生活早已离不开她。“不是为了您，先生，而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您必须接受。”“她说的也许没错。”于是，卡莫伊兰为了孩子接受下贝图斯塔主教的头衔。随后他们一行3人来到贝图斯塔。那里已经为主教找了另一位女管家，无论怎样，保拉在这个家中仍执行着最高监察职能。从此，费尔米恩的事业突飞猛进，他有才干，有能力，而他的母亲可以说比他更有能力。是母亲把他抚养成人让他成为今天的神父；是母亲让他得到一位主教的垂爱；是母亲使他有的今天；母亲自食其力，呕心沥血地为他……而他呢，居然忘恩负义！

一夜的反思，讲经师得出了上述的这个结论，当夜，就在和

母亲一番长谈之后，他把自己关在书屋里，回想起自己母亲，一个强有力的女人为了自己的儿子能获得荣誉和财富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牺牲，是母亲使他高升，使他成为人上人。

“是的，这算是忘恩负义！没有良心！”孝子之心颤悸，竟然流出了两滴热泪。他擦擦眼睛，连自己都感到吃惊，多年干枯无泪的眼睛竟然润湿了。

“他怎么会哭了？真是罕见！难道是因为喝了酒？也许吧，也许……是因为那天发生的事？也许这些原因都有。是的，还有他对母亲的爱——温存、伟大、生来具有的爱。是这种爱让他流下的眼泪。”

他敞开书房的阳台门。月亮初起，看上去好像在对面的屋顶上游动。街上一片寂静，杳无人迹。多么清新的月夜，冷冷的月光和柔和的轻风抚擦着他。“他正感受着的情感是多么的异样啊！也许确切地说，那实际上已算是过去的旧事，或者说是早已被遗忘的事。啊，每当凝望月空，聆听夜的静谧时，他总会觉得心中发堵，而这对他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绝对不是的。在耶稣会学校期间，就是这种情感拖垮了他的身体。如果说那时他所渴望的东西还是模糊的，如今就不同了，如今他渴望着……虽然他依然没有勇气去确切地、明白地说出自己的渴望……他的苦恼和那种甜蜜的痛苦，已不是哲学家所有的那种因虔诚而带来的忧愁或与神学相关的焦虑。”庭长夫人的微笑，连同她的嘴巴、脸蛋的柔和线条，以及赋予她神采的眼睛一并浮现在他眼前……他回忆起她对他的每一次微笑。书上说这是精神恋爱，但他不这样认为。不过，这不算是爱情，他肯定这种情感绝非爱情。无论如何，周围所有的人，连同他母亲在内，都在谴责这种纯洁的友谊，这些人们啊，考虑问题是多么地粗俗。“他知道什么是善恶，什么是好坏；他的母亲深爱着他，是的，他一切都该属于母亲，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不过……她不会温柔地去感受，不理解那些细腻而崇

高的情感……应该谅解她。母亲没有错，但他也确实需要比唐娜保拉的爱更柔美的爱……那种由年龄、教育、趣味而产生的更亲近，更易交融的爱……他虽和亲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但他觉得自己没有家，没有一个自己的归宿，对于一个庄重的灵魂，一个希望能无愧于‘伟大’这个称号的灵魂来说，归宿蕴含着莫大的幸福。人世间他无疑需要一个伴侣。”

不知从街上哪户敞开的阳台上传出一曲小提琴柔和而舒缓的忧郁乐声，毫无疑问，这个拉琴人一定是个行家。这段乐曲是《浮士德》第三幕中的主旋律。讲经师虽不通音律，并不知道这段音乐所描绘的是何情景，但他依旧听出来它是在叙说爱情。他津津有味地聆听着那哀婉的乐曲，体验着一种在追求享乐，在危险中获得肉欲的快感。听着听着，他似乎觉得小提琴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他此刻心中所有的那番异样感受。

闪念之间，他想起自己这35年来的生活是多么地缺乏生气和趣味，有的只是那些无休止的惊慌和自责。虽然这些自责已渐趋平和，但他对它们却日益厌烦，怀着对自己的怜悯之情，他倾听着小提琴那特有的诉说：

“让我借一借那 金 色星星
的微光
再瞧一眼你 的 容颜……”

讲经师潸然泪下。他透过泪帘仰望着当空的明月……正如特里封·卡梅内斯在《圣旗报》上所说的，每逢连载小说刊登的周四和周六，他都会遥望夜空的明月。

每逢有这样的异样情愫出现，讲经师就不禁不由自主地想道“渐入佳境”，他会认为这种感伤也许和刚才的那杯白兰地或别的什么酒有关。

此时，楼下正在查帐，唐娜保拉时时会根据商业法当众检查善良的弗罗伊兰·萨皮科的帐目。弗罗伊兰是“红十字店”的老板，

亦即唐娜保拉一个手下奴隶。他的一切都是欠她的，连没去坐牢也全仗着她。正如她所说的，他不过是她掌中之物。因此她让他做了这个店的老板，一点也不担心他会背叛。她称他用“你”，还常常叫他“畜牲”或“无赖”，而此人总是笑脸相迎，只顾抽他那无时无刻不叼在嘴上的烟斗，以一种恬不知耻的、心平气和的口吻笑说，“这些都是夫人的爱称罢了。”他平日也总穿着大套的礼服，甚至在宗教游行时还戴上黑手套。他不能不装束得像个主子样，以便使人相信他对“红十字店”的所有权。这是贝图斯塔唯一的一家红十字商店，也是继唐桑托斯·巴里纳加那间小铺倒闭之后，在贝图斯塔生意最旺的一家。

唐娜保拉在自己的女仆中找了一个给弗罗伊兰为妻。这个女仆是从附近乡下雇来的，特蕾西娜没来之前，她一直是少爷的侍女。当时她就住在现在特蕾西娜住的那间屋子里，离少爷的卧室只有几步而已。

这桩婚姻仿佛是对胡安娜的奖赏，萨皮科面带狡诘之色听了女主人的提议，他以为自己很明白这桩婚事的究竟。好在他非常豁达，不在乎一些男人非常强调的某些条件。女主人在给他提这桩事情之际，还想到，“这事有点强制性，不过，他若敢有异议，那有他好看的！”结果，弗罗伊兰毫无异议。胡安娜是个很好的姑娘，很会照顾男人。就这样，萨皮科结了婚，新婚之夜的第二天，唐娜保拉从眼角打量着新娘，心中有些后悔“本不该对她这样宽容。”她还发现，新郎非常高兴，对她毕恭毕敬，对他妻子十分殷勤。

“弗罗伊兰，你这个东西，肚量不小啊！”她想着，既佩服他，又瞧不起他。

后者的笑越发狡诘莫测了。

“夫人要知道真相，一定大失所望……”他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想。然而，他始终没有告诉唐娜保拉新婚之夜秘密。那夜里，

所发生的事情与她的料想截然不同。

这算是女主人与这个男奴之间的一个秘密吧，本来是女主人想暗算于他，……可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带来了任何恶果。相反，他却得到好处，所以他仍一如既往地捧着唐娜保拉。唐娜保拉发现这个萨皮科竟然如此高兴，毫无怨情，恨不得问他个清楚；后者因为太满意这场原本是骗局给他带来的好处，也很想一吐为快。然而，两人始终都没有谁就此事开口，只是有时会突然对视几眼。他们会盯着对方的脸，企图能从中发现那个秘密的究竟……可就是不说一个字。唐娜保拉耸耸肩；弗罗伊兰则笑一笑，用手摸一摸下巴上刮胡须留下的硬胡子茬。

最要紧的东西就是数钱了。帐目一定要一清二楚，没有差错的。弗罗伊兰一向忠于职守，一则因理应如此，二则因为此人生性胆小。在这个家里，反复清理钱帐已成为一种宗教信仰。唐费尔米恩打小就习惯了这种对金钱的盲目崇拜心理和用钱时的那种不逊于宗教仪式的严肃劲头。“红十字店”就在楼下面，从讲经师家中去店里，并非如谣言者所说要经过地窖，而是经过一扇开在一楼的隔墙大门。这会儿唐娜保拉正在店铺后面，站在一个台阶上，翻查着一本放在一张绿桌子上的帐目表，一边不怕麻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清点着弗罗伊兰递过来的装着金、银、铜币的驮筐或油腻腻的麻袋。这样看上去，保拉俨然是位女祭司，而萨皮科则身为本礼拜的金钱仪式中的一位侍僧。每当唐费尔米恩碰上这个仪式，特别是当他注视着母亲此刻的面孔时，他会产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带着迷信色彩的崇拜。这个时候的母亲，脸色异常发白，有点像那具黄色的密涅瓦牙雕塑像，也即雅特内亚①。

这天晚上，讲经师没有心绪下楼去向母亲问好。他厌恶那个地方。在他心目中，那里其实是个贫穷的中心，宛若满是污泥的

① 即智慧女神。

死水潭。他恍恍惚惚地听着那些铜币、金币、银币相互撞击时发出的清脆声响。这声音本该因距离较远而显得低沉一些，但在这寂静的空空楼房中，它通过楼梯的空隙传上楼来。此刻，小提琴发出如群星闪烁般的旋律，这旋律打破了外面的静寂。琴师现演奏的已不是通过玛加里塔① 那纯洁无邪的眼睛所看见的浮士德为爱情所困而产生的困惑；他洋洋洒洒拉动琴弦奏出的是特拉维亚塔② 临死前的呻吟。

突然，讲经师看见一个黑影出现在街角处。只见那影子步履蹒跚地朝这边走来，一会儿走在人行道上，一会儿走到马路上。一定是唐桑托斯·巴里纳加。他这是回家。他家就在前面，与讲经师的家门只隔着3个门，不过是在马路对面。直到他走到阳台下，德帕斯才认出他来。不过，这个一直在自言自语的巴里纳加在经过小提琴传出的街门时，突然停住脚步，闭上嘴，同时摘下他那顶绿色的无尖锥帽，扬着头，带着行家的神情细细聆听，不时还作出赞许的表示……“这曲子我以前很熟，不是《特拉维亚塔》，就是《吟游诗人之苦难》，是支好曲子。”

“妙极，妙极了……，”他大着嗓门喊，“祝贺你，阿古斯蒂尼托……这……这……是艺术的升华……在这块到处都是强盗的地方，你这曲子竟然没有商业味儿……”

“他只不过是个蜡商的儿子。”他接着说，眼睛往下看，仿佛在和身边一个比他矮的人在说话。小提琴中止了乐旋律，而迎面看见的却是那块被路灯照亮的金字招牌“红十字商店”。

巴里纳加重新戴上帽子，用手拍了拍帽顶，然好摇摇晃晃地走在马路中央，伸出一只手来喊道：

“强盗，你们这些强盗先生！”他又压低嗓门说，“我一个子儿也收不回了……强盗。教区法官先生……你和你妈……都是强盗！”

---

① 《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浮士德勾引她后又抛弃了她。

② 19世纪意大利音乐家所著歌剧《特拉维亚塔》中的人物。

巴里纳加冲着店铺的招牌又嚷又叫，讲经师听着听着，不由得脸颊阵阵发烧。趁巴里纳加还不曾看见他，他赶紧离开阳台，并且小心谨慎地慢慢合掩上玻璃窗，只留下一条小小的缝隙可以从那儿往外悄悄地听，偷偷地看。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拧暗油灯，并把它拿到卧室里去。这番动作之后，他又回到阳台上，偷听那醉汉的喊叫，窥探他的行动。平日，他根本不把此人放在眼里，可不知为什么，今天晚上他却被这个巴里纳加弄得胆战心惊的，意识到这点后，讲经师不由得感到一阵恼火。过去，他也曾熬夜工作到这个时候，也常听见街上有人叫骂，但他从未想到要去听清楚这些污言秽语。费尔米恩非常清楚这个此时又叫又骂的醉汉把他赖以生计的小首饰铺的倒闭全归就于费尔米恩及其母亲。然而，谁会去理睬一个穷光蛋，一个酒鬼呢？

巴里纳加继续在那里念念叨叨。

“没错，教区法官先生，你就是强盗，你买卖圣职，福哈先生讲得对……你是个自由派，是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自由派……”

对于这般发泄，“红十字商店”毫无动静。于是唐桑托斯便朝着商店关闭的大门走去。他走得离门越近，映在门上的影子就越高。等门上影子和自己的下巴一样高时，他把那影子当做德帕斯，冲着他叫道：

“骗子！魔鬼！……是你毁了我一家……把我变成异教徒……什么共济会的成员。是的，先生，我现在是共济会的成员……我要报仇……为了……打倒教士驴子！”

他喊叫的声音很大，也许是想让那个刚拐入街角的更夫听见。更夫是他的好友佩佩，唐桑托斯的眼睛已感觉到佩佩灯笼里射出来强烈而放肆的光。后者亦认出唐桑托斯，便走过来，但没有因此而加快步伐。

“晚上好，朋友，你是个老实人……我很尊重你……可那个守旧分子，他是偷吃圣饼的贼人，盗窃圣烛的坏蛋，该死的教区

霸王，什么教区法官……强盗！反正我是这样看……喏，给你支烟。”佩佩接过烟，放好灯笼，同时把手中梭标靠在墙上，低声说：

“唐桑托斯，该歇息了，我给你开门。好吗？”

“门？”

“你家的门……。”

“我没有家……我是个乞丐……你没看见吗？你没看见我穿的算什么裤子，什么礼服？我女儿……一个贱货……她让神父给拐去。不过，不是这个，这个抢我生意的……弄得我破了产，是唐库斯托迪奥夺去了我女儿的爱……我没有亲人……也没有家，连锅也没有……都说我喝酒！我能做什么呢，佩佩，要是没有你和酒……我这个老头子可怎么办哪！……”

“走吧，唐桑托斯……我们回家去……”

“我说了我没家……别管我……今晚我就在这儿……你走吧，走啊……这是个秘密……他们以为没人知道……可我一清二楚……我监视着他们，听他们的谈话……你走吧……别理我……你走吧。”

“那么，别再喊叫了，唐桑托斯。邻居们都对你有意见了……我……唉，你到底要怎样嘛？”

“你……当然，我是个穷光蛋……你走吧，让我跟这伙强盗在一起，要不，我就碰死在你这杆梭标上。”

更夫报着时辰走了。

唐桑托斯时不时地还请他的这个朋友喝几杯……因此，他能奈他如何？况且，他唐桑托斯也不是经常这般大喊大叫的。

街上又只剩下巴里纳加一个人了。讲经师一直在楼上，从虚掩的玻璃窗之后，紧紧地盯着这个在他心中被视为牺牲品的人。

唐桑托斯又开始自言自语，只是不断地因胃肠和舌头的不顺而中断。

“卑鄙！”他发自内心的声音显得凄凄楚楚，“卑鄙啊，教士！什

么狗屁教士！……我才是教士呢，我桑托斯·巴里纳加童叟无欺，从不强迫谁去干违心事……我不偷人面包……不会强迫教区哪个神父到……到我的店里来买圣杯、圣餐盘、酒水壶、十字褡、圣灯以及其它什么诸如祭坛这样的东西。”他很难地扳着指头历数着，“是的，得让那些不知情的人听听，讲经师先生！你下令主教管区所有的教堂都更换祭坛……我知道后，买了一大批……因为我还以为你是个……是个正直的……一个基督徒！上帝怎么没让你是个正派的基督徒！耶稣啊……你是个头号自由派，跟福哈先生没什么两样……对，……一个共和派，我一个祭坛都没卖掉……我欠下债，抵押了所有的财产，被洗劫一空……而你，你却按希望的价钱卖了好几百个祭坛……这，这难道还不清楚吗？魔鬼！唐西蒙魔术师……托尔克马达① 也好……卡洛马德② 也罢！你们见过这样的假圣人吗？他连圣饼的买卖也不放过……还卖蜡烛……最后把卖蜡人也逼得破了产……还卖糊墙纸……自己还让人去裱糊了帕洛马雷斯教堂……让这个码头的海商协会出面说说吧……他是个道地的强盗……我说他是个……一个名符其实的强盗，一个菲利浦二世③ ……听好了，你这个无赖！今天晚上我连饭都没有吃……我要去讨杯水喝才行……我女儿只会给我念经，你们是一伙流氓！”他停了一停，然后手指路灯接着说，“让文明世界去见鬼吧！真让我好笑……什么文明！要是这街灯吊不死这些强盗，它们有何用场……闪电啊！打雷吧！那场革命……？煤油哪！……来啊！煤油……”

醉汉沉默半晌，摇摇晃晃地走到“红十字商店”门前，把耳朵紧贴在门上，用心地听着什么，发出一阵演戏中所谓的冷笑。

---

① 17世纪西班牙宗教历史学家。

② 19世纪西班牙政治家。

③ 西班牙国王（1527—1598）。

"哈！哈！"他用喉咙和鼻子哼哼着说，"他们还兜什么圈子！……里面的动静我听得明明白白，无赖、流氓，别躲躲藏藏了……我听见你们正在分我的钱，强盗！那些金币是我的，银币是蜡商的……把我的钱还我吧，德帕斯先生，你到底算不算个男子汉……把钱还我！至少，我认为……还给我吧！"

他再次闭了嘴，耳朵用劲贴在锁眼上。

楼上的讲经师蹑手蹑脚地轻开阳台门，趴在栏杆上想看看唐桑托斯究竟在干什么。

"他听到什么了吗？好像不太可能的样子……"

讲经师把头转向漆黑一片的室内，透过静静的空间凝神倾听……不错，他也听见了一种什么声音……那是钱币的撞击声，不过声音很模糊，而且由于他事先知道他们在那里点钱，所以才能辨出那声音，在街上，不，不会的，想必是不能听见的……绝对不可能的……然而，当他想到那醉汉的幻觉竟然与事实相符时，心中颇感不快，还有几分惶恐，仿佛见了鬼似的……

"你们这帮无耻之徒，把整个主教管辖区的钱都搜刮到这里来。那都是我和蜡商的钱……强盗啊；……讲经师先生，也让我们活吧，你不是宣扬和睦共处的信仰吗？……那么，把钱还我吧……"

唐桑托斯伸直身来，又按了一把绿帽子，一面后退一面伸出一只手，喊道：

"这绝非暴力……是正义在说话！我要以法律的名义打倒这扇门！"

"唐桑托斯先生，回家睡觉去吧！"更夫又转了回来，"我不能允许你在这里继续大喊大叫了……"

"你打碎这扇门，推打它，佩佩先生。您代表法律……您看哪……他们正在那里数我的钱呢。"

"够了，够了，唐桑托斯，别犯傻了！"

更夫一边说一边抓起他的一只胳膊，想强行把他拽走。

“就因为我穷吗？……你，忘恩负义 的 东西！”巴里纳加十分失望。

他就这样让更夫拖走了。

身处暗处的讲经师，凝神屏气在阳台上，目送着两个人歪歪斜斜地走开去。一时间，他似乎忘掉了整个世界，一心只琢磨那个刚才在门口臭骂他的醉鬼唐桑托斯·巴里纳加。

唐费尔米恩似乎颇受惊骇，心竟然也随着醉汉那左右摇晃身体而上下颤抖，脑袋里只是执著地在想：“难道一杯白兰地，一点点烈性饮料，一点波尔多红酒就能在心中，或在头脑中或别的什么地方产生出激愤吗？”对此，他不是很清楚，但是，在他的牺牲品中间，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能使他像现在这样感到恐惧和胆寒。他设想那空荡荡的店铺，想着那些褐色的板架上面空无一物，倒像为死人准备的墓穴……恍惚间，他好像看见了那个没有一点热气的冰冷的家……那可怜的老头儿在错乱中渴望能有杯热茶，可谁会去满足他这一点点微乎其微的要求呢？谁还会给他一碗热汤，或给昏厥病人和老人吃的那种食物呢？

唐桑托斯和更夫似乎很走了一阵才总算到了唐桑托斯的店门口。讲经师听见传来的一阵撞门声，可门没有开门的动静。教区法官不知怎么感到一阵焦急，直想着：“那小信女是不是睡着了？”

接着又传来更夫和巴里纳加含混不清的说话声，还夹杂着铁器撞击的响声，听上去这两人好像是在用另外一种语言交流。

佩佩又用梭标撞了撞门，数分钟后，阳台的一扇门打开来，并传出一个粗暴的声音：

“接着钥匙！”

砰地一声，阳台的门又关上了。唐桑托斯走进恰如讲经师刚才所构想的店铺。借着更夫灯笼的光，他穿过阴暗的仓库，来到楼梯口。在那里走动，就像走在什 么 拱 顶 下面，脚步的回声很

大。接着，他气喘着慢腾腾的上楼去。更夫把钥匙交还主人后再“砰”一声关了门，又回到外面的街上。外面的世界此时除了静寂，就是黑暗，讲经师又敞开了阳台的门，倚身栏杆上，侧耳倾听着巴里纳加家里有什么动静传出。

开始，他听见一阵抓扯声，而那声音却像是从自己脑子里杜撰出来的一样，……然后，看到玻璃窗内有了亮光，讲经师由此判断，他们大概在吵架，把什么东西摔在地板上……。

巴里纳加的女儿塞莱斯蒂娜，是个信女，她的忏悔神父是唐库斯托迪奥。她对其父亲就像对一个令人恐怖的麻疯病人。副主教和唐库斯托迪奥这一派，本想利用这个不幸的唐桑托斯的处境来攻击讲经师，为此，他们还征服了塞莱斯蒂娜，可后者却拿她父亲没有办法，巴里纳加先生酗酒成性，仅从这点而言，他的潦倒就不能归罪于教区法官。“显然，”唐费尔米恩的支持者会反驳说，“他把钱都挥霍在杯酒间，常常酩酊大醉，弄得四邻都不得安宁。怎么能让教士们去买这样一个自甘堕落者的东西呢？况且他还是一个异教徒。”接下去便接着是一个令人难堪的笑话。不管女儿如何劝告和虐待，巴里纳加始终不愿意投靠反对派，他是个自由思想者，什么也不信，反对所有的教士。“都是一丘之貉，”他反复说，“唐庞佩约·吉马兰说得好：坏则坏在根上。坏根必须烧掉！打倒教士驴！”他越醉就越想清除这坏掉的根。女儿在家里折磨他，企图能使他改变主张，但总是毫无收获，或者弄得他伤心失望，哭得像不幸的李尔王①，或者惹得他大发雷霆，朝她头上乱扔东西。她真是徒有殉道者之名，真正的殉道者是她的父亲。

唐桑托斯没有猜错：塞莱斯蒂娜根本不想给她父亲茶或任何有镇静作用的汤剂喝，她什么也不想给他。家里四面空壁，没有

---

① 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的人物。

火，当然也不是生火的时候……有的只是哭喊、眼泪和空中飞舞的家什。夜的静寂使讲经师能够听见那边传来的不太清楚的争吵声，他好像忘记了世界上还有“睡觉”二字似的，其实，他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把他钉在阳台上……

他突然很厌恶塞莱斯蒂娜。他想起来了，她就是几天前他在祭坛后的一间忏悔室中见到的那姑娘，当时，他跪在库斯托迪奥的脚下忏悔。那一天他没认出她来。她长得纤细，像个圣器室里的什么小爬虫……

那边的声响还在继续着。不时传来一阵猛烈的撞击声。那扇发亮的玻璃窗内，偶尔闪过一个身影。

更夫在远处报过十二点时辰。

不一会儿，那边模糊而发闷的声音消失了。

讲经师屏神细细聆听，仍未听见什么声音，“他们大概已经不吵了。”

接着，玻璃窗内的灯亮也没有了。

讲经师一个人还继续探看着这无声无息的深夜，万籁俱静，没有声音也没有光。

更夫从更远处传来十二点的报时声……

德帕斯长叹一声，低声道：

“终于，酒精起作用了，让他睡了。”

于是，费尔米恩轻手轻脚地关上阳台门，生怕惊动了夜的沉寂。

费尔米恩踮着脚进到自己的卧室内。

隔着墙壁，他听见特雷西娜睡的那张用玉米杆编成的床垫，在窸窣作响，随后还听到侍女的一声长叹。

讲经师耸耸肩头在床沿坐下。

“十二点了，更夫已经报过，已经是明天了！”也就是说已经是今天了，还有不到八小时的时间，庭长夫人就该又跪在他的脚

下忏悔她的罪过了。

“她的罪过！”教区法官咕哝着说，眼睛时时盯着油灯的火苗。“要是我向她忏悔我的罪过……！她该会有多恶心啊！”

他的脑际不由又想起唐桑托斯那如同锤击般的吼声：

“强盗！……强盗……偷圣烛的贼！”

圣女的沉沦

（下　卷）

〔西班牙〕　克拉林著

王　虎　译

第十六章

十月刚完，贝图斯塔的天气就开始变坏起来。但十一月中旬左右，往往有一周阳光明媚的日子。然而，这段时间的太阳却与往常不同：它行色匆忙，似在为那令它心情沉重的冬季旅行做准备，露个脸儿只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辞行而已。被称为圣马丁小阳春①的这一周晴朗天气可以说是对好天气的东施效颦。贝图斯塔人不相信这种对光明和温暖的虚伪赞颂，他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以每个人独有的方式打发着这些叫人心烦的岁月，直至翌年四月结束为止。他们是水陆两栖动物，命中注定要在雨水中生活一段时间。但每年总有一些人对此发出怨言："看这鬼天气真够倒霉的！"好像天气变化出乎意外似的。另一些人比较开通，善于自我安慰，认为雨水丰盛可以肥沃土壤，美化大地。"晴空万里，绿草如茵，二者不可兼得。"

安娜·奥索雷斯不属于这类听天由命的贝图斯塔人之列。每年，当万圣节午后凄凉的钟声敲响之时，看着外面的情景，特别是想到随着这哀惋的钟鸣，又一个潮湿、单调、漫长的冬季就要来临，她便感到神经紧张、心情忧郁。

这一年，安娜又在这一固定的时刻开始感到忧伤了。

她独自呆在饭厅里，餐桌上摆着白镴咖啡壶和唐维克托分别喝过咖啡和大茴香酒的瓷杯和玻璃杯，此刻他已去男士俱乐部下棋了。小碟中留有一支抽了一半的雪茄，烟灰和碟中残存的冷咖啡混结成了一种令人恶心的糊状物。庭长夫人悒郁地看着这一切，仿佛是在审视劫后世界的残迹。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使她心

---

① 指圣马丁日（十一月十一日）前后一段天气晴和的日子。

痛欲裂。她觉得它们就是世界的象征：灰烬、寒冷、被吸烟人丢弃的半截雪茄。这不正是世界的缩影吗？她想到自己的丈夫，未能抽完一支雪茄烟，也未能始终不渝地钟爱一个女人。她自己正像这支雪茄一样：对第一个男人已没有用处，也不可能为第二个男人所用。

安娜这些胡思乱想虽然都是下意识的念头，但她却十分认真。钟声开始敲响，似无休止，一直响遍整个下午和整个晚上。安娜感到恐惧，似乎那钟声正一声声敲在她的心上。钟声邪恶地响着，那样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单调枯燥，无缘无故地固执地在空中回响，仿佛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惹人心烦，招人恼怒。她觉得这一切都是朝着自己来的。钟声并不像特里封·卡梅内斯在那天的《圣旗报》上发表的诗文所说的那样，是“送葬的哀鸣”；女佣人刚刚把那份报纸放在她的膝头。钟声不是“送葬的哀鸣”，因为它讲的不是死人的情况，而是活人的痛苦，人世的冷漠。当，当，当！永无休止！何时才能结束？这钟声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是这年冬天将要落下的雨滴吧？可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冬天啊！

为了转移注意力，忘掉那烦人的钟声，安娜俯身看了一眼《圣旗报》，报纸框有黑边。她不知不觉地读起了社论；文章讲的是人生的短暂和编辑部全体人员纯洁的天主教感情。“人世的乐趣何在？什么是荣誉、财富和爱情？”在作者看来，万物都是虚幻；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一切全是空话，空话，空话。只有德行才是实在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人不应当寻求幸福，世间决不是灵魂的归宿，只有死亡才是最好的选择。于是，一开始还为死者的孤寂而哀叹的作者，最后竟羡慕起他们的幸运来了。这些死者知道在另一个世界什么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已经解决了哈姆莱特“生还是死”① 的大难题。另一个世界是什么？一个永恒的谜。

---

①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莱特》中语。

尽管如此，文章作者仍祝愿亡者安息，永垂不朽。最后署名：特里封·卡梅内斯。这些充满陈词滥调的胡说八道，毫无诚意的花言巧语，更增加了安娜的忧伤。它们比那钟声更坏、更单调乏味，更令人难以忍受；它们简直就代表了愚蠢和灾难。看到伟大而可能是正确的思想和原本高尚的话语因受到某些傻瓜或愚昧花招的利用而蒙受践踏的亵渎，从而变成了轻薄无聊、庸俗污浊的一派胡言时，令人是何等悲哀啊！“那也是世界的象征。生活中伟大的事物、纯洁美好的思想同庸俗、虚伪、丑恶混杂在一起，而且无法将它们分开！”特里封·卡梅内斯后来写到墓地，唱起了混杂着七行体和十一行体的三行诗体挽歌。安娜凝视着那些长短不齐的诗句，觉得它们好像是用中文写成似的；她弄不清什么原因，但她读不下去，她全然不懂其中的意思。虽然惯性驱使着她的眼睛看下去，但她无法集中注意力。她把前五行诗连续读了三遍，仍不得要领。她忽然想起自己也曾写过诗，那一定也是非常糟糕的诗。“她会不会就是一位女特里封呢？很可能！如果她不得不承受这咎由自取的轻蔑，那该是多么痛苦的事啊！她曾以极大的热情写了那么多虔诚的不可思议的诗篇，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些矫柔造作的东西和对弗雷·路易·德·莱昂① 和圣约翰② 宗教诗的仿制品。最糟糕的倒不是那些诗写得不好、无聊、庸俗和空洞；激发她写那些诗的情感究竟是什么？诗中所表达的那种虔诚究竟是什么？它们到底具有什么价值呢？现在看起来，那都已无足轻重，尽管她做了一切努力想在宗教中重新找到一些安慰。虽然她现在已不再写什么诗文，从根本上讲，她也只不过是一个无脸见人的女文人罢了。是的，是的，她现在仍具有那个女诗人虚伪的、扭曲的灵魂，那正是正常的世俗观念极有理由加以蔑视

---

① 西班牙神秘主义者诗人（1527—1591）。

② 西班牙基督教奥秘神学家、诗人（1542—1591）。

的东西。

像其他几次一样，安娜甚为自责，甚至也诅咒起自己的过失来了；然后，这种自责的结果又使她把自己的一切痛苦都归罪于贝图斯塔城、她的两个姑姑以及唐维克托和弗里利特。最后，她心中又充满了那种温柔和深沉的自我怜悯，使她常常原谅自己的缺点和罪过。

她走上阳台，看到恩西马达区的居民正穿过广场朝墓地走去。墓地座落在西边马尔教堂区对面的一个小山上。贝图斯塔人都穿着礼拜服，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女佣人、奶妈、士兵和一群群的男孩。他们彼此高声打着招呼，高兴地比划着，显然没有想到死者。行人中还有穷苦的妇女和儿童，他们手里拿着廉价的花圈、细小的蜡烛和其他祭祀用品。时而也有身着制服的男仆或脚夫穿过广场，肩上扛着巨大的银菊花环、大如椽木的蜡烛或活动式灵台，压弯了他们的腰。这是富贵人家的正式祭奠活动，他们既不想也没有时间亲临墓地去哀悼死者，便派人送去这些祭品了事。有身份的人是不去墓地的；衣着华丽的太太小姐们则不便进入墓场，只好留在马尔教堂区散步，像往常一样在那儿炫耀她们的衣饰和脸蛋。她们也没有想念死者，但都在极力掩盖这一事实：她们穿着深色服装，尽量压低谈话的声音，面部现出静默的表情。她们在马尔教堂区的表现，恰如去死者家中吊丧而死者亲人又不在场的情形一样——带有一丝小心谨慎和含而不露的快乐。如果说她们还有一点想到这一庄严日子的话，那就是庆幸自己还可以享受活人的福祉。富于哲学头脑的贝图斯塔人会忽然想到人生如朝露，今天正在这儿悠然自得地漫步的许多人说不定明年此刻已同他们的祖先做伴去了——谁都有这种可能，当然，他自己除外。

这天下午，安娜对贝图斯塔人的厌恶之情更甚往常。这些贝图斯塔人因循守旧，无所事事，既无信念又无热情，只是机械

地、一成不变地像疯子一样地重复着老一套的陈词滥调和习俗礼仪；还有那阴沉的气氛，既无悲壮肃穆的色彩，又无关死者捉摸不定的命运，而只能凭添活人，那确定无疑的烦恼。所有这一切都使庭长夫人的心情格外沉重，她甚至感到空气中都弥漫着烦恼，充斥着一种无法逃避的、永恒的闷郁。如果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任何一个贝图斯塔人，别人一定会说她太罗曼蒂克；她当然更不能将自己的痛苦告诉丈夫，因为他听了之后准会马上发作起来，大谈什么饮食规律呀，什么计划呀，什么改变生活方式呀，但闭口不问其中的原因，也不会说一句同情她的神经质的话。

金塔纳尔和比西塔辛共同拟定的那个有名的娱乐计划没实行几天就被束之高阁了，几乎一条也没有得到实施。起初，安娜还同意让人陪着外出去散步，去看戏，参加贝加拉纳家的聚会，去乡下郊游。但很快她就宣布对此感到厌倦，对计划表示消极抵抗，使唐维克托和银行职员的太太感到无可奈何。

比西塔耸耸肩膀："真叫人无法理解，安娜真是个怪女人！她肯定是非常喜欢阿尔瓦罗的，他在千方百计地追求她，她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也在怂恿他这样做；帕基托也在鼓励他，就连那位憨厚的唐维克托也在莫明其妙地帮他的忙，但仍毫无结果。梅西亚愁容满面，忧郁烦躁，给人一种毫无进展的印象——尽管他不想表现出来。那位讲经师是否从中捣了什么鬼呢？"比西塔自告奋勇去讲经师的小教堂侦察。她弄清了哪几个下午讲经师要去听忏悔，到时候便去教堂附近转悠，同时偷偷朝格子窗里面观望，看看安娜是否也在那里。后来，比西塔打听到有人看见安娜早上七点钟在那儿做过忏悔。"好啊，果然有鬼！"银行职员太太没有想过梅西亚脑子里装的那些罪恶念头。愿上帝恕罪，她没有想到安娜也像那位臭名远扬的奥布杜娜或小时候吃泥巴长大之后又看不起良家子弟的又傻又怪的帕埃斯小姐一样，会去爱上一个神父。比西塔把不像自己的女人都看成是罗曼蒂克，她觉得安娜也

是个罗曼蒂克，但是另外一种罗曼蒂克。不过，这不用担心，至少在目前，事情刚刚开始，安娜还不会产生亵渎神明的激情。比西塔所担心的是，这位教区代理主教可能为了向另一位男人宣战，会利用自己超群的才能使庭长夫人皈依教会，变成狂热的宗教信徒（银行职员太太没想到人还可能有直接的道德方面的动机）。这太可怕了！一定要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比西塔不愿否认自己希望看到女友重蹈自己的覆辙，至少想看看她受到诱惑而被折磨的样子。这位银行职员太太从未想到，那种场面会使她心中暗暗感到一种如强烈情欲一般深沉而热烈的快感。既然她现在已经发现这块美味食品，她就决心要很好地尝试一下它奇特的、具有刺激性的味道。每当比西塔看到梅西亚在金塔纳尔的禁猎区偷猎或下网时，她便觉得口干喉紧、两眼放光、面颊发烧、嘴唇苦涩。“不管他承认与否，她已经迷住了他。”她这样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但这痛楚从本质上讲犹如一种浓烈的麝香所引发的淫欲的冲动。她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和心灵更深处的另一个更为宝贵的部分受到了刺伤，但她现在需要这种刺伤，正如吸毒者需要毒品一样，尽管在她享受毒品的快感时毒品也伤害了她的身体，甚至最后完全毁灭了她自己。实际上，这正是比西塔在自己已经变得十分陈腐、十分乏味和感情十分单调的生活中所能恣意享受的唯一深沉的快乐。虽然对美味食品她并没有吃腻，但她已尝不出有多少甜味了。这种新的激情是她更为强烈的欲望，她渴望看到这位法官的妻子、完美无缺的庭长夫人落入唐阿尔瓦罗的怀抱，也希望看到唐阿尔瓦罗被拒绝而受辱的样子，尽管她希望他取胜——当然这不是为了阿尔瓦罗，而是想看到安娜堕落。她想了许多办法，使他们不必自己筹划至少不用安娜筹划就可以见面交谈。帕科虽然没有比西塔那些坏主意，但在这件事上也帮了她很大的忙。尽管第一个机会是唐阿尔瓦罗设法让金塔纳尔为他提供的——他使金塔纳尔邀请他随时可以造访奥索雷斯府。而

且他也确实大着胆子去那儿做了几次客，但他明白，眼下那个地方还不是他能够采取行动的场所。因此，他便利用在教堂，在贝加拉纳家中对她暗送秋波和采取其他手法向她进攻，但收效甚微；他也利用去比维罗庄园郊游的机会对她进行较为大胆的引诱，但同样也很不成功。安娜施出全身解数，表示出她根本不怕唐阿尔瓦罗的样子。她每次都胸有成竹地迎候他，对他的各种伎俩毫不放在眼里；她从容不迫地对待他，向他暗示说：她认为他并不高明。

整个十月份，他们多次去比维罗庄园郊游。在那里。安娜看到埃德尔米拉和声称是这个身体结实、面颊红润的女孩的老师的奥布杜娜在老橡树林中被帕科·贝加拉纳、华金·奥尔加斯和其他"密友"追得像疯子似的四处乱跑；看到她们勇敢地跳进塞满干草的枯井；在这些和另外一些充满欢乐、神秘的叫喊声、惊恐、意外、摩擦和触摸的富有淫邪意味的田园诗般的情景中，安娜感到的只是一种最原始的野性的诱惑，当靠近它或触及它时，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从远处冷眼旁观却令人作呕。唐阿尔瓦罗发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在庭长夫人身上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

在贝图斯塔人眼里，再没有什么比罗曼蒂克更为可笑的了。一切不陈腐、不单调、不庸俗、不同寻常的东西他们都称之为罗曼蒂克。比西塔就是这种反罗曼蒂克主义的急先锋。看月亮超过半分钟是纯粹的罗曼蒂克；面对夕阳沉思默想；在清风中愉快地呼吸田野的新鲜空气，谈论日月星辰，不通过话语只用眼神去表示爱情；同情可怜穷苦孩子，统统是罗曼蒂克。饭吃得少——嘿！那更是登峰造极的罗曼蒂克。

"帕埃斯小姐不吃土豆，"比西塔说，"因为吃土豆不是罗曼蒂克。"

安娜厌恶比维罗庄园那些疯狂的游戏是纯粹的罗曼蒂克，阿尔瓦罗听比西塔这样说过。

"听我说，亲爱的，那只是装傻，那个大家闺秀，高等女人，柏拉图精神恋爱主义者。如果我一直保持警惕，不让那些学校里的毛孩子接近我，免得他们日后在男士俱乐部里对我胡说八道，那正是大家求之不得的，因为……总之，我有自己的理由。但她没有任何理由大惊小怪，因为不论帕科还是华金都不敢碰她一根毫毛。这完全是罗曼蒂克，不过她骗不了我——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是有记忆的'①。"

梅西亚相信比西塔的说法，但安娜的罗曼蒂克使他感到无法忍耐。他相信："爱只有一种，那就是肉体的爱，感官的爱。他迟早会得到这种爱，但他担心的是这种爱来得太晚。庭长夫人是个性情不定的人，他不敢贸然行事，一步不慎，全盘皆输。"

"况且，"唐阿尔瓦罗心中思忖，"一旦条件成熟，我就敢于发动公开的'人身进攻'（这是他征服女人的专用术语）。进攻地点不一定选在乡下，尽管那里可能最合适。我发现，在大自然面前，在星空下，面对远山，一句话，在露里里，这女人总是严肃得像一尊圣像，一言不发，装出一副圣洁崇高的样子，把自己的思想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在这种时刻，她显得极为端庄美丽，可就是不让人碰她。"在比维罗庄园的树林中，有几次唐阿尔瓦罗同安娜单独在一起，他感到自己的像一个傻瓜，觉得这个在侯爵的客厅中非常肯定地喜欢他的女人此时正在蔑视自己。他发现她在从头到脚地打量他，然后又抬眼朝着老橡树的梢顶望去。于是他暗想："这个女人是在衡量我，拿我同老橡树相比，觉得我很渺小；肯定是这样"。

虽然有时唐阿尔瓦罗出于虚荣也推想某些对自己有利的现象可能说明点什么，但他并不知道庭长夫人几乎每天夜晚都要梦见他。她被这些连续不断的梦扰得心神不定。她醒来之后，一整天

---

① 《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对亚当说的话。

都在以自己全部的力量和勇气同自我作斗争，并开始感到自己有能力战胜罪恶的欲望，顶住诱惑；但假如自己的天性如此脆弱，一旦崇高的精神让位于邪恶，甚于于无条件投降，变为邪恶手下的败军之将，上述的反抗和斗争又有什么用呢？每当安娜带着邪恶的欲望得到满足后的苦涩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她总要反抗那些她并不了解的法规，并痛苦和失望地想到自己徒劳的努力和内心的矛盾，觉得人类不过是一种偶然合成的东西，一个被看不见的神明像魔鬼一样戏耍的玩物。很快，那个她努力保持和巩固的信念又回到了她的心中（她害怕失去它自己会陷入黑暗的孤独之中），再次把那个高傲的理性主义之塔夷为平地，把她那因为缺少健康的宗教原则而塑造的灵魂中多次萌发的淫邪幼芽连根铲除。安娜在上帝的意志面前低下了头。然而这并没有使她从自我烦恼中解脱出来，也未能帮助她恢复继续战斗的勇气。讲经师费尔米恩试图唤醒安娜的虔诚，他小心翼翼，生怕一步走错，前功尽弃，但庭长夫人夜间的反复，妨碍了这种虔诚的发展。

无论是在领圣餐前的上午安娜第二次向自己的新任精神之父忏悔时，还是一周后向他的忏悔中，或在向其倾吐自己的疑问、恐惧、顾虑和痛苦的其他清晨忏悔时，她都没有讲出她决定在修正自己第一次忏悔时准备讲出的那件事，即长期以来正把她推向私通——这是它的名称——的那个巨大的诱惑。

她寻找借口，甚至自欺欺人回避这件事。讲经师只了解到她实际上已同丈夫分居，这倒不是因为夫妻吵嘴或其他见不得人的原因，而是因为丈夫不主动和妻子缺少爱心。这一点她作了忏悔，她没有像一个女人应该爱自己选择的或别人为自己选择的伴侣那样去爱唐维克托。她还忏悔说：她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强大的天性的召唤的冲击，要把她拖向陌生的黑暗深渊，而她并不愿跌入这种深渊；她还为一种古怪而深沉的忧虑所困扰；感到一种毫无目的柔情，一种莫可名状的痛苦和精神空虚——一种穿心疼痛

突如其来的空虚。这一切使她发疯，感到无端的恐惧，所以她需要宗教的保护，帮助她抵御这种情况所带来的灾难。这就是讲经师所能了解的全部情况。她对自己没有作任何具体的谴责，他也没敢开口追问——这对其他女人本应是他巧妙提问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尽管好奇心搅得他心头奇痒难耐，但他也只好忍着性子作些猜测聊以自慰。重要的是不要强迫她说出自己不愿主动说出的事情；重要的是他必须表现出足够的谨慎和理智，不为人类通常的弱点所左右。

“在头几次交谈中，”讲经师心里想，“我的目的不应是对安娜进行深入的研究，而是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向她显示我高尚的思想，使她觉得我和蔼可亲，得到她的尊重。我应当用精神力量把她征服，这样，到时候她才会说出真相，我就可以知道在比维罗庄园发生的事情。我想，我这样做决不是小题大作，故弄玄虚。”

德帕斯在教堂外同朋友的谈话中已设法了解到在圣弗兰西斯日的郊游及其后的郊游中所发生的事情，但在教堂的忏悔室内他却找不到任何得体的方法向一个像安娜这样的女人打听事情的细节。

庭长夫人很感激讲经师的明智与细心，她高兴地看到，这位虔诚的神父正热心地通过他的精神清洁法为她准备一种符合道德规范的生活，而不是像显微镜一样，对她的过去隐私和现在的烦恼刨根问底，吹毛求疵(他谈到这类问题时常用显微镜作比喻)。

“重要的是要避免对安娜未归化的灵魂施加压力，要让她不知不觉地攀登上悔罪的山巅，在爬山的过程中使她有一种如履平地的感觉。要做到这一点，她需要沿着一条曲折的道路前进，多走些路，一点一点地向上攀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等她攀登到一定的高度，情况就会发生变化，那时，她就可以沿着险峻的山路爬上山顶了。”讲经师就是这样用几何学的比喻考虑问题。对

他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想到他的这位朋友，这个悔罪的女人，会知难而退，临阵逃脱，他就感到担心害怕。

一天早晨，安娜终于向他讲出了自己的梦。尽管她每句话都闪烁其词，云遮雾罩，但讲经师没听几句就明白了她的意思。他打断了她的话，免得她煞费苦心地在我们丰富的词语中去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寻找那为数不多的用以表达苟且之事的雅词。这样他们那天的谈话才能在形式上像前几次一样圆满和谐。但是后来德帕斯走进唱诗席后心情却没有往常那么平静，他无精打采地靠坐在高高的唱经席椅子上，抚摸着扶手上光滑的浮雕，一面听着唱诗班孩子们声震穹宇的歌声，一面回味思索着庭长夫人的表白。

“梦啊梦！白天筑起的防御工事一到晚上就土崩瓦解了。对此她完全束手无策，那些十分肯定是罪恶的幻觉和感觉在纠缠着她，折磨着她。她自己有没有责任呢？说明了，唐娜安娜梦见了男人。”唐费尔米恩坐不住了，那硬椅上仿佛长满了针刺。他用右手的食指摩擦着艺术浮雕上的两个圆形小突起。这两个小突起代表着罗得的两个女儿，描写了一段圣经故事①。他显然没有联想到这些，而是在极力思索如何从自己不知情的黑暗中找出那个对他至关重要的秘密：庭长夫人梦见的男人究竟是谁？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坐在置于背光角落的高高的唱经席椅子上，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西红柿，心里在想：“她梦见的是我吗？”

他觉得两耳嗡嗡作响，既听不见唱诗班庄严低沉的歌声，也听不见值周神父在下面有气无力地背诵拉丁语晨祷的嘟哝声。

“不，他不能屈服于诱惑，把他们之间正在产生的亲密友情变成一种低级情欲的可耻丑闻（他的敌人已多次指责他有这方面的

---

① 故事载于《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十九章。罗得的两个女儿看到父亲无子，把父亲灌醉，然后与他同房，各生一子。

问题以损害他的名声)，因为这种友情会给他带来许多新的美好的情感。他可能是庭长夫人忏悔中所说的那个梦中的男人，想到这一点他的确感到很得意，他无法否认这一点，他怎么能欺骗自己呢？在那张硬板椅子上他不是几乎坐不住了吗？尽管如此，他的这种虚荣心得到满足所产生的快感丝毫也没有影响他在安娜身上所一心追求的目标。他需要的不是粗俗的感官满足，而是为了使他的心灵和意志的巨大活力得到有价值的运用和发挥，而他的这种活力正因参与同顽固不化的贝图斯塔人进行斗争这种倒霉的事业而遭到破坏。是的，他需要的是一种强大、炽烈和充满生气的热情，来战胜他想成为教区无可争议的主人的野心。这种野心现在似乎很可笑。因为尽管还有争议，但他已经是教区的主人了，他应该满足了。

“为什么还要希求取得那不可能实现的绝对统治呢？还有，他希望自己对安娜的兴趣在他的心灵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压倒他所有其他的欲望，如爬上更高的地位，当主教，成为西班牙教会的首脑，甚至当上教皇。这些虚无缥渺、荒唐幼稚的野心像疯狂的魔鬼一样在他头脑中时隐时现，他想战胜它，以便不再受那么多的折磨，使自己变得更乐天知命一些，不再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令人讨厌、凄凉阴暗的所在。只有一种高尚的、完美的激情才能使他做出令人赞美的工作，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而这种激情只有高尚的灵魂才能理解，可怜、卑鄙、邪恶的贝图斯塔人只会把它当成罪恶。是这样，正是这样，”讲经师最后总结说，“我正在拯救她，她也在拯救我，尽管她并不知道这一点。”

下面的唱诗班唱道：Deus,in adjutorium meum intende①。

万圣节的下午，安娜觉得她在道德治疗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会

① 拉丁语：“上帝呀，救救我吧。”见《圣经》《诗篇》第六十九章。

损失殆尽。精神空虚笼罩着她的灵魂，如同大雾笼罩着海上的航船一样，遮住了每一线天光。她曾向唐费尔米恩抱怨过这种精神空虚，费尔米恩也曾引用圣阿方索·利古奥里① 的话向她说明那是人们乃至圣者的共同弱点，神秘主义者的普遍痛苦，一旦染上，便永远难以摆脱。

“这些钟声怎么永远敲个没完！”她开始想象那钟声就在她的脑子里；她听到的根本不是钟声，而是要占领她那个倒霉的脑袋的神经质的敲击。她的脑袋好像一个捅乱了的马蜂窝，马上就要炸裂了。

她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出现了童年的回忆。她想起了她那位哲学家爸爸的一些谈话内容：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的至理名言和作为一个厌世主义者的奇谈怪论。在久远的过去她听到这些话并不清楚它们的含义，但现在她却觉得很值得一听。

“在贝图斯塔她感到窒息，对此她已深信不疑。也许整个世界并不像悲观哲学家和厌世诗人所说的那样令人难以忍受，但贝图斯塔毫无疑问是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最坏的城市。”一个月前她曾想，讲经师会帮助她从苦闷无聊中解脱出来，无须离开教堂就可以把她领入更高的充满光明的境界。“这一点他肯定能说到做到，因为他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但出乎意外的是，她却重新跌落回地下，跌回到了原来的苦闷之中，跌进了正使她的灵魂枯竭的空虚之中。”

现在，新广场上已没有行人，仆役、神父、儿童、穷苦妇女都不见了。他们一定都去了墓地或马尔教堂。

在通向潘神广场和新广场之间的潘神街的拱门下，安娜看见唐阿尔瓦罗·梅西亚正骑着一匹白色骏马走来。那马毛色光亮，浓厚而起伏的马鬃覆盖着宽大的颈项，马肩结实有力，尾巴又长

---

① 13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主教。

又粗：真是匹西班牙纯种良马。梅西亚骑术精湛，只见他手拉缰绳，脚蹬马刺，那马一声长嘶，两蹄刨地，腾跃，转身，仿佛它的不耐烦完全出于自动，而非骑手的暗中操纵。梅西亚向安娜招手致意，然后朝广场一侧走去，最后停在庭长夫人的阳台下面。

马蹄踏过石铺路面发出的清脆的得得声，马匹缓步奔跑的优美动作，以及骑手英俊潇洒的身姿，使广场顿时充满了活力与欢乐。安娜感到一缕清新的空气吹入心扉，这位美男子来得多么巧啊！当梅西亚看到安娜的眼神中和嘴角边流露出甜美、开朗和持久的微笑时，他感到自己来得正是时候。

安娜没有拒绝唐阿尔瓦罗享受沐浴她的目光的快乐，也不想掩盖他的目光对她产生的效应。他们谈到阿尔瓦罗的坐骑、墓地、万圣节午后的悲伤，以及人们愿意一整天无聊地聚集在一起的愚蠢和令人无法再居住下去的贝图斯塔。安娜谈话的兴致提高，她甚至大着胆子说了一些赞美之词，虽然表面上是称赞那马，实际上也是在夸奖马的主人。

阿尔瓦罗十分惊喜。如果他不是凭经验知道那个防御工事有多种不同的城墙护卫着，眼下出现的缺口明天就可能又变成坚不可摧的屏障的话，他准会以为进行“人身攻击”的时机到了——他把那种最粗野、最直接的进攻方式称之为“人身攻击”。他甚至不敢要求走进她的家门，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这都难以实现，他也不可能把马丢在广场上不管。他能做的只是尽量靠近阳台，踏着马镫站起身，伸长脖子，把讲话的声音放低，使安娜要想听清他的话就必须把身子俯过栏杆。那天下午，她确实这样做了。

真是出人意外！他们谈得十分投机。经过了如此多的交谈之后，她现在才发现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爱好。在交谈中他们回忆起梅西亚那天乘车离开贝图斯塔在卡斯蒂利亚大路上遇见安娜和她的两个姑姑散完步回家的情景。他们谈到，那以后不久，安娜

同丈夫去格拉纳达时，她乘坐的很可能就是梅西亚坐过的同一辆车，坐的位子很可能也是梅西亚坐过的那个座位。

安娜感到，随着自己的目光越来越深地射入下面那个男人的眼睛，自己也好像正陷落进一口深井之中，全身的血液往头上直涌，整个思想如一团乱麻，道德观念麻木混沌，意志力消失殆尽。虽然她意识到自己同唐阿尔瓦罗这样交谈，以如此不加掩饰的愉悦的目光凝视着他，含情脉脉地赞扬他，把自己的欢乐和欲望的秘密向他开放是危险的，当然也是失之慎重的，但她并不后悔。她让自己继续向下跌落，觉得那是一种享受，仿佛她的快乐是对旧有的社会不公正的报复，是对无情捉弄了自己的命运的报复，尤其是对贝图斯塔人的愚蠢的报复，因为贝图斯塔人对每一个不赞同恩西马达区和移民区那些百无聊赖的居民所过的那种单调、乏味和愚昧的生活的人都要加以责难。此时，安娜觉得自己内心的冰雪已经融化，干涸得到滋润。她的精神危机正在过去，但这次情况却与往常不同，它没有化作抽象的完美温情的热泪，要过圣徒生活的决心和自我克制与牺牲的愿望。这次帮助她从寒冷、干枯、死气沉沉和贫瘠荒凉的思想沙漠中解放出来的已不是过去那种基本上靠凭空想象的力量，而是一种新的令她整个身心感到舒适松弛的东西，它战胜并摧毁她的意志力，把快感的刺激注入她的身体深处，似一阵清风吹进她的血管，浸润到她的骨髓。“如果这个男人不是骑马而来，现在他就可能走上楼来扑在我的脚下，我就会成为他的人了。”她心里这样想着，眼神中几乎说明了她的心思。她感到口干舌燥，用舌头舔了舔了嘴唇。似乎这一动作使阳台下的马也为之兴奋起来，那畜牲竟用前蹄踢打起石铺的地面来。与此同时，骑手的目光像火箭一样射向了庭长夫人丰满结实的胸脯所依凭的阳台栏干。

他们交谈了很久，随后二人都沉默不语了。当然，他们没有提到一个爱情字眼，唐阿尔瓦罗也没敢说一句调情的恭维话，但

这并不妨碍他们双方产生这样的信念：通过无形的暗示、眼神、猜测和其他类似的感情传递方式，各自都向对方表明了心曲。安娜清楚地感到，阳台下面的唐阿尔瓦罗心中正猛烈地燃烧着情欲的火焰，他确切地意识到自己已得到对方的倾慕乃至爱情，一种甜蜜的柔情与感激以及他自己对女方的爱正在吞噬着他，而他的这种爱也因这感激和眼前这具有诱惑力的机会得以巩固和加深。同样，梅西亚也感觉到和看清了安娜心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她的心灵已被征服，防御工事已经攻破。“真不凑巧，”他心里想，“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之间隔着如此远的距离，我骑在马上，又不能堂而皇之地跳下去。”他把这一时刻称作自己的关键时刻。

但这并不是他的关键时刻，至少不是这位风度翩翩的唯物主义者所指的那种关键时刻。

那天下午，整个贝图斯塔城都感到厌倦不堪，至少安娜这样认为。她觉得世界正临近末日，但不是因为洪水爆发，也不是因为火山喷射，而是因为这令人烦恼的氛围和人类愚昧所造成的深重罪孽。后来，梅西亚英姿勃勃，兴高采烈地骑马来到广场，他的色彩、风度与活力使广场上的寒冷而悲伤的沉郁气氛顿时一扫而光；他那人欢马叫、人马一体的豪迈身影的出现使广场充满了欢乐，也唤醒了安娜的情绪、感情和想象力。他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是她作为女人所应有的一切权利的具体体现，代表着对世俗的冷漠，街道上死一般的寂静和钟楼上烦躁的钟声的一种响亮的、令人振奋的抗议和回击。

站在阳台上满腹愁肠的安娜，不知为什么，一见到唐阿尔瓦罗，就像一个困在大海孤岛上的遇难者看见了救命船一样，像危险的敌人一样被囚禁在她心中的思想感情一下子冲破了樊笼；她的心灵中升起一阵愉悦的快感，犹如军队突然举行的一场哗变，讲经师一旦知晓，肯定会大吃一惊，不知所措。

唐阿尔瓦罗甚至忘了这天是教会要庆祝的万圣节；他骑马出

游是因为他喜欢贝图斯塔秋天的原野，知道纵马驰骋在清新的空气中可以消除他胸中的郁闷和烦恼。

“他的想法对极了！对宗教漠不关心，只考虑自己的欢乐，想着大自然，想着广阔的田野，在生活中寻找欢乐，他就是这种理性现实的代表；而所有其他的人，那些敲钟的和正在机械地悼念早已被他们忘却了的死人的人，不过是一群被驱赶的牲口，他们是永恒的贝图斯塔这个用荒谬的偏见扼杀了她的一生、给她带来痛苦与灾难的城市的象征。啊，是这样！但对她来说，现在仍为时未晚，她起而反抗了。而且她希望她死去的姑姑知道这一点，希望她丈夫知道这一点，也希望贝图斯塔虚伪的贵族、贝加拉纳家族、科鲁赫多家族和整个上流社会都知道这一点——她开始反叛了。”这是安娜的关键时刻，但并不是唐阿尔瓦罗所想象的那种关键时刻，因为他尽管谈个不停，却十分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不知道把马放在哪儿为好。事情不好办，他找不到任何借口上楼去见安娜，唐突行事又会使她难堪，甚至可能葬送一切。

正在这时，唐维克托·金塔纳尔从俱乐部回来。他看见妻子正同英俊潇洒的唐阿尔瓦罗愉快地交谈，感到非常高兴。他正在对唐阿尔瓦罗产生好感，而据他自己说，他“通常并不轻易对人表示好感”。

“我要说的是，”他说道，“在本地居民中，除了弗里利特、里帕米兰和贝加拉纳，现在我最看重的就是唐阿尔瓦罗了。”

平时，他总是拍拍朋友的肩膀表示问候。这次拍不到唐阿尔瓦罗的肩膀，只好拍几下他的马屁股来代替。那马略微回了回头，表示对这位谦恭的步兵的垂顾。

“你好，凶猛的半鹰半马怪，你飞得像风一样快！”唐维克托同唐阿尔瓦罗打招呼。他常常背诵几句著名诗人或其他重要人物的诗句来表示自己愉快的心情。

“谈到戏剧，唐阿尔瓦罗，好像是好心的佩拉莱斯今晚终于要为我们演出《浪荡公子唐璜》① 啦！有几个宗教狂热分子在暗中捣鬼，企图阻止今晚的演出。真是荒唐之至。戏剧完全符合道德——这是毫无问题的；而且，传统、风俗……”唐维克托大谈起艺术道德问题，在那头半鹰半马怪物周围走来走去，把他弄得不耐烦起来。

唐阿尔瓦罗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他请求金塔尔带妻子去看《唐璜》。

“别说了，朋友。说起来叫人难为情，但这是真的，我的爱妻，由于一种极为偶然的特殊情况，从未看过，也从未读过《唐璜》。她同所有西班牙人一样，只零零散散地知道其中的一些句子，但对那出戏，或整个喜剧——随便叫什么吧，却并不了解，请索里利亚原谅，我不知道是否……这个鬼牲口，它的尾巴扫着我的眼睛了！”

“我应该站后一点，这畜牲一会儿也不能安静……您是说安娜没看过《唐璜》，这可不能原谅！”

虽然唐阿尔瓦罗认为索里利亚的戏剧道德败坏、矫揉造作、荒唐可笑、糟糕透顶，并且总说莫里哀的《唐璜》（他根本没有读过）要好得多，可他现在却要赞美索里利亚的这出流行剧了，说话的口气纯粹就是一个雇佣文人。

金塔纳尔不能原谅索里利亚把梅希亚的双手反绑起来的那个不通情理的情节；他特别认为唐璜与唐娜安娜·德·潘托哈的艳遇有失骑士风度。“要是那样，任何男人都可以征服女人了。”除了这一个缺点，他认为索里利亚的这个剧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尽管在现代西班牙戏剧中不乏更好的剧作。唐阿尔瓦罗觉得把梅

---

① 西班牙剧作家何塞·索里利亚—莫拉尔（1817—1893）的成功之作，是一部西班牙浪漫主义戏剧的代表性作品，1844年首次公演，其后经常在万圣节这天上演，亦译作《堂胡安·特诺里奥》。

希亚作为权宜之计捆绑起来并假冒唐娜安娜的未婚夫躲进她的家中是一种很现实的，巧妙的和及时的处理。他也有过那种经历而且给他带来了愉快的结局，他并不觉得有损自己的声誉。为了爱情就不能顾及什么骑士风度，而且，追求爱的欢乐和追求虚荣，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就后者而言，他和唐璜都完全能够按照尊严的要求去做。不过，这位贝图斯塔城皇家自由党的领导人并没把自己的这种看法讲出来，而是像唐维克托一样，请求安娜晚上去看戏。

“她是一个懒于活动的女人；她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她又退回到过去的老路，成天把自己关在屋内，而且……但不管怎么说，今天你可溜不掉了，亲爱的夫人！”

在两个男人的坚持下，安娜终于两眼盯住梅西亚的眼睛，郑重地答应了他们去看戏的请求。

她确实去了。

演出八点开始。她八点一刻同侯爵夫人、埃德尔米拉、帕科和金塔纳尔一道走进了贝加拉纳的包厢。

贝图斯塔剧院被《圣旗报》的记者和评论家委婉地称作“潘神广场我们自己的大剧院”，是一个四面漏风、随时都可能倒塌的古旧剧场。如果刮北风同时又下雪，雪花就会从天窗飘落进来。幕拉开后，细心的观众就会想到肺炎；一些堂座里的观众还会不顾礼仪地把嘴蒙起来。去剧院看戏要穿暖和是贝图斯塔家喻户晓的原则。那些尊贵的太太小姐在教堂区或林荫路上散步时，一年四季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白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等等，但进潘神广场大剧院却只穿灰色、黑色、咖啡色等深色服装，自然重大节日除外。穿盔甲的演员在舞台上冻得打颤，浓妆艳抹的舞蹈演员脸上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走出台来上下牙直打架。

剧院的舞台布景因年深日久，已腐烂破旧，但市政府并不打算更换，因为那里的多数官员都是艺术的敌人。在这里上演有森

林场景的《仲夏夜之梦》，观众只好用想象来弥补帆布和纸板的不足。留下的布景只有装饰皇家大厅天花板用的一些绘画精巧的金银色的镶板和一些充当蔚蓝天空的幕布。但大多数西班牙现代剧要求有一个陈设像样的客厅，不能用镶板一类的东西代替。导演碰到这种难题通常满足于在蓝天下表演。有时幕布和两侧的布景也采取不合作态度，或很快垮落下来。有一次，手脚被捆在树上的好人迭戈·马尔西亚① 突然发现自己到了唐娜伊萨贝尔·德·塞古拉② 的闺房，搞得该剧完全失真。原来森林布景垮了。

现在贝图斯塔人对这些隆萨尔称之为时代错误的东西已经见惯不惊，对发生的所有这类事情都能容忍包涵，特别是坐在第一、二层包厢里的那些尊贵的人们则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来剧院并不是为了看演出，而是躲在远处互相眉来眼去和说东道西。贝图斯塔的太太小姐们都不愿意坐堂座，实际上那些堂座也不适合他们去坐，甚至称不上堂座。只有那些虚荣的穷家妇女和偶尔进城赶集的乡下女人才肯在那儿屈就。穿着讲究的浮华子弟也不愿光顾现在仍称作正厅或池子的堂座，他们分散在楼上楼下的各种包厢之中，毫无顾忌地在那儿抽烟、说笑、大声喧哗，打断演出，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十分时髦的作法，他们在马德里的剧场看到过这种情形，在这里不过是依样画葫芦的模仿而已。看透一切的嬷嬷们则靠在包厢的背后打瞌睡，其中仍有资本或自以为有资本炫耀自己的半老徐娘，会同年轻女子一道煞有介事地卖弄她们的风姿和深色服饰，同时用眼色和舌头对其他女人的衣着吹毛求疵，贬低诋毁。贝图斯塔的贵妇人主要认为，看戏剧演出不过是一种借口，每两晚上她们能有三小时时间用来研究女友和邻居的穿着打扮和心理活动。她们既不听，也不看，更不懂台上发生的事

---

①② 西班牙浪漫主义戏剧家哈增布希(1806—1880)的剧作《特鲁埃尔的恋人们》中的人物。

情，只是当演员在上面惹起轩然大波，如发生决斗和闹出谁是谁的生身父母或私生子、谁与谁是近亲结婚等大笑话时，她们才回过头去，看看台上是否真的发生了什么大灾难。这个文明城市的其他有教养的观众对台上的演出也并不比这些贵妇人们更认真，更专心致志。几乎所有观众都一致深信，滑稽剧比音乐剧好；实际统计表明，所有来贝图斯塔的正统剧团都未能幸免破产与解散的厄运。大多数配角演员往往滞留在贝图斯塔，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因为人们吃惊地发现，他们在冬天仍穿着十分紧身的夏装。他们中有些人在这儿定居下来，专门在各种歌剧中充当地方合唱队员，而不论是严肃歌剧还是滑稽歌剧。还有些人因为担任主角，在业余青年演员的协助下演出了一些上座率较高的戏剧，赚了一些钱，得到了一些好处。然后他们离开贝图斯塔到别的省演出，又在那儿再次破产。由于掌握国家命运的政府的改变，那些演出严肃剧的演员有时也被送进监狱，终了一生。这通常要怪剧团的老板，演出不给钱，还辱骂演员是穷鬼、饿死鬼。从剧团在贝图斯塔的不幸遭遇，人们可以想到贝图斯塔人是不喜欢戏剧的。情况大致如此，但也不尽然。据《圣旗报》和其他地方报纸披露，贝图斯塔也不乏热心戏剧的社会阶层，如店员和排字工人，他们在家庭剧院里培育着塔利亚① 的艰难艺术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安娜·奥索雷斯在贝加拉纳包厢中侯爵夫人自己从未坐过的雅座上落座之后，其他包厢中响起一阵骚动和窃窃低语声。人们普遍对庭长夫人产生好奇，部分是因为她享有美人的名声并很少在剧场露面。但几周以来人们一直有对她议论纷纷，主要是谈论她改换忏悔神父一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正好同金塔纳尔先生想要带妻子外出走走的决定发生在同一时刻。人们在议论讲

① 希腊神话中文艺女神之一，主管喜剧。

经师是否想把庭长夫人拉到自己一边，并通过她最后达到控制唐维克托的目的，就像他对付卡拉斯匹克一家那样。有些更大胆、更阴险和自认为更了解内情的人，则悄悄告诉自己亲近的人说，有一个人企图抵销代理主教的影响。比西塔辛和帕科·贝加拉纳对此事应该更有发言权，但他们却持慎重的保留态度。只有奥布杜娜摆出了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其实她并不了解实情。

“庭长夫人又怎么样！哼！还不是和其他女人一样。我们谁也不比她差……她天生对人冷淡，与朋友少于交往，满身傲气，自以为完美无缺。所以她不像其他女人那样外露，因而没人敢议论她。其实，比她好的女人多的是。”

在多数场合人们对奥布杜娜这些含沙射影的攻击仍抱有怀疑。但是，在人们谴责她嚼烂舌头的同时，反而把她那些模棱两可的和有失光明正大的背后中伤传播开了。奥布杜娜说话总欠考虑，而是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张冠李戴。她诽谤起人来添油加醋，而自己似乎不觉得。除此之外，庭长夫人可能犯下的最大罪行就是追求时髦，而奥布杜娜并不认为她会走得那么远。“在马德里和国外，这类事情简直是家常便饭；但在贝图斯塔，女人们对某些时髦的自由表面上装出一副深恶痛绝的样子，而背地里又津津乐道，偷偷摸摸。真是又想又怕，不成体统。这里的人干什么都是这样。不过，对那些从不洗澡、只在给小孩洗澡时才用一下海绵擦的女人还能期望什么呢？”每当奥布杜娜同外乡人讲话时，她总以描述贝图斯塔女人过时的假正经和不讲卫生来发泄她的蔑视之情。

“不瞒您说”她每次都这样重复说，“她们的身体从没有碰到海绵擦，她们洗澡就像猫洗脸一样，她们同自己的丈夫干那些苟且之事时就像远古时代的女人一样。多么肮脏，多么无知呀！”

多年以来，安娜已经习惯了公众对她的那种冷漠、好奇和盯住不放的目光，因而很少注意自己去教堂、进剧院或在外面散步

会产生什么影响。但万圣节那天晚上她却接受了人们那种自发的羡慕和尊敬之情，心中感到阵阵甜蜜温馨。在这些表示中，她没有发现一丝过去那种愚蠢的好奇心、嫉妒与恶意。自从在广场上见到唐阿尔瓦罗之后，她的心境发生了变化，仿佛从一种枯燥空虚、阴冷愁苦的境地进入了一个充满光明与温暖的世界，一切都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她把那些突然来临的精神文化迷信地归结为决定着万事万物进程的上天的意志，就像一个巧妙的剧作家决定着剧中每一个人物的命运一样。尽管她不完全相信这种想法适用于其他每一个人，但她相信对自己却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她深信不疑，上帝经常带给她信息和启示，给她各种暗示，使她有可能聆听神的教诲与忠告，抓住上天赐予她的机会。也许这就是安娜宗教信仰中最深刻的内容。她相信上帝对她的行动、她的命运、她的痛苦与欢乐给予了直接的、明显的和特殊的关心。没有这种信念，她就不可能忍受她悲伤、乏味、盲目和无用的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苦恼。她认为自己的丈夫平庸无聊、古怪浅薄、令人难以想象的伪善和讨厌，但她竟同这样一个男人共同生活了八年，在没有爱、没有激情的火花、没有任何吸引力的情况下整整浪费了八年的青春！即使有过偶尔的诱惑，也是瞬息即逝。她认为，如果不是想到那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有意要考验她的灵魂，锻炼她的性格，以便为上天对她的偏爱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的话，她是根本不可能在痛苦中度过这八年漫长的岁月的。当她沉浸于这种自我信仰时，她觉得自己正受到上帝那无形的慧眼的青睐；无所不见的上帝正注视着她，对她表示满意。她的虚荣需要这种信念，否则她就会被其他的本能和其他的呼唤所迷惑，使她脱离那些抽象的思想，去追求那些具体而强大的、可爱的和充满光和热的世俗的东西。

安娜在讲经师的忏悔室中找到了一位心灵的朋友，一个超越贝图斯塔的灵魂，可以指引她沿着一条铺满鲜花和群星照耀的道

路走向美善的光明之所①，她认为这一发现也应归功于上帝。她决心要很好地珍惜这一来自上天的信息与启示。

但是，当安娜看到那位英俊高贵的骑士跃马来到广场而打破了一天死气沉沉的和令人悲伤的寂静时，她心灵的深处陡然掀起了一场革命，毫不迟疑地相信了她心底里响起的追求独立、爱情、欢乐和纯洁美丽、无愧于高尚灵魂的肉欲的呼唤。她的反叛从未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从那天下午开始，她一直在想着：像死人一样地生活是荒谬的；爱是青春的权利；贝图斯塔是平庸浅薄的渊薮；自己的丈夫实际上仅仅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监护人，她只有为他保持肉体贞操的义务，而没有保持心灵忠贞的责任，因为心灵的忠贞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他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丈夫说她的神经患有忧郁症，他是跟着罗武斯蒂亚诺·索摩查大夫这样说的。其实这正是她的本质所在，那才是真正的她，但她用不着把这些告诉丈夫。“我要爱，我要爱一切，我要为爱而哭泣；我想做梦就做梦；想梦谁就梦谁；我的肉体不会犯罪，但我要让我的灵魂饱尝这些感情的快乐。有的人不懂得这些感情，却要禁止它们。”这些想法像旋风一样搅得安娜心神不宁，无法控制自己；又好像某个人的喊声在她脑海中回响，使她感到既恐惧又兴奋。如果说在那些翻腾起伏的要求自己应得权利的反叛思想中，安娜的内心感到有些欺骗的成份和发现了其中诡辩之处的话，她会努力压制它的产生，但她的意志却自欺欺人地作出了怯懦而自私的“由它去吧”的决定。

她就是带着这样的心境走进了剧院。她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屈从了唐阿尔瓦罗和唐维克托的请求，尽管她担心那会是答应一个约会或作出一项承诺，但还是去了。她一个人站在梳妆镜前，觉得镜中的安娜在要求她作出解释，于是便在脑子里把自己的想法

① 指天堂。

形成了一些完整的句子。她说：

“是的，我要去；当然我以自己的尊严郑重保证，不让那个男人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权利；我不知道在剧场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种突然涌入我干枯的心灵中的自由浪潮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我去剧院这件事本身就证明我不会加入任何不正派的条约，离开剧场时也会完整地保持我的尊严。”

她考虑周全并做出决定后，便去换好衣服，又把头梳成自己最喜欢的式样，不再费脑筋去思考唐维克托所十分推崇的卡尔德隆和莫雷托① 诗中提到的那些荣誉、危险和妥协等问题了。

贝加拉纳的包厢在第一层，紧挨着舞台，贝图斯塔人把它称作“口袋”，因为有一道隔板把它同其他包厢分开，像一个半隐蔽的单间。位于舞台左手的对面的包厢属于梅西亚和男士俱乐部的其他几个风流雅士：几位银行家、一个贵族和两个美国佬——为首的自然是唐弗鲁托斯·雷东多了。唐弗鲁托斯是每场必到；他喜欢严肃诗剧，常说：“什么剧也比不上纯正剧。”他拥有万贯家产，曾权威性地宣称自己是一位第一流的戏剧鉴赏家，不论喜剧悲剧都很在行。“我看不出什么门道来。”他这句不文雅又费解的评语是他从一家严肃报纸的社论中学来的。在谈到任何一出没有道德意义的喜剧或他自己看不出有什么道德意义的喜剧时，他都会这样说。只要他看不懂其中的门道，他就指责作者，甚至说作者在欺骗观众，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唐弗鲁托斯想从每件事情中都榨出点油水来，他说的话就是证明，比如他说：“什么曼里克爱上了莱奥诺尔，什么伯爵也迷上了她，什么他们为她你争我斗，最后她和那个草包诗人连同那个吉卜赛女郎一起完蛋，这算什么玩意儿？有什么教育意义？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一点油水也捞不到！”

---

① 二人均为17世纪西班牙戏剧家。

尽管有唐弗鲁托斯其人和他那无理取闹的剧评，唐阿尔瓦罗的包厢——大家都这样说——仍然是最尊贵的包厢，最能吸引嬷嬷们和她们的千金小姐乃至于那些纨袴子弟的目光。这些浮华的公子哥儿不敢企望在那个高雅的贵族所享有的角落里取得一席之地，那儿是以皇家自由党领袖为首的阅历深广的人的天下，因为在贝图斯塔没有阅历的人是吃不开的。那些见多识广的人大多在马德里住过，至今仍在模仿那儿学来的习俗，举止和生活方式。他们学着马德里俱乐部成员的样子，在包厢里大声说笑，同演员交谈，向合唱队和舞蹈队的女孩子献殷勤，讲下流话，嘲笑舞台上那些服装褴缕但充满诗情的伟大的浪漫主义理想人物。除了至今仍保留着自己信念的唐弗鲁托斯之外，这些人在婚姻道德问题上都是怀疑主义者，都不相信“有贞洁的女人”的说话，都蔑视爱情，将整个心思或者说整个身体都用在了勾引女人方面。他们认为一个见多识广的男人生活中不能没有情妇；因此他们每个人都有，而且都是最廉价得来的。为了虚荣，他们模仿大城市的腐朽习俗，穿戴得花里胡哨，以便捕捉他们色情肉欲的猎物。他们最喜欢诱骗的对象是年轻的女演员。被淘汰的女舞蹈演员，倒了嗓子的女歌手，年轻时过于多情善感的歌剧明星都是他们追逐、勾引，诱惑和最后抛弃的对象。这些卑劣的诱骗者大多是些无能之辈，如果不是有钱包的帮助，或被追逐的女人患有疱诊或其他肉体或精神病症而变得水性杨花、轻浮淫荡的话，他们根本没有本事去干这些风流勾当。

唐阿尔瓦罗是包厢中唯一的严肃的女人征服者，大家羡慕他并忌妒他的富有和一张俊脸，其中最嫉羡他的莫过于外号原来叫“大学生”现在叫“炮筒子”的佩佩·隆萨尔。他在对面与贝加拉纳包厢毗连的包厢中有一个座位，是这个包厢的核心人物；他曾试图在风流倜傥，不拘小节和社交应酬等方面与梅西亚等人一比高低，但到他包厢来的人都是些三教九流的乌合之众，大多是些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破落子弟。他们不是怀疑主义者，而是厚颜无耻的玩世不恭者；不是虚情假意的引诱者，而是赤裸裸的花钱买肉客。这个包厢的主人有隆萨尔、福哈、帕埃斯（他女儿另有包厢）、贝多亚、一个职员(这家伙是有名的色鬼，为此破费甚多；他擅长猎取乡下的处女，与城中的鸨儿关系密切)、一个雕塑师(没人懂得他的雕塑，也没人卖他的雕塑品；他专门从事文物黑市买卖)，一位预审法官(他有两张面孔：一张是铁面无私、廉洁奉公的法官，像一只浑身是刺的豪猪；另一张则是社交老手、声名狼藉的有夫之妇的追求者，他善于安慰那些爱情失意的女人，以便把她们弄到手)和三、四个保守党的老色鬼(他们都是市议员、把一切都看作政治)。这些人对包厢是付了钱的，但许多俱乐部成员却凭着他们的交情也常来他们的包厢看戏，隆萨尔曾几次提出抗议："先生们，这儿都成了顶屋楼座了！"但他的抗议没有丝毫作用。华金尼托·奥尔加斯经常带着一些从马德里来贝图斯塔的浪荡青年到包厢里来，其中有些人本是贝图斯塔土生土长，只不过在首都镀了几天金而已。由于人们看重对面的包厢，只有有地位的人才敢去造访，隆萨尔感到十分恼火。他的包厢中甚至有人向舞台上投掷硬币，使人们更注意到了包厢中这些人的俗不可耐。有些傲慢的家伙甚至当着观众大抽其烟，还向乐队中令人尊敬的秃头上扔纸团。顶层楼座和堂座的观众不断要求他们注意秩序，但他们无视众怒，并投去挑战的目光。他们同二层包厢中的朋友高声谈话，明目张胆地向一些下流女人挤眉弄眼。这些女人永不结婚，青春长在，永远快乐，乱喊乱叫，无视人们的议论，没有一点女人的尊严。当然，这样的女人并不多。相反，贝图斯塔大多数女人都对自己的过份严肃感到羞愧，每当观众注视她们时，她们马上就会正襟危坐，活像古埃及的雕塑一样。

在马德里受到欢迎的正剧或喜剧在贝图斯塔首次演出时，隆萨尔的包厢便高声议论起来，而且纯正的地方主义观点往往会占

上风。对艺术持这样的看法在这儿似乎是极其自然的。贝图斯塔从未出过有名的剧作家，因此，贝图斯塔人养成了一种忌恨和排斥外地剧作家的心里偏见。马德里想在一切领域都出人头地这种想法在隆萨尔的包厢里是不能容忍的。有时，人们甚至说，如果一出喜剧在贝图斯塔被喝了倒采，那是因为它在马德里受到了欢迎。"贝图斯塔人不容许任何人凌驾于自己之上。"他们从来不肯人云亦云。歌剧，只有歌剧才是那些公务员和议员们的欢乐；为了听一曲四部合唱他们不惜倾家荡产，认为"此曲只应天上有"，而实际上，那声音无异于大扫除时拖桌子拉板凳发出的噪音。

"大家还记得帕利亚维西尼吗？真是天使般的声音！"福哈问道。这家伙目空一切，怀疑一切，但对低俗歌剧中的四重唱却狂热崇拜，赞许有加。

"唔，我还没听过有谁的声音能赶上巴蒂斯蒂尼的男中音！"公务员回答说，他喜欢男中音，因为他认为男中音比男高音和男低音更雄浑有力。

"还是男低音雄壮些。"福哈不同意他的看法。

"别那么肯定。那您说吧，隆萨尔？"

"我？这要加以区分。如果是男低音演唱乐诗……但你们不要和我谈音乐……你们知道我一惯的看法吗？'音乐是最不令我心烦的噪音'①，哈哈！另外，要听男高音的话，卡斯特拉尔②怎么样？……哈哈！"

公务员也被他的悄皮话逗笑了，市议员们也笑了，不过他们笑的不是他的风趣，而是其中的恶意。

尽管侯爵的包厢与隆萨尔的包厢紧连着，但隆萨尔包厢里的人不大敢同贝加拉纳一家或他们的客人攀谈，这不仅是由于中间

① 语出拿破仑。

② 19世纪西班牙政治家、演说家和作家，曾任第一共和国总统（1873——74），以发表反对君主制的演说闻名。

的隔板使他们难于交谈，而是由于大多数人实际上还不能无视阶级差别的存在，尽管他们中间许多人在理论上嘲笑这种差别。

“我们都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成员们这样说，“现在贵族算得了什么！今天起作用的是金钱、才干和贡献……”但别看他们喊得起劲，即使在他们虚伪的蔑视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下面支持的正是贵族们在上面维护的阶级偏见。

相反，唐阿尔瓦罗包厢中的人却都同贝加拉纳一家人打招呼，朝侯爵夫人微笑，把小望远镜对准埃德尔米拉，并向侯爵和帕科招手致意；而侯爵和帕科两人也常常光顾唐阿尔瓦罗的那个角落。

对这一点隆萨尔也十分忌妒。他是贝加拉纳的政友，却很少同侯爵夫人交谈。

“他是个十足的笨蛋！”每当有人提到“炮筒子”，唐娜鲁菲娜就这样说，她对他保持一定距离，对他客客气气，却十分冷淡。

隆萨尔报复说侯爵夫人是共和派，曾在巴塞罗那革命杂志《夫拉卡》上发表文章；他还说她年轻时并不像所说的那么正经。这些中伤使他的愤怒得以发泄。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讨厌侯爵夫人，他便回答说：“先生，我的责任是对事业负责，我必须维护我们的事业；我痛心地，十分痛心地看到，那位太太，侯爵夫人，唐娜鲁菲娜，总而言之，在给我们贝图斯塔皇家保守党脸上抹黑！”

在领略了公众对自己的倾慕和敬意之后，安娜朝梅西亚的包厢望去。他坐在那儿，容光焕发，神采飞扬，雪白的胸衣挺括合身、光洁耀眼，那正是“炮筒子”最最羡慕的东西。此时，台上的唐璜正在撕下他尊敬的父亲脸上的假面具，安娜只好把目光转向舞台，因为唐璜那超乎寻常的鲁莽行为在顶层楼座的观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博得了热情的掌声。佩拉莱斯这个卡尔沃的模仿者

正在谦慕地向观众鞠躬致谢，他感到有点吃惊，因为在这场戏中，他并无需着力表演，却赢得了一片喝采。

“这就是拥护您的人民！”另一个包厢里的一位议员转过头来，对这位自由党的前市长福哈说。

“人民有什么错？”

“他们都是些蠢货！竟为撕下别人面具的背叛行为鼓掌……”

“而这个人是他的父亲，”隆萨尔补充说，“情况就严重了。”

“屈服于自己本能的人自然是不道德的，由于这些人没有教养……”

预审法官点头称是，继续用小望远镜对着奥布杜娜看个不停。她身穿红黑色服装，正坐在梅西亚旁边包厢里，身下垫有三张椅垫。

此时，安娜开始注意演出，只听见佩拉莱斯用一种文雅而轻蔑的口吻说：

对于父亲的这些责骂，
我从不予理睬……

这位演员身材修长，今晚戴一头金发，仪态高雅、潇洒、灵活。他有一双漂亮的腿，疲削的身段穿着奇特的古装长袍，充满虚饰的气息。唐维克托对佩拉莱斯的表演很着迷；他没有看过卡尔沃的戏，认为他的这位模仿者是一位杰出的惊险喜剧表演家。他曾听过他以悦耳的声调朗诵《人生如梦》① 的十行诗；也欣赏过他在《以眼还眼》② 中以流畅的语调和手舞足蹈的动作宣讲那爱情的哲理诗，其开头是这样的：

有人说爱就是尊重，
不，这种说法不对；

---

① 卡尔德隆的喜剧。

② 莫雷托的喜剧。下面所引诗行出自该剧第三幕第二场。

那么，爱究竟是什么？

请听我向你细说原委。

诗的结尾是：

爱情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它本身的满足，舒适和快乐；

它不是对爱的恳求的回报，

也不是任何虚伪的感激，

这个道理很容易懂得。

唐维克托确实对佩拉莱斯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他费了很多劲，终于通过介绍结识了他；若不是由于妻子的缘故，他可能早就把这位演员请到家中作客了。一般说来，唐维克托羡慕所有身披大红斗篷、腰佩长剑的英雄人物，即使是舞台上的人物也不例外。这位好心的丈夫知道妻子很欣赏唐璜的风度和形象，就用激动而颤抖的声音悄悄对她耳语说：

“宝贝儿，他是个很帅的小伙子，对吧？看他那身段有多美！有人说他矫柔造作，说男人不是那样走路，但男人就是应该那样走路的。在我们称霸世界的黄金时代，我们西班牙人肯定是那样走路、那样行动的。”为了让别人听见他的话，最后一句他提高了嗓门。“尽管我们现在就要失掉古巴——我们昔日的光华就剩下这一点了，但我们仍然要昂首阔步，摆出自己的神气来。”

安娜没有听见丈夫的话，她开始真正对剧情发生了兴趣。幕落之后，她仍然对唐璜和梅希亚打赌的结果怀有浓厚的好奇心。

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唐阿尔瓦罗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他时而望一眼庭长夫人，但十分小心谨慎。她注意到了这一点，心里充满感激之情。有两三次，他们大着胆子相互微笑了一下，但最后一次被佩佩·隆萨尔发现了，因为隆萨尔像往常一样一直在暗中监视这位他又羡慕又忌恨的楷模的一举一动。

"炮筒子"决定加倍注意对梅西亚进行观察。他不露声色，纹丝不动，像死人一样盯着他。"这很重要，实在是太重要了！"忌妒之火烧得他透不过气来。

第二幕开始了。唐阿尔瓦罗发现那天晚上他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正在上演的剧。安娜开始认识索里利亚塑造的这位勇敢、狡诈、鲁莽而富有进取心的唐璜的艺术价值。她像唐娜安娜·德·潘托哈的使女和那个把修女唐娜依内斯的爱情像商品一样出卖掉的拉皮条女人布里希达一样，也被他迷住了。剧中那黑暗狭窄的巷子，唐娜安娜格栅窗下的街角，西鸟蒂的四轮马车；唐璜的诡计；梅希亚的傲慢；冒险者的第一次"临时"诱骗（其中他无需证明自己的勇敢）；以及为攻打修道院这一重大行动所进行的罪恶准备，这一切都以其崭新的富有戏剧性的气势深深打动了庭长夫人的心。许多人欣赏不了这些，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看戏时尚不具备鉴赏该剧的能力而没有任何审美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根本连白糖和盐都分辨不出来。安娜把那些画布搭成的街巷看成是另一个时代的坚固建筑，对其中所包含的诗情画意感到惊讶不已；同样，她对包厢和堂座中传来的轻蔑和嘲讽也感到十分惊讶。而顶层楼座的观众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欢乐的气氛似乎倒比贝图斯塔上流社会要聪明得多，文明得多。

安娜觉得自己被带到了唐璜的时代，她感到那朦胧的古老浪漫主义就应是那个样子，唯我主义的情感不禁油然而生。她开始为自己没能早出生四五百年而感到遗憾。也许那个时代贝图斯塔的生活会很有意思：修道院里有许多美丽高贵的女人，大胆的情人在爱着她们，窗下巷子内游吟诗人在吟咏歌唱；那些窄小、悲凉、肮脏的广场和街道也许像现在一样不堪入目，但却充满时代的诗情画意；那些由于潮湿变黑了的面墙，那些铁栅窗户，阴暗的门廊，月夜下昏暗的街角，居民的异想天开，族里间的仇杀；一切都那样富于戏剧性，那样值得索里利亚这样的诗人和剧作家

大书特书，而不像现在，一切都如此肮脏、平庸、丑陋不堪。她把自己幻想中的中世纪——由于佩拉莱斯的错误，她误以为唐璜的时代为中世纪——同此刻坐在周围的观众进行比较，结果使她大梦初醒，倍感悲哀。黑色和棕色的外衣，荒唐可憎的礼帽……一切都那么阴暗、笨拙、呆板，令人感到冷漠、悲伤。甚至唐阿尔瓦罗也成了自己周围这种平庸无聊的一部分。他如果穿上佩拉莱斯的披风，戴上他的帽子，系上他的紧身服，套上他的针织马裤，她该会多么爱慕他啊！从那一刻起，她就在心中给自己的这位心上人穿上了演员的服装，而当演员重新出现在舞台之时，她又给他换上了自己心上人的身姿容貌，但没有改变他走路的姿势、温柔甜美的声音或其他艺术品格。

第三幕表现的是激情洋溢的诗意。安娜看到唐娜依内斯身入修道院，真是不寒而栗。这个新入院的修女简直就像她自己！安娜本人和其他观众都看出了这一点，这引起了一阵惊叹和窃窃私语，许多人甚至大着胆子转脸偷看贝加拉纳的包厢。

是爱情把冈萨雷斯引上了演员之路。佩拉莱斯曾诱拐了她，她也爱上了佩拉莱斯，后来两人秘密结了婚。他们一起走遍了各省，为了生计，这位出身富家的痴情姑娘决定走上舞台。她根据佩拉莱斯的意见，模仿各种女演员，有时自己也大胆创新，特别擅长扮演痴情少女。她长得很美，身穿白色修女服，头扎平整的修女巾，红润的脸蛋，明亮的双眸，火一样的红唇，圣洁的双手，浑身上下放射着最宁静的谦慕和纯真，对观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她用清脆而颤抖的声音朗诵着唐娜依内斯的台词，在进入角色时，她甚至会动真情，而且由于同自己的丈夫配戏，常常使演出达到诗一般的现实主义的真实境界，而佩拉莱斯和大多数观众并不能欣赏她的全部艺术价值。

但是安娜能够做到这一点。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修女，心里只有舞台上的情景，沉浸在从那四壁回荡着爱情的纯洁的修

女房中传出的诗句之中。“啊，真是太美了！”她转过脸来对丈夫说，同时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布里希达把蜡烛移近，唐娜依内斯开始用颤抖的声音继而怀一种虔诚的恐惧念起了藏在圣书中的那封唐璜的信。唐璜如同幽灵般的来临，他那所谓的巫术在这位修女心中引起恐慌，使她感到了它的影响。对安娜来说，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和她由此而产生的联想，都具有诗一般的魔力，她好不容易才止住了那夺眶欲出的眼泪。

“啊，是的，那就是爱情。它是一剂春药，一团烈火，一种神秘的疯狂；你无法逃避它，宁肯舍去一切也要尽情品尝它的毒汁。安娜把自己比作依内斯修女，奥索雷斯庄园就是她的修道院，她的丈夫就是她忍受了整整八年的冷酷可憎的无情的法规。而唐璜呢？唐璜就是梅西亚，他也穿透墙壁奇迹般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充满了空间！”

在第三幕与第四幕的间歇，唐阿尔瓦罗来到了侯爵的包厢。

安娜把手伸过去，担心他会抓住不放，但他没有那样做。他像往常一样按照当时马德里的流行方式用力拉了一下安娜的手。但他确实坐在了她的身边，而且很快他们就把众人甩在一边，单独交谈起来。

唐维克托到走廊吸烟去了，并在那儿同一些诋毁浪漫主义的贝图斯塔青年辩论了起来。他们搬出小仲马① 和萨都②，重复着在马德里听到的那些观点。

安娜没容唐阿尔瓦罗深入自己的话题，就像倾盆大雨一样，把她从伟大的索里利亚那新鲜和充满美丽色彩的高超表演中所吸取的诗情一股脑地泼向他那世俗的脑袋。

---

①② 均为法国19世纪写实派剧作家。

可怜的安娜满怀激情地侃侃而谈，以为这位皇家自由党的头头理解她。她认为他不像那些花岗岩脑袋的贝图斯塔人，那些人甚至听到剧中的诗文台词都要可怜地发笑，就像唐弗鲁托斯在侯爵夫人的包厢中所声称的那样，那些诗文“美丽动听但缺乏内容”。

对安娜的热情，梅西亚感到惊异，甚至不快，竟把《唐璜》说成是一出全新的剧目！实际上，现在上演索里利亚的《唐璜》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模仿而已！他感到同安娜找不到其他适当的谈话题材，于是这位贝图斯塔的唐璜便试图投其所好，扮演一下弗依耶① 小说和剧中那种多愁善感的人物，把自己的心事隐藏起来，以逃避棘手的现实。唐阿尔瓦罗自认为这是自己的最高明之处。为了使她落入爱情的陷阱，无论做什么都是值得的，他就是这样竭力给庭长夫人留下一个如此的印象。

安娜并不想制止面前这位引诱者以他那双贪婪的灰眼睛饱餐自己的秀色，她也用温柔热情的眼光，一眨不眨地望着他。沉浸于亢奋之中的她，根本没有看出他那伪装的理想主义的背后所隐藏的真正的虚伪和做作。实际上，她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几乎没有听见他在说些什么，满以为他说的和自己的看法完全一致。安娜这种在兴奋时常常出现的感情上的虚幻的海市蜃楼那天晚上确实帮了唐阿尔瓦罗的大忙。他那英俊潇洒的相貌和当时被激发出来的热情也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他五官端正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忧郁表情，尽管那是一种纯粹的表面现象，一种明暗线条的结合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种放荡和爱情所留下的生活印记。当第四幕开始时，安娜把手指放在嘴上微笑着对唐阿尔瓦罗说：

“现在不要讲了！我们谈的够长了，让我听一会儿吧。”

---

① 19世纪法国剧作家和小说家。

“我——我不知道我是否该告辞了。”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立即回答说，表示对刚才的话的歉意。

“我是不是会妨碍，……也不知这儿座位够不够……”

“这儿很宽敞，而且，您看，金塔纳尔到你们包厢去了。”

金塔纳尔的确在那边包厢里，正同唐弗鲁托斯辩论呢。唐弗鲁托斯坚持说《唐璜》缺乏内容。

于是，唐阿尔瓦罗留在了庭长夫人的身边。

他看着她健美、细嫩、白皙诱人的颈项，上面长着黑细的绒毛，秀发高高隆起，在脑后盘成美丽高雅的发髻，显得十分迷人。唐阿尔瓦罗内心思忖，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应该大起胆子坐得比平时更靠近她一些。他感到安娜的裙子拂擦着他的膝盖，他想象着她的脚应该在裙下的那个部位，并不时地用自己的脚去碰它一下。“今天晚上她达到了沸点。”梅西亚心里这样比喻。但尽管如此，他仍没敢贸然行事，一寸也没有向她靠近，虽说这次没有马妨碍他。“这个可爱的女人变得多么高贵神圣啊！”为了使自己配得上她，为了使她高兴，他也得装扮出罗曼蒂克的样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虔诚的超凡脱俗的人，他那里敢鬼迷心窍地冒险发动一次凡夫俗子的“人身攻击”呢！他好像魔鬼缠身，思想变成了一团乱麻！而且，最糟糕的是，他不可能长期勉强庭长夫人服从自己，他不可能对她说：“回到世俗世界来吧，我的朋友，你现在只是在想象的空间里翱翔！”这些考虑使唐阿尔瓦罗感到羞愧，也觉得荒唐可笑，终于使他克制住了自己强烈的欲望，没敢去踩安娜的脚或用膝盖不碰一下她的腿。

那么帕基托同他的表妹埃德尔米拉这会儿又在做什么呢？那个健壮的乡下姑娘脸红得像个燃烧的火炭儿。当台上的唐璜跪在唐娜依内斯的面前问她在那个偏僻的河岸边空气是否好一些的时候，她的表兄正在踩她脚，悄悄向她诉说着像火花一样燎人的情

话，使她感到喘不过气来，直吞口水。她虽然身体健康无病，眼圈却阴暗发青。她不停地扇扇了，当剧情发展到高潮，小侯爵的笑话逗得她哈哈大笑的时候，她便用扇子遮住自己的嘴巴。小侯爵帕科总有说不完的笑话！

安娜并没有发现第四幕的情节同自己的生活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她还没有发展到第四幕的地步。“第一幕描写的就是将来的情景吗？她也会像唐娜依内斯那样屈服吗？她也会因爱情而发狂地投入唐璜的怀抱吗？她认为自己不会那样，她相信自己有力量永远不会失身，她那可怜的肉体毫无疑问是属于唐维克托的。但是，抛开这些不谈，第四幕多么富有诗意啊！瓜达尔基维尔河在下面流淌，映托着远处的塞维利亚小城，那里有唐璜的别墅，阳台下停泊着小船，月光下的山盟海誓……如果说这就是罗曼蒂克，那么，罗曼蒂克就是永恒的！”唐娜依内斯在诉说：

唐璜啊，唐璜，我请求你，
我向你高贵的品格发出呼吁……

这些诗句在那些愚蠢的庸人的薄似癞蟆蛤脏皮的嘴边已经重复了千百次，被他们玷污亵渎而变得粗俗可笑，但那天晚上安娜听来却有如一首动人的爱情诗，它表达了高尚、纯真、洁白无瑕的爱和对自己所爱之人的无限信任，是一切伟大激情的自然流露，安娜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她哭了，怀着无限的同情为依内斯而流泪不止。在安娜的眼中舞台正在演出的已不是什么爱情的场面；它充满了虔诚的宗教色彩，庭长夫人的灵魂已升华到了更高的理想境界，投入到普遍仁爱的完美纯洁的情感之中。她不知道它具体代表着什么，但她知道这种强烈的感情使她几乎晕了过去。

没有任何人发现安娜在流泪。唐阿尔瓦罗只注意到她的胸脯起伏得更快，吸气时抬得更高。这位见多识广的男人误以为她感激动是因为他英俊潇洒的身躯坐在她的身旁所致，竟认为这是

"纯生理作用"的影响，几乎失去理智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他试着去碰安娜的脚，而此刻她那不停的思路正想到上帝那把造物主及其臣民联结在一起的高尚纯洁的仁爱之爱。梅西亚很幸运，他未能触到安娜遮盖在长裙下面的脚，原来她刚刚把两只脚放在了埃德尔米拉坐椅的撑木上面。

唐璜和乌略亚修道院长的争吵把庭长夫人又带回到现实之中，她注意到好心的乌略亚特别执拗。由于她被唤起的想象使她不得不把舞台上的塞维利亚同贝图斯塔加以比较，所以当她看到那个安达鲁西亚的浪荡公子的冒险故事的不幸结局时，她感到十分恐惧，认为那是天意。唐璜杀死修道院院长的枪声使她不寒而栗，一种恐惧的预感攫住了她；她仿佛在一道闪电中看见唐维克托身穿黑色天鹅绒法衣仰面倒在血泊之中，唐阿尔瓦罗拿着手枪站在尸体旁边。

幕落之后，侯爵夫人宣布说，这出戏她再也无法看下去了。

"孩子们，我要走了，我不喜欢看死人和坟场，要看这些东西今后时间多得很！再见，你们喜欢看就留下。天哪！都十一点半了，演完非下两点不可……"

唐维克托向安娜简单介绍了以后的剧情。她想带着前半部分令她入迷的印象回家，便也同侯爵夫人和梅西亚一道离开了剧院。

埃德尔米拉与唐维克托和帕科留下没有走。

"夫人，我会带这姑娘回去。您能送安娜回家吗？"金塔纳尔对侯爵夫人说。

梅西亚把他们送上车。在道别时，他轻轻紧握了一下安娜的手，她吃惊地赶快抽了回去。

梅西亚又回到侯爵的包厢，同唐维克托聊了起来。他同帕科一向狼狈为奸：帕科需要有人转移唐维克托的注意力，以便能和埃德尔米拉单独呆在一起；小侯爵也经常为梅西亚提供类似的服

务，所以这次梅西亚便义不容辞地用谈话拖住唐维克托，成全了帕科。

此外，梅西亚总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加深同这位随和的阿拉贡绅士的交情，以便在适当时机把他变成自己的牺牲品，否则，他就连半个梅西亚也不够格。

唐维克托衷心地欢迎这位俊美的朋友，他对他大谈起自己对戏剧艺术的看法。像往常一样，他最后又抬出了他那套在西班牙还是一个日不落的大帝国的黄金时代所推崇的有关荣誉的理论。

“听我说，”唐维克托对正听得津津有味的唐阿尔瓦罗说，“您知道，我平时是个非常平和的人。我这个前省皇家法庭的庭长可以说是为了不愿意再签署死刑判决书才退了休的；没有任何人，我重复一句，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我受到了我们的祖先如此看重的那种过份苛求的荣誉感的影响，下面的年轻人认为这种荣誉感是不切合实际的。但即使如此，我们敢肯定地说——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如果我的妻子对我不忠的话，这当然是一种荒唐的假设，我就会像多次向托马斯·克雷斯波说过的那样，给她放血。”

（“你这个畜生！”唐阿尔瓦罗心里想。）

“至于她的情夫……唔，我可以先告诉他，使刀弄枪不是我的专长。我在业余剧场表演时，就是说，在我的年龄和社会地位还允许我参加演出的时候——我至今仍有这种爱好，我就懂得在舞台上不善于格斗是会叫人笑话的，于是我就从师学剑，说来也巧，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很有这方面的天赋。我是个性情平和的人，这是真的，而且从来也没有任何人招惹过我，我也没有动过别人一根毫毛。不过，你可以想象，要是有一天，唔……关于我的枪法，我可以说，我是个神枪手。不过我刚才说过，我会一剑把她的同谋捅了，是的，我喜欢这样。手枪是现代剧使用的武器。太俗气，因此，我要用刀剑杀死他。现在，还是再谈谈我的理论吧。我的理论是……，啊，我说什么来着？您还记得吗？”

唐阿尔瓦罗不记得了，但金塔纳尔提到要用刀剑杀死奸夫倒使他有点吃惊。

散戏后，梅西亚去了一趟俱乐部，回到旅馆已近三点。他躺在床上，心里想象着不久就可能实现的同庭长夫人在一起的快活的爱情场面，想借此慢慢入睡。朦胧中，他突然看见唐维克托那呆板温和的身影出现在面前；在这个荒唐的梦的一开头，他就看见唐维克托身披斗篷，头戴圆帽，手里提着一把利剑。那正是佩拉莱斯扮演唐璜时使用的那柄有一个巨大的十字护手的长剑。

第二天早晨安娜醒来时，已记不清自己夜里是否梦见过唐阿尔瓦罗。她睡得很死，醒来时已近十点，那位狡黠的金发使女佩特拉正笑盈盈地恭立在她的床边。

“我睡得太久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因为夫人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我？”

“是的，夫人在作梦，还在梦里高声喊叫……”

“是吗？”

“是的，您一定在作噩梦。”

“那你……都听见了……？”

“是的，夫人，我当时还没睡，在等老爷回来，因为安塞尔莫太不像话，早就睡了。老爷是下两点回来的。”

“你说我在梦中喊叫……？”

“那时老爷刚回来。他什么也没听见，他怕惊醒夫人，没进屋。我回来看夫人是否睡着或是否要点什么……我想一定是个噩梦，但我没敢叫醒您。”

安娜感到很累，口中无味。她担心这又是偏头疼的先兆。

“你说是噩梦，可我没感到难受……”

“啊，不，倒不像是个很凶的噩梦，因为夫人在微笑，身体翻来复去的……”

“那，那我说了些什么？”

“唔，夫人说了些什么？我听不大清楚……都是些很奇怪的话，还有一些名字。”

“什么名字？”安娜问道，脸羞得通红。“什么名字？”她重复问道。

“夫人在喊老爷。”

“喊老爷？”

“是的，是的，夫人在喊维克托！维克托！”

安娜知道佩特拉在说谎，因为她总是喊丈夫金塔纳尔。

使女毫不掩饰的微笑更增加了安娜的怀疑。

她不再问了，极力想掩盖自己的慌乱。

佩特拉走近床边，压低声音一本正经地对安娜说：

“这是给夫人的。”

“一封信？谁写来的？”安娜的声音在颤抖，一把拿过使女手中的信。

“难道那个疯子竟敢……？真是岂有此理！”

佩特拉看到女主人脸上露出不高兴的表情，便补充说：

“一定是讲经师的信，是特蕾西娜送来的，她是唐娜保拉的使女。”

安娜一边读信，一边点点头。

佩特拉像猫一样悄悄离开了房间，心里暗自发笑。

讲经师的信纸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日期的上方有一个紫色的十字。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朋友，请于今天下午五时至五时半来教堂找我。您无需等候，因为您是今天唯一的忏悔人。您知道，今天本不该我坐堂，但我觉得最好还是请您今天下午来，原因我会向您说明。您的亲爱的朋友和仆人。

费尔米恩·德帕斯

署名前没写“神父”二字。

“好奇怪！从前天下午起安娜就把讲经师忘得一干二净。从唐阿尔瓦罗骑马出现在广场之后，那个令她尊敬、爱戴和仰慕的精神之父的严肃而优雅的形象就从未进过她的脑海。他突然的来信使她大吃一惊，仿佛她不忠的罪行被他当场捉住了一样。安娜第一次为自己轻率的行为感到羞耻。唐维克托本人在她身上未能唤起的感觉现在被唐费尔米恩唤醒了。她现在认识到自己的灵魂的不忠。但是好奇怪！她竟对一个她并不负有也不可能负有忠贞义务的男人表现了不忠。”

“是的，”她想，“我们早就说好我明天一早就去忏悔，但我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现在他把忏悔的时间提前，要我今天下午就去。这不行！我没有思想准备。带着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这种灵魂中的反叛……我不能去！”

她很快穿好衣服，取出一张像讲经师的信一样也有香味而且更香的纸，给唐费尔米恩写了一封口气十分委婉的信。她心情很激动，一面写，手一面发抖，好像在干一桩背信弃义的事情。她欺骗他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又得了偏头痛，请求他原谅，并说她会让他知道……

她把这封说谎的信交给佩特拉，吩咐她立即交给收信人，并且不要让老爷知道。

对安娜频繁地去教堂忏悔，唐维克托已多次表示反对。由于他害怕别人议论，说他缺乏决断，在家里说话不管用，所以每当他生气的时候，就要大吵大闹一番。

为了避免这种令人厌烦的吵闹，安娜总是尽量不让丈夫知道自己经常去教堂的事，尽管每次吵闹都毫无结果，毫无意义。

“那位好心的丈夫决不会想到这都是为了他好。”

在这些秘密行动中，安娜把佩特拉当成自己的心腹和同伙。但尽管女仆表面上装作相信女主人所说的掩盖信教的种种理由，

心里却十分怀疑其中必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动机。

在给讲经师送信的路上，她心里在想：

“正如我担心的一样，是两个人，他们是两个人，一个魔鬼，一个圣贤。人间天上，处处逢缘！”

安娜一整天都感到烦躁不安。她并不因给唐阿尔瓦罗求爱的胆量增添了翅膀——尽管只是薄薄的精神纱翼——把自己的名誉置于危险的境地而后悔，也不为欺骗了可怜的唐维克托而遗憾，因为她还为他保留了肉体——他的合法财产。她感到遗憾和悔恨的是，昨天整整一个晚上，虽然她曾有过那么多崇高的思想感情，却一次也没有想到讲经师。

“而且现在她竟在欺骗他，说自己身体不适，不去见他。她害怕见到他！甚至那信中温柔的、近乎亲昵的口吻也是欺骗人的。这样做真是太有愧于心了！她可以为金塔纳尔保留肉体，为什么不该为讲经师保留灵魂呢？”

第十七章

万圣节那天，天刚刚黑下来，佩特拉向正在花园里的弗里利特的蓝桉树林中散步的庭长夫人通报说，讲经师来访了。

安娜对讲经师的造访感到吃惊，甚至有点惊慌，便吩咐说：

“把我房中的灯点上，但先请他到花园来。”

讲经师穿过庭院走进花园，安娜正坐在凉棚下等他。“傍晚的天气真美，就像九月一样。但好天气不会持续太久，几天后贝图斯塔就要变成雨中世界了。”

他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讲经师问到她的偏头痛，安娜感到很尴尬。

“她已把撒谎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她竭力说明自己不顾偏头痛来花园的原因。

讲经师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可爱的朋友欺骗了他。

教士的脸色变得苍白，说话的声音也在颤抖；他坐在安娜为他准备的摇椅上晃来晃去，很不安神。

他们继续谈着无关紧要的琐事。安娜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唐费尔米恩说明这次不寻常拜访的原因。

问题是那个原因不便明言。他来这儿是因为情绪不好，想发脾气。他已经开始感到这是一个错误，心里很后悔，其中的原委他自然不能向这位夫人讲明。

“巴儿狗”，就是充当唐娜保拉走狗的那个神父，有乔装去剧院的嗜好。他在神学院就养成了这种充当间谍的习惯。当时院长常派他去剧场的顶层楼座监视学生，回来向他告密。可现在他去剧场搞侦探活动完全是出自自愿。昨天晚上他也去了剧院，并且看见了庭长夫人。第二天早晨他便将此事告诉了唐娜保拉，而她

在同费尔米恩共进午餐时又设法把这一消息插入了他们的谈话之中。

“我不相信这位夫人昨天会去看戏。”

“可我知道她去了，是在那儿看见她的人告诉我的。”

讲经师感到难过；他的这位新朋友伤了他的自尊心，使他很难堪。贝图斯塔的善男信女们，或者说全城的整个信教界，都把戏剧看成是四旬斋戒期中和其他几个日子(其中包括万圣节)里被禁止的娱乐。昨天晚上，许多拥有包厢的夫人太太们都没去看戏，也不准任何人进他们的包厢看戏，以表示她们对演出的强烈抗议。帕埃斯小姐没有去；号称“君士坦丁大帝”的唐娜佩特罗尼拉从来不进剧场，虽说她为自己的四个侄女预定了长期包厢，这次也没让她们前去。

“可是安娜这个公认的讲经师最庞信的忏悔弟子，一位最热诚积极的天主教徒，却在禁演日去剧场抛头露面，竟然把一切礼仪丢到九霄云外，公开对抗虔诚的宗教禁忌，特别是她并不经常光顾那类地方，而且，又是在万圣节的晚上……”

讲经师怀着愤怒的心情离开了家。“此刻他并不担心她是否去看过戏，总有一天情况会改变的。问题是人们会议论纷纷，唐库斯托迪奥、副主教以及其他对手都会嘲笑他，说他对自己的忏悔者没有影响。他害怕出丑。这全怪他自己，因为他迟迟没有上紧安娜那颗对宗教忠诚不贰的螺丝。”

他走进圣器室，正碰上尊贵的里帕米兰大祭司和副主教莫雷洛先生在争论。大祭司声色俱厉，挥臂舞拳，简直像击剑；副主教则心平气和，满面笑容地坚持说，庭长夫人若是个真正虔诚的信徒，她就不该在万圣节的晚上去剧院看戏。

里帕米兰高声叫喊：

“我的先生，要知道社会责任高于一切！”

副主教生气了。

“啊！啊！”他说，“不对，大祭司先生！是宗教责任，是的，宗教责任……”

他用颤抖的手掏出自己的珍珠母鼻烟盒，用鼻子深吸了两下，他总是以这种方式把那不完整的句子说完。

“社会责任确实值得尊重。”一位年轻的教士说，他是礼仪与司法部长的表弟。里帕米兰的观点似乎表达了支持王室反对教会的意思，作为部长的亲戚，这位年轻教士自然觉得应该支持。

“社会责任嘛，”格洛塞斯特尔反驳道，他的话说得心平气和，深思熟虑，有板有眼，而且亲切动人，“社会责任，如果让我说，是很值得尊重的，但是无限仁慈的上帝希望社会责任能永远同宗教责任协调一致。”

“荒唐！”里帕米兰跳起来喊道。

“荒唐！”副主教说，同时用力把手中的珍珠母鼻烟盒合上。

“荒唐！”那位保皇主义者教士也坚定地说。

“先生们，一个人的各种责任不能互相矛盾。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正因为是社会责任，所以不得与他的宗教责任相对立。那位极受人尊敬的作家塔帕雷利① 就是这样说的。”

“塔帕——什么？”副主教问道，“你少跟我谈那些法国佬！我莫雷洛本人就一直是个非正统分子。”

“诸位，别扯远了，”里帕米兰喊道，“问题在于……”

“没有扯远！”格洛塞斯特尔坚持说，他不愿意当着讲经师的面继续坚持他关于庭长夫人缺乏宗教虔诚的理论。

他巧妙地把争论引向哲学问题，然后又转入神学，这就像用水浇火一样。这些尊贵的头面人物对神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敬意，从不愿意议论这些神圣而崇高的问题。

唐费尔米恩刚走进圣器室时所听到的那些话已足以使他明

① 19世纪意大利耶稣会经济学家。

白，他们谈论的正是安娜看戏的事，这无疑增加了他的坏情绪。“全贝图斯塔都知道了，他的精神影响失去了信誉……而造成这一恶果的人却对他冷酷无情，拒绝见他。”他曾与她约定，她今后的忏悔时间由上午改为下午，以避免引起其他去教堂的太太小姐们的特别注意。“您应当同其他女人一道忏悔；另外再找几天别人不知道我坐堂的日子，具体时间我会提前通知您，这样我们就可以多谈一会儿。”这就是他打算要对她说的话，但她却回信说她“偏头痛”。在帕埃斯家他也听到人们在谈论剧院的丑闻。“不少太太夫人们原说不去看戏的，结果还是去了，就连从不进剧场的安娜·奥索雷斯也去了。”

讲经师离开帕埃斯家时肺都要气炸了。早已怀有嫉妒之心的奥尔维多脸上那充满讥讽的微笑，简直使他怒不可遏。

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他竟直奔新广场而去，快步走到那个黑暗的角落，敲开了安娜家的大门，来到了庭长夫人的面前。

可是现在他能把自己造访的理由讲出来吗？

当唐费尔米恩了解到安娜欺骗了他，明明没有病却编造理由不去赴约时，心中的怒火几乎要爆发出来，他使出全部习惯力量才控制住自己，保住了脸上的笑容。

对这个女人他有什么权利呢？什么权利也没有。如果她要反叛，他能够制服她吗？不能。难道使用宗教恐吓？这也不行。对这位夫人来说，宗教绝不意味着恐吓。用规劝、感情和爱心？他也不敢夸口说已经说服了她，或唤起了她心中的感情，当然更谈不上爱心——他所追求的精神之爱。

委曲求全才是唯一的办法。“先恭后倨”是他的信条，当然这同福音书上的教悔毫无共同之处。

看起来家常话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讲经师不希望这次造访空手而回，于是沉默下来以结束那毫无意义的闲谈，然后用浑沉

而忧郁的眼光仰望着星空(他正好坐在凉棚的入口处)。

此时已是入夜时分，但并无寒意，至少他们都没觉得寒冷。佩特拉回禀说房内的灯已点上，安娜对唐费尔米恩说：

“好，我们进屋谈吧。”

讲经师却说如果安娜现在感觉良好，坐在外面也无妨。

唐费尔米恩的沉默和仰望星空的举动使安娜相信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确实如此。只听讲经师说道：

“我还没有向您说明我要您今天下午去教堂的原因。我想告诉您——这也是我的来意——除了急于知道您的健康情况之外，还想告诉您，我认为您上午忏悔不太合适。”

安娜用询问的眼光望着他。

“这有多种原因。您曾对我说唐维克托不愿意您常去教堂，特别是这需要您早早起来；要是您下午去，他就不那么担心了，而且他也不会每次都知道您去了教堂。这不是欺骗，如果他问起来，可以如实对他讲；如果他不问，也不必声张。既然这是一件清清白白的事，就谈不上欺骗，也用不着掩饰。”

“您说得对。”

“另一个原因是我很少在上午听忏悔，我对您破例会引起我的政敌的议论。我的敌人很多，各种人都有。”

“您有敌人？”

“唔，我的朋友，您能数清天上的星星吗？”他用手指了指天空，“我的敌人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数也数不清。”

讲经师笑了，犹如一位烈火中的殉道者。

唐娜安娜为自己欺骗和忘怀了这位圣贤般的男人而深感内疚。他因为道德高尚而遭到诽谤，却毫无怨言。他的笑容和比喻打动了她的心弦。“他有敌人！”她心里想着，感到一种要保护他不受伤害的强烈愿望。

“还有，”唐费尔米恩接着说，“有一些自认为非常虔诚很有道德的太太和先生却绕有兴致地在教堂里观察别人进出忏悔室；他们喜欢注意谁常去忏悔，谁不常去，谁忏悔了多长时间，等等……我的敌人也利用这些流言蜚语大作文章。”

庭长夫人的脸红了，她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

“因此，我的朋友，”德帕斯继续说，他觉得不宜在最后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您还是在通常的时间同其他夫人们一起忏悔为好。有时您可能有许多事要说，您可以事前提醒我，我可以在我不听忏悔的日子为您安排时间。这样不会有人知道，因为我想他们还不至于卑鄙到如此程度，去打探我们的每一个行动。”

安娜认为安排另外的时间是十分危险的，但她不愿以任何方式去反对这位圣贤般的唐费尔米恩。

“教父，我一切听您的吩咐。您说什么时候忏悔都可以，我完全信任您。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对您讲了心里话，您了解我的全部思想感情；我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您的身上，您使我在无边的黑暗中看到光明。”

安娜说到这里，发觉自己的语言有些过甚其实，不太得体，便停了下来。那些比喻使用得很不恰当，但她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愿望而又不说得过于具体。

讲经师没有去考虑安娜的措词，听到自己的朋友的这番话，他感到十分欣慰。

这是一种鼓励。于是他说出了那件使他痛心的事情。

“现在，我的孩子，那我就使用——也许是滥用——您给予我的这种独断的权力来责备您几句。”他低下头，微微一笑。

他又一次微笑，并长时间地看着她。他很少使用这种目光看人。

安娜感到一种孩子般的恐惧，正如德帕斯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恐惧更增添了安娜的妩媚。

“昨天您去看戏了？”

庭长夫人睁大了眼睛，仿佛在不假思索地说：“那又怎么样？”

“您很清楚，许多灵魂卑微的人把偏见视为宗教，我一般反对这种看法。您去看演出，这不仅是允许的，也是应该的。您需要娱乐，您丈夫也很豁达，请您去看戏也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昨天是忌日，人们不应该去剧场。”

“我当时忘记了……而且我也没认为……说真的……那似乎不……”

“当然，阿尼塔，当然。但问题不在这儿。昨天看戏也好，在其他日子看戏也好，对您来说都是清白的。问题是贝图斯塔的宗教界，当然归根到底也是我们自己所属的阶层，他们也许把某些思想看得太绝对，走了极端，但看问题的方式还是和我们最接近的，这一可尊敬的社会阶层把违背某些宗教习俗的行为视为丑闻。”

安娜耸了耸肩膀。“她不理解。这算什么丑闻！她在剧场从一个高尚的思想境界跃入另一个高尚的思想境界，感受了那种艺术的和宗教的热情，使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启示。”

讲经师一眼就看出了自己的病人(他是一位心灵的医生)拒绝服药。他想起了那个爬山的比喻：“她不愿意爬陡坡，那就让我们把它变得像平地一样。”

“我的孩子，问题不在于您本人失去了什么；不会因为您看了戏就危及了您的品德，一点也不会。但是，”他的语气又恢复了原来的幽默，“我作为医生的荣誉又怎么样呢？您可以想一下，病人不听我的话，人们已经在议论纷纷，说讲经师的忏悔女弟子在万圣节不为亡灵祈祷而跑去看《唐璜》，看来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也根本不怕他生气。”

“人们在这样说吗？”

“嗐！在圣文森特·德保罗学会，在唐娜佩特罗尼拉家中(尽管她是维护您的)，甚至在教堂。莫雷洛先生也怀疑唐娜安娜·奥索雷斯·德金塔纳尔的虔诚。”

“这么说是我太轻率，使您难堪了？”

“看在上帝份上，我的孩子，快别这样说！那只是您的想象，阿尼塔，是您的想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控制自己的想象呢？难堪！轻率！只有我负责的事才能使我难堪，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感到难堪。您并没有做什么轻率的事情，您只是天真幼稚，您忘记了那些爱说闲话的舌头。不过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可以想见，对那些闲言碎语我会看重吗？刚才我不过是开个小玩笑，为的是把我们引上对我们两人有更重要关系的话题，那就是医治您的心灵的问题，即有关道德的各种问题，因为您知道，我认为一个好医生(不是专指索摩查医生，尽管他是一位杰出的人，医术也不错）可以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讲经师停顿片刻，他不再看星星，而把摇椅朝庭长夫人拉近些，然后又接着说：

“阿尼塔，尽管为了某些您知道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冒昧地以一个心灵的医生而不只是作为一个对您的罪过进行分析和排解的神父在忏悔室中同您谈话；尽管现在通过您的忏悔我对您内心的变化已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我认为，”他的声音颤抖起来，担心自己的话过于冒险，“我认为，如果我们有时能在教堂之外讨论某些问题，谈话的效果一定会更大些。”

坐在黑暗中的安娜感到两颊发烧。自从她认识讲经师以来，这是她第一次把她看成是一个男人，一个英俊、有力的男人。某些恶毒的人说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好色之徒。在说完上述一番话之后，二人沉默了片刻，讲经师可以听见安娜急促的呼吸声。

接着，唐费尔米恩又平静地说：

“教堂中有些事要求我们慎言慎行，以致对许多有趣的问题不能进行分析。而且我们总是那样忙忙碌碌；我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可能无视我作为法官的身份。您在忏悔室也不能畅所欲言，这使我不能够完全了解您的意思。另外，在教堂里似乎也只能无精打采地谈论什么是罪过或导致犯罪的原因。比如说要分析一下您的高尚品质，那几乎就是亵渎神明。我们去教堂当然不是这种目的；可是就我们的特殊情况而言，谈论这些内容是必不可少的。您读过许多书，一定清楚地知道，许多教士在描写当时妇女习俗和性格时，往往大书特书她们的阴暗面，把她们写得一团漆黑，因为他们写的多是忏悔的妇女讲述自己堕落的故事，对她们的过失宁肯夸大也不愿隐瞒，但对她们的美德和高尚品格却只字不提，这样的教士作家为数不少，在我们西班牙，有名的就有伊塔的大祭司①、蒂尔索·德莫利纳② 和其他许多人。”

安娜静静地听着，两唇微微张开。讲经师的话语犹如潺潺流过细沙铺就的河滩和长满鲜花的田野的溪水一样温柔动听，深深吸引着她。她不再去想唐费尔米恩的敌人的那些粗鲁的诽谤。她已经忘了他是一个男人，甚至不会害怕去坐在他的膝头。她曾听人说过，在纽约的电车上，一些夫人小姐就是坐在先生们的膝头上的。

“所以，”唐费尔米恩接着说，“我们需要了解全部真实情况，既包括丑恶的，也包括美好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医治健康的东西呢？有用肢体为什么有时要截掉呢？我发现在教堂中您有很多事情不敢讲，而在这儿我相信您会讲出来的。我需要的就是这种朋友般的家人般的信任。另外，您不仅需要批评、指正，也需要鼓

① 即17世纪西班牙著名戏剧家鲁伊斯·德阿拉尔孔。

② 17世纪西班牙著名剧作家。

励和真诚而高尚的赞扬，因为在您认为十分不好的某些思想和行为中也包含着许多好的方面。在忏悔室里就不可能对此进行充分的分析，因为，严格说来，这种分析对忏悔来说是格格不入的。我已说得够多了，从一开始您就懂得了我的意思。啊，还有一点，我想起来了，我们在教堂外谈论问题，您可以不必不断地忏悔，别人也不能对您是否经常遵守圣礼妄加议论。再者，在您的忏悔日，我们也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处理您的大小过失了。”

讲经师对自己的大胆颇为吃惊。他事先并没有准备提出这一计划，当时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想法，而且因觉得过于唐突被多次打消。这是一个鲁莽和冒险的动议，由于激情所致，可能吓着庭长夫人，使她怀疑自己的用意。讲经师讲完之后，心里不寒而栗，等待着安娜的反应。

天真的阿尼塔对这一计划充满热情，完全赞同讲经师提出的理由，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她那热情而充满诗意的思想给唐费尔米恩的想法增添了力量。

哦，是的，那样做真是再好不过了，她可以继续进行在教堂开始的忏悔，把属于上帝的东西给予上帝；她接受了那份虔诚的友谊，使她那备受折磨的空虚的心灵可以为他敞开，并从他那儿得到忠告和安慰。

讲经师听着安娜诉说，一面静静地沉思默想。他把隐藏在暗处的头靠在爬满茉莉和忍冬的凉棚架的铁横杆上。安娜滔滔不停地娓娓而谈，她兴奋地说到她的悲哀，渴望得到安慰，她的话语犹如天籁从心中流出，像甘露一样注入他的心田。紧张的气氛消失了，干涸得到了滋润。“说吧，说吧！”教士心里在说，“感谢您那张嘴！”

万籁俱寂，只听见安娜甜蜜的话语，偶尔也传来微风拂过细沙路面吹动落叶发出的沙沙声响。

讲经师和庭长夫人都忘却了时间。

“是的，您说的很对，”她说，“我是这样需要友谊和劝慰的话语，多少天来我生活在痛苦之中，没有一点好情绪，剩下的只有悲伤和绝望。”

“啊，不，阿尼塔！绝望，这是多么可怕的字眼！”

“您简直无法想象我昨天下午的心情。”

“您心里很烦，是吗？是那些钟声……？”

讲经师笑了。

“请您别笑；正如金塔纳尔说的，那是我的神经质，或类似的什么毛病。反正我烦得要命，这也许是个大罪过，我相信要是我能有什么办法……”

“您不要这样说，”讲经师打断她的话，语气尽量和缓地说，“您能想法解除自己的烦恼，那不能算是罪过；要是不想办法那才是罪过。感谢上帝，我们现在能够也一定会想出办法，这是我们的任务，亲爱的朋友。”

安娜知道自己想说的一切几乎完全被她这位知己所理解时，她也被自己的忏悔弄得神痴魂迷。她决定把剩下的一切即那个烦闷的下午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讲经师，只隐瞒了她认为纯属偶然的那件事。对于唐阿尔瓦罗和他的白马她只字未提。

“在其他时候，”她说，“那种空虚会变成眼泪，变成对自我牺牲的渴望和寻求自我否定的决心，这您是知道的；可是昨天，我的兴奋转换了方向。我不知道……不知道怎样才能讲清楚。如果用我知道的唯一方式向您解释……把它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罪过或一种反叛，那太可怕了——可我感觉又不是那样。”

讲经师终于听到了他的朋友在那些反叛的时刻心灵中所发生的事情，她认为那是她孤独灵魂的历史上最光彩的时刻。尽管她没有详细描述自己的思想情感，但他已听得十分明白。

使他难以理解的是《唐璜》这出剧怎么会使安娜想到上帝并产生了温柔而深沉的虔诚。

“她说她也许是疯了，但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些毫无家教色彩的场合里，她也常常为令人慰藉的虔诚所支配，为上帝流出挚爱的眼泪，心里产生出无限的希望，无边的仁慈和不言而喻的信念。一天，她给了一个穷孩子一些钱去买一个像其他孩子正在玩耍的气球，她随后赶紧把脸转向一边，生怕别人看见她在哭。那眼泪开始很苦，但随着她脑子里产生的那些思想，却慢慢变得甜蜜起来。她的心灵中出现了上帝的形象，像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和一只巨手在抚慰她心中的痛苦。对此她无法理解，无法解释。”她请求讲经师理解她。“当她看到新入教的修女唐娜依内斯落入唐璜的怀抱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讲经师看得出，那也说不上是什么宗教性的场面，但她对那个无辜的为感情所驱使的女人同样产生了无限的同情，而且随着她的思路的发展，她想到了上帝，感到她爱戴的上帝就在自己的身边。这同那天她送给穷孩子一只彩色气球的情形完全一样。那是为什么呢？她心里清楚地知道那不是真正的虔诚；在上帝的眼中，这种感情冲动是毫无意义的。可是，难道说那仅仅是神经质发作吗？那会不会是一种从童年起就被扭曲了的冒险的和冲动的灵魂的危险的征兆？”

“它是多种因素的结合。”讲经师竭力控制住安娜传染给他的感情冲动，用非常平静和慎重的语气说，“是的，多种因素的结合。中间有可以发展为美德的宝贵感情，也有危险。昨天晚上的危险就很大(他并不知道昨晚唐阿尔瓦罗到过安娜的包厢)，以后必须避免这类情况发生。”

庭长夫人还谈到，她十分渴望能飞出她那陈旧家庭的狭小的天地，得到更广泛更深刻的感受，生活得比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女人更有意义，她也谈到普遍的仁爱，这并不可笑，尽管那些不理解的人对此加以嘲讽。她甚至说，她的丈夫维克托·金塔纳尔成天沉溺于戏剧、收藏和打猎以及同弗里利特鬼混，思想庸

俗，感情冷漠，对她情不深、意不切；如果说她对此会感到真正的满足，那无疑是骗人的谎话。

“这一切都充满了危险，已到了犯罪的边缘。”讲经师对安娜的话作了总结之后又补充说。

“是的，我刚才说过，可以这样解释。但这和我的感觉不同，情况并非如此。唔，肯定地说，正如我感到的那样，我说的那些都不是罪过。有这些感受是危险的，这我不否认，但不是罪过！另外，”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变了，“听起来这是荒唐可笑的，就像粗俗愚蠢的罗曼蒂克，这我很清楚，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不是！”

“可是，亲爱的朋友，我十分理解您的感觉，而不理解您的话，您应该相信我。我是根据事物的本身加以理解的。但仍然存在着导致犯罪的危险，因为它确实就是一种危险。听我说，阿尼塔，您很快就会看出我们是相互理解的。我刚才说过，这种危险会导致犯罪，但我还要补充一句，如果您火热的灵魂的全部精力不是用于一个可尊敬的女人所追求的目标时，阿尼塔，那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罪过；要是我们不把这些精力用于一种健康的和高尚的事业，它们就会偏离方向去寻求捷径，走上犯罪的道路，请相信我吧，阿尼塔。您因为给了一个孩子一只彩色气球而想到上帝，有了与上帝同在的感觉，这是很好的，很圣洁的。如果说您讲的事情中有点泛神论的成份的话，这并不危险，因为这事情发生在您身上，无论如何，我总会设法帮助您把这种罪恶消灭在萌芽状态。但现在这不关我们的事。您看见一个浪荡公子进了修女的禅房，或那个修女去了浪荡公子的家，倒进了他的怀抱，看到那亵渎神明的情人们拥抱在一起而想到了上帝，这就既不好也不圣洁了。那是错误的，是对正当虔诚的嘲弄，是自私的傲慢对健康道德的蔑视，是企图通过深渊、泥潭和各种不圣洁的途径妄想达到正义的人们通过完全不同的道路才能达到的境界。请原谅我说

的这样严厉。在这一时刻我说这些是完全必要的。”

讲经师停顿下来，以便观察一下安娜是否在他为她设置的坡路上爬得过份吃力。

安娜神情严肃，静静地思考着忏悔师的话。她在回忆，完全沉浸在思索之中。她没有意识到她的精力令她满意；讲经师的反对意见使她感到快乐。与那些赞扬与恭维相比，她更喜欢他那严厉甚至刺耳的话语。

讲经师松了松拉紧的弦，继续说：

“我们现在最急需的是很好地利用您那些好的倾向和虔诚的素质——我暂时就这样称呼它，因为现在向您讲美德的等级以及获得美德的正路和邪路还不是时候，这是一个十分棘手又充满危险的问题。我刚才说了，我们必须利用您那向往虔诚和喜欢思考的倾向，这是您长期形成的倾向，从童年起，通过参加宗教活动您就逐渐培养了自己这种倾向，对增强您的道德观念一直起着良好的作用。现在您了解了许多基督教活动存在的原因，也就是公众崇拜活动的原因所在。这种原因在我们真正的宗教中比在那些冷漠的新教活动中更为显著，更为郑重。您需要能唤起您上帝圣洁思想的目标，需要能使您的心灵充满虔诚精力和满足您自己所说的普遍仁爱本能的工作和活动。这一切，我的孩子，都可以在一个虔诚女人或一个宗教狂（这话说得不好听）表面庸俗甚至空虚（这是唐娜奥布杜娜一贯的说法）的生活中得以满足和实现。是的，我亲爱的朋友，”讲经师说到这里不禁笑了起来，“为了满足您对普遍仁爱的渴望，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成为一个宗教狂，现在是轮到我要求您理解我了，请不要过多注意我的话的字面意义而忽视了其精神实质。您应当成为一个宗教狂，那就是说，您不应当只满足于一个礼拜者或基督徒的称号，而实际上却过着异教徒的生活，相信‘本质的东西不是形式而是客观存在’、‘宗教礼仪和教规都是为卑微的灵魂制定的’等等之类的陈词滥调。不是这

样，我的孩子，万物都是本质的，形式就是存在。上帝对一个希望爱他的女人说出下面一番话是自然不过的：‘啊，我的孩子，记住我的话，你不需要索里利亚所描写的修女与浪荡公子的那种爱情。快走进我的教堂，在那儿你会感受到心灵上的鼓舞，而去祈祷、去沉思、去从事那些信仰、希望和慈善方面的活动，这一切当中都包含着对我的尊崇和敬仰。’”

听到讲经师使用这些随便和近于玩笑的语言来谈论如此高尚神圣的事情，安娜感到又想哭又想笑，于是便像安德洛玛刻① 一样，眼里含着眼泪笑了起来。

时间在飞快地流失。远方大教堂的钟楼似在透过渐渐升起的薄雾偷偷注视着凉棚里这对谈话人，此刻响起了第三次钟声，好像发出警告说他们已经谈得太久了。但他们却没有听见钟楼发出的提醒信号。

佩特拉站在院子的暗处自言自语地说：

“差一刻就八点了，他们仍没有一点要谈完的迹象。”

使女十分好奇，便大着胆子踮着脚尖朝凉棚走了几步，生怕踩着地上的落叶发出声响。但后来她担心被人发现，又退回了院子。在那儿她只能听见他们在低声交谈，却听不清在说些什么。不一会儿，她听见安塞尔莫开客厅大门和主人走路的声音，便跑去迎接他。老爷如果问起夫人，她准备说谎，就说夫人上三楼或阁楼去了，反正随便说个地方，说她在忙家务活。她打算把讲经师来访的事瞒过主人，尽管没人要她这样做。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她应当满足女主人和她的朋友唐费尔米恩的愿望。“她不是瞒着唐维克托给讲经师送信的吗？既然这样，现在也没有必要让他知道他们在凉棚里，在黑暗中谈了一个多小时的情况。”

---

①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赫克托耳之妻，同丈夫告别时她“眼中含着泪水微笑着”（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六章第484页。）

金塔纳尔没有问起他的妻子。这并不奇怪，他经常忘记她，特别是当他手头有事的时候。他吩咐把他书房的灯点上，随后便坐在书桌前，把上面的书报挪开，把带回的一包东西放在上面，里面装有一个给枪上子弹的机器。他才同弗里利特打过赌，说他可以在一小时内装多少打子弹，现在回到家中打算试验一下。除此之外，他没想别的事。佩特拉把灯拿来，金塔纳尔瞪了她一眼；那眼神是如此的茫然，仿佛在搜寻什么，佩特拉有些惊慌失措。

“佩特拉！”

“老爷？”

“啊，没事……佩特拉！”

“我在这儿，老爷。”

“那个钟还在走吗？”

“在走，老爷，您昨天才上的弦。”

“这么说差十分钟就八点了？”

“是的，老爷。”

佩特拉在颤抖。不过，如果老爷问起夫人，她仍准备说谎。

“很好，你去吧。”

唐维克托开始快速地装子弹。

而此时，讲经师正在大讲特讲他关于所谓宗教狂的生活的那套宏论。

“现在安娜应当朝着自己的‘完美之路’① 迈开第一步了，准备工作可以说已经完成。大多数妇女去教堂、参加宗教集会和进行其他日常家教活动只不过是例行公事，从而降低了这些虔诚活动的道德价值，而安娜却可以在这些同样的地方与同样的活动中得

---

① 《完美之路》是西班牙天主教奥秘女神学家圣特蕾莎(一译特蕾莎或德肋撒)(1515—1582)论述宗教生活的一部著作。

到许多有益的东西，为自己的灵魂找到有价值的寄托。圣特蕾莎是个什么人？一位修女，她创建了许多修道院，但有很多修女却始终未能超越世俗的束缚。一个修女的生活也可以落入纯粹的俗套之中，变得在上帝的眼中毫无价值，不能满足一个热情灵魂的渴望。然而，特蕾莎却把修道院的生活描写成无限广阔的天地和阳光灿烂的世界！伟大的工作需要我们自己去做，如果我们有这种能力的话。但是，我们必须在日常的宗教活动中去寻找这种机会。这就要求安娜今后按时出席各种宗教仪式，去听更多的讲经会和弥撒，参加九日祭活动，成为圣文森特学会的积极分子，去看望和照顾病人，参加传道会的工作。开始时，这些活动可能会显得累人、繁琐、枯燥，甚至偏离了通往圣洁虔诚生活的道路，但是慢慢地，她会对这些平凡的活动产生兴趣，深刻地认识祈祷和公众礼拜的神秘魅力。对那些缺乏热情或一般信教的群众来说，这可能似乎只是一种无足轻重的消遣，因为他们去教堂时只带了自己的感官；但对怀有深厚虔诚之心的人来说，那却是富有教益的场面。”

“您会看到，”讲经师说，“总有一天您不需要索里利亚或其他任何诗人而流出温情的眼泪，您的思想也会逐步提高，正如您自己说的，最后提高到上帝圣洁思想的高度。教会确实有能力找到通向心灵的道路，您会看到这一点，亲爱的朋友。在许多您现在也许认为没有兴趣和无关紧要的礼仪、仪式或隆重的礼拜中，您将会认识圣母的智慧。我们的宗教节日是多么美好啊，亲爱的孩子，比如圣诞节来临之际，您可以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去重现耶稣降生那充满圣洁诗意的情景。那些极为普通的颂歌在您的眼中就会再次变成伟大的诗篇、温情的泉源，您会一边想着圣婴一边感动地啜泣。到那时您就会对我说，您的眼泪要比昨天晚上您为《唐璜》流出的眼泪要甜美的多，清新的多。”

“您不必去听所有的布道，”德帕斯继续说，“尽管一个普通的

乡村牧师的演说中，粗糙质朴中有时也不乏宝贵的真理和值得称颂的教益，也能发现一些深刻诚挚的哲理和无愧于《圣经》的新寓言故事。但这种情况并不常发生，因此，您最好还是去听那些知名的布道家的演说。比如有时主教想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学要亲自布道，您可以去听他的讲演，或听其他优秀传教师讲演，有的时候您也可以听我布道——如果我这样说不算过于自负的话，但愿上帝保佑我不至于讲得太糟。由于有些事情不宜在圣坛上讲而需要在忏悔室或私下交谈，也有些事情需要在讲坛上宣讲而在下面面对面交谈会显得荒唐可笑。比如在我想对您说的那些事情中就有这样的情况，也就是您思想中出现上帝的模糊经历，这些经历受到了泛神论的侵蚀，但您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孩子。”

讲经师继续谈到他为安娜的宗教生活所安排的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她现在就要将自己的身心全部奉献给宗教。他最后特别谈到她应该读些什么书的问题。

他专门推荐了某些圣者的传记以及圣特蕾莎和其他几位神学家的著作。

“读一读圣特蕾莎和圣简·弗兰西斯① 的生平就可以了，要从字里行间去体会，以便走上完美生活之路，当然不是马上，而是以后。一开始，不要拿自己的生活同圣人的生活相比，那样会使您感到气馁，这是很危险的。当您看到您认为值得称赞的行为在特蕾莎的眼里却是罪过时，您会失去信心，那样就糟了。当您认识到由于巨大的虚荣心作怪自认为自己不错而实际还相差很远或把圣者所说的魔鬼的声音当成上帝的召唤时，您会感到十分羞愧。您不要停留在这些篇章，不要去比较，您应该继续读下去……当您在有益于身心的原则指导下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把书重读一遍，您就会发现每读一遍您都有新的理解，新的收获。

---

① 17世纪法国修女，访修会创始人。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目标看成是也要成为一个圣特蕾莎，那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因为那样我们会觉得道路十分漫长，永无尽头，永远也到达不了终点，以致望而生畏，连第一步也迈不出去。我们能走多远，达到什么境界，将由上帝决定。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迈开双脚，向前走，不止步。

"那是不是说，我们就要身穿法衣，面带痛苦的表情，两眼盯着地面，闷着头往前走呢？是不是我们就要在家里用审问来折磨自己的丈夫，拒绝同他散步，并与世隔绝呢？愿上帝饶恕我们，阿尼塔，愿上帝饶恕我们。家庭和睦不是儿戏……还有我们的健康，我们身体的健康会变得如何？难道我们不想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吗？难道我们有了病不想得到治疗，尽快康复吗？刚才我们不是还谈到精神和心灵疾病的治疗吗？身体也需要新鲜的空气和正当的消遣。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根据情况作出一定程度的安排。"

一阵冷风吹过，庭长夫人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被风卷起的枯叶汇集在凉棚门口。讲经师像被谁踢了一脚，马上站起身来，惊慌地说：

"我的天！已经太晚了。我们只顾谈话，把时间都忘了……"

"他可不想叫唐维克托发现他们在这种时刻单 独 坐在花园的凉棚下乘着星光聊天。"讲经师心里这样想，但没有说出来。他高声说着话走出凉棚，但声音也不太高；他装出一副不怕人听见的样子，但无法掩盖内心的怯弱。

安娜跟随后面也走出凉棚，但仍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之中，早已把丈夫的存在和白天、黑夜忘得一干二净，也没有考虑此时此刻单独同一个年轻、漂亮、体魄健壮、尽管是个教士的男人谈话是否合适。

讲经师好像记错了路，径直朝院门走去，尽管登上住房的台阶同房内的金塔纳尔打个招乎显得更自然一些。

佩特拉像哨兵一样仍站在院子里她刚才迎接讲经师的那个地

方。

“老爷回来了吗？”庭长夫人问。

“回来了，夫人。”使女低声答道，“他在书房。”

“您想见见他吗？”安娜转身对讲经师说。

唐费尔米恩回答说：

“我很高兴……”

“做假！敢在我面前做假！”佩特拉气愤地想道。

“我很愿意……只是今天太晚了。我本该八点钟去主教府的，可现在已经快八点半了。我不能再耽搁了，请代我向他致意。”

“那您请便吧。”

“另外，他可能正忙于工作，我不想再打扰他了……我就从这儿走了，再见，夫人，晚安。”

“他们都在装模作样。”佩特拉边开门心里边想。

讲经师走近庭长夫人，低声匆匆说道：

“我忘了报告您，见面……最合适的地方……是唐 娜 佩特罗尼拉家中。我们改日再详说。”

“好吧，”庭长夫人答道。

“我一直在考虑，那儿最合适。”

“对，对，您考虑得对。”

安娜登上台阶，唐费尔米恩则朝门廊走去。走到门口他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一眼佩特拉，同时把大衣领子竖了起来。佩特拉眼睛正盯着地面，手里拿着一把大钥匙，在等他离去后把门锁上。她不动声色地站在那儿，脸上露出秘而不宣的神色。德帕斯轻轻拍了下她的肩膀，笑着说：

“天变冷了，姑娘。”

佩特拉面对面地看着他，尽力优雅地微微一笑，仍然保留着原有的谦恭之态。

“你喜欢老爷和太太吗？”

“唐娜安娜是位天使。”

“她的确如此。再见，孩子，晚安！请回吧，这儿有风。你的脸很红，是不是发烧？”

“请走好，神父，不要担心我。”

“关上门吧，孩子，你现在可以关门了。”

“不忙，神父，门开着您可以看清楚街口的路。”

“谢谢你啦！晚安！”

“晚安，唐费尔米恩。”

佩特拉说这话的声音很低，头探出门外。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把门关好，尽量不弄出声响。

“唐费尔米恩！”讲经师心里想，“这姑娘为什么要叫我唐费尔米恩呢？那是我的教名，她在想些什么？不过，这样更好，我很高兴她能对我表示亲切，像另一个姑娘一样。”

他说的另一个姑娘就是他自己的使女特蕾西娜。

佩特拉走上楼，没等叫她就进了唐娜安娜的房间。

“你有事吗？”女主人问道。她因为感到冷，正用披肩包住自己的肩膀。

“夫人，老爷没有问起您；我没有告诉他唐费尔米恩来过。”

“你说谁？”

“唐费尔米恩。”

“啊，很好，很好……但是，为什么？这有什么关系！”

佩特拉咬了咬嘴唇，转身离去，口里嘟哝着：

“看她那副傲样！她以为别人都是瞎子。好啊，要是我不愿意……可我是在帮他的忙。”

是的，佩特拉是在帮他的忙，帮讲经师的忙；她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讨他的喜欢。这个淫荡的金发姑娘有自己的打算。

半小时以后，唐维克托·金塔纳尔来到妻子的面前，他的前额和两颊粘满了火药。

他根本不知道晚上讲经师来过。“他既然没问，又何必告诉他呢？”

第二天早晨日出之前，弗里利特就从后门进了奥索雷斯家的花园。金塔纳尔的这位密友是这个小园林王国的独裁者，只要不去打猎，克雷斯波先生就要到他的领地——他这样称呼金塔纳尔的花园——来消磨时光，根据不同的季节或情况，或修剪枝叶，进行嫁接，或种植花木，或移栽新苗。在那儿只有弗里利特一个主人，一切由他作主，任何别人，那怕是园林的主人，谁都不准动园中的一草一木。他直奔凉棚而去，他记得曾把一些准备送去参加花卉展览的种子忘在了那儿的大理石桌上或凳子上或其他什么地方。他开始寻找，竟在一把摇椅上发现了一只紫色丝绸手套，而种子却撒得乱七八糟，椅子的草垫上，地上到处都是。

他骂了一句，用两个手指夹起手套，举到眼前看了看。

“是哪个该死的把这儿搞得这么乱？”他对着晨风发问。

他把手套装进衣袋，然后拣起那些没有被风吹走的种子，又小心翼翼地加以清理。那是他自己培育出来的一种十分罕见的单瓣三色堇品种。

他听见屋内有动静，便大声喊起来：

“安塞尔莫！佩特拉！塞尔万达！佩特拉！”

佩特拉穿着内衣，腰上胡乱缠了一条女主人的旧披肩，披头散发地走了出来，看上去就像披着金色长发的司晨女神。弗里利特脸色阴沉地对这位女神发起火来：

“嘿，你这个傻妮子！是哪个该死的主教晚上跑到这儿来糟踏了我的花种的？”

“您说什么？我听不清您在说什么！”佩特拉在院子里回答。

“昨天天黑前我回家时，把一包花种放在了凉棚里，可现在种子撒了一地，和泥土混在一起；椅子上有一只教士戴的手套。昨天晚上谁来过这里？”

“昨天晚上！您在做梦，唐托马斯。”

“你这天杀的！昨天晚上，我是说……”

“我看看是什么手套。”

“给你。”弗里利特把手套扔给她。

“唔，手套不错！哈哈哈——老天爷！这哪里是什么教士的手套。您不是对时装很有研究吗，唐托马斯？您说这是教士戴的手套？”

“那是谁的？”

“是我们太太的。您没看这手……多小巧啊！除非也有女教士。”

“女人戴紫色手套吗？”

“当然，……同某种颜色的裙子配在一起……”

弗里利特耸了耸肩。

“可是我的种子，我的花种又是谁弄撒的呢？”

“肯定是猫，那只是小黑猫；手套一定也是它叼到凉棚里去的，它最爱到处叼东西！”

这时，金塔纳尔的鸡房里一只朱雀叫了起来。

“小黑猫？”弗里利特摇着头嘟哝着，“见它鬼的猫！”

他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转身用手指着阳台的窗户对佩特拉说：

“是我的朱雀！我的朱雀！你听见了吗？肯定是我的朱雀！你们老爷还说他的金丝雀先叫；可是你听！听出来了吗？是我的朱雀在歌唱。我借给他两个礼拜，就是让他看一看它准赢……是我的朱雀！”

弗里利特已经忘了手套和猫的事，此时已完全陶醉在他那宝贵的朱雀的清脆欢乐的叫声之中了。

佩特拉把讲经师的紫手套藏进了自己雪白而结实的胸脯之中。

第十八章

黑沉沉的乌云遮天蔽日，从西边滚滚而来，撞碎在科尔芬的山巅，化作大雨，倾泻在贝图斯塔的大地上。雨水有时风驰电掣，斜劈下来，犹如盛怒的上帝在用鞭子抽打这罪孽深重的凡世；有时又和缓悠闲，慢慢地飘落，宛如九天垂落的细细银丝。一层乌云过去，另一层又压了过来，无休无止，连绵不绝，好像是第一层乌云在环绕地球一周之后又回来再次撞碎在科尔芬山上一样。丰腴蓬松的大地被雨水冲刷侵蚀得犹如约伯的骨头①；一层灰色的薄雾像羽毛一样在懒洋洋的微风的吹拂下无精打采地飘飏在山巅四周；裸露萧疏的原野一直伸向远方，呆板僵死，犹似一具被浪头卷上岸边的遇难者的仍在滴着水的尸体。山峦与谷地被永无休止的雨滴捶打着，呈现出一种默然无语和灾难深重的表情；大自然静静地躺着，像死人一样，似乎在等待着它那无用僵硬的躯体被肢解，被毁灭。远处，大教堂的钟楼像被淹没的船桅孤零零地耸立在阴沉的雨中。田野的凄凉景象在无声的痛苦中显得静谧和富有诗意，但褴褛的贝图斯塔连同它那浸出污水的屋顶和裂缝的墙壁却令人感到一种卑贱、恶心的悲哀，就像乞讨者发出的凄厉的悲鸣。这种悲哀所引发的不是惆怅和伤感，而是心烦和绝望。弗里利特喜欢在旷野中淋雨，拖着金塔纳尔远离贝图斯塔，跑到帕洛与雷斯和罗卡·塔哈达荒凉的海边草场和沼泽地，在山间和平地奔波劳累，在密林和山丘中追捕石鸡和丘鹬，在荒漠的平原上捕猎河鸟、海鸭、哀鸣的石鸻、成群的椁鸟以及敏捷黑鱼群。唐维克托同自己的朋友远出打猎是得到了妻子的允许的。他们天

① 参见《圣经·旧约》《约伯纪》19—30节。

一亮就乘邮车出发，一小时后到达罗卡·塔哈达，晚上十点才像落汤鸡一样地扛着各种猎物悄悄回到贝图斯塔。在帕洛马雷斯的沼泽中，唐维克托仍想念着剧场："要是邮车提前两小时开就好了！"弗里利特什么都不想，他对打猎、对户外的生活、对凄清而幽静的乡野，可以说是一往情深，简直到了狂热虔诚的地步；但金塔纳尔的感情却一半分给了打猎，另一半分给了舞台上的闹剧。戏剧使弗里利特感到心烦，一看戏就伤风感冒；他害怕剧院里的穿堂风，只有在没有门的旷野中他才感到安全。

克雷斯波的爱好既明确又根深蒂固：他爱的就是大自然。金塔纳尔已过中年，却仍不清楚"他在人世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他经常使用浪漫主义时期的语言这样说；在他的言语中仍然保留着一些那个时代的痕迹。这位前庭长的性情圆通易变，活像一块面团，时而以这种形式出现，很快又可以变成另外的样子。他自认为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在家里常常使用命令式的语言，好像在宣布市政府的法令一样；而实际他只不过是一块任人揉来揉去的面团。无怪乎他一直没有机会显露其对抗异己意志的勇气，尽管他很勇敢。他自认为家里的事都是按照他的意见办理，但他从未注意到他想干的事到头来总是由别人来决定。如果安娜·奥索雷斯是个专断独行的女人，唐维克托可能早就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奴隶。幸运的是，庭长夫人听任自己这位忠厚的丈夫去想入非非，而满足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不受他的干扰。金塔纳尔大吹大擂地提出的那项所谓快乐热闹的消遣计划只是在安娜同意的范围内得到了实施。如果她想呆在家里重温自己的梦想，唐维克托总是慢慢地让了步，尽管他曾提出保证甚至发誓决不妥协。他极力维护自己的面子，对自己的退却表示出一副谦和和仁人大量的样子，甚至在没人听见的时候大着胆子抱怨几句，以此显示自己仍是意志坚强具有权威的男子汉和一家之主。佣人们也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他竟毫无察觉；甚至在餐厅里他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

作为一个正宗的阿拉贡人，他爱吃味大的饭菜，爱喝烈性酒，爱举行古典式的丰盛宴席，但现在却一步一步地从自己的爱好中退下阵来，桌上的饭菜越来越少了，吃的几乎都是妻子喜欢的异想天开而无味道的菜肴。这并不是安娜执意要这样做，而是厨子们想讨主人的欢心。因为他们看出她是一位有坚强意志的女人，而老爷只是一个高谈他们无法理解的教义的讨人嫌的说教者。金塔纳尔缺乏个性甚至在他的言语中也有表现。他说话的风格是他从才读过的书报上学来的，用词遣字、声调的高低和修辞特点都带有一种矫揉造作和独出心裁的味道，但实际只不过是昔日的习俗与职业所残留的痕迹罢了。有时他说话就像高等法庭的判决，日常谈话也夹杂着法律术语，这无疑都是他过去担任庭长所留下的影响。他的职业和爱好之间的反差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创造力和决断力。就他的生性禀赋而言，他无疑应当做一个江湖流浪演员或业余演员。如果社会承认业余演员是一种职业，人们可以以此讨得生计，金塔纳尔也许会终生以此为业，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也可能成为一位名角，像贺郎一样走遍各省都会。

但是，唐维克托知道，在西班牙一个演员不可能以自己体面的劳动而生活，除非他愿意低三下四地在专业剧团栖身，不顾尊严地向公众献艺。他也认识到他迟早都要成家立业。于是他极不情愿地进了司法界。他很走运，也许是他的家庭关系起了作用，他很快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不久就作了法官，接着又当上了格拉纳达皇家省立法院的庭长。而那时他还很年轻，觉得自己仍有足够的精力扮演《萨拉梅亚的镇长》① 的主角。可是不久他便感到了痛苦；他清楚地知道法官是个美差，责任重大，但他“首先是个艺术家”。[2]他讨厌法庭审判，喜欢登台演戏，却又不能堂堂正正地去当演员，这是他精神上的苦恼。如果演戏对他来说是合法

① 卡尔德隆的悲剧。

的话，也许他就永远不会干别的事了。但是尊严和其他重要的考虑不允许他这样做，于是他千方百计寻找别的爱好，使自己不至于仅仅成为司法工作这部复杂的机器上的一只轮子。他爱上了打猎、园艺、发明，木匠活和哲学。有的事情是他的朋友弗里利特要他做的，有的则是他自己的一时兴趣或异想天开。

由于多年的亲密友谊，弗里利特尽其所能使他这位亲爱的维克托养成了与自己相同的习惯和爱好。金塔纳尔愿意摆脱家庭中那无庸置疑的奴隶地位，而进入托马斯·克雷斯波文明的独裁之中。他把弗里利特看成自己的钟爱之人，尽管他不能肯定他对这位朋友的爱是否超过了对自己的爱妻安娜的爱。他俩之间的友谊出自对打猎的共同爱好，然而对这位阿拉贡绅士来说，打猎只不过是他的天性中的一种带有原始性的运动。他虽然打猎，却完全缺乏有关石鸡、野兔和家兔方面的知识；而弗里利特却在打猎时研究动物群和植物群，并像一个自然哲学家似的进行思考。他少言寡语，在野外则更少开口，也不爱争论；他喜欢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并不想说服任何人。弗里利特自然主义哲学的影响像洪水一样注入到金塔纳尔的灵魂之中；这个被大多数贝图斯塔人称为“好动脑子的疯子”的所谓好人的思想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储进了金塔纳尔的脑袋。

弗里利特瞧不起他的贝图斯塔同胞们的意见，很可怜他们的思想贫困。“人类虽恶，但过错不在他们。粉孢子使葡萄枯萎，钻心虫糟蹋玉米，马铃薯也有自己的疾病，猪牛会染上瘟疫。贝图斯塔人的害虫是嫉妒，他们的疾病是无知和愚昧，他们有什么过错呢？”弗里利特原谅了他们的一切过错，宽恕了他们的所有罪恶；他避开他们的传染并设法使自己喜欢的少数人从中解脱出来。他很少串门但常去拜访他们的花园；他丰富的园艺知识和熟练的栽培技术使他成为本城所有园林和花园的权威。他了解科鲁赫多侯爵家的花园中的一草一木，在贝加拉纳侯爵的花园里栽过树木，

也常常去查看唐娜佩特罗尼拉的英式花园；但他却没见过那位“君士坦丁大帝”或主教大妈的面，也从未踏进唐娜鲁菲娜的客厅，同科鲁赫多侯爵也只是在俱乐部中打过照面。他对这些人家的花匠发号施令。但是，在那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圣马丁小阳春结束之后，冬雨一开始，贝图斯塔就变成了弗里利特的监狱，他无法再去园中栽花理树，只好呆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

金塔纳尔裹在猎装里，困倦不堪地跟在弗里利特后面。他经常取笑金塔纳尔的这套衣服，尽管他自己不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总是穿着同样的猎服和同样的扎着饰钉的结实的白色猎靴。他们常常爬上三等车厢，坐在那些愉快的面色红润的乡民中间。金塔纳尔总是打着瞌睡，脑袋不时地撞在硬梆梆的木板上；而弗里利特却在同那些乡民交换着粗大的雪茄，大谈起今年的收成和去年的暴雨，那气氛比他在贝图斯塔要愉快得多，健谈得多。如果话不投机或谈到诉讼案件，他的脸色马上就会阴沉下来，不再理人，转而去欣赏原野的景象。对旷野，尽管他觉得眼下显得凄凉，但他始终一往情深，并了若指掌。

安娜很羡慕丈夫能躲开贝图斯塔，远离那些被雨水弄脏了的红色屋顶，跑到偏僻的乡下在山间和沼泽中享受被风雨吹打的福气。

“啊，是的！她准备寻找一条真正的道德之路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但是她的灵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这庄严的宗教，使之不愧于她那崇高的充满诗意的境界呢？恩西马达区阴郁沉闷，它的石墙被雨水浸湿，木头被虫蛀透；狭窄的街道野草丛生，这些野草若生长在乡野会使人感到心旷神怡，在这儿却成了荒凉的象征；从屋檐上滴下的雨水溅落在下面奇形怪状的鹅卵石上，发出永不休止的单调而有节奏的声响，不断地浸蚀着大地；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赞美创造，把自己的心灵提高到造物主的思想境界，会该有多难啊！”

庭长夫人不理解比西塔辛为什么总是那样兴高采烈，笑容可掬，全然不顾风雨和地上的泥泞，在这种天气还出来串门，从一家走到另一家；似乎她根本没想到天在下雨，天色像一块裹尸布而不是人们所希望的蓝色披风。对比西塔来说，什么天气都是一样；她从不考虑天气好坏，那只不过是她礼节性拜访中的寒暄话而已。

这位银行职员太太像一只白鹳鸽似的从一块石头上蹦到另一块石头，露出她那穿着尚可的双脚和甚干净的衬裙以及那本应配一双质量好些的长统袜的小腿。雨水并不能把奥布杜娜锁在家中或减少她外出访客的兴致。她欢天喜地、风风火火地冒着倾盆大雨，从这家串到那家；如果有一滴冒失的雨点落在了她那温暖而颤动的脖颈上，她会放声大笑。她那衬裙摆动起来很招人注目，活像一只灵巧的白鼬鼠躲闪着路上的淤泥和水凼，又如一团散落的雪花飘浮而一尘不染。她的裙子是用那位宗教历史学家贝尔穆德斯赞不绝口的荷兰印花细呢做成，走起路来发出风吹树叶般的沙沙声响。

安娜怀着痛苦和近乎嫉妒的心情发现大多数贝图斯塔人都能不大困难地毫无怨言地忍受这种雨中的生活，度过大部分秋天和几乎整个冬春之季；他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小天地，其高兴的劲头似乎并不亚于弗里利特和唐维克托跑到海滨原野上去享受淋雨的乐趣，

雨下得越大，贝加拉纳侯爵夫人起床就越晚。被窝可以使她抵御寒冷的猛烈袭击；裹在被子里阅读着描写发生在俄国或德国北方的有关极地旅行、猎熊和其他内容的小说，她感到美不可言，有说不出的惬意。把她在被窝里所享受的温暖与舒适同小说中那些主人公所经受的严寒冻饿相比较，把她愉快的安居华屋同他们周游世界的长途跋涉相对照，是唐娜鲁菲娜每年岁末所能享受的最大快乐。听着雨点猛烈地敲打着窗户心里怀着对雪地中迷失方

向的孩子的一丝怜悯，对一个像侯爵夫人这样满含仁爱柔情的灵魂来说，该是何等的快乐啊！

“我绝不是伤感主义，”她对正歪着头听她说话、嘴巴笑得咧到耳根的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说，“我不是多愁善感，就是说我并不喜欢感情过于激动和外露的人；但是我在小说中谈到某些情节心里觉得很亲切，很受感动，就禁不住要流泪，可我并不想向人显示这些。”

“这就是圣特蕾莎所说的上帝的礼物①，夫人。”这位宗教历史学家一边说，一边叹了一口气，仿佛正在打开藏有自己感情秘密的盒子。

侯爵在干着猫通常在一月份要干的事情。在贝图斯塔有一段时间看不见他的人影；他宣布说他要准备有关选举的事宜。但是，接近他的人曾听见他在酒足饭饱之后，在忏悔时间的一些私人聚会时悄悄说过：就他而言，寒冷的天气是再好不过的春药。“就是甲鱼也比不上雨雪在我身上产生的效应。”由于他所有的桃色事件都发生在乡下，这位尊贵的贝加拉纳老爷总是顶风冒雨在泥泞与冰雪中乘着自己的马车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唐卡耶塔诺·里帕米兰总是能原谅这种堕落行为，他用自己创造的俏皮话恶作剧地说：侯爵就是这样准备选举事宜，为自己遥远的未来去拉选票的。

雨季一开始，侯爵夫人聚谈会的成员们就看到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已经来到。那些享有令人羡慕和确被羡慕的殊荣，有权进入唐娜鲁菲娜那间香气缭绕，温暖如春的小客厅的人们，对给予了他们每晚这样做的借口的大雨，真是千般感谢，万般颂扬。不然他们干什么好呢？他们上哪儿去呢？壁炉中，侯爵封地内的古

---

① 特蕾莎在她的著作《比达》中说：“眼泪是上帝赋予人的一种天赋，可以带来力量和安慰。”

老林木在燃烧，老橡木在熊熊的火焰中发出雄壮的爆裂声。他们被烤得暖洋洋的，但谈话的内容并不像特里封·卡梅内斯所认为的那样，在所有高贵的壁炉边讲述着古老的神话传说；相反，他们谈论的却是对他人的恶语中伤，新编的谎言，公开的调情和庸俗的性爱，正如贝尔穆德斯所说的："这是我们这个缺乏理想和诗意的历史时期一大特点。"侯爵夫人的客厅不大，却摆满了各式豪华家具，聚谈会的成员们叠肩挨股，紧紧地挤在一起。此时此刻，还有谁去想那令人心烦的雨天呢！

在贝图斯塔有很多二流聚会，那里的人们受潮湿雨季的刺激，显得更加兴奋。大家都有自己惯常的去处。比如，人们尤其可以听到比西塔前门外的喧闹声，有些人每周光顾一次她的客厅去为她捧场。这些客人在进门前，屋檐铁皮水管中涌出的雨水洒落在他们的伞上发出啪啪声响，他们高声喊叫着、狂笑着、开着各种逗人的玩笑。他们不顾雨水的浇洒，只想着去享受在等待着他们的抓彩和猜谜的奇妙乐趣。

"贝图斯塔的虔诚派"(《圣旗报》的说法)从雨季一开始就要进行一系列的九日祭活动。在这段时间，城中的每个人都成了虔诚派的成员，甚至"耶稣受难日俱乐部"的成员，即那些在耶稣受难斋戒周也要集体跑到餐馆大吃荤食的邪恶之徒也上了教堂。当然他们去那儿只是为了嘲弄那些布道师或对姑娘小姐们挤眉弄眼。贝图斯塔这种狂热的宗教活动包括开始的祈祷亡灵的九日祭（参加人数不多)和圣心会九日祭(参加人数较多），直到最著名的悲伤圣母九日祭和在鲜花盛开的五月进行的美丽仁爱圣母九日祭（稍为逊色），一直连续不断。除了上述活动之外，在诸如圣诞节和四旬斋，特别是法官主持的布道演说等重大宗教节日期间，虔诚的人们也有许多赞美上帝及其圣徒的机会。法官的布道演说每星期五举行一次，费用由省皇家法院支付，特里封·卡梅内斯称这个时间为神圣沉思日。

雨季大大推迟了唐费尔米恩精心为庭长夫人制定的精神治疗计划的实施。安娜十分讨厌泥泞与潮湿，又脏又潮的街道上那清冷的景象刺激着她的神经，她很少走出阴沉的奥索雷斯庄园的大门。在十一月底之前，她已做过两次忏悔，但她还没拿定主意是否去唐娜佩特罗尼拉的家，讲经师也没敢再向她提起他们在那儿的约会。“君士坦丁大帝”已从她所爱戴和尊敬的德帕斯先生那里得到通知说，唐娜安娜希望在她领导和资助的圣事和众多的慈善工作方面助她一臂之力。德帕斯目前经常拜访这位主教夫人。

“那位绝顶美丽的天使什么时候到我这儿来呢”主教夫人问道。她总是用九日祭的语言说话，话中常少不了抽象难懂的最高级形容词。

那些在“君士坦丁大帝”宫中担任各种要职被里帕米兰称为“红衣主教团”成员的女教徒们都怀着一种神秘的渴望和邪恶的好奇心等待着这位新伙伴的到来，因为安娜的年轻美貌将给她们那以耶稣的名义并为了耶稣所从事的拯救世界的虔诚而复杂的事业带来很高的声誉。这正是这些威风凛凛、摩拳擦掌、像整装待发的骑兵一样的女信徒们的目的所在。

但是，对去唐娜佩特罗尼拉家一事，安娜一想起就感到一种模糊的、难以言喻的反感。似乎还是在教堂同讲经师会面为好，因为在那儿她可以产生她需要的宗教热忱去忏悔自己的邪恶念头和危险欲望。讲经师变得沉不住气了：庭长夫人并没有在爬山，她仍在坚持他所说的那些危险的泛神论的理想，她仍然认为，世俗场面在她心中唤起的柔情也是虔诚的表现，并公开宣称，阅读那些宗教书籍也可能使她产生异端的想法，或者至少不会像讲经师所要求的那样，有助于产生坚定的信念，为迈出坚实的一步作好必不可少的准备。有时宗教读物会使她陷入忧郁，感到心神恍惚，或智力瘫痪，愚顿不堪。至于祈祷，安娜说机械地背诵祈祷词毫无用处，令她昏昏欲睡，神经疼痛；她即使重复上百次也无法集

中自己的注意力，没等产生一点宗教热情心里就感到厌烦了。

“不行，这样做不行！以这种方式祈祷是极其有害的，”讲经师对她说，“以后我们再谈祈祷的事，而且，您原来的祈祷方法也是不错的。”

尽管他担心安娜陷入幻想的危险之中，但他觉得，为了不失去他目前已取得的进展，他不得不让她沉溺于那些自发的一时冲动的虔诚情感之中。这种感情她无法解释，大多是不期而至的，似乎都是与宗教思想毫无联系的各类事件所引起的。他担心她这种炽烈的情绪的自然迸发会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便改变了他最初提出那个温和的计划，而代之以他在安娜的花园凉棚下制订的另一个计划，后一个计划更接近他对一般忏悔人所实行的办法。然而，他现在认识到必须再回到原来的温和方法，才能使他的朋友的天性更大地投入这项艰苦的任务，去争取实现那宝贵的道德感情和高尚的理想。放松拉紧的弦会延迟他的胜利，但可以使他在安娜的眼里变得更和蔼可亲。他认为，谈论含糊其辞的罗曼蒂克，她会认为是真挚的宗教虔诚，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伪装了的偶像崇拜。不，他不会让自己受到泛神论思想的诱惑，尽管这种思想可能像安娜的思想一样美丽动人。

但有一点他深信不疑，就是信仰的美可以对安娜这样一个女人产生深刻而健康的影响。只要她愿意充分注意它，只要使她的思想能够随时为她的神经冲动所引发的那种神秘的情感所驱使，这种影响就会在她的身上表现出来。我们这位精明的忏悔师对此早已了如指掌。

当她再次谈起自己烦闷的心情，谈起由于无聊所引起的忧郁和漫无尽头的雨季时，他便像从前一样地对她说：“到教堂去吧，我的孩子，到教堂去吧。不是去祈祷，只是去那儿看看，去梦想，去思考，听听风琴的音乐和我们杰出的唱诗班的歌声，呼吸一下大祭坛上的香火气息，感受一下蜡烛的温暖，参观一下那儿的各

种闪光和活动着的事物，观赏一下那高大的拱顶，匀称的立柱以及玻璃窗上那五颜六色的美妙、神秘和富有诗意的绘画……”这一番夏多布里昂式① 的花言巧语连唐费尔米恩本人也觉得乏味；他一向认为颂扬宗教的外在美是对基督教教义的神圣性的亵渎。不过，他是一个懂得委曲求全和随机应变的人。另外，他也希望能在教堂和圣文森特学会的集会上以及教义问答会上常常见到安娜，尽管他并不愿意这样想。在这些场合她可以看到他得意洋洋地表现自己的才能、学识和朴实自然的文雅风度。

可是安娜对出门越来越反感。潮湿的雨天令她望而生畏，一天到晚她都用一条大披肩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地，呆在凄清的餐厅里的高大壁炉旁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唐维克托在家里呆不住；他不外出打猎，在家也是不停地进进出出。即使在书房他也坐不了几分钟；他有点怕进书房。因为他正在制造或加以完善的一些机器出了毛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超乎正常机械学原理的困难。书桌上摆着乱七八糟的钢木器具，上面盖满了灰尘，似在等待着唐维克托去认真地学习一下数学。可他一直在拖延时间，因为佩拉莱斯剧团的到来使他无暇顾及这些。另外，每当他看到这些玩意儿，就感到它们似在嘲笑他的无能，使他无地自容；所以他尽量避免到书房去，就连写信也不去那儿。还有他收集的植物、矿物和昆虫标本也杂乱无章地堆放在那里，他也不愿意花费巨大的精力对它们进行整理分类。这一切都促使他宁肯离家而去。他到俱乐部去聊天，去下棋，或四处串门，找其他事做，尽量避免关在家中感到心烦。“这样更好，”安娜不由自主地想道。起初她很尊重金塔纳尔，甚至尽量讨他欢心，认为自己需要对丈夫表示出应有的爱心，可是现在，他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在日益减

---

① 法国外交家和浪漫主义作家（1768—1848），1811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重要著作有《基督教真谛》、《墓畔回忆录》等。

小。他每一次出现在她面前，都要打乱她刚刚开始的虔诚生活计划：她准备天气一转好就要按照讲经师的建议成为一个狂热的宗教信徒。她只要是抽象地想到丈夫，一切都不错；她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爱她，照顾他，顺从他。可是，每当那个具体的金塔纳尔出现在眼前，看到他歪系着黑丝领带、满脑子鸡毛蒜皮的考虑、坐卧不安地忙于琐碎事务和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最庸俗的本应弃之脑后的小事的那副样子，她就不禁暗自怨恨。这种怨恨是不理智的，但又是无法克服的，因为是隐藏在心中而显得越发的强烈。为此她责怪整个世界，为什么如此荒唐地把她同这样一个男人永远地结合在一起。金塔纳尔离家时，总是向佣人们下达许多古怪的命令要他们办理，然后便门也不关地扬长而去。安娜又一个人留在家中，坐在雕有被烟熏黑的石膏像的壁炉前，愁眉苦脸地继续她那虔诚的基本训练，为贞洁的生活作准备，但她只是发现自己虔诚的宗教感情已被淹没在难言的苦涩之中，感到自己的全部忍耐纯属虚伪的表现。“啊！不！不！我不会成为一个好女人！我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女人！我不能原谅别人的弱点，我不能忍受他们的弱点。这个男人和这个城市使我的生活充满了平庸和不幸。不管唐费尔米恩怎么说，一个人想高飞，就必须有翅膀，有空气。”这些想法有时会使她神醉魂迷，唐阿尔瓦罗的形象又浮现在她的面前，激励她把万圣节那个令人难忘的下午那位潇洒的花花公子通过眼神深深置于她心中的那种感官上的欢乐的、鲜明的和富于诗意的抗争精神完全释放出来。在这种时候，安娜会突然站起身来，在餐厅里走来走去，用围在身上的大披巾把头包住，绕过椭圆形的餐桌，最后停在阳台的窗前，将额头靠在玻璃窗上。然后，她会走出餐厅，穿过冷清的客厅，沿着走廊和通道回到自己的卧房。在那里，她仍将脸面贴在玻璃窗上，瞪着痴呆的双眼，用茫然的目光凝视着光秃秃的美洲栗树枝干和高傲挺拔的桉树。桉树上长满了又长又硬的暗绿色树叶，在风雨中颤抖摇

曳，发出飒飒的声响。如果雨下得不大，弗里利特一般会来到那里，他呆在花园的时间比金塔纳尔离家的时间还长。最后，安娜会看见他。“在她痛苦的青年时期和她被奴役的悲惨时期，他一直是她唯一的朋友，可是现在，她几乎在恨他。是他让她结了婚，如今他竟毫无内疚之感，甚至从没有想过自己所干的这件蠢事。他现在所考虑的只有他那些树，毫不留情地修剪它们，随心所欲地嫁接它们而从不同它们商量，也不管它们是否愿意被那样修剪、嫁接。有谁会想到他过去曾是那样聪明，那样和蔼可亲的一个人呢！现在，他只是一台农业机器、一把剪刀、一架锄草机！在贝图斯塔，有谁的生活能够免于这种被非人化的下场呢？”

如果弗里利特看见他亲爱的安娜站在窗后，他会向她微笑致意，接着又埋头去干自己的事：踩碎一只蜗牛，剪掉一枝多余的嫩叶，加固一根支架，然后又拖着那双穿着白鞋的脚，踏着潮湿的沙径继续往前走去……安娜会目送着他那顶永远是灰色的软绒圆帽、那条总是搭在脖子上的方格呢围巾、那套褐色猎服和那条不肥不瘦、半新不旧、黑底红绿相间绣花呢料裤子，慢慢消失在树丛后面。

银行职员太太和小侯爵常来拜访庭长夫人。对安娜所表现的顽强的抵御力帕科感到十分惊异，他不理解他们所崇拜的唐阿尔瓦罗为什么会花这样长的时间去征服一个女人的心，或者说去征服一个女人的贞操，如果说他已得到了她的心的话。

“她已经爱上了您，我敢肯定。”一天晚上帕科在俱乐部里对梅西亚说。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俱乐部里除他们二人之外，只剩下值夜人了。

他们正坐在一张铺有洁白桌布的独脚小圆桌上吃晚饭，每人旁边放有半瓶波尔多红酒，在这种时刻是可以敞开肺腑，说点心里话了。梅西亚惆怅满怀，心中似有无限的愁思，这种情绪对他这个不信教的人竟也能产生一定影响。他无精打采地低着他那漂

亮的、长着茂盛金发的头，显得比平时老了一些。他默默地吃着，喝着。帕科大口大口地边吃边说，那样子倒并不粗俗，还有点高雅。他的两颊绯红，眼里闪着火花，帽子歪到后脑勺上。

“她爱上了您，我敢肯定。可您对她……同对其他女人不一样……您好像很怕她，一直不敢跟我一道去她家……唐维克托又不在，他总是跟那个唯灵论者弗里利特跑到山里去。”帕科认为弗里利特是个唯灵论者，大多数贝图斯塔人都有这种看法。

“在她家我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她是个怪女人，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需要深入研究”。

他认为自己已经失败，但又不甘心认输。他深信安娜已在讲经师的掌握之中。他不想谈这些。几个月前，他曾请求过帕科帮忙，为此他感到丢脸。小侯爵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谈起这事，提出进攻计划，为攻克那个堡垒出谋划策时，总要刺伤梅西亚的心。“他阿尔瓦罗·梅西亚何时需要过这种帮助？何时曾让人知道他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去征服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怎么会使他如此丢脸呢？比西塔尽管不露声色，其实不知道在怎么嘲笑他呢！就是帕科本人，他又会怎么想呢？哎，庭长夫人啊，庭长夫人，一旦我最终把你弄到手，我要叫你偿付这一切！”可是梅西亚不再期待胜利了，他正在拼命地挣扎。每当天气允许，他便要骑上他那匹西班牙纯种白马，一遍又一遍地去新广场来回溜达，但每次都白费心机。他希望能偶尔在那个街角看见金塔纳尔的妻子站在玻璃窗后，和蔼恬静地向他打招呼；可是那匹马并不是他想象的那种具有魔力的法宝，万圣节那天下午的情景再也没有出现过。“是的，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我没有抓住那关键的一刻钟。”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剩下的唯一补救办法，就是寻找另一次机会，另一个相似的一刻钟，发动一次直接的、野蛮的进攻，但这种机会太难得了，几乎没有可能。寻找这种机会的动机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和自尊心，那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快感和复仇心理的慰藉，

而且这又根本难以实现。他不大敢去拜访庭长夫人；唐维克托不在家，她不会接待他。当然，金塔纳尔会张开双臂，以热情的拥抱欢迎他的到来，正如唐维克托自己说的那样，他越来越喜欢这位衣着时髦的美男子。光彩照人的唐阿尔瓦罗要是在风俗喜剧中扮演男主角一定很有派头！既然舞台吸引不了他，为什么他不到国会里去当议员呢？梅西亚生来就是干大事的，怎能当个区区蛇头，在一个二流省城，作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地方保皇党的头头，实在是太屈才了。他为什么不身揣议员当选证书到马德里去走马上任呢？

当唐维克托向他提出这些恭维性的问题时，唐阿尔瓦罗便低下头，表情忧郁地看着安娜，仿佛在说：

“就是为了您，为了我对您的爱，我才留在这个倒霉的地方的！”

“您是当部长的材料。”

“唉，唐维克托，您别以为我会高兴去干那种差使。当部长有什么用？我没有政治野心，我积极参加党派活动完全是为了报效乡里。我对政治十分反感……政治充满了欺骗和谎言，完全是闹剧。”

“当然，在美国，一切政客都是恶棍……但在西班牙，情况就不同了，像您这样的人，我亲爱的唐阿尔瓦罗，您会像云雀一样青云直上。”

唐阿尔瓦罗叹口气，又转眼看着庭长夫人。其实，他一直认为自己最适合搞政治，去马德里那是他以后的考虑，此刻他将留在贝图斯塔，先做些拉拢议员的工作，一旦那位部长夫人的关节打开一点，他就会远走高飞，但在远走高飞之前，他必须确保自己不会栽回地面。这是他的计划。但安娜的抗拒也是推迟行动的理由之一，他原以为自己只需要几个星期，最多不超过几个月，就可以征服这个女人。在把她弄到手之前，他怎么能去马德里呢

而这个女人目前似乎难以征服。

他不得不承认，自万圣节那天下午以来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使他感到羞耻。整整一周时间，他未能同安娜单独说过一会儿话；眼下，他更加坚信，安娜在那个愉快的下午所表现的激情也许早已消失殆尽了。

比西塔辛变得越来越疯狂。她的丈夫和孩子不得不把剩下的煮鹰嘴豆加热以后当饭吃，洗脸也没有毛巾，因为她像往常一样带走了食柜的钥匙，而很晚仍未回家。“如果那个可恶的庭长夫人不让步，仍然以顽固不化的高傲拒绝那位永不死心的男人的话，她又怎么能回家去呢？”可怜的银行职员捻着粘在一起的小山羊胡子，用女高音般的调门对正哭闹着要喝汤的一大堆孩子们说：

“别吵了，孩子们，妈妈没回来我们就吃饭，她回来会生气的。”

等到汤放冷了，比西塔辛才会回家。她气喘吁吁，心神不定，脸色难看。她从贝加拉纳家回来；她终于在那儿使安娜同阿尔瓦罗单独谈了一会儿，那是她安排的一次巧遇。可那又算一次什么谈话啊！她没法让阿尔瓦罗去见安娜，可他却临阵脱逃，咬着自己的小胡子对她说：“别管我，让我一个人呆在这儿！”这不是明白表示他不想取得任何进展吗？看到安娜对阿尔瓦罗的抗拒，想到自己那么快就屈从了他，两相对照，她不禁感到羞愧万分。她又气恼又嫉妒，脸烧得通红，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良知告诉她，她手头的这项任务是一种卑鄙下贱的勾当，但目前的情况不允许她去听取道德剧中的劝诫或忠告。她那不光彩的渴求是一种日益变得越发强烈的激情，它有一种强烈的又苦又甜的味道，她想品尝这种味道的欲望超过了对任何甜食的喜爱。这种激情勾起了她对青春的怀念，同时它又是一种老年的征兆。总之，她不想抵抗它，而且现在她相信自己有能力强迫安娜就范，把她抛入自己昔日情人的怀抱。不管怎么说，在比西塔的家中，没有人打扫地下，

收拾家具或清扫客厅和厨房；她的家远远说不上窗明几净。有时候，她的丈夫甚至在衣柜里找不到一件衬衣穿，只好穿着老婆的衬衫去银行上班。他把衣领露在外面充作水手服，但却没逃过几个人的眼睛。

但是，比西塔的辛苦忙碌也全然无济于事。不论是她，还是帕科，或是骑马到广场寻找机会的梅西亚，都未能使庭长夫人屈服。他们聊以自慰地说：安娜的拒绝不过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感缺乏热情的表示。但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三个人也都承认，要说安娜已对阿尔瓦罗有了感情，还差十万八千里呢。这使他们大为光火，特别令比西塔不能忍受。唐阿尔瓦罗拒绝向比西塔谈论这件倒霉事，尽管她极力鼓励他这样做。他只同帕科谈自己的心事，但次数也不多。

在此同时，安娜认为有人在对她玩弄阴谋，这种考虑对她的自卫帮了很大的忙。她很少去贝加拉纳府上，尽管金塔纳尔的反对令她心烦，无法忍受。他总是一再这样说："阿尼塔，这样别人要说的！侯爵和侯爵夫人不会高兴的！"

如果说唐阿尔瓦罗失去了信心，讲经师也不满意。胜利的日子似乎遥遥无期；安娜的惰怠不断地给他增加新的障碍，他又不敢讨价还价。而且，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伤害。每当他试图通过实例或为了表示亲切向她披露一点自己的身世来引起这位女友的兴趣时，她都露出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态，仿佛她所有的思想都沉浸在对自己的痛苦和不幸的思考之中。更有甚者，这位夫人竟大谈起伟人的牺牲精神，说她要为别人的幸福而生活，不愿打破自己的习惯而离开家门，到外面去顶风冒雨在泥水中奔走。她还找出借口，拒绝起早床，说这样做是虔诚的表现，是健康的需要，是她的神经质毛病要求她必须这样做。"起得太早会要了我的命；潮湿的雨天使我感到心神不宁，仿佛脑袋里装上了一台电动机，搅得我得不到安静。"这是对宗教的亵渎，是对唐费尔米恩的侮辱，

换句话说，它像一桶冰水浇在这位教区法官的头上，使他心寒意冷，夜不成眠。

一天下午，德帕斯走进忏悔室，他的心情如此之坏，以致当着侍僧塞莱多尼奥的面砰地一声把门关上。唐费尔米恩刚从钟楼下来，他常常在那儿用望远镜定期察看贝图斯塔的各个角落和花园的情况。他看见庭长夫人正在花园里散步，手里拿着一本书在读，那一定是他给她的那本《圣弗兰西斯传记》。可是，不到五分钟，安娜就把那本书扔在一条长凳上不屑一顾了。

“噢，太不像话了！”教士在钟楼上不禁叫出声来；但他马上又克制住了自己的愤怒，好像担心安娜会听见似的。接着，花园里出现了两个男人：梅西亚和金塔纳尔。唐阿尔瓦罗握住了安娜的手，她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很快把手抽回，“也许正是做给他看的！”唐维克托走开了，慢慢地，职业勾引者和庭长夫人也消失在花径拐弯处的树丛之中。此情此景，讲经师真想从钟楼上跳下去；如果他会飞的话，他一定会那样做的。不一会儿，唐维克托又出现了。这个愚蠢的唐维克托，他已经脱去上衣，换上了一种浅色猎服，头戴一顶浅沿帽，陪他走来的是唐托马斯·克雷斯波，就是那个围着大围巾的弗里利特。他们是来找安娜和梅西亚的，很快四个人便一齐出现在讲经师白嫩高贵手中颤抖不停的望远镜头的视野之中。只见唐维克托抬头望着天空，又伸出一只胳臂指了指空中的云彩，同时在地上跺了跺脚。安娜又不见了，她进屋去了，把那本《圣弗兰西斯传记》遗忘在长凳上。两分钟后，她又披着围巾，戴着帽子回到了那儿。四个人穿过大门，走出了花园，弗里利特又忘了锁门。他们到郊外散步去了！

唐费尔米恩把自己关在忏悔室里，面对四周的木墙，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锁进圈栏中的囚犯。

那天，忏悔女弟子们发现讲经师心不在焉，情绪焦躁。她们听见他坐在椅子上很不安宁，身体不断地扭动，巨大的木架被压

得吱嘎作响。他的忏悔大大失去了平衡。

他徒劳地等待着，发疯似地希望庭长夫人会偶然地、出于一时冲动或其他什么原因突然出现在教堂。那是他所向往的，所需要的。实际上他俩并没有事先这样约定，离下次忏悔还有整整一周时间，她怎么会来呢？“只是因为她应该来，他需要她来；因为他想同她谈谈，告诉她她必须改过自新，他不是一条麻袋，可以随便扔在墙角不管；还要告诉她虔诚不是儿戏，有教益的书籍不能随便丢在花园的板凳上弃之不顾，也不应该不顾一切地同一个堕落的唯物主义的漂亮男人一起钻进弗里利特的树丛之中。”可是，安娜并没有来教堂。“天知道他们会在哪里！那会是什么样的郊游？一定是唐维克托的笨主意。他曾举起手臂指着天空中的云彩说了些什么，好像是说天气不错，是的，下午的天气确实很好，肯定不会下雨。可是这又怎么样呢？难道这就有充足的理由同那个敌人一起到野外郊游吗？梅西亚是敌人，是的，唐费尔米恩对他又产生了怀疑。可是，庭长夫人可从未承认过自己对任何具体的男人有情，她只是一般地谈到诱惑和邪恶的梦，但她从未说过她爱上了任何男人。而且安娜，他这位亲密的朋友，是从不撒谎的，在神圣的忏悔室里她当然更不会撒谎。那么，她到底梦见了谁呢？讲经师回忆起他曾经如此珍爱的那个美妙的假设，可现在另一个完全相反的假设又出现在这木盒式的忏悔房中，使他感到心烦意乱：假设她梦见的是……那个男人！”他怒不可遏地离开了教堂，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在讲经台的后面，他碰上了库斯托迪奥，连招呼也没有打就径直走进了圣器室。他没好气地轰飞了室中的斑鸠鸟，因为猫又弄脏了衣柜。随后，他又到了主教府，把主教狠狠地责怪了一阵，那语气尖酸刻薄，很没有礼貌；这位代理主教经常这样指责主教大人。原来有位裁缝给主教的亲属做了几件新教衣，而好心的福尔图纳托主教手头拮据，没钱付给裁缝。于是裁缝找来一张皱巴巴的纸，在上面写满了歪歪斜斜

的大字，毕恭毕敬地拿去向主教要钱。裁缝称主教为“最圣明的主教大人阁下”，但他要讨回自己的工钱。眼下，主教手里正捏着这张讨帐单。

主教声音颤抖地请求德帕斯借给他一笔钱。讲经师在这位对圣经比喻能作出字面解释的好心的牧羊人的再三恳求下并对他进行了百般羞辱之后，才答应把钱借给他。

“为什么要去做那些新教衣？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他福尔图纳托要自己掏腰包做这些衣服呢？明明知道自己一文不名——他常常在薪俸领到之前就已经提前花光，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福尔图纳托承认自己是个靠借债过日子的人，并说自己也想摆脱这种寅支卯粮的状况。

“我不知道我欠了您母亲多少钱了，费尔米恩，肯定是一笔巨款吧！”

“是的，我的主教大人，是一笔巨款。但是最糕糟的并不是您在弄得我们大家破产，而是在毁灭您自己。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它使我们教会的名誉扫地。为了穷人而负债！乐善好施，却借钱不还！我的上帝，这何时算完？基督说：丢掉一切，跟我走吧，可他并没有说：丢掉别人的一切。”

“说得好，我的孩子，说得好。如果可以不顾体面的话，我会要求部长停发我的薪俸，看看那样会不会使我改邪归正。”

随后，他查看了各个办公室，使那里的人们很久都会记住他这次拜访。他对每件事吹毛求疵；他把案卷翻得乱七八糟，从中挑毛病、找错误，把灰尘抖得四处飞扬，并威胁说要停发某某人的薪水；他拒绝办理每一件可以拒绝的事情，提出要惩办两三个乡村牧师；最后，他走出门口时又说，对捐助帕洛马雷斯号遇难船员一事，“他一个子儿也不给”。

“可是，神父，”一位可怜的白胡子渔民手里拿着自己的织花小帽抽泣着说，“我们今年会饿死的！这一季我们没打着什么鱼，

连面包也没钱买啦！”

但讲经师根本没有理睬他的话，便扬长而去了。此刻他正想着安娜和梅西亚。半小时之后，他已漫步在马尔教堂区的林荫道上，他昂首阔步地朝前走着，完全忘了平时走路的节拍。他的脑袋里一个陌生的声音在不停地喊着：鱼！鱼！

“他现在怎么想起鱼来了呢？”他耸了耸肩，原来的烦恼中又增添了这样一个愚蠢的念头，使他感到格外恼怒。

“如果我现在失去理智，这件事会占满我的整个脑子，别的什么事也无法考虑了。”

一周过去了，安娜在约好的时间来到了教堂，跪在忏悔室的百叶窗前。

忏悔之后，她揩干面颊上的眼泪，站起身来朝门廊走去；她在那儿等候讲经师。傍晚时分，他们一同来到了唐娜佩特罗尼拉的家。

“君士坦丁大帝”正一个人呆在家中检查美丽仁爱圣母会的帐目。她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框中露出两只榛子色大眼睛。她面色黝黑，额头干瘪，眼球突出，两道浓密的灰眉毛像两大团细铁丝一样吊在眉头；下巴圆而肥，鼻梁小而端正，一张大嘴被两片没有血色的厚嘴唇包围着。她长得肩宽体高，长期贞洁的寡居生活好像在她身上罩上了一层有如纯洁的灌木丛似的东西，使她看上去如同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处女。她身穿黑色法衣，腰间系一条标志特权的宽皮带，衣袖上绣有浮华耀眼的银色族徽，她那农家女出生的粗大手腕上系着一串珠子。

她坐在一张饰有中国人物图案的黑木办公桌前。看到客人来访，马上站起来，拥抱了庭长夫人，吻了吻讲经师的手。她首先对他们的突然来访表示感谢，然后又请求他们允许她先清理完毕那些杂乱无章的帐目。庭长夫人和讲经师只好单独呆在那挂着墨绿色锦缎帷幔和贴金灰色墙纸的昏暗的客厅里。安娜坐在沙发

上，讲经师坐在她身边的一把扶手椅上。木质的阳台百叶窗半掩着，豁隙中透进一缕落日的余辉。安娜和德帕斯几乎谁也看不见谁。一只体态优雅、尾巴粗大的胖猫从右侧的房中钻进客厅，它昂首阔步地走近沙发，抬起懒洋洋的脑袋望着庭长夫人，从喉咙里发出一声轻柔而撒娇的叫声，接着又毫不拘束地在讲经师的教服上蹭了蹭背，最后慢悠悠地悄悄走出了客厅，脚步轻柔得仿佛踩在棉绒上一样。当时安娜似乎嗅到雪白的猫身上散发出一种熏香的气味。那无论如何都是唐娜佩特罗尼拉家中一种虔诚的象征。整个住宅弥漫着一种静穆的气氛，犹如一个塞满棉花的棺材，温暖的空气中洋溢着淡淡的清香，像蜡烛和香膏的气息，又像熏衣草的气味。安娜感到昏昏欲睡，那是一种令人愉悦而又发慌的感觉；坐在这儿很舒适，但又使人模模糊糊地感到透不过气来。

唐娜佩特罗尼拉一直迟迟地没有清理完她的帐目。这时，一个身上也穿着黑色法衣的女佣人端着一盏老式铜灯走进客厅，她向客人道了声“晚上好”，将灯放在独脚小圆桌上。她说话的声音像一位得了伤风的修女，眼睛盯着灰绿方格的毛毡地毯，连头也没抬。

客厅里又只剩下安娜和她的忏悔师两个人了。

讲经师终于打破了已经持续了数分钟的沉默，他说话的声音很像那只白猫：

“您想象不出，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多么感激您的这一决定。”

“您应该早些对我说起……”

“我对您说得够多了，小滑头。”

“可没像今天这样，您从来没说过我怠慢了您，拒绝来这里，也没有说过夫人们知道这件事。另外，天老是下雨，您知道潮湿有害我的身体，泥泞的街道令我害怕；我身体有病，这是真的，神父。尽管唐罗武斯蒂亚诺说我的气色不错，但我确实有病。有时我在想，我身体内部就像是一堆崩溃的沙丘……我不知道怎样

才能说清楚；我觉得自己整个生命正在炸裂开来，我的内心在崩溃，我正在失去信心，在放弃一切希望。假如您能看到我的内心深处，您会同情我的。然而，尽管如此，如果您以前就像今天这样对我说，就是街道上雨水成了河，我也会早到这里来了。是的，唐费尔米恩，我身上无疑有各种弱点，但我决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不知好歹的人。我知道我欠您的情，也知道我永远也报答不了您。一个声音，一个声音在我空虚冷漠的生活中响起，您无法想象这个声音对我有多么重要，您的声音来得正是时候。我从未得到过母爱，您知道我一直是怎么生活的；我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好女人，您说得对，我不需要美德，除非它是纯洁的诗，而对缺乏美德的人来说，美德的诗就如同散文一样。我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我才希望您来引导我，我要到这个家里来，要学这些夫人的榜样，去做她们交给我的事情，去做您要我做的一切，这不是出于屈服，而是出于自愿，因为您看得出我不会管理自己的生活，我愿意照您的吩咐行事，我想重新做个孩子，我想重新开始，长大成人，积极向上，永远保持内心的激情、动力，不断进取，而不像现在这样盲目徘徊……另外，我还要治病，有时我担心自己发疯……我对您说过，有些晚上我彻夜失眠，为了驱散那些痛苦的念头，我躺在床上想着上帝，想着他来拯救我。我对自己说：‘如果上帝与我同在，我还有什么可怕呢？’可是这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我也对您说过，原来的思想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就像疼痛的伤口永远得不到愈合；那是些反叛的思想，离经叛道的观点，顽固而愚蠢的偏见，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学来的，只是模糊地记得是在家里听到的，当时父亲还活着。我有时也问自己：是不是上帝就是我这些想法？每次我努力向自己证实上帝的存在时，我的头脑中就感到了这种痛苦的压力。”

“阿尼塔，阿尼塔，快别说了！快别说了！您太激动了！是的，您面临着危险，我现在看清楚了，您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不

过我们可以化险为夷，得到拯救，我可以肯定；您是一个好女人；上帝会保佑您，为了使您摆脱这些无聊的想法，我会尽一切努力，即使为您牺牲也在所不惜。这都是您身上的疾病所致，是您的浮躁和神经质所引起的；但那都是肉体上的问题，与灵魂毫无关系……然而仍然存在着传染的危险，是的，阿尼塔，您要开始一种真正虔诚的生活，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您自己。要行动起来，要做很好的工作，我亲爱的朋友，您的病很重，我们需要强有力的药物来治疗。假如这些善良的夫人们的某些话、某些行动有时令您感到反感，您不要胡思乱想，不要随便责怪她们；要宽容别人的缺点，多朝好处去想，不要从表面看问题……好了，现在再谈点我自己的情况吧。阿尼塔，您要能够了解我的心就好了，我永远也无法报偿您今次下午所做出的这个高尚的决定。”

“您不要这样说……”

“这是我的心里话。”

“我真是一个没良心的女人，竟不知道……”

“但是现在，您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对吧，我的孩子？”

“是的，是的。神父，新生活。”

他们又沉默下来，并互相注视着。唐费尔米恩突然失去自我控制，一把将安娜放在沙发的针织靠垫上的手拉过来，紧紧握在自己手中左右摇晃着。安娜觉得脸在发烧，但又认为因此而惊慌失措未免可笑。他俩同时站起身来。这时唐娜佩特罗尼拉走了进来；德帕斯仍握住安娜的手，对侯爵夫人说：

“夫人，您来得正好，您可以见证：我的绵羊已郑重答应她的牧羊人永远不离开自己选定的羊栅了。”

“君士坦丁大帝”亲吻了一下安娜的额头。

这是庄严的一吻，有力的一吻，也是冰冷的一吻，好像唐娜佩特罗尼拉正将一个在冰泥中浸泡过的宗教团体的图章印刻在庭长夫人的额面上一样。

第十九章

每年三月一开始，唐罗武斯蒂亚诺·索摩查就把所有病人的病统统诊断为“春热”。其实他对这个所谓的“春热”的概念也胡里糊涂。但是由于这位英俊的医生的主要使命就是安慰病人，他的这种从气候上解释病因的方法通常又能使病人满意，所以他也就用不着费事再找其他原因了。据罗武斯蒂亚诺说，庭长夫人之所以身体不适，就是“春热”所致，三月底的一天晚上，她上床睡觉，突然身不由己地咬起牙来，感到脑袋里像是装满了噼啪作响的爆竹一样，马上就要炸开。第二天早晨她从充满妖魔鬼怪的恶梦中醒来之后，她知道自己发烧了。

金塔纳尔正在帕洛马雷斯的沼泽中打猎，晚上十点钟以后才能回到家。安塞尔莫去请医生，佩特拉则像一条忠实的狗一样守候在女主人的床头。从山村新来的女厨子塞尔万达端着菩提茶默不作声地进进出出，毫不掩饰她的冷漠态度。阿尼塔很久没出现这种对唐维克托的爱的冲动了，可是那天下午，特别是临近天黑的时候，她想到自己远离家门的丈夫，不禁捂着脸哭了起来。“她多么希望他在自己的身边啊！只有他才能陪伴她这个孤独的病人。”侯爵夫人、帕科、比西塔和里帕米兰听说她病了，马上赶去探望，但这都无济于事。她热情地接待他们，向他们微笑，可心里却在一分一秒地数着还差多少时间才能到晚上十点。“她亲爱的金塔纳尔啊！他才是她真正的朋友、父亲、母亲、她的一切。”侯爵夫人在她病中的朋友身边没呆多久。她摸了摸她的额头，说没什么关系，并说索摩查医生的话是对的，就是“春热”，说到可以饮用菠萝汽水，最后匆匆告辞而去。帕科默默地欣赏着安娜的美貌，他觉得她半陷在松软的白枕头之中的头宛如“一颗珍存在

宝盒中的明珠”。比西塔看到，安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像宝座上的圣母玛利亚。由于发烧，庭长夫人的眼睛放光，面如玫瑰，笑起来就像一位圣女。帕科不由自主地想道：“她太诱人了！”帕科像他母亲一样说了一些宽慰的话之后就走了。在过道里他用手拧了一把正给女主人送来糖水的佩特拉。比西塔把自己的披巾放在女友的床上，准备操持一切，完全无视佩特拉傲慢不恭的表情。“佣人都不可靠。幸亏有她在这儿照料一切。”

“尽管如此，您必须承认，您亲爱的金塔纳尔也真有点怪气，这个时候会想到去打猎，把您一个病人丢在家里！”

“可他怎么会知道呢？……”

“您不是昨天晚上就感到不舒服吗？”

“这都要怪弗里利特。”

“谁要跟弗里利特混在一起，就会变成像他一样的疯子。难道不是他把英国鸡同西班牙鸡拿来杂交的吗？”

“啊，是他。”

“就是他说我们的祖先都是猴子吧？他本人就是一只性情怪僻的猴子！连穿着也怪里怪气的，我从来没见过他穿过带领的衬衣，也没见他戴过礼帽。”

那天晚上索摩查八点钟才来看安娜。虽说他认为病因是“春热”，但他仍不放心。他看了看病人的舌头，摸了摸她的脉，又从口袋中掏出一只温度计让安娜放在腋下。他查看了一下温度计的度数，脸色立刻红得像只樱桃，绷着脸看着比西塔，接着做了一番猜测，生气地对比西塔喊道：

“你做的好事！你和病人说话太多了，你一直在刺激她，对吧？我看得出来，这儿来的人太多，说话太多，肯定是这样！”

比西塔觉得脸在发烧。索摩查猜对了。他不懂医学，但他了解比西塔。医生开了处方，并埋怨了几句唐维克托出去的太不是时候，说人的疯狂是会传染的，弗里利特对达尔文学说的了解不

过皮毛，就像他知道怎样打苍蝇一样。他轻轻拍了拍庭长夫人的脸蛋，对这样的接触感到十分愉快，随后便砰地把门关上，说了声“明儿一早见”，离开了庭长夫人的家。

比西塔坐在床头，大口吃着果酱，一面斩钉截铁地说索摩查是个蹩脚医生。这位银行职员太太相信家用土法，而不相信医生，她两次临产垂危，都是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接生婆救了她的命。她认为是上帝在保佑她。“还有，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说什么您的病情加重是因为我们想劝您少想事情，简直是个畜生！他哪里知道您是一个爱激动而又富于想象的女人呢？我敢肯定，要不是我在您这儿，您会成天想那些伤心事，为您那亲爱的金塔纳尔不在身边照顾您而想不开，而悲伤不已呢。那会使您消瘦下去，病得更厉害。您会不停地想：‘为什么他不在我身边呢？他是一个好丈夫啊！可他已不是一个连自己也不会照料的小孩子啦！’老天爷知道您还会怎么想。一个人生病而无人照顾的时候，什么乱七八糟的念头都会出现。所以您就会找出各种理由抱怨别人。”

安娜尽力不去听比西塔讲话。她设法去想别的事情，这是她忍受比西塔无休止的唠叨的唯一办法。十点一刻，扎着大裹腿、系着皮带的唐维克托背着仍在滴水的猎物和猎具走进了卧室，后面跟着唐托马斯·克雷斯波。弗里利特头戴一顶皱巴巴的灰帽子，脖上围一条方格大围巾，脚上穿一双系有三股鞋带的猎靴。金塔纳尔把雨衣扔在地板上，那动作就像《游吟诗人》第一场中曼里克扔自己斗篷一样。他一头扑在妻子的怀中，对着她的额头一阵狂吻，忘了还有别人在场。

“啊，是的！那是父亲、母亲、兄长，是熟悉的抚爱，是家庭之爱的精神保护。不，她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独，她的金塔纳尔是属于她的。”她对丈夫也报以热烈的长吻；她默默发誓要永远忠于丈夫。唐维克托的胡须像一把泡过水的刷子，带着沼泽地的

水气潮湿了妻子的额头，但她并不感到讨厌。金塔纳尔那业已变得焦黄的又直又硬的须毛在安娜的眼中闪着金色和银白色的光芒。

唐维克托也认为安娜的病“没什么关系”，但他还是打心眼里后悔自己没有乘四点半的火车赶回家来。

“您看，克雷斯波，如果我当时注意到自己的预感……是的，夫人，”他转身又对比西塔补充说，“托马斯可以作证，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总觉得自己今天应该早点回家。”

“啊。是这样，可以肯定，人们有时会有预感，”银行职员太太说道。她也准备讲述自己经历过的这种预感。

“这都要怪弗里利特。”

弗里利特耸耸肩，接着摸了摸病人的脉搏。安娜紧紧握着他的手，原谅了他的一切。唐维克托确实想早点赶回贝图斯塔，是怕误了看戏。但这话不能说出来。弗里利特默不作声，他能够再次否认超自然预感的存在。他已摘下帽子，他那浓密的棕褐色的头发，周围修剪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就像一窝灌木丛或一堆草。他闭着眼，皱着眉，似在躲避耀眼的灯光；他的身子碰撞在家具上。他身上仍散发着山林的气息，沾染着沼泽中的雾气，似乎他依然被笼罩在乡野的黑暗和清新的空气之中。他的神态就像一只落入陷阱的猛兽或一只被光亮所吸引不幸误入房间的蝙蝠。他站在心神不安、惊恐害怕和正在发烧的安娜身边，像是健康的象征正用自己的活力去感染病人。

最后，比西塔终于在大家的劝说下放弃了她那牺牲自己守护病人的想法，离开了金塔纳尔的家，屋里只剩下了丈夫和妻子。安娜再次抓住丈夫的手臂，用颤抖的声音哭着说：

“先别去睡觉，我心里很紧张，我需要你。金塔纳尔，看在上帝的份上，陪陪我吧！”

“好的，亲爱的，我很愿意。”他把被单拉起盖住她那红润光

滑的肩头，那动作充满亲切的爱抚，但眼睛却注视其他方向。安娜立刻发现丈夫心中有事。

“你怎么啦？你在担心？是不是认为我病得很重，你想瞒着我？”

“不，亲爱的，不是。上帝可以作证，不是这样。”

“是的，我看得出来。但你不用担心，我向你保证我会好起来的，我很清楚这一点。你知道我的身体情况，有时我好像有病，可过后就没事了。但我现在确实感到很紧张，我不停地胡思乱想，觉得世界要抛弃我，我感到非常孤独，十分孤独；我需要你……不过，我会好的，这只是神经紧张。”

“是的，亲爱的，当然是……神经紧张。”

他无法再控制自己，他站起身来，说：

“亲爱的，我和你在一起，我去去就来。”

他匆匆走出侧门。

“喂！”他在过道中喊道，“佩特拉！塞尔万达！安塞尔莫！谁在那儿？唐托马斯把那只石鸡带走了吗？”

安塞尔莫查看一下那堆放在厨房里的死鸟，从远处回答说：

“带走了，先生，这儿没有石鸡了。”

“真气死我了！这个该死的！他总在捣鬼，那石鸡明明是我的，是我打着的，我可以肯定。他真是虚荣透顶的家伙。安塞尔莫，听我跟你说，明天天一亮，懂吗？天一亮你就去唐托马斯家，代表我，郑重有力地向他提出，要他把那只石鸡还给我，无论如何都要把石鸡拿回来，听明白了吗？告诉他，我绝不是开玩笑，就是他已经把它退了毛，我也要他还给我。是谁的就是谁的！”他最后一句是用拉丁文说的。

安娜听到丈夫的喊声，立刻原谅了他那天真的癖好。“所有的猎人都是这样。”她怀着初烧引起的仁慈，心里这么想着。

唐维克托回到卧室，妻子甜蜜虔诚的微笑使他恢复了平静，

这是石鸡所办不到的。

直到午夜一点半，妻子方才入睡。这时，也只有这时，唐维克托自己才准备回屋睡觉。

金塔纳尔穿着睡衣站在床前，开始想到自己深深爱着的安娜的疾病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上帝知道，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她的病没有什么危险。如果有危险，他会从她的恐惧和所忍受的痛苦中看得出来。但她并没有恐惧，也没有痛苦，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然而，这确是一个打击，首先这段时间他不能再去剧场看戏。眼下一个剧团正在上演一些混合性的歌舞喜剧，他不得不承认，他已开始为这种戏剧的朴实而柔和的艺术魅力所吸引。前几个晚上，他已为《马里纳》① 中的地方色彩所感染，为《蓝色的多米诺》② 的时代风味所倾倒，更为《誓言》③ 中的曲折爱情故事所陶醉。但现在，因为安娜的病他不得不把看戏的事放在一边。还有，同省长一起为开辟西部经济运输考察修建铁路的工作怎么办？同工程师管理局长的多米诺骨牌游戏怎么办？为了促进消化而需要进行的远足怎么办？”一想起很多天不能出门他就感到害怕。他满心气恼地上了床，把灯熄灭，黑暗又使他感到内疚。“他是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不考虑可怜的爱妻，只想自己舒服，自己的爱好。”他好像是在谴责自己，也好像是在自欺欺人，只听他长叹一声，大声感慨地说：“我那可怜的爱妻阿尼塔！”

接着他便心满意足地入睡了。

唐维克托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脑子里又像平时一样装满了各种计划。但他马上又想到安娜和她的发烧，心里充满了怯弱的忧伤。“上帝才知道那会是什么！”他讨厌那些药品和冲剂，害怕吃错了药，看见绿色的药就心惊胆颤，担心有毒。他学过物理化学，认为绿色和黄色的东西都有毒性；还有女仆们的笨拙和差错，守

---

①②③ 均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著名的西班牙歌舞轻喜剧。

候在病人床边的寂寞和无聊，不可避免的担忧，索摩查的喋喋不休，探问病情的人们的没完没了的问题，所有这一切令人心烦的事情一起涌入唐维克托的头脑，令他叫苦不迭。他在充满自怜的心情下起了床，但来到妻子的卧室之后，立刻又忘掉了自己所有的烦恼。安娜病得很厉害，一直在说胡话。据佩特拉说，夫人晚上睡得很不安生，她一直陪在床边，但没有叫醒唐维克托。

八点钟，索摩查医生来了。

金塔纳尔顾不得病人就在跟前，搓着双手，颤颤兢兢而又急不可耐地向医生问道："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病情没加重吧？"尽管安娜处于昏睡状态，依然可以听见每一句谈话。

医生没有回答。他开了药方就去了会客室。

"怎么样？怎么样？"金塔纳尔继续用颤抖的声音低声问道，"到底是什么病？"

唐罗武斯蒂亚诺用蔑视、仇恨和气愤的眼神望着他。

"怎么样！什么病！你就会问这些问题！"唐罗武斯蒂亚诺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病，但情况看起来好像很严重。他心里这样想，嘴里却说：

"情况是这样的：你必须时刻注意，精心照顾妻子，不能把她丢给佣人或比西塔，让她们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那会使病人得不到休息，反而会加重病情。情况就是这样。"

"可是，情况严重吗？"

"啊，严重，也不严重。不，不严重，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情况是不严重的，但也不能否认它的严重性。不过，老兄，你不懂这些。是肺炎吗？有可能。也许是肠胃炎……但也有某些假象……"

"那么说，不是神经问题？也不是春热？"

"唉，亲爱的，这中间总夹杂着神经问题，还有春热……血液……元气大伤……当然，这都有关系。不过，你不懂这些。"

“是的，先生，我确实不懂。我没事的时候也读过几本医学书，我看过雅库德①的书，但那类书使我感到……啊，感到恶心；我想我可以听到自己的血液在流动，觉得我就像马德里新修的水利工程，我的内脏里有水管、水闸……”

“好了，好了！我求求你别再胡扯了。我下午再来。如果有什么新情况，及时告诉我。啊，还有，别在她床上堆那么多衣服，不要让比西塔来打扰她，她只会增加病人的烦恼。科学绝对禁止这个毫无知识的接生婆来多管闲事！”

四天后，唐罗武斯蒂亚诺派了一位年轻医生——他的门徒——来代替他。他认为已到了自己应该回避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当那些亲密的朋友生病到了某一阶段之后，他就不再给他们看病了。

年轻医生是位聪明好学的小伙子。他声称安娜的病不严重，但可能要拖一段时间才能康复。他不喜欢用那些不准确的常用名词来谈论病症。如果人们非要他说，他便使用医学术语，这倒不是故弄玄虚或卖弄学问，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不让那些无须知道也无法理解医学的外行了解情况。这样一来，安娜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当人们告诉她病情正在好转时，她却觉得自己更难受，正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当她得知自己在一种时而兴奋时而说胡话的半昏睡状态下度过了 6 天 6 夜之后，感到十分惊讶，觉得那漫长的折磨好像十分短暂。

疾病使安娜感到精疲力竭。不仅如此，她还感到过度兴奋，世界的一切在她看来似乎都蒙上了一层雾，显得苍白无力；她感到周围的事物像是无数白点和气圈，有时又像水泡或尘埃，在眼前浮动，自己仿佛被一个巨大的蜘蛛网所笼罩。当她把手臂放在被单上，瞧着那一双瘦弱无力、白皙中露着道道青筋的手背时，

① 瑞士医生，著有多种医书（1830—1913）。

她会突然觉得自己的手指已不听使唤，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手缩回来。最后她感到痛苦的是她重新进食时，她对着那碗淡而无味的清汤出神。金塔纳尔说，那是一碗理想的肉汤，贝图斯塔的女仆们是永远做不出来的。他亲自一口一口地为她把汤吹凉，这中间包含了他多少的信任和耐心啊！体现了他多少关心和爱抚啊！他把汤端到安娜面前，安娜却感到浑身冷汗直流，似乎要榨去她身上的最后一丝力气，甚至要夺去她生命的最后动力。她紧闭着双眼，好像失去了一切知觉，有时甚至感到自己已不复存在，整个身体正被撕成碎片；但当恐惧来临时，她身上又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应，使她重新回到了现实的自我，犹如进入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她发现这种自我意识的恢复要使她忍受巨大的痛苦，但她似乎很愿意承受这种痛苦，因为这毕竟说明她仍然活着，证明她仍然是她。如果唐维克托在她身边说话，她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思路走，违心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金塔纳尔的见解上，她的思想会对他的意见进行严厉的批判，进行详细的分析，尽管这使她感到十分痛苦。她无可奈何地把丈夫的荒谬见解批得体无完肤，尽管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头脑感受难言的折磨。

医生似乎只关心她的身体，而不注意她身体中心的深处所感受的痛苦。这个身体的深处无疑是她的一部分，它是那么亲密，就像是她的灵魂。每天都要摸她的肚子，向她提出有关最低级动物功能方面的问题。唐维克托记性不好，手里总是拿着表，用笔记本记录。他用似是而非的缩写和龚果拉① 式的文风记下每一件有助于医生了解病情的情况。

只要安娜病情不减，需要关心照顾，她那可爱的丈夫就只会想着她，像圣贤一样履行着一个丈夫应尽的职责。即使他有时表现得有些不耐烦、有些粗心大意或动作笨拙，那也是出于无意。

---

① 西班牙诗人(1561—1627)，以文字交错缠结华美绮丽的文风著称。

后来，他开始感到厌烦，怀念起自己平日的生活，并过份夸大自己晚上守夜的时间。为了能使自己忍受这种折磨，他决定培养自己对护理的兴趣，并取得了成功。准备药剂，给妻子身上涂碘酒，吹凉和澄清肉汤，看表记时间，样样都做。他计时的那种精确劲儿简直令佩特拉和塞尔万达感到汗颜。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已变得如同制做哥特式① 尖顶拱门那样的细木匠活一样开心了。唐维克托每天都急切地盼望着医生的到来，首先是听医生说过二十遍“安娜已经好转，好多了”的安慰话，其次是同医生愉快地聊一聊世界上与生病毫不相干的事儿。这已成了每次医生家诊的惯例。索摩查医生的继任贝尼特斯本身虽然不爱言谈，但却喜欢听金塔纳尔讲话。金塔纳尔很快就喜欢上了贝尼特斯。一方面是无聊的家庭琐事、空气沉闷的病室和家中单调的生活，另一方面是目前欧洲的事态发展、俄国战争②、旷野的情趣和最新上演的歌舞喜剧，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使金塔纳尔感到兴奋不已，他每次都把话题引向那些新鲜、有趣的重大问题方面；他也喜欢同贝尼特斯进行辩论，并像他自称的那样每次都把对手驳倒。男主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人类住区的多元性③ 问题，他认为所有星球上确实都有人居住，说这是上帝的慷慨仁慈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他还引用弗兰马里昂的话费霍④ 的信和一位英国主教的见解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他不记得这个英国人的名字。“我不记得mister⑤ 叫什么了。”金塔纳尔把所有英国人都称为mister。

---

① 欧洲中世纪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

② 指1877年4月至1878年1月的土俄战争。

③ 《人类住区的多元性》是法国天文学家弗兰马里昂（1842—1925）一部著作的名称。

④ 西班牙修道士，学者（1676—1764）。

⑤ 英语：先生。

医生一旦宣布安娜的病情可能会稳步而缓慢地得以好转，金塔纳尔就会喜形于色，不允许任何人怀疑她会不断地恢复健康。他那天真而坚定的利己主义已使他厌倦了再去为别人考虑而不顾自己的利益。他不愿意再多当一分钟的奴隶。听到安娜的呻吟声，他就会沉下脸，甚至会用动听而又挖苦的语调说起自己的耐心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必要性。

“我们都别要小孩子气！安娜，你的身体已经好转，你现在的问题完全是由于身体虚弱所致。不要再去想它了，你这只是无谓的担心，担心比疾病本身更有害。”接着，他会做出一副一贯正确的样子，重新提起那些有关霍乱和恐惧令人丧命的故事。

他认为安娜会旧病复发或延迟康复的想法是对他的安宁的破坏和敌视。“他不是石头做的，他的身体会被拖垮的。”

他不再同情病人。那都是神经紧张，完全是神经质的表现。他又开始只考虑自己了。他在安娜卧室里走进走出，一会儿也坐不住；对用药和病情的记录工作也停了下来，医生只好向佩特拉发号施令。金塔纳尔甚至编造出似是而非的借口和谎言，以使自己能到外面花园里和书房中呆上一段时间。“艺术和大自然是多么伟大啊！实际上它们完全是一致的！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唐维克托迎着四月的微风，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户外的新鲜空气，感到心旷神怡，快乐万分。他重新把机器装配好，又梦想着新的发明了。他如此适应贝图斯塔的气候连弗里利特也羡慕不已。

安娜发现丈夫离开了家。金塔纳尔把她一个人丢在家中一连几个小时，自己却觉得只过了几分钟似的。当安娜再次被淹没在无边的痛苦的海洋中，再次感到与世隔绝、被无情地抛弃了之后，她不再喊金塔纳尔了，尽管当时他是她所想到的唯一的亲人。她宁愿让他安静地呆在花园里，因为他一旦来了，他又会说她神经质发作，用荒唐冷酷的蔑视刺伤她的感情。

又是一个阴沉的下午。虽已入春，天气仍如冬天一样，令人

感到越发凄凉。庭长夫人孤独地坐在床上用枕头筑起的围墙中。屋里的光线已经暗了下来，墙角放着她的大衣和唐维克托的一条裤子，那样子叫人看了也感到悲哀。她不相信医生，她觉得自己得了某种不治之症，她自己弄不清楚，贝图斯塔的医生也弄不清楚。突然一个念头闪过她的脑海，令她感到苦不堪言："在这个世界上就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这个世界按照不同的时间和季节，一会儿呈现出铅灰色，一会儿呈现出暗黄色，一会儿又变成黑色。它是一声从遥远的天际传来的低沉而痛苦的呻吟，像是儿童发出的毫无意义的单调的歌声，又像是车轮压过鹅卵石地面发出的轰鸣，震得窗户嘎嘎作响，然后又像惊涛巨浪一样慢慢消失在远方。生活就像太阳围绕地球旋转所演出的一出乡间舞剧，日复一日，毫无变化。人们进出她的卧室，犹如上台演戏一样。他们在那里装腔作势地说着安慰的话，但他们都想着外面发生的事情，这才是他们的真实面目。一切都是假面具。"谁也不爱谁。这就是世界；她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她看着自己的身体，觉得那就是地球。"所有的人都阴谋打它的主意；只要可能，它就会马上离她而去；它更像这个世界而不像她本人，它更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她所有。""我的灵魂才是我自己。"她低声自语，同时松开了手中的被单，让身体跌在床上，躺在那里，撞垮了枕头筑起的围墙。她闭着眼睛哭了起来，生命在泪水的波涛中回到了她的身上。她听到房中的钟声，又该吃药了。那天下午轮到金塔纳尔照顾她，可没见到他的人影。安娜等待着，她不想喊他。她向床头柜弯过身去，一本绿皮书上放着她的杯子。她端过杯子喝了一口水，然后用茫然的目光看到那本大书的书脊上写着《圣特蕾莎全集：第一卷》。

一种模糊的恐惧攫住了她，她不觉浑身一颤，儿时的回忆突然闯入她的脑海。那是一个下午，她在洛雷托的花园凉棚下读着圣奥古斯丁的著作，脑子里忽然响起一种神秘的声音。她现在已

经失去了昔日的那种天真无邪的信念。“眼前这本书的出现只是一种巧合，一种纯属偶然的巧合。目前她的思想中充满了自暴自弃的痛苦念头，这本书正唤醒她虔诚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严肃的，深刻的；不是强加的而是自然产生的。它们温暖着她的心灵，她以全部的身心衷心地欢迎这些思想。但这并无关紧要，不管它是不是上天的意志，她都会把它作为一种训诫，很好地利用这种巧合，去理解这一幸运机会的深层含义。她不是在抱怨自己的孤独吗？她不是因为自己自暴自弃的念头而几乎垮下来吗？好了，现在在她面前就摆着这本烫金的著作：《圣特蕾莎全集：第一卷》。这是多么雄辩的标题啊！你感到孤独！那么上帝呢？”

对上帝的思念就像一团火在她心中升起，使她燃烧起虔诚的烈焰。怀着明显、生动、具体和压倒一切的信念，安娜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跪在床上，裸露着雪白的肌体，两眼泪如雨下，双手颤抖着举过头顶，紧紧相握，像一个娇弱的生病的孩子，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哭喊着：

“我的上帝啊！我的天父！啊，我最亲爱的上帝啊！”

她颤栗着，不禁一阵头晕目眩，身体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失去了知觉，栽倒在大红锦缎的床罩上。

尽管唐维克托不愿意，安娜还是再次病倒了，重新又回到了那种惊恐不安、夜不能寐的境地；医生又变成了绝对的权威，卧室又变成了琐事繁忙的场所，那只表又成了无言的独裁者。

夜晚，安娜恶梦不断。天一亮，苍白无力的天光从阳台百叶窗的缝隙中透进屋来，射在地板上，庭长夫人才像一个溺水的落难者从窒息中苏醒过来。她觉得噩梦中那些粗野、淫荡的幽灵仍像瘟疫一样地在周围晃动，它们腐烂的躯体发散着令人作呕的臭气；寒冷粘黏的空气使她感到仍像昏迷时被囚禁在地窖中一般，那些衣衫破烂的可怕狰狞的魔鬼狂笑着张开满布脓血的受伤的双臂威胁着向她扑来，迫使她一次又一次地企图从地上的一个小洞

中爬出来，这些痛苦的折磨使她认为自己就要死去。一天夜间，安娜在梦中突然意识到那些地窖就是夏布多里昂和威斯曼① 的浪漫主义著作中所描写的地下墓穴，但在那些潮湿、狭窄、低矮的地道中游荡的并不是身穿白衣的童男童女，而是些穿着像蝙蝠翅膀一样的金色无袖长袍或教服的令人恶心的可怕的幽灵。安娜想逃跑，可迈不动脚步。她四处寻找那个狭窄的小洞口，她宁愿被挤死在洞口之中也不愿意闻地道中的臭气和碰到那些可怕的瘦骨嶙峋的鬼怪。然而，当她找到那个救命的出口时，守候的人却要求她亲吻和留下买路钱。她捂着脸，向他们掏出银币和铜币，与此同时，她听到他们在狂笑中念着安魂经，一边用圣水弹洒器把水坑中的污水汲来往她身上和脸上乱喷。

她醒来时一身冷汗，浑身恶心，觉得床上也散发着噩梦中那些污水的臭气。

“她要死了吗？噩梦中那坟墓的臭味难道就是一种死亡的先兆吗？那些地道和其中的幽灵难道就是地狱的情景吗？地狱！她从来没有怎么想过它。对她来说，也同大多数虔诚的信徒一样，地狱不过是许多未经证实的信仰中的一个。她相信地狱，正如她相信教会告诉她的一切一样，因为每当她产生了叛逆思想之后，她都是用所谓的信仰的行动把这种思想压制下去，并对自己说：‘我盲目地相信。’误以为信仰的宣言与信仰的决心本身就是信仰。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地狱不再是包括在所有其他教义中的一种教义，她已经闻到了它的气息，尝到了它的味道，并且认识到自己在此之前实际上并没有相信地狱的存在。是的，是的，地狱是一个具体的现实，或似乎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呢？那种喧嚣的乐观主义哲学和抽象无聊的唯灵派理论是多么肤浅，多么愚蠢和多么缺乏对悲惨的生活现实的认识啊！地狱是存在的！现在她

---

① 十九世纪英国红衣大主教、作家。

知道了地狱是个什么样子：腐烂的肉体，堕落的灵魂，发臭的地道，窒息的空气……她是有罪的，是的，她是堕落的。她现在评判自己罪过的标准同世人的看法是多么的不同啊！她以前总是用这种世人的看法轻易地宽恕了现在仍沉重地压在自己心头的某些过失。”她想起了讲经师讲过的宗教格言和警句，当时她并没有体会到那些格言和警句的极端严重性和深刻冷酷的含义，因为那些话从那个和蔼教士温柔高雅的口中说出，似乎并不具有那样的严重性和含义。

天上的太阳已升得很高，贝图斯塔四月的阳光温和地抚摸着大地，驱散了清晨的寒意。家中的其他成员认为安娜身体虚弱或者还在睡觉，就没有进屋去打开阳台的百叶窗，以免打扰她的休息。在这些春日的早晨，安娜躺在那张经常给她带来烦恼的床上，感到一种惬意的惆怅，她知道白天早已来临。她那病后的身体犹如经历了一场战争的浩劫，现在又开始慢慢引发出生命的活力，生活在胜利仍无把握的土地上推进着。她的大脑也正在恢复自己的健康，恢复对理智和逻辑性的控制；记忆也变得稳定起来，已不再是痛苦的折磨，不再受那些幻觉和其他荒唐念头的困扰。

安娜很高兴别人认为她在睡觉或卧床休息而把她一个人丢在房中。她又开始对自己愿意承认的罪过进行审讯，她的记忆是值日官，想象是检察官。由于身体恢复了健康，她的恐惧也消失了；她怀着愈来愈强烈的温情脉脉的好奇心倾听着检查官的指控，那种厌恶和害怕的感觉不见了，地狱的阴影像金属片低微的回响一样消失了，她记起的那些曾经是她的生活和每日现实的过失闪过她的脑海，不像营养输进了身体，温暖着她的心，鼓舞着她的精神。虽说内疚不能完全消除，但历数自己的罪过却使她感到兴趣倍增。

她记起了在那些无情冬雨中所度过的一切冬眠的日子；在此之后，她的灵魂开始从僵死的状态下复苏。她发现自己参加了圣

布拉西乌斯朝圣节走在去老厂的路上，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老天爷似乎也在欢庆这一节日。大教堂的钟楼高高耸立在恩西马达区小山的顶峰，看上去宛如置于一个巨大的纪念碑顶的皇冠，它那缎带状的黑石雕塑衬托着宁静的桔黄色和淡紫色的天空，又长又细的波云在周围飘浮着，仿佛在等待着太阳落山，以便把地平线遮掩起来。安娜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圣布拉西乌斯朝圣节看成是春天的先导，但她渴望着那些日子的来临，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在连接不断的阴雨天气中会出现一点阳光，使贝图斯塔沉睡的绿色原野会发出阵阵欢乐和光明的震颤，会出现比四五月份更好的天气，更预示着美好的四五月的即将来临。忧郁的念头早已像冬天的鸟儿飞得无影无踪，安娜处在圣布拉西乌斯朝圣节的人群之中，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唐阿尔瓦罗·梅西亚走在她的身边，对她说着情话。他因深深的爱而受到折磨，显出一副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表情。他态度温顺柔和，但对爱情又像失去了兴趣，失去了希望。他的魅力更像那天气的魅力；实际上那只是整个冬天中的一天，毫无特别之处，但宁静和温和的气氛及其带来的一种朦胧的快乐却给庭长夫人带来一种难以言传的快感。

唐阿尔瓦罗的感受也是如此。她永远不会成为他的女人，永远不会。那个炽热的夏天永远不会再来，她甚至不允许他说清或继续坚持他的愿望，但可以让他呆在自己的身边，向她诉说心里的爱和倾慕之情，那是甜蜜的，温柔的，是一种宁静而深沉的快乐。她眼含着火一般的激情望着他，但那激情转瞬即失；她像一位接受烧祭① 的女神对他微笑着，如果说那笑中没有炽热的爱情，至少也充满了谦和的慈母般的仁爱和优雅。这就是安娜度过圣布拉西乌斯朝圣日的情况。

那天下午，梅西亚又恢复了一些希望，他又开始相信外表吸

---

① 西方宗教中烧烤全牲的祭神活动。

引力的作用，并决定尽量多同安娜呆在一起。他借助唐维克托盲目的友谊，尽管这样做有些下作。在俱乐部他坐在唐维克托的身边，耐心地观看他玩多米诺骨牌或下棋，游戏结束后又挽起他的手臂一起在宽大的舞厅里散步（因为室外常常下雨）。舞厅里光线昏暗，冷冷清清，只有五六对舞伴在跳舞，他们迈着大步从一端走到另一端，用脚跟使劲跺着地板，在大厅中发出愤怒的回响，似在抗议这恶劣的天气。俱乐部中有些老资格的成员在大厅中跳舞所走过的路程加起来可能有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这两位朋友在那里漫步，慢慢地，梅西亚摸清了这位退休庭长的心灵深处，占领了他心中的每一块阵地。

唐维克托开始相信，世界上最关心他金塔纳尔的莫过于梅西亚其人了。他整个下午整个下午地把梅西亚捆在自己胳膊上，在大厅里那吱嘎作响的地板上转来转去，毫不顾及对方是否感到厌烦。有时，话题讲到精彩处，他们也会停下脚步，彼此交换一下对某个不能肯定的问题的看法。唐阿尔瓦罗一边忍受着这种折磨，一边在考虑进行报复的办法。出于礼节或其他什么原因，他一直耐着性子，迟迟没有采取这种背信弃义的步骤；现在他再也忍不住了。另外，“见鬼！在他那荒唐爱情的冒险生涯中比这更卑鄙下作的行径还多着呢！”

唐维克托有时会停下来，松开自己这位密友的臂膀，抬头面对梅西亚说：

“听我说，现在我们既然无话不谈……我相信您不会说出去……弗里利特也有缺点，我爱他胜过亲兄弟，可他却瞧不起我，请您相信这一点。您别不信，这是真的，我比您了解他。他看不起我，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不否认他有某些长处，他精通园艺，比我熟练那些猎场，对工作专注……可要说他的枪法！老天作证！至于他搞机械的本事，那更不敢恭维！他手脚笨拙，脑子不灵。”唐维克托又停下脚步，把嘴唇贴近梅西亚的耳跟，补充说，“我要

说他是个婆婆妈妈的繁琐主义者！”

一谈起对这位亲密朋友弗里利特的埋怨之情和对他狭隘的嫉妒，金塔纳尔的话就像开了闸的洪水，没完没了。他觉得自己在受到弗里利特的控制，一遇到可以信赖的人，就忍不住要发泄一下他那埋藏在心中的、胆怯的而从根本上说又是出自好心的激愤。从某方面看，梅西亚是弗里利特的一个崭露头角的对手，唐维克托在自己这种一时的背叛朋友的行动中感到了一种邪恶的满足。

唐阿尔瓦罗总是默不作声地听着，只是在唐维克托谈到自己的好枪法时，他才感到有些担心。他认为唐托马斯·克雷斯波是个天生的疯子，但把他说成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似乎有些言过其实。

天色已晚，雨仍下个不停，侍者在舞厅里点上了两三盏煤气灯。看见灯火，金塔纳尔才感到自己有些疲倦，发现已满身是汗，同时认识到自己已经谈得太久了。他开始对梅西亚感到内疚和同情，并衷心感激他的沉默和耐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常邀请梅西亚到他家去喝杯德国啤酒。

他说：

“我们现在回新广场怎么样？”

梅西亚总是默不作声地同意他的意见，随他而去。

一种明显的直觉告诉这位前庭长夫人，把梅西亚带回家乃是对这位朋友耐心的倍伴的一种绝好的报答。唐阿尔瓦罗为什么这么高兴地随他前往呢？如果向金塔纳尔提出这一问题，他会难以回答。但他心里明白，梅西亚确实很乐意这样做。尽管当时梅西亚一言未发，金塔纳尔也看得出这一点。是的，梅西亚确实高兴走进新广场街角的那幢房子。

金塔纳尔会把梅西亚带到自己的书房或他自己所说的“博物馆”，并对他讲解那些复杂的弹簧和土块的原理。他认为自己这位朋友对此一窍不通，便随便哄骗他。唐阿尔瓦罗不喜欢看那些

植物和昆虫标本，两眼盯住如此多的无用废物匆匆走过使他感到头晕目眩。使唐阿尔瓦罗略微感兴趣的唯一东西就是弗里利特和金塔纳尔共同制作的一只孔雀标本。在金塔纳尔夸夸其谈时，他经常去抚摸它的光滑的胸脯。

“好了，”唐维克托这时会说，“既然您瞧不上眼我这些收藏品，那我们去我的‘窝’看看吧。安塞尔莫，把啤酒送到‘窝’里去！”

所谓的“窝”是另一个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许多演戏用的服装和武器：一套古代盔甲，两套闪闪发光的现今绣花盔甲，还有猎枪、手枪和不同时代不同大小的各种火枪，它们或挂在墙上或堆在屋角。唐维克托还在箱柜中珍藏着他当年当业余演员时穿过的戏装。高兴时他会眉飞色舞地谈起眼下已黯然失色的那些昔日的光辉，把衣箱一个一个地打开，把那些五光十色的丝绸衣服、饰带、羽毛、串珠、头巾一古脑地摊放在地板上让人参观，他自己也沉浸在对往事的无边回忆之中。在一个巨大的铁盒中，金塔纳尔还珍藏着一件东西，那是他的无价之宝。那东西用草裹着，乍眼看来，梅西亚以为是条蛇。是的，它盘卧在那儿，呈暗绿色；但用不着害怕，唐维克托可没有驯养野兽的嗜好。那是他当年在《人生如梦》的第一幕中扮演塞希斯蒙多那一角色时拖在身后的那条锁链。

“听我说，朋友，这事我可以告诉您。这不是不谦虚，我承认——我怎么会不承认呢？佩拉莱斯演老派戏的确不凡，他扮演的塞希斯蒙多就是明证；我承认他在体现该剧的哲理方面比我强，可我不喜欢他拖锁链的样子，就像一只狗尾巴上拴了只铁罐头筒一样。我拖锁链的姿势远比他来得逼真、自然；我拖着锁链，请您相信，就好像我一生中从未拖过其他东西一样，以致于一天晚上在卡拉塔尤德的演出中，我把这条沉重的铁链甩在舞台上，那是我演技的象征，舞台几乎被压垮了。于是我把它作为我短暂的艺术生涯的最好的纪念品珍藏了起来。”

梅西亚期待着安娜的出现，这使他不得不耐着性子听自己的朋友谈下去。但是很多次安娜并没有到她丈夫的“窝”里来，这个美男子只好满足于一杯啤酒和卡尔德隆及洛佩·德维加① 的戏剧了。

但是，他至少已经进了安娜的家。渐渐地，他也敢大着胆子在白天的任何时候来造访这个家了。安娜并没有注意到这一事态的发展，她像对待家中的常客一样，让他呆在自己的身边。现在，梅西亚来这家中就像弗里利特去那花园一样随便。

这种卑劣的偷偷摸摸的行径本应引起安娜的愤怒，但却没有。她不得不承认，对唐阿尔瓦罗她既不蔑视，也不讨厌，尽管他心怀鬼胎，想利用唐维克托的信任。“但是，假如他并没有那种意思，假如他只满足于呆在她身边，看她，经常同她交谈，作她的朋友呢；她很快就会明白。如果他举止出格，她肯定会拒绝他，甚至敢于揭穿他卑鄙的行径和罪恶的企图，把他赶出门去。”

时间一天天在过去，安娜越来越觉放心。“不，他不会出格；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默默地倾慕她，爱她。他没有说一句冒犯的话，没有丝毫放肆的举动，也没有半点窥伺时机或企图闹点什么花样的迹象；他所表达的完全是真挚的对荣誉的尊重和爱，是渴望体会和呼吸自己所钟爱的人儿周围的空气的激情。她自己也承认，她正经历的快乐是她从未享受过的最深沉的快乐。过去没有人同她谈起这些，她享受的快乐太少了。”当她感到唐阿尔瓦罗在她身边肯定没有任何危险时，她便愉快地呼吸着，让自己的灵魂屈从于一种道德的朦胧中，感到如同吸了鸦片一样。她把这种状态比作像炎热的下午漂浮在宁静、缓慢和荫凉的溪流上一样幸福，那溪水正向着深渊流去，自己的身体也正在顺流而下，但她

---

① 二人均系西班牙十六、七世纪剧作家，后者亦译作维加·卡尔波奥。

知道，一旦危险来临，她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游上岸边，不需花多大气力，只要用手滑动两三下，就可以脱离激流，安全着陆。安娜的内心也明白自己的想法不对，因为她并没有把握万无一失，她不能保证唐阿尔瓦罗一定会谨慎从事。“但是，难道她对自己也不放心吗？是的，不然在那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让他来家中欣赏她，对她表示慈母般的关怀和像狗一样的忠诚呢？何且，请他来家的是自己的丈夫，又不是她自己；她出去找过梅西亚吗？没有。是她告诉金塔纳尔把他带回家的吗？也不是。好了，这就够了。如果她表现出另外的态度，就会给丈夫造成不必要的惊慌，使他产生毫无根据的怀疑，还可能使他永远失去心灵的平静。最好还是什么也不说，仍然小心翼翼地去享受这种朦胧激情温凉的火焰吧。尽管它的热量不大，但却是她有生以来所感受到最炽烈的火焰。

“而且，这件事也不会告诉讲经师，为什么要告诉他呢？这件事又不涉及任何罪过。虽然有犯罪的机会，但她并没有去寻找这种机会。”另外，既然安娜正在维护自己的贞洁，她认为对讲经师隐瞒与具体人品有关的事情是明智的。“一旦危险加大，再说也不迟，但目前还是不说为好。”

大约就是在这一时刻，讲经师正在教堂的钟楼上用望远镜看到他们准备去野外郊游，看到梅西亚、弗里利特、金塔纳尔和安娜在一起。这不是他们的第一次郊游。只要唐维克托看到有一线阳光，他就会把它说成是大好天气，然后同他在贝图斯塔的最亲爱者，他的爱妻安娜、弗里利特和唐阿尔瓦罗，一道去卡斯蒂利亚公路旁或位于科尔芬山路旁的比斯塔莱格雷的小吃店去消遣一番。可怜的里帕米兰也在应邀之列，可是他说除非是坐车去……“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们沿着公路往上攀登，惊喜万分的店主把他们迎进店中。他们倒不挑剔，有什么吃什么。店主给他们端来仍在滴血的辣

肠、油煎面包、油炸鸡蛋和其他食品。面包已经发霉，太好不过；葡萄酒带有一股漆味，也不错；金塔纳尔就是喜欢吃这些东西，这一点倒同安娜一致，她也喜欢吃这类冒险的野餐。这些食品的辛辣味可以刺激她的食欲，唤醒她孩子般的乐趣。在这些高山地带，他们可以尽情地呼吸，仿佛他们从未呼吸过一样。在这儿晒太阳使他们感到一种懒洋洋的快感，好像下面贝图斯塔的阳光要比这儿吝啬得多。

安娜发现，当她来到山边，看到周围的情景恰如《堂吉诃德》①一书和其他歹徒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样，半田园式的田野，慢悠悠的骡夫，又丑又脏的女仆，还有城堡中的王公老爷，她的心中不禁升起一种造型艺术的本能和一种全新的视觉觉醒。看到了树木、鸡鸭、牛羊，她想用铅笔勾画出它们的轮廓；她发现了比以往更多的色彩；观察到了一组组美妙和谐的艺术群像。总而言之，她觉得大自然就像诗人和画家一样展现在她所见所闻的一切事物之中：在泼悍的村姑同粗俗的农夫的对骂声中，在农舍的生活趣事中，在云朵的飘动中，在疲惫不堪满身泥土的骡马的悲鸣中，在树荫中，在水坑的倒影中，特别是在各种现象的内在节奏中——它们永远不停地分解、变化、互相重合，以超越我们的感官使我们无法观察到的神圣的和谐，组成我们整个时代的戏剧。安娜在去比斯塔莱格雷小食店的旅游中所意识到的这种全新的感觉使她那几乎停滞的脑海中充满了幻觉，使她感到一种懒洋洋的宁静与舒适，以至于她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使自己的想象重新活动起来。尽管如此，她的这种宁静却常常被梅西亚的一个殷勤表示或金塔纳尔脱口而出的几句俏皮话所打断，使她从对大自然的陶醉里又回到现实中来。唐维克托认为，在野外，特别是在野餐的时候，人们应该像傻瓜一样；当然这就需要有人装扮一

① 塞万提斯（1547—1616）的长篇小说。

下，或至少要改变一下帽子。这时他就会找来一个头戴当地老式帽子的村民，把他的帽子借来，然后把那顶黑条绒布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在他为数有限的几个观众面前表演一番。大家为了取悦他，也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通常喜欢在露天里吃饭，为的是可以欣赏脚下贝图斯塔那一排排灰褐色的房子。从那里看去，大教堂显得又细又小，像是陷入在一口井中，又像是一堆积木玩具；教堂的后面是太阳村工人区的工厂冒出的黑烟；再远些的地方是绿油油的玉米地、草场、栗树林和橡树林以及墨绿色的山岗，最远的是与峰峦混成一体的雾霭。他们四个人一边吃着熏得不够火候的香肠，硬梆梆的奶酪，火腿蛋卷或其他食品（有时用手指夹着吃），一边高谈阔论。大家漫无边际地慢悠悠地谈着，心里却想着更深沉的事情，追忆着更遥远的往昔，那不为人知的所在，那朦胧的梦想。他们谈到世界的本质，社会的本质和时代的本质，也谈到死亡、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天堂和上帝；他们回忆起童年那些有着共同记忆的遥远的昔日；最后伤感主义犹如从科尔芬山上落下的迷雾一样，将这些田园牧歌式的野餐者连同他们饭后的高谈阔论一起吞没在一片唏嘘感叹声中。

微风吹了起来，略带凉意，天气可能要变，但吹在身上却很舒服。天上的星星开始闪烁，一弯新月也露出了亮光，这使唐维克托想起了在格拉纳达别人送他的那把金色裁纸刀。他们的谈话已失去了活力，于是把话题转入到天文学方面，最后以宇宙无限的结论告终。他们由此产生了一种想听音乐的朦胧欲望，接着，金塔纳尔忽然想起那天晚上要上演《闪电》①或《马札尔人》②这两出歌剧，于是他们结束了这次出游，顺着下坡路慢慢走回即将入睡的贝图斯塔。弗里利特把手臂伸给庭长夫人，她总是很乐意让他挽着手走路；梅西亚只好让位，同唐维克托并肩而行，他决心

---

①② 均为19世纪50年代西班牙流行的音乐歌舞剧。

尽量处处小心行事。唐维克托也许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试唱一下“温柔的心灵”① 或“神圣的血统”②，但他更喜欢朗诵诗，尤其忘不了贡戈拉③：

农民带领他们朝自己的小屋走去，
太阳正慢慢沉入西边的天际；
他那小屋的烟囱升起袅袅炊烟，
指引他们在暮色中返回住地。

草场中传来阵阵蛙鸣，微风在光秃秃的树枝间低语；树枝在风中摇曳，欢乐地互相碰撞着，孕育着新生的叶芽。安娜静静地靠在好朋友有力的臂膀上，呼吸着空气中难以名状的春天的信息，并把自己的感受告诉身边的弗里利特。弗里利特心情愉快，态度平和，用压低的声音同她交谈着，仿佛不愿意打扰了他所崇敬的原野的寂静，因为大地刚刚入睡。他的话语像露珠一样滴进安娜的心田，使她可以理解到他对大自然那一片虔诚而宁静的倾慕和充满诗意而又朴实无华的崇拜（当然，她并没有说出这些话来）。他没有提出什么伟大的理论或宏伟的综合分析观点，也没有大谈泛神论的哲理，而只是详细地解释着花木鸟兽、日月星云的生命过程，那是他通过自己复杂而详尽的观察所获得的对大自然的丰富的知识，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弗里利特对大自然的热爱犹如丈夫对妻子的爱，更像母亲对子女的爱，甚至超过了情人之爱。他同安娜手挽着手走在回贝图斯塔的路上，变得更加健谈，他无拘无束地侃侃而谈，但每句话又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娓娓动听地描述着自己对乡野的爱恋；每当他听到别人

---

①② 19世纪欧洲歌剧中著名的咏叹调。前者出自西班牙歌剧作家盖塔诺·多尼塞蒂的歌剧《宠爱者》；后者出自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文森诺·贝利尼的歌剧《诺尔玛》。

③ 西班牙诗人（1561—1627）。下面诗句出自他的歌谣《天使和梅多拉》。

谈起对花草树木、山河鸟兽的兴趣和喜爱之时，嘴角便激动地绽起感激的笑容。在这种时刻，安娜便对弗里利特这棵智慧之树的存在充满了羡慕之情，她倚靠在他身上，几乎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了他的臂膀上面，就好像他实际就是一棵令人敬仰的老橡树一样。另一个男人在她身后走着，她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唐阿尔瓦罗有时跟安娜讲话，她用和蔼可亲的话语回答他，似在报答他的谨慎、耐心和牺牲精神。“因为，肯定地说，这么长时间地应付金塔纳尔，无疑是一种牺牲。”

唐阿尔瓦罗浑身难受得直冒汗。唐维克托一手拉着他的肩膀，抬头望着天空，兴致盎然地在找寻着夜空中大块的乌云同地上最普通的形态之间的相似之处。

“快看！快看！那堆云彩多像里帕米兰，就像他手里拿着那顶宽边铲形的教士帽的样子一样。”

“那块黑卷云看起来就像斗牛士颈后系的黑绸圆结。”

最后，他们到达了新广场街角金塔纳尔的家门口，唐阿尔瓦罗让唐维克托走在前面拿出大门钥匙去开门。他举起握紧的拳头，对准前面他那位令人难以忍受的朋友的脑袋……但他没有砸下去……没有，但是，“有一天，他会砸下去的！”

“哼！”他心里在想，“我就要有这种权利了！我要以眼还眼！”

现在，安娜的生活就是这样：如果说不上愉快，至少也没那么烦恼了；既没有多大的内疚，也不满意自己。她既不让唐阿尔瓦罗靠近她，给他任何希望，也不按贞洁——真正的贞洁——的要求，以蔑视的态度断然将他拒之门外。这种道德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似乎最适用于人类脆弱的天性。“为什么我要认为自己比实际的我更坚强呢？”

安娜又开始常常拜访贝加拉纳的家了。她在那里受到热情的接待；银行职员太太热烈地亲吻她，向她介绍时装，把衣服样式

送到她家，提醒她应该进行的回访，并说要陪她一同前往，因为唐维克托反对在这些繁琐的礼节上浪费时间。

“不，不行！”他常常大喊大叫，”我搞不惯那一套！可别叫我谈什么天气糟糕啦，现在女佣人好吃懒做啦，什么食品涨价啦这类无聊事情！叫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去拜客！”

“我是个搞文艺的，这些鸡毛蒜皮的杂事可不是我干的。”他总这样对自己说。

比西塔辛极力想一步一步地把世俗、肉欲和魔鬼强行灌输进安娜的心中，打入她的视野并浸入她一切的感官中去。好天气在这方面帮了她的大忙。

庭长夫人对这些消遣并没有多大热情，但她宁愿去这样消磨时间，也不愿继续忍受那种发霉的孤独的生活，去寻求所谓的虔诚的思想，因为在那种孤独的生活中她得到的又是悲哀和无限的惆怅以及充满仇恨的灵魂和她被践踏的肉体的反抗，使她一有机会就大声咆哮。“最好能像大家一样生活，让她去吧，还是让繁琐无聊的娱乐占满她的心灵吧，至少那可以消磨时间。”

她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听到讲经师在忏悔室中对她说她正在走入歧途，说他看见她不屑一顾地把《圣弗兰西斯传记》扔到花园的长凳上扬长而去的。那天下午，德帕斯的话比往常任何一次都多。安娜知道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不仅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自己的忏悔师。唐费尔米恩满腔热情，讲得明明白白，句句是金玉良言；他声音颤抖，呼吸灼热，安娜感到他在抽泣。“不追随他就得抛弃他；他不是一个恭维人的教士或侍俸权贵的精神仆役，他是她的精神之父，她的教父，因此不能像对待兄长一样，对他的话可听可不听。要么追随他，要么离开他。”讲经师谈到自己的感情，和对她的幻想。“是的，安娜——”他是在叫她的教名，她可以肯定这一点。“我曾经梦想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似乎就预示着我会得到一个精神朋友，一位异性的精神伴侣，

使我们相互补充的各种官能可以结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我梦想着贝图斯塔不再是一座冰冷的监狱和滋生毒蛇般的嫉妒与自私的温床，而成为一个纯洁、高尚和美丽的灵魂所居住的地方；这个灵魂找到我，要我帮它指出一条自我拯救的圣路，而它也在不知不觉地引导着我在走这同一条圣路。我希望您成为您哭着向我谈起您的生活时所答应成为的那种人，在那以后您也上百次地答应我要成为那样的人。可是，您不信任我，您认为我不配做您精神上的领路人，而为了满足您对自己认为的那种理想爱情的渴求，您也许已经在寻找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理解您和适合于做您的知己的人了。”

“没有，没有，”安娜抽咽着说。但讲经师继续倾诉着自己的愤怒，而且越说越伤心，言词越来越热烈，呼吸也越来越急迫。最后，他们达到了妥协，答应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来一次真正的改革，有效地改变一下习惯。安娜激动地说：“您愿意我今天就随您去唐娜佩特罗尼拉家吗？”“是的，是的，这样最好。”他回答道。于是，他们俩一同朝侯爵家走去，谁也没有想究竟是为了什么。

从那天下午起，庭长夫人便这样开始了自己真正虔诚的生活。但她那种感情冲动所产生的作用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它不是出自虔诚本身，而是出自感激，想让那个为了拯救她而如此努力工作的男人高兴，他是那么能干，那么令人信服地打动了她的心。有时，安娜不能全神贯注地去思考那些无形的事物或进行虔诚的祈祷，她便设法通过去想讲经师使自己走上虔诚的征途。“啊，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啊！他是那么深入地了解人的灵魂！他把那些看起来似乎无法言传的东西，如此隐秘的意念，如此微妙的感情，讲解得多么透彻啊！她欠了他多少情啊！为什么他要如此关心她这个并不值得关心的有罪的女人呢？”此时，安娜会因为感激和敬慕而热泪盈眶，哭泣不止。她不能再想那些神圣虔诚的

事情，于是就围上披肩跑到圣文森特学会，或圣心会，或教义问答会，或去做弥撒，总之能去哪里就去那里，只要那里在进行宗教活动就行。然而，她的信仰却是半冷不热的，这可不是她希望要走的圣路。而且，她很了解自己，如果她决心献身于上帝，她会全心全意地去那样做；但如果她的虔诚或献身继续是装腔作势，半心半意，她自己也会蔑视这种虔诚，任何强大的罪恶的感情都会轻而易举地摧毁它。

于是，她决定避免走极端，决心随大流，同大家一样，跟在其他虔诚教徒的后面亦步亦趋。尽管安娜觉得没什么乐趣，她还是加入了所有的教友会，根据要求或邀请成了各种宗教团体的信徒和教友。

安娜也像唐娜佩特罗尼拉、奥尔维多·帕埃斯、奥布杜娜一样，把自己的时间在社交和宗教方面作了分配，她甚至仿效侯爵夫人对自己的活动进行了安排，只是在方式上有自己的特点而已。她经常出入贝加拉纳侯爵府、圣文森特学会、比维罗庄园、教义问答会、剧院和布道会。讲经师和唐阿尔瓦罗几乎每天都有机会在自己的圈子里同她交谈。有时在社交场合或在教堂，他们二人也可能同时见到她，同她一起谈心。还有一些场合，连安娜自己也分不清她的身份究竟是一个信徒还是一个社交女人。

尽管如此，德帕斯和梅西亚都不满意。两个人都想征服她，可是谁也没看到胜利的曙光。

“这个女人，”唐阿尔瓦罗常说，“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药到头来证明比病更糟。”唐费尔米恩又往往这样想。

安娜发现教徒生活中有许多繁文缛节很令她反感，但她对此宁可视而不见，也愿让自己矛盾的灵魂去从那表面热闹的虔诚活动中挑出缺点、粗鄙和丑恶。她不想指责这些，甚至不想看见这些。

她把自己比作打败摩尔人的熙德的尸体①。从一个教堂走到另一教堂的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躯体。

一种极度的不安和深沉的郁闷又重新折磨着她的心灵，她开始期待着另一场内心的斗争的到来，另一个空虚与反叛的时期的开始。

一天晚上，她听完一场令人厌烦的布道讲演之后，就回家径直进了自己的卧室，心里几乎为自己像块石头一样在教堂里呆了两个小时而感到羞愧。她在那儿听着那些可怜而乏味的胡言乱语，既无虔诚，也无愤怒，甚至连怜悯也没有；看着那些宗教仪式，觉得对自己的思想没有半点启发。

“不行，噢，不行，”她边脱衣服心里边想，“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她摇着头，两手举向天花板，大声喊着，似在正式庄重地宣布自己的抗议：“不管是福还是祸，反正我不能再把自己毁在这种白痴般的生活中了！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再像那些庸俗的女人一样！”

几天后，她再次病倒。

当那段冷漠的、胆怯的和消极的世俗生活以生动的、戏剧性的场面闪现在安娜的脑海中时，这个虚弱的正在恢复元气的女人，由于新的血液流进了她的身体，感到了一种令她高兴的严厉而尖锐的自责。“噢，几周前她还处于一种道德的冬眠状态，现在她的良知却具有如此深刻的力量，这之间的差别多大啊！她无助地躺在那里，双手无力地几乎掀不起被单，但她的意志却有足够的力量去搬掉压在她身上的沉重的罪孽！”

“这的确是一个果断的决定？她将成为一个好女人，上帝的好

---

① 熙德为传说中的英雄，他死后，部下将他的尸体穿上铠甲，绑在马鞍上，摩尔人见状，以为熙德来了，吓得望风而逃。

信徒；她只能是属于上帝的，讲经师很快就会看到，他将是她有血有肉的活导师，而且她还有另一位导师，就是那位女神学家，那位圣洁的耶稣的弟子特蕾莎，她就在那儿，在安娜的床边，充满了仁爱，在等待着把自己灵魂的珍宝交给她。”

安娜不顾医生的禁令，在恢复期第二阶段的一开始，就想读一下那本心爱的书。她把它拿在手中就像小孩子拿到了糖果。

可是她读不下去，书上的字在跳跃、爆裂、躲闪、转圈儿……在变换着颜色，她感到头晕目眩。“过段时间再读吧！”她把书放在床头柜中，心里感到无限的快慰，她在想，再过几天，她就可以恢复体力，那时她就可以走到花园里，坐在凉棚下或浓密的树丛中，如饥似渴地阅读圣特蕾莎的著作。“圣特蕾莎将告诉她多少事情啊！过去她心不在焉，缺乏兴趣，读得死板，没有读懂，也没有收获；这次可就不同了。”

安娜急不可待地要读那本书，她不顾医生的吩咐，刚刚有点气力能靠着枕头坐在床上，还不能下地，她就拿起那本书读了起来。这时书上的字不再跳跃躲闪，一个个都站得稳稳的，直直的，一排排整齐美观。那白纸也不再是无底的深渊，而是光洁坚实的平面了。她读着，勤奋认真地读着。只要她一个在屋里有比较长的时间，眼睛就不会离开那个阿维拉女圣人的书，只有温情的眼泪才会暂时打断这两个相隔三个世纪的灵魂的交谈。

第二十章

自由兄弟会前主席庞佩约·吉马兰是个出生在贝图斯塔的葡萄牙人，但历史学家兼人种学家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却说他更像卢西塔尼亚① 人。他只凭看一下脸型或摸一摸头盖骨就能分清自己的朋友谁是克尔特人，谁是伊比利亚人或谁是克尔提比利亚② 人。但他鉴别唐庞佩约却不是根据他的头骨，而是根据他的肚子。对此，唐庞佩约未置可否。阅历和多年在贝图斯塔的客居生活肯定使他同当地产生了某种融合，但融合的程度不大。他走路时腰板挺得很直，认为"心灵正直的人身体也应当正直"（他找不出更合适的词来代替"心灵"一词）。但在民族和种族问题上，他却采取中间态度，对这个问题看得无所谓，因为他认为葡萄牙人同卡斯蒂利亚人或埃斯特雷马杜拉③ 人一样，都可以看成是西班牙人。因此，每当别人同他谈起这个问题，他最后总是热情地维护伊比利亚的团结。这种团结他认为应从艺术、工业和商业开始，最后达到政治上的一致。除此之外，出身血统一类的问题他何必多问呢？他的智慧永远是用在最高境界的。然而，他为人处世，基本上是个利他主义者。他不得不承认，他是在一次哲学辩论中才知道这个怪词的。在那次辩论中他遭到了失败，伤了自尊心，于是想到去读孔德④ 的著作。他在书中发现所有人不是利己

① 古罗马帝国时期西班牙的一个地区，包括现在葡萄牙的大部分。

② 克尔特人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生活在欧洲西部的一个部落，伊比利亚人是古西班牙居民，克尔提比利亚人是公元前四世纪克尔特人和伊比利亚人结合而成的一个民族。

③ 卡斯蒂利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均为西班牙的地区名称。

④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1798—1857）。

主义者，就是利他主义者。由于他生性善良，便宣布自己要一辈子做个利他主义者。他生活中确实净为他人的事情操心。

他自己有点小产业，大部分是在没收运动①之后从国家手中买来的，他同妻子及四个已届结婚年龄的女儿就靠这些产业的收入维生。他每天午饭都要吃鹰嘴豆、肉和汤这类典型的西班牙中产阶级午餐菜肴；每五年添置一件新的长礼服；每三年买一顶高顶礼帽。他抱怨时尚苛求，因为换下的旧衣帽仍然完好无损，可以继续使用。他把自己的生活水平称为"aurea mediocritas②。"他原可以在政府部门谋得一官半职，可是"哪有什么政府部门呢？这儿从来就没有一个名符其实的政府！"他接受了所有别人向他提供的不拿钱的职务，因为他总是乐意听从同胞们的差遣，特别是对他们每个人都有利的时候。尽管唐庞佩约生活节俭，为人谦和，但那些存心不良的人还是把他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他的不信教和蔑视教会和牧师的行为归罪于他购买教会的土地。"当然啦，"圣文森特·德保罗学会的信女们和《圣旗报》编辑部的王权主义分子都这样说，"当然啦，因为他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那些可憎的自由主义分子和那些不信教的强盗们给他的！他怎么会不恨教会呢？他吃的都是教会的财产！"对这些流言蜚语，如果唐庞佩约不是"稳坐自己良心的圣坛"，不屑一顾的话，他准会反唇相讥，说那个身穿大礼服的主教，贝图斯塔的祭司王约翰③和和善的天主教青年会主席唐莱安德罗·洛维斯诺就是因为继承了他的一个叔叔购买的大量国家没收的土地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只是不予理睬。他厌恶这些狂热的教徒，但原谅了他们。

---

① 19世纪西班牙自由党政府曾下令没收了大量教会土地，卖给国民。

② 拉丁语：幸福的小康生活。

③ 传说中信奉基督教的东方统治者。

“他不是一个哲学家吗？上帝知道，他是哲学家。”他说“上帝知道”，只是一个习惯用法，那不过是脱口而出，实际上他并不相信上帝。他勿须掩饰，因为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唐庞佩约是贝图斯塔的无神论者。“唯一的无神论者！”在少数情况下他会推心置腹地对朋友这样说。尽管他这样说时自己对同胞的盲目生活感到很难过，但不难看出，他这句话中所包含的自豪与满足远远多于他因无神论宣传过少没得到普及而感到的真正悲哀。尽管他四处宣传无神论，但无人相信。

他这棵特别的植物不适应贝图斯塔的环境。他是一棵独一无二的标本，虽然长得粗壮、坚不可摧，但毕竟是孤家寡人。当他感到自己的合理的救世的理论永远得不到传播时，心里十分难过。大家都叫他“无神论者”，但经验使贝图斯塔最虔诚的人也相信他并不害人。“他是那头爱上了农家少女的狮子①，”格洛塞斯特尔文雅地说，“一头拔掉了牙的猛兽。”就是那些最刁钻的信徒从这个“不信神的人”身边走过时也不会恶语相加，只觉得他像一头又老又瞎的嘴带笼头的家熊，在街上转悠逗孩子们玩耍而已，他身上不过有点骚味罢了。但是，也确有几次使他吃惊不小，有人阴谋强迫他皈依宗教，否则就把他赶出贝图斯塔。当然这都是主教们的主意。有一位主教后来升作了红衣主教，他曾认真考虑过要把唐庞佩约逐出教门。他在俱乐部听到这一消息时（当时他仍常去俱乐部），脸上马上露出了天使般的笑容。他嘴里流着口水，逐出教门的想法使他心里感到一阵兴奋。他还有比这更大的愿望吗？他毫不迟疑地考虑好如何对这一情况作出当之无愧的精神反应：既不假装高兴，也不表示反对，只是心满意足地说：“主教大人无权把一个没有入教的人逐出教门！实际上，我只能抱这种态度。”

① 故事出自伊索寓言：一头狮子爱上一位农家少女，其父嫌其凶恶，令他拔去牙齿，斩断利爪。狮子照办后，农夫仍不将女儿嫁给他，反而对他百般歧视，最后将他赶出了家门。

对这件事，他的妻子和四个女儿的想法却截然不同。这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宁静，他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唐庞佩约的家变成了眼泪的海洋，五个女人哭得昏天黑地，唐娜赫尔特鲁迪斯甚至卧床不起。不幸的吉马兰心里感到十分难过，他也觉得突然四肢无力，精神颓丧。“绝对不可能皈依宗教！这永远也办不到！可他那亲爱的赫尔特鲁迪斯和女儿们该怎么办！”这个不幸的人哭了，他转身冲着主教府的万向挥动着拳头，连哭带叫地骂起来：“这些又疯又瞎的龟儿子捆住了我的手脚！我太倒霉了！可是他们有眼无珠，看不见白日的光明，看不见正义的太阳，他们才是真正的可怜虫！”就是在如此痛苦的时刻，他也没有辱骂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最后他必须妥协，采取容忍态度。他一想到为了使主教收回成命，他的女儿们会四处张罗，朋友们会利用他们的多种关系到处奔走，他就怒不可遏。所以他只好忍下这口气。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平息了主教的怒火。虽然唐庞佩约无须承认错误，但他的无神论却就此偃旗息鼓。他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恢复了他的进攻，继续不知疲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然而，他从心底里不希望自己的宣传取得任何成果，因为他不愿意失去作为贝图斯塔唯一的无神论标本所享受的快乐。他把自己的主要战场放在他度过了大半辈子的俱乐部，尽管他后来出于重要理由离开了那儿。贝图斯塔的多数人都不喜欢神学，对于灵魂方面的事既不说好，也不说坏。那些进步人士喜欢攻击教士，讲那些以神父和他们的女管家为中心人物的丑闻；某些非正统的保守分子也乐意加入这样有趣的交谈。一旦他们觉得谈话有些出格，害怕人们会怀疑他们的宗教虔诚，他们就会讲完那些丑闻之后补充说：“当然，这些都是个别情况。”美洲佬弗鲁托斯会说：“所有的规矩都有例外。”议员隆萨尔也会补充说：“有例外才证明规矩的作用。”甚至还会有人说：“应该把宗教和教士区别开来。”而进步的自由党人则会提出反对意见，坚持认为教义和教士是一致的，

说："教士也是人，同我们大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唐庞佩约会在一定程度上站在反对的保守派一边，说："先生们，让我们不要把两件事混淆起来，毛病出在根上。教士无所谓好坏，他们只能是这样。"听他这么一说，大家又都会起来反对他，一些人说他为教士辩护，另一些人又说他攻击教义。他说得很对：他是完全孤立的，他是独一无二的无神论者。他每天都引起或挑起这类辩论，从中他肯定地说："他的心灵(他找不到更合适的词）生来就充满了痛苦。"其实并非如此，他内疚的心情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充满了痛苦"是因为他觉得在贝图斯塔大家都不用脑子，都是些酒囊饭袋。人人搞阴谋，耍手腕，追求物质利益，虽然他们连这些也没完全搞懂，却没有人研究哲学，没有人想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到理想境界。这里倒有几个学者，几个法学家和不少圣典学家，却没有一个思想家，在整个贝图斯塔，他是唯一的思想家。"先生们，"他坐在翁博牌① 室旁边的小桌上喝完咖啡后大声说道，"如果诸位要谈论有关灵魂不朽或有关上帝这类重大问题，我自然要加以否定，认为你们都是在说笑话，或用你们自己的话，是在插科打诨，再不就是关心问题的实用方面和利己方面，不管隆萨尔是否能永垂不朽，还是唐弗鲁托斯情愿毁灭也不愿意忘却现在去追求那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先生们，唐弗鲁托斯或隆萨尔所向往的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呢？问题还不在于此，而是……"他用手扳着指头说，"不论上帝存不存在，即使上帝存在，他是否会想到不幸的人类，是否会……？"

"喂，安静点！"在翁博牌室玩牌的人叫了起来。于是唐庞佩约放低了声音，大家也充满敬意地乖乖地离开了那些玩牌的人，因为他们都深信不疑地认为那种牌戏比唐庞佩的神学理论要严肃得多，实际得多和重要得多，也更值得尊敬。"听我说"，隆萨尔仍

① 一种西班牙三人玩的四十张牌的游戏。

未信服，低声说，“凡是教会相信和宣传的，我都相信，可是先生们，但如果说天上的一切真的就是神仙的永恒的沉思默想，那该多么乏味啊！”“怎么，你不相信？”美洲佬唐弗鲁托斯表示异议，他怕玩牌的人又来干扰，压低声音接着说：“我倒乐意成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扳着大拇指祷告。我在这个世上已经辛苦够了。更糟的是，如果按照那个阿兰·卡加姆① 所说的，谁知道他叫什么鬼名字！啊，他说……”可怜的唐弗鲁托斯不知道如何说清自己意思。“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死后就会到另一个星球，然后又从那儿再到另外的星球，重新去谋生，去受罪。”雷东多认为那种到金星或火星去寻觅非洲黑人，并非法将他们买卖的想法似乎有些荒唐，使他感到心烦意乱。“像那个无神论者说的那样，我宁愿毁灭！”他总结了自己的看法，一面用手擦去因用脑筋所急出的满头大汗，这可不是他惯常的习惯。唐庞佩约就是用有关永生不死的问题打开了俱乐部成员们信仰城堡的缺口，但他们最后总是用惯用的保留看法重新把缺口弥合。“当然，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教会中的专家们能回答所有的问题。”

大家终于听腻了唐庞佩约的神学宣传，丢下他走了。玩翁博牌的人也去俱乐部委员会告他的状。如果他想继续宣传无神论，就得另找地方。

“这就是贝图斯塔的思想自由！”吉马兰自言自语，心里又难过又自豪。

台球室的人对理性神学也不感兴趣。唐庞佩约越来越感到心灰意冷、郁郁寡欢。他有时几小时叉着腿站在台球桌前，沉思默想着那些被愚弄的傻瓜竟愿浪费自己短暂而宝贵的生命在这儿看着三个象牙台球来回滚动、相互碰撞，就像耶利米② 站在耶路撒

① 指法国唯灵论者依波利特·莱昂·里维尔(1803—1869)。

② 公元前六、七世纪时期希伯来的大预言家，曾预言耶路撒冷将被攻陷，后应验。

冷的广场上发出那可怕的预言一样。有时，别人的台球杠会碰着他的肚子。

“对不起，吉马兰先生。”

“没关系，小伙子。”这位思想家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挠挠胡子，脸上露出深沉、悲哀而带嘲弄的笑容，然后又摇摇头，那意思好像是说：这个世界已无可救药。

看烦了这些表面的东西，他便上楼到“犯罪室”① 去看那些相信运气的人。他在那儿听到人们不断地提到上帝的名字，但他觉得那些话中毫无哲理可言。

“唐庞佩约，谁说得对！”一个刚输掉最后一个比塞塔② 的浪荡子叫道，“您说得对，是没有什么上帝！”

“年轻人，别犯傻了，不要把两件搅到一起！”

最后，唐庞佩约悻悻地离开了俱乐部。“这种地方不能来！”

九月革命③ 爆发时，吉马兰心里燃起了希望，以为思想自由之花可以从此长开不败，但他的希望破灭了。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人们开始攻击教会！成立的一个哲学团体后来变成了唯灵论者的黑窝。这个团体的头目是个马德里的大学生，他拿一些鞋匠和裁缝开心，把他们弄得神魂颠倒，想入非非；最后教会反而成了胜利者，因为这些不幸的手艺人以为看见了鬼，吵着要忏悔，要全心全意地改过自新。如果不算那些在耶稣受难日公开吃肉的人，这场宗教革命在贝图斯塔就是这么回事了。

唐庞佩约不相信上帝，但他确实相信正义。一想到这个词，他就感到很神圣。尽管他并不理解这个抽象名词的含义，但他却对它奉若神明。为了“正义”，他宁愿粉身碎骨。

“正义使他承认贝图斯塔现任 主教 唐福尔图纳托·卡莫伊兰

---

① 指赌房。

③ 西班牙货币单位。

② 指1868年9月爆发的革命，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被迫逃亡法国。

是个令人尊敬的人，是个有道德的正人君子；尽管他颠三倒四，胡里糊涂，但是个好人。他有理想，所以唐庞佩约敬重他。”

唐庞佩约不读书，但爱思考。自从看了孔德的著作之后，虽说他并没有读完，就再没有读过其他新书。说老实话，他也没有别的书。但是，他会沉思默想。

有时他同弗里利特争论。他并不喜欢弗里利特，但认为他具有自由思想家的素质，尽管又觉得他没受过教育。“那家伙是个泛神论者！”唐庞佩约会轻蔑地这样说，“他崇拜自然、动物，尤其崇拜花木。另外，他不是哲学家，不喜欢考虑重大问题，只爱琢磨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成天自己忙忙碌碌，做了一万次可笑的试验，把蓝桉树引进了贝图斯塔。可是又怎么样呢？蓝桉树又能解决什么疑难问题呢？除此之外，我承认他为人正直，知识渊博，尽管他对自己常挂在嘴头的达尔文主义知道的并不多……还有那杂交英国鸡的怪想法……”

有几次论战，吉马兰都败在弗里利特手下。弗里利特是进化论的狂热信徒，认为对人的祖先是动物这一思想嗤之以鼻的作法是荒唐可笑的。尽管唐庞佩约十分迷恋进化论，并在其中加上了异端邪说和无神论强烈而可口的风味，但他却不愿承认自己就是猩猩的后代。他只是满脸堆笑，好像被人搔痒似的，对这一问题却犹豫不决，不置可否。

“我目前最后的肯定答复是：我仍在怀疑。要全部接受这一理论，还要做出艰巨的工作。”但是，他的无神论观点却坚定不移。为了始终不渝地以自己原有的精力否定上帝，他不需要读很多书，也不需要进行试验，更不用去当化学厨师。“我的理智告诉我根本没有上帝，只有正义！”

唐庞佩约做出这些断言时，弗里利特只是看着他，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和嘲讽，但这嘲讽中又带有几分仁慈。他反问道：

“可是，吉马兰先生，您就这样肯定没有上帝吗？”

"是的，亲爱的先生！我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您知道吗？我不用去翻阅那些大部头著作，也不用去解剖基督教徒和动物的内脏，就可以得出明确无误的结论。如果您的科学研究用了那么多杀虫药、细胞质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结果还是胡里糊涂，您最好还是收起您的书本知识吧，我可不需要它们！"

这位令人尊敬的吉马兰转过身，悻悻而去，心里充满了怨恨和一阵嫉妒；弗里利特摇着头，脸上仍挂着笑容。

如果有人问到他对那位无神论者的看法，他会说：

"您说谁？唐庞佩约吗？他是个好人。虽然他分不清麦苗和韭菜，但他心地善良。"

吉马兰最后发誓说他今后再也不登俱乐部的门，这一点迟早都会发生的。"他们在俱乐部竟这样对待我！任何人都没权这样对待一个上帝的臣民。"

他说话总离不开一个基督徒的套话和用语，可话刚一说完便又后悔不该说出"那些语言中的比喻和病句"。

使唐庞佩约不满的是庆祝庇护九世① 当选为罗马教皇二十五周年的那天，俱乐部里挂起了喜庆的彩旗，正门上吊起了盛大节日才拿出来照明的煤气灯。

唐庞佩约正式致函俱乐部委员会，引证俱乐部章程中的有关规定说，他认为"俱乐部只是一个娱乐团体，应当禁止这类欢庆的表示，不应该也不能表明信仰任何特定的宗教"。

当仆人们在舞厅的阳台上挂彩旗时，唐庞佩约站在那儿大叫起来，手舞足蹈，怒不可遏，要求宗教宽容，信仰自由，甚至要求举行代表大会讨论这一问题。

"喂，听我说，"隆萨尔说，他真想揍他一顿，"俱乐部张灯结彩关您何事？庇护九世陛下哪儿惹着您啦？"

---

① 意大利籍教皇(1793—1878)，1846至1878年在位。

"教皇陛下……？好，先生，我现在就让您知道他怎么惹着我啦！我应该说我一向喜欢庇护九世，我承认他是一个信誉很好的人，但是他的一贯正确① 在他同我之间筑起了一堵水墙，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一个人一贯正确！您能相信吗，隆萨尔？"

"是的，先生，我完全相信，而且十分清楚……"

"那么，请您解释给我听听。"

"吉马兰先生，请您别搞错了，如果您想考我，您最好不要忘了，我可不是好惹的！"

"这不是谁惹谁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您是否能够证明一贯正确……"

"一贯正确？"

"是的，先生，一贯正确，一——贯——正——确……"

"那么，唐庞佩约先生，您听着，您吓不住我！如果您想嘲笑我，我就认为您是成心给我过不去！"

"您说什么？给您过不去？您也一贯正确吗？"

"吉马兰先生！"

"总之，我的先生……"

"是的，再假定说……"

"我就此脱离俱乐部。"

"好哇，请便！"

隆萨尔没有说明庇护九世教皇为什么一贯正确，但唐庞佩约却确实离开了俱乐部。

唐庞佩约有很多空余时间，自从离开了俱乐部后，就失去了消磨时间的地方，成天像一个迷途的幽灵一样从一家咖啡馆串到

---

① 1870年梵蒂冈开会，通过教皇一贯正确论的提案，认为教皇在宗座发表的言论永无谬误，这种言论的权威性来自天主。

另一家咖啡馆。几年以后的一天，他在“和平餐馆”碰上了唐桑托斯·巴里纳加。这位讲经师的死对头每天晚上都要去那里大喝白兰地，那劲头就像喝葡萄酒一样，每次都弄得烂醉如泥。

他们交上了朋友，不久就变得十分亲密。唐桑托斯一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靠教会为生，以出售祭品为业。

但是，自从“红十字商店”以竞争的名义对祭品生意实行垄断把他搞破产之后，他那信仰的城堡便渐渐发生了动摇，他的腿颤动得更厉害。他开始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对教会采取否定态度。他蔑视教会中的人，同时又嗜酒如命，这在其他异教首领中间似乎少见。

吉马兰没费多大事就把唐桑托斯变成了无神论的信徒。一天一天地过去，一杯一杯的酒下肚，不信神的意识也日益深入到唐桑托斯的灵魂深处，后来他开始相信耶稣基督不过是一个星座。这种胡说八道的说法是唐庞佩约从他在市场上买回的一本旧书里拣来的。他具有哲学家的冷峻和不恭，而巴里纳加则心怀宗派主义的怨恨和叛逆者的愤怒。

每当这位好心的小店主想到自己对宗教的否定有些过分时，为了掩饰心内的恐惧，便站起身来，手里举着酒杯，郑重其事地宣布说：“无论如何，如果我说错了话，骂了人，责任全在那个无赖，那个偷圣蜡的家伙，那个该死的唐费尔米恩！”

“和平餐馆”很大，里面冷冷清清。暗黄色的煤气灯光照在屋里，像笼上了一层烟雾。其实这沉闷的气氛完全是由于人们抽雪茄和厨房的炉烟所致。这两位朋友在那里谈话，他们是店里仅有的两位顾客。穿黑上衣扎白围裙的侍者在角落里打盹；一只灰褐色的猫在柜台和唐桑托斯餐桌之间走来走去。有时它会停下来望他一会儿，最后认定他说的全是胡说八道，便打着哈欠，转身离去。

吉马兰十分满意地看到不信神的思想在这个充满激情的头脑

中所取得的进展。唐桑托斯还没有完全成为无神论者，“这是一种完美的哲学境界，对这位过去出售圣杯圣盘的小商贩恐怕是高不可及的。”唐庞佩约对他身上的宗教影响能斩草除根已感到心满意足；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朋友日益沉溺于白兰地和其他烈酒之中，可是，如果唐桑托斯不喝酒，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就会根本无法理解神学原则。所以只好让他喝酒。

晚上十点半，这两个朋友才离开餐馆。唐庞佩约伸出胳膊让唐桑托斯挽着，一直陪他走出离餐馆很远的地方才分手，因为不这样，他会一个人又回到餐馆去喝酒。在一条巷子的拐角，他们二人长时间地握着手，难分难舍地互相告别。这时，吉马兰才心平气和、心满意足地朝着自己那平静的家走去，他的爱妻和四个孝顺的女儿正在盼着他回家呢。

唐桑托斯头昏脑胀、两眼发花，一个人在路上同酒精产生的幻觉进行搏斗。他步履踉跄，心中充满羞愧，身子像散了架似的，徒劳地挣扎着向前走，想尽力保持正常人应有的体面和表情。他左右摇晃着，有病的躯体像发生了痉挛，每前进一步都是一个胜利；他的脑袋也在肩上晃来晃去，喉咙里发出斑鸠般的咕咕的鸣声，犹如被压抑的反抗的叫声，那是一种单调的、含混不清的抱怨声，在表达他的狂躁在他的头脑中所铸就的一种痴迷或仇恨。面对街道上污浊的墙壁和街灯柱子投下的阴影，他嘟嘟哝哝地倾诉自己破产的经历，街上的每一砖一石都了解了讲经师发财致富的那段丑闻。

巴里纳加因受唐庞佩约的影响而背弃了教会，唐庞佩约也受巴里纳加的传染也恨起了讲经师和唐娜保拉。“那笔黑交易实在见不得人！”这两个老头成了攻击讲经师的急先锋。唐桑托斯经常在晚上用拳头、棍子和双脚踢打“红十字商店”的大门，在附近大叫大骂，闹得四邻不安，值夜人的干涉也无济于事。店主人告到当局，事情越闹越大。讲经师的敌人也火上浇油，搞得满城风雨。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把唐桑托斯搞得倾家荡产，难道还要逮捕法办不成？当局还要迫害这样一个受害者吗？"

在教士会，格洛塞斯特尔悄悄对教士们说，由于上述喧闹，大家的声誉，教会的名誉，特别是教堂的名誉受到了损害。受俸教士唐库斯托迪奥支持莫雷洛先生的看法。

"恐怕更糟的还在后头呢！"格洛塞斯特尔又补充说。

接着，第二批流言蜚语又传了出来。

"更糟糕的是，不管是真是假，但并非毫无根据，从表面上已经看得出来，据说讲经师想勾引的不是别人，正是庭长夫人，而且正在进行。"

"哎，这不可能！"唱诗班领班叫道，"庭长夫人已成为圣女。自她生病以来，她几乎死去，她的生活一直堪称楷模。如果说她从前是一个有道德的夫人，像许多夫人太太们一样，那么她现在就是一位完美无缺的基督徒。她比以前消瘦了些，脸色苍白了些，但是更美了，我是说她是个榜样，是位圣女，是的，确实是位圣女。"

"亲爱的先生，我需要事实来说话，人们不相信什么圣女不圣女，只相信事实。"

接着，格洛塞斯特尔列举了大量事实：什么安娜·奥索雷斯常去忏悔啦，什么讲经师在她家呆得很久啦，什么庭长夫人拜访唐娜佩特罗尼拉家啦，等等。

"这有什么？这些拜访能说明什么呢？您是暗示说唐娜佩特罗尼拉同意把……？"

"我的先生，我什么也没有暗示，我只是列举事实，重复公众的议论。外面议论纷纷，流言正在扩散。"

事情确实如此。这事之所以闹得满城风雨，除了格洛塞斯特尔的功劳外，还要感谢唐库斯托迪奥和教士会的其他成员以及宗教法庭的某些职员；俗人中还有福哈和唐阿尔瓦罗。不过唐阿尔瓦

罗来得比较隐蔽，只把他的指责限于讲经师买卖圣职和独断专行方面。在男士俱乐部中，唐桑托斯是唯一的话题。大家都肯定地说看到他用脚踢“红十字商店”的大门，在那儿大喊大叫，攻击讲经师。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要求当局进行干预，另一派则支持巴里纳加，认为他有权踢商店的大门。

“哈巴狗”东窜西跳，四处打探，每天去代理主教家两三趟向他的上司唐娜保拉汇报外面的议论，唐娜保拉给他优厚的报酬。

听到人们的议论，唐费尔米恩的母亲一直很焦虑，但她并没失去信心。“他是下决心要毁了自己，但是有她在，她随时都会救他。”最最重要的是常去拜访主教，确保那些流言蜚语、造谣中伤不要传到主教大人的耳中。唐娜保拉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主教府，她的心腹、主教的管家乌尔苏拉奉命不准任何可疑之人进入主教的房间。主教的熟人都是受唐娜保拉提拔而忠于她的人，也都收到了同样的命令。讲经师本人也在四处打听消息，观察动静。他不喜欢这样做，但自己的本能也使他加入了他母亲的行动计划。

现在唐娜保拉和唐费尔米恩彼此很少说话，但他们心照不宣，都在进行防范，而且用的是相同的抵抗方式。母亲颇为生气。“儿子在欺骗她，在毁灭她。在她看来，安娜·奥索雷斯，那位遭天谴的庭长夫人已经成了他儿子的姘妇。绳子就在那儿断裂，船儿就在那里漏水。如果说人们现在大谈特谈宗教法庭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大谈‘红十字商店’和唐桑托斯，那都是因为这另一件事，这件最臭名昭著的同女人有关的事而使所有其他事情都被抖露出来了。”唐娜保拉这样想着，“其他的事都成过去，对这些老掉牙的传闻人们已没有多少兴趣；而现在这件新的丑闻，因为同那个虚伪狡猾的骚货有关，所有旧话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一切都显得严重起来，这就是积少成多。如果福尔图纳托听到风声，信以为真，我们就完了。”她不让“红十字商店”店主去理睬每天晚上醉汉

唐桑托斯的砸门声，也不准他再请当局出面干涉，而是收买值夜的更夫，叫他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唐桑托斯在夜晚大声吵闹。可是，这种新的办法也毫无效果，因为左邻右舍许多人都怀着恶意的好奇等着晚上看热闹。时候一到，大家都跑到阳台上想看个究竟。

另外，唐娜保拉还得时刻了解儿子的动向。

“哈巴狗”曾看见庭长夫人和讲经师一道在一天傍晚时分进了唐娜佩特罗尼拉的家。唐娜保拉已知道此事。可是，唐库斯托迪奥也看见了这件事并告诉了格洛塞斯特尔，接着他俩又把它传遍了整个贝图斯塔。

现在，很多人都在“和平餐馆”听唐庞佩约和唐桑托斯大骂宗教。他们特别诅咒德帕斯，吉马兰先生一面称他为贝图斯塔的代理主教。在下层人中背后流传着有关唐桑托斯破产和讲经师在银行存款数百万的说法，为此，“老厂”的工人们甚至说要绞死所有的教士，他们称这为“大扫除”。卡洛派的工人们感到左右为难，他们中间有些是讲经师的朋友，他们尊敬他是一位神父，同时畏惧他是一位富翁，所以对上述说法有些犹豫不决。一般群众不爱谈论桃色新闻。在革命期间① 人们曾谈论过唐费尔米恩可能在穷人居住区有过风月之事，但现在住在那儿的人谁也记不得这些故事了。当年鼓吹革命的工人死的死，老的老，逃的逃，再不就是悲观失望，看破了红尘。新的一代憎恨教会只是心血来潮，他们更喜欢酒馆而不喜欢政治俱乐部。现在所有的谈话都是社会革命，说神父同其他资产阶级分子一样，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宗教狂热不好，但资本更坏。在穷人区那时已没有反对教会的宣传，那里的人对讲经师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蔑视。但是，唐桑托斯的吵闹——他们称为基督徒的吵闹，宗教法庭中出现的两三次专断行为，结婚的巨大花费(大大超过了从前)以及有关银行

① 指1869年西班牙9月革命。

股票的传闻，又重新燃起了他们昔日仇恨的烈火，现在人们又扬言要绞死这位代理主教和所有的教士。

对这种丑闻的传播感到欣喜若狂的人中，除了本身就在煽风点火的格洛塞斯特尔之外，就数唐阿尔瓦罗·梅西亚了。现在他对讲经师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他是侵犯了唐阿尔瓦罗领地的第一个人，也是个风月老手；他是与他竞争同一猎物的第一个对手，而且他似乎胜利在望。”“也许他已经成功了；也许忏悔室里的细致的蚕食行动要比他自己的谨慎从事、长期包围，以图最后攻克堡垒的办法更为有效。我设下了包围圈，可谁知道他却从地道里钻了进去！”这位贝图斯塔有名的花花公子一想起自己在唐维克托的手中所受的那些罪，就痛苦难言，满身大汗。据他自己计算，在短短几个月的亲密交往中，唐维克托就给他朗诵了卡尔德隆、洛佩·德维加、蒂尔索·德莫利纳、罗哈斯、莫雷托和阿拉尔孔①的全部剧作。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真是活见鬼！这个女人竟会在这个时候卧床不起，病得要死，从一个和蔼可亲、多情温顺的女人变成了一个难以接近、胆小信神的信徒。是谁把她变成这样的呢？是讲经师。这一点毫无疑问。”正当他准备向她表白衷曲，继而展开“人身进攻”的时候，正当春天即将来临向他提供宝贵帮助的时候，这个女人却离他而去，得了“热病”。“夫人发高烧，不会客。”就这样使他半个月没能见到她一面。他只被允许进入小客厅问询她的病情，却不能进入卧室去一睹她的容颜。他天天去拜访，却等于没去一样，因为根本不能见到她。可是气人的是，他却亲眼看见讲经师在她屋内进进出出，畅行无阻，还单独同她呆在一起。“这不是公平竞争！”在安娜第二次病倒前的几天恢复过程中，他有两三次被允许进入她的卧室，但从没有机会同她

① 均为十六、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其中洛佩·德维加亦译作维加·卡尔皮奥。

单独交谈。后头发生的事最令人伤心。她第二次发病后慢慢好转时，安娜在小客厅接待了他。可那是一次怎样的会面啊！一眼看去，她变得那么消瘦，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仍然很美，是的，很美，但那只是从罗曼蒂克的观点来看。他想得到的可不是这种骨瘦如柴、面无血色的女人。她已把自己交给了上帝，这一点十分明显。她几乎不吃什么东西，虚弱得连招手的劲都没有了。”唐阿尔瓦罗心急如火，盘算着需要多长时间那个女人的性器官才能获得足够的力量恢复性欲的冲动，那才是他生活的信奉和希望。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不可能有所作为。“讲经师却乘虚而入，在她虚弱的脑子里塞满天国的幻想。安娜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女人，她现在从不看他一眼；他对她问寒问暖，表示关切和爱怜，可她的回答只是三言二语，虽语气和悦，彬彬有礼，然而却毫无热情，仿佛是从什么模子里倒出来似的。有时，唐阿尔瓦罗甚至怀疑这些话是不是讲经师教她说的。”

一天，安娜当着丈夫、阿尔瓦罗和德帕斯的面吃午饭。她每咽一口都困难得流泪。讲经师认为她不应该强迫自己进食，而梅西亚却极力主张要强行吃饭：

“对不起，讲经师先生，我认为恰恰相反，当前最重要的考虑是她必须重新养好身体，而且越快越好，以便防止贫血症控制了她的肌体。”

“不，我的朋友，”讲经师面带和蔼的笑容回答说，“您比我知道得清楚，吃饭并不能避免贫血症；另外，吃下去也不一定都能吸收。”

“对不起，教士先生，我建议她吃生肉，多吃些英式肉菜。”

“他急不可耐，他真想献出自己一只胳膊的血，看到它们在他想象中的那些干瘪的血管里奔流。为了这个女人，他愿意献出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在所不惜！”有一天唐阿尔瓦罗甚至说到输血。“在这方面科学已取得了很大进步。”

索摩查医生同意梅西亚的看法，点着头说道：

“很大进步！是的，科学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当然可以输血！”他有点嫉妒唐阿尔瓦罗的医学知识。那家伙去过巴黎，回来时带回一些医务人员戴的白帽子，言必称克芬德·贝尔纳① 和巴斯德②，对现代医学一定比自己懂得多，因为他自己从不读书，也没有时间读书。

庭长夫人的健康渐有起色，慢慢恢复了元气，脸上有了血色，肌肉变得有力，身体也丰满起来。但她还是那样冷漠、寡言。唐维克托对唐阿尔瓦罗的态度一如既往，仍是一边喝啤酒，一边谈着知心话，十分亲密无间。安娜还是不露面。一旦唐阿尔瓦罗贸然问起她，唐维克托则假装没有听见，或改变话题；如果唐阿尔瓦罗硬要问个究竟，唐维克托就叹口气，耸耸肩膀，说：

“不管她，她一定在做祷告。”

“做祷告，可祷告做多了会害她的。”

“啊，不，不是祷告……就是说沉思默想吧，我也搞不清，反正是她的胡思乱想，还是由她去吧。”

他说完又长叹一声。是的，应该由她去。唐阿尔瓦罗一个人时，他常常捋一捋他那头漂亮的金发。有谁会相信他能有这样漂亮的头发呢！自己是个什么呢？一个动物，畜生，野兽，这不都是一回事吗？他对自己说：“我的行动就像一个得了相思病的年轻人。胆小怕事使我一事无成。那天夜里我在黑暗中碰见她时，还有那次下午在凉棚里，我本该对她展开‘人身进攻’的。”

但他并没有进攻，而如今已追悔莫及。有一天，他向安娜伸出手，她竟没有同他握手；她以一个女人特有的机智找了一个借口，没把自己的手里伸给他。他再也无法接触到那柔软的玉指

---

① 法国生理学家(1813—1878)，实验医学的奠基人之一。

② 法国化学家(1822—1895)，微生物学家，疫苗接种的创始人。

了。更糟糕的是，他几乎见不到她的人影。

“嗐，他唐阿尔瓦罗·梅西亚竟会遇到这种事！这简直是笑话！比西塔、奥布杜娜、隆萨尔这些人会笑话我的！大家都会嘲笑我的！”

“他们一定会说他竟败在一个教士手下。一定要复仇！是的。可又谈何容易！”唐阿尔瓦罗一想到讲经师身穿道袍前来参加他提出的决斗，就不禁浑身筛糠。他记得自己同讲经师当着安娜的面比手劲而败给对手的情景；他曾设想教士都很虚弱而不敢还手从而觉得自己勇气倍增，但一想到唐费尔米恩的拳头，这种勇气立即就化为了乌有。“这件事已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他只能求助于福哈、格洛塞斯特尔以及这个教会暴君的其他敌人来消灭他。”

当市里的嚣闹开始移到逐渐被树荫遮盖的广场之时，马尔教堂区的散步场又成了教士和法官们独享的宁静天地。下午，唐阿尔瓦罗去那儿散步，时常碰到代理主教，他们深深地相互鞠躬致意。可这位世俗先生总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脸上泛起一阵红晕。他想象着散步场上的人都在看他们，把他们二人进行比较，认为这位教士，这位胜利者更魁伟、更能干、更潇洒。唐费尔米恩一向如此：谦恭中带有高傲，礼貌多于基督徒的德操；他面带笑容，体态匀称，走起路来姿势和谐，宽大的法袍摆动起来发出有力而富于节奏的沙沙声。他表情沉着自然，似在藐视一切对他的造谣中伤。教士会中三个最漂亮的成员经常在散步场聚会，他们是：长得高大粗壮的唱诗班领班，身材长得更匀称更瘦削的部长的表弟和唐费尔米恩。在三个人当中，唐费尔米恩长得最英俊潇洒，但个头比唱诗班领班略矮一点。他们穿着闪闪发光的洁净的黑色长大法袍，活像教堂中围着丧幛的三根坚实的柱子。尽管他们的衣着服饰充满一种悲哀和庄严肃穆的气氛，但唐阿尔瓦罗在他们身上却体察到一种强大的诱惑力。这些教士享受着教会的声誉，具有优雅的魅力，以他们的才能、体魄、力量和肉体博得

人们的尊敬，而且这种声誉和魅力一直在尽情地发展着，增加着。唐阿尔瓦罗想象着他们三个人突然变成了三个美丽、聪明和优雅的修女，在散步场上风度翩翩地漫步着，所有的男人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她们。相反，如果他们是男人，女人们也会盯着他们不放。事实上，在那儿散步的太太小姐们确实向这三个教堂中的美男子投来亲切的问候。从她们对这三座大卫雕像的态度，我们的俱乐部主席唐阿尔瓦罗看出了她们心中隐藏的欲望和无意识中表露出来的强烈的不自然的淫荡的意念。

唐阿尔瓦罗对忏悔室的担心日甚一日，他认为讲经师对自己的忏悔女弟子安娜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看着那些太太小姐来来往往，一些人穿着高雅华丽的服装，一些人穿着丧服或普通衣服，但都在竭力使自己显得更迷人，更能打动周围的男人。于是他便想象着这些教士服同衣裙之间、女人同女人之间以及教士同女人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看不见的秘密关系。

总之，唐阿尔瓦罗心里是又嫉妒、又羡慕、又气恼。他那隐秘的唯物主义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激烈。“不，不，除了力和物质，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别的东西。”他心里想。

要不是进步党派一直未能掌权或掌权的时候过于短暂，他早就宣布自己是一位政治鼓动家和国家宗教的敌人了。

他要求俱乐部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便做出决定今后不得在宗教节日张灯结彩进行庆祝。隆萨尔表示反对这一动议，但梅西亚以俱乐部主席的身份强行表决，通过了他的提议。最后，还是唐庞佩约·吉马兰取得了胜利。

唐阿尔瓦罗希望那个无神论者重新回到俱乐部，因为他需要那些决心使讲经师名誉扫地的人的支持。福哈和华金尼托·奥尔加斯这两个无事生非的急先锋建议唐阿尔瓦罗派出一个分委员会去请唐庞佩约回到“他永远也不该离开的”俱乐部，并为他的返回举行一次晚餐，表示衷心地庆祝。小侯爵帕科认为自己是位正统

的贵族，至少在形式上应当表示信仰宗教，所以在开始时反对福哈和奥尔加斯的建议。但后来考虑到他的朋友和崇拜偶像梅西亚希望唐庞佩约回来帮他一起反对那位代理主教，又考虑到那顿晚宴大家可以痛痛快快地热闹一番，也决定帮助讲经师的敌人，并加入了那个请唐庞佩约回俱乐部的分委员会。

这个分委员会的成员由下列人员组成：前市长福哈先生、帕科·贝加拉纳和华金·奥尔加斯。

吉马兰先生在自己的书房接待了他们。他的书房里堆满了报纸和不少廉价的石膏座像；那些石膏座像按其成就的大小依次排列在塞满旧书的书架上楣，他们是：伏尔泰①、卢梭②、但丁③、弗兰克林④和托尔夸托·塔索②。

唐庞佩约在家时穿一件像国际象棋棋盘一样的蓝白相间的格子睡袍，他以自己固有的亲切欢迎分委员会成员的到来，但难以掩盖自己的惊讶。

“这几位先生来意如何?是不是想来戏弄他一番？他倒没有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在这儿能见到贝加拉纳侯爵大人的公子，确实令他心花怒放，激动万分，尽管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福哈说明来意后，他不得不站起身来，以掩饰自己兴奋的感情；他感到背后坎肩的扣绊绷开了。

“先生们，”最后他才用颤抖的声音说，“如果不是庄严的誓言使我自动地离开了俱乐部这么多年，或者说是宗教狂热和不义的行径迫使我这样做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会十分高兴地重新回到这个团体的怀抱中去的，因为它毕竟是我同六七个朋友共同创建起来的。为什么不回去呢！先生们，我在那儿度过了我生活

①② 法国18世纪著名哲学家、作家、启蒙思想家。

③ 意大利伟大诗人（1265—1312），《神曲》作者。

④ 美国政治家、科学家（1706—1790）。

⑤ 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最伟大的诗人（1544—1595）。

最愉快的岁月，同本城中最有文化素养的人交谈，既令人愉快，又使我获益匪浅。俱乐部是相互容忍的圣地，每一个人都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这些思想一旦表达出来并付诸实施，就会成为令人尊敬的行动，因为这些思想出自真诚，从某种程度上讲来自我们的祖先，是我们民族的特征。在这些人士中有我们这位颇有教养的小伙子的父亲、我的挚友和同学、杰出的贝加拉纳侯爵大人。他们尊重我的意见，正如我尊重他们的意见一样。我永远也不能报答诸位今天的盛情；但是我主要的目标已经达到，那就是思想自由的原则又重新在俱乐部大放光彩，我的愿望已经达到。至于我自己，先生们，我不得不宣布，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我不能同各位一道返回俱乐部，尽管我非常愿意这样做。”

分委员会的成员们从唐庞佩约的脸神可以看出他倘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便坚持要他回去。

福哈提出了一条重要理由。

“唐庞佩约先生，您说很愿意同我们一道回俱乐部，是这样吧？”

“真心实意地愿意。是的，我说过愿意回去。”

“只是您有誓言在先，不好违背？”

“是的，庄严的誓言，永不再登俱乐部的大门。”

“什么庄严的誓言？庄严个鬼！请原谅我这样说。发誓的人需要上帝作证，可您不相信上帝，因此您不能发誓。”

“完全正确！”华金尼托·奥尔加斯说，同时站起身来，做了一个脚尖旋转的舞步动作。

华金认为，在一个职业无神论者家里，或者换句话说，在一家疯子家里，礼貌是多余的。

唐庞佩约站起来，眼睛凝视着奥尔加斯，对他的粗鲁举止颇感惊异；同时他也在考虑福哈的理由。

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最后他才说：

“是的，发誓，我是不能发誓。可是，打个比方说……另外，我可以用我的名誉 保 证……”

“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朋友，您并没有以您的名誉保证。您发誓决不再登俱乐部的门。全贝图斯塔都记得您说的这句话。”

一听说全贝图斯塔都记得他说的话，唐庞佩约就感到脑袋发晕。

尽管他的信念开始动摇，但仍然坚持不回俱乐部。

福哈对小侯爵使了个眼色，小侯爵便对唐庞佩约发起了进攻。吉马兰招架不住，终于投降了。

贝斯拉纳这位全城的头号贵族的公子竟 来 恳 求 他回到俱乐部！这是何等的面子！他怎能再顽固坚持己见，抱着他那过去的决定不放呢！

“不管怎么说，”他说，“我要求的立法已经建立，仅这一点就可以使我的脚毫无愧色 地 重新踏上那儿的地板……”

“您当然可以那样。那么这事就这样定了。快穿上您的礼服，晚宴就要开始啦。”

“什么晚宴？”

“我们获胜一方，也就是请您回俱乐部这些人一致商定，要为您举行一个欢迎宴会，十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顿晚饭。”

唐庞佩约不知道是否应该接受。可那几位不容他谦让反对，他只好赶快手忙脚乱地穿上礼服，戴上礼帽。他一 时 感 到 眼花缭乱，仿佛沐浴在铺满玫瑰花的水面。

使唐庞佩约喜不自胜的主要原因是小侯爵的亲自登门相请。“归根结底，贵族的地位要胜过一句简单的誓言。它是历史的要素，光荣的标志。没有上帝可以，没有贵族却不行，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呢？”

一小时后，大家已在俱乐部的餐厅里入席就座。餐厅设在三

楼。离开赌房不远。唐庞佩约坐在餐桌首席，唐阿尔瓦罗·梅西亚在对面，其他人则不分地位高低，随意就座。参加晚宴的人还有：帕科·贝加拉纳、奥尔加斯父子、福哈、唐弗鲁托斯·雷东多(凡是晚宴，不管是政治团体还是宗教团体举行的，每次都少不了他。)、贝多亚上尉、富尔戈西奥上校(曾因支持共和被流放，以脾气暴躁著称，擅长剑术)、胡安尼托·雷塞科(马德里报纸专栏作家，常回家乡贝图斯塔炫耀自己)；此外还有一位银行家和几个唐阿尔瓦罗包厢的小伙子，他们都是俱乐部晚上的常客。

唐庞佩约很少在餐馆吃饭，加上同地方上的权贵们交情不深，很少见过如此丰盛的晚餐。因此，这顿俱乐部餐厅的廉价而土气的晚饭在他眼里却胜似伯沙撒① 的盛宴。光滑的仿缎桌布；又厚又重的托盘，白而无光泽，周围镀有金边；餐巾折成篷状塞在大高脚杯中；酒杯按大小排列成行；瓷碟中放有橄榄油，嫩黄瓜泡菜，像舌头一样的大红辣椒和其他凉菜；庄重的带有贵族气的波尔多红葡萄酒瓶装满神秘芬芳的玉液；酒瓶上、酒杯中和镀银的餐具上映出灯光的反射；餐桌中央放着一束人造假花，旁边摆着两个筒形花瓶，活像一对仪仗哨兵，花瓶上饰有中国画。假花是一种粗劣的仿制品，不知是什么品种，它使唐庞佩约想起了马戏团某位小姐那如麻屑似的金发；还有一盒盒雪茄，有香木盒装的，也有黄铜盒装的；那些虚饰而笨拙的佐料瓶架上放满了油、酱、醋和其他调料，数量之多足可以装满一只东方的小船；这一切使这位可爱的无神论者看着眼花缭乱，他痴呆呆地盯着那整齐有序的餐桌上面明朗、快活、鲜艳、活泼和充满希望的景象，不禁笑容盈面，心醉神迷。

晚宴静静地开始了，每个人都极力想讲点笑话。华金取笑这儿的服务方式，大谈起福尔诺斯、塔乌利纳和普埃尔托② 等著名

① 公元前5世纪巴比伦摄政王。

② 福尔诺斯为马德里著名饭店，其余两个可能系华金杜撰。

大餐馆的服务风格，说那儿的进餐全都有弗拉明科① 歌舞助兴。

每个人都吃得很开心，只有唐庞佩约例外，因为他由于心情激动常常被噎住，从上第二道菜开始，他就忧心忡忡，心里想："祝酒这一关我是躲不过的，我得准备即席演说。"他无心欣赏桌上的美味佳肴，大家的谈话声在他耳中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噪音。他面带笑脸左右应酬，用单音节词回答着人们的问话，心里一直在考虑自己的祝酒辞。他的耳朵涨得像两块红炭，还不时地感到恶心和两腿发颤，一句话，他感到浑身难受。他希望宴会按照一定程序进行：首先应由唐阿尔瓦罗致词，颂扬一番他唐庞佩约在维护思想自由这一神圣宗旨中所表现的坚韧不懈的精神，然后代表俱乐部委员会保证今后永远不再拥护任何宗教，以此为全国树立一个效法的榜样。接着，福哈，小侯爵和其他人一一发言，表达同样的意思；最后再由他吉马兰先生站起来做总结性报告。

他一边机械地吃着，喝着，一边为自己的发言打腹稿。可是，他竟连那个应该独特而不做作、谦虚而不虚伪的开场白也没有想出来。"这些年轻人应该昨天就通知我，那样我就有时间准备了"。

上香槟酒的时候，谈话出现了这位无神论者意想不到的转折，完全脱离了他认为这种庄严场合应有的严肃认真的轨道：大家谈起了女人。几乎每个人都谈到希望能回到那些充满甜蜜幻想岁月，这倒不是因为幻想本身，而是它具有的那种神秘力量，据他们说，那力量才是产生幻想的源泉。他们大家——包括小伙子们在内——都说，在他们到达那个令人悲伤的年龄时，爱情只是存在于思想之中，完全是一种现象。只有坦率而高贵的帕科承认那是最美好的时期，尽管他过得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与唐阿尔瓦罗共用一个包厢的银行家、五十岁的唐胡安·帕尔马哀叹青春不能常在。他手执空酒杯站起身来，老泪纵横地阐

---

① 吉卜赛人一支，善歌舞。

述着自己的哲学思想，就像贝多亚上尉所说的那样，充满了令人心碎的悲观主义情绪。帕尔马先生的讲话有几次被人打断，后来话题终于转入了更高尚的内容，吉马兰只好降贵纡尊，继续听下去。大家开始谈到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谈到道德，多数人认为道德是相对的。

这时，福哈突然脸色变得苍白，声音颤抖地说，世界上根本无道德可言，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道德；他说着也站起身来。他认为人是一种习惯的动物，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主宰世界。

“Homo homini lupus.”① 贝多亚上尉提醒说。

富尔戈西奥上校满怀敬意地看了他一眼，他并没有听懂那句话，却连连点头称是。

“这就是为生存而斗争。”华金·奥尔加斯热切地说。

“万物都是物质，”福哈补充说。他喝醉酒时只是发挥自己的哲学观点。

“世上只有力和物质。”老奥尔加斯说。他曾经听到儿子这样说过。

“物质和金钱。”胡安尼托·雷塞科纠正地说。他声音尖利刺耳，中间含有一种老奥尔加斯无法理解的嘲讽。

“完全正确！”演说家帕尔马叫道。接着，他继续为人类所固有的天生的优越性举杯祝贺，因为他那可怜的、患有不可救药的贫血症的身体恰恰缺乏这些优越性。

谈话又回到爱情和女人上来。咖啡和烧酒像钥匙一样打开了每个人的心扉，大家开始忏悔自己的隐私。许多女人的名字和她们的荣誉随着烟灰、面包渣和残汤剩酒一起被拖了出来。“对他们来说没有必要要隐瞒任何事情，这里没有外人，他们就像一个

---

① 拉丁语：人与人之间像豺狼一样。语出古罗马伟大喜剧作家普劳图斯（公元前254—前187）的名剧《安菲特律翁》第二幕第4场。

人一样。”梅西亚说得很少，在这种场合他一贯如此。他害怕话题一开一个人很容易把张三李四都当成朋友，而秘密一旦泄露便覆水难收。正当其他人叙述着自己浅薄无聊的情场奇遇时，梅西亚却在专心致志地想自己的心事。他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巴，嘴里叼着上等雪茄，满怀热情和淫逸的平静吮吸着烟草的芳香，湿润传神的眼睛里闪烁着灯光和葡萄美酒的反光，久久地凝时着天花板。席间的其他人物都俗不可耐，一个个醉态百出，完全失去了尊严和高雅。而梅西亚却显得英俊潇洒，这位美男子的体态和风度此时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匀称、更和谐、更鲜明。一番忘情的饕餮并没有使他那张漂亮的脸上染上粗糙的色彩，而是给它罩上了一层惆怅和淫荡混杂在一起的神情 。他是一个邪恶之人，但他是个神父，却不是受害者，他能控制自己不会酒后失态，始终保持着文明的绅士般的谨慎和仪表。唐阿尔瓦罗坐在这群可怜的醉鬼之间，独自做着白日梦并为自己的梦所动情。此时此刻，他认为自己真地堕入了情网，既相信也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富有魅力的男人。虽然他是个肉欲主义者，可是见鬼！他认为性欲也有其罗曼蒂克的一面。即使月亮的形状像太阳神的骏马的一块生了锈的马掌铁，明亮的月亮依然是明亮的月亮。

他的记忆和想象使他重新记起了许多爱情之夜，尽管有些已经模糊不清或远远谈不上富有诗意，但那毕竟是许多充满爱情的夜晚。他感到了一种想要诉说自己往日英雄业绩的冲动。这是一种新的感受。在庭长夫人以自己的抵抗使他丢了脸之前，他从没有感受过这种冲动。

有两三次他也加入到了大家喧闹的交谈之中，讲述了自己在情场中的丰富经历。大家都转脸朝着他，鸦雀无声地倾听他的叙述。他毫无控制地讲述了自己的风月故事，以满足内心想重现自己当年风采的需要。那真是行家里手的经验之谈。他将臂肘从桌上移开，两臂向前平伸，双手交叉，手指夹着烟灰足有一时长的

雪茄。他的头微微侧向一边，显出一种神秘的醉态，眼睛望着枝形吊灯，以一种温柔、冷静、缓慢的声音，开始了自己的忏悔，他的朋友们也好像置身教堂的忏悔室一样，静静地倾听着。坐得稍远一点的人都欠起身子，靠拢桌子或旁边人的肩膀，生怕自己听不清楚。这情景不禁使人们想起了达·芬奇① 的《最后的晚餐》。

听众的表情和半张开的嘴所表现的专注和兴趣使这位贝图斯塔的唐璜十分得意，讲得更加起劲，似要对知心朋友掏尽肺腑。华金·奥尔加斯和小侯爵怀着巨大的虔诚，像忠实的弟子一样专心地聆听着自己这位情场师父的谆谆教诲。那话中可是充满了智慧和学问哩！

唐阿尔瓦罗的一些爱情冒险故事颇具波漫色彩，也具有巨大的危险性，全凭着勇敢和运气；但大多数情况是由于女人的弱点所致。所有女人都有这种脆弱的弱点。有一些情况说明了丢掉顾忌的必要；许多其他的例子则显示了坚持不懈、使用诡计和发动突然进攻乃是取得成功的秘诀。

听众中不时爆发出一阵轰笑，打破了寂静。这常常是因为一次喜剧性的冒险逗乐了听众，使他们从那种不健康的和具有腐蚀性的麻痹状态下苏醒过来，获得一时的兴奋。这些灵魂的蛀虫怀着嫉妒和淫欲的意念，在共同的羡慕中一起爬行着。一双双干涸的眼睛闪着光。

勾引术在那块业已皱折和被弄脏的桌布上亮了出来；餐桌变成了展览肉欲性爱尸体的合法地盘。

梅西亚把自己的隐秘公诸于世，不仅是为了满足听者的需要，更多地还是为了说服自己，证明他依然是原来的梅西亚。

---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1452—1519)。他的画传世之作甚多，最著名有《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

“爱情的手段几乎总是充满了奸狡诡计，不这样想那就是空想。经常有一些女人由于疯狂地追求纯洁的爱情而投入了他的怀抱，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如果女人有时不这样热烈，成功的机会就不会很多；不少女人是由于纯洁的爱情而委身他人。瞬间的机会胜过数月的引诱；引诱的目的在于创造机会”。

唐阿尔瓦罗讲述了他如何把一位制造枪炮的工人师傅的女儿搞到手的经过。那位工人为人诚恳，他像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一样，时刻监护着家庭的荣誉。女儿名叫安吉丽娜，除了父母亲，还有祖母和兄弟姐妹。她像孩子一样纯真无邪。梅西亚从引诱她的家人入手。他根据不同家庭的生活方式，采取不同的手段设法进入别人的家庭之中。他同这家的孩子们做捉迷藏游戏，给他们叠纸鸟玩；同他们的祖母玩多米诺骨牌；帮助他们的母亲绕毛线；假装耐心和有兴致地听他们父亲大吹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最后他征服了家中的每一个人，成了他们家中不可缺少的客人、挚友、高参和最好的装饰品。在那个家里，随时都可以看到他那英俊的身影。他温和、亲切，对孩子爱慈父一样，关心他们的家事如同关心自己，甚至帮他们解决主仆之间的纠纷。他就这样渐渐赢得了那家人的心。他对安吉丽娜的挑逗开始是偷偷摸摸进行的(他对其他女人也是如此，他有过许多类似的艳遇)。慢慢地，他们有时在大桌子旁边幽会，桌上蒙上宽大的桌布，底下生上火炉；有时在夜晚的阳台上。总之，只要有机会，他就走近自己的受害者，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用他那高傲的具有征服力的男性美刺激她的情欲。他用听起来似乎天真的父爱般的口吻向她表示爱情，仿佛就是说笑话一样。终于，有一天，或某一晚上，在一次乡下野餐时，或圣诞节晚饭之后，当家中的其他人都在无忧无虑地开心地欢笑时，安吉丽娜的情欲达到了沸点，瞬间的机会来到了，这个家庭的荣誉终于蒙上了耻辱，而那个亲密的朋友，大家的宠信却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那些人倾听着唐阿尔瓦罗大讲自己的桃色经历，仿佛也亲眼目睹了那些亲密而恬静的爱情场景。在唐阿尔瓦罗的叙述中，勾引者的音容笑貌反映了他的和善仁慈、亲切的天性、可爱的举止、高尚坦率的品质以及大方干练的才能，这一切技艺和优点使梅西亚在每次征服的战斗中都能稳操胜券。

“朋友们，在有的情况下，我也不得不诉诸暴力。如果把那些只有通过拳打脚踢、受伤流血才能取得的胜利弃之不顾，那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只有温文尔雅之徒才干那种毫无实惠的傻事。我们这个时代的唐璜，甚至各种时代的浪荡公子，都会不择手段地去争取自己的成功。他既可以采取罗曼蒂克、文质彬彬、堂堂正正的方式，也可以根据需要采取粗俗、低级、无耻和暴力的行径。”

有一次战斗使唐阿尔瓦罗终生难忘。那次搏斗持续了三个晚上，结果是被征服者比征服者取得的光荣还多。战场是一间粮仓，四根石柱支撑着木质的屋顶，就像水边建在树干上的房子或原始村落的木屋一样。一位名唤拉莫娜的村姑就睡在这间粮仓内，一张破旧的木板床漆成红蓝色，旁边堆着才收割的玉米，有天花板那么高。

一场搏斗就在这里展开。唐阿尔瓦罗仿佛又回到了当时的情景，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夜的黑暗、翻窗入屋的困难，狗的狂吠，他站在粮仓周围的平台上撞开窗闩发出的声响，然后是那吱嘎作响的床上的呻吟、玉米叶床垫的沙沙声以及姑娘无言而有力的疯狂反抗。她用拳打、用脚踢、用牙咬来保护自己。这场搏斗使唐阿尔瓦罗兽性大发，激起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强烈的和不可抗拒的野性的淫欲。

“先生们，有一阵我真像恺撒在蒙达① 一样进行着殊死的战

① 西班牙南部的一座城市，现名蒙蒂里亚，公元前45年，罗马统帅恺撒在此打败了庞培的两个儿子领导的逃军。

斗。拉莫娜是一个黑发姑娘，身上的肉——我的猎物——又结实又光滑。她那双有力的臂膀我多么渴望能在情欲的快感中紧紧搂抱我的身体，却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最后牢牢按住了我那无可奈何的双手。我的性欲变得更加强大，因为我感到了一种比辣椒还有刺激力的冲动。我看得出拉莫娜很喜欢这场格斗，她简直像个疯子，因为她相信我不能用暴力使她就范。她有点喜欢上了我这位年轻的绅士，主要是因为我的大胆。这种无言的动态的爱情对她并不新鲜。她一言不发，静静地同我搏斗着，欢乐地咬我，带着淫欲的野性同我碰撞着，从对我的感官的折磨中获得到野蛮的快感，因为我的感官在接触她的肉体的过程中不但没有享受到任何快乐，反而受到她的控制，败倒在她那强健的身躯之下。床垮了，我们滚到地上，又滚到玉米堆旁。月亮出来了，月光透过我打开的窗户，我看见那个健壮的村姑站在我面前，一条腿埋在金黄色的玉米中，另一条腿的膝盖压在我的胸口上，手里拿着一个包有铁皮的木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赶快滚蛋，她就要了我的命。我跳窗而逃，拼命跑到附近的胡同内。尽管我已精疲力尽，但在那儿又和狗进行了一番搏斗。”说到这里，唐阿尔瓦罗停顿了片刻，喘了口气又接着讲道，“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条狗叫得不那么凶了；窗户也没关，因为窗闩已被我弄坏。拉莫娜没有睡，正等着我哩！一看见我，马上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但那没有吓倒我，我们重新开战，还是头天晚上那种情况：我们在地上滚来滚去，结果被埋进了玉米堆中，我的嘴里塞满了玉米粒，这一晚上我仍没有制服她。我们宣布休战，她说好下一次就答应我，我便离开了。可是到了第三天晚上我去了那儿，我不得不又同她再次开战，原来她骗了我。条件是还得较量一番，这次我忍受了难言的折磨，当然还是因为那堆撒了一地的好奇而又讨人嫌的玉米妨碍了我。拉莫娜最后终于停止了抵抗，她也抱怨那堆玉米使她受了罪。我们忘了一切，钻进了玉米堆中。如果不是有规

定，喜剧文学不能以悲剧告终，那堆不安定的玉米可能早已成为阿尔瓦罗和拉莫娜的葬身之地了，我们故事的这两位男女主人公已被我们最通常的粮食给憋死了。”

掌声和笑声淹没了叙述人的声音，唐阿尔瓦罗兴高采烈，接着又讲述了他的另一桩与此完全不同的爱情奇遇，使听众们为之眼花缭乱。在这些奇遇中，唐阿尔瓦罗扮演的是圆桌骑士① 的角色。

在这一切过程当中，唐庞佩约·吉马兰完全忘了自己的开场白，他不由自主地被这位轻浮的俱乐部委员会主席的淫秽故事弄得神醉魂痴。帕科·贝加拉纳使这位无神论者不知不觉地喝了超过法定限量的酒。他没有醉，只是觉得恶心欲吐，但听到那些下流情景的描述，却使他感到不由自主的快慰，要是在其他场合，他早就怒发冲冠了。

梅西亚讲累了，也有点后悔说话太随便了些，便结束了自白，转身请唐庞佩约给大家讲话。

“唐庞佩约，”他边说边摇摇晃晃站起身来，说明不是酒就是那些回忆使他有点失去了控制。“唐庞佩约，既然这次是大家吐露肺腑的一次聚会，现在您也必须对我们讲讲心灵最深处的秘密。”

“我心灵最深处的秘密，先生们，”无神论者打断了梅西亚的话，“就在我的脸上，大家都可以看见。”

“妙极了！说得太好了！”大家齐声喊叫起来，一些酒杯被撞倒，摔碎了。

“我建议，”胡安尼托·雷塞科站在椅子上高声叫道，“为了这一天才的想法，唐庞佩约同我们大家之间可以免去一切客套和礼

---

① 传说中6世纪前后英国国王亚瑟为表示同自己的骑士平等而坐在一张圆桌上吃饭，议事。他的骑士均行侠仗义，武艺超群多具有浪漫奇遇。

仪。”

“好！同意！”

“那么，”胡安尼托接着说，“您，庞佩约，骄傲自大的庞佩约，我今天要给你说点坏消息，你认为你是贝图斯塔唯一的无神论者。”

“怎么样，先生？”

“听着，我也是无神论者，anch’io son pittore①。不过你是一个进步的无神论者，一个狂热的无神论者，一个倒着看问题的神学家。你望着天空过日子，但却是倒立着身子弯着头通过自己的两条腿之间看出去。尽管倒立同两脚着地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但这都可以妥协，或者按照某些浅薄的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忘记并非人人都有两只脚这一事实，矛盾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先生，我不懂这种哲学臆语。在你出生之前，我早已是多年的无神论者了；如果你成心要侮辱我的满头灰发和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亲爱的庞佩约，我是说您是个倒着身子看问题的神学家，因为您知道，在当今文明世界之中，已没人再谈论上帝，既不维护他，也不攻击他。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在一点您不会理解，但请您听我说，这时您很重要：您狂热地否定上帝的存在，但却要死在您永远不该离开的教的怀抱之中。Amen dico vobis。②”

胡安尼托说完，倒在了桌子下面。

他的话使大家很气愤，只有梅西亚例外，他把手伸给他，叫道：

---

① 拉丁语：又一个画家。语出意大利著名画家柯勒乔(1494—1534)。据说他第一次看到拉斐尔的《西斯庭圣母》一画时曾发出此赞叹。

② 拉丁语：我诚恳地对你说。

“原谅他，他喝多了！”

“胡安尼托这家伙，”上校对美国佬弗鲁托斯说，“我觉得他是个书呆子。”

“他是一个比两条尾巴的猪还要傲气的穷鬼。”

大家又重新谈起宗教。唐弗鲁托斯语无伦次地阐述着他的信仰，把酒洒满了桌布，看上去就像海洋中的一块块陆地和岛屿。他用眼睛盯着同伴，似在恳求大家让他把话说完。

唐弗鲁托斯坚持说，他的第六感官告诉他他的灵魂是不朽的，除了美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只有没有进行过拦路抢劫的灵魂才能到达那个世界。另外，上帝是慈悲的，他总是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当然，唐弗鲁托斯希望带着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痛苦的回忆去到那个美好的世界，否则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

“为什么唐弗鲁托斯希望记住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受过的罪呢？”福哈对小奥尔加斯耳语道。

“先生们，”华金高声说，“如果另一个世界没有弗拉明科人的歌舞，或者在这种歌舞掺了假，我就拒绝去那里！”

他抓住一根柱子，纵身跳上桌子，以古典的完美动作跳起了弗拉明科舞蹈。这位小个子医生用马德里街道上常听到的那种沙哑忧郁的声音唱了起来，博得了大家一阵阵掌声和鼓励。只听他唱道：

妈妈，看弗拉斯奎洛①，
他穿着自己的长统袜；
那长统袜真漂亮啊，
情景多动人啊，妈妈。

---

① 指著名斗牛士萨尔瓦多·桑切斯·波维达诺(1842—1898)，他斗牛时习惯小腿穿着长统袜，犹如传统斗牛士下腿的装束。

唐庞佩约感到浑身颤栗。真不成体统！他一边想，恍惚中他好像看到桌子上站着两个小奥尔加斯。

“他们这些胡说八道的怪论简直把我搞得头昏眼花，”他对旁边的小侯爵说。小侯爵正沉浸在自己的冥想之中，他感到这儿没有女人真有些乏味。

华金喊道：

“为了唐庞佩约的健康再唱一个。”

于是，他哼起了一支粗野的有辱圣贤的小调。

“别唱了，我的先生！”吉马兰听到倒数第二句时，突然愤怒地吼了起来，“我的健康不需要这种下流淫秽的东西；而且你们这些无耻的咒骂实际上是在帮助教会，会使教会抓住把柄。请听我说，你们这些无知放肆的年轻人，世界上曾有过许多宗教，今天人们相信这种宗教，明天又信仰那种宗教；但是，无论古今，有教养的民族永远不可缺少的是良好的举止和礼仪，是人们彼此之间应有的尊重。”

“说得好！对极了！”大家齐声喊道，连华金也不例外。

“我讨厌被人说成是反对崇拜偶像的人。不错，我是反对偶像崇拜，但我反对的是崇拜罪恶的偶像，而主张崇拜道德的偶像；我反对的是束缚人类思想和心灵的黑暗。”

“好！讲得太精彩了！”

“如果有人认为我会同丑恶为伍，与无耻同流合污，拥护纵欲，那我就要愤怒地提出抗议，因为我今天来这儿完全是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我认为现在该谈谈正经事了。”

“非常正确，”福哈插嘴说，“吉马兰先生出口成章，就像念书一样，虽然他从不读书，但这没有关系，正如他自说的那样，他讲的全是心里话，是在念他的良知这本书。先生们，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是为了庆祝吉马兰先生重返家园，也就是说，重新回到俱乐部来。可是，唉，诸位代表先生，吉马兰先生为什么回到

了俱乐部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用炮筒子’的话说。很遗憾他今天没有来(掌声和笑声)，他之所以回到俱乐部来，是因为我们把自己从令人憎恶的宗教热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他回来是为了建立一个团体，也许大家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正在举行这个团体的第一次会议。这个团体无疑不能称为混和团体，它的宗旨在于打击那些表面标榜恪守教规实际毫无宗教道德的小人，在于撕下伪君子的假面具，从贝图斯塔的社会中把那些宗教界的吸血鬼和害人虫揪出来，清除掉。(雷鸣般的掌声，但帕科没有鼓掌，他仍然沉浸在原来的冥想之中：这里没有姑娘。)先生们，让我们向教会中的篡权者、侵略者和执法者们宣战，向那帮盗卖圣物、利用地道把其章鱼般的触角伸向‘红十字商店’的金库的教士们开战……”

“现在您谈到点子上了！”

“这些教士中，有人把令人尊敬的商人，把别人家的父亲折磨成肺痨，有人把别人搞得家破人亡，把上帝的处女打入禅房或者说肮脏的地窖，硬说是把她们交给了耶稣而实际上是把她们推向了死亡(狂热的掌声)。让我们起誓，广泛抨击他们的丑行，使之臭不可闻，让每一个人都了解他们的罪恶，把我们的公敌的灭亡变成事实。因为，先生们，没有任何人像我这样尊敬教区的神父，和那些令人可敬的正直、贫穷和谦恭的教士，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神父，我要高喊打倒他，让他灭亡，我首先要打倒那位代理主教……”

“打倒他！叫他灭亡！”几个人随声附和着。他们是华金·奥尔加斯，两三个醉意盎然的食客，和虽然没醉但确实想置讲经师于死地的那位上校。

晚宴结束时天已破晓。他们又谈了很多，详细全面地谈到了讲经师的轶闻丑事。最后，他们大家，甚至包括最谨慎小心从事的人，一致同意，郑重其事地成立起福哈建议的学会团体，决定

每月举行一次晚餐会，并广泛进行反对讲经师的宣传鼓动活动。离开俱乐部的路上，他们仍然三五成群地低声议论着：

“这都是梅西亚安排的，唐费尔米恩是他的情敌，他想弄垮他，把他置于死地。”

“可是究竟谁能使那猫驯服呢？”

“什么猫？”

“是猫驯服？还是她驯服？”

“可能是讲经师。”

“也可能是阿尔瓦罗。”

“或许是两个人都得了手。”

“也可能都没得手。”

“好，”福哈说，“反正不由我为国王加冕……”

“我只是帮主人的忙，”唱诗班领班最后说。

梅西亚、帕科·贝加拉纳和华金·奥尔加斯送唐庞佩约回家。那是六月的一个晴朗、温和和玫瑰色的早晨，太阳的光辉刚刚冒出东方明亮的彩云。这伙人的脚步声在恩西马达区的街道上回响着，仿佛他们正走在一口巨大的棺材上面。尽管天气不冷，他们仍都把领子竖了起来。唐庞佩约默默地走着。他用钥匙打开家门，悄悄走进屋去，不一会儿便躺在了床上。为了避免从关闭的百叶窗缝隙中透进阳光的照射，他把眼睛闭了起来。白天睡觉对吉马兰来说是一个变革，他感到十分不安，以致怀疑起世界是否仍按照原有的规律在运行。他一闭上眼，就觉得一向很安稳的床现在也晃动起来，在他身下一起一伏的。很快，他就觉得自己是在大海上飘浮着，遇到了风暴，他关在船舱中，忍受着晕船的痛苦。

他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他不想同妻子女儿谈起头天晚上的晚宴。他发誓再也不准类似的事情发生，可是几小时之后，他在俱乐部里受到了亲切热烈的接待和欢迎，于是故态重萌，庄重地表示要参加每月一次的聚餐会，以便了解他那个在杯盘之间建立

起来的尚未命名的团体的工作情况。

“哈巴狗”把他从俱乐部餐厅招待那儿了解的有关第一次聚餐会的谈话内容及其意图全部告诉了唐娜保拉。当讲经师从他母亲那里得知聚餐会成员曾叫喊“打倒代理主教”时，便耸耸肩，起身离开了家。

“这孩子简直是疯了。我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似乎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唉，那个该死的庭长夫人！这个小娼妇弄得他好像着了魔似的！”

第二个月，那个没有名称的团体召开了第二次聚餐会。大家又狂饮一番，有些人又喝得酩酊大醉。会上讲了宣传工作情况。福哈通知会议说，他已同副主教唐库斯托迪奥达成了秘密谅解，并同讲经师的其他主要敌人进行了接触，了解到许多新的丑闻；僧俗两方的人士都一致同意必须把贝图斯塔从大家的共同敌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正在制订打倒那个魔鬼的计划；有关唐费尔米恩·德帕斯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罪证很快就能提交主教大人。他最严重的罪行就是无耻地践踏和亵渎忏悔室的圣洁，这一定会使主教大为光火。惊人的指控正在拟订，事情很快就会见分晓。

唐阿尔瓦罗提议，在秋天到来之前，每月例行的聚餐会暂停，并要求大家务必严守秘密。另外，他表示遗憾地说，今后的聚餐会他不能再参加，他的心同大家在一起，但人不能出席；他说他有十分重要的理由，恳请大家尊重他的意见，允许他不再出席这种令人开心的宴会。

两周以后，即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这位俱乐部委员会主席来到了奥索雷斯庄园。他是去辞行的。唐维克托在书房接待了他。男主人穿着衬衫，他在夏天总是这样，即使变了天有些凉意他也不加衣服。对他来说，夏天和单衣是不可分割的。金塔纳尔看到唐阿尔瓦罗之后长出口气，把一本黑色封面的书放在书桌上，向他伸出双手，惊喜地叫了起来：

“嗐！是亲爱的梅西亚！没良心的，您可好久没来啦！”

“我是来告别的。我要到各省去转转，然后去索布隆温泉，八月中旬我照例还要去帕洛马雷斯。”

“这么说，要到九月……”

“九月底我们才能再见面。”

唐阿尔瓦罗说这话时嗓门很高，似乎想要整个房子都听见。

唐维克托对唐阿尔瓦罗的外出深感遗憾，他叹了口气说：“这又是一件不顺心的事，叫人不好受。”

唐阿尔瓦罗注意到他的朋友不像平时那样爱说话，更不像以往那样手舞足蹈的。

“您不舒服吗？”

“不，哪里！我怎么会不舒服！怎么，我脸色不好吗？您说实话，是不是我脸色不好？也许是苍白，脸色苍白，是吗？”

“不，不，不是。但我觉得您有点不高兴，有些担忧，我说不清楚……”

唐维克托又叹了口气。停了一会儿，才用幽怨的口气问道：

“您读过这本书吗？”

“什么书？”

“肯卑斯① 的《耶稣传》。”

“怎么？您也……？”

“这本书使人读了很难过，使人想到一些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这倒没关系。无论如何，生活是很悲惨的。您看，一切都是昙花一现。您要离开我们走了；侯爵和侯爵夫人也要走了，比西塔也要走；里帕米兰已经走了。用不了半个月，贝图斯塔的人就会走光了，移民区会走得不见一个人影。恩西马达区所有的优秀人物都要走了，留下的只是些穷人、打短工的和我们。我们今年不虚

① 15世纪德国宗教作家。

门了。整整一个夏天都呆在贝图斯塔该有多么凄凉啊！广场的草坪将变成一片茅草窝，不见一个人影；街道上只剩下警察和狗。我宁愿过冬天，尽管冬天有风暴和永无休止的雨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寒冷使我精力充沛。总之，你们这些要走的人多幸福啊。”

唐维克托又叹了口气，随后说：

“我去喊我妻子来，您一定也想同她告别，这很自然，对吧？”

“啊，不了，如果她很忙的话，就不要打扰她了。”

“没关系，我这就去喊她。要说忙，她一直很忙，但也可以说不忙。我只是不懂……她老是胡思乱想。”

他离开房间。唐阿尔瓦罗拿起了那本书。那是本新书，但前一百页已被翻得很旧，而且夹了很多纸条。他从未读过这本书；他看着它，觉得它像一个炸药箱，于是又赶快把书放回桌上，心里充满恐惧，动作也十分小心，生怕就会爆炸一样。

安娜走进书房，身上穿着卡迈尔派① 白色修女服，脸色仍然苍白，但身体略微长胖了一些。梅西亚的心里怦怦直跳，嗓子发紧，感到很局促不安。

这个女人在他心中引起的积怨混杂着强烈而痛苦的欲念。他看着她，那样子就像一位探险者在海上看见了岛屿或大陆，但还没来得及踏上陆地就被风暴卷走，或永远葬身海底了。“他怎么能知道这个女人会不会属于他呢？”他的自尊心使他不愿意放弃她；但另一个声音似乎在说：“永远放弃庭长夫人吧！”事态的发展终会见分晓的，但这样一直拖下去毕竟是痛苦的。天知道要等到何时他才能如愿以偿，实现征服她的全部计划。

当他告诉她要离开贝图斯塔而且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时，他

① 12世纪创立于叙利亚卡迈尔山的一种天主教派。

是多么想在安娜的脸上看到一丝动情的表示啊，可是安娜听到这一消息后似乎无动于衷，脸上的肌肉一动未动。

“今年夏天，”她说，“我们就呆在贝图斯塔。我不能游泳，医生说眼下海风对我有害无益。”

“贝图斯塔的夏天现在变得很冷清。”

“不，我不这样认为。”

唐维克托离开他们，独自走了出去。

唐阿尔瓦罗放肆地用眼睛盯着安娜的脸；她抬起温和而平静的大眼，毫不畏惧地望着面前这位勾引者多年来积聚的诱惑的目光。梅西亚感到自己正在失去冷静，担心会说出或做出什么越轨的事来。他无法克制自己，站到了她的面前。

“您就要走了？”

“假如我现在跪在她的脚下，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唐阿尔瓦罗心内自忖。他情不自禁地将带着手套的手伸给她，浑身颤抖着对她说：

“阿尼塔，不知道在外省您有什么事要我办的……”

“我祝您旅途愉快，阿尔瓦罗。”她的话里没有丝毫讥讽之意，可他觉得她在嘲笑他的笨拙和可笑以及那愚蠢的恐惧。一阵恼怒袭上心头，他简直想掐死她。庭长夫人冷淡、冰凉和镇定的手握了握梅西亚的手。

这个男人漂亮的身影离开了房间，他先撞倒了孔雀标本，接着又碰到了门上。在走廊中他辞别了朋友金塔纳尔。

庭长夫人从怀里取出耶稣受难像，把嘴唇贴在依然带有体温的黄色的象牙雕像上，眼里噙满泪水，抬头仰望，从阴沉的乌云间寻找着蓝色的天空。

第二十一章

安娜背着丈夫躺在床上偷偷读着长达四十章的《圣特蕾莎自传》。

当时，她正处在漫长的恢复期中，其间曾发生多次昏迷、神经崩溃和其他紧急情况。在妻子发病期间，内心的疚愧曾使唐维克托许下誓愿，在安娜完全复原之前，他决不离开她的身边。可是，他一认为病人已脱离险境，便背弃了自己的誓言。有一天，他居然溜到了俱乐部，在那儿浏览了一阵报纸，接着又下了几盘棋。众所周知，下棋是很花时间的。总之，他毫无理由地在外面消磨了整整一个下午。他觉得家里就像是监狱。"天气开始热起来了。"在天气问题上唐维克托是根据日历行事的。"大家都知道他一出汗就无法继续在书房里工作。他需要外面的空气，需要多散步，需要大自然。"

侯爵夫人、比西塔、奥布杜娜、唐娜佩特罗尼拉和其他曾在雨季天气里陪伴过安娜的女友，现在每隔三两天就来看她一次，但每次呆的时间都很短。现在是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的季节，应该很好享受一下这美好的天气；这也是一年中贝图斯塔略有生机的季节：人们下剧场，到广场散步，街上乐队在演奏，外乡人来参观，还有矿物展览会。甚至佩特拉也向女主人请了一个下午的假去参观了用煤块筑起的拱门。

安娜孤独地住在自己巨大古老的庄园内，感到度日如年。她躺在床上可以听到远处街上嘈杂的市场，但那声音很低，犹如她自己感官的想象。塞尔万达在楼下的厨房里干事，有时佩特拉也去那儿，安塞尔莫坐在院子里，一边吹口哨，一边抚摩着一只安哥拉猫，那是他唯一的朋友。

庭长夫人同他们在一起时感到更加寂寞，这些冷漠不语的仆人恭敬有余而亲切不足，更使她想念那些热情和充满同情的朋友。她不喜欢佩特拉，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很怕她。为了使自己心情平静一些，她每当精神痛苦的时候总要问使女：

“唐托马斯在花园里吗？”

如果托马斯在花园里，安娜就感到身边有了依靠，心情也会平静下来。克雷斯波每天下午都上楼来看望她，但几乎从来不坐，而是在小客厅呆上五六分钟，在阳台和房门之间来回走动，然后亲切地咕哝两声就告辞而去。

安娜身体很弱，疯狂般的神经质又经常给她带来忧郁和绝望，在这种时刻被一个人丢在屋里，使她感到特别焦躁不安。但她平静下来，特别是在睡了几小时之后或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时，她却在自己的孤独中感到一种微妙的几乎是肉体上的快感。她房间的阳台面对着花园，她坐在床上就可以看见窗户外面的树冠上新生的光润嫩绿的叶片在微风中闪闪发光，飒飒作响。鸟儿的啼啭、明媚欢乐的阳光向她诉说着外面的生活和大自然的复苏以及对每个人健康幸福的希望。

“她也要新生，也要复苏，但是是回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要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安娜！她正在为自己准备一种牺牲的生活，一种不受邪恶思想或积怨和反叛的干扰的生活，一种充满善行和博爱的生活，因而也是一种热爱自己的丈夫、热爱上帝和为上帝献身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只要她不能脱离自己痛苦的牢笼，她的灵魂就只能在空中飘荡着，远远地追随着那热爱基督的圣者的单纯而捉摸不定的精神。

安娜现在是依靠激情而生活。她有自己的偶像，即使在她神经质发作的恐惧中，在她病体的痛苦中以及在她那来自黄土的肉身所忍受的一切苦难中，也使她觉得幸福快乐；只是很不幸她的

身体也是黄土做成① 。读书有时使她感到头晕，看不清书上的字，于是她只好闭上眼睛，靠在枕头上稍事休息；但一旦恢复清醒，她马上又继续如饥似渴地读下去，完全不顾第二次头昏的危险。而在过去她读这本书时心不在焉却盲目地自以为虔诚，读了半天也不知所云，只是觉得它枯燥无聊，认为一个十六世纪的宗教著作家的见解不可能启迪她那聪慧、纤细而又悲哀的灵魂。

身体的虚弱使安娜的感官变得更加敏感和易于兴奋；她用理智和感情在那本纸张粗劣肮脏、字迹模糊不清的书中，发现了作者那虔诚的灵魂深处所隐藏着的最宝贵的奥秘。她感到吃惊的是为什么全世界的人没有都成为教徒，为什么全体人类不都是一直不停地为这位阿维拉的圣女唱赞歌。“啊，那位好心的、和蔼可亲而又忧郁的弗赖·路易·德莱昂② 说得多好啊：圣特蕾莎在写这本书时，她的手得到了圣灵的指引，因此无论谁读了她的书，心灵都会被照亮。”

“是的，安娜的心也被照亮了，她感到胸中有烈火在燃烧。对她来说，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偶像了；她要去爱上帝，通过那个圣女，那个有着如此多的精神业绩、在战胜肉体方面取得了如此多的胜利的令人爱戴的女英雄，去表示对上帝的热爱。”

一想到圣特蕾莎，安娜就常常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也能生活在她那个时代；或者希望圣特蕾莎现在还活着。如果能那样，她该会多么愉快啊！那她就要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她，但首先她要给她写一封充满炽烈的爱戴与崇敬的信。安娜不习惯按照讲经师委婉的劝告把自己的宗教冲动变成默默的祈祷；她所受到的那些杂乱的令人困惑的世俗教育使她的由衷的虔诚显得有些奇特，以致在许多年之后仍然表现出一种反复无常的和经

① 按照《圣经·创世纪》说法，人来自黄土，将来也回归黄土。

② 西班牙神秘主义者、诗人(1527—1591)，他曾于1588年编辑过圣特蕾莎文集。

常动摇的痕迹。

她试图在圣特蕾莎同自己的生活之间找到相似之处，那怕是极少的一点相同的地方也好；她希望把这位神秘主义者关于人生浮沉的思想应用于自己所处的环境。

她如痴如迷地要模仿那位圣女，竟未意识到那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由于圣特蕾莎的虔诚是受了弗兰西斯科·德奥苏纳① 所写的《精神修炼基础》的第三部分的影响和启发而获得的，所以，安娜便让佩特拉去书店找那本书。但是书店里没有，讲经师那里也没有。不过，安娜在寻找忏悔师方面倒比圣特蕾莎幸运得多，因为特蕾莎寻找了二十多年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忏悔师。安娜想起了自己可尊敬的讲经师，不禁流出了温情的眼泪。“他是个多么伟大的人啊！她应该多么感激他啊！正是他在她的心中播下了虔诚的种子啊！”

安娜刚刚能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讲经师写信。她曾经多次梦见自己给他写信，这是她恢复期中所产生的一个奇怪的想法。她没把写信的事告诉金塔纳尔，因为他禁止她做任何费脑筋的事情。

德帕斯经常来探望庭长夫人，很高兴地看到最纯洁的虔诚精神正在安娜的心中慢慢产生。但她仍愿意写信给他，因为有些深沉的、亲切的话语她不敢当面对他说，而且也不能说；即使可以说，她也必须注意用词选字，那样会显得矫揉造作，未免虚伪，因为高尚的思想须得用高雅的词语来表达。

那封长达三页的信由佩特拉送到讲经师的家中，满面笑容的特蕾西娜把信收下。她比几个月前更苍白、更消瘦，但显得心情更愉快了。讲经师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读信，母亲招呼他吃中饭时，

---

① 16世纪西班牙神学家。

他两眼放光，两颊通红。唐娜保拉看看儿子，又看看特蕾西娜，然后耸了耸肩膀。特蕾西娜端着碗盘进进出出；唐费尔米恩在出神地看着桌布，机械地吃着饭，他们二人都没有注意到唐娜保拉的表情。特蕾西娜现在成了讲经师的心腹，对女主人一个字也没提到她收到的那封信。佩特拉每次送信来都用暗号敲门，然后特蕾西娜悄悄走下楼来，两个使女像夫人小姐们那样互相亲吻面颊，说几句悄悄话，窃笑几声，相互揪捏一把。佩特拉承认特蕾西娜比自己漂亮，恭维她，夸她的黑头发长得好，有一双圣母般的忧郁的眼睛，肤色红润，各方面都令人羡慕；而特蕾西娜则说佩特拉今后比自己更强。最后，两个女仆又亲吻一番，相互告别。

“刚才是谁？”唐娜保拉问道。

她总是回答说是讨饭的或什么穷人，从不说实话。唐娜保拉绝不怀疑使女的忠诚。可是，有一天，她趁使女不在检查了她的箱子，发现了一些首饰，至少值五百比塞塔。她微微一笑，又得意又嫉妒。“嗯，起码值五百比塞塔，这太过份了……竟干出这种丑事！如果不嫌丢人，不怕难堪，她准会要求把它们送给那些有资格佩戴这些首饰的人，免得放在那儿浪费。这一发现使唐娜保拉十分高兴，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她自己发现的。可是五百比塞塔毕竟使她感到心疼，那原本是属于她的啊！”

讲经师在收到安娜的信的第二天清晨就离家去了林荫大道，在周围的花园中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那儿只有鸟儿欢乐的啼鸣在正在晨露中梳妆打扮的花儿，他重读了安娜的信，从中听到了她那溶化在神秘措词中心声。他几乎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出那些他认为最有趣和令他最满意的段落。那是五月底的一个清晨，太阳还没有划破东方略呈红色的天幕，空气还带有几丝清冷的寒意，天上仍覆盖着厚厚的云层，就是在这样一个玫瑰色的早晨，唐费尔米恩感到心花怒放，热血澎湃，仿佛又回到童年。

讲经师站起身，把头伸过周围的篱墙向四下看了看，发现除了自己附近再无他人，便心血来潮，用最温柔最动听的声音朗读起庭长夫人信中那充满心灵之美的话语，加入了在他头顶上面的树丛中跳来跳去的鸟雀的毫无意义的但十分和谐的合唱之中。

“我已经具备了流泪的天赋，”讲经师高声朗读着，仿佛在读给朱雀、麻雀、知更鸟和树丛中的其他居民听一样，“但是，亲爱的朋友，我现在不是为自己的痛苦在流泪，而是为了爱在哭泣，我的心中充满了上帝。是您和那位敬爱的圣女教我认识了上帝。您不用再担心懒怠会再次把我羁留在家中，使我忘记自己的拯救；我现在已经懂得，缺乏热情就意味着死亡；我读过了我们亲爱的圣母和导师在谈到她自己的罪过时所说过的话：‘我对小错无所谓，可正是小错毁了我。’而我以前甚至对致命的过错也没有放在心上，尽管您告诫我那是危险的，可我仍执迷不悟。上帝及时降灾于我。（我认为是及时地，您说呢，我的兄长？）我发烧做恶梦时看见了地狱，像我们的圣女一样，看见了一个痛苦的洞眼，我的身体拼命往里面钻被卡在中间，忍受了难言的折磨；我充满了恐惧，浑身疼痛，而一些令人厌恶的幽灵，一些身披十字法袍和教士服饰的魔鬼却把令人恶心的脓疮血水往我身上涂洒。这些我都对您说过。不过，我的虔诚，现在我认为是真正的虔诚，并不仅仅是因为恐怕而产生的，它也来自我对上帝的热爱，来自我对一种不朽楷模的追求的热望，当然我现在距这样的楷模还相差十万八千里。现在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我希望您能了解，我之所以下决心要成为一个好女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不愿意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圣特蕾莎等待了许多年也没有找到一个如意的导师；而我这样一个更加懦弱的女人都能这样快的就得到了上帝的拯救，因为他给我送来了一个我想叫他父亲而他更喜欢我称他为兄长的人。是的，我的兄长，我所敬爱的最亲爱的兄长，此时此刻，我非常高兴地这样称呼您，当然这是保密

的，不会让那些世俗的耳朵听见，否则，他们那卑劣邪恶的理解会玷辱了这一亲切的称呼。我是多么幸运啊！我一想要做个好女人，马上就找到了帮助我的人。可是我花了多长时间才真正理解了您呀！然而，我的兄长，我亲爱的兄长，您原谅了我，对吧？您如果需要证明，要我承受苦行来考验我，那您就说吧，给我指示吧，您会看到我是多么的顺从。但是，我并不感到惊奇，我曾长期地希望过，那位圣女说她也曾经这样希望过'把精神生活同感官的快乐、爱好与消遣结合起来'。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请您告诉我应该向何处去，我会毫不思索地跟随您。记得那一天我大病初愈，您对我谈起彼此间亲切的信任，我很喜欢这种想法，我希望事情能像我的兄长所说的那样。在这方面，我们不仅应该效法您同我谈过的那些德国或瑞典的善男信女，也应该效法圣特蕾莎本人，因为您知道，她曾用好言相劝、甚至是愉快的玩笑，和最纯洁的善意，使她的一位朋友，一位教士避免了邪恶的引诱。我清楚地记得她说的：那个教士，她的忏悔师非常喜欢她，可是，亵渎神明的爱情却使他堕落了。一个女人使用诡计迷住了他，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个小偶像；这种灾难继续了很长时间。后来圣女凭着忏悔师对她的喜欢，说服他交出了那个符咒般的小偶像——他们之间不正当爱情的信物，事情才算结束。您知道，她将它扔进了河里，那位教士也因此洗刷了自己的罪孽，直到临死的时候，他的灵魂才免受了自己这一巨大罪过的折磨。这种友谊在生活中是一种极大的帮助，缺少了它，生活就会像沙漠一样荒凉。只有恶人才怀疑这种友谊，他们不理解这种友谊；对于真善美的东西，对于那些于弱者具有拯救作用的事物，他们是理解不了的。当然，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弱者不是忏悔师，而是我这个忏悔女弟子；您的脖子上也没有挂着符咒，我们也没有什么偶像要扔到河里去。这里我是有罪之人，尽管并没有任何男人对我做过任何坏事，像那个女人去迷惑教士一样。我一直只爱着我的丈

夫，您知道我是多么爱他。当然我对丈夫的爱不同于我对上帝的感情，我对上帝的爱那是属于上帝的。我给予丈夫的是他应得到的妻子的温情与体贴。在这方面我取得了很大进步，因为弗赖·路易·德莱恩在他的《完美的妻子》一书中告诉我说，一个人的责任因情况不同而不同；我的丈夫应该得到比我给他的更多的东西，因此按照那位聪明的诗人和您的劝告，我现在能更多地关心和珍爱我的金塔纳尔了，正如您所知，我在尽力地去爱他。顺便告诉您，我现在正开始一项计划，要使他皈依宗教，当然这要慢慢进行，我要让他多读圣书而不是那些虚构的戏剧。我一定会有收获的，因为他是一个温顺的人，而且您也会帮助我。在这方面我也要向我们的女神学家学习，效法她的榜样，她费了很大努力把自己的忏悔神父变得比原来更加虔诚。”

最后几句讲经师已不再高声朗读，而是坐下来默读。他对特雷莎有些妒意，因为从信中看出安娜对她十分敬慕，但尽管如此，他仍感到高兴，眼神中，面颊上，乃至嘴角边都洋溢着欢乐的表情。“这才是生动的生活，其余的都是单调和无聊。安娜才是他梦寐以求的一切，她第一次来到他的忏悔室时，那个神秘的声音就告诉了他这一点。”讲经师仍然自欺欺人地掩盖他们“兄妹”之间互相宣称的理想激情很可能变为性欲冲动的这一事实。他不愿意去想这些，不愿意以此去吓唬自己的良心，也不想去为其中所包含的任何危险而担心顾虑；他只想享受流入他心中的幸福和快乐。

当他读到“我亲爱的兄长”这些话时，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剧烈，一种痛苦的快感和致命的欢愉攫住了他；这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强烈的情感。好了，这就够了，这是事实，是现实存在，不一定非得给它取个名称，因为重要的是事情本身，而不是名字。另外，不管事情会有什么结果，他都深信，他对安娜的情感同任何低俗欲望的满足毫无共同之处，况且，他对安娜也没有抱

过那种令他感到心神不安的欲望。讲经师正这样想着，忽然听到在他背后篱墙外面的树丛那边，传来一个男孩的声音。那男孩正用学生腔背诵着："Veyitas in re est res ipsa, veritas in intellectu....."① 原来是位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学生在复习巴尔梅斯所编写的哲学教科书的第一课。讲经师悄悄走开了，一边回想着自己当年学习这些课程时的情景。现在事物的本身对他已无关紧要，真理和其他的一切也都是如此；他现在只想把自己的灵魂浸润在那无名的激情之中，把整个世界、自己的抱负、他母亲的肮脏的诡计(他乃是这诡计的起因)、周围的流言蜚语、敌人的阴谋、令人羞愧的回忆，这一切的一切，统统抛在脑后；在自己的思想中只留下那条联结两个心灵的纽带和他同安娜·奥索雷斯之间的友情。多少年来，他们俩近在咫尺却互不相识，从来没有想到命运会给他们做出这种安排。是的，是命运，讲经师这样想着。他不想说"是上帝"，也不愿提神学，更不愿意想到那些令人头疼的事情，正是这些把他的青春年华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荒无人烟的沙漠，变成了只有幽灵出没和充满疯子的恐怖叫声和魔鬼身影的地方。他早已受够了这些，永远也不要再提起它们；还有那随之而来的丧失理智的感情冲动和卑劣情感的野蛮发泄，它们都是在偷偷摸摸之中、在虚伪的阴影的掩盖下得以满足的可耻的行径。一件也不要再提起它们。而现在的欢乐没有恐惧，没有顾虑，也没有精神的折磨；他在五六月相交时节的清晨正在尽情地享受着这种欢乐，心里充满对生活的喜悦，对田野和鸟雀的热爱，真想畅饮小草上的甘露，呼吸树丛中玫瑰花儿的芳香，拨开含苞欲放的花瓣吮吸其中的花蜜。讲经师怀着怕被人看见的恐惧心情折下一支玫瑰花蕾，他一接触到花蕾上面清凉的露水时，不

---

① 拉丁语：事物的真理是事物本身，思想的真理……语出西班牙保守的天主教哲学家J.L.巴尔梅斯(1810—1848)的《哲学基础教程：逻辑》。

禁感到一种孩子般的快乐。花蕾散发着青春和清新的气息，但他情犹未尽，他想啃食它的花瓣，品尝它的清香，从中去探寻一下其中所隐藏着的大自然的神秘。讲经师口里哼着小曲，沿着树丛掩映的小路，下坡朝贝图斯塔市区走去，手里不停地将玫瑰花蕾举向空中，被抖落的花瓣轻轻飘落在地上，最后只剩下中心的未成形的发皱的花芯了。于是，他把花芯放进口中，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美不可言的快意。

他来到教堂，走进唱经处。“斑鸠”正在扫地。唐费尔米恩亲切地向他打招呼。有很多事他都应当向这位打狗人道歉；他曾受过讲经师多少无缘无故的呵斥和责骂呵！现在他赞扬他，夸奖他热情，热爱教堂。“斑鸠”受宠若惊，对讲经师感激涕零，又是感谢，又是恭维。讲经师走近经书架前，随手翻了几本厚厚的祈祷书，当他看到那一厘米见方的音符时，还轻声哼了几句。一切都不错。上面的两台管风琴东管向上向前伸展出来，明光锃亮，犹如两颗面对面的太阳。金色的天使在拱顶下拉着小提琴；管风琴上面的花叶浮雕一直伸向穹顶。在唱经处的后面，光线从教堂两翼高处的尖顶窗和圆花窗中透射进来，变成红、蓝、绿、黄各种颜色。

教堂的一边有一尊圣克里斯托弗① 的塑像，他那张巴掌宽的红色大嘴被一个铅坠投下的阴影一分为二，他正笑眯眯地望着用黄色手臂托着一个绿色地球仪的圣婴。在塑像的对面，是一个牲口棚，也笼罩在阴暗的光影之中。耶稣躺在桔黄色的干草摇篮里，对着骡子和牛在微笑。唐费尔米恩看着这一切，仿佛是生平第一次看见一样。教堂里面凉爽宜人；湿气中混杂着蜡烛的气味，使人感到一种神秘的甚至淫逸气氛，似乎具有某种微妙的象

① 西方传说中的巨人圣者，旅行者的保护神，他的塑像通常置于教堂南门的对面，认为人走过面前可以免灾。

征意义。那天上午，讲经师在唱诗班中的表现极为出色，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那天他不是值周教士，没能露一手。格洛塞斯特尔见他如此高兴、如此健谈，对朋友和暗中的敌人都那么友好，便自言自语地说："他在装好人！这个买卖圣职的家伙休想用装模作样来迷惑我！"于是他也做出一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样子，极尽恭维取悦之能事。"那一套谁都会！"

"您看到了吗"唐库斯托迪奥走出教堂时说，"今天代理主教看上去很高兴。"

格洛塞斯特尔对这位受俸教士低声答道：

"这个人毫无廉耻，根本无视舆论。"

"可能有点特殊原因。"

"您指的是什么罪行？"

"通奸。"

"嘻！我想时机尚未成熟。不过，他可能有这种企图，说不定都试过了，那就和通奸一样①。"

想到讲经师成为庭长夫人的征服者，格洛塞斯特尔并不开心，原因当然是出于嫉妒。但作出这种猜测也很合他的需要，因为他可以就在敌人的罪行录上再加一条新的罪状。

十一点钟的时候，唐费尔米恩想起那天是女子教义问答会的讲解日。他是这个慈善教育机构的领导人。集会在白色的圣玛利亚教堂举行；他现在对这类集会很感兴趣，于是便兴致勃勃地去了那儿。他走进那充满欢笑的、用白海绵石装点起来的大厅。教堂中央设有一个松木讲坛。讲坛可以移动，一边摆有三排无靠背的长凳，长凳前面放有一张桌子，上面铺着一块沾有蜡迹的旧锦缎台布，上首摆着一把红条绒大扶手椅和几把同样面料的无背坐

---

① 《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28节中说："但我对你说，任何人只要看着女人对她怀有欲望，在心灵中已经对她犯下了通奸罪"。

椅。大扶手椅是讲经师的座位；无背坐椅是为其他教义解答教师准备的；在长凳上就座的则是七至十四岁的女学生，她们学习基督教教义，也学习一些礼拜仪式、圣经故事和宗教赞美诗。

德帕斯走进教堂时，长凳上响起一阵窃窃低语声，有如一股清风掠过树梢。

这位受人爱戴的领导人饮过圣水，在胸前划过十字，双手相互抚摸着，神采奕奕地登上讲坛的台阶。他顺手拉住身旁一个八岁的女孩，用手按了一下她那长满金发的头，又拍拍她的身子，最后又用手指轻轻捏了一下她那粉红色的耳朵。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两眼凝视着教堂高大的穹顶，牙齿咬着下唇，显示着一种庄严慈祥的神情。

“一个小鸟告诉我说，唐娜鲁菲尼塔不愿做个好女孩，在教堂里调皮捣蛋，吵得唱诗班不能唱经！”

他的话引得大家一阵哄笑。女孩子们大声笑着，笑声在教堂白色的穹顶下回荡着，阳光透过宽大明净窗户照射进来。

讲经师的每句话都会引起笑声，他在同大家说笑话，孩子们和教士们感到像在家里一样亲切。教堂的正厅里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虔诚的女教徒，她们正在做祈祷，没有人注意她们。女孩子们的笑闹也引起了几个乳臭未干的公子哥儿的注意，因为他们的小情人就坐在讲坛上的长凳之中。参加教义解答的教师都是年轻的教士，他们对那些怀有邪念来教堂的少爷们报以不屑的蔑视。

讲经师没有在那把首席的大扶手椅上落座，他喜欢在讲坛上踱来踱去，身子晃来晃去，就像一棵棕榈树在微风中摆动一样。他不时地走近充满欢笑声的长凳之间，轻轻拍拍这个女孩的脸蛋，又对另一个穿裙子的小天使讲上两句悄悄话，以此引起全体女学生们的好奇心，或引发一个充满道德教益或宗教训诫的笑话。其他教士也都怀着愉快的心情，以优雅、活泼的姿态在讲坛上走来走去，用温柔的话语和父亲般的笑容，责备着自己的女学

生。他们在长凳间穿行，那宽大的黑色法泡同色彩鲜艳的短裙及套在那尚无资格称为女人腿肚子上的雪白的长袜形成鲜明的对照。坐在第一排长凳上的都是八至十岁的女孩，她们一刻也安静不下来，总在那硬木板上动来动去。她们大多数仍情窦未开，脸面和体型几乎都像男孩；但其中有的人已经露出早熟的线条，孩提的衣着已遮掩不住，使她们感到一种朦胧的、下意识的羞怯。唐费尔米恩看着这些含苞待放的少女，忽然想起他清晨咀嚼过的那支玫瑰花蕾，一丝皱折的花蕊碎片仍粘在他的嘴边。第二排的学生年龄在十二三岁之间，她们都孤芳自赏，傲气十足。她们后面是年近二八的小姐，其中几位堪称贝图斯塔群芳中的精英，许多人都已接近性成熟期，已开始显露出女性的自然特征；她们几乎每个人都已领略过风月情事的奥秘；有两三个身材小巧，皮肤白嫩，体格健壮，已是发育成熟的女人，尽管仍穿着少女的服装，深沉的眼神里却闪烁着隐蔽的老练成熟的光芒。开始上课或练唱赞美诗时，女孩子全体起立，在台子上自动分成若干小组，站成圆圈，那动作就像芭蕾演员一样；练习结束后，她们又分散回到自己原来的座位坐下。那些年轻教士们，在这群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少女中间，一面指挥着她们做着有条不紊的“旋转”，一面怀着一种道德上的恐惧，呼吸着醉人的肉欲的芳香；他们的面颊通红，两眼放光，健壮的肌体中产生着一种类似樱桃蜜酒或洋艾酒一样的效应。

讲经师在这些含苞欲放的玫瑰花中感到如鱼得水，因为这些玫瑰花是属于他的，而不像林荫大道花园中的玫瑰花是属于市政府所有的。他凝视着那数双脉脉有情的眸子，心里乐滋滋的；在抚摸小天使的秀发当中他得到更令人陶醉的快感。唱完赞美诗后，又开始演讲，几个女孩子的声音比她们的肉体更清楚地展示了她们正经历着的生理奥秘。一个十五岁而实际年龄只有十四岁的少女走上前来站在桌子旁边，充满自信地朗诵了一段抨击现代

唯物主义否定灵魂永存的演说，朗诵因使用虚饰的委婉修辞而减弱了火力。这女孩金发碧眼，面如白玉，体态完美，只是下巴有点上翘；她已具有女人的形体，十分合身的裙子下面露出一双线条匀称、结实有力、异常诱人的大腿。淡蓝色的眸子放射着青春的光辉，讲话的声音清楚、洪亮、却不大悦耳，显得有些单调、呆板，明显地表达了一个为修道院培养的阴郁的灵魂所具有的那种下意识的宗教狂热。这位有着希腊雕塑般的双臂的金发美女尽管毫不理解自己所说的一切，但却也感觉到了演说词的大意，所以在声调中也表现了应有的坚定和高傲。实际上，她本人就是一尊坚定和高傲的雕像，一尊美丽绝伦的雕像。她的同学和老师们，以及分散在殿堂里的其他一些人，都带着惊异的目光倾听着她的演讲，但谁也没去考虑她讲的内容，他们所想的只是她那美丽的身躯和她那洪亮的声音中所显示出来的咄咄逼人的力量。演说中所体现的是一个女人的盲目服从：这是伤感的宗教狂热的象征，是永恒的女性对永恒的偶像崇拜的开始。讲经师的脸色又变得严肃起来，他张着嘴，眼睛中放射出尖利的光芒，贪婪地凝视着面前这位高傲的宗教巾帼英雄。大自然巧妙地造就了她外部的肉体，而他费尔米恩却在塑造着她内在的灵魂。是的，这位令人眩目的宗教狂正是他的作品，这位金发美女乃是他信女博物馆中的一颗明珠，一颗尚未加工完成的明珠。她那条灰色裙子眼下尚盖不住她那双修长而丰满的脚，她那成熟的女人的漂亮的小腿也有一部分露在外面，等到她的裙子长至拖地之时，他塑造的这件杰作才能完工问世，到那时观众一定会赞不绝口，教会也会藏为己有。

负责讲《圣经》故事的是一个体态丰满的黑发姑娘，她有着纤弱的身段，表情温柔，有些腼腆和紧张。她的紧身胸衣笼裹着那两颗隆起的乳房，仿佛感到羞怯难当，似乎并没去考虑要讲述的内容，而在担心着下面的男孩子抬头会看见她那裸露的双腿。尽

管天生的羞怯心理使她极力遮掩，但那不够长的裙子仍无法完全遮住她那细嫩的小腿。她未能讲完马加比父子的故事①，便感到喉咙哽塞，耳朵嗡嗡作响，头脑突然变得冰冷，脸色苍白。她因害羞而骤然发病，只好离开了教堂。但另外几个早熟的女学生从容镇定的讲演使人们忘记了这个哭着鼻子离开教堂的姑娘方才那不幸和难堪的场面。讲经师也讲了一些道德故事和有趣的宗教寓言，恢复了大家的情绪。姑娘们笑得前仰后合，在板凳上东倒西歪，使那些俗家子弟和年轻教师看到了她们裙子下面那忽隐忽现的雪白的肉体。许多姑娘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些，但其中有些人所想的恰恰就是这些。

唐费尔米恩离开圣玛利亚白色教堂时，嘴里淌着粘稠的口水。那些突如其来的感觉使他想起了多年以前的往事。他不想回首那些往事，那实在有失庄重。“这些该死的丫头！”他边走边想。但不管怎么说，正在发生的事至少证明他还年轻，他在做出允诺同自己忠诚可爱的女友安娜保持一种永久性的（至少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内）精神友谊方面并没有把需要伪装成道德。他的思路又回到庭长夫人身上，离开教堂时那种朦胧的、兴奋的渴望此时变成了一种强烈的、确定的欲念，他急欲见到她，要用自己最有力的语言倾诉对她那封来信的感激和谢意。

然而，他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决定下午再去拜访庭长夫人。他的母亲像往常一样，又对他说起外面的议论，他听了之后，只是耸了耸肩作为回答。唐娜保拉想吓唬他，声音严厉而难听，警告说，他这样下去前程和声誉都面临毁灭的危险，就像诺亚② 时

① 公元前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耶路撒冷附近犹太教世袭祭司长家族，曾领导武装起义，反抗叙利亚国王暴政统治。

② 据《圣经·旧约》记载，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之后，人类繁衍，行恶于世，神于是决定降洪水之灾消灭人类，仅诺亚一家事先得神指点建造方舟得以幸存。

代地球所遭受的灾难一样。但他对此充耳不闻，竟认为大家指责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代理主教。“野心、买卖圣职、傲慢、无耻、丑闻！这一切与他有何相干？人们指责的那个可怜的唐费尔米恩已经死去，埋入了地下，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呢？现在的唐费尔米恩已经是另一个人了，对周围的人他不屑一顾，甚至连恨他们都没有工夫。他现在只为自己高尚的、拯救众生的激情而生活。要是有人仍想禁止他，把他逼急了，就是出丑他也在所不惜。”讲经师高兴地发现自己确实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强有力，无所畏惧，都更加热爱生活，拥有为自己所钟爱的人牺牲一切的强烈的和压倒一切的感情力量。现实对他有了新的含义，有了比现实更真实的含义。他想起了哲学家们的疑虑，神学家们的梦想，为他们感到难过，感到可怜。那些哲学家否认世界的存在，而神学家则把世界想象成虚无缥渺的东西，真是无聊至极，可怜至极！“哲学令人昏昏欲睡；而生活却是他正在经历的东西，他现在正处于充满活力和感情的中心时期。一个具有令人眩目的美丽的灵魂和肉体的女人，一个有一小时向他忏悔的女人，使他看到了新的世界；这个女人现在称呼他为‘自己亲爱的兄长’，把自己的一切托付了给他，由他引导着走上了一条充满激情和诗意的宗教虔诚之路。使他感到幸运的是他可以随机应变，左右逢源，既知道如何作一个圣职人员，又知道根据情况，在必要的时候隐入云端仙境而又不忘凡尘的乐事。”他记得多年以前他曾经梦想成为一位小说家，写一部真正符合基督教精神的《西比尔》① 和一部现代的《法比奥拉》② 。但后来他放弃了这种念头，这倒不是因

---

① 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迪斯累里（1804—1881）描写英国宪章运动的政治著作，该书另一名称为《两个国家》，发表于1845年。

② 爱尔兰籍英国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威斯曼（1802—1865）所写的小说，该书十分畅销，被译成十数种文字。

为他觉得力不胜任，而是觉得写书太费脑筋，有害身体。“小说最好还是要亲身体验。”

讲经师一边想着，一边用餐刀敲打着面包的硬皮；他的母亲在旁边讲述着格洛塞斯特尔的阴谋和俱乐部那些阴谋家们的暗中活动。

他终于找到借口，说是去试探一下主教的口风，便这样逃出了家门，直奔新广场而去。位于阴暗角落的那幢老式房子仿佛罩上了一层光环。

安娜和唐维克托在餐厅接待了他，他现在成了这个家庭的至交。在庭长夫人两次发病期间，讲经师帮过唐维克托不少小忙；唐维克托尽管不欢喜他，仍对他十分感激。不过，一贯站在王室一边同教会明争暗斗的金塔纳尔对这位教士在自己家中的影响已经开始感到怀疑。他怀疑他有“入侵”的野心。“这个教士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唐费尔米恩此人有点虚伪狡诈。“他是个狡猾的耶稣会会员，一个典型的假道学！一个巴拉圭①！Caveant consules②！”尽管出于感激和礼貌这一最高法则金塔纳尔对讲经师不得不殷勤相待，但同时他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冷淡。不过，讲经师并未觉察出来，只是感到男主人的在场有些碍手碍脚而已。

安娜温柔热情而略带倦意，同自己的忏悔师握了握手，而讲经师却不顾一切地尽量延长着握手的时间。六点钟左右，唐维克托丢下他俩，自己走了，因为省政府要他去参加一个牧主委员会召开的会议，讨论进口外国种牛的问题。但唐维克托主要关心的是要选他担任该委员会第二副主席和提名弗里利特为首席秘书的事。“弗里利特曾发誓不受此任，但那关系不大。不管怎么说，这对他们总是个荣誉，尽管那个野蛮人托马斯极力否认这一点。”金

① 十七八世纪巴拉圭是耶稣会的地盘。

② 拉丁语：执政官先生们，请小心！系罗马议会古时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套语。

塔纳尔可以取得省长的支持，所以他毅然前往。

庭长夫人对唐费尔米恩笑了笑说：

“您一定认为我疯了，我们每天都可以交谈，为什么要写信给您呢？我不能不写，我太幸福了！而我的幸福很大部分应当归功于您！我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冲动，但我办不到。我有时责备自己，不该把那么多应由上帝为我考虑的问题去麻烦他为我选定的来拯救我的人。”

讲经师激动得有些哽噎。安娜的这一番表白正是他在睡梦中给自己讲述的那些故事中想要她说的那些话语。

他毫不迟疑地描述了自从收到安娜的信后心中所产生的一切感受。“如果没有安娜这样一位朋友，世界无异于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对那些热爱上帝的灵魂来说，每天生活在贝图斯塔，犹如把自己锁在一间小屋之内，面对着一个小火炉，在窒息中自杀。但如果打开窗户，看见了天空，就什么也不用怕了。”

庭长夫人怀着满腔的偶像崇拜的热情谈论着圣特蕾莎。讲经师赞扬她对这位圣女的爱戴之情；但当他说起他们自己，谈起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他目前在安娜身上所看到的纯洁的虔诚之时，他的热情显得更高、更强烈。唐费尔米恩真有点嫉妒这位阿维拉的女圣人。

除此之外，他看到安娜似乎有些过分沉缅于对宗教的考虑，担心她会陷入痴迷状态不能自拔，而导致神经错乱。如果安娜继续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走下去，很可能会再次病倒，人们就会归罪于他，他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劝她搞一些慈善活动。“在她目前的状况下，在当今时代，单纯的沉思默想应当代之以大量的慈善工作。如果说她现在仍不愿同社会接触，那是因为她实际上并未完全康复；一旦她的精力充沛，就再也不会畏惧到处奔波，参加各种活动，而会全力以赴地去接受各种邀请，从事虔诚的慈善工作了。”

从那天开始，讲经师竭尽全力对他这个已经掌握的灵魂施加影响，以便把她从沉思默想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吸引她走上积极的生活。“如果她看得太高，就会把他忘掉，因为他毕竟是个有限的存在。圣特蕾莎曾经说过，‘她有一种光，一种感觉，即凡是有限的东西都不值得尊敬’。安娜永远忘不了这句话。既然唐费尔米恩是有限的，所以他一想到安娜会看轻他，心里就感到恐慌万分。”

如果事态继续沿着头几个月的趋势发展，他的这种担心和恐惧就绝非多余。尽管安娜很爱戴自己的忏悔师，她也会忘记他，正如她有时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忘掉世间的一切一样。

安娜的卧室和小客厅现在几乎成了她的礼拜堂，她每天把自己关在里面，避开外界的干扰，沉浸在灵魂的孤寂之中，在床边的虎皮垫上或跪或坐，紧闭着双眼，尽情地受享着恣欲般的满足。她想象着整个世界正被笼罩在一片神圣的氛围之中，自己也被氛围所吞没。她仿佛清楚地看见了上帝，以致有时热切感到想站起来，跑到阳台上，把自己亲身体验的真理告诉全世界，劝诫人们也来信奉上帝。在这种时刻，她很难承认自己周围这个芸芸众生的现实世界。“人类是多么渺小啊！多么脆弱啊！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只是一些幻影！他们身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上帝，是从上帝那儿借来的。所谓幸福或痛苦纯粹是空话而已！它们只停留短暂的时间，转眼即逝，根本无法对它们加以评价或进行区分。”安娜想到某些虫豸的生命，它们每天早晨在河边孳生，飞入空中，掠过水面，最后死掉，或被鱼类作为食料而吞食。人间众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恰如阳光一闪即过，转眼又是黑暗。这些想法过去曾使她痛苦，现在却给她以快乐；因为活着不能与上帝同在，只有死后才能在上帝那里获得新生，抛弃原来的自我。

安娜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正在体内熔化，火花飞溅，噼啪作

响，变成液态，又化作蒸气，最后竟化为乌有。只剩下一种纯粹的、朦胧的意念，再也不愿意分解变化而只是沉浸在自己单纯的欢乐之中。她尽量延长这种状态的时间；她惧怕运动、变化和生活。

在这种时候，唐维克托经常不声不响地小心翼翼地推开侧门，把戴着红缨吸烟帽的脑袋探进来看一眼。阿尼塔没有听见他，但金塔纳尔却有点害怕，觉得自己仿佛正走进一间停尸房，于是又怀着一种迷信般的崇敬心情，悄悄踮着脚退了回去。生活中有两样东西使他感到害怕：磁力和痴迷。电和神秘宗教他都畏之如虎。有一次，在大学的物理实验室里，一个捣蛋鬼拉住他的衣物硬要给他通电，他当即给了他一个耳光。当时唐维克托已感到电击，尽管他毫不迟疑地打了那个小丑一巴掌，但也被电磁吓了一跳。虽然他说那时电学才刚刚发展，他确实相信电的存在。至于说看见上帝，或想象上帝的存在，他则感到难以承受那份感情的激动。“没有必要让我相信上帝，一场电闪雷鸣就足以使我承认上帝和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一个人如果不相信闪电，他还能相信什么呢？”

“但是，他尊重妻子的狂热宗教虔诚，是因为他认为她的确是出于真心。”

他外出回到家，总是轻声敲门，上楼也生怕皮靴发出声响。他低声问佩特拉：

“夫人在做什么？她在哪儿？”那声音里带着某种悲伤的神秘感，仿佛在问询一个病人的病情。他在整个屋子里的这种举动就像有谁正处在病危垂死的状态。唐维克托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他总把妻子的宗教虔诚看作是一种剧烈的头痛，因此，最重要的考虑是不要弄出声响。如果安塞尔莫的猫在院子里叫唤，他就会大发雷霆，但他决不大喊大叫，而是压低嗓子用气音叫道：

“嘿！快去看猫，别让它叫唤，不然就把它杀了！”

然后，他会走进书房，继续摆弄他的机器和收藏品。有时他需要使用锤子、锯子或刨子，这怎能避免不发出声响呢？尤其是锤子，声音会震得整个房子都能听见。所以，在使用锤子之前，金塔纳尔总像包裹灵柩台一样，用一块黑呢子先把锤子包起来，这样锤声就会低沉、减弱，显得十分凄凉，给人一种不祥的预兆，唐维克托本人听了心里也觉得难受。他鸟笼中的金丝雀、丹顶雀或鸵鸟也因叫得声音太大被锁了起来，以防止它们那世俗的鸣声会打扰了安娜在自己卧室中的神圣的祷告。

唐维克托就这样养成了低声说话的习惯，甚至在花园里同弗里利特散步时，说起话来也是轻言细语，含声裹气。

“老天爷，您说话怎么像是带上了消音器一样？”克雷斯波有点生气地问道。

金塔纳尔就安娜的情况向他讨教：

“这件事您是怎么想的？”

“唔，这是她的信奉，总会有自己的道理。”

“我觉得，托马斯，这是我俩私下说，要是上帝同意的话，阿尼塔会成为一个女圣人。有时我真感到害怕。您没见过她沉思时那副眼神！这对家庭来说无疑是件光荣的事，可是也有它麻烦的一面。首先，我对这类事一窍不通，对超自然的事我总感到害怕。您认为她是不是真的见着鬼了？”

弗里利特认为自己的朋友在胡说八道，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也在想着阿尼塔。他常常从花园里看见她在自己的小客厅里坐着，跪着或站在阳台的窗户前把脸和手贴在玻璃上，抬头望着天空。她很少注意到他，也不像从前那样总跟他打招呼。他觉得安娜的情况是一种病态，而且很严重，但他弄不清究竟是什么病，好像是一棵即将开花的树，花开得越多，消耗的浆液就越多，树

干则越来越枯瘦，最后树根、树干、树枝和树叶逐渐枯萎，花却越开越多，越来越艳丽，但终究要同干枯的枝叶一同坠落在地上，如果没有奇迹出现，它们就会慢慢腐烂，和其他东西一样变成烂泥。安娜的病就是这样。至于病源，那肯定是存在的，他认为就是讲经师。他想起了那只紫手套。很长时间他没想过这件事，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问起安娜是否太太们也戴紫绸手套，结果引得她一阵大笑。因此，那显然是只教士手套。里帕米兰几乎从不戴手套，唯一的可能就是讲经师，而且他是唯一有能力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宗教思想塞进安娜头脑中的人。手套毫无疑问是讲经师丢的，而且佩特拉从中做了手脚，她是整个事件的帮凶。可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安娜不可能做什么错事，她是个正派贤德的女子。不过正派贤德也是相对的，同其他事情一样；阿尼塔毕究也是血肉之躯。弗里利特并不担心眼下，他担心的是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所感到的并不是什么过失，而是一种危险。他已听到贝图斯塔有人在议论，尽管当着他的面没人敢对金塔纳尔夫妇的荣誉和品德说三道四，产生什么怀疑，因为大家都把他看成金塔纳尔的兄弟。“无论如何，他应该保持警觉。”因此，他继续关心着唐维克托花园中的花草树木以及他“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的”名誉。

佩特拉对发生的事情也不甚清楚。她有点惊慌失措，认为女主人的行为近似疯颠。“那种圣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她到底想干什么？噢，如果不是为了讨讲经师欢心，她真一刻也不愿意再为那个虚伪的女人服务呢！她把她当作自己的秘密信使，却一点小费也不给，也不告诉她究竟是些什么事，而且连个好脸也没有，对每个人都是那么一张痴呆麻木的圣女面孔。”

佩特拉经常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木头床头的钉子上挂着一个又旧又脏的旅行包，里面锁着她的积蓄、几件偷来的昂贵首饰和一些有关的私人契约文件。她从包中取出讲经师的紫手套；此事

她没同任何人讲过。这是一个证据。虽然她不清楚它究竟能证明什么，但她感到那东西有一天也许能值不少钱呢。

“这只手套在女主人和她的圣洁方面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她是一个伪善者。要不是为了讲经师……”

贝加拉纳一家人和他们的朋友都很惊异。侯爵相信安娜是圣洁的，但侯爵夫人却耸了耸肩膀，对安娜的神经感到担心。比西塔气急败坏，十分恼火。“她的计划全落空了！安娜一直在顽抗！难道这女人同自己不一样，不是泥土做的？”奥布杜娜·凡迪纽并不嫉妒她的女友庭长夫人的圣洁，而是嫉妒她在贝图斯塔引起的震动和人们对她的议论。她这个年轻的寡妇即使穿上最惹眼的裙子也从未引起安娜穿着教服和表现出的假虔诚所引起的这种轰动。“这个倒霉的地方真是落后到了极点！”

在此期间，安娜的胃口也在恢复，身体也变得健康起来。她的梦是贞洁的，至少她认为是这样。正如里帕米兰所说的，她的这些梦没有人间的负担，都是些甜美的令人愉快的梦。她在朦胧的睡意中，特别是在黎明时分，感到身体内部在颤动，有一种痒稣稣的快感。有时她觉得自己血管中在流淌着奶蜜，以为自己强烈而细腻的味觉已经移到了胸部，也许更下面的地方，她说不准，但肯定不是胃部，也不在心中，而是在两者之间的什么地方。每天清晨她醒来之后，便对着天光微笑。她的第一个念头无疑是属于上帝的。她会听到花园中百鸟的鸣唱，从中悟出神圣的含义。她清晨的虔诚充满乐观的情绪；她觉得世界是美好的，上帝也在高兴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有限事物的概念似乎变得日益明确起来，承认它们的存在也不那么困难了。物质现象重新在她心中呈现出难以描述的诗情画意。物体的形状是物质财富的表示，是宇宙万物实实在在存在的证明。生活在生命的氛围之中使安娜感到轻松愉快、心旷神怡。她想到世界的和谐，看到万物都在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觉得一切都是如此美好。尽管对上帝的思念，那

种由明显的神灵的存在所产生的深沉强烈的情感并没有失去光彩，更没有消失，但她现在看到的上帝不再是高坐云端高不可攀的孤独的宇宙的主宰，而是一位充满仁爱的大千世界的大合唱的总指挥和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总领队。有几个晚上，安娜忘记了阅读圣特蕾莎的书。她仍然热爱着那位高尚的神学家，但女圣人的有些观点她却不愿苟同，因为那些观点同她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冲突。“不管怎么说，那总是三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她开始对讲经师在谈及慈善活动时所说的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他说得对，”她自言自语地说，“我不能一辈子只图自己高兴，从上帝那里寻求安慰，我需要更加努力地祈祷和思考，以便更深入地认识那个光明的境界，那个只有灵魂可以进入的天地，可是，我的兄弟姐妹们怎么办呢？仁爱要求我们为他人着想。现在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可以离开家门了，可以生活、可以为他人作出牺牲了；我现在浑身又有了力气，这是上帝的恩予。”

在安娜身体仍然虚弱的那些日子里，讲经师禁止她跪在床上做晨祷。但她一感到自己身上有了足够的气力，就想伸伸胳膊动动腿，以恢复身体的自尊。她的脸色又变得白中透红，重新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她坐起身，跪在温暖的床单上开始祈祷。白色的身影随着床垫的起伏而轻轻颤动着；圆润的膝头显露出光滑如玉的皮肤，深深陷入柔软舒适的床垫之中。她祈祷着，有时会怀着热烈的宗教激情把脸贴在靠在床头的耶稣受难像上，泪流满面地吻着圣像的伤口。她觉得那甜甜的泪水就像蜜糖一样流遍她的全身，现在正像一般永不枯竭的泉水从眼睛里涌流出来。她身体更好一些的时候，便离开床，跳到地上，跪在虎皮垫上祈祷。她想跪在更硬的地方祈祷，于是挪开虎皮垫，直接跪在粗糙的地毯上。这使她想到粗毛衣，她希望穿上一件这样的苦行衣，感受一下皮肤被粗毛刺痛所产生的那种火辣辣的味道，尝一尝那种莫可名状的痛苦，但讲经师禁止她去做这类自寻折磨的傻事。

安娜想做的第一件慈善之举就是说服丈夫皈依宗教。圣特蕾莎为了自己的神父变得更加虔诚而煞费苦心。那个神父本身就是位出色的基督教徒，圣特蕾莎希望他更为完美。安娜决心用自己全部的热情为上帝赢得她的唐维克托的灵魂，“当一切成功之后，他也会成为她的神父。”

温情、体贴、说服、爱抚，她技艺高超地运用一切合法手段。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金塔纳尔才认识到他亲爱的阿尼塔在试图把他变成一个教徒。起初他只是注意到妻子变得日益话多起来，无论何时都对他表现得情意绵绵，而在过去只有当她神经质发作或他们二人久别重逢时，或在她生病期间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她是想同他争论来消磨时间吗？这正合他的心意，争论问题恰恰是他的爱好。”为了使争论生动活泼，他总是坚持同她相反的观点。可是，老天爷，她很快就把争论的焦点转入到了个人问题上面。她不再谈论耶稣究竟是通过一次受难拯救了分布在各个星球的人类，还是通过分别去每个星球经受十字架上被钉死的酷刑而拯救了他们；她谈论的问题是唐维克托究竟是很长时间才做一次忏悔，还是像从前一样经常不去做弥撒。“另外，他平时阅读的那些剧本都是毫无益处的，里面充满了无用的和危险的谎言。”

“你从不读圣人的传记，对吧？”

“不，亲爱的，我读过，也读过宗教剧本。”

“我不是说那些。听我说，金塔纳尔，我说的是《圣徒列传》①和克鲁瓦塞② 所写的《基督年》这一类的书。”

“你看过这些书吗，亲爱的？我喜欢读有关思考的书。”

“那你就读肯卑斯的《耶稣传》吧，一边读一边思考。”

于是，安娜让金塔纳尔读起了《耶稣传》。

---

① 13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本描写基督教圣徒生活和有关宗教节日小故事的书籍。

② 18世纪法国耶稣会教士。

肯卑斯、安娜、开始令人感到不快的暑热和禁止洗浴的规定使我们这位受人尊敬的前庭长深感不悦。每晚睡觉前，他读的不再是卡尔德隆的剧本，而是约伯和肯卑斯的圣书。“那个魔鬼教士或什么玩意儿写的都是些奇谈怪论！当然，关于那一点，他肯定是对的，因为世界说穿了不过是一堆渣滓。他本人不能有什么抱怨，在他的生活中还没有什么值得大喜大悲的事情，只是没当上演员使他感到有些遗憾。但是，总的说来，人们确实可以认为世界已经堕落。另外，人人都要变老这一现实也是一个最严重的不安。他不愿意想到死，那会使他心里难受，会使他病倒，而上帝并没有下令要我们生病。至于说到死亡，啊，他有一种狂想，一种朦胧的希望，就是他也许不会死；医学已经取得了如此的进步！另外，尽管弗里利特可能否认，人是可以做到无痛而死的。”但他仍然不愿想到死。可是慢慢地，肯卑斯使唐维克托的灵魂罩上了阴影，他开始蔑视万物的无常。一天下午，他在花园里望着弗里利特良久沉思，此时弗里利特正蹲在地上，全神贯注地栽种着鳞茎科花木。

“弗里利特真是个优秀的哲学家！”唐维克托以他刚从书中学到的悲观主义理论高度对弗里利特作出了评价，既轻蔑他又可怜他。“栽什么花木！圣阿方索·利古奥里不是一般禁止栽种树木、甚至修造房屋吗？时间会把一切都毁掉，把它们重新变成泥土的。既然世界不过是一口气，那种植花木又有什么用呢？

“话虽这么说，但对任何事情都不满意也没有意思。如果整个夏天都无所事事，既不能游泳，也不去特尔马萨尔塔斯温泉去玩，他怎么受得了呢？

“这倒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最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那就是他是否能够得救的问题。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他的感觉告诉他，他能够得救，可这些宗教著作家却把事情说得那样困难，以致他都开始产生了怀疑，感到有点心神不定了。如果他整个一生有些

地方做得不够好怎么办？这个问题必须牢记！可是，我的上帝，他可不想伤脑筋！在退休的问题上他已经伤透了脑筋，要编造自己有病，打报告，办手续，找门路，托人情，可费了不少劲。而退休只是一件临时性的事情，得到灵魂的拯救，可是一种永恒的退休，那要费多大的劲，有多少手续要办，多少人情要托啊！他只好把自己交给妻子，一切由她来安排，使她在这件万分艰难的工作中助他一臂之力。”

庭长夫人很快就意识到，唐维克托正把自己交给她管理。尽管她希望看到他变得更加虔诚，但对丈夫目前所清楚表现出的悔罪表现她应该感到满意。他已经感到害怕，但她仍想再吓他一下，叫他不要忘记地狱的种种折磨和痛快，尽管她不愿意使用恐吓的办法。金塔纳尔很顽固，坚持认为所谓地狱之火不是物质的，而是象征性的。

“我认为，”他不止一次地说，“认为那种火是物质的和实际存在的说法是不足信的，那是一种象征，一种悔罪和自责的象征。”

他想到，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他不能得到自己如此热切希望的拯救，而要受到地狱之火的焚烧，那也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这种想法又使他稍稍放心了一些。

安娜病愈后第一次出门就是带唐维克托去教堂。他们两人一起向讲经师做了忏悔。

唐维克托领圣餐时，一个想法在折磨着他，因为他忏悔时隐瞒了一个重要的罪过：他对教皇的一贯正确一直抱有怀疑。

尽管唐维克托对多林格尔① 神父知之甚少，他仅知道有这么个人，后来脱离了教会，但此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却令他心驰神往，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阿拉贡，那是世界上最高尚最顽固的

① 巴伐利亚（今德国境内）历史学家、天主教神学家(1799—1890)，日耳曼反教皇派领袖，曾任慕尼黑大学教授、巴伐利亚皇家科学院院士。1871年因反对教皇一贯正确论被逐出教会。

王国。

庭长夫人觉得时间在悄悄地流失。

她的老师唐费尔米恩和她的门徒唐维克托成了她那看起来单调、沉闷而实际上充满激情的生活中的两个伴侣。她仍然在默默的祈祷中寻求到难以言表的快乐。对她来说，上帝不论是作为万物之父，或是那个“巨大建筑工厂”① 的厂主，还是供人们祈祷膜拜的圣洁的思想，都同样的可亲可爱。“另外，”安娜心里想，“现在就渴望直接看见上帝只是一种狂妄，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通过许多关口。只要上帝同意，我终有达到目的的一天。但现在我一定要按照讲验师的话去做，既然我的身体已经恢复，我就要把精力很好地投入到他说的那种精神健康的虔诚活动之中；惰怠会使我重新走回犯罪的道路，正如圣特蕾莎本人曾有过的情况那样。既然她这样一位女圣人都出现过这种严重的危险，对我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唐阿尔瓦罗有时也贸然来访，安娜都从容地接待了他；不论当着他的面，还是在他离去之后，她都能保持心理的平静。她极力不去想他，因为她知道，对他的思念是她心灵上的一个刺伤，一碰到就会疼痛难忍。她有勇气对他冷淡，不给他表示亲近的机会，拒绝同他握手，甚至有勇气看着他告辞而去；可是，看到他跌跌撞撞地走出去，身体碰撞在家具上，对她的话充满盲目的爱和无限的忧伤时，她心里又泛起巨大的同情，一身害怕地颤抖起来。她的胸中涌出一声叹息，虚弱的身体碰到了那个发黄的耶稣象牙雕像，那是讲经师给她的礼物。

安娜吻了吻圣像，抬头望着天空。

“啊，耶稣，主啊！你不会有情敌的，那是可耻的，是令人唾

① 指整个人类物质世界。此语出自西班牙伟大诗人维加·卡尔皮奥（洛佩·德维加）（1562—1635）一首诗的开头：“这个低等世界的巨大建筑工厂是人类仿造的楼房。”

弃的。”

安娜想起了耶稣在圣特蕾莎面前显灵时的愤怒，因为她曾忘记了他。

“如果我有一刻想到了那个男人，那怕是可怜他，同情他，都是对上帝和讲经师的欺骗。如果我那样做就太虚伪、太卑鄙了！我已经如此虔诚，而且自信这虔诚十分深厚，是我生活的天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让应禁止的感情重新钻入我的灵魂和肉体，萦回在我的心中或什么别的地方，那就太罗曼蒂克、太可笑、太可厌了！不，不能！那是荒唐、卑劣、无耻、可悲和犯罪啊！一千个不能！上帝啊，我宁愿死去，也不愿再成为那些玷辱灵魂并把纯洁的灵魂浸入污泥浊水之中的想法的牺牲品。”

可是，就在唐阿尔瓦罗离开贝图斯塔的第二天，安娜早晨醒来就想到了他。“他已经不在贝图斯塔了，这样更好。可怕诱惑离她而去了，大败而逃了。太好了，这是上帝对她的特别关照。”

那天下午，安娜下楼去了花园，时间刚好是唐阿尔瓦罗头天告辞的同一时刻。

“已经过了二十四小时了。”从前，她有时一连几天见不着他，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似乎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可这二十四小时却大不相同，她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度过的，一分钟就好像一小时那么漫长。“算了，看不见他，是正常的，正规的，事情本该如此，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一个二十四小时接着另一个二十四小时，一直这样下去，一辈子如此。”

天气很热。即使在长满阔叶和冠状白花的七叶树的浓密树荫下，安娜也呼吸不到一丝凉爽的空气。她的思想多想腾空而起、飞向天空，但是三十多度的气温——这在贝图斯塔已热得令人难以忍受——却把她思想的翅膀熔化了，使它坠落在地上。她觉得大地在燃烧。

为了防止安娜整个下午都想到要飞上天空，喜欢夏天的比西

塔辛·奥利亚斯·德奎尔沃穿着一身廉价而花哨的细布裙衣，来到了奥索雷斯花园。她兴冲冲的，浑身冒着热气，像一阵旋风似地闯了进来。看见她的到来，人人都想闭上眼睛。在街上，一个搬运夫想上去拥抱她。这件奇遇尽管十分荒唐可笑，却使她年轻了十岁，使她那双小眼睛中燃起了火花。“现在，她也想拥抱别人。”她拥抱了庭长夫人，接着又亲吻她，把她搞得透不过气来。她眉飞色舞地讲完街上搬运夫那幕喜剧之后，突然叫道：

“亲爱的，顺便问一句，维克托把阿尔瓦罗的事讲给你听了吗？”

比西塔抓住安娜的手腕，想感觉一下女友的脉搏。

她用一双小眼睛盯住安娜的眼睛，继续问：

“你不知阿尔瓦罗的事？”

安娜的脉搏加快了，比西塔非常满意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别在我面前装圣人啦！”她心里想，“谚语说得好，大家都是尘埃。”

“阿尔瓦罗怎么啦？他不是走了吗？这我是知道的。”

“不，不是这事。”

“什么？他没走？！”

比西塔觉得安娜的脉搏跳得更快了。

“走是走了，可是，亲爱的，你知道他是怎么走的吗？和那个人的太太有关系，就是那位部长，或者说那位过去的部长，我记不清了，反正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就是常去帕洛马雷斯洗温泉澡的那个人。”

“啊，知道，知道。”

“那好，今天上午，半个贝图斯塔城都看见他准备乘火车去马德里，他坐的是上行的邮车……你在听我说吗？他碰到了那位部长夫人，那真是个美人。他们是在站台上碰着的，你想想有多巧，当时那女人正要乘下行车去帕洛马雷斯，据说她在那儿买了一幢别墅，或是什么别的房子，鬼才搞得清楚。你简直想象不

到，我们的阿尔瓦罗根本没有乘搭上行车去马德里，而是上了下行车，并吩咐佣人快去收拾行李，说完就钻进了部长夫人旅行包用的车厢，那是一个带客厅的专列车厢，里面有床和各种应有的设备。当然，她丈夫没有与她同行，据奥布杜娜讲，只有她和孩子以及两个佣人。你想想看，碰巧今天上午许多人都去了车站，大家看了都惊呆了。这实在有点出格了，即使对阿尔瓦罗来说也有些过分。可是对那个女人又该怎么说呢？你会有什么看法？现在，我来这里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来谈谈那些马德里的阔太太们的风流事。这个女人还以贞德贤淑而著称呢！别人说她是礼宾司法部部长最高贵贤德的夫人，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之事！老天爷，人们该怎么称呼这位部长大人啊！”

安娜清楚地记得人们怎样称呼那位部长大人，但她不愿说出来。她只觉得一股死人般的寒气直冲面庞，脸色变得煞白。她急忙转过身去，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身子靠在一棵树上，假意用手指在树皮的纹路上划着玩。为了改变话题，她问起比西塔一个生病的孩子的情况。

但比西塔可是一位社交场上的老手。如她自己和侯爵夫人所说，什么事情也瞒不过她的眼睛。她看出安娜神色慌乱，心里十分高兴，证明了上面所说的大家是尘埃之身的理论。

“安娜吃醋了，说明她爱着他，没火不冒烟嘛！”

不久她就告辞了。她透露了消息，摸清了安娜的底细，不能浪费时间，她还要到别地方去做同样的事情。她走了，就像一场海上的风暴过后，又变得风平浪静一样。她身后留下了一条光溜溜的道路，仿佛被清扫过似的。她那肥大的裙裾像一把扫帚一样，在沙地上划出弯弯曲曲的平行线条。

安娜害怕了。诱惑，唐阿尔瓦罗过去对她的诱惑似乎又有了新的含义。她突然感到，听到部长夫人的事情之后所感受的痛苦，比其他痛苦更令她难以忍受。她头昏脑胀，六神无主，内心里大

声呼救。这是她病愈后心灵中所感到的第一次反叛。

“啊，不！她不想重蹈覆辙，也不想重温旧梦。她发过誓，她是属于耶稣的。可是敌人是强大的，比她想象的要强大得多。过去很多次，她战胜了危险，可是现在她却在危险面前颤抖了。过去，诱惑在斗争的戏剧美和胜利的喜悦的反衬下显得美丽动人；可是现在它只叫人感到恐惧，在它的背后不仅有陌生的和被禁止的欢乐以及它特有的难以想象的迷人的魔力，而且也有惩罚，上帝的愤怒和地狱的痛苦。一切都变了。她的新的宗教使命、同耶稣之间的严肃的契约，在她的心灵上产生了一种更强大的压力，远远超过了昔日那些无力的束缚；这只是她的良知所模糊感知的一种责任感的表现，而并没有把那神祇的惩罚考虑在内。在以前她不愿意犯罪，是由于自尊自重，是出于感激，或简单地说，是因为她不想犯罪。可现在，罪行不仅仅是令人厌恶的私通，还意味着对耶稣的欺骗、亵渎和嘲笑，意味着下地狱。如果她一旦陷入诱惑的罗网，就会后悔莫及，那时会有谁来安慰她呢？她还能求救于耶稣吗？还能想叫那位从未失足的圣特莎蕾来拯救自己吗？不，她不能再向她呼救，宁愿在孤独和绝望中死去，也无脸再求救于他们。可是死后又怎么样呢？那便是地狱，那个巨大的、充满无穷灾难与痛苦的崇高而实在的去处。”

“您会胜利的，我的上帝，您会胜利的。”她大声呼喊着，眼睛望着天空中几片不大的粉红色的云朵，那云朵犹如平静的海面上的几朵浪花。

那天夜里，庭长夫人哭了，眼泪从心底里涌流出来。她跪在虎皮垫上，头埋在床上，两臂高高举过头顶，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在以后的几天里，讲经师高兴地注意到，安娜的虔诚转向了他所希望的方向。“祷告少了，忠诚多了；多参加慈善工作，多出席外面的虔诚活动，可以避免脑筋胡思乱想。”

安娜以其迷人的旋风式的热情，全心全力地投入到了积极的虔诚之中：参加慈善工作，进行宗教宣传，出席贝图斯塔时兴的各种复杂而庸俗的礼拜仪式。过去她认为这些活动未免过分，但现在却觉得它们不无道理，就像两个恋人可以理解他们单独在一起时所说的那些无聊的蠢话一样。

“难道在人类之爱中就不存在幼稚可笑、局外人无法理解的词汇吗？肯定有的。虽然她不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以说明，但她从书中读到过，她心中的感受也可以证实这一点。那么，对上帝的爱也应当有其幼稚和繁琐的方面，这对那些冷漠无情的灵魂来说，是觉得荒唐可笑的。”她甚至懂得了“君士坦丁大帝”唐娜佩特罗尼拉为什么总喜欢在祈祷中使用带“最”字的形容词。

庭长夫人在同讲经师的谈话中也贸然使用了亲切温柔的语调、具有隐秘含义的新词和可以称之为宗教幽默的修辞风格。而且，安娜还冒昧地关心起自己忏悔师纯系世俗的利益来了。她不许他做任何可能有损他的健康的事情，不许他冒感冒的风险。“您要现在就离开人世而死去，那可怎么得了啊！所有这一切，亲爱的先生，只是我的自私考虑，您和上帝都无须感谢我。”

这些话语和伴随着的微笑使讲经师的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幸福，使他一连七八天一直在回味着这一切。“是的，确实是难以言喻的幸福。他无法理解。他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令人厌恶的世界上，还可能有这样的欢乐。在他三十六岁之年，他原以为自己不可能再从任何人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可是，现在一个年轻单纯、阅历不深的夫人却向他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简单的笑容，一句像诗一般的动听的话语，就足以使人变为天使，置身于天堂般的欢乐之中，使他忘却一切，丢弃一切，只知道欢乐，欢乐，欢乐！”

他从不去考虑自己的处境。这是罪过吗？这是禁止教士拥有的那种爱吗？唐费尔米恩想到这些问题不知究竟是好，还是坏。

如果他以前想到这些问题，那可能是很糟糕的。

“您从来不谈自己！”八月的一个上午，安娜在花园里以怪嗔的口吻对讲经师说，一面用一枝又香又大的红玫瑰花轻轻抚弄着他的嘴边和眼角。花园里只有他们两人。他们曾心照不宣地约定，这些友谊的表示完全是纯真无邪的。他们就是两个没有肉身的纯洁的天使。安娜如此肯定地认为，在他们的友谊中肉体是不起丝毫作用的，以致使她正一步步地、大胆地朝着那男女私情的深渊走去。

讲经师脸上沾满了玫瑰花上溅落的露水，心里感到阵阵清凉爽适，回答她说：

“谈我自己？有必要吗？既然我身处具有战斗性的教会之中，我生命的一半已交给了诽谤、仇恨和嫉妒，任其吞噬，任其践踏。他们迫害我，设下圈套陷害我，甚至成立了秘密组织，其目的——用我的敌人的话来说——就要打倒我，夺走我的所谓权力。一切都是如此卑鄙，但是，安娜，我蔑视这一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我现在所想的只是我生命的另一半，就是我带到这儿来的一半，它生活在信仰的甜美与宁静之中，生活在高尚、圣洁的灵魂之中，其中就有一位夫人的灵魂，您很熟悉这位夫人，但并没有认识她的真正价值。”

讲经师尽情地吮吸着他从安娜手中拿过来的那只玫瑰花的香气，一面天使般地微笑着。

安娜变得严肃起来，要求讲经师进一步说明。“他受到迫害，遭到诽谤，他有敌人，可他对自己的朋友却只字不提，这种办法真不错啊！”她对此早有所闻，但并不具体。就她所知，唐费尔米恩被指控犯有粗暴和卑鄙的罪行，但这些诽谤十分粗俗，根本站不住脚，甚至不攻自破。

庭长夫人对那些不时传到她耳朵中的流言蜚语采取了蔑视的态度，甚至把它们忘到了九霄云外。可是既然现在讲经师本人都在

抱怨，并暗示说那些迫害伤害了他，她也必须多了解一些情况，以便设法安慰他那颗痛苦的心，找到有效的办法去援救这位正在遭受攻击和迫害的正直君子。而且，这个人不仅是位正人君子，而且是她的精神之父，她的兄长，她的灵魂上的兄弟，虔诚信仰的灯塔，走入天堂的向导。

讲经师觉得八月的这个上午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安娜要求他讲述自己，把一切都告诉她。他侃侃而谈，使用生动、有力而巧妙的想象力，就像在口述一篇动人的长篇小说。要不是更重要的工作占去了他的时间，他也许早就写出了这部小说，成了一位知名的小说家了。他们坐在凉棚下。唐费尔米恩先微微一笑说，现在他要向安娜忏悔自己。“安娜相信他是个完人吗？教士服下面难道就不存在七情六欲吗？不幸的是那里千真万确地存在着七情六欲。”讲经师的忏悔像许多作家的忏悔一样，他们不讲自己的罪过，而是抓住机会把自己描写成英雄人物，把自己的不幸都归罪于世界，只是为了忏悔，才说出自己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失。

听了讲经师的肺腑之言，安娜得出了结论：正如她所想的那样，讲经师是一位高尚的人，他的唯一过失就是年轻时有过朦胧的忧郁，成年后有过想飞黄腾达的野心；但那种野心已被另一种更伟大、更纯洁、拯救一切善良灵魂(其中包括她自己的灵魂)的雄心所代替。当安娜听到这些话时，她紧闭着双眼，生怕流出泪水。她暗自发誓，为了使这个人得到幸福，她情愿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他待她那么好，在她面前表现得那么高尚，说他宁愿不做主教、大主教、甚至教皇，也要留在她身边，把她引向崇高的道德之路。“这样的好人还要受到诽谤！还有敌人反对！有一段时间，人们还嘲笑他，因为她阿尼塔既然做了他的精神弟子，却仍然迷恋尘世的浮华和虚荣。这些人总有一天会明白的，等着瞧吧！”

“眼下，梅西亚正远在帕洛马雷斯同部长夫人一起谈情说爱，为了抵御对这个花花公子越来越可怕的思念的诱惑，还有什么能

比这种理想的激情、这种从事慈善之举的渴望和她准备献身的自我牺牲更为有效呢？”

德帕斯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才算了结。

安娜敬慕他，关心他，他甚至可以说她在爱他了，因为危险正在与日增加。“尽管他的感情丝毫不涉及卑溅的淫欲——他十分肯定这一点，也不属于世俗的情爱，究竟应该称作什么，似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给它一个名称，但这种感情到底会有什么结果，谁也说不清楚。讲经师很清楚，只要莽撞的和令人畏俱的肉体稍有暗示，都会激怒庭长夫人，遭到她的拒绝，他也就会因此失去他在她心目中的那种几乎是超自然的威信。另外，如果事情发展成为亵渎神明的私通，整个事情就会完全失去它的魅力。其实，这事从一开始就具有倒霉的亵渎神明的性质。他很清楚事情会是这样发展：先是几个月的野性的疯狂；然后是内疚混杂着自惭形秽，感到自己卑溅、无耻、不能容忍；最后是愤怒、傲慢、庸俗的野心和整个教区的满城风雨。不，不，他与庭长夫人的关系应该有所不同。无论如何，他必须防止事情堕落成为一种纯粹的肉欲的满足。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庭长夫人就会改变态度，宣布自己受到了欺骗。他十分肯定她会这样的。”

讲经师停顿了片刻，心里想：

“如果是这一切都行不通，那就只好走着看了。”

唐维克托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愁容满面。这一方面是由于悔罪的痛苦所造成的，尽管他心地善良，从未伤害过他人，但他仍然担心自己不能得到拯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天热，不停地出汗，夜不能寐，贝图斯塔的孤独清冷，林荫路散步场草坪枯黄和缺少娱乐。“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人理解他。弗里利特是个木头人，有关精神方面的事情不能指望他能帮上什么忙；夏天他不感到闷热，冬天也不觉得寒冷，简直像块石头。安娜和讲经师对贝图斯塔的夏天，对街上和散步场上的冷清凄凉，似乎也无动于衷。”

唐维克托来到俱乐部，那里也几乎看不见人影，只有一位没出外度假的法官在同一位服务员打台球。在阅览室，特里封·卡梅内斯在翻阅旧画报；在牌房也看不到一个会员，只有一副多米诺骨牌放在那里。他不喜欢这种牌戏，因为他讨厌听到骨牌打倒的噪音和不停地计算分数。他的棋友去了海边浴场。“很清楚，大家都去了浴场。”前几个夏天，唐维克托也去了浴场；但他洗澡的次数都未超过两三次。可是现在他都天天都在怀念那凉爽宜人的海浪。在俱乐部里，他读着从海边来的报纸上的消息：夜晚露天音乐会，乡间的野餐，划船比赛，全是这一类消息；那里人山人海！音乐会一个接一个！戏剧，马戏团，赛船，英国巨轮，还有大海，广阔无垠的大海。那才是真正的消遣，真正的享受呢！唐维克托长叹一口气，然后起身回家。

“夫人不在。”

但肯卑斯的书在，在床头柜上面翻开着。金塔纳尔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他脱掉外衣，拿起书读了起来。“再回到恐怖、忧伤和萎靡不振中去吧！正如书中所言，世界确实是个痛苦的所在，尤其是在夏天。贝图斯塔是个垂死的城市。尽管整个冬天那些光秃秃的树木在春天长满了青枝绿叶，显露出一片招人喜悦的景象，但现在看起来已叫人感到厌倦。人们甚至希望树叶落光，露出那清晰的枝干，看起来还舒服些。”忧伤和无聊甚至可能使他去认真地从事绘画，以此来打发光阴。

安娜在这种时刻会回到家中，感到心满意足。太好了，至少还有人过得不错，他不是个利己主义者。

“可是，凄凉孤独的贝图斯塔有什么会让妻子这样高兴呢？再者，肯卑斯不是躺在床头柜上，像一加一等二那样清楚地证明着，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值得高兴的理由吗？可以肯定，他亲爱的阿尼塔感到高兴一定是有更重要的理由。他的虔诚不可能达到妻子的高度。他畏惧上帝，当然也承认上帝的伟大，

是上帝创造了日月星辰、海洋陆地，总之，创造了宇宙万物！可是，他维克托·金塔纳尔虽然承认上帝具有无限的权力，但在这个没有戏剧、没有散步场、没有海、没有划船比赛、没有世上的一切的荒凉的小城里，他仍然感到十分无聊。如果不是他的鸟儿……！”

安娜把自己投入各种慈善活动，力图忘却她所说的那种诱惑，这种办法颇见成效。但那诱惑也似乎变得越来越可怕，而且她越害怕，诱惑也越加强烈。她极力逃避它，在虔诚中寻找庇护；她怀着炽烈的慈悲心肠和圣徒般的热情到贫民窟和山区去访贫问苦，给穷苦的灵魂带去宗教的安慰，给他们肉体带去施舍。虽说通常的情况下有唐娜佩特罗尼拉·里安萨雷斯或她那个圈子中的某位夫人陪伴，但有时她也单独前往。在众多的虔诚活动中，她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慈善之举。

夏天夺走了圣心会、圣母会、教义问答会、圣文森特会等虔诚团体的大部分成员，很多夫人太太都去了海滨浴场或乡下，但核心仍留在城里，无数的知名的和重要的信女虔婆团结在唐娜佩特罗尼拉这位“君士坦丁大帝”的周围。在盛夏的几个月中，施舍活动有所减少，但这些妇女宗教会中仍有不少集会讨论，为秋季和冬季的节日活动进行着积极的准备；当然她们有时也议论一些不在场的夫人和太太。庭长夫人从不参加这些集会，她把它们看成是小节而加以原谅。“因为她觉得自己有更严重的过失，没有资格指责别人。”

唐费尔米恩和安娜每天都要见面，有时在奥索雷斯庄园，有时在教义问答会，或在教堂或圣文森特会，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唐娜佩特罗尼拉府上。这位主教大妈总是很忙，常把他们俩单独留在阴暗的客厅里，说声抱歉便起身继续去整理她自己的帐目，或做其他手上的事情。

贝图斯塔是属于他们两人的；夏日的寂寥似乎使他们拥有了

这座小城。即使在教堂大厅里告别时，他们都可以从容不迫地谈上很长时间而不必担心被人看见，仿佛教堂也同整个贝图斯塔一样空荡冷清。安娜觉得日子比冬天好过。至少，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她同丈夫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唐费尔米恩恨不得这个季节永远不会结束，离开贝图斯塔的人再也不要回来。他母亲到马塔莱雷霍收租和准备收割去了，她在那个山区放了很多债。特蕾西娜现在成了家里的女主人。她一天到晚兴高采烈，又活跃又殷勤，使讲经师家中充满了宗教歌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严肃的圣歌一从她的口中唱出，就带上一种世俗的情调和街头小调的味儿。那愉快的调子和她那悲伤圣母般的面容形成鲜明的对照，让人觉得格外好笑。特蕾西娜已经出落得有几分姿色，眼睛周围有一圈淡淡的黑影，眼神中闪耀着温柔和神秘的乌光，看起来比以往更加深沉，更加美丽。男主人和女仆两人都很高兴。对他们来说，自由就像蜜糖一样甜美，他们随心所欲地干着自己的事情。因为唐娜保拉不在家，不用向任何人解释。一切应有尽有。像往常一样，少爷可以随时随地得到他需要的一切；没有老太太，他照样可以生活。

讲经师外出回家不必担心会受到令人尴尬的盘问，即使回家太晚也没有关系。他觉得一切都在朝他微笑。但愿夏天常驻不去！甚至他的敌人也减少了对他进攻的火力。流言蜚语少了，许多诽谤者都外出避暑去了，留在城内的也没有什么听众。唐桑托斯·巴里纳加染病在家。只有福哈因为经济原因从不度假，仍然力图维持那诽谤的圣火在俱乐部长烧不灭，他每天都去那里同四五个百无聊赖的俱乐部成员一同喝着咖啡呆上半个小时。总之，现在处于休战状态。“唐费尔米恩欢迎休战，他喜欢和平。但有人挑战，他也随时准备应战。可是现在，他有别的事情要做，而这些事情远比去仇恨和打击那些可鄙可怜的无耻之徒要愉快得多、甜美得多。”

这种甜美如蜜的幸福，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强壮的躯体内所感到的淫欲般的稣软，对那无名之爱的朦胧的渴望，以及每天可以随时见到庭长夫人、看着她的眼神、听到她口中说出那些有关近乎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友谊情话这一美妙现实，无不使他希望太阳不再转动，时间就此停止流逝。这对唐维克托来说十分悲伤的八月，在讲经师的一生中却是最幸福的时刻。

每天清晨，唐费尔米恩坐在书房里，听到特蕾西娜一边清扫外面的过道一边用类似方登戈舞曲① 的腔调唱起“神圣的上帝”时，他也想唱上几句。但他没有唱，而是起身到门外走廊上。

“特蕾西娜，巧克力！”他一面搓着手，一面愉快地喊道。

随后，他就去了饭厅。

不一会儿，使女端着一个闪闪发亮的绘有金色饰纹的瓷杯给他送来了早餐。她随手关上门，走近餐桌，把早餐放在上面，在男主人面前铺开餐巾，然后纹丝不动地守候在旁边。

唐费尔米恩微笑着将一块松软的饼干浸入温热的巧克力羹中。特蕾西娜把脸凑近男主人身边，同时把身子离开桌子，弓着腰，张开纤细红润嘴唇，然后带着滑稽的表情，把湿漉漉的舌头长长地伸出去；唐费尔米恩将饼干放在她的舌头上面。使女用珍珠般的牙齿咬去一半，男主人吃下剩下的一半。

这就是讲经师家中每天早晨发生的事情。

---

① 一种轻快的西班牙舞曲。

第二十二章

副主教唐雷斯蒂图托·莫雷洛精神焕发、喜气洋洋、神气十足地从特尔玛萨尔塔斯海滨浴场回到了贝图斯塔，准备开始另一个战役。他希望这是为"推翻那个亵渎圣职的、淫邪下流的、支配着主教意志的和奴役着整个教区的教会敌人的专制统治"的最后一次也是决定性的一次战役。长于外交辞令的格洛塞斯特尔就是用这一长串形容词来影射讲经师这位代理主教的。

那年夏天，德帕斯碰到的第一件烦恼就是这件事，他是一天早上在唱诗班听到这一消息的。

"格洛塞斯特尔回来了。"

"他并不怕他，也不怕任何其他人，他只是太厌倦了争斗和仇恨。"

除了留在贝图斯塔的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人之外，莫雷洛又找到了许多新的饶舌者。所有这些人都同他一样急于向他们共同的敌人发起进攻，每个人心里都燃烧着诽谤他人的神圣热情。从山地或渔村度假归来的那些人渴望听到一些闲谈议论和风流趣闻，因为乡下孤寂的生活使他们对这类行为增加了新的胃口，在边远的山沟里又有什么值得说三道四的呢？"终于回到了他们可爱的贝图斯塔！只有在这些文明中心才可以舒舒服服地骂人，说自己邻人的坏话。在乡下，人们骂医生、药剂师、神父和村长；但是他们这些贝图斯塔人，这些省城的居民，怎能满足于骂几声这类小人物呢？""Civis romanus sum！"① 莫雷洛说，"我要诽谤值得我诽谤的人。让我们用自己的舌头去摧毁巨人，而不是像特

① 拉丁语：我是一位罗马公民。意指身份高贵。

尔玛萨尔塔斯的医生那样的小人物。”

福哈和其他留在贝图斯塔的人也盼望外出的人赶快回来，以便把城中的最新消息告诉他们，大家议论一番。外出避暑的人回来之后，贝图斯塔的教士会、教友会、俱乐部、街头和散步场又重新活跃起来。在漫长的冬季，人们由于厌倦交往而减少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的那种彼此间的虚假友谊，此时又恢复了元气。回来的人和留在家中的人互相都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聪明和才智，都为对方的趣闻和俏皮话而捧腹大笑。闲话的圈子慢慢又充满了生机，造谣中伤的火焰重新点燃。等到最后一批度假者姗姗归来之时，他们发现贝图斯塔已成了一个流言满天飞的乐 园。“多么机智！多么敏锐！这是何等的观察力啊！真是贝图斯塔智慧的象征！”

讲经师是这一年酒神节上人们攻击谩骂的唯一牺牲品。

“可怜的唐桑托斯·巴里纳加，这位红十字商店的同行冤家、唐娜保拉及其儿子的可耻的非法垄断的受害者，已病入膏肓，生命垂危。这是专为贵族看病的医生唐罗武斯蒂亚诺·索摩查说的，他的话不容置疑。”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死？”福哈对教堂前刚做完午间弥撒的一群议论纷纷的人提出了问题。

“我想是因为喝酒太多。”里帕米兰回答说。

“不，先生，是因为饥饿。”

“是因为白兰地。”

“是饥饿。”

唐罗武斯蒂亚诺加入了议论，“科学”说话了：

“我不是指责任何人；科学是不责备任何人的，它另有使命。我不否认，慢性酒精中毒是巴里纳加的部分病因，但这无疑是可以通过适当的饮食调理加以缓解的。另外，现在可怜的唐桑托斯已无钱买酒喝了，他已经穷得喝不起酒了。尽管你们这些人不懂这个

道理，但科学认为，戒酒反而会加速因饮酒过度而患病的人的死亡。”

“那是为什么，亲爱的先生？”大祭司问道。

“请您解释一下好吗？”福哈说。

唐罗武斯蒂亚诺笑了笑，充满同情地摇了摇头，态度和蔼地解释了起来。“他们听了可能会感到惊奇，但是，虽说唐桑托斯正因酒精中毒而面临死亡，他们需要更多的酒精以维持几个月的生命。酒在置他于死命，但没有酒他会死得更快。”

“可是唐罗武斯蒂亚诺，这怎么可能呢？”

“您很快会明白的，福哈先生。您知道托德① 吗？”

“谁？”

“托德。”

“不知道，先生。”

“那就不要说话。您知道酒精的降温作用吗？不知道，那就请您好好听着。您了解酒精的发汗作用是怎么回事吗？不知道，那就请您闭上嘴。您能否认坎贝尔② 和谢弗里埃③ 所发现的酒精的止血作用吗？您若否认就错了，当然我指的是内用。这样看来，这件事您一无所知。”

“所以我才问您嘛。不过，听我说，先生，尽管您知道的很多，也不管托德先生说些什么，您的可爱的科学都无权诽谤唐桑托斯·巴里纳加。这个可怜的人受到饥饿的折磨而命在垂危已经够他受了，用不着您再用技术名词骂他是醉鬼了。鬼知道您在哪儿匆匆读了一篇有关酒精作用的文章，就以为有权来侮辱我的好朋友。”

“别激动！”里帕米兰叫道，“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科学，同

① 19世纪英国化学家。

② 19世纪美国医生。

③ 18世纪法国化学家。

意索摩查先生的看法，他是科学的合法代言人。我不知道医学中是否可以以毒攻毒，以酒解酒，或从咬过你的疯狗的身上拔掉一根毛就能有效地治好狂犬症，但我知道唐桑托斯是一个酒桶，他体内的酒精比血管中的血液还多。他是个浸透酒精的火捻儿，一点火，您就会看到……”

“里帕米兰先生，我不需要教会的任何帮助，就可以使这位思想陈旧的进步党人理屈词穷。我只用科学就够了，简言之，科学就是我所信仰的宗教。”

医生转向福哈，接着说：

“听我说，退役上士先生，您知道酒精在酒鬼的炎症中所起的作用吗？如果不知道就不要、就不要乱说。”

“滚您的吧，医学骗子！如果有谁在胡说八道，那就是您本人！看啊，我们的医生神经出了毛病，竟然充起大学者来了。有谁会相信一个老傻瓜呢！”

“大家还是少骂人，多讲道理为好。”

“少出丑，多通点情理。”

“大兵先生，我是位科学家，而您是个一八一二年宪法派的自由党遗老。肖默尔① 和一切有头脑的人都承认，治疗酒精中毒引起的疾病必须使用酒精。”

“我反对这种微不足道的说法，木脑壳先生！”

“医药中没有什么微不足道的问题，就像赌桌上没有什么大牌小牌的区别，赌徒先生！”

“那为什么要假定巴里纳加是个酒鬼？”

“那么，您是要否认疾病的始发症状喽……”

唐罗武斯蒂亚诺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脸有些发烧。

“我不是谈论什么病症，而是在维护一位不在场的朋友的尊

① 19世纪法国医生。

严。”

“我最后说一句，如果一个酒鬼完全断酒，他很可能会出现可怕的衰竭，一种真正的崩溃，您能否认这一点吗？”

“听着，书呆子，如果您继续在我面前卖弄您那些破烂，我就要用一万条拉丁诗句和格言，我也会叫您在面前目瞪口呆。如果不信，那请听：

Ordind confectu, quisque libellus haber:
qhis, quid, coram quo, quo jure petatur et a
quo. Cultus disparitas, vis, ordo, ligamen,
honestas.....①”

里帕米兰一面朗诵，一面大笑不止。索摩查火冒三丈，大声喊着：崩溃……炎症……心脏病等医学名词，但这位前市长根本不理他，继续背诵他的拉丁文：

阳性词有：fustis axis,
turris, caulis, sanguis, collis,
piscis, vermis, callis, follis.....②

医生和放债人几乎拳脚相向。虽然争论了半天并没有确定唐桑托斯的病因，但半小时之后消息却传遍了贝图斯塔，说是为了讲经师这位代理主教，福哈同索摩查吵了起来，双方大打出手，里帕米兰本人也可能挨了几拳。

据格洛塞斯特尔和福哈以及他们的同伙所说，有几天，贫病交加的巴里纳加已不再是人们议论的中心，因为出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使巴里纳加的事情变得黯然失色。“卡拉斯匹克的女

① 拉丁语：秩序建立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的使命，即法律赋予的使命。不同信仰、能力、身份、社会关系……

② 拉丁文：手杖、天空、塔、茎、血、山、鱼、虫、路、风箱。

儿，也就是修女特蕾莎，在萨莱西昂修道院嘈杂的禅房里已经奄奄一息。用索摩查医生的话来说，那地窖式的禅房简直就是一间厕所，如果不说它是地狱的话。”

这位尘世间的罗莎·卡拉斯匹克，修道院里的特蕾莎修女，说死就死了。索摩查说她死于肺病；修道院的医生则说她死于干酪状肺结核，这位医生在结核病方面是个二元论者。

但是，不论这位姑娘的肺部究竟患的何种病，讲经师的仇敌们都一致认为，罪魁祸首都是代理主教唐费尔米恩。

唐娜保拉和唐阿尔瓦罗同天回到贝图斯塔。特里封西托① 说，就在这一天“又一个天使升入了天堂”。他不顾唐卡耶塔诺的劝告，仍然是那么罗曼蒂克。

一份贝图斯塔自由党的报纸《警钟报》相继发表了两篇文章，使唐费尔米恩暴跳如雷。

“欢迎——贝图斯塔王家自由党杰出的领袖、尊敬的唐阿尔瓦罗·梅西亚先生阁下结束夏季旅行回到省城。许多朋友都前去拜望了我们这位杰出的同志，向他表示敬意。他们说，梅西亚先生准备继续在政治、道德、教义和宗教等领域开展稳健的自由主义宣传运动。我们将衷心地支持他的一切行动，以消除神权的专制统治给真正的进步力量所设置的各种传统障碍。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这种神权专制已使全体贝图斯塔人民无法继续忍受。”

“安息吧。——阿尔卑斯山南部地区著名资本家唐弗朗西斯科·德阿西席·卡拉斯匹克的女儿，教名为特蕾莎修女的唐娜罗莎·卡拉斯匹克—索摩查小姐死于萨莱西昂修道院她的小屋之中。我们如果要对这一意外的不幸事件所引起的一切反应都做出评论的话，那将需要大量的篇幅。我们只想说，按照那些最有名望的医生的看法，在这一十分令人痛心的损失当中，萨莱西昂修

① 特里封·卡梅内斯的爱称。

道院修女们可怜的居住卫生条件太差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我们还想问一句：难道某些啮齿类动物假借腐朽的伪善宗教的名义钻入他人的家中，慢慢地用有毒的影响去破坏别人家庭的安宁和良心的平静，就能称得上是很卫生的吗？

“如果我们文明省城中全体自由党人不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正在压迫我们的强大的僧侣暴君，那我们很快就会成为这个最卑鄙、最厚颜无耻的宗教狂热的牺牲品。让亡灵安息吧。”

里帕米兰事先没让讲经师知道，匆忙地动笔写了一篇维护他的朋友、萨莱西昂修道院和语法的文章，未加署名在《圣旗报》上发表出来。里帕米兰认为，语法已被《警钟报》糟踏得不成样子。“抛开事实不论，”他写道，“我们不知道死者究竟是卡拉斯匹克先生，还是她的女儿①，胡涂的文章作者是否能告诉我……”

最后这句话泄露了天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文章是大祭司写的，他惯用这种幽默的风格。

在贝图斯塔，报纸上登载的诽谤漫骂一类的文章总是特别引人注目。特里封·卡梅内斯发表的赞歌与哀歌等诗文却是白费纸墨，无人问津，而那些使某个市民感到愤怒的最微不足道的短文反而使大家百读不厌，议论纷纷。当报纸上登出充满火药味和血腥味的辩论性文章时，那些长期订户简直就把它们视为最好的娱乐和消遣。

于是，这桩丑闻不径而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谈话议论的中心都是讲经师的“有毒的影响”和“修女特蕾莎之死”。

“这个悲剧是他一手造成的。”

“他是个精神吸血鬼，在吸我们姊妹的血。”

“是的，这是宗教狂热主义欠下我们的一笔血债。”

---

① 原文使用的同位语结构，仅从语法度角来看，可以造成这样的误解。

"这简直就像童女贡① 一样！"

讲经师德帕斯本想对这些胡言乱语和荒谬的恶意中伤置之不理，但他还是被激怒了。起初，他以为"自己高尚圣洁的感情可以把他提高到一个崇高的境界，对一切卑微无耻的攻击置之不顾"，可是事与愿违，社会不公正的愤怒浪潮冲击到了他的灵魂，淹没了他那未具名份的爱的全部喜悦，使他的恼怒常常抵消了他头脑中那些最纯真的思想和最温柔、最愉快的回忆。他怒发冲冠，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另外，他所受到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那些蠢人们的指责和攻击虽属荒谬，但其威力和可怕程度并未因此而减少。他注意到自己的权力在动摇，如此之多的微不足道的无耻之徒的力量加在一起是足以颠覆他的地位的。在许多家庭中他开始遭到冷遇；一些自由党人的夫人太太不再找他忏悔了。就是他一向可以左右于股掌之间的福尔图纳托主教现在也敢于用一种冷淡的和充满疑问的目光看着他，那眼光竟像钢针一样刺入他的眼中。

又到了去马尔教堂区广场散步的季节，唐费米尔恩谦卑而高傲潇洒的身影又出现在那里。尽管他仍是一个体魄健壮、身材高大的神父，但他发现，他的步履已失去昔日雄健和光华。在人们的问候和眼神中，在他身后如尾波似的窃窃私语中，甚至在人们为他让路的方式中，他都感到了某种粗鲁和嘲讽，一种普遍的积怨和敌意，这种情绪又好像是恐惧，但这种恐惧就要表现出它的奇特的和傲慢的勇敢。

唐娜保拉独坐家中，愁容满面，怀着满腔的疑虑默默地等待着一场风暴的来临。她像收拢船帆一样把钱财收回，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索回债务，急切地卖掉红十字商店的存货。"每个

---

① 中世纪期间，摩尔人侵占西班牙，在许多城市中强迫当地居民随时向他们进贡一百名童女。

人都会认为她在进行倒闭破产前的准备工作。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唐娜保拉没做任何解释。“她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的儿子，她的费尔米恩堕落了；那个狡诈的庭长夫人，那个罪孽深重的假圣女迷住了他的眼睛，使他昏了头。只有上帝才知道在奥索雷斯庄园究竟在搞些什么名堂！真丢人哪！那个女人正运用各种诡计夺走他们家的一切。唐娜保拉必须有所准备。啊，也许人们可以把她赶出贝图斯塔，但她不把半个城市吞掉是不会甘心离开的。”一想到这一点，唐娜保拉就怒火满腔，咬牙切齿，那样子连她的儿子看了都觉得害怕。

少东家费尔米恩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犹如一尊 圣福斯图斯①的雕像，暗自思情：“现在我成了孤家寡人，形影相吊，连母亲也不来安慰我！我该怎么办？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这强烈高尚的感情。安娜，安娜，除了她，在这个世界上我一无所有了！她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也需要我。我们两个在一起足以战胜所有这些蠢货和坏蛋。”

德帕斯脸色苍白，几乎没有一点血色。他心情激动，坐卧不宁。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常去见他的虔诚女友。安娜越来越漂亮了，亭亭玉立，雍荣华贵；体态丰满健壮，匀称而合谐；身体周围宛如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光环，整个身躯经过了一场理想美德的净化之后呈现出一种光华四射的健康美，俨然一位台伯河彼岸高傲的美人②，一个圣母的活标本。

唐阿尔瓦罗·梅西亚从帕洛马雷斯一回来，唐维克托·金塔纳尔马上就恢复了同他的亲密友谊。讲经师很快便发现这位皈依天主的人开始叛教了。尽管唐维克托仍然认为自己十分虔诚，但

① 公元5世纪不列颠人，曾任法国里兹主教，“提出上帝不干涉人的自由意志”的理论。

② 台伯河位于罗马，传说该河右岸一带的女子都 长得 健壮美人貌，但性情高傲，不甚开化。

他却怀疑宗教和教士、天主教和教皇极权主义之间是否真有不同，每当他发表什么异端邪说之时，总喜欢说："作为天主教徒，我的虔诚不亚于任何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旧约》和《新约》；他甚至敢当着教士和夫人的面宣布说，每一个有德行的人都是上帝的牧师，一座古老的森林就是圣洁宗教最合适的圣地；还说耶稣也是个自由派等等。然而，最糟糕的还不止这些，而是安娜和讲经师感到，每当金塔纳尔看到他们在一起时，脸上总带着某种冷淡的表情。碰到这种半明半暗的蔑视，讲经师只好假装没有看见。

唐阿尔瓦罗只是偶尔去奥索雷斯庄园一下，而且每次都是礼节性拜访，呆的时间也很短。为什么会这样呢？唐维克托曾问过他，但这位朋友只是含糊其词地暗示说：安娜不喜欢接待他，而他也不愿意招人讨厌；而且这种情况也不是他一个人，过去一天到晚在金塔纳尔家出出进进的帕科现在也几乎不登门了。比西塔辛来的机会也少，而且相隔的时间很久；侯爵夫人几乎停止了拜访；安娜的其他老朋友也都采取了回避政策。只有讲经师是这家的常客，这位可尊敬的先生在庭长夫人周围制造了一块真空地带。她很高兴，似乎不想念任何人。但唐维克托不同，他需要交往，需要交谈，需要有人陪他，只有这样他才会高兴。

他还是隔月去忏悔一次，领一次圣餐，但肯卑斯的书也同其他书籍一样，被束之高阁，积聚着尘土。他仍然害怕地狱，"但又不愿意被完全剥夺了享受尘世间短促人生所提供的种种乐趣的权利"，"尤其不愿意让宗教狂热主义占领他的家庭"。唐维克托非常重视梅西亚在俱乐部给他出的主意。梅西亚想挑动他采取行动，他也总是准备付诸实践，可他没敢那样做，他只敢于偶尔给自己的敌人讲经师一个难看的脸色，而且很久才有一次。但是，讲经师对他这种装模作样的暗示和讽刺佯装不懂，使他们的计划毫无进展。

唐维克托尽管没对任何人说，但他终于承认自己并不像原来所想的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不，他没有力量反抗那种侵入他家庭的耶稣会思想。啊，是的，他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结果让德帕斯占领了他妻子的思想阵地。归根结底，这个人是一个耶稣会教士。”金塔纳尔最后把讲经师在自己家里的权力同耶稣会过去在巴拉圭的权力作了比较，说：“是的，我的家现在变成了第二个巴拉圭！”而且他对那有害的影响越来越感到无能为力；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拉长了脸或离开家门。

他这样做的唯一效果是使他的妻子和讲经师只好约定少在家中相会，而多在外面见面。“最好还是在唐娜佩特罗尼拉家里交谈，为什么要打扰可怜的唐维克托呢？既然有害的朋友正再次把他引入歧途，用居心叵测的暗示和卑劣的亵渎神明的怀疑论毒害他的心灵，那最好还是不要扰乱他的宁静，不要让他看到两个灵魂相通的人在一起的情景，因为这两颗灵魂是由一种最富有诗意的虔诚和理想主义的有力纽带联结在一起的，那情景尽管清白无辜，但对金塔纳尔来说却是不愉快的。”

在唐娜佩特罗尼拉家中，客厅的百叶窗巧妙地半掩着，地上铺着灰绒地毯，两位心心相印的朋友一连数小时地谈论着他们精神上所关心的事情，唐娜佩特罗尼拉本人就是这样说的。陪伴他们的只有那只越长越胖的白猫。它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儿蹭蹭庭长夫人的裙裾，一会抓抓几下讲经师的法袍，显得同他们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亲热了。

安娜注意到唐费尔米恩的脸色十分苍白，眼睛周围有一个很大的黑圈，声音和呼吸中透露出疲惫，这使她很担心。

她恳请他注意身体，声音就像母亲劝儿子吃药一样和蔼可亲。他眼里闪着热情的火花，满面笑容地回答说：“他没有什么，不必为他微不足道的身体担忧”。

有几天，他们的交谈中也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冷场，长久的沉

默也像喋喋不休的饶舌一样令人烦恼。

两个人心中都似有难言之隐；双方都深信了解对方心灵深处最隐秘的想法，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思考着那种有罪的隐情。

安娜每次谈到讲经师的身体健康下降时，他都显得非常痛苦。“假如她知道……！”

他决心不让自己“同这位美丽天使”的友谊最后以一种粗野的肉欲形式而不幸告终，因为那以后只会给他带来内疚和悔恨。他十分肯定安娜已将一个纯洁灵魂的全部忠诚都投入到了他们之间那条虔诚的纽带之中；如果玷辱了她——这种情况总是可能发生的——就会使这个灵魂失去它的最大魅力。讲经师目前只是依靠着这种未具名份的高尚的激情而生活，并以此同可怕的诱惑进行着搏斗。他力不从心地，靠着他称之为不忠行为的令人难堪的沉默，勉强抵御着肉体的突然而凶猛的反叛。他徒劳地思考着：如果离开了亲爱的唐娜安娜，我那山区猎人般强健的身体将如何生活？这对她又有什么关系？她没有向我提出任何有关我的肉体方面的要求。我的灵魂都是属于她的；当我远离她的身边去满足由他本人在无意中所激起的那种欲望时，我并没有涉及自己的灵魂。他无法思考这一切，因为每当安娜紧张地搓着双手，殷切、温柔，满面含笑地恳请他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把时间都花在工作和忏悔上时，他都感到剧烈的内疚和痛苦。

“假若您离开了或者死去，我会怎么样呢”

“可怕，太可怕了！”讲经师心里想，“在她面前我装出一副圣人的样子，而实际上我不过是一个泥土之身，像任何泥土之身一样地活着，太可怕了！欺骗别人我并不难过，可这是骗她呀！可是，我又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这样。”他想到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由于她，他才再次感受到了他原以为已经死去的青春的激情；由于她和他对她的纯洁的尊重，他才又陷进了原来的泥坑。他企图在这些想法中寻求安慰，但这并不能给他以慰藉，也不能消除

他内心的内疚和痛苦。

有时候，特蕾西娜也很伤心，担心自己已经失去对少东家的控制。每当讲经师的良知处于清醒之时，他同安娜在一起就会感到心情平静，无忧无虑。越是在这种情况下，特蕾西娜就越加担心。可是，慢慢地，诱惑对他的折磨再次出现，而且诱惑的力量比疚愧的袭击更加可怕，也更加危险。安娜的贞洁和纯真，她的真心的虔诚，对他们之间精神友谊的信任不疑以及她的清白无辜，都成了唐费尔米恩那种激情的催化剂，增大了其中的危险；因为安娜并不担心会发生任何犯罪的行为，在他那种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心理状态下，他看不到自己的亲切关怀、温柔的友谊、无保留的信任，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向火上浇油。为了避免更大的罪孽，德帕斯又变得谨慎起来。特蕾西娜为此很高兴，并骄傲地认为这是她的胜利。

安娜也有一个秘密。她的虔诚是真心的，她想得到拯救的愿望是坚定不移的，她希望从一个境界升华到圣特蕾莎所说的另一个崇高的境界的决心是严肃认真的；然而，诱惑也一天天变得更加可怕起来。她觉得对唐阿尔瓦罗的思念的犯罪感越深重，从中得到的快乐也越多。她不再怀疑这个男人对她来说就意味着堕落，也不再怀疑自己身上一切世俗的、肉欲的、脆弱的和不可饶恕的东西都表现在对这个男人的爱恋之中。她现在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面对面地看着他，让他一连几小时地坐在自己身边，向他表明他对她无所谓了。现在她必须躲着他，避开他的身影，不去想他。他是个魔鬼，是耶稣的大敌。没有别的办法，她必须回避他。这是真正的屈辱，而过去却是愚昧的傲慢。她现在之所以仍然保持着身心的纯洁，那完全是因为上天保佑；她不得不承认，单凭自己的力量她是坚持不住的，只要上帝一松手，唐阿尔瓦罗就会将她抓住，把她捕获。为了这些原因，她甚至不愿看见他，但又无法不去想他。她竭力驱赶这种思念，却总是徒劳无益。这是多么

可怕的心理矛盾！耶稣会怎么想呢？如果讲经师知道了，他又会怎么想呢？她的感官一有机会就会陶醉于对梅西亚的思念的快乐中，这种情况使她感到厌恶，好像那是一种卑鄙无耻的行径一样。为什么要想梅西亚呢？对耶稣的不忠在她身上唤起的这种疚愧和悔恨使她感到恐怖和深深的悲哀，然而这种疚愧和悔恨又被一种朦胧的理想主义包裹着，冲淡了它的程度。但无论如何，对自己心灵朋友的不忠，对自己的兄长唐费尔米恩的欺骗所引起的这种内疚，使她厌恶自己，看不起自己，感到一种无可比拟的痛苦折磨。另外，安娜不敢把这些想法向讲经师忏悔，因为那样会大大地伤害他，并因此而彻底摧毁他们之间纯洁、理想友谊的全部魅力。为了在忏悔中对这个问题守口如瓶，她再次采取了诡辩。“她不愿意发生上述情况。”每当她能掌握自己的思想时，她可以把那些有罪的影象赶出自己的头脑。她回避不见唐阿尔瓦罗，因此不会去主动犯罪。世界上有被动犯罪吗？一天她向唐费尔米恩谈起这个问题，但没有说明与自己有关。唐费尔米恩回答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并引用了几个作家的话来加以说明。后来安娜记得其中有位帕斯卡①在他的《致一位主教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她找到这本书读了起来……她觉得自己就要疯了。“啊，原来做好人也需要能力和天赋。书中如此众多的细微差别和难以捉摸的词语使她大惑不解。”但她仍未向讲经师谈及那可怕的诱惑。她把自己炽热的慈善之心当成抵御这种诱惑的强大武器。当德帕斯的敌人向他发起暴风雨的诬蔑攻击时，安娜就是以这种慈善之心竭尽全力去维护他，去安慰他的，因为她认为那些诬蔑和攻击全都是不实之词。

安娜一心想牺牲自己去拯援这个曾经拯救过自己灵魂的男人。她的这一想法犹如一种强大的压倒一切的激情，她热情地欢

---

① 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宗教哲学家和散文大师（1623—1662）。

迎这种激情，把它作为满足自己对爱情的渴望的一表示，而这种爱是对一个具体的有限的活人而发的。“是的，是的，”她心里想，“我要用对这种善、这种牺牲、这种忘我精神的爱，同自己的犯罪倾向进行斗争。如果需要，我愿意为这个人去死。”但是，她找不到办法使这种愿望付诸实行；她努力寻找但没有找到一个机会去为讲经师牺牲自己。她能做些什么去消减那些诽谤中伤的威力呢？到目前为止，她什么也没有做，也不可能做。但她并没有失望；也许某种方式或机会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使她得以实施为拯救那个可怜的殉道者而决心做出的自我牺牲。而在此之前，她只能对他进行安慰。在这方面她十分成功，使得讲经师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激之情，以致不得不跪倒在她的面前去亲吻她那双小巧玲珑而又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秀脚。

与此同时，福哈、莫雷洛、唐库斯托迪奥、吉马兰、《警钟报》以及幕后的唐阿尔瓦罗和比西塔，也都在拼命地加紧活动，以图推翻讲经师的统治这座压在他们头顶上的大山。

修女特蕾莎之死对讲经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动摇了反对者所说的他占据的崇高地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使可怜的桑托斯·巴里纳加的事情相形见绌，几乎被人遗忘。但过了几周之后，巴里纳加这位受害者的光环再次重放异彩，贝图斯塔又热情地将它虚假的虔诚和伪装的同情转向了他，就像一个冷酷的继母在扮演后娘的滑稽可笑的角色一样。因为，实际上，唐桑托斯的生死对贝图斯塔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过去没有任何人伸出援助之手帮他解脱穷困，现在人们仍在继续称他为醉鬼。但是，大家却一致声讨代理主教；咒骂他制造了如此之多的不幸；并满意地相信或假装相信，人们的愤怒和诅咒连慈悲的上帝也是高兴的。

“啊，在我们这个时代，”福哈在俱乐部里大声叫道，“在这个被进步的敌人所诽谤咒骂的时代，这个所谓的唯物主义的腐朽的时代，没有任何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辱骂人民仁慈的感情而不受到

公众以受到践踏的人类的名义所发出的一致谴责。可怜的唐桑托斯·巴里纳加这位红十字商店无耻垄断的受害者，眼下正在那凄凉的库房里因饥饿而奄奄待毙。过去，那里堆满了闪闪放光的圣杯、圣碟、圣灯、烛台和蜡烛以及无数的礼拜用品。在那个角落里，他快要死了，快要饿死了，先生们！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因为那个买卖圣职的人的罪过。他快要死了，是的，他肯定会死去。可是，那个使用狡猾伎俩嘲弄了我们的商业法规和教会法规的人，那个身为教士却在经商的人，那个使我们可怜的公民巴里纳加濒于饿死的人，他高兴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因为公众的愤怒正像潮水一样在增长，在升高，最终它必将吞没那个可憎的暴君！”

但是，尽管福哈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次又一次类似的演说，可他从来没有想过给唐桑托斯送去一只母鸡，给他炖碗鸡汤补一补他那垂危的身体。

这位破产商人所有其他理论上的支持者的表现也都一样，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唐桑托斯因饥饿而命在旦夕，但没有任何人给他送去一片面包，甚至连前往探视的人也屈指可数。福哈去看他，没呆几分钟就走了，他的目的只是确定一下这位可怜的老人是否仍然处于贫病交加之中，然后急忙跑出来大骂那个代理主教一通完事。他认为这样做就算是为他的伟大的进步事业和休戚与共的人类尽了自己的责任。

好心的唐桑托斯先生不久前为自己挣得的异教徒的美名把许多原本可能乐意帮助他的虔诚之士也拒之于门外了。

只有圣文森特会的太太们敢于走近这位老人的病榻，向他提供一些该教友会的物质捐助和教会的精神安慰。

但这件事也没做成。

“幸好，”唐庞佩约·吉马兰在谈到这件事时说道，“幸好我当时在场，才避免了一场侮辱。”

唐桑托斯委托他的朋友唐庞佩约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拒绝接受宗教狂热分子的一切帮助。

吉马兰很高兴接受“这一要求具有坚强毅力和牢固信念的重要而棘手的使命”。

唐娜佩特罗尼拉和受俸教士唐库斯托迪奥作为圣文森特会的使者，来到了那位慢性酒精中毒病人家徒四壁的阴冷小屋。巴里纳加的女儿，一位苍白干瘦的信女，在楼下空店房中哭哭啼啼地接待了他们。他们三人低声谈着话。唐库斯托迪奥学着讲经师的样子，用温柔的语调尖声尖气地对自己的教女轻声说着安慰的话语。她抬起泪汪汪的双眼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满嘴甜言蜜语的教士的眼睛，仿佛一个女人来到了她熟悉而又往常光顾的地方。后来，他们蹑手蹑脚地上了楼，准备向敌人发起一次进攻。

“这么说唐庞佩约也在楼上了？”唐库斯托迪奥在楼梯上问道。

“是的，这些天他一直没离开这儿；我父亲把我支开，他要那个糊里糊涂的老异教徒照顾他。”

唐庞佩约·吉马兰听到男人说话的声音，他听出是一个教士的说话声，思想上早有了防卫的准备，并极力装出一副与自己坚定的信念相称的而又十分谨慎的自由思想者的样子。他倒背着手，在屋里踱着大步，脚下的被虫蛀的旧栗木地板被踩得吱嘎作响。在连通的卧室中，不断传出病人的呻吟声和困难的呼吸声。卧室没有门，由一块又脏又旧的红布帷幔隔开。

“是谁来了？”唐桑托斯有气无力地问道，他连生气的劲儿也没有了。

“我想是他们来了，但您不用怕，有我在这儿呢！您躺着别动，生气对您的身体不利。对付这些人，我一个人就绰绰有余了。”

敌人走进屋内。尽管他们是为和平而来，唐庞佩约也决心谨慎从事，但唐娜佩特罗尼拉刚要张嘴说话，这位无神论者便伸出

一只手打断她说：

“对不起，夫人，也请这位尊敬的天主教神父原谅，你们找错了地方，这里不接受有条件的施舍。”

“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有条件的施舍？”唐库斯托迪奥彬彬有礼地问。

“请别发火，朋友，我认为那不是你们在地球上的使命。您看得出，我说话的态度可是心平气和的呀！”

“可我还什么也没说呢？”

“您说了‘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有条件的施舍’什么人也别想骗过我，我不管他是谁，穿裤子还是穿裙子。我也并非一概仇视教士，但我要求一切有教养的人都要讲礼貌。”

“我们不是来吵架的，先生，我们是来行善的。”

“有条件的行善。”

“什么有条件，一派胡言！”唐娜佩特罗尼拉喊道。她没想到到这儿来还必须对付一个无神论疯子。她接着补充说：“在这个屋里您没有权利发号施令。这位小姐是唐桑托斯的女儿，我们是来看望她和她父亲的，是自愿来给他们送来我们团体提供的救济和表示我们的慰问的。”

“是以令人屈辱的悔过自新为条件吧？是的，这我知道。唐桑托斯已经授权我全权处理他的宗教自主问题，现在我以他的名义并以最客气的方式要求你们离开这里。”

唐庞佩约伸出手臂，用手指着门口。他神气十足地站在那里，似在欣赏自己伸出的胳膊和自己表现出的勇气。

但是，唐娜佩特罗尼拉回答说，她不准备听从一个管闲事的人的命令，唐庞阿约只好收回自己伸出的手臂。

“夫人，现在管闲事的人不是我，而是你们。没有人请你们到这儿来，也没有人需要你们。这里只接受不要教会证明书的慈善施舍。”

“我们也没有要证明书啊……”

“教士先生，您少来那套神学院的诡辩术。现代哲学已经表明，经院哲学只不过是一种用来欺骗小孩的玩意儿。我很清楚你们的来意，你们想用一盘残羹剩饭来收买我的朋友的牢固信念，用一碗清汤就想叫他改变观点，用一个铜钱就要他丢掉信仰……这简直是侮辱人格！”

“可是先生……！”

“一句话，教士先生，唐桑托斯宁愿去死也不愿忏悔或接受圣餐；他不承祖先的信仰。这是他不可更改的条件。好了，在这种条件下，你们还愿意帮助他、照顾他、送给他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吗？”

“不过，亲爱的先生……”

“哈哈！亲爱的先生！我已经说过，您也看得出来，经院哲学的诡辩术也骗不了我！”

“不管怎么说，”“君士坦丁大帝”说，“我们希望同有关的人员谈谈。”

“这办不到。”

“我们一定要谈。”

“夫人，如果你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无理要求，我就顾不得您夫人的身份了，我会把你们赶下楼去。”

唐庞佩约一步跨到红布帷幔前挡住了主教大妈的去路。

“谁在那儿？是谁呀？”里面传来巴里纳加上气不接下气嘶哑的声音。

“是圣文森特会的人。”吉马兰答道。

“遭雷劈的！让他们滚出去！唐庞佩约，您怎么不拿扫帚把他们轰走？那些无耻的东西！中间是不是还是个教士？把他们赶走！”

“是的，先生，有个教士。”

"一定是那个讲经师吧！那个强盗、偷盗圣器的家伙！他把我抢劫一空，现在又来取笑我吗？唉，要是我能起床……！您为什么不用棍子打断他们的腿？叫他们从我家滚出去！天理难容啊！难道世界上没有天理了吗？没有穷人的天理了吗？

"您冷静些，不是讲经师。"

"不，是他，是他，我知道是他。难道您不知道？他是他们的头子，是圣文森特会的主席。你进来，来来呀，强盗！我要让你看看我的武器，它足以砸烂你的脑袋。"

"轻点，朋友，冷静点！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对付他们，我会很有礼貌地把他们打发走的。"

"不，不，如果是那位代理主教，让他进来，我要亲手杀死他。是谁在那儿哭？"

"您女儿"。

"嗳呀！是那个不孝的假正经呀！小娼妇！要是我能起床……是她要把我活活饿死啊！她往我饭里放念珠和头发，往我脸上泼脏水啊！她一大早就去做弥撒，中午才回家，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等我起了床再来收拾你！"

"父亲，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慈悲圣母的份上，您能安静点好吗？唐娜佩特罗尼拉来看您了，还有一位神父先生……"

"是你那个宝贝唐库斯托迪奥吧？就是那个把你从我身边骗走的家伙吧……那个教士会的花花公子！好啊，你这个小娼妇，等我抓住你们两个再说……"

"天哪！天哪！我们还是走吧。"唐娜佩特罗尼拉一边说，一边急忙朝楼梯走去。

可是，他们没有走成，因为唐桑托斯的女儿晕倒了。他们把她扶到楼下店房里，让她躲开父亲的吼叫和辱骂。楼上又完全控制在唐庞佩约手中，他又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厨房，把唐桑托斯汤锅中的浮沫撇去。

“屋里只剩下了他的慈善，但他对朋友也实在慷慨不到哪里去，因为他自己的一大家子人也是缺吃少用的，但他关心照顾病人还是做得不错。”

不一会儿，他回到屋内，手里端着一杯清淡和漂有炭屑的热汤。

他扶起唐桑托斯摇摇晃晃的头，没让病人那双颤颤发抖的手去端杯子，而是自己亲手端着汤，喂他喝下。

唐庞佩约就这样一直占领着唐桑托斯家中这块阵地。他所想的只是如何确保自己思想的胜利，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随时守候在病人身边，以防止唐桑托斯的女儿把教会分子偷偷领进屋中。

吉马兰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往巴里纳加家中跑，在那里一直呆到吃晚饭时才回家。一到家他就催着女佣人、妻子和女儿们赶快吃饭，在眨眼之间，将“物质需要”问题处理完毕。

“快点，快点，少说废话！快把汤端来，有人在等着我呢。”

他匆匆吃完晚饭，然后把饭桌上剩下的碎面包片、少量的糖和其他食品往口袋里一装，又匆匆离去。

有几个晚上，他一冲进家门就大声喊叫起来：

“快！快！把拖鞋给我，还有那瓶茴香酒，今晚我要陪伴唐桑托斯过夜。”

唐庞佩约的妻子一边叹气，一边把瑞士绒拖鞋和茴香酒拿给他。他转眼又离家而去。

福哈，奥尔加斯父子，作为私人而不是神父的格洛塞斯特尔，唐阿尔瓦罗·梅西亚，在耶稣受难日大开荤戒的自由思想俱乐部成员，参加俱乐部秘密晚餐的一些人，《警钟报》的编辑部成员以及许多代理主教的敌人，都是唐桑托斯家中的常客；他们每个人都怀着满腔的愤怒，对巴里纳加的贫穷和不幸表示了同情。“啊！把巴里纳加先生搞到这种地步的人实在是无耻至极，理应受到社

会的谴责。”但他们所做的也仅此而已，几乎没有任何人留下一点施舍，“唯恐引起病人的多心”。但不少人都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们愿意为他守夜。

唐庞佩约接待所有的来访，俨然就是家中的主人。塞莱斯蒂娜对这种情况只好加以容忍，因为这是她父亲的意思。

“你这个没良心的女儿！唐庞佩约是我唯一的儿子，我唯一的父亲，我唯一的朋友。你在这儿才是多余的，你这个魔鬼！娼妇！”这位垂死的醉鬼在自己的卧床上喊道。

十一月底，天气开始霜冻，唐桑托斯的病情恶化了。

在十二月的第一天，塞莱斯蒂娜按照唐库斯托迪奥的指示，决定向父亲发动最后的进攻，迫使他接受圣礼。

早晨八点钟左右，唐庞佩约·吉马兰用口哈着双手走进屋来，塞莱斯蒂娜在寒冷、凄楚和老鼠成群的店房中拦住了他。

她用手拉着他的衣服，哭诉、哀求、下跪，想尽了一切方法请他离去；接着又采用命令、威胁、谩骂等手段。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找你父亲说去，我只是按他的嘱托办事。”吉马兰总是这一句回答。

塞莱斯蒂娜绝望地走到父亲床前，双膝跪下，把头埋在那薄薄的草垫上，又开始哭诉起来；唐桑托斯以缓慢、微弱的声音回答着，那声音中既含有威严，又充满痛苦、疯狂、低贱和不幸：

“赶快从我面前滚开，你这个伪善的法利赛派① 的信徒！上帝在上，我憎恨你和那些黑衣教士，你们都给我滚开！谁也不准进我的店房，他们抢走了我的每一件圣器，都是些强盗啊！还有你，不孝之女，堕落的小娼妇！不要再装模作样了！你给我滚开！”

---

① 古犹太教的一个派别，宣称墨守传统礼仪，《圣经》上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父亲，父亲，您可怜可怜我吧，收下这份圣礼吧！”

“他们抢走了我的一切，那些圣灯……是你帮他们偷的，你是他们的同谋，你也要受到惩罚的！”

“父亲，可怜可怜您的女儿吧，这是圣礼，请您收下吧。”

“不，决不！你放明白点，那几块圣礼有什么用？我把它们留下，只会在店房里烂掉，代理主教禁令人们买我的圣具；那些可怜的乡下神父，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也是些可怜人啊！他们都怕他，那个坏蛋！流氓！那些不幸的可怜人啊！”

唐桑托斯挣扎着坐起来，垂着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嘴里仍在不停地重复着：

“不幸的可怜人啊！”

塞莱斯蒂娜抽噎着走出了卧室。

“她父亲已失去理智，在恢复理智之前他是不会忏悔的，除非出现奇迹。”

“他不能忏悔；他不应当忏悔；他不想忏悔！”唐庞佩约两手抱在胸前说，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毫不为他人的痛苦所动。

圣母受孕日那天清晨，索摩查医生说，黄昏时分唐桑托斯将一命归西。

唐桑托斯的理性在不断减少，必须用强烈的刺激才能触发他那仅存的一点思维的能力。唐罗武斯蒂亚诺的到来，或者说科学的到来，使唐桑托斯的注意力又短暂地转向了外面的世界。中午，塞莱斯蒂娜告诉父亲，卡拉斯匹克先生想见他。这意外的荣誉竟使那垂死的病人兴奋起来。卡拉斯匹克没有理睬一直抱着手站在门口的唐庞佩约，径直走进屋内，站到了巴里纳加的床头。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神父。这位神父是教区的牧师，一位面目和善的老头，他声音甜美，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卡拉斯匹克曾借钱给唐桑托斯，对病人仍具有一定的威信。他们许多年没说过话了，但是尽管彼此思想观点不同，加之多年的疏远冷淡，但相互

之间仍十分敬重。所以，巴里纳加这次极有礼貌地用他很少使用的文雅语言，谢绝了唐弗朗西斯科·卡拉斯匹克这位杰出的卡洛斯派的忠诚信徒的好意。

“这一切都没用了。教会使我破了产，我不想再同教会打交道。我相信上帝，相信耶稣，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我不想忏悔，卡拉斯匹克先生，很对不起，我使您失望了。另外，我相信，我的病是可以治好的，或者，至少说，用白兰地……请相信我，我现在身体垂危，是因为缺少液体、气体和固体。”

唐桑托斯稍稍抬起头，认出了教区神父。

“是唐安特罗，您也来了，我很高兴。现在，您可以作为心灵的公证人，把我要说的话记下来，向公众证明。下面是我的遗嘱：我，唐桑托斯·巴里纳加的死，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含有酒精的液体；我的死是由于医生所说的什么虚弱还是崩溃；其次……”

他停住了，咳嗽使他喘不过气。他用力把又脏又破的被单往上拉了拉，继续说：

“其次，我的死还由于缺少烟草；还有，缺少食品，缺少有营养的卫生的食品。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讲经师先生和我的女儿。”

“您看，唐桑托斯，”神父大着胆子说，“您别再为难可怜的塞莱斯蒂娜了。让我们谈点别的吧。您不会死的，绝对不会的，您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今天下午，我保证给您带来您需要的一切。但我必须先同您单独谈一会儿，然后，然后，您就可以收到灵魂的面包了。”

“肉体的面包！”垂死的病人突然用尽全身气力，怒不可遏地喊叫起来，“肉体的面包才是我需要的！上帝保佑我吧，我要饿死了！是的，我需要的是能吃的肉体的面包，我要饿死了……饿死了！……”

这是唐桑托斯最后几句有理智的话，不久他便陷入了昏迷状态。塞莱斯蒂娜在床头哭泣；唐安特罗神父双臂交叉地抱在胸前，在凄惨的屋内走来走去，踩得地板吱嘎作响；吉马兰也叉着手，站在门口，欣赏着他称之为一个正直人之死的景象。

卡拉斯匹克早已去了主教府，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主教。当时，主教正在圣母像前祈祷，一听说唐桑托斯拒绝接受上帝，拒不忏悔，便举起紧握的双手，用温柔、痛苦而又庄严的声音喊道：

“啊，我的圣母，上帝的母亲，给那个不幸的人指条明路吧！”

好心的福尔图纳托脸色苍白，口里默念着祷词，厚厚的下嘴唇不停地哆嗦着。

讲经师倒背着手在铺有红色绵绒地毯的房间内大步走来走去。

卡拉斯匹克，因女儿新丧仍穿着深色丧服，泪眼惺忪地看着讲经师。

“唐费尔米恩有罪要受了，”可怜的唐弗朗西斯科心里这样想。他不由自主地怀着一种深深的疚愧，感到了一种报复的快慰，尽管这种报复“没有道理，是不公正的，但不管怎么说，一想到他死去的女儿，他的确感到了这种报复的快乐。”

确实如此：唐费尔米恩真要倒霉了。“那个小店主的愚蠢行为又是一件麻烦事。”

德帕斯现在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在那个明月当空的夜晚，他曾怀着一种浪漫的内疚心理，看着可怜的唐桑托斯拖着备受凌辱的身体踉踉跄跄走过贫民区的街道上；可是现在，他简直变成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心里只想着自己的那份激情，他憎恨一切可能破坏他同安娜在一起时所享受到的那种无名的快乐，而喜欢一切可能消融他那受压抑的感官同他的感情的永恒的纯洁性之间的日益变得越发可怕的冲突的事情。对他来说，世界上的任何其

他东西似乎都是不存在的。“现在唐桑托斯正像一只狗一样声名狼藉地死去。一定得把这个老酒鬼埋葬在墓地背后那个又脏又臭、无人过问的俗家坟场之内。而且，他这是咎由自取，全贝图斯塔的人都会指责他。“哗变的吵闹声已经传入他的耳中。“叭儿狗”不断跑来向他报告说，唐桑托斯的店铺和所在的那条街上挤满了讲经师的敌人，他们三五成群地在议论着，说他是杀人犯，是强盗。讲经师曾要求“叭儿狗”一切照直说，不要兜圈子。他想到这里，气得无法控制自己，猛然用脚跺了一下地板。卡拉斯匹克吓了一跳；主教从祈祷室走出来，双手握在身前，朝讲经师走去。

“看在上帝的份上，费尔米恩，我请求您让我……”

“干什么？”

“让我亲自去一躺，看看那个人。我想见见他，去劝劝他，他会听我的话的。如果怕人看见，就让他们给我弄辆马车，有篷车，无篷车都行。我要去看看他，应该去看看他。”

“您疯了，主教大人！简直是胡闹！”代理主教摇着头，大声吼道。

“可是，费尔米恩，他是一个迷了路的灵魂啊！”

“您不能离开这儿。一个主教去看一个顽固不化的异教徒！荒唐！”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费尔……”

“好啦！好啦！《悲惨世界》①，又是那出闹剧，主教拜访那个凡夫俗子的一幕，是吧？唐桑托斯是个下贱的酒鬼，他会不顾一切地吐您一脸口水；唐庞佩约也会同您主教大人阁下辩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这事不能考虑，您去看他，简直荒唐可笑！”

---

① 法国19世纪大作家雨果的著名小说，其中一节描写一位主教看望一位垂死的非教民。

双方沉默了好一会儿。唯一在场的第三者卡拉斯匹克吓得直打哆嗦，他对讲经师的权力和力量既钦佩又恐惧。

“一点不假，他确实把主教大人攥在手心里。”

过了一会儿，讲经师又接着说：

“另外，您去了也没用。卡拉斯匹克先生刚才已经说过，巴里纳加已经不省人事。一切都晚了，不会有任何结果的。那个人已经死了，说什么也不起作用了。”

卡拉斯匹克尽管害怕，但救唐桑托斯心切，竟冒然说道：

“然而，也许……有许多情况……”

“什么情况？”讲经师问道，目光和声音都像刀子一样刺人。“什么情况？”因为对方没马上回答，他又问了一句。

“病人可能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恢复原来的理智。”

“别只往好处想。另外，那儿也有神父，唐安特罗就是为了说服这个顽固分子才去那儿的。主教大人不能去，不能离开这儿。”

主教到底没有去成。

不断来往于唐桑托斯家和主教府之间的只有“叭儿狗”坎皮略。他同唐费尔米恩悄悄嘀咕了一阵之后，就又回到街上去收集情况、监视敌人去了。唐桑托斯住在恩西马达区一条又窄又陡的小街上，同讲经师的家正好对门。这条街又脏又丑，但住了不少贵族之家。眼下，讲经师的敌人们正在这条街上集结。

夜幕刚刚降下，巴里纳加凄凉、空荡的店铺门前已经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短短几小时内，他的朋友数目骤然剧增。店铺前面，人行道旁，整个街道，都站满了人群，他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一会儿聚拢，一会儿又散开。

福哈来了，奥尔加斯父子也来了，出席俱乐部晚餐会的其他成员也来了，他们早就制订好了反对讲经师的阴谋计划。那位前市长在唐桑托斯家中进进出出，十分活跃，宛如一只忙碌不停的

蜜蜂。他每次带着新消息走下楼来，朋友们便把他围了起来。

“他快断气了。”

“还有知觉吗？”

“当然，目前仍同你我一样。”这是谎话。虽然巴里纳加直到死都在说话，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是在咒骂讲经师，还是在责骂自己的女儿。有时他悲叹自己的命运像莎士比亚剧中的李尔王，有时骂起人来又像一个粗鲁的大兵。

“福哈先生，告诉我，楼上有神父吗？据说讲经师本人也来了。”

“讲经师？他来了就妙了！那将会增加事情的讽刺意味。不，他不会来的。楼上的神父是教区的一个牧师唐安特罗。他是个好人，一个可怜的家伙，值得同情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以为自己在履行职责，其实是在对牛弹琴。唐桑托斯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

“什么？难道他已经死了？”一位刚到达的人问道。

“没有，先生，还没死。不过，也差不多了。”

“唐庞佩约昕说也表现得很坚决，是吗？”

“是的。”

“不过，身体健康时要容易得多。”

“而且，他又没有什么危险……”

“他活不过今晚了。”

“医生还没有来？”

“索摩查说过他今天下午必死无疑。”

“所以他才没来，但他估计错了。”

“那位神父说他能拖到明天。”

“据说他是因饥饿而死。”

“那是唐桑托斯亲口说的。”

“不错，先生，那是他说的最后几句清醒的话。”福哈回答说。他忘了自己原来说过的话，说出了这句自相矛盾的论断。

“听人说，唐桑托斯说过他‘需要可以充饥的肉体的面包’，说他要‘饿死了’请‘上帝保佑’他。”

小奥尔加斯忍不住笑出声来，急忙用大衣角把嘴堵住。

“您笑了，年轻人。这件事我也觉得实在好笑。”

“老天在上，我可不是在笑那个垂死的人，我在笑他说的话。”

“您应当把那看成是一种深刻的教训。他死于饥饿，这是事实。给他的不是可以充饥的面包，而是圣水，真叫人肃然起敬！一个由于信仰自由主义而受到迫害和正在挨饿的小学校长说道。”

“我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位在老厂工作的枪炮师傅说道，他留有又长又浓的山羊胡子，是一位自行其是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但我认为，应该把讲经师拖出来，挂在那根街灯柱上，让他看着送葬的队伍出发。”

“先生们，”福哈说，“如果唐桑托斯像一个犹太人一样死在教会的怀抱之外，那就是讲经师的错误，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不可能有另外的解释。”

“这是明摆着的”

“没人怀疑这一点。”

“请告诉我，福哈先生，真的不把他葬在神圣公墓吗？”

“我想是这样。教义规定的十分明确，我是说，宗教会议的决定是不容更改的。”他的脸有点发烧，因为他一点也不了解教义有什么明文规定，也根本不知道宗教会议是否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么说，他会像条狗一样被埋掉喽？”

“这不关紧要，”那位枪炮师傅说，“所有的土地，都因人类的劳动而神圣化了。”

“况且，人一旦死去……”

“别忙，先生们，别忙，”福哈打断别人的话，他不想失去这次攻击讲经师的机会，他已经抓到了进攻的武器。“这样问题也能用哲学观点加以判断。从哲学上讲，一个人死后埋在什么地方他都不会在意的，但他的家人会怎么想呢？社会会怎么想呢？他的荣誉会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市的公墓的一部分是划归埋葬非天主教死者用的……”

小奥尔加斯抿嘴一笑。

“是的，我知道，年轻人，我知道我的话中有一个小错误，可是您的思想也有些太僵化了。”

这样热情的进步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一齐将鄙夷不屑的眼光射向了那位不合时宜的小医生。

那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说：

“我们这个国家思想僵化的事情太多了。年轻人，舆论杀人啊！我说过一千遍了，在西班牙，伶牙俐齿的狡辩之士太多了。”

“您本人就很能说会道嘛，帕尔塞里萨先生，别忘了过去那个政治俱乐部。”

小奥尔加斯用手拍了一下那位老厂师傅的背后。

帕尔塞里萨满意地笑了。

话题越扯越远。大家又争论起市政府在同主教争夺墓地管理权的斗争中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那些前来看望病人或他的女儿的男朋女友，神父，俗民们挤满了楼梯。唐庞佩约已令人把塞莱斯蒂娜送回她自己的房间，她在那儿接待前来安慰她的教友和神父。被吉马兰准许上楼的人都是些意志坚强者，即使意志不如他那样坚决，至少也应同意让病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临终忏悔或根本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因为像他那样坚决反对宗教的人实属凤毛鳞角。

“他死得光荣！”唐庞佩约对每一个在最后时刻前来向可怜的

巴里纳加表示同情的讲经师的敌人都要低声这样说。“死得光荣啊！多有骨气！多么坚强！就连苏格拉底① 的死也无法与之媲美，因为苏格拉底在临死前没有任何人要他忏悔。”

上下楼的人走过那空空如也的店旁，都要偷眼看一下那空空的货架和覆满灰尘的橱窗，橱窗外面已经被破旧的铺板封住。

暗棕色的柜台上有一盏煤油灯，微弱的灯光照耀着凄凉的店房，那空荡荡的景象使人们感到不寒而颤。那空无一物的货架俨然就是唐桑托斯辘辘饥肠的象征。多年来被尘封的最后一批存货，早已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乡下商人，可怜的巴里纳加就是用处理这批货物换来的几个钱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段酒醉潦倒的生活。现在老鼠在啃啮着货架的木板，就像结核病菌在吞噬店主的五腑六脏一样。

黎明时，唐桑托斯死了。

科尔芬山上飘来的薄雾依然笼罩着贝图斯塔沉睡未醒的屋顶和街道。那是一个温和潮湿的早晨。灰蒙蒙的天光像又脏又粘的灰尘一样透过百叶窗的缝隙，钻入到卧室之中。唐庞佩约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垂死的病人身边度过了一夜，因为那只从不出门、瘦得要死的叭儿狗是不能算数的。吉马兰推开阳台上的窗户，一阵潮乎乎的冷风吹动细布窗帘，灰暗的光线映照在唐桑托斯惨白的尚有一丝余温的尸体上面。

八点钟，人们把塞莱斯蒂娜从停尸房拉走；十点钟，大家又把尸体装进简陋、窄小的松木棺材中，抬到了空店房的柜台上。再没有任何神父和信女出现在那里。

“这样更好，”一直忙上忙下的唐庞佩约说。

“我们不需乌鸦② 来搀和此事！”福哈叫道，他也像唐庞佩约

---

① 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齐名。公元前399年他被控告不敬神，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他不服罪，安然服毒而终。

② 指教会中的人。

一样忙碌。

“我们应当组织一次游行示威，”这位前市长站在遗体的下首，对一大群同情者和讲经师的死敌说，“我们必须组织一次示威，既然政府不允许搞其他性质的游行，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另外，这是不公正的，这位可怜的老人是饿死的，是被红十字商店那些亵渎神灵的垄断者杀害的。而且，为了进一步侮辱他，贬低他，还不准给他举行一种像样的基督教葬礼，硬要把他埋在墓场背后那堵破墙旁边的瓦砾之中，就是那所谓的俗葬的臭沟乱坑之内。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

“饿死还不算，还要像狗似地被埋掉！”那位因为进步思想而遭受迫害的小学校长大声说道。

“对此我们必须大声抗议！”

“说得对。”

“这太不公平了！”

“必须搞一次示威游行！”

许多参加者看起来像是教区的官员，他们都是此事的幕后操纵者、冷酷无情的副主教莫雷洛的朋友。

“喂，索萨先生，您是《警钟报》最新消息栏的专栏作家，您必须使这期报纸拖延一点时间，以便把我们这次行动的新闻插进去。”

“好的，先生，我马上就去印刷厂，可按以往的出版法所允许的最大范围，草拟一则简讯，号召一切自由党人、正义的朋友、等等……。您放心，福哈先生。”

“简讯的题目就叫‘俗葬’。”

“好，就这么办。”

“用大号字排印。”

“用拳头大的字，您等着瞧吧！”

“这将是对全体自由党人的公告……”

“工厂的人会来吗？”

“他们一定会来的！”帕尔塞里萨叫道，“我马上就去动员，这是政府不能禁止的。”

“只要不引起骚乱。”

葬礼于黄昏前开始。只有在这个时间，工厂的工人才可能参加。

天下着雨。细细的雨丝懒洋洋地飘洒着。

雨伞遮满了街头。

讲经师在他书房的窗后窥视着事态的发展。他看到黑压压的一片，接着，像一名武士突然举起他的盾牌，一个又长又窄的黑盒子出现在上方。那黑色的棺木在出店房时前倾了一下，接着又停了下来，似在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唐桑托斯就要永远告别家门了。他似乎在犹豫：是冒雨前往呢，还是退回屋内。他毅然前行了。棺材很快消失在黑衣黑幛汇成的黑色海洋之中。在店门上面阳台的栏杆上，一条肮脏的黑色卷毛狗把头探出来；讲经师心惊胆战地看着它。那叭儿狗伸长脖子，向街上张望，同时竖起耳朵，似在倾听那街上的人声。它向棺材和雨伞狂吠了几声之后，又缩了回去。人们把它忘在楼上的房间里，唐庞佩约把它锁在了屋内。

吉马兰身穿黑色葬礼服，指挥着葬礼的进行。

许多工厂工人，零售商人，和一些鞋匠，裁缝列队走在棺材前面，口里念着祷词。

吉马兰曾建议不要念祷词。

“伟大的巴里纳加，是一位进步思想的殉难者，死前没有做过任何基督教的忏悔，因此那样做就违背了……”

“算了，”福哈板着脸反对道，“咱们不要太苛刻了，不要太走极端，祈祷一下也许效果更好些。”

“这次是反天主教的示威。”小学校长补充说。

“不，这是一次反教会的示威。”另一位老资格的自由党人说。

“我们打击的目标是代理主教。”一位没长胡子的男人说，他是格洛塞斯特尔的密探。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送葬时进行祈祷，结果大家也真的这样做了。在每次祈祷之后，帕尔塞里萨都念一声：Requiescat in pace①。

走在队伍中的人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也跟着他念一声：Requiescat in pace。

唐庞佩约既不喜欢这句拉丁文，也不喜欢蜡烛，但对此也只得采取妥协政策。

“整个行动简直是自相矛盾，可见贝图斯塔还不具备进行真正俗葬的条件。”

那些在公用水泉取水的穷苦妇女，那些拖着破鞋在商业街和林荫道上散步的纳鞋工和纺织女工，以及那些挎着篮子去买晚餐的女佣人，一看见送葬的队伍走来便围了上去。她们大多数人都谴责这种没有神父参加的基督徒的葬礼，他们认为任何人都应该是一位基督教徒。她们认为这种举动简直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但有几个相貌丑陋、身体健壮的年轻女子却高声赞扬他们的这种做法。

其中一个喊道：

“就是要这样做，这些收入微薄的小商人们愤怒了！”

这一声冒失的叫喊引来了对立面的反驳。

“滚开，犹太佬！”一位城里的妇女一边叫骂，一边用木屐敲打着她认识的几个泥瓦匠和石匠的脊背。

棺材的后面也有几位女性代表；但据提篮买饭和泉边打水的

---

① 拉丁语：安息吧。

妇女说，这些人都是些“坏女人”。

“喂，来看哪！小娼妇！”

“你们去哪儿呀，臭婊子们？”

唐庞佩约的那些女同党们听了这些话都尖声大笑起来，充分显示出她们的信念是何等浅薄。夜幕就要降临，墓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们必须加快步伐。

雨点变得越来越大，雨水垂直落下，打在雨伞上发出悲凉的声响，犹如鼓点一般，然后又沿着伞骨从四周流下。街道两边的窗户打开又关上，玻璃后面映出许多好奇的面孔。

人们大都怀着嘲讽的好奇心和鄙夷的眼光注视着这场葬礼的发展。“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讲经师的罪行越发显得不可饶恕。可怜的唐桑托斯像狗一样地死了，这都是这位代理主教的罪过；他对宗教的背弃也是讲经师造成的；他为饥饿而死，而且至死不肯接受圣礼，这也是由于讲经师的过错造成的。”

“而无孔不入的革命党人，现在正利用这次机会，又在玩弄他们的鬼把戏。”

“这都是讲经师这个代理主教的过错所引起的。”

“他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那个人正在毁灭我们每个人。”

这些都是在窗户背后的议论。人们关上窗户之后，回到房间内仍在议论纷纷。那天晚上，德帕斯失去了不少朋友。

谁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巴里纳加死得像条狗一样，这都要怪讲经师”这句话很快竟成了贝图斯塔人一条不言而喻的口头禅。唐费尔米恩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意识到，至少在最近几天内，他们不能去反驳这种不公正然而广为流传的说法。

送葬的队伍已经穿过了移民区的主要街道，一公里多长的街道被踩成了一条泥沟。人们开始朝着通向墓地山坡攀登。此时雨下得更大，斜风裹着雨水，吹打在送葬者的身上，吹翻了他们手

中的雨伞。大雨如注，势如鞭抽。乌云像一只巨鸟的翅膀，遮住了整个贝图斯塔的上空，将倾盆的雨水猛烈地浇泼在送葬队伍的头上，仿佛要伴随那呼啸而来的狂风将人们卷出贝图斯塔城外。

人们快速爬上山坡。可怜的棺材外面包着的细布有两三处已被撕裂开来，白色的木头露在外面，雨水不停地从上面流过。抬棺材的人跌跌撞撞地走着，尸体在里面被摇来摇去。身体的疲惫和某种下意识的迷信使他们对死者应有的尊敬大减。所有的蜡烛早熄灭了，顺着烛身流下的不是蜡油而是雨水。队伍中的人们大声喊叫着。

“快点走！快点走！”每前进一步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喊声。

有的人竟然放肆地对暴风雨开起了玩笑。棺材附近的送葬者比较谨慎，但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加快步伐。

大自然的震怒引起了许多无言的忧虑。

唐庞佩约的双脚已被浸湿，他知道这对他的身体很不利，会使他神经紧张，影响他的情绪。

“当然，上帝是不存在的，”他边走边想，“但如果确有上帝，人们会认为这可恶的大雨就是上帝用来惩罚我们的。”

他们终于到达了山顶。墓地的围墙在铅灰色的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鲜明，仿佛是横在天地之间的一条黑带子。不过，一切都看不真切。墙后的柏树在风中摇晃着，谅是一群鬼魂在窃窃低语，策划着什么阴谋，以对付那些敢来扰乱墓地安宁的人们。

队伍在墓地门前停了下来，要进去遇到了障碍。他们忽略了某些必要的手续。掘墓人从中作梗，说他们不符合某些法律规定。自然，这是掘墓人背后也许有某个教士在捣鬼。

“喂，福哈在哪里？”唐庞佩约喊道，他感到已无力再同教会的愚昧进行一次战斗了。

福哈没有找到。送葬的队伍中根本没见到他的人影。

唐庞佩约感到士气不足。“我只好孤军作战了，那个牛皮大王

把我给要了！”

绝望中他又获得了力量，在大家愤怒情绪的鼓舞下，他终于制服了那个掘墓人，送葬队伍开进了墓场，但不是从大门，而是从围墙上冲开一个缺口进去的。坟场又小又脏，长满了荨麻和荆豆，那是埋葬俗民的地方。这种葬礼很少，掘墓人记得只有三四次。

送葬的人没举行什么仪式就离去了，是山野中的凄风苦雨把他们赶走的。

唐庞佩约最后一个离开墓地。“这是他的责任。”

夜幕四合。唐庞佩约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在他后面大约二十步远的地方就是墓地的围墙。他不幸的朋友就埋葬在这围墙的后面，他已被抛弃，很快就会被大家忘记。他躺在地下，距地面只有两吋的距离，而同所有其他生活过和已死去的贝图斯塔人仅有一墙之隔，这是一种奇耻大辱。他像一只可怜的畜牲一样，被抛弃在这荨麻、荆豆和烂泥中间；狗和猫都可以从那围墙的缺口进入这俗家坟场，一切亵渎神灵的东西都可以从那儿自由出入，而唐桑托斯就躺在那里，曾经卖过圣餐圣器的和十分虔诚的好心的巴里纳加就埋葬在那里。这全是他唐庞佩约·吉马兰造下的孽啊！是他在‘和平咖啡馆’开始摧毁的这位可怜的小商人的信仰的堡垒的啊！”

吉马兰浑身打了个冷战。他扣上外衣扣子，“来时没穿大衣是他做的又一个蠢事。”

此时，他感觉到雨已经停了。在贝图斯塔上空广大的夜幕中，闪烁着几点白光，那是星星；在黑魆魆的城中可以看到一些对称的红点，那是街灯。

吉马兰又颤栗起来；他感到脚上发潮，于是加快了步伐。不仅如此，他还觉得身后有人跟着他，还不时地用手指头轻轻摸一下他的衣服和后脑勺上的头发……既然就他一个人，不怕别人看

到，于是便挟着雨伞一溜小跑往山下逃去。

“不，世界上没有上帝，”他一路在想，“要是有的话，那我可就倒霉了。”

他继续在下山的路上跑着。

“无论如何，一想到要被埋葬在这样一个又臭又脏的鬼地方，未免太叫人扫兴了。”

他继续跑着，不时地打着冷战。

那天夜里，唐庞佩约发起了高烧。

“他早说过，是潮湿所致。”

他开始说胡话。

“他梦见自己是石灰和鹅卵石做成的，肚子上有一个裂缝，狗和猫从缝中进进出出，偶尔还有一个长尾巴的小妖怪从里面钻进钻出。”

第二十三章

Tecum principium in die virtutis tuae in splendoribus sanctorum,ex utero ante luciferum genui te.①

庭长夫人读了这句话，并未完全理解其意，因为她手中的祈祷书上这句话的译文是："在你掌权之日，你会在你圣像光辉的荣耀中获得你的王国的统治：我在晨星诞生之前就在腹中孕育了你。"

安娜继续往下读：

Dominus dixit ad me: Filius meus es tu, ego hodie genui te. Alleluia.②

是的，是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她的心中这样呼唤着。风琴仿佛明白庭长夫人的心思，奏出了一连串欢快活泼的音符，响彻了整个昏暗的教堂，升上高大的穹顶，似要奋力冲破屋宇，飞入天空，让世界都听到这欢乐的乐声。风琴在欢唱着：

啊，悲伤圣母玛利亚，
明天我就要启程出发；
乘坐一只装满鲜花的航船，
去到遥远的哈瓦那。

但是，音调突然变成了呼喊：

我从未见过教士的家，

---

① 此句出自宗教《诗篇》110:3。各种版本的译文相差很大，这句话的权威版本意思是：在你掌权之日，你的人民将高兴地沐浴在清晨的母腹中孕育的神圣光华之中：你有着青春的甘露。

② 拉丁语：上帝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今天我生下了你。此句出《诗篇》2:7。最后一词是宗教欢呼用语，意为"赞美上帝"，译作哈利路亚。

看起来像今天这副模样……

接着，又忘乎所以地停止了叫喊，接着唱道：

一会儿随着马诺利略上升，
一会儿又随着马诺雷下降；
在他们最后一次征兵当中，
我躲过了他们，东逃西藏；
但下次我是否能够逃脱，
我可没有任何把握；
我只有听凭命运的安排，
随着马诺利略和马诺雷一起漂泊。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千八百七十多年前圣婴在伯利恒的牛棚里诞生，可这跟风琴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这乐声似乎乐得发狂，丧失了理智，从那些锥形管道、笛管和喇叭中溢出，一串串的音符宛如无数的亮光，照耀着人们的心灵。

教堂里光线昏暗。一些带有反光镜的煤油灯，挂在大厅的每根柱子上，冲破了那附近的黑暗。但距灯光稍远的地方，仍然是一片黑色的世界，这些油灯分散挂在大殿、两厢和唱经处后面一带地方；祭坛上面和唱经台上的蜡烛从远处看来就像点点星光。这些灯光，烛光加在一起，就是教堂内的全部光明。然而，那欢乐的音乐从柱头跃进厅堂，从地上冲上穹顶，宛如朝阳充满了整个教堂。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午夜弥撒开始了。

为了表达这一庄严时刻基督教徒的欢乐，风琴奏起了当地传统的曲调和歌曲。这些曲调和歌曲独特的地方色彩近年来变得大受欢迎。安娜的心因温柔愉快的宗教感情而激动地颤抖着，其中充满了博爱：爱一切人类，爱世上万物，爱天上的飞禽，林中的走兽，田野的花草，地上的虫豸，海中的波涛，空气的叹息。“十分明显，宗教是最质朴最明确不过的了。上帝在天上，抚爱和支配着他的杰作：宇宙万物；上帝的儿子降生于世，这种荣耀，这

种上帝之爱的象征使世上每一个人都感到更加幸福，更加尊荣。尽管许多世纪已经过去，但这有何关系，因为爱是没时间限制的。上帝曾经君临人间，这一点现在和使徒时期一样真实无疑，这就是人间万物从古至今永远欢乐的原因所在。所以风琴手奏出那些普通的民间曲调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给普通的人们带来了幸福与欢乐。贝图斯塔的姑娘们在热闹的露天舞会上唱着这些通俗的乐曲，比起教堂的圣乐也毫不逊色。安娜把这些像微风一样转瞬即逝的民歌的演奏看成是乐师所表现的一种美妙的仁爱行动。在教堂中重现那些最普通、最微不足道、犹如清风一样吹过的民歌，使世俗的情感、爱和青春的欢乐升华到尊贵的境界，像供品一样奉献在耶稣的脚下，这一切在安娜看来是多么美好啊！而宗教允许这样做正说明它具有慈母般的爱心和崇高的艺术鉴赏力。

“此时此地，教会同世界之间完全沟通了。大自然节日的风采涌入了教堂，在风琴的乐曲声中回荡着对夏日和乡村喜庆的怀想，融汇着海边水手的歌唱，散发着百里香和忍冬的芳香以及海滩和山野林间的气息，使它们融进在一种不可言喻的充满诗意的神秘的甜美的氛围之中，感人泪下。”不眠的夜晚之乐使安娜的神经异常兴奋。她的思想一张开想象的翅膀，很快就坠入云里雾中；一开始扩展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把头倚在一个新做的石头祭坛的肚鼓上，这是她跪着祈祷的礼拜室的主祭坛。她把头埋在阴影中，什么也不去想，只是去感觉。

教堂内高大的祭坛和交叉过道之间由一排高高的镀金铜栏杆隔开，在栏杆的两端的空隙中分别设有精工制作的布道台。两只展翅而立的金色雄鹰上面分别放有《使徒书》和《福音书》。在祭台左侧布道台上，安娜看到了格洛塞斯特尔弯曲而不失傲慢的身影；她那华贵的丝绣十字褡在侍僧手中一排烛光的照耀下闪闪放光。风琴声一停，副主教便开始朗读使徒圣保罗致提多的《使徒

书》第二章，并赋予新意的解释，那样子就像一个人决定要打断一个笑话，改换一个严肃的话题一样。格洛塞斯特尔很高兴自己能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他读得很慢，把每个词的尾音都读得很重。从他朗读的声调，人们可能会以为圣保罗的《使徒书》就是他格洛塞斯特尔过去写的一篇小文章。对于这位自鸣得意的副主教，风琴却不屑一顾，他刚一朗读完毕，便琴声大作，所有琴管齐鸣，欢乐的歌声和乐曲像洪水一样再次充满了整个教堂，琴箱以巨大的风力把音符的激流吹得浪花四溅，欢快地跳跃。此刻，风琴的演奏犹如当地的风笛，模仿着本市的那位风笛手在演奏《茶花女》①的祝酒歌和《游吟诗人》②中的片断时所表现的那种粗俗、放任的情调。最后，当里帕米兰从另一个布道台的扶手处伸出他那灵巧的小脑袋唱起《福音书》时，风琴手才改奏起《怯弱的女人》③：

现在你真是如意称心，
懦弱的人，
懦弱的人，
懦弱的人。

卡洛斯主义者和自由党人拥入教堂的交叉通道，用低声的赞叹和笑声欢迎这幽默美妙的歌声。从他们的反应中，庭长夫人看到了一种对普遍和平的向往。她当时想，如果大家出生之后就能在自己上帝的面前团结起来，政治上的分歧就会像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样被人们遗忘。

里帕米兰忍不住微笑，同时吃力地把自己准备朗读的《路加福音》放在鹰雕的翅膀上。

---

① 意大利伟大歌剧作家威尔地(1833—1901) 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所著《茶花女》改编的歌剧。

② 亦为威尔地的著名歌剧。

③ 出处不详，从内容上看估计是西班牙第二次卡洛斯战争时期(1874—1876) 流行的民歌。

副主教两手交叉搭在身前站在布道台的台阶上，旁边站着两名手执蜡烛的侍僧，其中之一是塞莱多尼奥。

“Secuentia Sancti Evangelii secundum Lucaaaam①！”里帕米兰开始读起来；他困得要命，每读完一句这首质朴的诗文，就趁机打一次哈欠。

“In illo tempore②……！”他继续读着。在那个时代，曾经颁布过一道法令，规定每个男子都要服兵役，这是那位非常热衷搞统计的恺撒·奥古斯都③搞的。“后来当了叙利亚总督的西利努斯实行过这种兵役制。”里帕米兰在读到西利努斯时不知不觉睡着了；但当他读到约瑟④被征入伍时，这时大祭司的精神又振奋起来，想象着那对神圣的夫妻前往伯利恒时的情景。“玛利亚一到那儿就到了分娩的日子；她生下了自己的头胎子耶稣，然后把孩子包在襁褓之中，放进一个牲口槽中。”里帕米兰这时读得很慢，希望听众能够听得更清楚。当他读到牧羊人晚上照看羊群时，想起了自己对牧歌的钟爱，他的心被深深打动了。

庭长夫人看着自己的祈祷书，一边听着对这一质朴而庄严的故事的叙述，心情更是激动万分。“圣婴耶稣啊！她此时才真正理解了那个生于摇篮死于十字架的充满诗一般柔情的宗教的全部真谛。仁慈的上帝啊！如此甜美的情感像蜜汁一样流进了她的灵魂，流进了她的心底，流进了她的五脏六腑，流遍了她的全身！那个小老头里帕米兰布道台上讲述着圣婴的诞生，就好像他刚刚身临其境一样！里帕米兰也有他自己的美。”

这时，听众开始骚动起来，他们良好的举止正在消失。在教堂的角落里，有人在讲笑话，引得周围的人哄堂大笑；在唱经台

①拉丁语：继续颂唱《路加福音》。

②拉丁语：在那个时代。

③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帝国第一皇帝。

④指圣母玛利亚之夫。

后面，那是教堂中光线最暗的地方，有些年轻的公子哥儿躲在经房里或柱子后面的阴影里，在绘有棋盘状图案的大理石地板上滚动铜币玩耍。那亵渎神圣的金属响声唤起这些年轻人的贪欲，一群群街头的流氓无赖睁大了眼睛等着看这种传统的世俗游戏的结果。他们跟着每一枚滚动的铜币跑动；一旦铜币倒地，他们也如同一串肉团或垃圾一样，一齐扑倒在那枚钱币上面，哄笑着，推搡着，践踏着，扭打着，厮咬着，争抢那一枚不值几文的钱币。

然而，巡视人员一到，这一群街头无赖便分散开来，朝不同方向跑去。讲经师是巡视队的指挥。他身穿短袖法衣和唱经斗篷，手里拿着四角帽，交叉放在胸前。两位侍僧手捧蜡烛像卫士一样庄严地走在他的两旁。这支巡逻队在祭坛、翼殿和唱经处背后走来走去，监视着教堂的各个部位，以避免发生越轨行为。由于教堂光线昏暗，圣诞前夕的这种传统诵经仪式又拖得太长，加之一般认为这种子夜弥撒根据传统可以放任自由，不拘礼仪，这一切都要求有必要的防范措施，以确保活动的正常进行。

然而，有另一种世俗的不敬行为是巡逻队无法防止的。那就是听众拥挤在交叉通道处的祭坛下面，一个挤一个地靠在祭坛的围栏上和祭坛同唱经处之间的横杆上。还有一些人躲在教堂的其他部位，为的是贪图舒适而不愿享受那人堆中相互拥挤在一起的温暖。在教堂中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各种阶级、年龄和地位的人都拥在一起。奥布杜娜·凡迪纽把她的祈祷书放在贝加拉纳的厨师佩德罗的背上站着听弥撒；而她自己的背颈上可以感到佩佩·隆萨尔呼出的热气；隆萨尔本人呢，可能既不能也不想阻止身后人对他的拥挤。对奥布杜娜来说，宗教就是这样，就是在教会纪念重大事件时，大家不分阶级、性别，互相你挤我压。她奥布杜娜并不甚了解这些重大事件的意义。比西塔也挤在中间过道的人群中，把脑袋夹在祭坛周围的栏杆之间。她旁边是帕科

·贝加拉纳；这位小侯爵佯装在奋力抵挡着那股像浪潮一样把他拥往表妹埃德尔米拉身上的无名的力量。姑娘脸蛋红得像樱桃，眼睛紧紧盯住祈祷书上的圣约瑟画像，心里却想着她表兄所做的那些动作。她竭力想避开前面的横栏，她担心自己会被那有如海潮般的人浪挤扁，因为在这座昏黑的大教堂中，人的海洋就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样肆无忌惮地横冲直闯。《圣旗报》在有关贝图斯塔这个小小的"大世界"的新闻报道中说，那些年轻人在教堂的大殿里如梦如痴地聆听着风琴的鸣唱，咀嚼着圣诞节前子夜时弥撒的美味，眼望着蜡烛微弱的光芒，感受着疲惫的颤抖和肉体的撞击；睡意引起了他们放纵的举止和有辱神明的邪念，但他们把这些邪念暂放一边，而去享受眼下的现实所提供的可以原谅的罪过。既然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允许他们干别的事情，他们只好在那茂密的人头森林中东张西望，搞一些眉目传情的小动作。人群中不停地有人咳嗽，但并非都出于生理方面的原因。那些少爷、小姐们宁愿在那昏昏欲睡的静止中和那恶梦般的黑暗中一直呆到天亮。奥布杜娜认为，寻找刺激总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事情，而在教堂里干这种事则更有味道，因为那里更具特色。对这位寡妇来说，具有特色的事便是最好的。当然，她这种想法只对最亲密的朋友说过；华金·奥尔加斯把这种寻找刺激称为暗送秋波。

"在那群堕落的基督徒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败坏"是唐庞佩约·吉马兰眼下正在考虑的问题。他还未完全退烧，刚刚在俱乐部同唐阿尔瓦罗、奥尔加斯、福哈和其他几个夜猫子一起吃过晚饭，现在又同他们一起来参加子时弥撒。

"是的，每当他喝醉酒时就感到心情沉重，但他也去了教堂，他们先用一种甜酒把他灌醉，那酒使他的胃感到恶心，把他的五脏变成了一个香水桶……使他觉得想吐；然后他们又叫他吃了很多东西，最后又把所有的酒喝光。等到他要回家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这种玩笑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因为那几位先生中有谁会好

心地送他回家呢？他们竟把他弄到了他多年未曾涉足的教堂。他抱怨着，想离开教堂，但他们不放他走，街上十分寒冷，他不敢一个人回家。”

“先生们，”他含混不清地对唐阿尔瓦罗和奥尔加斯说，“我想说清楚，我抗议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我来这儿完全是出于无奈，是你们把我灌醉后强行把我拖来的。”

“说得好，伙计，说得好！”

“我必须说清楚这决不是背弃信念……”

“噢，没有人会把这看成背弃信念。”

“也不是亵渎神灵。我尊重一切宗教，尽管我不信教。要是人们知道我同一伙职业酒鬼来到这里，他们会怎么说呢？我知道‘斑鸠’完全有权把我踢出教堂，或用鞭子把我赶出教堂。”

“这我们知道，老兄，”福哈吞吞吐吐地说，“一句话，唐庞佩约承认他在这儿就像一只弥撒中的狗。”

“比喻得恰到好处，对极了，我在这儿就像一条狗。另外，这儿也叫人恶心。你们听听那个风琴手，他可能也像你们一样，也喝醉了，他把上帝的神殿变成了一个轻佻的舞场，一个喧闹的酒宴。先生们，我们来这儿是庆祝什么？是基督的降生？还是酒神的复活？”

“嘭，嘭，嘭！我是大将军！砰！砰！”

华金·奥尔加斯一边用手敲着吉马兰的脑袋，一边低声唱着鼓点。过了一会儿，这位小个子医生突然离开了黑暗的祈祷间，到外面大殿中去海里捞针。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其实就是到人群中去找奥布杜娜。他发现她夹在可怕的隆萨尔和帕科的厨师之间，便又转身回到了唐庞佩约的身边。

庭长夫人听弥撒的厅堂与那几个夜猫子藏身的厅堂之间只隔着一排高大的栏杆。安娜可以听见奥尔加斯劝那位无神论者不要离开教堂的声音。但两个厅堂的人彼此看不清楚，只能看见一个

大致的轮廓。

当巡逻队经过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借着侍僧手中的烛光，安娜看到了讲经师高傲的身影，也看到了唐阿尔瓦罗那匀称而优雅的身材。只见唐阿尔瓦罗眼睛半睁半闭，似睡非睡，低着头，手扶栏杆，俨然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全神贯注地在进行弥撒仪式。

讲经师看到了庭长夫人和唐阿尔瓦罗，他们二人之间虽有栏杆相隔，但几乎是挨在一起。讲经师见此情景，手中的四角帽不禁抖动起来，费了很大劲才得以继续进行巡游。在那一刻，他竟觉得自己的巡游实在荒唐可笑。

梅西亚没有看见讲经师，也没有看见庭长夫人和其他任何人。他喝醉了酒，站在那儿睡着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从不胡闹，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巡逻队带着它那催人欲睡的烛光走远了，但安娜仍可看见唐阿尔瓦罗。他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她想象着他身穿合身的红衣，十分潇洒，但弄不清他穿的是戏剧中梅菲斯特① 的服装，还是高雅的猎装，但她的这个冤家很漂亮，实在是漂亮极了。“他就在她跟前，在栏杆的对面，他只要向前走两步就能够挨着她。”风琴此时奏出了它节目单中最狂烈的乐曲向虔诚的教徒告别。其中一首安娜在年初至布拉西乌斯朝圣节上第一次听到过，当时梅西亚也在她身边。她闭上满含热泪的双眼。“看现在诱惑又怎样进攻她吧！她又变得温柔善感了，记忆又带着那特别的权威回到了她的身上，总是那么神圣，那么甜蜜，那么亲切……在圣布拉西乌斯朝圣节那天发生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由于风琴手的错误，又使她想起那天下午的情景。她看见唐阿尔瓦罗站在自己身边，心里充满绝望的爱慕之情，但又说不出口；她

①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魔鬼。

看到自己从心底感到幸福……啊，是的，是从内心深处，或肉体的深处，也许是地狱的深处，她感到了这种幸福，即使过去她同那位刚刚在侍僧的护卫下双手交叉在胸前走过去的讲经师在温情脉脉地谈到宗教虔诚和兄妹情谊时，也没有感到这样的幸福，尽管他们至今仍保持着这样的友爱的兄妹之情。”

当安娜极力要把这些不合时宜的有罪的念头赶出自己的脑海时，教堂的人几乎要走光了。她身子靠在忏悔室的墙壁上，周围的昏暗使她感到寒冷和害怕。她意识到自己差一点睡着了，于是赶快挺起身，走出了教堂。

风琴早已停止了鸣唱，像一个醉汉在胡闹了一阵之后便酣然入睡了，灯光也被熄灭了。

在教堂门口，安娜遇到了讲经师。

唐费尔米恩脸色苍白。旁边有人划了一根火柴点烟，安娜借着火柴的微光看见了他。门厅又黑下来之后，讲经师走近安娜，用柔和而带有怨怼的声音问道：

“这次弥撒很高兴，是吗？”

“很高兴？”

“我是说，您是否喜欢他们演奏的那些曲子和唱的那些歌？”

安娜意识到她的忏悔师言不由衷。

他们一道走出了门厅。街上还有一些走在后面的人，他们只好分手。

“晚安，晚安！”讲经师情绪很坏，几乎想发火。

他没再说话，拉起衣领，大步朝家走去。

安娜想追上去，尽管她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她知道讲经师生了自己的气。她做错了什么呢？她曾经想过这个冤家，为那讨厌的回忆兴奋过；可是这些唐费尔米恩怎么会知道呢？竟那样气冲冲地扬长而去！一种深深的怜悯与感激像爱一样袭上她的心头。“啊！她为什么不可以追上那个人，喊住他，安慰他，向他证明她

仍然是原来的安娜，并没有像其他许多女人那样回避他，不理他呢？是的，是的，她们现在都不理睬他了；她们在躲避这位圣人、这位天才、这位虔诚的殉道者；从前相互争夺他的那些女人现在不理睬他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些罪恶的流言蜚语。她可决不会这样做的，她信任他，她会盲目地跟随他走向世界的末日；她知道是他和圣特蕾莎把她救出了地狱。”但是，她不能追上去把这一切告诉他。“首先，佩特拉会怎么想呢？她每天默默不语、满面笑容地站在身边侍候着她，然而却一天天变得令人讨厌、唯命是从、叫人难以忍受！”

在讲经师同安娜说话的当儿，佩特拉有意离开他们两三步远。当她看到讲经师猛然拉起领口大步消失在夜色之中时，她想：“这两位吵嘴了。”心中不禁暗自好笑。

庭长夫人朝新广场走去。她昏昏沉沉，像是沉醉于睡梦之中，心里仍想着音乐和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她一路思考着那襁褓中的圣婴，想着伯利恒，想着刚才在门厅前的邂逅。她想象着那情景就好像出现在晚上一开始时她们看到的那个牛棚里一样。

她回到家，一个人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把盘起的头发放下，浓密的长发披在肩头。

“不错，她的确像那圣母，像那端坐莲台的圣母，可是身边还差个圣婴。”她两手交叉胸前，坐在那儿沉思默想了好一会儿。

她有时担心自己会发疯；她的虔诚会突然背叛了她，被一种强大的惰怠所控制，使她不再去从祈祷中或宗教书籍中寻找安慰，以抚慰她那干枯的灵魂。她现在很少沉思面壁了，即使她偶尔有空进行宗教思索，沉思缅想那些抽象的宗教概念，出现在她脑海中的也不再是上帝的形象，而是梅西亚。

“她相信那个沉浮于绝望和希望、反叛和屈从之间的安娜已经死去，但情况并非如此。那个安娜依然存在，仍然活在她的心

中；尽管被征服，被迫害，被逼入了绝境，但并没有死去；就像被希律王①关押在地下水牢中的施洗者圣约翰发出呼喊一样，反叛的安娜这位思想的罪人也从心灵的深处发出了呐喊，她这囚徒般的呼喊在她的脑海中回荡着。这个被囚禁的安娜就像一种有钩的绦虫，在吞噬着那个虔诚的安娜这位讲经师谦恭而可爱的女弟子的一切美好的愿望。

圣婴耶稣啊！那个形象激起了多么甜蜜的感情啊！可是，为什么心中每升起这种感情她的思想又会感到如此痛苦呢？

在安娜的心中，此时又唤起了一种朦胧的、对一个孩子的温柔的爱的渴望与需求。在梳妆室里，安娜感到无限的寂寞，这种寂寞使她害怕，浑身一阵发冷。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可以结束她那空虚的心灵的痛苦的挣扎，因为此时她的心灵正努力地从生活的天然中心——家庭——中去寻找着对爱的渴望的满足，寻找着一种能解除她对自我牺牲的渴求的东西！

安娜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梳妆室，穿过客厅，像往常一样在黑暗中走过过道，经过餐厅和走廊，蹑手蹑脚地来到金塔纳尔卧室的门口。卧室的门半掩着，从门缝中她看到里面仍有灯光，丈夫还未睡，屋里还有说话的声音。

“他在跟谁说话呢？”安娜把脸凑近门缝，看见唐维克托坐在床上，下半身裹着被单，上身披一件法兰绒红外套。出于对迷信的尊重，他从不戴睡帽。尽管他不会怀疑他亲爱的安娜会犯下最轻微的过失，但某种文学上的偏见使他从不戴睡帽，他认为睡帽的边角象征着夫妻之间的不忠。可是那天晚上他感到很冷，手头又

---

① 犹太王，他因娶侄女希罗底为妻，遭到施洗者约翰的指责，故将其关押在地下水牢之中。但因知约翰为义人，所以当时不曾杀害他。有一次希律王过生日，希罗底之女莎乐美在宴会上跳舞，希律答应满足她一项要求，在其母授意下，她提出要圣约翰的人头，于是希律下令处死约翰。

没有棉帽和线帽，于是便戴上了他白天戴的那顶饰有金色长缨的绿色吸烟帽。安娜看到金塔纳尔穿着那件奇怪的衣服，正借着挂在墙上的一盏活动蜡烛的灯光，高声读着书。

但她丈夫不仅在读书，而是在演讲。看到他充满热情地高高举起一只胳膊，颤抖的手中握有一柄华丽的长剑。唐维克托一面高声朗诵着，一面舞动那锃亮的宝剑，仿佛在扮演惊险喜剧中的某个骑士。安娜担心他会发了疯。

金塔纳尔认为，在他想象的那种场合下，挥动明晃晃的长剑是可以理解的，完全是一种高尚的举动。他嘴里念着十七世纪美妙的韵文，正在表演一段为一位少女辩护的剧情，那剧情说这位少女的兄长要揭露妹妹的罪过并要把她杀死。金塔纳尔朗诵着五行两韵诗文，发誓说，作为一位骑士，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容忍这种暴行。

由于庭长夫人不了解事情的缘由，所以，当她想到这个戴着帽子，身披红色法兰绒外衣，在凌晨两点钟，坐在床上挥舞宝剑的男人正是自己的丈夫之时，她的心一下凉到了脚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才有权抚摸她、爱她、为她提供母爱的快乐，而她自己此时正由于想到了伯利恒的牛棚和其他有关的事情，心里在如饥似渴地向往得到这种作母亲的快乐。

她到丈夫的卧室来，为的是想坐在他的床边同他说说话——如果他醒着话，同他谈谈子时弥撒的情况。可怜的安娜想摆脱那些使她发疯的想法，想打消那些高尚的虔诚同肉体上顽强的反叛之间所存在的对立的激情；她需要亲切的话语、家庭的温暖、爱情的抚慰和其他更多的东西，尽管这种需要使她感到一种模糊的羞涩。她需要她有权得到的一切，但她说不具体。可是，她看到的丈夫却像玩具盒中的木偶，不由得又羞又气，脸烧得通红。她决定不进屋去打断丈夫的表演，于是往后退了两步；可是她的长裙碰响了地板上的什么东西，金塔纳尔惊叫了起来：

“是谁？”

安娜没有作声。

“谁在那儿？”丈夫又大声喊道。他那些气壮如牛的诗文也弄得他有点惊慌失措。

他镇静了片刻，又接着问道：

“佩特拉！是你吗，佩特拉？”

安娜的脑子里闪过一丝猜疑，一种奇特的猜疑，仿佛那一直缠住她的诱惑现在又换了一种形式，变成了醋意。

“难道这个男人同自己的使女有什么私情？”

“安塞尔莫！安塞尔莫！”唐维克托又用同样轻柔亲切的声音问道。

安娜踮着脚走开了，她为很多事情感到惭愧：为她的猜疑，为她那模糊而可笑的愿望，为她的丈夫，也为她自己。

“哦！在半夜两点钟，一个人穿过黑咕隆咚的房间、过道、走廊，去寻求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场奇怪的闹剧，一个荒唐的喜剧演员，实在是滑稽可笑，叫人感到心痛！”在客厅里，安娜一边摸着周围的家具往前走，一边像往常一样不由自主地想：“假如此时此刻，通过奇迹，通过爱情的奇迹，唐阿尔瓦罗突然出现在面前，出现在这黑暗之中，抓住我，紧紧地搂着我的腰，对我说他爱我，我会怎么样呢？我这个不幸的可怜人，我这个柔弱的肉体只能屈从，昏倒在他的怀抱之中。是的，我一定会屈从！”安娜的整个身心都在这样呼喊着。她差一点昏倒；恍惚中她摸到了那张缎子铺面沙发，半裸着身子平躺在上面。她哭了，久久地哭了，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哭了多长时间。

餐厅中的钟声把她从高烧的昏迷中惊醒。她打了个寒颤，站起来，披头散发，坦胸露臂，重新摸黑回到了自己的梳妆室。梳妆镜中反映出来的鲸油烛光微弱的闪烁着，很快就要熄灭。安娜看到自己在镜中的形象犹如一个美丽的幽灵漂浮在卧室黑暗的背

景中；她对着自己的身影苦笑了一下，那简直就是魔鬼的笑容。她对自己害怕起来，赶快躲进卧室，站在虎皮垫上，把衣服脱去。在卧室的一角，佩特拉把用来拂拭家具的掸子忘在了那儿。安娜认为自己不知怎么搞的像喝醉了酒似的，恍眼看见白葛布下面自己光滑的肌肤，突然跳到角落里，一把抓起那把用黑绒条扎成的掸子，毫不留情地抽打起自己那漂亮而无用的躯体，一下，两下……十下。由于这一举动也显得荒唐可笑，她又把这无聊的掸子甩到一边，随即便像巫神一样跳到床上，但冰凉的床单和沁人的潮气更增添了她的恼怒。她发狂地用牙齿咬住枕头，为了逃避自己，她极力不再去想任何事情；半小时后她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安娜一个人从讲经师门前走过。她怎么到了这儿呢？去教堂并不经过这里。是一种想见到唐费尔米恩的朦胧的愿望，想看到他在阳台上的心理，或是什么其他她说不清的希望，使她踏上了这条教士街的。她未能如愿，于是径直到了教堂。她坐在正殿中间的木凳边上，头倚在冰凉的镀金栏杆上，从远处听着弥撒，然后又背诵起没完没了的祈祷词。她满脑子的胡思乱想，就这样一直到弥撒结束。她看见讲经师朝唱经处走去，对他嫣然一笑。她笑得那么甜蜜，就像一团火在她的体内燃烧。讲经师没有笑，但目光强烈。那目光短促而意味深长，中间有指责、有怨怼、有疑问、有宽宥，也有感激。唐费尔米恩继续往前走，进了唱经处，站到了自己的位置。讲经完毕，他又走出了唱经台，在祭坛前鞠躬致敬，之后便去了圣器室。不一会儿，庭长夫人又看见了他。此时，他已脱去短袖法衣、披肩和斗篷，身上只穿着黑色法袍，手里拿着法帽。他们的目光再次相遇，这时两人都笑了。五分钟以后，安娜站起身。他们彼此没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暗示，但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已相约见面。很快，他们便在唐娜佩特罗瓦拉·里安萨雷斯的家中相会了。那里已有许多太太和三位教士。《警钟报》所说的贝图斯塔教会的精英们都

聚集在那里。那些夫人太太们大多有着尊贵的容貌，其中几位堪称年轻漂亮。她们正在欢庆耶稣基督的诞辰，好像耶稣圣婴是专门为了她们及少数杰出人物才降生人世的。她们把圣诞节当成某种家庭聚会。唐娜佩特罗尼拉身穿一件样式古旧而又剪裁不当的黑缎短大衣接待了她那些宗教界的朋友，仿佛这天就是她本人的生日一样。大家笑靥相迎，握手问好，互相恭维，一片欢声笑语，反映了这些高贵的灵魂内心深处的喜悦和满足。讲经师像一位凯旋而归的英雄在一片赞扬声中被迎了进来。多么知书达礼！多么殷勤周到啊！一小时后他还得回到教堂，在布道坛上宣讲由他专门负责的专题训诫。尽管如此，他仍然先来向他的朋友唐娜佩特罗尼拉贺节！“多好的人啊！多可爱的先生啊！多么好的口才啊！多么杰出的人啊！”

有关唐费尔米恩的流言蜚语尚未传到唐娜佩特罗尼拉的圈子里，这里没有任何人怀疑或议论讲经师的道德品行。如果在坐的什么人大胆在这一可尊敬的客厅之外诽谤这位圣人，这里也没人知道或想知道。而且，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家里，谁也不敢对贝图斯塔的克里索斯托① 的圣洁有任何怀疑。

安娜和唐费尔米恩能够单独在一起的时间有限。他俩躲在唐娜佩特罗尼拉的小客厅里，女主人发现了，但只是站在门口冲他俩笑笑，招招手说：

“我没事，别担心。我只是过来取几张纸，那边还在等我。”

安娜想喊住唐娜佩特罗尼拉，心想：“这又没什么秘密，她为什么急着要走开呢？”但讲经师用眼色止住了她。

“别管他。”德帕斯用庭长夫人一向喜欢的命令式口气说。她喜欢讲经师命令她，支配她和她的行动。

---

① 即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约347—407）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善于辞令，以雄辩著称，有《金口约翰》之誉。

安娜回身面对着站在阳台边的讲经师，像早些时候在教堂时一样，对他嫣然一笑。那是请求他原谅的一笑，也是向他表示祝福的一笑。

唐费尔米恩脸色苍白，声音发抖；而且安娜认为，他比夏天瘦多了。

“我很累。”他说，并十分痛苦地叹了口气。

她看见他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也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我很孤独。”

“孤独？我不明白。”

“我母亲很爱我，这我知道……可她跟我不同。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可是她的道路已不再是我要追求的目标了，安娜这您很清楚。”

“可是，您为什么会孤独呢？难道其他的人……？”

“其他人，他们不是我母亲，都是不属于我的。您怎么啦，安娜？不舒服吗？您怎么回事？等等，我去喊人！”

“别，别去！千万别去！我只是打了个寒战，有点发抖，现在好了，没事了。”

“您又犯病了吗？”

“不，犯病的迹象不同。您不用担心，不要紧的，只是因为冷，潮湿，没什么事的。”

他们又陷入沉默。

德帕斯看得出安娜在极力控制自己不哭出声来。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需要知道一切，我有权……我认为我有权。”

安娜跪在她的这位兄长的脚下，抽泣着说：

“是的，您会知道一切的，但不是在这儿，而是在教堂，明天，明天清晨。”

“不，不行，今天下午！”

他站起身，把紧握的拳头举到面前。安娜两手抱着头，这一切都没有看见。唐费尔米恩在小客厅大步走了两圈，又回到安娜身边。她仍然跪在那里抽泣着，竭力使自己不哭出声来。

“现在，安娜，现在就告诉我，就在这儿，我们还有时间。”

“不，这儿不行。你该走了，不然会迟到的。”

“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出了什么事？夫人，您能否发发慈悲，安娜，发发善心吧！难道您看不出我在发抖，像一片树叶一样在发抖吗？我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具……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为什么担心？昨天，那个家伙喝醉了酒，他和其他几个人走过我的家门，那是半夜三点钟。奥尔加斯朝他喊叫：‘阿尔瓦罗！阿尔瓦罗！这是您的情敌的家。’他就是这么说的，‘情敌’，无耻的诽谤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安娜惊恐地望着讲经师，似乎没听懂他的话。

“是的，夫人，他们对我们的友谊心怀不满，想分开我们，这样他们就会得逞，他们往我们身上泼脏水，真是欺人太甚了！”

讲经师这是头一次对安娜如此说话。在他们过去的交谈中从未涉及到什么危险或造谣中伤一类的事情。尽管他经常想到这些，但从未对她说过，他认为那不适合他的计划：我是个男人，您是个女人，世人都是心怀叵测的。可是现在，他竟不能控制自己。说出“情敌”一类的话来，也不怕把安娜吓着。

“是的，是的，他也是个男人，可以成为别人争夺安娜的‘情敌’为什么不能呢？”他没有自知之明。他像一只笼中的猛兽在房中转来转去；他知道，此时此刻，由于感情冲动，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会把憋在肚子里的一切想法都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然后又后悔不已……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现在，他一定要吐尽胸中块垒。“嘿！今天的费尔米恩可不是从前的费尔米恩了！”

安娜站起身，等待讲经师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时，说道：

“您还没有理解我，我才是真正孤独的人，您忘了本，您母亲

比我更爱您，但她不像我欠您那么多的情。我向上帝发过誓愿，如果需要，我可以为您去死。现在大家都在诽谤您，打击您，我恨这些人，我现在跪在您的面前，倾诉着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过去我不知道应该为您做出什么样的牺牲，现在我知道了，您向我揭示了这一点。人们在议论我的贞洁和名誉，这些可怜的小人！我知道会有人这样议论的，那就让他们议论去吧。我不会因此而离开那个正在遭受诽谤和打击的受害人。那些造谣中伤不过是投来的几块石头，我愿意和您一同承受这些石头的打击。我会一直跪在您的脚下直至死去。现在，我知道了自己的用处，明白了自己降生人世的目的，那就是跪倒在人们想用流言蜚语杀死的那个殉道者的脚下。”

“小声点，阿尼塔，有人来了。”

讲经师满面红得像炭火，大步走回庭长夫人身边，抓住她的手，激动得透不过气来，用沙哑的声音说：

“安娜，安娜！今天下午一定要来，我现在就去教堂……记住，在圣母受孕祭坛旁边，布道坛前面。”

“下午见，您放心好啦！我要说的刚才差不多都说了。”

“可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对我无关紧要。”

在讲经师提醒说有人来时，远处传来了唐娜佩特罗尼拉的声音，只听她说：

“讲经师马上就来，是的，马上就到。现在他正一个人在我的小客厅里准备他的布道词呢！”

唐娜佩特罗尼拉走进屋时，安娜为了不让唐费尔米恩看到她惊慌的神色，便把身子侧向一边；讲经师当时正迎面看着房屋的女主人，只听唐娜佩特罗尼拉叫道：

“快，快，赶快准备好！他们都在等您呢！我想弥撒已经开始了。”

讲经师从刚才女主人进来的卧室的门走了出去。

“君士坦丁大帝”瞧了瞧庭长夫人，然后双手抱起她的头，在额头上响亮地亲吻了两下，随后说：

“这朵耶利哥玫瑰花① 今天多美啊！”

“去教堂啦！去教堂啦！”客厅中的人们喊叫着。

安娜和主教大妈走教堂中间听众席入了座。德帕斯迈着庄重的步伐登上了讲道台；在此之前，里帕米兰曾在这儿诵唱过《路加福音》。

安娜和唐娜佩特罗尼拉的座位正好在圣母受孕祭坛的脚下。

“在这儿看得清楚些。”唐娜佩特罗尼拉说。

她靠在安娜身上，又用低沉温柔的声音补充说：

“看那个风度翩翩的使徒，今天真称得上是个美男子！多漂亮的紧身法衣啊！简直像泡沫一样轻柔……他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① 生长在西南亚沙漠地带的一种十字花科植物，有干旱不死见水即活的特性，当地人视为圣母玛利亚的象征。耶利哥为死海北部的一古城。

第二十四章

“可是，万一他坚持要我去怎么办？”

“他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只要我们坚持，他会让步的。”

“要是他不让步，非要我去呢？”

“他为什么非要那么干呢？”

“因为，他可能会那样。我不知道谁在指使他这样干。但他说，要是我不去，那会使他难堪的。而且他话中有话。是在影射我们，说‘这一切全怪那个人’，他还说他不是这个家的主人，家中的事由外人操纵着；还说侯爵夫人开始对我们变得冷淡了，主要是因为疏远了她……天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好吧！既然他坚持不肯让步，那我们只好去参加那个倒霉的舞会。我们不应该惹他生气。他毕竟是他。那个男人还是成天同他在一起吗？还是那样形影不离？”

“您知道金塔纳尔从不带他来家的。”

“是要求穿礼服的正式舞会吗？”

“我想是的。”

“那得穿开领长裙去啰？”

“唔，不。要求穿礼服只是对男士而言；妇女穿着随意，有的女士参加这类舞会也穿高领衣裙，根本不露脖子。”

“那我们去，也穿高领衣服，怎么样？”

“好，那当然。我什么时候再去教堂里见您？后天？好，后天我去教堂就穿参加舞会时穿的衣服。”

“那怎么行？”

“这是女人们的事，您少管闲事。上衣和裙子是分开的；因为我喜欢穿黑色衣服，所以我可以穿着上衣去忏悔，去掉披风就露

出了顶口。我们大家都会满意的。”

“但愿如此。”

尽管唐费尔米恩对“我们”去参加舞会不大高兴，但对这样的穿着还是满意的。他只要把眼睛贴近忏悔室的百叶窗，就可以瞥见安娜的长裙及其高高的领口，只有那一块三角形的胸部露在外面，刚刚能放下安娜经常戴在胸前的那个钻石十字架项链；这样他就可以尽情地欣赏她的整个装束所产生的效应。

就这样，庭长夫人决定参加俱乐部举行的舞会，因为，正如她预料的那样，唐维克托坚持“要她去”，所以她就去了。

当金塔纳尔和妻子一同踏上俱乐部又黑又旧的老房的楼梯之时，这一显示他真实的不同凡响的力量的行动使这位卸任庭长觉得自己简直可以成为一个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他所缺乏的不是个性而是舞台。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问一下他的妻子就知道了。眼下她这个绝世美人，正不顾世界上所有忏悔师的意愿，几乎是十分高兴地、违心地挽着他的胳膊，同他一道上楼去参加舞会。我们已经脱离了耶稣会统治的巴拉圭，看那些教士们还能对他要什么花样！”

那是狂欢节期间的一个星期一。在头一天，俱乐部曾热烈地讨论过了这一年俱乐部的大门是否应该向公众开放的问题。按照惯例，贝图斯塔的贵族社会应该在这一天举行一次舞会，当然不是化妆舞会。正如《警钟报》所说，编辑部人员从来未被邀请参加这种舞会，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出席舞会要穿晨礼服。

“为什么今年要同往年不同呢？”隆萨尔问道，他刚从马德里定做了一件燕尾服。

“因为今年的狂欢节十分单调，这都是那些教士们造成的；所以……”福哈回答道，俱乐部主任唐阿尔瓦罗已把他拉进了俱乐部委员会。

“现在情况是，”唐阿尔瓦罗补充说，“我们现在正面临被冷落

的危险。几乎所有的年轻太太们都自动地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交给了耶稣会；我想她们很多人的上衣里面都穿着苦行衣哩。”

“太可怕了！”唐维克托惊叫了起来。他虽然不是委员会成员，但为了能同梅西亚在一起，也来参加了会议。

“是的，先生，是苦行衣。”福哈证实说，“但讲经师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朋友。他甚至不能使他自己的精神弟子穿上苦行衣或其他这类鬼衣服。”

“那只是他并没成心要那样做。”隆萨尔说。

唐阿尔瓦罗发现金塔纳尔脸有点发红；福哈的话使他感到心神不定。“是的，福哈嘴上说的讲经师，实际在影射他的妻子安娜，嘲笑的对象是他本人。”

“现在的情况是，”这位前市长继续说，“我们的主任说得不错，我们现在正面临被冷落的危险。俱乐部管理处的娘儿们不会来参加了，她们是这里的精英，只有她们才能活跃舞会的气氛。我对她们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现在她们都喜欢去玩圣女的那套玩意儿了，都当上了虔诚的信女了……你用鞭子抽我的背，我用鞭子抽你的背，哈哈哈！”

“我有一个主意，”梅西亚说，“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让那些跟上流社会家庭有关系的俱乐部成员打听一下那些姑娘太太们来不来参加。如果这些名门女眷肯来，其他女人也会像往常一样跟着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世界上所有耶稣会教士和赤足教的牧师都来阻拦也是没用的。”

“好主意，太妙了！”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马上分头去干。”

每一个俱乐部委员都提出要尽量动员女士们来参加舞会。

唐维克托又受到福哈的讽刺挖苦，这时憋不住了，开口说：

“先生们，我保证把妻子带来；她不跳舞，总可以凑凑数嘛！”

“噢，这可是重大收获！”一位委员会成员说，“如果唐娜安娜能够光临，她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榜样，因为她很久没在这种场合露面了……她的到来会引起轰动的。”

“确实如此。庭长夫人要参加舞会的消息一传出，所有体面的人都会来的，舞会一定能取得圆满成功。”

“金塔纳尔先生，”前市长说，“如果您能把夫人请来，俱乐部应该授给您一枚光荣勋章。”

“先生，她一定会来的。在我们家里，福哈先生，我的一个微小的暗示就是一道法令。”

但是，在回家的路上，唐维克托却在咒骂自己，不知哪根神经错了位，这天要跑到俱乐部参加什么委员会的会议。

“为什么他要吹大话，答应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呢？”

“可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

金塔纳尔有一段时间没有读肯卑斯的书了，也没有心惊胆颤地去想地狱的事了。他那昙花一现的虔诚现在只剩下了一种信念，那就是：为了得到拯救，必须行善，保持信仰，每天早上起床，出门和睡觉时要划十字，如此而已。他的主要热情又重新投入了卡尔德隆和洛佩等人的作品之中，而且这热情比以往时候更加强烈。他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或卧室中朗诵那些著名剧作的大段独白，而且总是手执长剑，手舞足蹈。在圣诞前夜，安娜就看到过他的这种表演，尽管他本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那天晚上，他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便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庆祝耶稣基督的诞辰了。

即使金塔纳尔本人的虔诚已经烟消云散，或者说被藏匿在他心灵的最深处，他已无法找到，但他对别人的虔诚仍然是很尊重的。

“不管怎么说，”金塔纳尔鼓足勇气，准备进攻，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妻子已不再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圣者。尽管我像从前一

样尊重她的虔诚，但她那种虔诚已不再令我生畏，因为她现在已同其他虔诚妇女一样，不避寒暑，四处奔走，参加九日祭，出席弥撒，参与教友会的活动，参加圣餐礼……但她不再把自己长时间地关在家中，叫我害怕得要死，觉得那屋子里仿佛随时都可能遭到雷电轰击，把一切都毁掉似的。现在好了，我要鼓足勇气，把这件事情告诉她。”

于是，他把参加舞会的事告诉了她。他是在吃完午饭后对她说的。出乎我们这位“不想把自己的家变成另一个巴拉圭”（安娜并不懂得这话的意思）的精力充沛的前庭长的意料，妻子并没有表示坚决反对，很快就让步了。他自然认为这完全是由于自己态度坚决的结果。“她知道我不会让步，所以也没有坚持反对我的意见。”

安娜去唐娜佩特罗尼拉家同讲经师商量此事时，她实际已经答应了丈夫的要求。不过她当时想，如果讲经师不同意，她还可以收回自己的话。

最后一切都说妥了，只有安娜的良心还没有平静下来。“为什么只做了微弱的反抗之后就同意去了呢？她为什么要去参加舞会呢？当然是为了顺从自己的丈夫；可是，为什么她现在会顺从他，而在几个月前她肯定不会这样听他的话呢？”

她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想知道。她不愿意再折磨自己。

“舞会同安娜·奥索雷斯之间有什么相干呢？她这位唐费尔米恩的忏悔弟子，这位圣人和殉道者的‘教妹’，同俱乐部的舞会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贝图斯塔无聊的太太小姐们是否在俱乐部又长又窄的舞厅里跳舞与她这位庭长夫人有何相干吗？毫不相干！”

使女为安娜梳着头时，她便这样想着，同时把那根系有钻石十字架的项链端端正正地挂在她那高领的黑色上衣所露出的那块三角形的雪白的胸前。

当庭长夫人同自己的丈夫出现在俱乐部大厅的入口时，负责

接待女士的俱乐部委员会成员隆萨尔赶快迎上前去，把手臂伸给了安娜。是哪只手臂呢？“当然是右臂，没错！”隆萨尔心里想道。可是，当他看到帕科·贝加拉纳向同时进来的奥尔维多·帕埃斯伸过去的不是右臂而是左臂时，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得意洋洋地跟他的舞伴一同进入了大厅。尽管他作为安娜的同伴不过是暂时的，但他仍有充足的时间去享受同庭长夫人在一起的光荣。人们的交谈突然中止，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位意大利女人的女儿身上。只听见周围响起了一片低声的赞叹：

“是庭长夫人！”

“啊，庭长夫人！”

“想不到她会来！”

“这下唐费尔米恩可难过啦！”

“她多美啊！”

“她的穿着多么朴素大方！”

这是奥布杜娜发出的感叹。

“穿着朴素，但十分漂亮！”

“俨然就是圣母再世！”

“隆萨尔说的不错，果真是米洛的维纳斯①！”

这是华金·奥尔加斯的评论。

贝图斯塔的贵族阶级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这位“回头浪女”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怀抱，这是巴尔克男爵的说法。这位先生当年曾不顾夫人和女儿们的反对，一度热恋过年轻貌美的阿尼塔。

贝加拉纳侯爵夫人仍然穿一身淡蓝色衣服，她从包有鲜红缎面的胡桃木靠背椅上站起身来，拥抱了她亲爱的阿尼塔。安娜一向不介意她这样做。

① 维纳斯系古罗马神话中司掌爱情的希腊女神阿佛洛狄忒，以美貌著称。米洛的维纳斯系公元前150年阿佛洛狄忒的雕像，于1820年在米洛斯发现，现存巴黎卢浮宫。

“我的孩子，感谢上帝，这次您终于没让我们大家扫兴！”

侯爵夫人也曾坚持要安娜参加舞会和宴会这一类 elite① 寻欢作乐的 petit comite②。这些法文字都是梅西亚从巴黎进口的。

“您真美，安娜，您太美啦！”男爵的长女鲁德辛达，带着浓重的鼻音对庭长夫人说。根据唐萨图尔尼塔·贝尔穆德斯的说法，鲁德辛达是一位尖顶形美人。她确实长得像一座哥特式建筑的塔楼，而上半身尤其是颈部的一些曲线使侯爵夫人觉得她像是“象棋中的马”。

她和她的两个妹妹被下层人称为“三个丢人货”，把她们的父亲巴尔克男爵称为“借债男爵”。这个外号一语双关，既表明了他的贵族头衔，又暗示他负债累累。

这家人有着不错的收入，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马德里度过。三个女儿最小的二十六岁，她们出现在贝图斯塔的公共场合时，总要假装把她们对周围一切的蔑视之情隐藏起来。她们总是想方设法跻身于贵族圈中；比西塔和奥布杜娜因为同贵族沾亲，也被准许享有进入贵族行列的特权。省长一家人也被认为属于这个阶级。中产阶级的妇女们常常以嘲笑男爵的三位千金和其他贵族小姐身上的排骨来回敬她们那显而易见的高傲。碰巧，贝图斯塔的贵族小姐们几乎个个都长得像瘦猴一样。

安娜坐在贝加拉纳侯爵夫人身边，她是这群人中安娜唯一喜欢的一个。这时，乐队宣告交谊舞即将开始。

这宣告并非戏言，两分钟后，小提琴、中提琴、单簧管和长笛，在一架埃拉尔牌钢琴的伴奏下，努力协调各自的声音，开始用它们合谐的乐曲充满整个大厅。这是特里封·卡梅内斯根据自

---

① 法语：上流社会。

② 法语：小型聚会。

已的允诺，在第二天《圣旗报》上对这次舞会的报道中所描述的。这位特里封先生在舞会上曾冒昧地邀请男爵的二女儿法维奥利塔跳舞，但这位千金开始时把脸拉得很长，后来在父亲的暗示下才答应了特里封的邀请。然而她仍然决定，如果特里封同她说话，她将表示冷淡，或只用单音节词作答。这位“负债男爵”却不信他的女儿，他很相信报纸的力量。省议员兼俱乐部委员会成员隆萨尔光彩夺目地站在这对年轻的舞伴面前，他英勇潇洒，胸饰比任何时候打扮得都漂亮。他对自己的内衣、那件从马德里买回的燕尾服以及那双平跟马靴都感到十分得意，因为按照贝图斯塔人的说法，这种平底靴是眼下最时髦的样式，是高雅的最高表示。然而，他对自己在忒尔西科瑞① 艺术（这是特里封计划在其报道中使用的又一个名词）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并不满意。他的舞伴奥尔维多·帕埃斯站在旁边，连正眼也不瞧他一眼。但他并没有去想这些，他在考虑，时间已经不早了，他必须开始领舞了。他的对手是特里封，而特里封已经开始行动了。可是，“炮筒子”隆萨尔一想到这一点就浑身冒汗。他每当对什么事情“大动脑筋”时，常常把右手的指头插进上衣领和他称之为脖子的地方，觉得那是一种非常高雅的动作，而特别可以使他急中生智。当帕埃斯小姐以忧郁和烦恼的表情向他暗示，她的王国不属于这种场合以及隆萨尔贸然请她跳舞实属过分之举的时候，我们这位议员调动了他所有的感官，专心致志地，亦步亦趋地模仿特里封·卡梅内斯的舞步和屈膝动作，以免跳错步子，或踩到哪位小姐的长裙和秀脚。卡梅内斯是个蹩脚的诗人，但却是个跳交谊舞的高手，这使隆萨尔十分羡慕。帕埃斯小姐和男爵的女儿每碰到面就要相视一笑，仿佛在说：“今天真倒霉！”或“这一对活宝算叫我碰上了！”但隆萨尔对此视若不见。他在想自己的胸饰、衬衣领子和太太小姐们的裙

① 希腊神话中司舞蹈女神。

子。他的右边是华金·奥尔加斯，舞伴是一位富有而干瘦的美国女子，两人不停地说着话。由于舞厅很窄，而贝图斯塔的人又有一种大大咧咧的习惯，所以每当乐曲一停，他们就赶忙抽空在距自己最近的椅子上坐下。隆萨尔没抢到座位，只好站着；他觉得这种抢座位的行为实在是一种恶习。这一点他确实没有说错。帕埃斯小姐和男爵的女儿几乎站不住，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仿佛每一场舞对她们来说都有如一次环球旅行。

交谊舞之后是华尔兹。隆萨尔退出舞场去抽烟；他不会跳华尔兹舞，一直没能学会。大厅的所有门口都挤满了没有燕尾服的会员。在贝图斯塔，燕尾服象征着某种地位，许多年轻的少爷认为，要得到一件燕尾服，非有基督山伯爵① 的财富不可。

由于这是一次社交舞会，所以那些贝图斯塔的青年之花们都被挡在了门外。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假装出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气，认为这种像陀螺一样在屋里转来转去的娱乐实在荒唐可笑，毫无意义；另一些人则表现出一种放浪不羁和怀疑一切的态度，觉得穿上燕尾服也没什么了不起。有一些更天真的青年，承认自己囊中羞涩，咒骂社会的不公，但却期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因为舞会最后，所有的人，不论穿燕尾服的，穿晨礼服的，还是穿普通服的人都可以上场跳舞，尽管隆萨尔极力反对这样做。“那才是真正的公平！”

拥有燕尾服、高顶礼帽和舞会要求的一切衣着条件的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迟来了一步。他的门口停住了脚步，浑身颤抖起来，他无法控制自己。对他来说，在庄严的日子走进大厅犹如投身大海。确实，任何人看到萨图尔尼诺站在门口的样子都会觉得他像是站在海边要投海前一样恐惧。他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回答

---

① 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小说《基督山恩仇记》中的主人公，他找到大批宝藏，以此为自己和朋友报了仇。

那些没有燕尾服的旁观者的嘲讽。那些人对他说：

“喂，进去呀！勇敢点嘛！”

“马上，等一会儿，我马上就进去……”

他拉了拉手套，整了整领结，确信手绢装在衣袋里，又用两个手指摸了摸衬衣的领口。最后，他又想用手指去梳理一下自己的头发，竟忘了他的头发已经修剪得像新兵的光头一样。在做完这种下意识的动作之后，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下水前的准备工作，于是便跳海了。他走进舞场，向左右的人打着招呼，好像是在看看有哪些人在场，其实，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实际上是想找一个座位或有空位的长沙发，作为他在这个上流社会的海洋中进行冒险航行的一个避风港。然而，渐渐地，他开始习惯了这个海洋或舞场，而且很快地镇静了下来。他一边跳舞，一边不厌其烦地向舞伴说着文绉绉的恭维话，可没有任何一位太太小姐领他的情。

开始时，安娜感到很困倦。那时已经午夜十二点钟了，她只注意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心里不愿去想任何事情，一走进俱乐部她就对自己说：“唐阿尔瓦罗会过来同我打招呼吗？”她感到害怕想装病回家。但这种念头很快就消失了。阿尔瓦罗还没有露面。侯爵夫人像只喜鹊，叽叽喳喳说个没完；安娜对她报以微笑。突然，比西塔出现了；她身穿一件缀满布花的蝉翼纱裙，胸部露出很大一块。

“唔！亲爱的，您这件透明的衣服可真够凉快的啊！”侯爵夫人揶揄地说。为了掩饰自己的笑声，她故意使劲在比西塔的脸上亲了一口。

比西塔尽力朝唐娜鲁菲娜凝视的方向望去，毫无尴尬之感地回答说：

“嗐，这有什么！这并不奇怪，因为我连照镜子的时间也没有。那几个调皮孩子真没办法。当爹的无能，管不了他们，他们

根本不听他的话，弄得我无法脱身。啊，安娜，是您呀?亲爱的，想不到您也来啦！是教皇发布了特许证吗？”

这位银行职员太太边说边走到安娜跟前，同时张开双臂去拥抱庭长夫人，两个女人的膝盖碰在了一起。

半小时之后，比西塔半个身子躲在阳台的窗帘后面，对安娜讲着悄悄话。庭长夫人面对自己这位朋友的侧身，聚精会神地听她讲着。

舞会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贵族和平民之间那种相互诋毁和荒唐的猜疑在他们彼此交往中往往表现为冷漠的缺乏理智的礼仪，这种关系此时已让位于邪恶的欲念和激情。帕埃斯小姐不再把隆萨尔看成是粗鄙之人，而把他看成是一个男人。甚至男爵的几个女儿也变得更有人情味了。中产阶级的姑娘们也忘了贵族小姐们那骨瘦如柴的身体，因为她们已投入舞场那普遍的欢乐之中，以不可抗拒的热情献身于纵情的娱乐，仿佛渴望在那香气氤氲或者说香气腻人的氛围中，去品尝一下那陌生的甘露，以满足自己那情窦初开的朦胧的欲念。那些穿着寒酸的姑娘，只要人长得漂亮，似乎也忘记了自己平庸的衣着。人们不再想什么舞会皇后、高级服饰和贵重珠宝首饰了。青春在寻找青春，爱情在翱翔；人们的目光像火焰般炽烈，无精打采的笑容在期待着不可能的事情的发生，强烈的嫉妒使整个舞会笼罩着一种庄严的气氛。连那些最怯生的和像木偶一样死板的姑娘小姐，也使男人想到那些普通衣着掩盖下的女人和她们矫揉造作、粗鄙无比的举止。

舞会已经进行到半夜两点钟，在一次间隙中，安娜第一次从椅子上站起来，同意在舞场周围走一圈。比西塔默不作声地走在她旁边，心里在想着什么，似乎对自己刚才所做的事感到很满意。她在阳台的窗帘旁向安娜讲述了唐阿尔瓦罗从去年夏初以来的经历。这位银行职员太太因为自己雄辩的口才所取得的胜利而激动得两颊绯红，两眼直冒金光；安娜掩饰不住她的朋友的话在她心中

所产生的生动而深刻的印象。“唐阿尔瓦罗征服了部长夫人的贞操，在帕洛马雷斯做了她一夏天的情夫……后来，他欺骗了她，没有跟她去马德里。”这就是比西塔故事的梗概。对这个故事的结尾，安娜记得一字不漏：

“当阿尔瓦罗给我讲完一切的时候，”比西塔说，“您知道我们关系很密切，所以我就问他：‘可是，亲爱的，既然您说她既漂亮又聪明，而且有权有势，为什么又鬼迷心窍地离开了她呢？为什么不跟她去马德里呢？’阿尔瓦罗听我一问，心里很难过。脸拉得老长，回答说：‘咳！我们不过是露水夫妻，玩一夏天就够了。冬天才是真正爱情的季节。再说，那部长夫人，这是您的叫法，尽管楚楚动人，却不能满足我的需要。她不能使我忘记……算了，这事与您无关。’他说到这里，以他特有的方式叹了口气，您知道我说的意思，他接着补充说：‘离开贝图斯塔？不，那可不行，’接着，亲爱的，您知道他说到这里怎么样，他浑身颤抖了一下，像是打了个寒战。‘听我说，’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脸上极力想做出笑容，‘他们要我去当区长，那是个肥缺，油水很大，而且是个闲职，可以说是块到嘴的肥肉……可是，这不行啊！我已被一根锁链拴住了，而这假锁链我并不想挣脱它，而且相反，我想亲吻它。’他说到这里，用力捏了一把我的手，就转身离去了，我想他是怕我看见他在哭。”

这些就是比西塔悄悄话中最本质的内容。安娜向周围的人打着招呼，同许多朋友寒暄致意，但她心中想的却只有阿尔瓦罗的那一番表白。“安娜的这次光临确实使俱乐部大大生辉。此时此刻，她在大厅里走着，耳畔不断传来低声的赞叹、甜美的羡慕声和真诚而谨慎的恭维声，这些音声是如此甜蜜入耳，真叫人听了乐滋滋的。为什么唐阿尔瓦罗不像比西塔所讲的那样深深地爱上她呢？”

“喂，听我说，”银行职员太太又突然转身面对着安娜问道，

“您知道那锁链指的是谁？”

“什么锁链？”安娜反问道，声音在发抖。

“瞎，就是缠着梅西亚的锁链呀！就是他真正爱着的女人。那个骚货！我真希望她受到惩罚！可究竟是谁呢？”

“不知道。”

“您敢不敢问她？”

“快别瞎说！”

“她一定是个有夫之妇。”

“啊，上帝！”

“喂，我一会儿让他坐在您旁边，看他晚饭后敢不敢对您说……您自己问他好了。”

“比西塔辛，您发疯了！”

“哈哈哈！他来啦！他来啦！等会儿告诉我结果。”

比西塔放开安娜的胳膊，消失在挤满狭窄大厅的人群之中。

安娜看见唐阿尔瓦罗同金塔纳尔手挽着手像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来到她的面前。

梅西亚的燕尾服、领结、胸饰、背心、裤子和礼帽都与众不同。安娜几乎没有去想就下意识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这却是她第一次发现这一点。此时，她觉得大厅中来回走动的所有男人，其中包括唐维克托，都变成了身穿礼服的仆人，都变成了侍从，只有梅西亚才是绅士，才是老爷。他不论穿什么衣服都显得仪表堂堂，穿上礼服更是胜人一筹。他何时何地都那么英俊潇洒，漂亮的外表压倒了周围的所有人。而今天在舞场中，站在大厅里那盏枝形吊灯下面，他那高大的身材显得更高雅、更英武、更有风度。这个热烈的燃烧着隐秘而强烈的欲火的舞会，因为他的到来，简直变成了一幅理想完美无缺的图画，这场面就是可怜的安娜经常梦见的情景。

就在安娜的脑海中闪过这些念头的当儿，梅西亚毫不掩饰内心的激动，脸色苍白，在她面前优雅地鞠了一个躬，怯生生地把手伸了过来。

安娜还没来得及考虑，就感到自己的手已握在那个冤家、她的诱惑者的手中了。她的细皮手套同时产生了一种更为光滑、更具穿透力的感觉，宛如一股清凉的、跳动的水流，渗进到她整个身体的最深处。她的耳朵嗡嗡作响，舞会变成了一种新鲜而陌生的东西，具有不可抗拒的美和魔鬼般的诱惑力。她担心自己会晕倒。她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靠在了梅西亚的臂膀上，周围成了各色裙子和黑色衣服的旋涡，耳畔响起仿佛从远方传来的小提琴的嗡嗡声和铜号的悲鸣，她知道那是乐队奏出的音乐；模糊中她意识到自己正被拉出舞会。侯爵夫人在喊叫，奥布杜娜在大笑，她甚至听到了男爵一位千金的浓重的鼻音；这些声音的背后则是刚刚响起的华尔兹舞曲。

“他们要把她拉到哪儿去呢？去吃晚饭吗？”

“去吃晚饭，亲爱的。”金塔纳尔凑近她的耳朵说，“看在上帝的份上，阿尼塔，千万不要拒绝，那会叫人难堪的！”

贝加拉纳侯爵夫人和巴尔克男爵以及他们各自圈子的朋友，还有佩佩·隆萨尔，一同在阅览室共进晚餐(实际是夜餐)。这都是隆萨尔的主意。梅西亚说过，请他参加，这样可以满足他的虚荣心，也会促使他别出心裁，为大家干点好事。果然，隆萨尔利用他委员会成员的权力，把食堂的一切安排停当，又一阵风似地把阅览室变成了餐厅：拿走桌上的报纸，在上面铺好桌布，把门锁上，吩咐招待从书架附近的侧门出入，就这样，为贝图斯塔贵族社会的精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们在此准备了一顿美味的夜餐。奥布杜娜自始至终主动承担起对隆萨尔这位“炮筒子”的热情和积极性进行嘉奖鼓励的工作，这使他高兴得几乎发疯。所有的夫人都对他锁门的见识和利用阅览桌作为餐桌的主意大加赞赏。他

那双动物般的眼睛闪着火花，他眼珠都似发愣一样纹丝不动。奥布杜娜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萨隆尔这一晚上过得别说有多么美啦！

安娜发现自己坐在侯爵夫人和唐阿尔瓦罗之间。对面是维克托，他有几分愉快，正佯装对比西塔献殷勤，对她背诵起自己喜爱的诗来，一面用锤子敲着时快时慢的节拍：

你这个狠心的俏冤家，
难道我爱你有罪吗？
看在上帝面上请别离去，
因为我爱你胜过我自己。

“金塔纳尔，看在上帝面上，您能安静一会儿好吗？”侯爵夫人请求道。

但他继续对比西塔辛朗诵着：

啊，夫人！你可知道，
我失去了你，失去了上帝，也失去了自己。
这都是因为我没有得到你……①

比西塔用手捂住唐维克托的嘴。

“你这个缺德鬼！快住嘴！”她叫道。

“负债男爵”的女儿们相视而笑，仿佛在说：

“侯爵夫人的光临使宴会真叫人开心！”

侯爵对男爵说：“这是一次非正式宴会，大家可以随便点。”

“对，说得对！说得对！”

男爵走到一位肥胖的没人陪伴的贵族夫人旁边坐下。

帕科在贝图斯塔又见到表妹埃德尔米拉，并“肆无忌惮地向她表示了爱情”。他的母亲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欺骗自己的表妹是令人不齿的。

---

① 西班牙剧作家鲁伊斯·德阿拉尔孔（1580—1639）一剧本中的台词。

华金·奥尔加斯答应在饭后吃甜食时为大家唱一支弗拉明科的曲子。

宴会时间不长，但十分丰盛，美酒佳肴，应有尽有。总之，如侯爵所言，宴会充满激情和美味，既有幻想也有佳酿。

所有的人，包括男爵的几位千金在内，都嘲笑那些在外面一直跳舞只能满足于吃点台球桌上的冷饮的平民。

外面不时有人来敲门。

“谁?”隆萨尔以自己备受赞赏的勇气大声问道。

“我的外衣，咖啡色的那件，我的外衣在里面。”

“哈！哈！哈！”阅览室里人报以大笑。

“喂，那家伙要‘发火’了！”华金·奥尔加斯对男爵的一位女儿说，她正笑眯眯地望着天花板。

“是的，他是在‘发火’，但并没有谁破坏贝图斯塔的礼仪规矩。”侯爵对男爵说。男爵的脸红得像猪肝，身子越来越倚靠在那位肥胖的贵妇人。

侯爵夫人感到困倦，但仍对大家的玩笑感到很开心。

“生活就应该像这样，”她对萨图尔尼诺说。为了使自己不离群，他也决心今晚喝他个一醉方休。“这个城市现在沉闷得可怕，您说是吧，小伙子?”侯爵夫人接着说。

“绝对的沉闷……”萨图尔尼诺吞下一杯香槟，听侯爵夫人称他“小伙子”，心里十分高兴。

可能是由于困倦所产生的迷蒙所致，侯爵夫人突然心血来潮，竟想盯着贝尔穆德斯好好看看他。她知道任何男人在过去她年轻时看到这种目光都会神魂颠倒的。

“您为啥不结婚呢?”她问道，神情似乎严肃而又忧郁。

贝尔穆德斯回视着这位高贵的夫人，一时竟忘了她已年过五十五岁。他叹了口气，香槟酒冲进他的鼻腔，使他咳嗽起来，被呛得脸色发青，侯爵夫人不得不为他捶起背来。

等他平静下来的时候，侯爵夫人已把眼睛闭上了，只是偶尔睁开一下看看庭长夫人和梅西亚。

贝尔穆德斯所梦想的黄昏之恋瞬间击得粉碎，尽管他曾想到自己同唐娜鲁菲娜的关系在世人眼里可以从尼农·德朗克洛① 的情况中得到证明！

与此同时，唐阿尔瓦罗正向安娜讲述着比西塔向她讲过的同一个故事，但情节却有很大差别。

安娜禁不住问他夏天是不是过得很愉快。

梅西亚一直在期待着这个问题。

他开始发挥自己的魅力，这对他来说并不费劲，因安娜发现梅西亚对她的魅力在与日俱增，即使他不在身边时也是如此。

欢闹声、灯光、热闹的场面和令人大开胃口的饭菜、美酒、咖啡以及整个气氛，都在消磨人的意志，燎拨起人们的淫欲本能，使人感到怠倦慵懒。安娜认为自己已濒临道德窒息的边缘；她不由自主地从那些微不足道的欢乐中，从舞会和宴会的诱人的魅力中，去获取深沉的快感，而舞会对其他的人来说早已失去了它的魔力。安娜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感受到了那种充满浪漫色彩的贵族式的淫欲和令人堕落的氛围对她的影响，但她必须抵抗这种诱惑。她所有的感官都弥漫着一种恼怒和舒适兼而有之的混合感觉，那舒适的感觉犹如用新鲜的羽毛抚弄皮肤一样。一切都深入到她的体内，都使她感到新奇。在酒的清香中，在奶酪的味道中，在香槟酒喷出的水花中，在眼睛的反射中，甚至在隆萨尔的黑发和他的淡棕色的前额的反差中，总之，一切的一切，在安娜的眼中都变成了美的象征，都充满神秘的吸引力，都表现了它们本身的价值和品格，都是爱情的表示。

---

① 法国17世纪著名交际花，有过许多地位显赫的情人，直至老年仍性欲不减。

“安娜的脸今天晚上真红啊！”帕科低声对比西塔说。

“当然喽！有一半是因为阿尔瓦罗坐在她旁边。”

“那另一半原因呢？”

“另一半原因是她丈夫的傻气，他真叫我感到头疼。”

的确，唐维克托的那些诗文和台词确实令人感到难以忍受，尽管有些诗句写得并不错。

阿尔瓦罗在舞厅一看见庭长夫人，就产生了一种预感。她脸上的表情，那突然变得苍白的脸色告诉他，他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冒险行动可以开始了。

他从未放弃攻克那个堡垒的念头。

当然没有放弃！不过他知道，只要他所说的“色情宗教”仍然统治者安娜的心灵（他私下竟使用了“色情宗教”这样极其粗俗的字眼），他就不可能取得丝毫进展。他已经偃旗息鼓，鸣锣收兵，以等待更好的时机。另外，他一直期待着他的有意回避，假装无动于衷和与部长夫人的暧昧关系能为他的再次进攻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然，”他归纳说，“条件是那个堡垒未被我们教堂的对手所攻克。如果讲经师成了那儿的主人，那我就什么也别想了，而且，那样就是赢了也没有多大取头了。”

他没有专门去寻找机会，而是现在机会送上了门来：安娜就在自己的身边；他的预感对他说，他应该进军，应该前进，采取行动了！他必须首先弄清那个男人的情况：讲经师现在是否对她仍有操纵力？

当他讲述自己同部长夫人之间那段情场轶事之时，他必须对历史的真实略加修改，因为庭长夫人“思想守旧”，绝不能把自己同一位有夫之妇的暧昧关系和盘托出，但又必须尽力使她明白，自己鄙视一个为许多男人垂涎的女人的情欲，因为，作为一个“正统”母亲的儿子，不正当男女关系已经算不得是一种合适的消遣，那种爱情更像一种惩罚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梅西亚表达的这些感情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感情都是从那些廉价的小说中学来的。安娜听着他的述说，脸上的表情向他显示出讲经师至今并未控制住她的心。但是，由于人体中还存在着其他许多器官，梅西亚仍不能完全放心。他想："既然安娜爱我，我仍然需要知道她那个软弱的肉体是否已经找到了一个我的替身。"

不，唐阿尔瓦罗没有抱任何幻想。他的处世哲学强迫他表现出这种原始的、唯物主义的谨慎，而且他的这种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变得具体而坚定。

安娜注意到唐阿尔瓦罗的一只脚在摩擦她的脚，有时还用力踩她一下。她不知道这种举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一旦发现便感到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很像她神经质猛烈发作时的感觉，同时混合着一种强烈的肉体上的快感，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快感。这种恐惧很像那天晚上她看见梅西亚沿着特拉斯拉塞尔卡大街走过她家花园大门时所感到的惊恐，但这种快感却是完全陌生的新的感觉。它如此强烈，仿佛用铁链将她同她所谴责的犯罪、堕落、放荡拴在了一起。

唐阿尔瓦罗柔声细语，带着和蔼可亲的惆怅和献媚取宠的感情，悄悄谈论着爱情；他重述着许多安娜早已知道的而又毫无意义的爱情故事。她默不作声，只听他说；与此同时，他们的脚也在继续对话，那无疑是富于诗意的对话。虽然隔着皮靴，但强烈的感觉竟使这低级世俗的接触变成了一种高尚的举动。

安娜刚刚找到力量使自己的身体摆脱唐阿尔瓦罗接触所产生的快感，另一个更大的危险又接踵而至：远处传来了大厅里的乐曲声。

"我们来跳舞吧！大家快来跳舞！"帕科、埃德尔米拉、奥布杜娜和隆萨尔齐声叫道。

俱乐部里的这批贵族们所举行的舞会因为没有普通中产阶级的人士参加，被隆萨尔这位"炮筒子"称之为秘密舞会，他能够参

加其中，简直像进了天堂一样兴奋。

阅览室的门被打开了一条小缝，使舞厅的音乐听得更清楚。桌子被抬到房间的角落，于是这临时的舞会就开始了；一对对舞伴相互拥挤着，因为房间不大，大家动作很困难。

唐维克托喊道：

“安娜，快来跳啊！阿尔瓦罗，快把她拉来一起跳啊！”

好心的金塔纳尔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制”地位。唐阿尔瓦罗把手伸给安娜；安娜想鼓起勇气加以拒绝，但未能如愿。

安娜几乎忘记了如何跳波尔卡舞。梅西亚把她举起，脚离开了地面，仿佛在劫持她一样。他可以感到她结实、火热、线条优美的身体在他的两臂间颤抖着。

安娜默然不语，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能感受到那火一般的快感。这种强烈的、不可抗拒的快感使她感到害怕。她像一具尸体，又像一名遇难者，听任命运的摆布，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咬噬她的灵魂，是道德，信仰，或者是羞耻之心。她在沉沦，她迷迷糊糊地想着。

与此同时，我们的俱乐部主任却在尽情地抚摸着他怀中的这个美丽的肉体。他心里在想：“她是我的了！那个讲经师真是个胆小鬼！她是属于我的。这是这个可怜的女人所享受到的第一次拥抱。”尽管这是一次遮遮掩掩的、虚情假意的、外交式的拥抱，但对安娜来说，它毕竟是一次拥抱啊！

“唐阿尔瓦罗和安娜看起来无精打彩的！”奥布杜娜对自己的舞伴隆萨尔说。

梅西亚注意到安娜在低着头呆呆地盯住“炮筒子”所如此羡慕的他那闪闪发光的至洁无瑕的胸饰。他停下脚步，侧着头看了她一眼，发现她已昏了过去，苍白的面颊上挂着两滴泪珠，另外两滴已落在了他那浆洗过的胸衣前。顿时间，屋内一阵惊慌，秘密舞会就此中断，唐维克托不知所措，哀求妻子快快苏醒……人们

拿来水和香粉……索摩查医生来了，摸了摸安娜的脉，吩咐快准备马车。大家决定比西塔和金塔纳尔乘坐侯爵夫人的马车先送安娜回家。事情就这样处理了。这时，安娜苏醒过来，她再三请求大家原谅她扫了舞会的兴。金塔纳尔不再害怕；他怀着恼怒的心情，悻悻地把皮衣裹在安娜身上，又把她的面部遮住，然后向那些可爱的同伴告别，同银行职员太太一道上车送安娜回家睡觉。

“是因为烟气熏人，天气炎热，环境变了，饭后马上跳波尔卡舞，还有灯光太耀眼，也许其他什么原因……但问题不大，舞会可以继续进行。”舞会确实继续了。舞厅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庭长夫人又犯病了！”“他们硬拉她跳舞！”但是，这件事很快被人们置之脑后了，大家又开始议论起那些把自己关在阅览室里吃饭、跳舞的太太先生们，说他们似乎把俱乐部看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仿佛它不属大家所有似的。

早上六点钟，当帕科同梅西亚在俱乐部门告别时，小侯爵握着唐阿尔瓦罗的手说：

“太好了！终于——怎么样？”

梅西亚没有马上回答。他扣好合身的红色外套的那一排直至领口的扣子，把一条白色丝绸围巾围在脖子上，然后才说：

“嗯，等着看吧。”

他回到自己的住地。门仍锁着，他叫守夜人开门。守夜人过了好一会儿才来开门，但他这次一反常态，没有责怪守夜人，反而拍了拍他的肩膀，并给了他一枚银币。

“今天先生很高兴！刚跳完舞吧？”

“是跳舞了，罗克先生。”

唐阿尔瓦罗准备上床睡觉，他把温暖的法兰绒内衣挂在衣架上，然后伸手翻开被单，嘴里自言自语地说着话，仿佛在对床讲话一样：

“可惜的是，进行这场战役我的年龄已不如从前那样年轻了！”

第二十五章

第二天上午，格洛塞斯特尔在教堂当着讲经师的面，毫不留情地详细讲述了舞会上发生的事情。“那些贵族们把自己关在阅览室里，又是吃饭又是跳舞；唐娜安娜·奥索雷斯那位体面的庭长夫人，竟然昏倒在唐阿尔瓦罗·梅西亚的怀里。”

舞会的那天晚上，讲经师彻夜未眠，一直在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安娜的消息。此时听了副主教莫雷洛的叙述，气得在屋里团团转。格洛塞斯特尔的一番唇枪舌剑，第一次刺透了他的心。他的脸色煞白，下巴发颤，牙齿咬着下唇，好半天才平静下来。他用惊异的眼光看着面前这位仇人，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这使得副主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那目光似乎在说：“你赢了！是的，这次你赢了！现在，你的毒药已进到我的五脏六腑。”德帕斯在想，像莫雷洛这类可恶人，尽管表面上十分软弱、愚蠢和卑鄙，但在他们阴谋卑劣的行径中，也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这个癞蛤蟆，这个堕落的教士，也会如此恶语伤人！”唐费尔米恩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只有母亲从不背叛他，母亲是属于他的，同他血肉相连；而安娜毕竟是另一个女人，是一个陌生人，是他心中的一个外来的肉体。

德帕斯甚至几乎不想掩饰自己的痛苦，尽管这是他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深重、最冷酷和最难以慰藉的痛苦。他离开了圣器室、在教堂里面步履踌躇地徘徊了好一阵子。他昏头昏脑，不知何往，完全丧失了决断力，连门也找不到了。当他发现有几个信徒正在看他时，竟不由自主地跪倒在一个礼拜室的圣坛面前，在那儿默默考虑起自己应该做什么。去找安娜？这太荒唐，尤其是这样做为时太早。然而眼下的孤独又使他感到恐惧。他变得害怕空旷，

要求有一个藏身之所；他感到一切都在同他作对。“去找母亲！去见他亲爱的母亲！”他离开教堂，赶快回到家中。唐娜保拉正在清扫餐厅的地板，一块黑色印花头巾像穆斯林的缠头一样扎包着她头上那又多又硬的银发。

“你去祈祷了吗？”

“是的，母亲。”

唐娜保拉继续打扫餐厅。

唐费尔米恩跟在母亲后面围着桌子转。“只有在这儿他才可能得到安慰，才可以找到哭泣的寄托，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同情，才有他可以倾诉自己痛苦的对象。但是，那种毒害他的毒药如果被母亲吸入自己的身体，也同样是有毒的。想让母亲分担自己的痛苦的愿望在撕裂他的喉咙，憋得他喘不过气来。不，他不能这样做，他不能说。母亲竟不能察觉儿子所受的折磨和痛苦，实在是太残酷了。她看着自己的儿子，竟像看任何外人一样，与街上任何一位萍水相逢的路人毫无二样，全然不知他正处在一种绝望的境地。可是，他却不能告诉她！”

“你想干什么，孩子？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的新衣服会沾满灰尘的。”

唐费尔米恩走出餐厅，进了自己的书房。特蕾西娜在收拾他的床铺，没听见主人进来，因为她在抖动床垫，耳朵里全是草褥子沙沙的声响。德帕斯又像逃跑似地躲出了书房。他出了家门，来到唐娜佩特罗巴拉·里安萨雷斯府上。“夫人做弥撒去了。”他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等候唐娜佩特罗尼拉回来，一会儿把手背在后面，一会儿把手抱在胸前。那只洁白无瑕的大肥猫溜了进来，悲凉地叫了一声，算是向它这位朋友问候致意，随后便蜷曲身子卧在他的脚下。“‘这只猫仿佛也知道了安娜的背叛。”安娜常坐的那张沙发似乎在召唤着德帕斯的记忆。沙发的一端，一根弹簧已经松弛，布套也已发皱，那是安娜的位置。德帕斯坐在沙发旁边

的一把扶手椅内，两眼紧闭，一种对生活的厌倦情绪笼罩了他的整个精神，使他感到昏昏欲睡。他希望时间就此停止不前，唐娜佩特罗尼拉能够晚些回来。他害怕做任何事情，害怕做出任何决定，因为那样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他的灵魂已经死亡。遥远的记忆在他的脑海中翻腾起伏，像是准备要跳那种中古时代的骷髅舞，或处于临死之前的谵妄状态。他仿佛闻到了安娜曾放在他这位兄长或好友唇前的那朵玫瑰花的芳香，觉得她那甜蜜的话语正同这花朵的馥郁馨香融汇成一支神秘的乐章。“唔，是的，那是爱情，是纯真的爱情。他是一位痴情的人，爱情不都是肉欲，它也是这种失望的痛苦，这种突如其来的孤独，这种又甜又苦的折磨，它可以赎免最严重的罪过。职责、教士的身份、誓言、贞洁，这一切现在都变得如此空洞，就像剧中的台词一样。他受到了欺骗；他的心灵受到了践踏。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是那些年迈昏庸的主教的杜撰和发明。世界给了他这样的教训。安娜是他的，这是最公正的法则。她自己曾经发过誓。她为什么是他的，这说不清楚，但是她就是他的。”讲经师突然站起来；时间在流逝，这一事实仿佛是抽在他脸上的一记耳光。也许那两个人正利用时间密谋同他作对，也许此时时刻他们俩正在一起。“无耻！不知廉耻的女人！她竟然到礼拜堂来让他看那个钻石十字架，让他看她要使他丢脸的那件裙衣，是的，她让他丢了脸。他是男主人，是丈夫，是精神丈夫；唐维克托不过是个无能的白痴，既保不住自己的名誉，也保不住别人的名誉。这就是女人！”

他走进过道。大声喊着：

“唐娜佩特罗尼拉回来了吗？”

“正按门铃呢！”有人回答道。

女主人走进门来。没等她招呼，唐费尔米恩就抢先对她说：

“必须马上把她找来。”

“找谁？找安娜？”

“是的，马上去找。”

唐费尔米恩又开始在屋内来回走动；他不想说话。唐娜佩特罗尼拉像他的奴仆一样，二话没说，就退进了自己的小客厅。

半小时后，门铃又响了。“君士坦丁大帝”亲自去开门，来的是庭长夫人。

“有什么事吗？”

“唐费尔米恩在客厅……”

“啊，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他。”

庭长夫人走进客厅，而唐娜佩特罗尼拉却去了另一头的厨房。“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家。”她向使女吩咐了一声，然后去了挨着卧室的祈祷房。

庭长夫人看起来比以往更漂亮。她眼中闪耀着神秘的火花，脸上充满热情的光彩，讲经师在他们进行那番亲密的精神交谈时曾看到过这种神彩。在德帕斯眼里，今天这个女人的周围似乎笼罩着一层新的光环。她那可爱的身影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仿佛代表了生活中一切宝贵的东西；她就是他在这个无限的世界上的独特的感情的唯一寄托。

“那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沙哑。他站在客厅中央一动不动，脚下仿佛生了根似的。

“我想马上见到您。我简直要疯了。昨天晚上，我以为我要死了……昨天……今天，我也弄不清什么时候，反正我快要疯了。”

她哽咽着，喘不过气来。

德帕斯感到一种仿佛是羞愧的怜悯。

“我都知道了。我不需要再听什么故事。”

“都知道了什么？”

“昨天，或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舞会，晚宴，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安娜，到底是为了什么？”

“舞会！晚宴！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让我喝了太多的酒。我不

知道……但不是那么回事，我感到害怕，费尔米恩，我的头……可怜可怜我吧！人们可怜我，我没有母亲，我感到孤独。”

“不错，她没有母亲，这与他不同；她比他更孤独。”唐费尔米恩的爱心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同情，这是一种只有爱才能感到的同情。他走近庭长夫人，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

“告诉我，安娜，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别人说……可是，到底出了什么事？告诉我，好吗？”他颤抖的声音中既有命令，也有痛苦的恳求。

安娜抽泣着向他叙述了她能叙述的一切：她的恐惧、她的痛苦、她的折磨、她的发烧。“她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时，无数可怕的幻影出现在她对舞会杂乱无章的回忆中，她认为自己又跃进了那些神志错乱的黑井之中，陷入了她生病的那些痛苦的夜晚的凄楚之中……后来她又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而感到恐惧……”安娜看到讲经师脸色突然沉了下来，又赶快改口说，“我说的错事，就是不太好的事。”她的病曾经是一次教训，但她很快就把这教训抛在脑后了。那天早晨，她躺在床上，又感到了那种生病时的虚弱，觉得五脏六腑正在崩溃，变为泥土，在昏迷中整个生命都在慢慢消失……她的良知仿佛在一道火光中看到了可怕的羞耻与惩罚，看到了自身的不幸和灵魂上悲惨结局的反映……接着便是精神的崩溃，一种突如其来的、顽固而痛苦的对一切的怀疑。上帝本身也成了一种纯粹的固定的观念、一种狂热，在她的脑子中翻腾不休，蚕食着她的思想，又像滴答不停的钟声或蛀虫咬噬墙壁发出的嚓嚓声，预示着死亡的降临。

“啊，是的，我是神志错乱了。”安娜继续心存恐惧地诉说着，“我可能昏厥了一个小时……啊，我在说什么？是一个小时吗？可我觉得像过了一个世纪。我只想得到健康、休息和清醒的意识，可是，现在都不可能了！上帝啊，亲爱的上帝！我自己，一切，我们大家都在消亡；我体内的一切都在变为灰尘和泥土！”

安娜惊恐地凝视着地毯，记忆中仿佛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形象。

德帕斯没说话。一时间他也产生了一种阴森可怖的感觉。神志错乱像一阵晕眩的波浪掠过他的脑海。

“如果她此时昏倒该多好啊！”讲经师想到这里脸色不禁变得通红。他首先想的是，在她美貌的外表的下面，她的灵魂，她的思想这些他所钟爱的东西正在她那富于音乐天赋的头脑中消亡；接着，他便想到她那完美无损的美丽的肉体，他现在正单独同这个他所爱慕的肉体在一起，可以用来满足他的爱的欲望而不必担心被人看见。

“我想得到拯救，得到拯救！”安娜又回到了现实之中，突然叫道，“我希望再回到我们那甜蜜、宁静的夏天，是的，我们宁静的夏天，我们可以没完没了地谈论上帝，谈论天堂，谈论灵魂对上天的思恋和热爱。是的，我希望我的兄长来拯救我，希望特蕾莎圣女来启发我，希望她生活的明镜不要在我的心目中失去光彩，希望上帝来抚慰我的心灵。费尔米恩，这就是我的忏悔……就在这儿，地点无关紧要，在什么地方都一样……这是我的忏悔……”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安娜。我想了解……了解一切。我也在忍受折磨和痛苦，我想我也要死了。我刚来到这儿时，就坐在那儿，过去我们常坐在这儿，谈论天国，谈论我们自己。安娜，我也是血肉之躯；我需要一个灵魂或精神姊妹，但她应当是忠诚的，而不是背信弃义的。是的，我想我要死了。”

“而且是因为我，是我的过错，对吧？您认为我背信弃义，我欺骗了您，我犯了罪，是吗？”

“是的，是的……您必须告诉我一切……马上就说。”

“不，不，这不行。”

“一定，必须说！”

“不，那不是我的意思……是的，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您……可一切又是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我的意思是说，那不是我的过错……是他们硬拉我去的……噢，不，不是那么回事，我不知怎么搞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让了步。在那些人中，有一个很坏的女人。”

“不，不要责怪别人！事实，我想知道的是事实。您不说，那我来说好啦！我全知道。”

“您知道什么？”

“那个男人梅西亚。安娜，您和那个男人之间倒底发生了什么事？”

安娜鼓足力量，把注意力集中到现实中来，集中到德帕斯的问题上来。她现在正同自己的忏悔师作斗争，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战斗，以隐瞒自己思想最深处的东西。“不管怎么说，这儿不是忏悔室；况且说谎是为了对他表示仁慈，至少不要把最坏的内容说出来。”

“我并不爱他。”这是她恢复了自控能力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现在她不再去想自己的神志混乱，而是在思考如何保住自己的秘密。

“可是昨天晚上，或者说今天上午，我不知道什么时间……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跟他跳了舞。是金塔纳尔要我……”

“别找借口，安娜！那不是忏悔。”

安娜看了一眼周围。谢天谢地，这儿不是忏悔室。这种虚伪的诡辩在安娜做来显得如此纯真。她确信有一种至高无上的责任在命令她说谎。“告诉讲经师她爱上了梅西亚吗？她宁肯告诉自己的丈夫！”

“我跟他跳舞是因为我丈夫要我这样做。他们硬要我喝酒；我感到不舒服，头晕目眩，就昏倒了，然后他们把我送回了家。”

“昏倒在那个男人的怀里？”

“在那个男人的……费尔米恩！”

“好吧，这我听说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我是说，您同他跳舞的事。”

“我不清楚，也许……”

“太丢人了！”

“费尔米恩，看在上帝的面上，费尔米恩！”

安娜后退一步。

“安静点！不必喊叫……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地装腔作势，我又不吃人，有什么害怕的？我吓着您了。是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算老几？我有什么权利？我的权力是精神上的，而昨晚您并不信仰上帝！”

“我的上帝，费尔米恩，发发慈悲吧！”

“您曾说过上面的话，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离开了上帝便毫无价值，而您离开了上帝可以随心所欲，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安娜，这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被弄得很狼狈，成了笑柄，全贝图斯塔的人都在嘲笑我。梅西亚瞧不起我，他一见我就可以朝我脸上吐口水。我这个精神之父成了一个可怜的魔鬼，这都是因为我太弱懦，太天真！我真是个可怜虫！倒霉蛋！他可以侮辱我，因为我不自由！”

讲经师的身体在他的教服下颤抖着，仿佛被锁链拴住了一样。他用拳头使劲地砸向沙发的坐垫。

他用手摸了摸额头，努力恢复了理智，叫佣人拿来外衣，戴上教士帽，憋着一肚子气，没再说任何话，悻悻地走向门边，头也没回地走了出去。

他以为安娜会追上来，喊住他，向他哭诉。但他很快便意识到自己估计错了，他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他走到门厅，停住停步侧耳细听了一会……毫无声息，没人喊他。到了街上，他又抬

头朝阳台窗户望了一眼，也没人开窗。“他走了，别人连一眼也没瞧他。那个女人还呆在屋里。外面说的果真不假，她在欺骗他。她是个女人，但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她是他的女人！是他以的整个心灵所爱的女人！是的，以他的全部身心所钟爱的女人！他就是这样爱她的。可是，女人们根本不理解这一点，这个最纯洁的女人所希望的竟是其他的东西。”无数重大的罪恶闪过他的记忆；作为一个忏悔神父，多年来在他脑海中所积累的全部都是肉欲和淫念。他的良知使他想起了特蕾西娜；那是一个面色苍白、笑容可掬的人儿。在讲经师的脑子中，这个女佣人仿佛在问他：“您本人怎样呢？”“我是个男人。”他答道。他加快了脚步。“我爱她的灵魂。”“您也爱她的肉体，”他脑子中的特蕾西娜说，“也爱她的肉体，忘记啦？”“不，没有忘……可是，我在等待……我宁愿等到死也不愿意失去她。因为我爱她的一切；她是我的女人，是我以全部身心所钟爱的女人。可是她离开了我，远远地离开了我，我永远失去了她！”

安娜站在那儿，望着讲经师离去，却没有勇气去拦住他，也没有力量喊他回来。在她的头脑里，在她的耳边，她清晰地听到一个声音：“这位教士爱上了我！”“是的，作为一个男人，他爱上了我，而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宗教的、理想主义的、天使般的爱。他在嫉妒，嫉妒得要死。他不是她的兄长、她的精神兄长，而是一个在教士服下隐藏着情欲、爱情、妒忌和愤怒的男人。一个教士爱上了她！”安娜像碰到了某种冰冷而粘黏的东西，浑身不由得打颤。这种滑稽可笑的爱情使她暗自窃笑，但这笑中又含有某种苦涩，从身体的深处一直传到她的口中。她的父亲，自由思想者唐卡洛斯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那是在洛雷托，他穿着衬衫，站在桌子旁，正同一个神父和几位无神论者或进步党人朋友进行辩论。安娜仍然记得父亲和那几位先生说的话，就像刚刚听到这些话一样：“教士是良心的玷辱者，神父也同其他人一样，所谓宗教的禁

欲独身完全是一种假面具。”所有这些她过去不理解的论断又回到了她的记忆之中，并像她生活经历的教训一样，变得如此明白易懂。他们想腐蚀她！这幢房子，这种寂静，还有那位唐娜佩特罗尼拉。安娜感到厌恶和羞耻，急忙向门口奔去，不辞而别，离开了唐娜佩特罗尼拉的家。唐维克托正在家中用钉锤敲打什么，声音震耳欲聋。他在做一个桥的模型，准备送到圣马太节上去展览他的钉锤不再包札绒布，而是铁锤敲在铁器上，声响十分刺耳。“他是一家之主；他妻子按照他的意志参加了舞会就是证明，巴拉圭的时代已经结束，宗教和神秘主义已经完蛋。只保留从祖先那儿继承下来的谨慎的虔诚就完全够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活动！工业和艺术、大量的戏剧、打猎、敲敲打打……当！当！当！砰，生活万岁！”唐维克托心里这样想着。他身穿一件苏格兰格子花呢睡衣，一刻不停地在他的新车间里敲打着，仿佛那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寄托。他的新车间是底层的一个小房间，房门对着镜子，阳光一直照射到金塔纳尔的脚下，照得他那双半土耳其式拖鞋上的玻璃珠和金色绊带闪闪发光。金塔纳尔一边干活一边吹口哨，那只与他形影不离的本省最名贵的画眉鸟也在用一根铁丝吊着的笼子里叫个不停。安娜默默地端详着自己的丈夫。“他是她的父亲！她像爱父亲一样爱着他！他甚至有点像她的父亲唐卡洛斯。那预示着春天即将来临的二月的阳光，那诱人思动的清新的空气，那当当的锤声，那口哨声和鸟鸣，那朵朵飘过方形天井上空蓝色天际的薄云，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心旷神怡，浮想联翩。这就是她的家，她就是这个家中的女王，这家中的宁静就是她的安谧！”唐维克托放下钉锤去取锯子时，看见了妻子。

两人默默相视而笑。“阳光使金塔纳尔显得青春焕发；他是一位出色的木匠，他的发明令人叫绝。尽管他的力学和机械学知识有点理想主义，不太切合实际，但他能把一块木头做成自己希望的东西，真是个心灵手巧的手艺人！”

安娜称赞了几句丈夫的手艺。

她的话使金塔纳尔大受鼓舞。他得意得脸都红了，答应下星期为她做一个缝纫箱。“这一切完完全全都出自我的手。”

一时间，庭长夫人忘记了早晨的失望和不快。当她重新想起上午的事情时，她又觉得唐费尔米恩不再是个邪恶的人，而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可怜者。但作为一名教士，居然会堕入情网，实在荒唐可笑。安娜曾多次设想过各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结合，唯独没有想过这种爱情。

“一个人可以想象在戏剧中出现的这种亵渎神明的爱情，但现实生活中一个身穿紫色法衣的教士产生这种感情，却令人难以接受！”她的荣誉感也使她以一种本能的厌恶对此表示谴责。“然而，德帕斯仍然值得同情；不能原谅的是唐娜佩特罗尼拉。如果安娜能够同讲经师再次谈起……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彼此应该把事情解释清楚，那谈话的地点不再选在那个老太婆的家中。谁知道她安的什么心呢？她把安娜·奥索雷斯看成了什么人？”

不大一会儿，唐维克托散步回来，嘴里愉快地哼着说唱歌剧的段子。他突然向妻子建议说，他们应当接受侯爵夫人的邀情，午饭后去同她一道喝咖啡，然后结伴去散步，去看化妆游行。

“噢，不，金塔纳尔！我参加的娱乐活动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出席狂欢节一类的活动了，我感到很累。昨天的舞会搞得我心神不安，再也不能折腾了。昨天我不是依了你吗？难道那还不够吗？”

“好吧，亲爱的，好了，我不坚持。”

唐维克托没再说什么，高兴的劲头减了一半。他没敢继续使用上帝赋予他的那种权力。“螺丝不能上得太紧。”

当然，他自己还是应邀喝了咖啡，参加了散步。

安娜一个人留在家中。从小客厅敞开的阳台窗户传来了远处林荫路上的音乐声，那儿正在庆祝狂欢节。模糊的声乐，像清风一

样时断时续，引动着她的满腹愁肠。她又想起那个挑动了她的春心的梅西亚，和那个同样爱着她的嫉火如焚而又孤苦无助的讲经师，心里充满无限的同情。毕竟是他宗教和道德的光芒打开了她的心灵。安娜想到自己的信仰已被击碎，已被摧毁，仿佛经受一场地震的打击。在她的心灵中，讲经师和信仰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她的失望并未完全摧毁她的信念。何况在她身上爱一向多于信仰。唐费尔米恩曾力图使她产生一种对上帝和教会的畏惧心理，从而具有一种朦胧的、梦幻般的精神境界，但对于有关教义，他却同她谈得甚少。安娜意识到，自己的幻想对自己的虔诚产生了过多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虔诚缺乏应有的坚定性。那些所谓宗教活动和沉思默祷的日子现在已变得十分遥远。那时她卧病在床，圣特蕾莎、她身体的虚弱和忧愁的心情，曾使她的灵魂燃烧着纯洁理想主义的幻想。但她健康恢复之后，一种积极的和不假思索的虔诚又占了上风：讲经师的形象遮住了那个女圣人，他们大谈特谈“道德上的温情脉脉的兄妹之情”，而很少谈论上帝本身。现在这一切她都看得如此清楚：唐费尔米恩是想把她占为己有。

“那一切都是他的准备工作。到底为了什么？”

“噢，还是梅西亚要高尚些，他赤膊上阵，胸怀坦露，堂堂正正，出击之前先下战书。他没有滥用他同唐维克托的友谊，他不怕遭到拒绝。但是，他们二人都爱着她！”这种想法使安娜至少感到一种温情的慰藉，如果说不是激烈的慰藉的话。“她不能委身于他们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当然，她不能也不愿意委身于讲经师，她应当永远感激他，但那种事则十分荒唐，十分可怕，简直令人恶心。快三十岁的人了，还去追求世俗的爱，而且是一位神父，太可笑了！”羞愧和恼怒使安娜的脸感到火烧火燎。“那个男人竟然一直在打我的主意……这绝 不 可能！”

那天下午，庭长夫人觉得像过了很多天一样漫长。类似的想法在她兴奋的大脑中反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着。

当她感到梅西亚的形象出现在她的欲念中时，她便羞愧地把它赶开。一想到舞会上发生的事情，她同样感到羞愧难当；尤其是，当她想到自己同梅西亚的接触并没有使她感到痛苦和内疚，更是羞愧得无地自容。“不，那并不算什么。她把那一切都看成是一场梦；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她觉得自己并没有任何责任，这是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用甜言蜜语，用耀眼的灯光、用虚荣心用喧闹和香槟酒，把她弄得神志不清，失去控制的。可是，如果她允许唐阿尔瓦罗继续对她进行挑逗引诱，那就是犯罪了。她也不能让自己被耳边那些诱惑的叫声和诡辩所欺骗。无论如何，唐阿尔瓦罗不是讲经师，如果回避他，就有危险落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全是谎言，道德和人格在向她召唤！我不会屈从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对唐费尔米恩灵魂之爱，尽管他也许不能克服他对我的世俗之爱，正如我不能克服梅西亚对我的感官的影响一样。但我十分肯定我不会用任何有罪的方式去爱讲经师，是的，这一点十分肯定。当然，我必须回避讲经师，但我更应当回避唐阿尔瓦罗。他的感情也是不合法的。尽管这感情不像另一个男人的感情那样令人厌恶，那样有辱神明。这两个人我都要敬而远之”

只有家才是她的避难所：唐维克托一天到晚同弗里利特以及他那倒霉的博物馆里的木材器具混在一起，要不就完全沉醉在西班牙黄金时代的戏剧之中。

“但是，家里也是有其诗情画意的。”安娜努力寻找这种诗情画意。如果她有了孩子，那会有许多事可做的！那该多么愉快啊！可是家里没有孩子；去收养一个孤儿，也毫无意义。尽管如此，安娜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在家里工作起来，并精心地照料起唐维克托来。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她就发现这一切不过是自欺欺人。家务事不多，很快就做完了。做这些连半小时也用不了的简单而毫无意义的事情既然没有多少乐趣，为什么还要假装心满意足呢？唐维克托对妻子的勤于家务感到由衷的感激，但就他而言，

他倒宁愿一切照旧。他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就是纽扣也是自己去缝才满意；谁要是给他打扫书房那简直就像要了他的命；精心为他收拾床铺更是白费功夫，因为到头来他还是要把床铺搞乱，把枕头和被单按照自己的意愿胡乱地堆在床上。安娜放弃这些家务事，一切恢复原样之后，唐维克托也对她十分感激，觉得又恢复了自由的呼吸。"他的爱妻为他料理家务永远值得感谢，但同样令他感到恼火。因为一个傻子对自己家中的了解，归根结底要胜于一个聪明人对别人家庭的了解。"

唐阿尔瓦罗并不急于求成。"这一次他颇有把握。"但他并不想马上发起进攻。他那"关键一刻"的理论尚不完整，时机尚未成熟。尽管这理论不无道理，但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善于发现和掌握一个女人的"关键时刻"的人才是技艺高超的钟匠。他想等待四旬斋① 过后再采取行动。因为她到底是一个吃斋的信女，此时下手，绝无好处。复活节将是最好的时机。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世界会变得更加愉快，寻欢作乐会显得更加合情合理；到那时，提前来临的春天会助他一臂之力。在那一天，他会动员唐维克托带上妻子参加节日狂欢，一定会激发她的情欲。"是的，复活节那天我们再兵戎相见！"

"另外，他还想为这次战斗作一番准备，因为此刻仍感势单力薄，身体虚弱。帕洛马雷斯一个夏天使他的身体元气大损，那位部长夫人的欲火曾使他难以招架。因为被征服的女人的过份要求总是同她们被征服的时间成正比：一个女人堕落所花的时间越长，她堕落后的要求就越多、越强烈。庭长夫人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思想斗争，一旦堕落，要求一定会十分强烈。"于是，梅西亚着手进行准备。他阅读有关营养方面的书籍，进行体格锻炼，经常骑马，拒绝参与帕科那些轻而易举的寻花问柳之事。"魔鬼今天

① 指复活节之前的四十天。

也要改邪归正，立地成佛啦！”帕科揶揄地说。唐阿尔瓦罗一笑置之。他早睡早起，黎明即去林荫路散步，那儿空气新鲜，鸟语花香，小鸟儿在树枝中蹦来蹦去，垒巢筑窠，准备在四月产蛋孵仔。一个个鸟窠宛如高挂树枝的灯笼，装点起树枝搭成的厅堂，增添了春天节日的气氛。三月带着六月的炎热降临到贝图斯塔，即使是清晨，太阳也那么火烤火燎的叫人难以忍受。在贝图斯塔，春天总是提前到来，好像是大自然对人们开的一个玩笑，然而这种天气没有多久，其后便又是寒冷难熬的冬天，冰霜加着雨雪，又向人们扑来。然而，唐阿尔瓦罗充分利用这光和热的间隙，尽管这美好的时光转眼即逝，他的兴致并未因此而稍有减少。他与众不同，衡量幸福并不依其时间长短。而且，他压根儿不相信有什么幸福。对他来说，所谓幸福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他相信寻欢作乐，那不能以时间长短来判断。一天早晨，他正在林荫路树枝下漫步，那儿空无一人，因为大家对贝图斯塔的早春天气不感兴趣。此时，他远远看到一个教士的身影。那人身材高大，步履庄重，一副老爷派头。是讲经师。林荫路上只有他们二人散步，而且是相向而行，碰面在所难免。他们点头而过，谁也没有开腔。唐阿尔瓦罗有点害怕，至少有点担心。他心中暗想：“要是这个爱着庭长夫人的男人，因为受到冷遇，看见我认为我是他的情敌，突然疯狂地向我扑来，对我大打出手，拳脚相交，这儿……没有任何别人……”梅西亚想起了在贝加拉纳侯爵府花园里那有力的一拳。

讲经师看见唐阿尔瓦罗，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我向这个家伙扑去，我肯定可以把他打翻在地，打他个头破血流，肚皮朝天……！”但他自己也害怕起来。他曾在书中读过，对神经紧张的人来说，此类形象恐怕会引起相应的行动。他想起爱伦·坡①

① 19世纪美国小说家、诗人。

小说中的某个杀手。讲经师的目光带有傲慢和挑衅的神情，在他向梅西亚点头致意时，那眼神好像在说："过来！请吃我一拳！"而西梅亚的神情似在回答说："滚一边去！你的话我一句也不懂。"

他们继续各走各的路。但第二天早晨，两个人谁也没再去林荫路散步。他们去那里怀着截然相反的目的：讲经师是为了多走些路以消耗无用的精力；梅西亚则是为了恢复失去的体力以备不久之后的需要。那天上午之后，他们各自去了自己僻静的地方散步；两人都害怕再次碰面。

但是，很快他们都只好闭门不出了。

果然，冬天又带着它的全部严寒卷土重来了。它放声大笑，嘲笑那些轻信春天已经来临的傻瓜。鸟儿躲进了自己的巢窠；枝叶初发的树木受到气候突变的猛烈袭击，就像身穿纱衣、披红戴绿的娇贵小姐在乡下郊游时突然碰上了暴雨，找不到藏身之所，甚至找不到一把雨伞一样。果树上那些白色和粉红色的小花，在冰雹的打击下，纷纷坠地，混入污泥之中。万物都像泄了气的皮球，露出垂头丧气的样子。一场早春的预演失败了；一切都又得从头开始，再埋头苦干一番。

这一切发生在四旬斋戒期的中旬。贝图斯塔又以加倍的热情投身于虔诚的宗教活动之中。耶稣会的教士们也像风暴一样出现在街头。狂欢节所栽种的爱情与欢乐之花被忏悔的暴力摧残殆尽。神父马洛托那位退休炮兵的布道讲演像一发发炮弹把对上帝的畏惧打入听道者的心灵，戈贝尔纳神父这位声音甜美的法国教士用喉音和鼻音讲着流畅的西班牙语，大谈起古代峨摩拉城的故事①，并提及尼尼微② 和巴比伦③ 昔日的光华。这些都已永远地消失了，这就是人生苦短、人类渺小的明证。贝图斯塔变成了一

① 根据圣经传说，该城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被毁灭。

② 古代亚述的首都。

③ 古代巴比伦王国的首都，与尼尼微都以奢华淫靡著称。

个充满恐惧的城市。雨水和耶稣会使它显得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垂头丧气；那溶解在水坑和泥塘中的大自然灰色的面貌与其说使人们想到了人生的短促，毋宁说让人们认识了世界的微不足道。一切都仿佛要溶化成水；整个宇宙，从贝图斯塔及其周围的环境来判断，与其说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梦，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肮脏粘黏形象的漫长的噩梦。善于使自己的布道讲演带上当地色彩的戈贝尔纳神父在贝图斯塔没有说我们大家都是尘土，而是说我们大家都是污泥。贝图斯塔有尘土吗？但愿上帝能恩赐一些！

恶劣的气候带走了阿尼塔·奥索雷斯的平静和慵懒。随着无情的阴雨天气的到来，往日那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意志的反叛和刺心的烦恼又都重新出现。然而现在却没有讲经师来帮助她了！

她的孤独感与日俱增，越来越觉得孤苦无助。她开始认为，把讲经师想得那么坏，让他带着绝望的心情和犹如毒箭穿心的疑虑离她而去，未免有失公正。“为什么她没有更多地受到那种失望和那种对纯真、无私和理想友谊的滥用的影响呢？也许是因为被人爱，而不管被什么人所爱，对她来说总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那怕这种爱应当加以拒绝或受到谴责。也许是因为她知道她自己有能力结束他们之间的这种爱的纠葛。也许第二天她又会需要精神安慰，难道她那时不会跑到忏悔室，说服她的忏悔神父相信她不是他所想象的那种女人吗？她可能会马上就去那样做。为什么德帕斯认为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呢？是的，她应当对他讲真话，就是说，告诉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唐阿尔瓦罗并没有从安娜·奥索雷斯那里得到任何好处，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安娜想先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去找讲经师。她觉得自己的信念动摇不定，她的父亲自由思想家唐卡洛斯过去那些世俗的理论时时地出现在她的头脑中，折磨着她的心灵；她时而怀疑那个神父的品行，继而又怀疑教会及其众多的教义。但随后她又匆匆跑到教堂去礼拜忏悔。她不惜顶风冒雨、脚蹈泥泞，从一

个教堂走到另一个教堂，祷告了又祷告，甚至一个人呆在清冷空荡的殿堂中，坐在长凳上沉思默想。大厅里突然传来咳嗽声，一位老人在一个偏僻的礼拜室祈祷；接着，又传来某个不懂规矩的侍僧在祭坛的木板台子上用力走路的脚步声；随后，她耳畔又响起贝图斯塔街市的喧闹，那喧嚣传到教堂已弱如蝇鸣，更增加了教堂寂静的气氛。安娜企望这静谧和孤独能给她某种启示，或某种宗教的氛围。她认为周围那些神圣的墙壁和圣坛就是这种氛围的象征；在日光的照耀下，那些石膏和漆木做的圣像就陈列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尽管由于受到祈祷者的摩擦和蜡烛的烟熏，这些圣像已经年深日久，受到损坏。这些圣像使人想起剧院中的那些道具雕像和在大街上演出而没有脚灯照耀的演员。但是阿尼塔此时却无暇去想这些；她在寻找那个正在崩溃的信仰。“哦！教会与讲经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那位先生就不能爱上她吗？教义上说的就一定都对吗？当然是对的。她祈祷她能相信教会；但是如果考验证明讲经师并不清白那就糟了。假若她这位兄长不过是个伪君子，她就应该承认在很多问题上她的父亲唐卡洛斯归根到底是正确的。是的，是的，她的父亲，那个她曾经用痛苦的眼泪所哀悼过的父亲，曾经说过宗教是人内心对上帝的崇拜，而这个上帝我们想象不出他的模样，他也不像现行宗教所说的那个样子，而是更完美、更伟大！所有这些异端说法都是他父亲亲口说过的！”她祈祷了又祈祷，因为沉思默想已没有任何作用。最后，她觉得心中有一个严厉而带点学究气的声音在喊叫：“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弄清楚，尽管唐卡洛斯说得不错，尽管上帝比人们所说的，所想的和书中所写的要完美得多、伟大得多，但那并不是说，上帝对我们的良心所谴责的那些罪过会视而不见。不管上帝是什么样子，唐阿尔瓦罗仍然是要禁止的。邪恶终究是邪恶，不管有什么其他考虑。这一点是不会错的。”庭长夫人自言自语地说道，为自己的结论感到安慰，“即使我的信仰破灭，我也要继续同自己

感官上的情欲进行搏斗，因为这种情欲仍然是邪恶的。

她开始发现空荡荡的教堂并不能激发她的虔诚。她的大脑也许是出了毛病，产生了许多奇怪的联想。那冰冷的墙壁，那些在圣事间歇中无事休息的圣徒，使她想起了那些疲惫不堪的国君、马戏中疲惫不堪的动物、疲惫不堪的演员、疲惫不堪的政治家和所有其他命中注定要成为公众的观赏对象的人物，他们被无数愚昧的群氓带着惊异的神情和低级世俗的崇敬加以顶礼膜拜。此时，教堂中没有礼拜活动，教堂在休息，就像白天的剧场一样。教堂司事和侍僧正在登上祭坛，同耶稣的木雕像擦肩而过，他们把蜡烛对称地摆好，二人又交谈了几句透视学方面的原理，那样子和神情仿佛在策划什么阴谋似的。那些有辱神明的胡思乱想对安娜这个有病的灵魂产生了可怕的诱惑力，引起了她激烈的内心斗争。不仅如此，她还忍受着神经错乱的痛苦折磨。她的祈祷无极而终：宗教书上反复提到的那些格言名句使她感到作呕：教堂的孤寂中仿佛充满无数个幻影和疯狂的小精灵；它的静谧反而使她的脑海中像塞满了嗡嗡作响的黄蜂。这一切迫使她离开了教堂，但礼拜活动开始时她又回到教堂。为了寻找新的虔诚，她所有感官都必须全神贯注。她寻觅着焚香的气息、祭坛和十字褡的光华、普通祷词中的真谛和神秘力量、天主教弥撒的繁忙隆重、宗教仪式的有条不紊、值班神父的庄重严肃、从唱诗班传来的犹如天籁般的圣歌的神秘奥妙以及那管风琴奏出的优美曲调，所有这一切在此时都唤起了她昔日虔诚的全部热切温柔的情感，那混合着母爱和宗教希望的纯洁信念。

那一年，贝图斯塔的悲伤圣母九日活祭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如果人们对《圣旗报》的话坚信不疑的话。

毫无疑问，举行祭礼的圣伊西多雷教堂装点得空前漂亮，这要感谢戈贝尔纳神父和马洛托神父所遗留下来的矫揉造作和讲究排场的宗教作风。举行悲伤圣母九日祭同举行圣母受孕九日祭一

样，教堂内不得悬挂蓝色和银白色的装饰物，也不能模仿具有精工浮雕的哥特式教堂，在主祭坛的装饰物前摆放纸板布景；一切布置都必须符合圣母玛利亚的悲伤气氛。教堂的布置确实产生了一种庄严肃穆、悲伤忧郁、如丧考妣的奢华效果。一切都是黑色和金色的。主教堂的唱诗班全班人马调到了圣伊西多雷教堂，其中还增加了几位最近在贝图斯塔倒闭了的一家说唱剧团的残余演员。布道事宜由一位从远道高薪聘来的耶稣会教士马蒂内斯神父负责。在教堂主要入口处的屏风后面正对着主祭坛的地方，摆了一张捐赠桌，那些最高贵、最漂亮和最不甘寂寞的女士们在那里负责收集施舍和捐助，并出售圣书、纪念章和教士披肩。

雨天、无聊、虔诚和习惯势力都将自己的队伍带进了教堂，使那里每天下午都挤得水泄不通、人流暴涌，仿佛再多来一个人也容纳不下了。

城里的那些不信教的青年，大多数是学生，他们来到教堂既不是为了表示过份的虔诚，也不是为了显示他们幼稚的不恭。他们简直就是什么也没想。这些不信教的人中，有卡洛斯主义者，也有自由党人，但他们参加弥撒的目的却几乎一样，都是为了去看姑娘。对九日祭他们从不缺席。他们散布在圣伊西多雷教堂的每个角落和小礼拜间内，斜披着斗篷，根据各自的特性，或做出浪漫的神态，或露出恶作剧的表情，朝着年已及笄的姑娘们挤眉弄眼。这些姑娘虽说较那些青年要谨慎、虔诚一些，但也同样急切地盼望能得到“爱情”。当马蒂内斯神父第一百次地说到——他已经捞了一千多比塞塔——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母亲的悲伤，并毫不悲伤地把他那套发霉的巴罗克①式演讲术的陈词滥调倾诉给祭坛上那身穿丧服的圣像时，亵渎神明的爱情正在大殿内、两厢边和每一个小礼拜室里悄悄地来回飞舞着，宛如春天把一只

① 西方一种建筑和艺术风格，以怪诞雕琢、标新立异和矫揉造作为其特点。

蝴蝶从旷野送到了城市，来宣布这新的欢乐的降临。

安娜跪在祭坛旁边，全部精神沉浸在纯洁的虔诚之中。布道坛上传来的含混不清的悲吟在安娜听来，犹如远处的两声伴随着门廊中吹进来的风的呼啸。她并没有在听那个耶稣会教士的布道，而是在倾听成千上万的城市中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重复着的一种显而易见的超然行动的无声的雄辩：集体的虔诚，共同的献身，全体人民、因贫穷和愚昧而变得平庸下贱的芸芸众生，在一种奇妙的精神专注的行动中，几乎像奇迹般地升华到一种理想的境界，升华成对万能上帝的崇拜。庭长夫人一边想着这些事情，一边希望自己能被那虔诚的波涛席卷而去，变成那虔诚的海洋中的一个浪花，或是成为一粒尘土，被一个神秘的力量从生活的沙漠中，推向一个朦胧的理想世界。

马蒂内斯神父的声音停止了，管风琴开始以另一种更为动人的形式重复那个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刚才说过的东西，似乎它对圣母玛利亚的痛苦有更深的体会。安娜想到玛利亚，想到罗西尼①，想到她第一次听到这位作曲家的《圣母悼歌》② 时的情景。那时她才十八岁，也是在这同一个教堂之中。管风琴演奏完毕之后，教徒们便像一支经过排练的巨大合唱队一样唱起庄严而单调的副歌，那声音宛如自天而降的花雨。孩子们在唱，老人们在唱，妇女们也在唱。可是不知为什么，安娜却哭了起来。她身边有一个面黄肌瘦的金发男孩，样子只有六岁左右，挨着衣衫褴褛的母亲坐在地上，嘴里一边唱，一边睁着一双天真的大眼，目不转睛地望着活动祭坛上的悲伤圣母画像。他唱着唱着，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停止了演唱，转过脸对着母亲说："妈妈，给我一片面包！"

---

① 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1792—1868)，作品很多。

② 一种天主教祭圣歌，歌词为一首拉丁文赞美诗，共十段，许多音乐家为之谱曲。

一位老人在一间忏悔室旁唱着，声音低沉、轻柔而颤抖，忘掉了自己年事已高，他忘记了为糊口而劳作所带来的疲惫。所有的人都在唱，而管风琴则像一位神父在为这支庞大的合唱队伴奏，并把它引向那不可言喻的给人的悲伤以慰藉的理想境界，引向那音乐的境界。

“可是有的恶人，”安娜想道，“却想消灭掉这一切！哦，不，不！我不是这种恶人！圣母玛利亚，我要和你在一起，永远与你同在，永远拜倒在你的脚下。和这些悲伤的人在一起，这就是永恒的信仰，我要永远为世界的悲伤而痛哭，终生终世在眼泪中去爱。”于是她想起了讲经师。“她那样对待那个男人是多么没有良心，多么残酷啊！她离开了他，他是多么难过，多么孤独啊！贝图斯塔在辱骂他、嘲笑他、蔑视他，而过去人们却把他高高地抬举到崇拜仰慕的宝座。她这个过去把自己的荣誉、信仰和所有最宝贵的东西都视为这个人所赐的女人，现在也抛弃了他，忘记了他。这都是为什么呢？也许，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虚荣心和无知浅薄的怀疑所引起的无聊的恐惧所致。完全是因为自己受了那种可诅咒的狂想和淫秽的情欲的影响，因为她屈从了唐阿尔瓦罗。如果说这一点并未成为现实，至少她也有这方面的欲望，这是千真万确的。她是一个有罪之人；难道她那个精神上的兄长、敬爱的精神之父，也必须跟着她一起成为罪人吗？她有什么证据呢？会不会都是她自己无谓的担心和猜疑？会不会是她自己的虚荣心使她凭空想象出那些东西？德帕斯何曾有过任何举动使她对他的纯真产生了怀疑呢？他们不是经常单独呆在一起，彼此十分亲密吗？他们不是互相接触过吗？难道她就没有或许由于不慎而贸然地表现过天真的抚爱和温柔的情感，使他那隐藏在内心的欲火为之迸发燃烧吗？然而他却被抛弃了！人们甚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影射他，把他作为笑柄；不信教的人甚至赞扬传教士，来贬低他的影响；社交界排挤他，舆论界诽谤他，而我也跟在这些心怀

叵测的人的后面摇旗呐喊，要把他钉死在耻辱柱上！我曾许诺的那种牺牲精神跑到哪儿去了呢？为了报答那个男人对我恩情和教诲，我曾希望为他作出的那种伟大的牺牲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呢？”

这时，虔诚的人们停止了歌唱；教堂里一片肃穆寂静，接着是人们的咳嗽声、皮鞋和木底鞋踏在光滑的石头地面上发出的杂乱响声，那是被压抑的焦躁爆发的结果。主入口的施舍桌前，比西塔和侯爵夫人用硬币敲打着捐赠盘，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解囊助善。开门关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空气中回荡着微弱的低语声。唱经处，小提琴和管笛开始显示其生命力，发出低沉的哀鸣和叹息；中间夹杂着翻动乐谱的沙沙声。一把小提琴呜咽起来。有人敲了两下铁皮，接着又是寂静；最后，《圣母悼歌》开始了。

罗西尼庄重雄伟的音乐激起了安娜的想象。她被激怒的神经以其全部疯狂的力量逼使她的大脑作出了一个决定。这决定如同她的意志所产生的幻觉：她可以看到这一决定的图象，仿佛她自己也在其中。“是的，她，她，安娜拜倒在讲经师脚下，就像圣母玛利亚跪倒在十字架下一样。讲经师也正被诽谤、愚蠢、嫉妒和蔑视钉死在十字架上；杀害他的凶手们把他孤零零地丢在那里扬长而去，而她本人就是这些凶手中的一个！啊，不，快到耶稣受难的地方去！快跑到他的十字架前！去跪到那十字架的脚下，但那被钉死的人不是她的儿子，而是她的神父，她的兄长，她的精神兄长和父亲。”

“圣母对她说：好，做得对，这决定不愧为一个基督徒。不管哪里，只要有十字架，而不论十字架上钉死的是谁和这个人生前如何，我们都可以在他的脚下哭泣；如果死者是一位殉道者，那就更有理由为他哭泣，为他悲伤。她甚至对那个坏强盗① 也产

① 即被钉死在耶稣左侧的十字架上的强盗，他至死责骂耶稣，而同时被钉死在耶稣右侧十字架上的另一强盗则谴责前一位强盗，而被耶稣同意死后一同带他升入天国。

生了怜悯之心；对讲经师则更是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因为他毕竟不是强盗，既不是好强盗，也不是坏强盗。”牺牲的方式、日期、场合，现在一切都对她十分清楚，她发誓决不翻悔；为了继续活下去，她需要这种强烈的激情。即使以后身体的疲乏和神经的松弛使她丧失勇气，变得胆怯，产生出世俗市侩的疑虑，担心起世人的议论，她也会毫无顾及地、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一定会把自己的决定付诸实践。心情平静之后，她对自己又充满了信心，又想到悲伤圣母，又怀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冲动，把自己投入到那哀乐的波涛之中。是的，她希望在那波涛中冲刷掉自己心中的怀疑、痛苦、冷漠以及这个愚昧、虚妄无知的世界对她的影响，并永远警惕自己的行动，不再重蹈覆辙。她希望再次回到那火一般的宗教激情中去，因为那才是她得以生存的最佳环境。

第二十六章

唐庞佩约自主持了唐桑托斯·巴里纳加的葬礼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在墓地时，他的身体受了风寒，颤抖不止；又因遭雨淋得浑身湿透，回家便病倒了，全身颤抖得更加厉害，而且这种病症反复出现，日甚一日，使吉马兰一直感到忧心忡忡。这位无神论者所崇拜的正义的太阳变得黯然失色；他觉得周围都是邪恶的幻影，感到非常失望，使他开始对人类进步的坚定信念产生了动摇和怀疑。“洛朗① 说得好，尽管我们比野蛮人已经进步了很多，但还存在着一些十足的恶棍。那么，友谊的情况如何呢？友谊也成了过时的东西。”帕科·贝加拉纳、阿尔瓦罗·梅西亚、华金·奥尔加斯，还有那令人尊敬的或表面上令人尊敬的福哈先生，尽管他们都自称是好朋友，却都欺骗了他，嘲弄了他。他们是一群冒充思想进步的浪荡子，在一起大吃大喝，抨击现行宗教，不过是为了骗取他的支持，使自己从地狱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唐庞佩约毅然同这些“轻浮的灵魂”断绝了一切往来，从此再也不踏进俱乐部的大门。他是在圣诞节那天做出这一决定的，因为在那一天，他发现贝图斯塔又传出流言，说他唐庞佩约·吉马兰，这个不相信任何教义而比任何人都更尊重教义的人，却在酒醉后去听午夜弥撒，从而亵渎了教堂。流言甚至说，他还把一瓶茴芹酒藏在衣服下面偷偷带进了教堂。“茴芹酒！……他唐庞佩约……带进了教堂！”他没有回到俱乐部。“那些无耻的家伙，把他灌得半醉，然后硬把他拉去教堂，随后却编出了那些中伤诽谤之词来破坏他

① 弗朗索瓦·洛朗(1810—1887)卢森堡法律学者和历史学家，主张自由主义和反教会政策，著有十八卷《人类史研究》三十三卷《法国民法原理》等著作，1832年任比利时司法部司长。

的名声，他们可真是有本事呢！他这位无神论者，竟为了庆祝基督教的节日而喝得酩酊大醉，出席教堂的宗教仪式却在那神圣的殿堂中醉态百出，偏偏倒倒，傲慢不恭，他今后还有何威信？有何脸面？

对巴里纳加的葬礼所引起的反响和城内大多数人对讲经师所持的敌对情绪，他都十分担忧。

“不，他再也不想介入任何宗教斗争了。他日渐衰老，再也无力应付这些事情了；最好保持沉默，同大家和平共处。”每想到巴里纳加的死，他就不寒而栗。“像狗一样地死去！我还有妻子和四个女儿啊！”

他成了一个厌世主义者。他总是傍晚只身出门散步，很快又回到家中。

一天晚上，大教堂方向传来的嘈杂声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声声犹如蜂鸣；接着他又听见了爆竹声。出了什么事？教堂的钟楼上挂满了玻璃灯和中国式的宫灯，天空被照得一片通明，钟楼下面，在教堂的入口处，狭窄的光滑石板地面用又粗又硬的铁栏杆围了起来。他看见一大群人拥挤在那里，黑压压的像一堆蛆虫。骚动的人群中不时掀起阵阵的喊叫声、笑闹声和沉闷的嗡嗡声，宛如海潮和气泡，漂向远方。

唐庞佩约身体感到一阵烧一阵冷，上下牙咯咯地直打架。他站在卢瓦街的最高处，望着教堂门口的那群人沉思。他们可以到宽阔的教堂广场上，那儿不更舒适些吗？为什么要拥挤在钟楼下面教堂门前的那块狭小地方呢？“他明白了：天主教徒们正在庆祝某种宗教节日。可是竟用这种方式！简直是巨大的讽刺！”唐庞佩约走近教堂，站在栏杆外观察。贝图斯塔最高贵和最低贱的人都在那里：女裁缝、枪炮工、林荫道散步者的精英——那群衣衫褴褛满身酸气的大军，在那里大声喊叫着、肆无忌惮地同那些出没在教堂散步区和俱乐部晚会上的贝图斯塔高贵的先生太太小姐

们摩背擦肩，互相拥挤着。唐庞佩约认为最不堪入目的，是那些贝图斯塔教会的纨袴青年，他蔑视地称他们是“神学院的硕士生”。这些人打着庆祝宗教节日的幌子，出没其间，虽然是一身道貌岸然的法衣，却在黑暗中将身体挤压在那用淫欲的肉体充塞成的巨大的灌肠之中。人群几乎挤得透不过气来，除了彼此间感到一点不正当的肉体的接触和动物本能的冲动之外，再无别的乐趣。吉马兰把目光从那堆“发霉的废物和愚蠢的蛆虫”移向高处，仰望着被灯火照得通明的、直插云霄的钟楼的险峻的尖顶。“这哪有一点基督教的味道？”他心里想，“不过是一堆石头而已！”

他离开了教堂，心情痛苦、忧郁，充满对人道、正义和进步的怀疑。他咬紧牙关，以免上下牙又打起架来，匆匆回到家中，要了一杯菩提茶喝下，便上床睡觉了。当他看到妻子和女儿们围在他身边，把家中所有毯子都盖在他身上时，这位铁石心肠的无神论者心中感到一阵激烈的柔情，一种令人慰藉的温暖。他自言自语地说：“人间毕竟还有一种生活的追求，那就是家庭的追求。”

第二天早晨，他摇铃唤醒全家。“他感到不舒服。必须赶快去请索摩查医生。”索摩查说，他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一周之后，索摩查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病人做好准备。”。“得为他准备了。”“为什么？”“使他死得体面些。”

唐庞佩约四个女儿中有两个女儿跟她们的母亲一同晕了过去。

另外两个较为坚强的女儿在考虑该怎么办。由谁开口向父亲说呢？由谁去劝他接受临终圣礼呢？

长女阿加皮塔对父亲开了口：

“爸爸，亲爱的好爸爸……您肯定不想让我难过，尤其不想让妈妈难过，因为她是那么爱您……她是那么虔诚……”

“别说了，亲爱的阿加皮塔，”病人用微弱而温柔爱怜的声音

说，“我知道你对我的要求，要我忏悔。好吧，孩子。当然，当然，多少天来我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索摩查医生是位天使般的好人，他不愿让我害怕，但我知道自己的情况不妙。我一直在考虑你们的情况，考虑怎样才能使你们高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把讲经师请来，我希望德帕斯先生听我忏悔，我需要他来听，需要他原谅我。”

阿加皮塔伏在父亲瘦骨嶙峋的胸前哭泣着。索摩查和吉马兰的小女儿佩尔培杜拉在客厅里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半小时后，整个贝图斯塔都知道了这个奇迹般的新闻。“那位无神论者请讲经师去帮他做临终善事！”

唐费尔米恩还没起床。他母亲像一条狗一样躺在床脚下，一有人来干扰，她就吠叫起来。讲经师一直在喊神经疼，一点很小的声响他都无法忍受，感到像往他脑袋里钉钉子一样。唐娜保拉严禁屋里弄出一点声音，大家都踮着脚尖走路，尽量做出体轻似燕的样子。

特蕾西娜想，吉马兰小姐的请求事关重要，可以作为例外。

“唐庞佩约家的佣人带来吉马兰太太和小姐的口信……”

“吉马兰！”讲经师问。他虽然闭着眼，并没有睡着。

“吉马兰？你疯啦！”唐娜保拉压低声音惊异地问。

“是的，夫人，吉马兰，唐庞佩约，他快死了，想请少主人过去听他忏悔。”

母子二人同时吃了一惊。唐娜保拉站起身来，唐费尔米恩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们把吉马兰的女佣人喊来又问了一遍。

女佣抽抽咽咽地描写了吉马兰一家的痛苦，并说到唐庞佩约同意做临终至事后，全家人都感到欣慰。

讲经师和唐娜保拉交换了一下眼色，取得了一致意见。

“不知您的身体情况能否支持？”女佣客气地问。

“没问题。我马上就到。”

“你回去吧。对你家主人说，少主人病得厉害，不过这是大事，他马上就去。”

屋里只剩下母子二人。

“这个恶棍不是在开玩笑吧？”

“不会，母亲。他只是个可怜虫；这是必然的结果。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得了病。”

德帕斯一边说一边穿衣服。他母亲帮他从箱子底下找出了那件最暖和的衣服。

“可是，费尔米恩，你的身体真的能行吗？你的病不会加重吧？”

“不会，您放心吧。这事不能拖，我的头痛病拖两天关系不大。我必须尽快赶到那里，免得走漏了风声。您明白这个道理吧？”

“是的，当然，你说得对。”

他们沉默不语。

讲经师一手扶着墙一手扶着母亲的肩膀站起身来。

他们走进他的书房，他又坐了下来。

“叫辆车吧？”

“当然。马上就得去准备。叫贝尼托把车停到街角……”

特蕾西娜走了进来。

“少主人的信。”

唐娜保拉接过信；她不认识信封上的字体。

费尔米恩一眼就看出那是安娜的笔迹，字体有些变形，一定是写信时手在发抖所致。

“谁写来的？”唐娜保拉看见儿子脸色变得苍白，问道。

“不知道，等一会儿再看。现在上车，去看吉马兰。”

他站起身，将信塞进内衣口袋里，然后迈着坚定的步子朝门

口走去。

尽管唐娜保拉满腹狐疑，但这次她没敢坚持再问。她怜悯自己的儿子，觉得他身患疾病，精神不快，甚至有些绝望，但仍然为了她的缘故而外出奔忙，以便延续她那权势与财富的历史，并寻找一种最能产生广泛影响，最切实有效和最有威力的奇迹般的机会，使人们皈依宗教，来挽救他失去的荣誉。“他是个硬汉子。四旬斋期间他可受了不少的罪！”唐娜保拉最后还是猜到了儿子与庭长夫人之间很久没见面了，两个人似乎吵了架。起初，她作为母亲的自私心占了上风，很庆幸他们之间的破裂。她知道，自己的儿子白天夜晚在贝图斯塔全城转来转去，是想消除他心中的郁闷，但最后他宁愿像一条狗一样绝望地死在自己的病床上，也决不会低声下气地去谋求妥协或和解。可是，费尔米恩不仅是闷闷不乐，感到绝望，而且还得了一种表情可怕的怪病，有可能导致精神失常，这使唐娜保拉十分担心害怕，因为她是那样疼爱自己的儿子。有几天晚上，她看到儿子那种痛苦的样子，竟想入非非，打算亲自去找那个给她儿子带来全部痛苦的无耻女人，把她杀死，或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到儿子的床前，让她也像自己一样守候着他、哭他，用名誉、生命和任何代价来挽救她的儿子，或同他一道死去……但唐娜保拉很快就清醒了过来，打消了这些荒唐的念头，她心中只剩下了含而不露的愤怒和一种朦胧的想法：她要制订一个奇怪的计划，一个圈套，抓住庭长夫人，让她去干费尔米恩想让她干的任何事情，然后再把她杀死，或割掉她的舌头。

安娜和讲经师闹翻后的头几天，讲经师总是假装漠不关心地问特蕾西娜，但又不让母亲听见。“有什么消息吗？有我的信吗？”后来，唐娜保拉也趁儿子不在跟前的时候，压低嗓门问使女：“有人给少主人带过什么条子或信件吗？”

没有。没有任何人带信来。四旬斋已过，还有两周就是复活

节了。仍然没有任何信息。

“这封信一定是她写来的。”唐娜保拉看到特蕾西娜拿来的那封信，心里这么想，感到又气又喜。

讲经师觉得耳朵里天崩地裂。他怕自己摔倒，但仍坚持要出门。他心里对自己说，决不能当着母亲的面看那封信，即使她哀求也不能答应。“那信是属于他的，属于他个人的。”马车来了，那是一辆破旧的两马拉车；马一黑一白，浑身又脏又瘦，显得有气无力。

唐娜保拉陪儿子走到门口，叮咛车夫说：

“唐庞佩约·吉马兰的家，你认得的……”

“是，夫人。”

马车拐过街角；唐费尔米恩关上车窗，对车夫说：

“走慢点，像步行的速度。”

他掏出了安娜的来信，看了一眼信封。

他用抖动的手指把信撕开，读了起来。信是用玫瑰色墨水写的，字迹潦草，相互勾连，模糊不清。他视力无法集中，字迹在眼前跳跃、飞闪，与其说在读信，不如说在猜测。

费尔米恩，我需要见您。我要请您宽恕，而我保证决不辜负您的亲切关怀。上帝认为应该再给我一次启示。是圣母，我可以肯定，是圣母让我来找您，求助于您。我想亲自去您家，但我又怕这样做有失谨慎。但如果您真的病了，不能出门，我还是可以不顾一切，前去看您的。我们在哪儿见面为好？我相信，仅仅出于仁慈，您也不会对我的信置之不理的。如果您真的不回信，那我就亲自登门。我曾经发誓，并将履行诺言，作您的挚友和奴仆。

——安娜

看完信，德帕斯的头痛和忧虑顿时烟消云散。他仰望天空，暮色正在降临。他兴奋地用手抓住车夫的蓝外衣。车夫回过头。

“什么事，少爷？”

“去新广场……那个街角……”

“我知道，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以最快速度。”

马车继续以步行的速度走着。

“假如唐维克托在家，只要安娜能看见我也就够了。如果他不在，愿上帝保佑，那更好，我们可以很好地谈谈了。”

经过这一番折腾和刚才的惊喜，唐费尔米恩感到精疲力尽，头不由自主地靠在座位的蓝绒布靠背上。在马车的黑暗的角落里，他用滚烫的手蒙住脸，像一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因为没人看见，他用不着为自己眼泪感到难为情。

唐维克托不在家。

讲经师在奥索雷斯府上从七点钟一直呆到八点半钟以后。他出来的时候，车夫已经在自己的座位睡着了。他早就点上了车灯，认定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以等待主人的到来。唐费尔米恩步行走到唐庞佩约的家时，已经九点一刻。客厅里挤满了神父和虔诚的俗民。吉马兰的四个女儿都走上前来欢迎讲经师。讲经师脸上挂着一种起凡脱俗的苍白，身体周围仿佛笼罩着一层光环。

唐庞佩约家曾三次派人到讲经师家，请他马上出发。唐庞佩约想要忏悔，而且只向德帕斯忏悔。他说他只愿意向讲经师忏悔自己的罪过和错误，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要他请讲经师，而且只讲请经师。

唐娜保拉回答说，他的儿子一得到口信，七点钟就坐车离开了家，而且是直接去吉马兰家去的。可是由于他没到，所以他们又再三去请。唐娜保拉为此十分恼火，她儿子是怎么搞的？不知又犯了哪根神经？

后来，由于一直没见到讲经师的人影，吉马兰家的几个女人便请来了副主教、唐库斯托迪奥、教区神父和其他同病人有过交往的教士。可这些都是白搭，病人只要讲经师，他的内心就这么一个要求。格洛塞斯特尔站在病人床前，嫉妒得要命，气得两眼直冒蓝光，但脸上仍挂着往常的微笑。

“可是，唐庞佩约先生，请您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上帝的神父，只要您的皈依是真诚的……”

“是的，先生，我是真诚的，我从未欺骗过任何人。我愿意皈依宗教，死于它的怀抱，如果我注定要死的话……”

“唔，不，这不会的……”

“我相信是这样；但无论如何，我想回到祖先的怀抱，但是，这必须在唐费尔米恩的帮助下进行。我有充分理由提出这一要求，这是我的良知的呼唤。”

“啊，实在令人钦佩！但如果讲经师不来怎么办？”

“如果他不来，我的情况又不能再拖，我就向各位中的一位忏悔。但在此之前，我要等他，我决心等他。”

教区神父和副主教一样，也未能使病人改变主意。唐库斯托斯奥更是一无所获。根据格洛塞斯特尔的说法，所有神父都被弄得十分尴尬，不知所措。

“这会不会是个圈套？”莫雷托悄悄对唐库斯托迪奥说。

大家等了很久，讲经师终于来了。

吉马兰的几个女儿得意洋洋地把他带到父亲身边。

德帕斯看起来宛如一位自天而降的圣人。他那英俊健美的脸庞上闪耀着天使般满意的笑容和体格强壮、身段匀称的乡下小伙子那种特有的青春美：仪表堂堂，激情满怀。吉马兰握住他戴手套的手，但他的思路还没有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他仍在回味着在安娜家中的那一幕温情脉脉的和解场面和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安娜又成了他的人，成了他的奴仆！这是她跪在他

面前，哭着这样说的。那个计划是不可改变的，他要在一次庄严隆重的场合，让整个贝图斯塔都看到，庭长夫人是她的忏悔神父的奴仆，她对他具有绝对的、盲目的信任……！”一想到这一点以及安娜向他提出的各种绝对信任的具体证明，他不禁感到两腿打战，这是他所谓的精神快乐所造成的肉体瘫软，这种快乐的感觉像一股暖流流遍他的全身，渗入到他的骨髓。他要了一把椅子，在病人身边坐下，头一次地面对面看着面前的这个人。病人脸色苍白，面庞干瘦，一层薄皮包着骨头，就像一张透明的羊皮纸。吉马兰眼睛湿润，闪闪发光，久久地望着自己生病的大脑所坠入的那个思想的深渊，仿佛两扇露出无言的惊异的窗户。

屋里只剩下了病人和讲经师两个人。

德帕斯想起了他的母亲、耶稣会、巴里纳加、格洛塞斯特尔、梅西亚、福哈和主教。尽管他不十分乐意，但还是决定充分利用这次临终忏悔的机会。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他已经得到多大的幸福啊！安娜和自己的影响同时失而复得。安娜变得更加谦卑，他的威信也罩上某种超然的灵光。是的，对这一点他十分肯定。他了解贝图斯塔的人们：一次葬礼使他们蔑视自己的暴君，而另一次葬礼将又使他们拜倒在自己的脚下。一部分人是出于脑袋发热，其余的人则是由于恐惧。讲经师一边同唐庞佩约谈着宗教，谈着宗教对人的温情的慰藉，以及建立在积极教义基础上的教会的必要性，一边盘算着如何把自己的胜利战果加以扩大的详细计划……。既然面前这个傻瓜已经主动落入自己的掌握之中，他一定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决不能空手而回。所有其他的傻瓜，他们都认为吉马兰是个又邪恶又聪明的无神论者、一定会把他的这一征服看得极为重要，看成是教会的一次无法估量的胜利。

“这个无神论者，虽然大家都认为他无害于人，但大多数人都相信他是一个天生的坏蛋，是一个神秘莫测、出类拔萃的魔鬼。而现在，这个魔鬼，竟然拜倒在他这位贝图斯塔精神领袖的

脚下。啊，这是多么辉煌的戏剧效果啊！不，他不会去当傻瓜，他的母亲说得对，他必须充分利用这次机会；而且这不过是另一个更重要的胜利的准备。人们不是说，连庭长夫人也抛弃了他吗？好吧，他们很快就会看到庭长夫人的表现。”唐费尔米恩得意、兴奋，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激动使他感到口干舌燥。唐庞佩约咳嗽起来，口吐粘痰，嘴里喃喃地说个不停：

“您可以相信，讲经师先生，简直是个奇迹，……是的……是个奇迹……我看见了天使合唱队……我想到摇篮中的圣婴……在伯利恒的马棚里……我感到了一种爱……一种慈父般的爱……我无法形容……它是崇高的……唐费尔米恩，非常崇高……上帝躺在摇篮里，而我却是个瞎子……视而不见，否认这一切……然而，您说的都是真的……我一生中都在想着上帝，谈论着上帝……可是搞颠倒了……我把一切都搞颠倒了……”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不时被咳嗽和叹息打断。

后来，讲经师让他静下来，听自己说话。

唐费尔米恩侃侃而谈，说了很多。如果唐庞佩约想得到上帝的宽恕，他必须在康复之前——毫无疑问他会康复，他自己也相信这一点，做出有教育意义的虔诚榜样。他的皈依宗教应该成为一件隆重的事情，对无赖者是一个惩戒，对三心二意的信徒则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您会为教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尽管您在过去曾严重地伤害过它。”

“请告诉我，唐费尔米恩，我是您的意志的奴仆，我希望得到上帝和您的原谅。我曾经得罪过您，听信过也传播过那些对您的造谣中伤。请您相信我，我那样做并非出自个人好恶，我的目标是反对宗教狂热，是反对整个教会……另外，只有那样我才能取得巴里纳加的信任。唔，巴里纳加，不幸的唐桑托斯！他一定入了地狱，是吗，唐费尔米恩？不幸的人啊！都是我的罪过

啊！”

“这很难说……上帝的想法是无法探知的；再说，巴里纳加也可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因为上帝是无限仁慈的，谁知道呢？重要的是要做出纯真虔诚的杰出榜样，可以使今后有更多人皈依基督。啊，唐庞佩约，您不知道您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会给我们的宗教带来多大的好处啊！”

第二天上午，整个被感化的贝图斯塔都准备参加下午为吉马兰先生举行的临终圣事。那一天是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空气中弥漫着宗教的气氛。

“讲经师的行情看涨了！”气极败坏的福哈对着格洛塞斯特尔的耳朵说。他是在做完弥撒在大教堂的门口碰上这位副主教的。

“这是个阴谋！”

“我们那位可爱的唐庞佩约完全是个白痴。”

“不，是个阴谋。”

事实上，讲经师的地位的提高远远超出了他的对手们的预料。

正如很难解释讲经师的声誉为什么会突然一落千丈一样，现在也没人能说清楚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舆论又转而变得对他如此有利，以致谁也不敢在公开场合重提他的恶行与罪恶。他所实现的那个奇迹般的皈依宗教的行动竟成了人们的唯一话题。

莫雷托尽管四处奔走呐喊，也无济于事。“那根本不是他的功劳，而是那个无神论者自己一时心血来潮，感情冲动……所有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在临终时都会这样做的。”没有人会听这些话。“啊，真是个奇迹！是讲经师创造的奇迹！”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这不得不承认。”唐娜保拉通过“叭儿狗”和唐娜佩特罗尼拉及其一帮人，还有里帕兰，乃至主教大人，大肆热情鼓吹唐费尔米恩在战胜撒旦的信徒的这次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和光荣。主教大人在祝贺胜利之后还在教堂里拥抱了讲经师。

福哈、莫雷托和唐库斯托迪奥根据梅西亚的建议，决定停止对抗这股对唐费尔米恩空前有利的舆论的狂潮。

“最好是等待时机。这股狂潮总会过去的，到那时，整个贝图斯塔又会看到那位奇迹贩子唐费尔米恩·德帕斯的真面目，看到他赤裸裸的丑态。”

唐庞佩约按照礼仪的要求，当着家庭牧师唐费尔米恩和索摩查医生的面，庄重地接受了圣餐之后，参观者便离开了这位皈依者的家门口，朝城市的各处散去，嘴里颂扬着这位面临死亡的无神论者的宗教热忱。现在大家都一致承认他具有非凡的天赋和超人的智慧，也为讲经师那使徒般的热情、才智和奇迹般的魔力与影响而欢呼庆祝。

皈依仪式结束后，医生们对吉马兰的病情进行了会诊。索摩查原来的判断又发生了错误。尽管唐庞佩约已病入膏肓，行将就木，但他仍能坚持许多日子，因为他很坚强，只要听听他说话就可以理解这一点。

索摩查以英雄的气概坚持己见：“吉马兰先生确实可能比预料的要多活几天，但科学只能宣布死亡已迫在眉睫。当然，病人可能延续一段时间，但原因何在呢？无疑是由于临终圣事的精神作用。他唐罗武斯蒂亚诺·索摩查，首先是位科学家，并不相信宗教的物质作用，同时他也不会陷入宗教的精神狂热之中，因为他刚才说过，那同他作为科学家的全部信仰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他可以也确实承认，精神的东西能够影响物质的东西，反之，物质的东西也能够影响精神的东西，因而唐庞佩约突然皈依宗教的行动可能在他的病情的自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某种变化……而这一切都与医学本身毫不相干。”

事实上，唐庞佩约的生命一直维持到了圣星期三。

在吉马兰皈依宗教的那天，特里封·卡梅内斯产生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想法，打算用《圣旗报》的一个文学专页专门报道这次重

大的事件。但这必须等到病人脱离危险或一命归天之后方可进行。后一种可能性自然更大些，也更适于卡梅内斯实施其计划。他撰写的那篇讴歌这位幸福地重新获得基督信任的无神论者之死的长诗在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已近完成。那篇挽歌式的颂歌或纯粹的挽歌——到底算什么，特里封也不清楚——是这样开头的：

这悲恸的挽歌说明了什么？

这位诗人在灵房——他心里这样称呼吉马兰家——和报馆之间不停地往返穿梭。

“他情况怎么样？”特里封在门厅低声问。

女仆回答说：

“还是老样子。”

特里封匆匆回到报馆，关起门又写开了自己的挽歌。他继续写道：

啊，可恶的怀疑，不恭的犹豫！

残酷的命运在门前摇曳，

像一个可怕的阴影在静静地等待，

它既不前进，也不肯退去。

几小时后，特里封又出现在垂死人的家中，用温柔甜蜜的声音问道。

“唐庞佩约先生现在怎样？”

“有些高烧。”

他飞快跑回报社，上气不接下气。“他得加紧写。那位先生可能很快就会死去，而这首诗还没有最后完成呢。”于是，他又紧张地写了起来：

啊，上天已发生了最后的判决，

一切都完了，再无回天的余力……

特里封并不清楚这“最后的判决”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不知这个词准确的含义，但觉得听起来很顺耳。

每当吉马兰的女佣回答说"主人昨晚情况转好"时，卡梅内斯便不由自主地挂下脸来，流露出不高兴的表情，好像他的一篇诗作遭到马德里报纸的退稿一样。他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可现在的问题是，一旦他的挽歌提前完成，而唐庞佩约又没有死，那他就难堪了。

唐庞佩约死了，是在圣星期三那天死的。讲经师和特里封都松了一口气；索摩查也松了口气。如果吉马兰还不死，他们三人都要出丑。卡梅内斯是这样结束他的长诗的：

但不要为他哭泣，丧钟已敲响，
那是光荣的颂歌，是上帝在召唤，
神圣的教会又把他拥抱在自己怀里……

可怜的特里封写的诗有一种重迭的倾向，这首诗也同样有这种毛病。

这位无神论者的葬礼十分隆重。送葬的有当地的军政要人、一个由教长率领的教士代表团，省皇家法院，大学师生，还有许多自称的好天主教徒和坏天主教徒。对吉马兰的遣孀和遣孤来说，这种公众的同情简直是一种殊荣和安慰。讲经师是葬礼的主持人。虽然他不是死者的亲属，但是他把死者从魔鬼的桎梏下拯救出来的。根据留在教士会大厅的格洛塞斯特尔背后议论说："与其说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葬礼，不如说它是对那个虔诚、幸运、得意的代理主教的神化。"果然，人们都相互指着讲经师在说："就是他，他就是那个人。"唐娜保拉在无知而易受感动的群众中所散布的那个所谓奇迹的神话可谓不胫而走。主教本人在其最近一次对穷苦信女、退役军人和女佣们所做的布道中，也提到了那位教会庞儿的这次胜利。

"现在毫无办法，只好养精蓄锐，等待风暴过去再说。"福哈无可奈何地说。

那些每逢耶稣受难日就要在饭馆大吃其肉的自由思想派人士

简直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

“唐庞佩约这家伙真叫我们丢脸！”

“他可真算得上是个出色的自由思想家！”

“是个胆小鬼！”

“他死的时候简直是疯了！”

“他一定是中了邪！”

“怎么中了邪，莫菲纳？”

“就是所说的教士的奇迹……”

“他们用鸦片使他改变了信仰……”

“身体虚弱就容易产生这种奇迹。”

“他首先是个傻瓜。”

洗足木曜日① 那一天带来了一条在贝图斯塔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闻。贝图斯塔历史正由一位大学教授在认真编写，这位教授还写过一些有关阿拉贡快步舞的评论文章。

上述新闻像炸弹一样在贝加拉纳侯爵府炸开了。侯爵夫人一身缟素，在圣玛利亚教堂募完捐之后，同比西塔一道回到家中。奥布杜娜·凡迪纽从圣彼得教堂募捐后也来到了侯爵府。当时驻军军官们专门到各教堂去参观了经过特别装点的祭坛。这些夫人们聚集在侯爵夫人的小客厅内，惊奇地听取了唐佩特罗尼拉·里安萨雷斯一本正经的叙述。她在圣伊西多雷教堂的捐赠桌上募捐到了一百个比塞塔。这位主教大妈说：

“真的，夫人，您不必过分感到惊奇，阿尼塔决心要为全城和全世界做出伟大的榜样。”

“可是金塔纳尔……他不会答应的。”

“他已经同意了，当然相当勉强。安娜对他说，那是神圣的誓言，阻止她履行自己的诺言是一种专制行为，她将永远不会原

①复活节前的星期四。

谅他。”

“于是，那个可怜的‘气管炎’就答应了？”比西塔的脸气得通红，问道。“真是个圣巴兰德兰岛上的 好丈夫①！”她想起自己的丈夫，又补充了一句。

侯爵夫人仍然惊愕不已，不停地划着十字。“那 不 是虔诚的表现，那不是宗教信仰；是神经病，纯粹是神经病发作。有理性的、文明的、有教养的虔诚是另外的做法，是在教堂门口向公司和个人为医院募捐，向教区的教堂献上锦旗，而不是穿上小丑的衣服，当众出丑……！”

“感谢上帝，我的夫人，不论谁听了您这番 话 都会认为您是位煽动家，是个苏内尔第二。②”

“可我说了什么呢？”

“难道说得还不够吗？把一个苦行女说成是个小丑！”

侯爵夫人耸耸肩，又划起十字来。奥布杜娜口干舌燥，眼里像着了火。她感到一种强烈的好奇和朦胧的羡慕。

“安娜要表现自己了！”不错，事实确实如此。她奥布杜娜不就是希望表现自己吗？不就是要别人看她、欣赏她吗？

“她穿什么衣服？她的衣服像什么样子，您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难道您以为我不知道？”唐娜佩特罗尼拉对这事知之甚详，十分得意地回答说，“安娜将穿一件深咖啡镶边的深紫色丝绒长袍”

“深咖啡镶边？”奥布杜娜反驳道，“那 不 好看，还是金色好些。”

“这些事您不懂。我亲自负责裁缝的工作。安娜也不懂，她把所有这些事情都交由我来处理。”

---

① 19世纪西班牙讽刺喜剧《圣巴兰德兰岛》中说，该岛上的男人体弱无力，承担女人的各种工作。

② 西班牙联邦议员、著名无神论演说家(1826—1898)。

“长袍很宽大吗？”

“不大不小。”

“下摆拖地吗？”

“不，刚好擦着地。”

“穿什么鞋呢？是凉鞋吗？”

“穿鞋？穿鞋干嘛！是光着脚。”

“光着脚！”三位夫人齐声叫了起来。

“不错，亲爱的夫人们，那正是问题的关键。安娜答应光脚而行。”

“下雨怎么办？”

“地上有石头也不怕？”

“她会把脚磨烂的。”

“这个女人真是疯了！”

“可是她从哪里学来的这些鬼名堂呢？”

“上帝保佑，侯爵夫人，您就别骂了！鬼名堂！这样的誓愿，这样的虔诚榜样，这样有教益的行为，怎么能说是鬼名堂呢？”

“可是，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她从哪儿学来的呢？”

“她肯定在萨拉戈萨和她去过的许多其他城市见过这类事情。即使她没见过，敢于冒着不信教的人们的嘲讽和男女信徒们背地的讥笑去这样做，也是很令人钦佩的了。这正是上帝为我们这些有罪之人做出的榜样啊！”

“光着脚！”奥布杜娜惊愕地重复着这三个字。她不由得嫉火中烧。“啊，不错，”她心中暗想，“那无疑别具特色，不同凡响，真是想入非非，不失高雅。”

这时，侯爵与唐维克托手挽手走了进来。

贝加拉纳一直在安慰不幸的金塔纳尔。金塔纳尔无法掩饰自己的痛苦和失望。

唐娜佩特罗尼拉没等痛苦的前庭长说话就先行告辞了，因为

她在那个他称为灾难的冒险行动中负有一份责任。

“到底是怎么回事，金塔纳尔？”侯爵夫人怀着巨大的兴趣和好奇心问道。

“噢，夫人，亲爱的鲁菲娜，事情是……正像诗人们说的：‘他们不能征服我，但实际上却把我征服了！’”

“亲爱的，别念诗了。是谁给安娜出的这种鬼主意？”

“还有谁？圣特蕾莎……唔，不，是巴拉圭。”

“巴拉……？”

“不，不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是说……夫人们，我妻子疯了，我觉得她真的疯了。我说过多少遍了。事情是，正当我认为我已经掌握了她，认为宗教和讲经师不过是推不动磨的溪水，转眼就流逝了，确信自己在家中享有绝对权威的时候，我的妻子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要参加宗教游行，这对我来说，真是晴天的一声霹雷！”

“可是，贝图斯塔从来没人这样做过呀！”

“有人做过，”侯爵说，“大家知道，每年唐贝利萨里奥·苏马里，就是那位本城最酸最臭的小学校长，都要在耶稣受难日那天，身穿苦行衣，背扛十字架，参加城里的宗教游行。”

“可是侯爵夫人，请不要把我妻子同那位酸教师相提并论。”

“不，我没那个意思……”

“听我说，先生们，我的问题是——”唐娜鲁菲娜坚持说，“安娜何时看到过一个女人身穿教服或所说的苦行衣，跟在骨灰盒后面参加送葬？”

“她的确见过。比如，我们在萨拉戈萨就看见过；但我不敢肯定那些人真的是女人。”

“而且，人家也不会光着脚走路。”奥布杜娜补充说。

“光着脚！我的妻子光着脚去游行？真气死我了！这绝对不行！太不像话啦！”

好不容易才平息了唐维克托的怒火。他稍为平静之后，便回了家。要么让妻子作出解释，要么自己故意保持沉默，在这二者之间，金塔纳尔选择了后者……他径自回到了书房。

“他不能自欺欺人。他知道安娜的决定是无法更改的。”

耶稣受难日那天，早晨天空阴沉。天一亮讲经师就跑到阳台上看天气。“不会下雨吧？如果太阳能够穿透乌云，毫不掩饰地从天空直射大地，照耀他胜利的日子，他宁肯少活几年也在所不惜。那可是他胜利的两天啊！星期三埋葬了那个皈依宗教的无神论者；星期五则是基督的受难日。在这两天中，他唐费尔米恩大获全胜，无上荣光；贝图斯塔对他仰慕、折服，拜倒在脚下，而他的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东逃西散！”

安娜也很早起来观看天气，不由自主地想：要是下雨就好了！她希望下雨，而这种愿望又使她感到内疚。她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震惊。“我一定是疯了。”她心里想，“我一时冲动作出这种极端的决定；现在我的情绪已经低落，勇气消失殆尽，什么事也不想做，但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履行自己的诺言。”她想起了自己跪在讲经师面前要答应为他作出牺牲时的情景。那是她庄严的、公开的证明要追随他这个正在受到诋毁和诽谤的人表示。她的这一自我牺牲的惊人的计划是在悲伤圣母九日祭期间产生的。当时，她听着罗西尼的《圣母悼歌》，心里充满狂热的想象，脑子里浮现出圣母玛利亚伏在儿子被钉死的十字架脚下悲痛的情景。仿佛是灵感所致，她突然想起在萨拉戈萨曾看到过一位妇女身穿苦行衣，光着脚，走在一个装殓耶稣仰面圣像的玻璃盒的后面。于是，她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决定，发誓要学习萨拉戈萨那位妇女的榜样，当着全城的面，跟在耶稣遗像的后面，走遍贝图斯塔的大街小巷，并同那个眼下也同样忍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受到众人乃至她自己的中伤和蔑视的讲经师一起参加这次宗教游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唐费尔米恩最初也表示反对这样做，但后来终于同意，

接受了安娜为表示其精神忠诚所选择的这一行动。唐娜佩特罗尼拉自告奋勇为安娜的这次牺牲准备服装和其他必要事宜，安娜也不再把她看成是专干苟且之事的可恶的第三者了。“可是，现在，当这一天已经到来，行动的时刻已经逼近之际，她却变得犹豫不决、担心害怕起来，希望天降大雨将世界淹没，使她能逃避那一令人难堪的宗教游行！”

安娜也想到了金塔纳尔。“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确实是为了他。她只有表示虔诚来保住自己的名誉，可是，难道就没有别的途径来表示虔诚吗？她的这种承诺是不是神经失常所致？当她的丈夫看到妻子光着脚、穿着紫色法衣、踩着淤泥，走过恩西马达区的大街小巷，在那些挤满人行道和沿街阳台的居心险恶、十恶不赦和充满嫉羡之心的人面前招摇过市、丢人现眼，被他们指点议论，难道他就不觉得脸红耳热、尴尬难堪吗？”安娜企图找回一周前她在教堂听《圣母悼歌》时使她产生这种想法的那股火一般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的狂热，然而它们却无影无踪，甚至连信仰也已不知去向。恍惚中，安娜仿佛看到整个贝图斯塔的人都在对她龇牙咧嘴，投来惊异邪恶的目光，一种莫名的恐惧攫住了她。她不再相信什么，也不再怀疑什么；她不再想上帝，不再想耶稣，不再想玛利亚，也不再去想她的牺牲会对恢复讲经师的声誉有什么作用，脑子里所留下的只是这次行动可能引起的轩然大波和给自己带来的耻辱。“是的，那将是一场耻辱。作为家庭主妇和贤妻淑女的安娜在抗议这次游行，她甚至怀疑自己的这种牺牲是否真是美德的表现，也许它只是一种厚颜无耻的举动。家庭的平静与贤达的名声以严肃的沉默在这样告诫着她。”痛苦使安娜浑身大汗淋漓，“她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允诺呢！”

这一天没下雨，天色从早到晚一直是灰蒙蒙的。黄昏前一小时，为耶稣送葬的游行队伍从圣伊西多雷教堂出发了。

“看，来了，她来了！“俱乐部的成员们挤在阳台上七嘴八舌

地议论起来。他们你推我搡、连挤带踩地用力伸长脖子，迫不及待地要好好看看那个不同寻常的场面，看看这位美丽的夫人，贝图斯塔的明珠，如何在教士、侍僧的簇拥下，像那个又凶又酸的小学校长一样，光着脚，穿着苦行法衣，走过贝图斯塔的大街小巷。

人们的惊羡有如潮水，在送葬队伍的前面开路。无论哪条街道，队伍未到，观看的人群早已挤满那里的人行道和沿街的阳台、窗前，开始议论纷纷："庭长夫人真是美极了！她面如白玉，步履优雅，俨然就是圣母再世！大家说的想的全是庭长夫人，没有别的。躺在玻璃盒内的耶稣和后面身穿丧服、被七把剑刺穿的圣母并没有引起贝图斯塔虔诚人们的注意。大家等候在街头、窗前，为的是庭长夫人，为的是一睹她的美色。在俱乐部大楼的对面，是贝图斯塔王家法院；这也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巴罗克式黑石宫廷建筑。在它那垂挂着洋红色和金色帷幕的阳台上，站着省长夫人，总督夫人，现任庭长夫人，侯爵夫人，比西塔，奥布杜娜，男爵的女眷和其他许多号称贵族的中产阶级的卑微而嫉妒成性的女流之辈。奥布杜娜激动得脸色苍白，羡慕得要命。"全城的人都在注视着安娜的步履、动作和衣着，注视着她的容貌和脸上的表情。她光着脚！那一双雪白雪白的赤裸着的脚啊！有多少人向它们投出羡慕和怜惜的目光啊！"对奥布杜娜·凡迪纽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卖弄风情。而她自己那在紧身绣花黑裙衬托下的裸露的肩膀和乳白色的双臂，那具有令人眩目魅力的背部曲线，那高高隆起的、丰满诱人的胸脯，尽管在舞场上、剧院里，在散步场和游行中，她都极尽展示卖弄之能事，但都从未如此引起全城的瞩目和赞叹；她那雪白的肉体，尽管是那样结实、丰腴、优美和具有刺激力，但由于条件的限制，竟然赶不上安娜那一双在紫色天鹅绒苦行衣的长裾下时隐时现的赤脚更加迷人！"这很自然，"奥布杜娜继续想着，"整个贝图斯塔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这一赤脚上了。原因何在呢？因为它的表现方式别具一格……因为环

境条件不同……她快走过来了吧?”这位寡妇自言自语地问道。她舔舔嘴唇，心里又羡慕又嫉妒，竟油然升起一种疯狂的、兽行般的和奇异的淫欲；真是荒唐已极，无可理喻！奥布杜娜当时竟产生了一种想做个男人的模糊的愿望。

酸校长唐贝利萨里奥是个男人，而且是个十足的男人。在这一庄严的日子身穿苦行衣上街参加宗教游行已成了他长期确定不变的习惯。平日，他是小学里的可怕的希律王，学生们打心眼儿里憎恨他。这一次，孩子们聚集在街道、广场和阳台上观看自己的校长先生身背纸板十字架，头戴有刺的荆冠给耶稣送葬。从他皱眉蹙额的痛苦表情，可以看出，那冠上的荆刺确实扎得他十分难受；孩子们都恨不得那些刺能扎透他的脑袋。耶稣的葬礼成了整个学校对他的报复。贝利萨里奥不仅千方百计亲手折磨了好几代人，他也喜欢折磨他这一代人。但他之所以愿意这样一年一度地头戴有刺荆冠、招摇过市参加耶稣送葬游行，使学校的孩子们开心一场，倒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虐待自己的冲动——正如他有虐待学生的冲动一样，他的虚荣心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唐贝利萨里奥认为每年都有一次成为公众注视的目标，心里感到既光荣又幸福。过去没人敢学他的榜样；他是本城唯一的苦行人。多年来，他一直独享着这份特权。

唐娜安娜·奥索雷斯的竞争不但没使他不高兴，反而使他感到十分自豪。他看到安娜从圣伊西多雷教堂走出来，心情很激动，连忙走上前去向她彬彬有礼地致意，尽力表明自己尽管身背十字架给耶稣送葬，仍不失一个绅士应有的风度。每当路上碰到水凼，他都小心翼翼地自己走过去，避免泥水弄脏了与他同行的那位尊贵的夫人白玉般的双脚。安娜像个又呆又瞎的女人只顾朝前走，既听不见也弄不懂身边发生的一切。但是，这位突何其来的同行人的出现使她感到很难堪，不禁满面羞渐，恨不得拔脚跑开。“他们欺骗了她。没有任何人对她说过身边会有这么个滑稽可

笑的同伴。啊，如果她而今还保留着原来那种纯真虔诚的精神，她也许会对眼前这种新的折磨和侮辱，这种尴尬的处境感到心安理得，会觉得自己的这种牺牲更加伟大，这种忍辱负重的行动更加崇高，会感到浑身更有力量。”

酸校长唐贝利萨里奥像所有的人一样，尤其像下层市民一样，对庭长夫人的光脚十分赞赏。他自己穿着一双闪闪发亮的漆皮靴子，对于这种历史的不协调，他十分内疚。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在奥古斯都① 时期是没有漆皮靴子的，而且，即使有这种靴子，耶稣也决不会穿着它去受难的。不过，他只是一个信徒，一个终年没有机会炫耀自己的信徒，这点小小的虚荣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种庄严的日子每年毕竟只有一次，只有这一场合他才得以当众展示一下他那光洁如镜的皮靴。

“来了，来了！”送葬的队伍出现了，俱乐部大楼阳台上的那些男士们和法院大楼阳台上的那些太太们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开来，“这回可不是道听途说的瞎话了，是他们，送葬的队伍真的来了！”

阳台上的议论突然停止了。

各种不同程度的邪恶的灵魂都从各自的眼神中流露了出来。

在那一刻，贝图斯塔没有一个人心里想着上帝。

可怜的无神论者唐庞佩约已经不在人世。

比西塔与众不同，她没朝那个狭窄的街道张望。街口已经露出那无精打采、触目伤情的幡旗、十字架和烛台。她在观察唐阿尔瓦罗的表情。梅西亚好像独自一个人站在俱乐部的最后一个阳台上，也就是拐角处的那个阳台上。他穿一身黑衣服，紧身的长

---

① 即屋大维(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他统治的时期是罗马世界进入和平繁荣的黄金时代。

礼服一直扣到脖颈，脸色苍白，嘴巴不停地咬着哈瓦那雪茄，偶尔微笑一下，时不时地转过身去同旁边的人答上一两句腔。因为墙角拐了弯，比西塔无法看到同他谈话的是谁。

是唐维克托·金塔纳尔。根据这位前庭长的提议，这两位朋友把自己关在俱乐部办公室内，因为金塔纳尔想看看他所说的自己尊严受损的情景而又不被别人发现。他躲在梅西亚身后，浑身莫明其妙地颤抖不止，心里焦躁不安、心急火燎，准备要好好看个究竟。

“我说，”他对梅西亚说，“如果我现在有一颗奥尔西尼① 的炸弹，等讲经师得意洋洋地走过下面时，我一定会毫不顾及地向他投去，炸死他这个劫持犯！”

“镇静些，唐维克托，镇静些。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我相信安娜现在也羞愧得要命。她被人变成了一个宗教狂，现在无可奈何；不过，她很快就会醒悟的，物极必反嘛。那个人一直把弦拉得太紧，这次行动可算他的一大胜利，但最终安娜会认识到，她自己实际上充当了那个人炫耀虚荣的工具。”

“是这样，是工具，一个可耻的工具！他弄她去招摇过市，就像一个罗马战胜者在自己的战车后面拴着的一个俘获的奴隶。”

唐维克多也搞不清这种比喻是否合适，但在他的想象中，他似乎看到唐费尔米恩·德帕斯站在一辆纸板扎成的战车上行进在送葬队伍的中央，就像他在马德里时一天晚上在皇家剧院观看《波利乌托》② 时看到那位男中音走上舞台时的情景一样。

---

① 1857年，意大利自由革命党人菲力斯·奥尔西尼及其同伙在巴黎向拿破仑三世的马车投掷了三颗炸弹，但刺杀未遂，奥尔西尼于次年被处死。

② 19世纪意大利著名多产歌剧作曲家唐尼采蒂（1797—1848）的一重要剧作，该剧赞叙基督教殉教者事迹。1840年改写为法文本《殉教士》，正式在巴黎上演。

唐阿尔瓦罗的心平气和并不是装出来的。虽说他心里有些不平静，但并没感到心灰意冷，垂头丧气。他相信自己的经验："他确信那个神父还没有碰过庭长夫人。"他在由衷地微笑，对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感到很得意。"当然，眼前的场面使他的神经感到不舒服。按照唐维克托的说法，他的对手显然有点趾高气扬，为自己的胜利感到十分得意，但他并未能碰过他。"

金塔纳尔从自己隐蔽的地方偷眼从阳台的黑铁栏杆的缝隙间向下望去，看到一面古旧的圣幡的旗杆顶上有一个金色的十字架。他站到椅子上，并注意不被街上的发现；他看见塞莱多尼奥双手抱着一个银色十字架。

梅西亚离开金塔纳尔，走到阳台中间，高傲地迎视着下面走过的教士们的目光。

悲凉凄楚的鼓声阵阵传来，似要唤起那十九个世纪以前的悲哀，唐维克托听来就像是死亡的挽歌，感到自己的妻子正被送上断头台。

隆隆的鼓声在沉寂中单调地回响着。

狭窄的街道两边的房屋多属暗黑色，黄昏似乎也来得早些。一排排长长的烛光闪耀着昏黄的光芒，看起来宛如一串串断了线的金色的念珠，渐渐地消失在远处街道的尽头。橱窗中和阳台的玻璃窗中映照出流动的烛光，时起时伏，神奇变幻，如闪光的幽灵，似群魔乱舞。那沉默的人群，那无声的步伐，那身穿白色教服的学生毫无表情的面神，他们手执蜡烛照亮了那阴郁的街道，使整个场面笼罩在一种梦幻般的气氛之中。那些神学院的学生身穿黑白教袍，不少人面色苍白，眼圈发暗，有的面色发乌，发如乱麻，一个个蹙额皱眉，心事重重，心力交瘁，看上去根本不像活人，而是些进行宗教仪式的机器，被饥饿和倦怠所驱使的役夫。他们去安葬耶稣，心里却根本没有想到他，好像去埋葬一个普通的教徒，应付差事而已。在他们的后面是身穿法衣的教士、士兵、

鞋匠、衣着体面的裁缝、一些卡洛斯分子和五六个绅士打扮的市政议员所组成的长长的队伍。游行的队伍中还有唐娜保拉的奴才、“红十字商店”的名义店主萨皮科。耶稣仰躺在铺有细麻布的灵床上，身上往下滴着清漆，好像一具痨病鬼的尸体。这具仰卧的雕像尽管手工粗劣，但由于它象征着伟大的理想，依然使教民们肃然起敬。多少世纪以来，它一直代表着一种崇高的悲哀之情。耶稣圣像的后面是又高又瘦的圣母，她身穿丧服，面色也像儿子一样苍白可怕，犹如死尸，目光呆滞，茫然地盯着鹅卵石铺就的地面。那手艺低劣的雕塑匠人无意中把她的脸神雕成了一副默然无语的、充满痛苦的可怕表情。圣母的胸膛上插了七把利剑，但她似乎对此无动于衷，没有丝毫痛苦的表示。她所感到的只是面临的死亡。她在架子上摆来摆去，这当然也是很自然的。她高高在上，君临万民，但她却看不见脚下的人群。耶稣的母亲根本没看一眼贝图斯塔的人。当悲伤圣母从唐阿尔瓦罗的脚下经过时，梅西亚害怕了，往后退了一步，但没有跪下。那个无限痛苦的形象同他那充满淫欲邪念的思想之间的反差，使他不胜恐惧。他一直在想，安娜在为她的忏悔神父德帕斯做出这种狂热的牺牲之后，也一定会为她的情人梅西亚做出更加狂热的牺牲。

庭长夫人走在唐贝利萨里奥的右前方，离他大约一步远；上面是悲伤圣母，再前面便是耶稣的遗体。安娜看上去也仿佛是一具上了漆的木头人；她面如清漆，两眼无神，每走一步都觉得会昏倒在地；双脚走在石头和烂泥地面感到火辣辣的疼痛。她尽量让紫色长袍盖住脚面，但有时还是露了出来。她感到那裸露的双脚恰如她裸露的身体和灵魂。“她简直是一个已沦为特种妓女的疯子！她不知道为什么，但她认为这种丢人现眼的游行一定会断送她家庭的名声。她真是个女傻瓜、女才子乔治·桑①、宗教

① 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1804—1876），以许多风流韵事而闻名。

狂、假道学、疯女人，一个无耻的疯女人。”整个游行中没有任何虔诚的想法来助她一臂之力；她想到的只是道德沦丧所带来的酸楚。她甚至想起了路易·德莱昂①的《贤妻良母》中的某些段落。她认为，该作品是对她眼下正在做的事情的谴责。“使我丧失理智的不是虔诚，而是虚荣。”她心里在想，“我的毛病也像自己的丈夫一样，喜欢演戏，表现自己。”此时，她回首望了一眼圣母的雕像，顿时感到浑身冰凉。圣母并没有看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而是在考虑自己真正的痛苦。玛利亚来送葬是为了她死去的儿子，可安娜来游行又是为了什么呢？

按照讲经师的说法，安娜参加宗教游行是为了显示他的荣耀。尽管他没有像星期三主持唐庞佩约的葬礼那样主持这次葬礼，但他却利用这次机会庆贺了自己新的胜利。他走在右边教士的行列里，离安娜很近，几乎是并肩而行。他穿着短袖法衣，身披斗篷，手执一根形似法杖的熄灭的蜡烛。“他是主宰。他不顾敌人的诽谤中伤，使贝图斯塔最大的无神论者皈依了天主，并使他死在了教会的怀抱之中；而今天，他又用无形的锁链捆住了因美貌和德操而受到全贝图斯塔称颂的庭长夫人，把她引向了给耶稣送葬的队伍。庭长夫人不顾身体的虚弱和世俗的偏见，正以自己谦恭的行动感化着全城。这都是为了他，完全是为了他一个人。人们不是一直说耶稣会已使他黯然失色了吗？不是说外来的传教士在控制女弟子方面比他技高一筹吗？现在证明情况正好相反。耶稣会能使贝图斯塔的贞女们穿苦行衣吗？而他却使本城最漂亮的一双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把它们拖进了污泥浊水之中。看吧，那双秀脚就掩盖在那紫色天鹅绒长袍的下面，不时地在烂泥中裸露出来。谁有这样的本事？”在这种自豪的联想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期待爱情的心的颤动。“他今后同安娜应当是什

① 西班牙神秘主义者、诗人（1527—1591）。

么关系？”他不禁打了一个冷战，“目前必须小心行事。也许那次我是醋劲大发，把她吓坏了，所以过了这么久才来找我。眼下还是小心为好，以后……到时候再说。”德帕斯感到他灵魂中所残存的那一点点教士味儿正在消失殆尽；他把自己比作是一个被潮水冲到沙滩上的空贝壳。“他只留下了一个神父的外壳”。

当游行队伍走过俱乐部大楼和梅西亚所在的那个阳台下面时，安娜低着头，看着地面，谁也没有看见。但唐费尔米恩却抬起了眼睛，并感到他的目光与唐阿尔瓦罗的目光发生了撞击。唐阿尔瓦罗脸色变得铁青，并像刚才圣母通过时一样，又向后退了一步。讲经师的表情外表谦恭和蔼，骨子里却高傲、挑衅和带着嘲讽，好像在说：“手下败将，该你倒霉了！”但梅西亚的目光并不承认这就是胜利，只不过是暂时的优势罢了。那目光是谨慎的，略带讽刺，意思并非说：“你胜利了，教士先生。”而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德帕斯怒火中烧，他意识到阳台上的那个男人并不想认输。

“她看上去真是个绝代佳人！”法院大楼阳台上的夫人们议论着。

“真是天下无双！”

“不过，这真要有勇气才行。”

“可她是个正规信女。”

“我看她会死在这上头，”奥布杜娜说，“看她脸色多苍白！精神多疲惫！简直像块石膏！”

“我看她会死于羞耻。”比西塔对侯爵夫人耳语道。

唐娜鲁菲娜怜悯地叹了口气，说：

“光着脚走路是一种野蛮行为。那双被扎烂的脚起码得让她躺上七八天。”

“负债男爵”的夫人耸了耸肩，也贸然开了腔。她们一家眼下也在贝图斯塔定居下来。她说：“不管人们怎么看，这些偏激的

行为不是正派人应当干的。”

侯爵引经据典，支持这种看法。

“这是一种台伯河彼岸的女人① 的虔诚。”

“说得对，”男爵夫人说，其实她根本不懂台伯河彼岸的女人是什么意思。

送葬的队伍走过之后，人们结束了对庭长夫人的美貌和勇气的感叹，而沿街两旁的阳台上的人们也像法院大楼阳台上的夫人们一样，开始了他们的议论。大家普遍认为“这种空前大胆 的 暴露行为”实在有失体面。

福哈在俱乐部一个距梅西亚和唐维克托较远的阳台上大讲讲经师和庭长夫人的坏话。“整个事情都十分卑鄙，一切都是讲经师怂恿的。庭长夫人的所做所为要使那些乡村神父付出代价。再说’女人应该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

“另外，”华金·奥尔加斯补充说，“这类事情会越演越烈.闹到不堪收拾的地步。明年我们就会看到奥布杜娜·凡迪纽光着脚和腿，同那位酸校长挎着膀子在街上招摇过市了。”

这句诙谐的话引起一阵哄笑。

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奥尔加斯这样说，只是因为他未能从自己的爱情事业中捞到什么油水，至少是捞到的油水不多。

虔诚的教民们对庭长夫人的谦卑行为则毫无异议，而是钦佩不已。“这才是真正地仿效耶稣的榜样。她像一个普通的人一样，同苦行者酸校长先生一道，光着脚走遍全城，真是个圣女啊！”

唐维克托的情况又怎么样？当讲经师和安娜走过他的阳台下时，他问梅西亚：

“他们来了吗？”

“来了，您看啊。”

---

① 参见第二十二章注释。

唐维克托伸长脖子，探出头去。一切都看见了，他朝后跳了一步。

“无耻之徒！那个无耻之徒简直把她逼疯了！”

他浑身颤抖着，此时，参加游行的军乐队奏起了葬礼进行曲。

两行眼泪从可怜的金塔纳尔的眼中涌出。听着那哀乐，他想像着自己成了鳏夫，以为眼下的葬礼就是自己妻子的葬礼。

“打起精神来，唐维克托。”梅西亚转身对他说，随后便离开了阳台，“他们已经走远了。”

“我不想再看她，太叫我伤心了。”

“别难过，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

梅西亚把一只手搭在金塔纳尔的肩上。

唐维克托站起来，又感动又感激，想拥抱一下面前这位朋友。他用郑重抽咽的声音说：

“我以自己的名誉发誓，我宁愿看见她躺在一个情夫的怀里，也不愿意她这样丢人现眼！”

“是的，我就是这样说，”他继续激动地说，“给她找个情夫吧，让人来勾引她！我都心甘情愿，就是不愿看见她落入宗教狂的手中！”

他热情地握住唐阿尔瓦罗伸过来的手。

送葬曲仍依稀可闻。“锵锵”的钹声和“咚咚”的鼓声，使金塔纳尔的豪言壮语显得更有声色。

“如果友谊不为这个可怜的海上遇难者提供一块救生的木板，那他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

“锵，锵，锵！咚，咚，咚！”

“是的，我的朋友，宁肯让她被人勾引，也不能让她发疯！”

“唐维克托，我的友谊是坚定可靠的，患难之交……”

“我知道，梅西亚，这我知道。请关上窗户，那讨厌的鼓声把我的脑袋都震炸了！”

第二十七章

“十点钟了！你听见了吗？饭厅里的钟已经打了十点，我们该上楼吃晚饭了，好吗？”

“再等会儿吧，教堂的钟还没有敲呢。”

“教堂的钟！这儿能听见吗，我的太太？别忘了有好几里远呢！我们怎么会听得见钟楼的钟声呢？”

“听得见。这么安静的夜晚，当然听得见，难道你没有听见过？再过五分钟你就会听见远处传来的那凄惋微弱的钟声了。”

“今天的夜色真美。”

“就像八月的夜晚一样。”

“每当我仰望这繁星密布的夜空，

或俯首面对这沉寂的大地……

啊，请原谅，亲爱的，我不由地又想起了这些诗句。”

“没什么，这很好嘛，金塔纳尔。这些诗句很美，我知道这是路易·德莱昂的《静谧的夜晚》，真叫人柔情萦怀，潸然泪下。我小时候开始读诗时，最喜欢这位诗人啦。”

对路易·德莱昂的回忆像一片云雾飘过安娜的脑海，使她感到有些惆怅。她摇了摇头，站起身来，说：

“金塔纳尔，把胳膊给我，咱们去梨花廊走走，等到大教堂钟楼的钟声敲响之后再回来吃晚饭。”

“非常乐意奉陪，我亲爱的夫人。”

夫妻二人消失在法国梨树形成的树廊的低矮的拱顶下面。月光透过梨树新发的枝叶，稀稀疏疏地洒落在拱廊下的小径上。

“五月就要结束了，夜色多么迷人啊！”安娜紧紧依偎着丈夫的肩膀说。

“是啊，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六月了。常言说：六月到，把鱼钓。你喜欢钓鱼吗？你知道索托河吗？就是流过丘斯金苹果园的那条河。”

“知道。每年夏天，奥布杜娜和比西塔在去海滨之前常去河里洗澡。”

“对，就是那条河。侯爵对我说，索托河里有非常鲜美的鳟鲑鱼。要不要我给弗里利特写封信，让他给我们带两根鱼杆和有关的鱼具来？”

“好！好！太好啦！我们可以去钓鱼了。”

唐维克托心里十分高兴，把妻子挽得更紧了，并像歌剧中的男高音演员一样握住安娜的手，唱道：

我去了，我去了，

啊，我踏上了……

他突然不唱了，并停住了脚步。一抹月光照在他的鼻梁上；他看了看妻子，妻子回视着他。

“你喜欢《胡格诺派教徒》①吗？你还记得那位巴利阿多里德的男高音把这部剧唱得多糟吗？可是，你听，这是多么美妙的思想，你试想一下，在这比维罗庄园的中央，在那儿，在湖边，在这寂静、恬谧的夜晚，加里亚或是玛西尼②在演唱着歌曲……我们在这里，在这梨树廊的拱顶下面……听啊，听啊……歌剧应该是这样演唱的。现在我们缺什么呢？缺音乐，只缺音乐。美丽的景致……微风轻拂，皓月当空，树影婆娑，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一曲优美的四重奏……那真是天堂般的美妙！而话剧总没有诗歌那样丰富有力。我喜欢唱歌，喜欢用竖琴和Phorminx伴唱诗歌你知道Phormiox是什么吗？”

---

① 德国歌剧作曲家梅耶贝尔（1791—1864）的著名剧作。

② 二人都是19世纪欧洲著名歌唱家。前者为西班牙人，后者为意大利人。

安娜微微一笑，向自己的丈夫解释了一番那种古希腊乐器。

“亲爱的，你真不愧为是一位才女。”

又一片浮云掠过安娜的脑际。

此时，距比维罗庄园五里之遥的大教堂敲响了十点的钟声。那钟声在空中回荡着，充满悲凉与惆怅。

“你说对了，真能听见钟声。”金塔纳尔说。

他沉默了片刻，似在考虑时间，接着补充说：“咱们现在回去吃晚饭好吗？”

“好，吃晚饭去！”安娜高兴地叫道。

安娜松开唐维克托的臂膀，把睡衣的长裾稍稍提起，向前跑去，很快消失在树廊的黑暗之中。金塔纳尔跟在后面喊道：

“等等，等一下！你这个疯女人，会绊倒的！”

他走出了树廊，来到星月交辉的苍穹下面，看见自己可爱的妻子站在大理石台级的高处，左手扶着镀金的大门，右手伸向月光，手指间夹着一朵小花。

“怎么样，金塔纳尔？我这幅月光图好看吗？”

“美极了！简直是一尊无与伦比的美神雕像！构思独运！曙光女神在恳请月神狄安娜让长夜快快过去……”

安娜拍起手来，随后便进了房子。唐维克托也跟着走了进去，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的宝贝儿，她真的变了！她得救了，完全成了另一个女人。是贝尼特斯医生救了她，我的宝贝儿！”

他们用侯爵夫人的餐具吃了晚饭。夫妻二人吃得津津有味。安娜嘴里嚼着食品，不时地弯过身子同金塔纳尔说话；金塔纳尔微笑着，高兴地吃着，一边挥动着刀叉，一边不停地点头。

“这座房子连晚上都叫人感到快乐。”安娜说，“喂，给我削个苹果好吗？“

“给我削个苹果，给我削个苹果……我在什么地方听过这句

话……晤，想起来啦！”

他笑得噎了食。

“你怎么啦，亲爱的？”

“是一出说唱剧中的台词。那出歌剧是一位院士写的，说的是蓬帕杜侯爵夫人的故事。一位名叫贝尔特兰的绅士四处找她，一个磨房里碰到一位村姑……自然而然地，他们便坐在一起吃起了晚饭……在一块吃起了苹果……”

“就像你和我。”

“正是。后来，也是自然而然地，村姑拿起了一把刀……”

“要杀贝尔特兰？”

“不，是削苹果。”

“那不太可信。”

“贝尔特兰和乐队也和你的想法一样。乐队吓得惊慌失措：小提琴拉出了颤音，单簧管吹起了刺耳的尖音；贝尔特兰浑身直打哆嗦，于是唱道（金塔纳尔边说边站起身唱了起来）

天哪！她削起了苹果；

是蓬帕杜，

是蓬帕杜，

侯爵夫人！”

安娜大笑起来。院士的胡编乱造和丈夫的谈谐逗趣使她忍俊不禁。“是的，金塔纳尔真的变了一个人。”

佩特拉端来了茶点。

“安塞尔莫从贝图斯塔回来了吗？”主人问道。

“回来了，老爷，有一个多小时了。”

“子弹带来了吗？”

“带来了。”

“喂金丝雀的鸟食也带来了吗？”

“也带来了。”

“好。告诉他明天一早回城，给克雷斯波先生送个信儿……算了，还是我自己对他说吧……啊，不，我写个便条，你说呢，安娜？安塞尔莫那家伙太粗心……。”

主人离开了饭厅。

佩特拉一边抹桌子一边说：

“夫人有什么事吗？我也想明天回贝图斯塔一趟，我要去找浆衣女工。如果您有什么信捎给侯爵夫人，或者……”

“好吧，你可以帮我带两封信回去。今天晚上我会把信写好放在小客厅的茶几上，明天早上你来取好了，不必唤醒我们。”

“放心好了，夫人。”

一小时之后，唐维克托在宽敞的拉毛粉墙的卧室内正要入睡。卧室内有两张床；安娜在卧室外的小客厅内写信，笔尖掠过光洁的纸面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别写得太晚了！少写点。那对你的身体不利，贝尼特斯医生的话你是知道的。”

“放心吧，我知道。你别说了，快睡吧。”

安娜的第一封信是写给自己的医生贝尼特斯的；他接替了索摩奇的工作。贝尼特斯是一位沉默寡言、善于观察、见多识广、博学多才的年青人。他曾对庭长夫人说，如果乡下生活单调乏味，她可以作为消遣给他写信。“您可以经常给我写信．把您的生活和健康情况告诉我。不过，不要写得太多、太久，细节可以略去，只写个大概就行了。”

安娜写道：

……好消息，一切都是好消息。我的疑虑已经消失；眼前也不再出现蚂蚁、汽泡或其他东西。我可以随便谈论这些幻觉而不担心它们会再次出现了；我可以阅

读亨利·莫兹利和卢伊斯① 的作品并能接受他们关于人脑和内脏的分析而不会感到厌恶和害怕。我把自己的恐惧和怪异的念头告诉金塔纳尔，就像谈论别人的事情一样。我对自己的健康充满信心。谢谢您，我的朋友，我的健康全亏了您。要不是您禁止我进行哲学推理，我一定会在信中向您说明，我为什么会坚信正是您强加给我的生活治疗计划使我享受到了一种无法言传的愉快，使我获得了美好的健康和宁静，得以在健康的环境中，让纯洁的血液自由地流遍我的全身，去感受一种绝妙的乐趣……这决不是咬文嚼字，我知道您讨厌说漂亮话。总之，用您的话来说，我现在结实得像头小牛。我正以一种一丝不苟的宗教精神执行着您的规定，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将为了健康效尽犬马之力。只要我不再旧病复发，您要我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我一直在记日记，但我不让自己沉溺于心理分析之中，因为那也是您所禁止的。我每天都写一点，但从不多写。您看，我对您是多么言听计从、绝对服从……现在该说再见了；请不要推迟您来访的时间。金塔纳尔向您问好。他在打鼾了，他真的在打鼾。在过去，我会认为这是自己的不幸，是命运为了考验我故意带给我的折磨。一个打鼾的丈夫！多么可怕啊！不多说了，我看见您在皱眉头了。请原谅，我不罗嗦了。请告诉弗里利特同您一道来，或他先来，我丈夫会通知他要做什么事的。要知道，如果克雷斯波不来帮我安装鱼杆，不来劝说那些鳟鲑鱼上我们的鱼钩，那可就太没有意思了。再见　您忠实的病人

阿尼塔·奥索雷斯·德金塔纳尔

---

① 二人都是19世纪欧洲精神病学家，前者为英国人，后者是法国人。

安娜签上名，把信封好；接着又开始继续写另一封早晨就开了头的信。

现在，她的笔尖移动得没那么快了，常常刚要下笔，就又停了下来。

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想要模仿面前那封来信的笔迹来写回信。

我的解释过于简单，请不要见怪。我已同您说过，亲爱的朋友，贝尼特斯医生禁止我做过多的分析，禁止我研究自己的思想细节，我认为他是对的。一想到要清理自己的思想我就感到害怕，担心会重犯以前的老毛病。唉，不谈这些了。我现在给您写信这对我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这样做。请不要误解，他们不是专门禁止我给您写信，而是禁止我写得太多，对谁都是一样，尤其不准我谈论严肃的问题。不知道我是否把问题说清了。

您问我们何时返回贝图斯塔。我不知道，费尔米恩，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身体好多了，这是真的；但我还得遵照医嘱行事。贝尼特斯做事果断，说话言简意赅。他说过，我若听他的话，他就答应治好我的病；如果我欺骗他或不听他的吩咐，他就不再管我。我决定服从他。您总是对我说：第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不是吗？

您说我可能变得冷漠了。不，费尔米恩，绝非如此。等我回到贝图斯塔之后您就会明白这一点的。

您说我现在祈祷得少了，这确属实情；只就我的身体状况而言，我祈祷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如果我把祈祷对我的害处告诉金塔纳尔或贝尼特斯医生，即使我的身

体能最终好起来，……您说我在信中所谈的除了金塔纳尔，就是贝尼特斯医生，可是我又能写些什么其他的的？在这里，我每天只能看见自己的丈夫，而贝尼特斯是我的救命恩人，也许他还拯救了我的理智。我知道您不愿意听我谈起我对发疯的种种担忧……但那是事实，我曾经有过这种担忧。我现在同您谈论这些，是为了您能帮助我感谢医生拯救了我的理智。关于医生，我是谈得较多，因为如果我丧失了理智，丧失了灵魂，或者说由于疯狂而使我的心灵变得一片黑暗，那我对您这位灵魂上的兄长还有什么意义呢？

您说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不，不，事实并非如此。到时候，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当然，我不会再去拜访唐娜佩特罗尼拉。请别问我什么原因，我决定再也不登那位夫人的门了。好了，就写这些吧。他们不允许我写得太多。我刚吃过晚餐。您最忠实的朋友和感恩不尽的赎罪人

安娜·奥索雷斯

您说我现在显然情绪不错，确实如此，这是健康的身体给我带来的。如果我的心情不佳，多忧多疑，我就会从您写信的口气中认为，我心情愉快您并不高兴。请原谅我所有的过错。又及

安娜把信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划掉了其中的几个字，但考虑片刻之后，又把划掉的字重新加了进去。

她一面用舌头润湿封信口的干胶，一面摇着头，耸耸肩，低声自语道：

“他没有理由不高兴的。”

她在丈夫的那张洁白舒适的床上挨着丈夫身边躺下。

金塔纳尔每天都比安娜起得早，然后走到花园去等她。八点

钟，他们一同去温室内喝巧克力早茶。金塔纳尔得意地把温室称作暖阁。

“如果这一切都属于我们自己该多好啊！”望着架子上摆得满满的栽有各种奇花异草的那些可以乱真的意大利和日本陶瓶，金塔纳尔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

然而，庭长夫人并没去考虑比维罗庄园的产权问题。她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和健康给她带来的一切以及贝加拉纳家族在其著名的庄园别墅中所积累起来的豪华。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去想。对安娜来说，住在这儿就像生活在海滨浴场一样，她相信对自己的身心有益。

唐维克托走出花园，穿过草坪、苹果园和玉米地，在周围的茅舍之间寻觅着通往下面索托河的道路，并观察在河岸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块最合适的地盘，以便在安塞尔莫带来鱼具之后，马上就可以安营札寨，开始他的垂钓活动。

天气在渐渐变热。中午时分，热气上升，安娜便回到自己的小客厅内，躺在洁白干净的床上读上一会儿书，然后走到青龙木书桌前翻阅一下自己的日记。在动笔写新日记之前，她总要先阅读几页前面记载的事情。

翻开第一页，上面的内容她几乎可以倒背如流。她怀着艺术家的情怀读着自己的作品，字迹很潦草，看得出她写时心情很紧张。那内容只有安娜自己可以看懂。上面是这样写的：

“回忆录！日记！为什么不写？这是贝尼特斯同意了的。”

“《一个小人物的回忆》，人们在开玩笑时可能会这样称呼它。然而，除了我自己之外，别人是不会读到它的……这是不是太滑稽可笑呢？不，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如果不写那才可笑呢！因为这是我喜爱的一种练习，至少对我没有任何害处。即使外人知道了，顶多会认为我有些卖弄，想当女秀才，或者用比西塔的话来说，有点浪漫蒂克。感谢上帝，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人们的流言

蜚语感到恐惧，那已成为历史；身体的康复使我获得了更为独立的人格。而且，归根结底，既然别人不会读到我的日记，又有谁来说三道四呢？就是金塔纳尔也不会看到它，我的字迹很潦草，就连他也无法看懂。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一种绝密的情况下同自己交谈。我可以笑，可以哭，可以唱，可以同上帝、小鸟以及自己体内流动着的新鲜健康血液谈心。让我以一首诗歌作为开始吧！我要写一首散文诗：啊，健康的身体，我为你欢呼！我的新思想，我心灵的活力，我对无聊的恐惧和可怕的幻觉的抛弃，我的心境的安宁和我一心追求的平静的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呀！……我的颂歌要中断一下，因为金塔纳尔在骂人了。他在叫喊，说他要饿死了，他在叫我到楼下饭厅去吃饭呢！他嘴里含着橄榄果……我来了，马上就来，这就来。”……

“比维罗庄园，五月一日”。

“天在下雨。现在是下午五点钟，一天都是阴雨绵绵。如果在以前，这样的天气会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会想到人世的无聊，人生的乏味；从这潮湿的天气会联想到令人厌烦的大千世界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而现在，我却感到下雨是很自然的事情，天本来就该下雨。那飘洒在山岗、草地和林间的雨水是什么呢？那是大自然在梳妆洗浴。等到明天，雨过天晴，太阳重新照耀之时，万物会显得更加昌莹剔透，翠色欲滴。还有，在这乡野之中，雨声就是音乐。金塔纳尔在午睡，这是他新养成的习惯；他在打鼾，这是他令人尊重的老毛病。我推开窗户，倾听着雨水打在树叶上发出的沙沙声和鸠鸽鸟拍打翅膀的声响。鸽鸟在屋檐下那方形的小鸽房上咕咕鸣叫，从鸽房的小窗中跳进跳出。鸽房看上去很像一座小楼；那鸽鸟的体态姿势，那姗姗细步，那翘翼的扇动，无不反映出人类日常生活的无聊，散漫和慵倦。它们的双栖双飞完全是出自某种习惯或责任感，一切都显得如此百无聊赖，大家仿佛生活在荒漠之中一样。突然，那雄鸽好像心血来

潮，感到内疚，发出了一种远非出自真心的激动，对着雌鸽狂吻起来，接着又竖起羽毛，咕咕鸣叫，在雌鸟周围徘徊打转儿；雌鸟露出惊异的神情，但仍未摆脱原有的慵懒和麻木，只回报以淡漠的温存。不一会儿，双方又都厌倦了，又露出朦胧的睡意，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傲然冷峻，悠然惬意地听任雨水淋洒，享受着似乎较刚才双方风流弄情更有味儿的乐趣。它们又恢复了原有的消极倦怠和清静无为，而毫无怨尤，毫无幻想，对彼此的冷淡也处之泰然，绝无抱怨之情。何等理智的禽鸟啊！金塔纳尔依然鼾声如雷。我写着……不，应该就此停笔！不能这样，我似乎在嘲讽什么，而嘲讽总是含有苦涩的……苦涩可以开胃，尽管我不需要什么胃口，可有胃口总比没有胃口好些。

……

“雨仍下个不停，这没关系，今天的雨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快。窗户关着，雨水顺着玻璃窗往下流，窗外的景象一片迷濛。维克托同弗里利特外出去了。这是好心的克雷斯波的第二次来访，他是我认识的唯一好心人。他们打着侯爵管家皮依·德佩帕使用的雨伞，在橡树林中漫步，那样子就像躲在帐篷下面一样；我丈夫总认为那橡树林有百年历史。他们正在进行某种化学试验或其他什么试验，弗里利特说那是他的发明。愿上帝保佑他们！他们的心情那么愉快，雨水竟没有打湿他们的双脚。今天，我想重温一下历史和往事；我觉得回忆往事不再那么可怕。五个多礼拜过去了，一切都像历史一样久远。

“那三天中，我感到自己在用一种奇怪的方式作践自己(写到这里，安娜的笔迹变得十分潦草，甚至连她自己也难以辨认)。在宗教游行中，所有贝图斯塔人都看见我光着双脚，走在那位乖戾的小学校长比内加尔身旁，有时几乎靠在了他的肩上。事后，我木呆呆地在安乐椅上整整坐了三天时间，两只脚疼得像火烧一样。真丢人哪！我请索摩查医生前来为我治疗，被他婉言拒绝。

代替他前来的是冷漠少语的贝尼特斯。我知道，在我不看他时，他在仔细地观察我。他一定认为我的神经出了毛病，但他却矢口否认这一点。他说我的病只能用宗教狂热来解释，认为我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完全是出自一种脆弱的道德感，是想为一个人做出自我牺牲，因为我觉得那个人受到了我的冷落，我的思想刺伤了他。然而，当贝尼特斯决定要同我谈话时，他那态度神情也像一位忏悔神父。我把自己的内心秘密告诉了他，就像一个病人描述自己病症一样。我看得出，在我讲述那些事情时，他尽管面无表情，却在用心倾听我所说的一切。我的病从脚疼变成了头疼；我在发高烧，卧床不起，心情紧张，那种对疯狂的恐惧再次出现……我不愿意谈这些，甚至不愿意去想这些。今天就写到这里，我想去弹一会儿钢琴，温习一下《圣洁的女神》那首曲子。我是用一个手指弹琴。”

……

日记中有几页安娜描述了宗教游行之后几天的情况。她不愿意回忆那几天的事情，便随手翻了过去。那次宗教游行将作为一次重大事件载入贝图斯塔的史册；安娜觉得自己在那场行动中糟践了自己，那种虔诚的抛头露面似乎完全是一种巴比伦式的牺牲——犹如参加贝洛教堂的宗教守夜，做了牺牲的祭品①。那是何等的屈辱啊！这件事同她自己想当女才子的念头一样荒唐可笑，她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她现在不敢在街上露面，觉得所有行人都会嘲笑她，议论她，对她的荒唐行为品头论足，说三道四。“她出尽了丑，干了一件大蠢事“，这种想法一直在折磨着她，使她无法忘却。尽管她极力不去想它，但双脚的疼痛不断地提醒着她，

---

① 古代巴比伦一种习俗：国内每一妇女一生中必须在月亮神庙守夜并同一陌生男人交媾，如果没有男子与之交媾，须一直守在那里，直至被一男子选中为止。

使她感到火烧火燎，羞愧难当；那双赤裸裸的脚曾经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了整整一个下午。

她试图从宗教和讲经师的庇护中寻求某种慰藉，但痛苦越发沉重，因为那样一来，她觉得自己的信仰，那种生机勃勃、纯粹正统的信仰正在心灵中瓦解消融。至于圣特蕾莎的书，安娜已无法再读下去。每当她面对这位圣女的思想和话语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沉溺于那种有渎神灵的自我剖析的痛苦之中，所以她宁肯不读她的著作。那么，讲经师又如何呢？那种使她第二次拜倒在他的脚下的无限怜悯之情早已不复存在。也许是他的胜利已经使他感到心满意足。无论如何，安娜不再同情他，可怜他了。相反，她觉得他现在正陶醉在自己的胜利之中，在自己的敌人面前显得有些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现在她可以看清了，至少不再像从前那样模糊朦胧。她过去也许只不过是自己这位兄长手中的一个工具。是的，德帕斯再没有任何可怜的表示，也没有流露任何类似嫉妒或爱情的情感。安娜尽管良心上感到有些不安，但仍用十分审慎的眼光观察着讲经师，但她并没有从他身上发现有任何世俗欲念的痕迹。是她缺乏观察力？还是他太善于伪装？还是压根儿就没有那回事？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昔日的那份虔诚已经一去不返，她的信仰正在土崩瓦解；她在自己的思想中正在挖掘出过去从自己父亲那儿听来的，当时并不理解的一些理论。

现在，安娜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所发现的是一种朦胧的、富有诗意的、悠然自得而充满浪漫色彩的泛神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卢梭式的朴素的自然神论，乐观而多愁善感，忧郁而又令人感到有些乏味。她决定把它视为纯粹的天主教，因为她并不想背弃自己的信仰，或者去苦思冥想，对其刨根寻源，把什么都弄个明白；那样做似乎很荒唐可笑。但是，各式各样的念头、矛盾、诘难却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一窝蜂地涌入她的脑海，袭上她的心头。这是一种新的折磨。尽管如此，她仍然按时向唐费尔米恩忏悔，

对他保持着习惯上的忠诚，因为她认为自己对他承担着某种义务，一旦辜负了他，害怕受到良心上的谴责。更重要的是，她担心一旦同他断绝宗教关系，自己会再度对他产生同情，那种悔恨和想象中的虔诚会再次拖着她去干出类似耶稣受难日宗教游行那样的蠢事。这许许多多相互矛盾的想法和感情，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以及她对自己内心的痛苦和一触即发的反叛情绪的认识，便是她精神危机的根源所在。眼下，贝尼特斯医生正竭尽全力地为她治疗这一病症。

安娜真的以为自己要发疯了。每次感情冲动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一段时间的精神萎靡和思想呆滞。一想到自己有时会对善与恶、荣与辱、邪与正真假难辨，黑白不分，她便感到心惊肉跳。“上帝在她心中正在土崩瓦解。”她经常自己这样想。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孤独无援，意志在消沉，一切都在折磨她，使她惊恐、痛苦。最使她感到痛苦不堪的是她对理智的蔑视，对思维和语言规律的怀疑，以及对自我存在的意识的最终消失。她认为自己的精神官能正在崩溃，在她的内心深处，真正的本质的自我，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安娜已经不复存在……再往后，便是精神失常，狂呼乱叫，恐怖惊愕。

多日来，安娜把一切都置之脑后，只想着自己的健康。因为她一想到发疯，一想到神经分裂所带来的那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她就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她诚心实意地请求贝尼特斯的帮助，盲目地服从医生的吩咐，渴望身体早日康复，使她的治疗初见成效。

贝尼特斯要她注意饮食，加强锻炼，并经常洗澡。而为了她的康复，他主要建议她要改变一下生活环境，要注意消遣，要呼吸旷野的新鲜空气，要去寻找快乐，保持情绪上的宁静。到田野中去，到乡下去！这是健康对她的召唤。对安娜的病情，金塔纳尔也一直十分担心。他现在同安娜一起，从早到晚都在宣称：到

田野中去，到乡下去！

可是，乡下在哪里？他们在贝图斯塔省并没有乡野度假别墅。唐维克托的产业仍在阿拉贡。

安娜突然产生了一股勇气，这勇气大大超出了丈夫的意料。她大胆建议说：

“金塔纳尔，我有个想法，不知你以为如何？我们去外地住几个月，住到入冬……”

“去哪儿？”

“你的老家，唐戈迪诺庄园。”

唐维克托跳了起来。

“亲爱的，亏你想得出！我这把老骨头可禁不住这个折腾……要是在过去，我会欣然同意，可是现在……我爱故乡，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对阿拉贡一往情深，我很同意一位诗人的看法，认为‘河流只有家乡好’的人才是幸福的人。不过，我现在更是一个贝图斯塔人。另一位诗人埃斯基拉切亲王① 说过：

生我之故土并非幸福之所在，

只有生活在幸福的地方才使我愉快。

唐戈迪诺庄园！绝不可能。再说要离开弗里利特、唐阿尔瓦罗、侯爵夫妇和贝尼特斯，这可不行！”

他们没再考虑这事。自己的丈夫从一个阿拉贡人变成了一个地道的贝图斯塔人，这使安娜从心眼里感到高兴。

她将自己的愉快埋藏在心间，认为她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可是去乡下生活几个月是贝尼特斯提出的安娜恢复健康必不可少的条件，究竟去哪里好呢？

一天，在贝加拉纳家中谈起了此事。当时在场的有金塔纳尔、侯爵夫妇、阿尔瓦罗和帕科。

---

① 17世纪西班牙诗人，诗名不大。

“医生要求我们去乡下住一段时间，”我们的前任庭长说，“可是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地方。”

“究竟要求些什么条件？”侯爵问道。

“必须在贝图斯塔附近，便于贝尼特斯医生经常来访，紧急时刻能够很快地将安娜送回城里，那里环境必须舒适，风景优美，景色宜人，附近有河流，有清新的草地，有鲜牛奶喝，鬼才知道还有些啥条件！”

当时唐阿尔瓦罗灵机一动，凑近帕科的耳边低声说道：

“比维罗庄园！”

帕科也想到了比维罗庄园，仍十分钦佩阿尔瓦罗的主意。“只有天才才会想到这个地方。”

帕科未曾想到他在支持一个阴险卑鄙的计划，低声说道：

“爸爸，我知道只有一个乡间别墅能满足贝尼特斯提出的那些条件，也只有我们家可以提供这个地方。”

大家都为这个发现感到高兴，帕科和他的父母异口同声地叫道：

“比维罗庄园！”

“妙，妙，太妙啦！”侯爵重复道，“帕科说的有道理，比维罗庄园，你们去比维罗庄园吧！”

侯爵夫人也高声叫道：

“主意不错，太叫人高兴啦！我们去海滨之前还可以经常见面。”

唐维克托不同意这样做：

“我们不能去比维罗庄园！你们自己怎么办呢？”

“我们今年不打算去那儿。”

“要去也得过些日子。”

“即使我们去，也住得下。”

“我在那里住过，一次有二十多人，每个人都是单间。”阿尔

瓦罗补充说。

“是的，足足有一座修道院那么大。”

“不用多说了，就这么定啦！”

“啊，不，不行！那太不好意思啦”金塔纳尔推脱说。

唐维克托客气了一阵，最后还是决定同妻子带着仆人到比维罗庄园度过贝尼特斯要求的那几个月时间。在那里，他们将成为绝对的主人，侯爵夫妇不允许再有任何异议。

“我们是亲戚，对吧？”

“是的，我们是亲戚。”金塔纳尔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心里充满了自豪。

安娜一得知这个消息，立刻意识到，这和去唐戈迪诺庄园截然不同。但她也不愿意去考虑住在比维罗庄园可能遇到的各种危险；现在她遇事不愿多想。不知怎的，那一天她像个满足了最大心愿的孩子一样，显得十分高兴。更使她觉得开心的是，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她就想到：“我要去比维罗庄园了，要去过村姑的生活了！要去奔跑、呼吸新鲜空气、长胖，让生活充满愉快……那里有阳光、流水、树林，这一切都意味着健康。”安娜像尝到了一种芳香的味道，或听到了一种讴歌未来的伴唱曲，她感到一种朦胧的希望。究竟她在希望什么，她不愿意去多想。总之，世界似乎变得更加美好；去比维罗小住的念头使她产生了一种积极的、具体的欢乐，只要幻想存在，就可以享受到这种欢乐。“贝尼特斯将使她恢复青春。”

翻过记述了上面一些事情的几页日记之后，安娜在下面一页停住了目光。在那一页上，她描述了四月的一天自己刚刚踏入比维罗庄园时的印象。那天的天气像六月一样：天空晴朗，阳光普照，令人心旷神怡。

她怀着喜悦的心情重读了这页日记，倒不是欣赏自己的文笔，而是因为它唤起了她美好的回忆。日记写道：

“四轮马车突然改变了方向，车身轻轻摇晃了一下，便悄悄地拐了弯。我们离开了圣蒂安内斯公路，车轮开始颠簸在通向比维罗的新铺的石子路上。路旁柳枝垂挂，嫩如雨丝，在清风的吹拂下，枝叶摇曳，宛如柔发一般，轻拂过我的额角。庄园古老的围墙大门打开了，马蹄踏在庄园楼房前面的石铺路面上，铁掌和硬石相碰，溅出一道道火星，在那幢寂静空荡的庞大宅邸中激起阵阵回响。如果由我选择，我宁愿住进眼前的这座大房子，它有两座棕色的石头结构的塔楼和几处石柱门廊。可是马车却疾驶而过，向前奔去。原来候爵爱慕虚荣，故意将通向居住区的道路修在宏伟壮观的庄园主楼前面。车轮又变得悄然无声了，像是包上了布垫一样。前面是一条细沙铺就的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是大理石胸墙，胸墙上建有固定的花盆、花座，里面栽有各种奇花异草。轻快的马蹄悄悄地行驶在松软、洁白的沙路上。

“新家在对我们微笑；我们在门前华丽的遮阳篷下停了下来。一时间，万籁寂静。阳光在欢笑，我们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清洁、庄重、高雅，一切犹如天造地设一般；绿荫覆盖，苍翠欲滴，微风习习，景色迷人，百鸡鸣唱翔飞，不啻人间仙境。在这里，富贵与自然融为一体；阳光恰似舒适王国中的一位重臣，在这儿显得尤为辉煌耀眼……多么新鲜、多么独特的所在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比维罗庄园，第一次亲眼见到它的秀色。迄今为止，我还从未见任何一个地方豪华与田园结合得如此完美和谐。世界本该如此；地球上本应存在这样的去处，没有丑恶，没有贫穷，没有忧愁。

“帕科和侯爵夫人也来了，他们把比维罗庄园交给了我们，并同我们共进午餐。傍晚，太阳落山时分，他们还要启程返回贝图斯塔。

“现在又剩下我们自己了。我把整个房子查看了一遍。底层是客厅、台球房、图书室，针线房面对花园，四面都是窗户，饭厅

直通暖房，中间有一道白色大理石台阶。真让人高兴万分！到处都是玻璃，鲜花，枝叶繁茂的草木，五颜六色，鲜彩夺目。我最喜欢的是侯爵精心布置的一楼：一道镶满玻璃的走廊环楼而设。我在走廊上绕了两圈，真想一下子把比维罗庄园看个够。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美好、高雅和富有诗意？金塔纳尔简直着了迷，我想他一定有点嫉妒了。”

……

“生活美不可言，春天来到了我的心间。我黎明即起。沐浴给了我力量，使我精神振奋。我仰卧在浴池中，手握水龙头，让清凉的水流浇遍我的全身，感到特别的舒适惬意，那安祥、文静、美丽的形象唤起我朦胧的幻想。然后，我颤抖着把自己裹在浴巾里，顷刻间又感到了体温回升的快乐，我幸福，觉得生活在自己的血管中奔流。我的头脑变得坚强起来，再不为那些细微的怪念头所痛苦。我想得很少，即使有一些念头也是一闪而过，日常生活的琐事占去了我的全部精力。贝尼特斯可以感到满意了。这样，健康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活力；在阳光下享受着起居饮食的甜美的乐趣：这就是生活。

……

“当然，有时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也会引起我思想的震颤，使我心灵深处唤起某些思想感情的回响，产生某种莫名的幸运的希冀。它究竟是什么呢？有时，我把比维罗想象为一出剧或一部小说的场景。于是，这儿的树林、房屋，在我的眼中似乎都变成了寂寞孤独的象征，令我苦思冥想。这儿的一切也好像陷入了沉思，回忆着早已消失了往日的欢乐和喧嚣，或者在等待着来日聚会喧闹的来临。总之，我感到这里的一切恰似一幕喜剧的场景，就等着它鸣锣开唱了；有幸应邀前来比维罗作客的各色人物就是这场戏中的角色。奥布杜娜、比西塔、埃德尔米拉、帕科、华金、阿尔瓦罗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在这里说过、唱过、跑过、玩过、跳

过舞，尤其是欢笑过。我可以闻到昔日欢乐的余味，或者说可以预感到来日欢乐的芳香。是的，金塔纳尔说的不错，这儿是天堂。我们还缺少什么呢？按照金塔纳尔的说法，只缺少音乐。啊，我可不能让这点缺陷破坏了整个的快乐。我要到客厅里去，用我的食指，用我唯一富有乐感的手指去弹奏《善变的女人》。在奥布杜娜看来，这样弹琴太没意思，一位夫人只会用一个手指弹琴！

……

“金塔纳尔很快乐。他真好！他对我的照顾多么无微不至啊！那样殷勤细心，体贴备至，简直是在娇惯我了。他真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想到我的时候多了，做木工活的时候少了，甚至一整天都不去摸他的锯子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诗。他高兴时爱大喊大叫，那是发自肺腑的真诚的呼唤。我在这儿生活不能没有他。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他在我身边，我会感到害怕，感到孤独……他不惹我讨厌，有他做伴，我感到快乐。

……

“在乡下，甚至佩特拉也招我喜欢。她打扮得同当地姑娘一样，同她们在庄园里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她还吹得一口好洋号。昨天傍晚时分，她在庄园大门旁边，口里含着簧片，吹起了曲调简单、优美而悲伤的贝图斯塔小曲儿；看门人佩佩唱起了贝图斯塔化了的安达卢西亚民歌。佩特拉的圆号吹得如怨如诉，我觉得心头涌起一股柔情，眼里不禁流出了泪水，那朦胧的希望又照亮了我的心田。号声越来越凄惋哀恸，我的心中越是充满了希望和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恢复了健康，有了健康的身体。

……

“我把父亲的书带来了几本。好多年我都没有读过它们了。金塔纳尔总是把这些书放在他的书架的最高一层。

“这些书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本插图的神话集中我发现了一些洛雷托的草叶，它们已经变成灰土；还找到了一些纸

片，认得出那上面有我童年时歪歪斜斜的笔迹，我在纸上画过一个水手的肖像，根据肖像下面的标题，我知道自己当时画的是詹尔曼。

“贝尼特斯可能会责备我这种读书的热情，他禁止我读书过多。从这些我当年在洛雷托还无法理解的书中，我发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神仙，英雄，户外生活，宗教艺术，充满人情的天国，尘世的幸福，对痛苦和难以预测的未来超脱，总之，我所发现的是一个年轻、健康的民族。我希望自己是一位画家，把我脑海中那些神话中的形象都画出来。”

……

读完这几页和其后的几页日记之后，安娜开始记述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感受。唐维克托进来打断了她，告诉她说，他已经在河边一处风景宜人、凉爽清新的地方架起了帐篷，那儿的河水深沉发暗，保准有鳟鲑鱼出没。

从那天下午起，他们便开始了河边垂钓，尽管没钓到几条鱼却感到心满意足。安娜坐在自己的白底蓝条帆布小凳上看书，左手轻轻握住鱼杆，以免河水把它冲走。

在距贝图斯塔城数里之遥的索托河边，安娜在自己亲爱的丈夫的陪伴下，漫不经心地进行着垂钓。当鲑鳟鱼在她的眼皮底下逃之夭夭之时，她简直笑得直不起腰来。此时，她的想象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回到了古希腊，沐浴在克菲苏斯河中，呼吸着坦佩玫瑰的芳香，飞向斯卡曼德尔泰伊耶图山，从莱斯博斯到基克拉季斯，从塞浦路斯到西西里，从一个岛屿飞向另一个岛屿……

有时，安娜会随着酒神巴库斯去印度漫游，或是乘坐一只奇特的大船，同他一道去航行，船桅上挂满鲜花，垂吊着串串葡萄和蜿蜒的藤蔓。突然前任庭长一声喊叫，她才如梦方醒，又回到眼前平淡无奇的索托河边。

“喂，小姐，鱼咬钩了”

这一切都无足轻重。安娜是愉快的，金塔纳尔也是愉快的。“他完全变了”她自语道；“她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心里想。

光阴似箭。六月的天气越来越热。贝图斯塔的夏天同安达卢西亚的春天一样。每天清晨，天凉气爽，安娜同唐维克托、佩佩和佩特拉一道在花园里散步。他们摇动果实累累的樱桃树枝，把湿漉漉、亮晶晶红珊瑚般的樱桃满满地装在垫有无花果叶子的大篮子之中。庭长夫人用自己白嫩的纤手轻轻抚摸着堆满在斑驳宽大的绿叶上的樱桃，心里感到一阵独特的、健康的快感。那些樱桃要送到贝图斯塔侯爵府上或侯爵的朋友家中。一天早晨，安娜看见佩特拉和佩佩正在一个白花草篮中装满红通通的樱桃，便走上前去帮忙，并随声问道：

“这是送给谁的？”

“唐阿尔瓦罗。”佩特拉回答说。

“是的，我要亲自送到他的旅馆去。”佩佩补充说，想到由此可以得到一笔赏钱，不禁眉开眼笑。

安娜感到自己的手在触摸樱桃时突然颤抖起来，那触摸的感觉顿时变得更加光滑，更富有快感。发现没人注意自己的所做所为，她突然像一个热恋中的女学生一样，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火辣辣的红唇，在那白草篮边深深地亲了一个热吻，随后又对着樱桃亲了一口，并顺便咬下了一枚樱桃，接着她又将那枚樱桃放回篮内，上面清楚地留下了两个牙印。

她对自己如此的胆大妄为和不知羞耻感到惊异，整整一天都在回味着那片刻的冲动。

“这也是身体健康的作用。”

圣彼得节的前夕，讲经师收到贝加拉纳侯爵的一封正式请柬，邀请他次日结束教堂公务之后到比维罗庄园，同庄园主人及它的现任佳客金塔纳尔夫妇及其他好友共度良辰美景。比维罗庄园地属圣蒂安内斯乡村教区，该区建有圣彼得教堂。管房人佩佩是该年

教区庆祝活动的经办人，“为了不使主人丢脸”，他准备大肆挥霍一下侯爵大人的钱财。

在给自己的忏悔神父的上封信的附言中，安娜写道：“侯爵对我说，他打算邀请您来参加这儿的圣彼得朝圣节。我们是这次活动的经办人。我想您不会失约的，否则就太不赏脸了。”

“我去，一定去。”唐费尔米恩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希望自己能有不去的勇气：能有蔑视你们一切的勇气和忘却一切的勇气，可是我太疲倦了，不想再同这种讨厌的诱惑抗争了。这种诱惑每次都要战胜我。是呀，显然我终究不得不去，既然我肯定要踏上去比维罗的道路，我又何必自我找麻烦，一定要进行另一次战斗，现在还是投降认输算了。我去！”

一整夜，他未能安稳地睡上一个小时，这是他的老毛病了。自从安娜“第二次欺骗了他”之后，他的心未曾有过一刻的安宁。

侯爵没有邀请他一同乘车前往，可能这是一种故意冷淡的表示。德帕斯对此假装毫无觉察，只好自己雇车启程。他吩咐马车于十点钟在马尔教堂外面等他。他去了大教堂，但他无法在那儿等候，九点半钟他便先行来到通往圣蒂安内斯和比维罗庄园的路口，在公路边激动地来回走动，脸色苍白，情绪焦躁不安。

“我为什么要去那儿？那个人肯定也在那里。我该怎么办？讨厌的比维罗！”马车到得很晚，德帕斯等得很不耐烦，急得直跺脚。最后，那辆又脏又旧的破马车才像蜗牛爬行一样慢腾腾地驶了过来。

“去比维罗，要快！”唐费尔米恩大声嚷道，随即像块石头一样，一屁股坐进车内那硬梆梆的座位上，压得座位吱嘎作响。

车夫微微一笑，把鞭子往空中一抛，马车开动了。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在公路上跑了三四分钟，似乎觉得那样的奔跑与它的年龄不大相称，有失体统，便又把速度放慢下来，仍旧像来时一样

缓缓而行。对此，没人再表示异议。

讲经师想起几周以前，在这同一辆马车里，也许是同一车行里租的另一辆马车里，他曾高兴得泪流满面，心里充满了希望，脑子里盘算着各种计划，使他的整个身心和全部感官都为之兴奋不已。而现在，预感告诉他那一切均告结束，安娜不再属于他了，他正在失去她。这次去比维罗实属荒唐。假如梅西亚也在那儿，这几乎是肯定无疑的，那小子这次一定又会占据上风。讲经师身穿细驼毛呢长袍：纽扣很少，宽阔的衣领犹如蝙蝠的双翼。这装束有点像歌剧《浮士德》中梅菲斯特演唱小夜曲时的衣着。他曾为此斟酌再三。究竟穿什么衣服好呢？他越来越讨厌教士服和法袍，觉得穿在身上简直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宽沿教士帽也令人憎恶，帽筒太短又显得矫揉造作，滑稽可笑，就像唐库斯托迪奥戴的那玩意儿一样。戴宽沿帽已经过时；帽沿太低，又有失代理主教的身份。穿大礼服去？更不行！穿上礼服就成了乡村牧师了，再不就成了自由派的教士，讲经师很少穿这类服装。要是条件允许，他可以穿上猎装，贴身羊皮夹克，结实的紧腿马裤和马靴，戴上便帽，那样该多好啊！那样，这次他就可以身着便服前往了。他的虚荣心告诉他，那样他就用不着害怕同他所厌恨的那位时髦英俊的花花公子一比高低了。现在唐费尔米恩无须再掩盖这一事实。他没有说出自己这是一种什么感情，但他承认它的一切权利，并丝毫不感到内疚或良心的不安。“他是个教士，教士是一种可笑的东西，就事物发展到目前阶段而言，情况确实如此。”他认识到，当他这位讲经师也表明自己同样是一个男人时，安娜便离开了他。“是的，他确实是个男人，这一点上帝可以作证，同那个人一样，他也是个男人，甚至是一个更好的男人；他够把那个男人打翻在地，也能把他像皮球一样地抛上空中……”他不再去想自己的痛苦和愤怒；他用呆滞的目光凝视着周围变换着的景物和眼前闪过的电线杆子。马车扬起的灰尘呛得他透不过气来，

他只好把车窗关上。太阳也惹得他心烦意乱，烤得他浑身火辣辣的，因为马车里没有窗帘。旅程似乎没有尽头，五里路好像永远也走不完。“侯爵真没教养，竟没有请他坐车同往。可他只能怪自己，谁叫他接受邀请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不接受邀请，他又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突然，车后传来得得的马蹄声。他探出身子想看看骑马的是谁，他认出是唐阿尔瓦罗和帕科，二人骑着两匹漂亮的纯种西班牙白马，在他的身旁疾驰而过。

骑马人没有看见讲经师，因为他们完全沉浸在骑马奔跑的快乐之中，对路边爬行的破马车根本没有注意。可怜的出租老马无力去做任何体面的竞争，依旧慢悠悠地走着，它确信这个世界上任何竞争的结果都不会是幸福。为了糊口，它总是按时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是它的全部哲学；车夫一定也是马的门徒。

讲经师到达比维罗的时候，所有客人都没在屋内，侯爵夫妇和金塔纳尔夫妇也不在家。

佩特拉出来迎接了他。她打扮得像一个村姑，在讲经师面前搔首弄姿，一副挑逗的神态。她披一头金色卷发；脖子上围一条长长的灯芯绒围巾，在胸前打了一个十字结，两端紧紧地系在腰后，压住她那无袖的红丝衬衣。衬衣上绣有各种图案，紧紧地捆住她那秀美的身躯。她的下身着一条大绿的法兰绒裙子，红色的衬裙偶尔出没于她那双布靴的上方。她自信自己打扮得很俏丽迷人，面对讲经师微微一笑，说道：

“老爷和夫人都去了教堂。”

“我料想他们会去那里，我的女儿。可是，我现在口渴得要死，而且……”

讲经师走进凉篷下，冒牌的村姑为他端来一杯她自己临时精心配制的清凉饮料。

“上帝保佑你，佩特丽卡①。”

接着，两个人便聊了起来。

他们谈到了金塔纳尔夫妇在这里的生活。

佩特拉说，唐娜安娜在庄园过得十分愉快，十分开心，完全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把自己关在祈祷室中一连几小时地祈祷了，再也不没完没了地沉思冥想了，更不会终日抱着圣特蕾莎的书读个不停了。是的，她确确实实地变了。至于她的身体，她现在结实的像头小牛。

“帕科来了吗？”德帕斯突然问道。

“来了，先生，大约一刻钟以前到的，他同唐阿尔瓦罗一起骑马来的。他们像您一样，喝了杯冷饮，然后就去了圣彼得教堂。我想他们赶不上弥撒了，他们想赶去参加庆祝活动。”

这时，从东方传来了爆竹火箭发生的巨大爆炸声。

“祭奉圣体活动开始了。”侍女说道。

佩特拉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焦躁不安的讲经师。只听他说：

“教堂离这儿不远，我想穿过林子就是，对吧？”

“是的，先生。不过，去那儿有三条交叉路，弄不好您会走到海边去的。如果您想去，我可以为您带路，我这会儿没有什么事要做。”

“那太谢谢你啦！”

佩特拉出发了，她走在讲经师的前面。他们穿过便门，离开了花园，走进的树林。林中全是高大的圣栎树和粗壮弯曲的橡树。树林分布在山坡和小丘上，长在高处的树木十分茂密。两个人爬上一个高坡，唐费尔米恩看见佩特拉的法兰绒裙子下面露出一道彩虹般的镶边，还有一截绣花的白色衬裙和抽纱丝袜，佩特拉无意要掩饰这些。那漂亮的丝袜使她的衣着相形见绌，更增添了

---

① 佩特拉的爱称。

她那迷人的风骚劲儿。

“天气真热！您觉得热吗，唐费尔米恩？”金发侍女边说边用廉价的细布手绢擦拭着额头的汗珠。

“热极了，亲爱的姑娘，热极啦！”讲经师气喘咻咻地回答着，同时解开那倒霉的法袍上的纽扣。

“我想，您从没有这样累过。我听说在马塔莱雷赫时，您在山间奔跑起来比鹿还快。”

“你听谁说的？”

“特蕾西娜。”

“你们是朋友？”

“是好朋友。”

一阵沉默。两个人心里都在想着什么。教士重新拉开了话题。

“请相信我，乍眼看来，你可能不会相信，但我实际上也是乡下人出身，你应该看见我玩九柱戏来着。”

佩特拉停住脚步，回头看了唐费尔米恩一眼，他正摆出一副击九柱戏橡木球的姿势。

女仆笑了起来，继续往前走着，说：

“是的，您长得很结实。这一点您不用多说，一眼就看得出来。”

两个人再次陷入沉默。

小山另一面不远的地方，再次传来爆竹的声音，接着是风笛声和颤抖般的鼓声。声音穿过茂密的树林，传到这里已经十分微弱。

风笛声引起了讲经师和佩特拉这两个农村出身的人内心的共鸣。两个人再次相视而笑。

“他们现在该往回走了。”佩特拉再次停住了脚步，对讲经师说。

"咱们来晚了？"

"是的，先生。他们回来要走下面的那条路，等到我们走到教堂，他们可能已经回到比维罗了。"

"那……"

"我们最好也往回走。啊，唐费尔米恩，真对不起，我让您白跑了这一路……"

"没关系，孩子，我一点也不介意。相反，这儿景致不错，又有树荫，我也是觉得有些累，如果你不反对，我想到那边新割的一堆嫩草上面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佩特拉既不敢坐下，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位置，满面羞红地凝视着地面，像猫似地悄悄向前移动，一面用手卷搓着裙角。

"开玩笑，您怎么会累呢！"她冒然地说，"像您这样年轻力壮的人……"

风笛和手鼓奏出的乐曲一阵阵传来，在这绿色的林间回荡着，时而欢乐，时而悲怆，但永远充满着一种田园的芳香和令人愉快的甜美的回忆。

讲经师咬着又长又硬的青草，沉思不语，嘴角挂着苦笑。"命运就是这样嘲弄人！送上门来的机会，落在嘴边的果子，就摆在自己的面前，他却不屑一顾；得不到的却求之若渴，越是得不到，越想得到。不过，为了使自己在比维罗的处境有所改善，把心中一直在筹划的事情付诸实施，眼下正是一次绝好的时机。再说，把庭长夫人的侍女争取到自己一边，把她弄到手，使她完全成为自己的人，对实现自己的计划也是十分有利的。"

"佩特拉！"

"什么事，先生？"她假装吃惊地问道。

"你傻呆呆地站在那里，是不是觉得那样个儿可以长得高些？你已经长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快过来坐吧，别不好意思啦！你如果没有急事，过来坐会儿聊聊好吗？我还有几件事想问问你

哩……”

“您问吧，费尔米恩先生。这儿不会有人来的，人们去教堂很少走林间这条路，他们一般走下面那条近路……难得有人打这儿经过。不过，您要是想找个舒适一些的地方讲话，山上边不远的地方有一间茅屋，人们叫作樵夫亭；那里面很凉快，还有椅子坐，很舒适的。”

“太好啦。我们可以谈得更舒服些，我们去吧！”

他们默默地往上攀登，树林变得越来越密。风笛声和鼓声更远了，只依稀可闻。

到了樵夫亭，佩特拉就倒在了距唐尔米恩不远的草堆上，脸蛋红得像她的衬裙，每只含情脉脉的眼睛严肃而大胆地凝视着讲经师。

讲经师在茅屋中坐下。

他们聊了起来。

唐费尔米恩当然有理由害怕同佩特拉所说的那伙人相遇。半小时之后，他独自一人穿过便门回到花园的时候，首先进入他的眼帘的是下面的情景：庭长夫人和唐阿尔瓦罗站在一口塞满干草的枯井之中，奥布杜娜、比西塔、埃德尔米拉、帕科、华金和唐维克托等人正从附近管房人佩佩的果园的饲草垛上抓来一把把干草，往他俩身上扔，唐阿尔瓦罗一边自卫，一边保护着安娜。

侯爵在二楼的走廊上大声喊叫着：

“喂，疯子们，别闹啦！我要放狗咬你们啦！你们把佩佩的饲草都糟踏了，他的奶牛没吃的啦！简直是一群疯子！”佩佩站在枯井不远的地方，身穿节日盛装，打着黑领结，他认为这样才配得上节日活动经办人的身份。他任凭那伙人折腾，在一旁用手搔着头发，一边开心地笑着。

“不碍事，老爷，让这些年轻的先生太太们玩吧。事后我再把草垛起来就是啦，没关系。”

庭长夫人满头是草，眯着眼睛，直到玩笑结束，唐阿尔瓦罗和其他人拉她爬出枯井之后，才看见讲经师。

让自己的忏悔神父看见这付模样，她并不感到难为情。她笑容可掬地同他打了个招呼，便同奥布杜娜、比西塔及埃德尔米拉一道顺着花园的路跑了，后面跟着帕科、华金、唐阿尔瓦罗和唐维克托。

侯爵下楼接待了讲经师，领他进了会客厅。在座的有：侯爵夫人、省长夫人、男爵夫人及其长女（她不愿参加那伙疯子的嬉闹）、男爵、里帕米兰、贝尔穆德斯（他也不愿参加跑闹）、安娜的医生贝尼特斯和其他贝图斯塔的知名人士。

“您看，亲爱的讲经师先生，”贝加拉纳侯爵说道，“庆祝活动分成了两摊。佩佩是组织者，他请来了附近所有的教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共有十四位，我邀请他们来这儿同我们共进午餐，但他们当中有些人还不太开化，不愿和城里的先生太太们在一起。因此，他们的餐桌摆在了旧楼，我要过去同他们一起吃饭。我想请里帕米兰陪我一道过去，但他不愿意，要是您肯赏脸的话，那些好心的教区牧师们将会感到无尚荣幸，因为您是代理主教大人啊！”

讲经师别无选择，只好同意与侯爵一道去旧楼和其他教士共进午餐。

佩特拉负责招呼众仆役在简厅吃饭。她依旧是一身当地的村姑打扮，脸色红润，一头金色卷发光彩夺目，一双活泼而富有表情的水晶眸子迸发着炙人的火花，充满邪意的光芒，把村民和一些乡村牧师弄得神魂颠倒。

喝咖啡时，唐费尔米恩再也坐不住了，便寻找机会逃了出来，回到了新楼。那里正笑语喧哗，热闹非凡。他走进门的当儿，头戴当地传统尖顶帽的唐维克托正和里帕米兰一道表演二重唱。他们站在钢琴旁边，唐阿尔瓦罗装模作样地弹着琴，嘴里叼

着雪茄，身子前仰后合，一双明亮的眼睛被香烟熏得眯成了一条线。

女士们都不在屋内。侯爵夫人、省长夫人和男爵夫人在花园里散步；奥布杜娜、比西塔、安娜、埃德尔米拉和男爵的千金几个年轻女人们都跑到树林里去玩去了。

从玻璃回廊里可以听到她们的叫喊声。奥布杜娜、比西塔和埃德尔米拉对着楼上的男士们大叫大笑。

华金灵机一动，向帕科提议离开金塔纳尔和唐卡耶塔诺的音乐会，下楼找那些姑娘们去玩。

“再等一会儿，”帕科说。他对里帕米兰的古代歌曲发生了兴趣，另外，他对表妹也开始有点厌倦了。

不一会儿，金塔纳尔和大祭司的嗓子就唱哑了，钢琴也停止了弹奏。这样一来，奥尔加斯的愿望实现了。他和帕科及梅西亚、贝尔穆德斯离开了房间，跑进了树林。“已经听不见那几个女人的叫声了。”“她们会不会藏了起来？”“肯定是故意藏起来了。”

“我们兵分几路，分头去找。”

“妙！太妙了！”

四个男人分散开来，很快便都消失在树林之中。

贝尔穆德斯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时，便在草地上坐了下来。在这种茂密的老橡树林中，如果单独碰上哪位夫人小姐，非有特别能言会道的本领才行，可他觉得自己缺乏这种才能。然而，无论如何，若能同奥布杜娜或安娜坐在这绿茸茸的草地上，亲切无间地谈上一会儿，不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吗？

讲经师无可奈何，只好同里帕米兰、唐维克托、省长大人、贝尼特斯以及其他几位一本正经的先生呆在屋内。贝尼特斯是位年轻人，但他喜欢坐在那儿，一边消化刚吃进肚里的食物，一边吸着上等的雪茄。

唐维克托朝坐在阳台窗下的医生走去；德帕斯可以听见他们

之间的对话。

“噢，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感谢您才好。”

“感谢我，唐维克托？”

“对呀！是应该感谢您啊。安娜完全变了，她那么快乐，身体那么健康，食欲那么好。原来那种胡思乱想、过份的虔诚、多虑多疑、神经紧张，以及类似宗教游行的疯癫举动，全消失了……啊，每当我想起那些情况，我就……现在好了，一切都结束了，都过去了。她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羞愧。她现在坚信，成为圣贤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现在是文明时代，不是圣人的时代，贝尼特斯医生，您说我的看法对吗？”

“对的，先生。”医生笑着回答说，同时抽了一口雪茄。

“这么说，您认为我的妻子完全好啦？彻底康复了？”

“亲爱的朋友，唐娜安娜根本没有什么病；这话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她只需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并不是什么疾病，所以，严格说来，她不能说是病被治好了。还有，她那种兴高采烈的情绪本身，那种乐观主义，对往日的恐惧和忧郁的彻底忘却，不过是同一枚钱币的另一面而已。”

“您说什么？这话听起来有点吓人。”

“您用不着害怕。唐娜安娜的情况就是那样，她是一个爱走极端的女人，多情，活泼，爱激动，她需要大量的活动，她要有东西来刺激她，鼓励她……”

贝尼特斯又抽了一口烟，用一种神秘的表情看着唐维克托，那表情中有同情也有嘲讽。唐维克托睁大了眼睛望着他。

“您说她需要什么？”

“我是说，一种强烈的刺激，一种强有力的能够吸引她的东西，某种大型的活动。总之，正如我刚才所说，她性情易于走极端。昨天她是个狂热的宗教徒，眷恋着天堂；今天她吃得很开心，到户外树林草木之间去漫步，又眷恋着生活，眷恋着欢乐的生活

和大自然，渴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您说得不错，这个可怜的女人现在嘴里只有健康二字。”

“可怜的女人？您为何这样称呼您的妻子？”

“为什么？因为她爱走极端，因为她需要您刚才所说的那些刺激。”

“那有什么相干呢？她的性情需要那样。”

“因此，您认为她过去是个宗教热，过份的虔诚，是因为，也许什么人对她的精神施加了某种影响？”

“不错，很可能是这样。”

唐维克托像往常一样，有口无心；他只愿自己滔滔不绝地讲话，不怕别人听到。讲经师就在旁边，假装在看报纸，时而同里帕米兰搭讪两句，实际上却全神贯注地倾听着阳台上的对话，一个字也不想漏掉。

“那么，反过来，安娜现在的变化是由于另外一种影响？她对乡间生活的热爱，对欢乐的追求，对娱乐的热衷，是由于一种新的影响所致？”

“是的，先生。医学上有句格言：ubí írrítatío íbí fluxus①。”

“完全正确！心随境迁，确实如此。我信服了。不过，这种新的影响在那儿呢？原来的影响我清楚：教士、耶稣会的学说；可这种新影响是什么呢？谁是这种影响的代表？或者说谁创造的这种环境？”

“啊，十分清楚，是我们，是新的生活方式，营养，比维罗，你，我，营养丰富的食品，牛奶，空气，干草，马厩的臭味，清晨的微风，等等。”

---

① 拉丁语：意思是(外界的)影响会使人的心理发生变化，心随境迁。

“不用多说了，我懂了，完全明白了。保健学、牛奶、母牛的气味……妙极了！因此，安娜得救了！”

“是的，先生。”

“这种新的极端会起反面作用吗？”

贝尼特斯咬下一小截雪茄吐掉，然后回答说，脸上仍挂着先前的微笑：

“不，不会。”

“感谢圣巴巴啦①！“金塔纳尔闭着双眼，跳起身来大声叫道。

一道耀眼夺目的闪电划破长空，接着便是一阵震动屋宇的隆隆的雷声。一切谈话戛然而止，大家都站了起来。里帕米兰和唐维克托脸色变得煞白，这两位勇敢的男子汉一听见雷声就浑身发抖。

尽管里帕米兰耳背已有数年，但对这雷声却听得一清二楚，而且马上就产生了不舒适的反应。他不好意思向主人要条褥子把头蒙起来，而在自己家里，他每次总是这样做的。

除了他们两个胆小鬼之外，其余的人都跑到阳台上赏雨去了。雨下得很大；在花园的尽头，侯爵夫人和陪她散步的几位太太正躲在一个墙角附近的园顶塔楼下面避雨。站在那塔楼上面可以把整个庄园的景致尽收眼底。

“那些年轻人情况如何？“里帕米兰问道。尽管他自己吓得要命，却装出一副为人他操心的样子。

那些年轻人就是指的跑进林子中去的几位。

“是啊，他们不知怎么样了。该派人去找找他们，他们会淋病的。”金塔纳尔也附和着喊道。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很后悔没有第一个说出这些关心的话来。

讲经师也在想着这事，不过他没有说出口。他本来一下午心

① 预防雷电灾祸的神。

里就不好受，这种事更把他推进了痛苦的深渊。“那些人在树林里……天上下着倾盆大雨……在这种时候，唐阿尔瓦罗那个风流鬼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

“必须去找找他们。”省长也开了腔。

“把伞给他们带去。”

“问题是侯爵夫人被雨困在下边，没法派人。”

“侯爵又在旧楼里陪那些教士，也不能出来吩咐仆人……”

大家商量了很久，不知如何是好。

“一定要把受难者救出来！”男爵半开玩笑似地说道。

讲经师离开了会客厅，带着两把农村用的绿布大伞来到大家面前，把其中的一把递给唐维克托，说：

“快，金塔纳尔，你和我都是猎人，到树林去，去找他们。”

说话时，讲经师的眼睛死死盯住唐维克托，那锐利的目光犹如针刺一样，似在骂他是一个白痴、木偶、软骨头，或其他更难听的话。

“太好了！太好了！”其余的先生们叫了起来，他们情愿为别人的英雄行为喝采叫好。

随着闪电，又一声巨大的雷鸣在屋顶上空炸响了，连胆子最大的人也吓白了脸。

“走吧，快走吧！”讲经师催促着。他的脸色灰白，但不是被雷声吓的。那雷声在他听来犹如有人在嘲笑他的厄运，像魔鬼在捉弄他，取笑他和他那倒霉的教士身份。

“可是，唐费尔米恩，”金塔纳尔怯生生地鼓足勇气说，“正因为我是猎人，所以，所以我知道这很危险。树木容易引起雷电；树林中有不少桂树，桂树是导电的。要是松树情况会好些，可是桂树……”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你可以看着那些人被电击死而袖手旁观吗？难道你不知道唐娜安娜也在其中吗？”

“啊，当然，当然，不过，佩佩和另一个仆人前去，比如说和安塞尔莫同去，难道还不够吗？您的教士袍，您的法衣，都会淋湿的……”

“别说啦，快走吧！快走，唐维克托！”代理主教简直要怒吼了。

一声更巨大的雷声淹没了讲经师可怕的吼声。

“听我说，先生们，”里帕米兰叫道，他一直躲在卧室内没敢出来。“大家不必担心，那些年轻人一定会找到地方避雨的。”

“什么？”

“是的，费尔米恩，所以，不必惊慌。他们会有避雨的地方，有个樵夫亭，那个地方您不知道，是一个简陋的茅舍，在树林深处，是用芦苇和泥灰搭成的……”

讲经师不想再听下去，他把一把伞丢在唐维克托的脚下，自己夹着另一把走了出去。

怯懦的金塔纳尔拣起他认为是一把盾牌的防雨工具，一声没吭，跟在“发了疯的讲经师”后面走了出去，心里仍不明白讲经师为什么非要他和自己一起去找庭长夫人，而不要仆人前去。

客厅里的先生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当大家谈到讲经师的举动有些神秘莫测时，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谨慎而诡谲的微笑。

“唐维克托说的对，”男爵说，“为什么仆人们去就不行呢？”

“而且，”省长补充说，“他似乎是想出我们大家的洋相，尤其是您，因为您的女儿也在其中。”

这时，又一声响雷炸开。里帕米兰仿佛觉得有千万道雷电滚进了屋内。

大家都感到惊恐万分。

“快，快，先生们，”大祭司在卧室内叫道，“快祈祷！请原谅，我要祈祷了……In momine patrís①……”

---

① 拉丁语：以主的名义。

第二十八章

讲经师和唐维克托两个人，一前一后，相距二十来步，在树林中跑着，浑身被淋得透湿，雨水从帽沿上和衣皱间不停地往下流淌。侯爵夫人在塔楼上看见了他们，对他们喊道：

“你们两个往哪儿去呀？”

“到地狱去！鬼才知道这家伙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唐维克托一肚子火气，没好气地回答道，但声音不大。他用力撑着伞，伞不是被树枝挂住，就是卡在灌木荆棘之中。

侯爵夫人一面继续喊叫，一面打手势，但唐维克托已经听不清了，而唐费尔米恩压根儿就没有听见。

“喂，好人，等一等！让咱们再想想，找出个办法来。您这样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呀？”

那位好人好像连金塔纳尔的话也没听见，他迈着大步朝上面走，连头也不回。

树与树之间，枝叶之间，到处都有蜘蛛网，粘了前任庭长满嘴满脸。他又烦又气，连吐带抹，着实忙乱了一阵。

“这简直像进了织布间一样！”他气恼地叫道。蜘蛛网丝像绳索一般搞得他进退两难；他步履踉跄，左躲右闪，一路上磕磕绊绊，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滑倒，搞得十分狼狈，不禁大骂起来：

“这些人竟会跑到树林里来玩，简直是异想天开！这里除了蜘蛛网就是荆棘……唐费尔米恩，等我一下，看在天使的份上……我找不着路了，还不停地栽跟斗。”

回答他的是一声响雷，吓得他跪在了地上，骂声也停止了。

“唐费尔米恩！唐费尔米恩！看在人道的面上，等等我啊！”

唐费尔米恩停下脚步，回过头来，从上面望了望他，真是又可怜他又气他。

“谁会相信有你这样的猎手！”这是他想到的一句最不难听的话。

“朋友，我是位晴天猎手；可今天是倾盆大雨呀！简直像下刀子一样！而且蜘蛛都爬到我嘴里来了。再说，我喜欢的是有实用价值的英雄行为。巴格利维① 说过：Nisi utile est id quod facimus, stulta est gloria.② 请问，我们要走到哪儿去呀？您要是知道，就请告诉我。”

“去找唐娜安娜，她可能——浑身都湿透了！”

“怎么会呢？您以为他们都是傻瓜吗？他们肯定找到了避雨的地方。您认为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在森林里同蜘蛛捉迷藏，在泥水中游泳？而且，他们又不是没有腿，难道不会自己回家吗？他们也不是不认识回家的路！您会说我们给他们送伞去，可在这种情况下，伞又有什么用呢？”

一句话把讲经师说了个大红脸。说真的，在树林里，伞确实派不上用场。

“那随您的便吧！反正我要继续找下去。”讲经师说。

“您是在教训我！”唐维克托回答说。他有点不高兴，但仍继续吃力地往上爬着。

“我绝无此意，先生。”

“就是，先生。您这不是……有点喧宾夺主吗？我认为，我的妻子对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重要，请原谅我说话的方式，不过，坦率地说，您这样做纯粹是唐吉诃德的做法。”

金塔纳尔意识到他这话是对讲经师的侮辱，但他正在气头

---

① 17世纪意大利人，曾任罗马教皇英诺林十二世的私人医生。

② 拉丁语：假如我们所做的一切毫无用处，我们得到的将是虚荣。

上，言语上没考虑那么多。

当时唐费尔米恩真想举起伞把砸碎那家伙的脑袋；他觉得这位前任庭长简直是个白痴。但出于种种原因，他忍了下来，继续默默地往上爬。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听着那些侮慢的话，犹如一个落水者在听岸上人的辱骂。两个念头像针扎一样在刺痛着他的脑子，一个是：心随境迁；另一个是：他们肯定在樵夫亭。他不相信上帝会利用偶然事件或戏剧性的巧合来给人类以教训，但他却十分迷信地把早上他同佩特拉在林中和樵夫亭的艳遇和眼下的事联系在一起。他害怕看到庭长夫人会卷入那种粗野原始的情景之中。

“心随境迁！”他在用力地想着，“是的，不错……我真是瞎了眼……女人终究是女人，最纯洁的女人也还是女人；从一开始我就是个傻瓜。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失去了她。而那个无耻之徒……”

他开始朝山上跑去。

“这家伙简直是疯了！”金塔纳尔想。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讲经师后面，又拉下了二十多步远。

讲经师想辨别一下自己的方向，回想几小时前从樵夫亭下山的路线。他一连几次走错了路，记错了标志，在树林里转来转去……唐维克托跟在他后面，一路上同猛兽般的蜘蛛和锁链般的蜘蛛网进行着搏斗。

“最好还是沿着最陡的路往上爬，那间茅屋在山顶上。但上面有一大块平地，找到那地方可不容易。”

德帕斯停下脚步，假装没有听见唐维克托刚才的话，以极其友好、温和的语气对他恳求说：

“金塔纳尔先生，如果我们想找到他们，我们两个必须分头行动，请您走那条路，从右边往上爬。”

唐维克托不愿意，但讲经师坚持要那样做。他明讽暗喻，指出他的同伴的怯懦心理，刺激他的自尊心，终于使金塔纳尔服从了他的计划。

分手之后，德帕斯便奋力以最快的速度往山上跑去。他不顾树枝的碰撞，荆棘的刺疼，像发了疯似地朝上爬，妒嫉和愤怒使他失去了理智，心脏几乎到了要炸开的程度。他心中暗想，唐阿尔瓦罗和庭长夫人此时也许正在谈情说爱，他的出现起码要吓他们一跳。“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同他们一道进入树林的帕科、华金、比西塔、奥布杜娜和其他人就不可能仍然同他们在一起吗？”不，不可能，他的预感这样对他说。其理由是：唐阿尔瓦罗精通这类风流韵事，他一定会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设法同安娜单独在一起的。帕科和华金不会与他作梗，实际上，他们会同他合作，以便他们自己也能与奥布杜娜及埃德尔米拉单独在一起；比西塔也会帮他们的忙，而贝尔穆德斯是个傻瓜。因此，他们一定是单独在一起。想到这里，讲经师拼命地跑起来。他一路跌跌撞撞，拖着沉重的被雨水湿透的长袍和粘满泥土和蜘蛛网的法衣吃力地向前跑着，衣服划破了，嘴上粘满了蛛丝，眼睛睁不开了，雨水从头上顺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流，那狼狈样儿不下于唐维克托。

他终于爬上了树林最稠密的山顶。雷声依然隆隆作响，不过距离似乎远了一些。但是，他走错了路，茅屋不在这边。他向右边跑去，一面费力地用手拨开挡住他前进的荆棘。终于，透过枝叶他看见了那间简陋的茅屋……里面有动静，一定有人！他像疯子一样地跑过去……他要干什么？如果他看到了预料中的事情……如果有必要，他准备杀人……他已经丧失了理智……

“哎呀！您吓了我一跳！”唐维克托喊了出来，他正坐在一根粗糙的板凳上，用力地拧他的软帽，帽上的雨水像小瀑布一样往下流。

“他们不在这儿！”讲经师脱口而出。他没有考虑自己的神情、举止、颤抖的声音可能引起的猜疑，因为他的这一切表现所体现的激情，嫉妒和愤怒应当是一位遭受侮辱的丈夫的情感，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实属荒谬。

不过，唐维克托也在担心，这一点确有其因。

“看我拣到了什么！”他一边说，一边用两个手指从衣袋中拉出一条红丝袜带，上面别着一个银卡子。

“那是什么？”德帕斯问道。他无法掩饰自己焦急的心情。

“我妻子的一条袜带！”唐维克托答道。作为丈夫，他并未表示任何应有的焦虑，只是对自己的发现感到奇怪而已。

“您妻子的袜带？”

这位丈夫对此竟未引起任何怀疑，讲经师为这种愚蠢的表现简直惊呆了。

“这就是说，”金塔纳尔接着说，“这条袜带过去是属于我妻子的，但是现在我完全可以相信，它已经不属于她了。我知道，她现在已经用不了这种袜带了，因为乡下的空气、牛奶、节日活动已使她长胖了许多。所以她把袜带送给了她的侍女佩特拉，因此这条袜带是佩特拉的。佩特拉来过这里，这是我所担心的。佩特拉来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会把袜带丢在这里？这就是我担心忧虑的原因，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向您作些解释，因为她毕竟是我们家的人，在为我做事，她的名声好坏与我有一定关系，而且我很肯定，这是佩特拉的袜带。”

唐费尔米恩的脸羞得通红，这一点他自己可以感觉到。这件本来可能具有悲剧色彩的事件，而今突然变成了一出可笑的滑稽喜剧。这一奇怪的事件使他深感懊悔，脑袋像针扎似地疼痛起来。幸运的是，德帕斯看到唐维克托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对方的羞愧表情，因为他正沉浸在自己的羞愧之中——他自己的脸也羞得像猴子的红屁股。讲经师意识到，这位前任庭长承认自己妻子的

袜带的方式的确是用了一番心思的。

同样，金塔纳尔也是既羞愧又嫉妒。德帕斯不可能知道他的意志薄弱到什么程度。唐维克托心里想："这位教士肯定同其他教士一样心地肮脏，净想些压根儿没影的事。"

事实是，唐维克托在最后还是某种程度上在佩特拉的进攻面前打了败仗。

但是，想到他欠自己妻子的情，想到对自己的责任，想到自己这把年纪以及自己所负的其他责任，尤其是当他想到自己一直未能顺利地干成任何事业的多蹇命运时，自从那天他企图诱奸侍女而遭到她的假正经的拒绝之后，他便从那条沉沦堕落的道路上退了回来。"总之，他未能得到侍女那令人着魔的东西。但在最初或最后的那些爱情往来中，他还是设法得到了证实：自己的妻子将他这位亲爱的丈夫所送的袜带送给了佩特拉。"

"可是，为什么在讲经师面前他的舌头就转不动了呢？"

他无法理解这一点，是他的嫉妒——如果可以说是嫉妒的话——使他张口说话的。但除此之外，他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个金发碧眼的小荡妇，只是由于思想的一时冲动，他才……"

暴风雨已经过去。树上依然滴着雨水，但天空已开始放晴。

为了找话说，唐维克托开了口：

"晚上还要下雨的，您看，那边乌云又上来了，通过树叶的缝隙可以看到。"

"趁雨到来之前，我们还是回去吧。"德帕斯说，恨不得地下有个洞可以钻进去。

二人默默地朝山下走去；他们心里都在想着佩特拉的袜带。

走近花园的时候，他们遇上了看房人佩佩。他在树林外，老远地便朝他们喊道：

"唐维克托！唐维克托！喂，唐维克托，朝这边走！"

"怎么？他们回来了？没出事吧？"

“没有，先生，怎么会出事呢！你们上到半山腰的时候，这些年轻先生和太太小姐们就已经平安到家了。他们没淋着什么雨；天刚开始下雨，侯爵夫人就吩咐我去找他们。我把马车一直赶到阿里奥路口，并把防雨帆布篷带了去。我知道帕科少爷一定在那里，那是回来最近的一条路，而且钦托的家就在附近，距路口只有几步路。我发现太太小姐们全在钦托家中，几乎谁也没有淋着，因为刚下雨的时候，在树林里反而淋不湿。所以，现在他们全都回到家了，大家笑得要死，只有唐娜安娜没笑，她在为先生您担心呢，还有这位教士先生。”

“侯爵夫人为什么没告诉我们……”

“啊，夫人说她大声喊过你们，但你们没注意：她告诉你们我赶车去接他们了。”

佩佩说完，放声大笑起来。

“真是个大玩笑，哈哈哈！可怜的人儿！你们这副样子真叫人同情，尤其是这位教士先生，太狼狈了，恕我打个比方，简直像个落汤鸡，您看看，那件漂亮的法袍成了什么样子！连内衣都湿透了！”

佩佩没有说错。德帕斯和唐维克托相对而视，两个人都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快！快去换衣服！可怜的人儿！湿气会钻进骨头，要得风湿病的。”

“早就得了，佩佩，早就得了风湿了。”

“唐娜安娜已经为您准备了干衣服，我想也有这位教士先生的。要是没有，我这里有件细布汗衫，公主都可以穿的。”

讲经师没有从原来那个便门走进花园，而是绕过围墙朝车房走去，吩咐把他坐的那辆出租马车赶了出来。

唐维克托正在想事情，没注意讲经师已离他而去。

讲经师碰上了侯爵，他不想让教士这样狼狈地离去。

“您这样会得肺炎的，换件衣服吧……那儿有衣服……”

讲经师没有被劝住。

“请代我向侯爵夫人辞行，我很快就会到家的。”

于是，他离开了比维罗庄园。但马车跑得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快，小跑了一阵之后就慢了下来，而且越来越慢，最后简直就像散步一样。

“喂，伙计，这马要拿鞭子抽才行！”唐费尔米恩对着车夫喊道，“你没看见，我都淋湿透了，我必须快点回家！”

车夫盼望得到赏钱，就在牲口背上用力抽了几鞭子，这算是对代理主教一天来胸中所受的闷气的报偿。他多么希望这几鞭子能够抽在梅西亚的脸上。

这辆快散架的破马车刚到贝图斯塔的城郊天就黑了。如唐维克托所料，另一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天上乌云密布，越来越阴沉；西北方的地平线上划过了几道闪电，远方不时传来滚滚的雷声。

唐费尔米恩心中郁闷，充满了自卑。这一天过的可真够倒霉的！就连可怜自己的心情也没了；真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这个世界正如忏悔房所显示的一样，纯粹是一堆垃圾，所谓伟大高尚的情感不过是幻梦、假象和掩饰罪恶的面具，他自己就是这一切的证据。尽管他认为自己的爱是天使般的纯洁，但它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沦为最卑鄙最野蛮的性欲，和对自己最无耻的欲望的满足。不论怎么说，特蕾西娜毕竟是自家的人，而佩特拉却是别家的人，是安娜的人啊！即使用马基雅维里① 式的诡辩，他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任何借口，比如说把侍女变成自己的人来为自己的计划服务。“我花上几个金币也同样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呀！”“那

---

① 15世纪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以诡辩著称，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权术，可以不择手段。

么，唐维克托又怎么样呢？也是个卑鄙小人！而且还是傻瓜、白痴！他也是罪有应得，活该倒霉，像我一样，像安娜一样，像整个世界一样，都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世界本来就是一潭污泥臭水。啊，如果世界上还有正义，那些闪电就该把这个世界烧成灰烬！”

最令他感到恼怒的是，他的良心竟然也把他自己列在了那一切可鄙的事物之列。“一切都是卑鄙的，下流的，令人厌恶的，他自己也不例外。”

“那么，医生的话呢？‘心随境迁’……换句话说，安娜迟早会落入唐阿尔瓦罗的怀抱；她的堕落是不可避免的……那所有的宗教热情，所谓的‘亲爱的兄长’、‘灵魂之父’，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是一场闹剧，一种虚伪的表演，下意识的伪装罢了！就像他自己的伪装一样！就像整个世界的伪装一样！”

讲经师恨得咬牙切齿，浑身打冷战。寒冷使他想到衣服，衣服又使他想到自己的母亲。

“这下麻烦事更多啦！看见我这副模样，母亲会说什么呢？我只好对她撒谎，再说一次假话。不过，这算什么呢？那些人又都回到了庄园，正在做着他们愿意干的事情。只要他们喜欢，他们甚至可以当着那位白痴丈夫的面去干任何没有廉耻的事情。哦，谁是她的真正丈夫呢？受到侮辱和伤害的是谁呢？是我！是我受到了伤害！是我预感到了这种伤害，首先闻到了这种罪恶的气息！而不是他！他那种人，即使别人把屎尿泼到他的头上，他也会无动于衷！”

讲经师真想跳下车，再跑回比维罗，当场把那些人抓住，“因为他预感到他们一定在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即使没有在树林干，回到屋内也会干的，那些佯装喝醉的男人和那些疯狂、淫荡的女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伴随着讲经师的恼怒，又一个响雷在贝图斯塔的上空炸开。

"炸得好！炸得好！"他一面打开车门，在自家的门前下了车，一面大声咆哮着，"只有霹雷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他所希望的霹雷正在楼上等着他，准备在他的头顶上炸响。

那天晚上他上床之后，心里一直在想，他一生中还从未同自己的母亲这样大声争吵过，也没有见过她在自己的太阳穴上贴过那样大块的镇痛膏药。

直到他入睡之前，一个想法一直在折磨着他使他感到如针扎一般的痛苦，那就是他今天出了丑，成了众人的笑柄。

"多么怪异的经历！多么可笑而可怕的讽刺！我这一整天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一切全都要怪这一身可憎的、该死的教士服……"

讲经师脑袋里最后想到的就是诅咒。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睡着了，他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

但是，在比维罗庄园，客人们的兴致丝毫没有受到坏天气的影响，人们依然是笑容满面，笑语不断。在旧楼里，农村教士们、侯爵大人和其他几位贝图斯塔绅士，开头玩起了翁博三人牌，后来又改玩纸牌，那些乡下牧师委婉地把这种游戏称为"圣人的游戏"。而在新楼里，那些原打算在野外跑跑跳跳来庆祝圣彼得节的先生太太小姐们在室内玩得也十分开心，他们唱歌、跳舞、弹琴、捉迷藏，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清楚，他们去比维罗就是为了寻欢作乐。比西塔、奥布杜娜、埃德尔米拉更是懂得其中奥妙，她们最熟悉哪些地方最隐蔽、哪里有侧门，最清楚这种儿童游戏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他们尽情地捉呀！藏呀！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年龄早已超过了儿童的范围。

唐维克托受到了热烈欢迎，大家把他捧为凯旋而归的英雄，当然这中间不乏讽刺意味。有几个人，其中包括比西塔和帕科，甚至想为他加冕，但他宁愿跑回自己的房间，把湿透的衣服换掉。

他的妻子也随他进了房间，帮助他换衣。

“唐费尔米恩呢？”她问。

“啊，亲爱的，你那个宝贝唐费米恩可真是个楞头青，请原谅我这样说他。”金塔纳尔一边换袜子，一边没好气地回答。

他向妻子叙述了在树林中发生的一切，只是没提袜带的事。

安娜也认为德帕斯的“侠义行为”有些滑稽过头，对一个教士来说，就显得更加荒唐可笑了。

“我的妻子对谁更重要？是他还是我？”这位丈夫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作为他反对讲经师这次举动的充足理由

“是的，”安娜心里想，“阿尔瓦罗说得不错，这个人是在嫉妒，完全是情人般的嫉妒。他今天的行为十分鲁莽，我必须躲开他，阿尔瓦罗的话是对的。”

梅西亚和帕科近来曾来过几次比维罗庄园。梅西亚发现庭长夫人十分坦率、快乐，对朋友也很信任。他没向她谈一个爱字，只是劝她听他的忠告，他发誓说，他的忠告首先有益于她的健康。

“宗教狂热是一种神经冲动。”

安娜同意他的看法。一想到自己过去所受的恐惧，她仍然心有余悸。

“另外，讲经师也并非真的信教，说得好听一点，他充其量是想赢得一些有名望的夫人的信任来扩大他自己的影响。”

唐阿尔瓦罗能够在庭长夫人面前如此议论讲经师，说明到目前为止，他同庭长夫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十分亲密的程度。

他们没有谈及爱情。唐阿尔瓦罗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对安娜的感情，尽量在她面前表现得彬彬有礼，没敢动她一根毫毛。对此，她十分感激；她像过去一样，尽量不去想甚至竭力忘记他们之间的友谊所潜在的种种危险。在这方面，她比以前做得更为成功。

"我的健康，"安娜心里想，"要求我同其他女人一样；我必须结束过去的胡思乱想，和过份的唐吉诃德式的念头；我需要平静、安宁。我一定要像其他女人一样。我的名誉不会受到损害，但如果我自寻烦恼，我就会重蹈覆辙，再次发疯，重新陷入可怕的忧虑之中。"

每想到过去所受的痛苦和惊吓，她就不寒而栗。

安娜的感情尽管不似以前那样激烈，变得比较隐秘，但仍然继续搅扰着她的内心的平静。对于偶尔出现的良知的呼唤，她总是用诡辩加以搪塞。

金塔纳尔对她讲述了讲经师的鲁莽行为之后，当时她心中感到有些恼恨。"怎么？她自己的忏悔神父竟在损害她的名誉！幸好是维克托，要是换了别人，很可能会对唐阿尔瓦罗或他讲经师本人产生怀疑。他的表现不是清楚地说明全出于嫉妒吗？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太可怕了！同一个教士有暧昧关系！多叫人恶心。"

现在，唐阿尔瓦罗的形象在她的心目中变得比以前顺眼多了，高雅多了，显得更清新、更有生气了。"不管怎么说，那总是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律所允许的；至少不那么令人讨厌，不那么荒唐可笑。是的，一点也不可笑，可是一个教士……"

她觉得去爱一个像梅西亚的人似乎根本不算什么罪恶，特别是这样可以使她躲开一个讲经师的爱。"可是，讲经师又会把她看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现在庭长夫人不再去想"亲爱的兄长"或"灵魂的兄长"了，也不再去想她在"他的火上"所浇的油。尽管她当时那样做并无恶意，也毫无卖弄风情的意思，但现在仍使她感到羞愧。她心中这种再次出现的激情，这种欢乐、撩人、喷薄欲发的情意，促使她找出一个又一个的借口，认为讲经师的行为既可憎又卑鄙，而梅西亚的举止既高尚又豪爽。

那一天，无论是在塞满干草的枯井边，还是早晨在教堂的院子里，以及他们跟在乐队后面穿过乡村的小巷和林间时，他们都亲密地在一起！特别是后来他们坐在佩佩的马车上，她几乎坐在了梅西亚的大腿上；下午在客厅里，他们仍然在一起。总之，这一天从早到晚，在每处地方，梅西亚的表现都说明了，他在爱她。“然而，出于尊敬，或者说正是因为他爱得她太深，他没有向她表白。”

把梅西亚同讲经师两人的行为加以比较，安娜觉得后者的表现实属可恶。

而且，她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唐阿尔瓦罗。

当她有机会同他悄悄说话时，她马上以一个知心朋友的口吻对他说(这种口吻在那个花花公子听来简直像甘露一样甜蜜)：

“您觉得讲经师今天的行动怎样？”

他能说些什么呢？当然是可憎啦！正像他从前对庭长夫人说的一样：她不能信任那个男人。

“是的，安娜，他爱上了您，疯狂地爱上了您。这一点我老早以前就看出来了，因为……因为……”

唐阿尔瓦罗笑了，这一笑说明了一切。庭长夫人甚至觉得自己的内心深处随之听到了一种极为美妙的音乐，那音乐似乎是从阿尔瓦罗的眼中和嘴里流泻出来的。“她无法解释；但那是一种比宗教狂热所能给予她的更为强烈的快乐！”

当安娜同阿尔瓦罗犹如另一对“心灵兄妹”在倾心交谈的时候，夜幕已徐徐落下。远处传来闪电雷鸣，这就是唐费米恩回到贝图斯塔时遇上的雷电。安娜和梅西亚两个人靠在二楼玻璃回廊的栏杆上，单独躲在一个角落里。楼下客厅里，大部分客人正准备返回贝图斯塔；另一部分人则乐意接受侯爵夫妇的盛情邀请，决定留在比维罗过夜。整个屋子乱哄哄的，走动声、混杂的吆喝声、笑闹声混成一片。有些人犹豫不决，一会儿说留下，一会儿又说要

走；有的人刚刚上了马车，突然又跳了下来，回到客厅，说要“在庄园过夜，即使睡在地板上也心甘情愿”。里帕米兰欣然接受了侯爵夫人为他“单独准备”的卧床。

“暴风雨又要来了，我可不想同雷电开玩笑。我很清楚，马车跑起来容易招来电击。我留下，我留下。“

男爵夫人母女决定冒雨回城。男爵尽管想留下，也只好随夫人女儿回去。省长也钻进了马车，但他的夫人却留了下来陪伴侯爵夫人。贝尔穆德斯要回贝图斯塔；比西塔、奥布杜娜、埃德尔米拉、帕科和梅西亚都决定留下。

正当楼下在一片喧闹声中解决有关走留的问题的当儿，埃德尔米拉、奥布杜娜、比西塔、帕科和华金却像疯子一样在二楼回廊上奔跑。比西塔醉意盎然，但并非饮酒过多，而是由于过份嬉闹所致；奥布杜娜说她的脑袋痛得像要炸开一样，她比比西塔喝得多，但跳舞的旋转和捉迷藏游戏的强烈热情仍支撑着她的双脚在不停地奔跑，这纯粹是由于激动和兴奋的效果；埃德尔米拉现在已完全掌握了贝加拉纳家娱乐的风格，脸蛋红得像朵罂粟花，大声地笑着、闹着。她的欢乐令人愉快，感染着大家。帕科在毫不留情地捏她，她则在使劲地揪帕科的胳膊。华金·奥尔加斯那天下午在同奥布杜娜的短暂爱情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也在揪她、捏她。他们在那里跑着、跳着、叫着、互相冲撞着、拥挤着、惊吓着。安娜和阿尔瓦罗靠在一扇开着的窗户旁边交谈着，听凭雨水飘洒在脸上和远方的闪电划破窗外的黑夜；其他几个人在漆黑而狭窄的走廊上在玩一种儿童游戏，贝图斯塔人称之为“找鞭子“。具体的玩法是将一条手绢编成鞭子形状藏在洞内，人们按着已经明确的冷热两个方向去寻找，先找到的人可以拿着它抽打其他的人，直至对方跑进安全地点为止。这种天真无邪的游戏对那些满脑袋邪念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寻欢作乐、暗行苟且的大好时机。因为，常常是两只手，一只男的，一只女的，同

伸进时一个洞内去摸手绢，躲闪逃跑的人也常常撞在一起。这些青年男女为了逃避“鞭子”的抽打，在狭窄的回廊上疯狂奔跑，不时跌倒在地，相互压作一团，任凭“鞭子”在他们的头上、背上猛烈地抽打。尽管这种场面可能多不雅观，但历史的真实要求我们据实披露。

楼下面，准备回城的人在收拾东西，相互道别，一片纷乱嘈杂之声；回廊上，玩“找鞭子”游戏的人们在狂疯乱跑；天空中，隆隆的雷声时断时续。安娜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生平第一次听到了爱情的表白，以致使她竟全然没有注意到雨水飘打在自己的脸上，而觉得那冰凉的雨水反而增加了她的欢乐。那爱情的表白热情洋溢，却谨慎有礼，颇有分寸，十分合乎理想主义的要求；既委婉含蓄，又适度有情，与当时的环境气氛及安娜的心境情绪相当谐调，使之更富有魅力，令这位年近三十的女人却如情窦初开的少女经历着一场豆蔻年华的感情突变，对其无法抗拒。

她既无勇气也无意愿叫唐阿尔瓦罗停止诉说，控制自己，弄清她的身份。“他十分清楚她的身份，也相当能够控制自己。但他说，他的感情是如此强烈，如此真诚，再也憋不住了。”

她的整个心灵都在呼唤：“不，不，我不希望他停止诉说，我希望他永远讲下去。”安娜两颊像火烧一样，身子紧挨着正向她娓娓表白的俱乐部主任，她忘记了自己是个有夫之妇，忘记了自己是个虔诚的教徒，甚至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丈夫及讲经师的存在，她感到自己正坠入一个鲜花盛开的深渊。那是沉沦、堕落，不错！但那是“堕入天堂”。

除了面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时她唯一还能想到的就是将现在所享受的快乐同宗教祈祷所给予她的快乐加以对比。她感到后者包含有痛苦的挣扎和冷漠的推理，严格说来，那是一种病态，一种有害身体健康的冲动；而在眼下发生的事情中，她是被动的，中间没有冷漠，也不费吹灰之力，有的只是快感、健康、力

量；它无须抽象的推理，也不必去幻想任何不存在的东西；所享受的欢乐是确定无疑的，实实在在的，直接可及的；所得到的幸福是毫无保留的，只给人以希望，希望这幸福欢乐永无穷尽，永无止境，而且与日俱增。“是的，它不会使人发疯。”

唐阿尔瓦罗娓娓而谈；他不提任何要求，甚至不要回答。不仅如此，他还流出了眼泪(当然没有哭出声来），“完全是感激的眼泪，感谢她听他诉说”。“他已经憋了那么长的时间！在他的幸福面前不是存在着种种偏见、有着难以尽数的障碍吗？这一点他十分清楚；不过，他要求的只是同情怜悯，让他诉说，听他诉说，不把他看成是平庸、愚蠢的花花公子，只要这样，他便感到无比的快乐，因为那愚蠢的芸芸众生一直企图使他成为那样的人。”

安娜一直喜欢把普通大众称为蠢人；对她来说，蔑视大众，蔑视贝图斯塔人乃是精神高贵的标志。这也许是她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一个缺点。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有别于“芸芸众生”，她需要求助于当今流行的“大众白痴论”、“人类兽性论”等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

唐阿尔瓦罗恰恰是运用这些理论的高手：必要时，他可以蔑视正午的太阳，如果它妨碍了他的感情的话。“一切都是偏见，都是心胸狭隘。但是，难道他有任何权利希望安娜同意他的看法和蔑视芸芸大众那些阴暗低级的猜疑和议论吗？不，他没有这种权利；他清楚地知道，‘法律’规定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总之他没有这样的资格。他算个老几呢！一个向一位公认的有夫之妇谈情说笑的男人！是的，他很清楚，他不能要求安娜挺身而出，去蔑视那众多的传统、法规、习俗、常理与常规，而这些传统法规都会谴责梅西亚的行为。当然在这个世界上也确有许多道德高尚的妇女，她们知道以一种什么精神去对待那些谴责有悖传统之爱的道德法规条文。然而，他能向受过狂热宗教思想熏陶、在贝图

斯塔这样的小城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的安娜求爱吗？他能够要求她降贵纡尊，给他以希望，鼓励他的感情吗？啊，不能！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不能那样做。她能够倾听他的诉说和表白，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多少年来，她一直拒绝倾听他的表白！他为此忍受了多少折磨和痛苦啊！但是，现在最好还是不去想它吧。他忍受的痛苦是无限的，永无穷尽的，但眼下的幸福已经补偿了那一切。安娜默不作声地倾听着……他还能企求更大的欢乐吗？”

一道闪电迎空划过，庭长夫人看见阿尔瓦罗的眼中闪耀着晶莹的泪花。

他的面颊也是潮湿的；她没有去想那可能是天上飘落的雨水。

“这个男人哭了，这个她见过的最英俊漂亮的男人，这个她梦中的伴侣，他本应是自己生活中的伴侣啊！”

“可是，他为什么要说什么感激呢？只是因为她没有打断他的话，只听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诉说吗？他哪里知道，她是不能说话啊！”

在她身体的内部，既不是心脏，也不是腹部，而是在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她感到了一阵纯肉体的快感，其强烈的程度使这种快感显得异常崇高、伟大。“当一个人的快乐如此强烈崇高之时，他应该有权去享受它。”

阿尔瓦罗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恳求安娜也说点什么，讲一下她是否原谅他的表白，是否觉得他无聊，可笑，自讨没趣。安娜避开了他那炽热的手臂，像一个撒娇的女孩似地撅了撅嘴，但毫无媚态的痕迹，而是像一个受到伤害的小动物一样，轻轻地呻吟了一声。那呻吟深沉而悦耳，犹如从喉咙中发出一般；那是一声从孤独的灵魂中发出的如咽如泣的对失去道德贞操所痛切感知的临终的叹息。

她离开了阿尔瓦罗，喊了一声比西塔，然后走到她身边，紧

张地拥抱了她一下，最后才开口对她说道：

“你们这些疯子在玩些什么？”

“我们现在没玩了，刚才在玩‘找鞭子’。现在帕科和埃德尔米拉正在那边角落里争论谁的劲大呢！走，我们去看看埃德尔米拉究竟有多大力气。”

那些刚才嬉闹跑跳的人正挤在回廊的一个最昏暗的角落里。埃德尔米拉和帕科正背顶着背进行力量比赛，那姿势就像当地的一种民间舞蹈，尤其在舞台上经常表演这种舞蹈。帕科几乎难以抵挡他表妹那有力的脊背；而她紧贴着表兄的肉体，尽情地享受着只有她自己和魔鬼才知道的滋味。她觉得表兄的肉比自己的还柔软，一心想战胜他，便用背力推动着他向前。最后，埃德尔米拉取得了胜利。帕科在大家一片嘘声中提出要再同她面对面、两手彼此抓住对方的肩头比试一次。这次帕科胜了。

华金向奥布杜娜提出了同样的挑战；比西塔也大着胆子同庭长夫人较量了一番。结果，华金和安娜赢了。唐阿尔瓦罗剩下一个人没有比试的对手，他想起了那次打秋千时被可憎的德帕斯打败的情景。“可现在他已把那个人踩在了脚下。”

“智慧比力量更胜一筹。”

肉体的运动仍在继续进行。雨声、电闪、雷鸣、吞噬一切的黑暗、酒饭的影响和狭窄的回廊，这一切都在鼓励着他们，把他们投入了村俗般的狂欢，推进了隐含着猥亵肉欲的粗野的游戏之中。不过，由于所受教养的作用，他们的行为有所收敛而已。尽管如此，揪捏、喊叫、女人拳击男人的场面仍然时有发生。安娜从未目睹过这种场面；她和阿尔瓦罗都没有主动加入这类嬉闹。但最后，她还是被人捏了一把。这一把并非出自梅西亚之手，相反，梅西亚却被奥布杜娜和比西塔揪了几把。在这种嬉闹的混战中，安娜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感觉到阿尔瓦罗的背在挤压着自己的身体。尽管她刚一挨到那别有味道的消魂的接触便迅速地

躲开了它，但这种接触还是反复地发生。她的整个身体经历着一种奇特的、全新的激动，一种令人惊慌的悸动和突如其来的难以抑制的感觉，以及一种莫名的渴求，使她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知道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人们在唱、在跳、在笑，只记得，而且详细地记得梅西亚的爱情的表白的每一句话，像在回味一曲遥远的、婉转动人的、温柔而甜美的音乐。

由于频繁的跑动、力量的角逐、如此多相互的碰撞和感情的徒劳的激动，帕科、华金、埃德尔米拉、奥布杜娜和比西塔先后都被搞得精疲力尽，最后终于停止了跑跳和嬉闹。此刻，他们带着疲乏所引起的惆怅，一本正经地赏起月来了。月亮高挂在天际，宛如一盏明灯，照耀着云雾所组成的战场；那云层被撕成一片片，飘浮在清冷的夜空。

帕科唱了几段《心上人》① 和《梦游女》② 中的歌曲，他的男中音还过得去；华金唱了几首他自己称之为方登戈舞曲③ 的民间小调，他声音忧郁悲切，与他那双死盯着奥布杜娜的闪耀着欢乐光芒的眼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那天晚上，奥布杜娜决定给这位小伙子一点甜头，当然还远非最大的甜头；幸好，华金对这种二等奖赏也挺满足。

唐维克托在楼下正呆得不耐烦，听到楼上有人在唱《文雅的斯波尔托》④，便走了上来。他最近迷上了音乐，不仅自己喜欢哼几句歌剧，听比他唱得好的人唱歌也感到很快乐。如果是皓月当空，他更觉得是锦上添花，其乐无穷。

楼上的人们，大家挤在一起，呼吸着夜晚清新的空气，看着天上的明月驰过万里苍穹，将周围的云朵撕成无数碎片，一边引

① 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唐尼采蒂（1797—1848）的作品。

②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贝利尼（1801—1835）的著名作品。

③ 一种轻快的西班牙舞曲。

④ 唐尼采蒂歌剧《心上人》中的著名咏叹调。

吭高歌，或是齐唱，或是轮流唱；或是三三两两窃窃私语，暗诉衷肠，心里生怕冒犯了大自然的威严，仿佛它已经由于身心劳瘁而沉入了梦乡。

唐维克托比其他人更多愁善感。他走近梅西亚，同他单独交谈起来。他发现自己这位朋友今晚比往常更殷勤、更和蔼可亲，很快便对他敞开了心扉。

不久，大家都对月光、歌剧和方登戈舞曲感到了厌倦，而唐维克托却因为午饭吃得酒足饭饱，午后又睡了一个好觉，此时仍精神十足地对一直全神贯注、默不作声听他讲话的梅西亚倾吐肺腑。

“听我说，”老金塔纳尔说，“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尽管我很清楚自己绝非什么风流倜傥的唐璜式人物，但我在情场上却一直运气不错，凡是我大胆勾引的女人很少认为我的行为放肆。但是，我还是应该说出一切真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我生性温和懦弱，还是性情冷漠，或是什么其他原因？我大部分冒险都是半途而废。我缺乏毅力和坚持不懈的性格。”

“毅力和坚持性是不能缺少的。”

“这我知道，可就是做不到。我的热情就像野地里的鬼火，飘忽不定。我年轻的时候，遇到过十多个这样的女人，每一个都差一点就要到手了，可结果几乎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真正成了我的人的，这样的例子很多……”

沉浸在友谊之中的唐维克托，深信梅西亚在耐心地听他叙述，便把他同佩特拉调情的事告诉了他。他承认，对于佩特拉的挑逗和引诱他抗拒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有好几年，但终于有一次他丧失了理智，冒然采取了行动。可是结果同往常一样，又遭到了失败。本来，他对自己的得手满有把握，可是，当女方出于假正经的需要稍事推拒之时，他便变得心灰意冷，从自己的进攻中退却下来，而只满足于尝一点小小的甜头和对自己未能占有的美色的了解和

认识。

他没完没了地谈着，最后又提到了他在林中拣到的那只袜带。但他没说那曾是他妻子的袜带，因为他认为一个有见识的丈夫给妻子送袜带未免有失身份。他想听听关于今后如何对待佩特拉的问题，梅西亚有什么高见。

“我应该解雇她吧？”

“您要报复她？”

“不，先生，我并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尽管我承认，当我发现了她的这种不轨行为的证据的时候，开头是有点不高兴。”

“可是，您能肯定那袜带是佩特拉的吧？”

“嗯，是的，绝对不会错。”

金塔纳尔继续喋喋不休地说着，毫无结束之意。

安娜和唐维克托的卧室有一扇窗户正对着这两位朋友谈话的那段走廊。

庭长夫人突然推开窗户，对自己的丈夫喊道：

“喂，维克托，今晚不想睡觉啦？”

两位朋友同时回过头去。

金塔纳尔两眼发亮，两颊放光。对朋友的掏心沥胆使他显得青春焕发。

“几点啦，亲爱的？”

“已经很晚了。要知道，在乡下我们是要早睡的。侯爵夫妇已经睡了；侯爵夫人刚才还喊过埃德尔米拉来着，她要睡在夫人房里。”

“是妈妈的主意，莫明其妙！”帕科从走廊的一端走过来，没好气地说，“埃德尔米拉愿意同奥布杜娜作伴，这本是很自然的事，可现在我母亲非要她同她睡一个屋不可。真是莫明其妙！”

“我看奥布杜娜跟谁都睡不成。”比西塔从安娜隔壁房间走出来说。

"她怎么啦？"

"我看是醉了，原因很多，吵哇，闹哇，累呀，喝酒呀，等等，谁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总之，她现在正在床上哼哼唉唉地叫呢。她还说，谁也别睡她那儿，她要一个人睡……我去和她作伴，我把床支在她旁边。晚安！"

比西塔走近窗前，抓住庭长夫人的双肩，对她耳语了几句，又在她脸上响亮地亲了几下；接着又对垂头丧气、在回廊上转悠的华金·奥尔加斯做了个同情又带嘲弄的鬼脸，然后便跑回到自己的房间。

"快点，别说了，你看大家都回屋了，快进屋睡觉吧。"安娜催促着唐维克托。她满面笑容，穿着简单的睡衣，显得醒目而迷人。

"你们两个还不睡吗？"金塔纳尔问帕科和华金。

"我们？"帕科答道，"我们没有床，因为省长夫人害怕路上碰上雷雨，突然决定留下来在这儿过夜。"

"那？……"安娜笑盈盈地问。

"我们只好睡沙发啦！"

"噢，太可怜啦！那就晚安吧。"

"等一会儿，傻瓜。看这夜色多美，我们再聊一会儿吧！"

"本来我也不困，帕科说得对，我们再聊几分钟。"唐维克托说，他已走进屋内，换了便鞋，戴上了金缨睡帽。

"还要聊？不行，先生，睡觉！"

安娜不由自主地撒了句娇，说着就要关窗，那动作既妩媚动人，又带有挑战性。

梅西亚脸上的表情似在恳求她再宽限几分钟。

于是，他们便又像知己一样谈论起一天来发生的事情和大家一起玩乐的情景。借着月色，他们又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安娜和丈夫在屋内，帕科、华金和阿尔瓦罗在走廊上。

唐维克托好像登上了九重天，心里乐滋滋的。看到自己的妻子那么愉快、健谈，看着自己年轻的朋友在窗外陪伴着自己，他觉得自己也变得年轻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呢？在前任庭长高尚的心灵中没有一丝怀疑的影子。楼里一片寂静，大家都已入睡，只有在这回廊的一角，在那扇敞开的窗前，还可以听到低微的交谈声。他们断断续续地谈着，每个人都压低了嗓门，这使他们谈话的内容似乎显得更富有神秘亲切的色彩。安娜不时地躲闪着唐阿尔瓦罗的目光；梅西亚抽着烟，一只胳膊撑在窗台上，离安娜的手臂只有一两尺的距离。他们不时地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表达着彼此内心正在增长的爱意，这情景似乎此时已无人可以制止。

阿尔瓦罗偶尔向屋内瞟一眼，神情中不乏嫉妒与贪婪之意。有几次，安娜发现了他那一闪即逝的表情，但对他那轻浮的好奇非但没有介意，反则对这位多情的美男子产生了同情之心。

唐维克托丝毫没有想结束这场谈话的意思，而安娜则认为该是收场的时候了。

“好了吧？好了吧？该说晚安了，维克托，睡觉吧！”

她当着阿尔瓦罗和另两个年轻人的面关上了窗户。帕科和华金消失在回廊的黑暗之中；金塔纳尔已经走到卧室的另一头，身上只穿着衬衣，背对着窗户。唐阿尔瓦罗站在窗外没有动，他注视着庭长夫人在关上玻璃窗之后，又在慢慢地关百叶窗。安娜站在两个男人之间，隔着窗缝，严肃而温情地凝视着阿尔瓦罗……当窗户关得只剩下一条缝时，她又笑眯眯地、调皮地看了他一眼，同时将百叶窗拉开一点，使梅西亚可以再看一次她整个的面庞。

“晚安！再见！祝您睡个好觉。”安娜终于关上了百叶窗，上了插销。

整个七月，比维罗一带还庆贺了许多类似圣彼得日那样的宗教节日。侯爵夫妇和他们的朋友们几乎每次活动都要参加。金塔

纳尔夫妇则在庄园别墅里负责接待从贝图斯塔来的各位客人。这些来人有时徒步，有时乘车到附近走走，浏览风景如画的村庄，听听当地单调但总是悦耳、甜美和略带忧伤的民歌；傍晚，他们嘴里吃着榛子，唱着歌，与农夫和喜欢嬉闹的村姑一道，载歌载舞地回到庄园。这种地主和佃户浑然一体的情景使唐维克托十分感动，他说："看，只要能实现平等、博爱，生活就会变得无限美好，更富有诗意。"

这类出游，梅西亚和帕科每次必然参加；此外，每隔三四天就来看望庭长夫人一次。有时安娜和金塔纳尔也在午饭后四点钟左右，散步到圣蒂亚内斯公路口去等候他们的朋友。孤独越来越使唐维克托难以忍受，因此他对这类拜访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安娜每当看到梅西亚和帕科那两匹高头白马的影子出现在远处那狭长如带的公路尽头之时，她就感到一种孩子般的快乐，油然生起一股既渴望又紧张的心情，而且，随着那人和马的距离越近，轮廓越清晰，她的心情也越紧张。

比西塔和帕科都不敢对唐阿尔瓦罗公开提及他的爱情冒险。他们由他自己去干。不过，从那位花花公子得意的神情中，他们已经看出他已经胜利在望，就要得手。他们意识到，谨慎，或者说是廉耻之心，要求他们对此保持绝对的沉默。唐阿尔瓦罗一方面感激两位同伙的"默契"和"理解"，同时自己也不露声色，满足于沉着冷静的稳扎稳打。

到了七月底，大家开始各奔东西。有钱的和没钱的都先后离开省城到凉爽的海边避暑去了。

唐维克托也兴奋得忘乎所以，带着妻子和佩特拉离开了比维罗，来到省内最好的港口科斯塔。那是个比贝图斯塔更富饶繁华的小镇，是个沿海贸易中心，人们穿着十分入时。往年，金塔纳尔总在帕洛马雷斯度过八月，比西塔、奥布杜娜也是如此，侯爵一家和梅西亚有时也去那里。

“有两年我没有到外地消夏了！”金塔纳尔兴奋得像个孩子似地说道。

庭长夫人愿意去科斯塔而不愿去帕洛马雷斯，因为讲经师曾恳求她不要去海边浴场，并说如果医生坚持要她去，她至少不要去帕洛马雷斯。安娜不想违背自己忏悔神父的这一要求，便做了妥协。

“我们要去科斯塔。”她在回答唐费尔米恩的信中这样说。讲经师对整个西班牙北部的海滨浴场，尤其对帕洛马雷斯浴场的道德风气印象极坏。凡是去过那个海边小城的人，回来忏悔时良心里都装满了罪过。这些罪过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他几乎会感到幸灾乐祸；但要是出在安娜身上，他可一点也笑不出来。

唐费尔米恩很清楚，他对庭长夫人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减小，安娜的信念正在淡化，而怀疑却在增长。一想到就要失去庭长夫人，他就感到恐惧，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挫伤，不由得醋劲大发。所以他对这一切只好故作镇静，佯装不见，以“容忍为支柱，忍耐为基础”，来支撑他摇摇欲坠的精神权威。他把愤怒都发泄到了主教和牧师团的僚属身上。他在教会里的权势越来越大，他的专制也越来越残酷。唐阿尔瓦罗在安娜心中所拥有的优势正在使教区的牧师和福哈如此推崇备至的教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安娜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方式；她不想重新回到过去的老路。然而，她又担心一旦同讲经师断绝一切关系，她的同情心、内疚感和恐惧会再次出现来折磨她，使她重新病倒。

“我了解自己，”她心里想，“我知道我毕竟对他还有些感情。如果我把他的友谊一旦抛却，一个难以忍受的声音就会永远在我耳边鸣响，为他叫屈，所以最好是维持现状。既然他对现在的变化佯装不知，视而不见，也不像开初那样牢骚满腹，一片怨愤之情，而是将自己的情感埋藏在心间，那就这样下去好了。我需要安宁、平静，不想再进行任何思想斗争。”

唐阿尔瓦罗用他向安娜表白爱情时所使用的那种亲密口吻也向她暗示说，过份激怒唐费尔米恩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因为他觉得那个教士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报复。对这个问题，尽管阿尔瓦罗没敢讲得十分明确，但安娜懂得她的这位新朋友、“新哥哥”的意思，并赞成他的谨慎从事。

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主教大人只敢含沙射影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要是在以前，他完全可以不加任何解释地下一道命令了事。

安娜去了科斯塔。为了掩人耳目，梅西亚先去帕洛马雷斯呆了五天，然后又到了圣塞瓦斯蒂安，直至八月十五圣母升天节那天，才从毕尔巴鄂乘船春风满面地来到科斯塔。

唐阿尔瓦罗一向很喜欢在旅馆住了十天半月。他这次住的是科斯塔城中一家最豪华、最热闹的旅店，位置紧靠着码头。梅西亚应他的朋友前任庭长的邀请，也住进了那里。

二十天后，三个人一同回到了贝图斯塔。贝尼特斯医生向安娜表示祝贺，说她的身体显著好转。她的健康现在确实有了保证。多好的脸色！多丰满的体形！多结实的身体啊！

唐维克托得意洋洋，神气十足。“啊，大海，无与伦比的海洋！还有那旅馆包饭，公共浴池，海滨林荫大道，露天音乐会，歌剧和马戏！”金塔纳尔生活得多么幸福，多么愉快啊！他的妻子就是一颗明珠，一朵全省的名花！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但现在她是属于他的，完全属于他的。而且，她的心境已焕然一新，变得那么愉快，那么活泼，真是上帝保佑！

“那么，我呢？看看我怎么样，贝尼特斯先生？”

“好极了！也很棒！都变成小伙子了！”

“确实如此！”

“还有这只老乌龟，这只快老掉牙的乌龟，他看起来如何？”金塔纳尔在梅西亚的背上拍了几下，说，“一定像个小孩了，哈

哈！”

唐维克托接着把脸转向弗里利特。他也在场，面容消瘦，神情忧郁。金塔纳尔补充说：

“您却跑到老街去了。您可以大吹大擂您那养生之道和您那百年老树了。不过，您可活不到一百岁，糟老头子！”

为了使弗里利特不致过份嫉妒梅西亚，金塔纳尔拥抱了他，也在他肩上拍了几下。金塔纳尔是一个幸福的人，他也希望他的一切亲人，他的妻子、佣人和朋友，甚至熟人和全世界的每个人也都幸福、愉快。

如果梅西亚开玩笑似地问他：

“肯卑斯怎么样？肯卑斯对这一切有什么高见？”

他会这样回答：

“什么肯卑斯！让他滚蛋吧！我要在家里干点事情了，我要把院子和走廊粉刷一新，裱糊饭厅，刷新一下房屋的外观。你们可以看到那些白墙刷洗之后会变得多么漂亮。我不喜欢灰暗，不喜欢黑色，不喜欢忧郁。”

梅西亚已经说服庭长夫人，最好把唐维克托看成一位父亲；她自己实际上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尽管如此，她必须为他谨守贞节。虽然她同梅西亚之间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双方也暗地里表明了倾心之意，但她至今可以说，唐阿尔瓦罗的嘴唇还未能碰过他肯定渴望接触的那块皮肤。

梅西亚并不急于求成。“她不像别的已婚女人。征服她必须像征服一个处女一样。实际上，他是她的第一个情人，粗野的进攻会吓着她，会打破她的各种幻想。退一步说，目前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这种极为甜美的亲密关系也使他感到青春焕发。在这种关系中，不仅是他自己的舌头，而且双方还可以通过眉目传情、会心的微笑，以及各种不露声色但并非粗鲁和有失尊严的方

式，表达各自的爱慕之情。

“而且，在夏天，他总觉得精力有点虚弱不济。”怀着那种天生的和受到实用唯物主义影响而得来的轻薄念头，他在算计着，也许到了冬天，他的身体会健壮得像一头公牛，而安娜那时也会变得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温顺、驯服。“而且，如果他现在就做出任何粗暴的举动，也许会使他全功尽弃，至少会推迟他实现征服的时间，再费一番周折，那样还不如暂时保持现状，更叫人感到有滋有味一些。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反正等不了多久了。”

同时，生活是令人愉快的。这位正值壮年的唐璜，正如他自己所说，était déjà sur le retour①，感到安娜的青春和充满幻想的炽烈的激情正在改变着他。唐阿尔瓦罗不记得他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如此狂热地追求过任何女人，或这样愉快地享受过柏拉图式的爱情——这是他对一切未最终完成的爱情的称呼。

庭长夫人在沉沦、堕落，但她感到幸福。她的内心可以感到这种沉沦的晕眩和迷惘。如果某天清晨她醒来之后所想到的不是愉快的实情．而是痛苦忧伤，或是含有几丝恼怒的疚愧。这种心情很快便会被一种新的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所治愈。这种新的理论是她为了满足自己无法抗拒的欲望最近无意中创造出来的，为的是把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推入到一种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境界。

安娜生性喜欢思考，但她现在却很少有时间去沉思默想。她的全部生活就是消遣、郊游、愉快的饮宴、看戏和散步。贝加拉纳和金塔纳尔两家人已经建立起一种共同的生活，参与这种生活的还有奥布杜娜、比西塔、阿尔瓦罗、华金和其他几位亲密朋友。

他们常去比维罗庄园，在树林中，回廊上、花园内、河岸边

---

① 法语：（精力）已经在恢复。

奔跑嬉闹。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是那个阴谋中的同案犯。奥布杜娜和比西塔崇拜庭长夫人，甘愿作她那些异想天开的念头的奴仆。她们吻得她透不过气来，并发誓诅咒地说，她们看到安娜那么随和大方，那么宽厚仁慈，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但她们对她从没有一个调皮的暗示、不慎的问话和不恰当的玩笑；谁也不谈只有金塔纳尔还蒙在鼓内的那个危险。有不少次，比维罗又下起了像圣彼得日那天一样的暴雨，这伙人便留在庄园里过夜。这样，安娜就有了许多同阿尔瓦罗接触的机会。无论在马车上、包厢里、舞会中，还是在树林间，他们俩总是紧紧地挨在一起。对这种接触，她既不去寻求，一旦来临，她也无须回避。

十一月，在圣马丁小阳春少有的好天气中的一天，他们对比维罗庄园作了一年中的最后一次拜访。

欢乐是热烈的，也是紧张的。里帕米兰也是这次拜访中的一员；尽管他的年龄也并不算老，可他仍然称呼其余的人为“孩子们”。对他们这些人来说，贝加拉纳庄园是一个乐园，给他们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生活中的许多个春秋。现在他来这儿作一年中最后一次告别访问，难免有些依依不舍，惆怅满怀。他们想在这自由的乡下，在那神秘、亲切和欢乐的林中，再最后吸吮一次那种疯欢的甘露。比西塔从来没像这次那样柔顺听话；奥布杜娜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让华金一味地胡闹；埃德尔米拉和帕科在经历了一周的对立之后现在也言归于好，就连那两位上了年纪的人也放声歌唱、跳起了小步舞，甚至在林中奔跑起来，唐维克托竟然忘乎所以，想一步跳过狭窄的河沟，不幸落入了水中。

早上出发时，阿尔瓦罗扶安娜登上马车，二人一路上一直挨在一起，那接触的感觉使他们的皮肤和血液产生了一种新鲜的冲动。头天晚上，阿尔瓦罗曾对安娜说他想去死，说他一无所求，只求一死。在从贝图斯塔去比维罗的途中，安娜只对阿尔瓦罗悄

悄说了下面一句话："今天是最后一天。"

一吃过午饭，每一个喜爱比维罗庄园的人心里都在担忧地想着：这个下午转眼即逝。华金和奥布杜娜知道天涯处处是故乡，"可是哪儿能比得上比维罗啊"！埃德尔米拉和帕科也在为很快就要离开乡间别墅这个藏身之所而唉声叹息。在最后一次疯狂的爆发之前，在树林中最后的奔跑之前，和最后一次的玩耍嬉戏之前，有一个惆怅的时刻，一个交织着疲惫和忧伤的时刻。这将是最后一个下午，一个短暂的下午。比西塔坐在钢琴前，弹了一首《萨拉西娅》中的波尔卡舞曲。《萨拉西娅》是一出大型的神话芭蕾舞剧，目前正在贝图斯塔上演。萨拉西娅是大海的女儿，在酒神节那天，把众姐妹带出海来，但不知为什么把许多女酒鬼也带了出来，于是她们便在海滩边跳起了可怕的鬼舞。安娜一想到那场波尔卡舞，不禁有点毛骨悚然。"那些女酒鬼！亚细亚，龙头杖，还有酒神巴克斯的虎皮。"安娜对这类神话传说有一些了解，不久就不再去看那破烂不堪的舞台布景和那些舞技及身段都十分平庸的芭蕾演员，而把她的思路从贝图斯塔转到了东方。通过她那一知半解的知识和想象，她仿佛看见了那神秘的树林，和那些疯狂的女酒鬼在林中奔跑的情景，她们在刺耳的音乐的伴奏下，在露天里不停地狂饮乱跳。那些女酒鬼，大自然的狂徒，为她们那原始粗野的生活游戏所陶醉，沉浸在一种无休无止和毫无节制和顾忌的狂欢之中，在旷野中奔跑着。她们跳过峡谷，跌入快乐而陌生的陷阱和危险四伏的深渊，突然又钻进茂密而可怖的树丛和枝叶之间。比西塔笨手笨脚地弹奏着《萨拉西娅》中这首波尔卡舞曲(好在乐曲本身比较优美)，庭长夫人听着这音乐，听任她在书中读到的、梦中见过的和感情冲动时出现的那些幽灵幻影在自己的脑海里狂奔乱舞。

突然，安娜想看看花瓶上刻绘的一幅画。那画的题跋是《最后一朵花》。秋天，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美妇人在花园里闻嗅着一

朵花并把脸贴在上面，那是花园中最后一朵花。那妇人的神情似乎处在狂喜之中。

“喂，快来呀！大家上山啦！”奥布杜娜在楼下花园中喊道，“大家快上山去向树林告别啦！”

比西塔用力敲着琴键，迅速结束了她的波尔卡舞曲，然后砰地一声关上了琴盖。

“上山啦！到林中去啦！”楼上楼下顿时一片叫喊声。

他们穿过花园的便门，去向那些老橡树、圣栎树、相思树以及黑莓、欧洲蕨和秋天的青草辞行。

晚上，这伙人回到贝图斯塔之后，又接着举行了一个向好天气告别的晚会，因为冬天和雨季很快就要来临。这些先生太太小姐们经过了一天的跑跳唱闹，不觉胃口大开，加之午饭吃得很早，很多人只吃了些点心，喝了点葡萄酒，不到十二点肚子都咕咕地叫了起来。于是他们决定再吃一顿临时晚餐。由于夜晚温暖晴朗，犹如九月初的天气，晚餐就摆在刚刚落成的暖室里。那暖室又高大又舒适，是按照巴黎的样式建造的。唐阿尔瓦罗在这方面很在行，他说那暖室很像玛蒂尔德公主① 的暖房，只是规模小些。奥布杜娜对这一说法非常钦佩，并且引以为荣：她的旧情人居然可以谈论玛蒂尔德公主的Serre②！

于是，他们在暖房里用了晚餐。

人们回到贝图斯塔之后，已经在侯爵府上的黄色沙龙中跳过了舞。大厅中有一扇阳台窗户大开着，一阵风穿堂而过，将烛台上的鲸油大蜡烛都吹灭了；在此之前，佣人们只熄灭了玻璃罩内的蜡烛。屋内的椅子横东竖西地放着，地毯上有两三本书，一些纸片，从比维罗弄来的泥土、花瓣和一株形同锦缎的秋海棠花茎：大厅仿佛也感到疲倦了。侯爵夫人的高雅动人的彩印画的人

① 拿破仑一世的侄女（1820—1904），据说她拥有一个漂亮的花园。
② 法语：花房、暖室。

物在生硬而做作地笑着；那儿的一切都显露着淫邪的意味，家具杂乱无章，乱七八糟地摆在那里，仿佛都要起而反叛，要对聋子讲出它们所知道的、沉默了多年的往事。宽大的黄色沙发比较稳重，似乎比其他家具更有见识，它在那儿一言不发，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一阵风吹灭了照耀着凄凉房间的最后一盏灯。大教堂的钟声敲了十二下。大厅的门开了，两个黑影走了进去，脚步声很快被地毯吸收了。室内仅有从外面射进来的一点光亮，那是新月和对面街灯的光。路灯是新选出的市政府向侯爵献媚的产物。门打开时，可以听到远处厨房中佣人们的声响，那是他们的笑声和轻轻的吉它弹奏声。琴声很小，可能是出于对男女主人的某种尊重。这些声音同果园中和暖房中传来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仿佛是从遥远的、喧嚣的市郊传来的微弱的低语。

那两个黑影是梅西亚和金塔纳尔。金塔纳尔已陶醉在自己的隐秘之中，正在向自己的密友继续讲述着自己青年时期在唐戈迪诺庄园所经历的那些爱情奇遇。

唐阿尔瓦罗坐在沙发上，一边打盹儿，一边想入非非。他并没有去听唐维克托的讲述，而在倾听自己心中那炽烈而粗野的欲火呼唤："今天，今天现在，这里，就在这里！"

而我们的前任庭长认为，大厅内的黑暗、街灯和新月微弱的亮光正适合他讲述自己的风流韵事。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不时地对自己的怯弱议论一番：

"我真是运气不佳！您一定认为我最后把她弄到了手。没有，先生，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像往次一样，我的恒心、决心和热情背叛了我……到手的东西又飞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搞的，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一到关键时刻，我的勇气，或者说我的欲望，就不翼而飞了。"

有一次，唐维克托又谈到他那怯懦的老生常谈，梅西亚碰巧

正在倾听着。他听到金塔纳尔说起“到手的东西又飞了”和“缺乏勇气”一类的话语，便暗下狠心，甚至是怀着愤怒的心情，产生了如下的想法：

“这个白痴在说什么？分明是在羞辱我！既然他愿意送货上门，他一定会得到满足的。就在今天晚上！如果可能，就在这儿！”

不久，唐维克托大概也说够了，两位朋友便重新回到了餐桌旁边。那里充满了和谐的友爱气氛，人们正在进行着饱餐后的愉快的消化活动。安娜不在那里。

唐尔瓦罗又悄悄溜了出去，至少没有任何人意识到他已经离去。他再次走进大厅。厨房里仍有人在谈笑；其他地方则是一片寂静。他回到沙龙，里面也没有任何人。“这不可能！”他走进候爵夫人的小客厅，黑暗中他看不出有谁在那里；除了椅子，一无所见，椅子上没有一个人影。“不可能！”凭着对第六感官的信念，他唯一的信念，唐尔瓦罗继续在黑暗中搜寻着，他来到阳台的窗前，窗门半开着。

“安娜！”

第二十九章

“圣诞节您一定要来同我们一道吃火鸡啊。我从里昂订购了一只，里面塞了核桃仁的，味道一定不错。另外，我还从家乡弄来了好酒，正宗的瓦尔迪侬酒①，您可以尝尝。”

圣诞节那天，梅西亚按约来到奥索雷斯府上同金塔纳尔夫妇共进了午餐。饭厅周围而今贴上了金蓝两色的方格糊墙纸；那丘里格拉② 风格的大壁炉依然保持着原样，上面摆满了胸部丰满、姿态优美的美人鱼石膏像。唐维克托喜欢把房屋的上楣、漩涡顶、窗扉、叶板和其他叶饰漆成淡灰色，他说那种颜色庄重。

饭后进甜食时，金塔纳尔忽然变得心事重重；他不时偷眼看看正在进进出出侍候用餐的佩特拉。喝完咖啡，唐阿尔瓦罗发现自己的朋友有些心不耐烦。自夏天他们同住海滨旅馆之后，唐维克托就养成了邀唐阿尔瓦罗同桌共餐的习惯。他觉得唐阿尔瓦罗在餐桌上更健谈、更讨人喜欢，因此常常请他一起吃午饭。以往，唐维克托随便聊上一会儿就离开饭桌，去花园里转一圈，再回房穿件衣服，一路还哼着小曲儿，把安娜和自己的朋友单独摆在一起达半小时之久。然而今天，他却一直坐着没动。安娜和唐阿尔瓦罗相互看了一眼，似在彼此询问这种异常情况的原因何在。

安娜俯身拣起落在地上的餐巾，就在这当儿，唐维克托向梅西亚做了个手势，示意说：“她在这儿碍事；如果她走开，咱们就好谈了。”

梅西亚耸了耸肩。

---

① 一种著名的法国葡萄酒。

② 西班牙著名建筑师(1654—1725)，他的家族开创了西班牙晚期巴罗克建筑风格。西班牙不少著名古代建筑都是该家族成员设计的。

安娜抬起头，满面微笑地对着唐阿尔瓦罗。梅西亚趁金塔纳尔没注意，朝门口努了努嘴。

安娜借故离开了餐桌。

“谢天谢地！”她丈夫深深松了口气，说，“我真担心她会一直呆在这儿不走。”

他没想到，过去离席而去的总是他自己。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

“您说吧。”唐阿尔瓦罗声音平静。他嘴里抽着哈瓦那雪茄，烟雾遮住了脸面；关键时刻施放烟幕一直是他的惯伎。

“这家伙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他怀着一种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似是而非的焦虑这样想着。

唐维克托把椅子朝唐阿尔瓦罗身边凑了凑，好像有什么机密大事要说。

“目前，”他说，“我诸事如意。我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呆在家里感到很幸福；我不再担心教会里无孔不入的侵袭和有害的影响……可是，我觉得佩特拉这姑娘老在给我找麻烦。”

梅西亚做了一个吃惊的表情。

“您说什么？您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犯了，也可以说没犯。我的意思是说，曾经有过一些小交锋，后来作了解释，双方休战，答应尊重……可那个骚妮子就是不想叫别人尊重她……简单地说吧，她见我在家里清静无事，保持着自己的床铺清清白白，不受玷辱，也就是说，享受了一些短暂的快乐，就一肚子不高兴。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她装腔作势，大吵大闹，说什么要维护自己的名声。其实，这屋里有谁败坏了她的名声！她不高兴，是因为我的冷淡。”

“她要干什么？说说看。”

“是这样，唐阿尔瓦罗，不管天底下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愿意让我的安娜不高兴。她现在是一位模范妻子，她一向不错的，

尽管过去有些怪脾气，这您知道的……”

“是的，是的，请言归正传。”

“现在，可怜的阿尼塔同我的兴趣完全一致了。我说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她再也没有过去的那种感情冲动，不再过份地追求那种不现实的田园诗般的乐趣，不再一心想着户外活动和自己的身体健康，总之，不再过份考虑养生之道。什么事走过了头都是不对的，贝尼特斯对我说过，只要安娜不过份担忧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再回想过去那种过份狂热的宗教虔诚，她就会彻底痊愈。那种宗教狂热是最害人的。”

“不过，您刚才说……”

“是的，我刚才说到，安娜现在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生活很平静，这是她健康的保证，也是我们长期所盼望的。她的神经紧张的毛病已经好了，我们不再为此担惊受怕；她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想成为圣徒的胡思乱想了，家里也清除了那些有关教会的东西。总之，她现在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我可无论如何也不想失去现在这种平静的生活。可是，佩特拉想破坏我们这种生活。”

“可她到底想干什么呢？”

“破坏这个家庭的宁静。实话对您说吧，她想利用我的不忠作为控制我们的把柄。那个伪善的小娼妓，只要她胡说八道地流露出点什么，对安娜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您明白这一点吗？”

“可是，先生，到底出了什么事呢？请您快点说清楚！”梅西亚有些不耐烦了，大声叫道。他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一点他的朋友是想象不到的。

“小声点，唐阿尔瓦罗，小声点！出了什么事？事不少呢！佩特拉知道我会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避免使我的妻子受到惊吓或刺激，因为我担心她一旦神经再受刺激，就会旧病复发，我们就会全功尽弃。我那点不忠的行为一旦暴露，她就会重新陷入过去的

忧虑之中，再次去沉思默想地祈祷，悲观厌世，在宗教中去寻求安慰，讲经师就会马上卷土重来。那怎么能行呢！所以必须想办法瞒住安娜，不让她知道我由于一时的感官冲动，昏了头，曾经向唐萨图尔尼诺称之为娼妓的那种女人求过欢。”

“可是，安娜怎么会知道呢？她毕竟难以知道这件事的。”

“不，她会知道的。而且，她只要知道一点，就可能把她置于死地，我了解她。如果佩特拉露一点风声，我的妻子就会胡思乱想的，甚至把没影的事都想得出来。”

“那佩特拉的态度如何？她说过什么吗？她是不是威胁过您……”

“问题就在这里。她出言不逊，傲慢无礼，她不干活，还不准说，居然妄想同主人平起平坐……”

“妄想……”

“那个无耻的女人如此傲慢无礼，如此盛气凌人，您以为她是朝着谁来的？是朝我吗？那倒是情有可原。可她不是朝我，而是朝着安娜来的！您说怪不怪！”

唐阿尔瓦罗的脸面笼罩在烟雾之中。只听他在烟雾缭绕中回答说：

“这很好理解……她想要挟您。也可能出于嫉妒。”

“我也是那样想，‘你想让一个女人当你的姘妇，就难免自己的老婆受辱，否则我就把事情全兜出来。’那个狡猾的小娼妇就是这样的心思。现在，您说，我该怎么办？您给出个主意，怎么解决才好？难道就这样忍下去？简直是太猖狂了！真是岂有此理！而且，安娜的忍耐也是有限的；她能忍到今天，恐怕是因为她身上还保留着一些过去作圣徒时宽容……但如果她最后忍不住了，起了疑心，那我可就完了！”

“别发愁，老兄，安静点。”

“阿尔瓦罗，怎么办？怎么办啊！”

“很简单。”

“简单！？”

“是的，把佩特拉赶走！”

唐维克托坐在椅子上一怔。

“那太棘手了，比解开戈第亚斯结① 还难！”

“只有这个办法，把她赶走。”

唐维克托说明了这个办法的困难和危险；但唐阿尔瓦罗答应帮助他排忧解难。“他知道如何对付这种女人。恰好，他多年来一直居住的那家旅馆需要一个使女。这对佩特拉来说是个求之不得的好工作，她一定乐意。梅西亚答应亲自替她去说。万一她不去(这种情况也难预料)，他会想办法逼她就范。”于是，唐维克托将此事托付给了这位朋友去办，自己放心大胆地去了俱乐部。

“那这事就拜托您啦，怎么样？”

“没问题，伙计，包您满意。”

唐维克托刚一关上楼梯顶上的门，安娜便惶恐不安地进了餐厅。她正要说话，佩特拉又走进来收拾咖啡用具。安娜连忙装做阅读《圣旗报》的样子。等到侍女出去后，安娜才说：

“什么事，阿尔瓦罗？”

“是这样，亲爱的，您现在可没有理由晚上不准我来这儿了。”

“我不懂您的意思。”

“佩特拉要走了，没人再盯我的梢了。”

“什么？佩特拉要走？”

“不错。他委托我把她辞掉，说她傲慢无礼，对您不尊重。”

“天哪！他看出来啦……？”

“是的，但不用害怕，我的小傻瓜……他把问题想偏了，对我

---

① 希腊神话传说，古代弗吕加国王设此结，解开此结者可为亚细亚王，后为亚历山大大帝解开。

们没妨碍。”

梅西亚把刚才的事对安娜讲了一遍。事实上，他不仅把一切都告诉了庭长夫人，而且还添油加醋地增加了很多内容。这样，在唐阿尔瓦罗的烂舌头底下，不幸的唐维克托的未遂的鸳梦在他妻子的耳朵中便成了货真价实的通奸罪。但是安娜并不认为这就是佩特拉傲慢无理的原因，她担心佩特拉已经发现了她与阿尔瓦罗的奸情，觉得佩特拉那趾高气扬的态度、那挑战性的目光和笑容是对自己的威胁，暗示要向唐维克托揭露出全部的秘密。

“看得出并不是您担心的那件事，您太多虑了。很可能那个可怜的女孩子根本就没怀疑什么；她的无礼举动无非是要威胁男主人。”

安娜的脸涨得通红。一切都使她感到厌恶。“那个使她为之牺牲了青春年华的丈夫，不仅脾气古怪、冷漠浅薄，而且夜里还在走廊上追逐女仆，闯进她们房里，看她们的袜带！真叫人恶心！她并不是嫉妒，她怎么会嫉妒呢？是厌恶，是想到自己竟为这样一个男人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而感到的悔恨。是的，为这样的男人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青春。

“阿尔瓦罗背叛了金塔纳尔。他向她揭露了金塔纳尔的肮脏行为，还用老头儿的荒唐可恶的苟且事来羞辱她。不管自己的丈夫多么不对，阿尔瓦罗这样做都是不对的。”可是，既然她决心要替她的梅西亚、她的主宰、她决定今后以身心相许的人洗刷罪责，便又很快地原谅了他，觉得他那样做完全是出自爱情，是为了把她安娜的思想从那个把她的青春年华变成了悲愁和痛苦的荒漠的老头儿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那些无谓的顾虑和成规中解脱出来。

“看到阿尔瓦罗居然介入了辞退女仆的这类家务琐事之中，安娜心中也不高兴；她更不愿意看到他对这类事情竟然如此在行。一切都是这样地庸俗无聊，让人厌恶！可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阿尔瓦罗这样做，都是为了她，为了使她能安宁地享受到他

作出多年牺牲才换来的幸福。”

安娜极力要把自己喜欢分析的坏习惯（她自己称之为通向疯狂的道路）在梅西亚身上所发现的上述种种缺点都变化成纯洁美丽的闪闪发光的明星。在过去，她一想到要失去耶稣，就害怕得浑身发抖；现在，她一想到要失去阿尔瓦罗，就感到胆战心惊。

安娜被征服之后——不是在被征服的当天，而且在被征服以后很久——用温柔热情的声音在自己的征服者耳边大胆而悄悄地说出的第一句情话，就是恳求他发誓永不变心。

“阿尔瓦罗，您要发誓永远爱我。否则我们的爱就是一种耻辱，一种卑鄙无耻的犯罪。”

梅西亚发了誓，而且天天把誓言挂在嘴边，说他的爱是永恒的，他永不变心。

经过了这一切之后，安娜感到孤独比她过去想象的地狱还要可怕。

有了爱情，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生活，她除了爱情什么也不去想。没有爱情，那些黑色的幽灵鬼怪就会重新出现；有时，她觉得那些黑影就在她的脑海的深处躁动，就像在空旷寂寥，茫茫无际的可怕的黑夜那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的一层阴影。安娜意识到，失去爱情，失去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的那种强大的、压倒一切的激情，她立刻就会发疯。

“是的，阿尔瓦罗，您要离开我，我一定会疯的。不和您在一起，或者不想您，我担心自己会失去理智。同您在一起时，我只想着爱。”

现在，安娜躺在情人的怀中，姿意地享受着爱情，毫无羞怯地说出这些话来。开初，她的确有点缩手缩脚，羞于情面，对此，梅西亚曾感到十分恼火；但是现在她这种羞怯感已完全消失，再没有半点扭捏做作的痕迹。她全身心地投入爱情，以全部炽热的、激荡的春心享受着爱情；梅西亚私下把这种爱的激情粗俗地

称为“长期积聚的饥渴”。

在第一个月中，梅西亚对安娜的表现感到惊异。开始他骂她胆小、无知、拘谨。这位俱乐部主任认为，这种表现对一个已婚的三十岁的女人来说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但很快，他便发现自己的情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甚至有些过头，以至使他对这种男女欢情的“另一面”产生了担忧。他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过，满足过。他不是想满足自己业已受到年龄打击的自尊心吗？好吧，现在就有安娜这位贝图斯塔的绝色美人供他受用；她爱他，崇拜他，拜倒在他的容貌、他的肉体、他的力量和他的魅力的脚下。每当他想同她聊聊的时候，她常常用手捂住他的嘴，怀着销魂荡魄的爱意对他说：“不要说话。”梅西亚对此心领神会；他也承认，最好保持沉默，静静地领受安娜对自己男性的健美的爱抚。他不是想满足自己贪婪的肉欲、享受那美妙的感官刺激吗？好吧。安娜的无知、她那强劲的激情和冲动，她过去的干涸的生活，以及她多愁善感的性格和绝世的美貌，为他提供了所有这些美妙的欢乐。他感到精疲力竭，力不从心，但他仍然是一个能征惯战的英雄，可以为了享受那人间美色而英勇献身，即便为情而死，也在所不辞。然而，梅西亚尽管如此忘情地享受着人间春色，他仍然感到心情不安。

“您看起来脸色不大好哇！”索摩查对他说。

“当心身体啊！”比西塔也这样说。

在向庭长夫人贞节的城堡发起决定性进攻之前，梅西亚曾进行过认真的准备。他过了几个月有规律的生活，进行体育锻炼，谨戒枕席之事，身体恢复得不错，脸上露出了青春的气色。但现在，他自己也发现脸上的红润消失了。

是的，他常常感到自己的身体内部在吱嘎作响，好像有蛀虫在咬噬他的肌体。他所担心的还不是疾病和衰老；在情场上他是一名英勇善战的勇士，一个宁做花下鬼的纵欲英雄。他知道在情场

上应当如何死去。他的担忧另有其因。死不足惜，可是在安娜面前有气无力地、不可挽回地丢人现眼，败下阵来，实在太可怕了；不仅会让人耻笑，而且会名声扫地。是啊，如果他变得衰老无力，他就会背弃自己的誓约。想起过去的生活，他感到不寒而栗。过去，他由于纵欲过度，曾有过力不从心的时候，使他不得不采取一些难堪的应付措施。事后，当他的体力恢复了，整个事情结束了，不再需要那些滑稽可笑的伎俩之时，他便把这一切作为笑料在深夜俱乐部的聚会中讲给帕科、华金和其他夜猫子们听，逗得他们一片狂笑。不过，事实上，他那些应付伎俩不过像一些贫鬼硬要打肿脸充胖子，一样令人感到厌恶。这种在性爱中假装年轻力壮、忠贞不渝的事使唐阿尔瓦罗想起了克维多·比列加斯① 在《吝啬鬼》中所描写的那种讲假排场的穷光蛋们的伎俩。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在大肆挥霍自己的精力之后，成为情场上的"吝啬鬼"。可是现在他不可能再耍那些老把戏。"不，他宁可逃跑，或者一枪了结自己。安娜，可怜的安娜，她有权享受那永恒的和永不枯竭的青春。"这些消极的想法和对年龄的忧虑很少影响唐阿尔瓦罗，他依然随心所欲地尽情享受着他一生中视为最大光荣的这一爱情艳遇。他认为，世界上除了他这位贝图斯塔的俱乐部主任之外，没有任何人比他的安娜更能招人爱怜；何况，她现在又变得如此温顺、如此痴情。即使在他们之间相见无缘的那些日子里，他也是这样希冀的啊！唐阿尔瓦罗不承认有一段时间他曾对征服庭长夫人丧失了信心。现在他不是完全征服了她吗！

这一点比他为了把他们的情巢移到奥索雷斯府上而大费口舌的时候变得更加清楚了。当时，安娜反对那样做，她哭着恳求他说："说，不，不能那样，阿尔瓦罗，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不要

① 西班牙"黄金世纪"时期的诗人我著名讽刺作家(1580—1645)；《吝啬鬼》是他的一部传世的流浪汉小说，也译作《流浪汉的榜样，无赖们的借鉴，骗子唐巴勃罗斯的生平》！

那样做！”很多天内，她一直抗拒着情人的请求和抱怨。阿尔瓦罗埋怨说，他们的幽会太少，而且每次时间很仓促，不能尽兴地享受舒服的情爱。他们通常都是在贝加拉纳侯爵府见面，只能偷偷摸摸地匆忙亲热一番。只有找到一个安全保险、少受干扰的地方，他们才能轻松愉快地尽情享受那美妙的情欲。阿尔瓦罗答应去找一个幽会的地方，但安娜不同意去那儿。阿尔瓦罗自己也承认，在贝图斯塔这个落后的小城里，很难找到一个安全可靠的爱巢，而且，即使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安娜最终也会产生厌恶情绪。她太富于想象，这种厌恶情绪可能导致她对私通本身的厌恶。他们没有选择，只好把奥索雷斯府作为避身之所；那地方最保险，最安静，也最舒适。尽管阿尔瓦罗可以理解安娜的担心，但他决心消除她的顾虑，而且他成功了。如果说纯属道德方面的障碍，或者如阿尔瓦罗所粗鄙地称之为宗教虔诚方面的担忧，可以借助情欲的力量加以克服的话，那么幽会条件的不便、由于担惊受怕所引起的戒备心理则成了较难排除的困难。唐阿尔瓦罗认为，他必须把仆人中的一个，最好是把那个贴身侍女控制在手，方能解决这些困难。可是，他不敢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安娜，因为他知道安娜一直对佩特拉存有戒心，对她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反感。除此之外，他还意识到，庭长夫人对这类偷情之事十分外行，而不屑于请自己的女仆来帮忙，尤其是她已经知道自己的丈夫向她们求过爱，那就更不愿意去求助于她们。

另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背着女主人把她的女仆弄到手。佩特拉看上去很放荡吗？难道那条袜带的事或他听到的有关她的其他风流艳事还不能证明把她弄到手，要她为自己服务，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吗？是的，说干就干。趁着安娜和唐维克托不在家的时候，在房间里，在过道中，在任何方便的地方，只要有机会，唐阿尔瓦罗就开始向佩特拉展开进攻。出乎意料，佩特拉很快就交械投降了。但是，还有一个大难题，那女子突然变得，或者说装

得大方起来，她宁愿要那种疯狂的情欲而不要赏钱；她为梅西亚办事谨慎小心，尽心尽力，而且出色漂亮，是为了换取他的情爱，这是梅西亚感到力不从心，提供不起的。“可怜的安娜，她哪里知道有这些麻烦事啊！”唐阿尔瓦罗事先也没想到，事情比他预计的要麻烦得多。比如，他就没有想到，佩特拉之所以愿意尽心尽职地为他效力，压根儿里不是为了钱，而是想在他身上尝尝他目前已无力提供的爱欲的甘露。佩特拉并不讨厌金钱，也不乏要改变自己命运和社会地位的野心，正如她自己所说，那是她心灵深处一个小小的、彻头彻尾的贪婪的欲望。可是，她并不打算从梅西亚身上捞到这些。她爱他是因为他相貌堂堂，仪表出众；她要他是想借此嘲弄自己的女主人，因为她恨自己的女主人，恨她“虚伪、美貌、高傲”；她爱梅西亚是出于虚荣心的需要。她替他办事，那是一举两得，既可以满足自己的淫欲，又可以实现报复的目的。通过掩饰梅西亚同安娜之间的私通，她既可以报复“那个白痴唐维克托”，也可以报复庭长夫人。前者尽管同女仆们有着说不清的关系但毫不了解此事的奥妙；后者则因为女仆的缘故正堕入无底的深渊，却全然不知自己已落进使女的手心。只要时机一到，女仆就可以把一切都抖露出来。她把女主人抓在自己的手中，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她高兴呢？每天晚上，在几个小时之中，唐维克托的名誉乃至生命都攥在她佩特拉手中的一根线上，只要她愿意，只要她一时性起，她就可以咔嚓一声把线拉断，一切就会摔个稀巴烂，天下就会大乱。对佩特拉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更不是什么荣耀，而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负担。为了这一工作，贝图斯塔最英俊的男人正付给她一位绅士的爱情，由于她强烈的势利本能；她对这种爱情一直是求之若渴。除此之外，这个心狠手辣的姑娘还从中品尝到了另一个报复的更为甜美的滋味。讲经师的情况怎样了呢？讲经师曾经想利用她，并且占有了她，她满以为很快就能得到贝图斯塔最令人羡慕的地位，即特蕾

西娜的地位。佩特拉知道得很清楚，唐娜保拉家的使女最后都嫁了一个好人家。特蕾西娜很快就嫁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当上了阔太太；她的丈夫是主人家的一位田产代理人。特蕾西娜把这件自己连作梦也没想到的好事告诉了佩特拉，使她大开了眼界，口水直流。佩特拉意识到，讲经师的家是通向出嫁和当太太的必由之路，起码是一条捷径。这种时机曾经有过：圣彼得日朝圣会以后，她以为再等几个星期就可以如愿以偿了，再坚持一下就行了；特蕾西娜被安排了一个好去处，很快就要结婚离开了，那时，她便可以去顶她的空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讲经师不再有求于她，即使同她说话，谈的事情也同她没什么关系，而是……真丢人，要收买她当暗探。讲经师确实答应过不久就把特蕾西娜的位子让给她，让她享受到特蕾西娜正在享受和即将享受的一切好处。可她最后还是受了欺骗，或者说受了自己的欺骗；然而这个心高气傲的姑娘不愿意承认这一现实。她一直认为讲经师是安娜的情人，可虚荣心又使她觉得比维罗林中的那一幕是她自己的美色的胜利，使教士犯下了变心之罪。她以为唐费尔米恩已从爱自己的女主人转变为爱她本人了；她见过许多见异思迁、情转爱移的事。可是，后来她发现，讲经师尽管百般掩饰，他仍然狂疯地恋着庭长夫人，而且十分嫉妒，由此可以断定他根本没有当上庭长夫人的情人，而他之所以要亲近她佩特拉只不过是想把她当一个工具而已。愤怒、嫉妒、自尊和淫欲便像毒蛇一个咬噬着她的内心。但当时她压住了自己这些感情，把它们埋藏在心底，而在表面上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只满足于得到一些赏钱而已。她接受了讲经师的建议；等到有一天她在奥索雷斯府上呆不下了，就到唐费尔米恩家中去工作；但在没离开奥索雷斯府之前，她要为他服务，报酬可以十分优厚，条件是她必须把奥索雷斯家中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比如唐娜安娜接待了什么客人，唐维克托不在家时谁到家里去过，或者男主人出

门后谁留在那里等等。

佩特拉答应把一切都告诉他。她甚至故意不提讲经师在比维罗那个难忘的早上由于一时的头脑发热信口对她许下的另外一些诺言，因为那件事至今使讲经师感到羞愧难当。唐费尔米恩看到佩特拉为了金钱竟如此乐意为他服务效力，便越发认为自己走了一条可耻而荒唐可笑的勾引女人的道路，为此感到十分懊悔。那次艳遇使他想起了许多过去的冒险勾当，至今使他感到脸红发烧，因为它把他用来掩盖他对庭长夫人的情欲的种种诡辩驳得体无完肤。“我那无比纯粹的爱情可以使我的一切过错得到宽恕。”但他的良心却对他说：“难道这种爱情能够容忍像比维罗林中的那类勾当吗？绝对不能！”他现在厌恶佩特拉，但又不得不利用她。

在这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生活中，佩特拉是愉快的，因为只有她了解其中奥妙。就目前而言，她只对梅西亚忠心耿耿，因为梅西亚付给她的是爱情，尽管在这方面他有些力不从心，还有点勉强。她为他作事也十分卖力，因为那可以满足她自己的欲望：打垮女主人，把她捏在自己的手心；同时狠狠地嘲弄一番那位白痴男主人和那位该死的讲经师。这个狡诈的姑娘还留了一手：打算以后出卖唐阿尔瓦罗，再帮助她的主宰，那个付给她优厚的报酬，会使她成为阔太太的唐费尔米恩。何时这样做？看情况而定。一旦唐阿尔瓦罗表现不好；一旦她感到厌倦；一旦特蕾西娜结婚离去，需要她立即去抢占她原先的位置以免被其他姑娘捷足先登，在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她都可能点燃导火线，炸它个人仰马翻。到目前为止，她向唐费尔米恩提供的只是一些模棱两可的消息，而这些模棱两可的消息就是足以使讲经师变成热锅上的蚂蚁，搅得他的生活狂躁不宁，而他又不得不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把自己的恼怒埋藏在心中，以免被公众和他的母亲看出来。

因此，如果唐阿尔瓦罗可以说："可怜的安娜，她对此竟一无所知！"那么，佩特拉便可以大叫：可怜的阿尔瓦罗，他对与自己至关重要的事情连一丝儿也不知道！"

贝图斯塔俱乐部主任在欺骗庭长夫人方面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他认为，尊重这位初出茅庐的奸妇不愿把佩特拉拉入伙的顾虑是完全应该的；但同时，瞒着安娜，装出一副不信任她的使女佩特拉的样子，而在暗中利用她极为宝贵的效劳，在他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他唯一的困难是，每天夜里如何翻过阳台进入安娜的卧室。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她的闺房的阳台在什么地方？面对着花园。可是如何进入花园呢？从门里进去。可是谁有园门的钥匙呢？弗里利特有一把，但那不在考虑之列。另一把呢？在唐维克托手中。可以把它偷出来，但佩特拉说她不想走这一步，把偷钥匙和偷情搅到一起太冒险，会把自己牵扯进去。最好的办法还是唐阿尔瓦罗翻墙进去，正好他有两条又长又有劲的好腿。这样做也更有说服力；如果唐娜安娜知道唐阿尔瓦罗是逾墙而入，她就不会怀疑家里有内应了。穿过花园，走到阳台底下，爬上底楼的窗台，再抓住阳台的铁栏杆，对梅西亚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来说应当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唐阿尔瓦罗可以在不需要佩特拉的任何直接帮助下独立完成上述动作，因此，唐娜安娜不难认为自己的情人所说的完全靠自己进入她的房间是切实可信的。佩特拉的任务是望风，以免唐阿尔瓦罗出入时被人看见；她同时还要造成一种假象，使安娜认为她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注意到她的情人来过这里。另外，佩特拉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必要时报警或掌握时间；她的职责有点像火车站站长的工作。唐阿尔瓦罗听唐维克托说过，冬天一到，他和弗里利特外出打猎的时间比安娜想象的要早得多。过去都是由佩特拉负责叫醒男主人，因为安塞尔莫是个瞌睡虫，常常不能按时醒来，误了主人的出发时间。弗里利特在约定时间来到花园，学

两声狗叫，唐维克托闻声便立刻下楼。但弗里利特不久便抱怨说，他的叫声有时既惊不醒主人，也惊不醒女仆，常常叫他等很长时间。于是，为了避免争论和耽误时间，弗里利特便同唐维克托商定大家在约定时间同时到达花园，不再学狗叫，为了保险起见，唐维克托买了一个闹钟，那声音响起来就像地震一样，他把它称为自动报警装置。有了这个闹钟，他就能够如时赴约了。几乎每天早上，金塔纳尔和克雷斯波都能同时到达花园。他们搭乘的那趟去帕洛马雷斯沼泽地和森林的火车今年从贝图斯塔发车的时间有所推迟，他们不必在天亮前就起床了。

唐阿尔瓦罗必须了解所有这些情况，以免冒险在离去时碰上弗里利特和唐维克托。唐维克托稀里糊涂地把自己出门的时间告诉了唐阿尔瓦罗，佩特拉又把其他情况告诉了他。这样他就无所顾及了。爬墙仍有些困难；但是一天夜里，这位窃玉偷香者来到偏僻冷清的后街，把靠近拐角的围墙外侧的泥灰抠掉，取出了几块石头，在墙上挖出了两三个不显眼的脚蹬；他还在墙上弄了几个缺口和裂缝作为掩饰，以便在爬墙时好用手抓。就这样，这个主要障碍被排除了，进到墙内以后的事就不费吹灰之力了。靠墙跟放有一个旧桶，好像是有人无意中扔到那儿的；还有一个残破的花架放在那儿没人注意，正好作为梯子。这两样东西足以使唐阿尔瓦罗得以迅速地上下花园内侧的围墙。唐阿尔瓦罗把那个伪装的梯子比作火柴盒上所画的那个有名的民间传说故事，“牧羊女在哪里?”梯子在哪里？一旦你看见了它，你便看不见其他任何东西了；但如果别人不说，你又看不出来。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最困难的事了，那就是说服庭长夫人为他打开阳台的窗户。由于他不能告诉她自己在房子内有安全保障。所以当安娜提出种种理由可能引起佩特拉的怀疑时，他便很难甚至不可能同她辩驳。不过，既然唐阿尔瓦罗最终能够排除主要的障碍，剩下的这点小困难就根本不算一回事了。他使安娜认识

到，对一个男人她既然已经以身相许，再拒绝他进入自己的卧室，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荒唐可笑的。如果说夫妻的合欢床，或者说过去的夫妻合欢床的纯洁很重要，那么，妻子本身的贞洁难道不是更重要吗？这些诡辩的说法，加上情欲的需要以及梅西亚的坚持，终于使这个花花公子如愿以偿。尽管他不能完全消除安娜的恐惧心理，每一天声响都会使她想到佩特拉在偷听他们；但他却能常常使她忘记一切，尽情地享受那销魂的情爱。在这方面，他确实不愧为情场高手，每次都能把她湮没在那火一般的情欲之中，就像把她包裹在鸦片烟的云雾之中。

时间一天天在流逝，安娜惊异地发现，失节之后她竟能如此迅速地在自己的卧房内接待一个男人，而在失节之前她曾经挣扎、抗拒了那么多年！

圣诞节那天下午，佩特拉收拾完咖啡用具便离开奥索雷斯府，到讲经师那儿去了。

唐娜保拉接待了她，她们现在已成了好朋友。讲经师的母亲知道特蕾西娜与佩特拉的交情不错；特蕾西娜曾对她说过，费尔米恩打算在不久当特蕾西娜出嫁去作代理主教田产经纪人太太之后，便请佩特拉来接替她的工作。无须细说，唐娜保拉就能懂得其中的意思；根据她一贯的政策，她打算提前用一种体面的、无可挑剔的方式满足儿子的愿望。她决定主动由自己提出，把那个佩特拉盼望已久的位子给她。这个提议就在圣诞节那天下午作出。现在特蕾西娜说不定哪天就可能离开。佩特拉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提议，高兴得浑身直抖。直到回到奥索雷斯府上之后，她才想起她的这件高兴事会给许多其他人带来灾难，甚至会给自己带来不幸。同唐阿尔瓦罗之间的爱情会就此了结，那日薄一日的爱情，那越来越吝啬的爱情，那个迷人的花花公子，虽说他的赏钱在随着他的温情的减少而减少，但那他竟是一个绅士的爱呀，她为此感到自豪。她应该怎么办呢？毫无疑问，要谨慎行

事，猛然摘取那梦寐以求的果实，尽快拿到讲经师家中那份美差。这样做无疑意味着点燃那根导火线，拉断她手中维系着许多人的名誉、安宁乃至生命的那根线。佩特拉想到这儿，不由得耸了耸肩膀。她好像看见庭长夫人在跌落下去，摔得粉身碎骨；讲经师也在跌落下去，摔得粉身碎骨；唐维克托在跌落下去，摔成了肉饼；就连唐阿尔瓦罗也滚在地上，被撕成了碎片。管它呢！是时候了！机会错过，特蕾西娜的位子就会落入他人之手，那她想当阔太太的希望就会成为泡影。没有别的选择，必须马上去占据那个位置。但是，在这之前，她必须把一切都告诉讲经师，因为她一旦离开奥索雷斯家，就再不能当坐探了，也不能帮助自己的施主去打开那个傻瓜唐维克托的眼睛了。按理说，唐维克托知道了那事后是要报仇的，要惩罚那两个罪人的；这也一定是讲经师希望看到的事情，因为他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向阿尔瓦罗提出挑战，不能身穿法衣法袍去同他决斗。佩特拉很清楚这类事情，因为她读过唐娜阿依西娅放在阁楼上的《每日新闻》① 报中的小说连载，知道一个有夫之妇的私情败露之后应该由谁向谁提出决斗。提出决斗的应当是丈夫，而不应是一个被抛弃的情人，更不用说是一个教士了。毫无疑问，在这种关键时刻，讲经师需要她留在奥索雷斯府；如果她过早离开那儿，对他就会失去作用，他就可能因此把她拒之门外。她必须赶快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呢？当然是告秘；可是具体告什么秘呢？

佩特拉一路想着；天黑时回到家，走进饭厅准备把灯点上。突然有人抱住了她的腰，在她脖子上亲了一口。

“是他。可怜的人，他还蒙在鼓里呢！”

唐阿尔瓦罗同安娜谈完之后便让她走开了，自己留在饭厅里准备“袭击”佩特拉。尽管他对这姑娘的爱现在有点后悔，但现在

---

① 当时西班牙一家主要的自由派报纸。

仍要做出一副亲昵温存的样子向她提出更换主人的事。说旅馆里有空缺的事是假的，但他在那里说话算数，完全可以增加一个空职位。他运用了一个政客应有的手腕和雄辩，或者一个诱骗老手的各种伎俩，向这位女仆奉上了一份新的美差，“一份既轻松愉快又报酬丰厚”的工作。唐维克托怕她，唐娜安娜也怕她，要是他能说服佩特拉离开这个家，他唐阿尔瓦罗可就是功莫大焉了，一定会受到金塔纳尔夫妇更好的款待。

“听我说，亲爱的，这段时间你的表现可不够好，对女主人有些傲慢无礼。这样做本身就欠妥当，而且使她感到害怕，担心你知道了她的什么秘密，并以此对她进行要挟。这样做也使唐维克托感到不安，他害怕你会把事情说出去。再者，对我也有损害，这一点你很明白，因为，你知道，如果她心里害怕，对我产生了怀疑，我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现在，这里用不着你了，我可以随便出入，不必再由你作内应了……而在我的家，在旅馆里，你对我们还会有用的；还有……”

还有，唐阿尔瓦罗知道他已经无力再用爱情报答佩特拉的服务了，因为节约爱情的开支对阿尔瓦罗来说已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姑娘一旦去了旅馆，那儿的客人会对这份小菜求之若渴，给她快乐；他自己今后只要给她点钱就行了。从各方面来看，佩特拉继续留在奥索雷斯家中变得碍事了；但其中的理由他不便对她说。

“先生，”佩特拉说，尽管她刚才已做出决定离开这儿，但仍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您用不着费这么大劲来说服我，告诉我离开这儿有什么好处。”

“不，亲爱的；当然，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坚持。”

“不，先生，您还没让我把话说清楚。我愿意离开，这正是我要说的。但不是去旅馆，先生。首先，一个姑娘有自己的想法和通情达理，服从主人的安排，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您懂得我的

意思吗？但把她交给自己的一位朋友，像礼品一样地送来送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哎呀，佩特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为你好啊。”

唐阿尔瓦罗放低了声音；而佩特拉却提高了嗓门。

这位狡诘的姑娘很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一听说是为自己好，便马上忍住了气，改变了说话的语调和态度，请求对方原谅，并说这种安排很好，她自己这就去算帐，然后高高兴兴地离开这里，但不是去旅馆，而是去另一户人家。她说自己有个机会。但目前不能说出来。再说，大家感情不错，如果唐阿尔瓦罗那天需要她，只要说一声，她都会帮忙的，因为人终究是有感情的，她绝不会拒绝。至于说什么事，尽可放心，她会守口如瓶的。她这样做，对一方来说，是出自于爱；对另一方来说，则是出于同情，嫁给了一个软弱、痴呆、老而无用和只能叫人可怜的男人。

就这样，佩特拉再次欺骗了梅西亚；她甚至让他又亲昵了一阵，好像接受他的谢意似的。但他发誓说那将是最后一次，因为他要节约精力。他现在一门心思就是节约精力。

当天晚上，唐维克托在俱乐部里得知佩特拉第二天就要结帐离去。啊，太棒了！金塔纳尔猛力抽了一口烟，拥抱起自己的朋友。“这一下他的家里将会天下太平了！唐阿尔瓦罗真是个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啊！”

唐费尔米恩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借着早晨单调的、雾蒙蒙的天光在写着什么，他的双脚包裹着母亲的大头巾。他听到声响，抬起头，看见唐娜保拉站在门口，脸色苍白——比平时更加苍白。

“有事吗，妈妈？”

“金塔纳尔家的使女，那个叫佩特拉的姑娘来了；她想跟你谈谈。”

“跟我谈谈！这么早？现在几点钟？”

“九点。她说有急事；她好象很惊慌，声音直发抖。”

讲经师的脸色变得像母亲一样苍白，他呆呆地站起身来，说：

“快让她进来，让她进来！”

唐娜保拉转过身，朝过道走去。但临走时用母亲同情的目光爱抚地看了儿子一眼。

“进去吧。”她对佩特拉说。佩特拉身着黑衣，头垂在胸前，正站在那儿等候着。

唐娜保拉的目光想要看透这个使女的心事。是什么事呢？她迟疑了一会儿，差一点就要问出声来，但她忍住了，只是又说了一声：

“快进去吧，孩子，进去吧！”

“‘孩子’，”佩特拉心里想，“她需要我，我的一生有靠了。”

“什么事？”讲经师大声问道，一边快步朝佩特拉迎去，似要半路截住那消息。

佩特拉看见屋里只剩他们二人，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唐费尔米恩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佩特拉双目低垂着，没有看见。教士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他觉得自己的喉咙被一只强有力的铁手卡住了，脊背和两腿在猛烈颤抖，浑身不住地打寒颤。

“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终于问出了话。

佩特拉一边抽噎着，一边说她要向他忏悔，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要做的究竟是一件善事还是一种罪恶；说她要为他、为自己的主人、为上帝效劳，因为归根结底，宗教就是要为他人的利益着想；可是，她心里害怕，她不知道是否应该……

“说吧，说出来！快说，到底什么事，佩特拉，说呀！“唐费尔米恩偷偷把一只手扶在身后的桌子上来支撑自己。他停了片刻，又接着说：“快说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忏悔吗？”

“佩特拉，现在快说吧！”

“先生，我答应过要把一切都告诉您……”

“是的，一切，快说啊！”

“可是现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否应该……”

唐费尔米恩跑到门口，把门插上，又很快走了回来，满脸怒气地抓住佩特拉的胳膊喊道：

“别扭捏了，快说！不然我就撕开你的嘴！”

佩特拉抬眼看着他，装出一副委屈和害怕的样子。“她想看一看这位教士得知他的那位漂亮的夫人朋友欺骗了他时的表情。”

“佩特拉停止了兜圈子，说有件事她要不是亲眼所见，是永远不会相信的，就是她家男主人最要好的朋友唐阿尔瓦罗，白天总和唐维克托形影不离，夜里却从阳台爬进女主人的卧室，直至天亮才走。有一天夜里她看见这情景，还以为自己在作梦；于是，她开始留意观察，希望打消自己心里的怀疑……可是结果发现，这竟是真的，完全是真的！那个邪恶的男人把她的女主人，那位圣洁的夫人给糟蹋了……唐费尔米恩的担心没有错！”

佩特拉继续说着，但德帕斯已经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了。

当唐费尔米恩明白了面前这个性感的金发少女要告诉他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他来不及细听她描写那位贝图斯塔的花花公子如何袭击奥索雷斯家女主人所使用的那些肮脏语言，便觉得两腿发软，一时天旋地转，马上就要跌倒。他踉踉跄跄地朝阳台走去，把脑袋紧跌在玻璃窗上，看上去像是在看外面，实际上他闭上了双眼。

他听到佩特拉谈话，但不知道她在絮絮叨叨地说些什么。她那刺耳的声音和抽抽咽咽的哭泣声使他感到厌烦；他想叫她停止，但又不能：他说不出话，迈不动脚步。

佩特拉尽情地讲完了一切。她停下来的时候，所听到的只有

外面传来的低微的声响：远方的车轮声和小贩兜售货物的叫卖声。

讲经师觉得，额头上压着的那块冰冷的窗玻璃就像一把尖刀在刺痛他的大脑；他还想到，自母亲把教士的法衣套在他的身上之日起，他就变成了一个不幸的可怜虫，成了世界上唯一值得同情怜悯的男人。随着冰冷的玻璃窗上的湿气，一个庸俗、虚伪和下流的念头："教士就等于太监"钻进了他的脑海。"是的，他就像一个堕入情网的太监，被人嘲笑，被人唾弃，被人厌恶。他的妻子安娜，是的，她是他的妻子，他的真正的妻子；当然，不是在上帝的眼中，也不是在世人的眼中，而是在他们两人的眼中，尤其是在他自己的眼中，她是他的妻子；在他的爱情面前，在他那坚强的毅力面前，在他心中那无限的柔情面前，安娜是他的妻子，他的心灵的姊妹，他的女人，他的贤妻；可是，她欺骗了他，玷辱了他，像别的女人一样；他想杀人，想掐住那个坏种的脖子，把他撕个粉碎；他肯定能够做到这一点，肯定可以打败他，消灭他，把他踩在脚下，踢他踏他，把他撕成碎片，碾成粉末，化成灰尘，随风吹去。可是他的双脚像是被一条耻辱的破布紧紧地捆住了；他像一个囚徒，一头老羊，一匹野地里的羸马；他，一个倒霉的教士，一个打扮成失去了性功能的、供人嘲笑的男人，只能沉默不语，忍气吞声，咬住自己的舌头，捆住自己的双手，窒息自己的灵魂，把自己的一切束缚起来，不能动那个男人、那个坏蛋、那个胆小鬼一根毫毛，反而让他往自己的脸上吐口水，因为自己被捆住了双手。是什么束缚了他的手脚？是整个世界；是长达二十个世纪的宗教；是亿万个愚昧盲目的灵魂，他们对荒谬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把痛苦、不义、野蛮愚蠢甚至残暴视为崇高、伟大、贞洁的美德；数以百计的教皇，无数次的宗教会议，数以千计的城镇，数以百万计的教堂中的石像、十字架和修道院，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文明，整个世界，都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肩

上和腿上。这一切都是套在他身上的镣铐。安娜曾经把自己的灵魂奉献给了他，把超凡的爱情的忠诚奉献给了他，可现在她欺骗了他，把他当成一个野蛮、粗鄙、痴傻的丈夫丢弃了，而自己倒进了一个邪恶的纨袴公子、一个傻瓜、一个伪劣的淫棍、一个虚有其表的小白脸、一尊腹内空空的木头人的怀中！而世人竟不能公开对他表示同情；自以为宠爱他的母亲也不能给他任何安慰，给他一些慰藉的拥抱，为他洒几滴同情的泪水。如果他死去，他的母亲会趴在他的胸前捶胸顿足绝望地痛哭；可他现在这种情况，真比死、比下地狱还要痛苦万分，竟不能激起母亲的一滴眼泪，一记亲吻，一声唉叹，甚至一个目光。他无法启齿，她也不能猜测，更不能动问。只有一种崇高的责任，那就是掩饰、沉默，不能有一声抱怨，不能有任何的动作！他想跑出去找到奸夫淫妇，把他们杀死……那样做行吗？还是沉默吧！他不能动一根指头，也不能迈步出门。不一会儿，他就要去教堂讲经，听忏悔了，就要去迎接主的降临了！”讲经师觉得自己的体内有魔鬼在狂笑，是的，魔鬼正在他的心中嘲笑他……那深沉的笑声来自他的肚腹，他的胸内，使他感到气闷，窒息！

他一拳砸开了阳台的窗门，清冷潮湿的空气使他从遥远的思绪中回到了眼前的现实中来。他听到佩特拉在轻声而胆怯的咳嗽，她站在讲经师身后，眼睛盯着他的后脖颈。

唐费尔米恩关上阳台的窗门，转过身来，用呆痴的目光看着面前这位金发姑娘，她正用手揩去脸上那卑贱的眼泪。“要斗争、害人，他难道不需要工具吗？她就是他唯一的工具。”

佩特拉一声不响，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候着侍候她的主人。

看着讲经师痛苦成那个样子，她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她并未就此满足，她还想继续干下去，她要用自己刚才刺进那位发狂的教士体内的毒针，再去刺穿那位高傲而漂亮的女主人的灵魂。

一个不像从书房中发出的、而像是口技演员嘴里发生的缓慢、低沉、嘶哑的声音问道：

“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离开那个家，先生。”佩特拉答道。但同时，她心里想道：“他不愿意直说，那好吧，那就让他难受下去！将来我想叫他到哪儿来找我，他就得到哪儿找我。”

“我要离开那个家，先生，”她又重复一次刚才的话，“我无其他路可走。我不愿继续看着主人被人戴绿帽子而不闻不问，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一走了之。”

“那你……你不关心唐维克托的名誉吗？难道你就这样报答雇用你多年、管你吃穿的维克托先生吗？”

“可是，先生，我能为他做什么呢？”

“你走了，可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可是他们赶我走啊！”

“他们？”

“是啊，他们。昨天，唐阿尔瓦罗，他在那儿说了算，因为老爷有眼无珠，什么事都听唐阿尔瓦罗的，就是他把我踢出了门的；我今天就得离开。他在旅馆为我找了份工作，但我情愿流落街头。”

“你可以来我家，佩特拉，”讲经师的声音含混不清，他极力想说得亲切些，可是没有成功。

佩特拉又哭了起来。“她怎样才能报答这样的大恩大德啊？……”

这种温柔的情景促成了他们之间的交易。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慢慢地达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协议，制订了一个卑鄙恶毒的阴谋。开始，他们装出一副正人君子，堂皇冠冕的样子；后来就把那些仁义道德都抛到脑后了。最后，讲经师答应保证佩特拉一生的的生活，满足她的野心和愿望；佩特拉则答应要让金塔纳尔亲眼

目睹自己的受辱，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他还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的话，就应该对奸夫淫妇进行报复，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谈话接近尾声。他们已像两个同案犯一样，在商量着去进行一次巨大的犯罪活动。讲经师说明了自己的计划之后，就很少开口了。“佩特拉怎样才能使金塔纳尔这个傻瓜亲眼看到自己受辱的场面呢？直接告诉他？他不会相信，她也不能那样做。写匿名信，那太冒险。”“不，先生，用不着那样做。要让他自己亲眼看见。”佩特拉重复说道。此时她忘掉了一切伪装，说起话来，显示了一位艺术家的宁静与快乐。

这是两个狂热的罪犯，而没有人可以作为他们犯罪的见证；他们的眼里只看到自己各自的复仇，既看不到对方的罪恶，也看不到他们之间的协定的无耻。

佩特拉走后，讲经师心里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为复仇而杀人害命的人，一个罪犯，一个被感情弄昏了头的人。“凶手，是的，凶手；那姑娘就是他杀人的凶器，他本人就是那杀人的凶手。但他并不后悔；那一对狗男女必须得死，必须千刀万剐！”“唐维克托怎么办？为了报仇雪恨，他又会想起哪一出古代戏剧呢？他会先杀死她吗？还是先去找他算帐？”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七日，唐维克托和弗里利特打算乘八点五十分开往罗卡·塔哈达的火车，以便在九点半钟之前赶到帕洛马雷斯的沼泽地。那时候开始追捕鸭子和石鸻已经相当晚了，但铁路公司是不会为猎人发一趟专列的。这样，他们起身的时间就比往常晚了一些。每逢打猎的日子，金塔纳尔都把闹钟定在正八点上。铃声一响，他立即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就直奔花园。如果弗里利特还没到，他就在那里等他几分钟。这些时间和步行到车站的时间加在一起，正好使他们可以在那趟客货混装列车出发前几

分钟赶到车站。

那天早晨，金塔纳尔从他难得的香甜深沉的酣睡中惊醒，那闹钟发出的急促的、震耳欲聋的金属声响吵得他晕头晕脑，惊魂未定。他好不容易才从那倦怠的睡意中清醒过来，一连打了几个哈欠；他那蜷曲的身体尽管不满意这么早就被惊醒，但他仍然决定起床。倦慵和睡意使他感到今天醒得似乎比往日要早，好像是受了闹钟的欺骗，或是闹钟出了毛病，响错了钟点。猎人没有过多考虑这些理由，一边继续打着哈欠，一边伸着懒腰，走进了盥洗室，一头扎在冰凉的自来水中。唐维克托就是用这种方式回答了他那可怜的躯体企图再回到那舒适的床上的要求。

神志清醒后，他才得以公正地承认，今天早上不想起床不是没有原因的。“看天色，确实比钟上指示的时间早得多，但他肯定钟没有快，是他亲自上的弦，亲手定的时间。可是，为什么天色看起来还这么早呢？现在不可能是八点，甚至不到七点，他的睡意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他洗漱了一阵，睡意却又油然而生；那暗淡的无光也说明时间尚早；那天气可绝对不会有错。今天的日出时间大约在七点二十分左右，最多相差一两分钟。可是现在，根本见不着太阳的影子，这无可怀疑。诚然，浓密的雾气或阴云笼罩着天空也会使晨光显得灰暗，但那无论如何也挡不住太阳升起啊！现在天色仍然一片漆黑，肯定还不到七点钟。”他没法对一下怀表，因为前天上弦的时候，他发现怀表的大弦断了。

“最好还是叫人来问一下。”

他穿着拖鞋悄悄来到走廊上。

“佩特拉！佩特拉！”他压低声音喊道，不想惊动别人。

“佩特拉，佩特拉！见鬼！她已经不在这儿了，怎么会回答呢？习惯，讨厌的习惯！人真是习惯的动物！”

唐维克托叹了口气。摆脱了自己那次劣行的见证人和半受害者，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可是现在想起自己喊“佩特拉”而没人应

声，他又觉得有一种奇特的、富有诗意的惆怅。“人的感情多么奇怪啊！”

“塞尔万达，塞尔万达！安塞尔莫，安塞尔莫！”

没人答应。

“天还很早，毫无疑问。连佣人起床的时间都没到呢。难道……有人把我的钟拨快了？两天坏了两个钟，真是祸不单行啊！”

唐维克托又发生了怀疑。会不会是佣人们睡过了头？会不会是因为云层太厚天才这么黑？既然没人动过我的钟，为什么不相信它呢？有谁会开这样的玩笑要把我的钟拨快呢？有什么人敢同我开这种玩笑呢？金塔纳尔百思不得其解，终于又改变了看法，觉得可能真的已经八点钟了。于是，他很快穿好衣服，抓起茴香酒小瓶喝了一口(这是他的习惯，每次早上外出打猎，他都要喝口茴香酒，因为他不喜欢喝巧克力羹)，然后背上装满美味冷餐的食品袋，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惊动别人，踮着脚，悄悄走下楼梯，穿过走廊，来到花园。“回来之后一定要把佣人们说一顿，这些懒鬼们！现在来不及了，说不定弗里利特已经在花园等得不耐烦了。

“啊，如果说现在确实已经八点钟了，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黑的天气；而且，雾也并不太重，天上的云也并不厚，真叫人难以理解。”

金塔纳尔来到凉棚，那是他们碰头的地点。又一件奇怪的事情：弗里利特没在那儿。难道他在花园里散步？唐维克托把猎枪扛在肩上，走出了凉棚。

大教堂的钟声无精打彩地响了三下，好像打了三个哈欠。

唐维克托停下了脚步，若有所悟。他把猎枪的枪托支在小径潮湿的沙地上，叫道：

“确实有人把我的钟拨快了！到底是谁呢？现在是差一刻八点，还是差一刻七点呢？天色这么黑！”

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感到一种奇怪的忧虑。"显然他也犯了神经病。"说不清什么原因，他对自己的犹豫不定感到既担忧又恼火。"有什么犹豫不定呢？他刚才是昏了头；这种天色不可能是八点钟，是七点差一刻。这就是黎明前的幽暗，现在可以肯定了。可是，是谁把我的钟拨前了一个多小时呢？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他为什么对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感兴趣呢？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要倒霉呢？"

他开始朝房子走去。花园的这一带树木较多，但透过那些无叶的枝干，他依稀可以看到前面的房屋。突然，他听到一个响声，像是窗户被轻轻推开的声音；他上前两步，避开挡住他的视线的树干，看到房子上一扇阳台的窗户被关上了，一个看上去个子很高的人影正双手抓住阳台的栏杆往下吊，双脚在寻找着底层的窗台，接着，那人从窗台跳落在旁边的一个土堆上。

"是安娜的阳台。"

那人披一件大红斗篷，领子向上翻了起来；为了避开潮湿的沙径，他从一个花床跳到另一个花床，接着大步跨过草坪，走到靠着后街的墙角下面，然后纵身一跳，站到了放在墙角的一只半朽的大酒桶上面，踩着用旧花架上的几根木条临时搭就的梯子，两条长腿一用力，便跨上了圈墙的墙头。

唐维克托站在树枝间，从远处跟踪着那人的行动，并且像狩猎时一样，不假思索地本能地拉开了枪拴，但他并没有瞄准。"他想先弄清究竟是谁。"他不满足于猜测。

尽管天时尚早，但当那人跨上墙头之后，在晨光曦微中，花园的主人对那人的身分就不再怀疑了。

"是阿尔瓦罗！"唐维克托心里想，同时把枪举到了胸前。

梅西亚静静地坐在那儿，朝街上望了望；他侧着头，只想找到供他下墙时当作脚蹬的那些石块和裂缝。

"是阿尔瓦罗！"唐维克托肯定了自己的想法，把枪口对准了

自己朋友的脑袋。

“他本人站在树木之间，既使墙头上的人朝花园里面看也看不见他。他可以等待，可以思考，时间来得及；他的枪法百发百中，等到对方挪动身子要下墙时……只需要一枪就……

“可是那人半天没动，就像过了几年、几世纪似的。这样下去怎么能行！端着沉重的猎枪，好像有一吨重，手和胳膊都压酸了，加上夜晚的寒冷钻心刺骨，这样下去怎么受得了。要是他在墙头那边该多好啊！是的，他要是和那人交换一下位置就好啦！那样一来，那人可就没命了。

“是阿尔瓦罗，他活不过一分钟了！他会落在花园里呢，还是会落到街上？”

阿尔瓦罗没有落下去。他不慌不忙地，从容不迫地，从墙上下到了街上。他对爬墙已经习以为常，对墙上的每一块石头都了如指掌。唐维克托眼看着他消失不见了，枪还在瞄准着，但扣着扳机的手指却没敢动一动，梅西亚已经到了街上；他的朋友的枪还在瞄准着天空。

“这个坏蛋！我本该杀死他的！”唐维克托叫道。但是，时机已经错过了。他仿佛受到了良心的责备，赶快跑到花园门口，打开门，又跑到他的敌人爬墙下去的那个角落，但是那里连个人影也没有。金塔纳尔走近墙边，从那些石头和裂缝所构成的脚蹬中，他看到了自己的耻辱。

“是的，他现在看清了这墙角；现在他什么其他的东西也看不见了。过去，他很多次地从它旁边走过，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就是通向他妻子卧房的必经之路！”他回到花园内，把墙的内侧也检查了一遍。那只破桶依然靠在墙边，仿佛是有人无意丢在那儿似的；还有那被当作梯子使用的残破的花架。这些东西，他每天不止看见过二十遍，直到今天他才看清了它们的用处：一个梯子！他把它看成是自己生活的象征。在他的一生中很容易就可以找出

他的耻辱的全部标记，那是背叛的阶梯，虚伪的友谊，还有他那所有的戏剧和亲密无间的交谈，以及挑拨他反对讲经师的话语，这一切都构成了另一个梯子；但过去他看不见它，现在他看清楚了，除了阴谋，背叛，别无其他。

“安娜怎么样？安娜！她在屋子里，在床上；在他的手心里，他可以杀死她。既然他暂时饶了那奸夫的命，是的，暂时，只饶他几小时，最多几小时；那就先拿她开刀好了。对，就这么办，马上就办。他主意已定，这很明确，必须杀死他，谁能怀疑呢？可是首先，首先他得好好想一下，要三思而行，要考虑犯罪的后果，因为杀人毕竟是犯罪啊！他们的确是太无耻了，欺骗丈夫，欺骗朋友……可是，他要成为一个杀人犯，尽管情有可原，确实情有可原，但同样是杀人犯。”

他坐在一个石凳上，突然又站了起来，石凳冰凉刺骨。他身上感到一种强烈的倦怠，一种肉体上的自私，与他的人格和眼下的情况极不相称。他又冷又困；他居然如此清醒地感到了这一点，可太违反他的本意了！而有关他的不幸、他的耻辱、他的名誉的问题，他却拿不定主意，左右为难，脑子像一团乱麻，扭结在一起，分不清，理还乱，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他又走进凉棚，坐在一把摆椅上，从那儿可以看到唐阿尔瓦罗刚才跳下的那个阳台。

教堂的钟声敲了七下。

钟声把头昏脑涨的金塔纳尔带回到目前悲惨的现实中来。“有人把他的钟拨提前了，会是谁呢？是佩特拉？不错，就是她；为了报复。噢，干得真漂亮！现在他才觉得自己把天黑当成阴天实属荒唐。倘若佩特拉没有拨快他的闹钟，或者他不相信那闹钟的时间，他也许永远不会了解这种可怕的不幸，这场断送了他终生幸福的灾难。不幸和痛苦所带来的倦怠，加上身体上的疲乏，再向金塔纳尔呼唤着枕席的温暖，使他的神志感到麻木。他不想动，

不想感觉，不想思考，甚至不想再活下去。一想到活动，他心里就充满恐怖。哦，如果时光停止流转该多好啊！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时间不会停滞，它继续奔驰向前，拖着他一同向前跑，并向他大声疾呼：快走！行动起来！担负起你的责任！履行你的诺言的时间到了，去杀，去烧，去怒吼，向全世界宣布你的复仇，向宁静的生活告别，在你的睡意中寻求力量，从你的哈欠中挽回你被损害的荣誉，去扮演你的角色，现在轮到你代替佩特拉莱斯登台表演了，现在该由你而不是卡尔德隆来摆出有关荣誉的问题了，这就是生活，就是你不幸的命运，这就是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你过去曾认为充满了欢乐，是供人们娱乐和吟诗作赋的！快起来，冲上去，登上楼梯，杀死那个女人，然而再向那个奸夫提出决斗，把他杀死！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他听着这些呼唤，手脚仍然动弹不得，仍然渴望去睡觉，而不愿清醒起来，去面对眼前的灾难和不幸，不愿意睁开眼睛去看一看那即将伴随他终生的痛苦！

“但是，现在灾难已经降临在他的头上，就好像他自己的一出惊险喜剧。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这种戏剧，但它是多么丑恶！多么可怕啊！在诗歌中和舞台上，背叛、死亡和仇恨、怎么会那样令人赏心悦目呢？人类真是太坏了！为什么当痛苦与己无关时，自己能从中取乐，而落在自己头上时却苦不堪言呢？而他自己，一个可怜的倒霉鬼，卑怯的小人物，胆小如鼠的孱头，受辱之仇不报却在这儿分析起戏剧与人性来了！必须开始行动了，时间在飞逝！还有一件麻烦事：演出的顺序和情节的安排问题！从哪儿开始？他怎么说？怎么做？怎样杀死她？怎样找他？”

教堂的钟敲响了七点半。

金塔纳尔霍地站了起来。

“半小时过去了！半小时就像是一分钟；我怎么没听见敲七点半的钟声？”

“弗里利特就要来了，而我还没有拿定主意……”

唐维克托十分清楚自己意志薄弱，不能做出任何决定；他从心里看不起自己，但同时，当他意识到自己缺乏立即去杀人的勇气时，心里又由衷地感到欣慰。

“或者在托马斯到来之前上楼去杀死她，或者今天先不杀她。”

他重新坐回到摆椅上。随着精神的松弛，痛苦也减轻了，他停止了同自己薄弱意志的搏斗；情绪的变化使他恢复了一些精力。被出卖的痛苦第一次强烈地刺伤了他，使他的眼中流出了泪水。

他像一个年迈的老人哭泣起来，他想到自己已经老了。可是以前他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他的性格欺骗了他，给他一种青春永在的假象；而这突然降临的灾难，像一阵暴雨，把他涂在自己苍老的精神白发上的一层黑彩冲刷得干干净净。

“啊，是的，他已经老了，变成了一个可怜的老头了，人们欺骗他，嘲笑他。他上了年纪，需要拐杖，需要一个生活的伴侣，可那手中的拐杖折断了，伴侣背叛了他；他今后只剩下一个人了，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妻子和朋友都抛弃了他。”

痛苦和自怜使他产生了一些其他想法，这些想法比起他在狂热的幻想和惰怠的睡意中，由于阅读浪漫作品所激发的那种与倦怠、自私和懦弱完全相反的虚假的愤怒和激情而引起的想法，要自然得多，合理得多。

他不再感到嫉妒，不再感到难堪与羞耻，也不再考虑别人的议论或他将面临的嘲笑。他所想的只是被出卖，所感到的只是被欺骗的痛苦，只是他亲爱的安娜对他的背叛和欺骗。他曾把自己的荣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她。而且，他现在认识到，他对她的感情比原来想象的还要深厚；他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她。然而，他也知道，他对她的爱不是一个情人的爱，也不是一种亲情的丈夫的爱，而是一种亲密朋友的爱，一个父亲

的爱，是的，一个慈祥、宽容和需要关心照顾的父亲的爱。

“杀死她！说起来容易，可是，杀死她，唉！作为演员、诗人去杀人，可以毫不迟疑，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去杀人，那是演戏……而作为一个正直的可尊敬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不假思索地去杀害那些与自己在感情上和习惯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而不感到刺心的痛苦呢？他亲爱的安娜就像是他的女儿；他在这件事上所受的耻辱也是一个父亲的耻辱。他想惩罚，想报复，可是杀人却有些过分。不，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或是永远，他都不会有这样的勇气，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呢？只有失去理智、满怀仇恨的人才会杀人；他没有疯，也没有仇恨；他只是痛不欲生，忍泪含悲。受到伤害是痛苦的，他认识到她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但他并不恨她，并不想杀她，也不能杀她。他要杀的是那个男人；阿尔瓦罗必须死。但是要面对面地同他决斗，不用子弹，而是用剑把他杀死，那样才更高尚，更体面。应当请弗里利特来负责决斗的一切事宜。可是，什么时候呢？现在就进行吗？等弗里利特一到就开始？不，他不能马上就把这事告诉弗里利特，要等等再说。一旦把这种可耻的事情说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是说，再也无法改变主意了，既无法推迟也无法修改复仇的计划了。事情一经泄露，就必须采取迅速、果断、强烈的行动，舆论和荣誉都要求这样做；他是一个受到欺骗的丈夫，必须把她送进修道院去。他本人呢？他将回到老家，到唐戈迪诺庄园去隐居。”

想到这里，这个不幸的男人记起了几个月前安娜曾提出要去那个庄园旅行的事。“要是他当时同意了，也许这次灾难就可以避免。但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是的，无法挽回了，还有什么说的呢？”

“还有那个佩特拉，该死的女人！是她让我遭受了这场大辱，是她把我推进了这黑暗的痛苦深渊；现在我就是把全世界的人都

杀光，把梅西亚撕成碎片，把可怜的安娜活埋了，也无法逃出去了！啊，安娜也一定会十分痛苦的！”

教堂的钟打了八下。

“八点了。我本应该现在才能醒来的，那样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个想法使他感到羞愧。一句粗话从他的大脑爆发出来；那是嘴巴不干净的人在谈到那些宽容妻子不贞行为的丈夫时常说的一句脏话。于是，怒火在他胸中再次燃起，把他刚才那种温和的痛苦吹得无影无踪。“报仇！报仇！”他对自己大声喊道，“否则，我就是一个可怜虫，不齿于人类的倒霉蛋！”

他听到沙地上有脚步声；抬起头，他看到弗里利特已来到他的身边。

“喂，您好！看来您今天起得很早，”克雷斯波说。他总是喜欢自己先到。

“我们走吧。”唐维克托站起来说，同时把猎枪背在肩上。

弗里利特的出现一时搞得他手足无措。他强打起精神，想立即做出决定。最后，他终于拿定主意，打算闭口不谈那件事。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去打猎。“到了沼泽地，自己单独埋伏在一个地方，他将有一整天时间去沉思默想，考虑这件事应该如何办，这一天将是十分漫长而痛苦的一天；在回家的路上，那时也许计划已经想好了，他便可以征求弗里利特的意见，请他出面向对方提出决斗的挑战，如果当时需要那样办的话。眼下暂时什么也不说，装出没事的样子，这种事可不能随随便便就泄露出去，佩特拉让他得到的这一发现决不能轻易加以披露。当然，对弗里利特用不着隐瞒什么，但要选好时机。”

他们离开了花园；金塔纳尔把门锁好。克雷斯波走在前面；唐维克托又回头望了一眼花园后面的房子，它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同啊！“他这是在做什么？难道推迟复仇的行动就是懦夫吗？

不。并没有任何事情会引起他们的疑心，他们是不会逃跑的，用不着担心。现在需要的是沉默和忍耐，再就是周密的考虑和计划。他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关系重大呀！”想到他即将面临的重大责任，他不禁十分痛苦。他意识到，如此重大的事情，几个人的命运将取决于他那多变、善感和软弱的意志，这使他的心陷入了一种默默的、绝望的惊恐之中。他的想法又产生了动摇，想马上叫住弗里利特，把一切都告诉他，一切都交由他去处理。“弗里利特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但关键时刻他的头脑十分冷静，十分现实。他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眼下，先跟着托马斯到车站；保持沉默。说话的时间多的是。

早晨的天色依然是灰濛濛的。越来越多的乌云，犹如织布机上织出的黑布，正从科尔芬山脉的顶峰和高原上涌出，降落在山峦之上，顺着起伏蜿蜒的山谷铺展而下，最后向着贝图斯塔直压下来，使空气中充满沉闷的，灰暗的和无声的悲哀。

“今天不冷，”他们到达车站后，弗里利特说。他今天没穿短皮大衣，只戴一条花格围巾。他总说他那件猎装比象皮还结实，子弹打不穿，寒气也钻不进去。

金塔纳尔身上裹着厚大衣，使劲地咬着牙，仍不停地打冷战。

“不冷，不太冷。”他回答说，生怕被对方看出他发抖的样子。

“幸好托马斯是一个走路都要打瞌睡的人，从不注意别人的脸色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的脸色一定苍白难看，但这个个人中心者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爬上一个三等车厢。弗里利特在座位附近遇到了一些老相识，其中有两个是卡斯蒂利亚的牧场农民，在贝图斯塔住了一夜，现在回乡下去享受家庭的温暖。克雷斯波总是很快活，仿佛

世界上不存在悲伤和痛苦，也不会有沉浸在悲伤痛苦中的朋友，在今天这个最寒冷的早晨，尽管寒风扑面，霜冻刺骨，他仍然笑骂声不断，一边高兴地搓着手，一边同旁人谈着牲口的价格和平分交租制的好处：在贝图斯塔可从未见他如此健谈。贝图斯塔仍然沉睡在浓雾之中，火车距离那悲凉的城市的棕红色的肮脏屋顶越来越远，弗里利特的心胸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宽阔，他那钢铁般的心肺的呼吸也越来越自由畅快。

“他像瞎子一样坐在那儿，不合时宜地欢乐地喋喋不休，根本不会想到他的朋友，他的莫逆之交在火车离站时曾想要跳回到月台上，火车开出后又想从窗口跳下火车，然后拼命跑回贝图斯塔，闯进奥索雷斯家中，在那个下贱的女人的胸口捅上几刀。”

这确实是唐维克托的想法。当他注意到火车开动，带着他离开了那个犯罪的现场，那个留下了他的耻辱和他决心报仇雪耻的地方的时候，他羞愧得无地自容，对那对无耻的奸夫淫妇以及他自己恼恨不已。

“我是个可怜虫！我是个懦夫！”金塔纳尔心中在呼喊。火车在奔驰，贝图斯塔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放眼望去，只能看见在那山丘和光秃秃的树林后面，大教堂的塔楼像一面黑色的舰旗耸立在那儿，背后是白色的科尔芬山脉，笼罩在一片云雾和清冷的斜阳的光辉之中。

“我正在逃离自己的耻辱，是的，我不仅没去报仇雪耻，反而从那儿逃跑了，真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自己这种行为，啊，不，它有名称！”砰地一声，那名称出现在这位可怜的老头的脑海中，犹如一根爆竹在里面炸响。

“我是一个……我是一个……”他大声地说出每一个字，似乎车厢中每个人都可以听见。

“然而，火车在飞离贝图斯塔，它呼啸着，对他呼啸着。他没有勇气跳下去，返回城里；十二个多小时以后他才能再见到奥

索雷斯老宅，他要推迟十二个多小时才能报仇！”

火车穿过一条燧道，贝图斯塔及其附近的村庄消失了，代之出现在眼前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们现在到了山丘的后面，在铁路左边，暗红色的山岗单调地向前方伸延开去，像一排巨大的对称的波浪，遮住了远处的地平线；山的后面，天暗云低，犹如无数个装满脏衣服的大口袋，铺散在远方的山丘之间。右边是空旷的玉米地，地里显露出潮湿的黑土；在这一片片光秃秃的土地中间，时而出现一些低矮的树林和苹果园；树木的叶子已经落尽，细小的树枝活像骷髅的手指，呈现出一派肃杀凄凉的景象。这边的天空可望放晴，透过薄雾，可以看到高处的云层稀薄而泛着白色，并且已经开始流散。朝远方的海边望去，一条色彩一致、厚薄相同的乳白色的带子横压在地平线上。那栗子树林，几周以前还是一片充满神秘的葱绿，而今已变成满目荒凉，犹如劫后的废墟。就在栗子林、橡树林、空旷的田野和凄凉的苹果园的上空，不时有一群群鸬雁飞过；它们排成马其顿三角阵的队形，像雾海中的遇难者一样，朝着大海的方向飞去，时而无声，时而发出凄惋的哀鸣，低沉、压抑，犹如地狱的呻吟。

弗里利特还在那儿大谈着放弃种植玉米实行多种密集耕作的好处；唐维克托头靠着三等车厢的硬壁板，凝望着灰暗的天空，目送着一队队鸬雁飞过那雾霭茫茫的广阔天空，看着它们从颗颗尘埃般大小，变成眼中的幻影，最后完全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卢加雷赫站到了，停车两分钟！”一个急促而嘶哑的声音喊道。

唐维克托把头探出窗口。车站是一间凄凉的小屋，四周涂满了咖啡色，清冷得像一座坟墓。屋子离火车很近，距唐维克托不过一臂之遥。门窗前坐着一位三十来岁的美发妇人，正斜着身子给孩子喂奶。

“那是站长的妻子。他们生活在这座荒凉偏僻的小站上，但

他们是幸福的。”金塔纳尔想。

站长走了过来，那样子简直像个乞丐。他年纪不大，似乎比窗前那个女人还年轻。

“他们一定是相亲相爱的；至少她对他是忠诚的。”

作完这番推测之后，唐维克托又坐回自己的座位；他闭上眼睛，用手捂住脸。火车又开动了，车轮压过铁轨和枕木发出的声响和那均匀的震动犹如一支催眠曲；金塔纳尔不由自主地把那车轮发出的沉重而有节奏的吱嘎声比作自己喂养的鹅鸟经常唱出的进行曲，那鹅鸟是他家中的欢乐和骄傲。后来，他又把车轮的声音同某个波尔卡舞曲进行了比较，然后就慢慢沉入了睡乡。

半小时后，火车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两个人下了车，开始沿着公路步行朝帕洛马雷斯沼泽地的方向走去。

下车前，唐维克托仍在作梦；弗里利特在他肩上拍了一把，他才惊醒过来。

他梦见了许多乱七八糟、互不相干的事情：自己穿着教士礼服，正在比维罗附近一个教区教堂里主持自己的妻子同唐阿尔瓦罗的婚礼；唐阿尔瓦罗也穿着教士服，但却留着山羊胡子。后来他们三人又开始表演《塞维利亚的理发师》① 中林多罗教罗西娜弹钢琴的那场戏，他走到舞台的脚灯前，用嘶哑的声音唱道：

当我的罗西娜……

听到他的歌声如此刺耳，台下的观众便朝着他哇哇乱叫起来……一时间，台下的观众又都变成了一群张着大嘴、伸着像蛇一样弯曲的脖颈的乌鸦。“一场噩梦！”金塔纳尔心里想，一面睡眼惺忪地踏上了去帕洛马雷斯的公路。他们到达了罗卡·塔哈达；右边是

① 意大利重要歌剧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主要作品之一。年轻的伯爵阿尔马比瓦装扮成钢琴教师林多罗来到老财主巴托罗家，在理发师费加罗的帮助下，与巴托罗年轻貌美的妻子罗西娜勾搭成奸，最后娶了她。这里，唐维克托自比巴托罗。

高耸入云的阿雷奥山，一道峡谷把它劈成了两半。在峡谷中，一条狭窄的公路沿着阿布罗诺河蜿蜒而去；半路上公路与河流分道扬镳，公路通过一座白石桥，跨河拐了弯。

在罗卡·塔哈达吃过早饭。饭馆老板马蒂埃拉是弗里利特的老朋友，还兼做烟贩和泥瓦匠。两位猎友离开公路，踏过长满深绿色野草的泥泞草滩，再次来到阿布罗诺河岸边。这里河面较宽，两岸的沙地上长满了灯蕊草，绿色的河水卷起层层细浪，缓缓流向附近的大海。

他们乘坐一只渡船过了河，开始向一座小山攀登。山顶上座落着一个小村庄，一色的白房子，掩映在苹果树和桂花树以及冠如华盖的松树和挺拔的白杨树丛之间；山坡上绿草如茵，清洁平整好似剪刀剪过一样，草地上苍翠的松树、桂花树，果园中的桔树，在乳白色的天空下，映衬着村落中白色的墙壁，显得十分耀眼，把山坡装点得生机盎然。那一堵堵白墙仿佛终日都沐浴在那透过云层散乱地照射下来的阳光之中。两个朋友爬上这座山坡犹如登上了一座大楼梯的第一台阶；他们继续向上攀登，土地越来越坚硬，草越来越稀少，草色也越来越浅淡。弗里利特停住脚，回首眺望对面的阿雷奥山，俯视下面蜿蜒流淌的河流以及远处的大海；大海像一条蓝色的飘带，上面缀满白色的斑点，在山峦起伏中依稀可见。从山上望去，海面似乎高出河面，像一面黑色的大墙，直插云间。

金塔纳尔在一块裸露在青草外面的岩石上坐下；一群水鸫掠过高空，从高山那边朝着河流方向飞来。等到这些水鸟飞近之后，弗里利特举起猎枪，连放两弹；但他的运气不佳，枪声只惊了飞鸟密集的队形。

“开枪呀，傻瓜！”他怒气冲冲地朝金塔纳尔喊道。

金塔纳尔站起来，瞄准，射击，四只水鸫应声坠地。当时，金塔纳尔心里想，这一枪本应该是射向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卑

鄙无耻的唐阿尔瓦罗的脑袋的。

“是的，这一枪本是为阿尔瓦罗准备的。无辜的水鸫双双中弹身亡，而那个破坏他声誉的窃贼却依然消遥法外。”真是怪事！在花园里的时候，他瞄准了梅西亚的头，竟忘了在枪筒里装子弹，他还以为里面装的是散弹或汽枪弹呢。

尽管沉重的痛苦压在心头，这位老猎人还是不由自主地因为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感到十分高兴。“弗里利特开了两枪，却一无所获；而他只开了一枪，就打下了四只……是的，四只，它们正在草地上流血呢！红色的血迹染红了绿草上的白霜。”

半小时后，弗里利特打死了一只漂亮的大海鸭，总算捞回了面子。金塔纳尔不服气，又打下一只水老鸦，但没去捡回来。

他们打猎一直打到十二点该吃冷餐的时候。弗里利特的猎狗感到无聊，这种打猎它们只能当配角，很有点不屑一顾的样子。它们打着呵欠，对主人的命令爱答不理。

吃过冷餐，喝了几口酒之后，唐维克托觉得内心的痛苦变得加倍的剧烈。他现在把一切都看清楚了；今天黎明前的发现，对他来说犹如一部古典历史专著，已经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他都一览无遗地全部看清了，并理解了它们的全部意义。他感到心里有一股冲动，想要把一切倾吐出来，大哭一场。他为什么不向自己的知心朋友，自己真正的唯一的朋友打开心扉，一吐胸臆呢？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还不到时候。”

有一群机警的田凫正从一个草滩飞向另一个草滩。为了便于追击它们，弗里利特和唐维克托决定分头行动。这种水鸟不能吃，但弗里利特还是要向它们宣战，因为它们似乎在拿猎人开心，在嘲讽他们的愚笨和无能。它们停在那儿，似在等待，装出一副漫不经心、毫无防备的样子，但等到躲在树丛背后的弗里利特正要举枪射击的时候，这些调皮蛋似的小鸟突然张开翅膀，像一群夜间聚会的巫婆一样，惊慌地鸣叫着飞走了，气得弗里利蒂非要追

到它们不可。

他们分两面包抄，如果那些田鸢飞向东边，就会碰上弗里利特的枪口；如果它们飞向西边，唐维克托的枪管正在那儿等待着它们。它们从一个草滩飞到另一个草滩，遮天蔽日，草滩的水面掠过一阵阵黑影。

唐维克托独自来到一个山丘上。那山丘俯视着山谷；太阳还没有驱散山间的雾霭，它看上去就像舞台上用油纸漆成的月亮，隐隐地悬挂在白蒙蒙的天幕上。远处，象征灾祸的冬鸟尖叫着出现在云层下面；它们飞得很高；远离猎人的射程之外，显得无所畏惧。但是，金塔纳尔认为，它们一定十分悲伤，对生活产生了厌倦。

“田野呈现出一片凄凉冷清的景象；冬天像一个衣不蔽体的穷鬼。尽管如此，大自然依然显得美丽动人，安然恬静！是人孕育了仇恨、背叛，以及那些世俗的陈规律令，把心灵与不幸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正当午后的睡意向金塔纳尔那酒足饭饱的身体袭来之际，弗里利特的哲学，那位以自己荒谬的原则、偏见、极端和暴力蔑视整个社会的农业思想家的哲学，便像唯一真正的哲学和永恒的智慧出现在唐维克托的面前。“远处，隐藏在绵绵群山背后的贝图斯塔同广大的世界比较起来，又能算得了什么呢？简直不值一提！不过是一个小点而已！所有的城市，所有那些供人类这只蚂蚁筑巢栖身的洞穴，同原始森林、广袤的沙漠、崇高山岭和浩瀚的海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足挂齿，渺小至极！荣誉的法则、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偏见，同宇宙中的星辰、大海的波涛、地下的烈火以及植物体中奔流的浆液所遵循的那些伟大的、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

一时间，金塔纳尔心中油然生起一种愿望，真想变成阿雷奥山顶上的一棵百年橡树，生根抽条，浑身长满苔藓。“变成植物

比活着要胜以百倍。”

他听见远处一声枪响，接着又传来田凫鸟哄然起飞和尖声鸣叫发出的声响。他看着这些飞鸟掠过自己的头顶。他没有动；让它们见鬼去吧！他在想肯卑斯，是的，那位他早忘怀了的肯卑斯。他的话不错：苦难无处不在。“按照你自己的观点和愿望，”那位博学的禁欲主义者说，“去安排和处理每一件事情；但是，无论你愿意与否，你总有罪受，总会碰到痛苦。”

他还想起：“有时，似乎上帝已经抛弃了你；有时你会受到邻居的伤害；而且，你常常成为自己的负担。”①

“是的，我的邻居伤害了我；我是我自己的负担；我在伤害自己，我的心灵在流血；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想什么。安娜在欺骗我，她是个可耻的女人；而我呢？难道我就没有欺骗她吗？我有什么权利要自己一个令人厌恶、思想混乱的老朽的冷漠痴呆硬要同一个浪漫多情、充满幻想的年轻女子的热情梦想拼凑在一起呢？为什么我要以年龄为理由不去作为一个战士来保卫自己的夫妻关系，而随后又想去做一个奸情的走私者呢？不论法律怎么说，难道男人犯下的奸情就不是奸情吗？”

他对自己的这一番哲学推理感到恼怒，但又无可奈何。他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些想法会淡化他的复仇决心；从心里说，他已经不想复仇了，他只想以一个公正的法官身份去惩罚罪犯，挽回自己的名誉。使他感到恼怒的正是这一点。接着，他的温情的自怜情绪再次出现，又想到了他那孤独凄凉的暮年。石鸽鸟在灰暗的天空中悲鸣，好像有人在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背诵肯卑斯的名言。

---

① 以上引语均出自德意志修士肯卑斯（一译坎普滕的托马斯）(1379—1471) 的著作《效法基督》（一译《师主篇》）。

"是的，世间到处都充满了痛苦；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脓疮，其中最腐败的部分就是人类。"

但到了最后，他的结论仍然是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想什么，感觉什么。

"归根结底，惊险喜剧就像揩屁股纸一样都是骗人的鬼胎。世界并不像剧中所说的那样；人们要等待他的邻居背诵完了他的诗句之后才把利剑刺进他的胸膛；正直的基督徒是不经常也不随便杀人的。"

晚上返回贝图斯塔时，他们担心三等车厢太冷，便上了二等车厢。车厢里只有他们两人。弗里利特借着月光欣赏着窗外那凄凉的景物；今夜的月光比日光更强，竟然驱散了云雾。突然，他听到身后一声浩叹，便回过头去，问：

"怎么啦，老兄？一整天我看你都好像心事重重，没精打采的，出了什么事？"

供两个车厢共用的顶灯暗如鬼火，棺材似的车厢中一片昏暗。

弗里利特看不见唐维克托的面庞，但可以听见他的声音。突然金塔纳尔像小孩一样哭了起来，他那沉重的白发苍苍的脑袋靠在自己朋友的肩上。可怜的老人怀着爱和信任，垂着头，把整个身体沉重地压在了自己朋友的身上，仿佛失去了思想，失去了活力。

"托马斯，我需要您的帮助，请帮我想想办法；我太不幸了！您听我说……"

第三十章

“现在要特别小心，不可莽撞行事！”

“您不进屋了？”

“不，不进去了；我还有点急事要办。”

“您这就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了！”

“如果您愿意，我等一会儿再来。不过，您最好早点上床睡觉，我明天一早就来。”

“注意，我可没说同意您的话啊！”

“好吧，很好，晚安。”

“等等，不要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还没答应呢。也许，我会改变主意，采取相反的行动。”

“可是，维克托，眼下要沉住气，小心行事，把自己的感情隐藏起来；就是说，您如果不想冒险再招来第二次灾难的话。您知道我这话的意思。”

“我懂，我懂。贝尼特斯认为，再有惊吓或刺激……”

“就可能置她于死地。”

“她有病？”

“是的，病得比您想象的还要严重。”

“她有病！再有惊吓或刺激……会要了她的命。”

“不错，会要了她的命。”

“那就是说，我必须进家去，把痛苦埋在心里，吞下这杯苦水，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同她谈话，让她不起疑心，不受惊吓，不会突然死在我面前。”

“是，维克托，是的，您必须这样做。”

“可是，托马斯，您必须承认，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

且您必须理解，我一看到那个门环就心惊肉跳，我很不愿意再去碰它，就好像它是一块烧红的烙铁似的。”

弗里利特没有回答。

他们刚从火车站步行回家，现在已站在奥索雷斯府的门廊前；门廊顶上的镀金吊灯闪耀着昏暗的光辉，几乎照不到地面。

金塔纳尔没有勇气走进房内，他不愿意去敲门。“门开了，安娜就会迎上来，像平常一样对他微笑，也许还会把额头凑过来让他亲吻；他也不得不向她微笑，亲吻她，然后一言不发，回到自己的卧室，像每天晚上一样，无忧无虑地上床睡觉。托马斯应当理解，他很难开口去问她什么。”

另外，弗里利特关于安娜的健康情况的谈话对可怜的前任庭长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导致她犯罪，进行可耻背叛的那种快乐和兴奋的激情会是一种病兆！安娜会突然死去；任何巨大的刺激，不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尤其是痛苦，会使她在几小时内死于非命！”这就是弗里利特听完朋友的叙述后所作的回答。不过，他也说：如果为了使你得到安慰，我们可以杀死梅西亚，但是还要等待时机，以避免闹得满城风雨，尤其是不要吓着你妻子，如果你突然闯进她的卧室，就像戏剧中常有的那种情况，她一定会大吃一惊的。无论是根据宗教的戒律还是社会的法律来看，安娜都是有罪的；但按照弗里利特的观点来看，她还够不上死罪。

弗里利特的话引来了唐维克托的反驳：

“谁说要杀死她？我并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弗里利特回答道：

“不，您就是那个意思，如果您把一切都告诉她的话。这件事怎么做，还要进一步考虑。我不是说您应该原谅她，或者说宽恕她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您必须承认，这也可能是一种办法。”

“原谅她就等于原谅通奸行为，就等于承认我的耻辱。”

“我不能肯定就是那样。您是一个基督徒，对吧？”

“不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越来越虔诚；除了宗教，我的灵魂没有别的寄托……”

“那好，既然您是个基督徒，我不认为您不应该宽恕她。这个问题暂且不论，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在弄清宽恕是否合适之前，不必排除宽恕的可能性。如果您突然闯入她的卧室，大喝一声：‘你这该死的淫妇！’，让她随着一声‘天哪！’便一头栽倒在地，这无疑是给她致命的一击。我不知道她是否会喊一声‘天哪！’但我肯定她会栽倒在地，昏死过去。因此，您看，在我们杀死她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是否有权这样做。”

“不，我没有权……我的良心告诉我……”

“您的良心说得对；我也没有权利劝您制造任何悲剧。当我让您娶她时，因为是我让您结婚的，记得吗，维克托？我当时的想法是使你们两个人幸福。”

“而且您似乎没有做错。您过去确实使我得到了幸福；安娜十多年来，她似乎也得到了幸福。”

“是的，似乎是这样。但她一直把自己的感情埋藏在心间。生命是短暂的，十多年来她是一个好妻子，这是很不容易的啊！”

“听我说，弗里利特，您的观点不大能安慰 我 这种情况的丈夫；您要跟我说什么，我全知道，还要说什么，我也知道；但那不能安慰我。”

“我也知道，除了时间和慢慢的长时间的考虑之外，现在什么也安慰不了您，但现在我们不是在谈您，而是在谈她。您决心要用剑杀死梅西亚，很好，但我们也得选好时机和方式。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因为您已经知道了安娜的病情，那是贝尼特斯要我保守的秘密，因为现在情况紧急，我告诉了您；您知道，这事一旦泄露，对她将是致命的打击……”

“但是，让她继续干这种事不是比把问题捅开更糟吗？难道您能担保她不会抛弃我同那个男人私奔吗？”

“维克托，别那么傻啦！那家伙是个骗子，他只会坐享其成。安娜并不爱梅西亚，一旦她认识到他是一个胆小鬼，关键时刻宁肯抛弃她也不会挺身而出为她献身时，她就会离开他，诅咒他，就会感到后悔，回到您的身边，因为她一直是爱着您的。”

“一直爱着我！”

“是的，不仅仅是对一位父亲的爱。所发生的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吗？她为什么会狂热地信仰宗教？我觉得这个可怜的女人一定还遭受过其他的打击，来自另一方面的进攻……现在我们不谈这些，但她抗拒了，无疑地尽力抗拒了这种进攻。为什么？因为她爱您，过去爱您，现在也爱您……她是非常爱您的。

“可她现在背叛了我！”

“她背叛了您！她背叛了您！但我们现在不谈这个问题。您已经说过不愿意再听我的哲学分析。问题在于，如果您一定要演出一场夫妻受辱的闹剧，那么跟着的就是第二场戏——送葬。”

“我应当承认，您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我说的是实情。是一出完整的戏。总之一句话，如果您暴跳如雷，丧失理性，不听您的良心和理智的劝告，那您就敲开门，爬上楼梯，大闹一场，把房子烧掉，搞它个天翻地覆。而且，您用不着闹到这一步，您只需把消息透露出去，就足以把她吓得昏死在地板上，某样东西就会在她的体内爆炸；您不相信这东西，但它对生命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就像电线同电话的关系一样。您要是大发雷霆，您要是失去控制，无论您做什么，都必须要有理由(停顿)，否则，金塔纳尔，那将是不可饶恕的。”

克雷斯波说最后一句话时口气庄重、严肃，声音在颤抖，使他的朋友不寒而栗。

这番谈话发生在他们从车站步行回家的路上和门廊下停留的期间。在那之后，金塔纳尔走到门前正待敲门，弗里利特又向他喊道：

"现在要特别小心，不可莽撞行事！"

弗里利特心急如火，他想赶快离开唐维克托去找到唐阿尔瓦罗，警告他说金塔纳尔已经知道了他的背信弃义的行为，以便阻止他晚上再去翻墙同安娜幽会。克雷斯波认为，唐维克托经常很多事情都考虑不到，一定也不会想到头天晚上的事既然已经成为习惯，今晚一定会再次发生。唐阿尔瓦罗在花园爬墙时并不知道他已被人窥见，因此他可能故技重演，这样一来，金塔纳尔就可能将他当场抓获，悲剧就会随之发生。另外，弗里利特深信，唐阿尔瓦罗一旦得知金塔纳尔要向他提出决斗挑战，就会立即逃离贝图斯塔。他有充足的理由认为，那个花花公子是个胆小鬼。

"可是，唐维克托是决不会放他走的！"

唐维克托最终又答应不露声色，把自己的痛苦和愤怒隐藏起来，但只忍一个晚上。这位可敬的退休庭长用力敲响了门环。过去，当这幢房子还是一个清白之家，家庭的主人还是一个令人尊敬和爱戴的老人时，他一直是这样大声地敲门，以致它的回声响彻整个院子。

"晚安！再见！明天一早我再来看您！"

弗里利特边说边用力挣脱金塔纳尔那只抓住他的胳膊的、一直颤抖不停的手。

"这个个人主义者！"当唐维克托剩下一个人时，他心里想，"他是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但他是个个人主义者！"

门开了，他犹豫了一会儿，仿佛觉得从院子里吹来一股寒气。

他走进门内，正要转身去关门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黑长的幽灵钻进门来，走近他的面前，摘下头上的帽子——一顶教士帽。

"亲爱的唐维克托！"一个甜蜜的声音颤娓娓地叫道。

"怎么！是您？讲经师先生！"一个寒战，犹如昏厥的前兆，传遍了前任庭长的全身，但他仍然尽力平静的语调说，"这么晚了，

还劳您大驾造访，有事吗？出什么问题啦？”

“难道他听说什么了？”德帕斯心里想，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

他借着上面楼道的灯光审视了一下唐维克托的表情，看出他的神态有些异样；唐维克托也看到讲经师脸色苍色，眼神奇怪，不禁产生了一种模糊而怪异的恐惧，犹如碰上了一个从未见过的魔鬼一样，讲经师没再说话，他只是握住金塔纳尔的手作了一个优雅而有力的动作，然后朝楼梯上面走去。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走到第一个楼梯口时，唐维克托低声问道。

“您今天打猎去啦？”讲经师也低声反问道。

“是的，先生，同克雷斯波一道……可是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么长时间……又这么晚……”

“到书房谈！到书房谈！……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惊慌……我们到书房去谈。”

安塞尔莫为主人把走廊的灯点燃，讲经师跟在唐维克托的后面，朝书房走去。

“他没有问起安娜。”德帕斯想。

“夫人没听见您的敲门声，她在自己的小客厅里，要不要我去通知一下，老爷？”安塞尔莫问。

“啊，不，不！让她在那儿吧。我是说，也许讲经师先生想和我单独聊聊……”说完，主人便转过了身去。

“啊，您的书房到了，我们进去说吧。”

走进书房之后，金塔纳尔的身子颤抖得更加明显了。“这家伙要说什么？他来这儿干什么？”

安塞尔莫点亮两只蜡烛。

“安塞尔莫，如果夫人问起我，就说我一会儿就到，我现在有事，让她在房里等我。这样可以吗，讲经师先生？您是想同我

单独聊聊吧？”

讲经师点点头，表示认可；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安塞尔莫走出书房。

“现在屋里没有外人了，他应该开口说话了……他要说什么呢？太难启齿啦！他必须说点什么。可是，怎么一句话也想不出？脑子像是凝固了。他不知道这事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应该如何开头。不了解唐维克托是否知道，他怎么好说呢？问题在于，他说什么必须以唐维克托知道多少为基础。啊，不，那样不好，他应该先说明一下自己的来意。真是太难办了！”此时，讲经师的处境就像是他在书房偷那对银制烛台被唐维克托抓住一样难堪。

金塔纳尔的牙齿抖得喀喀直响，两只惊异的眼睛睁得老大，露出询问的目光。

“您想干什么？”他那闪烁的眼神似乎在问。

“必须开口啦。”

“您这里……能找点水喝吗？”唐费尔米恩问，他憋得难受，舌头像被粘住了一样。

唐维克托在床头柜上的一只杯子里找到了水，水里落满了灰尘，有一股怪味。即便水是酸的，唐费尔米恩也得喝下去。他已身陷绝境，再无退路。他来到这里是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知道他必须来，做点什么，看一看这里发生的情况，刺激唐维克托起而复仇。可是现在，他却不知所措。“现在快夜晚十点钟了，坐在那个女人的丈夫的书房里，那个女人欺骗了丈夫，也欺骗了他德帕斯。他来这儿干什么？他来这儿说什么？”一天来他的感情所经受的一切像闪电一样掠过了讲经师那翻腾不已的脑海。他喝下那杯水，擦了擦苍白干瘪的嘴唇，那一天的感情又像一剂苦涩的泻药从他的脑海流遍了他的全身。

他早晨醒来时感到焦躁不安，慌忙叫来了母亲，但又不能向她说明自己的病因，便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起床之后就离开了

家门。远处的烛光照在街道和路人的身上；脚步声和说话声低微而压抑；坚实的物体变得像空的一样，一切都如同梦幻一般虚无缥渺。这宇宙万物的冷漠反映出人类之间野兽般的残忍和铁石般的自私：为什么所有贝图斯塔人所谈论的成千上万的事情都与他无关？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痛苦，对他表示同情，或同他一道诅咒和惩罚那两个背信弃义的人？他离开街道来到夏日散步广场，那儿也是一片凄凉：冷漠的光秃秃的树木，潮湿散乱的流沙。他怒不可遏地大步来回走着，仿佛要用膝盖去撕开那件绊腿绊脚的教士长衫——那件悬吊在他脖子上的节日礼服。命运为什么这样捉弄人啊！

“他本人才是丈夫，而不是那个至今还未动手杀人的白痴。七点钟他就应该知道一切了，可现在已经是中午了。人间的法则多么滑稽可笑啊！都是骗人的鬼话！唐维克托有权报仇，但他却没有报仇的愿望；他本人有这种愿望，恨不得把那个坏蛋碎尸万段，但他却没有这个权利。他是个教士，是个讲经师，是个受俸的神父。命运一直在嘲弄他，取笑他，从各方面打击他。”一时间，讲经师的脑子里充满了那些有关嘲笑天神的故事，好像所有的神人鬼怪都在阴谋反对这位贝图斯塔的讲经师。

他那两条强健有力的腿踢打着身上的教士服，发出嚓嚓的声响。那身教士服就像一副铿铿作响砸不碎踢不烂的镣铐捆绑在他的身上。

德帕斯无意中发现，他正走过唐阿尔瓦罗居住的旅馆。“梅西亚就在里面。如果像德帕斯担心的那样，唐维克托没有阻止梅西亚离开奥索雷斯花园，如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此刻唐阿尔瓦罗就会怡然自得地躺在床上，享受着欢娱后的休息；他可以上楼去，闯进他的房间，把他掐死在床上，或用枕头把他闷死，这是他应该做的事，否则他就是一个胆小鬼，说明他害怕自己的母亲，害怕世人，害怕法庭的审判，害怕闹得满城风雨，丢人现眼，害

怕成为众所周知的罪犯；说明他被平静的、无所作为的日常生活的惰性捆住了手脚；说明他是一个胆小如鼠的懦夫。一个勇敢的人应该走上楼去把他杀掉。如果世人，贝图斯塔的傻瓜们，他的母亲、主教和教皇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必要时他就会在布道坛上大声地回答：你们这群白痴！我为什么要杀人？因为有人夺去了我的妻子，因为我的妻子欺骗了我，因为我尊重那个无耻女人的肉体是为了保住她的灵魂；她像所有淫贱的女人一样，是一个娼妇，也从我这里偷走了她的灵魂，因为我没有得到她的肉体。我杀了他们两个，因为我忘了她的医生说的话，忘了‘心随境迁’的道理，忘记了对她也应当像其他女人一样粗暴，忘记了她那神圣的肉体也是人的肉体；我担心她的贞洁，而她的贞洁却玷辱了我；我以为她的肉体是圣洁的，却没想到她那腐败的肉体正毒害着我的灵魂；我杀她是因为她欺骗我，因为她用眼睛盯着我的眼睛，配合着她那双唇开合的节奏，满面笑容地称我是她心灵的兄长；我杀死了她是因为我应该杀她，我可以杀她，是因为我身强力壮，我是一个男人，是一头野兽！”

然而，他没去杀人。他走到旅馆的门房是为了打听正在途经贝图斯塔的纳乌普利亚主教的消息。

“他出去了。”门房的人回答说。

他莫明其妙地掏出一张名片，折好交给了看门人。

他回到家中，对人说他今天谁也不见。他把自己锁在书房内，像一只笼中的猛兽一样，在里面走来走去。

他坐下来，给庭长夫人写信，写了满满两张纸。他把写好的信看了一遍，接着又撕成了碎片。他重新在屋内踱来踱去，踱完步又写，写了又撕，反复折腾了好几次，不停地用手指抓搔自己的头皮。

撕碎的信中包含着他的眼泪、他的痛苦、他的哭诉、诅咒、恳求、怒吼和情话。有时，那墨水汇成的弯弯曲曲的细流就像一

根排水管，排泄出他胸中的一切污泥浊水；自尊、愤怒以及伪装的、压抑的激情和欲望像粘稠的脓血一样，顺着那管子溢出。一会儿，他的激情同这些肮脏的污秽混杂在一起；一会儿，他那富有幻想的理想主义又像那多情的鸠鸽，呢喃呻吟，没有痛苦，也没有怨尤，犹如在咏唱一支动听的挽歌，重述着他同安娜往日的温存和友谊，那饱含了他们永恒的精神忠贞的微笑，他们将来在天国相会的誓约，以及他们彼此间热情的许诺，和甜蜜的亲情；在信中，他还回忆了那些鲜花盈露的夏日的清晨，那些神秘的向往和愉快的交谈，现实的欢乐和未来的幸福。但是不久，这种鸠鸽的哀鸣中断了，代之而来的是山摇地动般的狂风的怒吼，是猛烈的风暴，震天的雷鸣；残忍粗野的冷嘲热讽，像黑暗的天空中划过的一道闪电，都在他信中倾泻出来。"看一看，安娜放弃了自己灵魂的拯救，放弃了成为圣徒的理想，抛弃了一颗忠诚可靠的心灵的友谊，究竟是为了谁呢？为了一个徒有其表的唐璜式的花花公子，一个乡村来的纨袴子弟，一个假巴黎鬼子，一个漂亮的木头人，一个愚蠢的纳克索斯①，一个银样蜡枪头的利己主义者，一个浅薄、庸俗、无聊即使在地狱也令人厌恶的灵魂！但是，这样一个卑怯的小人物，他却弄清了安娜爱的是什么，是肮脏的肉欲，是软绵绵的肉体，甚至是精工制作的服装，熨烫平整的衣着，美观漂亮的靴子，雄健的骏马，虚浮的名声，放荡的丑闻，以及怪僻的性格，游手好闲的恶习，挥金如土的奢侈和矫柔造作的举止。虚伪，伪善，虚荣的荡妇，无可救药的女人，你注定要下地狱的，因为你阴险、欺诈、无耻、堕落，一钱不值……"写到这里，讲经师怒不可遏，他把信撕成碎片，因为他不能写那种骂人不用脏字、杀人不见血的信。"他不能把这一切装在信封里交给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爱着自己水中美丽的影子而被淹死，后变为水仙花，比喻以美貌自夸的青年。

一个女人，尽管她罪有应得。不，用刀剑进攻比用装在香喷喷的信封中的毒信进攻更要高尚。”

他想另外写信，尽力控制自己；但最后，愤怒和赤裸裸的情欲又从另一方面爆发出来。他自己又成了一个伪君子、色情狂和背信弃义的义。“是的，是的，”他写道，“尽管我不承认，但我确实想得到你；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像我呼吸而没有想到呼吸一样。但是我打心眼儿里想占有你，向你表明我们的爱情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其他一切都是谎言和欺骗，是小孩的游戏，无谓的闲聊；告诉你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你爱我和我爱你，尤其是我爱你，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出走，我可以甩掉我的面目，我的法衣，还我本来的面目；我们远远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在这儿我不能这样做。是的，安娜，是的，我是一个男人，一个男子汉，难道你不知道？难道那就是你欺骗我的理由？那，你听着，我一拳就可以把你的情人捶扁。你要知道，他怕我，我只要看他一眼，他就吓得要死；如果他在什么偏僻地方碰上了我，同我面对面地单独闯过，他会吓得落荒而逃。我才是你的丈夫，你曾用无数次不同的方式向我承认过这一点；你那可爱的唐维克托是个微不足道的无用之人，你看他在这种情况下连怨言都不敢发一句。我是你的主宰，你对我这样发过誓；我掌握着你的灵魂，而灵魂是重要的；你是我的，你整个人都是我的，你对我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对你的爱是任何一个可怜的贝图斯塔人或你那位阿拉贡的丈夫所不可能给予你的；安娜，这些你我之间才知道的事他们能知道多少？是的，这些事你是知道的，但是你却把它们忘了，为了一个本城所有堕落女人都舔过而且舔过多次的松软的肉体。你亲吻那个放荡的肉体，和那双接触过所有淫妇的脓疮和被他奸污的少女的伤心的嘴唇……”

唐费尔米恩把这封信也撕了，撕得粉碎，比前几次撕的更碎。撕碎的纸片没有扔进纸篓，而是像雪片一样丢了满地。他在那富

于艺术性的愤怒的废墟上气冲冲地来回走着，渴望找到某种比墨水和冷漠无声的纸张更有力的方式来发泄他的心头之恨和实行他愤怒的报复。

他再次外出，来到奥索雷斯府对面的新广场，在旁边的移民街来回走了好几趟。

“现在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唐维克托是否发现了点什么？没有，如果出了事，现在一定传开了。唐维克托要是开枪打了唐阿尔瓦罗，或是双方正在准备进行决斗，人们也会知道。现在什么也没听说，一点动静也没有，肯定是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曾经有两三次，当夜幕降临时，讲经师来到广场的这一角，站在那座房子门前的游廊下面，想发现点什么，偷听一下有什么可疑的声音；但他从未敢敲门。“他来干什么？当初，他在那个家中说话是那样有权威，主人又是那样尊重他，爱戴他，可现在有谁请他来呢？没人请他。他不能进去。”“再说，”他一边走开一边想，“一旦我同她面对面站在一起，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即使那个没出息的丈夫原谅了她（因为他的血管里流的是奶而不是血），我也不会原谅她；她如果落在我手里，天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来！不，我不能进那座房子，它会毁了我，也会毁了他们每个人。”

他回到自己家中。

唐娜保拉走进他的书房。他们谈到商店的生意，谈到主教府和许多其他事情；但对他们母子二人共同担心的那件事却只字未提。

“这件事我们不能说。”他想。

“这件事我们不能说，甚至在单独的情况下也不能说。”她想。

母亲什么都知道。她买通了佩特拉，得知了全部秘密。

另外，她还通过自己的秘密警察和自己的观察，已经得知儿子失去了对庭长夫人的权威。唐娜保拉过去诅咒这个女人，因为

她认为费尔米恩在爱她；她现在恨这个女人，则是因为她也受到了这种嘲弄、蔑视和欺骗行为的伤害。那个女人竟看不起自己的儿子，为了唐阿尔瓦罗那样一个形同枯槁的浪荡公子居然抛弃他！母亲的自尊在唐娜保拉的心中燃起了怒火。“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比她的儿子强；爱上他是一种罪孽，因为他是一名教士；可是欺骗他，往他的心上扎刀子则是罪不容诛。而且，认为他没有办法复仇！是的，没有办法复仇。”使唐娜保拉最放心不下的，是怕他的儿子可能由于忍受不了嫉妒和愤怒的折磨，而犯下什么耸人听闻的罪过。

她不能给儿子任何劝慰，更使她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

她曾经想到一办法惩罚那一对无耻之人，特别是惩罚那个精疲力尽的花花公子，那就是公布那桩罪行，将那私通的丑事张扬出去，以此激起唐维克托的唐吉诃德式的骑士精神，让他挥戈上阵，去杀死唐阿尔瓦罗。

“可是，她一个字也不能对费尔米恩说。”

唐娜保拉进进出出，谈东说西，密切注意儿子的脸色、表情，嘶哑的声音、颤抖的双手以及在书房来回不安的走动。

“她愿意尽一切可能向他提出报仇的暗示！是的，她心爱的儿子应该从心中所受的一切痛苦中解脱出来。他是一位多好的儿子啊！在面对各种攻击，维护和加强自己的威望方面，他曾经干得多么出色啊！”当唐娜保拉看到“不会闹出丑闻”，在同庭长夫人的奇特关系上唐费尔米恩表示出无与伦比的谨慎小心时，她曾原谅了他的一切过错，再也没有责备他什么。在儿子战胜了以庞佩约·吉马兰为代表的无神派取得了那次光荣的皈依行动的胜利之后，她对他产生了一种新的更强烈的钦佩之情，并努力帮助他去满足他同安娜亲近的欲望，他要求的事，只要她认为是正当的，总是给予细心的关怀与帮助。

他们不能谈论那件对他们二人都至关重要的事情。最后，唐

娜保拉只好把唐费尔米恩一个人留在书房里，上楼回到自己房间，但她打算通宵不睡，以便监视儿子的行动；她正好可以听得见儿子在楼下房内来回走动的脚步声。

母亲离去之后，唐费尔米恩立即把门上了锁。他仍然感觉焦躁不安，坐卧不宁。他想出了个荒唐计划，打算制造悲剧，但他立即否定这种想法。“他的手脚是被捆住的。”他想到各种暴烈行动，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能是壮烈高尚的；而发生在他身上则是奇怪可笑的。

他的教士服在炙烤着他的身体。他觉得自己像是穿着戏装在生活，这种疯狂的念头死死地缠着他，使他难以忍受。他无法控制自己，不知不觉地跑到大衣柜前，拿出了自己的猎装。过去他常穿这身猎装在马塔莱雷赫的山坡上追杀野兽。不到两分钟，这位教士就变成了一个强悍健壮的山民；那套合身的棕色服装穿在他那结实有力、魁伟自然而又文雅年轻的身上，越发衬托出他的英俊威武和风流倜傥。他照了照镜子，不无得意地对自己说：“这才是个男子汉！”庭长夫人从未见过他这身打扮。

“柜子里还有一把佩刀。”

他把刀找出来，挂在自己的黑皮带上。刀身锃亮，刀刃闪着寒光，似乎与他的心情十分协调。从那闪光的刀身上，讲经师联想到了一种音乐。

“他可以出门了；现在已是夜色四合，街上的行人已经不多，他穿着这身山民的猎装，不会有人认出他来。他可以到后街那个角落去等唐阿尔瓦罗，佩特拉说他是在那儿看见梅西亚爬墙的。假如唐维克托没有发现任何事情，或者即使他发现了但唐阿尔瓦罗并不知道，那个花花公子一定会再来的，说不定他每天晚上都要来那里，那么，他唐费尔米恩就可以在黑暗的街道墙角下等着他，同他展开战斗，逼他打架，然后击败他，把他打翻在地，杀死他；这把刀正好用得上！”

楼上唐娜保拉在走动，天花板发出吱吱的声响。

母亲的想法好像透过地板钻进了儿子的脑袋，唐费尔米恩忽然想到：

“不行，这简直是胡来！我不能用刀杀死那个无耻之徒，我没有那种勇气，这是小说中描写的愚蠢行为。为什么要想那些我永远不能做的事情？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利用唐维克托的勇气和他那浪漫的骑士精神；我要收起刀，以舌当剑。”

唐费尔米恩脱下棕色的猎装，摘下宽沿帽，解下黑皮带，把衣服和佩刀放回衣柜，重新穿上教士服和法袍，仿佛那是他的盔甲一样。“是的，那是他的盔甲，他的战服。”

“现在时候不早了，我必须去见他。如果那个大傻瓜去了帕洛马雷斯打猎，这时也该回来了，火车大约是这个时刻到。我这就去他家。

他走出书房，来到走廊里。

“如果被母亲碰上，就说有个病人在等我，要我马上去听他的忏悔。”

唐娜保拉听到儿子在走廊上的脚步声，急忙连奔带跑下了楼梯。

“你去哪儿？”

他撒了谎。

她假装信以为真，没加阻拦，因她从他的脸色、他的声音和其他各方面可以看出，儿子并没有有感情冲昏头脑，不会惹出什么风波。

“也许他和她的想法不谋而合。”

就这样，唐费尔米恩·德帕斯来到了奥索雷斯府，看到托马斯·克雷斯波先生消失在广场上之后，便走进门厅，果断地同正在开门的唐维克托打了招呼，并同他一起上了楼。他准备同他谈谈，问问他，给他出出主意，暗示他此仇一定要报……可是，他

却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他喝下那杯带有尘土怪味的水后，仍不知如何打开话头。

金塔纳尔依然露着惊奇和询问的眼神看着他；唐费尔米恩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亲爱的朋友，我感到左右为难，斗争了很长时间，既想尽快把事情告诉您，又担心说话的方式不合适造成您的误解，因为问题很棘手，无论如何注意言词，这件事都是令人很不愉快的。”

“请直说无妨，先生。”

“近几个月来我很少光临府上，今天又这么晚前来打扰，这都是因为……”

“是的，先生，确实如此，不过，请讲下去，看在上帝和基督身上的钉子的份上，到底什么事，唐费尔米恩？”

“我也应该同您谈谈上帝，谈谈基督身上的钉子和荆刺，谈谈十字架……”

“发发慈悲，快说吧！”

“唐维克托，在我说出事情之前，我必须问问您的心情如何。”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面色苍白，显然有心事；毫无疑问，您正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我一进门，在楼梯的灯光下我就看出来了。”

“您的脸色也……”金塔纳尔的声音在颤抖。

“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如果您知道我拜访的原因，或是部分原因，我就可以省去那令人不快的开场白了……”

“可是您说的是什么事啊？看在……”

“金塔纳尔先生，您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我是位神父，如果您有什么事想说……如果您需要忠告……我来这里就是想以一个神父的身份来同您谈谈这个问题的。有个人告诉了我一件事，这个人的良心也要求我首先迈出第一步……”

唐维克托一下站了起来。

讲经师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这下他看清楚了，知道应该从哪儿入手了。

“有人要您这么晚到我家来？”

“唐维克托，实话告诉我，对您十分重要的那件事，您是否已经知道些什么？是否那就是您脸色这样难看的原因所在？我们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

“是的，先生，今天我知道了我昨天还不知道的一件事，这件事对我至关重要，是的，比生命还重要。但是如果您不说得更清楚些，我仍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是否可以……”

“好吧，我现在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

“您刚才说，有个人……”

“有个人帮助了一桩有损于您的罪行，事后追悔莫及，来到忏悔室，忏悔了自己可耻的同谋罪，说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而采取了一项赎罪的措施，就是让您发现那件可耻的行为，可是这个人又怕自己这种愚蠢的做法会招来新的灾难，于是她来把一切告诉我了，希望能够避免更多的犯罪，因为，不管怎么说，任何暴烈的行动都可能是一种犯罪，任何血腥的复仇……”

唐费尔米恩突然停止了他滔滔不绝的谈话，沉默下来，以此来表示对唐维克托的痛苦的同情。这时老头已经瘫坐在沙发上，双手紧紧抱着自己的头。

“佩特拉……是佩特拉吗？”唐维克托问道，声音很特别，显然是明知故问。

“这个不幸的姑娘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的行动会招致更多的灾难。这就是我今天来访的原因，唐维克托，以便阻止灾祸的发生，如果我来得不是太晚的话。所以，唐维克托，请以主的名义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时间还早！”受欺骗的丈夫边回答边站

起来，他紧握着双拳，满面羞愧，就像是发现自己光着身子站在广场中间一样难堪。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家中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自己也没有根据名誉的要求或戏剧中那些法则的要求制造出应有的新罪恶而感到十分恼怒。“没有事！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可是，会发生的！会流血的！这么说，您都知道啦？那个女人把损害我名声的事张扬出去了？她那是报复，不是追悔莫及，是报复！不过，这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了！啊，可怜的金塔纳尔，我是多么不幸啊！”

可怜的老头又瘫倒在沙发上，他开始再次感到了早晨那种强烈的令他颓唐消沉的困倦。

唐维克托说的“大家都知道了”这句话使唐费尔米恩受到了启发，又想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谎言。

但他首先说：

“唐维克托，在您痛苦时，您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考虑，这我不感到惊奇，但我并没有说‘大家都知道了’，我不代表大家，我是个忏悔神父。”

“可是，您能断定佩特拉没有告诉……”

“佩特拉没有说，但不幸的是……”

“还有，大家是否知道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的名声。无论如何，大家很快就会知道我要报仇的事，这很快就会传开的。”

他开始在书房中踱来踱去。

德帕斯也站了起来。

“不幸的是，”他继续说，“造谣中伤早就代替了流言和表面现象……”

唐维克托咆哮起来：

“天哪！这是怎么搞的？竟会这样？大家都在议论？全贝图斯塔都在谈论？”

他用手指使劲抓着头，揪扯自己的斑斑白发。

在唐维克托在戏剧般地全力发泄他的痛苦和羞愧之时，唐费尔米恩却大谈起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的，不幸的是，早在几个月前，从夏天起，或者更早一点，人们就对唐阿尔瓦罗随便而频繁地出入奥索雷斯府的事议论纷纷了。除了这件不幸的事情本身之外，问题最糟糕的方面还在这里。说它是最糟糕的，是因为讲经师了解唐维克托十分看重名誉问题，担心他会由于可以理解但不一定正确的感情冲动，不顾宗教的劝阻，而贸然采取可怕的报复行动，尤其对罪不容诛的唐阿尔瓦罗进行报复。但是，尽管作为一个男人，一个阅历丰富而有见地的男人，唐费尔米恩完全可以理解唐维克托内心的愤怒，而且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原谅了他那种希望马上进行可怕报复的愿望，尽管作为一个男人，他也会有这样的反应，然而，作为一个主张和平与宽恕的宗教的教士，他应该尽力去劝导，设法使事态得以缓和，提出符合道德要求的办法来解决这类问题。”唐维克托用手捂着脸，摇着头表示反对，那样子似乎要把自己的脑袋从脖子上扭下来一样。

“但是，金塔纳尔会说什么或能说什么，德帕斯完全是一清二楚的。是的，从世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情，是应该流血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复仇的愿望，即使为了能够在社会上堂堂正正地生活，唐维克托也有必要根据社会的法则，根据当代习惯和思想的要求，去找到梅西亚，向他提出决斗的挑战，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他杀死；或者，在奸夫作案前后当场将他抓获，就时就地将他处死。历史上杰出的英雄男子汉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的行为被看成奇迹，传为佳话，载入史册，写进诗歌和悲剧之中，受到世人的赞颂。讲经师对此十分清楚。”他确实在极其热情而雄辩地阐述着“世俗的观点，主张流血的道理”。其后，他又想到自己有责任捍卫相反的道理，即仁慈、宽恕、爱他人、忍辱负重和接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此时，他似乎又变成另外一副嘴脸，忘记了刚才自己的一番苦心说教，语言也变得困难呆板起来；他用

冷冰冰的语调，像一个乡村牧师一样，重述着教义中的那些陈词滥调。唐维克托没有识透讲经师的阴谋，但他感觉到了他的话语不由衷，心口不一。“是的，”前任庭长听到讲经师再次说到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被妻子欺骗后应该按照宗教的要求在自尊、名誉和其他方面表现出的自我牺牲时，不由得心里想道，“是的，我昏了头，我的行为是丢脸的，我应该一枪把梅西亚打死在墙头上，或者马上赶到他的旅馆，同他决一雄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整个贝图斯塔的人都认为我是一个……一个……”唐维克托脑子里想到那个可耻的字眼，不由得怒发冲冠。

于是，讲经师劝他宽恕、忘却的那些冷漠无力的话语都变成了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东西。“这位男圣人根本不懂得受到侮辱是个什么滋味，也不懂社会的要求是什么。”

为了避免讲经师继续在他的耳边讲那些空调无聊又缺乏诚意的说教，为了使他尽快离开，唐维克托假装让步，接受他的劝告，同意不去干任何蠢事，说要好好想一想，尽力使名誉的要求同宗教对自己的要求协调一致。

听此一说，唐费尔米恩大为失望和震惊，以为自己计划落空，于是又重新发动攻势。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世人对宽容这类罪行的丈夫的鄙视，说居心不良的人会认为丈夫纵容妻子与人通奸。

听了讲经师的话，唐维克托觉得，自己如果不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一定会成为天底下最被人瞧不起的人。“是的，要尽快，天一亮就采取行动；请两个证人去找唐阿尔瓦罗，一定要杀死他。”

唐费尔米恩看到前任庭长脸上再次露出激烈的愤怒，这才放下心来。“是啊，这才像个男子汉。现在武器已准备就绪，他唐费尔米恩用以发泄自己刻骨仇恨的炮弹已经上了镗。”

唐维克托没再说什么，气呼呼地站在墙角边。

“这儿没什么事了。”讲经师起身告辞，但刚走到门口，又突然转过身来，像歌剧中的神父，做了一个庄重的姿势，心事重重地高声说道：

“作为您过去和现在的精神之父，我以上帝的名义要求您，如果您今晚又突然看到什么新的罪行，如果那个无耻之徒由于不知道您了解了所有真相，今晚又潜入您家……我知道这样要求有些过份，但在上帝眼中，没有任何谋杀是可以宽恕的，尽管在世人的眼里是可以原谅的。您要尽一切可能阻止那个男人进入您家，但不要流血，唐维克托，不要流血，看在基督和他为我们众生所流的血的份上！”

“当然，”讲经师离去之后，唐维克托想道，“当然，尽管我呆痴愚笨，但这一点还是知道的。那个坏蛋今晚还会来，为了不把她吓着，我就再让他一次……再让一次！这事我连想都没想！”

门开了，庭长夫人走了进来。

她面色苍白，身穿一件白色睡衣，进屋时没有一点声音，她的眼睛似乎变得更大了，那直愣愣的目光，让人看了毛骨悚然，至少唐维克托有这种感觉。他惊恐地后退一步，好像碰见了鬼似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女人的背叛和不贞，而是她万一受到惊吓就会有生命危险。在金塔纳尔看来，此刻的安娜不像他的妻子，而像《茶花女》中歌唱着死去的女主角。老人的心中油然生起一种迷信般的怜悯之情；这个突然间悄悄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幽灵，走起路来步履像鬼魂一样轻盈，使他感到又爱又怕；他爱她是因为他像父亲一样为她的生命担忧，他害怕她是觉得她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只需一句话就可以轻易地把这个可怜多病的女人杀死，也许这个可怜的人儿对她的罪行并没有责任！啊，不，他不要杀她，不用剑，不用枪，也不用愤怒的语言。”

“刚才是谁？”安娜平静地问。

“讲经师，”唐维克托答道，他怀疑妻子明知故问。

安娜有些慌乱。

“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她故作镇静地又问。

“干什么？政事！主教和省长不和，选举问题，很紧急……总之，都是政治方面的事情。”

庭长夫人没坚持问下去；她没同丈夫亲近就离开了房间，他也没像往常晚上告别时那样走上前去亲吻她的额头。

金塔纳尔剩下独自一个人时，他才松了口气。“总算不错，他没有露出破绽。安娜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他的良心安宁了，说明他一直做得不错。”

他要来茶点。逢上打猎的日子，他都是中午吃冷餐，晚上吃茶点。然后，他吩咐仆人们去睡觉。十一点半钟，他穿上拖鞋，拿着猎枪，蹑手蹑脚地在黑暗中走下楼梯，来到花园中，黑暗中他竟没有撞着任何东西。他的枪里子弹上了镗。

“嗯，不错，讲经师无意中为他出了个好主意：不要流血！好，要是唐阿尔瓦罗今夜再来，他必死无疑！管它什么后果！安娜会吓得昏死，跌倒在地。人们可以抓住他，逮捕他，什么方式都行……反正，一旦阿尔瓦罗再来，就一定得死。”刚才，唐维克托的理智是清醒的，因为当着安娜的面，他压住了自己的愤怒；现在他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他决定了，如果那个窃贼胆敢再来损害他的名声，他就杀死他。

夜色漆黑，寒气逼人。金塔纳尔不得不回屋把大衣穿上。他担心这样会弄出声响，又怕那家伙趁机溜进院内，爬上阳台，但又不能没有大衣呆在那里，那样会冻僵的。他赶快取出大衣，穿在身上，又回到凉棚中的岗位上，从那儿他可以依稀看到黑暗中那堵围墙的轮廓，也可以看到安娜卧室的窗户。如果安娜为阿尔瓦罗开窗，很难逃过他的眼睛。

他听见钟声敲过十二点，一点，两点，但没有听见敲三点。他可能当时打盹来着，尽管他否认这一点。四点钟时，他再也无

法忍受室外的寒冷，和抗拒睡意的侵袭；他迷迷糊糊，对自己和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感觉，跌跌撞撞地上了楼，摸回自己的床边，机械地脱去身上的衣服，裹起床单，一头睡去。在高烧昏迷的睡眠中，他梦见了许多满身是火的幽灵和痛苦万状的魔鬼，这些东西一齐向他身上扑来。

第二天下午，喝咖啡的时间，梅西亚、隆萨尔、贝多亚上尉和富尔戈西奥上校都没有像往常那样出现在俱乐部。

前任市长福哈注意到这一点，神秘地大声宣布道：

“先生们，我说这里必有蹊跷……”

“什么蹊跷？”美洲佬唐弗鲁托斯·雷东多问道。

他们此时准呆在红厅旁边的房间里，就是三人翁博牌房隔壁那间小屋里。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福哈接着说：

“诸位看见没有，今天隆萨尔、上尉和上校都没来，准是出了什么事，无风不起浪……”

“什么浪？”老奥尔加斯问，他已略有所闻。

小奥尔加斯摆出一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样子，说道：

“不，先生们，我可以告诉大家，什么事也没有。”

“不过，请原谅，我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来源绝对可靠。现在金塔纳尔已派出自己的助手向唐阿尔瓦罗下决斗战书去了。”

“下战书？为什么？”雷东多问。

“嘻！别在我面前装蒜啦！您知道得很清楚，确实是一桩大丑闻。”

华金·奥尔加斯起身为唐阿尔瓦罗辩护。

福哈不攻击梅西亚，反而攻击起唐维克托来，说他长期纵容那件有辱门风的事。

“可您怎么知道他在纵容呢？他什么也不知道。如果说他现在向阿尔瓦罗提出决斗，一定是他最后发现了他们……”

“也可能是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了。”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决斗的事。”

整个下午，俱乐部都在议论这件事。天黑时，隆萨尔来到了俱乐部。一开始，没人敢问他；最后还是福哈打破了僵局，他拍了拍炮筒子的背，问道：

“您是决斗的助手？”

“什么助手？”隆萨尔皱着眉头，故弄玄虚地反问道，那样子活像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在竖起一道冰墙以防御心怀叵测的不速之客似的。

“就是梅西亚和金塔纳尔决斗的助手哇！”

“谁对您说的？我发誓……我不知道……我否认此事。你是个傻瓜，是个无聊的饶舌者！这种严重的事情在俱乐部里公开议论合适吗？”

“诸位听见了没有？我刚才说的。”福哈得意地叫道，并不在意隆萨尔的责备。

隆萨尔矢口否认，拒绝谈论此事，但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故意装出来的。

他不停地看钟，又向华金·奥尔加斯问时间，他把他拉到一边，用一种其他人都听得见的声音说：

“您知道驯马人唐佩德罗是否还保存有那些马刀……？”

他低声说完这句话。

奥尔加斯不知道。隆萨尔露出失望的脸色，离开了俱乐部：

“再见，先生们。”

“听见了吗？我说的没错吧？就要发生决斗啦！”

这几位先生宣布聚会继续进行。佣人点上煤气灯，于是午后的讨论一直延续到夜间。几个人回家吃过晚饭又回到俱乐部。一直到晚八时，大家谈论的只有决斗这一个话题。台球室的人也丢下球杆来到这个俱乐部的说谎厅来听新闻，甚至楼上犯罪厅中的

人，那些在整个革命①过程中尽情享乐而认为天下太平无事的家伙们，也派了代表下来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贝图斯塔，决斗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事情。在马尔教堂区或其他公共地方，一些年轻的公子哥儿常常发生争论，但很少大打出手，争吵谩骂不会造成什么后果。贝图斯塔从来没有开过打靶场；几年以前，一位退休少校曾试图以教授剑术谋生，小侯爵、奥尔加斯父子、隆萨尔和其他几个人曾一度十分喜爱这种舞枪弄棒的运动，但很快就腻了，弄得少校不得不靠钱为生。

在贝图斯塔人的记忆中，这儿只有两次挑战是进入了决斗场地的。一次是多年以前发生的，梅西亚曾卷入其中，弗里利特担任另一方的助手之一，也是贝图斯塔参与那次事件的唯一见证人，但从来没人要求他讲述那次决斗的情况。不过，那次决斗之后，不论是梅西亚还是他的对手，都毫毛未损。

另一次决斗是在会计和出纳员之间进行的。其原因是两个人互相指责对方在钱柜中拿了钱。决斗规定，谁先刺伤对方就为胜者。结果出纳员的脖子被划破了一层皮，因为会计员的剑是横向砍过去的，他原希望一刀把对方砍倒。在贝图斯塔的历史上，除了上述两次之外，再没有可以真正称得上决斗的事件了。

那天晚上，为了消磨时间等候消息，人们进行了长时间详细的讨论，以探讨我们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这一野蛮习俗的合法性。

老奥尔加斯虽说开始时以文书职业为生，却多少有点学问，他断言说决斗是神裁法的残余。

唐弗鲁托斯说也可能是那样，但不管什么裁法，他都不会去拿生命开玩笑；如果有人冒犯了他，他就去找法官，不行就用棍棒解决。“让一个不劳而食的精明的剑客杀死，我娘养的儿子可

① 指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不去干那种傻事。”

“然而，”老奥尔加斯说，“这也要看情况，名誉，社会舆论，您可能记得，费加罗① 是谴责决斗的，但他同时承认，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也会亲自去决斗的。”

“我可不是什么蹩脚的理发师②，先生，”唐弗鲁托斯叫道，“损失点东西我还是不在乎的③。”

大家不得不向他说明费加罗是何许人也。但即使如此，唐弗鲁托斯仍汗流浃背地大叫大嚷，强词夺理地说，不管怎样，谁向他挑战，他都会把他捶成肉饼。

“要是我，”前任市长说，“我就诉诸法律，提出刑事诉讼，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要是我，”老奥尔加斯站起来，用郑重而颤抖的声音大声说，“我才不那样干呢！要是向我提出决斗的人是个精明的剑客时，我就强迫他同意在下列条件下进行决斗：（众人洗耳恭听）相隔两步距离（他迈出两大步，站在唐弗鲁托斯面前，弗鲁托斯神情严肃，身子站得挺直）；一只手枪上子弹，一只不上子弹（老奥加斯想到决斗马上就要开始，脸色变得煞白）；一、二、三、（他拍了三下手掌）砰！上帝给谁一粒子弹，谁就是幸运儿。这就是我参加决斗的方法；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勇气。”

“说得好，说得好！太精辟了！”在座的大部分人好像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禁齐声喝起了彩来。

每次谈到决斗，福哈、唐弗鲁托斯、奥尔加斯和其他的人都把他们白天说过话重复一遍。

这伙人在俱乐部白等了一晚上，什么消息也没听到。隆萨

---

① 西班牙讽刺作家拉腊（1809—1837）的笔名

②③ 这里唐弗鲁托斯·雷东多把费加罗误解为某些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注②系指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理发师费加罗，注③误指了克维多-比加列斯的《吝啬鬼》。

尔，富尔戈西奥和贝多亚一晚上都没在俱乐部露面。据说，除了弗里利特以外，他们几个人也是决斗的助手。

这个情况是真的。尽管克雷斯波事先叮咛所有参与这一不幸事件的人要绝对保密，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还是在贝图斯塔传开了。人们怀疑是隆萨尔泄露出去的，因为隆萨尔和佩特拉做事总是失之谨慎。佩特拉出于报复的心理和邪恶的本性，把自己原来女主人的事告诉了自己的朋友。“她为什么离开那家人？因为……”炮筒子曾有幸得到金塔纳尔的信任，为此感到十分荣耀，有点飘飘然起来，难免经不住引诱，将秘密泄露出去，其结果自然是整个贝图斯塔都在议论纷纷。

省长大人禁止家中的人谈论此事，因为他作为掌权者的责任与他作为绅士的义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应当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一点他是可以做到的。

两天过去了，仍然没听到任何消息。

“决斗的传言莫非是子虚乌有？”福哈在俱乐部里问。

这时，华金·奥尔加斯沉不住气了。他从小侯爵那里了解了一切。

“不，不，并非子虚乌有。是真有其事，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

但是，助手们的表现确实不佳。尽管上校富戈尔西奥装出一副很在行的样子，但事实证明他们全是无能之辈。上校说他对名誉法典了若指掌，但他们连决斗的武器都没有找到。开初大家说用剑，但没找到剑，不是说贝图斯塔没有这种剑，就是说有剑的人不愿借出；他们最后决定用手枪，但也找不到合适的手枪。“我认为，”华金补充说，“帕科也这样认为，这种情况令人难以置信，是弗里利特想把事情拖延一些时间，想说服梅西亚离开贝图斯塔。”

“那多丢人！”福哈叫道。

“那是最初的解决方法。人们说，唐维克托发现那件丑事之后的晚上，弗里利特找去梅西亚，要求他尽快离开贝图斯塔，这是梅西亚告诉帕科的。”

“是的，是的，还有什么？”

“啊，那自然遭到了梅西亚的拒绝。他说那样一来，金塔纳尔和整个贝图斯塔都会说他是吓跑的。但是弗里利特对阿尔瓦罗产生了一点影响，他让他保证第二天乘去马德里的火车离开。很显然，梅西亚的命攥在金塔纳尔的手中，他本来可以一枪打死阿尔瓦罗，但他没开枪。弗里利特提到了这一点，并说到作为一位受辱的丈夫，金塔纳尔有权把梅西亚赶走。‘那不是胆小，’他说，‘是自我裁决；你背信弃义，死有余辜，我替你把死刑减为流放。’”

“弗里利特是那样说的吗？”

“就是那样说的。”

“是我绝对不干！”

“他同阿尔瓦罗关系很好，阿尔瓦罗很尊重他。”

“是的，是的，还有什么？”

“噢，阿尔瓦罗向他作了保证。但是第二天，也就是昨天上午，正当我们的唐璜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之时，弗里利特和隆萨尔却跑来下战书了。看来唐维克托一大早就找到了弗里利特，并叫他找来炮筒子同他一道去向梅西亚提出挑战。弗里利特没法，只好依从他，因为金塔纳尔一听说梅西亚打算逃走，就气恨恨地说，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他也要追到他，还说要在报纸上，大街上骂他是胆小鬼，他当时正在气头上。”

“当然，演戏嘛！”

“所以，弗里利特只好让唐阿尔瓦罗忘掉自己的诺言，去找自己的决斗助手。”

“梅西亚怎么办？”

"自然是取消旅行，去找助手。他希望我做他的一个助手(谎言)，可是后来，因为我同他们双方关系都很好，所以就找了其他人，但都没有到场，最后只好去把乐意介入这类事情的富尔戈西奥和当过军人的贝多亚请来。"

总之，华金知道的情况不少。因为小侯爵曾去旅馆看过梅西亚，从他那儿听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

但是，梅西亚有一个细节没有提到，就是他感到十分害怕；他很乐意与安娜断绝来往，而不愿同唐维克托刀枪相见，因为前者可以节省他那所剩不多的精力，又不至于使自己在安娜眼中显得那么无能和可笑，而后者却使他感到心惊肉跳。

所以，他立即接受了弗里利特的第一个建议。

"他当然应该一走了之。他破坏了那个男人的名誉，而人家那天夜里又饶了他一命，他有什么权利去杀死别人呢？他应该离去，所以，第二天，他应当立即坐火车离开贝图斯塔。"

那也是弗里利特希望得到的回答。从阿尔瓦罗的胆量，他知道他会同意自己的建议。

在俱乐部那伙人谈到的过去那次神秘的决斗中，弗里利特当过助手，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景。也是因为一个女人，一个外乡人向阿尔瓦罗提出了单独决斗的挑战；选定的助手除了弗里利特外，全是卫戍部队中的军人，弗里利特是在场的唯一贝图斯塔人。那次决斗是用剑，地点是蒙蒂科山中的一片空地上，时间是傍晚前后。梅西亚和他的对手都穿着衬衣（对比弗里利特依然记忆犹新，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手里握着剑，双方都是面无人色，又冷又怕，全身发抖。天空阴云密布，看来要有一场倾盆大雨，两个人都会被淋成落汤鸡。两个决斗者都望着天上的乌云；弗里利特知道他们二人在希望什么。决斗开始了，就在两把钢剑第一次相碰时，一阵响雷炸开了，黄豆大的雨滴开始降落。梅西亚和他的对手抖得就像狂风中的树叶。暴雨越下越大，助手们只好宣

布决斗停止，其后也没有继续进行。“他们来那儿不是为了同大自然抗争。”就这样，梅西亚幸免于难，毫毛未损。克雷斯波婉转地向他保证说，关于这次可笑的决斗和这位贝图斯塔的唐璜的胆怯，他将不告诉任何人。

弗里利特回想起这一切，所以在那个难忘的夜晚他要梅西亚出走时，简直就把他当狗一样地加以支使。但是华金·奥尔加斯的话也没错；第二天，弗里利特不得不通知梅西亚改变做法，要他不要走，因为金塔纳尔决定要进行决斗；他是个顽固的阿拉贡人，主意定了就很难更改。

“我不知道是谁使他改变了主意，昨天晚上，他已基本上同意和平解决的办法，很满意你离开这儿；可是今天我去见他时，发现隆萨尔在他床边。”

隆萨尔低下了头。

梅西亚当时正把衣物装入一个大箱内。他听到弗里利特那么一说，就等了下来，脸色苍白。

“这么说……”

“你得去找助手。”

唐维克托没找弗里利特商量就找来隆萨尔，这使弗里利特很不高兴。金塔纳尔相信隆萨尔这位佩尔努埃侧斯议员的能力，而且知道他讨厌梅西亚。前任庭长认为他可以充当他决斗的好助手；而弗里利特则认为他的决定是个错误。

而且最令人头痛的是金塔纳尔不听劝解。

“这件事一天也不能再拖了！既然这件丢人的事已经传开，那就让大家也知道它的结果，越快越好，结果越可怕越好。”

“可是您在生病了，在发高烧。”

“没关系！这样更好！如果你俩不愿意替我向那人提出挑战，我就起床，自己再去找别的助手。”

他们别无选择。

梅西亚脸色难看，但尽量掩饰自己心中的恐惧，勉强找来了自己的助手。

决斗商定用剑进行，但找不到适用的剑；另外在其他细节上也遇到了困难，拖延了一天。

第二天上，双方又商定用手枪决斗。

当时，唐维克托制订了自己的计划，他很高兴最后选用手枪作为决斗武器。

但是，手枪也找不到。

决斗又推迟了一天。

第二天下午，唐维克托在床上躺了六十个小时之后终于离开了自己的床。在这六十个小时中，他时而焦躁不安，时而感到痛苦，但在安娜面前总是掩盖起自己的感情；安娜一直精心地照料着他。

在他抱病卧床的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头痛发烧加上时而发作的阵阵哀愁和不断的沉思默想及哲学推理，使唐维克托感到身体十分虚弱。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在衰减。这倒不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生命，他并不认为同唐阿尔瓦罗决斗对他有多大危险，而是害怕自己会因良心上的歉疚而产主动摇，到时不忍动手。所以，当他听说用手枪决斗之时，便暗自决定不把对方打死。“我要把他打成残废，朝他腿上开枪。彼此相隔二十步远，对方不一定能击中自己，即使击中，也是偶然碰巧。”

梅西亚履行了自己对弗里利特的诺言，写信告诉安娜说他要短期离开贝尔图斯塔，去作一次十分紧急的竞选旅行，因此安娜没有产生任何怀疑，至少没有怀疑到当唐维克托和弗里利特走出花园大门时她的丈夫和情人的生命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他们总是在那个时候外出打猎的。

隆萨尔正在后街等着他们。早晨天气很冷；草上有霜，看上去像是下过一场薄雪。

一辆马车停候在圣蒂安内斯公路上；车内坐着安娜的医生贝尼特斯。唐维克托看见他时脸变得苍白，但没露出其他表情。

一路上大家几乎没说一句话。不久，他们来到比维罗庄园的围墙外面。大家下了车，步行绕过庄园，走进橡树林。几个月前，唐维克托曾在讲经师的帮助下在那里找过他的妻子。“多少当时弄不懂的事现在都明白了！”这没关系。唐费尔米恩那次夜访在他心中所点燃的那股怒火此时只剩下了一堆灰烬；他不再恨唐阿尔瓦罗，也不再认为那个人不死他就无法生活，因为哲学和宗教在他心灵中占了上风。他已决定不杀人了。

他们来到山林中的最高处，那里有一块平地，有一块足以量出三十多步长的林间空地。最后商定的决斗条件是：两人站在相距二十五步远的地方，在听到三下掌声期间，每人可以前进五步进行瞄准，但掌声的间隔时间很短。事实上，富尔戈西奥上校从未见过用手枪决斗，但他自己吹嘘说见过多次；隆萨尔和贝多亚根本没参与过任何决斗；弗里利特只见过梅西亚那次半途而废的决斗。因此，这种决斗条件是上校从贝多亚借给他的一本法国小说中抄袭来的。唯一具有独创性的一点是，富尔戈西奥宣布说这种手枪决斗，双方距离这样远，根据口令不经瞄准就进行射击，而且在两个新手间进行(梅西亚也是第一次用手枪决斗)，无疑同用棉花枪决斗差不多；他发誓说，他作为军人的荣誉不允许他来主持这种虚假的决斗。

贝多亚记得唐维克托的枪法不错，但也没敢反对上校的意见；决斗的另一方也没有提出异议。

唐维克托及其助手们来到林中高地那块决斗现场时，发现那儿空无一人。十五分钟后，唐阿尔瓦罗和助手以及唐罗武斯蒂亚诺·索摩查的身影才出现在那光秃秃的树林之间。梅西亚穿着极其整洁雅致的深色服装，显得十分潇洒英俊，但脸色苍白。

唐维克托一见到自己的仇人，不觉泪水夺眶而出。他本应大声喊叫：我宽恕他！我宽恕他！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原谅他的罪孽。金塔纳尔没有害怕，他的软弱无力完全是悲伤引起的。“命运的嘲弄多么令人痛心啊！他就要朝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开枪了！如果十年前这个美男子赢得了安娜的爱情，他会给她带来幸福的。而那时，他金塔纳尔，也会是高等法庭或唐戈迪诺庄园的一个无忧无虑的快活人。这种相互残杀的决斗是荒谬的，但他别无选择。他已经被叫到了决斗现场，手枪在握。”

弗里利特显得很平静，他的自尊心要求他这样；但他仍在担心会出意外，担心梅西亚会突然鼓起勇气开枪射击，意外地击中维克托。所以，当他把唐维克托领到决斗位置的时候，紧紧地握了一下朋友的手。

助手们和两位医生都站到较远的地方，以避被流弹击中。

唐阿尔瓦罗不由自主地想到上帝，这更增加了他的恐惧；他想起自己只是在重病期间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才会有这样的虔诚。

弗里利特对他今天的胆量感到吃惊。

梅西亚本人几乎没弄明白自己是怎样被弄到了这个地方来的。

他一面想一面朝唐维克托瞄准，但他看不见对方，看不见任何东西，也无力扣动扳机；他听见三下迅速的拍掌声，接着是一声枪响。金塔纳尔的子弹像燃烧的炭球一样穿透了那花花公子的紧身腿裤。

梅西亚突然感到心中生起一股奇怪的力量。那是一颗强健的心，热血在里边沸腾，自卫的本能油然而生。“他必须自卫，如果对手再开枪，他就会被杀死；他的对手是唐维克托，一个百发百中的猎手！”

梅西亚朝前走了五步，瞄准。霎那间，他感到自己变得勇猛

异常。这是他的第六感官！他的手腕变得平稳，觉得唐维克托的头就在他的枪口上。他轻扣那冰冷的枪机，感到子弹射出了枪镗。

“不，开枪的不是他，是他的第六感官。”

唐维克托慢慢倒在寒霜覆盖的草地上，用嘴咬着泥土。

梅西亚的子弹射进了他那涨满的膀胱。

这是后来医生在庄园的新楼中发现的。当时，人们把可敬的退休法官那一动不动的躯体抬到了新楼，他躺在数月之前他曾像孩子一样甜美地睡过的那同一张床上。

两位医生站在床边，旁边还有两眼饱含冰凉泪水的弗里利特，惊呆了的隆萨尔和懊悔不已的富尔戈西奥上校。贝多亚在陪伴着梅西亚，几小时后，梅西亚就要登上开往马德里的火车，比弗里利特希望的行期推后了三天。

在隔壁房间，侯爵的管园人佩佩痛苦而惊奇地站在那里，呆呆地等候着吩咐。他看见弗里利特走了出来，对着天空挥舞动拳头，他以为旁边没有外人。

“情况怎么样，先生？可怜的人儿！”

弗里利特看了看佩佩，仿佛不认识他似的，又好像自言自语：

“鼓涨的膀胱，腹膜炎，谁知什么问题，反正他们那样说。”

“您说什么，先生？”

“没什么……他要死了！”

弗里利特走进一间有窗帘的小屋子，他要在那儿一个人痛哭一场。

不一会儿，佩佩又看见富尔戈西奥上校走出屋来，后面跟着索摩查。

“是否把他送回贝图斯塔？”上校问道。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毫无用处！他肯定今天下午就会死去。”

索摩查的话总是不准，把病人的死期提前。

这次他又没说准；但他让金塔纳尔活过了唐阿尔瓦罗的子弹允许他活的时间。

上午十一点钟，金塔纳尔死了。

这年的五月是贝图斯塔名符其实的五月。真是一件百年不遇的事情！

笼罩在科尔芬山顶的永不消失的云雾在三四月份就发泄完了它全部怒气，贝图斯塔人像挪亚的乌鸦第一个飞出方舟一样，也一齐走出了家门，他们都可以懂得为什么那只乌鸦飞出方舟后就一去不返。过了两个月阴雨绵绵的日子，今天得以重见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在长满绿茸茸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樱草坪上漫步，该是何等的心旷神怡啊！

所有贝图斯塔人都出来踏青散步了。

但是，弗里利特却不能说服安娜走出家门半步。

“这是自杀，我的孩子。您知道贝尼特斯说过，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到户外呼吸些新鲜空气，晒晒太阳，您的神经才能放松，才能平静下来。快，阿尼塔，看在上帝的份上，理智一些，可怜可怜您自己。我们一早就出门，天一亮就走也可以，清晨时分，散步场美极了！不然，就在傍晚，去公路旁边换换空气。看在主的份上，孩子……不然 您 这样下去会再次病倒的！”

“不，我不出去，”安娜像瞎子一样不停地摇着头，“唐托马斯，不要折磨我了，不要劝我了；我以后会出去的，什么时候，我说不清。现在一想到出门我就害怕。不，请 不 要管我。”

她两手紧紧抓在一起，越来越激动；弗里利特只好作罢，不再说话。

有一周时间安娜在生命的门口游荡，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才脱离危险，在两个多月的恢复期中，神经质经常发作，病情十分奇怪，每次都不一样，像是得了一种新病。

弗里利特曾告诉她金塔纳尔在帕洛马雷斯沼泽中打猎受了伤，他的猎枪无意中走了火……可是安娜心里放不下，又怀疑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执意要求马上带她去帕洛马雷斯。

“那不可能，明天以前没有去那儿的火车。”

“那么，坐马车去，坐马车去！您在骗我；如果真是那样，您会呆在维克托身边的。”

弗里利特尽力向她解释自己来贝图斯塔的原因。

这些明显的谎话毫无用处；安娜准备一个人去找维克托。不得已，弗里利特只好对她说了一句实话：她丈夫死了。她想看他的遗体，但她动弹不得；她昏倒了，醒来时已睡在床上。两天中，弗里利特一直在想，安娜已经相信这一不幸是打猎发生意外造成的，他对她是这样说的。但安娜只相信事实，梅西亚的失踪和维克托的死亡向她说明了一切。

一天下午，也就是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弗里利特不在场，安塞尔莫把一封信交到女主人手中。信中，唐阿尔瓦罗从马德里解释了自己失踪和沉默的原因。

傍晚，克雷斯波走进安娜的卧室，叫了她两三声没见答应。他大吃一惊，赶快叫人把灯点上，看见安娜死人般地仰卧在床上，床单上放着梅西亚依然散发着香味儿的来信。

贝尼特斯很快用镇静药将庭长夫人救醒，又用了一些预防发病和治疗神经系统毛病的新药。弗里利特坐在小客厅内读着梅西亚的来信，在他的心目中，他觉得那个杀人凶手是一个胆小鬼。读完后，他把那封令人作呕的信攥在他那农夫般的大手之中，捏成了一团，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白痴！流氓！猪猡！混蛋！”

在那封散发着淫欲堕落恶毒的信中，梅西亚用不识时务的浪漫辞藻诉说了他的罪行、金塔纳尔的死亡和自己盲目的激情。“他逃跳了，是因为……”

“因为你害怕正义，害怕我，你这个孱头！”弗里利特低声骂道。

“他逃跑了，是因为他悔恨交加，不得不离她而去；但爱正在召唤他重返贝图斯塔。他应该回来吗？安娜相信他会回来吗？他们是不是应当换一个地方在一起，比如说在马德里？”这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所写的这封信中全是虚伪、冷漠、愚蠢的胡说八道，他不可能真正地去爱别人，也不能在生命和罪恶面前做出堂堂正正不失尊严的举动和表现。

安娜未能读完那封信；从那几行无耻的谎话中她已经完全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她一头栽进枕头里，昏死过去。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真心所爱、感情由衷依恋的那个漂亮躯体内竟包藏着一个如此卑微可怜的灵魂。过了很久以后，她才想到了这一点。

在安娜病势沉疴、长时间昏迷，贝尼特斯极力抢救她的过程中，一直折磨着她的大脑的是悔恨和高烧所引起的荒谬的幻觉。

她再次害怕死去，再次感到惊恐，害怕发疯，害怕失去理智，又担心自己知道了失去理智的痛苦。有时恐惧超过了担心，反倒使她愿意听从自己那位面冷心诚、一直对她关心备至而又聪明能干的医生的吩咐。

有很多天她没去想自己的不贞和金塔纳尔。这是她身体恢复的开始。这时，她虚弱的身体又开始感觉到对生活的热爱，使她像一个精疲力尽已无力搏击的落水者又重新获得了向黑暗痛苦的死亡的波涛进行搏斗的力量。

由于加强了营养，恢复了体力，也随之唤醒了思想中那些罪孽的幽灵和幻影。对自己的罪过她如今看得何等清楚！她受到了惩罚。这一点现在已经明晓如镜。但有时安娜在考虑自己的罪行，自己的双重罪过，特别是考虑到金塔纳尔的死时，她那种悔恨的心情在她的良心中成了一种具体的东西，一种可以触摸得到

罪恶，一种明显而实在的绝望，这些东西搅在一起，使她犹如堕与云里雾中，感到一种模糊的比下地狱还要可怕的恐惧：对发疯的恐惧。在这些时候，她又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罪行了；她心中似乎在辩解，编造出一些无法回答的借口，促使她无法解脱悔恨的痛苦，对一切都产生怀疑，甚至怀疑世间是否存在正义、犯罪、虔诚、上帝、思想、灵魂这类东西，是否存在着安娜这个人。“不，什么都不存在，”她思想中的痛苦在说，“什么都没有，只有痛苦的交替，矛盾的冲突在永远地折磨着你，使你无缘无故地永无止境地忍受精神的磨难，使你怀疑一切，甚至怀疑精神本身的存在，却唯独不怀疑痛苦，因为只有痛苦可以到达你的感觉中枢，在那个地方，你只知道存在着痛苦，因为你在经受着痛苦。”

安娜十分清楚自己内心的这番争论，因为所说的一切完全是她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经历。她在想着这一切，因为她心里看到了这一切。于是，她也相信自己只有痛苦。

这也是一种安慰，它像呼吸清新空气、双脚踏着实地和重新看见光明一样，是对无边苦难的解脱，对明晰的生活、思维、世界的秩序和具体存在的回归，尽管它也意味着要再度回想起那可耻的私通和自己被欺骗的丈夫为那个逃脱了死亡却逃脱不了罪恶的可怜的胆小鬼的子弹所杀死的情景。

这种快乐，这种自私的满足，尽管她不喜欢，但却无法回避。它促使她去感觉它，同时给她带来新的痛苦和悔恨。

当她可以有效地思维，当她相信道德法律，看到自己是一个罪犯，一个清楚无误的罪犯和她的理智又对那些道德法则肃然起敬的时候，她心中突然感到了一种模糊不清的幸福的感觉。这虽然是可怕的，但它至少意味着她正站在坚实土地上，而不是生活在那些游移不定荒谬的想法和幻觉之中，也不再忍受那种内心地震的折磨，这种心灵地震般的疯狂可以把她的感情传到大脑，使她受到最大的痛苦。

安娜把自己的这些感受详尽地告诉了贝尼特斯，但没有提到她的悔恨。

对她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话，贝尼特斯都能理解。他对她说，她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摆脱死亡的威胁。

“您想自杀吗？”

“唔，不，不想！”

“如果不想自杀，就要注意身体；而您现在的所作所为正好与身体健康是背道而驰的。您以为自己的责任就是通过回忆，用对过去的留恋和恨那些不该发生的事情来折磨自己吗？如果您身体健康，足以承受这些思想上的压力，那样做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您不是这种情况，您现需要安宁和内心的平静，需要同外界交流，同清新的春天交流，让它们来帮助你生活。我可以向您保证，一旦您脱离危险，身体强健了，只要您高兴，我就可以对您说：阿尼塔，您现在身体好了，可以开始折磨自己了。”

弗里利特也对她说过这类的话。

除此之外，便没人说什么了，因为安塞尔莫几乎不知道该说什么，塞尔万达进进出出就像一个会走路的雕像，而其他贝图斯塔人自从唐维克托死后就没有再登奥索雷斯府的大门。

他们不愿再造访奥索雷斯府。贝图斯塔的贵族阶级感到震惊和害怕，认为受了侮辱。那些无聊的贝图斯塔人见面时假装痛心疾首，以此来掩饰他们从这件小说般的大丑闻中所感到的内心的快乐，他们认为这件事正好可以为他们打破这座凄凉的城市永恒不变的单调生活，不过很少人为那桩悲剧喜形于色。丑闻一件！奸情败露！一场决斗！一个丈夫，省高等法院的退休法官膀胱中弹身亡！即使在革命时间贝图斯塔也没有发生过流血事件；为获得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没有动过一刀一枪。梅西亚的那一枪庭长夫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打破了那些背地进行的、道貌岸然的、小心谨慎的罪行的和平传统。恩西马达区和移民区中的许

多名媛闺秀都在欺骗、或欺骗过或准备欺骗自己的丈夫，但从未发生过使枪弄刀的流血事件！一直伪装成羡慕的嫉妒现在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中，展现出它满身的黄肉。世人已清楚地看到，庭长夫人的美色和贞洁名声不仅受到比西塔·奥利亚斯、奥布杜娜·凡迪纽和借债男爵夫人的嫉妒，而且受到省长夫人和帕埃斯小姐以及卡拉斯匹克太太和里安萨雷斯太太，乃至于侯爵夫人的女仆和整个贵族阶级的太太、小姐、女佣，以及所有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甚至农村乡镇中的妇女的嫉妒。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就是侯爵夫人唐娜鲁菲娜这位当年思想开放大肆挥霍自己的青春不乏风骚艳事的夫人也对其嫉羡不已！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女人也是如此。

贝图斯塔所有的女人都在说安娜的坏话。嫉妒她中伤她的还有许多怀有上述女人之心的男人；在教会中，格洛塞斯特尔和他身边的唐库斯托迪奥也在谈论丑闻、伪善，不贞和巴比伦式的不轨行为；在俱乐部，隆萨尔、福哈、奥尔加斯父子对这位居家不出、与世隔绝的可怜寡妇的业已扫地的名誉都在竭尽污蔑诽谤之能事，尽情地朝她脸上涂污抹秽。

奥布杜娜刚一知道这个不幸事件，就戴上她的大帽子，穿上最耀眼的裙子和最招摇的衬衣，一阵风似地跑了出来，呼吸那充满诽谤恶语的空气，探听那件丑闻的来龙去脉，品尝那件罪行的余味。那件事，像一根棒棒糖，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被所有人舔吮、尝试，而这些人都又小心翼翼地把从中尝到的甜头掩饰起来。

“大家都看到了吧？”奥布杜娜得意的神色似乎在说，“我们所有女人都是一样。”

但她的舌头却说：

“可怜的安娜！她彻底完啦！现在多没脸见人哪！她也太浪漫了！竟会把事情弄到刀枪相见、流血丧命的地步，闹得满城风雨！”

“大家还记得耶稣受难日那次游行吗？”男爵问道。

“怎么不记得！两相对比，这事谁会想到呢？”

“我会想到！”侯爵夫人叫道，“我最看不惯那种不知羞耻的样子，光着脚走在大街上，Malorum signum。①”

“是的，Maloruin signum，”男爵夫人重复说道，那声音好像在说et cum spiritu tuo② 一样。

“尤其是这件丑事！”唐娜鲁菲娜停了一会儿，又愤愤地补充说。

“丑闻！”大家齐声骂道。

“无耻！愚蠢！”

“就是！就是！”

“可怜的维克托！”

“啊，可怜的人，愿上帝宽恕他；可话说回来，他也是活该！”

“他完全是自讨的！”

“是呀！谁叫他交了那么个好朋友！”

“这下名声扫地了。”

“真是……”

“叫人恶心！”贝加拉纳侯爵骂道，他所有的私生子都住在乡下。

奥布杜娜参加这类谈话，就好像这些谈话标志着她自己名声的胜利一样。她从未造成这样的丑闻。全贝图斯塔都知道她是个什么货色，但她从未引起这样哄动的轩然大波。

是呀，是呀，出丑是最糟糕的事，那场悲惨的决斗也是件麻烦事。梅西亚跑掉了，现正住在马德里。大家又谈起他在帕洛马雷斯同部长夫人的风流事。贝图斯塔失去它最重要的两个人物，

---

① 拉丁语：不祥之兆。

② 拉丁语：拯救你的灵魂。

这都是由于安娜和她的错误造成的。

贝图斯塔人断绝了同她的来往，以此作为对她的惩罚。没有人去看望她，连小侯爵也不去了，他一度想过把梅西亚扔掉的东西拣起来。

那断绝来往的方案或防疫封锁线是这样形成的：

“必须孤立她！再不要同那个意大利舞女的女儿有任何往来！”

重提这句话的荣誉属于巴尔克男爵夫人。

如果里帕米兰能够出门的话，他是不会苟同外部世界这一残酷的决定的。但可怜的唐卡耶塔诺已经卧床不起了。他在家中又心满意足地活了两年多时间。

他唱着歌，背诵着比列加斯① 的诗句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庭长夫人原打算把一切来访的人都拒之奥索雷斯府门外，现在看来已无此必要了。大家都知道她病重在家，然而，就连最富同情心的贝图斯塔人也只限于从佣人或贝尼特斯那儿打听一下她的病情，他们称她是“那个不幸的女人”。

安娜甘愿忍受寂寞和孤独，即使贝图斯塔没有预先满足她这种愿望，她也会自己寻找这种冷落的。可是，当健康开始恢复，她又想到了自己周围的世界，想到了将来；她感到世态的冷酷，尝到了人情冷漠邪恶的苦味。“她被世人抛弃了！她罪有应得！可是，那些贝图斯塔人也太坏了！她向来鄙视他们，即使在他们奉承她、讨好她的时候也是如此。”

金塔纳尔的遗孀决心尽可能按照贝尼特斯的嘱咐去做，尽量少想自己的悔恨、自己的孤独和她那一片黑暗凄凉的前景。

她的身体刚一恢复，她就干起编织手工来了，她想靠着自己铁一般顽强的意志，在编织中寻求一些乐趣。

---

① 西班牙诗人，作家（1589—1669）。

她现在讨厌所有的书籍，不论哪类书都是一样，因为思考只会使她想起自己的不幸，因此，她必须尽力避免动脑筋。她有时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时她会以为自己灵魂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已经沉睡，但她思想中还有足够的地方在醒着，使她成为如同其他女人一样的女人。

现在她可以理解为什么安塞尔莫能够在院子里度过一个又一个的下午，蹲在那儿抚摸着身旁的小猫。静静地生活，自得其乐，让时光自然流逝，这就不错，或许很好了。这是走向死亡的必由之路，但安娜毫无畏惧地走上了这条道路。死亡吓不倒她。事实上，她最渴望得到的就是不要在神志不清和胡思乱想中死去。

当贝尼特斯在这种悲哀、寂寞、沉静的时刻来访时，她常常问他：

“您对我满意吗？”她微笑着，样子就像一个垂死的女人。

医生也用同样悲凉的微笑回答说：

“安娜，您能听话，我很高兴。”

但是，当医生同克雷斯波单独在一起时，他会说：

“我不喜欢安娜的那种神情。”

“我经常发现她处于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

“那正是我不喜欢她的表情的原因所在，应该让她去散散心，寻找点愉快。”

弗里利特决定带她出外去消遣一下。

这正是他要求她一同出门的原因，因为五月来了，这万里无云、风和日丽、满面笑容的五月在贝图斯塔可是十分难得的呀！

但是，由于他的计划未能实现，由于安娜紧张地握着双手，恳求他让她安安静静地一个人呆在家里，克雷斯波改变了主意，决定在家中陪她消遣。

“如果她能喜欢上种树养花也不错！”

不妨试试看，反正没什么坏处。

为了不使弗里利特扫兴，安娜微笑了，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脸，听他讲解，并下楼到花园中去实践。这使弗里利特很受鼓舞，热情更高。一天下午，他讲起了自己最伟大的成功，将球状桉树引进贝图斯塔地区的经过。

在安娜生病期间，弗里利特怕安塞尔莫和塞尔万达侍侯不周，没有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搬进了奥索雷斯府。从1860年开始，他一直住在一家小客店里，现在他住在安娜卧室和小客厅下面的一间房屋里。他尽量保持安静，不打扰别人；他住在那里是为了守候庭长夫人，在她有什么危险时及时赶到。他吃饭仍在客店，只是晚上睡在奥索雷斯府。

安娜对此事一直一无所知；直到有一次她身体开始好转，抱怨感到孤独时才知道。她说她晚上有时感到害怕，好心的弗里利特一听这话不由得脸红得像西红柿，怯生生地对安娜说，四十多天前他就自作主张住进了庭长夫人楼下的房间，并吩咐佣人不要告诉女主人。

自此以后，安娜在悲凉的夜晚不再感到那么孤独无助了。既然弗里利特住在奥索雷斯府不再是什么秘密，他就经常故意在楼下咳嗽，让安娜听见，似乎在说："不要怕，我在楼下。"

正所谓好事传千里，弗里利特搬家的事贝图斯塔人也知道了，有人说，他搬到奥索雷斯府那座大房子里，是作为安娜的房客住在那儿的。

有些人说：

"也许是件善事；那可怜的女人日子一定很困难，有了弗里利特的帮助，她情况会好些。"

上流社会中的人扳起手指在计算安娜得到的遗产说："她不可能得到多少遗产。"

"她自己没有任何收入。"

“她丈夫在阿拉贡老家的财产不属于她①。”

“她可能没有申请寡孀抚恤金。”

“大概不好意思吧。”

“当然！要求遗孀抚恤金？她？那位好人庭长的死正是她一手造成的！”

“可能没有脸面。”

“当然没脸！”

“应该说她也没权住在奥索雷斯府的。”

“是的，尽管她丈夫把房子给了她，但听人说那房子是从安娜的姑姑手中买下的，用的不是他收入得来的钱，而是变卖老家唐戈迪诺庄园的田产所得的收入。”

“不管怎么说，反正她不应该再住那座房子。”

“所以，现在没人知道她靠什么为生。”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靠弗里利特。他住在那里，会出好价的。”

“对，他疯疯癫癫，没有顾忌，不过他可是个正派人。”

“正派？相对而言罢了。”侯爵说道，他大谈严肃道德，然而心黑如炭；他的痛风病日趋严重。

侯爵想起在其他场合使用得当的那些词藻，就简要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同自己莫逆之交的不贞的遗孀同居一室……总是一种令人恶心的事情！”

没人敢否认这种说法。

贝加拉纳那个圈子中的各种怀疑议论也使庭长夫人十分苦恼。当她的体力刚能支持她走进花园，她就鼓起勇气把多日来—

---

① 根据西班牙法律规定，寡妇只有权继承婚后丈夫收入的钱财和用这些钱财购置的产业，不能享受丈夫继承的财产，那部分财产属于最近的血亲。

直折磨着她的想法告诉了弗里利特。

“我想搬出这座房子。严格说来，这房子不属于我，应归维克托的继承人所有，属于她姐姐唐娜帕基塔，她有子女，而且……”

弗里利特一听此话，不由火冒三丈。这是什么意思？他早已做了一切安排，他曾写信给住在萨拉戈萨的唐娜帕基塔，她回信也说有唐戈迪诺庄园的财产就很满足了。“她已经足够了；从法律和道义上讲，奥索雷斯府都是属于安娜的。”

安娜让步了；她再没有力量去违背一个坚强的意志。

可是，当弗里利特建议她申请寡孀抚恤金并把申请表摆在她面前时，她却表现得极为果断，坚决拒绝在文件上签字。

“不，不，托马斯，我宁愿饿死！”

事实上，如果不申请抚恤金，寡妇就要面临饥饿和贫困的威胁。

安娜说，作为一个军人的女儿，她情愿申请孤儿抚恤金。

“您最好把这事忘了，不会有任何用的。不过我也不知道有无可能。”

弗里利特假冒安娜签了名，这使他有些不好意思。几个月后，他把第一批寡孀抚恤金放到了安娜面前。

生活的需要，又不可能从其他来源中弄到生活的费用，所以安娜哭着拒绝了许多次以后，还是接受了那份令人伤心的抚恤金，其后，就由她自己在文件上签名了。

贝尼特斯和弗里利特都从安娜的这一举动中看出了不幸的征兆。“她的意志在消亡，”克雷斯波心里想，“在过去，她说宁愿讨饭，宁愿饿死；现在她屈服了，为的是逃避斗争。”

老泪从眼里流下他的面颊。

“我要是有钱……可是我也很穷。”

“当然”他补充说，“领那几个抚恤钱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她觉得丢人，实际上不然，那是她该得的。”

安娜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

她病情脱险之后，贝尼特斯来的次数少了些。

塞尔万达和安塞尔莫都是忠心耿耿的。也许他们喜欢自己的女主人。但他们不善于表达。他们像影子一样，不声不响地服侍她，听她的吩咐。陪她更多的是那只猫。

弗里利特是她始终不渝的朋友，她痛苦时的伴侣。

他很少说话。

但一想到"弗里利特在这儿，"安娜心里就感到慰藉。

慢慢地，安娜那美丽的身体又恢复了健康。

怀着良心上的某种痛楚，她开始重新感到对生活的眷恋，对活动的渴望。对终日里站在弗里利特身边，看他在花园中播种、育苗、听他同树木花草讲话这样的生活，她开始感到不满足了。

她曾经发誓不再出门，但现在她觉得家中就像是一种狭小的监狱。

一天早晨她醒来之后，想到自己还没有履行完当年的宗教义务，而现在她可以离开这座阴暗的老房去做弥撒了。是的，以后她可以去出席弥撒，在很早的清晨，头蒙面纱，到离家不远的多利亚小教堂去做弥撒。

她也要去忏悔。

她既非满怀信仰，也不是毫无信仰，只是为了养成一种习惯不再去思考那些令她疯狂的重大问题，安娜·奥索雷斯夫人重新开始了她的宗教活动，她发誓说自己再不会陷入那种给她带来耻辱的虚伪的宗教狂热。"上帝的形象，圣特蕾莎的形象，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不会重新出现；尽管她认为自己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惩罚，但她再不害怕地狱的恐怖；同样，昔日使她清楚地得到神圣和超然启示的那些理想爱情的冲动，也不再能给她以慰藉和快乐。"

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她只需要摆脱痛苦和思考。然而，

那种机械的虔诚，像所有其他妇女一样去祈祷、去听弥撒，似乎还是应该的。她觉得这样的宗教活动还适合自己那呆滞的灵魂。而且，虽然她不理解，但她心目中的这种通俗宗教至少为她打破自己永不出门的诺言提供了一种借口。

十月到了，一天下午，温暖的南风懒洋洋地刮着，安娜身穿黑衣，头戴面纱，离开了奥索雷斯府，走进寂静冷清的大教堂。圣职活动已经结束。

几个牧师和受俸教士正坐在各自的忏悔室里，那些忏悔室分布在两厢的礼拜堂内和半圆形的后殿的石柱之间。

她有很久没来过这里了。

像媳妇回娘家一样，安娜不觉热泪盈眶。可是，大教堂，它的拱顶，石柱、玻璃窗、正殿、边厢、祭祀堂，这里的一切所唤起的安娜的记忆，对她说的一切话语，又是多么令人心酸啊！

教堂中那种不同寻常的特别气味，那种新鲜、亲切和含着淫欲的气味，沁入了她的灵魂，它犹如一曲无声的音乐，未经耳朵就直接进入到了她的心中。

“啊，如果信仰能够再次回到我的心中有多好啊！如果她也能像抹大拉的马利亚① 一样跪在耶稣的脚下痛哭一场该多好啊！

很久以来，她第一次听到自己头脑中发出一声轰鸣，犹如一种神奇的声音，使她的身体内部感到一股热流涌来，直冲喉管，带给她一种愉快的窒息感。泪水夺眶而出，她没再多加考虑，径直朝黑暗的祭祀室走去，在那儿，讲经师曾多次同她谈到天国和心灵之爱。

她为什么要去那儿？她自己也说不清。她原想随便找哪一位神父进行忏悔，可不知为什么竟不知不觉地来到她原来那位兄长的忏悔房前。由于她的过错，这位她的灵魂兄长遭受了世人的诽

① 被耶稣感化而改恶向善的妓女。参见《圣经》《路加福音》。

谤中伤，也受到了她自己的误解。当时，她被错误的感情迷住了心窍，被各种诡辩弄昏了头脑，竟认为他的感情是一种肉欲之爱，同阿尔瓦罗的爱毫无区别，而实际上那也许是一种纯洁的情感，只是由于自己灵魂肮脏未能理解罢了。

“与他重归于好，这只是作梦吗？把她推向这忏悔室的冲动，是上天的召唤？还是自己歇斯底里的幻想？或是那令人诅咒的疾病所引起的荒唐想法？那疾病有时表现为她心灵最深处的欲望和思想，有时又表现为她安娜本人。”她诚心诚意地向上帝乞求，她觉得此时她又能看见上帝了，又能听见上帝的声音了，那召唤不就是上帝发出的吗？她又觉得讲经师又变成了他信任多年的灵魂兄长，而不是卑鄙无耻的梅西亚所描绘的什么邪恶淫荡的色情狂。安娜满怀热情地祈祷着，就像她过去满怀虔诚的激情祈祷一样；她相信自己可以走出那个昏昏沉沉的比真正的地狱还可怕的精神地狱，回到信仰中来，回到上帝和生活的爱中；她相信她可以拯救自己，抓住那神圣的木箱① 的边缘，她曾对它倾诉过多少自己的梦想和痛苦啊！

边厢中昏暗的灯光和小祭祀室中神秘的黄色灯光混合在一起，照在圣坛上耶稣雕像的脸上，那脸色永远是那样悲哀，那样苍白，那样没有生气；似乎它的全部生命力都集中在那双反映着一种永恒不变的思想的玻璃眼球之中。小祭室内有四五个黑色的身影在等候，一位虔诚的妇女正在低声忏悔，声音就像夏日的苍蝇在空中飞来飞去时发出的嗡嗡鸣叫。

讲经师坐在自己固定的位置上。

庭长夫人尽管戴着面纱，但她刚进小祭室，讲经师就认出了她。他正漫不经心地听人忏悔，眼睛盯住小祭室入口处的栏杆，突然间，好像在梦境中一样，那个可爱而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

---

① 指忏悔室。

那身材，那体态，那跪在祭坛前的姿势，以及只有他才记得和认识的其他特征，像一声爆炸，在他的脑海中喊道：

“是安娜！”

那位虔诚的妇女仍对着忏悔室的小窗口嘟嘟囔囔地诉说着自己的罪过。讲经师已听不见她在说什么，所听到的只是她自己内心感情的咆哮。

虔诚的女教徒忏悔完了之后，讲经师才回到现实中来，像一架祝福机器一样随便开释了忏悔者的罪过，然后做了一个手势，让另一个女人走到空出来的忏悔窗口旁边。

安娜也决定走到窗口进行忏悔，在斜窗格前撩起面纱，通过那些窗格，向上帝和她的灵魂兄长乞求；如果不能得到宽恕，就请求惩罚，请求重新得到那已经失去，或者麻木了的，或者业已破碎的信仰，随便怎么说都可以，即使这种信仰要伴随可怕的地狱一同来临也可以。她想在这个痛哭过多次的地方再大哭一场，过去的痛哭有时含着悲哀，有时眼泪中又带有快乐的笑容；她希望重新找回她过去视为上帝的使者的那个讲经师。她需要信仰，需要慈爱，最后也需要对自己的罪过的惩罚，假如她必须受到比黑暗和灵魂的昏瞶更多的惩罚的话。

忏悔室内不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仿佛房子的支架被压垮了似的。

讲经师又赦免了一个信徒的罪孽，用手招呼下一个……。小祭室渐渐变得空荡起来；四五个被免罪的黑影一个接一个悄悄离去了，最后只剩下跪在祭坛木台上的庭长夫人和坐在忏悔室里边的代理主教。

此时天色已晚；教堂外已空无一人，夜已降临。

安娜静静地等待着召唤她走近忏悔窗口的手势，几乎停止了呼吸。

然而，忏悔室内毫无声音，手势没有出现，木板也不再吱吱

作响。

木雕的耶稣两眼圆睁，嘴唇半开，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又似在等待一场悲剧的发生。

面对这死亡般的沉寂，安娜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惧。

时光一秒秒、一分分地流去，那只示意的手却一直没有伸出来。

庭长夫人以一种神经质发作时才有的勇气站起身来，大着胆子朝忏悔室走近一步。

那只阴暗的忏悔箱又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从中跳出一个高大的黑影。借着灯光，安娜看见一张苍白如灰的脸和两只火球般的眼睛，惊恐、可怕，就像圣坛上耶稣雕像的眼睛一样。

讲经师伸出一只手臂，朝庭长夫人面前逼近，那样子像要把她杀死。安娜吓得连连后退，摔倒在祭坛的木台上。她想喊叫，想叫救命，但她说不出话来：她张着嘴，倒卧在木台板上，眼中充满恐惧，两手朝仇人伸出。恐怖告诉她仇人想杀死她。

讲经师停了下来，把手臂收回交叉在胸前，两只手腕叠在一起。他说不出话，也不想说话，整个身体都在怒抖；这时，他再次把手伸向安娜，又向前逼近一步……接着，他用手指抓住自己的脖子，转过了身去，那样子仿佛要摔倒，两只瘫软无力的腿拖着他摇摇晃晃走出了小祭室。走到唱经处背后时，他才勉强打起精神，尽管头昏脑涨，看不清道路，他极力避开石柱，踉踉跄跄走到圣器室，他居然没有碰着，也没有摔倒。

被恐怖惊呆了的安娜，一头跌在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教堂内空荡荡的；石柱和拱顶的阴影慢慢合拢在一起，大殿变得一片漆黑。

塞莱多尼奥，那个又高又瘦、女人气十足的侍僧，身穿短小肮脏的教服，从一个祭室走到另一个祭室，锁上房门，关好栏杆，

手中那一大串钥匙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响。

他来到讲经师的小祭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把门上锁之后，他仿佛听见小祭室内有响动。他把脸贴在栏杆上，向那面张望、搜寻，查看着黑暗的角落。他觉得灯下的暗影似乎比平时大了许多。

他集中了一下注意力，听到一个极其细微的声音，像低沉的呻吟，又像微弱的叹息。

他打开门，走了进去，认出了昏倒在地的庭长夫人。

一个下流淫邪的念头在塞莱多尼奥的心中油然而生。为了享受或者尝试一下那种奇异的快感，他弯下身子，把他那罪恶的脸贴近庭长夫人的脸，在她嘴上亲了一口。

安娜感到一阵恶心，她撕开昏厥的迷雾，醒了过来。

她觉得自己的嘴唇刚才碰到了癞哈蟆那冰冷粘黏的肚皮。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圣女的沉沦
作者＝（西班牙）克拉林著
页数＝９５５
ＳＳ号＝１１７１００３７
出版日期＝１９９５年０３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上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下卷）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